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

魯 書

社

庫全書存目 叢書

第九七册 經 部



責任編輯: 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九七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6 開本 49.625 印張 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 日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圓

經部第九七册目次

經部·禮類

禮記詳説一百七十八卷(二)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七年大梁書局刻五經詳説本) 〔清〕冉覬祖撰

禮記詳說一百七十八卷

 Ξ

〔清〕冉覲祖撰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七年大梁

書局刻五經詳説本

王制第五

陳注疏日王制之作在素漢之際盧植云文帝合博士

諸生作 孔疏名日王制者以其記先王班爵授祿祭配養意

之法度此於剝錄屬制度王制之作蓋在秦漢之門 知者按下文云有正聽之鄭云漢有正平承泰所置

之後也秦昭王亡周故鄭答臨碩云孟子當赧王之 双有古者以周尺之言令以周尺之語則知是周亡

禮記詳說

王制

《卷三士

諸生作此王制之書 際王制之作復在其後盧植云漢孝文皇帝合博

以小大相屬故自干里之外設方伯以至下大夫一 必自經界始自王者之制蘇爵而至千里之內以爲 平而封地所以為蘇也所封有小大而守土之臣必 御其分田制禄爲詳所以正經界也經界正則穀禄 石林葉氏日有土此有民有民此有政孟子日仁政 既授以政而才不可以不辨其任惡不可以不正其 命其言建侯設官尤備所以次之封地也建侯設官

刑故自凡官民材以至不及以政皆擇人之法所以

以尊于天子皆巡守朝聘之制所以次之擇人也巡 **守所以考績考績所以黜陟陟明則有賜黜幽則有** 事則歲三田以至不妖夭不覆巢皆交物之道所以 至出征孰有罪皆黜陟之法所以次之巡守也有罪 罰有罰不足懲則加之以兵故自天子賜諸侯樂以 於諸侯則無以見所守故自比年一小聘而至一德 次之設官也設官以守乎外天子以專治乎內其勢 備矣因田獵而暴天物則無輔相裁成之道故自無 而致討旣加之以兵兵不可無備習兵以田獵則有 不相及也外不朝覲於天子則無以遊職內不逐字

次之出征也交物之以道而財所以聚人尤不可無 之節所以次之交物也財用足可以與禮而禮之大 度地以至樂事勸功皆生財之道所以次之征稅也 於生財居四民時地利所以生財也故自司空執度 皆喪祭之禮所以次之財用足也征稅則取財未及 節故自冢宰制國用以至天子食日舉以樂皆用財 冢峷肵職者邦治而治所以平邦國司空所職者邦 者莫加於喪祭故自天子七日而殯以至寢不踰廟 禮以及樂正立四教升諸司馬日進士皆教之大成 事而事所以富邦國既富矣斯教之故自司徒修六 地田十八

> 官材以至出鄉不與土齒皆論辯之道所以次之教 其材司馬論所長而授之以政材者辨矣然而君子 也可馬所授者邦政而刑者所以輔政之不及也君 克必該之意所以次之政也有刑則有憲禁以示之 子恕己以慎刑則審刑而後用治定而正刑則必誅 取人不一道或以德或以事或以言故自司馬辨論 所以次之生財也司徒樂正能教以成其材未及辨 不粥於市以至禁異服識異言皆於未然而止之所 則正其未然刑以別之則懲其已然故自主璧金瑱 而無赦故自司寇正刑明辟以至四誅不以聽皆審

歴記詳計 一番ミラン 王制

以次刑也爲治至於政刑而治道已備而事功成矣

諫至百官受質皆在於廢置所以吹之刑禁也天子 德一於天下治之所終也然而養者老以致孝恤孤 受諫於上則有道揆百官受質於下則有法守而道 百官於是歲終以程功緒而考其廢置故自天子受 獨以建不足則王道之始經界正穀祿不則仁政之 始故自体老勞農以至諸侯大夫不世爵其言養老 恤孤分田制禄亦所以成始也王制所論其序如此 叉可疵 然而九州之地近於誣誕朝聘之言疑於晉文所制

不允满明者也夫然後治及養民而有不证不免等禮記詳說

之如何大經大法定矣此所以休老勞農成歲事因質或從而受質君臣之閒參稽互考必欲見其歲成

乎一歲之終天子家幸而下至六官齊戒受諫或受

爵命之數朝聘巡守之禮喪祭之儀征役之限以至

冢宰制國用司馬論官材司空度地居民司徒修明

侯之多寡大略盡矣苟以爲非古制豈漢儒以意言

禮教司寇正刑明辟與夫海內地域之廣狹內外諸

雅之以養老恤矜寡孤獨也夫後世之所以多凶年 機歲皆上之人有以奪其田畸故人至於流孳於是 定經界之法辨古今之尺使天下之地盡可井庶幾 定經界之法辨古今之尺使天下之地盡可井庶幾 定經界之法辨古今之尺使天下之地盡可井庶幾 之有在於人倫天理之不失此所以終之以六禮七 又有在於人倫天理之不失此所以終之以六禮七 之,此知天下莫先於此王制所以冠之於首又日墨 以此知天下莫先於此王制所以冠之於首又日墨 君污吏必慢其經界又知天下莫急於此王制所以 君污吏必慢其經界又知天下莫急於此王制所以 君污吏必慢其經界及知天下莫急於此王制所以 是

後世也若王制之所採自分田之法建國之制設宣之記傳聞之舊網羅三代之合典尚足垂當年而詔於漢儒明矣特其時去古未違老師宿儒得於載籍於漢儒明矣特其時去古未違老師宿儒得於載籍與此作王制謀議巡守封禪事則知禮記之書雜出奠之於終讀王制者其深攷之

之歟大抵紫漢以下謀國者類爲一切 豈後世維持郡國者所暇及也舉賢之法論於郷則 聽獄一事也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而告於司寇 為秀士論於司徒則為選士升於學則為後士論於 有連師三十國則有卒正二百一十國則有州 人之意有如統諸族之權自五國則有屬長十國則 **司寇又聽之前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而後以告 爵之脉之猶有所待則豈後世選用人材所暇及也** 於王王三宥然後行刑焉何其謹之至也受質一事 大司樂而後為造士論於司馬而後為進士蓋官之 ()例便無復 伯 此

論執役以事上者兩史射御醫卜百工皆不得與士 書而非漢儒綴輯則其閒蓋不免有所概牾也觀其 詳也非三代之法其孰能與於此然茍以爲先秦古 齒周禮以是數者並列於六官之屬其非也古之所 馬司空叉以質於天子而百官受之以退又何審之 也可會以其成質於天子而冢宰受之以退司徒司 **歎交史星 麻近於下祝之閒主上以俳優畜之此漢** 重於宰相左氏以言日官居卿非卑職也太史及自 謂史者非止星麻而忌執頒記載實兼職焉其權獨 人失古之意謂不與土齒不可也古者取土莫重於

> 遂使好亂者相擬而起也知古之朝聘以三年五 使漢家一代制度荷簡關略後之有志於古者無複 里則非先秦古書明矣而吾之所以爲漢儒恨者博 齒王論古今周尺古之畝非今之畝古之里非今之 為期何爲春朝秋請一聽諸侯之便遂使有詐病 八百國何為諸侯王之地連城數十不能稍損其權 可攻要必有任其責者矣知古之建國八州至於千 **上諸生能攻古制而不能說時君以復古之萬一遂** 自天子諸侯至卿大夫土皆有事焉又安得不 與士 射諸侯貢士天子親試於射宮至於大射賓射燕射

禮記詳說 後三十六

王制

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若是其不等也知古之巡 朝之國也知古之授田皆以百畝爲限何爲使富者 啓後世之侈心也知喪制之不可踰何爲而以日易 守初無封禪之禮何爲受獻諛之說立中和之制以 月也知祭禮之不可濱何爲配五帝於雍也 其審何爲負俗之累者獨不擇也知司空居民量地 限何為更卒戍卒之不一其役也知辨論官材如此 之有限何爲算賦獻賦之不一其輸也知用民之有 置已何為徙豪傑於諸陵不恤土狹民多之患也知 司寇之正刑審諦輕重何為旣除收孥相坐之律而 知征稅

則皆取於公羊氏其言諸侯朝聘之節則取於左氏於虞書其言歲三田及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三官於虞書其言歲三田及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三官

追記詳稅 《谷》王六 王制

此殷制也自是凡不可通者皆以此語斷之豈非遁與古文諸書不合鄭康成無策以通之强爲之說曰酌增損共爲一書將以與王制致太平者其說自應其餘必皆有所投蓋文帝合漢初今交博士之傳斟其餘必皆有所投蓋文帝合漢初今交博士之傳斟

有辟王而維持者不亂蓋得其道矣周衰上無道揆/制度講若畫一而不相踰越三代所以享國長久雖推明班爵制祿之法祭祀養老之義其立國之紀綱王所以經綸天下之大經而為萬世法程者也其書王所以經綸天下之大經而為萬世法程者也其書

儒思古而王制所為作也不無法守諸侯瑗亂法紀以墮先王之制多矣暴君不無法守諸侯瑗亂法紀以墮先王之制多矣暴君下無法守諸侯瑗亂法紀以墮先王之制多矣暴君下無法守諸侯瑗亂法紀以墮先王之制多矣暴君

野歌之制不詳至素開阡陌而制郡縣古法埽地畫 衰井田封建之法城諸侯 恶其害己皆去其籍面班 有博士諸生所作 三代立國紀綱制度較若畫一周 纂訂按王制者王者治天下之法制也其書漢文帝

· 一般記述說 · 一卷三十六 王制 九

陳注孟子言天子一位子男**凡五等**

陳注孟子言君一位凡六等。疏日五等虞夏周同殷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

三等公族伯也

鄭注二五象五行刚柔十日禄所受食爵秩次也土

大夫日卿

等者爲庾夏及周制殷則三等必侯伯也此公侯伯 也明白於德也子者奉恩宣德男者任功立業此五 也公平正直侯者候也候王順並伯者伯之爲言白 有下士凡五等也 下北面之臣有上大夫卿有下大夫有上士有中土 及士之法凡王者之制度祿爵爲重其食祿受爵之 子男獨以侯爲名而稱諸侯者舉中而言又爾雅侯 人有公侯伯子男並南面之君凡五等也其諸侯之 孔疏此一經論爲王者之制祿爵及侯卿大夫以 **必者按完命包云 必者為言本**

雕記詳說 春丰大

王制

上大夫即卿也此上大夫卿外惟有下大夫所以下 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是下大夫之上則有卿故知 爲君故以侯言之伯亦居中不言諸伯者嫌是東西 二伯及九州之伯故也上大夫卿者見下文云下大

文除卿之外更有上大夫下大夫者謂就下大夫之 中更分爲上下耳卿者白虎通云卿之言獨也爲人 所歸獨大夫者達人謂扶達於人士者事也 田至君十卿祿祿也爵以貴之非王爵之則無貴祿 長樂陳氏日公侯伯子男至中士下士爵也天子之 以富之非王祿之則無富故周官太宰內史司士之

天子班之首於天子與君故兼天子與君言之也制

滁則以諸侯爲視制爵之法亦若是而已此所以不

侯與其臣之蘇則以農田爲差制王朝公卿大夫之

的滁止於諸侯與其臣而不及王朝之臣者蓋制諸

辨臣之德不必純故大夫士有上中下之差然皆止 五等皆臣也君之德統故公侯伯子男無上中下之 以致用視談以制爵然後無有餘不足之患矣然則 田不分不可以制酸酸不制不可以定爵先王貴財 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隊之此先務而後爵者等 故職有豐殺周官凡言爵滁皆先爵而後蘇記亦日 於爵禄皆詔王而已此所以言王者之制蘇爵也 至男凡五等皆君也由諸侯之上大夫卿至下士 **静脉者班爵脉之序也脉爵者制爵脉之序也由**

爬記詳說

《卷三夫 王制

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與此不同者此言制 五等者五者天地之中數先王制法莫不本之故五 爵之法孟子言班爵之法制之出於天子故不必言 男同一位凡五等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 然而已孟子曰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 典五體五服五刑皆謂之天則制爵之等亦本其自

蓋班其貴賤之分故也以眾寡爲之序故王制言制 **祿爵蓋定其眾寫之數故也此文雖以蘇爵爲序其** 爵者眾寡之序也以貴賤爲之序故孟子言班爵祿 嚴陵方氏曰先爵而後祿者貴賤之序也先祿而後 言之也有爵者必有禄有禄者不必有爵庶人在官 侯以上大夫為卿周官言太宰卿小宰中大夫則卿 事又以爵滁爲序者蓋制之之實未始不班故也諸 已故於其所制者不先以爵而先以辭也 非有爵也而其隊有差則隊之所施非特有爵者而 上大夫也以上大夫為卿非特諸侯為然矣此不言

中大夫者諸侯故也天子諸侯之設官必如是者何 《卷三十六 王制

已管仲以官事不攝而孔子非之者主掌者言也恆 若蠅氏射鳥氏之類是矣豈嘗有拘哉亦惟其稱而 岩三公九卿之類是矣事在所專者雖小不可兼掌 其費也故職或兼掌然治在所合者雖大不必特置 也蓋先王之意爵欲正其名也故官必特置藤欲省 道卑之辨故也孟子五等以子男合爲一此則離爲 士有上下之別公侯伯子男則無之者君道尊而臣 公欲官事無攝而孟子取之者主置者言也卿大夫 二者蓋彼所言者位之等也此所言者名之等也位

> 王之所制孟子則指周室而已故其閒不能無小舉 **雕子男之所同名則子男之所異故也且王** 朝之臣何也王朝之臣入則爲及卿大夫出則爲及 延平周氏日言制祿爵止於諸侯與其臣而不及王 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 子日天子一位丛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 侯伯子男而其蘇又同故言五等之君則兼之矣孟 君道有臣道有君道故與天子同爲五等有臣道故 位下士一位凡六等與此五等不同何也諸侯有 一制兼二

順記非談 **奥其臣又同爲六等子男之禄同五十里故可以** 《卷三士六 王制 圭

同故不可言同一位此所以有六等也 同一位中土之旅倍下土下土之縣與庶人在官者 王制之也剛以詔功爵以詔德皆王者之事故制其 石林葉氏日四代之禮預有於其中而特稱王者以 言其道足以養人男任也言其道足以安人五等者 無私爲德故稱公遠天子而障扞於外欲其有所風 **故稱侯伯侯伯長也言其道足以長人子宗也養也** 至庶人在官者祿之差也近天子而爵盛大故必以 等則自公至於下土爵之名也自天子之田方干甲

建記詳說

卷三十六 王制

市

あ

其制何如以爵之通於天下者言之王者建侯崇德而多寡必當其功有爵以馭其貴而尊卑必稱其德而多寡必當其功有爵以馭其貴而尊卑必稱其廣而多寡必當其功有爵以馭其貴而尊卑必得其而多寡必當其功有爵以馭其貴而尊卑必謂其而多寡必當其功有爵以馭其貴而尊卑必稱其而多寡必當其功有爵以馭其貴而尊之於天下次節是確於之間析而言之首節君爵也避於天下次節是確於之間析而言之首節君爵也避於天下次節

子男各一位也次以列之凡五焉以爵之通於國中 一位也中土一位也下大夫—位也上土 著非下士平上大夫卿一位也下大夫—位也上土 事人者非上士平才能稱亞者非中土平才能僅稱 事人者非上士平才能稱亞者非中土平才能僅稱 一位也中土一位也次以列之凡五焉以爵之通於國中 一位也中土一位也次以列之凡五焉以爵之通於國中

五焉

之他人不得擅編制字最重下言爵派皆王者所制說約王者統馭天下惟 爵旅二者此權柄惟王者主

也

產記特說

祝 卷三十六

王制

則受祿商者各自懋功德以圖報蓋名器以王者載大司徒而王實主之多寡必當其功尊卑必稱其德纂訂王者二字最重顯庸詔德分其職者有太宰有

之而重也

君之等下節是爲民而立臣列其臣之等須知下節新旨首句作冒公侯二句是先王爲民而立君列其

拨此與孟子文小異或漢儒取之孟子而小有變更諸侯卽上節及侯伯子男也

也 五等之說本日明白而鄭注取義於五行剛柔

十日甚多束

足以安人者非男乎公+位也侯|位也伯|位也

也德足以長人者非伯平德足以養人者非子平德

而主治於國以無爲爲德者丞也以君人爲德者係

圭

天子之用方千里公 会侯田方百里伯

計者也自恆山至於南河干里而近此以表計者也及 陳注此言天子諸侯田里之廣狹不能獨不足也不合 五家為里 是也後章言方干里者為田九萬畝此以方 里以方計如方里而并是也分服之里以表計如二十 不計田里則井地不均穀廠不平矣里數有二分田之 者以地有山林川澤原陽險夷之不同若限以地里面 國而達於天子故日附庸天子以下皆言田而不言地 於天子者不與王朝之聚會也民功日庸其功勞附大

尼記#說 | 松三二六 土制

夫

服則計道里達近以爲朝貢之節分田則計田畝多寮 以為賦廠之制此所以爲均平也

小城日附庸附庸者以國事附於大國未能以其名 大夫元士 鄭注象日月之大亦取晷同也此謂縣內以祿公卿 皆象星辰之大小也不合謂不朝會也

孔疏此一節論天子畿內之田及畿外五等諸侯及 畿內公卿受地多少之法 考靈耀云地與星辰四遊升降於三萬里之中夏至 廣尺以應干里故云象日月之大亦取晷同也者象 **紫元命包云日圓望之**

> 弟此唯言公卿大夫元士者舉正者言之耳 國不中星辰者以爲附庸是象星辰大小也非但象 之位注云若角亢爲鄭房心爲宋之比又云其餘小 星辰之大小也者案元命包云王者封國上應列宿 侯天子之卿視伯以下是也案下注云待封王之子 亦云以滁公卿大夫元士者即下交三公之田視公 細而言之就千里之內亦漸漸分數不同此云同, 寸者大略而言之非但象日月大小又取晷同故云 徒云凡日景於地干里而差一寸是千里同一寸也 之景尺有五寸是半三萬里得萬五干里故鄭注司 《卷三十六 王制 丰 皆象

體記許說

大國稱侯皆干乘象雷寢百里是取法於雷也其七 星辰其百里者叉象雷故援神契云王者之後稱

之城不能自通以其國事附於大國故曰附 能五十里故爲小國之城若詩崇墉言言及易公用 集台朝會天子也云小城曰附庸者庸城也謂小國 相牛別優劣三不台謂不朝會也者謂不得與諸侯 經云德不倍者不異其爵功不倍者不異其土故轉 十里者倍减於百里五十里者倍減於七十學故孝 射隼於高墉之上是大國之城亦名庸也

長樂陳氏曰先王之法若煩而約若離而合諸侯之

治於附庸則上之所班者不勞此所以爲約也附庸 國必有附庸可謂煩矣然天子班治於諸侯諸侯班 天子則下之所远者不壅此所以爲合也周官之地 不合於天子可謂離矣然附庸通於諸侯諸侯通於 瑞修五禮復五器言武王之政由舊曰列爵惟五分 至於五等書日分土惟三左傳日天子之地一圻列 有君道故雖邑謂之國也 下不曰地而曰田者蓋政以農爲本祿以田爲丰 同皆止於三等者不兼附庸言之也天子諸侯 書言舜之受禪日輯五

記詳說 土惟三則自唐至周五等之爵一也鄭氏釋王制謂 《卷三十六 王制 太

變周從殷合伯了男皆稱子豈其然哉夫列爵惟五 殷因夏爵有公侯伯而無子男公羊釋春秋謂春秋 所以稱其德分土惟三所以等其功德異而功有所 諸男之地方,百里蓋三等之地正封也五等之附庸 方四百里諸伯之地方三百里諸子之地方二百里 同而附庸有所異故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之地 同故公侯之地同於百里子男之地同於五十里地 **廣封也正封則尺地莫非其土一民莫非其臣尊者** 陳於。盛而無所屈卑者嫌於削而無所立故及之地

有所附然後有功於民也謂之不能五十里不合於 於太寡故公之地必五百里而異於侯男之地止百 之政介有所統而不烦下之職貢有所附而不費又 必下而從侯男之地必上而從子至於廣封 可徒之所言者爲正封則日及無附庸侯附庸九同 **所謂五百里以至百里為兼附庸明矣鄭康成以**十 也古者天子之地象日月諸侯之地象雷震則周官 天子以其才不足以當五十里則不足以特達於王 里而異於子也民功曰庸朝會曰合謂之附庸以其 非諸侯得以擅之也而尊者不嫌於太多卑者不嫌 王制 則欲上

胆記詳說

《卷三士六

侯附庸九同曾侯爵也不得有附庸何邪詩曰錫之 得有附庸故言錫之以附唐二十四此說非也旣日 里此所謂錫之也 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督於周法不 山川土田附庸奄有塾蒙遂荒大東記日地方七百 充

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言實封之地而不及附庸 子有田以處其子孫即此所謂方干里者也及侯百 田止於干里者示其與諸侯共財也醴運日天

之國者也

延平周氏日政以農爲木故王畿以田爲主莫非王

故必侯田方百里以開方之法計之蓋千里也不干 焉蓋伯則其國小其爵毕而子男亦如之故伯七十 里則朝聘會遇之煩有所不給也至於伯則又有殺 里不足以服天下之諸侯也降於天子則公侯而已 里子男五十里七十里者以開方之法計之七七四 之法計之蓋萬里也夫天子之田必以千里者所以 十九蓋四百九十里也五十里者以開方之法計之 **不其本大而末細猶身之運臂臂之使指也蓋不手** 子之田方千里所以滁畿內之臣也千里者以開 馬氏曰晉天之下莫非王土而天子則兼有之故天

爬記許說 《卷三十六

辛

也

里下至諸男猾方百 五五二十五蓋二百五十里 初定天下分土惟三至周公斥大九州之界而分土 石林葉氏日周官大司徒言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 里典此制異者鄭氏以爲武王

等之封實可食之地則非也蓋周官合山林川澤而 以爲五等以其異同考之而斥大封界則有矣謂五

般以備

五等而其實則

附

M

也然則諸男之地

於二十五里則為附庸上至於五十里則為諸

見惟其合也不言附庸則疑於諸侯男足於五

官雕

而言之故與其下王

制

合

而言之故舉其

]:

其離也不言諸男爲附

Ai

而以其封疆推之其

於二十

五里則疑為附

店之國此周司徒

肵

奴

言之則謂之地王制止於可食之地則謂之田以其 地方五百里而去山林川澤取其可食者半則是附 不在焉則是附庸在其外由此觀之周公斤大九州 在其中以 其 Ή 百里 唇可食之地而山林川澤

> 記詳說 卷三十六

有上

之中地子男五十里

則賜之下地上

一地則山

林

Ш

居其华中地則三之一下地則四之一至於諸男止

有五等而其可食之地實不過三猶之授田其法

中下公侯方百里則賜之上地伯七

十里

則

知也雖然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

是去山林川澤而其一應於實封五十里無附庸可 徒之職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 大足以兼附庸五十里之國小不足以兼附 清放司

封言之所謂方百里是也然而百里七十里 附庸舉其虛封言之所謂七百里是也土 周公封於魯地方百里也詩云錫之山川 土 田舉其實 一之國其

里之制亦無增損此魯所以有七百里而 之界公侯之國蓋有增多附庸 而百里七 + 孟 一田附庸 里 子亦謂 五

經 97-11

亖

班王制所以再;言不能五十里不合於天子日附庸

爲文家爵五等質家爵三等叉禮韓含文嘉亦云殷 從殷之質合伯子男爲一故鄭振以爲說又元命包 爵三等夏亦三等是以諸儒多從鄭說皆不經也案 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何休乃云春秋改周之文 者公侯伯也此說非也春秋公羊傳桓十一年鄭忽 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爲一則殷爵三等 云周爵五等法五精春秋三等象三光說者因此以 廬陵胡氏日鄭云此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 王制

春秋等周何當變周亦何當合伯子男以爲一 卷三夫 亖 且如

紀及羊妄爾據明堂位云崩鬼侯天開云梅伯受醢 箕子佯狂則殷有侯有伯有子也則亦有男可知矣 紀入春秋書侯莊二十七年黜爲伯至僖二十三年 貶稱子者以伯子男為一何必書候書伯書子以貶 是殷亦備五等也鄭氏乃云微子箕子是畿內釆地

履記詳說 說可哉此繁鄭 制合為三等於書不見也於詩不見也而信禮之之 制為五等夏殷周因之未之有改不可謂虞周有公 **侯伯子男五等之制殷獨三等也借日殷改虞夏之** 殷亦有四等五等六等矣故自虞氏五瑞五玉以來 **乎然則殷有三等周亦有三等周有四等五等大等** 《参三十六 重

李氏日諸侯之於附庸得以屬之而不得以有之故 **那解田卽地也穀蘇所出故曰田天子畿內之田四** 孔子以颛史在邦域之中

方各千里開方則百萬里也畿外公侯之田四方各

之公乎推此則鄭云殷爵三等者非也夏有逾山ン

孝經夏制也而云公侯伯子男是五等也則鄭云殷

『執玉帛者萬園若只三等諸侯則不得爲萬國又

之爵不得爲子男之子則天子三公亦不得稱及侯

經 97-12

子男五十里則文家又有四等矣又云大國地方百 文家亦有三等而以爲周尚質可乎豈變交以從 孔氏日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為三品 里次國七十里小國五十里又書武成云分土惟 有大等矣又云矢子地方千里諸侯百里伯七十里 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則文家又 等似合於文家爵五等之說然又云君一位卿一位 天子一位丞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玉 所因夏爵三等者又非矣元命包典含文嘉之文妄 可知也且如孟子谷北宮錡之問周室班爵祿也

王制

此族之班於天下者也 會以其治功附於所近大國達王名曰附庸庸功也 百里開方則萬里也伯田四方各七十 七四千九百里也子男四方各五十里開方則五五 二干五百里也下此或四十里三十里國小不能朝 里 開方則七

新栽方在開方之法上看天子之田句不重只要引 焉其制極其廣也自天子而下公侯之田則儉於百 下之上游而居重馭輕也 起下交耳觀制爵不言天子可見 天子統理天下而玉食萬方故其藏之所出方干里 松丰大 王制 自先王班禄之制言之 田方干里據天 黃

者不可謂之諸侯乃不與王朝之聚自而以其功勞 附大國以上達於天子日附庸者得此數耳此厭之 里也伯之田則儉於七十里也子男之田則儉於五 十里也夫田至五十里止矣此外又有不能五十甲

祭訂上文不言天子之爵而此言及天子之田者爵 班於其君也 崇卑各於田取之此見天子分天下於有功德者面 由王者制之故不必言天子田則有數可記也民功 居重馭輕之意公侯以下各有朝聘會遇之煩隨其 日庸其國蓋亦謂子男之爵也蓋列爵惟五故也有

> 也及侯田方百里伯方七十里子男方五十里其有 蚁輕其養宜豐其制宜廣故田方千里開方則萬里 字分田所以爲賦禄之制 與氏稱者十五里此不足五十里者乃不會合於天 至小之國以字稱者三十里以名稱者二十里以人 新旨此見元后之旅極其隆下是羣后之旅漸以 也或養民而民逐其生教民而民復其性此民功也 子如春夏不得行朝宗之禮秋冬不得行覲遇之禮 須知首句是王畿之丙禄下是王畿之外禄重在田 不敢以自私也王者之役稱公列國稱侯 王制 以制禄而言天子居重

記託設 表卷三十六

둪

拨此亦與孟子文小異鄭注|天子象日月公侯以 則附於伯子男以達於天子所謂附庸之國者乃得 則附於及侯以達於天子所封之國在伯子男之國 皆附於大國而達於天子如所封之國在及侯之國 象星辰皆穿鑿不可用 此不能五十里之數也制祿之法在天下者如此 講調引起下文非也天子之爵無可言而田有定制 故為制廠之首不可因天子不言制 酚而輕言制廠 之元士視附庸 会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戚伯天子之大夫視 天子之田句亦當重看時

士上士也與元子元侯稱元同不言中士下士則視的 陳注此言王朝有位者之田亦與孟子不同 三公而下食来自於畿內蔽之多少以外諸侯爲差元 惟上士也 方氏日

之士所以稱元者異於諸侯之士也周禮及侯伯之 **孔疏案周禮注天子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 士雖一命不得稱元士其夏殷以上諸侯之士皆不 鄭注視循比也元善也善士謂命士也 命也故下文云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是士不得 故云善士謂命士則上中下之士皆稱元士也天子

遭犯許說

卷三十六 王制

美

長樂陳氏日此經與孟子異者何也蓋周官有卿而 無三孤與上大夫|而公則冢宰是公孤上大夫同為 命也

百里此孟子所謂天子之卿受地視侯者也孟子又 所謂天子之卿視伯者也孤之爲卿則受地有至於 **六卿故上大夫之爲卿則受地不過七十里此王制**

言元士親附庸 言之亦可謂之五十里此所以或言元士視子男或 大夫出封則伯而已附庸雖不能五十里總大率而 日大夫受地視伯者言上大夫也蓋孤出封則侯上

> 達於、天子而附於諸侯曰附庸此所以言元士者或 日視附庸或日視子男也 男皆五十里但人之才智不能治其五十里者則不 則其食封雖與公同固不嫌有抗於諸公者也此言 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 受地所以與公同百里也夫諸及之地封疆方五百 元士視附庸孟子言元士視子男何也附庸之於子 延平周氏日侯伯同七命則無以別其爲孤也侯之 一是侯之封疆不若公之廣而其附庸不若公之多

事 一卷三十六 石林葉氏日此經與孟子異焉何也蓋古者三公無 王制

毛

則為大夫是公卿大夫事固有相同者也職有相通 **公侯卿之與大夫其田同視伯大夫與元士其田同** 而其制减亦不過三等故三公之與六卿其田同視 其職則六卿也人而與王論道爲三丞出而居六卿 常職大夫雖有常職而有卿爲之者司徒冢宰之屬 夫元士王制定其尊卑之序故雖三公無常職所庸 視子男以及附庸蓝孟子舉卑而見尊故止言卿大 所以自謂軻也嘗問其略也 不合於天子亦必詳言之惟其王制之說詳此孟子 子王制之說而不見分曉反覺糾續 按葉氏意主調停孟

無幸於出封而一心於王室也 李氏日卿大夫其受田與諸侯同此爲人臣者所以

過其歸或以三公居外復大爲內諸侯所以出入均 以列國人相於周周公居東復相成王山甫徂齊式 外而諸侯亦稱公故畢公以父師爲保釐東土衞侯 君則入為王朝之臣所以一內外也內爲三公稱公 之法所以內必,視夫外者蓋先王之制出爲列國之 附庸王朝之臣自三公至於元士受田相視內外齊 永嘉徐氏日先王設官制禄寰外諸侯自囚侯至於 所以制天下偏重之患而使遠近若一也夫分田

***** 王胤 둦

蓋畿外諸侯入備王官先王所以一內外此所以內 之所自出而居官之祿即田也古者內諸侯自公卿 里之地六卿則受七十里之地二十七大夫則受五 諸侯之辭視外諸侯而爲之制也是故三公則受百 子孫之繼世者得世其蘇不世其官所謂大夫有采 有人也大夫之食采地盖任官之有功者始食之其 十里之地而元士三等亦視附庸而受田夫田者祿 司徒鄭莊公爲平王卿士而滕侯亦日我周之卜正 勞而內外之輕重不分也春秋以來鄭武公入爲周 大夫皆有采邑之地其田自官給之其耕之者固自

> 諸侯公卿大夫士制祿之法自諸侯之下士至君十 之畿內公卿大夫元士皆世禄王諸侯之卿大夫則 皆食祿於上以圭田為祭祀耳夫自三公至於元士 以處其子孫也其大夫之無功者則無采地亦與士 嚴陵方氏日元士天子之上士也與元子元侯稱元 量減分田而不世減矣 **胸大夫則有采地至諸侯之卿大夫皆量禄分田與** 卿祿此畿外諸侯以下卿大夫士制祿之法然畿丙 略可攷矣自天子三公之田至天子之元士此畿丙 大者受邑小者受田所謂分田制禄可坐而定於此

罗己半处 **化** 王制

士爲得其稱故也然王畿干里公卿而下所食之邑 又可以長人故也不言中下之士則以視附庸惟· 茍一如外諸侯之數則地有所不足經之所言不必 同義獨天子之上士得稱之者以其才不特能事 如其數也特視之以爲差爾

干里之畿處公侯伯子男之眾則地有所不足矣日 視其田數而食其田祿也儻一如外諸侯之制則方 邑祿之多少視外諸侯之數而爲之差等耳非直韻 劉氏孟冶日此言天子畿內之田公卿而下所食之 元士者以天子之士異於諸侯之士也

茺

四十或三十里此祿之班於王畿內者也 七十里大夫視外子男各五十里元士親外附庸或 授以爲采邑三公視外公侯各百里九卿視外伯各 郝解天子之公卿大夫士之禄即天子畿丙之地分

畿內非割地以與之但祿以田之所入耳故亦曰田 視者比擬之群先王因功制祿凡言祿皆可以功入 之三公論思親密與藩軍大國者其功同故其受田 新裁上简外臣之禄此節王畿之臣之禄也天子之 **视丛侯亦百里也天子之船贊譽萬幾與챎屛次國** 此重内臣以尊王也 彼内臣之禄何如天子

全三六 王制

睪

附達者一也故受田視附庸亦不能五十里焉此天 男亦五十里焉天子之元士負治事之才視天以勤 子內臣之禄也 秉帥人之智視夫以安養爲功者一也故受田視子 香其功同故其受田 规伯亦七十里也天子之大夫

內必視外者出則爲列國之君入則爲王朝之臣內 合参四節言王朝有位者之田畿内之采地也所以

外一體且有居重馭輕之意

滁而内臣之祿視外以爲差須知功同意 纂訂外臣旣有其談而內臣亦不可無祿故分田 三公師

> 其谳纂前狔注疏以元士兼中士下士未是與孟子 **找本**交原自明白鄭注多贅依衞氏集說删之 土謂上士也方氏說是因元士而知中士下士各有 之解不合 保傳也元士兼上中下土在內蓋附庸之地亦有 下土與侯國不同當視附庸之小者 等也然則謂之元者何因天子而專稱之耳 日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甘 「侯國下士典庶人在官者同族天子之

為差也

酸記計就

春三十六 王制

至

之多寡也 九人之祿寡者不得下食五人之祿隨其高下爲五等 庶人之在官者其廠以農之上下爲差多者不得過食 農境瘠者爲下農故所養有多寡也府史胥徒之屬皆 陳注此言庶人之田井田之制一夫百畝肥饒者爲上

者分或爲糞

鄭注農夫皆受田於公田肥嫩有五等收入不同也

庶人在官謂府史之屬官長所除不命於天子國君

上大夫并贻及君之禄 農夫皆受田於弘者以經 孔疏此一節論制農田有上中下以祿庶人在官及 云制農田是王者制度授農以田是農夫受田於公也云肥墩有五等收入不同也者家周禮地有九等市夫有婦然後為家自二人以至於十人為九等一方夫有婦然後為家自二人以至於十人為九等一方人五人為率者舉中而言如鄭此言上地家五人往云北之下以此推之下地之上家四人下地之中家三人下地之下家二人自上地之上家十人后,是明本之下以此推之下地之上家一人下地之中家一人。

本九人上地之下家八人是有九等從十人而以至 大司徒所云農夫授田實有九等此據制庶人在官 之職最下者猶五人故從上農夫至五人而已司徒 之職最下者猶五人故從上農夫至五人而已司徒 之職最下者猶五人故從上農夫至五人而已司徒 之職最下者猶五人故從上農夫至五人而已司徒 之職最下者猶五人故從上農夫至五人而已司徒 之職最下者猶五人故從上農夫至五人而已司徒 本與司徒不異也 云官長所除不命於天子國君 亦與司徒不異也 云官長所除不命於天子國君 奇或若大府為府滅官之長大司樂為樂官之長自所 命或若大府為府滅官之長大司樂為樂官之長自所 命或若大府為府滅官之長大司樂為樂官之長皇 命或若大府為府滅官之長大司樂為樂官之長皇

國君也以其稱士故也不命於天子國君也若子男之士雖無命亦當命於凡府史以下官長所自辟除以其非九命之內故知

朱子日孟子言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

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

長樂陳氏曰班祿之法自上下制祿之法自下上以祿不同亦有此五等也

九人其次用力不齊故有此五等庶人在官者其受

百畝加之以養糞多而力勤者爲上農其所收可供

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一夫一婦佃田

超記样說 《卷三十六 王制 三

其自上下故由天子之田而後至於丞侯伯子男由 公侯伯子男而後至於附庸以其自下上故制農田 而後至於庶人在官者由庶人在官者然後至於士 大夫君周官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 人 而已凡欲下地之民生商之繁以及中上者而後 人而已凡欲下地之民生商之繁以及中上者而後 人而已凡欲下地之民生商之繁以及中上者而後 人而已凡欲下地之民生商之繁以及中上者而後 人而已凡欲下地之民生商之繁以及中上者而後 人而已凡欲下地之民生商之繁以及中上者而後 人而已凡欲下地之民生商之繁以及中上者而後 人而已凡欲下地之民生商之繁以及中上者而後 人而已凡欲下地之民生商之繁以及中上者而後 人而已凡欲下地之民生商之繁以及中上者而後 人而已凡欲下地之民生商之繁以及中上者而後至於公侯伯子男由 其稱之差不以國之大小由卿至於君其祿之差則

小國土大夫之祿則一而已 **滁君十卿禄小國之卿倍大夫蘇君十卿藤而次國** 以國之大小者君卿之禄厚故豊殺所以不同士大 夫之談博的無豐殺之別此次國之殉所以三大夫

其一歲食人之數或多或寡此農夫所以有上下之 嚴陵方氏日一夫一婦受田百畝故農田之制以百 大略不過三等而已府史胥徒之類其田則載師所 於食六人者爲中農夫可知其詳雖有五等之別其 別也以食九人者爲上食五人者爲下則食八人至 畝爲之率焉雖均受百畝之分然地有肥墝之異計

王制

人之派可知此言百畝之分孟子言百畝之羹者蓋 爲差則多者不得過食九人之祿寡者不得下食五 可得而詳故祿之多寡不可得而定此言其祿以農 謂官田是也而又有工有賈有奄有奚位之高下不

故上農夫可以食九人然而田有肥燒則其所出亦 **解四斗也百畝之田上熟其收則有六百四十斛也** 馬氏日百畝以周尺言之六尺為歩步百爲畝一夫 力出乎下其言亦互相備也 **婦受田百畝百畝之糞上地畝一鍾而** 鍾者六

> 於此則止言食九人而其下止言食五人者禄與周 上地之上可以食十人而下地之下可以食二人而 夫則以九爲節而庶人在官者知其食八人而已夫 在官者非天子諸侯之所食也諸侯之下士視上農 食六人中地之下可以食五人推而下之至於下地 之上可以食十八上地之中可以食九人上地之下 官蓋無以異也周官有不易一易再易之差而上地 有多寡故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其 可以食八人中地之上可以食七人中地之中可以 次食五人而庶人在官者其祿亦以是爲差也庶

握記洋說

之下可以食二人然而於上止言上地之中而其 **周官之所謂官田也龢足以代耕而又授之田所以** 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蓋以農夫而制祿則治 官之祿最下者食五人而言之也 下士所視者言之也下止言食五人者因其庶人在 其制禄而言之也上止言食九人者因其言諸侯之 止言中地之下者蓋周官者制農田之法而此則! 於人者必思所以養之食於人者必思所以治之且 李氏日孟子日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又曰 示其不能交相無也庶人之在官者其家亦授之田 (卷三十六 王制 [無君子

責其廉能廉善也沒有

所受田卽載師之官田庶人在官之田也先王之時 永嘉徐氏曰先王之制祿庶人之在官者皆以 諸朝蕭何嘗不受御史之薦可孜也至漢有百石小 次而進官者矣其小吏之有才略者御史監郡得薦 任也至寮任文法而責吏始有爲小吏而入任計功 庶人 在官者授以 田 禄以養其廉節而已 未嘗使之 休除其課役而執事於官長則皆有田有滌蓋其家 於天子國君官長所自辟除皆出於民者也番上更 食其多寡之數則視農夫以爲率蓋府史胥徒不命 p

雕記詳說 ***

王制

美

吏自計食佐吏而不及嗇夫歲入始不過百石月才 既薄乎蕭望之奉献不足皆有憂父母妻子之心況 爲民漢爲吏而入 仕則不得受田爲民矣其奉入不 **遠而古之在官者皆民爲之服公事之後而復受田** 十六斛耳較之先王制在官之蘇雖厚薄之相去不

益勤事小吏百石以下其奉十五而小吏始增禄矣 其職近於民侵漁百姓無足怪也自宣帝神爵之詔

歲乃可種不易者家百畝一易者家二百畝再易者

易者地薄休一歲乃可復種再易者地又薄休

家三百畝是制田止有三等而家皆百畝也小司徒

亦言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是授田

止有三等也而王制有五等之制何也蓋三等之制

趙廣漢奏長安游徼獄吏其秩百石故吏始有秩而 差自重則小吏奉祿誠不可不厚也況漢吏百石者

皆人之有才行者始爲之而刺史太守得自選擇其

小吏之常態而不之責也 賢者自佐吏而下皆得察廉遷秩大者或王公卿自 後朱博不喜儒吏而務抑推折面吏道始衰矣光武 初立凡六百石以下皆增於西京舊秩蓋優小吏也 其藏奉之不薄而入仕則此塗出其待之固優也其 卓茂為介自言亭長受术兩魏者置而不問其習見 王尊張敵趙廣漢尹舜歸之徒皆出於郡縣 小吏雖

劉氏孟冶日此授田之法也夫王制言制滅爵之法 而及於農田之制者蓋三代衰與籍不存孟子已不

記詳說一个卷三十八 之田也今以周官大司徒授田之法改之田有三等 能詳班爵職之制况後世乎明乎授田之法則自諸 養有多寡之異是食九人之下王食五人是有五等 國之卿皆可推矣謂一家有男女九人授以上田最 下一家男女五人授以下田其田有肥燒不同故所 侯之下士遊而推之以至於大國之卿次國之卿 王制

中而不及上地之下以此短王制因言制献而及授 言上地之上者欲取九人當下土藤故止言上地之 此故知此言上農夫者是自上地之中者言之耳不 地之上家六人者中地之中家五人者中地之下以 言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戚何也宰夫之職府先之 延平周氏日此言庶人在官者其職以是爲差孟子 田之法耳庶人在官請府史胥徒多者不過得食力 人之辭少者不過得食五人之祿以是爲差也 五人舉中制而言之也放周禮謂上地家七人者中 自三等叉別爲上中下三等今司徒止舉七人六人

参三十 王制 美

史次之胥次之徒叉次之蓋爲府者則與下士同族 史與胥徒則用此農夫之二等以爲之差也 莫賊於庶人而在官以農爲差莫尊於君而祿亦祀 爲卿又自是積而十之則爲君皆自農而計之也故 者之三則爲中土爲上土爲大夫自是積而四之則 金華應氏日上農九人下士視上農夫互相積而倍

者也 **藏秩之厚備物之奉者亦知其根本未有不基於農**

郝解又其下有庶人在官者雖無爵而身在公不得

其農之所積非特使執役冗賤者不敢邈忘本業而

上父母下妻子大率五人至九人而止所以足其俯 人在官者事有繁節旅有多寒亦聰此爲等蓋一夫 之入可食九人次食八人次七人次六人次五人庶 諸侯侗者也 仰之需使無內顧之憂也此在官庶人之藏王國與 田百畝而力有勤惰歲有豐像大約五等上農一處 耕业與之旅代耕即以其耕之所獲爲等意民

新旨此以農夫受田所養之數說起見您人在官之 夫士之職亦自農田而推廣之也 藏 視此為 华也 須知此 飢只 引起下 兩節 耳蓋 卿大

卷三木 圧制 凳

新裁此節雖是起下二節意然下土以下有馬人在

者也 官一等人亦不可遭必制減以養之故先以農夫受 然訂府與藏者猶今之庫官史掌書者猶今合史胥 有才智之稱爲徒之什長徒猶今之隸名在官趣走 田所養之敷起

多夏而以地之肥境爲分人口之墳滅無定而地之 其受地皆同也此處解者謂地有肥燒因其人口之 **按孟子上農下農以粪田勤惰而所得有多東之異** 肥境不可移易豈有一人專種肥田一人專種境田

禮記詳說卷三十六終 **爬記詳說** 事除授田外不知滁何所出暴訂採用李氏之說愚 不能無疑 之理此甚可疑 授之田青其廉能康善以禄足代耕與授田分爲兩 為老巢此卽供其一家之食李氏謂滅足代耕而又 卷三大 庶人在官事有繁隨依農夫所得 王制 罕

是記述文を

牟陽 再 觀 祖 輯 撰

陳注此言大國也視上農夫者得食九人之祿也 关倍上士卿四太

鄭注此班祿尊卑之差

庶人在官之田大夫以下位卑诚少故大小國不殊! 在官者雖食八人以下不得代耕故載師有官田謂 孔疏經云下士視上農夫融足以代其耕也則庶

庫記許說

卷三十七 王制

子卿大夫士與諸侯之臣執贄同則減亦同也此自 **炯與君祿重位尊故祿隨國之大小為節家周禮**

下士至小國之卿倍大夫祿皆據無米地者言之故

六人下大夫七十二人中大夫百四十四人射三百 稅 减無 田者下士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土三十 去一定受田者三百萬夫出都家之田以其餘地之 鄭答臨碩云王畿方千里者凡九百萬夫之地三分

馬氏曰說者以爲卿大夫工與諸侯之臣執贊同則 **水亦同也其設蓋非也上言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

八十八人

經 97-21

鄉稱者與天子之田方千里者同 减之多少而非以有采地無釆地言之 也所謂君子 言之則其說又非也蓋王制之言大夫土者因言爵 侯天子之大夫親子男則其田蓋不同而謂祿亦同 則非也又言自下士至小國之卿大夫祿據無釆地

人中士倍下士則食十有八人由是積之上士則食 减出於煉有田者滁出於田下土視上農夫則食九 之田上大夫一卒之田則諸侯之卿大夫蓋無田者 田矣春秋傳日惟卿備百邑國語曰大國之卿一旅 長樂陳氏曰周官載師有官田則庶人之在官者有

記辨說 卷三七

命卿也王制亦曰小國之卿皆命於其君 曰諸侯有卿伯子男有大夫無卿者以其無天子之 之事則必以祿視國故也周官子男之卿再命國語 則分治其職之事則必以稱稱職君卿則兼治一國 之誠不以國之大小爲差而推卿君不同者士大夫 三十六人下大夫則食七十二人三等之國士大夫

夫士則以奠其祿制其田所以凶年得以溥征奠其 凝則豐年不得以多取之也 李氏曰天子之卿大夫士則以制其田諸侯之卿大

永嘉徐氏日先王量蔣以分田視口以計食其品節

其租士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祿於官如田 乙入)而已 下所食之 藏皆助法之公田藉農夫之力以耕而收 無尾大不掉之患此先王制祿之美意也 無多邑踰制之失諸侯分田雖多滕入自有定數亦 而亦不至於不足其餘自卿以下其祿各稅以一則 享百畝之利苟足以代耕免勞苦」而已雖不能有餘 差等上焉不至於過制下焉不至於不足諸侯下士 案君以

鄉條 次國之卿三大夫祿君十卿祿小國之卿倍大夫祿君

《卷三十七 王制

禮記詳說 主

供大夫而下共隊浸薄荷亦為之殺則臣之所養不能 蓋卿而上其減浸厚苟不爲之殺則地之所出不足以 **鄭而上三等之國所異山大夫而下三等之國所同者** 自給此所以多寡或同或異也 氏日次國小國一不言大夫士者多寡同於大國可知由 此章之說與周禮王制

不同蓋

不可考闕之

可也 之解乎然則其事固不可一一迫復矣 之餘而多出於漢儒 而班爵縣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掇拾於煜盤 陳注程子日孟子之時去先王末遠載精末經素火然 一時之傅會奈何欲盡信而句為 朱子日孟子

出不足以供大夫而下其滌寒薄苟亦爲之殺則臣 之典小國不言大夫士者則嚴之多寡同於大國可 所同者蓋卿而上其稱浸厚苟不為之殺則地之所 知由卿而上三等之國所異由大夫而下三等之國 其耕而已為其從事於公不暇從事於私故也次國 耕之田而稱下土之家其稱赤爲優厚也僅足以代 上農夫蓋得食九人之祿足以代其耕者以一夫所 十里之國也小國朗子男方五十里之國也下士視 國可知大國即公侯方百里之國也次國即伯方七 嚴度方氏日下言次國小國則上言諸侯者正調大

之所養不能自給此祿之多寡所以或同或異也 卷三十 王制 囚

新旨前言百里七十里五十里合君臣之祿皆在內眾寡爲之序故也之比全交較詳明 孟子所言其序與此不同者彼以貴賺爲之序此

此則就其國中細分君臣之祿之多寡也故三箇君 十卿祿與前不爲重複

厚此大國之制也次國君卿之稱四分而殺一大夫 新裁由下士至大夫其祿漸倍由卿至於君其祿浸

分而殺二大夫以下祿之差等視之大國無異焉也 以下一般之差等,視之大國無異一時小國君卿之確四

> 知 之祿四分而殺二不言大夫士其多寡同於大國可 祭訂此專言列國君臣之派因下士所推而并及之 勞也減其算恤費也 見王者制列國君臣之派位卑者同 按此篇在孟子後當是櫽括孟子而爲之孟子自下 大國之制也次國君卿之祿四分而殺一小國君卿 由下土至大夫其滁渐倍出卿至於君其滁漸厚此 其等此見先王制禄之曲體人情處 其等位尊者異 不滅其卑恤

說向上此自上說向下交義各有攸當而所言之制 王制 五

無異

經 97-23

卷三十七

氼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个 **- 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

国卿在大國卿之下爵吳固在上者謂若大國是大夫 序如此鄭云爵位同則 陳注此言三等之國其卿大夫頹聘並會之時尊卑之 小國是卿則 位於大國大夫之上 小國在下謂二人同是卿則小

孔疏此一 大國大夫之下也 夫執雁又卿絲冕大夫玄冕故知小國之卿不得在 在大夫之上必知爵異小國在上者以其卿執羔大 夫是小國之卿殷異於大國之大夫其爵旣異固當 之卿在大國之卿下云爵與固在上耳者謂大國是 **爵同謂同作卿也據經交小國卑於大國故知小國** 知使卿大夫頫聘並會也云其位爵同小國在下者 大夫小國是卿則經云小國之卿位當大國之上大 經交旣稱大國小國大小並 **節論諸侯使卿大夫士賴聘班序行列之** 在則非是特來於

卷三十七

王制

其出國之聘則班列之有等先王豈苟爲異哉蓋使 **永嘉徐氏日先王分土惟三有大國次國** 自三卿至於二十七士其在國之|祿則倍差之|不同 六 小國之異

民志者固如此且王制記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 之安分而無與銀正名而不至於亂次其辨上下定 矣以爲周制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特其藉口故每 卿大國之上卿則略而不言春秋時士大夫嘗言之

國之君在焉而上穀專之新城之盟七國之君在焉

以臣而敵君偃然主盟會而不辭於是垂雕之盟三

|而趙盾車之未幾而業林之師四國之君帥師以合

時荀庚位下卿而孫子位上卿臧宣叔舉周制以答 防織之意深矣成公之時晉荀庚衞孫良夫來盟是 秋士大夫難能言周禮而移於習俗惟知巧利而不 皆始事之驗也然後知先王不以明言者正名定分 如之何其以强弱也斯言得之矣 **必其言合於周制矣乃曰衞在晉不得爲次國衞晉** 能由禮而左氏以爲禮過矣晉淑向日以國 俱侯爵也而以盟主先晉是又以强弱爲大小也春 爲室之戰以敵濟侯眾大夫爲溴梁之盟以傲其上

晉大夫而不以為歉也肆然無所忌憚於是數大夫

禮記詳說

卷三十七

王制

為之序而小國固在上也由此言之則說者爲得之 在上也若小國之卿與大國之大夫則以爵之尊卑 馬氏日若均大夫也則以國之大小爲之序而大國 セ

之上 劉氏孟 之爭長挾好勝之私以紊先後之次是豈知朝廷之 法國有三等故尊卑上下之序亦有三等春秋滕蔣 夫小國視次國爲之差等耳夫王者之制於一 序進退之節哉故王者之制必辨夫大小之序次國 卿行位止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去 治日此言諸侯使卿大夫來聘立班行列之 聘會

夫下卿宜在上大夫之上則雖當為平行而稍居其一按鄭說固是但未明言當字之上下如下當其上大而發誰謂一聘會之禮先王之所敢後哉 一旦雖有僭侈之心亦無所施雖有與舰之心亦無自之間詳為之辨嚴為之禮諸侯之卿大夫視儀聽唱之間詳為之辨嚴為之禮諸侯之卿大夫視儀聽唱

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

為下士之數國皆二十七人各三分之上九中九下九據大國而言大國之士為上次國之士為中小國之士陳注鄭氏曰謂其爲介若特行而並會也居猶當也此

雇記訴說 《卷三·七 王制

三分之二也是各居上之三分三分之二也是各居上之三分之二也是各居上之一以大國為上而次國上九當大國中九次國中九當大國上九當大國上一個之士者其行位之數各居其上國三分之二謂次國國之士者其行位之數各居其上國三分之二謂次國

以位相當則次國之上士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小下士之數國皆二十七人各三分之上九中九下九國而言大國之士為上次國之士為中小國之士為鄭注謂其爲介若特行而並會也居猶當也此據大

國乙上士常大國乙下凡非命士亦無出會之事春

1.施中上号得大园2.上下上等骨、园2.1二秋傳謂士爲從

孔疏中士者謂次國之士下士者謂小國之士大國之士既分爲三分次國小國之士亦分爲三分今大國之士既分爲三分次國上九當大國中九次國中九當大國上二分之二也是各居其上國之三分之二謂次國以大國上二分之二也是各居上之三分 云此據大國而上三分之二也是各居上之三分 云此據大國而上三分之二也是各居上之三分 云此據大國而上三分之二也是各居上之三分 云此據大國而上三分之二也是各居上之三分 云此據大國而

主以中國下國來當之故知據大國而言言者以經必云中士下士不云上士是來以大國爲

www.commons.c

以當大國之上大夫者蓋亦視其國不視其所執也 羔大夫執鴈則所執固殊矣而小國之下卿猶不可 長樂陳氏曰公之孤四命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 以前皆不命焉故止言其數之多少而已 其相當之不齊如此者蓋視其國不視其命也卿執 位之上中下各隨其命也故以位言之至於士則殷 言三等之國卿大夫之位或上當其中或中當其下 則言其位士止言其數者蓋位以上下言數以多少 命其士不命其大國次國卿大夫士之命同矣而 命諸侯之卿大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

禮記詳說 上大夫則鄭矣有上中下卿而又有上大夫者蓋 卷三十七 王制

大士別位數而言之者以其所主者殊亦互備也 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則有位必有數矣而記於卿大 言之士則介也介則待之以數而已故以數言之其 夫己上言位自數各居其上之三分言數後言上士 士之三分而已下士之禮居中士之三分而已傳日 有中土下士數各居其上之三分則中土之禮居上 大夫乙上者也夫卿大夫則賓也賓以位序故以位 一十七人未有中土下士之數故此言之如此三分 陰陸氏曰自君十卿禄已上言禄自下當其上大

贖如去聲謂若上士汽斗七人則中士下士各八十

誤矣 土豈亦是大國土爲上次國士爲中小國土爲下鄭 分並不云三分之二叉前云上土倍中土中土倍下 分之上士之數居大半中士下士之數各居上士之 叔之言也見左氏成公三年中土下土謂諸侯國內 三爾先儒謂居上三分之二據經只云居其上之三 自有上中下三等之士也士之數國各二十七八三 **廬陵胡氏曰次國之上卿至下當其下大夫此臧宣**

禮記詳說

王制

鄰國盟者不獨為其君之介也 長樂劉氏日春秋隱公元年及宋人盟于宿公羊 稱孰及之内之微者也則中士下士亦有特行出與 <u>+</u>

上之三分蓋古者請侯雖有上中下土惟上士常置 則足以知其於之當也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 之相當者如此鄭氏見有位當之交遂以此爲諸侯 金華邵氏曰此參三等之國而言其卿人夫土制 使其卿大夫聘會之序非也祿以位爲差言位之當 中士下士有時而缺或有之則其制稱之數當居上 士三分之一正如孟子所謂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

此知有時而缺也 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皆不言中下士以 土 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 也放下交言大國 |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

禮記詳說 也各居上三分者上士二十七人居三分則八十一 上中下卿上中下大夫次國卿大夫視大國卿大夫 下承上言上士二十七人未及中下士而申明其數 皆降一 **郝解次國之上卿以下又詳言爵之在侯國者各有** 下土二句錯簡當在後三節小國上土二十七人之 等小國卿大夫舰大國皆降二等其有中土 《卷三十七 王制 土

公卿大夫皆加一等然後得爲諸侯孟子謂諸侯大 六等今不以天子列於五等者尊王也不以諸侯列 人也 於六等者每君也然非先王與羣臣其天下之本心 子謂天子公侯伯子男五等諸侯卿大夫上中下士 孟子謂天子之卿大夫士祿比諸侯而周禮謂天子 王制作於漢博士其說宗孟子而加附 會孟

方四百里 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是爵五等而

亦五等也而周書武成云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武

非古而此語與孟子台必有所受之則是周禮

鲱

國止於百里而周禮大國諸公地方五百里諸侯地

孟子較同異論得失平 生周末猪自謂其詳不可得聞末知漢博士何據而 王制左傳周禮皆成於後人手惟孟子近古可信且 則是五等中叉加三等為八因春秋傳臧宣权對魯 反得詳也若夫周禮出自王莽家劉歆之見烏得與 公語采輯故前後抵牾而鄭氏緣聘賴附會之大抵 未足據也此篇前 下士凡五等後又云上卿中卿下卿上大夫下大夫 云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中

注說 ★卷三十七 王制 以漸而異下節言三國庶士為介特行並會之位以 新裁次國二節上節三二國卿大夫賴聘並會之位

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則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 上中下卿矣而次國之上卿則當其中中當其下下 纂訂三等之國其卿大夫類聘並會之時大國固有 等而同皆以大國爲主而大國小國與之相當也 之士下國之土所分之數亦足當其大國之三分上 也三等國之士或為於特行而並會大國之士為上 以上其命不同而三等之位異者所以昭其命之殊 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而小大有等者何蓋由大夫 與聘介與特行皆兩事而各以並會二字總之 其數二十七人各三分之上九中九下九其有中國

*卷三十七

等故卿大夫位之所當亦互降一等當直也猶同也 重位之同數字輕看 所以昭其命之一也 在後章小國上士二十七人之下其上之上指上 **土之數以大國為據蓋皆二十七人居猶當也土只** 九當其上九中 而言二十七人者上士之數若三分其數則爲八十 相當者何蓋由士而下其命皆同而三國之位均 言此 以足之非謂頫聘之士可空國而去 也 人也因有上土之數而未有中士下土之數故又 九當其中九下 三等之國其地與君互降 一說其有中土節此 九當其下九 一緒簡常 而位各

禮記詳說

総三十七 王制

趈

《卷三十七

合参其有二字從上節卿大夫轉下 位同 當乎大國之上大夫焉小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 就諸臣中定上中下之班次焉彼賓所以主事卿大 犯者皆卿大夫謀國不能以禮正君也故於並會時 有兩事在要知卿大夫命歎異故位異士命數同故 新旨上節是賴聘時並會下節是為介聘特行並會 **國上卿之下中卿則位當乎大國之下卿下卿則** 夫同往**也**故次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卿而 而處於大國中卿之下中卿 先王見夫話侯之敢紊大小之次而侵陵亢 則 位當乎大國乙上大 處於大

> 其位序如此 大下 以相聯並其等也介位置不获獨有序乎先王之定 中九屆當其中九下九固當其下九不以次國而有 隨行也次國之士爲中也上九固當其大國之上九 九亦當中九下九亦當下九不以小國而或殊焉居 異爲小國之上爲下也上九亦即當大國之上九中 分也賓位靈不肅然不紊乎介所以輔其事有士之 卿則位當乎大國之下大夫焉位以秩異殊其

特行而雖會當於為介若特行讀斷為介有正使而 按陳注備一說今用前鄭注不用孔疏鄭云爲 王制

禮記訴說 中下士其二十七人恐不足一國之用或謂於二十 諸說多駁之及以三分爲三分其二十七之數合上 **並會於鄰國也其以次國之士為中小國之士為下** 士為副特行士為專使也若字猶及字下云並 意恐不相關依為介特行說如何用許多人錯簡之 為八十一人似為得中國小事體不能全設而國事 居上士之三分謂於上士三分均停皆二十七人合 七人加二分為八十一箇又覺太多愚意中土下土 **繁者有之故云其有** 但說下士之數與為介特行

說為不得其解而云然然後面只說上士二十七人

畫

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閒田八州州二百一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七 而不及中下士附於其下亦通其在二十七數內與 分但謂上中下士之分而不言人數姑用之 一十七數 外尚俟考證 万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 時講以中下士屬 百 一十國名 十國 國言二

之制也 凡八州餘以例推皆言畿外之制下文始言天子畿内 陳注九州并王畿而言此但言每一州所可容者如此

記詳說 鄭注建立也立大國三十十三公也立次國六十十 卷三十七 王制 夫

六卿也立小國百二十十十二小卿也名山大澤不 八各立一州此殷制也周公制禮九州大界方七千 方三千里三三而九方千里者九也其一爲縣内餘 以封者與民同財不得磨管亦賦稅之而已此大界

六叉封方三百里者不過十一 謂之次國叉封方 五百里者不過四謂之大國又封方四百里者不過 里七七四十九方千里者四十有九也其一為畿内 四等之數幷四十六一州二百一十國則餘方百里 餘四十八八州各有方千里者六設法一州封地方 百里者不過二十五及餘方百里者謂之小國盈上

> 服夷鐵蕃三服 庸閒田之法如鄭所注此 孔疏此一節論四海之内九州州別建國多少及附 九其餘方百里者四十一附 者百六十四也凡處地方千里者五方百里者五十 謂之四海四海之内謂要服以內殷 經云是殷法也周禮 庸地也 則 九

腰記詳說 卷三十七

方計之三三如九方千里者有九其一爲天子縣

内

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孫炎云海之言晦晦闇於禮

則服數無文則必不與周同案爾雅釋地云九夷八

義此言四海之内謂夷狄之内也地方三千里以開

三七二十一故二百一十國也其餘以爲附庸閒田 之國三十是公國也七十里之國六十是侯國 國必一百一十國者案元命包云陽成於三列於七 十里之國百有二十是伯國也是一州凡二百一十 里今畿外大國亦百里是準擬畿内三公之地故云 者六十是也 **附於大國謂之附庸若未封人謂之別田毎州二百** 國三十十三公也者鄭以天子縣內三公之國亦百 铺置二百一十國外之餘地為附庸閒田也若封 一十國所餘之地者則下交云方百里者十方十里 建是樹立之義故建爲立也云立大 也 Ŧi.

十三公也每十箇國則進一公是三十國準於三公也云立次國六十十六卿也者亦以織内六卿之地方七十里今畿外次國亦七十國故知準擬六卿言之故為六卿也云立小國百二十十二小卿也定本云十十二小卿重有十字俗本直云十三小卿也定本云十十二小卿重有十字俗本直云十三小卿也定本云十十二小卿重有十字俗本直云十二小卿也定本云十十二小卿重有十字俗本直云十二小卿也定本云十十二小卿重有十字俗本直云十二小卿也定本云十十二小卿重有十字俗本直云十二小卿也定本云十十二小卿重有十字俗本直云十二小卿也定本云十十二小卿重有十字俗本直云十三小卿被不以到诸侯使民共取故人。

通王畿四面相距爲七千里大行人要服已外卽云

九州之外謂之蕃國是要服以内爲中國也云設法

百里謂之侯服甸服男服采服僑服要服服五百里

大界方七千里者案大行人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

衰夷狄内侵土地减國數少是也云周公制

體九州

禮記詳說 卷三十七 王制 大 候為王民不得取其財物故不封諸侯使

山處職云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是也云不得障管

領禁民取物民旣取物隨其所取賦稅而已故澤盧亦賦稅之而已者旣不封諸侯其諸侯不得障塞管

云不得不管亦賦稅而已謂雖不封諸侯諸侯不得云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之王府是也定本

此殷制也者以夏時萬國則地餘三千里周叉中國

方七千里今大界三千非夏非周故云殷制也其實

夏之末年亦與殷同方三千里故下云天子之縣內

鄭注云縣内夏時天子所居州界名也又云夏末郎

不管若如此

解則

於而已二字爲妨恐定本該也云

者以每州有四公八州則三十二公周之上必則惟

公注云每事言則者設法也是不實對必知不實封

法非實封也故職方云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

州封地方五百里者不過四者言設法謂假設為

滿二百一十必須百六十四故云方百里者百六十 公則四是用千里之方一封侯則六又用千里之方 四也云凡處地方千里者五方百里者五十九者封 數多少直言盈上四等之數四等既有四十六若添 四也者以其上惟云餘方百里者謂之小國不顯其 則為一州二百一十國也云則餘方百里者百六十 小國一百六十四添盈公侯伯子四等之數四十六 里者不過二十五云盈上四等之數者謂將此百里 不過二十五者以 二十五箇二百里國用千里之方一故云封方二百 **箇二百里之國為方百里者四**

王制

内總餘百里之方五得為五箇男國則五箇千里之 千里之方六封侯之外猶餘百里之方四千里之方 其五十九故餘四十一也案鄭注大司徒云侯附庸 方外更得五十九箇百里之方是滿六十四也云其 封伯十一之外循餘百里之方一是五箇千里之方 餘方百里者四十一附庸地也者以百里之方百去 者五男國更須六十四則應須百里之方六十四但 里之方一封男百叉用千里之方一是處地方千里 封伯十一叉用千里之方一封子二十五叉用 《谷三十七 附庸七 同子附 庸五 同男附庸三同今一州

禮記詳說

丰

雇記訴說

《卷三十七

王制

為五 也言同者謂積累眾附庸而滿同也非謂一 進為侯也子於二百里之上加五同得爲三百里進 者諸侯有功可進爲公爲四百里之上加九同得進 侯附庸九同皆設法而言非實事也注侯附庸九同 乃有附庸非國 附庸者鄭注司徒云凡諸侯爲牧正帥長及有德者 惟有方百 同也鄭注司徒云公無附庸以其尊極故也又愈 也男於百里之上加三同得為二百里進為子 百里也伯於三百里之上加七同得爲四百里 里者四 國皆有且此云別州二百一十國及 + 得 備侯伯子男二 圭 百 附 庸

書日萬邦者總四海之內大略而言也鄭以畿內 山東方不過會東方諸侯爾豈使四海之內會於一 百里國為設法而言也為設法言之則萬國又未可 山之下哉以禹之時有萬國則不當指塗山而言也 萬國以為禹會塗山 臨川王氏日王制千七百國乃周事也若執王帛者 里也 Ш 以為實數也且 云魯以周公之故得兼四等加二十四附庸方七二 沮澤不可以居民獨立一君 熟為之民乎蓋去 九州之地今可以見若皆以爲國則 之時此左氏之妄也禹之會塗

詳況於焚詩書之後漢文之世乎 古外遠書新散亡 自孟 子明 已不得周家班 爵 献之

服王制 藎 **千里則為三千五百里矣王制日西不盡流沙南不** 五. 采衞要而侯卽王畿外之地也自侯至衞凡五服服 里面千五 地也國語曰邦內甸服又曰先王規方千里以爲甸 長樂陳氏日夏之五服句侯級要荒而旬 衙山 百里則方二千五百里矣方二千五百里與王 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恆 日 千里之內日甸自甸王綏凡三服 **百里則為方三千里矣周之六服** 山凡四海之內斷長 卽 侯甸 服 五

禮記詳說

卷三十七

壬

义有 過五 者四 康成 **暨聲教說于四海則為方三千里可知矣書日弼成** 方千里者儿自三千五百里而開方之五五二十五 五服至于五千蓋乘要荒言之也周公斥大中國不 補短方三千里而禹貢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 百里 十九其一為幾內餘四十八八州州二百一十 以爲周之地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爲方千里 方百 方百里者二十五九州之大界不過如此而 庸言之也豈有百四十六國之外復有方百 而已蓋自三千里而開方之三三而九爲 里者四 附庸地 也 然則職方氏之法

> 共利也 夢皆不入於王官故孔子作春秋虎牢不係鄭沙麓 或兼而擅之齊斡山海晉私哪瑕宋有孟豬楚有雲 里者 國天子之縣內凡九十三國然後總之以九州 也夫先王之不別之也將以弭諸侯之侈心而 不係置緣陵不係杞楚丘不係衛蓋別天子之守地 九州川浸山藪各有職方不屬諸侯之版春秋 而附庸在焉此言二百一十國諸侯之附庸不與非 也 四 7 王制言凡四海之内九州八州二百一十 名山大川皆天子使東治之而入其貢賦 爲附 建百 耋 四十 諸 六國

加記詳說 卷三十七

王制

嚴陵方氏日名山岩魯之泰由晉之梁山之類大澤 **文天子之縣内九十三國爲夏禮藏矣天子之地或** 之禮也康成以此八州州二百一十國爲殷禮以下 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則 名焉於山日名於澤口大蓋互言之爾名山大澤神 若豫之孟 猪楚之 雲夢之類山澤之大者則必有其 稱孰韶畿獨施於殷周而縣獨施於夏乎 日旬或日畿日圻或日縣日賽而後世猶有縣官之 物之所藏實貨之所出 於外則不以母於內則不以肠焉外則度土而封 非外内部 侯所得 專而:

之使傳 嗣 也放 日 封 内 則 分邑以 胎之使食酸而 已

奇也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為方百里者三十也封 者三十也七十里之國六十為方百里者二十九有 國百有二十子男之國也百里之國三十為方百里 公侯之國也七十里之國六十伯之國也五十里之 餘八各立一州而州方千里也州建百里之國三十 三為九則是為方千里者九也其一為天子之縣內 狭断長補短其大界皆方三于里而未之或 易也! 馬氏日自唐至周雖其治亂之不同而其土地之廣

百里之國為方百里者三十則其餘方百里者七十 卷三十 王制 舌

開田 封地八千九百四十里猶餘千六十里者以爲附康 **則猶餘方百里者十有奇合二百一十國而計之則** 百里者四十有奇封五十里之國為方百里者三十 封七十里之國為方百里者二十九有奇則猶餘方 其有簡地者則歸之別田鄭氏以爲州方千里 所不與焉閒田者諸侯之有功則取於閒田以祿之 大九州之界七七四十九而方千里者四十有九世 名山 十國謂之殷制則其說非是也又以爲周公斥 大澤不以封者其利人於天子而 諸侯有 州

> 計之則千里者九其一爲縣內條八各立一州合內 康成旣以殷之大界方三千里矣固合於禹貢中 面距中國之地乃方三千里達於荒服止於五千 其所謂五服皆五百里為別則是要服之内 之地爲四夷所侵而至周公方能復之今孜於禹貢 服為九其要服之內方七千里意以夏末旣衰中國 外而總為千七百七十三國周公復唐虞之地分五 石林葉氏日鄭氏以殷之大界方三千里而以 說不經而君子亦勿稽之而 為機内 耐 餘四十八 个各立一 州 州方千里者則 通於四 開方

卷三十七

重

方五百 面相 之則方三千五百里由方三千五百里而分之合四 之邦國則方千里爲王畿而自侯甸男至於宋衞 之界而地加於禹貢者繼五百里今職方氏分九州 之地而謂四夷所侵者果何地 頁之所謂要荒即周官所謂蠻夷鎮藩通要荒而 於禹貢中國之地則唐虞夏殷之時中外凡方一 千里以其一千里之多是以周公斥大封疆楼五 会夷鎮蕃而合於周官則周公之時中外凡萬 距則方七千里乃康成所謂要服之內也蓋馬 里是五服之地方二千五百里合王畿而 **也周公雖斥大九**

封公則四侯則六伯則七子二十有五男百康成以 千里焉知堯舜不能建也今周官職方氏邦國千里 未必殷制而於處夏周之制果何以合哉蓋所謂萬 舊服則是湯之時固有禹國者矣所謂大界三千里 里乃牽左氏執玉帛者萬國之說而謂唐虔之時非 建千七百七十三國則唐虞夏周之時中國亦方〕 國者概其成數未必實有之也湯旣能以三千里而 者何以能答之也然則九州之內千七百七十三國 七千里不能容之且仲虺之諮嘗言表正萬邦續禹 百里康成不 知異同 在 此 加 惟 見要服之内方七千

爬記辞說 念三十七 王制

記样発

里自公之封而下至於諸男添盈四等之數亦爲 開方約之爲千里者九其 百一十國是周之制一與王制合焉知周公之 一為畿内餘八州各方五

子班爵之序而千七百七十三 國總相屬而言之則 疑於周制矣然由康成之說而求之湯以三千里而 **時九州亦建千七百七十三國也王制所述大率冬** 信也 建國如此周以三千五百里又建國如此是亦未足 周制若五等諸侯受田視地與農夫制亷皆合於孟 信 順關而 一孔子日多間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光旣疑而 勿質可也

> 里是八萬九千四百里剩方一千六十里是餘萬六 **叉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總前方八千九百四十** 國六十總前方五千九百四十里剩方四千六十里 了方七千里更將方二千九百四十里封七十里之 除了封百里之國三十是方三千里爲三萬里地 永嘉徐氏日 州百箇方百里 是方萬里十

百里作附庸

為九州鄭氏謂此為殷制豈非以周大司徒之建國 自請公五。百里至諸男百里與此不同故邪孺孟子 講義王者奄有四海故以四海為界於四海之内別 王制

言周室班 爵禄亦曰公侯百里 伯七十里子男五 幽幷合徐梁為雍青而其實則禹之制也是此經十 治水之後別為九州殷因於夏無所變改周分與爲 里 則知 周官 所載蓋 并山川 附庸言之耳大抵自禹 建國之法州必二百一十國國必三等而其地或加 於干里者不可以爲州而封疆之廣不止於千里也 不合矣蓋此特言其大要爾建州之法必以 國百里者三十國七十里者六十國五十里者百有 概言九州之制非必殷制矣州方千里建二百一十 二十國鄭氏項其國之敷以足其州之封域則宜其 千里儉

耄

非實有是如三等之制 或削或與或廢或合或分州 未必盡有二百 +

地之所能容者所謂凡九十三國同意 延平周氏曰州二百一十國非實有是國也特計其

帛者萬國此言其大數耳使不滿萬亦可以言萬其 慈湖楊氏曰堯典協和萬邦春秋傳禹會塗山 儒爾必欲整整釋其所謂萬數鄭康成謂尚書州十 於萬邪萬民民奚止於萬邪皆舉其大略而言耳先 不止於萬或倍萬亦可以言萬亦猶言萬物物奚止 執 玉

記群說 有二師則州千二百國也八州九千六百國餘四百 《卷三十七 羐

哂哉公羊說殷三干諸侯周干八百諸侯孝經說亦 而不獲遂為之說曰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千里州建 國在畿内則整整恰恰為萬國不多一不少一吁可 云周千八百諸侯此或據古志而云漢博士求其說

縣内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 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合為子七百七十三國 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八州干六百八十國又天子之 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 里

以應周

干八百站侯之數武王之興不期而會盟建

土上看天子之縣內節方說畿內建國之制在食眾

此州建百里之國以下方說畿外建國之制在分

如

新旨起二語且概說有州開方干里建國規模方略

心知不能以無欲欲則爭爭則闡闡則傷傷則殺其 者八百 皆諸侯也大小之數多少之數豈得而預定既弗克 天性之美豬公且正者則足以服其比鄰比都歸之 之建不知其所自郊人羣生於天地之閒皆有血 舉天下成歸服之是爲帝爲王夫所謂爲君爲長 為君為長者地醜德齊莫能相 愈大所服愈廣是故有小國之君又有大國之君其 凡百取平焉則五 諸侯產合可笑之狀若此類奚可殫舉獨不思諸侯 諸 侯康成及逐謂三分有二則殷末干二 有長十 有長百有長干有長其德 尚其閒有聖人出焉

原武群第 人名手士

(4E

荛

矣 數見有罪者亦不數見站因其舊乃勢之常而漢儒 之雖有功德則加地有罪則削地其有功德者固不 餘率因其舊則周所封建亦不多矣詎龍盡更而易 乃為是等等差差不可小有增損之制其亦不思甚 所言之數邪雖有更世易代武王克商滅國五十 預定矣則又豈能新立法更易之增損之以合王

上看末節說先王分州 所 以 公 天下 丽 不 進國有 也 定之數又有不

州此泛舉先王之建國也 内王圻一州外圻外八州也州方千里自九州 諸侯 十百有二十而言也名山大澤神物寶滅所出 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二百一十國合三十六 國之制自八州中一州言之在建侯分土上看公侯 州言之包折内 新裁此三節總記 所得專不以封外諸侯則歸之天子矣其餘 **圻外看建九州於四海隈千里** 天子封建之制首二句作冒 ,州建百里節是圻外建 中 九州 非 於

《卷三十七 瑶制

不整 容矣此見圻外封國多而餘地 侯伯子男有功之加 之地為附庸不能五十里之國為問田以待公 也而 ハ 州之所建循一 少廣封建之制 季 州之所 於天

非拘泥整鑿定限毫無短長多寡於其閒也九 王畿而言然其制有三冀発青徐揚荆孫梁雍此 纂訂先王建立諸侯亦是相 九州商制也馬荆豫青兖雍冀函 真之九州 뤠 JH 夏制 章多主周 也真珍雅幽營楊兖荆 制 班州為 王畿而肯充在東京 ЦI 川 形勢以分列 ŧĖ jłt 徐 職方之九州 此 酮 拥赶 之初 雅

> 豫在西; 而待有 其境内者以其非諸侯所得專則不以封焉其餘封 國百有二十封子男凡二百一十國惟名山大澤在 之國三十封公侯七十里之國六十封伯 九州州方千里大約從橫皆千里也每一州建百里 而未盡者則以爲不能五十里之附庸或以爲閒田 類大澤如豫之孟豬楚之雲夢之類 功一 荆 揚在南 州如此八州各二百一十國此畿外之 幽 .并在: 北 名山 如華 凡四海之内 岱嵩 五 十里之 極 強之

制也

按古制不可考溪人以算法推之如此不可拘

禮記詳說 王制

氏調此殷制亦是臆度

卷三十七

重

藤士以爲閒田 里之國六十有三日 子之縣内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 |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別其餘

之田幷大夫致仕之田其五十四餘九亦待封王 田餘六亦待封王子弟也小國六十三者二十七大夫 爲六卿之田及六爲六卿致仕者之田又三爲三孤之 致仕者之田餘三待封王之子弟也次國二十一者六 陳注鄭注畿内九大國者三為三公之田又三爲三公 一子弟

也三孤無職

纹仕

循可順而

謀故不副愚意此無明

泥鄭

渠則牽上者幾何 内以封者或三分之一或半之又除山川城郭塗巷溝 有不可行求之昔時亦有難曉 必因山川形勢無截然可方之理又曰非惟施之當今 證皆鄭氏 未必能盡有所封 然如周召之支子在周者皆世爵滁則累朝之王子弟 云不以封畿内之臣不世位有盼賜之義故云不以胎 朱子曰恐只是諸儒做箇如此算法其實不然建國 脆說況周制六卿 也 疏曰畿外諸侯有封建之義故 兼公孤則 石梁王氏日天子縣 所餘之田 尚多

禮記詳說 鄭注縣内夏時天子所居州界名也殷曰畿詩殷頌 《卷三十七 王制

臺

之為五十四其餘九亦以待封王之子弟三孤之田 不副者以 弟小國六十三大夫之田二十七亦爲有致仕者副 之為十二又三為三孙之田其餘六亦待封王之子 之子弟次國二十一者卿之田六亦爲有致仕者副 公之田三為有致仕者副之為六也其餘三待封王 曰邦畿千里維民所止周亦曰畿畿內大國九者三 其無職佐公論道耳雖有致仕猶可即而

謀焉肦讀為

股之與周

疏 此

經明天子縣内之國數多少及滁士之法案

稱幾唐虞稱服無云縣者令此特云縣内

則周禮云公邑也不云附庸者以縣内無附庸也所 土 以君其國是九十三國之外 既云視元士則此祿 十里者九十六是也以九十三國以封公卿大夫故 禮山虞澤虞所掌是也其餘以祿士以爲閒田者罪 士包之也其不封公卿大夫及减士之外鱼 食父减故下交云大夫不世爵未賜爵視天子之元 特云以濓士其實公卿之子父死之後旣不世爵得 九十三國之餘則下交云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 十三國之外関由多者以畿外諸侯育大功德始有 一識外州建二百一十國之外則閒田少畿內立 為閒田

記計就 諸侯有封建之義故云不以封畿内之臣旣不世位 十三國記者言縣明其承夏之餘國數是殷湯之制 有肠鵙之義故云不以胎所以不胎者亦爲與民 故與四百國不同也名山大澤不以胎者畿外列士 **禹之初有四百國至夏之末土地旣滅故與禹世不** 會請侯於途山執玉帛者萬國四百國在畿內今此 故鄭云夏時天子所居州界名也案鄭注盆 同未知於時縣内國數多少湯承夏末之後制爲九 **微内惟有九十三國者蓋夏之一代畿内稱縣當夏** 卷三十七 睪 稷云禹

疑而不定此云蘇士謂無地之土給之以地而當其 小闆二十五里又注大司徒云畿内之制未聞是知 五里之國凡四甸是謂畿内大國百里次國五十里 司徒云百里之國凡四都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二十 知殷制如何其周之畿内来邑大小未聞則鄭注。 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置地是也未 地故戴師云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 為采地卿則於四百里為来地公則於五百里 附庸故閒田 田自二百里之外以至五百里其大夫則於三百里 卷三十七 少畿内每須肦賜故閒田多依周 王制 霱 爲平 禮閒 任

地者不稱爵也 故春秋經劉子單子是有地者稱爵王子虎卒是無 **廠不得為来邑耳其實容秋之時公卿亦有無地者**

男之地 九三公所视公侯之地也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卿 之縣有閒田之縣故王畿謂之縣縣内方百里之國 長樂陳氏日周官有在鄉之縣有在遂之縣有采邑 所視伯之地也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大夫所視子 謹度以事上則全於臣道制節以禦下則兼於君道 也公卿大夫不謂之采邑而謂之國者人臣 而言之雖國亦謂之家孟子千乘稱家是也

十四

仕之臣遠而廣者祿公卿大夫及子弟則是致仕之 之田乃在三百里至五百里之地以近而狹者祿致 王之法不然 釆邑皆有致仕之田與丞 卿大夫子弟地相埓恐先 臣其蔣少公卿大夫及子弟其蘇多也鄭氏謂三等 自君道而言之雖邑亦謂之國 書日周禮載師宅田任近郊之地家邑小都大都 此恶邑稱 國是 也

里則不足以待諸侯蓋本大而末小然後可是猶身 馬氏曰詩云邦哉干里惟民所止天子之畿内不 《卷三十七 $\mathbf{\Xi}$

百里者九也方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爲方百里者 之國六十有三此大夫之國也方百里之國九爲方 也方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此卿之國也方五十里 干里而為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之國九此 **思之國為方百里者十五有奇則猶餘方百里者六** 里者九十有一也又封方七十里之國爲方百里者 五有奇也封百里之國為方百里者九則猶餘方百 十有奇也方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為方百里者十 ·有奇則猶餘方百里者八十有奇也又封方五十 有奇也合九十三國而計之則封地方百里老 公之國

九十六有奇則以爲蘇士閒 十五 一有奇則餘方百里者六十 四有奇方十里

干里日王畿殷周皆稱畿不言縣故鄭以爲夏制紫 此其大凡也其地有餘有不足蓋有通法存焉雖 焉以小都之田 **匶**睃胡氏日桊詩玄鳥篇云邦畿干里周官職方云 也然則以公邑之田任甸地元士於此受地可知凡 任稍地大夫所受地在焉王制所謂縣内舉中言之 山陰陸氏曰周官以大都之田任畺地公所受地在 任縣地卿所受地在焉以家邑之田

禮記詳說 《卷三十七 王制

美

有所封 概通論三代地制爾先儒乃云夏禹之初有四百國 待王之別有所封爾小國六十三大夫之田二十七 十一卿之田六餘十五以待盼賜卿之有功者亦或 賜三公之有功者亦或待王之別有所封爾大國 指言其代也縣内大國九三公之田三餘六以待盼 同此蓋附會鄭說也究經意大約記先代之制不必 末世地減湯承夏末制爲九十三國故與四百國 月令云百縣豈亦夏制乎要知畿縣皆通稱王 餘三十六以待肠賜大夫之有功者亦或待王之別 爾故下交云名山大澤不以粉則知此 制

> 者六大夫之致仕者二十七限以員數恐非通論今 或多或少豈有定數今云公之致仕者三卿之致生 所不取也 經何以見之且公卿大夫在位則有定員若致仕則 乃云爲有致仕者副之叉其餘以待封王之子弟於 围 不盡為 公 卿大夫之田 蓋 待上 別 有所盼 也鄉

定計說 九里封二十一箇七十里之國總前方千九百二 騰了方九千一百里是九萬一千里更將万千二十 里地除了封百里之國九是方九百里為九千里地 永嘉徐氏日天子縣内亦百箇百里是方萬里十萬 《卷三十七 王制

同於王 不得擅 作辭士閒田 國不得擅而有也關議之所禁皆歸之公上而侯國 方六千四百九十六里是餘六萬四千九百六十 里又將方干五百七十五里封六十三箇五十里之 納其頁稅故也雖質於王官而富實藏於郡國財雖 諸侯畿内不以頒祿仕之王臣皆天子使吏治之而 國總前方三千五百有四里是三萬五千四十 九里是一萬九千二百九十里賸方八萬七百一十 民而利實歸之公上諸侯自食田稅之外餘 而 私也是以名山大澤畿外不以封列土之 古者金玉之所掌皆出於王官而侯 里 膌 里

毛

之山處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則未嘗不與民共之 至於伯會侯於東魯而錫之山川乃天子之加賜是 之以計吏治山澤之賦大府掌之以待喪紀九州之 不敢過而問焉蓋先王不以封之之意所以抑制其 物以時入於王府則實為民守之而王官時以其雖 而 固異恩而非可以例觀也又謂周制山林川澤有意 强而防閑其侈心也效之周官凡山釋之數司書掌 衡之官為之厲禁若專利於上則無遺利在民矣攷 有司徒禁其不使戕賊而已澤處則使人守其財 澤山藪職方氏實掌天下之圖而諸侯無所隸焉

王制

之所恃者諸侯皆得專利之齊斡山海之藏晏子告 得以障管云爾非不與民共財也周德既衰凡王國 至於桃林之塞古函谷也而晉實守之邻瑕之地古 **秀侯以山澤各有所守不可為也是猶知守王法者** 入於王而已推本先王領於王臣之意蓋使侯國不 解池也而晉實有之凡天子之塞邑皆不領於王官 而惟私意是取春秋之作於鄭不係虎牢於衛不係 **楚丘其類非一所以別異天子之重地而侯國不得** 池之賦皆爲天子之私藏而漢制屬之少府以供案 |而兼之也自秦殫天下之財歸之公上凡山澤陂

> 復存矣 然初制疏鵑山海之在吳者得以鑄錢煮鹽 成七國之禰至於武帝之世凡五嶽盡在天子之郡 制諸侯之强而先王不盡利以遺民之意蓋蕩然不 川澤之處皆置吏掌之諸侯惟食租稅而已是雖抑 而不隸侯國而郡國亦置鹽鐵官以隸司徒凡郡有 而 因以

常有也其頑封胎之田為閒而無事故謂之閒田左 嚴陵方氏曰天子之元士視附庸故於外則曰其餘 以地則取之於此削諸侯以地則歸之於此蓋削 以附庸於內則曰其餘以辭士以爲閒田者盆諸侯

用記辞說 作卷 三十七 王制

兲

之来地亦謂之國者以其廣狹麗諸侯而叉使家臣 有賞亦宜有罰則益削之法亦若外諸侯可知畿內 同也司勳掌六卿賞地之法鄭氏謂賞地賞田也菩 氏傳所謂宋鄭之閒有陰地者是也聞田內外之所 以治之是以謂之國也故公卿大夫謂之内諸侯者

也故權之以天子之元士不與 **犬節見天子與諸臣分地各享而自從其薄意** 新裁首简見天子與諸臣分土其理而自總其要意

延平周氏日封以土言肠以思言藏土元士之采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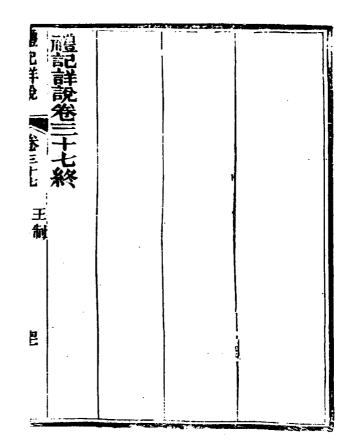
東八州封建不同不以別即不以封之義祿士三等與八州封建不同不以別即不以封之義祿士三等

按縣名大抵起於春秋以後雖周禮有之亦無定說

待匪頒此畿内之制也

鄭謂縣為夏制出於臆度

禄士二字連



經 97-41

凡九州于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 注引干入百國之說謂夏制要服內七千里與五服五 干之言不合 陳注九州而歌中百七十三國者內一州為王圻容九 而元士附庸皆不能五十里故不與也 七十三國也元士附庸不與者以上文所算止五十里 十三個外八州客一千六百八十國并畿內爲于七百 石架王氏日

王制

州而建此干七百七十三國馬周公復唐虞之舊域 言萬國則是諸侯之地有方百里有方七十里有方 而列五千里內此文改周之法間盛衰之中三七之 侯之數廣其土增其倒耳孝經說日周干八百諸侯 分其五服爲九其要服之內亦方七千里而因殷詣 數少殷湯承之更制中國方三千里之界亦分爲九 乃能容之夏末旣衰夷狄內侵諸侯相并土地減國 五十里者馬承堯舜而然矣要服之內地方七千里 **教玉帛者萬國言教玉帛則是惟謂中國耳中國而** 鄭注不與不在數中也春秋傳云禹會諸侯於塗山

> 餘諸侯之地大小則未得而聞 **閒以爲說也終此說之意五五二十五方千里者** 十五其一爲畿內餘二十四州各有方千里者三其

州二百一十國封爵三等八州一千六百八十國幷 王畿內九十三國計干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 干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在數 之體內國數此極總明殷之體內體外故云凡九州 孔疏此一節總明殷之畿內犧外國數之法前交云 中放云不與商王大計地方三干里畿外八州每 凡凶海之內明殷之散外諸侯次經明天子縣內殷

是其我 一个多主人 王制 則下云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是天子

良七年左傳文時傳欲伐物孟孫不欲諸大夫答孟 譜侯附庸不在千七百七十三之數 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外傳云禹朝華臣於會稽防 **帛者萬國是以張逸疑而問鄭案左傳云禹會諸侯** 塗山則會稽也故注尚書云禹朝臺臣於會稽執玉 預云塗山在壽春東北與會精別也若鄭康成之意 數十鳥叉襄二十五年傳云若無侵小何以至馬杜 孫云再會請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 之元士又下云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是 引春秋傅者

案大行人侯甸男采衞要各以其服貢物下云九州 中國而言萬國則是諸侯之地有方百里有方七十 狼白鹿夷狄|不執玉帛故云執玉帛惟謂中國耳云 鋼中國耳者案觀禮諸侯享王璧以帛是執玉帛也 云兼用外值內傳語者禹朝羣臣於會稽是外傳語 教玉帛者萬國是內傳左氏語云言教玉帛則是惟 之外謂之蕃國各以其所貴寶爲擊鄭注貴寶若白 諸侯爲守土之祀故云禹朝羣臣羣臣則諸侯也鄭 **淝**故 兼用外傳內傳語者鄭意以 塗山 會稽爲一 風氏後至不與注相應何鄭答云欲明諸侯守土之

王制

伯七十里之國二叉以百里之方一爲子男五十里 以百里之方一爲及侯之國一又以百里之方一爲 又云百里者三封國七有奇所以百里三封國七者 二百國也八州九千六百國其餘四百國在畿丙鄭 人為諸侯師蓋百國一師則州十有二師則每州千 始有百里之封馬猶用要服之內爲九州州立十一 陶謨堯初制五服更五百里禹所務每服五百里故 里有方五十里者鄭言此者以周之大國方五百里 而下則不得有萬國故云然也案萬國之數鄭注皋

之國四是百里之方三封國七也言有奇者謂百里

山潭古州有干二百國鄭云四百國在畿內者以大 之國四百有奇叉以千里之方二爲子男五十里之 以王制論之畿內之國有百里有七十里有五十里 之方一封七十里之國二有奇者以百里之方一爲 **鸣振于 別為言非實法也趙商不達鄭旨而問鄭云** 國八百總爲一千四百國以三百國及奇餘爲附庸 故云有奇以此計之州有于里之方六以千里之方 十里之國二用十里之方九十八餘有十里之方二 千里之方百七十里之國一用十里之方四十九七 一爲公侯之國二百叉以千里之方三爲伯七十里 29

離記詳說 卷三十八 王制

采地爲何王城之大郊關之處幾何而子責急也此 遂有無無以言也及卿大夫有田稼者其四百國非 物王制之法唐虞或不盡然堯舜之德守在四疆鄉 地數不在中今就四百似頗不合鄭答之云三代異 鄭亦隨問而答非事實也必知非實者以地形不可 今率以下等計之又有王城關逐郊郭卿大夫之采

之處故知略計地爲四百國耳云馬承堯舜而然矣

万平如圖叉有山澤不封之地何有同積基無空缺

五千馬因治水之後德化漸大故中國更廣而有萬

者以堯未遭洪水之前帝德寬廣不制以法故中國

其鸦當男服去王城二千里叉其外五百里爲緩服 里其外五百里為侯服當甸服去王城一千五百里 **五服去王城五百里日甸服其弼常侯服去王城千** 里又五百里采服是二千五百里叉五百里衞服是 畿三干五百里四面相距爲七千里是九州之內此 云要服之內地方七千里也案尚書咎辭注禹弼成 五百里甸服是一千五百里叉五百里男服是二千 二千里又五百里爲要服是二千五百里要服去王 百里叉五百里外侯服去城外五百里是一千里叉 國云要服之內地方七千里乃能容之者王畿內五

加高語言 卷三大王制

五

萬里也云夏末岛衰夷狄內侵諸侯相幷土地滅國 當鎮服其粥當蕃服去王城五千里四面相距爲方 當其夷服夫王城當四千里又其外五百里曰荒服 此云要服之內地方七千里各祿注又云要服之屬 當采服去王城二千五百里其粥當衛服去王城 似也必知此王伽之交以爲殷制者正以百里七十 數少者以湯承於夏末中國惟方三千里明所因有 三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爲七千里是九州之內也故 千里叉其外五百里爲要服與周要服相當去王城 淅承夏末之地上云天子縣內是夏末殷初其界相

> 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叉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 其外方五百里曰衞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 其外方五百里臼侯服叉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叉 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叉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叉 謂治水之後舊域也案周禮職方云方千里曰王畿 服為九其要服之內亦方七千里者言復唐處舊域 四代之制亦兼載馬云周公復唐虞之舊域分其五 略皆據殷而言也其天子七廟及下雜論虞夏商周 萬國數復異叉虞夏及周皆曰牧此經稱伯故知大 里五 十里之國與周不同叉千七百七十三國 王制 六 加萬

禮記詳說

後三大

於周退見文武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其數與此 其外方五百里曰蕃服蠻服則要服是分其五 土增其爵耳者案洛誥傳云天下諸侯之來進受命 九以要服之內方七千里也云因殷諸侯之數廣其 實亦千七百七十三諸侯也亦列在中國五千里之 列五二里內者此孝經緯交云千八百者舉成數其 **倒五等是增其爵耳云孝經說日周千八百諸侯布** 百里與此公侯百里不同是廣共土也殷爵三等周 同是周因殷諸侯之數也案大司徒公五百里侯四 內云此文改周之法關庭衰之中三七之閒以爲於 服倉

衰之中三七之閒 之法盛謂地方七千里衰謂地方三千里故云陽盛 也者此文謂此孝經緯文改周之法謂改周公盛時

干五百里矣而九服之地亦不過於五干里蓋禹貢 服五百里荒服此天下方五千里也故云弱成五服 百里綏服此禹九州之地方三千里也外五百里要 外五百里甸服卽所謂邦叢干里也五百里侯服五 李氏日禹自平水土之後天下方五千里自王城之 至于五千般之有天下亦曰糌禹舊服而已及周公 **斥六九州以夏之要服為蠻服而九州之地始方**] 本主人 王制

世見於經者九十餘國而吳楚與烏疑其無如是之 以九州干七百七十三國未必皆實數也故春秋之 故禹貢所謂五百里甸服者即周千里之王畿也此 言其面周官言其方於面爲五百里則於方爲干里

多生

廬陵胡氏日此經總明畿內畿外大計地方三千里 **畿外八州州二百一十國八州千六百八十國幷畿** 内九十三國計干七百七十三國下云方百里者六 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則天子之元士也下叉云其 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則諸侯之附庸也不

> 静侯有列五千里內又異義丞羊說殷三千諸侯周 武尸者干七百七十三諸侯又孝經說日周千八百 固不足盡信个案書武王伐紂三分有二八百諸 殷哉又洛語傳云天下諸侯來進受命於周退見文 合鄭不據周而據殷何也且孝經緯及異義公羊說 十八百諸侯則周制正與此千七百七十三國之數 下云天子七廟及雜論處夏殷周四代之制豈專據 干七百七十三國似未然也且鄭必以此爲殷制然 有萬國是則然矣謂湯承夏末之後亦分九州建此 在干七百七十三國之數故云不與鄭謂禹承堯舜 《卷三六 王制

禮記詳說

則殷諸侯干二百耳與此國數亦自不合鄭叉援夷

己夫自堯舜之後其土地之廣必至於七千里然後 諸侯於途山執玉帛者萬國其說非也夫號物之數 馬氏日不與者在數之外也凡四海之內九州州一 萬邦此言周也則是殷周之時皆萬國何獨於夏而 **青之為萬盈數也書曰表正萬邦此言殷也詩曰綏** 三属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鄭氏以爲禹會 經緯不經之書以為據今所不取 能容之,而又以謂中國方三千里者爲殷之衰時方 十國氣天子之縣內合而計之則干七百七十

五千里者爲武王滅殷之初其意疑於關盛衰之中

而以三七之閒爲說蓋非是也

天下而不私也其經制之備如此 大下而不私也其經制之佛門大百八十國合之為 一十七百七十三國也元士不與九十三國之數附庸 一十七百七十三國也元士不與九十三國之數附庸 一十六百八十國外入州容一千六百八十國合之為 大下而不私也其經制之數而結言之內一州為王

概不承泥定于里之國幾何當時泰山屬魯牛山屬 說約凡九州節此總圻內外而結言之要之亦言其

雅記詳說 卷三大 王制

九

之地則爲國幾何齊名山大澤何嘗不封况天下山澤多若必取平原

> 唐土地非不錫也而不與於小國之數盡計其地吾 即不以頒於王臣示有統也其餘以為元士之祿以 為爾田而待匪頒矣縣內之所建蓋非八州之所同 即不以頒於王臣示有統也其餘以為元士之祿以 則不以頒於王臣示有統也其餘以為元士之祿以 則不以頒於王臣示有統也其餘以為元士之祿以 則不以頒於王臣示有統也其餘以為元士之祿以 國六十有二合而計之不有九十三國平名山大澤 國之建於畿內者處其一而國之建於畿外 相之國二十有一大夫之田視子男而得五十里之 里之國二十有一大夫之田視子男而得五十里之 明祖公侯而得百里之國九卿之田視伯而得七十

秘記許說

8 老三十八 王制

如此,是安此可見天子一統之盛先王經制之備

之爲至當不易之規必不能矣足信也後世郡縣易而封建難求其徧九州而區分耳漢與周近何爲舍周而取殷制鄭康成之臆說不其漢與周近何爲舍周而取殷制鄭康成之臆說不接封建大典也漢人考究如此未見諸行站存其瘕

天子百里之内以共官千里之内以爲御

所出之少資百官之所其疑若不足然卑者所稱不為謂凡天子之服用蓋皆取之租稅也 方氏曰以百星陳注其官謂供給王朝百官府文書之具泛用之需御

+

之以爲御爲主耳 為何也要之以共官為主耳千里之內非不共官也要 所稱不爲有餘且以其近者與人則欲其易給而無勞 以其遠者奉己則欲其難致而有節百里之內非不以 不足以干里所出之多爲一人之御疑若有餘然尊者

鄭注謂此地之田稅所給也官謂其文書財用也御 謂衣食

里經云于里之內的爲御者謂四面相距爲干里去 經云百里之內 者謂去王城|百里四|面相距則五百 孔疏此一節論畿內于里之地田稅所共給之事 王制

心武部説

九賦之泉各有所給故其職云陽市之賦以待王之 之田殼所給也知非口率出泉所給者案周禮大府 王城四面五百里二者相互云此地之田稅所給也 者依周禮有口率出泉恐此是口率之泉故云此地

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 **尴版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鄉 幣用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 文書財用也者以其稱官是官府所須故爲文書財 之賦以待賜予是口率出泉各有所用也知官謂其 潘是進御所須故為衣食但官是卑褻故用近物 卷三大

> 御爲尊重故用遠物此爲殷法也但未知有口率出 泉以否

故凡天子所用之物皆謂之御爲餘見 嚴陵方氏日御者以卑御尊之稱尊莫尊於天子也

里而四面相距則百里也干里之內去王城五百里 馬氏日官者官爵之所用而其用輕故取百里以 平里以遠地之所出者粉之百里之內去王城五十 地之所出者給之御者天子之所用而其用重故取 里相距為五百里干里之內去王城五百里相距爲 而四面相距則千里也孔顥達以爲百里去王城百 生

施記 詳 説

土

卷三十人

王制

干里其競自相戻也

山陰陸氏日官官府所用御御府所用御府天子所

之內以爲御若禹貢四百里粟五百里米孔氏所說 御者也百里之內以其官若馬賈百里斯納總千里

納精者少粗者多

長樂陳氏曰周官大府陽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 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或以其地之 待匪 頒邦 旬之 財以待工事 邦縣之 賦以待幣 fl 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削之賦以

所便或以其地之所宜或以其類之所從然皆未常

率己嚴於事神人故有司所供主在百里之內王所 賽器為後皆以奉己爲非急也 用主在千里之內猶之家造以祭器爲先縣賊爲次 供也御者乘輿服膳匪頒賜予王所用也君子廉於 石林葉氏日官者天子宗廟社稷賓客燕享有司所 以遠物待乎近以近物待乎遠豈以近者供官遠者 乃可豈官府之所供止於百里膳服之御必千里乎 為御乎又大宰之制國用必合王府之財爲之訓度

禮記詳說 屬郡者通謂之縣惟周禮謂郊外五鄙爲縣鄭康成 **郝解春秋傳楚滅陳爲縣縣名自此始蒸以來凡邑** 卷三大 王制

法推之當爾非實然也鄭極其附會調百里大國九 **遂推縣爲夏世王豫名無稽封建之數漢傳士以算** 縣分封過半叉除山林川澤城郭逵巷満渠其餘任 有學九州地如裂帛方幅比算整齊者天子千里之 待封王子躬總之臆說耳凡建國必因山川形勢未 三者二十七大夫之田及大夫致仕者之田餘九亦 田又三爲三孤之田像六亦待封王子第小國六十 者内三爲三公致仕之田餘三待封王之子第次國 二十一者內六爲六卿之田又六爲六卿致仕者之

賦供上者幾何三等十八团以待分封如文武子姓

待天下土明一經者得占一郡一邑未嘗私也大抵

封建爲公則周之子孫功臣世祿而士如孔孟不得

占尺土未盡公也以郡縣爲私懸天下之伯收守合

數也兄如周禮五等之國公多至五百里而子亦 萬國亦極言諸侯會者多非與萬國也周千七百七 成於後世九服六干之說由素以後北逐匈奴南置 十三國因九州之地揣算非眞文武封建時定有此 以後揣合周制非周地能大於殷夏也卽塗山之會 桂林象郡西通巴蜀帽員始大記與周禮皆據泰漢 東不畫東海北不盡恆山截長補短三千里耳周膊 於奧夏而周爲小篇末語西不畫流沙南不畫衡山 多則一 推為股夏禮據周禮九思地甚廣禹貢三代地莫廣 再傳盡矣數世後何以給之及件迕不合則 後三大 王制

爬記詳說

电四每之地不足封數十及侯殆盡王畿僅千里欲 不能不令封建不能不郡縣勢也三代以封建治春 秋戰國之鼠未嘗非封建也泰以郡縣滅漢唐以來 謂先王封建壞於郡縣古今治甔所以不相及夫古 視外諸侯授諸臣地愈不足其說不經而世儒執此

之盛未嘗非郡縣也謂封建不可不復漢復之而七

國反謂封建不可廢漢唐至今廢之而天下亦治以

經 97-48

撰鄭孟據也 郊六途都疆之外與王制矛盾故凡醴家言粉紛社 之論周禮大宰九賦九式大府頒財之法皆於此不 內以供官則不足千里內以爲御則太侈亦非典要 廢之堙典如鄭氏之說可資談柄不可爲實用百里 合關市邦中四郊之近以待御而官田公田俱在遠 **卆不量時勢守配籍空文欲壞久定之成法以復久** 侯而言封建長寇資盜不如郡縣之爲便矣不權古 **顶時使薄斂卽封建也如幽厲爲王春秋六國爲諸 散在人人存則政舉有先王爲君則雖郡滌守**

卷三十 正制

心典此言畿內田稅所給也冠以天子二字須見經 麦

也故以遠者給之總公家事急而奉已事緣急而近 内之他也 **内百里者王圻之十一千里則舉其成數而言皆圻** 新裁百里千里只要遠近字其實百里旬在千里之 制嚴重處 其官公用也故以近者給之爲御私用

> 遠而于里之內取其租稅之所入以爲天子衣食之 難致有節所以干里內供之 **奉乘與之資蓋御用乃一己私奉節省方爲當要其**

之內其租稅之入則以共官凡官府文書之具歲時 御八錦衣玉食之奉乘輿服御之脊於是乎取之非 泛用之需於是乎取之非欲其易給而無勞乎遠而 新自王圻地方于里近而四面各一百里是為百里 四面各五百里是爲干里之內其租稅之入則以爲

炎其難致而有節乎

按葉氏說有味新裁本之發揮更暢 王制

禮記詳說 聚卷三大

帥三十國以爲卒卒 干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爲屬 六正百六十八帥! 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 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遮 十國以爲州州有伯

之此卽天子之上公分主天下之侯國也八伯爲八川 陳注春秋傳日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 一人分天下以爲左右日

之伯二伯則天下之伯也

鄭注写連卒州猶聚也伯帥正亦長也八長皆因賢 侯爲之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收 公周禮曰九命作伯春秋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 老謂上

正事朝夕不可緩要其隨取隨給所以百里內共少

以供、百官交書之具泛用之需蓋百官之事乃公家

王畿地方干里矣然近而百里之內取其租稅之入

可以易取而隨給緩而遠可以難得而自省

夫

自陝以西召公主之

之伯鄭答志云若征五等諸侯九州之伯何夾輔之伯者以左傳云五侯九伯服杜皆爲五等諸侯九州得專征伐是伯得爲牧也鄭必知州牧之下更有二故周禮宗伯八命作牧注云謂侯伯有功德者加命故周禮宗伯八命作牧注云謂侯伯有功德者加命

\$P\$上旬暮高人自是是明云儿目的人自着了事故稱五侯四州有八伯畿内有一伯故爲九伯也案有大公爲王官伯分主自陜以東不可分爲四侯半之作奠名志云若征五等諸侯九州之伯何夾輔之

邦國有牧幾內不置也幾內旣不置牧則應無牧下故周禮大宰云施典于邦國建其牧立其監是畿外答云畿內之州不置伯有鄉逐之吏主之伯卽牧也鄭志注尚書爲八伯張逸問云九州而八伯者何鄭

们大宗伯職交春秋傳曰以下春秋隱五年公羊傳 門記辞號 卷三十八 王制

其人也周官大司馬比小事大以和邦國職方氏凡 **其守不專不合其人則其勢不一 王制言凡九州千** 离國所以分其土親諸侯所以合其人不分其土則 州有伯則爲人長者才也帥人者恕也正人者義也 正正足以正三十國而已未足以長二百一十國故 七百七十三國分其土也繼之以方伯連帥之法合 長人者仁也易日體仁足以長人則外之八伯內之 帥足以率十國而已未足以正三十國之眾故卒有 則足以長五國而已未足以率十國之眾故連有帥 一任皆以其能體仁故也蓋王者有分土無分民建

禮記詳說 一卷三千八 生制

其民於師田則聯其徒於宿衞則聯其官故能以中 邦國大小相維者此也古者什位之法於州鄉則聯 丸

惟其官惟其人則法行而事舉詩日四國有王郇伯 正伯以聯其人故能以天下爲一家而無外虞然不 國爲一人而無丙患爲屬連卒州以聯其國爲長帥

能修方伯連帥之職公羊傳曰下無賢方伯是也方

勞之是也非其人則法雖存而事廢詩序日衞侯不 曲禮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日牧是也自外言之則 內言之則屈於||伯故稱牧周官大宗伯及命作牧 伯連帥之職周道也故書與周禮伯皆稱收者蓋自

> **梭而大宰言施典于邦國設其牧者以牧之所**設主 牧伯之名見於經傳多矣連帥特見於詩序若夫五 **所謂天子之老二人一矣周有九伯則畿內蓋亦設** 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此所謂九命作伯者也與殷 所謂連屬數公羊傳曰自恢以東周公主之自恢以 國之屬於經無聞左傳日音侯享公公請屬簿岩周 伯則王畿之內不建伯爲剱氏以爲殷制是也然周 伸於諸侯故稱伯王制謂方伯之國是也處十二州 西召公主之曹曰畢公座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太保 **則十二枚夏九牧周九州則九伯而王制言八州八**

題記詳說

爲邦國故也

王桐

松丰八

丰

五國十國三十國亦宜或然也但州必二百一十國 恐不必然也 **降川王氏日千里之外設方伯方伯連帥固宜有之**

之以其爲一州之長非成德不足以當之故也所謂 正之正亦若是爾伯亦長也必謂之伯則以成德稱 若是爾飾言所飾者眾非特長而已所謂師帥之帥 設一方伯爲長言其足以長人也所謂比長之長亦 嚴陵方氏曰方伯即州伯也王畿居中八州居外名 亦若是爾正言正於一而止非特帥之而已所謂崇

造化并说 下金三十八 王制 之君也亦見曲禮五官之長九州之長解天下九州 伯者獨之天子諸侯遍謂之君而天子則又爲諸侯 彼人稱之則其義如此二伯以八伯爲之屬亦止稱 曲禮言其自稱亦曰天子之老者蓋自稱則其義如 謂之老者以其居人臣之極位不特貴乎有其德又 正也帥也長也蓋八伯之屬也八伯叉二伯之屬也 **黃乎有其年故也國有國老鄉有鄉老皆以是而已** 宗伯之伯亦若是爾夫能長人然後能帥眾能帥眾 **故曰入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然二伯叉** 然後能正於一正於一然後其德成屬故其序如此 手

耳不必九人亦猶百揆稱百四岳稱四而已明堂位 仲又言五侯九伯者以於九州之諸侯爲長故曰九 上於八州有伯者以畿內王所自治故不設伯也管

方伯屬長連帥卒正州伯至於伯則已極矣而屬於 謂之九禾左氏傳謂之九牧皆以是也 馬氏曰天子之畿外則有公侯伯子男之異畿內則 天子之老蓋先王之盛時上下有以相雜然後可以 有公卿大夫之別其內外已備而干里之外則又設 至於長外連與屬有相維之意也卒與州有相聚之

意也

鄭氏答張逸問云畿內之州不置伯誤矣善日谷十 也彼正以下吾驅之而己是故或謂之牧若二伯叉 召公循有慙德八州八伯蓋天子之縣內不在此數 有大於此者屬能充此任者其殆聖矣乎周公是也 垩伯 則於一 州爲長其仁可知也其智與義亦可知 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也十國以爲連連以聯制 故屬有長帥之以智故連有帥正之以義故卒有正 以卒制名言以比追胥以令貢賦如卒也長之以仁 名言以授邦職以役國事如聯也三十國以爲卒卒 山陰陸氏日五 國以爲屬屬以官之六屬制名言大 圭

禮記詳說

卷三大王制

之縣內凡九十三國 有二段然王制九州而入伯者以方稱二百一十國 以爲州州有伯天子之縣內不可以入此數也天子

進爲牧故周禮宗伯八命作牧謂侯伯有功德者加 魔陵胡氏曰屬聯連比卒伍州聚也據左氏州牧得 旄王責衞伯也衞是侯爵而爲州伯若伯之賢者亦 周骨日牧今案書覲四岳羣牧是虞稱牧也左氏宣 命得專征伐爲牧也鄭乃云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 征五侯九伯則知周制敬下有二伯侯得為之故詩 三年 云夏貢金九牧是夏稱牧 也大宰云施典于邦

獨稱伯虞夏周皆稱牧不稱伯者非也周官畿內之州不置伯牧即伯也則亦稱伯今謂殷祀巡四岳八伯則亦稱伯周雖稱牧而鄭答張逸云國建其牧是周稱牧也然廣雖稱牧而書傳云唯元國建其牧是周稱牧也然廣雖稱牧而書傳云唯元

爬記詳說 卷三十八 王制

耋

天下之大權亦非二伯所敢專也 一個要之二伯以歲之成質於天子雖所以總 是之屬言之屬於天子之老是也旣取其德又取其年 長之屬言之屬於天子之老是也旣取其德又取其年 長之屬言之屬於天子之老是也旣取其德又取其年 長之屬言之屬於天子之老是人即天子五官之長 長之屬言之屬於天子之老是人即天子五官之長

有伯以上據一辯言三十六長以上總八州言末久

於尊而不得惠拉也

台參此設識外方化之制也首句領起下分三段

州

能正許說 望之隆 長大於一州也凡七 正而下皆其總理矣此 理矣伯者長大之稱言其德足以牧養下民而共德 皆其管輻矣德足以正人之謂正三師而下皆其統 諸侯皆歸其統攝矣德足以帥人之謂帥二長而 也州者一方區域之大也德足以長人之謂長五國 國也連者連比乎十國也卒者謂足以應卒然之戀 侯但伯則加一命而統此三樣人也屬者聯屬于五 舉一州言之八州八 其數不重看蓋一州一伯故八州入伯一州七正故 八州五十六年一 卷三十八 州二十六郎 王制 伯四句又舉八州之官而總計 故入州一百六十八 茜

連卒州屬國潛長帥正伯屬人看長帥正伯都是諸

也前一段只重州有伯三字長帥正皆州之屬也屬

先王之世上下相維內外相統而成外安長治之臺治於內則方伯不敢以易專之權,而有觀線之心此

長帥正不敢以强弱之勢而有侵陵之志有二伯統

不得擅其權也見內外相統蓋有方伯分治於外則

見上下相維八伯各以至末言方伯之有所統使之

首句至三十六長言方伯之有所屬所以重其權也

之事正帥長則屬於方伯而方伯又屬於二伯也自

此

以干里之外設方伯

句爲主下

皆設方伯

廷之威,福特二老主之而方伯奉行之耳長帥正誰 屬於天子之老則他所設施布置於一州內者皆朝 朝廷伯之屬獨不敢於輕方伯乎方伯反不重了唯 屬隸甚眾見伯之權極重方伯之統馭有人見伯之 之伯其德皇之隆又長大於八州矣 權鈕重何也方伯恃一州之勢而自專於予敢於輕 **入州之伯其德望之隆長大於一州若二伯爲天下 矛天下以爲左右之二伯也伯者長大之稱八伯爲** 以其屬屬天子之若二人然天子之老二人爲誰乃 州 四十二長故八州三百三十六長也八伯各 王制 此言方伯ク

禮記詳說 不懷懷聽命以寫朝廷者寫之乎方伯之權重重在 卷三十八 萐

倭伯子男此常名也長帥正總言其德不分才知等 纂訂長帥正伯卽公侯伯子男蓋制爵之法則爲公

畿之外遠而難服若無紀綱於其別則有相吞而無 字覺渾然八州八伯四句又舉八州之官而總計其 相轄故干里之外設方伯以總之其制五國地稱廣 敷不重一州七正二十一帥四十二長合算自明後 二屬字不同上謂官屬下則統屬也此二句乃記者 天子眾建諸侯王畿之內近而易制

> 不可無所統也八伯各以其屬之長帥正而上屬於 得專征伐卽曲禮所謂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日牧 者是也的一州建官之制八州建官可以類推然又 十國中擇一賢君爲正言其德足以正人也合二百 君爲師言其德足以帥眾也又三倍爲三十國地愈 **於睽頭則合爲一連連比之義即於十國中擇一賢** 廣矣恐有卒然之變則合爲一平制變之義卽於] 賢君爲長言其德足以長人也倍爲十國地又廣易 易於渙散則合爲 十國其地叉太鷹矣則爲一州州有伯八命作收 屬聯屬之義卽於五國中擇

雕記詳說

卷三十八 王制

之二伯如是而天子臨焉勢無兩大政不多門此先 是也夫總天下之大而歸之八伯總八伯之權而歸 王所以保一統之治也歟 天子之老二人此二人爲誰卽曲禮所謂五官之長 日伯是職方書所謂陝以東旦主之陝以西寅主之

先王綱紀天下輕重制馭大小相雜體統不廢要其 多縱橫什伍之意管子內政商君素漢皆做於此雖 亦云召丞左畢丞右而運帥卒正等詩書未聞大抵 秋傳謂陝以東周公主之陝以西召公主之書顧命 郝解牧伯詩書有之二伯之說沿於詩周南召南蹇 無此數必矣 然則周尤多乎果爾文武去東遷末遠春秋所記東 子反不問乎个據二伯以下為諸侯之長者五百七 尚云不詳豈有先王法制詳密如此漢博士能舉孟 樹畓與文王治岐之政數條而井田尚云大略爵隊 十伯正師 長姓氏二千有餘國號悉澶滅無傳也其 周諸侯獲二十餘國不應 幽厲以後兼并盡五百七 王莫如孟子其告滕君惟井田學校告齊梁惟田里 所以整齊聯屬之本始不在官制之繁密也善稱先 十統九州諸侯一千七百七十三國鄭循以爲殷制

記部第一、卷三六 王制

耄

設立方伯之制八伯以下是天子統御方伯之制歸 **按時講專重方伯固是愚謂三十大長以上是天子**

重天子庶爲得體

- 里之内日旬千里之外日采日流

服而流叉荒服之最遠者舉其最遠最近則殺要之服 陳注方氏日甸版四面五百里則爲方千里矣王畿于 在其中矣 里之外剪近於侯服而采叉侯服之最近者莫遠於荒

穀稅 鄭注服治田出穀稅 謂九州之外也夷狄流移或貢或不馬言等 九州之內地取其美物以當

> 穀稅無甸字知甸是服治田出穀稅者案禹賈五百 并九州之外或貢或否之事 服之外三百里臺二百里流 里日甸服下叉云百里崽納總二百里納鈕及秸粟 孔疏此一節總論畿內畿外九川治田及采取美物 米之等是甸爲治田也 則王畿乙外面別三千里采取美物則大行人侯服 為畿內干里之外惟干里耳朵取美物故言日采問 方干里之外若於王城五百里之外以殷制言之中 國方三千里而面別去王城干五百里今五百里以 經云干里之外日采謂規

定本直云服治田出

雅高詩 は、巻三十八

王制

州之外或貢或否流移不定殷則面別干五百里之 服物衛服其貢材物要服其青經月物是也 外二千五百里之內謂之爲流周三千五百里之外 其質配物甸服其頁嬪物男服其貢器物采服其音 流調

長樂陳氏日旬則禹貢所謂甸服也采則禹貢所謂 五千里之内爲流也

也甸者王之所自治也采者於此有采地公卿大夫 **侯服之百里采也流則禹貢所謂荒服之二百里流** 與王平弟所有是也流者流罪人於此也侯服近故 與其內者則凡服之在內者可知荒服遠故與其外

坍衞而不及采與此言何采流同 尚諧之於六服或言侯甸而不及采男衞或言侯甸 九服其大概或與禹貢同惟藩畿則在禹貢之外矣 其外方五百里日侯畿以至甸男朱衛蠻夷鎮藩爲 **者則凡服之在外者可知周官大司馬干里曰國畿**

禮記許說 流王制自干里之甸直言及於二干里之流蓋言其 百里外有要服要服五百里外有荒服荒服之內有 內之百里謂之宋服侯服五百里外有緩服綏服五 劉氏孟台日規方千里之外謂之甸服去王城面 百里故曰于里之內甸服五百里之外有俟服俟服 芜

《卷三天/ 王制

内以見外四海舉外以包內 李民曰采於侯服爲尤近流於荒服爲極遠九州舉 自近及遠皆天子化域之內無有不被其聲教者爾

近者詳冷遠者略近則長之故服冷田以出敷稅取 是乐也而周官之於黃有配頗器幣之異者亦有遠 美物以當穀稅皆賣其賦之入也遠則柔之故其或 馬氏日流者言其或貢或不流移之無常也天子洽 近之差也均是添也而禹賈之荒服則有三百里繼 **夏或不流移之無常而無所責爲然均是畿也而禹** 頁則有納経納總粟米之異者亦有遠近之節也均

二百里流之辨者亦有輕重之意也

北禹之五服相距爲方五干里周之九服合王畿相 務廣地邪非也四海九州山川地里萬古不易特政 距爲方萬里是周之地倍於禹豈周公變古之制而 五服之外亦謂之要服以要束爲義即後世之醫摩 是法而未嘗賣之蓋來不拒去不追者也其蠻服在 九服也所謂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藩是也其夷鎮藩 三服在九州之外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爲擊雖立 要荒是也周公分天下爲九畿而王畿不與九畿即 眉山孫氏曰禹制天下爲五服王畿與馬所謂侯綏

記詳詳 《卷三大》 王制

睪

其要流一服亦在九州內而謂之要荒者是其君 教所加有遠近而制有不同爾禹在堯時朔成五 之要服荒服旣革其蠻夷之習而自同於華夏之風 道待之也自虞夏以至商周天下之俗日雄於亥昔 未能自同於華夏之國故聖人亦不能以待中國 者則亦以政教縻之而已此九州之地所以外迫四 不更爲之制而進之於冕服采章之列邦國侯衞之 禮樂制度合稟於王朝覲會同不失其節則聖八可 **問邪日 宋服日衛服義蓋如此其有未忘蠻夷之習**

海之地所以在禹則爲要荒一服在周則爲采衞

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鄭注云案禮周以十寸爲尺 計而步有不等也王制云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令 之族級二服在周爲族甸男三服萬之要荒二服在 と可见五百里而爲一服馬制與周制同也予謂禹 於九夷八蠻海外之國皆服王化故也或問曰五服 相距于五百里邪何不相侔若是也應之曰里以步 周爲乐衞男三服豈古之地相距干里者在後世而 **六服之外叉有夷鎮蕃之三服則以武王克商遍道** 三服也泝而上之禹之侯緩一 三服也禹之甸服在周則爲王畿也沿而下之周有 王制 一服在周則爲侯匈男

爬定并說 或言周尺八寸則步更爲八八六十四寸以此計之 卷三十入 Ξ

之古之地相距干里者在後世當相距千三百五十 里然则再之何服规方干里者王城在其中是四方 以在周得爲侯甸男之三服也又要荒二服之所徑 十 更 里 此 旬 服 一 方 之 所 羨 百 七 十 有 五 合 烧 桜 | 各五百里也禹之五百里較周之五百里則羨百七 服之所徑于三百有五十是爲千五百二十五里是 古者百里當今百三十五里以王制及鄭氏之言推 則所增突止於百五十里是爲干五百里有奇是以 在後世亦爲于三百五十里而後世九州之界益廣

> 服者祭佼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賣荒服者王所 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衞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 其地實一孰謂周囚變古之制而廣周地邪問者又 服合以王畿相距爲七干里而地不加多其制雖殊 在周得爲宋衞蠻之三服也至於夷鎮蕃之三服在 謀父諫穆王之語豈非殷制乎其言日先王之働邦 日夏周之制然矣有殷之時亦有五服之制乎應之 服王畿與焉相距以爲五于里而地不加少周之六 九州之外非禹迹所及無庸論也由是言之禹之五 日以傳考之殷亦有五服特以五百里爲一服祭及 王制 奎

禮記詳說 卷三大

畿干里惟民所止荒服者王而詩云自彼氐羌莫敢 服謀父何以得是五者之名乎邦內何服而詩云邦 中也所謂要荒以四夷去中國遠近爲序也非殷 **謂何服侯服因於夏禮也所謂賓服則周五服** 是記放制而不及五服也武成所稱邦甸侯衞駿奔 不來王信矣其爲殷制也王制所載曰何曰采曰流 公謀父周公之裔也舉先王之制以諫其君宜若用 走亦謂殷畿內諸侯及賓服之君助祭於周也且祭 周禮乃以王畿爲甸服何也幸昭曰甸古名世俗所 習也故周襄王謂晉交及曰昔我先王之駒有天下 在其

成五服之功故不可不取法於禹也 為先也然則殷五服周六服皆大禹風積之地而弱 **始於禹其由禹功萬世ī賴故數商頌日天命多辟** 方攸同皇王維辟是周人責四方之會同唯以禹績 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是殷人實諸侯 **规方千里以爲甸服是也韋氏之說善矣而甸服實** 朝頁唯以禹績爲準周雅日豐水東注維禹之續四

新旨舉最遠最近頁有厚薄之差朝有疏數之期因

新裁干里内句是分服於內干里外句是分服於外 卷三大王制

荒在其中矣 為朝貳而設也嚴分服之法所以定 治千里之外也要見控制優暇意 三日字重作名 朝貢之期也是以王畿千里之內則分爲甸服近者 字看采是舉內以見外流是舉外以包內而侯級要 蓋取夫與田賦而給供用之義焉則其貢賦之期視 納總納秷納秸之異數遠者納粟納米之有常日甸 天子三公節建官治于里之內也大國三卿節建官 外爲常先矣王畿千里之外則分爲采流莫近於侯

内爲常後矣

甸邑者朝見視外常密以其在王畿之內故綜理甚 **莆地若夫八州侯國之地是為干里之外其名曰采** 赋而給供用之義平凡治甸田者納稅視外常厚食 頁漸薄君此者朝見漸疏雖在王畿之外而經略有 曰流非取夫食采邑而放罪人之義乎凡居此者納 纂訂此記分服之制也分服之法不明則朝貢之期 不定是以王畿千里之內則分爲甸服非取夫與田

按朝有疏數頁有厚薄二意方完時講皆云定朝貢

大卷三六 王制

解極明注疏采取美物夷狄流移之說不可用 之制 異孫氏之辨可玩故備錄之 之期只分先後似該不全當云分服而因以寓朝 周之九服即夏五服之地其制不同而地不 甸采流依禹貢五服 盂

禮記詳說卷三十八終

惹取夫食采邑而放罪人之義焉則其貢賦之期視

服而采為最近莫遠於荒服而流為最遠曰采曰流

| 大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二元士

陳注石梁王氏日唐虔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注獨

引明堂位謂夏官百非也

孔疏此一節論夏天子設公卿大夫元士之數 不明更引明堂位夏后氏之官百以證之直云百不 可避其宫三百六十此官百二十故云夏制以夏制 孔疏此一節論夏天子設公卿大夫元士之數 以鄭注此夏制也明堂位日夏后氏之官百舉成數也 王制

此獨云夏制者以明堂位殷官二百與此百二十數 不相當故不得云殷制也記者故雜記而言之或聚 夏或卑股也 云百二十故云舉成數也王制之交鄭皆以爲般法

嚴陵力氏日三公之數則取陽數而成也九卿則倍 官之法位愈卑而數愈倍馬以周官言之大宰上士 之數每準於陽馬后治陰德亦以是爲數者特從夫 而已夫位尊者其事約而總位卑者其事詳而分故 公而三之也二十七大夫則又倍卿而三之也八十 元士則又倍大夫而三之也天子理陽道於建官

况又数不合乎可疑也

成數言之蓋百也此唐處之制也書日唐虞稽古建 馬氏日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 八十一元士終馬若黄鍾律終於八十一數 之制而鄭氏則以此爲夏制其說蓋誤也天子六即 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夏般之官則倍於唐處 士互相倍可知而此不言者以陽數窮於九九故止 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则中下之 一卿一公故有三公天子六卿之中又有三孤焉故

天子有九卿 山陰陸氏日周官三百六十則夏殷宜二百四十唐

王制

摩記許敬 卷三十九 數也所謂天子建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 之非共正也故經所言其數止此而已 **士凡百有二十唐虞三代所不變自餘雖多稱事爲** 虞宜百二十 而書日唐虞建官惟百 夏商官倍舉成 塵睃胡氏日鄭以爲夏制以周官三百六十此百二 據也且王制鄭皆以爲殷此獨云夏首末已自舛戾 氏之官百則比此官數爲少以書夏商官倍是為 十而明堂位殷官二百故云夏制然以明堂位夏后 百則比此官數爲多是夏之官數與此亦不合鄭何

雜舉三代之制亦有不同明堂位特舉成數而言之 之時事簡則官亦簡後世事日益多官日益眾王制 樂或任簿書此九卿則三倍於公大夫又三倍於卿 事而有大興作大利害則有卿馬等而下之或典禮 元士又三倍於大夫也然與明堂位不同者蓋上古 三公所以論道經邦佐天子理萬幾調萬化國有大 劉氏孟冶曰職之隆者事益簡職之卑者事益眾故

雅記詳說 卷三九 之其數簡者總其綱其職修者理其劇不必入陽數 新旨以天子二字作主然後以三公等平敘四項總 王制

等語

於上職之煩者任其勞於下先王設官以輔內治如 務之元士乎則视大夫而三倍之數之寡者總其網 之大夫乎則視卿而三倍之大夫之下不有分理庶 以九卿所以分任責成者也卿之下不有與問國政 八月軸之也參之以三公所以體元費化者也三之 纂訂此記畿內設官之制也天子總理天下不可無

郝解幾內天子統治立三公大師大傅大保以論道

經邦九卿即少師少傅少保寅亮天地與家宰司徒

此

宗陽數始於三終於九三九故二十七九九故八十 以服官政有八十一元士以理庶務天子爲陽敎之 宗伯司馬司寇司空分掌六典者也有二十七大夫 ,自上倍而下者職尊則事簡職卑則事類也此與

以六卿兼之或亦有時兼之須仍存]三公之名若定 是公孤即六卿只六人而已時講因之亦謂三公無 **拨馬氏云二卿一公故有三公六卿之中又有三孤** 三公九鄭之說考之書周官但云官不必備未當定 異職卽六卿中三人兼之如此則只是六人何故有

唐記詳說 一卷三九

王制

說是六人則三公九卿何以並稱也都京山之說頗 四

明然不知其有據否存之 三公後人誤謂周制亦然而周官云不必備是有時 漢以太尉司徒司空爲

者合為 虛懸其位而不輕設若六卿任事之臣豈得與論道

一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一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 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 公太國

陳注馬氏日天子六卿而二卿一公故有三公而六卿

獨言上士者對府史而言也其實士又有上中下之異 卿而言也其實大夫有上中下之辨士亦有上中下而 士二十七人也有上中下之大夫而獨言下大夫者對 其參卽三卿也傅其伍卽下大夫五人也陳其殷卽上 下下大夫各二人一卿之下下大夫一人周官所謂設 也至於大夫士則又三卿之屬屬下大夫五人二卿之 之中又有三孫馬天子六卿而大國三卿乃其統之歸 誤脫耳或者欲見畿內之國二卿與 小國亦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此文似 鄭注命於天子者天子選用之如今詔書除吏是矣

艦記詳彰 卷三十九 王制

五

言謂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馬兼宗伯之事立司 與侯也般周大國並公也崔氏云三卿者依周制而 悉同但大國三卿並受命於天子也夏之大国謂公 之數前既云夏官此亦夏禮卿大夫士數五等之國 孔疏此一節論夏家天子命諸侯之國卿大夫及上

則上中下三品而含上下仝云下大夫五人資派與

二卿命於天子則大夫以下皆其君自命之也三卿

司馬孟孫爲司空此是三卿也以此推之故知諸侯

不立冢宰宗伯司寇之官也下大夫五人者崔氏云

空兼司寇之事故脊秋左傅云季孫爲司徒权孫爲

大夫也故此云下大夫五人上土二十七人者云 襄公乃益司馬故云作三軍踰王制故議之下卿卽 司徒司空上卿各一下卿各二司馬事省上下卿各 卿也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何休云古者諸侯稙 鄭小司馬也故公羊襄十一年作三軍三軍者何三 卿一是小司寇一是小司空也司馬之下惟置一小 卿二人一是小宰一是小司徒司空之下亦置二小 若有軍事上士相上卿下士相下卿足以爲治令 卷三十九 王制 大

大國之上大夫是也何以五人者謂司徒之下置小

為言耳知大夫有上下者案前云次國之下卿位宣

應記詳說

當時周法而云國家五官則五大夫大夫若五則知 於天子一 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 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而鄭注再引王制以 夫再命其士一命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 成彼義當恐周之人數與王制同也且曾子問是明 士者對府史之屬也周禮五等國悉三卿五大夫 鄭云參謂卿三人伍謂大夫玉人次國三卿二卿命 餘亦不異也且冢宰云施典於邦國設其參傳其伍 云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眂小國之君其卿三命其大 十七土皆與此同但公園長有四命孤一人故典命

王之臣也若三命卿始得列位於王則子男之卿再也下交備也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生二十七人者小國者殷謂伯夏周同子男也案鄭信言小國亦三卿差次而言應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此惟言二卿則似誤也鄭何以得知應三命於其君此惟言二卿則似誤也鄭何以得知應三夫若無三卿何上中下之有乎故知有三卿也案則是一个大大國不同,與大國司但一卿其君自命為異大百十十十人者,國者與則侯也問則侯伯也而卿大夫也不可以為此。

記詳說 卷三九 王制

七

宗伯之事立司空兼司寇之事是謂三卿以理考之

石林葉氏日說者謂立司徒兼家宰之事立司馬兼

可以立天官制節則令自己出謹度則禮皆上制数

諸侯南面之君莫不有天道也嫌於上逼天子則不

記詳說 卷三十九 王制

國之卿再命大夫一命皆非周制故也管仲平戎於非周制與下言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周官則小之心周官邦國設其參皆三卿也此小國則二卿蓋於天子者以其專征於一方制節於一國不可不防長榮陳氏曰方伯之國必立之三監諸侯之卿必命

王王以上卿之禮享之辭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

伯非命卿也則鞏伯非命於天子香也大國三卿皆

其君小國一卿皆命於其君以其强弱之勢異故也

命於天子者也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

受下卿之禮而還則國商命於天子者也籍談日鞏

經 97-62

八

殺此隆殺之別也不言中下之士則以各居其上之 之爲上大夫也於士言上士則知其有中下也 嚴陵方氏日受命於天子者爲隆受命於其君者爲 三分見之 大夫士則分職故卿數與稱以國之大小爲差大夫 三等之國卿數不同大夫士之數則同者卿則合治

徒叔孫司馬孟孫司空三卿也會子問亦明周法而 卿大夫士之數悉與此同又春秋周法也魯季孫司 **蘆陵胡氏日鄭氏謂此皆夏制合案周禮凡三等國** Walling L 王制

傳其伍參謂三卿伍謂五大夫也則此乃周制鄭氏 必以為夏官何哉 云國家五官則五大夫又冢宰施典於邦國設其參 魔記拌稅

九

山陰陸氏日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則非脫誤著幾 **丙之國二卿爾上言畿外下言畿內亦互相挾蓋言** 皆命卿則小國亦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 之法多如此案大鬥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将 君可知一命不言不過亦言之法

天子者有微意存焉國有大小而下大夫上士之數 延平周氏日一國之事皆委於諸侯而其卿必命於

> 其君言下大夫而不言上大夫者以上大夫即卿如 則處平大國小國之閒故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 子小國欲其權足以制下故二卿皆命於其君決國 金華邵氏日大國欲其權不侔上故三卿皆命於天 亦言上士者雖不命而其等亦有三也 **用六德之人則一也周官小國之士不命此於小國** 前所謂諸侯之上大夫卿是也言上士而不及下土 三德於有邦言六德於天下言九德是有邦雖殊而 可關此大夫與士之數所以同也皋陶謨於有家宣 皆同何也國雖有大小其六縣之屬各有條目而不

禮記辞說 卷三十九 王制 +

者以中下之土有時而關如前所謂其有中士下 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是也

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大夫上士之數猶大 夫士惟公侯大國得立三卿皆上大夫也皆命於天 必以天子命卿控制之次國從省小國勢輕不用也 數亦猶次國也大國之卿皆命於天子者大國勢重 國也小國止二卿天子不命命於其君大夫上士之 子共下大天五人上士二十七人也次國亦三卿惟 郝解王畿外公侯伯子男各主其國其臣各有卿大 大夫無上者天子之命卿即上大夫也天子士稱元

數各居其上之三分當在此節二十七人下亦謂八 其數宜減中下土祿薄可增也前章云有中下士者 也若其中下士則亦八十一人可也蓋上士飛漸厚 元大也士命於天子無中下也諸侯士未命亦稱上 分中下而言也上土二十七人殺天子元士三之一

或不命所以寬假之以寓優崇也 以控制之不得專擅也次國小國事權漸殺或半命 士之分衛卑則不嫌於同大國事權重三卿皆命所 合參設官治千里之外鄭之分奪故不濫於命大夫

記言章 《卷三十九 王制

#

大夫士之數同皆統於卿者也須知卿之分寫故不 於大國者園勢甚輕寬假之其體統織奪也故其鄉 卿不皆命於天子而大夫元士之數猶之大國爲下 也爻於大國者其國勢少殺控之不必太嚴矣故三 其權 也有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所以具其官 侯伯子男以分治於外矣建大國必立爲三卿而命 止於二皆命於己君而大夫元士之數猶之大國爲 備官於列國以其理外服之意 新裁此雖是控制大邦優假小國之法卻要見得是 三卿則皆出於天子以其國大關繫朝廷者重故控 外面列國亦有公

濫於命大夫士之分漸卑故不嫌於同設官以理外

服之制亦不苟矣

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 按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鄭謂有脫誤據前云小國 各二十七人予意其數過少中下當在元士八十 依前注上九中九下九是三分二十七之數而上中 **头是小圆亦有三卿此處云二卿其脫誤有據也然** 下各九也天子之元士八十一人依此是上中下七 不敢遽補故講中皆依本文爲說 人上士二十七人之外與元士上士之數三分均停 上士二十七人

聽記詳說

王制

似亦說得去 郝京山謂天子無中下士與常說異 、後三十九

士八十一人自相背戾矣 其中下土則亦八十一人可也是一國與天下同用 而又云諸侯上士二十七人殺天子元士三之二若 前有中下土節移此為

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

常職豈可選乎不然則特命也 陳注監者監臨而督察之也自王朝出權亦尊矣一州 三人則二十四人也此大夫之在朝必無職守者使有

雇記詳彰 之孤也故燕禮謂之諸公與公孤同也尚書使管叔 侯之卿其爵视次國之君其滁視諸侯之卿者謂公 別置三大夫以輔之其母卑之差則下交其派視諸 監故燕禮云設諸公之坐鄭云公孤也大國孤公一 人而云諸公者容牧有三監然則天子於州牧之國 諸侯也周則於牧下置二伯亦或因殷使大夫為]: 謂殷之方伯皆有三人以輔之佐其伯謂監所領之 監於方伯每一州軱三人三八二十四人崔氏云此 置三人之事天子使共大夫者部使在勃之大夫在 孔疏此一 ·卷三十九 節論天子遣大夫往監方伯之國州別各 王制 畫

見天子之尊雖使其大夫固足制於方伯故也若習 率者則與三公同義不使卿爲之止使大夫爲之以 可不大爲之防毎國三人故謂之三監必以三人爲 嚴陵方氏日方伯專征於一方其權實重馬天子不 蔡衣霍叔為三監者謂武戾也與此別也

馬氏日周官日天子乃施典於邦國而建其牧立共 所謂三監名義雖同其人則異焉

諸侯之治也

監牧之下又立监所謂三監者是也於方伯之國國

三人八州八國總而爲二十四人所以佐方伯統領

三監之祿則視諸侯之卿其爲則祖次

此大小

監以臨之蓋方伯權重則易專大夫位舉則不敢肆

相維內外相統之微意也黃帝設左右大監

金華應氏日方伯者天子所任以總平外者也又有

三卿之命諸侯不得而專皆出於天子矣又使其大 劉氏孟治日天子之於大國諸侯何其拳拳不釋馬 也鄭氏謂二王之後不爲牧不知何所據,而言爾 監然則武庚二王後其上公與蓋九命作伯者也知 然者以微子之命曰庸建爾於上公尹茲東夏知之 則三監蓋不必備然管叔受腳於叔受衛所謂其禄 取之於方伯之地者此之類也周官日建其牧立其 三監所謂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也管察二人而已 山陰陸氏日武王立武庚於邶以管叔蔡叔監之謂 國之君其稱則取之於方伯之地爲方伯之佐也 占

麗記譯說

概念三十九 王制

其權也不惟此也諸侯之征伐固所以捍外患而禦 今也諸侯之貴而大夫有以制之有以見天子之軍 以助天子之賞善罰惡必天子賜之鈇鍼然後敢殺 外陵必天子賜之弓矢然後敢征諸侯之生殺固所 終將若何蓋隄防益密法度愈詳不如是則不足分 夫爲三監監其國蓋天下之患當制其始始之不

造二卿則大國之所置而必出於王朝謂之二守亦 子故管仲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孤者王朝之所 四命者當之要亦一人耳大國三卿而其二命於云 是職日王啓島厥亂爲民又日自古王若茲監其所 叉遷則無復可見矣然康叔獨以可寇憂封而嗣為 可見者如此而條畫之詳無所及先僑以三公之亦 三監雖亦監殷意其亦仍舊而置耳武庚旣誅殷民 日助天子之耳目耳是所以為三人與若管蔡霍為 商二伯之任也周太宰之職日建其牧立其監大概 則總家天下不過二監耳其所謂二監即唐虞四云 王制

從來也蓋古而非今矣司寇王朝之臣也而被命以 十个卷三十九 主

監臨則爲諸侯之長故黎侯於衞而責其不能修方 夫諸侯之嘗爲王臣者亦可就兼之諸侯爲監則他 制常存人自不能舉耳推此則為監者不必專遭大 伯連率之職是時周衰衞弱黎人猶以是堅之則此 國亦必聽命而方伯連率又不必特置與然則邦 3

郝解天子使大夫為三監監於方伯之國處方伯在 **外專制一州其權太重二老遙制不及立監以監其** 一人亦二人各爲同異每國三人調停贊助

纂訂此記控制方伯之制 也方伯旣屬於天子之老

之建牧立監政謂在邦國之中爾

以四命之臣出監九命之伯王命重也後世以御史 無私弊也使大夫者大夫與於方伯不傷於陵奪也

糾察外 臣用此意

新旨三監象三光也代天以照臨也猶三監代天子 病於孤 以監察也要知過三人則權分於眾不及三人則勢

專行者使之糾察他一是方伯所不能行者使之營 察他使順理而行不得任情恣肆也三監是官名三 新裁監字要看得好不是都之使不得行乃凡事監 人是官數 天子使大夫為監有二意一是方伯所

禮記詳說

卷三十九 王制

助他蓋方伯權重事多而羽翼又眾故須三人察之 夫

子於是分三監之職以節制一州之權凡夫慶賞子 千里畫歸其統御而一方威得以專征其權重矣天 之所託熏者唯方伯故如此周全之 弊而全方伯之體也先王之世从安長治者以此 有贊制之美而攬方伯之權也監以大夫無相抗 必以三人馬以八州言之皆以三人爲夫國有三監 **쭄之事主之者方伯也監之者三監也以一州言之** 助之要知此是天子保全方伯而盆重其權意天子 **所謂方伯者**

三監是官名三人是定數不可作申上文 之益而叉無統一之權矣見先王控制之周密處 **孤而不能徧二人或見偏而不能一三人則有協謀** 者方伯監之者三監其數則每國三人蓋一人或勢 特授之命以監臨而督察之凡慶威進退等事主之 必大爲之防故使王朝之大夫賢能素著無常職者 二人天子恐其或肆於外而二老處內遠不及問也

恆得食之有罪乃奪之

內公卿大夫之子父死之後得食父之故國采邑之

不繼世故云滁也故下云大夫不世爲是也此謂畿

殷遂有三人之說若謂當時天下皆有三監恐不然 按設三監非古也管蔡霍監殷及命康权亦云王啓 監是爲殷民不靖而專設後人因管蔡霍三人同監

禮記詳說 华卷三十九 王制

+4

天子之縣內諸侯脈也外諸侯嗣也 國三人國字活見得各國皆三人是廣言之口氣

建使其子孫嗣守然內亦謂之諸侯者三公之田视众 陳注幾內之地王朝百官食祿之邑在爲畿外乃以封

侯卿 砚伯大夫 砚子男元士 砚附 庸也

功乃封之使之世也冠禮記日繼世以立諸侯象賢 鄭注選賢置之於位其國之祿如諸侯不得世 有

事此言縣內則夏法也言諸侯聯者得采國爲縣而 孔疏此論天子縣內食采邑諸侯得祿不得緞世之

> 服記許說 嚴陵方氏日內諸侯則公鄉大夫士是也外諸侯則 《卷三十九 王制

故得世也

其國爲經亦曰諸侯世子世國大夫不世爵蓋謂是 內諸侯臣道也止養其人而已外諸侯君道也故傳 **公侯伯子男是也夫祿所以養其人嗣所以傳其國**

馬氏日天子之縣內所以待有德也有德者必有以 世然而天子之縣內而謂之諸族祿者蓋天子三及 議之也外諸侯所以報有功可以繼唯寓公則不繼 外諸侯嗣也所以報有功可以繼而有世爵之法也 食之而食之則不可以不繼世而必有世祿之法也 天子縣內植舊德之臣不可繼故尹氏世卿而春秋

之田則 若鄭武公之類是也 附庸而有德可以使之出而爲諸侯若 是也外諸侯嗣也而 視公侯 有功者可以使之入而爲公卿 元士則視 之類

誦之國則鄭大夫亦可謂之諸侯此言縣內諸侯是 長樂陳氏日卿大夫之於采邑循諸侯之於因故采 也禮卿大夫出封加一等諸侯入臣或降一等鄭武 邑亦可謂之國上言縣內九十三國是也采邑可以 **必炒伯虧入為司徒則是七命而降之以六命也命**

心記許說 卷三十九

丸

采地之可食邪 有常敷而采地固 其子孫言國則嗣可知言采則凝而已然卿大夫固 之後也禮日 故外者必嗣不絕功臣之世也內則必禄不棄賢者 不足以崇其德內則佐王而已不世祿無以稱其功 以其功之厚薄異故也蓋外則有功之所封不 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 有常地使其身死而繼之不絕何 世

> 出封為諸侯是在外之世當者乃內之世稱世臣也 **永嘉徐氏日古者袁內諸侯世其祿而** 此先王之仁政也 或在外之世虧諸侯也內外更易而輕重所以均者 至諸侯有功德亦必入而爲公卿是在內之世禄 後爵豈輕內而重於乎蓋古者公鄉大夫有功德則 之子自非大惡猶怎態位而 公卿大夫之子 不嗣與簑外 必賢而

諸侯異者何哉先王為官擇人不以私害公功不可 為官擇人公卿大夫選命賢者為之不以父兄故而 忘報故世其祿以報功官不可以非賢故不世其位

建記許說 水卷三九 王制

则國安故先王有祿嗣之別畿內而封諸侯以 宣屛斡焉得其人放內之諸侯則惟食采地 劉氏孟冶日封土有定法故先王嚴內外之辨本 私授之也以父兄故而世其官則非公選矣 侯則得以世其爵也 天子之公卿大夫何以禄養幾外而不封諸侯則菩 地外之諸 嗣川 铔

內之受國者止於食土之毛而已而不 受困者非特食其地之所出而又得以世嗣焉其固 自畿之外固諸侯所其也豈天于之所私故八外之 氏曰自畿以內皆天子所有也豈人臣之所專凡 得世有其地

石林葉氏日內之公卿大夫其愛田視公侯伯子男

固亦通稱為諸侯也內以世祿爲主而有賢者亦得

世爵外以世貿爲主而

不賢亦止於世藏然則諸侯

幸

心典此言世禄世爵之制曰禄也嗣也聲口總是公 之專其國則孰能勤於王而相與以安天下 地則無以統於一而强天子之勢矣外之諸侯不使 先王輕其內而 重其外哉以爲內之諸俟使之有其

天下而不私其有意

對看王畿千里之內爲諸侯之祿三公之田視公侯 新裁此見先王防馭臣下之法天子之縣內與外字 土而權無旁落唯嗣爵故國可世守而翼戴天家 位故日祿列國之君皆世爵故曰嗣唯世祿故皆王 合參此天子公天下而不私其有也王朝之臣不 世

禮記詳說 卷三十九 王制 主

使專國則蕃屛無助而人主亦孤立矣先王立法之 世襲之主見先王公天下而不私之心大抵縣內諸 庸不能五十里諸侯嗣守之國在焉王朝之臣不世 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王朝百官食祿之 侯有其地則權移於下而人主孤立矣畿外諸侯不 在內者爲內臣食邑采地之其在外者爲外臣建封 外為諸侯之嗣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附 邑在焉此諸侯以王朝之公卿大夫言王畿千里之 位故謂之禄畿外乃以封建使子孫嗣守故謂之嗣

> 按此節分別處在祿嗣 |字纂訂謂|兩諸侯字重祿

嗣輕亦失語氣

制 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

龍無升龍 陳注制者言三公服之制也命數止於九天子之三公 大宗伯再命爱服與此不同 心場非 例當然故云若有加則賜也人臣無過九命者 衮冕故云一命衮若爲三公而有加衮者是出於特恩 八命著篇見若加一命則爲上公與王者之後同而蓍 馬氏日三公衮服有降

禮記詳說 卷三十九

詳說 ▼ 卷三+九 王制 第注卷俗讀也其通則曰衮三公八命矣復加一命

冕而下 如王之服 夏之制天子服有日月星辰周禮曰諸丞之服自衮 則服龍衮與王者之後同多於此則賜非 命服 也虚

也與宗伯再命受服不同此篇之作皆是王者之制 之常也則雜記謂之髮衣也此則禮緯九賜之衣服 制不合有其服若有加益者則是君之特賜非禮法 故云 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者謂九命卷龍之外依 **見若加一命則爲上公與王者之後齊同而著衮晏** 之數制謂王者制度言王者制度三公八命身著為 孔疏此一節論王制三公已下次國小國之君爵命

主

皇而祭之下注云夏殷未聞此云虞夏之制天子服 **親醠皆作衮是禮之正經也故云其通則曰衮云虞** 有日月星辰者此云特謂處舜與禹相接事相關穿 亦雜記處夏之事故鄭引處夏之制言之按有處氏 夏之制天子服有日月星辰者以此經雖以殷爲主 日衮者謂以通理正法言之則日衮故周禮司服及 卷字是記者承俗人之言故云卷俗讀也云其通則 五命者此謂夏殷之制也亦與周同 記香以其重故特云制也不過九命不過七命不過 而於此特言制者以三公位尊又加一命其事極重 禮記文皆作

禮記詳說 《卷三十九 王制

重

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 天子祭服自日月而下十有二章故尚書皋陶云予 然則此經三公一命衮謂周制也故以周制解之若 而下如王之服者是司服文引之者證三公一命衮 並陳故云夏殷未聞也云周禮日諸公之服自衮兒 書故云處夏之制其實處也下文有處夏殷周四代 粉米黼黻 絲繡是也日一也月二也星辰三也山四 傳以皋陶謨云予欲觀古人之象皋陶謨是處夏之 故尚書堯舜禹之書謂之處夏書伏生書傳有處日 前則山在衮上不得云一命衮也 處夏之制

> 能華蟲者謂雉也取其文乐又性能耿介必知華蟲 其神化龍是水物畫龍必兼畫水故考工記云水以 物畫山省必兼畫山物故考工記云山以章龍者取 諸物各有所象故說日月星辰取其明山者安靜養 登火於宗齊母其神明也龍取其神火取其明然則 法地之陰氣六呂也按鄭注司服云至周登龍於山 者皆織於裳故云繙繡繙無也謂無刺以爲繡文以 藻八也火九也粉米十也黼十一也黻十二也此六 法於天其數六者法天之陽氣之六律也宗鄭七也 也龍五也華蟲六也此六者皆畫於衣故言作會以

雅記詳說 卷三十九

王制

蛇此六者以高遠在上故畫於衣宗葬者謂宗廟葬 是維者以周禮差之而當驚見故爲維也無是鳥類 烏斝黃必爲虎蜼者按明堂位云夏后氏雞彝殷以 極鳥野罕舜黃蘇虎森雖彝此直云宗奏知非雞奔 虎雉而謂之宗舜者取其美名按周禮有六彝有雜 **尊之飾有虎蝉二獸虎有猛雌能辟害故象之不言** 其頸毛及尾似蛇兼有細毛似狀故考工記云鳥獸 斝周以黄目又周禮陳六尊六彝皆遠代者在後故 之等六雜之次亦虎蘇雌彝在後故知虎蝉處夏巳 六尊之次儀象蓄壺大山大是虞氏之尊山是夏氏

謂子男之服自藻而下三也卿大夫之服自粉米而 侯之派自山而下七也是伯之服自華蟲而下五 己相背取其善惡分辨大意取象如此而皇氏乃繁 米取其潔白生養黼謂斧也取其決斷之義徽謂用 毳故也藻者取其潔清有交火者取其明照烹飪粉 差之而當毳冕故知虎雌有毛之物也虎雌淺毛細 飾於尊但舜時已稱宗彝不得有 服十二也九也七也五也三也如鄭之意九者謂公 以下未得而開按皋陶謨云五服五章哉鄭注云五 **文曲說橫生義例恐非本旨此是天子之服其諸侯** 王制 雞 **斝之等以周**禮 主 11

注以上所云處舜之制而夏殷注云未聞至周則日 下與孝經注不同者孝經舉其大綱或云孝經非鄭 服云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長畫於旌旗所謂 月星辰畫於旌旗又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故注司 繡則衮之衣五章裳四章八九也為之衣三章裳四 六日藻文七日粉米次八日黼文九日黻皆絺以爲 山关三日華蟲爻四日火大五日宗彝皆畫以爲續 三辰旂旗昭其明也而冕服九章初一日龍次二日 裝二章月三也玄者衣無交裳刺黻而已是以謂玄 章凡七也毳之灰三章裳一章八五也希之衣一章

> **鼉衣皆三章希衣一章衣法天坟章敷奇裳法地故** 以周公之故衮冕亦日月之章其周之夭子所用祭 無日月而郊特性云衮冕日月之章者謂魯禮也魯 並畫希冕之衣獨繡者以粉米地物養人服之以祭 焉 社稷又地祇並是陰類故衣章亦繡也周之衣服既 須然非有義意皇氏母事曲為其說恐非理也友章 章數偶以下其數漸少則裝上之章漸勝於衣事勢 **橡則||可服|| 云王||| 尾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加五帝| 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鶯冕祀四望** 自 九章而下以次相差故知衮之衣五章驚衣 美

雕記詳說

卷三十九 王制

虎舜雌舜也粉粟米米聚米也黼黑文也黻黑青文 四川則電易祭社稷五祀則希易祭羣小配則玄曷 而降 在地成形者道之散乎下道固始終於東北故山龍 也蓋日月星辰在天成象者也山龍華最虎雌藻火 長樂陳氏日星五星也辰十二次也華蟲雉也宗縣 粉米黼黻在地成形者也在天成象者道之運乎 也火夏也粉米中央也觸秋冬交也散冬春交也能 龍春也華與夏也虎秋也雖冬也周而復始則藻春 始山怒黻莫不有序何則山居東北冬春交也

與華蟲陽之陽也故給而在衣虎與難陽之陰也故

記稱天子龍衮又曰龍衮以祭上服言龍衮而不言 **則章與四時相變可知也** 物毛物虎蝉也五章言囊冕而不言藻則升火於宗 山則升龍於山可知也司服五章之服則毳晃毳毛 弊可知 也升春物於冬春交之上 升夏物於春之前 九章以法陽鼓故章與四時相變觀周禮稱衮晃禮 天數故章與四時相順後世判三辰以在旗而服止 ĬĬij 在裳然則古者合三辰以在服備十二章以則

見及其出封加一等乃賜之以九章之衮冕衮雖三 嚴陵方氏日王之三公在朝則八命而服七章之驚

雕記等說

革

過七命則典命所謂以七爲節者也不過五命則典 不過九命不過九命則典命所謂以九爲節者也不 甫補之蓋謂是矣以八命而加一命則九命矣故曰 三公一命衮若有加則賜也詩言衮職有闕維仲山 公可服非有加則不賜也凡以有制存爲爾故日制 本老三九 王制

馬氏日加之以卷者言人臣之極也賜可以加而命 蓋其服衮則同而其旒數則異也故三公有降龍面 命所謂以五爲節者也 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而三公亦得以服衮者 不可以加周官所謂唯賜無常是也然則天子龍衮

帝之服尚乎質則以大喪之質名之與牲用資席用

王先公之禮備乎文則以簽鬻之文明之祀昊天上

也今不日三辰而冕而日大裘而冕果何與蓋享先

無升龍

章以山爲首詩曰是以有衮衣兮無以我公歸兮是 者也三公入於王朝則全於臣故服衮冕八章而其 上放易於艮爲山龍取其變也山取其止也臣體常 李氏日陽中則 動以變故易於震爲龍陰極則 靜以

禮記詳記 卷三十九 子之服十二章可知享先王則衮冕衮冕者繪鋄龍 服白鷺是而下驚見七章変冕九章推而上之則天 秦溪楊氏日詳玩司服經文則知有處作服十二章 九章而其章以龍爲首周官曰公之服自衮冕而下 昊天上帝之服備十二章則繪三辰於服而晃可知 周亦十二章昭然甚明公之服自衮冕而下侯伯之 也其屈也皆不可知故日卷猶雲門謂之大卷也 以圭其義一也卷龍衮也以其能見能躍能飛其伸 也君制變者也上公出封於外則全於君故服衮見 冕也蓋服有六而冕則一先鄭謂六服同冕是也祀 於服而冕出享先公饗射則驚冕者繪華蟲於服而 如王之服是也三公衮以山摯以璧上公衮以龍摰 王制

文矣唐長孫無忌以帝祭日月服玄冕旅三章而三 衣黼黻之制擬於至尊遂制天子服繡衣公卿服織 悟其上下之無等尊卑之失次者魏明帝以公卿衮 氏九章此無正文鄭並以意解之則疏家已知其非 冕而下,君臣同冕略無區別必無是理買公彦云鄭 於旌旗冕服惟有九章然公自衮冕而下王又自衮 見矣鄭氏乃謂有虞十二章至周而以日月星辰晝 而不信之矣惟其並以意解故後世尊用其說始有 服雖不言三辰然服備十二章則三辰不待言而 棄秸器用陶匏之意同质 以貸天 也 祀昊天上帝之

金三九

芜

皆然鄭氏謂周以日月星辰畫於旗而見止九章不 **游馬十二閑圭尺二寸繅十二就而冕服之章莫不** 服衮他冕盡廢者矣先王制禮必本於天理人情之 **公自上古至於周天子仰則天數路十二就常十** 公亞獻服 衮孤卿服轟驚貴賤無 分而天子遂止於 諸侯用山龍九章九卿以下用華蟲七章其說循用 知龍登於旗山登於組黼登於長九章亦可損乎前 周制 之後世卒有不厭於人心并與古割而去之者可勝 乎康成如漢明帝用歐陽說義天子備十二章三公 也 自鄭氏以 意解經九章之說於是乎始故行

歉哉

極王者之後上公與大國之公皆九命爵無過此者 子常服若有大功德加恩則賜之人臣之貴九命爲 驚冕而下加一命則九命進服衮與天子同衮非 天子衣畫龍形衮然卷衮同周禮三公八命其服自 **郝解制謂章服與命數有制不得過也命陞級之命** 侯伯然則三公九命次國七命小國五命可知矣 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鄭氏謂大夫爲子男卿爲 所處此專言三公命服之制制字作冒下有例 講義周官典命日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 有恩 臣

雕記許說 卷三十九

王制

睪

有限皆制也 不加命者是乃人君特恩之賜非例之常也夫八命 服者也例之常也有或三公止有加以衮冕之服 **貴擬王後繪以降龍列以九章乃三丞之加命而** 矣是皆制也以三公作主言上公正見三公不可踰 而驚見命固可得而加也衮冕而入命服亦可得 八命得著驚晃若加一命於及命之上則位極上公 加 制也 也惟九命 天子而下唯三公最尊有擬君之勢故嚴 而衮晃則 謹微之意也 **今以三公命服之制言之三公原** 命服 俱 隆 恩例己極不得過 mî 加 Tit

設之辭總見得三公不得服衮耳不過九命就指三 出封之時特恩所賜所謂三公出封加一等是也周 若有加此者則出於君賜之特恩蓋三公朝之重臣 然此乃王耆之後上公所服而非天子三公所得服 之其或制加一命爲九命而服衮易衮繪龍龍首卷 下命服之制也制字為句冠兩節而言 **公言與下條一例** 禮所謂予以馭其幸也一命衮若有加則賜通是假 繁訂天子之三公八命服驚晃而已驚以 此記三公命服之制而并及臣 赤 雉 毛爲

心典制字作冒三公句是常例若有句是特恩末句 卷三十九 王制

萐

是限制然通是假設之辭總是三公不得服衮耳說

以見不加命而加衮則出於恩賜而不可以爲常也 句是正說與下交不過九命相呼應中聞著有加句 不過九命 言八命有加衮之制三公視大國之君王者之後故 按此節照下節看當以三公不過九命爲正意而帶 見三公不得服衮非也 有加句是假設之辭或謂連首句亦是假設之辭總 用衮人臣之分已極不得復過此 三公八命加一命則為九命用衮兒此 三公八命加一命則九命 服茲是九命所

> 蓋三公之制不過九命加 語氣當云三公八命加一命同於上公九命則可服 當然若謂重在三公不得服衮與不過九 **衮冕若不加命而但有加衮則出於恩賜非常例也** 故可以服衮不爲踰分也 一命至於九則命數已極 命不 聯

|命丁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命

之國共大夫皆一命而已大國對下卿言卿指上中可 之卿再命一命也小國之卿與下大夫 陳住方氏日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鄭再命則 命則知三等 知 · 汶國

禮記詳說 卷三十九 王制 孟

知小國特言卿則兼三等之卿可知言下大夫而 中下之所當與此不同者位雖視其命不能無詳略之 上中者蓋諸侯無中大夫而卿即上大夫故也前言上 不

則異大夫皆同周禮公侯伯之卿三命其大夫再命 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 **郭兰不著次国之卿者以大國之下互明之此卿** 命

野也

孔疏此一節論大國小國卿大夫命數多少不同之 不著次國之卿云以大國之下互明之者以大同文 經直云大國之卿及小國之卿不云次國故云

卿不過三命則知次國之卿不過再命大國下卿再命則知次國上卿三命下卿再命於云與命則與云大夫皆同一命小國上下卿並皆一命故云與命則異云大夫皆同者謂大國次國小國大夫皆同一命今經云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者以經云大國下卿再命以次差之明大夫一命自然次國大夫亦一命故云與命則異云大夫間,與大夫一命自然次國大夫亦一命故云與命則異云大夫則和,與一命自然次國大夫亦一命故云與中國東命下卿,與一會以表語之際,與一個不過三命則和次國之卿不過再命以次差之明不過三命則和次國之卿不過再命大國下卿再會則是

禮記詳說 卷三十九 王制

Ī

命者謂除孤以外之卿就再命之中分爲中卿下卿也故前女云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是也次國之學再命亦謂上卿執政者若魯之季孫下卿一命夫是也小國之卿雖同一命亦分爲三等故前交云,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是也小國之卿雖同一命亦分爲三等故前交云其下大夫其大國次國小國大夫雖同一命當皆分為上下二等交已具於上今總云下大夫者對卿言之云周禮公侯伯之卿三命以下者皆周禮典命之之周禮公侯伯之卿三命以下者皆周禮典命之之因禮公侯伯之卿三命以下者皆周禮典命之之因禮公侯伯之卿三命以下者皆周禮典命之之因禮公侯伯之卿三命以下者皆周禮典命之之因之。

講義以卿考之大國次國小國之卿皆有上中下三

也

於其君同義鄭氏謂或者欲見畿內之國二卿與是

度已生式 参三九 王制

察川三命再命一命是也故記者舉其略日大國次學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由是推之則大國之上卿三命中卿下卿皆再命次國是推之則大國之上卿三命中卿下卿皆再命次國是推之則大人夫皆有上下二等之別至於命數之多

七八十一後人附會耳世儒言易謂卦畫如根蘇校

子男獨二卿以國小也然則大夫士亦宜殺之子男

莱六畫上可增至無窮孟浪之說也及侯伯國三卿

郝解公三卿九法乾陽之數易陽數至九而極二十

經 97—75

霱

夫一命此又誰命之諸侯之國旣有方伯正長新馭 命非所以市大公杜猜忌安察案也旣卿命於天子 既殺爲二卿則伯國亦宜殺之卿大夫皆諸侯之臣 以親萬國推誠布及之道平畿內諸侯不得世晉畿 其防閑無異虎兕此秦漢以後監軍之法豈先王所 **迟其國旣有命卿三人爲輔而又以三大夫監之則** 選於二百一十國之中推此一人爲牧信任亦專矣 於州灭有天子命卿控制於國方伯亦諸侯也天子 則是大夫以下皆不命可也又云小國之卿與下大 亦莫非王臣也命則皆命何獨卿三卿何獨一卿不

起記詳說 後三十九 王制

禄則新進者又當益地畿內地幾何足以供之乎旣 卿大夫宜選賢置位有位即有禄不賢者旣不奪舊 外諸侯享國繼世是使內臣不如外臣也如謂內諸 侯不皆賢外諸侯豈盡賢乎如謂內諸侯卽天子公 位乎以經傳考之問官有三孤記無之記有三公問 云畿內以封王子弟則王子弟爲內諸侯皆不得嗣

> 多烏足以相徵乎 裁非親見先王古制也鄭康成遂推此爲夏禮以明 堂位夏后氏官百為據夫明堂位亦記也其疑實尤 十記公卿大夫元士僅得官百有二十大抵皆以臆 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周禮六卿職官三百六 公侯 伯之士子男之大夫皆一命記大園之 下 卿再

服者服之章數一以命數為準可例見也 新裁畿內言三公而不及卿大夫者卿視次國大夫 合參此節言列國君臣之命數亦各有定制也不言

記詳說 卷三十九

王制 秉

視小園也須知言三公以例大園之君幾外言次國

國其鄉大夫不備言者俱見方注要知服以命異言 小國而不及大國之君者大國視三公也須知言次 國以例王朝之卿言小國以例王朝之大夫三等之 命而服可知九命衮七命鷩五命毳三命玄再命希

命爵也

則有限也不過正是制處下三節言命而服可知三 新旨二節一制字作主蓋德難有餘倉雖無窮而制 不過皆制也

鷩晃于男五命服電晃三命玄晃再命希晃一命策 暴訂君卿只言命服以命異可例見也侯伯七命服

言衮衣毳衣而記但言衮周禮公之孤四命記大國

鄉不過三命周禮公侯伯之大夫子男之卿皆言命

禮無之周禮有六卿記云九卿記大夫士皆有常數

而周禮無數周禮有衮冕鸞冕毳冕希冕玄冕詩亦

按此節言次國公侯七命小國子男五命與上節三 不可過故耳先王之爲後世防也嚴矣哉 君以至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凡以制 五命則擬侯伯大國之卿不過三命過三命則擬國 君不過七命過七命則擬公小國之君不過五命過 伯爲於國者被以地言此以命言也 弁前章以及侯爲大國伯爲次國此以及爲大國侯 至若次國之

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辨然後使之任事然後爵之位定 **催记湍流** 在示得服衮也 不卷三十九

公九命例看可知上節重在三公不過九命而不重

然後縣之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眾棄之 陳注論謂考評其行藝之詳也論辨則材之優劣審矣 任事則能勝其任矣於是爵之以一命之位而養之以

授之刑人於市亦殷法謂貴賤皆刑於市周則有爵者 疏曰虧人於朝殷法也周則天子假祖廟而拜

刑於甸師氏也

鄭注論謂考其德行道藝 日問以辨之 爵謂正其秩次 辨謂者問得其定也易 與之以常食

共之者所以審慎之也

.疏此一節論擇賢材任以爵職之事 辨調考問

> 後定使之者不必官之任官者不止於任事皆重輕 後又言論定然發官之任官然後虧之者蓋辨之然 其大小之論也可不與眾而及言之乎故必先論之 不隨其人材而用之乎然一人之知識固不足以盡 嚴駿方氏日人之有材循木之材也欲授之以官可 然後正其秩於除接位定然後與之以祿 實有德行道藝未明其幹能故試任以事事又幹了 引易日問以辨之 得其定也者謂官其人必先論量德行道藝令論量 考問事已分辨得其定實故云辨謂考問得其定也 **爵謂正其秩次言雖考問知其**

禮記譯說 卷三十九 王制

之所也刑所以加有罪陰之事也市在北則陰之所 共棄上言共下言棄互相 **言與軍策之蓋有德者人之所其予有罪者人之所** 也朝者士之所立故言與士共之市者眾之所會故 所以不同 之別也此特言民材而已然有進士之賢者爲其言 備也凡此以見八君之所

馬氏日凡民之材有大小之不同其德則有知仁聖 義中和其行則有孝友睦媧任恤其藝則有禮樂射 御書數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之者論其德行道

好惡非出於一人之私情爾

爬記 詳 説 論官材論國中之士也凡官民材者兼萬民而言之 德者即賢之謂以能詔事者乃任事者也蓋司馬辨 論進土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至位定然後祿 二下紀此司意也周官日以德詔爵以能部事所削 之凡此皆所以官民之材也下叉日司馬辨論官材 稱其質之等差也故日任事然後倒之位定然後飛 有高下則確有學薄位者配其舒祿之高下而豫者 事也才足以充公卿之任則使之爲公卿才足以充 之實而視其材之所有也論之已辨然後使之任其 大夫士之任則使之爲大夫士故任事然後爵之爵 卷三九 王制 耒

之同意 則致略故三年然後論之雖其考校之法有異而其 所謂國人皆曰賢然後用之國人皆曰可殺然後殺 刑不拂百姓以從己之欲而與眾共之也此與孟子 之於以討有罪人心從則天意亦從故聖人之制督 論辨之意則同也 之士其法則致詳故考校於中年論萬民之士其法 也養國中之士與養萬民之士蓋有以異也論國中 爵者天之所以命有德刑者天

長樂陳氏日先王之官民材論之出於眾使之出於

獨任事然後館之則以醫稱材位定然後祿之則以

之登於天府內史貳之是也刑人於市周官鄉士遂 官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於王王再拜受 言論進士之賢者則賢能之辨可知 不於市者命之於廟未嘗不論之於朝親者在所隱 士所謂肆之三日是也害之洛誥與祭統言爵人於 解之能者也任官然後爵之賢者也此言官民材下 廟不於朝周官王之同族與有虧者刑於甸節氏而 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與此不同者任事然後 其宜則在上者無妄施之失下言論定然後官之任 **禄稱爵論使盡其實則在下者無妄進之濫餌承遊 鹤人於朝周**

記群說 卷三十九 王制

公可憲之於國人凡比皆周制也

廬陵胡氏曰論謂物論自古用人必采必論以辨別 當否任事然後爵之所謂試可位定謂材稱其位 皆是 與眾棄之孟子言國人殺之而不言國人用之以此 人可以知人者士而已故虧人則與士共之刑人則 固有稍食而所謂滁之者言來邑也 延平周氏日使之故任以事爵之故其位定使之則 論翕然定矣然後祿之末世位不定而尸祕者滔滔 眾者不私殺人也 必共之者合公議也岳牧咸薦舜是也必與 眾不足以知

之之序興士共之官之之公但公又進序一上小三不 辟也市者眾所聚也與眾棄之國人皆欲殺也 德者士類所同欲爵以明其不私也刑人於市謂大 但慎重有序而又行之以至公也官字要看得好包 新裁此先王官人之法凡官民材作冒論使爲豫官 王拜受之登於天府也所以者何朝者士之所會有 **有與發能禮賓之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書於王 禄食也鹤人稻周禮鄉大夫三年大攷其德行道藝** 爵位次也謂初授以一命之位猶周禮一命受笞也 解論謂考其德行道藝也 虠 分明 也 使 任 以事 也

卷三十九 王制

加一節也 案了後使之爵之祿之則漸漸加去不是做一節方 仔細一論則可使何事可虧何官可食何服都 下使鹤澥三項說 工夫全在一 論之內把此 有定 人來

纂訂此記官人之制也民之材大小不同周禮大司 法先即其六德六行六藝而考詳之所謂論也永考 論於先則材之優劣審矣然後官以使之而歷試諸 佐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與馬故有官民材之法其 **艱**局任官而能則能勝其任矣然後錫之以一命之

背馬马爵之則已定其位矣然後 雕之使食以公田

出於君而實則成材者士之所其爲刑雖斷於君而 之入馬先字與下三然後相照應然後字重看總是 喜怒也刑人句帶言 伽重如不得已意後章司馬辨論官材止論國中之 質則有罪者眾之所其棄總示公之意見非出於私 士此兼萬民而言也至虧人四句叉進一步見醫雖

則材之優劣已審然後使之治事以觀其所施於此 而能勝其事然後鹤之以一命之位位定而養之以 司徒試用之然必先考評其行藝之詳焉至於論辨 所言庶民之材養於鄉學有可選爲士足以官使者 皇

禮記詳說

王制

《卷三十九

敞此官材之序也然其爵也必於朝廷之上蓋朝

之刑人於市與眾共棄之用賞之合於用 刑之公如 多士駢集示與諸士其舉之明乎非一人之私也猶

此

按論使爵祿一串說下先論有采訪意不止自己考 **醉辨只作明字看使之故任事爵之故位定日先日**

然後總是詳慎之意與士其之用時尤示其公言問

可以該澥刑人陪說

是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士週之途弗與言也屛之 政示弗故生也

沚

五宅三居是也不及以政赋役不與也示弗故生不授 者量其罪之所當往適之地而居之如虞書五流有宅 **剿者守關宮者守內刖者守囿髡者守積也唯其所之** 陳往公家不畜刑人舊說以為商制以周官墨者守門 之田不赒其乏示不故欲其生也

守內別者使守圓髡者使守積 宅三居是也周則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 不授之以田困乏又無賙餼也虞書曰五流有宅五 鄭注屛猶放去也已施刑則放之棄之役賦不與亦

船記許能 孔疏是故公家不畜刑人者既與眾棄之以是之故 東参三十九 王制

罪人被放不干及以政敎之事謂不以王政賦役驅 使嚮四方量其罪之輕重合所適之處而居之既是 唯其所之者屛猶放去也謂已施刑暴故放逐棄去 天子諸侯之家不畜刑人也大夫不得育養士遇刑 人於塗弗與言也謂塗遇於塗不與之言屛之四方

使非但不使意在亦不欲使生困乏又無關餼直放 之化外任其自死自生也 役賦不與謂役賦之事

乏叉無關餼也者解經示弗故生也 不干與於刑人解經不及以政云亦不授之以田困

嚴陵方氏日畜亦養也謂之畜則所養者眾矣於公

之大德而自暴自棄者不足與有爲也不足與有言 從而暴之故不及以政示弗生也然則好生者聖人 亦從而棄之故屛之四方示弗戮也自暴者先王亦 馬氏日公家勢足以畜之大夫勢足以養之士者其 為故弗故生則不使之生之謂也 於不能養特遇之並弗與之言而已弗故生者使然 家言畜於大夫言養大小之別也至於士則又不嫌 零不足以畜不足以養 故弗典 言 也夫自 棄者先王

石林葉氏日公家不畜者示不以國藏惡也大夫弗

批

庫記講說 王制

養者示不以家私惡也士遇而弗與之言者示不以 書 書 身親惡也

欲其生意在殺之安得爲好生之德哉究經意蓋謂 所以困苦之者示若弗故生欲其改過乃若聖人之 五流即此屏之四方也舜亦不欲其生乎如使舜不 心則未嘗不欲其生也

流者罪有輕重流有遠近惟所當往之地置之虞書 死者大夫不養不留於家也屛之四方謂五刑宥而 **郝解公家不畜不容於國也此謂墨卿等刑人之未**

禮此言不可行也 禮則是公家畜刑人與記言矛盾也而記為近情馬門別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別者使守囿髡者使守別躬者使守囿毙者使守別所不故欲其生也 周禮掌戮之職墨者使守賬邮示不故欲其生也 周禮掌戮之職墨者使守

示弗故生不授之田不賙其之示不故欲其生也故意也其當流者屛諸四裔量其罪之輕重以定地之意也其當流者屛諸四裔量其罪之輕重以定地之不不死者則公家不畜大夫不養士弗與言亦棄之人

腹記計記

《松土十七

王制

不及以政赋役所不及也几此者不授之田不期其完难其所之者量其罪之所當往適之地而居之也夫亦不養之豈惟大夫即士週之弗與之言語交談夫亦不養之豈惟大夫即士週之弗與之言語交談則是故意生全矣故不畜云云耳

士弗與言極言其無所容意惟其所之非隨他意所 禮記此是罪輕於大辟不至棄市者公家不畜大夫不養按此因上交刑人於市而並及之刑於市自是大辟乏示弗故欲其生也

所樣看賦役不與謂不令他出賦役示弗故生注意作所樣看賦役不與謂不令他出賦役示弗故生另以 所樣看賦役不與謂不令他出賦役示弗故生另以 明即的為不及以政亦說得買然與注不同 弗故 生謂不故故去生全他其生死聽之不留意也

說卷三十九終

E

商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 陳往比年每歲也小聘使大夫大聘使鄉朝則君親行 歲劑周乙制侯甸男釆衞耍服六者各以其服敷來 A注比年年歲也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朝則君自 然此太勝其朝晉文霸時所制也處夏之制諸侯 朝

孔跪此一節論諸侯遣卿大夫聘問及自親朝之事

夫云此大聘與朝晉文霸時所制也者案昭三年左 傳鄭子大叔曰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 鸭使卿爲介有五人其小聘惟三介故知小聘使大 年尊五。年朝諸侯相朝之法今此經文云諸侯之於 據傳文直云大聘與朝不云比年小聘案左傳文三 時亦應有比年大夫之聘但子 太权略而不言此亦 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故云晉文霸時所制而晉文霸 天子三年一大聘五年一 知小聘便大夫者案聘禮記云小聘曰問三介大 朝則文襄之制諸侯朝

子與自相朝同也

臣之禮也諸侯之於天子聘所以通好朝所以述 也舜典先言巡守而後言朝朝於方岳是也此言 聘是也書與周官先言朝而後言巡守朝於京師者 年大聘周官大行人凡諸侯之邦亦載歲相問殷相 朝其聘於鄰國之禮蓋亦如此故聘亦比年小聘二 通好不欲疏故比年一小聘逃職不欲數故五 長樂陳氏日朝覲宗遇會同君之禮也存頫省聘問 朝而繼之以五年一巡守者則朝於京師明矣五年 巡守者處夏之制則五年一 一朝爲虞夏之制亦曲 年

矣

市南部第 平年四十

守與周官先言五服一朝而後言乃時巡同義疏數 雖異先後之序一也聘義言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 五爲節焉言諸侯五年一朝而繼言天子五年一 君臣之際有天地之義焉故其朝聘巡守皆取敷以 嚴陵方氏日朝必以五年爲節五爲天地相合之數 年而朝書日五載 亦止言一者自天子言之也數可不用 三年大聘於天子言一於諸侯則不言者蓋天子則 馬氏日唐虞之制則五服以 一而已諸侯之眾其相聘不止於一故也巡守四方 一巡守而羣后四朝至於周則六 一服俟王而以四服褫

制而以爲霸者之制可乎一服俟 服族朝各以其服而來書曰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 說者以爲晉文公之制蓋非是也王制者記王者之 王乃時巡以此推之則五年一朝者疑其殷之制也

之固如其說豈當時記者誤推晉文之制以爲諸侯 之制諸侯歲朝周之制六服以數來朝今以經傳考 數周之世法己備而趨變旣悉則修法則而巡守監 之於天子亦若此與至於五年一巡守而又與周異 者以虞氏之世法始成而未備則修五禮而巡守歲 石林葉氏曰康成以大聘與朝晉文霸時所制處百

雕記訴說 泰四十

王制

疏此諸侯之朝所以六年爲限而王之巡守以十一

諸侯分來朝於京師歳徧是歲一朝也鄭說合矣孝 之制諸侯歲朝是也然鄭說孝經及熊氏說則皆云 **隨陵胡氏曰堯典五歳一巡守羣后四朝鄭云虞夏** 蓋調舜時巡守之年諸侯朝於方岳之下其閒四方 諸侯五年一朝天子天子亦五年一巡守今考鄭意 時所制則非案左氏昭三年鄭子太叔曰交襄之霸 經注及熊氏說非也然鄭謂此大聘與朝晉文霸之 **仓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故鄭據以爲解不知子**

> **注誤矣** 身不肯朝京師豈能台諸侯朝天子乎夫襄王狩於 河陽晉交帥諸侯朝於王所而已不朝於周也然鄭 太叔之言乃諸侯朝霸主之法非朝天子也況交襄

者朝以述職不欲其煩也四方諸侯分爲四年如声 也朝有考禮正刑一德之事是諸侯親來五年一朝 馬之獻小聘使下大夫充小行人之職大聘使上大 日朝皆所以尊君而盡臣節也聘以逼好有珪璋皮 新裁君臣相與有朝聘巡狩之禮而後上下交曰聘 天充六行人之職比年三年者聘以通好不欲其疏

爬記詳說 一卷四十

王制

四

行巡狩之典也五年一巡狩所以明王制察吏治也 **叉明年冬,則北方四年來朝畢適五年之期天子乃** 方諸侯春來朝又明年夏則南方又明年秋則西古

須知禮有輕重故時有疏數

新旨五年一朝五年一巡守皆像舜典成文舜典云

五載一巡守羣后

四朝

陳法舜典日五萬一巡守周官大行人日十有二歲王 巡守殷國孟子曰巡守者巡所守也

鄭注天子以海内爲家時一巡省之五年者虞夏之

制也周則十二歲 一巡守

巡守何爲太煩過五年爲其太疏因 天道三歲一 閏 其所者故必觀自行之識敬重民之至也所以不虚 天道小備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年一巡守以此 循行守土收民道德太平恐遠近不同化幽隱不得 虎逼 云所以巡守者何巡者循也守者收也為天子 當六年一巡守也云周則十二歲一巡守者大行人 正調廣也以虞夏同科連言夏耳若夏與殷依鄭志 云十有二樣王巡守殷圖故知周制十二年也案白 孔疏知五年是虞夏之制者堯典云五載一巡守此

卷四十 土制

Œ

言之夏殷六歲者取半一歲之律呂也周十二歲者

歲巡守般國殷國即是會一方之諸侯使來朝也又 徧則去一方近處會一方之諸侯如周醴所謂十二 朱子日五載一巡守此是立法如此若一歲關行不 帝紀亦云披山逼道未嘗宣居 云巡守亦非是舜時創立此制蓋亦循習將來故黄 象歲星一 周也

陰陽終故取四仲月也

嶽之爲言誦也誦功德也

五年之期天子乃一巡守用以明王制察吏治也 合參以下皆天子巡守之禮四方諸侯四年朝畢適

按虞書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此所云朝巡之期甚

合鄭謂此爲虞夏之制有據與前言封建爲殷制查 不同孔疏閏星律呂之說可不用

崇个通用燔燎以祭天而告至也東方山川之當祭者 方之山莫高於此故祀以爲東岳而稱岱宗也柴本作 皆於此望而配之遂接見東方之諸侯問有百歲之人 則即其家而見之以其年高故不召見也 陳准歲二月當巡守之年二月也岱泰山也宗尊也東

鄭住岱宗東嶽 柴祭天告至也 親見也

就自

老人

卷四十

大

麻常得其中也二月八月又晝夜 分五月十一月者 歲二月東巡守者皆以夏之仲月以夏時仲月者律 **孔疏此一經論王者巡守四嶽柴堅及継陟之事**

東巡守至於岱宗宗者尊也岱為五嶽之首故為尊 必先於此岱山者言萬物皆相代於東方故歲二月 之後乃望配山川 避案製醴云諸侯觀於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 柴祭天告至謂燔柴以祭上天而告至其祭天 親見也謂見東方諸侯其見之

經所在就見之與此少別 上有百年者則王亦先見之故祭義云天子巡守諸 諸侯之後問百年者就見之若末至方嶽於道路之 西行者弗敢過道經之則見之則知百年者道雖不 侯待於竟天子先見百年者下云八十九十者東行 侯曾之亦爲此宮以見之是也 **十有二尋深四尺鄭注云王巡守至於方嶽之下諸** 謂到方嶽之下見

言巡守而配四嶽河海也柴壑先於覲諸侯尊神也 故時邁言巡守告祭柴望也於其所過則配之故般 長樂陳氏曰巡守之禮凡大山川於其所至則望之

雇记辞說 《卷四十 王制

七

積月以爲時於月則考之於日則定之是考之於旣 以觀在上者之所行考時月定日所以和天道同律 賈所以觀在下者之所尚考時月至於制度衣服所 正特言志淫好僻者以所觀者爲淫僻故也陳詩納 賈以觀好惡則觀其所趨然民風有厚薄好惡有邪 而後觀民事之序也陳詩以觀民風則觀其所習納 見百年先於陳詩納賈貴老也尊神而後貴老貴老 禮樂制度衣服正之所以齊人道也蓋積日以爲月 服者蓋民德之不壹僭亂之所起常在於衣服之聞 往定之於將來也言禮樂制度則衣服舉矣又言衣

尤在致詳故也

之際其為法尚未能詳故其修之宜數也春自東方 巡之將以修其法而已天子之法至周詳矣方虞夏 義亦若是而已岱宗者以其易姓則升此而告代故 之禮無適而不用中焉五月八月十有一月巡守其 蓋諸侯非徒守天子之土亦所以守天子之法天子 嚴陵方氏日天子分土建國命諸侯以守之未 謂之岱以其爲五嶽之長而眾山之所宗也故稱宗 而東巡守所以順天時也行必以仲月者以見巡守 人稱職也故五年一巡而省之巡守者巡所守而已

慶記詳說

《参归十 王制

皆所以告至而已問百年者就見之所以乞老者之 守必居方岳之下者依名山而居使諸侯知所趨故 以天之高故燔柴以上達以山川之遠故望而祀之 也柴而皇配山川即詩時邁言巡守告祭柴堅是也 於東言岱則知南之爲衡西之爲華北之爲恆矣巡

其達之以煙以其高故也望者非卽而祭之以其遠

故柴而境内之山川又不可以不祭故望祀柴者言

馬氏曰蓋先王巡守之所至必以其所至而告天也

文而配其在配典者也 配於山川告於地也或曰望配或曰望获者秩其無 石林葉氏曰春從東而始至於岱宗柴告於天也望

港四十 王制

九

那以求比於先王之觀而晏子為言天子適諸侯無寒者與漢異矣考之孟子論三王之制地關者則有度出別之後蓋管巡守而告祭柴望矣配四嶽河海矣定殷之後蓋管巡守而告祭柴望矣配四嶽河海矣定殷之後蓋管巡守而告祭柴望矣配四嶽河海矣定殷之後蓋管巡守而告祭柴望矣配四嶽河海矣度成王非無行人擇从之官以巡邦國而周官所載期道衰焉齊景公欲觀轉附朝儛遊海而南放於理馬門遊衰焉齊景公欲觀轉附朝儛遊海而南放於理馬門遊衰焉齊景公欲觀轉附朝儛遊海而南放於理馬門與天神之後蓋管巡守而告祭朱望矣配四嶽河海矣度田野之荒蕪則有責一不朝則黜其爵再則削其

非勤民之事豈徒為是邀豫以亂民哉泰皇登之眾

瀕其荒唐益甚焉 上泰山以刻石頌德舟車所至履危殆者數矣漢武 三月之間周行萬八千里十三年之中徧於五嶽四

政治之得失就見百年以咨訪生民之利病不惟惟 以告至行望秩之醴以祀山川接見諸侯以考察其 神人之序也而神人之中又各愼尊卑之序 新裁春時天地盛德在東方故東巡守行燔柴之禮

祭訂泰山在奉高縣西北為五嶽之長巡守本為接 諂侯諸侯見後汝及百年兼寓貴賤之等意東方之 諸俟然先告至於天及山川神人之序也問即問於

應記詳說 不参四十

王制

山莫高於泰山故祀以爲東嶽而稱岱宗宗尊也柴 *

資牲於柴燔燎之使氣上蓬望祀山川謂設表望而

治之得失正君臣畢首就見百年則先王教民孝諮 配之不至其地總是告至意見東方諸侯以考察政

疾苦之念切矣

心典此言王者省方而事神禮人各有其赠巡守於 東即祭天祭山川者勤民之舉皇天后土實鹽臨之

也

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

陳注 則侈物貴志流於奢淫則所好皆邪僻矣 市而價之貴賤則繫於人之好惡好質則用物貴好奢 之美惡可見政令之得失可知矣物之供用者皆出於 ! 大師樂官之長詩以言志采錄而觀覽之則風俗

賤厚薄也質則 鄭注陳詩謂采其詩而視之 用物貴淫則侈物貴民之志淫邪則 市典市者賈謂 物貴

其所好者不正

政善詞辭亦善政惡則詩辭亦惡觀其詩則知君政 掌樂之官各陳其國風之詩以觀其政令之善惡若 孔疏此謂王巡守見諸侯畢乃命其方諸侯大師是 土

卷四十

王制

由在上教之不正此陳詩納賈所以觀民風俗是欲 **嫌惡若民志淫邪則愛好邪辟之物民志所以淫邪** 典市之官進納物賈之書以觀民之所有愛好所有 其政惡則十月之交徹我牆屋田卒汗萊是也 **善惡故天保詩云民之質矣日用飲食是其政** 知君上善惡也 和

之辟民之所志所好不必皆淫辟然止以是爲言者 嚴陵方氏曰詩所以言志風所以從上詩言之哀樂 失故命大師陳詩焉志淫言所志之淫好辟言所好 足以見民風之厚薄民風之厚薄足以知上政之得

蓋觀之所以防其淫辟故也買即價也

以郑民之所好惡而仰有以察諸侯之政也 其上之人無其道以禁之也故命市納贾不惟俯存 貴者賤民之所惡失其實則所志者淫所好者辟由 望 可知矣 買者物之貨 賤厚薄之齊 也物之貴賤厚 14. 也 岩 觀 唐 之 風 則 好 儉 可 知 矣 若 觀 陳 之 風 則 好 馬氏日陳詩以觀民風視其詩則足以知其風之美 **薄無常民之所好則物之賤者貴民之所惡則物之**

劉氏孟 冶日古者宣民情以詩自公卿大夫士以至 小夫賤隸皆得以陳君臣之失故民有怨乎其上故

一卷四十 王制

阜貨而行市以質劑結信而止訟以泉府同貨而斂 矣納賈如周官司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商賈 民情壅焉而不逼虐焉而無告奮民以利而耕者之 之淫禁民之辟皆可以次第舉矣後世禁民以言而 者既有以自省諸己又有以祭乎風俗於此則防民 **赊則知民情之好惡民心之向背繫爲天子觀此]** 民風則下之情得以上逼而上之有過亦可以自知 **秘含怨於詩皆得以備陳矣命掌詩之官陳詩以觀** 不得食寒者之不得衣於是蓄忿俟閒一旦決裂來 言矣而不敢怨敢怨而不敢叛何者其中之所以蓄

> 官命獻而納之如用物貴則知民好質而可驗上人 而政合之失可知民情好惡悉見於市乃可物價之 察民情 **美則風俗厚而政令之得可知觀詩之刺則風俗雄 歡之情悉見矣太師樂官也命采錄而陳之觀詩之** 新裁此先王東巡命官上段欲其驗民風下段欲其 然後春秋作其亦悼詩亡之不可復見也 之官廢而民風好惡天子不得而知也孟子曰詩亡 得上逼上有德意志慮而不能下達段由太師司市 夫詩以言志如民俗歌謠之類其勞佚悲

桓記群說

卷四十 王制

侯具耳此移風平情之意也志淫句不重只足上句 勤儉之化修物貴則知民好者而可驗上人奢侈之 化民風民情皆本於上之所風先王觀之為慶讓趙

挽回風化意 心典兩民字亦可味見先王巡守無非爲民言外有

之和矣知其風美而政令之得所致也詩之靡矣知 失吾將奚觀故聲詩之采太師掌之而命之陳焉詩 新旨先王之省方以觀民也是故上有教化民感之 而風成而詩則風之啄於言也詩而不陳侯政之得

以儉者也若志流於奢淫則所好皆邪辟矣民之好 **奢而示以奢者也侈物貴與是民儉也其國儉而示** 平司市掌之而命之納焉用物貴與是民奢也其國 於物也價而不納侯政之好惡吾將奚觀故市價之 者乎上有趣向民威之而好惡著而價則好惡之後 其風惡而政合之失所致也因詩觀俗而政合不可 恶豈能平乎

說者不必用 按此節觀民風觀好惡兩平為是或有以察民心貫 風之寺則太師爲各國之樂官王朝太師一時不便 **孔疏云太師是掌樂之官各陳其國**

卷四十 王制

圭

但好惡兼質查而好辟只是奮一邊 采訪也典市亦然 志淫好辟連好惡說雨好字同 志淫則好辟

挽回之術在言外

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 月正日也考校四時及月之大小時有節氣早晚月有 陳注典禮掌禮之官也考時月定日即舜典所云協時

弦望晦朔日有甲乙先後考之使各當其節法律禮樂 制度衣服皆王者所定天下一君不容有異異則非正

票注同陰律也

矣故因巡守所至而正其不同者使皆同也

嚴陵方氏曰王者必頒麻以一天下正朔故巡守則 同也 律也不以陽律名管者因其先言耳所以先言者以 律也故太師云執同律以聽軍聲叉典同注云同陰 典云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文雖小異大意與此 之大小時有節氣早晚月有弦望晦朔考之使各當 **乳硫典體之官於周則太史也考校四時及十二月** 禮鐘鼓之樂及制度衣服各有等差當正之使正堯 其節叉正定甲乙之日陰管之同陽管之律玉帛之 同為平聲平爲發語之本今古悉然故先言耳 鄭以先儒以同爲齊同此律故辨之云同陰

雅記詳記 一概 各四十

差故巡守則必定日焉蓋考之處其不一定之欲其 考時月焉作屛者不能無贏縮及其久也日不能無 丰

長短衣服有文質未嘗同也此所謂同欲其同出於 無差律有陰陽禮有隆殺樂有清濁制有大小度有 天子而已同出於天子則正於一故終言正之同即

所以正之故也

諸侯使諸侯受而行之巡守而考定之者又處其得 恐差其候也雖然麻象日月星辰君職者之事也然 馬氏曰考時月定日者所以示其東作西成之事而 而先王巡守必考時月定日者蓋先王歳先頒朔於

者之所出而諸侯則其法守而己故正之欲其有異 衣服者先王之所以爲政而以一民行政教者在上 無異也禮樂者先王之所以爲教而以一民心制度 之不詳而候之差也度量權衡者律之本也而律者 而不敢同也正說另 蓋度量權衡之所自出也於律則同之欲其有同而

舜之攝政亦以其時為未平也日月有不合則協之 五玉與此不同何也蓋洪水之流民方出於昏墊而 石林葉氏曰書曰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 有不齊則正之度量權衡有未一 卷四十 王制 則同之禮有未備

記詳說

則修之王制所言治世己平矣故時月無不合慮其 流及於三代則其文盛矣其衣裳備矣未見其弊舜 水之後而其教詳故言度量衡在其中雖然舜不言 德不歸於一此所以特正之也 亦不可得而正之及其文盛而弊也衣服有二而民 衣服而王制特言正之何也蓋衣裳之備自虞氏始 禮樂衣服無不備處其有變革則同而一之唯其洪 不合則考以成之日無不正處其不正則定以齊之

豈使國家異觀遠近異政命典禮考時月正日同律

劉氏孟冶日王者之有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舜之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 麻之贏縮失其序則時月日律之失其度法度之不 體樂制度衣服正之者凡欲其有所統一也況夫律 者巡行又有典禮之命向嘗頒正朔矣茲復考之虧 下及冰其一王制總重天下一君不容有異意 聖之不敢忘况當巡守之時其可不揆而正之乎 來歲之受朔日乃飭司服具飭衣裳必循其故皆先 修五禮五玉皆此意也若月令之合諸侯制百縣爲 正則禮樂制度之失其常故堯之命義和敬授人時 新私品完正東巡之時命及禮官上段欲其齊天時

爬記許說 《卷四十 王制

有差故命典禮考定同正欲其行於列國者不異於 法律而輕重之必正同其禮樂而和序之必正同其 就中矯偏歸正欲其同必須正之正之斯同矣同其 固守於侯國矣然法律之多出入也禮樂之易變易 之弦望晦朔定日之甲乙先後而己不쎢此也王章 其不一也定之欲其不差也考時之節氣早晚考月 也制度衣服之多尚新詭也必同而正之正乃損渦 **麻象授時稽古定制於平日但恐令日侯國所行者** 制度衣服而大小文質之必正也蓋此一段天子已

能一 一 皆同乎 不然律有輕重禮有隆黎樂有清濁與制度衣服母 法律變禮樂革制度僭衣服者皆正之正之期同矣 裳之類欲其同必須正同字無工夫正字著力如壞 以樂律解之制度如宮室車旗之類衣服如冕弁衣 纂訂典禮周太史官名卽司麻律制度衣服者合上 太師市皆諸侯之官律法律也以下交言樂故不可

之考其時焉而節氣早晚適其候考其月焉而弦望 諸侯奉天子之正朔恐其棄侮怠玩也殆必考而定 新旨當巡守之期而舉陟方之禮有典禮之命焉彼 王制

卷四十

丸

王章恐其改革變亂也殆必同而正之齊其法律而 步而循其律象之規天道有不明乎諸侯守天子之 **晦朔當其期定共日焉而甲乙先後順其序守其推** 服而僭擬詭異之必懲矯其好異而示以大同之盛 輕重之適均齊其禮樂而和序之必得齊其制度衣

按此典禮似當是王朝之官在各國如何能考定同 而無所異 爲勝蓋王朝有定制同之究竟是不異 時講謂考定问總是不容其異較馬氏分同異 鄭注以同爲陰律律爲樂律今不用其

王政有不飭乎

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

陳注凡祭有其舉之莫敢廢也故不舉者爲不敬山

地之望也故削地焉

鄭注舉猶宗也

孔疏山川是外神故云不舉不舉不敬也山川在其

非夏殷之制異乎神祇眾矣止以山川為言者蓋諸 身孟子言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者豈 穆之序者為不孝削地所以貶其國絀爵所以貶其 嚴唛方氏曰不舉其祭祀之禮者爲不敬不順其昭 國境故削以地

加記詳說 卷四十 王制 #

之神自其有所别言之皆可謂之祇 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皆此意也天曰神地 侯之所守以山川為大故魯頌言錫之山川經又 日祇此以山川為神祇者自其無所屈言之皆可謂

舉者是爲慢神君削以地蓋山川地之望故也 纂訂諸侯有外祭山川神祇是也有廢其祭祀而不

元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 按鄭謂與循宗也欠明只是不舉行祭禮

爵者祖宗所傳故絀爵焉 陳注宗廟不順如紊昭穆之次失祭祀之時皆不孝也

鄭注不順者謂若送昭穆

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於是躋僖公於閔 太廟躋僖公逆祀也左傳曰夏父弗忌為宗伯曰吾 孔疏宗廟是内神故云不順不順不孝也宗廟可以 表明的等故絀以節 文二年秋八月丁卯大事於 公之上是逆昭穆也

之時爲不孝君絀以爵蓋爵者祖宗所傳故也 象訂訴依有内祭宗廟是也有繁昭穆之序失祭祀

按鄭謂逆昭穆說得偏陳注棄失時意方全 度衣服者為眸畔

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亦革制臣 原記許說 卷四十

王

着討

陳注不從違戾也流者箴之違方討者聲罪致戮孟子 **曰天子討而不伐此章四君字皆謂國君**

鄭注流放也討誅也

惟流放制度衣服便是政治之急故以爲畔君須誅 孔疏廳樂雖爲大事非是切急所須故以爲不從君

淺深之別從則隨而有所順畔則敵而有所逆言不 嚴慶方氏日禮外也故可變樂內也特可易而已此

從則未至於畔也特爲不從而巳所以爲輕重之別

馬氏曰加地者益以地也進律者進以爵也夫有德

舞行簽室此非進律於有德者乎

討此四罪先輕後

篡訂發禮易樂者爲不從流之遠方而己革制度衣 **废者為畔討則以法致其誅焉皆所以示懲也** 革制度衣服者必流討其君豈爲過哉 固所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也則其變體易樂 也流則放之唯其所之討則以法致其誅焉夫巡守

從不從王也革變也畔畔王也

之放討當互看以斟酌其輕重非以變易爲輕革爲 按君是國君變易革是其國君之罪故天子放之討 更孔砵謂禮樂非所急須故輕其說誤

者加地進律 老四十

董

陳注應氏日律者爵命之等加地而進之所以示勒也

嚴慶方氏日有功於民則加地有德於民則進律也 鄭注律法也 之爲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故其治民勞者其 孔疏律法釋詁文法謂法度諸事皆是即大行人上 則有慶慶以地此非加地於有功者乎樂記曰天子 孟子曰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

進之以七侯伯以七爲節則進之以九此所以以律 以地進以脅皆以法而進之也若子男以五為節則 者則進以爵而以律言之何也蓋律之猶言法也益

德愈修而進之故曰進律 愈多而增之故曰加地昔嘗有德而賜之律矣今以 爲樂而樂則彰德昔嘗有功而報之以蘇矣今以功 石林葉氏日加地所以爲祿而祿則報功進律所以

國爲功德又仁民之心然不外教養律者爵麟之等 新裁此王者東巡而賞有功也功德串看樹勳庸於 《卷四十 王制

記計談

七命七十里加百里則進七命為九命地即取之間 加地則律隨而進如五十里加七十里則進五命爲

也律者廚命之等不敢擅假故變虧言律加進申看 纂訂功德二字不平德爲仁民之心功則德之所見 田者此賞善以示勸也

心典須重看於民二字自上文觀民風云云如此養

如五十里加之七十里則進爲伯虧等

政多端無非為有功德於民耳

合参功德串功在外德在心要即在上文命太師 禮兩節內見出蓋民為邦本王者建侯分治以爲民

武帝以討衡山遼曠因識緯皆以霍山爲南嶽故移

其神於此其土俗人皆呼爲南嶽南嶽本自兩山爲

等加地進律有激物剛報二意 耳說簡有功德於民則賞亦非倖邀也 律爵命之

一守之禮歸假于旭禰用特一西嶽如南巡守之禮十有一 五月南巡守至于南椽如東巡守之醴八月西巡守至 對而時講叉謂地律串看加地即進爲亦說得去 按方氏葉氏皆以律為樂律 以報功樂以彰德 平今不從依陳注律爲爵命之等是以爵言與上 月北巡守至于北嶽如西巡

陳注假至也歸至京師即以特牛告至于祖獨之廟 郭注假至也特特牛也阻下及鬴皆一牛

展記詩館 《卷四十

亖

禹

注山 純注 南嶽西嶽北嶽者案爾雅灣山云泰山為東嶽郭景 五載一巡守鄭云每歸者謂每五年巡守而歸也其 南巡守五月至則是從東獄而去故鄭注尚書云毎 更去便是路遠無由可至尚書既云巡守四樣即云 歸格于祖旣言每歸似是嶽別一歸若嶽別一歸而 孔疏言五月南巡至于南嶽者孔生尚書云自東 |云素山爲京嶽在奉高縣西北霍山爲南嶽郭 在衡陽湘 南縣南郭及云个在廬江階縣西漢

业舞詰文也云阻下及稱皆一牛者謂從始阻下及 於補廟別皆一牛鄭以經云祖稱用特恐同用一 **吐霍山耳華山爲西嶽郭注云在弘農華陰縣西南** 特也殷用六周用七也又尚書洛誥云文汪騂牛 **必知每廟皆一牛者以尚書堯典云歸格于藝祖用 医山為北嶽郭注云在常山上曲陽縣西北** 名非然近也如 武王騂牛一是各用一牛也 **长祖郎用特明知各用特也唐虞及夏五廟則用 衡山一名霍山自嫨武帝以來始徙南嶽之神於盧** 郭 此言則南嶽衡山自有 兩 名 假至 名

腿記詳說 卷四十 王制

重

延平周氏日歸必告於祖禰者事死如事生也性特 者約於事胂則自素者可知

滕陵方氏 曰天子之出必造乎 禰及其歸也必假于 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所不敢約也然其約如此則 以原生時之必面也特一牛也用特以見約焉先王 巡守之不爲煩費可知下交言造乎補而巳則不必 祖稱出而造之所以象生時之必告也歸而假之所 用特也於用特而及乎祖則造稱之時不嫌於不及

新旨天時不備則化育偏王澤不遍則恩威壅故因

禮記詳說 卷四十 王制

禮也惟用一特牛焉以其非正祭故其禮

守旣畢而歸至於京師必告至于 祖禰反而必面之

巡守而至于恆山式序之典物懲之法所以行於西

何敢作聰明以亂舊章乎又豈特西哉十有一月止

若御侯之柄仁民之綱所以行於南者一行之於西

臣民一天人而行賞罰一循夫東巡之禮修舉無殊

異焉斯禮也豈特南哉至八月而西巡守至於華山

之後惟五月南巡守而至於衡山凡其逼幽明而省

當五年巡守之期適一

一月東巡

時巡守必遍如此

者一行之於北奚有侈然而改厥度乎迨夫四方巡

美

簡也

按此節文本虞書而不如書之文法變化

陳泩類宜造皆祭名後章言天子將出征則此出爲巡

守也諸侯則朝襲會同之出歟

大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稠諸侯將出宜乎社造

莎糊

鄉注帝謂五德之帝所祭於南郊者類宜造皆祭名

其雕亡 孔疏此一經論天子巡守之禮也將出謂初出時也 知此是巡守也類乎上帝者謂祭告天也宜乎社者 知此是巡守者以下别云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故

□ 大田 三
 □ 三
 □ 大田 三

曾子問曰出反必親告于祖禰是也天子用特牲諸 造乎涵者亦告題及載主也惟言出告則歸亦告也 首虎通云還不復告天故從社始也亦載社主也 自虎通云還不復告天者天道無外內故不復告也 諸侯將出者謂朝王及自相朝盟會征伐之事也 建政治五元得告天故從社始也亦載社主也 是子社者不得告天故及劑燙惟告廟不告天地者 相關敗也然出告天地及廟燙惟告廟不告天地者

長寒陳氏曰周官大視大師則先宜社而後造祖

會同則先造廟而後宜社此先宜社後造禰蓋言重

巡守於其將出則類上帝於其所至則造上帝大師

于岱宗柴詩言巡守告祭柴堂此蓋造上帝之禮也

侯卑則否也曾子問注云皆奠幣以告之是也

師之事與然天子諸侯豈特將出而有是哉於其所至未嘗不類帝書曰至于岱宗類于上帝是也於其所有事未嘗不告社稱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是也帝非不可以言造以類爲主社禰非不可以言類以造宜爲主 禮書曰書曰類于上帝詩曰是類是稱周禮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凡天地之大裁類社稷宗廟則爲位肆師類造上帝則爲位大祝六所一曰類一曰造類上帝大會同造于廟迪欣掌類造之祝號禮記曰天子將出類于上帝詩曰一時一時,即爲位大祝六所一曰類一曰造類上帝大會同造于廟迪欣掌類造之祝號禮記曰天子將出類一方上帝造于廟則類者類其神而祭之也造者即而

之與受命而類可知既受命而類則師之旣事邑之 受命別類乎上帝於湯之旣受命則告于上天是旣 星辰於四郊則類上帝蓋南郊平 上帝小宗伯肆師掌之則禮之隆殺著矣四類日月 於正祭與旅也觀配天旅上帝而大宗伯掌之類造 既戊叉可知也類造之禮其詳不可得而知要之劣 事則必祭祭必以類醴也於舜之旣受命言類則湯 於其將出亦類上帝於其所至特碼于所征之地 之後用牲于郊牛二此蓋類禮也何則書於舜之旣 已昔武王伐紂即事而退柴於上帝成王營洛位成

卷阳十

쿮

王制

心經日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其言正與此合 子之所獨者諸侯以天子爲天且以爲隆殺之別故 言歸者互相備也宜造則諸侯之所同類上帝則天 嚴陵方氏日前言巡守之歸而不言出此言出而不

宜者以事之宜而告於社而其禮則略於祭地 馬氏曰類者以其事類告於上帝其禮則略於祭天 造造而告之也天神達人而尊故言禮以致其敬地 李氏曰類其禮有類於正祭也宜其義有稱於事也 之而已故告以道其事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尊 减近人而親故言義以致其意於 旭獨則以生道事

> 告之先後之序也 单之序也泰誓曰受命于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家上

補則親之而已故以所至言之 人而每故以體言之社者近人而卑故以關佑言之 見關佑也造亦六斯之數蓋求其有所至也帝者建 亦類於常禮宣者求其無所不宜故孫炎以宜爲求 延平周氏曰大祝之六 廝其一 日類言雖有事而所

叉吾身之所自出者故出必祭以告之諸侯為朝觀 巡守將出則必徧祭乎羣神王者父天母地而禰廟 新裁此言天子諸侯将出而行告建之禮也天子爲

皇司并說 卷四十 王制

會同而出社乃彼之所守故宜乎社圖乃先君所傳

之寄託國社之體統先人之基業為重也 · 稠造而告之如生時之出必告也諸侯爲朝覲而將 以其禮類於正祭也宜乎社以其義稱於事也造乎 纂訂天子爲巡守而將出其事大其體隆類乎上帝 故造乎稿 只是天子諸侯不敢輕出之意以上天 出亦重其事宜乎社差乎禰蓋天子父天母地而禰 正身之所自出諸侯社以守土而國則先君所傳故

祭祀之異如此

按此因上言歸假而補初出之禮又因天子而並及

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 使無違婚也正刑者行以公平使無偏枉也」德無貳 陳注無事無死喪寇戎之事也考禮者稽考而是正之 心也三者皆尊天子之事 侯 帝 不必依鄭言靈威仰 德以貿子天子

事則此常朝别也 孔蘇知事非喪故而爲征伐者若王室有喪則朝赴 雖四時而來朝朝是總名也若時會之禮有征伐之 不廢故傳云天子七月而葬詞軌畢至此朝謂常朝 王制 考禮謂諸侯相與朝王之時考

鄭壮事謂征伐

所行故後言之 禮中兼之禮刑是施用於人故先言之道德是己之 校醴儀正定刑法專一道德以尊崇天子不言樂者 **爬記詳說**

圭

不義也一德以觀其所執有中有不中也三者皆協 於中則不失乎為邦之道足以尊天子庇萬民矣 禮以親其用中無過不及也正刑以觀其用法有義 者五載一朝四時更至也因其朝而較其治否故考 長樂陳氏曰周官凡諸族之邦交歲相問也旅相聘 長樂劉氏曰天子無征伐之事而與諸侯相見曰朝 也世相朝也若夫天子無事則與之相朝不特以世

> 以蕃王室此之謂也春秋書滕侯群侯來朝穀梁日 所以同其趨向如此則禮刑正而無異政之國道德 而已考 天子無事與諸侯相朝正也考禮修德所以尊天子 **也其言蓋本諸此** 一而無異教之民此尊天子之道也書日睦乃四鄰 禮所以 杜 其階僻 IF. 刋 所以 (防其淫) 暴一

山赊隆氏臼相見主盲天子見與不見在天子也考 石林葉氏日諸侯四時見於天子而禮雖不同。 **爬**正剂 一 **言之皆朝也諸侯自相見亦曰朝者猶之公侯伯子** 徳主言諸侯固諸侯之事也 合而

禮記詳說 《卷四十 王制 畫

謂無事也先王於無事之時猶以爲憂禮所以辨上 此則遭卿大夫士以聘問於王方其朝觀會同則所 男皆谓之君不害其同名也古者四時之朝皆有常 成功也雖然於考禮而不言樂於正刑而不言政於 身而化民不齊則疑眾駭俗故使之一德諸侯朝而 **惡刑暴亂一過用法則爲虐故使之正所德所以先** 下定民志一失名分則為亂故日考禮刑所以詰姦 期唯王有巡守征伐之事也則有時見殷見之禮非 三者備莫不知協力以尊天子此先王之所以能守 **德而不言道何也蓋樂自上 賜政自上出道自上**

揆非諸侯所得專而 報也於德能一 於鵬能考則樂達而可廣也於刑能正則政成而可 則道行而可以同俗也 禮刑 也下所執守德也已所修

之同謀協應而不敢有一心也凡此皆所以尊於天 天子之所出而諸侯則謹其法而已所謂一德者使 馬氏日春朝夏宗秋覲冬遇皆所以爲朝也禮與刋

延平周氏日考禮正刑言其在外者一德言其在内 者出禮則入刑出刑則入德故其序如此

嚴陵方氏日考禮者考天子之禮而行之也正刑者 王制

聖黑法之

卷四十

耋

参与十

王嗣

出自天子則諸侯豈有異心者哉故能一德以尊於 天子也夫朝所以明君臣之禮正尊卑之位而已故 出矣用天子之刑則征伐自天子出矣禮樂征伐皆 **言朝則以尊天子繼之** 正天子之刑而用之也行天子之禮則禮樂自天子

刋是諸侯所行之法而受之於天子者德是諸侯所 合珍此朝見述職之事奉薦明刑竭忠是諸侯平日 心於内是尊君之根本雖三平而德爲重 秉之心而致之天子者奉法於外是等君之節目傾 事至此則又考之正之一之耳注作三不說

> 在敬謹上看 勤勞或結爲憂恩各於心上得一件謂之德此德遭 德是此心所凝結成者或結爲忠或結爲變或結爲 天子唯一德乃見尊君德與心字不同心是虚活的 新裁此言朝見逃職之事上朝禮所由名下方言人 朝三不說無妨尊只在恭敬上說此就是尊非洛 纂訂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無論朝宗覲遐總名日 人臣當此朝君時盡光職之事以致專君之誠焉其 臣來朝時述職也 人君以時接見鄰臣斯以行朝禮也 奉其禮守其患猶未見實心辱

尊之者何自爲考正一而已五禮有親疏貴賤之體 渗正一者已素至來朝時此心唯恐有遺僭處偏枉 偏枉德乃精白承休之心一之使無二三蓋平日之 考之使之無遠僭五舸有比附出入之類正之使無 法正之是每之而奉其法德乃事天子之心一之是 處二二處故又益致其謹也凡三者皆尊君之事也 尊之而不敢二奉法於外是尊君的節目傾心於内 **禮乃天子之禮考之是尊之而守其典刑乃天子之** 是尊君的根本三者盡而尊君之事畢矣不必於此 外別求傳字

按此因言朝而及諸侯逃職之事重逃職上考 具陳注背 三者當三平而方氏」德連下作一句亦說得去但 氏是道德之德主教化說馬氏同謀協 **刑是述職事易講一德||字諸說俱不明確|** 君愛國之心說與陳注無二心不背可用 一心又仍兼眾諸侯言新裁心之凝結爲德是主忠 [億而] 陳氏葉 陳壮云 不敢有 禮 正

7子暘諸侯樂則以祝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

連底撞之令左右擊所以合樂之始發如鼓而小有柄 陳注柷形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探一尺八寸中有椎柄

卷四十 王制

耋

此以將命也 侯之命鼗節一唱之終其事狹故以將伯子男之命 持而摇之則旁耳自擊所以節樂之終將之謂使者執 鄭注將謂執以致命祝發皆所以節 疏曰祝節一曲之 始其事寬故以將諸

之鼗如 孔疏凡與人之物置其所與大者於地執其小者以 者按漢禮器制度机狀如漆留中有椎將作樂先聲 致命於人將行也謂執以行命云柷鼗皆所以節樂 小鼓長柄旁有耳搖之使自擊柷之節樂節

之終其事狹故以將伯子男之命

曲之始其事寬故以將諸侯之命数所以節一

樂事播發擊弩是擊枕者必插發播發者不必擊枕 **書曰下管發鼓合止祝敔是下管合樂則擊祝也周** 禮小師掌教發鼓祝敔瞽矇掌播發祝敔 眠瞭掌凡 長樂陳氏日獻車馬者執策級獻甲者執胄皆以其 **所先者將之也下之獻上** 如此則上之賜下亦如之

者也發鼓祝敔笙鏞以閒所以作於堂下者也堂下 樂以鼗將之故賜伯子男書曰下管鼗鼓合止柷敔 何也蓋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舜所以作於堂上 石林葉氏日堂上之樂以柷將之故賜諸侯堂下之

禮記詳說

王制

卷四十

之樂爲卑以鼗將之未必有柷堂上之樂爲尊以柷 將之亦必有錢 美

嚴陵方氏曰柷鼗皆所以合樂而爲之始也以樂之 始者將之則樂之終者從之矣凡欲省而不欲煩於 其所將者如此是禮也言侯伯子男而不言公者於 侯言諸則公在其中矣

陽有時一 之數也陽成於三而八六少陰老陰之數以陽之成 李氏曰先王之制器無非陰陽之理也凡聲陽也陰 一尺四寸以爲廣三八之數也尺八寸以爲深三六 而通因用陰以招陽方者陽之象也祝方而

禮記詳說卷四十終

必陰所以合樂也

麗記詳哉-爲之柷節一曲之始其事寬而諸侯之地辟民聚澤 以天子辨分為主下三節重四箇然後字以諸侯奉 可達施者似之故賜樂以枫其分尊者其將命也隱 樂樂器眾多難以並陳必有將命之器亦必因み而 瓊其意可用 順者賜弓矢能討有罪者賜斧鉞能備孝道者賜圭 命為主 白虎通三豬侯能和人民者賜樂能征不 命之器以器之大小辨分之尊卑也首重兩箇則字 新裁此見禮樂征伐教化自天子出也賜樂而異光 卷四十 諸侯有和神人之功天子然後賞之 王制

器見拼分之義一舉而仁義備此先王馭臣下之道 是以器之大小辨分之尊卑也赏樂見勸功之仁異 **幾節一曲之終其事狹而伯子男之地不及廣而遲** 不及這者似之故賜樂以叢其分卑者其将命也發

按天子有賜樂之禮故進律有作樂律解者

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 王制

陳注鈇垄斫刀也鍼斧也

鄭泩得其器乃敢爲其事

尼記訴說 命稱具征伐此謂征伐當州之內若九命爲二伯則 得專征一方五侯九伯也若七命已下不得弓矢賜 弓矢故宗伯云八命作牧注云调侠伯存功德者加 孔號賜弓矢者謂八命作牧者若不作牧則不得賜 (参归) 王制

父者得專討之晉衣侯雖受弓矢不受鉄鉞崔氏云 以不得鉄鉞不得專殺故執衛疾歸之於京師 者勞者生云若晉文侯文及受王弓矢之賜者賜鈇 者尚書大傳云以兵屬於得專征伐者此弓矢則尚 或然後沒刺天下無異法賜主費然後爲吧則天下 以鉄鉞孝道備者赐之以秬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 長樂陳氏日能征不義者赐以弓矢能誅有罪者賜 **越者謂上公九命得賜鈇鉞然後鄰國臣弑君子弑** 大弓合七而成規者故司弓矢云唐弓大弓以授使 響形弓一形矢百盧弓十盧矢千於周禮則當唐弓

無異禮命之教然後爲學則天下無異教

伐下之辭敵國不相征 鉞使之得征殺也賜圭瓚使之得爲鬯也蓋征者上 石林葉氏曰至於方伯則不特賜樂而已賜弓矢鈇

得自爲也

鄭注圭瓚鬯爵也鬯秬酒也

降神必 用唣故未賜圭瓚則求鬯於天子賜圭瓚然後

圭 費 釀 佢 笔 為 酒 芬 香 條 鬯 於 上 下 故 曰 鬯 祭 酒 灌 地

之所以致天討之器諸侯必俟天子之賜然後得以 以征對殺則殺爲重以弓矢對鈇鉞則鈇鉞爲重諸 征伐者蓋臣無有作威而所用則唯君之所賜而已 馬氏臼征與殺先王所以致天討弓矢鈇鉞皆先王 侯之出討有罪未賜鈇鉞而有所不敢殺則亦征之

爬記辞說

《卷四十一

王制

者以行於遠爲主故賜弓矢然後得專征殺者以制 嚴核方氏日弓矢利以用於遠鈇鉞利以用於近征

於近為主故賜鈇鉞然後得專殺

新裁日征則猶未專殺曰殺則專征可知

皆天子致天討之器賜然後敢用臣無有作威故也 合參諸侯能征不順者賜弓矢能誅有罪者賜鈇鍼

按此諸侯字稍頓謂受天子之賜也承上文天子字

陳庄圭瓚璋瓚皆酌鬯酒之爵以大圭爲瓚之柄者曰

禮記詳說

《卷四十一 王制

費之制拨玉人職大璋中璋之下云黃金勺青金外

用璋瓚故周禮小宗伯注云天子主瓚諸侯璋瓒旣 孔疏賜圭瓚者亦謂上公九命者若未賜圭瓚者則

不得咆則用薰故王度記云天子以鬯諸侯以薰丰

朱中鼻寸衡四寸鄭注云鼻勺流也凡流皆爲龍

也三璋之勺形如圭瓚又典瑞注瓚樂大五升口徑

地此 性 者 謂 鬯 也 玉人注又云有流前注此是主墳之形也鬯者釀柜 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叉明堂位注云以大圭爲柄 黍爲酒和以鬱金之草謂之鬱鬯不以鬱和直謂之

馬只曰獻莫重於裸傳曰禘自旣灌而往者吾不欲 **男之矣則是鬯爲禮之至也孔子亦曰鬯者敬之至** 敢也雖然宗廟之禮不可廢未賜圭璒則資鬯於天 也以鬯爲敬之至則天子未賜圭瓚則諸俟有所不

子而所用者璋瓚而已

延平周氏曰禮非諸侯之所可制者眾矣獨以鬯爲

Ξ

其所以事神明者不足於已而有待於上也 達然後賜以圭瓚使自爲鬯不爾則資鬯於天子示 泉爲諸侯者其道足以首出於一國而其德足以下 言者僭莫僭於祭鬯者九獻之首而芬芳下達於淵

以爲酒曰鬯以其至和之氣鬯爲放也贅言取彼以 嚴陵方氏曰鬯卽秬鬯也秬黍一稃二米和氣所生

鬯以秬黍礦酒和之以香曰鬱其氣暢然曰鬯天子 費天子主費諸侯璋費半圭日璋鬯酒名周禮有鬱 熱解事以金爲勺宗廟獻酒之器以玉爲柄故曰圭 王制

圭 費則自爲鬯不然皆養鬯于天子 諸侯廟祭初獻凞尸用之諸侯有大功德天子赐之 **服記訴說**

《卷四十一

四

爲未賜豈敢爲哉下句不過連上句耳須得他不敢 自專而惟受命於君之意 新裁賜與未賜還要重首句要見賜圭瓚然後得自

祭訂諸侯能備孝道者天子賜之圭費的鬯以降神 **脊^惶於天子蓋君腸可以安祖宗之心孝也而實成** 養之中不失忠君之節此諸侯之用鬯也爲循造也 其忠或未賜而資兇於天子忠也而實成其孝於沿 然後為鬯未賜者降神旣不可廢鬯又不得自爲則

此小學大學殷之制

尊卑學異名辞明也靡和也

之郊七十里之國八里之郊五十里之國三里之郊

資循籍

大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 按賜圭瓚是許其用鬯故可自爲鬯未賜圭瓚則 自為咆待天子賜鬯然後用之亦只用瓊墳獻之

是殷制若周制則畿內千里百里爲郊路侯之郊公五 居中面有二十五里三里置郊郊外仍有二十二里此 五里九里置郊郊外仍有二十六里五十里之國國城 郊郊外仍有三十里七十里之國國城居中面有三十 陳注疏曰百里之國屬城居中面有五十里二十里置

原記手名 一次必四一一 王制 五

近郊半遠郊此小學大學殷制周則大學在國小學在 張子曰辟雍古無此名蓋郊於周周有天下遂以名天 子之學說交云頻宮諸侯鄉射之宮也 使天下之人皆明達請和也類之言班所以班政教也 西如辟明也雍和也君則尊明雍和於此學中習道藝 環如壁泮官半之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水也 **丁里。成伯三十里子男十里近郊各牛之天子諸侯皆** 鄭注學所以學士之宮尚書傳日百里之國三十里 舊說辟雜水

芹皆論水之形状故詩注以形言之也或見陳注 記書説 常常 工 王 間

學者之就學無甚遠之差也遠郊近郊必各有學但此大學即郊學也對小學而言大爾非國子胄子俊所視之大學所視之大學必有國之改學也對小學而言大爾非國子胄子俊學則其學在宮之左右此言大學在郊非天子諸侯學則其學在宮之左右此言大學在郊非天子諸侯學用與學在宮之左右此言大學在郊非天子諸侯學別其學在宮之左右此言大學在郊非天子諸侯學者之就學無甚遠之差也遠郊近郊必各有學但

以井邑多少地里近遠而設必處其均郊學則鄉家

大夫教之國中大學則天子諸族所自視者也郊學

雖非俊造圖胄之所居亦有時|而往如行禮於其別

使不帥教者觀之辟靡周天子之學也頻宮周諸侯之學也辟靡之制必是水中心爲辟靡環水之外四。聖先師於其閒故言臨靡拜老漢禮猶然周以前四聖先師於其閒敢言臨靡拜老漢禮猶然周以前四學之內無水亦必無辟靡應代或尚左或尚右置皆於其閒則謂之瞽宗說禮者見頻宮周學也遂以爲天子之學此又錯亂也

學居內故文王世子言凡語於郊遠之於成均取爵學居內故文王世子言凡語於郊遠之於成均取爵學居內故文王世子言凡語於郊遠之於成均取爵學居內故文王世子言凡語於郊遠之於成均取爵學居內故文王世子言凡語於郊遠之於成均取爵於類宮之左右而米廩其公宮南之小學敷於其選士由外以升於內然後達於朝故也於其質之帝,以便人之觀也類宮大學也傳之,與其中而洋水關於上等以其選士由外以升於內然後達於朝故也以便人之觀也類宮大學也傳之大學在郊故將有以便人之觀也類宮大學也傳之大學也以其選士由外以升於內然後達於朝故也以便人之觀也類宮大學也傳之大學也以其過一次,與其公宮南之小學數學居內故文王世子言凡語於郊遠之於成均取爵學居內故文王世子言凡語於郊遠之於成均取爵學居內故文王世子言凡語於郊遠之於成均取爵

或然也以夏周之制言之則如此謂之大學小學則 諸侯之大學在郊小學在國蓋選士由內以及外理 卽文明之方故也然以虞殷之制言之則如此或證 達之於外故或在國或在郊者以此爲制也非特證 侯爲然雖天子亦然舉小以見大也必在宮之南者 已成而定方生而進者宜養之於內已成而定者可 之類則大學之道也小學之道方生而進大學之道 大者若洒埽應對之類則小學之道也若致知格物 學之在國小學所以處學之小者大學所以處學之 學在左 則以見大學之在右;言大學在郊則以見小

龍記書第一 卷四十 王制

堂室奧阼處學者故也言諸侯之處學者如此則天 其為教心視天子為未全故以預言之日宮則以有 立於禮靡主和言其成於樂天子之爲學所以敎天 下者如斯而巳諸侯之爲學亦莫不以禮樂教之爁 異同焉者道也異焉者制也以義言之辟主法言其 天子諸侯之所同謂之辟靡類宮則天子諸侯之所

師保之官居虎門之側則學非一 山陰陸氏日據此天子大學蓋在郊矣先儒謂周置 門之側正在王宮南之左其小學繁盛德篇日明堂 一處也以予考之虎

子可知

位馬是也 子曰適東序釋與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者之席 於東膠養庶老於處摩合而養之叉在東序交王世 之適子十有三年始入小學則小學在國中爲宜故 庠在國之西郊案天子養三老五更於大學養國老 此學也經日周人養國老於東廖養庶老於虞庠虞 小學在王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其在東郊西郊又非 書大傳日古之王者必立大學小學公卿大夫元士 者所以明諸侯之尊卑也外水曰辟雕然則 國之南大學及在明堂外與靈臺同處蓋相望也尙 明堂在

府記詩就

王制

臨川王氏日天下不可一 卷四十十 日無教學不可一 九 日廢於

資體於天子所謂命之發矣 宮在國內也郊國外也小學在國近以便民大學在 也辞聞通開明也確安和也領之言班以班政教也 外遠以尊師在內者小所習近也在外者大所期遠 郝解學學宮小學庶人子弟之學大學國子之學公

矣未有不命之敎而不得立學也蓋古之立國也必

子道德所以一也命之教然後爲學禮乎日立諸侯

可一日無於天下然其翁不可不資之天子資之天

天下王制所謂命之教然後爲學者何也日學固不

象取義為名 或云群璧也水 環抱如璧也頻泮也水半璧也蓋因

禮記 詳說 **递递乃和也後云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順和也** 皆興起於舊王心者挽回風俗之本辟雍二字不可 世之人才然必自天子心中出始能鼓舞作興而。 其名異地異名俱要見天子命之意 句因大小之學而異其地末二句因君臣之學而異 如注把等明雍和對看何爲以雍名書經日五品旣 句因命立學教兼小子大人學兼下小學大學中一 新裁此主諸侯始封立發之制不敢以自專意首 《卷四十 王制 學校陶鎔

豈敢同於天子乎天子曰辟雍者言天子之傳明於 不破其愚蒙而昭明其意見去其乖僻而和順其意 **義理和於道德於此學中習道學藝則天下之人豈** 之左者方生而進養之於內也大學教以格致誠正 為學馬小學教以洒埽應對禮樂射御者也公宮南 修濟治平者也在郊者已成而定養之於外也其名 以進德修業哉 順之心習之豈不使天下人明曉道藝之理而和順 辟雍者言以天子之尊明道藝於學中而以從容遜 諸侯之始封也天子命之教然後

> 其中日辟雍春令學士所入者辟雍也總會於此 中班政教也以政正人而風俗無不同以教化人而 專以大學之在郊者言不言小學略之也周建五學 為天子之學名類之為言班也所以班政教也類宮 纂訂周文王建學始名辟雍及武王有天下途建以 即名亦與天子異須重諸侯邊辟雍相形說 道德無不一也 新旨大小學正其因命而立學處不但立惟天子命 形起下句見辟雍非諸侯所得|而有意 |非徒取牛璧之形也又知天子句只

爬記詳說

《卷四十一

土

學詩老處之上庠宜學干戈者處之東序宜學言 弓矢等大第而賜也 香處之成均 天子建立諸侯即命之教非如樂器

訓班皆奉强不如以水贩義 宮大學尤重也天子辟雍常言之 為學提起下接言小學大學兼設下言大學名爲預 按學制諸說不一姑以此節爲調天子命之敎然後 辟訓法尤難講雍作 辟雍訓明和頖

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薦於所征之地母 靡訓澤爲是

氣乎非

徒取環壁之形也諸侯曰預官者言於此學

陳汪薦行師之祭也受命於祖卜於廟也受成於學決

謀也 鄭注碼師祭也爲兵騎其禮亦亡 告祖也 定兵

增倍也其神蓋蚩尤或日黃帝鄭旣云祭造軍法者 孔疏此一 則是不祭地熊氏以蔣為祭地非師祭皆稱類爾雅 注三貉讀如十百之百為師祭造軍法者禱氣勢之 類是薦師祭也故知鳭為師祭也謂之蔣者按肆師 類既爲師祭所以上文云天子将出巡守類乎上帝 經論天子出征所祭之事 按釋天云是

禮記詳說 一人卷四十一 及舜之攝位亦類于上帝並非師祭皆稱類者但爾 世

雅所釋多為釋詩以皇矣云是類是薦止釋皇矣類 以事類祭之古尚書說非時祭天謂之類許慎謹按 告天亦謂之爲類故異義夏侯歐陽說以類祭天者 天若以攝位事類告天亦謂之爲類若以巡守事類 **薦為師祭不謂餘文類皆為師祭但類者以事類告** 其意同也以事類告祭則是非常故孔注尚書亦云 無駁與許同也然今尚書及古尚書二說其文雖異 周禮郊天無言類者知類非常祭從古尚書說鄭氏

以攝位事類告天鄭又以類雖非常祭亦比類正禮

前於天子將出亦以出言之自薦於所征之地而下

嚴陵方氏曰自造乎禰而上則凡出之時所同也故

以征伐之事故云受命於祖所以重起其文也然則 受命於祖在造乎彌之前但前文類帝宜社 則前交造乎襧也但前文據告行故云造乎禰此據 而爲之故 故云受成於學 兵事好惡可否其謀成定受此成定之謀在於學事 成於學之事所以文倒也受成於學者謂在學謀論 征之地總說出行之時然後卻本初時受命於祖受 言受命祖禰皆告以祖爲尊故特言祖此受命於趙 受命於祖謂出時告祖是不敢自專有所稟爭故 小宗伯注云類者依其正禮 而爲之是也 满於所

體記詳說 一个 经四十一

王制

記爾雅言馮其實一也貉之祭蓋使有司爲之而立 命於社可知受成於學則謀始於朝可知類宜造調 將卜則祭先卜將用火則祭先爟將用馬則祭馬加 師田馬周官所謂表薦誓民是也古者將射則祭侯 表於陳前肆師爲位甸祝掌祝號既事然後誓眾而 先後之次受命受成算卑之次 長樂陳氏曰造乎滿則造於祖可知受命於祖則用 然則将師田而貉祭者不特爲禱而已也 周官言貉詩與禮 些

及廟社也以受成者爲主 成非不於朝也以謀於眾者爲主訊馘之所告非不 妄動故也耐必於所征之地者以其臨事而懼也 則惟征之時所獨也故此於天子出征然後言之大 延平周氏日受命非不於鬴也以稟於尊者爲主受 天子出其禮如此則萬乘之尊一人之貴不可輕舉

後行則所謀必當所出必有功有功則不可以不報 者之命也受成於學者受成謀於學也資之於學然 出征必先造乎禰而後受命於祖者示其不敢紹算 馬氏日旣日造乎禰又曰受命於祖何也蓋天子之 卷四十五制

臨川王氏日受命於祖此卽載主而受命用命賞於 **那是也上已造乎禰疏云即是造禰非也 故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此所以報之也** 占

師之祭名也祖指祖廟受命於祖者用龜於祖廟養 禮下節王師獲罪人而歸之禮類宜造前明澗者行 新裁此 王王者征伐之制上節王師討罪人而出之

學者集士於學宮資支德以決其謀凡設竒制養之 吉凶而行之祖廟示受命於祖也學指學士受成於 方召集學士以籌度其可否而行之於學示用武以 神謀以定其處凡料敵決勝之策假之龜卜以斷其

交也

士日成此天子之愼於用兵處兩受字有兢兢執守 而無廣敗之虞師旋以禮則矜伐不形而有謙恭之 祭料敢決勝之策小於廟日命設奇制變之方決於 心典首句冠中四句一類皆指祭末二句] 類不是 言天子出征始終之禮師出以醴則折衝預定

皆稟命也先禰後祖者祖尊而顧親也 處無壇墙置甲冑等於神座側祖曰受命則類宜造 纂訂奉天討以正有罪故謂之征薦字從馬兵馬行 天子將出

《卷四十一 王制

征謂有罪而征非師出無名者薦師祭名祭始造軍 麦

籌度其可否此時而出征以戰則勝以攻則取而有 於祖廟資神謀以決其吉凶必廣集學士資文德以 罪者執矣 法者爲兵禱也受命於祖二句言不敢自用必用暄 **卜而吉卽祖之命令受成凡設奇制戀**

尤故以罵名其說難通 按碼祭名祭兵馬之神故從馬或取爲学義謂祭景 之重學如此 受成於學定謀於文士古

皆文人 成畫也

出征執有罪反釋與於學以訊敵告

寡之數也 謂其魁首當誤問者馘所截彼人之左耳告者告其多 陳注獲罪人而反則釋奠於先聖先師而告訊馘馬訊

劫凯獲醜叉曰在頖獻馘馘或爲國 鄭注釋菜奠幣禮先師也訓馘所生獲斷耳者詩曰

釋蘋藻而已無牲牢無幣帛文王世子叉云始立學文,王世子亦云釋菜鄭注云釋菜禮輕也則釋菜惟反而歸釋菜奠幣在於學以可言問之訓截左耳之,成出征執有罪者謂出師征伐執此有罪之人還

熊氏以此爲釋菜奠幣者謂釋奠之禮以獻俘馘故行事以以幣是釋奠有姓牢又有幣帛無用菜之交文王世子又云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交里先師以器成此則徒用幣而無菜亦無姓牢也者既與器用幣注云禮樂之器成則數之叉用幣告

医四十

王制

ķ

注云釋茶解經中釋字奠幣解經中奠字叉云禮先

云釋茶奠幣言釋奠之時既有牲牢菜幣兩有今按

師不云祭先師則以訊馘告之時但有茶幣而已未

必為釋與有性牢也於事有疑未知孰是故備存馬

然則釋茶奠幣皆告先聖先師此直云先師文不且

特稱告學而已齡之所告非不及廟祉以其因言辟雍須宮之事故此僖公所以在領獻馘而國人頌其尤文允武也說

合參是獲罪人而歸之禮訊魁首當訊者馘所截彼功告之則以功成乎材而材成乎學故也效其左耳曰馘所以告成功也禮先聖先師而以成嚴陵方氏曰生致之而可以問其罪曰認死致之而嚴

凱還也釋奠於學井以訊馘多寡之數告蓋今日之 纂訂釋與禮但奠置所祭類藻之物主於行禮 区

人左耳告者以多寡告也

反奏:凱歸矣必行釋奠之禮於先聖先師之廟以訊 故必於學宮之中集彼俊髦而謀議之及獲罪人而 貴用智而神謀尤所當遵故必於太廟之內假爾太 事之而且焉於所征之地盡行師之祭爲以行師雖 義必思行其禮馬以上帝遠人而尊也必類以祭之 **新旨二節告於神決於卜謀於人所以慎大事也反 戰勝攻取** 龜而進斷之叉以行師雖以尚武而交德亦宜豫謀 地祇近人而親也必宜以祭之親造於禰而以生道 告者何告成功也不敢以私也 非徼靈於先聖先師不至此 天子將出而征不

雁言訴說

《卷四十一 王制

夫

鬯取香氣充暢周禮有鬯人鬱人鄭氏謂秬黍藤酒 樂征伐自天子出此不易之經爲諸侯有邊功旌以 也無非事者此云無事相見曰朝非名也孔子云禮 **郝解孟子云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 伯戡黎章疏義引春秋晋交公執衞侯歸京師爲不 征伐此五霸假爲口實大亂天下者也說詳尚書西 弓矢麥諸侯使殺伐假以鈇鉞若謂一賜之後便專 馘吿其所獲多寡之數耳正以文止武之意也 有於大夫記如此類爲素操九錫濫觴可刪也酒 一鉞不殺其海盜尤甚鈇鉞賜而諸侯皆可殺何 稲

> 候用鬯者多若皆資於天子干八百國天子皆資鬯 以告武功記言大抵附會耳 以武功云爾學宮之景不見於詩書釋茶小禮非所 學因詩魯頌有獻囚獻馘語彼爲魯弱僖丞修學諷 日廢諸侯待天子發然後爲學此語尤謬武功告於 亦煩且聚矣何貴重之有其說難盡信教學不可一 云不以物重其禮然禮器云諸侯相朝灌用鬯則諸 也然亦當珍貴若云鬱金即今薑黃何芳香之有或 是臨釀濃厚意非必是草而雜記有鬯臼杵則鬱草 日兇煮以鬱金之草然詩書但言兇不言鬱恐鬱亦

禮記詳說

王制

《卷四十一

幣二字平分不是 字書奠薦也頓爵神前也何必 按釋置也與薦也置其物而薦於神也有牲幣謂者 釋奠但用菜蔬謂之釋菜舊說以釋爲釋菜奠爲質

乙庖 **乙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 以奠專屬之幣 訊以魁首為是

實地 陳注無事無征伐出行喪凶之事也歲三田者謂每歲 田獵皆是爲此三者之用也乾豆腊之以爲祭祀之豆 疏曰先宗廟次賓客者尊神敬賓之義 田者夏不田藍夏時也周禮春日萬夏日苗

鄭注三

芄

秋日獨冬日行或豆謂腊之以爲祭祀豆實也庖今

故爲賓客下殺中腸污泡死最遲故充庖廚又車攻 之以爲豆實豆實非脯而云乾者謂作醢及韉先並 其內故云乾豆是上殺者也 在田中及爲田除害故稱田也 上殺中心死速乾之以爲豆實次殺射解骼死差遲 事者謂無征伐出行喪凶之事則一歲三時田獵頒 孔疏此一節論天子以下田徽之事 三為充君之庖下殺者也按穀梁桓四年苑常云 一爲賓客中殺者也 一爲乾豆者謂乾 天子諸侯無

禮記詳說 《卷四十一 王制

先宗廟次賓客者等神敬賓之義 夏不田蓋夏時 以爲夏不田若何体稍異於此按穀梁傳桓四年不 也者以夏是生養之時夏禹以仁讓得天下又觸其 毛傳云自左膘而射之達於右腢爲上殺射右耳本 夏名故夏不田鄭之此注取春秋緯運斗樞之文故 **衣之射於左脾達於右鶻爲下殺是亦有三等之殺** 運斗樞曰夏不田穀梁有夏田於義爲短鄭玄釋之 狩於郎傳日春日田夏日苗秋日蒐冬日狩何休云 田明矣孔子雖有聖德不敢顯然改先王之法以殺 **云四時皆田夏殷之禮詩云之子于苗選徒實置**

> 羊當六國之時去孔子旣遠緯書見行於世公羊旣 之田顯然在春秋之經穀梁爲傳之時去孔子旣近 見緯文故以爲三時田又鄭釋廢疾云歲三田謂以 以注爲正 三事爲田卽上一日乾豆之等是深塞何休之言當 不見所藏之緯唯搜春秋見經故以爲四時田也公 梁也如鄭此言三時之田不敢顯露陰書於緯四時 見讀而傳爲三時田作傳有先後雖異不足以斷憝 授於世若其所欲改其陰書於緯藏之以傳後王穀 梁四時田者近孔子故也公羊正當六國之亡盡緯

爬記許說

《卷四十一

王制

也就豆所以祭祀祭祀而後貧客賓客而後充庖此 頤卦先所義而後所自義之意也祭祀賓客以上殺 無事之時則異夫好田獨畢七不修民事與丧蒐者 三禮故謂之三田則猶祭八神謂之八蜡也田必 長樂陳氏曰蒐苗獨符必法於田故皆謂之田田 主

嚴峻方氏日事調喪荒之類天子諸侯於無事之歲

然後田則其田也可謂有節矣春蒐夏苗秋獮冬行

則田所行之時也或豆賓客充君之庖則田所爲之

事也所行之時有四所為之事有三故日歲三田山

經 97-110

乾物故四邊之實皆脯鱗乾藤之類豆之爲器刳木 選人所實者爲乾王制言豆而不言選周官言變而 實上言選人以見醢人所掌者爲豆下言醢人以見 之用爲遵矣馬官遵人掌四遵之實醢人掌四豆之 不言豆亦互相備也且邀之爲器編竹爲之所宜者 **周官祭祀賓客羞服之式其序其義與此合所謂乾** 豆者何也上言乾則知豆之實爲離下言豆則知乾 庖所以奉已先神而後人先人而後已故其序如此 與易言田獲三品同義所謂三田如是而已公羊氏 以夏不田誤矣夫乾豆所以奉神賓客所以奉人充

雅記詳說

之所供者止於是故也若鼎俎之實則牧人供之而 爲之所宜者溍物故四豆之實皆菹臡酯醢之類祭

新旨三爲字宜玩蓋先王爲祭祀賓客等不得已而

無事正致孝修禮養性之日也 新裁爲乾豆致孝也爲賓客修禮也充君庖養性也 天子諸侯無征伐

出行喪凶之事則春蒐夏苗秋獨冬狩四時有田獵

所以田者爲三者之用也三者維何莫重於宗廟

皆得圍圍亦不合故下曲禮云國君春田不屬澤

得圍但圍而不合若諸侯惟春田不得圍其夏秋冬

取禽獸耳須知非盤樂意 卷四十五制 主

> 後於奉己如此 是二爲賓客而田也若夫充庖自奉而可後也田之 下殺者僅取足爲是三爲充君之庖也急於神人而 也其次賓客之薦羞爲重也田之次殺者有以供之 之豆實也田之上殺者有以給之是一為乾豆而則

按鄭謂夏不田陸氏朝缺一時不定屬夏今不從之 田也擇取三物蓋以死之遲浊爲貴賤也 中叉爲田除害也三田卽下三者之用非謂三時之 **纂訂斋蒐夏苗秋獅冬符皆田也必言田者獵在田** 爲三事而田亦見孔疏中陳注用之

王制

董

疾不掩草 無事而不田日不敬田不以禮日暴天物天子不合圍

舉羣取之也 陳注書日暴殄天物合圍四面圍之也掩羣者掩襲而

鄭注不敬者簡祭祀略賓客 爲盡物也

過多是暴害天之所生之物以禮田者則下交天子 孔疏田不以禮曰暴天物者若田獵不以其禮殺傷 不合圍以下至不覆集皆是也 天子四時田徽告

諸侯不掩羣者是畿内諸侯爲天子大夫故下曲禮 般禮下曲禮爲周禮義或然也 云大夫不掩墓此皆是熊氏之說若皇氏以此為官

<u> 以醴雖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君于不取也</u> 以合圓故日不合圓諸侯勢足以掩羣故日不掩隶 子不合聞至百姓田獵此田以禮之事也天子勢足 田者所以供祖廟可田而不田則是謂祭無益也故 改田不以禮曰暴天物無事而田非以從獸無厭蓋 曰不敬田雖以殺爲上而殺之中又有禮焉故曰不 馬氏曰謂祭無益故無事而不田曰不敬謂暴無傷 自天

《卷四十一 田制

此非特田之以禮叉示其有愛物之仁也曲禮曰國 君寿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與此不同何心蓋曲 铺

之制則致寬故曰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也 子得圖繹也言大夫不掩羣則知諸侯得掩墓也殷 者周制也其禮則致詳言國君春田不圖學則知天

無事而不田是不知事神接人之道斯爲不敬也唯 講義田不可廢亦不可過唯不可廢故無事則必田

爲殘暴天所生之物也

不可過故其田必以禮田而不以禮是荒於田獵斯

嚴陸方氏日合團謂合蘇澤而圍之也掩擊則掩禽

陳主殺獲也獲所驅之禽獸也級旌旗之屬也下偃仆

學之掌而已此大小多少之別也

暴殄天物也 圍掩羣之類暴殄絶也合圍而殺之掩羣而取之是 郝解不敬謂慢神忘賓也不以禮謂取之無厭如

節處 字出下俱是田之禮天子不合圖二句禮行於節之 中須知天子諸侯勢足以合圍掩臺而日不者正見 新裁此總言田獵之禮暴天物截二句輕只說箇禮

纂訂首二句側說重下句合圍重合字掩羣重羣字

麗記詳說

不合國至不覆集皆所謂以禮也此言田獵之有節 無事不田則乾豆賓客之用缺矣故曰不敬田 《卷四十一 王制 葁

以禮則上下無節盡物而取不曰暴天物也哉田之

庖不可謂不敬也禮字固該下二節而此節所謂合 按上文田爲三事此不敬只承乾豆賓客二者而充 **侯勢足以掩羣而不識遇獲之者義也皆禮也** 禮何如天子勢足以合圓而不盡物取之者仁也諸 圍掩羣正是不以禮而暴殄天物處下節推廣言之

經 97-112

逆者要逆其走而不使之散亡也此;言田獵之禮尊卑 之也侄車卽周禮驅逆之車 驅者逐獸使趨於田之地

貴賤之次序

鄭注綏當爲緩緩有虞氏之旌旗也下謂弊之 車驅逆之車

旌旗之名經作綏字故云綏當爲綾云有虞氏之旌 春夏田用級故鄭答趙商云春夏用大麾秋冬用大 云有虞氏當言矮旌旗無旒者周謂之大麾於周則 旗也者按明堂位云有虞氏之族夏后氏之綾鄭注 孔疏綏字是糸旁妥是登車之索綾字是糸旁委是

起詳說

卷四十一 王制

美

佐車止 與此矮不同也 子賢然後諸侯發諸侯發然後大夫士發是也此云 子殺然後諸侯殺諸侯殺然後大夫殺故詩傳云天 未止佐車也云佐車止則百姓田獵以此推之則天 云植虞旗澤虞云植虞旌謂田獵罷致禽旌旗也並 馬以旗致民注云以旗者立旗期民於其下也山虛 侯發抗小綏此抗綏以表天子諸侯之獲周禮大司 已殺獵止之時則弊之故詩傳云天子發抗大綏諸 常云下謂弊之者謂弊仆於地也若初殺時則抗之 則百姓田獵謂冬獵之時然則大矮小綾者 大夫殺則止佐車則天子諸侯殺

> 佐車休止但夏時佐車止百姓末得田獵鄭云百姓 田主用車示所取物希皆殺而車止鄭郎引王制云 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是殺禽旣異 大司馬叉云夏車弊注云車弊驅歐之車止也謂獵 馬春火弊謂春時田獵殺獲禽獸將畢總放火焚萊 設驅逆之車注云驅驅出禽獸使超田者也逆逆要 是夏殷之法秋冬皆用矮異於周 人殺禽鼠畢布列車乘總驅禽獸而後止息鄭云夏 而後止春用火者鄭注因焚萊除陳草皆殺而火止 不得令走凡四時田獵欲止之時各不同也按大司 王制 也 大司馬云乃

履記詳哉 (卷四+)

耄

嚴裝方氏日天子殺則下大殺大夫殺則止佐車者 以犬綏言天子以小綏言諸侯以佐車言大夫又所 矣於大夫言佐車則天子諸侯所下之綏皆正車也 佐車則示其不復爲擊逆之備也旣殺而獲禽獸則 用之以驅逆也下綏則示其不復有升降之節也止 田車之有綏田者執之以升降也田車之有佐田者 冬徒弊注云冬田主用眾物多眾得取 秋田主用罔中殺者多也皆殺而罔止大司馬又云 田獵者因引王制之成交大司馬又云秋羅弊注 不復有升降之節與驅逆之備而田之有節固 可見

田叉日獵其實一也 後之序也大司馬之車弊亦若是已言,百姓,而不及 **士者以士之卑與百姓不必為先後之序故也旣日** 以爲重輕之別與佐車止則百姓田獵者蓋匈卑先

故下之下謂執緩不抗而弛綴也詩傳云天子發抗 **慶峻胡氏日綏登車索也已殺獵止之時不復驅車 逆我然後殺之故曰王用三驅失前禽也** 之車故日掌佐車之政設驅遊之車謂之驅逆驅而 山陰陸氏日鄭氏謂佐車驅逆之車佐車有非驅逆

屬記許說 大級諸侯發抗小級抗謂不下也此云級故下云止 《卷四十一 王制 芙

此論獵止弛緩及止佐車皆是車一類不必易爲緩 之法故秋冬田皆用緌異於周春夏田用緌也且劔 按山虞植虞旗澤虞植虞旌謂田罷致禽於旌旗也 也鄉多改經交非也鄉又謂下爲弊云弊仆於地也 位夏后氏之矮故鄭引之彼論旌旗以綏爲緩可也 佐車皆一類也鄭云綏作綴有虞氏之旗也案明堂 既以綴爲有虞氏之旗則夏殷周安得用之今云夏 非綴也先儒云此冬徽之時也則大綏小綏是夏殷 植立也田罷當立旗豈有弊仆於地之理又可見綴

殷秋冬用矮周春夏用矮又明此大矮小矮非矮山

明也明最者得陽而生得陰而藏

重傷未成物在

必舉小綏大夫田必用佐車下之止之者旣有所獲 新栽二節禮行於序之中天子田必舉大綏諸侯田 不復田也殺者獲禽獸之意

田矣諸侯殺則下小級以示不田於是而大夫田矣 天子殺而獲所驅則下大級以示不田於是而諸侯 有序之中寓止殺之意田之禮也 大夫殺則止佐車以示不田而百姓田獨終之此於 暴訂天子殺則下大綏節自其循傳車之序者言之

擺而百姓亦得以取其餘 此言有序是一

该稅謂稅罷也級作麽說是

百姓田徽想是田燈

卷四十 王制

凳

層罷又

記許定 層郡京山以百姓田獵爲冬獵不合

獺祭魚然後庫入入澤樂豺祭獸然後田獵鳩

不卯不殺胎不妖天不獨集 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

也罻羅首捕鳥之網靡歐子之通稱妖斷殺之也天禽 **筍季其空月令仲春鷹化爲鳩此言鳩化爲鷹必仲秋** 陳注梁絕水取魚者周醴注云水堰也堰水爲關空以 獸之稚者此十者皆田之心順時序廣仁意也 鄭注取物必順 時候也梁絕水取魚者獸小網也昆

勘殺少長日天 覆敗也

祭獸之後百姓可以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尉羅者 正月雖獺祭魚虞入不得入澤梁 羅網叉云獸長靡天鳥翼鷇卯注云謂季春時然則 月時按魯語里革一為歐孕水蟲成於是乎禁貿孥 祭獸夏小正十月豺祭獸則是九月末十月之初豺 **則十月中也是獺一歲再祭魚此下交鸠化爲鷹草** 不零落文相連接則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謂十 孔疏按月令正月獺祭魚孝經緯云獸蟄伏獺 月令九月豺乃

卷早

及折則在十月也故毛詩傳云草木不折不操斧厅 不入山林此謂官民總取材木若依時取者則山處 **罻羅總是捕烏之網** 羅者按說文云罻捕鳥網也又爾雅云鳥罟謂之羅 中秋學良袋鄭司農注云中秋鸠化爲鷹是也設斷 戶時應化爲鳩則八月鳩化爲鷹也故周禮司裘云 秋云鷹乃祭鳥其鳩化爲鷹則入月時也以月令一 月令季秋草木黃落其零落

蟄不以火田者謂赤十月之時十月則得火田故羅

氏云蜡則作羅襦注云今俗放火張羅從十月以後

云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不在零落之時昆蟲未

從日故爲明 天與廢相連故鄭云少長日天 亦然故國語云獸長麛天鳥翼澂朋是春尤甚此注 乎刑鼎則陶鑄也 月鄉人鑄刑鼎士交伯曰火未出而作火鄭其有災 之火則季春出火季秋內火按司權云季春出火季 **秋內火知是陶鑄之火者接春秋昭六年左傳云三** 至仲春皆得火田故司馬職云春火弊是也若陶鎗 不靡不卵據春時特甚不殀天之等 說交日昆同也今云明者以字

嚴陵方氏日獺祭魚蓋孟春之月也豺祭獸蓋季秋

加高部部

治四十一

則可取焉故豺祭獸而田獵者因以爲取獸之候也 候也獸陽物也其質乘陰而成秋爲陰中獸於是時 時則易取焉故獺祭魚而入澤梁者因以爲取魚之 之月也魚陰物也其性隨陽,而上春爲陽中魚於是 **虞澤虞也周官有山虞有澤虞月令於季秋之月言** 傷其字乳而叉惡其畫物之利焉且巢以仰承爲順 **卵非不取也亦禁之使有節而已不覆集者不特惡** 士不取麝 考之周官則有不合特殷之制異耳麡卵已見曲禮 草木黄落蟄蟲咸俯則凡此所言皆主季秋可知然 明解然經言秋宜犢靡又言韭以卵則處

奶咨莫非感陽氣之發生先王輔相天地而育萬物 主言容夏若獺祭魚者莫非威陰氣之肅殺若縣與 延平周氏日獺祭魚而下主言秋冬不麝不卵而

無十月豺祭獸九月鳩化為鷹八月也舉其重者於 山陰陸氏日不直言入澤梁者雖入猶有紀極獺祭 其直言入山林亦以此爾雅曰火蟲爲狩郎此所謂 其縣重淺言殺物君子之辭也退草木在下賤之也 火田然則季春出火為焚也為耕而焚非為獨而焚

尼記訴說 《卷四十一 王制

耋

卵言胎在夭上言卵在廳下閡胎卵也一則在上一 層羅不嫌也據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天飛鳥毋廢冊 也即經應焚碩問昆蟲整否是之謂不知務廣尚述 則在下亦互相挟著一 視同仁不廣不卵矣又不欲 蟄不以火田不嫌也不言飛鳥言鳩化爲鷹然後設 **卵尚暗先王於物無不致意焉不言孩蟲言昆蟲未** 殺胎也雖不殺胎妖天亦不 可雖不妖天覆巢亦不

畢故也然孟春啟蟄而周禮仲春之田有火弊者焚 長樂陳氏日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以火伏而後蟄者

> 狩郎焚上春秋致饑孟子謂百姓聞車馬之音疾首 官足以供之是以魯人獵較猶爲嚴俗幽風于貉載 所以安不忘危之道也若夫羞俎豆備裘褐虞衡之 田獵有事則爲軍族孔子云以不彖民職是謂棄之 教振旅苗以教茭含獨以治兵狩以大閱無事則爲 **郝解古天子田獵所以講武事故周禮大司馬嵬以** 田使齊侯載燧此火田之所用者擊 **圃草以田可也焚山林以田不可也月令仲春禁焚 横武功車攻吉日為宣烈中與五子之歌埀戒史牒** 禮也郊特姓季春出火爲焚非禮也春秋之時楚子

能詳說

《卷四十

王制

儉豈以特故廢一田斯又云春特則不田似又不在 此云一歲三田鄭氏推爲夏禮誤也其謂奧月不田 **嘀以水瀹菜而祭四時惟夏祭萍不用姓牢故不田** 近之易象云東鄰發牛不如西鄰禴祭周禮夏祭日 今云無事不田謂之不敬過情之論也周禮四時田 **壓領者好田之謂也治則獵非首務亂則田爲愈荒** 然五月鳥未成別記言又誤矣 夏矣皆不可曉哉罻羅以仲秋楊化鷹爲候夏小正 獵或有之下 交亦 14天子祭 歲一特三 希 哈豐而 特 叉云鳩五月化鷹驗之布穀五月無聲夏小正言爲

禮記詳說卷四十一終

是眾也通雅曰昆蟲者渾而言諸蟲也看來作蟲之致人山林孔疏言取材木而時講謂取獸似多一抗致入山林孔疏言取材木而時講謂取獸似多一抗致入山林孔疏言取材木而時講謂取獸似多一抗好人山林孔疏言取材木而時講謂取獸似多一抗於不顧不明不殺胎不殀天不覆巢是墮其時之所

禮記詳說卷四十一

牟陽冉覲祖輔撰

十年之餘也鄰注以九年言之蓋廣三十年內閏月當天,與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遍者逼計三十年所入之數使有十天,與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遍者逼計三十年所入之數使有十大,與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逼者逼計三十年所入之數使有十大,與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逼者逼計三十年所入之數使有十大,與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屆制國用量人以爲出一大,與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屆制國用是人以爲出一大,與年之豐稅以三十年之前國用是人以爲出一大,與年之齡也鄰注以九年言之蓋廣三十年內閏月當

-

爾言言言

一歲也一說二十七年則有九年之餘言三十者舉成

E

數耳

所殺 通三十年之率當有九年之蓄出謂所當給凶之年各以歲之收入制其用多少多不過禮少有鄭注制國用如今度支經用杪末也 小國大國豐

爲

制國用之時先以三十年遍融之法留九年蓄外計地小大叉視年之豐秏若地大年豐則制用多若地比不大叉視年之豐秏若地大年豐則制用多若地所蓄積之法。用謂制國之用凡制國用多少必計所盡此一節論冢宰制國用及年之豐秏并喪祭及

言三十者舉全數兩義皆通未知孰是也云出謂所 **氏云三十年之閒大略有閏月十二足爲一年故爲** 分三年又留一分是三年總得三分爲一年之蓄三 有九年之蓄是王肅以爲二十七年有九年之苦而 十年之率當有十年之蓄此云當有九年之蓄者崔 四分一分操爲儲積三分爲當年所用二年又留 出用之數 超三十年之率者每年之率入均分為 國之來歲一年之用量其今年人之多少以爲來年 缺三十年通融積聚爲九年之蓄以見在三萬斛制 見在之物以制國用假命一年有四萬斛以 萬斛

加高語司 《名匹十二 三八

當給爲者給謂給百官賓客及民人也爲謂爲造國 家器物也

嚴陵方氏曰周官大宰以九式均節財用則制國用 資於財財之成繁乎歲歲之功見乎未故制國用多 成乎杪五穀即黍稷枝麥稻也先後固不齊矣故必 少之數必於歲功之杪也以歲之功見乎未猶木實 存乎冢宰明矣制國用制其多少之數也然國之用

五穀皆入然後可以制國用也歲之妙則五穀皆入

矣申言之者以見百貸之用制之者以五穀爲之丰

也用地小大視年之豐琵者地小而所出之物多則

デント下面以為變也

ビ三十年之遍権一族之宜則於族之杪而已量入 於歲之杪此以三十年之獨者蓋爲比年之常法則 之豐耗以爲國用多少之制也必以三十年爲期者 之年之豊秖主物言之效也且言歲則必期焉言年 舉一世言之而天時人事大略可知矣上言制國用 則不必期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者通融三十年 國用於也耗減也上日歲下日年者歲之杪主時言 **以爲出省量三十年所入之多少爲比年國用之節** 用地小大以視年之豐秏也必視年之豐秏將以制 由于年之豐地大而所出之物少則由于年之耗故

則在於地地之所生則本於天時地之所出有多寫 必在於九賦之後也國之用則在於財而財之所出 方此之時而九縣皆入焉故周官以九式均節財用 冢冢者以言其高之極也以職言之則主天下之事 馬氏日冢宇者以位言之則處於六卿之上故謂之 也 而天時之所成亦有多寡故曰用地小大視年之鬯 **琵蓋禮之大倫以地廣狹而以爲常也禮之厚薄以**

年之豐秏也講義用地大小校之則所入之多寡可見故可以觀

***中二

王制

四

餘一年之食又積之而三十年用九十分存三十分 居制之何時必於一歲將終五穀皆入之後然後總 其記要以制來歲之國用焉用地小大至末亦一氣 若制之何如謂用地小大視年豐稅以三十年饲方是因 世與時而為通融之法蓋每歲所入均析為四存其 一而用其三一年存一用三則三年餘三分是 一而用其三一年存一用三則三年餘三分是 一面用其三一年存一期 一面用其三一年存一期 一面用其三一年存一期 一面用其三一年存一期 一面用其三一年存一期 一面用其三一年存一期 一面用其三一年存一期 一面別 一面別 一定者故直 一面別 一定者故直 一面別 一定者故直 一面別 一定者故直 一面別 一定者故直

彼五穀乃地之所產年之所獲者也地有小大年有 來歲之出焉因入以制其出而所入必如其所出入 經外通融之法制國之用而量其地與年之入以爲 遵羽出亦豐入儉則出亦儉也如是則制用有節不 豐拜五穀之入亦因之而有多寡矣於是用地之小 至費出無經矣冢宰經國之善如此哉 大視年之豐秏遂將此地與年之所入者以三十年

說約須知通字及從三箇用字生來國家泉賦只要 卷四十二 王制

大

經費上不用積貯意

新旨由入而出是國用日量為正所以制之也全重

之用乃是制之妙處下節國無九年之蓄云云亦是 通俱可味量入為出正見日月用便日月留留不蓝 穀得用不至束手無措便妙原非積之無用日用日 反言以見制之不容已處總一制國用也心典一說 此經費之法下乃積貯之法注中每年餘一云云且 留待三年耕積用量入為出緊頂上三十年之短來 時也用地大小視年之豐秆制國用之所據也用視 **唆冢宰制國用提起作冒歲杪五穀皆入制國用之** 此正是通處說者乃以今歲來歲字面入之非是 串看重年上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爲出是正

> 言制國用處一年所入作四分用三餘 多寫故須量入為出不是死法 計之每年必餘一分而以三分爲用年有豐秏入育 爲出屬來成說 歲杪制用故量入 三十年記

祭用數之仍

陳注鄭注以仂為十一疏以爲分散之名大獎是總計 一歲經用之數而用其十分之一以行常祭之禮也 等少人人公司士! 仂此直云數之仿故知是一歲之仂也又知仍爲什 孔疏知用今年一歲經用者以下支云喪用三年之 鄉注戶今年一歲經用之數用其什一 王制 七

此云什一者以民稅一歲之什一則國祭所用亦什 仂者卦之仂 山陰陸氏日冢宰制歲之用以其餘歸於此謂之仂 年儲積之蓄也故鄭云一歲經用之數也 工記及云以其圍之防賴其藪彼注防為三分之一 也此謂當年經用之內用其什一非是通計擬 者以仂是分散之名故考工記云石有時以泐

馬氏日周官以九式均節財用而喪祭居其二焉故 之仂祭則用數之仂何也蓋祭則有常典而喪者出 王制止言喪祭者舉其重者而言之也喪則用

於非常之變也出於非常之變故喪三年則不祭非 特哀有所隆而祭有所不暇也抑亦見財費之不可

金華邵氏曰祭用經用之什一者不敢略於神也喪 無節國之用非止於喪祭而以喪祭為軍

用三年之仂抑亦送死之禮尤所不當略乎

禁訂量之何如祭天地宗廟山川社稷等事必總計 旅經用之數而用其十分之一 仂者十分之一蓋

均析爲四而用其三以此三者分爲十分而用其

新旨冢宰及念鬼神所繫故總計一歲經用之數而

14四十四十二 王制

八

用其十分之一以行常祭之禮焉即歲有豐也而仕 之數有定不以饒沒禮也歲有凶也而什一之數

有常不以菲廢體也

按量入為出多端,而祭與喪其大者兩仂字正是量

之所在

陳注喪凶事祭吉禮吉凶異道不得相干故三年不祭 唯祭天地社稷者不敢以卑廢等也未葬以前常屬鄉

於輔車以備火災喪在內而行祭於外是踰越喪練而

數而用其十之一也 往也丧三年而除中 閒 禮事繁難故總計三歲經用之

鄭注不敢以卑廢尊越頒職也綿輯車索 喪大事

孔疏私喪者是其卑天地社稷是其尊今雖遭私喪 用三歲之什一

指其繩體則謂之紼若在經人挽而行之則謂之引 紼而往祭之故云越绋云拂輴車索者以停住之時 前屬綿於輔以備火災今旣祭天地社稷須越避此 卑廢等也越是踐躐之義故云越猶躐也但未葬之 既殯以後若有天地社稷之祭即行之故云不敢以

禮記詳說一卷四十二

王制

故鄭注雜記云廟中目錦在塗目引天地社稷故有 九

越繞之禮六宗及山川之等单於天地社稷待喪終 刀祭故鄭志答田瓊云天地郊社至尊不可廢故越

狒祭之六宗山川之神則否共宮中五祀在喪內則

程子曰越貒則是猶在殯宮於時無由可致齊又安

能脱喪服衣祭服此皆難行縱天地之祀不可廢則 止可使家字攝爾昔者於宗初即位有人以此問正

权正叔謂古人居喪百事皆如禮雖廢祭祀可也今 八百事皆如常特於祭祀廢之則不若無廢爲愈也

上帝也故不如無祭 子厚正之日父在子爲母喪則不敢見其父不敢以 禮兒也今天子爲父之喪以此見上帝是亦非禮見

喪踰月可祭當服祭服祭之各以其盛服祭罷反喪 張子曰唯天地社稷越紼而行事則是未葬未葬則 情酌之三年之喪期可祭期之喪旣葬可祭總功之 可三年廢租先之祭人而哀殺可齊則便可祭以人 禮有總不祭之女方祭之初雖功總如何可祭又豈 如何祭是時雖欲祭之不可得也若居喪未祭則因

《卷四十二

王制

脳記許就 朱子曰古人居喪衰麻之衣不釋於身哭泣之聲不

絕於日其出入起居言語飲食皆與平日絕異故宗

人與卒哭之後遂墨其衰凡出入居處言語飲食與 廟之祭雖廢而幽明之閒雨無城焉今人居喪與古

平日之所爲皆不廢也而獨廢此一事恐亦有所不 安竊謂欲處此義者但當自省所以居喪之禮果能

衰出入或其他有所未合者尚多即卒哭之前不得 始卒一一合於古禮即廢祭無可疑若他事不免器

已準禮且廢卒哭之後遇四時祭日以衰服特祀於 几筵用墨衰常祀於家廟可也但卒哭之期須旣葬

> 故多疑於此 立主三虞之後一日而祭以成事方可耳若神枢在 雖至重亦有所不可行蓋祭而誠至則忘哀祭而誠 如不欲生大功之喪業猶可廢喪不貳事如此則祭 藍田呂氏曰人事之重莫甚於哀死故有喪者之毀 不至不如不祭之爲愈也後世哀死不如古人之隆 而欲以百日為斷墨衰出入則決不可

歸奇於扐以象閨蓋扐者指聞也撲蓍而四分之奇 **威陵方氏曰易言大衍之數也揲之以四以象四時**

祭則不以吉事干凶禮也唯祭天地社稷則不以所 疏而多故用三年之仂亦各稱其宜而已喪三年不 仂則一年所用四分之一也三年之仂則三 四分之一也祭之用數而寡故用一年之仂喪之用 一年所用

不以卑廢尊也為越納句又不祭之故 篡訂改凶事祭吉事故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

親廢所尊也

按越続行事後世變體之所為非古制也當以不祭

支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浩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

禮無奢儉此記者之言雜記云凶年祀以下牲孔子之 陳注暴者殘敗之義言不齊整也浩者汎濫之義所謂 **以美沒禮也惟其制用有一定之則是以歲有豐凶而**

起中殘暴其物俾有不足者故曰暴也儉於禮而不 盡其財故曰浩浩謂財有餘而禮不足也 浩是多大之義故堯典云浩浩滔天故云浩猶饒也 孔疏暴是殘暴物被殘暴則虛耗故云暴猶耗也造 長樂劉氏曰以三年之仂共於喪祭斯亦足矣踰禮 鄭注暴循毛也浩猶饒也 常用數之仂

雁記詳說 **谷町** 王制

土

馬氏日禮之厚薄與年之上下豐年則用豐年之仂 凶年而略於仂之內則謂之儉乃所以與年之上下 **凶年則用凶年之仂豐年而加於仂之外則謂之奢**

也 郝解用不足則殘缺敗禮曰暴用有餘則泛濫沒體 故不儉蓋年有豐凶仂有多寡禮亦因之雜記謂凶 日浩豐年用仂不過禮故不奢凶年量其仂以成聽 年配以下牲正此意 社越紼未為不可而說者疑之嘗觀周書顧命成王 為重情則喪為切如以情三年不祭可也如以禮郊 喪祭皆大禮皆至情禮則祭

> 軍北手就 敬英日知親而不知尊者禽獸也惟禽獸知愛不知 知蓋三年之喪在親則主哀而敬爲節在奪則主敬 薨旣殯五祀亦越紼行則天地社稷雖始死不廢司 尊不以愛忘敬可知也故會子問諸侯於天子崩君 敬故禮凶節人情別於禽獸不以情損禮不以親加 則墨衰行事雖廟祭亦可行也蓋先王制體主於尊 何不可無己則初喪使人代雖廟祭亦可代也卒哭 後釋冤反丧服此非周召之禮歌則祭天地越綿於 初喪嗣君冕服受命見諸侯於內朝受珪幣乘黃而

老里丰

主

勝也可以達禮義矣

新旨上二節言喪制之用有定數下是明其所以定

也以制喪言之總計三年經用之數而用其十分之 新裁冢宰制國用用莫大於喪祭以制祭言之總計 **殘敗而不整故曰暴仂寫而用多則其失泛濫而沒** 喪祭之用當視其仂之多宴告仂多而用少則其失 一歲經用之數而用其十分之一是爲祭用數之仂 是為喪用三年之仂也然所以必用仂者何也苦

禮故曰浩二者皆非禮也故祭禮之厚薄當視年爲

仍而失之儉不儉則無暴之失矣言祭而喪不可知 奢則無浩之失矣凶年則用凶年之仂不得不及此 上下豐年則用豐年之仂不得過此仂而失之奢不

浩不以物言注疏物殘則耗多一折 沒暴店只就行禮時說禮不齊備謂暴禮多泛設調 年二句正在用仂上見此是活法非有一定之制而 於仂之內有餘者盈於仂之外暴與浩其弊也祭豐 纂訂丧祭用不足二句此申言用仂之意不足者歸 無逢校也則無暴浩之失矣 單言祭而喪可例見

麗記 詳說 《卷四士》 王制

卥

「不足無六年之番日急無三年之番日 年之食九年耕必有

陳注郇而食菜則色病故云菜色殺牲盛饌曰舉周禮 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樂侑食叉云大荒則

不舉者蓋偶值凶年雖有備亦當貶損耳 鄭注菜色食菜之色民無食菜之飢色天子乃日舉

以樂侑食

孔疏凶旱謂凶荒遭旱也水溢謂水之汎溢

雁記詳說 與民同患故雖有凶旱水溢而民無菜色於下然後 《卷四二

王制

天子食日舉羞備禮而以樂侑之也

延平周氏曰不足言其財急言其民國非其國言其

凶旱水溢此天變也人力備則可以應天變蓋王者

年耕必有一年之食至三十年之通此人力也雖有

十年言之者畢成數也說者以爲三十年爲一世一

年之食推而至於二十七年耕必有九年之食以三 四方矣故曰無三年之蓄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

民之所以爲民者以有財也苟無其財則民散而之

三年之蓄非其國也蓋國之所以爲國者以有民也

無九年六年之蓄雖非完國猶足以爲國也至於無

馬氏曰豫備不虞者古之善政也急者迫而不緩也

麦

縣然則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 故館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洁珍用八物蓋百 和理神人使無災害變故然後可以整備味聽備樂 後天子食日舉以樂豈不宜哉蓋天子能承順天地 有裁邦有大故則不舉至於荒政則蕃樂大凶則弛 長樂陳氏曰古者天子大丧大荒大札則不舉天地 有二十品酱百有二十器齊隨六十物鼎十有二物

嘗不關天下憂樂與夫獨樂而不與民同者豈不有 可樂王大食皆令奏鐘鼓夫以天子一飲食之際末 樂以天下之意乎膳夫王乃食卒食以樂徹於造大 其舉備味如此侑以備樂可知豈非王者憂以天下

値凶年則雖有備而亦豈敢用樂乎 以日舉樂耳蓋雖一飯之頃而不忘乎民也若夫偶 有三十年通制之規模雖凶災而民不病則常時 金華應氏日此言非謂早乾水溢亦不廢樂也謂旣 山陰陸氏日國非其國言如此國非人之國矣

禮記詳說

《卷四十二 王制

夫

之通然後民無某色可見凶荒之値必蓄積厚機能 新裁此言儲蓄之法首三句是當豫備之意以下是 說約味然後二字見必至此纔使得不然就不可 而民不飢然後天子後天下而樂也 人於上處變則以上之所積濟乎民此所以雖凶旱 有備無患之事以三十年之通處常則以耕者之稅 撤借存留補凑不知用多少心機方可爲凶年之備 展布賬濟得來曰以三十年之通則三十年閒據移 天子之後天下而樂不樂在荒年樂在未荒時先可 夫冢宰之制國用也必豫爲足國之 看來三十年

> 宰制通融之法以爲儲蓄之方以三年耕者之所入 **퉬故日不足無六年之蓄則別愈匱故曰急夫曰急** 計使不至於急而後可也蓋國無九年之蓄則其財 三十年而有十年之餘儲蓄旣廣則雖有凶旱水溢 人而錄其九使有三年之食而蓄之矣等而上之則 而餘其三使有一年之食而蓄之矣九年耕者之所 蓄則卒然凶旱水溢何以備之國非其國矣是以家 **郹俎日奏樂以侑食亦不爲過蓋減膳徹樂雖人君** 而民無菜色之憂矣由是天子之食雖日殺牲以充 曰不足雖非完國而猶足以爲國也至於無三年之

履記并說

《卷四十二 王制

者而言此則就所餘一分者而言也蓋立國必先養 蓄談爲妥 備也一說古者君民一體則民之蓄即是國之蓄故 年之通覺此與前務別者前主制國用就所用三分 徐而貯之之謂蓄即下三十年之遍是也總是三十 祭訂此節要看哲字蓄非聚之謂驟而斂之之謂聚 此節指足民說玩本安附在制國之後斷從前作國 人養人必先足食足食必先儲蓄未荒先可爲荒之 修省之常而石備無患則又不必過爲之慮也

合參要極言三十年之週的妙處故反覆說來見制

民生乎 之說殊費轉折不如就民說則餘三餘九皆在民以 民用未爲不可況先王立法豈得事義國用而不計 三十年通計民有餘穀凶旱水溢自然民無菜色份 計國用有餘於民無菜色尚陽一層故新裁有賬邊 說與前制國用相合愚謂就國用說則以三十年通 覺直截三十年之遍五字同而前通計國用此遍計 **拨此節有二說一主國用一主足民時講多就國用** 之不容已也三年耕四句指冢宰制國用說

胆記詳說 卷四十二

士庶人三日而殇三月而莽三年之喪自天子逢 庶人又降於大夫故踰月也个總云大夫士庶人三日 陳注諸侯降於天子而五月大夫降於諸侯而三月土 俱兩月在下可知故略言之歟孔氏引左傳大夫三月 而殤此固防同然皆三月而葬則非也其以上文阵殺 踰越一月故言踰月耳誠如此則是大夫四月士三月 土踰月者謂大夫除死月爲三月土敷死月爲三月是

通當從左氏說爲正 謂大天踰越一月猶可豈得謂士踰越一月乎此不可

鄭注尊者舒卑者速春秋傳日天子七月而葬同軌

器之数 畢至 至阿盟考杜預云同在方緣之盟同位者杜預云古 所引春秋傳以下隱元年左氏交同軌者杜預云言 月促也必至三日者冀其更生三日不生亦不生矣 卑送終之物其數簡少又職唯促遠義許奪情故日 烟至 同執以別四夷之國謂中國諸侯車同軌轍盡皆來 身在於丧許其申遂故曰月緩也大夫及士禮數旣 孔疏此一節明天子以下營葬日月不同及衣衾牲 **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 下通庶人於父母同天子諸侯降期 天子諸侯位旣尊重送終禮物其數旣多 踊月外

記許說 《卷四十二 王制

者行役不踰時諸侯以下不言畢至者有來有否不 丸

總云大夫士三月而葬者此記者許以降二為差故 禮三月而葬今左氏云踰月於義左氏爲短立箴之 實大夫三月者除死月爲三月士三月者數死月爲 總云三月左傳細言其別故云大夫三月士踰月其 必盡來故不云畢按左傳大夫言三月土言踰月此 三月正是踰越一月故言踰月耳按膏肓休以爲士 同士之三月及大夫之踰月也鄭箴皆肓以正禮而 月往日每卑相下之差數故大夫士俱三月其實不 日禮人君之喪殯葬皆數來月來日土殯葬皆數往

海諸侯功德治於一國大夫士恩德学於一家庶人 葬襄王又成十八年八月公薨十二月葬傳云書順 之是以有七日五日之差雖庶人之殯猶俟三日是 恩德著於其族固有小大之差矣及其終也臣子之 劉氏日殯與葬生者送死之事也天子功德施於四 侯之葬皆數死月故交八年八月天王崩九年二月 心未忍死之猶冀其復生也故其殯者不得已而殯 月據春秋爲說其殯日之義已具在上曲體疏 也是皆數死月也故鄭又云人君殯數來日葬數往 言故云人君殯葬數來月來日若春秋之時天子諸

総母二 王制

丰

弗至或奔喪也或會葬也或會於練祥也亦如四時 豈得己哉若夫葬者當其朝歲諸侯雖在六服罔有

極四海之哀誠也諸侯之葬必五月者相爲賓也同 卿以會葬同軌之內畢至者謂此也七月而葬所以

之朝焉其不當朝歲之諸侯則爲位服於其國而遭

盟之諸侯也雖非同盟而爲其舅甥姑姊妹之邦也 大夫士庶人三月而葬其事具其誠盡矣

者少而易備故也啓嬪而藏棺於土爲葬其月數亦 與庶八日數不同者以送終禮物尊者多而難備卑 纂訂此記喪禮同異之制也死而斂於棺曰殯天子

> 大夫降 於庶人無貴賤一也若期喪則親不敵貴故諸侯絶 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故也左傳曰士踰月而 不同者以天子七月同軌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 謂士庶與大夫同誤也 三年之喪自天子達

一庶人縣封葬不爲雨止不封不樹喪不貳事 **夫除死月曲為之解不可用** 按大夫三月士庶人踰月定禮也此云士庶人與大 夫同三月或秦漢之時相混如此孔疏士數死月大

禮記辞說 卷四十二 三制

陳注此言庶人之禮庶人無碑絳縣繩下棺故云縣穸

也不封不為巨壟也大夫士旣葬公政入於家庶 終喪無貳事也 人則

鄭·灶縣封當爲縣乲縣穵者至卑不得引紼下棺 家既卒哭弁経帶金革之事無辟 樹數則士以上仍皆封樹貳之言二也庶人終喪無 **叉為至卑無飾也周禮曰以爵等為巨封之度與其** 雨猶葬以其禮儀少封謂聚土爲墳不封之不樹之 二事不使從政也喪大記曰大夫士旣葬公政入於

些乏威儀旣少日又促遠將葬之時不爲雨而止

禮儀少者按異義公羊說雨不克葬講天子諸侯也 封若不連縣言之恐與不封相涉故連縣言之也云 爲芝也不直云封當爲芝而與縣相連者以經有雨 **芝者若封是封土無縣繁之理不得與縣相連故知** 事故下云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 以上貿國恩重雖在喪中金革無辟庶人旣無餧命 唯以繩縣棺故云不得引錦下棺云雖雨獨舞以其 不得引紼下棺者士雖無碑猶有二經今庶人無絒 更無殊禮三年之內許其終喪餘居喪之外不供他 **既卑小不須顯異不積土爲封不標墓以樹若士** 王制 知縣封當為縣

卿大夫臣賤不能以雨止穀梁說葬旣有日不爲雨 止左氏說卜葬先遠日辟不懷言不汲汲葬其親不 東参与ここ 奎

死葬之以禮以雨而葬是不行禮穀梁說非也從公 可行事廢醴不行庶人不爲雨止許慎謹按論語云

羊左氏之說鄭氏無駮與許同按釋廢疾云雖庶人

葬為雨止公羊說卿人夫臣賤不能以雨止此等之

說則在廟未發之時庶人及卿大夫亦得爲雨止若

其已發在路及葬則不為雨止其人君在廟及在路

及葬皆爲用止云封謂聚土爲墳者以對上封爲穵

故明之云封謂聚土爲墳云周灩曰以餌等爲巨封

調積土之封若檀弓言縣棺而封即掩坎之封也若 山陰哇氏曰案禮衮多借卷字有卷龍飾故也徧 禮器言丘封之大卽積土之封也此言不封亦不積

其有進無退也喪不貳事以其不可奪魏也魯葬定 長樂陳氏曰縣棺而下之封土而瘗之不爲雨止以 公與敬處以雨不克葬而春秋磯之則不爲雨止者

釋之則舍穸之則封故也然則凡字雖借蓋亦有義

佁辨字徧而後能辨故也釋多借舍字穵多借封字

畫

記詳說

《卷四十二

王钊

嚴陵方氏曰封之名雖一然有所謂掩坎之封有所

以下者證大夫士在喪有二事也

武事者謂不爲兩事故讓從二三之二也引喪大記

育二 也者上或是副献之或下二是二三之或喪不

文按白虎遍云天子松諸侯柏大夫栗士槐云貳之

子合葬於防崇四尺鄭云蓋周之士制其樹敷則無

墳高四丈關內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叉禮記云孔

封周以士爲爵故云則士以上乃皆封樹是庶人不

封樹彼注云王公曰上諸臣曰封又引漢律曰列侯

之度者是周醴冢人文既云爵等明有虧者乃有丘

上使之非也或權制也 三年不從政所謂不貳事使一於喪事也金革無辟 臨川王氏曰喪不貳事當連自天子至於庶人爲句 之不備易以雨止食用之不足易以事奪故也 不貳事亦不特庶人而已必以庶人為言以其葬具 不特庶人而已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則喪

崩世子三年不言而諸侯以下可知大功廢業而 **郝解縣封謂以二經縣棺下壙不用碑楹也不爲雨** 木也以上四者皆庶人之禮喪不貳事哀慕專也王 止属期必葬雖雨不止也不封不培墳也不樹不植 王制

膻記詳說 卷四十二

求生顧不害與不為雨止因春秋書敬贏定公之葬 卻尸七日五日不就木則腐爲虐士而人畏之以此 年之喪可知也 七五等日月議禮者以數別奪卑 雨不克左公羊誤以爲禮故記附會謂庶人與諸侯 **禮異也苟禮邪則春秋不書書雨不克莽饑不戒也** 云榒鄭謂尊者舒卑者速亦非截然定三五七之限

馬識巨隴喪不貳事以為通禮則可以爲庶人之禮 不為雨止何獨庶人不封不樹茫茫原野數世之後 如解者所云則是士大夫親死皆墨衰経與於公門

之事不可爲訓

王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是天子不貳事也論 命三年之內許其終喪除居喪外不供他事不奪親 庶人各有差孔子合葬於防崇四尺蓋周之土制也 **貴賤也天子填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柏大** 士以上受國恩重雖在喪中金革無辟庶人旣無爵 曰上諸臣曰封漢律列侯墳高四丈關內侯以下至 夫八尺樹以栗上四尺樹以槐有虧乃有封巨王公 纂訂周禮冢人以其爵等爲封上之度與其樹數別 一說凡有喪者皆不貳事檀弓下篇載仲尼曰

體記詳說

從政也 說甚順 也 亦然是諸侯不貳事也自于問載孔子曰三年之丧 知但玩庶人縣封節以庶人二字作首只在庶人上 夫士不貳也金革無辟上使非也亦權制也此說官 日君莞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言君薨則諸侯 得用終也葬不為兩止但禮儀少也不積土爲封不 標基以樹卑不須顯異也喪不貳事庶人終喪不使 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是卿士 《卷四二 王制 士雖無碑猶有二梓庶人則縣繩下之不 蘣

用繩可疑又紼引柩索也鄭謂不得引紼下棺孔謂 按字書繞竹案也與麻繩無大分別謂士用緈庶人

事鄭謂不從政言免官役也庶人且然以上皆不或 封不樹當謂封不可高樹不成行若稍爲封起散栽 似有理今不敢遽從 事可知王氏謂丧不貳事連白天子達於庶人爲句 樹木以爲表識與禮當亦無妨喪不貳事謂不應他 識葬定公雨不克葬為無備若庶人豈能爲備乎不 以嵌总紱若大雨滂沱不能行事豈得不暫止春秋 以二綷縣棺下塢直以繂為繩近是 庶人無紼唯以繩縣棺繩與索又何分別郝京山調 不爲雨止所

自天子達於庶人喪從死者祭從生者 王制

퀦記詳說

《卷四十二

美

生者之滁與此意同 陳注中庸巨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 士子倉人夫多以士祭以大夫盖葬用死者之督祭用

孔疏盧植解云從生者謂除服之後吉祭之時以子 事刑皆太牢下大夫之虞也牺牲卒哭成事耐皆少 **祥仍從死者之**銜故小記云士.耐於大夫則易牲又 孫官祿祭其父祖故云從生者若喪中之祭虔祔練 鄭注從死者謂衣衾棺椁從生者謂奠祭之牲器 妻則不易牲及雜記云上大夫之處也少牢卒哭成 云其妻爲大夫而卒而后其夫不爲大夫而肅於其

> 順記計武 連攻是一時之言故祭中兼爲喪奠也或云在喪中 別者以此云祭從生者喪從死者相對又中庸云父 祭誦葬後包喪終吉祭也鄭必知祭兼喪祭與盧埴 祭享故喪中之祭皆用死者之醴若其生者有舒則 器云與則是喪中之祭得從生者之虧與小記雜記 **牛是喪中之祭仍從死者之醴而鄭云謂奠祭之牲** 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祭又與葬相對皆祭與喪菲 祭從生者之法丧祭尚爾喪後吉祭可知奠謂葬前 皇者小記雜記據死者于孫身無官衛生者又無可 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又云父爲士子爲 名四十二 E

祭尚從死者爵至吉祭乃用生者祿耳故知盧解鄭 言與者自吉祭之與及非時祭耳 長樂陳氏曰祭雖從生者而有所謂從死者故父爲

士子為天子諸侯而其尸服則以土服 不同與此喪從死者祭從生者似異 臨川王氏曰孟子前以土後以大夫謂棺椁衣衾之

郝解喪從死者卽中庸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 其情也自天子下至庶人此醴同也 祭以土之類從死者葬以安其分也從生者祭以仲

按葬用死者之皆祭用生者之祿定醴也後世有封

支子不祭 從厚而美觀未必有踰分之物不以土而以大夫也 贈之典以子爵爵其父則死者之皆可因子而易也 **未封贈者則葬從父爵** 孟子衣衾棺椁之美只是

陳注說見曲禮

長樂陳氏日支子雖不祭而有所謂祭故宗子爲上

移與大祖之廟而 思子為大夫則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 2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1 移與大祖之廟而 昭

爬記 詳 說 (卷四十) 王制

天

陳注諸侯大祖始封之君也大夫大祖始傳者也士 卿大夫士曰適室亦謂之適寢庶人無廟故系先於寢 廟侯國中下士也上士二廟天子諸侯正寢謂之路寢

鄭注此周制七者大祖及文王武王之瓲與親廟四 大祖后稷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邪二穆夏則五廟 之後不爲始封之君廟 無大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巳 大祖別子始虧者大傳日 大祖始封之君王者

肿士下土名曰官師者上士二廟

寢適寢也

調諸侯之

別子為補謂此雖非別子始餌者亦然

也

與祖五禹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 稷及高祖以下親廟四故爲七也 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鉤命決云唐堯五廟親廟四 **豬命徵云唐處五廟親廟四始祖廟一夏四廟至子** 氏之意天子立七廟唯謂周也鄭必知然者接禮緯 孔疏此一 節明天子以下立廟多少不同之事 凡始封之君謂

《卷四士 王制

姓始封如太公之屬初封則得立五廟從諸侯禮 君之子得立一廟始封六世之孫始五廟備也若異 廟外猶八廟也此皆有功德特賜非禮之正此始封 姜嫄之廟及魯公交公之廟幷周公及親廟除交王 有大功德王特命立之則可若魯有攻王之廟又立 王之子弟封爲諸侯爲後世之大阻當此君之身不 云王者之後不爲始封之君廟者以其始封之君非 得立出王之廟則全無廟也故諸侯不敢祖天子若 者以交王武王受命其廟不毀以爲二虣幷始祖后 至子孫七鄭據此爲說故謂七廟周制也周所以七 得立此君所出王者之廟必知然者以經傳無文云 有功德惟因先代之後以封之不得爲後世之大祖 **微子為宋之始祖ស也而左傳云宋祖帝乙是也若** 一王之後郊天之時則得以遠代之祖配天而祭故 芜

云雖非別子始虧者亦然此總包上三事如鄭志答 得為大祖也二是別子及子孫不得虧命者後世始 **夫者及他國乙臣初來仕爲大夫者亦得爲大祖故** 得虧命自得爲大祖三是全非諸侯子孫異姓爲大 退至其遠世子孫始得虧命者則以爲大祖別子不 者此事凡有數條一是別子初雖身爲大夫中閒廢 傳者證此大祖是別子也云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 或眾妾之子別異於正君繼父言之故云別子引大 之子始爲卿大夫謂之別子者也是適夫人之次子 膻運 云杞之郊 也禹也宋之郊也 契也 此據諸侯

醴記詳說 一卷四十 王制 弄

別子故知祖考無廟商按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 法云大夫立三廟日考廟日王考廟日皇考廟注非 **若非別子之後雖爲大夫但立 父祖 曾祖 三廟而已** 與大祖之廟而三注云大祖別子始爵者雖非別子 隨時而遷不得立始督者爲大郦故鄭答趙商問祭 之云或以夏殷雜不合周制是鄭以爲殷周之別也 **留商比王制所論皆殷制故云雖非別子亦得立大** 祖之廟若其周制別子始爵其後得立別子爲大祖 鄭必知周制別子之後得立別子爲大祖者以大傳 始對者亦然二者不知所定鄭答云祭法周禮王制 穆

> **亦五廟**故莊三年公羊傳||云紀季以柳入於齊傳日 鄉經皆總號大夫其三公即與諸侯同若附庸之君 夫故知與天子大夫同也卿即大夫總號放春秋殺 祭法 歷陳天子諸侯卽云大夫更不別云諸侯之大 此大夫三廟者天子諸侯之大夫皆同知者以此! 世之後不復繼以別子但始虧者則得爲大祖 庶姓刘於上而戚單於下五世而婚姻可以遍明五 大祖也周旣如此明殷不繫姓不綴食大傳又云其 百世而婚姻不通周道然也故知別子百世不遷爲 云別子爲瓸繫之以姓而弗別 綴之以食而弗殊雖 机

歷記辞說

《卷四十二 王制 葁

中士下士祭法云官師一廟放云名曰官師者鄭旣 廟也必知皆二廟者以其總稱元士故昏義云八十 **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又附庸得稱朝是與諸侯同** 常庶人此祭謂薦物以其無廟故惟薦而己薦獻 下也 同一廟者以祭法云適士二廟言適士則不得兼中 云諸侯之中土下士一廟則天子之中士下士皆一 **一元士是不分別上下也鄭又知諸侯中士與下七** 祭法云適士二廟今此云士一廟故知是請侯之 此庶人祭寢謂是庶人在官府史之屬及尋

可褻處故知適寢也

若止祭禰則猶知祖而不知父禽獸道也尊禰而不 及祖非人道也 **或三廟二廟一廟或祭寢廟雖異亦不害祭及高**祖 其理必如此七廟五廟亦止是祭及高祖大夫士雖 服旣如是祭祀亦當如是其疏數之節未有可考但 程子曰自天子至於庶人五服未嘗有異皆至高祖

碳子日七廟之祖聚於太祖者此蓋有深意以其當 大祖廟數以親數又光祖祭自有宗子此言蓋爲世 有融香且融者當易機成盡出之因是而融用意宛 鸭諸存則以有團指始封之君爲大祖若大夫安得

郦之家發之也

履記詳說 **一卷四十** 王制

奎

以空言曉也今且假設諸侯之廟以明之蓋周禮建 則假借而通用耳或問日其為向明何也日此不可 部先儒以爲晉避諱而改之然禮書亦有作俗字者 朱子日昭之爲言明也以其南面而向明也其讀爲

國之神位左宗廟則五廟皆當在公宮之東南矣其

則孫毓以爲外爲都宮大祖在北二昭二穆以玄而

之君居之穆之南廟五世之君居之廟皆南向各有

之君居之穆之北廟三世之君居之昭之南廟四世

南是也蓋大祖之廟始封之君居之昭之北廟二世

禮記詳說 卷四十二 王制

日不然也昭常為昭穆常為穆禮家之說有明文矣 則三世爲昭而四世爲穆五世爲昭而六世爲穆乎

以班尸必以孫而子孫之列亦以爲序若武王謂文 三世祕則五世遷穆之北廟七世祔穆之南廟矣昭 者耐則移者不遷移者耐則昭者不動此所以耐必

蓋二世就則四世遷昭之北廟六世祔昭之南廟矣

穆則雖其旣違而猶不易也豈其交錯彼此若是之 王為穆考成王稱武王爲昭考則自其始耐而已然 而春秋傅以管蔡郕霍爲文之昭邘晉應韓爲武之 紛紛哉日廟之始立也二世昭而三世穆四世昭面

謂之穆蓋羣廟之列則左爲昭而右爲穆祫祭之位 則北爲昭而南爲豫也日六世之後二世之主旣祧 向南向者取其向明故謂之昭北向者取其深邃故 牖下而南向羣穆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南牖下而北 之室中皆東向及其給於大廟之室中則惟大祖東 門堂室寢而牆宇四周焉大祖之廟百世不遷自餘 向自如而爲最尊之位羣昭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北 遷其主於大廟之西夾室而謂之祕凡廟主在本廟 四廟則六世之後每一易世而一遷其遷之也新主 耐於其班之南廟南廟之主遷於北廟北廟親盡則

無昭而特設位於祖之西禰之下無穆而特設位於 **叉畢陳而無所易唯因時之祫不赚毁廟之主則高 會於一室然後序其尊卑之次則凡已毁未毁之主** 祖有時而在移其禮未有考焉意或如此則高之上 昭不見穆穆不見昭而內有以各全其尊必大祫而 左穆常在右而外有以不失其序一世自爲一願則 穆而不以昭穆爲尊卑故五廟同爲都宮則昭常在 爲卑也而可乎日不然也宗廟之制但以左右爲昭 而妈世昭五世穆而六世昭是則右反爲尊而左反 五世穆則固當以左為尊而石爲率矣今乃三 王制 一世穆

制若何曰唐之文祖虞之神宗殷之七世三宗其詳 之不同然其位置遷次宜亦與諸侯之廟無甚異者 廟而七文武爲宗不在數中者劉歆之說也雖其數 親廟四而七者諸儒之說也謂三昭三穆與大祖之 不同矣謂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故三廟不毀與 **今不可考獨周制猶有可言然而漢儒之記又已有** 有所加耳非盡撤而悉去之也日然則天子之廟其 朝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說者以爲將納新主示 **冒之東也與日然則毀廟云者何也日春秋傳日壞**

如諸儒之說則武王初有天下之時后稷爲大祖

王耐而爲七廟矣自是以後則穆之祕者滅於文世 宗故別立一廟於東北謂之武世室於是康王遷穆 六廟矣至共王時則武王親盡當祕而亦以有功當 廟於西北而謂之文世室於是成王遷昭王耐而 穆王時則交王親盡當祕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 自此以上亦皆且爲五廟而祧者臧於太祖之廟至 遷而成王耐至昭王時則王季献武王遷而康王耐 組紺祕王季遷而武王鴯至康王時則太王祕文王 南廟文王居穆之南廟猶爲五廟而己至成王時則 而組紺居昭之北廟太王居移之北廟王季居昭之

臒記詳說 一(卷四十二

夁

王制

歆之說則周自武王克殷卽增立||廟於||昭||穆 室昭之祕者藏於武世室而不復藏於大廟矣如劉

之上以祀高国亞圉如前遞遷至於懿王而始立女 世室於三移之上至孝王時始立武世室於三邪之 其一官師一廟則視大夫而殺其二然其門堂室寢 上此爲少不同耳曰然則諸儒與劉歆之說孰爲是 日前代說者多是劉歆恩亦意其或然也然則大夫 之備猶大夫也曰廟之爲數降殺以兩而其制不降 大祖昭穆之位猶諸侯也適士二廟則視大夫而殺 士之制奈何日大夫三廟則視諸侯而殺其二然其

制昭穆之位不復如古然猶不失其獨專一 其始也話帝之廟皆自營之各爲一處雖其都宮之 為上者何也日由漢明帝始也夫漢之爲禮略矣然 **哗也日然則後世公私之廟皆爲同堂異室而以西** 異廟則有不得盡其事生事存之心者是以不得而 門堂室寢之合然後可名於宮則其制有不得而殺 耳蓋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生也異宮而死不得 矣大夫之倉楹斲桷士叉不得爲矣曷爲不降哉獨 所不得爲者矣諸侯之黝堊斲壟大夫有不得爲者 何也曰降也天子之山節藻稅瘦廟重婚諸侯固有 一廟之堂

禮記譯說 《卷四十 王制 美

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而其臣子不敢有加焉 ク禮亦爲虚文矣宗廟之禮既爲虚文而事生事在 則深廣之度或不足以陳鼎俎而其合爲一廟則所 非禮之禮而不得以致其備物之孝蓋其別爲一室 不能備獨天子之為可以無所不致顧乃格於漢明 及近世諸侯無國大夫無邑則雖同堂異室之制猶 魏晉循之逐不能革而先王宗廟之禮始盡廢矣降 也至於明帝不知禮義之正而務爲抑損之私遺詔 以寫其大祖者旣褻而不嚴所以事其親廟者又厭 而不為是皆無以盡其事生事存之心而當世宗廟

> 陋而不知本其事生事存之心有不得伸於宗廟者 罪者於今之世則又徒知論其惑異端徇流俗之爲 之然於前世則徒知識孝惠之飾非貴叔孫逼之舞 者幸而或有一二知經學古之人乃能私議而竊歎 雖朝廷之上禮官博士老師宿儒亦莫有能知其原 閒而自南渡之後故都淪沒權宜草創無復舊章則 禮而於孝明之亂命與其臣子之茍從則未有正其 之心有終不能以自己者於是原廟之儀不得不盛 者宗廟之制是其治襲之變不惟窮鄉賤士有不得 然亦至於我朝而後都宮別殿前門後寢始略如古 王制 寁

尼記群説 一卷四主

是以不能不自致於此也抑嘗觀於陸佃之議而 神祖之嘗有意於此然而考於史籍則未見其有紀 知

前日承詔討論之臣也所以深探遺旨特書總敘以 焉若曰未及營表政不得書則後日之秉史筆者即 昭示來世而咯無一辭以及之豈天未欲使斯人者 或謂大夫不得祭如祖此天子諸侯之禮及云大夫 璪之議庶幾近之讀者更詳考之則當知所擇矣 呼惜哉然陸氏所定昭穆之次又與前說不同而張 復見二帝三王制作之盛故尼其事而嗇其傳邪鳴 自無大祖答曰春秋如單氏尹氏王朝之大夫自上

中說南仲大祖大師皇父南仲是文王時人到宣王 時為大祖不知古者世祿不世官之說如何又如周 世至後世皆不變其初來姓號則必有大祖又如季 立廟而與諸祖同一廟自東漢以來如此 公之後伯禽已受封於魯而周家世有周公如春秋 時世卿不由天子都沒理會答曰非獨春秋時如詩 外為都宮大祖在北二昭二穆以次而南出江都集 大底事其一是天地同祭於南郊其一是大祖不特 云宰周公這般所在自曉未得 氏之徒世世不改其號則亦必有大阻或云此春秋 今天下有二件極 孫觫云

王制

謂此也然祭法又言適士二廟而此不言者主於降 考又無廟故也庶人則祭於寢祭法言庶人無廟正 顯考祖考廟及二融是也諸侯五則以無二融故也 嚴陵方氏日天子廟七卽祭法所言考廟王考皇考 禮向作或問未見此書只以意料乃知學不可不博 大夫三則以顯考祖考又無願故也士一廟則以王

殺以兩而略之也天子之廟止於七何也大祖之廟

蓋四世其服已窮矣然猶繆也五世同姓已殺矣然

猶免也至於六世然後親屬純故止於三昭三穆與

創業之所始萬世所不遷也而昭穆則合而爲六者

大祖之廟而七

親盡則有胇說者以爲周則七廟夏則五廟殷則六 三廟合於降殺以兩之意也祖以功建故無可毀之 馬氏曰自上而下降殺以兩體也故天子七廟至上 蒯蓋非是也 **履而有百世不惩者也昭豫以親崇故有可毀之禮**

記詳哉 卷四王 王制 與藝祉而七商書亦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七廟 也以七以五以三以一義之盡也舜之時歷於六宗 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一廟廟而祭之仁之至 長樂陳氏曰積厚者流澤廣積萬者流繹狹故天子

之左不忍死其親也家語曰天子七廟諸侯五廟自 祭於寢而已 之制其來尚矣先王之於死者常待之以生由士 之有寢也建之觀門之內不敢違其親也位之觀門 上生而異宮死則為之立廟庶人則生非異宮死則 **周官守融八人以兼姜嫄之宮則虞周七廟可知矣** 虞至周之所不變也是故虞書禮於六宗以見大祖 親立廟親親之至恩祖功宗德母尊之大義古之 伊尹言七世之廟殷醴也禮記首鄉穀梁皆言天子 七廟不特周制也則自處至周七廟又可知矣然存 廟所以象生之有朝也寢所以象生

文武不遷之廟在七廟內是臆說也孔氏疏諸侯五 高旭而已謂得五廟無是禮也又鄭答趙商謂五廟 然王者始受命所立不過四廟諸侯初封蓋亦廟止 廟謂若異姓始封如太公之屬得立五廟從諸侯禮 立四廟則謂周制七廟文武爲二脁親廟四而已則 遷之廟非謂祕也鄭康成之徒以喪服小記言王者 **文皇其廟皆在三昭三穆之外歷世不毀此所謂不** 起而殷之三宗周之文武漢之孝文孝武唐之神堯 思其人而愛其樹尊其人則敬其位況廟乎法施於

章記詳沧 卷四士 王制

穆又言文之昭武之穆此世序之昭穆不可易也周 昭移則一成而 以朋察下故日昭子以敬事上故日穆宗廟有迭毀 考祖考無廟而鄭氏遂以爲周大夫之制誤矣 世不遷之大宗有五世則遷之小宗是大祖之廟常 日大夫有二宗荀卿日大夫士有常宗則大夫有百 別子為大祖若非諸侯之後雖爲大夫但立父祖曾 爲殷制故雖非諸侯之別子亦得立大祖之廟周制 不遷也特祭法日大夫三廟考與王考皇考有廟顯 **祖三廟隨時而遷不得立始爵者爲大祖也然左氏** 不可易春秋傳言大王之昭王季之

> 於父穆與穆爲列而無嫌乎父屈於子猶之賜爵也 始死者穆邪則毀穆廟昭與昭爲列而無嫌乎子加 居中而父昭在左子穆在右始死者昭邪則毁昭廟 以世序而不可易則廟之昭穆可知矣其制蓋祖 合食之昭穆不可易也生而賜館合食死而葬刑皆 爵之昭穆不可易也大傳曰合族以食序以昭穆此 昭穆而進之祭統凡賜爵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此賜 昭穆 此 附位之 昭穆不 可易也 司士 凡祭 配賜 爵呼 穆不可易也儀禮卒哭以其班前 官家人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此葬位之昭 禮記日前必以其

記補稅

《卷四十二 王制

武王廟於理或然 先公木主於后稷之廟先王木主穆在交王廟昭在 面而事之則昭穆之不互易不足怪也先儒謂周藏 **省後頃之立口也子無嫌乎南面而坐父無嫌乎北** 子與祖齒而無嫌乎卑者先父與孫齒而無嫌乎母

張氏璪曰以周制言之王季爲昭文王爲穆武王 昭成王爲穆則所謂父昭子穆也然則王季親盡其 廟既遷武王自右而上從王季之位而不嫌奪於す 左自爲尊卑而無與於文王之穆也又四時常祀各 王何也蓋昭穆以定位也武王旣爲昭矣則其位在 爲

叉有時而爲穆旣爲穆矣復有時而爲昭不惟飢昭 自右而左居昭位武王自下而上居穆位及合饗之 制世次並行而不相害今若以王李親盡毀廟文王 武王常從王季而爲昭成王常從文王而爲穆故願 以不從父者不獨嚴重本之義亦嫌於代父也是以 禮有三本而祖者類之本故孫常從祖而不從父所 王更爲昭穆而世次雖遠不可謂無尊卑之序矣著 不嫌奪於亥王也及于合食於大祖之廟則王季亥 祭而女王復爲穆武王更爲昭則是一身既爲昭矣 於其廟不偶坐而相蹿此其所以進居王季之位而

/ 卷四十二 王制 里

有三子爲穆穆廟在右有三與夫大祖閉基創業之 新旨此節論廟制之典隨外而爲之隆殺意 以昭穆常用世次奚至於廟次獨不然子 葬以至祔祭入廟爲尸賜爵皆孫從祖而不從父所 穆之名叉考之經傳無所據矣且生而居處沒而殯 積厚流遠立七廟以爲配先之所父爲昭昭廟在左 **對為垂統裕後之主屹立於其中合為七廟也諸侯** 日嚴六德有國以裕後昆德澤亞於天子立五廟以 **配其先二昭二穆奥大祖始封之君合而爲五大夫** 日宣三德有家以貽後嗣德澤殺於諸侯立三廟的 天子

> 廟左一昭以祭祖右一穆以祭廟中爲大祖合之爲 右二穆以祭曾祖禰中爲大祖合之爲五廟大夫 之爲七廟若諸侯其德澤垂統於昔者始趾也培植 於今者聲宗也故有五廟之制左二昭以祭高祖 祖祖右三穆以祭會祖之祖及曾祖禰中爲大祖 無德不仕只祭於正寝而 羣宗也故有七廟之制左三昭以祭高祖之祖及高 纂訂天子之基業開而創之者始祖也蔣而龔之者 夫工所積德澤不及大夫其紀先也唯一願耳庶人 **祀其先**一 昭 穆與大祖始爵之大夫合而

爬記辞說 上 卷四十二

王制

大組 子初受命之主諸侯始封之君大夫始爲大夫皆謂 三廟昭取南面向明之意穆取北面深遠之意

之宗謂初制便有二酰廟只二昭二穆者非也 世室融武王則為東北之世室亦按昭穆之分也世 廟則昭廟乙上當祿及至後世就亥王則爲西北之 按天子七廟以周制言之武王初立廟時當自文王 室夾太廟兩旁其制甚尊與太廟並雖就而爲不誠 而上爲三昭三穆后稷爲大祖至成王時武王入昭 自昭穆自穆雖有融有升而毕穆不相易祫祭時古

野

派記詳說卷四十

Ż 次第也夏時物雖末成冝依時次第而祭之嘗者新穀 名者以其與周不同其夏殷之祭又無交故稱蓋以疑 熱消嘗也烝者眾也冬時物成者眾也鄭疑爲夏殷祭 **滿為股祭。城日 孙溥也春物未成祭品鲜薄也滿者** 陳注即我田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春日祠夏日酌以 鄭注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改之春日祠夏日內以 老田士三 王制 一剂夏日禘秋日常冬日烝

禮記詳彰

禘爲股祭詩小雅日於祠烝喾于公先王此周四時

祭宗廟之名

祭天地山川之事 此云春汭而郊特牲云春禘者 孔疏此一節論夏殷天子諸侯大夫四時祭宗廟及 **袻為殷祭者搜公羊每日五年而再殷祭又春秋經** 云夏殷禮不改禘字者以郊特牲巳改滿爲禰故於 鄭彼注云禘當爲廕從此爲正祭義曰春禘鄭注值 按宗伯云以祠春享先王以論夏享先王又知周以 **紧囊略之從可知也云周則改之春日祠夏日衲者**

物盛多可以備禮故謂之烝此處夏之制也而周則 食為主而養死者之陰氣故秋則謂之嘗烝歇也萬 者之陽氣故春則謂之剂而禘必於仲夏而陽氣在 馬氏曰此宗廟四時之常祭也酌以飲爲主而養死 諸盩至不窋也先王謂后稷大王王季也 上陰氣在下所以審諦昭穆也故夏則謂之滿常以 詩先言衲後祠者從便文嘗在烝下以韻句也于公 **文王受命已改般之祭名以夏祭之禘改名曰**
孙而 五年一大祭引詩小雅者是文王之詩天保之符謂 億八年秋七月滿於大廟是滿爲殷祭殷猶大也謂 《卷四士三 王制 餘見注

以祠春享先王以禘夏享先王而詩序亦日睢禘大 變剂而為耐變補而為於而滿則謂之大祭故周官 形記詳說

處氏曰周禮大宗伯之職云以祠春享先王以論夏 **禘而秋嘗祭義亦曰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喾又與** 與周禮所言春夏之制相反矣考之郊特牲則曰春 日春日於夏日禘祭統亦日春祭日於夏祭日帝又 春祠夏疃秋喾冬烝此四時之祭名也考之王制則 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司尊鋒亦言

王制祭統所言春夏之祭相反矣鄭康成之說以春

郊特牡所言春滿秋嘗而先之以享滿有樂而食嘗 當爲於字之誤也意謂王制祭統旣言書於則此不 日樂陽氣也又曰殷人先求諸陽則般祭皆用樂史 也何以知之記曰殷人尚聲樂三関然後出迎牲又 夏諦此殷之禮也郊特性祭義所言春諦此夏之禮 周官所言春洞夏沁此周禮也王制祭統所言春汭 有二篇之文皆該哉此不通之論也竊嘗以意求之 當言春滿故以為刑字之誤然則祭義又言春滿豈 成以意揣之也至於郊特牲言吞禘鄭氏釋之曰禘 的夏稀為夏殷之祭周則改之亦無明交可據藍康

雅記書歌 中 無樂則為夏禮非殷禮也香滿旣為夏禮則春酌 *** 王制 Ξ

之主自天子至於大夫用之以其有大祖之廟可以 江陵頂氏曰一歲四祭春曰祠夏曰荊秋曰當冬曰 之祖則惟天子獨得用之蓋

自其祖而上之至於天 藏段廟之主也五歲一祭曰禘所以報其繼天受形 獨無田者謂之薦耳三歲一祭曰給所以待旣毀廟 然所以待未毁廟之主凡天子至於庶人皆得用之 得爲殷醴矣 非有天下者其孰得而行之哉 地之初賦形之始繼天而生者禮至於此不可復加

地財 **诗因時因物以伸其孝者至孝也** 物稱心生者安而死者亦安之意 也滿者夏物稍成依時次第舉也嘗者新穀熟而嘗 異名要在君臣所同上發於者春物未成祭品鮮薄 與國分不同也 不數而合於天時日於滿嘗然則或豐或殺而合乎 也然者冬物畢成祭品眾多也日春夏秋冬則不疏 始人皆有之也二節言君臣外祭之異禮異者天下 新裁二節首節言君臣内祭之同名同者言報本反 此言天子諸侯以時思之之祭隨 此言内祭因時 心無窮而物石

禮記詳說

卷回主 王制

四

成備固當外之爲樂而多之爲美也此皆上合天道 與馬春祭日於取於成禮無庸備物也夏祭曰 不敢先之於己而必薦於祖也冬祭曰烝物畢成而 次,而行不至於怠而忘也秋祭日嘗物始成而可獻 子立七廟而祭先王諸侯立五廟以祭先公因時而 下順人情豈為瀆祀也哉 新旨且夫立廟固所以報本而舉祀亦所以追孝天 **腨**獑

地看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

侯祭之以其苦嘗有功德於民不宜絕其祀也 令以爲門行戸籠中霤然則所謂五祀者名雖同而祭 今無主祭之子孫則在王畿者天子祭之在侯邦者詣 器之數也因國謂所建國之地因先代所都之故墟也 祭法加爲七左傳家語以爲重該修熙何龍之五官月 制度云五配見於周禮禮記儀禮雜出於史傳多矣獨 陳注視三公視諸侯謂視其整領牢禮之多寡以爲性 五

農记样稅 老白士王 王制

深信 卑隆殺之辨矣愚意鄭氏已是應說祭法之言亦未可 伯亦云祭社稷五祀儀禮士疾病禱五祀則五祀無尊 各有所主也鄭氏以七祀爲周制五祀爲商制然大宗

大夫有地者其無地祭三耳 鄭注五祀謂司命也中霤也門也行也厲也此祭謂 氏郊縣至 化為夏後而更郊禹晉侯夢黃能入國而 魯人祭泰山晉人祭河是也 **心夏郊此其禮也** 公有功德宜享世祀今絶無後爲之祭主者昔夏后 謂所因之國先王先 視視其性器之數

祭名數處不同分三代亦無確據姑依交為訓

按時講多以此節連下節分内祭同名外祭異禮

說愚謂上節言立廟此節言廟祭之名尤爲相合

有地者以其祭五祀與諸侯同故知大夫有采地者 諸侯同明知是司命中霤門行厲也云此祭謂大夫 竈諸侯五祀無戸竈自外與天子同明大夫五祀與 孔疏知伍祀是司命中霤門行厲者按祭法云王之 門行以爲殷禮此大夫五祀爲有地大夫五祀之神 七祀日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日戸曰 **叉別者以曲禮天子諸侯大夫皆祭五祀更無等差** 五無地者祭三孩下曲禮大夫祭五祀謂戶竈中當 曰門曰行也鄭意以此及祭法俱是周禮有地者祭 云其無地祭三耳者以祭法云大夫立三祀曰族厲

禮記詳說 卷短年 王制

六

其餘山川視伯小者視子男鄭注云謂其牲幣桑盛 諸侯三祭社稷大夫三祭五祀旣別爲尊卑之差故 故以月合五祀當之總爲殷禮此文天子云祭天地 **邊豆爵獻之數非謂尊卑按周禮上及養儀九牢飧** 以別法解之 按夏傳云五嶽視三公四濱視諸侯 七獻豆三十有二子男養餓五年飧三年饗禮五獻 五中餐禮九獻豆四十侯伯餐魚七年飧四年餐禮 豆二十有四叉五套諸侯膳皆太牢祭亦太牢簋皆 四望山川也又侯伯無別三公與子男同今此王制 **十有二祭四堊山川用毳冕鄭注:禮器五獻察謂祭**

> 魯君祭泰山季氏僧之也又公羊云三望祭泰山河 者視子男則此諸侯謂是侯爵者不得總爲五等諸 四濱視諸侯夏傳視諸侯之下云其餘山川視伯小 叉非周代之禮鄭之所注者當據異代法也此經云 解合之為一此王制所陳多論夏殷之制夏傳所說 **城遷三爵獻之數参驗上下並與周禮不同不可强** 侯別今鄭注此視視其牲器又注夏傳謂其牲幣粢 知魯人祭泰山者以論語云季氏旅於泰山即

云四濱視諸侯其餘山川視伯小者視子男是伯與

云五嶽視三公四濱視諸侯則三公尊於諸侯夏傳

膛記詳說

卷起弄王制

昔先王先公所居之地令其地子孫絕滅而無主後 祭河也 器又云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是晉人 以禮器云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禮 海是海景泰山但泰山是齊魯之界故齊亦祭之是 天子置都之所及諸侯所封之内皆因方

地而無主後者若天子因先公之後亦祭先公若諸 侯因先王之後亦祭先王先王先及皆謂有德宜世

者則天子諸侯祭此先王先公故云祭因國之在其

朱子曰一 家之主則一家鬼神屬爲諸侯守一國則

所以反致惡亂人心僥求非望無所不至 得若統欲無度天上許多星辰地下許多山川如何 有祭了便無故不至褻瀆後世卻先立箇廟貌如此 為天子者這一个神明是甚麼大如何有些子差式 於不可强解不必然也 注疏抗於牲幣深盛邊豆醇獻之數失於太泥遂至 五嶽視三公四濱視諸侯特言其禮有隆殺輕重耳 秦溪楊氏曰舜望秩於山川秩序也以次序而祭之 小便圣 國鬼神屬馬天子有天下則天下鬼神屬馬看來 古人祭山川只是設壇位以祭之祭時便

胆記部說 《卷月至 王制

尺

馬氏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所以 **土穀之神也而諸侯者爲天子守土也故祭社稷大 夫則有家故祭五祀蓋在上者可以兼下故天子祭** 大者也而天子者域中之所尊也故祭天地社稷者 報本返始抑以防僭亂之階也蓋天地者有域之最 郊止乎天子社止乎諸侯道及乎大夫是也古之為 而不得祭天地大夫祭五祀而不得祭社稷荀子曰 民之取財用也蓋天子君天下而其所報者眾故祭 祀典有功於民則祀之而名山大川者有功於民而

> 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 天下之名山大川諸侯 君一 國而其所報者寡故祭

名山大川之在境内者則祭之 百神之主故祭天下之名山大川諸侯境内之主唯 祭社稷故祭法曰大夫以下成悫立社曰置社天子 延平周氏曰祭社稷者不得祭天地祭五祀者不得

矣月分則戸竈中雷門行也祭法則司命中畜國門 講義天子祭天地謂祭天神於南郊祭地祗於北郊 也諸侯祭社稷謂社爲五土之神稷爲五穀之神也 大夫。須玉祀謂祭司命中當門行厲也經言五祀多

禮記詳記 人卷四本

王制

九

釋者與月令同此言大夫祭五祀以別於天子諸侯 國行公厲也曲禮兼言天子諸侯大夫之祭五祀故

故釋者與祭法同

實而交爭乎隱顯之際誠之不可掩如此後世有山 以為神靈者以其氣之所感能出雲雨潤澤草物是 廣漢張氏曰古者諸侯各得祭其境内山川山川所 川之祠而人其形字其地則其失久矣夫山峙川流 故爲之壇壝立之配史設之牲幣所以致我禱配之

何子之也何居無其理而强為之雖百拜而所備物

是其形也而人之也何居其氣之流通可以相接也

以享其有時而應亦偶然而已

廬陵胡氏曰因國謂所都所封之内因古先聖哲所 與然先王與滅繼絕因國亦祭者所以見其仁也 等豈忍遽忘之 最大者末段先代聖贤其初功德與山川社稷五祀 下一段因地而同其祭 新裁三天子平起作三段看前二段因方而異其祭 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是也 居之地若晏子云爽鳩氏始居此地而後季前因之 石林葉氏曰亡國絕世而無岦後者雖已廢而 祭典大事而此乃報功之

雌記詳說 卷平之王制

纂訂天子統理天下故祭天地如燔柴於太壇瘞 於太折是也諸侯祭社稷春祈秋報是也大夫祭五 十 圳

也天子豈惟祭天地哉有天下者天下之鬼神屬馬 祀如春祭戶真祭直季夏祭中雷秋祭門冬祭行是 故祀天下名山大川如東南望祀於春夏西北望祀

於秋冬是也五綠名山也而其牢豆之饗必視食三

蓋其源深澤溥之功與諸侯之潤澤生民者同也諸 同也四濱大川也而其年豆之餐必視食諸侯之禮

侯島惟祭社稷巳战有一四省一

因之鬼神屬馬故

祀諸侯亦祭五祀而此云爾者上得以兼乎下下不 先代之故墟其先王先公嘗有功德於民而今無子 雖不得徧祭於五嶽四瀆而境內之名山大川亦得 祭先公而不爲屈諸侯因先王之後亦祭先王而 得以偕乎上也 孫以爲祭主故在王畿者天子祭之在侯邦者諸侯 **叉非念其及民之功也哉** 祭之雖未立其祭祀之主亦不失其祭祀之禮矣此 祀之以稱報也至若天子所都及諸侯所封之國因 無主則祭若天子因先公之後亦 曲禮天子亦祭社稷五

爲偕也

禮記詳說 卷烟艺

王制

主後謂無主祭之後人倒言之則無後人爲之主祭 按五配皆有功於人者厲不相類從月令為是 無

天子植的船啼船管船孫

陳注船合也其禮有二時祭之論則羣廟之主皆升而 主亦與馬天子之禮春前則特祭者各於其廟也禘嘗 派皆合食 合食於大祖之廟毀廟之主不與三年大硆則毀廟之 祭而已於此時不胎也夏物稍成可於此時而給秋物 大成冬物畢成皆可給故曰酚締給當給烝而酌則特 石梁王氏曰特酌者春物全未成止一時

土

杊

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淪凡祫之歲春一的而已 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祕後因以爲常天子先給而 祭也魯禮三年喪畢而哈於大祖明年春啼於羣廟 不裕以物無成者不殷祭周改夏祭曰酌以禘爲殷 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船一諦 鄭庄ో猶一也於合也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之

腰記許記 時祭之於故云植於夏秋冬之時先爲船祭後爲時 天子之祭當船之歲以春物未成不爲齡祭惟植爲 孔疏此一 節論 夏殷天子諸侯大祭及 時祭之事 卷叶三 王制

祉卑取其漸備故先小禮後大禮此筹皆因已前之 祭故云船禘船當船孫 制但不知幾年一船禮緯云三年一論五年一論鄭 侯先時祭而後船者以下交云諸侯嘗船烝船諸侯 云百王通義則處夏及殷皆與周同祫亦三年爲 天子先命而後時祭者以

> 皇氏之說非也 周公制禮祭不欲數如鄭此言則夏殷三時俱殷緊 **土兰云王制記先王之法船為大祭船於夏於秋於冬**

趙氏曰禘非時祭之名此交皆漢諸儒約春秋爲之 書滿一春一夏所以或謂之春祭或謂之夏祭各自 牲云滿當為的祭義與郊特牲同遂不注祭統及王 見春秋啼於莊公遂以爲時祭之名見春秋惟兩庭 制則云此夏殷時禮也且祭統篇末云成王追念周 著書不相符會理可見也鄭玄不達其意故住郊特

禮記講说 卷四土

土

勇惟行此三宗遂云爾若信如鄉注諸侯每歲皆朝 常在道路如何守國理民哉 **郭逵國來往須歷數時何獨廢** 一時而已又須往來 三祭講

廟也 程子日諸侯亦祭祫只是祠禘嘗丞之祭爲廟禮煩 故每年於四祭之中三祭合食於祖廟惟春則祭趙

詳而。所反略奏又據正義蔣禮是四處各序昭穆而 朱子曰正義所解亦難曉汭祭以春物未成其禮 輕須著逐廟各祭論論之類又卻合爲一處則植反

三時船者謂夏秋冬或一時得於則爲之不三時俱

此云春一的而已不耐以物無成者不殷祭又諦於

禘百王通義鄭又注

也皇氏取先儒之義以為處夏於祭每年皆爲又云

大傳謂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 **耆持热禮如此故公廟設於私家皆無理會處** 祭諸廟此說推明時祭之本意最爲明白張子謂禮 禮煩故每年於四祭之中三祭合食於祖廟惟春則 |哈孫之義其日||哈合祭也只是論祠皆孫之祭爲励 秦溪楊氏曰程子之言正解釋天子植前於酚心當 亦立文王廟左氏載鄭祖厲王諸侯不敢祖天子而 **쨰於大廟其禮如何大廟是周公之廟先儒有謂魯** 不可愛矣又云春秋書禘於大廟用致夫人又不知 配之若周人禘帝譽配以后稷是也如此則說禘又

羅記詳說 《卷四十三 王制

古

之說日春祀高祖夏船羣廟秋祭曾祖冬又哈來春 過但言植只祭一廟而遺其餘廟恐於人情亦有所 **祫烝祫一章但本交言酌置烝三祭皆祫惟禘一椬** 曾冬烝周時祭名詩所謂繭祠烝嘗于公先王是此 不安不若則程予之言簡而意備也又春祠夏編秋 祭社夏又 胎秋祭禰冬又於雖一 犆一 船之說若可 此云汭禘訾烝乃記禮者之誤也 一胎禮文殘闕指不分明故張子不從其言又別爲 耐管

嚴峻方氏曰領的酌犆者以其無硆以配故謂之植

夏諦秋當冬蒸二昭三移皆升合食於祖廟所謂

、險陸、日據此時祭惟的爲猶各於其廟祀之若

馬氏曰船者合也以人生前有會遇之歡而死則 先常,祀而後閒祀故曰荊猶下言容治烝洽蓋尊者 可無會遏之禮故合羣廟之主祭於大廟天子三時 程東方之諸侯也明堂位獨不言春祭者以此 已至於四方各朝於一時而四時常祀又不能無關 先大卑者先小故也諸侯殺禮不猶給一猶一祫而 **閒祀而後常祀故曰猶荊下言語滿論誓論孫諸侯** 之禮爲大常配之禮爲小天子諸侯當論之歲而猶 也給者三年之閒祀耐滿嘗烝者四時之常祀閒祀

禮記詳說

卷四十 王创

享先公則以食爲主 古者三年一船五年一禘而祫則先禘則知祫有大 祭皆有於此虞夏之制也至於周則三年一 先公此論也以肆灌獻享先王則以飲爲主以饋食 於諦也故周官以肆灌獻享先王此齡也以饋食室 小先後不同有以爲滿大於論有以爲論大於滿蓋 滿一論則在於五年之問滿論之制說者辨其大 麦 浴五

於大加言大以有小故也穀浆傳曰大事者何大是 傳曰特祭於主烝嘗補於廟特所謂植产也 事也著論嘗著猶別也以有此經論嘗之嫌故也左 事也著論嘗著猶別也以有此經論嘗之嫌故也左 事也著論嘗著猶別也以有此經論嘗之嫌故也左 事也著論答著猶別也以有此經論嘗之嫌故也左 事此著於下天子也毛詩傳曰諸侯夏禘則不前秋祫 則不管唯天子兼之據此諸侯三年一祫五年一諦 及去時祭天子言補於言治當於三年一祫五年一諦 及去時祭天子言補於言治當於 實治然論互交也相互而天子言船惟在上亦言之 皆治然論互交也相互而天子言船惟在上亦言之 皆治然論之主陳於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

後五年而再股祭一滿一 於 周 證 经 经 人 矣 鄭 氏 何 整 禮 三 年 喪 畢 而 前 於 於 於 賣 產 避 謂 先 三 而 後 三 辨 祭 之 小 大 則 鄭 康 成 謂 滿 大 於 於 酌 賈 產 劉 敢 謂 一 祭 而 一 名 禮 無 是 解 是 一 的 说 不 许 教 更 有 悟 其 非 者 良 可 歎 电 成 高 堂 隆 謂 先 三 而 後 三 辨 祭 之 小 大 則 鄭 康 成 謂 渝 大 於 於 酌 賈 產 過 到 不 以 春 澈 以 冬 不 以 秋 矛 盾 相 整 隆 又 或 謂 滿 大 於 於 賈 產 避 到 新 请 一 祭 而 一 名 禮 無 之 验 销 一 解 更 正 而 後 三 辨 祭 之 小 大 則 鄭 康 成 謂 渝 大 於 真 有 悟 其 非 者 良 可 歎 也 夫 禘 於 之 於 與 成 可 滴 为 直 相 被 不 無 定 論 此 皆 置 而 弗 辨 其 可 深 責 者 始 為 私 具 整 置 二 年 喪 畢 而 命 於 太 祖 明 年 禘 於 羣 廟 自 爾 以 真 有 悟 其 非 者 良 可 歎 也 夫 禘 於 之 於 與 東 成 高 置 医 解 的 之 於 和 更 有 出 於 一 時 之 陋 見 行 之 數 千 百 數 三 山 林 氏 日 事 有 出 於 一 時 之 陋 見 行 之 數 千 百 數 三 山 林 氏 日 事 有 出 於 一 時 之 陋 見 行 之 數 千 百 數

群流 一条四十三 王制 建筑 一条四十三 王制 其所云為之說者曰周禮靈在傳鄭氏據春秋曆禮 其所,一般五年一論為五年前於大祖也明年春 有於則明年是三年春齡四年五年六年秋齡是三 年於更加七年八年并前為五年齡故齡於羣廟也 有於則明年是三年春齡四年五年六年秋齡是三 年於更加七年八年并前為五年齡故齡於羣廟也 有於則明年是三年春齡四年五年六年秋齡是三 有於則明年是三年春齡四年五年六年秋齡是三 有於則明年是三年春齡四年五年六年秋齡是三 有於則明年是三年春齡四年五年六年秋齡是三 有於則明年是三年春齡四年五年六年秋齡是三 有於則明年是三年春齡四年五年六年秋齡是三 有於則明年是三年春齡四年五年六年秋齡是三 有於則明年是三年春齡四年五年六年秋齡是三 有於則明年是三年春齡四年五年六年秋齡是三 其次 一於四十三 王制

在無三年稀祭之友何自知之徒約僖公宣公八年 整無三年務學之友何自知之徒約僖公宣公八年 整理一有事二孫二嘗一之類無非記其非然 何反以爲周禮而足法乎使督之祭祀如周之禮則 何反以爲周禮而足法乎使督之祭祀如周之禮則 可反以爲周禮而足法乎使督之祭祀如周之禮則 一惡也躋僖公二惡也彼有二惡春秋識之鄭氏乃 一惡也躋僖公二惡也彼有二惡春秋識之鄭氏乃 一惡也躋僖公二惡也彼有二惡春秋識之鄭氏乃 一惡也躋僖公二惡也彼有二惡春秋識之鄭氏乃 一惡也躋僖公二惡也被有二惡春秋識之鄭氏乃 一惡也躋僖公二惡也被有二惡春秋識之鄭氏乃 一惡也躋僖公二惡也被有二惡春秋識之鄭氏乃 一惡也齊僖公二惡也被有二惡春秋識之鄭氏乃 一惡也齊僖公二惡也被有二惡春秋識之鄭氏乃 一惡也齊僖公二惡也被有二惡春秋識之鄭氏乃

皆有禘而云愈繆也層之沒祭何常之有聖人於其

定他公皆不郊乎成公一歲而再烝十二公而為一之滿與五年而再殷祭乎使交公二年不因齊佑公 以二年即禘矣何待三年與八年不問月致夫人則春秋不書神不書又何準也光宣公八年經書有事於 以二年即禘矣何待三年與八年不問月致夫人則春 大廟則是常制也而以爲禘何邪誠爲禘祭經不得 之據宣無禘交而妄據之傳會可見也不然傳之值 之始書三望豈他公皆可望乎至成公而是三年 於不書神不書之何得約他公之年以足交公而見三年

超記詳說 卷四十三 王制 九

無所據學者當闕其疑不得據漢儒臆論也又可知者此耳至於年數之外遠祭時之先後則經

之哈之物豐放三時行之也次節是因王事而缺其新百首舉時祭之禮惟天子特隆特之物殺歲一行

新煮三節此詳君臣時祭有隆殺所以辨分也首節

未是因名分而缺

其

言天子四時皆祭而三時皆船次言諸侯因朝而缺一事若天子四時皆祭而三時皆船次庙省而從植也見植其禮殺自主之合食於大廟曰船其禮隆曰植其禮殺自主之合食於大廟曰船其禮隆曰植其禮殺自主之合食於大廟曰船其禮隆一非若天子四時皆祭重王事也三言囚分而殺一事光子子四時皆祭而三時皆船次言諸侯因朝而缺一

時講以領禮輕於禮重豈各廟專祭者爲輕一廟合料牽可以不用一年之内四祭一植三於各有其義按此稀於皆時祭而說者多以五年禘三年於互相

世記詳說 卷四十三 王制

丰

諸侯於則不啼啼則不管管則不烝烝則不耐

陳注南方諸侯春祭畢則夏來朝故關聯祭西方諸侯

诸侯歲朝爲廢一時之祭王事重 夏祭畢而秋來 朝故關嘗祭四方皆然 而春來朝故廢酌也然各廢一時耳錄三時皆祭也 也 北方諸侯冬來朝者也行秋祭竟而冬來朝故廢烝 朝也行夏祭竟而秋來朝故不嘗也 **楠故云衲則不締也** 此從南方始也南方諸侯春衲祭竟夏來朝放關夏 孔球剂則不禘者虞夏之制歲朝旨闕一 鄒拄處夏之制諸侯歲朝廢一特祭 **烝則不耐此東方諸侯春來朝者也行冬祭**意 《卷四士三 王制 **禘則不嘗此西方諸侯秋來** 世 圭 嘗則不烝此 石架王氏日 時之祭也

始故也

按攝祭原是朱子疑義時講以之講非也若攝行則 不可謂廢 得親自主祭耳 祭似宜活看 諸侯無母歲朝王之禮或當朝王之歲

一語侯於領帝一
植一
哈賞和
然
哈

雅記詳說 成亦未可必故夏滿之時可給可惟不可嘗也秋冬物 每歲三時皆齡也 陳注植於的植非有異也變文而已給嘗給烝與嘗給 **夏祭之禘今歲犆則來歲祫於之明年又犆不如天子 杰於亦然諸侯所以降於天子者稀一犆一給而巳言** 《卷四十三 石架王氏曰物稍成未若大成其 王制

成可必故此二時必可論故不云植而云嘗祫烝祫此 更時祭之名而後確專為大祭敷叉周官制度云先王 制體必象天道故月祭象月時享象時三年之於五年 然滿王者之大祭也今以為四時常祭之名何數豈周 之跡象隍又。玉玉制之言船非三年之制也 節專為給祭發也 **悬按此章先儒以爲夏殷之制**

鄭注互明植前文

下天子也給歲不確

以植船與天子異也

纂訂天子四時皆祭而三時皆於諸侯因王事而廢

祭不得如天子之四時皆祭矣又避至尊而補

一給不得如天子之三時皆於矣於孝享之中

是耐嘗烝隨時而犆船與天子同也夏祭之諦閒歲

植固不必言矣而夏之禘亦不得純用乎船其犆與

天子得以行之矣諸侯則火殺爲春物未成剂之用

祀禮以守臣子之分屈分正以伸情也

三時皆於

云勤修王事以慰祖考之心重義正以重恩也閒與

孔疏諸侯降於天子故於在犆上也欲見先時祭故

之時不爲滿祭惟植

於而已與時祭也不云一論

酌在植上

禘 植

| 船者言諸侯當在夏祭一諦

郊解天子每歲三船前侯再歲少一 哈禮殺於天子 給則不禘若禘則不殆故建鄭注其義非也 是諸侯當於之歲法不作禘而皇氏云諸侯夏時若 而云瀚 為大祭之祕故云嘗祫烝祫鄭旣云諸侯祫歲不滿 時祭也 **嘗給蒸給者謂諸侯先作時祭烝嘗然後** 者禘在刑前與於 在福前其義同皆見先

新裁此只在禘一值一胎上見殺於天子上節急于 屈則情降 夢而有所闕義重則恩輕此節黈至尊而有所聞公

層 記詳說

卷四十二

經 97-150

萬寧王之意見仁義兼盡處

祭之禘介歲箱則來歲船於則明年又植不得比於合參諸侯因分而減一時之祭莊王尊也。諸侯夏

天子三時之配也

禮記詳說

卷四十三 王制

Ħ

憲

為於祭故其說異之異非謂不滿而於也緣孔以四時皆行特祭而別

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田則祭無田則薦庶人者薦韭夏鷹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一大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大夫士宗廟之祭有

不過四時各一舉而已注一一祭以首時應以仲月首時陳注祭有常禮有常時薦非正祭但遇時物卽薦然亦

者四時之孟月也

牲用特派大夫以上用羔所謂羔豚而祭百官皆足鄭注有田者既祭叉薦新祭以首時薦以仲月土薦

有地祭者用少牢其無地薦者則用羔也言以上則

四月也又雜記云七月而鵬獻子為之也識其用七色云季夏六月以論禮祀周公於大廟周六月是夏為新放用令四月以彘嘗麥先薦寢廟又土喪禮有為於知既祭又薦新也云祭以首時薦以仲月者晏子春秋云天子以下至士皆祭以首時薦以仲月者晏子春秋云天子以下至士皆祭以首時薦以仲月者晏子春秋云天子以下至士皆祭以首時薦以仲月者晏子春秋云天子以下正士皆祭以首時放禮記明堂

禮記詳說

卷四士三 王制

載

朔旦之時獻盖祭用韭薦於廟引之者證薦用盖之 之屬是也 風七月之篇也云四之日謂周之四月夏之二月其 云相宜非謂氣味相宜其相宜者若牛宜稌羊宜黍 用盖故月令以能管婆以大嘗麻 包天子皆用羔也雖用羔天子諸侯亦用餘牲不皆 言相宜者謂四時之間有此牲穀兩物俱有故 引詩日者是的

牢稱若一牲則不得牢名故郊特牲皆不言牢也 長樂陳氏曰天子社稷福被於天下故用太牢諸侯 賈氏日羊豕日少牢三牲俱為大牢但非一牲卽得

《卷四十三 王制

禮記詳說

丢

論之則脊宜豚冬宜鮮此則秋以豚夏以魚以物之 社稷福止於一國故用少牢諸侯社稷少牢宗廟則 尤多而易得者也庶人之薦不過致其易得者而已 以豚麥以魚何也蓋魚之於夏豚之於秋應之於冬 相宜論之則羊宜黍豕宜稷鴈宜麥魚宜太此則黍 同義則有所辨故亞於天子卵魚豚屬以時之所宜 太牢者宗廟以仁社稷以義仁則極其隆故與天子 月令季秋薦稲者稲常穫於十月而天子以前此者 不擇日祭有尸 為貴牧與庶人異 而薦無尸以至不出神主奠而不祭 禮書日古者祭必卜日而薦新

> 常月也月令王者薦新或於孟月或於仲季唯其時 孝而無常時周禮王者享烝之畋皆在仲月是祭有 少牢以祭之此隆殺之別也薦以時物而已祭則備 **故用太牢以祭之諸侯之社稷主一國之土穀故用 承而已以其小故日少天子之社稷主天下之土穀** 日牢也太牢具牛羊豕爲以其大故曰太少串則羊 嚴陵方氏曰牢者圈也以能有所畜故所畜之牲皆 物而已是薦無常時 制謂大夫祭以首時然祭以致禮而有常月惠以發 有時物而 無三牲黍稷此薦新之大略也鄭注釋王

履記詳說

卷四十三

王制

性温則陽類也故以配卵卵陰物故也麥與黍皆南 備故也且通而言之薦之於神亦可謂之祭也韭之 **也大夫士而有無田者謂諸侯之大夫而巳大夫 庶物馬備庶物則其禮為盛非有田者不足以供之** 方之穀亦陽類也故配以魚與豚魚與豚皆陰物也 田且不祭而庶人得祭於寢者祭於寢其禮略而 物之陽者配以動物之陰植物之陰者配以動物之 稻為西方之穀則陰類也故配以腐腐陽物故也植

延平周氏日諸侯宗廟用太牢社稷用少年

何也請

陽亦使陽不勝陰陰不勝陽而已

馬氏日天子諸侯社稷之神則一而其禮有大毕少 無田則亦不祭與此同也 牢之異所以辨上下之等也祭禮詳薦新禮略惟七 則鷹言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也 太牢有臣道故社稷之祭少毕而已有田則祭無田 疾有引道有臣道有君道故宗廟之祭與天子同用

禮記詳說 地之祭不同則周官祭社祀劢與享酌享烝皆仲月 季秋薦稆固非仲月也為康成之說者謂宗廟與天 冬享派固非首時也謂薦以仲月則月令盂夏薦來 李氏曰康成謂祭以首時則周官司馬中夏享耐中 卷四十三 王制 羐

也暗亦視時物之有無歟故左氏曰始殺而嘗則仲 秤也凡食天産以作陽德地產以作陰德古者事死 月也旣蟄而烝則孟月也月令於孟秋廌黍李秋薦 如事生故有卵魚豚鴈之天產韭黍麥稻之地產食

其周禮四仲祭者因田獵而獻禽非正祭也大夫十 **盛陵胡氏曰天子垩土皆祭以首時魯亦以孟月祭** 旣以首時祭故仲月薦然服虔昭元年傅君祭孟月 |仲月故司馬及祭儀亦用仲 月從服氏

田采地也奈與薦異祭育常時薦無定期祭有

味之道也

战而魚出秋黍熟而豚肥冬稻登而鴈來各以時鷹 尸薦無尸祭有牲牢薦惟時物春韭長而

卵生夏麥

言所薦各有所配 纂訂庶人春韭四句言四時各有所薦韭以卵四句

之祭而上擬於國君其禮備也無主田之賜則爲非 少牢其禮殺也大夫土有圭田之賜則爲於蕭然常 太牢其禮隆也諸侯社稷主一國土穀祭以大羊豕 分而有隆殺意天子社稷主天下土穀祭以牛羊豕 **新裁 监言天子諸侯之外祭大夫土庶之内祭禮因** 王制

麥之薦而下同於庶人其禮簡也庶人四時各育薦 **分用物行禮纔心安理得可見踰分尚侈者之非禮** 亦從其殺也大夫祭宗廟庶人祭其先耳 而各有配皆順其時之所有而已不必泥陰陽說此 如此随

也 之土穀所主也故祭用太牢而牛羊豕之兼備諸侯 新旨為二句是外祭下是内祭測云陰陽各鷹各以 **之社稷但一國之土穀所主耳故祭用少牢而惟羊** 其時也陰陽交配合以中和也 豕之是具大夫三廟士一廟皆有宗廟之祭也然心 天子之社稷天下

禮記詳說

《卷四十三

陽類也故以配卵之陰黍與麥皆南方之穀故配麥 稻屬於冬不嫌於物之菲也且因物異配韭之性溫 為之殺也还於庶人之分至卑尊祖敬宗之心未嘗 使陽不勝陰陰不勝陽而已 以魚配黍以豚之陰稻爲西方之穀故配以爲之陽 無也是以隨時致敬韭應於春麥鷹於夏黍鷹於秋 或功德未著而無圭田之賜故致廌於四時之仲禮 則牲殺器皿可備故致祭於四時之首禮爲之隆也 雖無窮而分則有限故或功德顯著而有圭田之賜

按此節從貴漸說到賊所祭所薦所用各不同天子

禮記詳說 《卷四士三 王制

旱

田之分按圭田在常禄采地之外大夫分當祭采地 賜主田知大夫分不當祭也尤無據依孟子作失位 所出豈不能辦一祭而自降為薦與理難通若謂不 無田似明白侯質 田無田不同舊說有賜圭田有不賜圭田爲有田無 **請侯祭社稷而太牢少牢不同大夫土祭宗廟而有** 無田則薦薦亦用羔庶人之薦

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

多然非此節薦字正意

從其易得故不及羔天子諸侯薦新之禮想用物加

東注如南加栗犢也握謂長不出膚側手爲膚四指也

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土無故不殺犬豕庶

賓答之用則取其肥大而已

鄭注握謂長不出膚

孔疏公羊傳曰膚寸而合鄭注投壺禮云四指曰扶

扶則膚也

繭栗則非禮角握非必握也以其過握則非禮至於 郊同者彼以鬴爲五帝之祭故也 角尺亦若是也國語曰禘郊之牛角繭栗禘之牛與 角握賓客之牛角尺角繭栗非必繭栗也以其過於 故天地之牛角繭栗煩則外心而貴味故宗廟之牛 長樂陳氏曰大禮必簡小禮必煩節則内心 一而貴誠

耀記詳說 卷四十三 王制

茥

未散者爲上

合参此主天子用牲言凡牛牝牡之情長則漸開開 神與人鬼賓答之牛異於宗廟者別事神與待人 何是用於明者故貴味宗廟之牛異於天地者別天 新裁此主天子言上二句是用於幽者故貴誠下 不得疑也 則不誠用於幽者貴誠內心之敬也用於明者貴味 外心之敬也重天地邊不唯賓客不得擬雖宗廟亦

無故不食珍

意無故謂非祭祀冠昏冥客之類牛羊犬豕珍皆為

所以無故不殺也珍之名物見内則庶人無故亦以非 陳注烹牛羊豕必為鼎實鼎非常用之器有禮事則設

冠昏之禮歟

鄭注故謂祭饗

牛朔月大牢諸侯食日特牲朔月少牢則知大夫食 公制禮天子日食大牢則諸侯日食少牢大夫日食 日特豚朔月特牲士日食無文朔月特豚故内則曰 特牲土日食特豚至後世衰亂玉蒸云天子食日少 孔疏按膳夫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謂大牢也是周

體記詳說 《卷四十三 王制

亖

祭以大牢得殺牛諸侯之大夫祭以少牢得殺羊天 也故大行人掌客諸侯待賓皆用牛也公食大夫禮 子大夫祭亦得殺牛其諸侯及大夫發食賓得用牛 土特豚是常食有限不得踰越故知謂祭也謂諸侯 見子具視朔食注云天子太牢諂侯少年大夫特 大夫食蜜禮亦用牛也故云謂祭饗也

長樂陳氏曰周官小司徒有飲食之禁令則諸侯無 故不殺牛以至庶人無故不食珍者之禁令也

說約此見物不可濫用也

暴訂言君子鼎食不茍存受物之仁以杜奢偕之端

殺牛必有故而後可殺也下此而大夫無故不殺羊 為禮事而設無故而殺之食之則自奉為甚盟如禮 新旨故謂祭祀及賓客享食須知大夫士是諸侯之 沿實鼎非常用之器有禮事則設珍謂八珍內則所 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得食珍蓋此數者皆 大夫士也 稱唱熬涫母炮豚炮牂擣珍漬熬肝骨是也 天子固每事用牛矣諸侯無大故則不

底差不踰性燕太不踰祭服聚不踰*阴*

禮記訴說 ** 卷四十三

臺

陳拄羞不踰牲者如벞是羊則不以牛肉為庶羞也

鄭注祭以羊則不以牛肉為羞

三者皆言薄於奉己厚於事神也

融食慘食内則云慘取牛羊豕之肉得用牛者祭旣 孔疏按有司衛是少牢之祭云宰夫羞房中之羞注

用少年則慘亦不用牛肉以羊肉為羞

松體之可養確豆是之謂踰姓庶羞不踰牲謂多少 張子曰不踰不豐於在體也傳者以品之不踰非也

下開用羊 石林葉氏日庶蓋常薦而踰社嫌於備物燕云常用

而不用牛也

趙皆不與也 而踰祭服嫌於事神寢所常安而踰兩嫌於享親故

室而盡力乎溝洫此其處已者也庶蓋可以及牲而 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散冕卑宮 長樂暸氏曰聖人之道其極高極明者以之處已而 常在於服食居處之別體之所防存心養性之術也 而不踰廟此其處人者也蓋尺之所以侈心感性者 不踰牲燕衣可以及祭服而不踰祭服寢可以及廟 不以處人其易守易行者以之處人而不以處己馬 新裁庶羞常食所用者燕衣燕居所服者寢乃吾身

學記詳說 卷字三 王制

憲

廟是沒安祖考者底蓋不踰牲非飲食而致孝乎鬼 寝處之地皆奉己者也牲是祭物服是服以對神者 神也燕衣不踰祭服惡衣服而致美乎散冕也瘦不

踰廟卑宮室而 致隆宗廟也

纂訂兼天子諸侯大夫言神指宗廟三句是不敢以

奉己者厚於神

新旨三不踰非直是儉己正其不敢分心於厚神處

大祭器不假祭器末成不造語器 陳注此一節舊在庶人耆老不徒食之後今考其序當 移在此大大有田짺則不假借祭器於人無田禄者不

設祭器則假之可也凡家造祭器爲先養器爲後

鄭注港爲也

夫則當假之故禮運云大夫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 孔疏皇氏云此謂有地大夫故祭器不假若無地大

禮也謂無 地大夫也

又言先造也惟其不假故必先造若祭器未成育先 新裁大夫不假句冒下二句看蓋大夫有田祿則可 景訂專主大夫言三句宜相蒙說大夫有田祿則可 造拱器字 上節是豊儉適中下節是創造合時 自造祭器不假借於人曰不假言必造也未成不造

雇記詳說

卷四十三 王制

造祭器故不假唯不假故當先造是不敢以祀神者

按經文只言大夫不假祭器自是有田禄而陳注添 後が己 **末二句又足上一句側重祭器邊燕器輕**

出無田祿者假之是因孔疏而云然予謂可不用無

田禄一層

古者公田耤而不稅

陳注孟子曰殷人七十而助助者藉也但借民力以助

耕公田而不取其私田之稅

民之所自治也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 鄭注藉之言借也借民力治公田美惡取於此不稅

而 助周 人百 畝 而徹則所云古者謂般

公田一井之中凡有九夫中央一夫以爲公田藉之 孔疏此一節論古者公田不稅及關市圭田無征之 言借也惟借八家之力以治此公田美惡取於此 夏吸以言之 者其辯而不稅正謂殷時市廛而 自古者以下至夫圭田無征並非周法故云古 公田藉而不稅者謂民田之外別作 不秘以下或遊展

不稅民之私田

新裁古昔之政公田以養君子借民力以助耕 而不復稅其私田寬農也 而已

禮記詳說 《卷四十三 王制

美

市廛而不秘

陳注廛市宅也與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也

鄭注塵市物邸舍稅其舍不稅其物

之處價不稅其在市所賣之物市內空地曰塵城内 孔疏塵謂公家邸舍使商人停物於中直稅其所舍

空地日肆

新裁赋其市地之廛以抑逐末者而不復征其貨寬

商也

關機而不征

陳注關之設但主於議察異服異言之人而不征其往

來貨物之稅也

鄭注謎談異服識異言征亦稅也周禮國凶 札 則 鈲

門關之征猶識也

蓋紂方虐民而交王寬以待之則不征所以趣時天 石林葉氏曰周公之時門關循征而交王則不征者 **遠不稅行人之物此夏殷法周則有關門之征但不** 知稅之輕重若凶年則無稅也循 一疏征稅也關竟上門也譏謂阿察公家但阿察非 須譏禁禁謂防遏

下已治而周公制體以定之則有征所以抑末

年第一<u>阿安和日</u>王制 新裁關但主於護察異常之人而往來之貨則聽民

禮記許該

卷剧工

之所便而不征其寬旅有如此者

圭

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 有征不可用

接此只依孟子講注疏引周禮凶私無征非凶札

陳注山澤采取之物其入也雖有時然與民共其利即

孟子所謂澤梁無禁也

鄭注莲山足也

孔疏以時入者獺祭魚然後處人入澤梁謂民庶須

有采取随時 而入官不限禁之

教裁林麓川澤其馬以時人於上面不嚴禁以專其

利其寬民有如此者

時人如春夏納获得季冬納新柴香獻蜃鼈秋獻縣 **黎訂竹木曰林林屬於山曰藍注資曰川水** 魚之類 在林麓者山處林衡入之在川澤者澤處川衡入之 鍾 日澤

正意 **斧斤以時入山林澤梁無禁而爲言也蓋許其以時** 按以時入賦與孔疏之說異思謂此是漢人曾孟子 入而不為之禁若不以時入則有厲禁納物之說非

天圭田無征

福記詳說 本卷四十三 王制

羐

陳注圭田者蔣外之田所以供祭祀不稅所以厚賢也

曰主者潔白之義也周官制度云主田自卿至士皆五 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孟子亦曰惟士無田則亦不祭旣 **十畝此專主祭祀故無征然王制言大夫士宗廟之祭** 功德則賜圭瓚耳 云皆有田何故又云無田則薦以此知賜圭田亦似有

鄭注夫猶治也征稅也孟子曰鄭以下必有圭田治 **圭者不稅所以厚賢也此則周禮之士田以任近郊**

田半百畝夫外之田叉半之此自百畝而差之然也

古者自卿士莲於圭田同等欲各致其誠敬而已後

世因職分田以貴賤制之非禮意也

孔疏畿内無公田故有圭田卿大夫士皆以治此圭

之地稅什

非凶荒皆有征此則市廛而不稅關饑而不征者商 無征者以治田之夫為言也治田之夫無征與司勳 禁所以寬萬民周官載師士田之征十一則夫圭田 所以寬商關議而不征所以寬旅山澤以時入而不 堕賢人 故不稅之周則兼通士稅之故注云周禮之 加田無國正諸子司馬弗正同意周官關市之法凡 長樂陳氏曰公田藉而不稅所以寬農市廛而 七田以任近郊之地稅什 卿大夫德行潔白乃與之田此殷禮也殷政寬緩厚 田公家不稅其物故云無征必云圭者圭潔白 不稅 也言

禮記詳說 老山十三

王制

羌

田以圭田征爲殷制而注載師士田改士爲仕其說 者稅設之總名也 **時以靡之而以周官皆言征於掌交則曰九稅蓋征** 故於其盛則抑之以征於其衰則寬之以無征凡因 賈惡其盛又惡其衰盛則去本者眾衰則貨不阜通 十五畝圭田祿外之田也餘夫夫外之田也祿外之 無據孟子言九一而助繼之以圭田五十畝餘夫二 禮書日鄭氏以周禮士田為主

之宜而已夫圭田無征者以其田必使餘夫治之故 禁者方紂在上害虐烝民姑以紓一時之急權一時 **妓侍禁其非時而入者然交王之治岐也澤梁則無** 圭以潔爲義所以養其廉潔之行也公亦有田不盟 田謂之夫圭田卽孟子所謂卿以下必有圭田是也 也林麓川澤之名見篇末解凡此皆百貨之所出也 所謂關執禁以散是也大司徒荒政有云譏亦謂是 其姦偽之情不征其出入之貨譏謂以言微切之經 市廛則賦其市地之廛不稅其交易之貨也關則察 嚴峻方氏曰公田猶公桑也以有別於私故謂之公

夫發語辭主潔 也言卿大夫德行潔與之田也此不

故孟子云野九夫之田而稅一卽九一而助國中什

然緩外那國雖立公田其實請候郊外亦用貢法

使自賦也是周畿内畿外逼用貢助不皆如鄭寇

田

知何代法周則有征

卷四十三王制 毕

者則直無征也故言無關雖不征猶有議馬故言不 抑又殷周之法異也或曰不征或曰無征何也圭田 義然周官士田亦有私則知此所言特主卿大夫耳 大言之又有見乎圭田無征所以優賢能也餘夫之 特圭田之五十畝然也雖餘夫之二十五畝亦然以 田無征者所以優老弱而已亦與公田藉而不稅同 之圭者公不嫌於不廉潔故也曰夫圭田無征則非

廬陵胡氏 曰 周畿 内用 貢法 然 鄉 遂 及 及 色 若 采 地

即爲井田與畿外同亦助法矣周邦國用助法制公

禮記訴說 卷四十三 者得以蒙其惠矣 新裁若天圭田所以錫臣而供祭也而無征馬則腎 王制 堅

也

爲之圭同夫語辭凡大夫士在官則有祭田不征稅

郝解圭田祭田 也主蠲逼潔也與士虞哀辭孝子圭

疑案講家綠此遂謂賜圭田方有田而祭不賜圭田 **講稅什一不可用鄭因兼通三禮往往牽引比附反** 之夫周氏倒說謂圭田無夫家之征方氏又以夫為 則無田而薦苟從一說而不深原其理愚不慊於心 取藏亂此類不一 所以從厚若征稅與民田無異鄭引周禮載師之交 餘夫與圭田並言皆無征數說俱可芟 虚字只作閒字可也鄭謂夫猶治也講家或謂治田 大夫三廟士一廟旣許立廟矣而不許其行祭禮有 按此夫字與曲禮上若夫字皆纂述舊文而未芟其 陳注有功德賜圭田之說原是 主山之賜

薦此理之可信者也徵諸孟子答周霄之問顯有可 其去位廟不容毁田當還官仍行禮於廟而易祭爲 謂大夫士在官之日立廟而有田祿以祭不待言及 考曠典也美名也若謂未賜則無以祭失其實矣愚 外之賜蓋天子念臣子大有功德錫以祭田榮及祖 歲月以缺其祭先王之制豈如此疏略乎圭田爲格 必賜之圭田以供祭若為大夫立廟矣而圭田建之 祭乎如謂祭必出圭田則旣命爲大夫許其立廟則 是理乎天子之大夫有七十里之采地侯國之大夫 有八百畝之田禄豈不能供祭而必待圭田之賜方 王制

禮記詳說 據後之講禮者其有所折衷馬 **一般** 卷四十三

墨

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

陳注用民力如冶城郭垡巷溝渠宮廟之類周禮豐年

三日中年二日無年則一日而已若師族之事則不拘

此

鄭住恰宮室城郭道渠

其公馬

預記詳說

告矣周官豐年旬用三日則經所言蓋謂雖豐不得

滕陵方氏日不過三日所以寛其力而民無徭役之

無年旬用一日則歲不過三日云者非爲制也

日所以寬之也周官豐年旬用三日中年旬用二日

則千畝不舉先王知其如此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

長樂陳氏曰起一人之徭則百畝不舉起十人之鑑

過三日之制也

則民得以遂其生矣 新裁民力上之所賴以成事者也用之不過三日馬

田里不粥墓地不請

王制

卷四十三

陳注田里公家所授不可得而粥墓地有族葬之序人

不得而請求己亦不得以擅與故爭墓地者墓大夫聽

公家所給族葬有常不得興請求餘處 孔疏田地里邑既受之於公民不得務賣家墓之地 鄭注皆爱於公民不得私 也沸賣也請求也

其力田里不粥所以定其居墓地不請所以宣其親 石林葉氏曰民各有常業而又役不過三日所以休

此三代砥時仁行於天下如 此

周禮均人云豐年旬用三日中年旬用二日無年旬

日年歲不同雖豐不得過三日

民治城郭道渠年歲雖豐不得過三日自下皆然按

孔疏此一節前明以殷法此則兼逼周禮三日謂便

長樂陳氏日田里鄉遂官之 所頒不可以粥墓地墓

禮記詳說卷四十三終 之以行事在於仁則處之、以義此所以爲良法也 里慕地仁也禁之以不粥不 請義也事在於義則輔 無據於送死用民之力義也不過三日仁也頒之田 序人亦不得而請求己亦不得而擅予 嚴贱允氏曰田言野外所耕之地里言國中所居之 盡行矣 條定役也田里一條使養生送死各得其所也 新裁古者二字貫至末公田至無征定賦也用民 所請矣請謂求之也 地周官墓大夫掌凡墓 地域 合國民族葬則固不在 郝解不稅不征不禁與孟子合其義甚正周禮司關 新旨田里公家所授不可得而擅粥墓地有族葬之 而民無憾於養生墓地不請則死者有所安庴而民 大夫之所掌不可以請田 **槆且一切之計不可為訓而鄭氏動推殷禮何知殷** 市廛皆有征山朴川澤皆有為禁此春秋戰國以來 有此禮乎用民力以下三事皆古良法然今亦不可 按不請舊說是百定在不他求之意也近講謂不許 私相授受與上不粥相類可從 卷四十三 王制 里不弥則生者無相兼幷 器

禮記詳說卷四十四

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量地莚近興事任

全陽井艱旭

斯

與

與事任力亦謂公家力役之征也 止日沮大而水所鍾日澤 時候其四時知其氣候早晚使居者不失寒煖之宜也 城郭廬舍之區域也山川沮澤有燥溼寒煖之不同以 陳注書日司空掌邦土執度度地量地遠近葢定邑井 **方氏日小而水**所

(A)四十四 王制

赶记年兌

澤下溼地也草所生爲萊水所生爲沛言沮地是存 執度度地者謂司空執丈尺之度以量度於地居處 沮澤燥謂山也溼謂川與沮澤謂萊沛者何膚云沮 此四時知其寒煖 於民觀山川高下之宜沮澤浸潤之處又當以時候 **孔疏此一節論司空居民幷任以事食之事言司空** 溼沮謂萊沛 水草之處也 鄭注司空冬官卿掌邦事者度太尺也 小司徒云九夫為井四井為邑為邑 制邑井之處 言觀寒煖解四時燥溼解山川 事謂築邑廬宿市也 觀寒煖燥

之處謂平原之地衍沃之所堪造邑井即左傳所謂

井衍沃 之力惟三日而已故注云治宫室城郭道渠此言舆 事言興則用力難重故云事謂築邑築邑則築城也 屬三十里有宿五十里有市是也 又築廬之與宿及市按遺人云凡國家之道十里有 也若山林藪澤則不堪邑井也 上云用民

能無差故必候天時以察地利焉時則候其時之間 則必任民力故繼言與事任力焉 量地達近將以制邑故也制已則必與役事與役事 嚴陵方氏曰山川沮澤之異處則四時所至之氣不

新裁此言司空居民之法首二句只說司空職在居 王制

箇執度度地居民之事 在執度度地之先與事任力在執度度地之後總是 實說居民處正所謂執度度地居民也須知時四時 民下皆居之之法山川沮澤四字輕只重時四時 是量地二句根原勿以天時地利平說量地二句方 是井田起手處皆由司空量度過的所以經界正井 司空如此用心只是要民與居相安而可畫并而耕 地均 也蓋民居不安則水土不服雖有田烏得而耕之此 民之責任之司空蓋司空掌邦土者乃執其度以度 如此其美也 天子不忍生民失所居故以 此是畫井田以授民之事

> 地有山 城郭廬舍之事也 孰可為 井孰可為臣邑之城郭何如井之廬舍何如 而奠安之於是因天之時以相地之宜量地之遠近 **居者不失爆溼寒媛之宜蓋法制未備且節宣時氣** 審之於先察大居山川者何如居沮釋者何如使所 地度其 地以居民焉居之何 然後興舉居民之事而任民力以成之即興此邑井 地近者城郭廬舍少地遠者城郭廬舍多遠近既定 **啄之殊必因見在之時以俟其方來之時早** 川沮釋之不同而四時之氣因之有燥溼寒 如彼 山山 川川澤町: 晚返速 地 追

禮記詳說 ~ 卷四十四

王制

即興井邑城郭廬舎之事時四時根山 是度地居民實事 爲量地而設原不重天時唯 因天時以量之非兩故事 心與此同空之居民而必盡其 居安體也這近陷廣狹也興事 天時因地 法首二句言其 川油 利而異是加 浮來 職 T.

纂訂執度度字誓訓玄尺近有云心計之度者亦不 異民居其閒多不 察也蓋山 新旨與事即邑井等事勿誤認作公家力役看 山燥川沮翠溼此四字輕重時四時上時字 加 川澤地勢之自然是以有爆壓寒煖之 知備司空明其 (館氣早晚 如不自

Ξ

居山川者宜何如備秋冬亦然使合於地之寒煖已 耳然亦是示諭於民豫為他日居者計

山川狙霽之地察其燥溼寒煖之宜以定居法必其 按度地居民提起山川沮釋時四時連末二句連隨 而民居有定也 可居而後量地腹狹以興事任力爲邑井城郭廳舍 纂訂謂豫爲他日居者計使之知

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 備似後一層 任循用也

民雖少壯但責以老者之功程雖老者亦食以少者之 陳注老者食少而功亦少壯者功多而食亦多个之使

木谷口一日 王制

飲食寬厚之至也

鄭注寬其力饒其食

日任老者之事几糜餘性體壯者食多老者食少雖 則功多今使民之時雖役壯者限以老者之功任故 孔疏凡國家為役之法老少功程不同老即功少壯

長樂陳氏日夫力出於下食出於上以下盆上則不 足以上益下則有餘故壯者任以老者之事所以寬 功故注云寬其力老者給壯者之食故云饒其食

老者給以壯者之科故食雖者之食壯者從老者之

其力此

| 所謂事率其中也老者食以壯者之稱所以

新裁國家與事任力的事時常有的民也時常要使 代老者之役爲輕而給壯者之糧則厚 **廬陵胡氏曰不役老者使民之壯者代任其事功** 七人而以三人爲可任與任老者之事同意 活只就一人說不必言雖者者而食以壯者之食雖 使的意思 頭凡字指得廣然不過與事任力盡之注二雖字最 年所以先王立此寬厚之法只是令民可常爲國家 食九人而其家準以七人與食壯者之食同意家雖 豐其食此所謂施從其厚也周官之法上地之入可 此言先王役民盡寬厚之道凡使民作 五

禮記詳說- 《卷四十四

王制

句厚養屬下句 以壯者爲率正形容先王寬力厚養之心寬力屬 從重今無論其老壯而其事一以老者爲率其食 **北者而任以老者之事蓋老者事宜從輕壯者食宜**

其養也

新旨上節是大臣經詢四安民下節是寬共力而厚

纂訂凡字似不專指居民然承上說亦無妨 按使民承上說爲是因與事任力而言使民宜寬厚 陳注用孔疏之說分壯者老者言時講只作

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暴殍五味異和異

烩西北多寒地勢高者必燥卑者必溼因其地之所宜 陳注居謂儲積以備用如懋遷有無化居之居材者夫 舟以行水此皆因天地所宜也廣谷大川自天地初分 而爲之備如氊裘可以衍寒締給可以備暑車以行陸 人日用所須之物如天生五村之村天地之氣東南多 其形制已不同矣民生異俗理有固然其情性之緩急 **亦氣之所稟殊也飲食器械衣服之有異聖王亦豈必** ァ

禮記譯記 大卷四十四 王制

强之使同哉惟修其三綱五典之教齊其禮樂刑政之 用而已所謂財成輔相以左右民也

惡 鄭注使共材藝地地氣也 謂其情性緩急 開旃裘與繙紹 調香臭與鹹苦 教問禮義政謂刑禁 調其 形象 謂作務之 謂其所好

孔疏此 一節論中國及四夷居處言語衣服 同之事 能寒者使居寒能暑者使居暑即其義也 者居處各須順其氣性村藝使堪其地氣故盧植云 性自然故 孝經說云性者生之質若木性則仁金性 材謂氣性林繁言五方之人其能各殊五 飲食不 性開窠

> 言情者耳若指而言之則上文異俗是情也故注云 則義火性 緩急者細別則有六大總惟二別輕速總是急也柔 謂性是賦命自然情者旣有識知心有好惡當逐物 謂其所好惡今經有剛柔輕重運速六事而注惟云 生自然是性也而連言情者情是性之小別因性連 之用者謂民之作務所用五方不同故考工記若如 者剛而遲者故尚書云皋陶行有九德是也 重選總是緩也此大略而言人性不同亦有柔而躁 而透故有喜怒哀樂好惡此 則禮水性 則 王制 知土 **经云剛柔輕重逐速天** 性則信中 庸云天命之

記详說一卷四十四

械謂兵器故公羊傳何休云攻守之器曰械 之用鑇胡之用弓車故云器械異制器謂總用之門 民之風俗宜謂土強器物房宜教謂體義教化政部 政令施為言修此教化之是管隨其風俗故云不具 **令故注云政謂刑禁也** 故云不易其宜教主教化於注云教謂禮義政主政 齊其政者謂齊其以令之事當逐物之所宜 俗門

有不宜民材之於居有安有不多善植木者順其所 長樂陳氏曰民之材猶木之材也木材之於地有宜 宜而不强其所不宜善居民者尚其所安而不强甘

也不易其俗不易其宜天也 德性故修之政繫於法度故齊之修其敎齊其政人 不易其俗因,而爲政故齊其政不易其宜蓋教出於 所欲爲俗俗之所安爲宜先王觀民設敎故修其敎 南國之人被髮而裸北國之人冠冕而裳是也人之 城異制若粤鎮燕面奏屬胡弓車是也衣服異宜若 也剛柔遲速異齊言其才也五味異和言其嗜也器 所不安此所以凡居民材必因天之寒暖地之崇淫

也若高平日陸下溼日隰是地之燥溼不同也官民 嚴陵方氏日日南多暑日北多寒是天之寒煖不同 王制

避記詳說

八

分馬故謂之齊也刚柔言其材輕重言其質選速言 讀如五齊之齊以剛柔輕重遲速雖則不齊然各行 問者異俗若生於陵者安於陵長於水者安於水濟 之馬谷虛而廣川流而大封域之制不同也民生其 其性凡此又不特言廣谷大川之間而已若堅土之 材者隨其小大而用之耳居民材者隨其强弱而處 卷四十四

人刚弱上之人柔以其材之墨齊故也上陵之民專

而長墳行之民哲而瘠以其哲之異齊故也大蒙之

人信空同之人武以其性之異齊故也東南之方不

食西北之方不粒食則以五味異和故也修其致

與宜者別而言之雖有三者之異合而言之無非俗 此淺深之別也上兼言異濟異制異和此則止言俗 以商政疆以周索封於夏墟者則啓以夏政疆以戎 與宜故也 索之類是矣囚俗然後有宜故於教言俗於政言宜 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者若封於商墟者則

禮記詳說 **廿器之於用體之於安亦不可得而一五味者泰宜** 之使然也夫居則有寒煖燥溼之殊俗則有廣谷大 馬氏曰剛柔輕重遲速異齊此雖出於天抑亦他氣 川之異材則有剛來輕重選述之不一至於口之於 卷四四 王制

異物則有所禁其日異制者因其性有剛柔輕重 常也其日異和者言其變也同器械先王之所務而 異宜者因天地有寒媛燦逢而制之也教所以華氏 制之也同衣服先王之所務而異服則育所禁其日 酸泉宜若秋宜辛各宜鹹而調之以滑甘此五味之 周官司 先王行以省方觀民設教夫惟齊其政不易其宜故 **凯也故齊其政不易其宜夫惟修其教不易其俗故** 者不帰其所欲也政所以正民而宜者事得其義之 俗則因民之所欲也故修其教不易其俗不易其俗 徒有山林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阜物用

澤其動物宜鱗物共植物宜膏物

所謂政者其屬有八所用以相養者也衣服有常飲 自然者也父子有親兄弟有愛夫婦有別君臣有義 也天雖有自然而成乎人者亦必使然故曰修其敬 **蛛器械者民之用器用之便於俗亦不必同此所以** 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賓客有融其教成於人而使然 齊其政不易其宜也所謂教者其屬有七具於天而 以修其教不易共俗也剛柔輕重遲速者民之性食 形有氣與形則生有豐瘠長短好惡習尚之異此 石林葉氏日寒煖燥溼天地之氣質谷大川天地 四十四十四 王顺

新旨通節以因天地作主異宜以上總見民材當因 無禁故日齊其政川所以治中國而政教為詳 所用以防淫者也物之相養雖不可齊淫辟亦不可 而修教以下正其因之以居民處俗指風氣言宜指 食有简事為有度異別有法度量有權數制有等上

新裁此節在寒媛娛溼截上言儲材順乎造化下是 服用言兩不易正所部因也 因其當順而順之也雨不易字正應上因字廣谷以 之根原民生其問者異俗又從寒媛燥溼上來異齊 下六句正詳言天地塞煖燥溼處異制是寒煖燥溼

> 性異者多而不異者少先王居材因其異而異之不 四句正應居材之必因處 皆言必因之故廣谷六句正見民材之不同處修教 同也下俗字與上俗字不同 言宜以情性之安言總是五味等不易言不必求其 拂其性與欲所以使民享居材之利也又要使異之 之使不壞齊之使勿異皆欲其同也俗以習染之意 材也末二句即所謂必因天地寒煖燥溼也教政假 在異制之後異俗之前五珠三句正是說異俗即以 中有同而不異者爲民德之本所以修教齊政的工 看數異字可見世問民 要自云首二句截下

整記詳說 · 参四十四 王制

土

卑者必選必因地之燥溼而爲之備是監無依茲天 地初分而谷之廣也川之大也其形制已不同矣民 非儲不備先王之儲民村以備用也儲之何如東南 齊乃是因民的大道理處要重看 不然因之適以害之也看來因民不過是質便民 天先王緊緊要做的修得該齊得政方穩因 生於廣谷大川之間而得天地寒熳燥圈之氣不同 **枚其性將有關柔輕重逆速之思齊馬夫氣質所**望 生其调而俗亦因之以異焉然民俗何以異也蓋民 多爱西北多寒必因天之寒爱而爲之備尚者必燥 民非材不生材

其三綱五常之發以正民德而已而飲食衣服器械 宜矣俗之旣異如此此皆民之所尚以爲俗所便以 安有不異乎故五味則酸苦辛鹹之異其和矣器樣 天地寒暖燥溼之氣哉 為宜不可得而易者也居民材者安能强之哉惟修 各因其情之所便而爲之儲焉何嘗强以儲之面乖 之用則各隨其俗之所尚而爲之備爲惟齊其艦樂 則乘與舟楫之異其制矣衣服則額炎綸絲之星其 **刑政之用以一民行而已而飲食衣服器械之具期** 因地勢而異則風聲氣習自然隨之而變而民意

融記書記 《卷四十四

王制

土

五材之材之設也此下五節承上交皆言居民之事 **緊討居儲也首二句提端言儲用因乎造化廣谷以** 下推其所以當因之故居材卽五味等注所謂天生

末二句即所謂必因天地寒煖燥溼也不易二字正 云此材字以民之材質言當隨材質而居不可從 因字修齊內有裁成輔相以左右斯民意常說

修教齊政意輕只重不易俗上覺偏 說約欽政有即指民材上說者覺小還依注中為是 按村舊作材藝今作材用之村如下五味器械衣服 之類是也凡儲所用之材必因天氣寒煖地氣燥深

> 結處承上作轉語川谷既異其形所以民生其川 而為之備天地之氣何以有寒煖燥溼則有廣谷大 由於好尚而亦出於性稟也連用六異字總見有難 虚言異俗而兼言異齊者蓋人於五味器械衣服固 異其制謂制度也與上形制不同衣服異其宜宜者 之剛柔輕重遲速亦異其齊齊同劑分也量也異俗 之閉者好惡不一而異其俗且不但異俗而其性稟 川之異其制制循形也廣谷大川即天地之氣所疑 各有所宜用也猶云所便也此三句正言民用不同 異齊連看以人言因之五味異其和調調和也器械

禮記詳說

卷四十四

裁制得中之妙用卽在政敎內窩也末俗字宜字皆 必易其五味器械衣服之所便安然雖日不易而其 强同處聖王知其然但修其德教以化之而不必以 兼五味器槭衣服爲言與上俗字宜字不同 其五味器械衣服之所素習齊其政刑以一之而不 居民始定居也此居民材定居後事也當作 以上時四時即作爲居材之備似混 市局品 上言

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

是以其性各隨氣稟之昏明習俗之薄厚而不可推移 陳注馮氏 日五方之民以氣稟之不齊兼習俗之異為

焉若論其本然之性則| 嚴陵方氏日推言往來之相推移言彼此之相移以 夷言其易蠻言其慢戎則好兵狄則善守 **詳略不同至於順其所安而不强其所不安則一也** 夷狄顯以戎索則立之寄象鞮譯而已是雖所治之 中國疆以周索則有敎以道其志有政以齊其行於 長樂陳氏日先王以治治中國以不治治夷狄故於 舉戎夷則蠻狄可知五方之民者謂中國與四夷山 孔疏自此以下至北方日譯纏論四夷中國之異 而已鄭氏亦日地氣使之燈

老甲四 王制 占

其皆有性故不可推移性卽上女云是矣夷言其易

之蔻志通欲也 來氣稟習俗須申說昏明屬知厚濟屬行不可推移 之之道焉寄象鞮譯則設官以掌於來朝之時而使 以言語嗜欲皆與中國不同故先王達志通欲有來 節言五方俗之異三節言五方資之異惟其如此是 謂四夷不同於中國也 新裁四節總見來達人之道首節言五方性之異: 於四夷之民獨無所以處之乎彼內中國外四夷是 而無女蠻以其小而有屬戎以其刚狄以其勇 爲五方之民也自其性而言之以氣稟之不齊兼習 性指食色之性言自氣樂習俗中 夫居民材以處中國矣至

> 使之厚豈可推移而强同乎 以習俗之薄其性則昏昏者不可使之明薄者不可 稟明而兼以習俗之厚其性則明四京(和稟香)面畫 俗之異尚不特中國有之而四夷亦有之也中國氣

不齊即上節所謂異齊也 新旨性只就氣稟說為是不可推移是言其氣稟之

東方日東被愛交身有不火食者矣前方日鐵雕題交趾 俗即習俗異恋卽氣稟此是禮中精深語不可忽過 推移非即以性為氣稟之性講家多誤認 按注為氏說性字屬本然之性而因氣藥習俗不可 上简单

ない事就 *卷四十四

日狄衣羽韦穴居有不粒食者矣 有不火食者矣四方日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

相向也東南地氣煖故有不火食者西北地寒少五穀 陳注雕刻也題額也刻其額以丹青涅之交趾足拇

故有不粒食者

氣寒少五穀 則同川臥則僻不火食地氣煖不爲病 鄭注雕文詞刻其肌以丹青涅之交趾足相鄉然浴 不粒食地

孔疏交身者謂以丹青交術其身 雖不火食不爲害也言有不火食者亦有火食者 以其地氣多矮

玉

南方皆近於海故俱交身云浴則同川队則與者言 交身趾足也言蠻臥時頭嚮外而足在內而相交於 雕題交趾者雕謂刻也題謂額也謂以丹靑雕刻其 有不粒食者 矣者以無絲麻惟食禽獸故衣皮地氣寒少五穀敁 **交身以避蛟龍之害故刻其肌以丹靑涅之以東方** 不粒食者與西戎同 正北多羊故衣毛炭寒至盛林木叉少故穴居其行 額非惟雕額亦交身也故伸雍居吳越左傳云廚髮 云交趾不云被髮者斷髮故也 卷四十四 衣羽毛穴居者東北方多爲故衣羽 王制 接漢書地理志交越俗斷髮 衣皮有不粒食名 夫

避垢料低

首在外而足相鄉內故典瑞注云僢而同邸正本直 云臥則僢無同字俗本有同字誤也

者衣皮羽毛凡此不特其所尚而已亦寒煖之勢是 長樂陳氏日東南之地卑而蛟龍鍾焉故俗之所衍 者文身雕題西北之地高而鳥獸羣焉故俗之所尚

뵌

嚴陵方氏日於題日雕於身日交互言之耳 之所積蓋陰主乎殺而五穀不生有可不粒食者矣 氣熱有可不火食者矣西者陰氣之發而北者陰氣 馬氏日東者陽氣之發而南者陽氣之所積監陽之

> 禮記詳說 按交趾以兩趾相向爲是 《卷四十四 王制

不粒食者矣

七

中國夷蠻戏從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

陳注俗雖不同亦皆隨地以資其生無不足也

鄭注其事雖異各自足

四夷皆有所和之味所宜之服所利之用所備之器 孔疏言中國與四夷雖異各有所安之居 中國與

其事雖異各自充足

嚴陵方氏日安居若所居異俗是矣和味若五味異 矣利用言所利之用謂居山不以魚鼈爲爬居澤不 和是矣宜服若衣服異宜是矣備器若器械異制是

以鹿豕爲禮是矣

雕題交趾蓋蔽其所習而不以爲恥則餘亦若是而

者矣居南方者其名日盤雕刻其額而足之兩趾 新旨承上節來惟性不可移是以其俗各異 皮所處地陰五穀不生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日狄所 **南所處地煖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其髮衣其** 衣者羽之毛所居者地之穴其地亦陰不生五穀有 方者其名曰夷破髮以亥其身所處地煖有不火食

相

熄東

而有餘夷蠻戎狄而不足哉中國四夷雖並言還重 於各有所備之器無不安於俗之所宜也豈以中國 之處豕澤之魚鼈各有所利之用車之行陸舟之行 於和之味以養其口有所宜之服以交其身以至山 所和之味以養其口有所宜之服以交其身以至山 新裁中國四夷其性與俗固各不问矣然其隨地以

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迎其欲東方日治之的言未是新旨謂弓矢刀劍各有所利之用了從之物言未是新旨謂弓矢刀劍各有所利之用了從

南方白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

則欲辨其言語之異問官通調之象胥而世俗則通謂象言能做象風俗之異於彼鞮則欲別其服飾之異際則不可故先王設官以掌之寄言能寓風俗之異於此不同也則必通其欲必欲達其志通其欲非寄象報譯陳注方氏曰以言語之不通也則必達其志以嗜欲之

萬也以其言之難通如寄託其意於事物而後能通之

給極為簡慢蠻者慢也其類有八李巡注爾雅云

日天竺二日咳首三日僬僥四日跋踵五日穿胸六

己儋耳七日狗帜八日旁寿西方日戎者風

俗通月

劉氏日此四者皆主遍遠人言語之官寄者

象像也如以意做像其形似而通之周官象看是也狄

稻逖也鞓戎狄屬名猶優也遠優其事而知其言意之

之业越裳氏重九譯而朝是也一般為名譯釋也猶言膽也謂以彼此言語相賭釋而迴一所在而遍之周官鞮屢氏亦以逼其聲歌而以舞者所

傳寄外內言語遍傳南方語官謂之曰象者言放象方之欲使相倾解其遍傳東方之語官謂之曰寄言欲者謂帝王立此傳語之人曉達五方之志遍傳五故言語不通好惡殊別故嗜欲不同 達其志過其孔疏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者以水土各異

超記詳稅 卷四十四 王制

倭人九门天敞南方曰蠻者風俗逼云君臣同川而為關傳夷狄之語與中國相知其通傳北方語官部 與俗通云東方人好生萬物無觸地而出夷者無也 風俗通云東方人好生萬物無觸地而出夷者無也 風俗通云東方人好生萬物無觸地而出夷者無也 其類有九依東夷傳九種一曰立菟二曰樂浪三曰 其類有九依東夷傳九種一曰立菟二曰樂浪三曰 其類有九依東夷傳九種一曰立境二曰樂浪三曰 其類有九依東夷傳九種一曰立境二曰樂浪三曰 其類有九依東夷傳九種一曰立境二曰樂浪三曰 其類有九依東夷傳九種一曰立境二曰樂浪三曰 其類有九依東夷傳九種一曰立境二曰樂浪三曰 其與傳夷狄之語與中國相知其通傳北方語官部

丸

鼻息六日天刚北方日狄耆風俗逼云父子嫂叔同 屋 **突無別狄者辟地其行邪辟其類有五李巡注爾雅** 雅云一日僥夷二日戎夷三日老白四日耆羌五日 斬伐殺生不得其中戎者兇也其類有六李巡注關 云一日月支二日穢貊三日匈奴四日單于五日白

互見也周靺師旄人襲襲氏教四方之樂其名官或 寓於此象言其像於彼襲言其履譯言其語凡此皆 長樂陳氏日寄象鞮譯在周官所謂象胥是也達其 志通其欲在象胥所謂協其言辭傳之是也寄言其 松田田 王制

心形形的

夷貊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然也 者仁智信武其性也夾蠻戎狄其習山荷卿日於越 武則四方之人未営不善而聖人命之以夷蠻伐狄 以其所服或以其所執或以其所處與此同意爾雅 日太平之人仁丹穴之人智大蒙之人信空同之人

之寄象裝譯說者以東南之地近可以致其詳西北 遍其欲必在於言語之際故古者有道言語之官謂 馬氏日志欲者言語之蘊言語者志欲之寓達其志

之地遠可以致其略此說是也 山陰陸氏日常以黜而寓之爲義譯以來而譯之爲

> 義象禮 也所謂象胥是已狄鞮樂也所謂鞮屢氏是

嗜言達志承言語不通來通欲承嗜欲不同來東方 聖人要達其志志達則夷狄可化而爲中國而體義 雖四夷荒遠其志未當不向幕中國交教之盛所以 而已何嘗有大遂其嗜欲乎所以通欲與違志不同 之教可使四訖至於通欲不過不拂其願不擾其性 設官以來之也要以中國爲主志以所向言欲以所 四句皆入達志通欲意 新栽通其欲載上是言違人之俗殊下則因其殊 此節還要重達志上說蓋

禮記詳記 人卷四十四 王制

干

主

心人心有欲而欲則氣稟之所使也唯嗜欲不同必 言語不通必達其言語之志然後有以知天下之人 則美惡不相同夫言出於心而志則言之所蘊也唯 欲非設之官不可者故設四方之官以掌之而有寄 **通其所嗜之欲然後有以盡萬國之風俗然達志**通 無其道哉五方之民以言語則淸濁不相通以嗜欲 語嗜欲無不知之而彼此之情可通也東方之官名 **飨鞮譯之名義蓋所以達志通欲而使來朝之時言** 日寄言能寓風俗之異如此也有不貴其從乎此之 夫四夷之俗固不可易矣而先王所以來之者曾

之盛矣此言來達人之道也 名日譯非別其言語之異乎使言侏儒者得冰聲效 服備之異乎使衣左衽者得冠裳之化矣北方之官 有不肯其去乎彼之意矣西方之官名曰鞮非別其 意矣南方之官名曰象言能做像 風俗之異於彼也

其言之志是說甚麼皆欲不同設官傳說以通其所 之志·並欲是所欲爲者也言語不通設官解說以達 桉達志通欲兩平看爲是然亦只是一事志是所言 欲要做甚麼

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 禮記詳說 《卷四十四

主

之大而通天下皆相得矣此所謂井田之良法也 陳注九夫爲井四井爲邑田有常制民有定居則無偏 而不舉之弊地也已也居也三者既相得則由小以推

域也於居民言度其長短者蓋又將以室數制之也 李氏日於制邑必量地之多寡者蓋又將以制其地 鄭注得符足也 甫田維秀翳騎言田夫治之不勝而秀生之也不度 不量地以制邑則田或多而民力有不足詩日無田 **兮桑省闲闲兮行與子還兮言桑者多而民有無桑** 地以居民則宅或狹而民力爲有餘詩日十畝之間

> 地 時詩曰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違揚猗彼女桑是 居之參相得則田雖大農有以致其力而多穫詩云 以宋者也故必在乎地邑民居之参相得也地邑民 倬彼甫田咸取十千是也桑雖無餘而婦得以治於

禮記詳說 多少度猶分寸尺丈引五度之所度以度其長短 嚴陵方氏日量猶侖合升斗斛五量之所量以量 民居之所至莫非邑則邑亦可言度居亦可言量矣 之地曰量於居民之地曰度然邑制之所容莫非民 多少足以知其所容長短足以知其所至故於制品 《卷四十四 王制 芰

南之爲並三之爲參地也民也長短多少不可 相

也

當量其地之宜而使居之也地邑民居相參而得所 六七十與夫百里之邑當量其小大而制之也地有 然後爲相得 山林川擇原隰之異或居於山或居於澤或居原隰 講義居民之道要必有法邑有小大多少之數或方

意凡居民作冒量地二句虛說箇居民之法地色

何是法之濫善也量地之地以地言度地之地以色

新裁此節叉詳言居民之法以終前司空執度一節

經 97-172

使地有餘而邑不足也有如是之邑居如是之民不 必参酌損益皆相得宜有如是之地制如是之邑不 寡焉然此地也已也居也三者可使有一之或偏乎 必量地之廣狹以爲制邑大小焉制邑所以居民而 方爲相得夫居民必先制邑而邑之制必以地也故 制邑定居一一停當不差相得字甚有意味謂地勢 法全在一量字量者裁度區處都在一心內了由是 言此正井田良法僅自 | 邑言之耳 民之居則以地也故必度地之長短以爲居民之多 **居室田畝互相綰結使他彼離不得此此離不得彼** 司空居民得

記群說

卷四十四 王制

盂四

田做起 舉之弊由小以推之大而通天下皆相得矣謂非非 田之良法乎 使邑有餘而民不足也有齊一均平之美無偏 治皆起於均平此井田為王道根本也先王必從井 游民矣所以必参相得而後不曠不游可見天下之 力耕者少而有晦土矣民刊地隘則田不足授而有 必要三者相得為何蓋地廣民 稀則 而不

纂訂此又記中國居民之制以終前章司空執度一 二句已含有參相得意下特點明之耳此居民單指 節意幷起興學章 上二居字活下一居字死量地

> 并田說僅自一邑言之一說自 色居如是之民三者必相得而無有餘不足之忠此 有多寡必度邑大小以居之有如是之地利如是之 并居民岩大要邑有大小必量地廣狹以制之而民 指國邑說亦遍 居民之法莫善於畫井凡畫 一邑而推之天下糾

所以爲井田之法也

則制 心與凡居民之法量地之廣狹以制邑有四井之地 邑度邑中之地以居民有一邑則居三十一

民

按量地之地以田地言田中立邑故量地以制邑度

禮記詳說 即有邑有邑即有民有民即耕故三相得固重在居 地之地以邑中地言邑中分居故度地以居民有地 卷四十四 王制 蘣

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勒功母君親 亦連在田

然後與學 疾,限其上而欲與偕亡矣雖欲與學其可得乎此篇自 陳注劉氏日富而後教理勢當然若赦死恐不瞻則 **分田制源命官論材朝聘巡守行賞罰設國學爲田**淄

五方各得其所而養生喪死無城是王道之始也至此

國用廣儲蓄修葬祭定賦役女遇人來達人使中國

則君道旣得而民德當新然後立鄉學以敎民 百畝以下至篇終是王制傳女 民成俗之事是王道之成也後段自方」里者爲田九 賢能下女司徒修六禮以下至庶人耆老不徒食旨化 而興其

鄭注立小學大學

尊召親上謂在下親愛長上民富而可教謂民事既 得如此然後可得與學也 樂事謂民樂悦事務勒功謂勉勵立功尊君謂臣民 君立學之事一食節謂食得其節事時謂事得其時 孔疏此一節論居民與地相得及食節事時勸功尊

王制

芙

長樂陳氏日先王之於民居之然後養之養之然後 張子曰集事樂稼穑力役之事勸功功利也此以國 則由其親親以至於親上由其長長以至於算君則 至尊君親上者養之也然後則學教之也蓋人之生 教之量地制邑以至必参相得沓居之也無曠土以 抵有民即有學家有庠遂有序豈可無之 **野君親上天地之道也然後與學栽成天地之道也** 莫不有親親長長之良心矣養其良心而不陷溺之 俗而言果能如是則自事學矣何必云然後興學大

氏日無縣土則地無遺利無游民則人無遺

於治定功成之 後者亦此之意 馬氏日邑所以容民民所以治邑故凡居民量地 遜志親上則在下者無離心上則不止於君凡在己 不至於勞苦勸功則不由於勉强尊君則爲臣者有 亦期其如此而已故效至於民處安其居也樂事則 上然後與學者則以至此然後教學之道可致其詳 上者皆是也教不可一日廢必待樂事物功尊君親 食節則無不足之患事時則無不急之務居民之道 力曠言虛而無程關之功 游言散而無興作之業也

禮記洋說《卷四十四

養有所不足而有游民之患地邑民居必參相得者 制邑蓋邑大而民少則有曠土之患邑小而民多則

以時無後時之失如是則民安其居樂其事赴其功 欲民各安業而無游惰也食必有節不必珍異事必 講義無曠土者欲盡地利而田野墾踻也無游民者 仰事俯育養生喪死可以無城豈不知傳其君親其 學校以發之也孟子日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 上哉唯知尊君親上乃能知禮義廉恥在上者可與

耄

事乃安居所致迫事乃功之始功乃事之成俱就公 新裁此只重民咸安居一何與學不過是安居以後 學指立鄉學設司徒而發之以禮義意 容安居後禮義之心然後字最重正見養而後教處 家言樂則心悅而不勞苦勸則率作而相奮勵尊是 心之敬戴之馬元后親是心之愛親之如父母總形 居矣民居既安民心自善公家育事將事則樂趣而 民自食其力而饔飧有節民各事其業而耕斂無廢 居旣參相得則土皆開墾而無曠民皆力本而無游 如是則向之所以居民而欲使之安者至是咸安其 夫地邑民

禮記詳說 松四十四 王制

彼安居忠義之民歸於禮義道德之俗也 雖發而終不得遂也然後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率 愛其情也居民至此有成效矣然無以教之則良心 君之當尊而有遜心知上之當親而無離心總是不 不倦旣事行功則勸勉以相成總是不惜其力也知

新旨司空居民得法全在一量字要知居民之善只 在参相得內安居以上皆居民所致尊親以上皆安 居所致到 此 然後與學正見司空仔 細量度欲民安

纂訂無曠上至安居言民生旣富便戀戀故土而不 居總是養其眞心以為立教張本

> 愛其情君上因愛敬而異稱上卽君也言如此然後 與學不如此不變言與也 事時如春耕夏耘等亦根上不奪民時來民咸安居 **承上起下樂事二句四平看一是不愛其力一是不** 至換散也食節如朝養夕飧是亦根上食用有節來

言即下司徒之教是也 心典然後二字又有不陵節而施之妙學兼地 按無曠無游緊接上文說來至安居截食節事時 在民言樂事勒功以急公言與舊說不同然可用質 與法 以

禮記詳說 *** 卷四十四**

君親上君上俱以君言亦說得逼

王制

芜

県徳箘不肖以絀惡 可徒修六禮以 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狝獨以逮不足。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與民德齊八政 齊八政以防徑

也六禮七發八政見篇末皆道德之用也道德則其體 陳注此鄉學教民取士之法|而大司徒則總其政令者

山體旣 則俗無不同矣

鄭注司徒地官卿掌邦敘者逮及簡差擇也

孔疏此一節論司徒修禮明教上賢絀惡教學升進 栗性自然刚柔輕重遲速之屬恐其失中 六禮韒冠一昏二喪三祭四鄉五相見六性 故以六體

禮記詳說

卷四十四 王制

手

惡總之於此士皆是司徒所掌敎之事旣云上賢崇德簡不肖絀一工皆是司徒所掌敎之事旣云上賢崇德簡不肖絀不肖所以絀退惡人從司徒以下至升諸司馬曰進

聚於心由其名以察其實由其行以原其心故尚之聚於心由其名以察其實由其行以原其心故尚之於不變而後賞罰可言之意也賢者德之名德者惡亦不變而後賞罰可言之意也賢者德之名德者。不變而後賞罰可言之意也賢者德節不肖以維思無窮也養耆老恤孤獨所謂容保民無疆也有以思無窮也養耆老恤孤獨所謂容保民無疆也有以思無窮也養耆之惟孤獨所謂容保民無疆也有以

建設 《公里·中国 主記 《公里·中国 一道德所以使之無異習故日同俗養耆老則推愛 一道德所以使之無異習故日同俗養耆老則在平則 一道德所以使之無異習故日同俗養耆老則在平則

層記手記 | 冬四十四 | 日前

七教八政解見篇末矣賢者難於進故上之不肖者惡其雜故簡之六禮

掌十二教是也八政周官司徒辨其貲賤老幼而有 主於禮故有七教由七教而詳言之則問官司徒所 弟其道同而兄弟主於親朋友賓客其事同而賓客 有序朋交教之有信故日五教分而言之則欠子兄 飲食之禁令則政之在飲食也以本俗六安萬民而 學藝日世事則所謂事爲也以土宜之法相民宅而 終於同衣服則政之在衣服也領職事以登萬民日 冠本於昏成於喪祭和於鄉射故六禮以冠昏喪祭 知其利害則所謂異別也以度教節則所謂度也以 儀辨等則所謂制也節必有量等必有數夫禮始於

體記詳說 王制

人。此四十四 重

鄉相見爲序教於內而至於外父子兄弟夫婦教之 之中故曰節民性敘所以告之天人之道故曰與民 事爲異別度量數制爲序禮所以防萬民之僞而敎 也度量數制自上以節下者也故八政以飲食衣服 於民而制於上飲食衣服事爲異别因民而立制者 **教以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爲序政本** 在內者也君臣長幼朋友賓客教之在外者也故七 德政所以正之故曰防淫民之性無非天也故六禮 修修言有所因也人之德無非自得也故七教口 有所未也經者出於民之欲也故八政日

> 齊齊者有以制其過差也周官宗伯掌禮司馬掌政 **竣而宗伯之禮不設於象魏也鄰師三歲察辭大行** 蓋所謂國 也五十者養於鄉六十者養於國七十者養於學所 人六歲協辭奇裴者有禁造言者有刑所以一道德 也先王修六禮明七教齊八政所以安民也一道德 以賢制爵所以上賢也有不孝不睦不嫻之刑以糾 以養香老也鄉京孤獨者皆有常儀所以恤孤獨也 不仁有不弟不任不恤之刑以懲不義所以節不肖 《卷四十四 禮國政也故司馬之職末嘗有治萬民ン

禮記許說

民也有賢可以尚則教之成也先王之法至於簡不

廬陵胡氏日從可徒修六禮至升諸司馬日進士皆 肖則備矣 **掌鄉學政令者自六禮至不足教民之法末二句取** 命鄉簡不率教至終身不齒皆絀惡也 是可徒教事自命鄉論秀士至下造土皆崇德也自 德本人心问然之理而民習尚之郎俗也 土之法須相趕說下不平民與土一人教之育成則 新裁此鄉學教民取士之法乃司徒之職也可徒是 為土也六禮七教八政詳見後章此處不必明講道

龍記誰說 陷蜀之謂淫齊八政以防之整齊以爲禮教之輔而 之也 民行抑其過引其不及而歸於中所以節其偏也人 氣質之性常有所偏修六禮以節之整飭儀則以使 德而作新之也上賢許多事為其能體道立德而經 知鼓之舞之使各得其所施所以啓其民心也人欲 倫之德人所同具明七教以與之講明思義以導民 德也学慈以一道德也簡不肖許多事爲其慢道悖 身上說非便作效上講 上看有崇正陶邪反異歸同意數箇以字皆就可進 **夫學與矣司徒掌其敎者也其法何如吾人** 《卷四十四 王制 重一道德禮教政爲一

之心錫其類而致於極也孤獨乃鄉中死事之父祖 或燕禮或食禮而養之於學致孝者老近於親孝敬 之者崇正關邪反異歸同無使有道其所不道德は 子孫或春草或秋食而恤之於學逮不足者孤獨是 德而有翕然同風之意也耆老即鄉中致仕鄉 所不德者也同俗是使天下之人遵王之道遵王之 道德其體焉天下風俗繫人心之道德顧人所其由 防民情之淫猶防止水之流也然此皆教之用也而 日道行道有得曰德本人心同然之理客有歧而] 小足的慈愛之念有以及之也賢即氏中之率發而 大夫

> 祭訂一說禮教政皆道德之用而道德其體爲同俗 民歸於大中民本然之德多爲物蔽明敎以示之使 法何如如民行氣質之性不能無偏修禮以節之使 說體用意不重 內兼禮政教言言其性節德與淫防也細玩四句平 面不齒等例不肖為惡簡之所以細惡也 為有道德上之所以崇道德也不肖反賢看筋即後 者上之是升之司徒升之國學非即加之上位也賢 禮教而變政典明道德而敷孝慈其才德穎出 民知所域發齊八政以防民奢僭之淫一道德以約 **夫鄉學與矣可徒乃兼攝者也其**

禮記詳說

《卷四十四 王制

鄉之孤獨而惟之以速及孤獨之不足身親如此可 也故率教者上升之以寫崇其德示勸也叛教者節 調至矣然資稟有厚薄親威有凌深又不可無勤懲 之也又合鄉之耆老而養之以推極吾心之孝又合 民說異之俗教法如此可謂詳矣然不可不以身先 証

去之以絀退其惡示懲也司徒鄉學之發如此

新旨六禮四句平養香老二句與上一例但有身先

意上賢二句叉勸懲道理

白與見德乃民所固有特以發與起耳衣服等項不 心典不日節民情而日節民性性情所從出也

加之上位也 而崇正闢邪如此養弱養之於學恤亦惟之於學也 之理而民習尚卽爲俗心一而俗同矣司徒與鄕學 買即率教而有德者上乃升之國學以示優崇非即 立政以爲防便多僭擬放佚故日防道德人心同點

建而賢不肖分矣於是乃有去取焉 合參致吾之孝逮彼之不足皆就司徒言蓋修明齊 教術已備叉以身率之而端其敘本也然教有從

按鄉學可徒不能編教而可徒領以教法故稱可徒 上六句教民之法末二句是取士之法大抵上六句 王制

處記詳說

卷四十四

猶為友具而道德則切於身心言之也一字同字廣 在禮教政之外而體道修德自是另一項蓋禮教政 德德字淺猶云與民行也一道德說得深道德固不 以下四句俱就司徒身上說者然亦不甚合 然只平列爲雅養耆老二句與上文不相類故又有 截陳注有體用之分譜家因之有專重一道德句者 司徒所頒教條也末二何示勸懲之方也逮不足處 上似不宜還主教民說爲是致謂推也推孝親之心 言之非指一人養耆老以致孝致孝二字加司徒身 以養耆老也速即旅酬速賤之速思及之也能遵上 與民

AND CAMBER OF STREET	· 图 · 图 · 图 · 图 · 图 · 图 · 图 · 图 · 图 · 图	17:	SE TELESCO	
•		龍		
		心記言說		何 也 其 文
		1 1		夕起下意 也上前字 其不能遵
		卷四十四		著 者 為 力 川 有
		古		上為德之
		王制		何起下意也上演字著力上之所以崇之簡之所以絀之此之其不能邀者則爲行惡之不肖則儒別之不使相別文不使相別之不使相別之不能過者則爲有德之賢則上之上猶尚韶優鵬之上
				景 末上 と
				簡 担 上 之 簡 猶
		毛	↓ 	所別問題
	1		İ	組不優さを
				何起下意也上演字著力上之所以崇之簡之所以絀之此二也上演字著力上之所以崇之簡之所以絀之正使相涵其不能逸者則為行惡之不肯則簡別之不使相涵文六者是為有德之賢則上之上猶尚韶優禮之也
A REPORT OF THE	1 WOOM BEEN ALL MAN			

禮記洋說卷四十五

淄購撲

是皆朝於庠元日習射上功習

陳注此下言簡不肖以細惡之事鄉畿內六鄉也在這 日上功鄉似則序年之高下故曰上齒大司徒教官之 皆來會聚於是行射禮與鄉飲酒之禮射以中爲上故 致住之卿大夫也元日所擇之善日也期日定則者老 郊之內每鄉萬二千五百家庠則鄉之學也者老鄉中 《卷四十五 王制

長也率其俊秀者與執禮事蓋欲使不帥教之人得於

麗記詳說

觀感而改過以從善也 謂飲酒也鄉禮春秋射國蜡而飲酒養老 老致住及鄉中老賢者朝猶會也此庠謂鄉學也鄉 擇以告者鄉屬司徒 鄉注師頒也不循教謂敖很不孝第者司徒使鄉偷 將習禮以化之使之觀焉斧

謂鄉人人學不帥師教屛退網除也 孔疏從命鄉簡不帥教者至終身不齒論絀惡之事 鄉皆屬地官是鄉屬司徒也 釋詁文云鄉屬司徒者六鄉大夫皆司徒統領周禮 **香老至事焉可徒命** 帥循也爾雅

> 習此鄉飲酒之禮令老者居上故云上齒欲使不師 之俊士則非惟鄉內之人 事焉使俊士與之以爲榮惡者慕之而自勵此言國 老大司徒即領國之英俊之士與在鄉射飲酒執行 老皆聚會於鄉學之庠乃擇善日於鄉學內爲此 師士爲少師是也鄉中老賢謂鄉人不住年老有慈 知致仕及鄉中老賢致仕則書傳略說云大夫爲公 教之人觀其上功自勵爲功觀其上齒則知尊敬長 即教之人習其射禮中者在上故云上功叉於鄕學 鄉學簡擇不帥教者以告司徒司徒乃命鄉內者 總言者老其數則眾故

歷记詳說

王制

卷四十五

每故云库鄉學也謂初時香老聚會於库學乃擇元 序而云鄉射禮者州屬於鄉雖在州序亦得謂之鄉 秋射者按州長職云春秋而射於州序然則射在州 者此鄉既有上商之文故知謂鄉飲兩也云鄉禮春 不得同日也云鄉謂飲酒也者言經中習鄉謂飲酒 日就州學習射就黨學習鄉習射習鄉各在一處則 習射上功在州學習鄉上齒在黨學恐此是州黨之 鄉中致仕者君子國中有盛德者云朝猶會也者恐 有朝王之嫌故云朝猶會也云此庠謂鄉學也者以 行者故鄉飲酒云以告於先生君子可也注云先生

黨正鄉飲酒而養老按黨正云國索鬼神而祭祀則 是鄉學得為射也云鄉禮春秋射者解習射之處也 或可鄉居此州更不立州學若州之有事則就鄉學 **歯按黨正職三壹命齒於鄕里再命齒於父族三命** 月鄉學飲酒者以鄉學飲酒無正齒位之事此云上 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知此經習鄕非正 云國蜡而飲酒養老者周之十二月國家蜡祭之時 也或鄕之所居之黨不別立黨學黨之正萬位就鄕 故解此鄉爲黨正飲酒謂之鄉者黨鄕之屬故云鄉 而不齒又禮記鄉飲酒義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佐

禮記詳說

王制

一《卷四十五

學爲之亦謂之飲酒 教矣故命六鄕簡其不帥者以告於上於庠言朝尊 延平周氏曰司空所以富之也司徒所以教之也旣

道也於廟言朝母祖也先王無意於成人之惡常虚 共欲改之無地故雖鄉有告其不率者必行射飲之 禮以爲之勸導有不變然後移之左移之右移之郊

嚴陵方氏曰如上所云則教之之道亦已至矣而猶 移之遂眞不能變然後屛之遠方待不肖其恕若此

周官言二鄉則公一人者是矣故縱言者老皆朝於 有不帥者焉則不可不聞於上也鄕則六鄕之老也

新裁此簡不肖以維惡之事然猶有委曲感化之道

禮此賢者所以粉於為善而不肖懲於爲惡

言大司徒則知上所言司徒者兼小司徒也蓋欲俊 秀士日送士曰造士曰進士而此則止帥俊士者以 石林葉氏曰古者輕進人以善重絕人以惡一 樂正大樂正者其義亦若是而已 篇有司空大司空有司馬大司馬有司宠大司寇有 升之學曰俊士方其朝於庠英據在學者帥之也此 士執事以激萃眾非大司徒躬率之有所不可故本 郑以

異名白其養人於此言之則皆可謂之庠也士有日

庠庠鄉學也鄉飲酒言拜迎賓於庠門之外是矣然

學記叉言黨有庠者蓋別而言之雖有黨庠術序之

禮記詳說

《卷四士五

四

幼者立以聽役則是有齒者爲上上其有功則人知 勝不勝則是有功者為上飲酒以正齒位長者坐而 重絕其爲惡也雖然射以觀德不曰德而曰功鄉飲 之左右移之郊途終至於不帥教則屛之違方所以 鄉射以教之以欲其改悔以從善猶不知帥而後移 爲不帥教則無往而不爲惡也然而耆老朝於庠習 心平體正之爲德上其有齒則人知長幼尊卑之爲 酒以行禮不曰禮而曰齒何也蓋中多者以爲勝以

此是齊之以禮欲其有恥且格也 過遷善也不可單承執事一邊 以禮事之榮勵不帥教之人皆所以使之觀威而改 功上齒是以禮文之美示不帥教之人俊士執事是 以敬長師俊士而與禮事於射司張侯置鶴之儀於 也習射以中爲上使知心平體正之爲德而盡所以 鄉司蓝禮揚騨之儀使之知有事爲榮無事爲辱上 修身習鄉以齒爲上使知長幼算单之爲禮而盡所 行射鄉之禮也朝是會聚非朝君也元日所擇善日 皆大司徒行之也耆老句不甚重蓋合集此等人以 上節是道之以德

爬記詳說 《卷四十五

王制

五

曲以藍威化之道也 惟示以禮文之美而又帥國之俊士與執禮事總委 是鄉學行禮所尚之異乃引起末句意宜輕看言不 其數通節只重在末旬上命鄉旬提起看者老三旬 築訂命鄉命畿內六鄉謂比問族黨州鄉也皆謂鄉 景行之意習射習飲只是庠師者老行之俊士不在 學庠謂鄉之庠也朝是聚會非朝君也者老皆朝示 大夫簡鄉學之不帥教者以告大司徒乃令耆老會 人鄉學一年終大司徒命鄉

> 道藝者與執射飲禮事使不帥教者見像士之榮且 上齒欲使不帥殺之人觀其上功自勵爲功觀其上 齒則知尊長敬老斯時大司徒師國之俊士有德行 慕之而遷改也

國之俊士與執禮事謂之與則係暫至而非習射到 按鄉簡不帥教以告告大司徒也朝字只作會字看 鄉之正數也蓋以優於禮者示之使不帥教者有所 習射習得飲自是鄉庠中事而六司徒亦至其地胂 習鄉飲只是鄉學常儀大司徒不至也 觀法此句爲重正因上告之有此一舉不然則習时

雁記詳說

卷四去

王制

不經命國之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

即教者移之石如初禮 陳注左右對移以易其藏修游息之所新其師友講切

之方庶幾其變也 有所化也亦復習禮於鄉學使之觀焉 鄭注中年考核而又不變使專徒其居與其見新人

筋不 帥教放很之人為之習射習鄉此注云中年考 類通達上云命鄉簡不帥教者謂初入學一年之終 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 孔疏按學記一年視雕經辨志三年视做業樂羣五

者在上歧云上功又習鄉依酒禮合老者居上故云

集於鄉庠以二年元日爲此不帥教之人習射禮中

閉四年之下一年也下云不發移之逐者謂七年之 校而又不 變中猶別也謂問一年而考檢之時不變 時故注云叉中年移之遂問六年之下一年也下云 五年之時更簡不帥教者故注云中年又爲之習禮 九年限極不須云閉年也云亦復習禮於鄉學者習 不變屏之遠方者謂九年之時鄭注不云閒年者以 者右鄉者移左左鄉者移右下云不變移之郊者問 禮謂習射上功習鄉上齒故經云如初

禮記許說 激之以賢才而循不帥教也不變則移其居者亦使 嚴陵方氏日不變者以旣別之以行能道之以孝悌 卷 四十五 王制 七

變其行也

易其城息新其講切庶幾其變也如初聽四年元日 祭訂又教之第三年終考校而不變則命左右對移

鄉大夫復行射飲禮也

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逐如初禮不變屏之違方 陳注四郊去國百里在鄉界之外逐又在遠郊之外蓋

之外於周則夷鎮落也藍隨罪之輕重而為遠近之

差若王子公卿之子雖好夷狄但居夷狄之內地故

下注云不好於南北謂其太遠明鄉人則好於南北

也齒猶錄也者按交王世子云古者謂年齡齒亦驗

其人終不可與人德疾於是乃屛棄之 示之以漸遠之意也四次示之以禮教而猶不檢焉則 鄭注郊鄉界之外者也稍出遠之後中年又為之習

> 孔疏此刻謂近郊也以遠郊之內六鄉居之若鄉民 萬猶錄也

移之使居遂又爲習禮於遂之學

這方九州之外

禮於郊學

遠郊之外日送途大夫掌之又中年復

雅記并於 近國城及國內之人其學在國中或在公宮之石或 主正萬位遂則縣與州桐鄙與黨同未知縣正主 爲野逐之所居故知遠郊之外云遂大夫掌之者謂 法曰百里郊二百里野遂人云掌邦之野鲂二百里 外者則學在近郊其習禮亦鄉大夫臨之 在公宮之左故前云右鄉若鄉人遠國城在近郊之 縣鄙不立縣鄙之學有事則在逐學與鄉同 鄙師主正菌位與否亦應與鄉不異但周禮不備耳 國之後選於遂學而行禮也但六鄉州學主射黨學 **遂不應鄉大夫臨之故亦遂大夫掌之遂大夫亦帥** 遂大夫掌所職二百里中也且此不帥教者移之在 但縣部皆屬於逐雖各立學總曰遂學或遂之所居 王制 按司馬 九州

以謂之郊也何以言之出**車之**詩先言于彼**枚**矣次 言于彼郊矣者自其出而言之也尚書先於癸亥之 述而閒之以郊何也夫在於境上而為鄉遂之郊是 也以年相次是錄其長幼故云齒猶錄 延平周氏曰夫鄉卽郊也而鄉之外卽遂也言鄉言 言之也此所以知郊在鄉途之閒也 陳言商郊次於甲子之誓言商郊牧野者自其入而

义有內外之別焉遂又有違近之別焉先王之待人 嚴陵方氏曰左鄕右鄕特彼此之別而已至移之郊 至於此然猶不變則是長惡而不悛知過而不改者

卷四五 王制

九

或曰肝何也移則遷之使之改肝則棄之而不復齒 於是好之達方終身不齒焉所謂遠方則九州之外 見祭義三命不齒解 地之尤達者又非特若達之有別於近而已或日移

之如此而猶不變然後右鄉移之左左鄉移之右以 道之以孝悌國之俊士以與執事則激之以賢才俟 愧厲之不變然後移之郊移之遂以至屏之遠方終 長樂陳氏日習射上功則示之以行能習鄉上齒則 身不齒先王之於不帥教者至四變然後棄之豈其 禮書日鄉簡不帥教者至於四不變然

> 後屏之小樂正簡國子之不帥教止於二不變則居 之可也古之學政其輕者有願達其重者不過屛斥 其易治故鄉遂之所考常在三年大比之時以其難 化故國子之出學常在九年大成之後三年而考放 終不可與之入德矣然後屏棄之則君子教思無窮 執禮事之謂也四次示之以禮教而猶不後則其 新裁三言如初證者即集耆老以行鄉射帥俊士以 而已若夫萬民之不服教其附於刑者歸於士 必在於四不變然後屏之九年而簡則雖二不變屏 之者先王以匹庶之家爲易治膏粱之性爲難化以

禮記詳說 《卷四十五

王制

之意王者重於絕人之心胥見之矣

纂訂又教之第五年終考校而不變則移之郊學郊 年終考校而不無則移之遂學途學在達郊之外監 元日鄉大夫又於郊學習射依禮如初又教之第七 學在鄉遂之外較鄉學在這郊之內為稍遠也六年 示以漸這也又第八年元日逐大夫又復於逐學習 射飲禮如初至九年終考枝而又不變是其人終不 則先王重絕人之意也 甚絕之乙辭然必遲之以九年需之以觀變而不悛 可入德矣乃屏之差方是人終其身不與中國序齒

移於右倉者老而射飲於鄉學集後秀而與執乎禮 來會聚於库擇元日之善行習鄉射之聽而以中為 變仁也三移不變則亦不變矣所造之者義也 之石鄉当簡之而移於左命居國之左鄉者簡之而 威而知惟也或有示之禮敬而不樂者司徒命后因 之長率帥教之後士與執禮事使不帥教者有所問 齒爲上使人知尊卑長幼之爲禮也大司徒爲数官 上示人知心平體正之為德也行習鄉飲之禮而以 不肯以純惡何如命六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者老皆 新旨首節只重帥 國之俊士 一句 测云三移之欲其

屬記詳說 《卷四十五 王制

則移之遂又在郊之外其禮猶之初也四示以禮教 事禮帥初也再不變則移之郊在鄉界之外三不變 方終身不齒無蘇用之意焉 而猶然不後則其人終不可以入德矣於是屛之遠

按商訓錄即不復收錄之意

一之學白俊士 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遊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

之士才德穎出於同輩者而禮舊之升其人於司徒司 陳注此言上贤宗德之事 保泰之也。由之類出日秀大司徒命鄉大夫論述鄉歷 劉氏日論者述其德藝而

按內則云二十而冠始學禮此升於大學曰後上之

人年以二十故可使習禮云學大學者接倘書周傳

年舉者為殷禮鄉大夫三年舉者周法其義非也

舉此據學者故中年考試殷周同也熊氏以爲此中

才過於人之名也 國學者司徒論述其美而舉升之於國學曰後士後者 用之也其有才德叉穎出於選士不安於小成而願升 徒考試之量才而用之為鄉逐之吏曰選士選者擇而

鄭注移名於司徒也秀士鄉大夫所考有德行道藝 可使習聽者學大學

所考有德行道藝者謂鄉大夫考此鄉學之人有德 徒謂蘇名進在司徒其身猶在鄉學云秀士鄉大夫 有秀異之士者升於司徒先名惟在鄉今移名於司 孔疏大司徒之官命鄉大夫論量考校此鄉學之人

而記書記 各四十五 王制

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彼據鄉人故三年, 府身則任以官爵則下文云人樂正論造士之秀者 以鄉飲酒之禮班之獻賢能之書於王名則升於天 **攻其德行道藝而與賢者能者謂鄉人有能有賢者** 名司徒未卽貢舉入官也按鄉大夫云三年則大比 行道藝者德行謂孝友之徒道藝譜多才藝此惟升

鄉人當與餘子同放知二十習體之時在大學也此 大學又皆傳略說餘子十三人小學十八人大學其 **升於學者謂身升於大學非唯升名而己** 云王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十五人小學二十人

於六鄕之士 **业秀而爲選士則出於一鄕之士秀而爲俊士則出** 嚴度方氏日秀言秀而有所出造言造而有所 猶在所擇放也升之學者曰俊士以其皆在所用故 言美而可擇俊言敏而可用升之司徒曰選士以其 **从送**

郝解每三年大比司徒命鄉大夫論其鄉庠子第之 王制

體記詳說

一卷四宝

造成告於王而升之大司馬者是謂大樂正之進士 名雖有五士皆一人 謂鄉之選士由大司徒再論而升之國學者是謂大 選才過千人日俊由鄉大夫論而升之大司徒者是 司徒之俊士國學收而造就之者是謂國學之造士 B

新裁論者論述之謂非論辨也二論字同二秀字有 類之端倪爲秀言其才有可達德有可成而尚須成 賢之前 淺深看注中又類出三字可見本文二升字正見上 要看這兩旁字秀便不是賢乃是才德露

> 後士平 考試之法擢爲鄉遂之吏擇而取之殆非倖進者比 出於朋輩及能無選士之秀者乎故司徒之官又論 乎故命鄕學之官論其美而升之司徒焉於是嚴以 於積習之久而才德出於同輩之中能無士之秀者 已游於高明出攀之英殆非庸眾者類矣不謂之曰 其美而升之國學焉是蓋存心已期於上達而立志 矣謂之日選士然其閒造就不安於近小而德器穎 德達才之造也因他這秀處陶鎔造就起來便是賢 上賢以崇德矣其事何如鄉學教成之日義理熟

禮記詳說

卷四士

王制

纂訂或問士之不得升於學者何以處之曰選中則 古

之宣旨解之定其權皆在司馬矣 之吏可知選用之權在司徒至進士則必命爲朝廷 爲鄉遂之吏不中選者復教之鄉而已用之爲鄉遂

按選士在鄉非謂國學也謂選以備鄉述之吏俊士 則入國學將大用矣選士論於鄉後士論於司徒其

進有序

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 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日造士

陳注旣升於司徒則免鄉之徭役而猶給徭役於司徒 **也及升國學則 拜兒司徒之役灰造者成也言成就其**

才德也

徒細碎之縣役也上文命鄕論秀士升之司徒日選 役定本云升之學無大字升諸司徒則不征於鄉升 **士者雖升名司徒猶給鄉之縣役以藝業未成次云** 孔疏征謂力役故云不給繇役此繇役者供學及 鄭注不征不給其餘役造成也能習禮則爲成士 之於學則不征於司徒皆免其餘役者是爲造成之 亦以學未成猶給司徒餘役若其學業旣成免其餘 士云能習禮則爲成士者以二十智禮禮以立身故 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者身雖升學 王制 司

疊記詳說 餘子十八人大學然則升名司徒未入大學已能習 爲成士然習禮必年二十按書傳適子二十入大學 松四十五 並

造不征於鄉俊士之造不征於司徒此其別也征謂 嚴唛方氏日有選士之造者有俊士之造者選士之 亦早能習之 **禮為造士者二十習禮舉其大綱若其性識聰明則**

其將進而用之也選出升於司徒而不征於鄉俊士 選士其德俊爾之俊士其德成謂之造士進士則以 長樂陳氏日夫秀於一鄉謂之秀士中於所選謂之

之役也造士有選士之造有俊士之造不重其名但

新裁給社事供田賦鄉之役也供祭祀與禮事司徒

取其養耳總之養士心也

先王之取士既知所以

行役以從不征所以優賢

則征於司徒者惟大軍旅大田役而已升於司徒者 是大學亦司徒之所教也司徒言以德制舒則民怕 教萬民而賓與之則其教而賓與之以鄉三物而已 升士於司徒司徒升士於大學蓋司徒言以鄉三 於州長考於州長然後考於鄉大夫鄉大夫與鄉老 核之法書於族師然後核於黨正核於黨正然後考 鄉師之所舍也升於學者又司徒之所舍也周官考 眾庶之政令鄉師辨其可任者國中賢者能者皆舍 升於學而 **摩吏獻之於王然後內史以詔王以制鶴而不言瘳** 不征 於司徒蓋司徒 大軍旅 共 大田 一役治其

爬記詳說

卷四十五 王制

他事分其志不以勞賤屈其體所以優養其德行而 學教人之法也 夫升於國學者不給役於大司徒造猶作養也不以 郝解不征謂免其徭役升於司徒者不給役於鄉大 是觀之鄉升之司徒司徒升之大學蓋亦周制 德以庸制减則民興功是爵祿亦司徒之所制也由 開習其道藝故日造士此皆所謂上賢以崇德皆鄉

日造士 進之必思所以造之是故升於司徒而爲選士者屬 者統於樂正并兒其司徒之徭役焉若此者所以優 在司徒而免其在鄉之徭役焉升於國學而爲俊士 **恤涵養不遜於異處使所習者專而其德成也謂之**

心典既升於司徒而為選士者則免鄉之徭役而不 徭煩擾之使得優游涵養以成就其德也此優之以 征矣然猶給役於司徒也及升於學而爲俊士者則 **并免司徒之役而不征矣總名之曰造士謂不以征**

體也

禮記詳說 卷四十五 王制

屯

途之更也將字甚活若一選即爲鄉途之更又何以 征役於司徒乎 未必即為鄉途之吏心典謂選擇也將選擇之為鄉 按升於司徒者即上節選士猶征於司徒則是選士 就他處 造士雙承兩不征言不征總是成

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

堂其教司馬則学選法也衡者道路之名言詩書禮樂 陳注此以下言國學教國子民後及取賢才之法樂正 四者之数乃入德之路故言獨也文王世子言春前夏

> 書冬夏不可教體樂也舊注陰四之說似爲拘泥 未必截然棄彼而習此恐亦互言耳非春秋不可教詩 **乾與此不同者古人之教雖日四** 樂教胄子崇高也高尚其術以作教也幼者教之於 陽地詩樂者聲聲亦賜也秋冬陰也書禮者事事亦 十八八大学 小學長者教之於大學尚書傳日年十五始入小學 陰地方一之者皆以其術相成 鄭注樂正樂官之長掌國子之教虞書曰夔命汝典 順此四術而教以成是士也 . 時各有所習其質亦 春夏

卷四十五 王制

孔疏樂正掌國子之教者按周鵬大司樂掌成均之

光揚買崇此四衛以爲教謂敷暢義理費明旨趣使 教胄子之義孔注尚書云胄長也謂王子公卿大夫 法以数國子引處書命汝典樂教胄子者證以樂官 元士之子云高尚其佛牌作教也者謂樂正之官當 大

詩書禮樂等教之造成此士術者是道路之名詩書 教詩故云春夏陽也詩樂者聲聲亦陽也所以詩得 禮樂則秋教禮春教樂冬夏教以詩書則冬教書夏 體樂是先王之道路間之術 鄭以經云春秋教以

警聽樂以造士樂正之官依原此古肯先王之道則

學者知之引尚善傳日以下書傳略說文順先王詩

心能并就 以樂詩不敦以禮書秋冬但教以禮書不教以樂詩 當云春夏教以樂詩秋冬教以禮書則是春夏但教 與此同也云互言之者皆以其術相成者若不互言 陰也者背者言事之經禮者行事之法事爲安静故 云曹禮者爭事亦陰也文王世子云承學禮冬,蒙書 干支秋冬學羽籥是也云秋冬陰也醬禮者事事亦 動甚者屬陽奮動静者屬陰故交王世子云春夏學 以聲對無則聲爲安靜舞爲鼓動舞爲陽聲爲陰林 大胥云吞釋菜合舞秋頒學合聲是也就舞之中會 爲聲者詩是樂章詩之文義以樂聲描之故爲聲若 各四土 王制 丸

言其四術不可暫時而關今交互言之云春教樂明 教人則謂之四教崇之則其道尊立之則其教行春 長樂陳氏曰詩書禮樂以之爲術則謂之四術以之 詩故云皆以其術相成但隨其陰陽以爲偏主耳 兼有禮秋教禮兼有樂夏教詩兼有書冬教書兼有 教以樂秋教以禮則交王世子春誦秋學禮是也夏 陰也皆禮則事也一陰一陽之謂道造止之法在順 教以詩冬教以書則文王世子夏弦冬讀書是也陽 動而主聲陰靜而主事春夏陽也詩樂則聲也秋冬

之而已周官大胥春合舞秋合聲與此不同者春貌

以天吞夏陽而書禮皆陰事也防陰德者必以陽則 法皆此意敷 始於此舜命變典樂教胄子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 必以樂正者樂之入人也深先王之成人未嘗不終 陽之理或取以動靜或取以五事各有所當也造上 之時而舞則貌也秋言之時而聲則言也先王於此 樂防之意與此同然春誦於東序主乎詩夏弦於成 秋教樂冬教詩以夫秋冬陰而詩樂皆賜事也宗伯 均主乎樂秋之聲宗者體也冬之上庠者書也則鄭 **汩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 《卷四十五 防陽德者必以陰則春教禮夏教書 王制

履記詳稅

之世已然三王特因而術之而已蓋詩者中聲之所 正者大樂正也昔舜命變爲樂正則樂正之職二命 樂習曰樂工之所取正者小樂正也小樂正之所取 之事順之者小子之事孰謂木升大學則弦誦平 氏謂因時順氣於功易成理或然也蓋防之者成 止也說志者莫辨焉書者政事之紀也說事者莫辨 焉禮之敬文也說體者真辨焉樂之中和也說樂者

莫辨焉崇之爲囚術使士有所尊立之爲四教使士

有所從順先王壽書體樂以造士崇四術以造之也

乔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立四教以教之也樂

正有以輔成之歌周官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國正有以輔成之歌周官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國正有以輔成之歌周官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國正有以輔成之歌周官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國正有以輔成之歌周官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國正有以輔成之歌周官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國上之職有在於是豈非人君有樂育人材之意而樂

於此而已故曰四術用之以化人則效於此而已故嚴峻方氏曰詩書禮樂所載者道也體之在己則衛

电影群說 卷四五 王制

主

我之部之皆于春夏而已春之数樂未始無詩要之物交而成文故也書者事也故於夏教之蓋青為事之交夏與樂故也詩者言也故於夏教之蓋青為事之交夏與樂故也詩者言也故於夏教之蓋青為事之交夏與地凡言春秋必以春為前者先後之序也然前亦詩也於亦樂也而交王世子乃言春前夏弦何也蓋弦也克亦樂也而交王世子乃言春前夏弦何也蓋弦也克亦樂也而交王世子乃言春前夏弦何也蓋弦 為先方言其用故以誦為先其實四者以其陽類故 為先方言其用故以誦為先其實四者以其陽類故 為先方言其用故以誦為先其實四者以其陽類故 為先方言其用故以誦為先其實四者以其陽類故 為先方言其用故以誦為先其實四者以其陽類故 為之部之皆于春夏而已春之数樂未始無詩要之 文夏與

山陰陸氏曰四術詩書禮樂四教春秋教以禮樂冬者也於春夏通而教之秋冬別而教之者順陽交陰者也於春夏通而教之秋冬別而教之者順陽交陰者也於春夏通而教之秋冬別而教之者順陽交陰之以大師書禮則或韶之以樂高主世子弦誦則一詔以樂為主耳夏之教詩非無樂也要之以詩為主耳以樂為主耳夏之教詩非無樂也要之以詩為主耳以樂為主耳夏之教詩非無樂也要之以詩為主耳以樂為主耳夏之教詩非無樂也要之以詩為主耳以樂為主耳夏之教詩非無樂也要之以詩為主耳

并說★四五五十興於詩書次之體次之樂又次之是之別順及教具詩書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樂正之事則以除姓氏曰四術詩書禮樂四教春秋教以禮樂冬山陰姓氏曰四術詩書禮樂四教春秋教以禮樂冬山陰姓氏曰四術詩書禮樂四教春秋教以禮樂冬山陰姓氏曰四術詩書禮樂四教春秋教以禮樂冬山陰姓氏曰四術詩書禮樂四教春秋教以禮樂冬山陰姓氏曰四術詩書禮樂四教春秋教以禮樂冬山陰姓氏曰四術詩書禮樂四教春秋教以禮樂冬山陰姓氏曰四術詩書禮樂四教春秋教以禮樂冬山陰姓氏曰四術詩書禮樂四教春秋教以禮樂冬山陰姓氏曰四術詩書禮樂四教春秋教以禮樂冬山陰姓氏曰四術詩書禮樂四教春秋教以禮樂冬山陰姓氏曰四術詩書禮樂四教春秋教以禮樂冬山陰姓氏曰四術詩書禮樂四教春秋教以禮樂冬山陰姓氏司

故曰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也有教而已據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凡學必時矣

若云冬必書夏必詩則文王世子云凡學春官釋於 養際屬陰此說近鑿夫四教不可一目而關卻穀說 養際屬陰此說近鑿夫四教不可一目而關卻穀說 於冬哉若云秋必禮春必樂則大胥云秋頒樂合建 於冬哉若云秋必禮春必樂則大胥云秋頒樂合建 於冬哉若云秋必禮春必樂則大胥云秋頒樂合建 於冬哉若云秋必禮春必樂則大胥云秋頒樂合建 於冬哉若云秋必禮春必樂則大胥云秋頒樂合建 於冬哉若云秋必禮春必樂則大胥云秋別樂台建 於冬哉若云秋必禮春必樂則大胥云秋別樂台建

詳別其旨 書禮矣不必夏秋冬也鄭注云互言之其義本明故 於其先師鄉云官謂詩書禮樂之官則春亦可教詩

而已 **瑞義四衛四教皆不過詩書禮樂而已以此而爲術** 業故謂之術以此而成教養故謂之教亦異名同實

郝解詩書禮樂四者以為入德之路曰衡以爲課程 **時讀書於冬夏寒暑時習之禮樂有聲容以馴擾其** 之規曰教禮樂必趨蹌舞蹈於春秋清和時習之誦 氣質詩書有義理以開腦其性壓皆所以柔其驕貴 王制

之氣振其怠惰之習也

111111

10000

₹.

新裁崇以心言立以事言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上

正崇之立之之實末二句叉就其中指出順時立教 順字深從容和婉直探討禮樂詩書之精蘿而

以崇德之事

之功不可驟而因時以進也 使與志相浹洽也重一順字下順時之教者正以順

立德曰術其術有四縣正崇以敷之而昭爲法則自 新旨先王建國學以育才而樂正掌其教也自

準然教術非兩事乃先王之詩書禮樂也不過順之 上之立法曰教其教有四樂正縣以迪之而樹爲標

> 之不肄焉是欲其專而易精也 馬冬夏則以詩書爲教几國風雅頌典謨訓諸無 則以禮樂爲教凡三千三百五音六律無一之不習 以造士耳然立教图本平古而施教必以其時春秋

理非初學所可語春秋雖公其記載而策書亦非民 書禮樂不言易春秋者何易雖同於卜筮而精微之 涵漏之以成就其德崇有尊尚意立有表率意言詩 祭訂大學何以大樂正學之蓋古者教人皆以樂而

心典首三句立教從乎古末二句立教因乎時 庶所敢盡鏡故略言耳

記詳說 《卷四五

王制

茜

節是樂正教國學國子民俊也後二節言國學上賢 之說 **時各有所習只欲業有專功而心不分不必泥陰陽** 總言國學教國子民俊及取賢才之法首二

術下文無照應不可用順只是遵循之意時講以從 書固是順序然非順字正意 容和婉為說是順字內意非正訓音樂夏詩秋禮冬 按四術四教總是詩書禮樂周氏以仁義禮智爲四 四時之教分說為正

主大子主子奉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遵子國之俊選

医遁馬凡人學以齒

陳注皆造皆來受教於樂正也惟次長幼之序不分貴

賤之等

鄭注皆以四術成之王子王之庶子也摯后公及諸 皆以長幼受學不用算卑

孔疏皆以四術成之解經皆造焉謂王大子公卿大 夫元上之子國之俊選皆以四獨造焉云王子王之 庶子也者以經云王大子乃云王子故知是庶子也 云羣后公及諸侯者以經羣后之下卽云卿大夫士 無諸侯之文故知羣后之中是三公及諸侯也

禮記詳說 《卷四十五 王制

幼受學雖王大子亦然故文王世子云將君我而與 我協讓何也是其事也

嚴陵方氏曰大子適子也大則以大言之也適子大 **而庶子小故謂之大子諸侯有君道故謂之后然非** 人也故以羣加之天子之子亦謂之大子則以特

於一國之子而已名之以大雖同所以名之以大則 大於天下之子諸侯之世子亦謂之大子則以特大

選司徒所升之士也士有貴賤人學皆以長幼幼雖

貴必後長雖賤必先蓋後選之士皆已有德藝與國

子齒非亢而且敦國子敦讓也此國學上賢崇德之

郝解王大子王冢嗣王子王庶子辈后諸侯國之俊

異也至於卿大夫之與元士則全乎臣矣其子不足 以大言之故曰適子而已自王大子以至於國之俊

選皆造焉者皆從其詩書禮樂之教故也天子之子

也 第故入學者必以齒曰凡則無貴賤皆以齒矣然以 特日俊士而己學所以明人倫人倫之大莫先平孝 別故也則與帥之而執事以激羣眾之時異矣故彼 選士方升於司徒亦得與在學之教者教無丙外之 則適庶皆與諸侯而下則庶子不與者隆殺之別也 大子而與俊選相爲齒所謂行一物而三善皆得是

金華邵氏日入學當有漸摩之益而勢之轉隔則難 勢之尊者使其以騙責自恃而居乎貧賤而齒尊 行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遵子皆

爬記詳說 《卷四古

王制

樂古之人君其不忍輕棄人才如此 之上則有善何以相勸有過何以相糾惟略勢位 之尊動三公九卿大夫元士之眾甚而天子食不用 帥教者未之有也故於將出學之時簡之至屈萬乘 一皆以齒則漸摩之術可施如此而不入於善而不

事

新裁上 **奠父之爵位者皆谓之國子也國之後選卽選士之** 繼世有天下者王子天子之眾子分封為諸侯者羣 吉禮樂之教也通指國學言 受詩書禮樂之教也以齒是自相齒非教之使然學 民俊皆有治人之責教之不可以不豫故皆造焉以 后之大子繼世以立諸侯者卿大夫元士之適子承 升於國學而爲俊士者也是皆所謂民俊也凡國子 以齒靈之教化天下先羣天下之主治者而教之讓 所以明人倫故無分貴賤惟分長幼而己 節是施教下節是受教皆造於樂正而受詩 王大子天子之元子 人子欲

《卷四七五

萐

異日彼主 政時自然以菌讓教天下此端本澄 源之

新旨以齒不以貴所以與讓也禮義之相先也他日

不驕不倍皆根於此

道也

纂訂然而學之者何人凡國子民後有主治佐治之 責教之不可以不豫放告造焉以受詩書禮樂之教

在後蓋櫃義相先之地不容不以孝弟為重也 也凡入學自序年商長者雖賤必在前少者雖貴必

出學常在九年大成之後以三年之近而考焉故必四

不變而後屏之以九年之遠而筋焉則雖二不變屏之

疏曰周立四代之學於國而以有虞氏之庠俊

心典直言國學所教之人

接上節 言國母立教之法此言國學受教之人皆造

> 終身不齒 相齒非教之使然看來亦由乎教而本文只作見成

焉承上節詩書禮樂之教以齒又是一

意新裁消自

陳注古之教者九年而大成出學九年之期也小貨大 地名愚謂不若讀如本字急也欲其遷善之速也寄者 **晋皆樂官之屬鄭注以棘爲僰叉以僰訓偪僰本西戎**

禮記詳說

《 卷 四十五

王制

寓也暫寓而終歸之意蓋雖屏之終身不齒然猶爲此

遂之所考常在三年大比之時以其難化也故國子之 眾庶之家爲易治世祿之家爲難化以其易治也故鄉 然後屏之貴者止於二不變遂屏之者陳氏謂先王以 名以示不忍終棄之意蓋國子皆世族之親與庶人疏 方氏日賤者至於四不變 天

畯者異故親親而有望馬

臨視重棄賢者子孫此習禮皆於大學也 成學立也 **屛**が南北為其太遠 重棄人 元土之適子大胥小胥皆樂官屬也出學謂九年大 此所閒者謂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 棘當為輕較之言個使之偏寄於夷我不 亦謂使習禮以化之不變王又親爲之 去食樂

者按周禮大司樂中大夫二人大胥中士四人小胥 下士八人皆屬大司樂故云樂官屬也云出學謂九 所簡兼有鄉人故明之也云大胥小胥皆樂官屬也 孔疏此所簡者謂王大子以下者承上鄉之學下恐 王制

禮記詳說 年大成學止也者以上交鄉人中年考校恐此亦中 《卷四十五 둧

宗殷學文王世子云禮在聲宗殷之大學也若周則 年學止也 年故明之也知九年者以下即云王親視學不變王 三日不舉無移左鄉右鄉及移郊遂之事故知是九 鄉射云周立四代之學於國而又以有虞氏之庠爲 大學四東膠啓宗不得為周之大學也故鄉注儀禮 若殷人習禮在於大學即即堂位云聲

鄉學則馬之尋常習禮於殷學之中至九年爲王子

不變其習禮當於東膠大學然則餘子十八人大學

嫡子二十入大學者皆是殷法也若周法立當代大

按漢書云西南有僰夷知非彼夷而讀爲倡者以與 之至二十入大學之時仍於大學之中兼習四術故 **广葵: 宗义在大學則其餘亦可知也** 秋冬學羽衛皆於東序春誦夏弦大師部之醫宗又 此注三習禮皆於大學是周之大學亦習禮也禮旣 播詩則習詩亦在聲宗然詩與禮樂雖各在其學習 學習舞於夏后氏之學故交王世子云春夏學干戈 學在公宮左大學即東膠也又立小學於西郊小學 即有處氏之庠其習書於處氏之學習禮樂於殷之 **玉禮在瞽宗書在上庠詩則無文鄭注云弦謂以絲** 季 **棘之**言偪者

禮記辞說

卷四五

王制

掖之如是面叉不變則親視學而叉不變是真不能 **延平周氏日王命三公室於元士皆入學以** 短故鄭此注云不屏於南出寫其太遠 千三百二里漢地既然則周亦應爾皆南北長東西 里又帝王世紀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東西九 者示其雖好之特寓於此耳好而必謂之棘與寄者 **太遼者接漢書地理志云南北萬三千里東西九千** 方夷名故以爲偪迫於夷狄也云不解於南北爲其 寄文相對管非東方夷名是寄族之意則僰亦非西

恩也卒不免於不齒者義也

長樂陳氏曰周官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 預有力焉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凡樂官掌其 以教之小晉觸撻以贊之則簡不帥教者小胥大胥 比之觵其不敬者巡舞列而撻其慢怠者大胥待致 入學釋菜合無秋預學合聲小背掌學士之後合而 政令聽其治訟則簡不帥教者小樂正亦預有力高 在所令焉則簡不帥教以告於大樂正者小胥大胥 小樂正也以之告於王者大樂正也鄉簡不帥教者 大司樂等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凡王之事皆 王制

臣已并心 者老皆朝於庠大樂正告不帥教者王命三公九卿 S HILL

舉與文王世子不舉為之變同意棘則欲其悔過之 與周官鄉土遂士王命三公會共期同意王三日不 大夫元士皆入學而王又親視學重棄之也重棄之

能復然後終身不齒矣屏之止於東西而不及南北 速寄則示其有可復之理可悔而不知悔可復而 者南於中國為尤遠北於四方為尤寒自非惡之欲 其死則不投之於此詩日豹虎不食投畀有比則國 **視學與三日不舉仁也終身不齒義也先王之於國** 子之屛宜不至此矣蓋教之仁也隨不帥義也王親

子仁之而已其處之以義不得已也

其齒於學而無所成也古者大喪則不舉大札則不 講義三日不舉閔其教養之外而猶不變所以深惜 **將宥焉雖日終身不齒其幸望猶如此聖人之仁也** 山陰陸氏日寄言今雖寄後將復焉棘言今雖棘後 至故也棘寄皆以待貴者之禮有別於賤者故然耳 之舉同義将棄之而不舉則自贬損以青其教之不 變王三日不舉者以視學之禮化之而又不變則終 嚴唆方氏口視學之禮則支王世子所言者是也 不變矣故三日不舉將以棄之也舉與食日舉以樂

禮記詳說

《卷四士五 王制

閱士之無成而至於三日不舉樂則所以教養以待 舉邦有大災則不舉叉司寇行戰則君爲之不舉 天下之士爲何如

郝解將出學以下國學簡不肖糾悪之事出學謂九 年之期七年小成九年大成也小胥大胥小樂正皆 下變明終不變矣王三日不舉減膳去樂慶至子之 習禮以教之使變不變王親臨視又習禮以教之又 適子而國之俊秀不與矣王命公卿大夫土入學司 不肖也屏之遠方亦謂王太子以下至元士遊子國 大樂正之屬詳周禮不帥教謂王太子以下至元士

朱均不肖亮舜且廢之太甲不順伊尹且放之皆用 此意而他可知矣 方日将寓也望其終歸也終不變則亦終身不齒如 道等而人竟敢不從四方日棘急也望其急變也東 之後潛不與奏古帝王公教誨不私其子所以師嚴

簡不帥教者以告於大樂正大樂正以告於王王命 成至於九年|而將出學其有冥顏不事乎詩書强梗 以公點而並觀之也 新旨此不帥教者皆公卿大夫士之子命之皆至所 不順乎禮樂者是不帥教之人也小胥大胥小樂正 王制 古之來學受教者九年而大

禮記詳說 三公儿卿大夫元士皆入學或示以威儀之則或群 《卷四十五 耋

以啓迪之方冀其威而改悔也如是而猶不變則王 之於是屏之遠方令之知所懼居西方者名曰棘欲 親視學感悟之如是而猶不變王三日不舉以激勵

屏之終身不齒而狷烏此名以示不忍終棄之意以 國子皆世族之親與鄉學庶人疏賤者不同也

其遷善述也居東方者名曰將皆寓而終歸之也雖

纂訂頒不帥教者只以國子言民後必無不帥教也 命公卿等人學使習禮以勸導誘掖之如是而 王親視學使習膽以嚴惲悔悟之如是而又不變是

> 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 **豈不能酌其稍近者乎况遠近里數荒唐無憑** 學三日不舉不得例論 率教育即有不率教亦不至如國子之重也與親亂 及民後蓋民後自鄉學升國學历造益深量復有不 偶舉東西二方爲言鄭謂南此太遠失之江若嫌逭 按上節連國之後選言謂之民後此節專言國子不 損以賣其教之不至也西方三句正屛遠方之質 元士之子在內故皆令人學以勸導之 真不能變者也王三日不舉重乗賢者子孫故自 不率教者三公九卿大夫 升諸司馬曰進士 寄棘不過

雁記洋說

陳注疏曰司馬掌質旅但人仕者皆司馬主之 鄭注移名於司馬司馬夏官卿掌邦政者進士可

受舒减也 王而升名於司馬論之曰進士言進受僭謀也此文 孔疏此大樂正之官論造士之中最秀異者以告於 所貢之士所賞於王亦當升語司馬以司馬掌爾 入學為造士者亦同於此其鄉人不在學者及邦國 承王子公卿大夫之子下似專據王子等其實鄉人

故有司士屬焉其職云以德韶爵以功韶廉即知但

人仕者皆司馬主之下支更不見鄉人及邦國所買

被 知此中兼之但女不具耳

是教事亦在所預非特掌政事而已蓋古者之設官 政令是政事亦在所預非特掌教事而已司馬進腎 則合職故論材主於鄉及官之則論以司馬然後無 **也職未嘗不分而分職則責專事未嘗不賺而聯事** 倖進教士主於司馬及其發則教以司徒然後無廢 興功其屬有司士稽士之功德有諸子掌國之教治 長樂陳氏日周官司徒大軍旅大田役治其徒庶之 日進士所以勸之也簡不帥教者以告於王屛之違 樂書曰論造土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

禮記詳說

卷四十五 王制

正實預焉其職豈不重哉後世有樂正氏司馬氏豈 方終身不齒所以沮之也王者勸沮 天下之術大樂

因其世官名之邪

升之學所以屬於大樂正也故大樂正又論造士之 嚴陵方氏曰鄉論秀士而升之司徒司徒論選士而

叉秀出者也升絡司馬則以將使之臨政故隸於政 秀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造士之秀則於成材之中

故以進士名之

官之長也以其成材將使之臨。或則可以進於王所

部 氏日論造士之秀必告於王而始升諸司馬

> 蓋用 人之權當歸之君故也

郝解适士龍鄉之選俊與王侯公卿大夫元士之子

權主之者司馬坦故即其秀出於等夷者舉而揚之 以這就乎民後時及九年造士其大成矣然入仕之 **也論者論述而保舉之告於王升諸司馬不可對當** 王庭由是开之司馬日進士焉蓋其出潛離隱賓曲 以天子爲主觀一而字可見 新裁此國學上賢崇德之事造士謂所造之士非名 王家進而賓之祿之爵之致君澤民從此始也豈修 大樂正掌國學之教

记样说

王制

卷四十五

避之可得而名乎

之克共權在司徒國學教國子及民後日進士則必 仕進有二道鄉學秀者之升曰選士不過用為鄉遂 於王是達其名升諸司馬是升其人乃兩事 心典此樂正取士之法也下館司馬官人之法以告

按達主當承前皆造馬兼國子民後說方全新 命爲朝廷之官其權在大司

配与核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 [秦皇卿大夫元士之子無可用者乎

用之此其一也可徒升之國學則論選之法與國子第 編戸之別然庶人仕進亦是二道可為選士者司徒試 其權皆在大司馬此鄉學國學教選之異所以爲世家 權在司徒也其進士則必用為朝廷之官而督祿之定 之升曰進士其選士者不過用爲鄕遂之吏而選用之 陳注劉氏曰古者鄉學教庶人國學教國子及庶人之 同矣此其二也 俊而其仕進有二道鄉學秀者之升日選士國學秀者

之試守 鄭注辨其論官其材觀其所長 命之 各署其所長

卷山十五 王制

Ē

馬得此所論之狀乃更論辨之觀其材能高下知其 賢者以告於王告王之時而正定其論各署其所長 堪任何官是準擬其官以其材故云官材也 及居官黜退之事司馬辨論官材大樂正論造士之 孔疏此一節主論司馬之官用其人及發兵論射御 若長於禮者署擬於禮官長於樂者署擬於樂官 秀者以告於王王必以樂正所論之狀授與司馬 論定然後官之者謂旣論擬定然後試之以所能 士之賢者謂司馬辨論之後不堪者屛退論量進士 任官然後質之者謂堪任此官然後衛命之

位定然後蘇之者謝戰受虧命使有職位然後與之

於一矣前日造士之秀後日進士之賢何也秀特有 其大小而官之故曰官材定其論則賢否之理各止 官非賤者之可居故既官之必虧之爵之矣宜有以 人所謂滌官所以居之虧所以黃之滌所以富之也 養其廉故旣虧之必辭之其序如此 オ之稱賢則有德之稱此輕重之別若司徒司馬ン 嚴度方氏曰司馬辨論官材者將使之降政則必隨 類所謂官若公卿大夫所謂虧若或食九人或食八

型品等記 東参与上支 王制

以事人而有功然後授之以虧得解食也虧以贵乎 苟非試其專考其功而遽與之醫祿則赀天官敗公 不可以爲滕傑大夫碑諶謀於國則否况其下者乎 命果義乎眾心果服乎且人各有能有不能孟公綽 其賢之而貴非其人天下其富之而富非其人則是 財給穀農桑賦貢奉之而不暇天下共富之也天下 高冠大蓋更民趣走事之恐不及天下共貴之也原 人天下之人其貴之祿以富乎人天下之人共富之 以能認事以久奠食德謂賢否凡賢者館者皆先試 **时江李氏曰司士掌羣臣之版以德詔爵以功** 記録

聖而試臣以職慎之至也 事可勝道哉王制所謂官之者使試守也堯舜豈不

署其所長告於王以俟王之定其論論定然後試以 也進士皆可用而材器各殊必辨論其所官之材各 官如長於交事者使司教工於武略者使治兵堪任 此皆所謂上賢以崇德也 此官然後命之虧虧則有位然後養以稱其慎重如 **郝解自司馬以下叉明德鑿之輕重見士不可苟試**

爬記許說 官材是上進上可官使者辨論只辨論其居官之材 新裁定其論截上是不敢專其權下是不敢紊其序 《 卷四 王

定者官不得以倖進也猶未及爵也及夫試之而有 **防升之進士論辨其可以官使之材而審其優多優** 将以量材而擢用之也定其論者進於王而聽其評 成績能勝具任矣然後錫之以命而定其爲之尊卑 不够既論定矣然後隨其德之高下而授之官論未 乃定其倫焉夫其在我之權衡已審而天子之評斷 **於東軍即命為某官也必錄次其賢而告之於王王** 斷也然後字重 而有定位品核已明矣然後隨其鶴之尊卑而授以 官未任者酹不得以温與也猶未及稱也及夫任之 司馬掌廚祿以詔羣臣故於樂正

> **藤之多寡位未定者凝不得以妄加也皆待命於王** 而不敢自專者也

开之進士已無不賢者論辨是品評其才德之所優 官村者司徒主教司馬主衛故也豎字當箇優字所 尊卑祿有厚薄都從定其論中來 於某事堪於某官也此已無不定者但未經一 新旨旣爲進士無復不賢閒之故只論說其才德優 暴訂官材可爲六官之屬之材質也前言民材此言 **斸猶有可上下者全重在告於王上官有大小街有** 人決

腹記計意 老回了五 王師

不可以劣字插入官以大夫士言不可以公卿言意

器意 有方出身遊爲公卿之理三然後字重看有愼重名 時及九年造士其大成矣於是論學其造士中之秀 上賢崇德之事大樂正掌國學之教以造就乎民俊 皆公心爲國進賢而非爲私門置桃李也首節國學 某賢於治賦某賢於爲宰之類然不敢自專也必告 異者以告於王而先升諸司馬曰進士三可進而受 士以成王家之器一司馬辨論造士以給王家之用 **醫祿於王所也蓋司馬夏官卿学爵祿但人住者皆 王之司馬乃辨論入官之材各取所優籍記其名若** 二節大旨重兩告於王上一大樂正儲養浩

確記記記 也 後定其僧之為卑然猶未及稱也及夫任之而有定 評斷不够旣論定矣然後隨其德之高下而授之官 於王而聽其評斷夫其在我之權衙己審而天子之 論爲各署所長主司馬說令作俟王定其論覺優定 按鄭注辨其論官其材分析太碎今不從叉以定其 位然後授其嚴之多寫皆待命於王而不敢自專者 然猶未及簡也及去試之而有及績能勝其在矣然 材便直就進士說似少礙 馬之職論進士云云方接上節說來時講於辨論官 其論屬王而下官實祿猶是司馬事 老四十三 E训 首何虚言司 9

禮記詳說卷四十六

伞陽冉艱賴

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王制

悖常亂俗生則擯棄死則貶降 陳注廢其事如戰陳無勇而敗國殄民或荒淫失行而

鄭往以不任大夫也

而退死得以大夫禮葬故論語注云大夫退死葬以孔疏以經云大夫廢其事故知不堪住大夫也致仕

土禮致仕以大夫禮葬是也

海記并說 谷四六 王制

場其忠也 點之終身不復許之仕進死則葬之以士**禮必人之** 長樂劉氏日加蘇而升爲大夫矣廢其所職之事則

之者以其曾居大夫之位故也然是法也上不及於 其終也死以土禮葬之則不特貶之於其生而又貶 其終也死以土禮葬之則不特貶之於其生而又貶 之事也終身不仕則不特貶之於其始而又貶之於 嚴陵方氏日廢其事謂居大夫之位而不能與大夫

延平周氏日大夫殿其事而終身不住者職也死以

公部下不及於土者舉中以該之也

士禮葬之者恩 也

卒時非大夫也匡衡楊僕兒爲庶人李德裕貶爲參 陵胡氏日案春秋大夫有過被黜則不書卒以其

軍皆不書薨

戰陳無勇荒淫失行之類生則撞棄死則貶降所以 為廢事者懲也此亦司馬職 纂訂此節因上文任官然後舀之來大夫廢其事如

按以士禮葬只重貶其爵意周氏分義與恩言非正

東部計畫 東米申木 王制 育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重申 **施記書**

陳注發師旅之役也 方氏日先王設官未嘗不辨亦

則司徒教士以車甲造士則司馬辨論官材是聯事而 赤嘗不通司徒掌教司馬掌政是分職而辨之也有發

鄭性乘兵車衣甲之儀有發謂有軍師發卒 孔疏有發謂國有軍族以發士卒是司馬之事王則 命大司徒教此士卒以車甲之事謂教以乘兵車及

馬相参也 衣甲之儀容必司徒者以司徒主眾又主教故與司 知發是發卒者以經云教土以車甲故

知發謂軍士發卒也

新旨有發則教武無發則教文此見司徒所教不止 帥其事無不治先王之取人治民未嘗不如此 徒教其事故入以之爲比問族黨州鄉伍兩卒族軍 長鄉大夫伍長軍將其材無不宜司馬治軍則使司 李氏日司徒教士則使司馬論其材故出任之爲比 **豈特武而已此文武所以混為一途也** 論官材者豈特文而已司徒掌教典則其所敎習者 責之以事而無不能也又咒司馬掌政與則其所辨 延平周氏日辨論官材責之司馬 徒何也先王之用人非冇成材不取唯其有成材别 教召車甲

雇記詳說 卷四大 王制

文也蓋於武備之中而寓交敎之意

教以坐作進退之方攻圍擊刺之法 以軍旅者庶子官也非大司徒教之為車甲二字謂 文武兼制之道也士指鄉學士言若國學之士則治 以武也居無事則士用禮義發軍旅則士用戰勝亦 新裁此叉因上交言司徒教士以交而因及其教士 一說欲其以

軍旅則士用戦勝亦交武衆制之道也故國有軍旅 纂訂此節因上文司徒教士以文而并及教士以武 也交武原無二局惟上所用居無事則 士用禮義發

孝弟忠信為戰也

Ξ

以發士卒是司馬職也王則命大司徒教鄉士以秉 之中妙攻圍擊刺之法古香交武一道如此 以司徒主眾又主教故與司馬相參也於孝弟忠信 兵車及衣甲之儀容豫為嫺習以待徵發必司徒者

凡執技論力適四方屬股胚決射御

陳注射御之技四方惟所之然但論力之優劣而已所 以擐衣而出其股肱者欲以決勝負而示武勇也 孔疏執技之士凡有三條上條論課試武夫技藝之 鄭注謂據衣出其臂脛使之射御決勝負見勇力

履記詳說 事中條論執技之人并射御之外祝史醫卜之等下 老四十木 王制

四

記許說

士齒 條論執技之人不得更爲二事以其賤故出鄕不與 境界之外則使之振露臂脛角材力決射御勝負見 言此旣無道藝惟論力以事上故適往四方

勇武

張氏日巖股肱決射御此執技以有事於外者也若 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此執技以事君於內者有此

嚴陵方氏曰莊子曰能有所藝謂之技則凡執技者 之外也騙股於則所以宣手足之力也決射御則決 不足以德論之也特論其力而已適四方謂有故而

哉

此則以射御爲執技之賤者蓋古人之志於道據於 有司而食於上然古之學者以禮樂爲始終而未當 **差**平周氏日先王不責備於人苟有一藝皆得與於 此止以是爲言者以二技尤論其力故也 **勝負於射御也此其所以爲力歟技不止** 以贱之也 據之於仁又不能依之而止游於藝者此上之人所 不從事於射御雖孔子亦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 德依於仁然後游於藝可也果道不能志之德不能 於射 御 而

新裁執技以射御言論力是上之人論之也蓋鄕學 《卷四十六 王制

之時屬股版以快射御焉決者射御之人自相較快 是論力之事謂將有征伐之事而適四方必於未適 國學之士當論其才此等惟論力也下二句串看

肠負以示武勇之可用也

新旨適四方乃假設之辭此三句雖是他自家決勝 武勇之可用也惟其以力自見上之人可不論其力 才凡執技之人當論其力而已是以將有事而適四 亦正見論力质在、鄕學國學之士上之人當論其 方此射御者必振衣而出其股肱欲以決勝負而示

£

征伐之事適四方則屬其股敗以決射御不嫌於粗 合参首節射御之技上之人但論其力之優劣或有

方之先示勇以明可用而近講又以爲適四方用武 看與陳注不同又舊講以贏股肱決射御爲未適四 之技四方隨所用也而講家以適四方爲設言連下 按陳注四方惟所之以邁四方句連上句似謂射 之事亦不同然是論力非用力當以未適爲是

股肽只是射御時束扎取便捷之意

凡執行以事上者就史射御醫人及百工凡執技以事 瀝記 詳說 卷四十六

不移官出鄉不與主齒仕於朱者出鄉不與

陳注不貳事則所業彌至於精不移官恐他職非其所 長以技名者賤爲大夫之臣亦賤故不得與爲土者齒 然必出鄉乃爾者於其本鄉有族人親戚之爲士者

或不忍卑之故也 鄭注三及開此七者 **欲事其事亦為不德** 賤也

於其部中則齒親親也 亦賤

孔疏七者謂配一史二射三御四路五卜六百工七 御前節已顯此重云者上論所試之時此論與祝

> 史醫人 不是道德之事故不許之 使專一具所有之事非但欲使專事亦爲技藝賤薄 並列見其色目 所 以不真事不 移官者欲

執書以事神故曰史射則周官之五射若白矢參連 嚴陵方氏曰祝若周官大祝之類史若周官大史之 醫師之類卜則卜師之類百工則土工木工金工石 之類御則周官之五御若嗚和變逐禽左之類醫則 故謂之工焉凡此者皆執技之名也不貳事則欲其 工之類以其類之非一故以百言之以其足以興事 類配史皆事神之官以其作辭以事神故曰 王制 一成以其

禮記部記 人卷中六

無異習不移官則欲其有常守出鄉不與土齒者以 執技之態|不得與執德者序長幼也然必出鄕而後

不與之齒者以鄉黨尚齒故也仕於家則僕而已

長樂陳氏曰有其能者必有其名有其名者必有其 運曰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 以正名正名以明分先王所以處執技者如斯而已 卜及百工 言其名也出鄉不與士齒言其分也因能 **分則適四方贏股胚決射御言其能也配史射御醫** 上藝成而下先王嚴其分 也

守如此欲人遠恥遷善也然古者教人必以六藝周

蓋士以德技以力德成而:

出鄉不齒義也不與鄉齒之非所以相親不出鄉不 家者非技也於此言之者因其類也於鄉齒之仁也 雜居齊齒非禮此仕於家者不與士齒之意也仕於 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可也乃若不知道德與 仁唯藝是從此君子所以殷之也女王世子謂之郊 八敗之此執技者不與士齒之意也禮運臣與家僕 [非所以相辨此禮所以不同

以爲職故官不遷在鄉或混於土類在圖則後選所 郝解祝史皆事神之役技方有定局故事不二守藝 老由大王制

藝非爲官不達而不與之齒也仲由冉求亦仕於大 不可同年而語矣 夫之家被固道德之士生不逢時龍蛇之聲以安身 雕在國亦不得與士齒蓋屬爲士者以寔大貴德賤 不與菌也此聲若不仕於王朝而或仕於大夫之家

齒以靈與德不同科卑其分也士而上可知仕於大 射御之官恐他職非其所長而守可常出鄉不與土 **欲其無異習不移官欲其有常守如配史不移之爲** 句即此數等人也不就事二句 總是專其藝不貳事 新裁首二句言執技事上者有此數等人下凡執技

> 新旨不移官以上是專其藝下是卑其分齒是序長 夫之家者亦贱故亦不 **磁因執技者例言之不重**

史射人馭夫醫師卜師之官也仕於家近說謂執技 爲家臣者也若但以仕於卿大夫之家說則季路冉 有將不得與士齒乎儘通可 工木工之類凡此皆爲執役之賤人非周禮太祝 射御爲然配作辭以配神史執書以事神百工如 射御列言 集訂此節因上言射御而并及祝史及百工故又以 言執技事君於內者有此數等人不止 太

魔記并說 卷四十六

王制

技以事卿大夫歟抑仕於家別有一 按上節言射御此節並及祝史醫卜百工上節但言 技者仕於家未免重複或上言執技以事君下言執 論力此節並言不貳事移官皆是從上節推出出 不與士齒言技之不足貴也仕於家帶言之或作執 種微員而非為 九

赦殺重 可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必三刺有旨無衡不聽附從輕

宰之類敷

原注周 訊達又三日訊萬民刺殺也有罪當殺者先問之羣臣 鳭 以三刺斷 庶民獄訟之中 一日訊羣臣二日

謂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赦焉附而入之則施刑從輕赦 次間之羣吏又問之庶民然後決其輕** 之与意而無閒竅之實迹則難於聽斷矣於是有附 业 而出之則宥罪從重所 重也若有簽露 有

求出之使從輕 觸誠也有其意無其誠者不論以爲罪 獄訟之中一日訊羣臣二日訊羣吏三日訊萬民 至赦從重論司寇正刑明辟之法 孔疏此一節總明論司寇聽訟刑罰禁止之事 鄭注司寇秋官卿掌刑者辟罪也 雖是罪可重猶赦之 以求民情斷 正刑明辟者謂 附施刑山

禮記詳說 《卷四十六 王制

以聽天下獄訟 **司寇當正定刑書明斷罪法使刑不差二法不傾邪** 必三刺者言正刑明辟聽訟之時 +

刑施刑之時此人所犯之罪在輕重之閒可輕可重 之狀則不聽之不論以爲罪也 刑法宜慎不可專制故必須三刺以求民情有旨無 爾不聽求民情旣得其所犯之罪雖有旨意無該實 則當求可輕之刑而附之則罪疑惟輕是也 重者謂所犯之罪本非意故爲而入重罪令放赦之 時從重罪之上而赦之其意輕故 云一 刺 日 附從輕者附胡施 龟 訊華臣再刺日記 即尚書 赦從

赦是也

禮司刺

異也 此赦 **| | | | | |** 罪者雖有其意而無誠實者則不論之以爲罪也 殺與否於尋皮羣吏謂庶人在官者其三問 文者附從輕調施刑從輕赦從重請放赦從重所以 本其被刑不殺者亦當問之 否於庶人庶人謂蔣姓眾亦觀者此三刺雖以殺爲 可殺與否於羣臣攀臣謂公卿大夫士其二 從重與上附從輕皆是從重入輕所以再見其 刺 曰訳萬民 刺 殺 也謂欲 旨意也簡誠也言犯 殺 犯 非 之人 可殺與 問可 其

長樂陳氏曰訊而謂之刺者訊之然後刺故也春秋 王制

禮記詳說 殺大夫曰殺於內公子則曰刺蓋表周之時先王訊 《卷四十六

於法 之之法特施於公子而已 聽非 隱則所制者無疑辟者法也惟 嚴陵方氏曰刑正而不偏則所加者無怨辟明 其明故也 旨謂其 辜故也簡與書 即無實若是之人則不聽其訟而施 訟 而 法 已此先刑 丽 後 刑辟所以待獄訟獄訟皆有言者也故曰 有意無簡謂其情無實於法雖有意於情 有獄 崩 而後辟者以刑得其正然後辟得 Ilt 先纵 五刑不簡之簡同所以書獄辭 而後訟者上下之序也有 辟 能立法故也刑出 刑焉處其殺不 而

而已

从皆不雜也 山陰陸氏曰若令聽訟無筋書可據與無可書之實

基平周氏日言司徒司馬而後及於司寇其序蓋與 訊皆訊之以言而謂之刺者蓋訊其罪之當刺與否 者也富民者治之所終始故先之不亦宜乎周官三 周官同然獨以司空先之者蓋司空掌事典而富民 其爲忠厚如此 故得謂之刺也附從輕赦從重先王以君子待天下

石林葉氏曰司寇所掌者刑禁而以治寇爲主刑有 王制

原記等 說一人卷四十六

土

訟不決棄於囹圄則為獄以曲直言於公則爲於訊 典而或失其平則言正罪有辟而或失其情則言明 基吏 饮食大夫可也三 訊萬民欲其國人可也書曰 其可殺可刑則為刺一訊羣臣欲其左右可也再趴 **其辭簡偽則其辭煩簡而誠則聽之所以嚴其威而** 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字正于五刑蓋人誠則 不可犯也故亦曰有旨無簡不聽為其僞也至其罪

近北く公之中有恕矣

心 疑惟輕也見司窓體天子德意而時存哀矜勿喜之 **刺是慎於聽之時附輕赦重是愼於決之頃總之罪** 辟則以八辟聽之也必三刺凯蓮臣訊羣吏訊萬民 辟有親故賢能功貴勤賓之八者明之使必當情凡 **旬是司寇之職平** 者俾於刑辟分之蓋犯在五刑則以五刑聽犯在 恕 **則聽時有公忽之心三刺見公有旨以下見公中有 聚於囹圄爲獄者俾於刑辟決之曲直言於公爲訟** 只是一箇愼平昔正明是愼於聽之先臨時三 **夫刑有量劓剕宫大辟之五者正之使無偏枉 時擬議以聽如** 此此有盡法意下 圭

禮記 訴說 **米**密士 王制

則又入附於輕罪而出赦其重罪為罪即原擬之罪 發露旨意而無筋聚實迹則可疑矣司寇不輕聽也 也詳之於人極其公矣其所刑者必其無疑者若有

那解玉刑正定刑書群法也明辟修明法律也言於 聽斷於是乃有附赦之法比例無正條曰附從輕謂 **圣庭日訟拘於囹圄曰獄聽猶斷也聽訟而斷其曲** 無簡稍但有發露之微旨無簡聚之實迹則不可輕 三刺諸大夫左右國人皆曰可殺然後殺之也有旨 直有罪當殺者訊之羣臣訊之羣吏訊之萬民是問

而從重所以勸其改過而已矣

新裁此言司空審法以斷刑而必曲盡其法也首二

有可疑則附而從輕所以誘其爲善情有可恕則赦

耳 事可疑而法難雞如附以重罪則過嚴故從輕以防 刑者必減等而赦則不須議滅直指其所應得之罪 輕舍之則人易犯故依律從重放之以明法也蓋入 冤也釋囚曰赦從重謂雖無實而罪狀已著如以爲

輕犯也 新旨旣聽之而又三刺不敢執己見也三刺之後而 有不驟不敢廢公論也不聽之後而有附赦不欲其 纂訂正明二句說得虛指平時講讀律例說所包者

廣下則學聽大辟一件以實之刑即五刑墨劓剕宮

禮記詳說 * 卷四十六

古

體記詳說

《卷四六

大辟是也正是無偏枉意辟下之罪也明是無疑似 實送班不為之聽斷矣筋誠也不聽者直不聽之訓 皆當重典固可殺矣若有發露之群旨而無衡覈之 也蓋下面全不說到八議上 意一說作八議看如親故賢能功貴勤賓之八者非 雜於聽斷者非三刺至末一直說下不可分作公恕 兩平看附放二句重赦句重即原議當刺之罪也罪 有可疑則附 而從輕所以誘其為善情有可恕則赦 三刺之而旨意實迹

統方或辟以八法言義訂駁之是也看來正刑是如

同差重所以勸其改過

非也如何得置之不聽直是不可遽斷陳注難於聽 **罪則赦之二句一意相形說樂訂以不聽爲不聽斷** 而遽殺之有所比附以定其罪從其輕者其所犯重 人之意只是訳問得箇大意而無實據便難於斷罪 旨無簡承三刺說附赦二句承不聽說有旨非謂罪 断說是,有旨無獨如訊盜有首有證而無贓之類 加之劓刑刑辟非截然二事也必三刺承聽字說有 何為墨如何為劇明辟是犯某罪加之墨刑犯某罪 **两胡頻駁不可作筋膏看**

凡制五州必即天論郵罰贈於事

當誅罰者必使罰與事相附麗則至公無私而刑當其 陳注制斷也天論天理也天之理至公而無私斷獄者 體而用之亦至公而無私郵與尤同責也凡有罪責而

罪矣

古之道不即人心即或爲則論或爲倫 鄭注制斷也即就也必即天論言與天意合閔子曰 附也過人罰人當各附於其事不可假他以喜怒 必附本情 孔疏此一條論造制 上天之意論議輕重天意好生又有時以生有時以 即就也論謂論議言制五刑之時必就 五刑須合天意輕重施於刑罰 郵過也麗

붚

怒也 中之埋故鄭云言與天意合 或爲倫倫理也謂就天之倫理即是好生及好殺 殺言論議刑時亦當好生又就天道使生殺得中論 宜附於所犯之事不可離其本事假他別事而爲喜 **罰謂責罰其身歷附也言斷其罪過及責罰其身皆** 郵過也謂斷人罪過

於刑而過又輕於罰矣此止以郵罰爲言者輕且如 簡然後正乎五罰五罰不服然後正乎五過則罰輕 用之也必即天論則取天理以爲之也先王五刑不 嚴陵方氏曰五刑印墨劓剕宮大辟是也制則制而

不备四十六 王制

夫

之法也 此其重可知矣其言以郵罰爲序者亦先輕以明之 也周官所謂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此治五過

此言尤人罰人皆當麗著本罪呂刑云惟時苗民匪 廬陵胡氏曰郵尤也成帝紀云上天見異以顯朕郵

講義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謂五刑五用皆本於天 察于獄之麗

之則任理而不任情也 新裁此言削獄者當備至公意制五刑在即天倫下 也制刑而必即天論則不可私以輕重就天理以論

> 下文父子君臣之屬蓋刑以弼教天倫爲重也此說 **地在至公無私上說所謂天討有罪也一說天論如 纂**訂必即二句串說必字緊貫下句 事是五刑之罪所由制罰與事歷便是即天倫矣 輕事重而罰亦重蓋罰與事相附麗也郵罰即五刑 下犯歷是相附歷即相稱相當之謂如事輕而罰亦 至公而無私也郵與尤責同此字輕罰自上施事自 句刑當其罪正是卽天倫處卽天倫則爲循至公矣 天倫天理也卽者與之合意天之理漏善禍淫栽培 傾覆一至公而已凡制斷五刑之獄者體而用之一 天倫郎天理

灩記詳說

卷四共 汪制

士

與下節有情郵罰兩字不平

推詳定之也 解不如竟作論字看蓋奉一天之至公無私者而商 說約天論論字注訓倫字倫字又訓作理字似多轉

以論郵二字連讀尤妄 作倫字看從之可也或作議論說者不必從那京 接注疏謂就天意上議論而亦有天倫之說際注 人欠明陳注謂有罪責當該罰是串看可從罰必麗 郵影舊作兩平謂尤人罰 Щ

凡聽五冊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

於事則無枉濫而合天理矣

野恵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聪明致其忠愛以 地注父為子隱子為父隱而直在其中者以其有父子 之親也刑亂國用重典以其無君臣之義也推類可以 類其餘爾所以權之何如耳父子君臣人倫之重者故 特舉以言之亦承上交天倫之意所犯雖同而有輕重 河以盡得其情也氾猶廣也其或在所可疑則泛然而 而察之於辭色之間忠愛惻怛而體之於言意之表庶 可以盡得其情也氾猶廣也其或在所可疑則泛然而 產前之眾見焉眾人其謂可疑則有之矣比猶例也小 於深之殊者不可聚議也故別之所謂權也明視聰聽 可以盡得其情也氾猶廣也其或在所可疑則泛然而 於深之殊者不可聚議也故別之所謂權也明視聰聽 可以盡得其情也氾猶廣也其或在所可疑則泛然而 於深之來者不可聚議也故別之所謂權也明視聰聽

也有有外罪之比大者有大罪之比察而成之無往非公

善惡使不相亂 謂點獄之人盡悉已之聰明尋其題雖屬刑禁而非其本惡故聽訟者本其宿情立其愚義為平量之恕而免故 意謂思念也聽訟者以盡意思念論量罪之輕重次序不有越濫也 謂以盡意思念論量罪之輕重次序不有越濫也 謂於強力 意思念也聽訟者 以盡意思念論量罪之輕重次序不有越濫也 謂於強力 意思念也淺深謂俱有罪本心有善藥注權平也 意思念也淺深謂俱有罪本心有善

事之根本又致其忠恕仁愛不使嚴酷枉濫以盡犯 电光谱法 輕重之例以成於事 地口若疑彼罪而不能断決當廣與眾庶共論決之 也眾疑赦之者若眾人疑惑則當放赦之故書云與 也眾疑赦之者若眾人疑惑則當放赦之故書云與 技舊法輕重之例以成於事 接舊法輕重之例以成於事

刑罰之疑有赦是也與眾某之呂刑所謂與眾其之呂刑所謂

情者其可以無測平亦在平測之而已事非有感無 時者其可以無測平亦在平測之而已事非有感無 是豈足以爲法之經哉其或於親有所原於義有所 是豈足以爲法之經哉其或於親有所原於義有所 是豈足以爲法之經哉其或於親有所原於義有所 是豈足以爲法之經哉其或於親有所原於義有所 是豈足以爲法之經哉其或於親有所不敢及一皆如 一一於敬則刑有所不敢及一皆如 一一於敬則刑有所不敢及一皆如 嚴陵方氏曰父子之親本乎情故曰原君臣之義錯

言附也呂刑所謂上下比罪是矣其序則首言權之無遺矣悉其ை則所見者無遺矣悉其ை則所見者無遺矣致其愛則不忍之至矣若是則育不盡於刑之至矣致其愛則不忍之至矣若是則有不盡於刑之至矣致其愛則不忍之至矣若是則有不盡於刑之不以偏愛可有所釋必察其罪之在大辟則比於人辟以成其職則所聽者以司可疑則資之於眾也眾疑赦之者又不以偏愛所有所釋必察其罪之在大辟則比於人辟以成其職則所聽者以司可疑則於以意生乎有感故也情非用誠不所用論故曰意論以意生乎有感故也情非用誠不

新以見先王之用刑非以為常也然事情不可以無 全記事说 《卷四十六·王制 一

辨故繼言以別之別之則理無遺矣故繼言以盡之

之則爲仁故原之則以重本尊之則爲義故立之則石林葉氏曰父爲子隱親之也臣爲君隱尊之也親盡之則狱可以決矣故言以成之終焉

者所施不同要其刑罰明辨而不失此所謂別之也。序則有理故意以論之量則有制故慎以測之此四則其序也罪有淺深深者刑重淺者刑輕則其量也者乃所以爲權也刑所施有輕重輕下服而重上服以正名二者於理爲可而於罪則不可量輕重而行

得其隱伏之衷或淺或深其量自適中也悉聰明謂

亦或有關於威的於辯不得盡辭者必推否不忍不

竭耳目之力聰以聽辭之遁出明以觀色之慙沮然

職明則應獄訟者也忠愛則断獄訟者也聰明近智 職所則應獄訟者也忠愛近仁推而及之在人故聰明言 本忠愛言致智則得其情仁則哀於而勿喜聽断獄 本忠愛言致智則得其情仁則哀於而勿喜聽斷獄 本に変言致智則得其情仁則哀於而勿喜聽斷獄 本に変言致智則得其情仁則哀於而勿喜聽斷獄 神義父子之親若周官講親之辟是也君臣之義若 周官議賢之辟是也

施記詳設 巻四十六 王制推共情君臣主義立者植其分權謂輕重不定之別が解五刑之獄謂犯五刑者之訟辭父子主親原者

有似淺實深似深實淺者忽略則混同必審慎推測有似淺實深似深實淺者忽略則混同必審慎推測者而得罪比常加倍蓋臣與君難論曲直又當權其者而得罪比常加倍蓋臣與君難論曲直又當權其情於的其當或為親而蒙罪雖重可輕或爲忍於親而犯

明法也 望赦必察其所應得之罪比以成之如小罪則按小 將自明若眾人皆疑則眞謂之疑獄矣如是而後赦 **溽敝之可也而人不知所犯何罪則赦者輕犯犯者** 辟以成其罪而赦其所爲小辟大罪則按大辟以成 凝滯之情如是庶無凝獄乎而猶或有疑者不敢送 其罪而赦其所爲大辟赦之所以釋疑而成之所以 **恣意断之於獨也氾廣也寬容舒徐以俟公論定疑** 救之心以致吾忠實惠愛之意使彼得盡吐其隱依

新裁此總許古人聽訟極公之意以注末無往非公

卷四大

重

以住的一情字重香蓋親義情也情有輕重核深極 所以然處情便包得事不可不知 老面其輕重沒沒也別之固所爲權盡之則權到極 **学者權其情以定罪也別其罪之大小是權也盡之** 多為此二者聽訟的把這兩件大倫理作箇斯案而 妙用在一心不遠律例亦不拘律例者也蓋法律是 處了然本文原有事與情而此只重情者情是事的 四字作主首句作冒在盡之截上屬権兒藥之詳下 屬赦見行之恕細設當以父子君臣作目蓋人犯罪 權者出人變化

死的所以要圓活的人心去變化他方能極盡人情

之稱物而低昂得其當也權之如何如不忘親義者 必原之義主斷制必立之於以權其罪之大小若權 必察大小之比直至明見淵魚而後成赦刑官如此 以度也悉則心無遺致則心已極後變赦的地步又 字悉字教字權由心運意論以心比心也慎例小心 而犯法者有悖父子君臣親義而犯法者親主慈愛 東大於父子君臣親義二端人有爲父子君臣親義 先王聽訟旣即天倫以立法尤因人倫以行權人倫 用心尚於人心有未得處只是哀矜勿喜之心

追飾說聽訟者極盡自己的心看本文權字意字愼

雁記詳說

也如此可謂權矣猶未也人之情有隱於微而未易 事為輕別情爲淺果悖親義者事為重則情爲深以 **知者必明視聴聽察之於辭色之閒悉其聴 徐分量於以別之使輕重幾深判爲二物不容隱淆 整聰明則人不敢欺忠愛則人不忍欺故於以盡比** 致其愛則不忍之至於以盡得其輕重淺深之實也 於出愛惻怛體之於言意之表致其忠則不欺之至 無遺悉其明則所見無遺有惕於威而不能自達者 已意論辨其事之輕重次序詳慎以測度其情之淺 事之情也日盡其情則事在其中矣既別又盡權問 《卷四十六 王制 別所聽

小旗赦之察罪之大者比之於大而成一大獄赦之 有餘法哉權之而情無可疑訟斯決矣猶未也萬」 之恕而猶不敢苟也權之所謂公也公心以行其權 有旨無簡而可疑者則泛然席詢眾見眾人其以爲 蓋放其原犯之重罪而入一輕罪以成獄也是雖行 可疑則赦之矣然必察罪之小者比之於小而成 權之所以曲而盡也

尼部部 木卷四十 事所以補別之之不足所謂權之本也 獨如匡章以責善見还孟子不以爲不孝證父接主 言權之且虚別之正權之之實盡之又別之之時 王剣 原父子之

爲聖人是也 反不討賊春秋以爲無君揚武放伐伊尹遷桐不失 孔子不以爲直是也立君臣之義如趙盾亡不越境

說約說五刑之訟開口便說父子之親君臣之義蓋 古承忠臣孝子含冤就戮負屈不伸者儘多故聖王 者與不忠不孝者迥別也然非設身處地竭吾忠孝 每於此兢兢致愼曰別之者正欲別此等過忠過多 之思迎彼忠孝則千古來如泣如訴欲割欲殺光景 尚未必剖露故又說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此

沁觜

部洗冤錄看

簡明是眾疑赦之之意但前專言大辟此兼言五刑 以成之不疑字似硬入不如從售說 立文案存照也時講或謂疑者赦之不疑者乃察比 所犯應何罪而乃以其疑而赦之成謂成結猶今之 重淺深似不必黏定父子君臣說意論以我意論之 按天倫有五父子君臣其大者故舉以爲言下文輕 盡其情眾疑放之非糊塗了事必察比以成其辭謂 亦可說得通輕重屬事淺深屬情重情遊故下只云 本是三層子意盡之一層尤要緊而時講以罷之貫 也那京山謂論訟耆之意未免倒置權之別之盡之 前節有旨 重

記譯說

茜

卷四六

王制

故云祭小大之比 陳注刑亂國用重典以其無

臣之義不甚分晓

大司宠職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成斌辭史以獄戍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戍告於 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又然後制刑之棘木之下大司渡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

謂行刑之時天子猶欲以此三者免其罪也自下而上 又當作宥周禮一省日不識再看日過失三宥日遺忘 史學文書者正士師之劉總察也棘不外朝之即位也 陳注成獄辭者謂治獄者責取犯者之言辭已成定也

威無異說而天子豬必三賽而後有司行刑者在君爲

愛下之 仁在 臣有守法之義 也

失三省日遺忘 與司寇及正共平之重刑也周禮王欲免之乃命公 鄭注史司寇東也正於周鄉師之屬 會其期 **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焉** 屬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職聽於朝司寇 聽之朝王之外朝也左九棘孤卿大头位焉石九棘 又當作宥宥寬也一宥日不識再宥日過 王使三公復 周禮鄉 部

史以獄成告於正者史司寇吏也正獄之正也吏以 孔疏成獄辭者謂獄吏初責髮罪人之辭已成定也 王伽

禮記詳說

卷四六

美

又聽察也 **公參聽之王旣得司寇之告成辭而刑碍不可謬妄** 胸在朝槐棘之下聽獄訟成以告於王也 又聽察於賴木之下謂王之外朝也 列獄成之辭告於大司寇也 成聯告於正也 正以微成告於大司寇者正聽已竟又 正聽之者正得吏告罪成之解而 大司寇得正之告而 大司 寇與公 王命三

故王又命三公與司寇及正更共參準聽之也

圣参聽得其情實以似成節以告於王也

三三事

也又當爲皆有寬也王得三公之告則以三事命覧

犯罪之人故知聽於外朝也云左九棘至三及位焉 槐三公位焉州長眾庶在其後鄭云棘取赤心而 刺槐之言懷也懷來人於此鄭康成以爲此外朝 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更在其後面一 **皆朝士職亥故其職云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 法一云左嘉石正確民馬右肺石莲窮民馬雅民則是 **清殊異共應死刑之罪別爲簿書而要之鄭云要之 縣土廠文云異其死刑之罪者鄭云異謂殊其文書** 云司寇聽之朝王之外朝也者按朝士職掌外朝之 為其罪法之要辭如今劾奏卽是因之狀辯爲要狀

禮記詳說 *** 卷四十六** 芼

王制

甲而殺之者過失者若舉刃欲斫伐而軼中人者遇 實原成三部審也不審若仇讎當報甲見乙誠以爲 在泉門內庫門之外 然後制用 忘若別惟薄忘有在焉而以兵矢投射之王恐有此 三事致罪故令以三事宥之若不當三事故造罪者 此一 宥以下是周禮司刺女

嚴陵方氏曰成獄辭謂訊獄之辭已成而不可變也 史者以掌官書故也正之聽也特於獄而已至於大 則非謂無簡矣故史得以獄成告於正也獄辭始於 司寇之聽也則又於朝焉聽之於朝而獄之辭又成

之也

14

慮鄉師之屬至職聽於朝是鄉士及遂士

剎治之固可矣然以三又之法原之或在所赦焉故 也君子之盐心尤見於此 三又然後制刑也可以制刑矣而又對之故謂之又 私焉故王又命三公参瞻之以合乎必議也三公参 司寇特刑官之長而已專以一官之雖循處不能無 矣故可以告之於王然而獄正特刑官之屬而已大 **戁之而獄之辭叉成矣於是又告於王若是則以五**

換而貴乎寬有司以法守而貴爭嚴寬則天下之所 長樂陳氏曰正周官鄉士之類是也史鄉士史十有 二人之類是也王必三者然後有司制刑者王以道

記訴說上 不卷四十 王制

天

樂嚴則天下之所畏

之辞告正正據辭決罪也棟木外朝左植九棘爲公 卿之位又當作宥爾刑王命三宥一不識二過失三 而誅暴者司寇之法也 遺忘以此免之不可而後行刑蓋好生者天子之仁 宋寧文書獄吏也正聽訟之官士師之勵史錄犯者 **郝解疑者旣赦無疑者成獄矣辭調犯者所對之辭**

來成字亦重辭一成便不可再動而所關繫豈小謊

有從辨此

記書說 **老田十六**

總約此總見刑之當慎處成獄辭成字頭上節成字

王制

有司行刑在君爲愛下之仁在臣有守法之義山

無遠議是調至公宜可以制刑矣然猶必三宵而

則辭又成矣於是告於王王又處夫一官專聽不能

縣私也乃命三公參聽之而許又成矣自下達上成

又成矣於是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於陳木之下

已成定矣於是史書之以告於鄉士鄉土聽之則辭

舞訂次節承上文言獄之無疑者責取犯者之言辭

不同取犯者言辭已定則獄成

可冠以上是專一官之職三公是兼職

大之比便是不疑而以此成即上交成字其說不可 三聽三叉而後刑詳慎之至

被說此節不疑主刑說分看為是或以上節察其小

赦之此謂不疑者成其辭宜行刑也

上節疑獄主

按此成字與上節成字不同上謂疑獄亦有成案而

凡作刑罰輕無赦

熊犯也惟其當刑必用輕且不被而況於重者乎故君 陳注焉氏曰此言立法制刑之意雖輕無赦所以使√

皆主覆掛說是羅其人非聽其辭也成獄辭與獄成

聽樣之公王三叉而後行刑是用刑之謹此三聽字 新裁正聽之司鬼歌之三公参聽之而後告於王是

子不容不盡心焉

鄭社法雖輕不赦之爲人易犯

不赦也若輕者輒赦則犯者眾也故書云刑故無小 孔疏此交起例故云凡作刑罰也此非疑獄故雖輕

雖輕不赦之爲人易犯也

延平周氏日書日宥過無大刑故無小蓋刑罰者所

以防其故者也故雖輕亦在所不赦

也上是先王制刑之嚴下是君子用刑之慎相蒙着 新裁二節原制刑之意極其嚴而因推用刑之當實

惟其嚴故當致其愼也夫有無赦之法以禁於未然

而無冤與

《参里六 王制

禮記詳說

旱

之前有盡心之道以懲於已然之後此民所以難犯

新旨輕無赦以立法言正為盡心張本

刑者例也例者成也一 陳注疏日例是形體 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 馬氏日刑之所以爲刑者猶人

君子無所不盡其心至於用刑則尤慎爲者也 成人辭之所成則刑有所加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爲 之有例也 一辭不具不足以為刑一體不備不足以為

鄭注變更也

孔疏此說刑之不可豪改故云刑者例也上刑是刑

只是要透箇城字以嚴下女云耳 之斷者不可續死者不可生故云不可變故君子盡 長樂陳氏曰蓋無赦則民不至於犯罪盡心則吏不 心以聽刑焉則上悉其聰明致其忠爱是也 新뷿此推君子 所以用刑當慎之意首四句 兩選下 至於濫刑有無赦之失以禁於未然之前有盡心之 之例是人之成就容貌容貌一成之後若以刀鋸擊 罰之奸卞例是無體之例訓此刑罰之刑以爲例體 之例言刑罰之刑加人例體又云例者成也言例體 王制 夫刑者何也眾 至

輝記詳論

《卷四十六

刑君子於獄離未成之先必盡心聽訟權之別之盡 特獄酔未成耳辭一成則刑之加也不可變矣故用 言之可見刑之得名其取義惟在於成矣夫可變者 辭皆具獨人之百體皆具也是刑有例之義焉總

之盡心的 成指辭說不可變指加刑說盡心句極重歐陽公三 **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俱無憾也此方是君子** 新目例也著形體設例者成也是原刑猶例之義

之以成其辭而使刑之當也

縣訂州之爲言何也先取犯者之辭猶人之形體也

禮記許說 心記詳說卷四十六終 其不可變也 成則死者不可復生小辟刑成則斷者不可復賴此 犯罪者的心都曲盡而無遺方叫做简盡心大辟刑 聰明致忠愛是以盡之蓋君子不特盡心於辭直弁 盡心於論斷之時設益心印前凡制五用市節然悉 致忠愛爲盡者只頂盡字說覺截 心有以上女權之別之盡之爲盡者有專以悉聰明 出不可變下補用刑意所以用故字接下不可不盡 按頒成二意本要說成字義不明故著例字一層觀 例之為言又何也辭旣具則成 八也其辭一成則刑必加而不可復變君子安得不 (後四天 王制 Hi 福 ٨ 開體具 董 111

禮記詳說卷四十七

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王制

物更改制度或挾異端邪道以罔惑於人皆足以亂政 陳注剖析言辭破壞法律所謂舞女弄法者必變亂名

故在所當稅

鱼物之名更造法度左道若巫蠱及俗禁 鄭注析言破律巧賣法合者也亂名改作謂變易官

孔疏虚云左道謂邪道地道尊右右為貴被漢書云

王制

爬記講說——卷 程七

右賢左愚右貴左賤故正道爲石不正道爲左若巫 +

器皿巫行邪術損壞於人俗禁者若前漢張竦行辟 反支後漢書郭躬傳有陳伯子者出辟往亡入辟歸 **靈及俗禁者拔漢書武帝時江充埋桐人於太子官 蠱者損壞之名故左傅云 皿蟲為點是蟲食**

失其實改作則反其常若是者皆執左道以亂政也 嚴峻方氏曰析言則離於理破律則壞於法亂名則 忌是也

石林、葉氏、日先王盛時道徳一於天下言而有法則

疑於眾而於國政亦亂之也 可逃離抗其言則爲無法事 作則爲敗事執左道而不順於理則爲逆凡此非特 正其名則事成亂名改

避必左易日師左次不正相値日左 莫惡於亂政析文字以壞律令亂名器以改制度挾 以眾爲基國以眾立眾以政齊故鴯莫大於疑眾害 **郝解承上而言先王所以制刑之本意國以政爲紀** 邪說以叛正道三者皆亂政之事左道獨言旁歧凡

常刑此合下二條則言亂政疑眾之誅在常刑之外 無訂獄之聽也貴順也然亦有不必聽者上交皆言

記辞說 卷甲七 王制

其事者也論其罪雖未至於可殺究其實則疊民心 者亂政多出於在上者之所為所謂發於其 、政害於

甚矣故不聽而殺之先王防微嚴矣哉

項亂政總承三項析言是竄改字句之意猶云折毀 按析言破律是一項亂名改作是一項執左道是

折毁文字以破壞法律下句饭

此四誅者不以聽而博順非而澤以疑眾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不達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眾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學是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眾殺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

陳注淫聲非先王之樂也異服非先王之服也奇技奇

器如偃 行雖偽而堅不可攻所言雖偽而辯不可屈如白馬非 之休咎皆足以使人感於見聞而遠悖禮法故能政者 不可明也 疑其為是也至於假託鬼神之禍福時日之吉凶卜签 非交過也所行雖非而善於文飾其言滑澤無滯眾皆 白之類所學雖非正道而涉獵甚廣則亦難於窮語廳 疑眾者三皆決然殺之不復審聽亦為其害大而辭 師 舞木之類書云紂作奇技怪 巧 以悅 婦人所

奇器者公輸般請以機定 鄭注汪聲鄉衞之屬也異服若聚鶴冠瓊升也奇技 皆謂虚華捷給無誠義

應能群說 《卷四十七

王制

爲其爲害大而辭不可習 个時持喪葬築蓋嫁娶卜數文書使民倍禮違

制

业

聚鷸冠瓊弁者按僖二十四年左傳云鄭子臧好聚 亂世之音桑閒濮上之音亡國之音是也云異服若 聲云之屬者則桑閒濮上之音故樂記云鄭衛之音 孔疏淫聲鄭衞之屬者以鄭衞多淫風故鄭衞爲淫

僖二十八年左傳云初楚子玉自為瓊弁玉纓服虔 鶴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殺之於陳宋之閒瓊弁者

注云謂馬飾云若公輸般請以機穵者指其人巧謂

之奇技指其機乏謂之奇器故奇技奇器總謂般也

誠也 史記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之類是也 從非達之事而能光澤文飾以髮於冢如此者數據 博者謂習學非逸之書而叉廣博順非而譯者謂順 於鬼神時日卜筮者謂假託鬼神假託時日假託卜 習爲習非是虛華辯博而擇是捷給不可依用是無 偽而辯者謂言談偽事辭理明辯不可屈止學非而 筮以疑於眾鬼神時日卜筮共有假文 謂今時之 八持執此喪葬築蓋嫁娶卜數之文書以惠於眾妄 行偽而堅者行此詐偽而守之堅固不肯變改言 妄陳邪術恐懼於人假託吉凶以求財羽假

禮記詳說 卷四七 王制

四

嚴陵方氏曰奇技足以蕩人之心奇器足以喪人之 志所學者非則道失其正矣況至於澤而及人乎假 陳嗣福浪說妖祥築謂垣牆蓋謂舍宇 於鬼神則以禍福而惑人者也假於時日則以災群 俟嗣何官之有今君分之土而官之是左之也是則 於道逆而不便也國語士為日太子君之貳也恭以 足以亂政亦足以疑眾矣故亦在所殺也左道者以 而惡人者也假於卜筮則以吉凶而惡人者也雖不 亦左乎是則左以言其不便也 左以言其逆也春秋南遗日家鄉無路介卿以葬不

> 以聽雖然言行以偽學順而非皆所自爲而刑必誅 君子力排之也 道學非也疑於智順非也疑於仁皆足以舊世亂俗 言之翔疑眾則入亂民之刑皆所必誅而無赦故不 此所以楊氏爲我墨氏兼愛陳仲子之廉尾生之信 而無赦不已甚乎蓋其行堅也疑於德言辯也疑於 害政而人之視聽不得自信亦疑之也亂政則入造 則爲非鬼神時日卜筮不以實告則爲假凡此雖非

石林葉氏曰聲不正則淫服不同則異技也器也不

合法度則爲奇言行不比先王則爲偽學不順其是

禮記詳說

一卷四七 王制

心甚矣故不聽而殺之聖人防微之意也 金華印氏日論其罪雖未至於可殺究其實則 玉

此以定眾志而奸人反假此以疑眾志凡此四誅者 貌假鬼神者巫術业假時日者星術也古之聖人用 不復審聽決殺者也蓋罪有傷心之害刑有誅心之 龍蘇索張儀之蜚順非文過也澤光滑也彌耀滅跡 居之似忠信自以爲是者也言偽而辯如鄭衍公孫 **郝解行偽而堅即子云色取行違居之不疑孟子云**

法王者所以,

一道德同風俗而著爲律令正爲此耳

攝魯司寇七日而誅聞人少正卯正以其學非而博 自信之篤辯與澤卻自知其非但以巧欺人耳孔子 之外者先王防微之意也又云堅是堅執以爲是耐 新旨上文皆言常刑此言亂政疑眾之誅皆在常賴 先王正道而廣博自多順以遂己之非而言多滑澤 所行者偽而堅不可破所言者偽而辯不可詰學非 雪龍異之服奇変之技奇巧之器以疑 獸眾心者殺 制作執異端左道以亂天朝之政者發作爲淫邪之 凡夫剖析言辭破壞法律混亂名字更改

履 記样說 以此疑惑眾心者機假於人鬼天神之妖時日之書 卷四七 六

而决也 此四誅者卽刑之於市不在聽斷之科此罰不踰時 **卜筮之斷以疑惑眾心者殺夫亂政者一疑眾者**]

誅淫聲異服是兩項奇技奇器似難分以人之奇技 按此節三段皆疑眾而與上亂政者同誅故總言四 其巧而爲無用之物也行僞四句兩僞兩非相配說 作爲奇器或曰器猶有用但作爲新奇若奇技則是 失也澤只是口頭光滑之意假鬼神時日卜筮假字 偽字同是虚字兩非字不同上謂非正道下謂有過 貫三項鬼神爲巫家時日爲陰陽家卜筮聖人所不

> 廢然 決言必殺之意非全不詳審也 此為行術數者言故亦以為疑眾也不聽只是

凡執禁以齊眾不赦過

不齊也若先示之以赦過之令則人將輕於犯禁矣豈 陳注立法有典司刑有官雖過失不赦所以齊眾人之

能 齊 之 乎

嚴陵方氏日禁之所在不可達也故以執言也周官 近則徇之使聞遠則懸之使觀在上待之爲已盡在 土師掌國之五禁皆以木鐸徇於朝書而懸於門間 鄭注亦爲人將易犯

麗記詳說 下習之爲已外如是而猶犯之宜其不赦矣 卷四七 七

王制

李氏 曰執禁者持成法以有待也持之以法故曰執

待其未然故曰禁雖過不赦欲民真敢不慎也 石林葉氏日以合示於眾而使之避者禁也一弛其

禁而赦之則犯者必多故不赦過

郝解過雖可赦當其執禁而赦則法不信況已禁又 犯不可言過矣故不赦此四殺十四事皆所謂執禁

不赦者也

新裁首一節司刑之事中四節司市之事未一 關之事異眾二句亦司關之事故并及之執禁謂執 節司

處此節是簡冒頭不可以舊說以此節爲司刑之事 下四節為司市之事 市乃貨之所聚人之所歸爭利既多其亂易生也 合恐人易犯也可禁之事多矣而獨學市禁為言者 防奸虐夫民之不齊也凡執此禁令而懸以示民者 新旨執禁禁內包下四禁在內下四禁皆所以齊聚 不法不偷不做不仁之禁不赦過不先示以赦過之 不敢觸禁而輕犯此先王意也 正以齊取人之不齊馬然不先示以赦過之條令人 聖王執刑以豫惡又設禁以

按此節下女之冒起下不承上或兼上文四极非也

見記詳說 一卷里七

八

有主璧金璋不粥於市命服命車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 上是刑此是禁

粥於市犧牲不粥於市戎器不粥於市

陳拄方氏日此所以禁民之不敬金璋以金飾之考工 記大璋中璋黃金勺青金外者是矣

孔疏言主璧金璋及犧牲戎器皆是匈貴所合蓄之 鄭注尊物非民所宜有戎器軍器也粥賣的

嚴陵方氏日以言圭璧金璋則琥璜之類可知命服 物非民所宜有防民之僭偽也軍器防民之賊亂也

謂君所命之服若再命受衣服者是矣命車謂君所

禁故也餘見 命之車若三命受車馬者是矣戎器不粥而兵車之 中度則得粥之者以上乘出車風而兵車之粥不可

用非下之所宜有故皆不粥於市 之祭祀所用也戎器上之所以禦患也凡此皆上所 之所實也命服命車上之所用也宗廟之器犧牲上 明分而貴賤異勢其用不可無差等故主璧金璋上 無交易而退者先王日中之市也先王之爲政在於 馬氏曰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以其所有易其所

新旨此四節正執禁以齊眾之實蓋禁於未然則必

履記辭說 · 卷四十七 九

歸爭利旣多其亂易生也故必嚴為之禁焉主璧金 不至犯乎刑辟矣 先王以市乃貨之所聚人之所

之不粥於市宗廟之器如母養選豆之屬神靈所憑 **瑾重器也禁之不粥於市命服命車天朝所命也祭**

不敬而防其褻也

戎器以待不虞禁之不粥於市凡此者所以禁民之

也禁之不粥於市犧牲爲祭祀之用禁之不粥於市

按此節所言皆非常用之物以防僭亂故屬禁民不

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廳

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

縷多寡之數也布幅廣二尺二寸帛廣二尺四寸 陳挂此所以禁民之不法用器人生日用之器也數升

鄭注凡以其不可用也用器弓矢耒耜飲食器也度

丈尺也數升總多少

者則不得粥也 孔疏此經之物若其合法度則得粥之其不合法度 **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之類是也 寸為尺鄭注四當為三則帛廣二尺四寸用器弓矢 二寸帛則未聞鄭注周禮引逸巡守禮幅廣四尺八 布帛精疊者若朝服之布十五升 廣狹者布廣二尺

體記許哉

卷四十七 王制

+

耒耜飲食器者既夕禮文既夕敦村之屬即飲食器

類孔子惡紫之奪朱則姦色固能亂正色以其不正 嚴陵方氏日姦色謂若紅紫之類正色謂若玄黃之

足以生姦也 有所禁故不中度不中數不中量皆不粥於市 馬氏日先王之為政在於度量而度量不一則先王

梁日其不言有不使麟不恆於中國也金在璋上著 金亦器若金敦之類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則兵車 陰陸氏曰圭璧金璋言有以下諸物不常有也穀

> 粥於市好邪之色亂五方之正色禁之不粥於市凡 多寡之數幅之廣與狹而不中夫長短之量禁之不 中夫法度禁之不粥於市布帛各有精蟲而不中夫 新旨用器而不中夫法度禁之不粥於市兵車而不 中度粥於市也周官質人掌成市之兵器然 此者皆以禁民之不法而守其度也 不粥於市為有戎器者也非戎器不粥於市 戏器

按此節所言皆常用之物但以不合法不合粥故! 禁民不迭 云不中數其廣狹各有尺寸量之兩尺寸不合故云 精麤廣狹俱言布帛古布帛論升數故

禮記詳說

卷四十七

王制

之色也人情喜新發色最足亂正色此句是顏色不 不中量令人裁布猶云量茲字與正字相反謂不 正

錦女珠玉成器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 陳注此所以禁民之不儉

合法故與上例言

鄭注不示民以晉與貧也成猶善也

孔疏錦衣珠玉成器衣服等不粥者不示民以奢飲

食不粥者不示民以貧此衣服飲食與珠玉蓮文據 華美者不得粥之恐民食若尋常飲食則得粥之不

得羣聚耳故周禮司虣云禁屬遊飲食於市者是也

土

義非也 記全飾璋也皇氏以爲用金爲印璋拔定本瑭字從 華麗之物富人合有但不得聚之過多故云不說於 有謂金不合有以其名位卑故也此錦文珠王等是 玉圭璧之類也且周時稱印日璽未有稱琦皇氏之 市不示民以奢也前交圭璧金璋各是一物即考工 經主 壁金璋之等是貴者之器故注云非民所宜

言文則章可知珠玉未成器而得粥於市者以用之 嚴陵方氏曰錫交猶月令之言交續言錦則織可知 以為器然後見其為奢也衣服飲食人之所日用者

《卷四十七

王制

主

不可不粥此亦禁其奢靡者而 己

色亂正色錦文珠玉成器衣服飲食皆不粥於市所 馬氏曰先王於爲政害者使之亡靡者使之微故茲

以去其靡也

郝解錦交珠玉成以爲器禁奢靡也衣服飲食民各

自力作不以市防民情也

纂訂成器 雙承民之相保 蘇餘惟是敦樸而已以此

成器則終歲力耕於交組不累寸終日力作於雕鏤 禮司蘇禁屬遊飲食於市是也 不盈握咒招摇於市也飲食衣服須自縫蟲烹飪周

> 新旨以至錦繡之文珠玉之美已成之器禁之不懈 於市已造之衣服已調之飲食禁之不粥於市凡此 者所以禁民之不儉而杜其奢也

於家則人貪取之亦奢之類皆不合粥所以爲禁民 按以錦文珠玉造成器者失之奢衣服飲食市肆美 **尋常飲食之肆市上所不能無以擠人之急**

不得模以不儉論

魚籃不中殺不粥於市 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木不中伐不粥於市禽獸

記詳就 奉四七

王制

主

而使風俗之同也

斯注 物未成不利人

斬陽木仲 夏斬陰木 伐之非時不中用周禮仲尽 殺之非時,不中用月令季冬

孔疏此周禮山虞交鄭注|| 一場木生山南者陰木生

始微周禮春獻覧昼

山北者冬斬腸夏斬陰堅懦調 馬氏日五穀不時果實未熟木不中伐禽獸魚鼈不

中极皆不粥於市所以去其害也

新旨若夫五穀之不時果實之未熟皆能傷 不粥於市木之天者不中伐禁之不粥於市禽獸魚

禁民之不仁而祗其忍也此非先王齊眾意哉 **蟞乙未長不中殺者禁之不粥於市凡此者皆** 所以

纂訂不時不熟等物不中用且傷生育之氣

按此節所言皆不應取而遽取傷生育之氣不合粥

所以禁民之不仁

關執禁以譏禁吳服識是言

言則識之衣服易見故直日禁言語難知故必日識關 陳注劉氏曰凡上文所當禁戒之事雖有司刑司市之 合司關者執禁戒之令以譏察之見異眾則禁之聞異 屬以治之然不有以談察之則犯者眾而獲者寡矣故

履記詳說

卷四七二五制

古

境上門舉關則郊門城門亦在其中矣司徒之屬有司 門司關者皆其職之大略也

鄭柱關境上門譏呵察

孔疏司賜之官執此戒禁之書以譏察出入之人故 云執禁以譏禁此身著異服之人又記識口爲異言

之人防奸偽察非違

虚其足以滅眾視識異言則處其足以或眾聽吊曰 嚴陵方氏日執禁以譏即前關譏而不征禁異服則

識之所以借上之所采而莲之故也識與小子識之

之識同

何也蓋禁之者守關之事也至於誅則在上者之所 医日異服之 在四誅 期不以聽而止於禁之識之

道德不合於一則識異言異服見於用則易知故曰 禁毀言必辨而後審之故曰誰先王一道德以同俗 明刑而析言異服者殺所以誅其已然正法而異言 市故衣服貳而民德不歸於一 市者也至於闊者人所道以出入而其所禁尤歲於 石林葉氏日自圭璧金璋至於禽獸魚鼊皆設禁於 異服者識所以禁其未然 則禁異服議論吳而

禮記詳說

《卷四十七

王制

吳氏萃日司市偽飾之禁在民在商在賈在 盂

世大幸言於市如此此民之所以安分務本而無奢 不敢販工亦不敢造也王制其禁凡十有四先王之 有二而在民尤先於商賈與工者民不敢用則商買 工皆十

那解此節黃識立法之意不赦過非仁人之言易日 赦過青罪書曰音災肆赦子云欲善而民善焉用殺

狸如偽之習也

類矣十四誅誠可禁然必曰不赦則商賈販負之臟 四罪誠可許然必曰殺之則今之為士爲臣者無噍 於市者算矣故立法之意可深思而按法之條不可

盡用

新旨識比禁更謹慎些識比識又精嚴些總是要齊 識異言邪說異端之類非專指異國人言也 於關禁之於關自不至犯之於市也且兼禁異服并 關事故并及之一司關之官執此禁戒之書以識察 察之有犯禁者舉其貨罪其人禁異服識異言皆司 其不齊處 人眾蓋關乃商貨出入之總會禁之於市不若禁之 之屬然關不有以識祭則犯者眾而獲者寡矣故識 纂訂末節司關之事上文不敬不注等禁雖有司 市與有禁矣而關又有識蓋關乃市之

題記辞說 《卷四十七 王制

禁其出入也必如此說方與上意館合禁異服識異 按執禁以機截所以幾上文十有四事不應粥之皆 總會人之出入必議而後可禁也故司關者執 言者識之以異服異言乃亂常之人所必禁也 以識察非常之人焉有說異之服者禁之有奇異之 識如字方氏謂同小子識之之識不 禁令

大史典禮執僧記奉諱惡天子齊戒受諫

言另是一意

陳注周官大史典歷代禮儀之籍國有禮事則豫執筋 策記載所當行之禮儀及所當知之諱,惡如廟諱忌日

> 之類幸而進之天子天子重其事故齊飛以受其所教 部陳獨教部也不言大宗伯者體貌尊惟都相关魔於

華臣奏歲事諫 王酱所改為山 聯注簡記策書也識先王名惡忌日若子卯 **城縣**

為先王之名其實餘諱亦大史奉之故禮邏云天子 先王之名惡謂子卯忌日謂奉進於王以所諱所惡 所掌執此簡記策書率其諱惡之事奉謂進也諱謂 孔疏此一節論大史之官典掌體事圖之得失是其 下交云天子齊戒受諫傷云名終精識之故以盡

定記辞說

丰

王锡

《卷四十十 末

掌道方愿以部辟忌鄭柱云方歷四方言諦所惡息 乙卯日亡已具下植弓疏此惡亦彖綠事故誦訓云 遊諸侯必舍其祖廟不以禮籍入是謂天子壞法亂 百官以此上諫於王天子以其事重故先齊戒而後 王之亡日及子卯故云若子卯紂以甲子日死桀以 **浜諱諸侯之厢父也云惡忌日若子卯者忌日謂先** 紀鄭注云以禮籍入謂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是 以其旅終舊來所施之事或有不便須有改為

長樂劉氏曰此夏殷大史之職主典國之職法凡有

受其諫也

德若天地有大災變三辰失其常度咎徵作於四時 遊都鄙之治正旗年以敍事於官府頹告朝於邦國 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法以逆官府之治掌則以 札蹇刋从四國皆天子之所惡也周官大史掌建邦 俟天譴則牽其惡日於天子所以佐佑一人惕厲修 **雅於太廟則奉其諱若日月有可惡而齊戒恐懼以 大禮大事則執簡記以考正其儀天子行稀** 之忌諱大略皆同也 而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若有事則詔王 給會建

長樂陳氏曰諱則非可言惡則非可為執備記則王 王制

爬記詳說

《卷四十七

大

知所從奉諱惡則王知所辟凡此施於喪祭軍賓會 同之類而已若夫四方之政事與其志則有誦訓傳

道及部辟忌

嚴陵方氏日執簡記即周官大史所謂執書抱法是 也奉諱惡小史所謂詔王之忌諱是也此一言之於 策所記之言也執言執之於此奉言奉之於上八此 大史者以小史為大史之佐故得以兼之簡記謂簡 特用之於行禮之時耳改以典禮言之

說約此言重禮教之事 **亦不作歲終看** 禮事說得廣不專指祭祀

> 儀之典籍若國有行禮之事則豫執節策記載所當 新裁簡記特禮 皆有教詔之義故天子齊戒致敬而受之 忌日之諱惡使天子之行禮得有所辟忌也是二者 行之禮儀使天子之行禮得有所持循也奉其廟諱 惡方入於王心而臨時不錯不誤 而言奉禮字不專指祭祀 儀耳故略 而言執諱惡王事 必清心而受則禮儀諱 大史典歷代禮 也故等

當行所當避者爲是泛言禮事非專指祭說執節一 纂訂大史宗伯之屬此節當作歲終大史進來歲所 句平對正是修職處齊戒受諫四字可味注訓諫

禮記詳說 卷四十七

教部人知言之爲諫而不知禮之爲諫人知批鱗逆 丸

國有禮事得失是其所常豫執簡策以記當行之儀 齊戒可爲萬世納諫者法 豫以誺進而明示得失此非誺之義乎誺而受受而 耳之爲該而不知恭敬奉持之爲該天子當大禮事 大史典歷代禮儀之籍

子則齊戒以受焉

節及所當避之諱惡合而進之天子是以禮諫也天

按注疏以天子受諫句屬下節故其說與陳注不同 舊說簡記二字連今謂執簡以記載不可涵執簡以 記備行禮之用而諱惡即行禮所當避二句相因非

雨事受諫只是受大史之所教當行者如何當避者 如何皆知之 自為一節不必連下質成為一段 此節諸說不一今只依陳注甚簡明

者蓋天子以司會之成降於冢宰必降於冢宰者以

冢宰為天官之長司會則天官之屬故也

司會以處之成質於天子家字齊戒受質

陳注司會冢宰之屬掌治法之財用會計及王與冢宰 而先之冢宰冢宰重其事而齊戒以受其質質者質於 **廢置等事故 歲之將終也質平其一歲之討要於天子** 上而考正其當否也

其計要 鄭注司會家宰之屬掌計要者成計要也質平也不 贊王受之

尼記詳說 卷四七 王制

〒

天子質平也謂奉上女簿聽天子不量之 孔疏司會總主羣官治要故以一歲治要之成質於 宰之屬云成計要也者按周禮注歲計日會月計日 論定也 貳王治事故亦齊戒贊王受羣官所平之事謂其王 要日計日成彼對文耳此則總而言之故云成計要 拨天官司會中大夫二人屬冢宰故云冢 冢宰是

也謂一歲簿書總要成就

之所掌故其質於天子獨先於眾焉冢毕齊戒受質

是矣謂之成以其計要所成之績故也計要正司會

嚴陵方氏日成即周官司會之職以嚴會考歲成者

以月要考月成以歲會考歲成以部王及冢宰則部 **所以質索之成於天子也周官司會以參互考日成** 齊戒受之說者以贊王受之其說蓋非是矣蓋掌 馬氏曰司會以嚴之成質於天子質者質其是非而 臣故百官積日而治詳天子一日列之而已此司會 王者質於天子是也認家宰者冢宰齊戒受質是也 長樂陳氏日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 聽其誅賞也故天子以司會之成降於冢宰冢宰則 圭

記詳說

《卷四十七

王制

成月有要城有會故司會以歲之成實於天子天子 歲之事者冢宰也而司會者冢宰之屬周官曰日有 數質正於天子是家宰所職掌故為王受賢考正其 要日計曰成歲終司會計冢宰所詔王一年財用之 郝解司會冢宰之屬掌則用之數歲計日會月計日 則降於冢宰固其理也

節俱重齊戒受質四字但前二齊戒受下之質也後 新裁三節認論人臣質成之典上下交致其敬也三 齊戒受上之質也按成者一樣之計要質者於

當否也齊戒重其事也

●下之忠勤也後一受受土之公斷也●下之忠勤也後一受受土之公斷也財野百官乃天子庶工上奏天命自己功勞之是官百官一歲之辛勤功績全在質成時見安得不積官百官一歲之辛勤功績全在質成時見安得不積官百官一歲之辛勤功績全在質成時見安得不積●下之忠勤也後一受受土之公斷也

合珍三節一章見考課之典不嚴則殷置之權不立

篡訂廢置主造作說非以爵祿之廢置而言

新旨司會掌則用司廢置其任重矣故於歲之將終

故有處終質成之法只重三箇齊戒受質

斯上達於天子也質於天子必先之冢宰冢室重其事故齊飛以受之必以財用廢置之成質於天子而致其當否焉然將

| 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以其成從質於天子大司徒大司

建記詳稅 卷四十七 王制

子則司徒司馬司空亦齊戒而受之既受之矣此三官各以其計要之成從司會而質於天既受之矣此三官各以其計要之成從司會而質於宰

鄭注大樂正於周宗伯之屬市司市也於周司徒之

鬼流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屬從從於司會也

各質於天子不由司會惟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從書亦司會掌之質於天子所以下女司徒司馬司空問法言之司會總主羣官稱書則司徒司馬司空河開此三官各以其當司成要隨從司會平於天子と孔疏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以其成從價於天子者

畫

質於王 事少文不見耳 樂正及市皆云於周者以此文司會與周禮正 也然此大樂正大司寇及市亦當受屬官之質以其 也者以文承上司會質於天子故知從質者從司會 為司市與周禮不同故以周禮明之云從從於司會 先申帳目樂正司寇司市當司事少即徑從司 司會質於天子者司會總主治要先質於王若今時 不須云於周此大樂正於周是大司樂此市亦於周 上交司會直云冢宰之屬不云於周 同故 此大

嚴陵方氏曰大樂正大司窓市三官雖非冢宰之歸 正制

胞記許說 本卷四十 蓋各以其類受之也大司徒掌邦教敷五典言也而 從可會而已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齊戒受質者是 然以其計要正司馬之所掌故以其成質於天子特

樂正則崇四術立四教焉故樂正之質則司徒受之 馬故司意之質則司馬受之司空掌邦事居四民者 司馬掌邦政統六師者也而司寇則詩奸慝刑暴亂

十有二焉故司市之質則司空受之此非各以其類 也而司市則掌們飾之禁在民在商在賈在工者各

馬氏曰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統於冢宰而非冢安

新旨從謂司會先質三官從司會之後而質之非難

引寇一族之會大司馬當受之司空掌國邑居四民 郝解大樂正與司徒掌教事凡禮樂一處之用大司 徒當受之大司寇掌舧禁與大司馬戎政相逼故大 市國貨之所出三者可謂重矣故從之 會先之大樂正人材之所主大司寇民命之所繫司 延平周氏日司會總一歲之文書故質於天子必司 **賞焉天子則以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之成降於三** 之屬以其職無專達故以其所成從司會以質其誌 官故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則齊戒以受之

體記詳說

其會也

盂

可寇司市也從從司會也司會佐冢岩逆羣吏而總 故司市一族之會大司空當受之三官爲大樂正大 卷四十七 王制 葁

質則大司徒受之司徒掌邦教者也司寇之質則大 必各以類先於三卿三卿亦各以類受之如樂正之 亦於此時以一歲計要從司會之後而質於天子而 司馬受之司馬掌邦政者也司市之質則大司空受 偽者故以三官名之司會於歲於先質成矣此 新裁大樂正敷教化者大司寇刑暴亂者司市 二司空掌邦事者也既受之後斯上達天子矣 三官

集訂以周禮言之司會總主羣官簿書則司徒司馬

魔記訴說 卷四十七 王制

美

宰冢宰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但相沿已久只依文字之獨書亦司會掌之司會雖卑於大樂正等官而可認同爲六卿職異政殊安得與爲一官從司馬與大先之司徒司市掌市先之司空是矣惟大司馬與大先之司徒司市掌市先之司空是矣惟大司馬與大先之司徒司市掌市先之司空是矣惟大司馬與大府乃命其屬入會致事無司寇先質成三官從其後而質之其為誤言無疑即百官節當云百官以其成質於天子然樂正等官而可空稱書亦司會掌之司會雖卑於大樂正等官而可空稱書亦司會掌之司會雖卑於大樂正等官而可空稱書亦司會掌之司會雖卑於大樂正等官而

質於天子先達家宰司徒司馬司空受而後質與注質於天子先達家宰司徒司馬司空受而後質與注則此節亦當云天子降之大司徒司馬司空也然作受其質而與司會無與 前節若依天子降之家宰按從司會之後以其時言各自行事也故下云三卿

合

之成質於天子百官齊戒受質然後休老勞農成歲事制 禮部詳說 卷 四+七 王制 老 国大司空以百官

其每重禮樂之意可見矣已上並劉氏說 石梁玉氏於,即獨不言大宗伯者宗伯禮樂事行則天子六卿皆在無可歲會者惟大樂正教國子及一歲禮樂之費用臣上下莫不齊戒以致其敬者以天功天職不敢忽也臣上下莫不齊戒以致其敬者以天功天職不敢忽也臣上下莫不齊戒以致其敬者以天功天職不敢忽也臣上下莫不齊戒以致其敬者以天功天職不敢忽也以為獨不言大宗伯者宗伯禮樂事行則天子六卿皆為獨不言於自己之事之。

日大史 典 禮以下至制國用此一節與周制異與夏殷

無考

計要也 鄭注百官此三官之屬 受平報也 教養之 斷

戒受質以司徒司馬司空質於天子天子平斷畢當 進其治要仍須各受質屬官親自質於天子百官齊 孔疏其司徒司馬司空總主萬民其事與大雖司會 歲事者斷定計要一歲事成乃制來歲之國用故云 後休老勞農者即十月蜡祭之時飲酒勞農也 須報於下故在下百官齊戒受天子所平之要

爬記辞說 王制

《卷四十七

屬若以殷法言之按曲 制國用也 司徒司馬司空受百官質故云三官之 禮 云司徒司馬司空司寇司 芙

九卿則兼羣官焉但大樂正大司寇司市特自質於 **土若以夏法言之按夏傳司徒司馬司空三官分主**

嚴懷方氏曰百官蓋三官之屬以其職卑而不敢惠 宗伯者以樂正所立之教兼於醴故也然後休老勞 農者蓋物作於春 長於夏娥於秋藏於冬則一 達故必質於三官然後其成得達於天子也獨不及

終固可休之時也帝出乎寢見乎離說乎兌勞乎坎

郝解百官各以成質三官謂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

洋竟 ■ 8四十七 王制 元 元 元 市而老者不可不休百穀飲入之後而農者不可不 即所以計令歲之所入制國用則所以待來歲之所 長樂陳氏曰受質然後休老勞農以其萬物歸根之 下則制其始者本乎上故於歲事日成國用日制 用焉且歲事繫乎天則成其終者存乎人國用出乎 出也前經言量入以爲出故成歲事然後可以制國 之時而休其可休之人於可勞之時而勞其可勞之 則 休之人農之稼穑亦已勤矣是爲可勞之人於可休 人蓋先王所以奉天時而爲政者如是而已成歲事

履記詳說

《卷四十七

秉

事制國用考之周官大樂正者宗伯之所屬大司寇 官齊飛以受之至於百官受質然後休老勞農成歲 成質於三官然後三官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則百 馬氏曰百官者三官之屬而其職亦無專達故以其 受質惟宗伯不與蓋典禮有常無可損益故也 農特性所謂息田夫月合所謂勞農而休息之是也 新安王氏日冢宰司徒司馬司寇司空五官皆齊戒 者六卿之所婦與此不同者蓋周官之言周之禮也 勞休老黨正所謂正齒位籥章所謂息老物是

飲酒之類 制以報於百官百官齊戒受之一歲之給工畢而來 歳之經制復始休老勞農皆歲終民閒之事如蜎祭 二官也三官以百官之成質於王王與三官平定其

字兒質成之後方行此王政之當行者上二句舉恤 成之禮終秉受質之誠以始終立意甚妙總是翠臣 之質成漸以達於君而敬以受其報也此要看然後 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下百官指本節言是始修質 於天子句作主百官達於三官三官達於三卿三卿 新裁此在質於天子截首尾二百官相應上段以質

爬記詳說 卷四十七 王制

羊

民之典有因時愛人意下二句定邦計之宜有因時 量入多寡為出也 歲之八而幽明常典必舉也制國用制來歲之用而 節用意外老免征役也勞農舉蜡祭也成歲事計今

質諸長而不失之徑司徒司馬司空受其質以達其 王事而位則至卑山故於樂正司寇司市因其事以 時行政皆愼行於歲終如此 上而不失之專成旣質矣天子六卿平斷而還報於 下矣百官叉何如而受之亦以質之所在王言所在 至若百官庶府事問

> 之收今歲之所入歲事成矣因地之小大視年之豐 廬人質於可市也百官達之三官三官達之三卿俱 小胥質於大樂正小司馬小司寇質於大司寇廛人 服戎而征役之事可免也由是而勞農則百日之蜡 **予然歲終之事如此由是而休老則不從力政不與** 承其休質成雖有小大而齊戒一矣孰有慢君命者 也受命於君旬受命於天也齊明以禦其處戒慎以 **耗而自有以待來歲之所出圖用備矣 暴訂三百官皆同正相照應百官三官之屬如大胥** 日之澤而終炭之勢斯息也舉五穀之要滅帝籍

履記詳說 老四十七 王制

齊戒以受是始修質成之禮終,秉受質之誠也然後 差

受質上節冢宰受之三卿受之此百官受之蓋上兩 按注三官仍以上節三官言郝京山謂此節三官即 為主時講或云考頻然非考績課更之說前往云廢 後故有上下之分 專達此百官廣言之位卑不能專達故質於三卿而 大司徒司馬司空不敢從然亦似有理 受質在質於天子之先此百官受質在質於天子之 三卿質於天子及天子平斷後各歸其人故云百官 二字重看先質成而後恤民理財以考續之事重也 此三節總言質成之法以財用 上節三官

末云成歲事制國用可見 置以范作為是蓋廢置則 有經費仍 是財用內事觀

陳注養老之體其目有四養三老五與一也子孫死於 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則通前為六叉季春大合樂 四也一歲之間凡七行之飲養陽氣則用春夏食養陰 國事則養其父孤二也養致仕之老三也養庶人之老 天子视學亦養老凡七也 氣則用秋冬四時各一也几大合樂必遂養老謂春入

孔疏此一節論處夏殷周養老不同之事 凡養老

殿記部說 平金中七 王制

養老一歲有七謂四時皆養老故鄭此往凡飲養陽 四是引戸校年養庶人之老熊氏云天子視學之年 子孫爲國難而死王養死者父祖三是養致仕之老 者皇氏云人君養老有四種一 按文王世子云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注云大合樂謂 氣凡食養陰氣陽用春夏陰用秋冬是四時几四也 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預學台灣通前為六叉季春大 合樂天子視學亦養老世子云凡視學必述養老是 一是養三老五更二是

老作富言既代之養也虞真殷三平周別講只是隨

時異尙意

新旨養老提起四代平看總見隨時異尚不可以陰

陽貫說

隨時異尚不分優劣 按四代養老之禮平列為正說其重周者等近代也

有虔民以燕禮

姓用狗其醴亦有二一是燕同姓||是燕異姓也 陳注燕禮者一獻之禮旣畢皆坐而飲酒以至於醉其

飕記詳說 **卷四十七 孔疏有虞氏以燕禮者盧氏云燕禮脫屢升堂崔氏

云燕者殽烝於俎行一獻之禮坐而飲酒以至於

是民以聖禮 有虞氏帝道或大故養老以燕禮

陳注餐禮者體薦而不食爵盈而不飲立而不坐依尊 卑為獻數畢而止然亦有四焉諸侯來朝一也王親戚 及諸侯之臣來聘二也戎狄之君使來三也享宿衛及 者老亦子四也惟宿衛及者老孙子則以酒醉爲度酒

孔或夏后氏以饗禮者崔氏云後則體舊而不食食 盈而不飲依尊卑而爲獻取數畢而已夏誤受禪於

正云

總爲七也

新裁此見禮莫重於養老卽古帝王不能廢意凡養

殷人以食禮 處是三王之首貴尚於禮故義老以饗禮相養敬私

於寢也 夫之類謂之禮食其臣下自與賓客旦夕其食則爲之 陳注食禮背有飯有殺雖設酒而不飲其禮以飯爲主 燕食也餐食醴之正故行之於廟燕以示茲惠故行之 故曰食也然亦有二焉大行人云食醴九舉及公食大

之殷人質素威儀簡少故養老以食醴 孔疏殷人以食禮者崔氏云不飲酒饗大牛以禮食

周人脩而無用之

禮記詳說 《卷四十七 王制

陳注春夏則用虞之燕夏之饗秋冬則用殷之食周尚 **亥故兼用三代之禮也**

鄭注兼用之備陰陽也凡飲養陽氣凡食養陰氣陽

用春夏陰用秋冬

孔疏周人脩而兼用之者謂周人脩三代之禮而兼 用之以養老春夏養老之時用虞氏燕禮夏后氏怨 禮之法若秋冬羨老之時用殷人食禮之法以周極 侯來朝天子饗之則周禮大行人職三上公之禮其 **攻**故兼用三代之法也 皇氏云饗有四種一是諸

發體九獻是也其牲則體為體薦則房烝故春秋宣

須禮隆但示慈惠故並得飲食之也其酌數亦當依 食米則變禮兼燕與食是也二是玉親戚及諸侯之 十六年左傳云饗有體薦又國語云王公立飫則有 命其牲折俎亦曰殽烝也故國語云親戚宴饗則有 臣來聘王獨之禮亦有飯食及酒者親戚及賬臣不 **醴亦有飲食故春人云凡黎食其其食米鄭云黎有** 房烝其所云飫即謂饗也立而成禮謂之爲飫也其

施記訴說 饗有體薦宴行折俎公當饗卿當宴王室之禮也 《卷四十二

此謂戎狄使臣賤之故委徵若夷狄君來則當與中 當然也三是戎狄之君使來王饗之其禮則委發也 其來聘賬故王不親饗之但以牲全體委與之也故 國語云戎翟貪而不讓坐諸門外而體委與之是也 及諸侯之大夫來聘皆折俎餐也其饗朝廷之臣亦 要以醉為度食禮者有飯有殽雖設酒而不飲其禮 異也四是饗店衛及耆老孤子則以醉為度故酒 國子男同故小行人職掌小賓小客所陳牲牢當不 以飯爲主故日食也其禮有 一六八後十庶子饗者老孤子皆其其酒無酌數鄭云 二種 是禮食故大行

本有樂而食嘗無樂是故春瑜而秋嘗響與確連文 性來所以飲養陽者飲是清虛陽氣之象食是形質 是陽陽而無陰食是飯飯是陰陰而無陽周兼用之 是陽陽而無陰食是飯飯是陰陰而無陽周兼用之 是陽陽而無陰食是飯飯是陰陰而無陽周兼用之 是陽陽而無陰食是飯飯是陰陰而無陽周兼用之 是陽陽而無陰食是飯飯是陰陰而無陽周兼用之 是陽陽而無陰食是飯飯是陰陰而無陽周兼用之 と、以飲養陽者飲其有賢德者不可以聚禮待 性來所以飲養陽者飲是清虛陽氣之象食是形質 性來所以飲養陽者飲是清虛陽氣之象食是形質 性來所以飲養陽者飲是清虛陽氣之象食是形質 性來所以飲養陽者飲是清虛陽氣之象食是形質 性來所以飲養陽者飲是清虛陽氣之象食是形質 性來所以飲養陽者飲是清虛陽氣之象食是形質

者彼是殷禮此言冬夏者據周法也或鄭因春而言夏因秋而見冬雖周冬夏不養老也就如熊義去冬夏川一年有五養老也又春白舞以飲為主亦各夏始為五義實可疑皇氏云春夏雖以飲為主亦各夏始為五義實可疑皇氏云春夏雖以飲為主亦有食先行饗次燕次食刑冬以食為三赤有食先行饗次燕次食利冬以食為三亦有愛先行養之事。

故知饗在春食與營連文故知食在秋彼不云冬夏

本地行業言飲財而繼之以而黃者此周人以黎禮養者也行業言飲財而繼之以而黃者此周人以黎禮養者也行業言飲財而繼之以而黃者此周人以敦禮養者也行業言飲財而繼之以而黃者此周人以敦禮養者也行業言飲財而繼之以而黃者此周人以敦禮養者也行業言飲財而繼之以而黃者此周人以敦禮養者也行業言飲財而繼之以而黃者此周人以敦禮養者也有養之也,於之之之。 以禮勝恩殷人以食則取恩禮之中而周則交備故以禮勝恩殷人以食則取恩禮之中而周則交備故

之者國老也司徒以保息養之者庶老也司門以其 皇氏離一一二之誤矣月令無冬夏養老之文周禮禮 則三老五更乃羣老之尤者而致仕之老固在其間 **咸養之數也又有死政者之老馬故羅氏獻鳩以養** 出征受成以訊敵告凡天子入學莫不養者又不在 樂亦必養老此又養老於季春者也若夫簡不帥教 也天子則視學焉遂養老此養老於仲春仲 耆老者總三者而言之也先王父事三老兄事五更 財養之者死政者之老也若夫外養酒正菜人所謂 月合季春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親往視之大合 - 秋者也

應記書節 《卷四十七

以饗禮股尚質故以食禮食禮則備而質周尚文故 恭儉者下之所以事上也事上者人之道故夏后氏 接下者天之道故有虞氏養老以燕禮饗以訓茶儉 嚴陵方氏曰燕以示慈惠慈惠者上之所以接下也 記特言春養秋食而己熊氏謂養老歲有七亦誤矣

治其壞而已故以脩言之 矣所問養者者養其體者也故撰其柔嘉選其馨香 之以養義莫善於饗莫不善於食而燕次之周人備 清江劉氏日以養老莫善於燕莫不善於變而食次

脩而兼用之兼用三代禮也豈嘗增損於其問哉亦

英善於燕夫饗所以訓恭儉也而養老所以充體氣 尊之爵養達尊之年其意猶不敢褻爲之故一 獻而 者也年者天下之達尊也爵者天下之漢尊也以達 善於獨是有處氏所以不從也所謂養義者養其腎 百拜民之見者以爲至恭也莫不加肅焉故莫善於 不食設八而不倚一獻而百拜惡在其惠也故莫不 也修其物篤其意而不得躬之酒盈而不飲肉乾而 於是乎體解節折而其飲食之叉爲折俎加豆是以 潔其酒醴品其豆遵修其簠簋奉其饿象謹其祓除 **患豐而德洽民之見者以爲盡心也莫不加愛焉故**

雕記辞說 卷四十七 王制

也尊其年仁也尚其德羲也仁且義所以天下無所 以相反此養老以彼養義以此所以尊其年尚其德 曾元之養曾子者也民之見者可以慢易也故曰苡 愛夫養義者貴其養志也若曾子之養曾哲者也 達則幼咸若登歌清廟則君咸若下管象武則臣咸 不善於食是夏后氏所以不從也雖然三聖之作非 食者無百拜之蒸無一獻之節此所謂養口體也若 之是謂大備不可改矣孝之道達則子咸若悌之道 爲而晏然是故周人通其道達其義脩而兼用之兼 若所以慮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以證脩之以孝義

郁乎文哉吾從周此之謂也 紀之以義終之以仁一事舉而眾美具焉孔子日郁

本年周氏日以燕黎對食則燕饗以酒為主食以食 新則其思已致詳矣故夏后氏易以發發則其體已 致隆死熊與饗不過養陽而已故殷人易以食所 致隆死熊與饗不過養陽而已故殷人易以食所 致隆死熊與饗不過養陽而已故殷人易以食所 於於治情意思勝禮也獨主於禮屬體盈傷而不食 不飲不立不坐而序獻有數禮勝思也食主於食育 不飲不立不坐而序獻有數禮勝思也食主於食育

北洋記卷四十二王制

电

是帝王異世養老之聽雖不相襲,而尊高年之心則及養陽故於春夏陽時則用處夏之燕以養陽氣食以養陰故於秋冬陰時則用殷之食以及養陽故於春夏陽時則用處夏之燕以養陽氣食以養陽故於春夏陽時則用處夏之燕以養陽氣食

殷酌平虞夏之中故設酒不飲象饗也以飯爲主象

燕也亦行於廟

等訂恭之爲言安也行於寢饗之爲言向也行於廟

で記述が、一般の十十一人を四十十一人を四十十一人を四十十一人を四十十一人を四十十一人を回上した。

禮記詳說卷四十八

半陽中艱祖輯撰

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王制

下子等的一次 陳注潮鄉學也國國中小學也學大學也達於諸侯者

鄭荘天子諸侯養老同也國國中小學在王宮之左天子養老之職諸侯通得行之無降殺也

故養之於小學小學在國中也 七十大衰養禮轉孔疏五十始衰故養於鄉學 六十析衰養禮偏厚學大學也在郊小學在國中大學在郊此殷制叨矣

院記書章

人年日一八

王制

重故養於大學 達於諸侯者言此養老之事非惟為力政養於大學 達於諸侯盧王等以為養於鄉云不與那我皆謂養庶人之老也非為,政養於國云不與服我皆謂養庶人之老也非相對故知國亦是學也六十少於七十者六十者宜在主宮之左者據上文而知云小學在國中小學云養於小學七十者宜養於諸侯盧王等以為養於鄉云不在王宮之左者據上文而知云小學在國中小學云養於小學七十者宜養於古學也,一次於七十者六十者宜

展蒙方氏日養於鄉者特尊於一鄉之人)而己養於 五十養於鄉而不從力政六十養於國而不與服戎 七十養於學則天子袒而割牲執舊而饋執爵而於 此禮之所以彌敬也周之養老遺人掌委磧外藝学 此禮之所以彌敬也周之養老遺人掌委磧外藝学 此禮之所以彌敬也周之養老遺人掌委磧外藝学 嚴陵方氏日養於鄉南不從力政六十養於國而不與服戎 嚴陵方氏日養於鄉者特尊於一鄉之人)而己養於 嚴陵方氏日養於鄉者特尊於一鄉之人)而己養於 嚴陵方氏日養於鄉者特尊於一鄉之人)而己養於 嚴陵方氏日養於鄉者特尊於一鄉之人)而己養於

以有君道者皆所當然也然後因者不離於臣道而也然後之始於五十者以其始衰故也達於諸侯則也然後之始於五十者以其年滿高而德滿仰故國者則尊於一國之人焉養於國者不離於臣道而

學在郊下交云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

貴石而賤左小學在國中左也大學在郊石也與殷

得行之故云達也 年至七十則養於大學不特天子爲然此禮諸侯皆 新旨年至五十則養於鄉學年至六十則養於國學

吴某地也次節因年而異其禮 **合多兩節作一章以養國老之禮言** 首節因年而

、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使人受 按達於諸侯帶言此禮通行盆見老之當養

之數九十則又不必親拜特使人代受此言君致變食 陳注人君有命人臣拜受禮也惟八十之老與無目之 人為難備禮故其拜也足一跪而首再至地以備再拜

禮記詳說 卷四十八 王制

I

之體於其家而受之之禮如此然他命則亦必然矣 孔疏此一節論老人力衰與少不同之事 鄭注命謂君不親饗食必以其禮致之 七十巻

堪爲勞一坐於地而首再至於地瞽人無目恐其傾 食之禮使人就家致之其受君命之時理須再拜不 於大學至於八十年漸衰弱不堪來學受養君以變 倒拜君命之時亦當如此故云亦如之

至於地也凡拜必再故以首至於地而備其數蓋所 嚴陵方氏曰坐亦跪也拜君命之時足一跪而首冉

以佚老者而不責之以筋力之禮也瞽以無目而不

特使人代受其命可也 便於禮故亦如之九十筋力尤衰又不必親拜之矣

相之則每事必告其致恭敬如此則先王待之之禮 均於老者不爲過矣內則日九千者其家不從政瞽 長樂陳氏日孔子於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

新歲通王周禮之養國老而瞽亦如之句輕自五十 亦如之

也至於八十九十血氣益衰動履甚艱故不必勞之

禮記詳說 《卷四十八 王制

至七十皆享食燕之禮養之於學是因年而異其地

於學但致享食之禮於其家是因年而優其禮也拜 四

之禮也 以逸老也使人受叉逸之也 新旨瞽亦如之句輕不過帶言耳測云一坐再至所 君命者拜其所賜之禮之命也使人受者受其所賜 人君有命人臣拜受

十則不必親拜特使人代受此人君 致享食於其家 至地以備再拜之數也瞽之無目者亦如此禮焉九

禮也八十之老難以備禮故其拜也足一跪而首

再

食之禮於其家其八十者一坐再至與舊者同九十 **樂訂夫老至八十九十者不堪來學受養則君致享** 不受シン 濃如此

則不 按此節雖不言養然蒙五十六十七十而此言八十 養於老者之家 九十自是相聯為說鄉國學皆是老者就養此是就 办 親拜使人代受其禮 以暫證老者見其不能備禮無深 如 此凡以優年 高也

也常珍常食皆珍味也不離寂言寢處之所恆有皮別 之不使求而不得也膳食之善者每有副貳不使闕乏 陳往機尷也異者精粗與少者殊也宿內謂恆隔日備 《卷四一人 王制

之飲食也美善之膳水漿之飲随其常遊之處而爲之 備具可心

 \mathcal{E}

應充言言

鄭住帳糧也貳副也遊謂出入止觀

家食養之法隨年為品也 孔疏自此以下雜記卿大夫士及庶人年老節制在 十始衰糧宜自異不可與少壯者同也 五十異裝者裝糧也五 六十宿肉

者轉老故恆宿內在帳下不使求而不 **貳膳者貳副也膳善食也恆令善食有儲副** 八十常珍者珍謂常食之皆珍奇美食尋常 飲食不離寢者謂老人飲食無時或急 得也 不使有 七十

亦可而已

之膳水漿之飲從於老人所遊之處其理可 水須得故不離於寢 有常珍九十則養之愈備故日飲食不離寢膳飲從 大祭|再貳之|貳同意八十則不特有貳膳而又至於 於養陽者唯五十然後養陰者有以加故日五十異 延平周氏日孔子日肉雖多不使勝食氣蓋肉爲天 於遊可也先王之法常寓於甚微使天下後世必於 有宿內七十則不特有宿內而及至於有貳膳貳與 **機蓋言異於强壯者也六十則不特異機而又至於 產所以養陰食爲地產所以養陽養陰者常不使勝** 王制 **唐飲從於遊可也者謂美**善

禮記詳說 (卷 四十八 オ

五十然後異粻則養陰者之害已自節矣而至於九

肉可 從於遊也雖然養之如此其備豈必人人及於是哉 已於遊固不從馬故必九十然後飲食不離凝膳飲 陽膳用六姓以爲膳而已珍用八物則爲貴有膳則 嚴陂方氏曰複則地產以養其陰肉則天產以養共 十養之愈備則爲子者所以致其孝也 食或皮於閣而己於寢則亦離焉膳飲止於所居而 者不必常言之輕重其禮之隆殺也由八十而下飲 知有肉則機可知異者不必宿宿者不必貳貳

山陰陸氏日入十常珍若豹胎柔節猩唇燕髀是亦

珍也不得謂之常珍

上事親之日短人子之於親養之必有加為故宿內於五十其氣始衰食不可以不異故異樣自五十而馬氏日自五十異樣而下此養生之禮也 人之至

至膳飲必從於遊也

新栽皆王庶老言上是養生之禮因年而益備下是

送死之禮因年而漸備

而無別也六十非內不飽所食之內恆必隔日以館新旨彼五十始衰所食之糧必與少者有異不至混

超記詳說 卷四六 王制

不使求而不得也年至七十所食之美者每有副武不使求而不得也年至七十所食之美者每有副武

至於祖 橢至於九十慰渴之飮慰飢之食必恆於寢一而不至於關乏年至八十珍美之味供於常食而不

随其常遊之處而爲之備其亦可矣。處之所而爲之庋閣者有常也美食之膳水聚之飲

按飲食與膳飲難分飲食謂在寢其常也膳飲謂從

年轉老所須辦轉切也

八十月制者月制謂一月

遊在外當更佳故別言之

而后制 一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入十月制尤十日修唯絞給衾冒死

陳注此言漸老則漸近死期當豫爲送終之備也歲制

禮記詳說 卷四六 王制 第注統約 全員 一日二日而可為者

七十時制者時制謂一時可辦是衣物之難得者是死後為之以其葬尙縣故檀弓云旬而布材是也謂大夫以下耳人君卽位爲椑不待六十也其椁則。我疏六十歲制者明老而豫爲送終之具也年旣衰,孔疏六十歲制者明老而豫爲送終之具也年旣衰

乃制也故植弓云一日二日而可爲也者君子弗爲粉衾冒死而后制者此四物易成故生不逆爲須亡九十棺衣皆畢但日日修理之爲近於終故也唯絞可辨衣物易得者也轉老彌切也。九十日修者至可辨衣物易得者也轉老彌切也。九十日修者至

治其境之謂修 時或以月或以日者蓋年愈高而備之愈宜數故也 入十而下皆日制獨九十日修者蓋創其始之謂制 殿陵方氏日凡此皆謂爲送死之具也或以歲或以 朱子日歲制者歲以展而修之下時月日放 此

則送死之 禮不可以不具 有終有生必有死此必然之理也人之至六十以上 馬氏日自六十歲制而下此送死之禮也 有始必

山陰陸氏日九十日修不保月也八十月制不保時

艘記詳說 《卷四十八 王制

也七十時制不保歲也

延平周氏日六十當以歲制然財或不足而有至於 其易具且又明人子有所不忍也 時然後月者盲其緩急之異絞給衾冒死而後制以 七十者則當以時制於七十叉或不足而有至於八 十者則當以月制九十則日修治之而己處然後時

新旨此是送終之醴隨時豫请意都至庶人之家言 年至六十以棺不易成故歲制年至七十以灰服

難得須三月可辨故時制至入十以所易得者一月 可就故月制至九十則棺衣皆具無事於制作但每

> 按陳注用注疏之說有可疑是以死期之前數歲時 衣物亦不必分定歲時月日只大概言之爲是 月日不知人之死期如何豫定而計其歲時月日以 氏另一說於年時月日亦是以死期論尚欠明確 番八十則每月檢點一番九十則死期迫日日檢點 **備就棺木以下毎年檢點一番七十則每季檢點一** 備乎朱子謂族以展而修之此說可用蓋人至六十 四物須死而後制以其易成故也 日修理之使完整 番謂之制者或有增加謂之修者理其見成棺木 也唯絞布與衾幅給被冒韜之囊

王嗣

者專指有爵者也祭義又言八十君問則就之者亦異 也巡守而就見百年者泛言眾庶之老也此就見九 陳注杖所以 扶衰弱五十始衰故杖末五十者不

鄭注煖温 尊養之

禮也珍與常珍之珍同從之以往致尊養之義也

之極亦趨於衰故五十爲始衰之年自此而往宜有 嚴陵方氏日三十日壯 四十日 [强壯 强則盛極矣盛

虚記詳兌 此隆殺之別也伊耆氏其王之齒杖者以此至於九 國者則不得杖於朝杖於朝者則無適 以扶其衰九 之老唯有爵者而已故其禮爲備而又以珍從也祭 老又不必有爵者焉故其禮爲殺此之所言則天下 者就見之而此言九十者何也彼之所言則一國之 從之而材有所不足道也前言巡狩之禮日問百年 十自不能至於朝矣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 家者則不得杖於鄉杖於鄉者則不得杖於國杖於 所不至故也 上、老四大 + 雖得 材者所以扶 王制 人不 媛則以衰之極養之宜無 其力而優其禮也杖 上 而不以杖矣

養及言八十君問則就之者彼言異禮此言常禮亦

見祭義解

時下無嫌餒之民者蓋五畝之宅樹之以桑而七十 也始衰離於少壯之年而入於老耄之時也先王之 馬氏日人之大化有四嬰孩也少壯也老耄也死亡 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而六十則可

陰陸氏日非內不飽始於五十非帛不煖始於六

以食肉

矣.

皆極於七十 周氏日孟子言五十可衣 帛七十可食內與此

> 於六十 可也就其室而問之何歉哉 問之者豈特老老而已蓋將以傳賢也尊賢則北 也而不免於朝者貴貴也九十則天子必就其室而 帛七十食肉然孟子言五十衣帛此言五十始衰何 不同 也謂王政旣行雖始衰之年已能使之灰帛不待至 孟子言王政而王政之序足衣然後足食故五十衣 爲大故日五十始衰六十非肉 者 \pm **青貴老老不可偏廢也八十與之杖老老** 制 王吉血氣而養血氣者以食為先以 不飽七十非帛不

記詳說 卷四大 祭訂五十始衰至非人不煖言老者血氣以衡而 王制

也非內不飽非帛不煖故先王有衣帛食內之政非 章語練故典者也則就室以珍從示尊養之意逸守 必因年而 人不煖故孝子有以身温被之禮杖所以扶喪弱也 而就見百年則糾言眾庶之老也 優以禮至九十有爵者齒德俱尊明解朝

新旨 年而 氣始衰日也迨至六十血氣又衰非內不飽迨至七 新裁不煖矣截上是老者隨年而漸衰下是人君隨 血氣旣衰非帛不煖自七十而躋八十非人不煖 人之生也氣盛則必衰力强則必弛五十時血 加養就其室致尊之義也以珍從致養之義也

土

無也五十杖於家以扶其衰非共家則不得以杖 於其室而有以致其傳叉必從之以 故天子欲有問屬以質其是非不敢召之來也必就 **倨至於九十之老齒爵兼隆以其明解朝章諳練世** 六十省杖於鄉以扶其衰非其鄉則不得以杖也七 然則優待之禮宜何如是故杖扶 煖也血 **也血氣** 非特杖於家已雖在國亦得以杖而不嫌其爲情 非特杖於國已雖在朝亦得以杖而不嫌其爲 氣不於是極衰乎人之血氣愈老愈衰如 不於是益衰乎自 八 + 而 衰弱老者之不 臍 珍而有以致 九十 雖得 也 可 不

存否

九十日有秩者以至年老

方極秩常也

君則

也若不聽致仕則祭義云七十杖於朝八十不俟朝

八十月告存者告謂問

也君每月使人致滕告

問

朝君之時入門

至朝

位君出揖之即退不待朝

事 於

畢

孔疏此謂大夫士

主老年二

而

化

則

杖

也有常

禮記詳說

養馬

按上截言人血

氣衰敗之大概

正見當異其禮

處故

下文接言用

杖及就問之禮

就問珍從以國老言

涵

《卷四十八 圧制

巡守就 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 侯朝者謂朝君之時入至朝位君出揖即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 見百年是言外補出不可

陳注 待朝事畢也此謂當致仕之年而不得謝者告猶問也 君每月使人 不 致 /膳告問存否也秩常也日使人以常膳 退

鄭注大夫士之老者揖君則退 每月致 膳

秩常

孫而至於九十則又日有秩

此

化於朝者所以無累

爬記詳說

江使八以常膳致之故云日有秩 按儀禮大射

大夫大夫皆少進彼鄭注云變爾言揖便近北者爾 大夫皆人門右北面公降立於阼 七十老者則退故 **階之東南南鄉揖**

推君則退謂就位君报之時

《卷四十八

注云君揖之即退不待朝事畢其少壯者則待朝事 战

之終也 馬則就其室以珍從明八十每月告存之時必當致 知致膳者以下云九十日有湫上文云天子欲有問 經直 云月告存 知非直造人告問存否必

雕地

朱子 日注揖君當作君抵

延平周 有惹廉之具然後責之廉故卿大夫既有田以處子 欲其生也 、氏日不俟朝所以全其筋力也月告存 日有秩所以厚其義也先王之於人也必 所以

於終 身而有恥於貪污者

云存也秩常也君日使人膳則八十月告存之時亦 廬陵胡氏日月告存君使人每月問存否 則老者告

矣

致膳矣

嚴頤方氏日日有湫日有常賜也若綇正之秩膳是

其力也八十日耄己致仕矣君於每月必令使者致 是己致仕者 新旨三者皆指國老言首一 時入至朝位君出揖即退不待朝事之畢焉所以全 七十血氣旣衰若不得謝於朝君之 句是未致仕者下二句

記辞能

卷四大

麦

按注君出揖三字連揖字不屬下告存胡氏說有味 十可比也君於每日閒有常膳之致所以厚其生也 膳以問其存否所以欲其生也年至九十非七十八 **或作温存失之俗**

事之常者故五十已不從矣服戎則事之變者必六十 然後不與馬從謂行其事也與則與之而已及則旁有 陳注方氏日力政力役之政也服戎兵戎之事也力政

所加之謂以其老甚非特不能從與於事而事固不當

馬氏日力政服戎此免於公者也賓客齊喪此免於

及於我矣

則不祭也子代之祭是謂宗子不孤 鄉往力稍衰也力政城道之役也與及也人十不齊

士六十未致仕若為軍將當與服戎故知此據庶人 事故云力政城道之役也謂築城垣治道也其大夫 人之老此五十不從力政及不與服戎惟據庶 孔疏以上交歲制及杖於家之屬無含大夫士 服戎謂從軍爲士卒也 一及庶 人之

嚴疑方氏日從力政從力役之政也與服戎與戎兵

體記詳說 事之變者故六十然後不與爲七十不與賓客之事 卷四十八

此其辨也較注 事故言於事之上及則事有及於我故言於事之下 事也而事固不當及於我矣然則從與者我從與於 事神不能無輕重之別故也或日從或日與或日及 七十之於賓客非特不從其事也亦且不與之矣及 則旁有所加之謂以其衰老已甚非特不能從與於 何也從謂行其事爲與則豫之而己六十之於服戎 八十齊喪之事不及者蓋事生之與事死事人之與

私者也蓋代之以子孫矣

新旨被量地遠近興事在力未嘗不從力政也惟五

原記舞說 《卷四十八 王制

1

有所弗及也此待庶老之虺也

服謂習其事也齊是齋戒之齋以祭言與喪是兩事按服戎注訓兵戎之事事字正解服字此如服勞之

之禮也致政事以其不能勝職任之勞也或有死喪之||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唯長麻爲喪

鄭注賢者命為大夫 不能備第子禮 致政還君事惟備衰賦之服而已其他禮節皆在所不賣也

德不必五十則喪服小功章云大夫為昆第之長殤也此謂凡常之人有賢德故五十始爲大夫若其有以王制殷法殷則士無爵此經云而爵故知是大夫一孔疏經直云五十而爵鄭知非命爲士而云大夫者

是幼爲大夫爲兄之長殤

以異於八十者歟出禮言唯衰贏在身同義然此齊喪之事猶及也所其政於君內則傳其事於子孫也唯衰贏爲喪則與其政於君內則傳其事於子孫也唯衰贏爲喪則與

山陰陸氏日六十而猶學吸矣蓋當是時雖離文字

無出麻経矣 可也唯衰航 輕服服重也荀子日七十唯衰存據此雖謂之卼衰 爲之麻衰牡麻絰彼言麻衰此言衰麻衰麻先衰以 爲喪言雖重服唯服衰麻而已據了游

涿解不親學不從師也唯衰麻爲喪其他哭踊禮 衜

不責備

於國養之已厚可以與政於邦於是受爵於朝而爲 五十應變已入練事已熱時則德之旣成宜以宣勞 而免其勞教之以時進退可自盡其天年耳 新旨此節三國老言總是年始尊而任其勞年益奠 年至

心記詳說 役其能勝職之勞而爲政乎必致仕所以還其職事 大夫也六十日耆知處已衰可以使人而不可以事 力也七十日老血氣益耗時可以安養而不可以勞 人其能備第子之禮而親學乎不親學所以全其筋 《卷四末 北

周

按不親學謂不親身從人學為拜師也衰麻以爲喪 但服其服而已方氏謂與曲禮衰麻在身局義是以

在所不貢也

业若遇喪事之臨唯爲衰麻之服而已其他禮節皆

父母之喪 言陸氏謂以輕服服重又似服以從輕早 意此衰麻爲喪及上齊喪弗及皆不指父母之喪當

作

謂朞功之屬七十猶服其服 所自盡 豈惜 餘力曲 禮承上不毀爲言與此不同 八十 則 並 不服若親喪

| 庠養庶老於下庠

下庠小學在國中王宮之東 國老尊故於大學庶老卑故於小學上庠大學在西郊 **地國老有爵有德之老庶老庶人及死事者之父祖** 陳注行養老之禮必於學以其爲請明孝弟禮義之所 也

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

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 陳注東序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 西

浓

爬記詳說 《卷四十八

陳注右學大學在西郊左學小學在國中王 一宮之東

陳注東膠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虞庠小學在西郊 八菱國老於東膠囊庶老於處庠處庠在國之西郊 鄭注皆學名也異者四代相變耳或上西或上東

學小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東序東膠亦大學在國 貴在國或貴在郊上庠右學大學也在西郊下庠左

中王宮之東西序虞庠亦小學也 有虞氏之庠制是以名庠云其立鄉學亦如之膠或 小學於西郊膠之言糾也庠之言養也周之小學爲 西序在西郊周立 貴取 物成故大學在西小學在東夏周貴交取 月、凌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是也虞殷倘質 庶老之法故外饔云邦饕耆老掌其制亨鄭注 大夫致仕者庶老謂士也皇氏云庶老兼庶人在官 孔疏 者其致仕之老大夫以上當養從國老之法士 者以學教孝第之處故於中養老熊氏云國老謂 羽籥於東亭以此 氏云上庠下庠學記云黨有庠亥王世子云學干戈 三代養老之處雖其名不同以殷人云右學左學處 此一 節 明養致 約之故知皆學名也養老必在學 仕 老及庶人老給賜之事 積漸 引 此

雕訂言言 夏后 之小 之云東序東膠亦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虞庠 質俱貴於西故幷言之夏馬 長養故大學在東小學在西故云上庠右學大學也 在西郊下庠左學小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以處股 内堂 黨之序則歇前而已序則豫也故鄉射云豫則 亦小學也西序在西郊周立小學於西郊是也 也云 則 學為有虞氏之庠制 氏之序及周之學所在序者皆與庠制同其州 其立鄉學亦如之者以鄉學亦爲庠制故上交 一卷ロサノ 由 楹 外彼 鄭 注 豫镇 者库 爲交皆上東故亦 如成周宣榭火之榭是 則後有室前有堂 È 鉤楹 并言

> 故辟 云耆老 法和之以道則曰辟廱以其成其虧均其過不及 成均也東膠即東序也瞽宗即右學也蓋以明之以 此養焉記日天子設四學蓋周之制也周之辟雕即 老於此養焉下庠西序左學處庠小學也故庶老於 成均瞽宗之名則上庠東序石學東膠大學也故國 序殷則右學左學周則東膠虞庠而周則又有辟靡 長樂陳 氏曰四代之學虞則上庠下庠夏則東序西 義云三靈一 磨大學在郊劉氏以爲周之小學爲辟 皆朝於庠是也周大學在 雍在郊者熊氏云文王之時猶從殷 國之西 主 郊 庭在 鄭 駮 郊 禮

雅 記譜記

《谷四十八 王制

以教 東序設三老五更之席又日食三老五更於大學所 其右瞽宗此大學也虞庠 以居右焉則日右學蓋周之學成均居中其左東序 事則日序以糾德行則日 日成均以養士則謂之庠以教人則謂之校以習射 司卒事適東停設三老五更之席即養國老於東膠 祀先賢於西學也祀先賢於西學則祭於瞽宗也有 天子视學則成均也命有司行事祭先師先聖焉即 日天子視 諸 侯之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夫 學命 有司行事祭先師先聖焉卒事送遊 在國之西郊則小學也記 **廖以樂祖** 在焉則日

鄭氏諸儒之說不同皆無所考關之可也學蓋亦因王制之言而意之耳陳氏說其位置又與朱子日諸儒皆以養國老者爲大學養庶老者爲小

麗記詳說 卷四九 王制

逶

之學 也

皆其所向之不同也 蹇國老於上庠殷人養國老於右學皆在西也凡此 國之內也以四方言之則西者成德之地故有處氏 周人養國老於東膠夏后氏養同老於東序皆在於 馬氏日以方言之則東爲上以內言之則國爲內

左貴陽位也國老庶老皆養之者恩也國老必於大 東序東膠皆左也處與殷尚右貴有爲也夏與問 方言之也右學左學以位言之也上庠右學皆西也 延平周氏日上庠下庠以尊卑言之也東序西序以 尙

《卷四十八 王制

禮記詳說

畫

之東膠何也蓋以其教人於此則皆得謂之枝以其 库以其糾不帥者於此則皆得謂之膠孟子之言特 射於此則皆得謂之序以其養士於此則皆得謂之 學庶老必於小學者義也孟子日夏日校殷日序周 日库學則三代其之今於夏則謂之東序於周則謂

起 解 同 老 公 卿 大 夫 之 老 上 庠 國 學 庶 老 民 聞 無 貸 其應時改造之名耳 之老下庠鄉學夏以東庁爲國學西序爲鄉學尚左 殷以右為國學左為鄉學尚右心問建東勝於國

東為國學建處库於西郊爲鄉學亦尚左也

國老庶老人有尊卑故大學小學地亦有尊卑

言惇史之醴了國老之善天下與國之善也故於國 恩也國老大學庶老小學義也 故養之大學庶老卑故養之小學國老庶老皆養之 爵德俱有者庶老則庶人及死事之祖父耳國老鎮 新裁此言歴代 之命鄉學士親其善言善行目前即可以善一身 天下一國庶老之善一身一家之善也故於小學行 學行之令國子民俊親其善言善行異日可以施之 因老之尊卑而異學之大小意國老 養老於學便有生

家

避記詳說 新旨養於學所以明其為孝弟禮義也國老庶老異 卷四大 王制 芺

學所以明每卑也 之養老也以燕禮爲國老則於上庠庶老則於下庠 頁后氏之義老也以發禮爲國老則於東序庶老則 蓋老者旣有尊卑之異而致養不可無上下之別也 異地而待其人濫然其不雜矣 學因人而異其地祆然其不混灸周人兼前代之禮 之辨也殺人以食禮而養老國老在右學庶老在左 於西序蓋老者既有貴賤之殊而致享不可無東西 而義老國光在東膠庶老在處庠處庠在國之两郊 虞夏殷周末有遺年者有虞氏

經 97-249

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羲老 按四代平列與前凡羨老参看前言其禮此言其地

陳注皇牧鬲皆冠冕之名然制度詳悉則不可考矣深

衣白布衣也

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

殷入冔而祭稿衣而養老 陳汪燕衣黑衣也夏后氏尚黑君與羣臣燕飲之服 諸侯日視朝之服也其冠則玄冠而緇帶素禪白舄也 911

陳生稿上絹亦名素此縞衣則謂白布深衣也

耄

王制

周人 陳注左衣亦朝服也緇衣素裳十五升布爲之六入爲 冕而祭玄衣而養老

裳皆黑殷尚白則衣裳皆白周兼用之故玄衣而素裳 凡諸侯朝服卽天子燕服而諸侯之行燕禮亦此服也

臂與量臣燕之服有虞氏質深衣而已夏而改之尚 有虞氏十二章周九章夏殷未問凡義老之服皆此

鄭注皇冕屬也畫羽飾馬凡莬屬其服皆玄上纁下

黑而黑衣裳殷尚白而縞衣裳周則兼用之玄衣素

氨其冠則半追章甫委舰也諸侯以天子之燕服爲

衣素裳上養老云周人修而兼用之故養老之衣亦

心記言

《卷四六

爲之魯季康子朝服以縞偕宋之禮也天子皮弁以

朝服燕禮

日燕朝服服是服也王者之後亦以燕服

羣臣燕之服鄭知然者以經云夏后氏燕衣而簽老 殷未聞者以皋陶談謂之虞夏書因彼之成文故云 之按上注云處夏之制天子服有日月星辰此云夏 叉云有皇舞皆為鳳皇之字鳳羽五釆故云晝羽飾 孔疏以皇與下冕相對故爲冕屬按周禮有設皇即 **虞夏之制其實惟謂虞也云凡養老之服皆其時與**

周八立衣而養老周八燕用立衣故知養老燕鞏臣 日視朝机

皇冠崔氏云以爲與夏周同未知然否按郊特牲云 之服也云有虞氏質深衣而已者深衣謂白布衣以 既尚黑燕灰黑衣也云殷尚白而縞衣裳者缟白色 夏而改之尚黑而黑衣裳者以殷人尚白用縞衣夏 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大古則虞氏或用白布冠也 質用白布而已其冠末問皇氏云以爲養老首還服 與夏不異又儀禮朝服緇布衣素裳緇則玄故爲玄 之玄灰素裳者以經云玄灰而養老若衣裳俱玄則 生絹亦名為素此綿衣謂白布深衣也云周則兼用 王制 天

服以縞康子不應服之明是宋人所著故康子僣效 服為之者玉藻云魯季康子朝服以縞若當時無朝 **烿是服地者言燕時服是玄衣素裳之服崔氏云天** 子之燕亦朝服也引燕禮日燕朝服者證朝燕同云 以為朝服事無明文不可依也云王者之後亦以燕 子燕畿內諸侯以緇衣燕畿外諸侯以玄冠諸侯各 之燕服爲朝服者以燕禮諸侯燕臣子用朝服明天 則皆著章甫之冠夏之朝服著牟追云諸侯以天子 朝服首蓍玄冠玄冠郎委貌以此推之則殷之朝服 修而兼用之云其冠則牟追章甫委貌也者按儀禮

禮記詳說

《卷四六 王制

芜

裳也冠禮記云周弁殷長夏收鄭云弁名出於槃槃 按詩頰弁注云禮天子諸侯朝服以燕天子之朝服 諸公及異姓甥舅等故用皮弁尚質故也若燕其諸 以皮弁服以皮升服燕不用玄衣者詩所謂燕同姓 記又云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母追夏后氏之道 覆飾也 大也言所以自光大也冔名出於縣縣覆也所以自 侯則用立衣明諸侯則朝服以日祝朝服則立冕素 視朝也者玉藻文引之者證天子與諸侯朝服之別 之宋郎朝服以稿杞當朝服以玄云天子皮弁以日 收言所以收敛髮也其制之異亦未聞冠禮

可知矣

其形名之其側之異同末聞 言以表明丈夫也母敬聲也追猶堆也夏后氏質以 云委猶安也言所以安正客貌章明也殷質

有尊尊之義而祭所以推尊尊之義故也養老非無 冠也然主衣言者蓋衣在體有親親之仁爲而養老 嚴陵方氏日祭非無衣也然主冠言之者蓋冠在首

首所加之冠也深衣燕衣编衣玄衣身所衣之服也 馬氏日先言祭者蓋祭所以追養繼孝而年之貴乎 天下外矣次乎事親也故以祭爲先皇與收冔與鬲

所以明親親之仁故也

禮記詳說 之道也章甫殷道也委貌周道也推此則有虞氏亦 言友而不言冠者言衣則知其有冠故母追夏后氏 在祭祀則言冠而不言衣者言冠則知其有衣故處 則十二章周則九章推此則二代可知矣在養老則 《卷四十八 丰

上下各異其制養老之情貴其親故皮弁而緇衣則 上下相連而不殊取其便也 金華應氏日祭祀之事極其嚴故冕而玄衣穰裳則

以居稿衣朝衣也據朝服之以編自季康子始也之 . 陰陸氏日燕衣燕居之衣玄端是也據卒食玄端

王制

所謂麻深衣亦燕服其服之卑者也記曰朝玄端夕 燕則知有所謂朝言玄則知有所謂素言編則知有 氏以燕服殷人以朝服周人以祭服後王孺女业言 **水亮丛據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冕而總干養老夏后**

為旁出者也至於殷周人道而已矣 言其繼世以爲君蓋堯以天道治人而舜以人道奉 **延平周氏日有虞言氏而不言后夏后言后而言氏** 天則舜於天道乃旁出而別之者也夏則繼於舜而 **王殷**局而皆言人者氏者言其旁出而有所別后者

卷四大 王制

王

郝解必言祭者謂以祭冠為養老之冠重其禮 新裁此論歷代之祀先養老而冠服不相因意祭謂 地

衣義取幽玄蓋處時人交末著禮從心起矣收取於 冠而服可知養老有服而冠可知皇冠制取簡略深 祭宗廟養老兼國庶二等冠服可互見也卽,祀先有

敏擊無取於黑色以夏尚忠故地再以覆髮爲事稿 養老禮之大經四代之所因冠與服時王之制四代 加美服以玄衣合黑白而成章以周尚交故也祭先 以白素爲尊以殷尚質故址戴冕以藻視皇收冔而

之所革因革相沿而立本超時之義可知矣

邊冠腓互見皇而祭則養老亦皇深衣而養老則祭 按上下交皆言養老此雖祭養並言而意重養老 冠用收取其皴严髮也衣用燕取其色之黑也非緣 之者乎至 於周人則戴冕以藻舰收写而加美其衣 事也衣用縞以質素為貴也非本尚質之制而變易 尚忠之制而變革之者乎殷人則冠用辱以覆髮為 則立合黑白而成章叉集帝王之大成而致其交矣 取於幽玄蓋順其風氣之宜而所尚如此夏后氏則 虞氏皇冠以行祭飾不嫌於瞭略深衣以養老制有 **新旨配先養老天下之達禮也而冠** 服之制 何如有

龍記詳報 一人 代ロナス

王制

亦深衣蓋借祭之冠服以明養老之冠冕見其與祭

八三王養老皆引年

同重

老之禮畢卽行引戸校年之命而恩賜其老者爲 陳注四海之內老者眾矣安得人八而養之待國老庶 鄭注已而引戸校年當行復除也老人眾多非賢者

不可對養

者遠則論略近則論詳故地有其徳而非其年則未 長樂陳氏日凡言養老必兼虞氏此特言三王引年 可以養育其年而非其德則不可以養特言引年者

以年爲主故 业

嚴峻方氏日引如負罪引慝之引蓋引其年高下以

爲養醴之隆殺故也

免力役省匈徒以節其力授八杖行糜粥以致其恙 新旨者指四海之老皆引年正是養老也恩賜寬如 非下不從等事也有隨年之尊卑而爲賜之厚蔣意 養必行引戸梭年之令而恩賜之即几杖飲食之類 **地皆引年正是養老蓋老不可不養及不得人人而** 新裁此行於養國老庶老之後者養老養四悔之老 八三王之養老也皆校其年之尊卑而異其

皆是

醴記許說 《卷 四十八 王制

葁

天下之老有一之不得其養者哉 恩賜之厚薄焉此引戸校年之禮 王皆己行之矣

按此養老即推開說不指上文國老庶老引年 引戸校年而時講謂舉戸口冊籍引而進之以校共 注

其年與舊說大異

年之尊卑頗朋

郝京山謂令國中之老者皆引述

个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長大功 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

所寬此所以或復其家或復其子或復其身也問官

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有日養老有日寬疾以

徒鄉大夫遂人皆辨其老者廢疾者旅師

長樂陳氏日病者老者在所養喪者在所恤

從者在

從諸侯退仕大夫未知孰是 **欲令人貪慕故期不從政一說謂從大夫家出仕諸** 復除諸侯地寬役少故惟三月不從政大夫役多地狹 侯來徙者謂諸侯之民來徙於大夫之邑以其新徙當 将徙於諸侯者謂大夫米地之民徙於諸侯爲民自諸 於徙此王政之所宜恤者故皆不使之從政焉 來從已來者天人莫表於老莫苦於疾莫憂於喪莫勞 陳注從政謂給 公家之力役也 方氏日將徒 欲去者 舊說

鄭柱殷廢於人事 自從也

孔疏此謂大夫采地之民徙於諸侯爲民以其新 王制 猎

麗記菲克 從大夫家出仕諸侯從諸侯退仕大夫非鄭義也 以證之是據民之遷徙王肅及庾氏等以爲據仕 接旅師云新甿之治皆縣之使無征役鄭注 夫之邑以大夫役多地狹欲令人貪之故期不從 當須復除但諸侯地寬役少為人所欲故惟三月 自諸侯來徙於家者謂諸侯之民來徙 宋四十人 善 引此交 於

町之沿台縣之使無征役然則辨其老者廢疾者蓋 來徙國者可知先王之於徙者遠則有節近則有授 於大夫者可知自諸侯徙其家期不從政則自大夫 **心後世践更之法雖丞相之子不免戍邊非所謂** 以北山不均之刺不作於下而餘力之頻日間於上 已自家而將徙於諸侯三月不從政則自國而將徙 亦不特復其身而已新雕之無征役蓋亦不過期而 所以制之以義寬之以無征優之以下劑所以綏之 **黄者也絳之老人辱在泥塗非所謂含老者业** 禮書日義故民忘其勞仁故民悅其德此所

侯之國畿內之民往徙也自諸侯來徙居京師其家 政所以寬之也始來者不從政所以安之也 養居喪不從政則生者得以盡其泉戚將徒者不從 延平周氏日一子一人不從政則老者廢疾者有所 郝解不從政不服公家之役也徙謂新遯諸侯謂諂

行也將徙四句只三畿內對諸侯言不可以家作大 說約皆王者優恤之政此王者定制非待養老畢 丽

之喪齊衰大功之喪二句是一例恤有喪也以服之

輕重為免之人暫將從來從二句是一例恤遷徙也

陳注一說今皆不從以家字直作大夫覺牽强也若

期年不役

新目哀疾喪徙四事皆王者優恤之政不從政即不

禮記詳說 所以安之平 《卷四大 王制

諸侯來徙而居家於此地期不從政恤其來也又非

將從而居於他邦恤其去而三月不從政寬之也自

從政則得以盡其哀矣人之情莫勞及徒有自此國

喪故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

家留一人而不從政則疾者得以安人之情莫哀於

者有所養矣人之情莫苦於疾故廢疾非人不養者

子不從力役之政九十者其家不從力役之政則老

從力政將去未甚勞故但三月而已方來生業未定

則甚為故必以期也

人之情莫衰放老八十者

美

之子孫言廢本作廢注中舊說不可從 能自養故須免一人之役以養之兩人字合看父母 廢疾句是一例恤疾也非人不養謂無人養之則不 例恤老也八十者免一子之役九十者免一家之役 按此因上文養老而類推及之八十九十二句是 公家力役之政也但前不從政以老者言此以老者 **樂訂此承上歲老而并言王政之宜恤者** 從政給

禮記詳說卷四十八款 **展学学的** 之此招徠之倘若將去者何不留之而加恩以聽其 來諸使二字只作他國二字看謂將徙於他國寬其 年之役或以王畿對侯國言亦逼然新來徙者寬恤 以留之合二句一是去者使不去一是來者誘之來 如此似分晓講家無此說備之 字非果去也其去必有所困苦三月免其役寬之正 去予既要去又何能三月之淹以叨恩平或日玩將 力故免三月之役自他國從家來者慰其勞故免期 本日子 王制 3

禮記詳說卷四十九

半陽冉覲祖輯撰

之矜老而無天者謂之駁此四者天民之態而無害者也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事者謂

皆有常餼謂君上養以餼廩有常制也 陳生左傳崔杼生成及殭而寡是無妻者亦可言寡也

鄭注餼廩也

孔疏此一節論矜恤鰥寡孤獨之事無妻無夫謂之 王制

尼尼洋说 表参四九

矜寡者按孝經云男子六十無妻曰鰇婦人五十 無為娶之端故雖三十而亦稱飲詩云何草不支何 夫日寡舜年三十而尚書謂之鰥者以其父前母監

人不矜據外役在外嫁娶失時亦謂之爲矜於與鰥

獨鹿也鹿鹿無所依也 獨也無父日孤孤顏也顧望無所瞻見也無子曰獨 然其字從魚魚目恆不閉無夫日复寫倮也倮然單 **厚按瀏熙釋名云無妻曰蘇愁悒不能寐**目恆蘇蘇 同其男子無妻亦謂之寡左傳云崔杼生成及靈而

嚴腠方氏日若此之人雖欲有所赴恕而求逼莫之

先斯四者其以是數皆有常饒固所宜矣

孤為重作記者言少而無父則孤為輕別外家為重作記者言少而無父則則於家為重獨於孤為輕蓋孟子言幼而無父則此以孤獨矜家為厚禮運以於家孤獨為厚何也豈此以孤獨矜家為厚禮運以於家孤獨為厚何也豈此以孤獨矜家為原禮運以於家孤獨為原有輕重之序也

四尼洋院 卷四元 王制 不食而趨業矣孟子所謂萩栗如水火國儲民食咸黄氏曰斯蓋敘帝王仁政均田勸農禮樂既與民心

州長自率二千五百家而騆拔之則所謂無告者皆有导則五黨爲州使之相騆而四窮之民處其鄉里畜十年則是國家以振窮民爲必行之政矣况問比

孤此通言耳四十無妻不爲鰥三十無夫不爲寡有中山成氏日無妻曰鰥無夫曰寡無子曰獨無父曰一獲其養也

郝解天民之窮猶言天所窮之民常儉給以原饒有禮憂民之極則以老少年齒爲限也

室無父不爲孤壯而無子不爲獨聖人深意先王制

常製也

東東斯也皆有常願以給之此定制也 之寡婦此四者天民之窮困而無 所告想者也聖王 者名曰孑獨老而無妻者謂之鰥夫老而無夫者謂 大抵年幼少而無父者名曰孤子年衰老而無子 東東斯也皆有常願以給之此定制也

爱跳跳断者侏儒自工各以其器食之 按天民只是天下之民郝謂天所館之民覺鑿

官之役使故遂因共能而以原給食養之疏引國語戚

鄭注斷謂支節絕也侏儒短人也器能也施植鎮等六者爲證

對云戚施直轉注云使擊鐘臺際蒙璆注云璆是玉門特與常饒旣有疾病不可不養以其病尚輕不可可特與常饒旣有疾病不可不養以其病尚輕不可可特與常饒旣有疾病不可不養以其病尚輕不可可特與常饒旣有疾病不可不養以其病尚輕不可可特與常饒旣有疾病不可不養以其病尚輕不可可,與常此言。

僬僥置於掌土此瘖與侏儒其器食之者今古法異 傳不云跛瞬此不云蘧際戚施設文不具外傳瘤與 **露瘡僬僥官師所不材宜於掌土是各以器食之外** 磬使擊之侏儒扶魔注云扶持也廬戟柄也朦瞍修 聲注云歌詠琴瑟聾順司火注云使主然火其童抖

龍言詩意 嚴愛方氏曰百工則凡執一藝者是也先王之時瘠 者之治木冶氏之攻金玉人之切玉所謂各以其器 者以之質土聾者以之司火刖者以之守固 瞬断者之類也侏儒以之扶廬以至陶者之治垃 一人をロナカ Z | 別判 跛

之器耳孔子所謂使人也器之是矣 已是能也而日器者以隨其大小長短而用之故謂 矣先王之政必如是何也所以使在下者無廢材而 人人各得其養在上者無虛用而事事各極其精而 食之也荀子曰五疾上收而養之材而事之蓋謂是

纂訂瘖一聾一跛蹐一斷者一侏儒一百工一此六 能而以廩給食養之器者隨長短大小而用 類者 因其各有技藝之能足以 供官之役使遂因其

陳注凡男子婦人同出 塗者則男子常由婦人之石

婦人常由男子之左為遠別也

鄭注道中三途遠別也

左辟 道路則男石女左者地道尊石故也詩葛屡曰宛然 亦男左女右祭則君在阼夫人在房此陰陽之理也 以此也設弧帨男左門女右門拜男倘左女尚右髻 危故從中央孔子為中都宰其民至於男女別途蓋 長樂陳氏曰男女嫌於無別故男右女左車患於吃

也女子則深宮固門而已右有力而左無爲故其所 養嬳方氏曰道路所以通四方四方者男子所有事 王舸

限記書記

《卷四九

由如此道路見月令季春解既日中叉日央何也蓋 唯中乃可以言央也 央以適當言之耳或上或下或左或右皆非適當局

廷平周氏曰男女尊卑之節雖在道路亦不廢也

纂訂此道路遠嫌之禮也

學教民來上三節言道路敦禮讓末言耆老遂安養 合参四節一章皆言風俗之美王化之成本先王興

道路二字只貫三節

交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

東生人之。面兄之齒謂其人年與父同或與兄等也隨

Æ

不可相踰越而有先後言並行而齊也 行隨其後也鴈行並行而稍後也朋友年相若則彼此

鄭注廣敬也謂於塗中

暴訂此道路敬長之禮也 長是也所謂五年以長則骨隨之視此焉 由陰陸氏曰父之齒年長以倍是也兄之齒十年以 其次也朋友不相踰謂各以其齒而爲先後之序也 謂與兄爲長幼之齒者隨行則從其後也爲行則差 嚴陵方氏日父之齒謂與父爲長幼之齒者兄之齒

按不相踰陳注不相踰越並行而齊甚明方氏以齒

爲先後之序似另一意

禮記詳說

《卷四九

王制

オ

輕任并重任分斑白者不提挈

陳注并已獨任之也分析而二之也

鄭注皆謂以與少者雜色曰斑

則并與少者擔之也 孔疏父齒老也任謂有擔負者俱應擔負老少並輕 重任分者老少並重不可并

與少者一人則分爲輕重重與少者輕與老者

於五品耳故其天下外薄四海行路之民皆服敎化 長樂劉氏日帝王之爲治也不出人倫天下之人入

父之齒隨行父子之教著於道路矣兄之齒鴈行兄

提擊孝友之行著於道路矣故君子耆老不徒行庶 第之教著於道路安朋友不相斷禮義之教著於道 人耆老不徒食君子小人之爲子躬者莫不知尊德 路矣輕任并重任分任恤之行著於道路矣斑白不

然孟子言班白不負戴者蓋頁以背而戴以頂提挈 則一以手而已其言亦互相! 嚴裝方氏曰輕任幷重任分二者皆以優老者而已

道路也蓋男由右女由左車從中而男女之別見於 新裁道路三箭以首句作頭此言教化之成歴見於 王制

禮記詳說 道路矣父齒隨行兄齒鴈行則有以廣孝第而父子 兄弟之發著於道路矣朋友並行不相踰則以禮讓 一卷四九

親敬長代其勞而孝友之行著於道路矣先王之世 相先而朋友之教著於道路矣輕任并一節則是愛

風俗之美如此

按少者自有任老者之任輕則幷合於少者老者之 任重則不能合并只分其半斑白不提挈大概有少 者代勞意上云重任孙亦非全無提挈

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

陳注方氏日徒行謂無乘而行也徒食謂無羞而食

經 97-258

之老 行之賢非人各有養而俗尚孝敬安能使在家無徒仓 應氏日非人皆好德而士不失職安能使在路無徒

鄭注徒猶空也

者必不徙食不徒食者不必不徒行 而弔人庶人耆老不徒食故七十可以食肉不徒行 長樂陳氏曰君子耆老不徒行故五十無車不越疆

故也前言斑白者不提挈蓋庶人未當不徒行故也 嚴陵方氏曰內則日士不貳羹載蓋君子未當徒食 大夫謂之君子則以位稱之也土謂之君子則以德 王制

禮記詳說

卷四九

.

八

山陰陸氏日無車而行為徒行無內而食爲徒食 中人皆好德俗尚孝敬二句見得非禮教做成安能 小典比見貴賤適尊養之宜亦風俗之美處全重注 稱之也此以君子對庶人而言則主於士也明矣 君子庶人安養得遂如此

新裁此亦見風俗之美上句雖主老者享其遼實重 好德之化言下句雖言老者備其養實重孝敬之俗 而不至於徒行若上不好德士皆失職安能使在路 無徒行之賢乎俗尚孝敬故老必厚其所養而庶人 上皆好德故君子之老有車馬之賜足以代勞

> 子庶民對言 知孝敬則人皆失養安能使在家無徒食之老乎 之老有珍羞之味足以供口而不至於徒食若下不 新旨此皆先王與學立教之化成主風俗上看道路 一字作冒管到不提挈處末又專就香老說而以君

里者爲田九百畝 按注疏此下有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一節

長閘一百步夫三爲屋是三頃閼三百步長一百步屋 陳注步百爲畝是長一百步閥一步畝百爲夫是一頃 三為并則九百畝也長閣一里孟子曰方里而并并九

禮記詳說

卷里尤

王制

九

百畝

鄭注一里方三百步

是一頃也長關一百步夫三爲屋是三頃也關二百 按論語云步百爲畝是長一百步閥一步畝百爲夫 **孔疏此一節論開方之法** 推之則一里方三百步爲田適九百畝也孟子曰方 嚴陸方氏曰古者走百爲畝畝三爲里以開方之法 步長一百步屋三為并是九百畝也長關一里 方一里者爲田九百款

里而井井九百畝其言正謂是也積而推之至於爲

田九萬億畝其理亦若是而已

延平周氏日方里爲井故爲田九百畝井十爲成故

爲田九萬畝成十爲通故爲田九十億畝十通則百 億井矣故爲田九萬億畝

百里者百衍字

著官爲田九十億畝 一里看百爲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爲方上

九十億畝是一億有十萬十億有一百萬九十億乃九 爲田九十萬畝一百箇十里之方爲田九百萬畝今云 陳注一箇十里之方旣爲田九萬畝則十箇十里之方 百萬畝也

禮記詳報 《卷四五 王制

+

鄭注億个十萬

田九十萬畝一百箇十里之方爲田九百萬畝今云 **孔疏方十里爲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爲万十里者百 箇十里之方既爲田九萬畝則十箇十里之方爲**

九十億畝是一億有十萬十億有一百萬九十億爲 九百萬畝故云億个十萬

万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爲田九萬億畝

陳注計千里之方爲方百里者百一箇百里之方旣爲 方為九千億畝个乃三九萬億畝與數不同者若以億 九十億畝則十箇百里之方爲九百億畝百箇百里之

> 封建地里之界 誤也 言之當云九干億畝若以萬言之當云九萬萬畝經友 應氏日自此至篇末皆覆解篇首及中閒井田

鄭注萬億个萬萬也

億言之當云九干億畝若以萬言之當云九萬萬畝 萬字相交涉逐誤爲萬億鄭未注之前書本旣爾鄭 但曹經戰國及素之世經籍錯亂此經上下或億或 万為九千億畝今乃云九萬億畝 與數不同者若以 爲九十億畝則十箇百里方爲九百億畝百箇百里 **孔疏計干里之方爲方百里者百一箇百里之方旣**

萬也六國時或將萬爲億故云萬億但古事難委未 或以萬萬爲億或以一萬爲億此云萬億者減是萬 者即今之萬萬皇氏以爲億數不定或以十萬爲億 更不顯言其錯因此錯本萬億之言即云此經萬億 知孰是故備存焉

田干里之文也億干萬也

李氏曰愚考之自此後漢儒注王制之文也盧植以

王制爲漢文帝博士所撰蓋疑是與此即注天子之

郝解自此至終篇皆申言上交未詳之目此一節言 九州田畝之數制蘇分田之法周制六尺四寸為步

闊 若以方百里爲田九十億畝推之當爲田九萬萬畝 之中閒有田九百畝寬一里長十里爲田九百畝 方皆十里是一百箇一里為田九萬畝也一箇四 **里四方長間皆三百步是為方一里以開方之法**分 以萬萬爲億或以十萬爲億或以萬爲億不盡同也 億爲十萬也十億一百萬九十億九百萬也然古或 十萬為億當云九干億畝耳今云九萬億誤也此說 十里爲田九萬畝則十箇四方十里爲田九十萬畝 百箇四方十里為田九百萬畝个言九十億是一 步長一百步為一畝長三百步為三畝是為 四

體记样說 《 祭 四十九 正制

可用

法上看每云方者皆開方也首節百字是衍字二節 新裁方一里三節此覆說前章井田之制在閉方之 里者百十里者百三節百里者百三箇百字俱當

作三箇十字看爲田九萬畝九萬億畝首萬字當作 干字二億字亦作干字三萬字亦作干字如此看書 里者為田九百畝即方里而井井九百畝也方十里 方明須知一里至干里皆以九起數首一節言方一

之方也方一里田九百畝則方十里為田九千畝矣

者爲田一里者十言一箇十里之方是爲十箇一

一里

時四方各有不盡之地不勞中國以事外也再買東鄉

此說可疑 言一箇千里之方是爲十箇百里之方也方百里爲 九十千畝矣是卽九萬地方干里者爲方百里者百 箇十里之方也方十里爲田九千畝則方百里爲田 田九十千畝則方于里爲田九千億畝矣即九億也 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十言一箇百里之方是爲十

纂訂此三節覆解篇首并田開方所容之田下節分 田實肇於此

倍共敗新裁誤作十倍看存以俟質 按數目字新裁改正未是自一至十自十至百皆百

《卷 四九 王制

江至灰衡山干里而遙自東河至於東海干里而遙自東 **目極山垩灰南河干里而近自南河** 应记样说 **王**於江十里而近 晝

墨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恆山 北者河流紫带周遶雖流沙分際亦與河接也自紊而 外也南以江與衡山爲限百越未盡開也河舉東西南 上西北袤而東南庭泰而下東南展而西北編先王盛 言東海者東海在中國封疆之內而西南北則夷徼之 陳注方氏日不足謂之近有餘謂之遙 **於西汀千里而近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遙** 應氏日此獨

西被朔芹咸野特聲教所及非貢賦所限 也

州域 鄭注冀州域 雍州域贸升监督 豫州域 荆州域 徐州域 **水翼**

過千里遙者謂不滿千里其義的非也其餘遙近皆 千里言之其地稍遠言不啻千里熊氏以爲近者謂 近言不滿干里下云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遙調以 近者皇氏云自恆山至於南河以千里言之其地稍 **孔疏此一節論四海之內地遠近里敷也言千里**

長樂陳氏日不足乎千里謂之千里而近過乎千里 王制

放此也

農記許說

卷型九

占

北不盡恆山者王制言其地之所託禹貳言聲敎之 所託故心 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託于四海王制南不盡領山 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恆山禹貢東漸于海西 謂之千里而遙至則非盡其地故西不盡流沙南不

雖流沙分際亦與河接也自蒸而上西北該而東南 未盡開也惟河獨塚東西南北者河流繁帶而周邊 疆理有所不及也南獨以江與衡山爲限蓋百越稻 者東海在中國封疆之內而西南北則流夷後之外 金華應氏日海環宇宙之大此所謂至於海獨言東

> 壓自素而下東南展而西北縮古今之疆理天地之 冀州爲帝都三面阻阿故有東南西三河流沙一名 五干里者此區域之大數而龜理之略者也 及非必貢賦之所限也故外薄四海粥成五服至於 外也若禹貢之東漸西被而朔南咸暨特共聲教匠 郝解此明前交干里內日甸外日采日流之制古者 南北各有不盡之地蓋聽四夷居之不勞中國以事 居延澤不足口近有餘曰遙九州之地自禹頁五服 李氏曰此經乃注九州干七百國之交也 大運中國夷狄之消長大略可見當先王盛時東西

檀記詳說

卷四九 王制

里今據所記甸采流四方不過三千里蓋周衰以後 稱五千里周禮九服稱六千里秦漢以後開拓至萬

截上是分服計道里之遠近以爲朝貢之節下是分 新裁此詳先王分服之法詳內略外也末千里而遊 計之自恆山而南河自南河而江又自江而衡山皆 後朝貢之期定是故衡山恆山南北限馬以南北直 盡也餘饭此 服所不盡者非貢賦所限也謂雖流沙之地亦有不 以干里為率而少有遠近之差 斷長補短固三千里 先王大一統之治必分服之法明而

支

出於五服王者詳於治內而略於治外有如此 也聲教暨馬足矣曷嘗强之以方物之頁乎東界乎 節矣若夫流沙界乎西衡山界乎南猶有不盡之地 **也東海流沙東西限焉以東西橫計之自東河向東** 曷嘗强之以貢賦之修乎土地不盡於四方朝貢不 東海北界乎恆山尚有不盡之地也交命敷焉足矣 海自東河而西河叉自西河而流沙皆以干里爲率 而僅有遠近之殊裒多益寡亦三千里也是朝貢之

方以內之土田山川已足以供衣食租賦之需必欲 纂訂東西南北各有不盡之地非不能服遠也見得 夫

正制

按而近而遙以千里計之還近些以千里計之還遠 此御世妙法若東征西討卒秅海內武帝可爲殷繁 諸侯賓服而朝廷尊治外略則四裔來王而百姓寧 些故不足為近有餘爲遙不盡者疆域不盡也不在 燕賜之費不來則有征伐之煩甚非算也治內詳則 分服極遠之處而責之朝頁則勞中以事外來 則有

畝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山陵 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爲田八 億畝

分服制 貢之內

儒以萬億二字爲衍非也此並疏義然愚按方百里爲 亦承誤釋之也 田九十億畝則方三千里當云八萬一千億畝如疏義 十箇萬億之外更有一萬億是共爲八十一萬億畝先 十整數之下云萬億是八十箇萬億又云一萬億言八 億畝九箇千里九九八十一故有八十一萬億畝於八 陳柱爲田八十萬億 万三千里三三爲九爲方千里者九一箇千里有九萬 萬億畝者以一 州方干里九州

也山足日麓 鄭注九州之大計 以一大國爲率其餘所以授民

禮記詳說

《卷四九 王制

萬億又云一萬億言是詳也以前支誤爲萬億此則 九萬億畝九箇千里九九八十一故有八十一萬億 孔疏爲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以一 因前交之誤更以萬億言之 畝但記支詳具於八十整數之下云萬億是八十箇 方三千里三三如九爲方千里者有九一箇千里有 州方干里 九 州

嚴陵方氏日經上重有萬億二字蓋衍亥耳 田之大數而疆理之詳者也觀於日內日外二字而 金華應氏日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者此民 **治之詳略可知矣**

丰

郝解方百里爲田九十億畝則方三千里當爲八 干億畝云八十萬億零一萬億畝談此

則自百里約言之以百里而積算之則可以盡計天 新裁此總計天下田敷而約百里實數例之自首句 至一萬億畝截是以天下田數而總之方百里至末 九千里看田八十萬一萬億九九八十一當作八萬 下可耕之田實數矣方三千里指九州言三千里作 當作六萬看其餘指實在可耕者言之 把此總數 一干億畝九十億畝當作九萬畝看其餘六十億畝 算則每歲所入之租賦期即俱在目前冢宰制國

禮記詳說

卷四九

王朝

末

用的法亦從此處總額算來

以爲賦、私之制恆山節分服以衰計以爲朝賣之節 說約自方一里至此五節首節至三節分田以方計 凡口衝箭糖結分服分田之數也

可疑 按方氏謂萬億畝萬億字衍交而陳注以爲非衍終 麓等三分去一其餘實田六十億萬畝此亦是大概 有木爲林麓在山足亦有木故林麓並言大水川澤 之辭如何得恰好三分去一 小水清濱城郭以衞宮室以居逢巷以行皆在八上 方三千里田八十一萬億畝中閒除山陵林 高者爲山卑者爲陵

此推之

方氏日東田者即詩言南東共政也言南即

節言田方三千里正是承上節南北東西各三千里 萬億數內除去算止餘六十億畝 也 上節言地此

秘當今東田百四 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令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 里子 步四尺 न 一畝

耆百畝當今東田百五十二畝七十一 寸是牟步比古步每步賸出一十二寸以此計之則古 六尺四寸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則一步有五十一 陳注疏曰古者八寸爲尺以周尺八尺爲步則一 步有餘與此 步有

雇記書記

王制

(条四)プ ま

四十六畝三十步不相應又今步每步滕古步十二 是今步比古步每步滕出一尺二寸八分以此計之則 步二十寸與此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又 以此計之則古之百里當今百二十三里一百一十五 不相應經交錯亂不可用也 寸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則一步有五尺一寸二分 云古者八寸爲尺以周尺八尺爲步則一步有六尺四 十分寸之四 與此百四十六畝 三十 步不相 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一寸六分 愚拔蘇義所算亦誤當 應里亦做

所趨也 民說南東其畝云或南其畝或東其畝順地勢及水之民說南東其畝云或南其畝或東其畝順地勢及水之以 魔在其北而向南 三東 則以盧在其西而向東 嚴

大大一四寸則謂周八寸爲尺也故云蓋六國時多 人六十四寸以此計之古者百畝當今百五十六畝 八六十四寸以此計之古者百畝當今百五十六畝 八六十四寸以此計之古者百畝當今百五十六畝 一十五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五里 一十五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五里 是六十四寸以此計之古者百畝當今百五十六畝 是六十四寸則雖則為入 之一五十四寸則此則為入

步則方百畝之間從北經南每畝廣二十五步總為田一百二十五步是今田每一畝之田長百步得為全民八尺為步則今步皆少於古步一十六寸也是今是八尺八尺為步則今步皆少於古步一十六寸也是今是八尺八尺為步則今步皆少於古步一十六寸也是今是八尺八尺為步則今步皆少於古步一十六寸也是今是八尺八尺為步則步入十寸鄭又以今周尺八八為步則今步皆少於古步一十六寸也是个是八尺為步則今步皆少於古步一十六寸也是个是八尺為步則分百畝之間從北經南旬以古周尺十寸為尺層。

一千五百步從束嚮西每畝

二十五步亦總爲二千

里爲个之二十五里故云古者百里當个百二十五 古者四十里賸今十里爲五十里則古者八十里胯 步故云古者百畝當今百五十二畝二十五步也 積得六百二十五步六百步則爲六畝餘有二十五 百里之外猶有古之二十里四里 古四步賸今一步則古者四里脫今一 五百步 今二十里總爲百里是古者八十里爲今百里今之 五步應西 南北長二十五步應南畔所騰之度東西亦 相供 卷四九 畔所賸之度計方二十五步開方乘之經 爲五干步是總爲五十畝 王制 賸一 主 里其古二十 里爲五里 叉西南

里

一年 リス

王间

=

延平周氏日辨以五歲同度量而周亦十有一歲同

原稠東土故云東田地勢西北高東南下故東南為一都解古帝都西北墾田偏在東南周秦漢編居西中

纂訂此節總言井田步畝之數言今之田里與古長短廣狹之不同也然尺寸步數多不相應關之可也 與里與昔皆不同無可詳考姑隨交訓之可耳漢都 與里與昔皆不同無可詳考姑隨交訓之可耳漢都 與里與昔皆不同無可詳考姑隨交訓之可耳漢都 與里與昔皆不同無可詳考姑隨交訓之可耳漢都 以關於之不同也然尺寸步數多不相應關之可也 其畝之說章强難從

万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

陳注天下九州王畿居中 百箇百里以開方之法推之合萬里也 州 毎州

封方百里者三十國其餘方百里者七十

陳注公侯皆方百里封三十箇百里賸 七十箇百里

農に業党「▼修門」、王制
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又封方五十里 陳泩伯七十里封六十箇七十里是占二十九箇百里 四十箇十里於三十箇百里內廣六十箇十里

十爲方百里者三十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 百三 陳注除上封二等國共占六十箇百里外只賸四十箇 四十九是四十九箇 封止賸十箇百里六十箇十里 百里及六十箇十里於此地內封子男五十里之國者 十箇每一百里封四箇實占三十箇百里湿三等 十 里 子男方五十里五五二十 伯國方七十里七七

〈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別田諸侯之有功者取 芝開田

五是二十五箇十里

陳注除名山大澤之外皆爲附庸之國及問 111

永嘉徐氏

日

開方通算畿內外萬里展計十

Ш

里之國一 用十里之方四十九七十里之國二則 里者六十爲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 百中去三十故其餘方百里者有七十叉封方七 立大國三十故此云封方百里者三十國謂丞也 改云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三十國者前文云· 里凡千里之方以開方計之爲方百里者凡 孔 國也凡百里之方開方計之爲十里之方百 十里之方二然則二十箇七七里之國用百里之方 十里之方九十八期一箇百里爲七十里之國! 此 節論畿外 九州 建闔之法 九 州 쌔 其七土 一十謂侯 有一直 别 方干 用

禮記詳說

尼記詳說

巻四九

卷四十九 ${\bf \Xi}$ 制

卡滕十里方有二十七十里之國六十用百 重 里之方

三十勝十里之方六十今就百里之方三十里之中

三十則 者四十故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又封 抽去十里之方六十是用百里之方二十九方十里 封五 方五十里者百二十者上云小國百二十 謂 凡百里之方一 十里之國四十令小國百二十故用 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以爲附庸 封五十里之國四則十箇 百里之方 Ħ 里之方 伯國也

法方干里者為方百里者百乃萬里之地封方百里 大十乃伯之國通計三分中止算其一但得四十里 共通計萬里之地乃公侯之國又封方七十里之國 四十里總前三十箇百里共五干九百四十里為方 百里者二十九者此指實數算之計二千九百里方 中里者四十者此就十分中止算其一但得四十里 地方二十九百里之國 地方二十九百里方 四十里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此指實數言之計四千 里方十里者為方百里者百乃萬里之地封方百里

起記詳說 卷四九 王制 美

延平周氏曰所謂封方百里者三十國之類非實育

纂訂方干里者五節此覆解畿外八州之制蓋天下

九州各方千里畫將百區區方百里是謂方百里者

於記詳說 — 卷四九 王制

田也

以待有功之諸侯周官之法若縣師所謂野者皆聞

然亦在其所封域之內也附庸所以畜小國閒田

荒大東是泰山之與驅蒙雖不恶是魯國實封之地

封也放詩日泰山巖嚴魯邦所瞻又曰奄有驅蒙逐

可以周知其法與此同名山大澤不以封亦非不以

六俟方三百里則十一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

百里則百男以周知天下蓋以一千里度之則天下

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

此國也特計其地之廣狹所能容者也周官職方謂

毛

經 97-268

百以開方之法蓋萬里也萬里之地以封公侯方面里之國二十占地三千里尚餘方七千里是謂方百里之國二十占地三千里尚餘方七千里是謂方百里之國二十占地三千里尚餘方百里者一方十里都在上交餘方百里者七十之內又封方五七十里即在上交餘方百里者七十之內又封方五十里即在上交餘方百里者七十之內又封方五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以爲附庸閒田 總數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以爲附庸閒田 總數方百里者一方十里者六十以爲附庸閒田 總數方百里者一方十里者六十以爲附庸閒田 總數方百里者一方十里者六十以爲附庸閒田 總數方百里者一方十里者六十以爲附庸閒田 總數方百里者一方十里者六十以爲附庸閒田 總數方百里者一方十里者六十以爲附庸閒田 總數方百里者一方十五人大學之一,

天子之縣內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九大子之縣內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方十里者四十再合餘數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八次季日里者四十叉封小國方五十里者百二十折算方百里者四十叉封小國方五十里者百二十折算方百里者四十令大國三十是有方百里者五十九叉零方十四十合大國三十是有方百里者五十九叉零方十四十合大國三十是有方百里者五十九叉零方十四十合大國三十是有方百里者五十九叉零方十四十合大國三十是有方百里者五十九叉零方十四十分縣內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五十九叉零方十四十分縣內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五十九叉零方十

卷四九

王制

쿶

采邑之分於王朝也 地少廣封建之制於天下也畿內封建少而餘地多備 陈注此做上章畿外之法推之可見畿外封國多而餘

十四方十里

弟采邑故建國數少餘地多 地少畿內本供天子又有郊關鄉 涿準 擬公卿 王子

首不言名山大澤與祿士閒田則以前見之 嚴陵方氏曰凡此皆論畿內建國之法也已解前窟

延平周氏日此亦非實有此國也特計其地之廣狹

所能容者也

禮記詳說 之地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此指卿之國三分中 封方百里者九乃公之國計九百里其餘方百里者 **永嘉徐氏日方干里者爲方百里者百乃萬里之地** 九十一此指實數算之計九千一百里運前共萬里 《卷四九

十一此就十分中止算其一計七十一里通前封方 此申言前之餘數亦是一千二十九里方十里者七 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此十分中算其一計二十九里 干九百二十九里爲方百里者十此指實數言之計 止算二分合得一千二十九里通前百里者九計 七十五里通前其計三千五百單四里爲方百里者 十三此大夫之國就十分中止算其半合得千五百 百里及七十里統計萬里之地又封方五十里者上 一千里方十里者二十九此指實數言之計八千里 五此指實數言之計一千五百里方十里者七十

> 里之數開方則成十萬之地此指天子之縣內方干 算其一計九干六里統計百里七十里之國其成萬 五此 之計六干四百里方十里者九十六此就十分中止 五百七十五里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此指實數言 指十分中算其一討七十五里此乃申言則于

李氏日此乃主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 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七十三國

之女也

尼北部京 卷四九 纂訂此覆解畿內一州之制百里亦以開方百里沓 言七十里五十里亦以開方干里者言殊不相合姑 重

閼

按此數目百十最易阻予破爲十里之國干總以十 里除之合餘數共六干四百九十六是爲方百里者

諸侯之下土禄食九人中土食十八人 一人卿食 百八十八

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也

陳注此言大國之數

孔疏此一箇論士大夫及該侯等食禄之數兼明臣

之世與不世之事 藤則二百八十八人 君謂大國之君也前云君士 前云下大夫倍上士則食七十二人前云卿四大夫 上農夫故有九人也前三上士倍中土故三十六也 司之可知故此支發幾外之卿也前云諸侯下士視 夫卿君故此依前而釋也諸侯之士與明則天子士 前以有諸侯之下士以上及大

李氏日此乃注諸侯之下土視上農夫君十卿祿之

專生次國大夫亦食七十二人卿三大夫祿故食二百 十六人

孔疏六國之卿食二百一十六人者謂夏伯殷侯周 則侯伯國也此大夫以下亦如大國大夫而鄉惟得 三大夫褓耳故特言卿也 君食二干一百六十人

者君亦十 卿滁也

小國之卿食百四十四人君食干四百四十人

陳生小國大夫亦食七十二八卿倍大夫禄故食百四

十四人

孔疏小園之鄉食百四十四人者小園謂夏周子男

夫祿耳 殷之伯國也大夫以下亦如大國大夫而卿則二人 君食干四百四十人者君亦十卿蘇也

陳生峰於天子所命也

子卿無以異也其國小故不復差降也或云視大夫 故视小國卿小國卿食一百四十四人也其若子男 六人而一卿命於其君爲賤則祿不可等命天子者 八人若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縣各食二百一十 孔疏大國三與皆命於天子則其稱各食二百八十 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則稱猶如此其命天

医記样說 老四九 王制

也其天子之士卿大夫無文宜準大國之卿大夫士

士倍下士至於君十卿稱者是也此特重釋之耳 眾也然必析其數的見其所食之多亦欲居人上者 皆服役乎君者也則既各給之田以爲郦矣君爲之 嚴陵方氏日凡此皆言制禄多寡之法篇首所言中 愈眾豈非以人徒服役漸增而漸廣歟然由卿以下 金華應氏日由下士以至於君其稱愈厚則其所食 十人之食而養一國之君所養極其厚則所食兼於 所入豈盡以食二千八百八十人哉以二千八百八

且不至壅利以自私而必推己以養人故君所食之 知吾之所奉合眾力而共爲之則必思其有以稱此 人十倍於卿而由土至卿防食者交第加眾皆欲其

無獨富之心而助君以養民也

飲約此申釋一卿命於其君意如小國之卿食百四

十四人降於天子所命也

百四十四人也以其監於侯國則地之所出不足以 十四人馬此蓋尊王之意也王朝大夫本食一千四 灣力每及天子之命故但如小國之卿而食一百四 新裁分园之卿本食二百一十六人也以其命於己

禮記詳說 《卷四十九 王制

盏

恤臣之意也一是定分之制一是權宜之術合下 按如小 國之卿以稱言 供故暫視諸侯之卿而得食一百八十八人馬此蓋

天子之大夫爲三監監於諸侯之國者其稱視諸侯之卿

陳生祿視諸侯之卿可食二百八十八人者也 延平周氏日侯分以州州統以牧牧統以伯又監以

爲之維持者哉防調祿取於方伯之地者豈非取方 大夫此上下足以相制而莫敢爲節又况有仁義而

伯附庸之地乎

故也其假視次國之君者以三監之職其權不可不 已其實一也以其監方伯故其祿取之於方伯之地 屬其減視諸侯之卿者以大夫之位所養不必太厚 蓋方伯長於諸侯三監監方伯方伯所以監諸侯而 嚴陵方氏曰三監卽帶首所言監於方伯之國國三 人是也彼言監於方伯之國此言監於諸侯之國者

諸侯之長成王使之劼其民且 曰別惟若畴圻父遵 王既殺武庚以其地封康叔兼治之謂之孟侯則爲 新安王氏曰苦者管权蔡叔霍叔皆爲三監於殷成

禮記菁說 《卷字九 王制

空此天子使三卿監其國故以爲康叔之疇然則蘇 達農父若保宏父定辟圻父司馬農父司徒宏父司

李氏日此乃注三監之文也方伯爲朝至視元士注 食滁於其地無由復受爵於王朝也 天子之縣內其餘以蔣士以爲閒田之交也給下 視諸侯之卿爵視次國之君亦可見矣旣監其國當

之地少不足供故龢殺於常限於方伯之地也受命 三千二百畝可食二百八十八人非抑之也以方伯 **冒天子之大夫受田昶子男矣令視大國之卿其田**

新裁此申釋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之意首二句作

勞也補爵命自王朝意 稱其制方伯之權也減取方伯之地欲其易給而無 驚晃非寵之也以方伯之權重不易制故酹隆於常 爬子男矣今視次國之君崇其秩則七命加其服則

新旨天子大夫虧減皆視子男此則殺其禄者量地 古者王圻居中八州居外每州設一方伯爲使方伯 王朝之大夫爲列國之三監於以監臨其地而督察 專制於一方其權實重天子得不大爲之防乎必使 所出也隆其留者表洪威權之重以歷鎮諸侯也 其事也內臣旣監於其外突然其待之也何如養之

禮記詳說 | 卷四九 王制

鹤則視次國之君而居子男之上也而其稼之取於 以藤則視諸侯之卿可食二百八十八人也尊之以 按禄與督並言而意重在禄故下又接禄言之 何地耶取於方伯之地欲其易給而不難致也

万伯爲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視元士 云周干八百諸侯若皆有之則盡京師地亦不能容 往也春秋傳謂之朝宿之邑惟方伯有之其餘否許愼 陳注謂之湯沐者言入至畿內即暫止頓於此齊沒而 鄭注給齊戒自潔清之用浴用湯沐用潘 孔疏以方伯朝天子故給以湯沐之邑按前交云不

也昔祝鮀盛稱魯篇晉國之封而衞有湯沐之邑則

場沐之邑豈諸侯之所均也漢諸侯皆有邸於京師

之時湯沐邑皆有所賦漢初民無蓋藏高祖於是省

武帝令諸侯各治邸泰山下蓋先王之遺制也先王

邑非諸侯之所得專魯鄭專而易之此春秋所以譏

田魯侯湯沐之邑也耐鄭伯從祭泰山湯沐之邑也

千八百諸侯盡京師地不能容之不合事理之宜是 沐邑其餘則否許候謹按京師之地皆有朝宿邑周 山有湯沐之邑聲周公之後鄭宣王母弟此皆有湯 邑左氏說諸侯有功德於王室京師有朝宿之邑泰 天子之郊皆有朝宿之邑從泰山之下皆有湯木之 色視元士亦五十里以下異義公羊說諸侯朝天子 能五十 許恆不從公羊之說鄭無駭當從許說 里曰附庸叉云天子元士視附庸以湯木之

得記詳說 卷四九

沐者齊戒以見君故也方伯之於天子猶天子之於 王制

長樂陳氏日湯沐則朝宿之色也不日朝宿而日湯

邑於縣內視元士則凡非方伯其邑不得視元士也 神天子巡守有湯沐之邑於泰山之下則方伯爲朝 不然諸侯湯沐之邑多矣盡王畿其足以容之乎許 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宜矣 禮書日湯木之

經 97-273

禁輕租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爲私奉養不

領於天子之經費

と養也春秋傳日天子之郊諸侯皆有朝宿之邑馬 蓋謂是矣然此止言方伯者豈非以視元士之邑者 嚴峻方氏日湯沐之邑者以其邑之所出而供湯木

獨方。伯乎

新裁方伯朝君不先齊戒不敢入見敬君也然齊戒 **休沐而後入朝三監之辭取諸此邑 郝解方伯八州之伯湯沐之邑爲有事入畿內暫止**

支費於何取給故有湯牀之邑於天子縣內此先王 本 卷 四九 王制

伯之意限其制意不必從

則冗費視元土之五十里足矣此總見天子厚待方 所以體大臣也不過取其爲供湯本之費而己過多

按三監之減取之方伯之地當是方伯所統境內有 閒田可給三監之費郝京山謂取方伯湯沐之邑恐

邑不宜兩用

子之元士以君其國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一諸侯世子世國大夫不世爵使以德爵以功未賜爵視天

是大夫為總號

未賜當謂列國諸侯及縣內諸侯

若畿外者君其本國畿內者亦君畿內之國故鄭注

其身旣死其子未得簡賜其衣服禮制殿天子元土

陳注世子世國畿外之制也天子大夫不世虧而 先王使人爵人必取其有德有功者列國之君薨其子 世球

> 未得貿賜則其衣服禮數視天子之元士賜爵而後得 亦世之在傳言官有世功則有官族 **邓先君之舊也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而有大功德者**

不世爵隊此直云大夫不世爵與諸侯大夫交異故 不世母而世祿件賢也 鄭注象賢也 原之等是縣內諸侯也詩衞武公入相於周叉尚書 知是天子大夫也知是縣內及列國諸侯入爲天子 孔疏知此大夫是天子大夫者以下云諸侯之大夫 大夫者按禮運云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則周召畢 謂縣內及列國諸侯爲天子大夫者 王制 列國及縣內之国也

神記許說

一番甲九

文故云大夫 然畿內諸侯有為三公則問召是也列 **顧命齊侯爲虎賁衞侯爲司寇是列國諸侯也並入** 夫者為言公卿大夫於交爲煩故總言大夫以包之 國諸侯入為六卿則鄭武公是也今總云爲天子大 爲天子大夫按司裘諸侯則其熊侯豹侯是畿內亦 **日請侯此不三諸侯而云大夫者辟上諸侯世子之** 詩云三事大夫謂三公也春秋諸侯殺大夫謂卿也

邑若其賢才則世爲公卿則春秋周公召伯之屬是 諸侯有大功德元子出封畿外則王命次子守其保 **发操** 諸侯 卿大夫也 亦得世之故隱八年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 雅蘇鉛有爽謂諸侯世子未遇錫命服士服而來此 云列國及縣內之國鄭必如兼畿外列國者以詩小 諸侯降於天子故大夫不世虧滌若有大功德

禮記詳說 卷四九 王制 而庶績成及周之衰公卿大夫皆世官政由是敗矣 程子习古者使以德爵以功世,於而不官故賢才眾

使以德爵以功者别而言之爵主德滁主功合而言 言大夫以卿兼公而上大夫爲卿故也周官大司徒 之必使以試其德及有功而後虧之也 以賢制假以庸制於司土以德詔假以功詔祿此則 不世爵即內諸侯禄是也內諸侯不止於大夫此止 長樂陳氏 曰諸侯世子世 國即外諸侯嗣是也大夫

適子未誓則以皮帛継子勇則未賜禹視天子之元 世子世國之初也視謂禮儀之數視之也且諸侯之 士者以元士視附庸而繼子勇故私諸侯之大夫不 嚴陵方氏日末賜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者謂

> 日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則天子之大夫世滁也明 世智禄則以其德又有降於天子之大夫故也於逐

入爲大夫則不可以世爵蓋以德而使之待其功而 **賁是以諸侯爲大夫也在其國爲世子則可以世國** 候爲司寇是以諸侯爲天于之卿也齊侯呂仮爲虎 之國則爲卿其次爲大夫成王末年芮伯爲司徒塩 延平周氏日天子之大夫世禄不世爵故其子 新安王氏日繼世而爲諸侯象賢也諸侯人於天子 赐爵者則其禮視元士而其滁印大夫也 王制

書王也 是以諸侯而臨臣民或未朝天子亦遣使以冤服就 服來朝以土服見於天子天子命之則授以冤服於 賜之苟無君命而爲諸侯春秋於桓公所以處首不 畿內有采地之公卿也君薨世子嗣位以君其國 爵之非子孫所得繼也 未賜貸此乃外之列國非 除

郝解此申明前交內諸侯滁外諸侯嗣之義諸侯世 夫不世鹤止世縣此注內諸侯之交也 李氏曰諸侯世子世國此注外諸侯世子之友也大 子謂外諸侯之適子世國 即嗣也大夫天子之大夫

里

歷紀詳說

卷四九

數惟視天子元士以君其國而已若夫諸侯之大夫 **亦必稟天子賜策命乃得爵如先世不然其車服禮** 子之大夫擇有德而任之所以不世倒若外諸侯之 **水謂其子卽內諸侯之子不世虧卽所謂祿也蓋天** 鹤其先世有大功於國故世世同休然其嗣子繼立 不但不世齡亦不得世辭矣

及則未必得人而害政廢事不可勝言不比減但以 視官為世及之物而天子激制之權輕矣兄且官世 新裁此見名與器不可假人而先王必謹於與之之 天子所以榮辱廢置天下全在於留舊一輕則

爬記詳說 一卷四九

得世虧也不世虧之故何也任使委用爲使天子也 **采有邦之功衡以大夫以其浚明有家之功諸侯大** 三德日宣命數名器爲俗天子也爲以諸侯以其亮 使之滿屏王室者必六德日嚴使之與聞國政者必 子世祿而已會不得以擅傳總之人臣得世祿而不 侯世子世國而已爾不得以擅襲畿内天子大夫之 租稅養之而已雖濫及亦不失爲厚道 後而遽世其質乎是以副君之緣立衛未賜之時視 夫之子未必生而即有功德豈以其爲世功世德之 彼餓外趙

元士之衣服禮數以君共國而異於賜餠之時賜餠

報功故可延位以尊賢故當擇 製此而不世齡之意明矣通節只重不世齡言世國 正見不世爵也或日爵不可世祿何可濫也日祿以 何有於衡而降於王朝之臣必有大功德而後可也 而後得如先君之舊也至若諸侯之大夫祿 亦不世

俟大夫言兩以字有非此則斷不得使與虧意 又申大夫不世虧也言大夫不世虧,赎則天子之大 心典通重不世爵上使德二句原不世虧之故兼諸 **퀝天子元士叉申諸侯不世爵也諸侯之大夫二句**

780里本

羊兒 ■ 松田山 玉制夫但世祿而不世爵可知

之禮制以行事必賜而後乃世國也又承大夫不世 之意使爵可串說德功可互說無大分此是一層下 但當祿而不世其爵使以德霄以功二句申不世爵 外諸侯與畿內大夫並言諸侯世子當嗣大夫之子 待一時豈可謂之不世虧乎 上下作兩層看以畿 節其說甚曲諸侯世子世國其衙已定天子未命如 按此節都京山說甚簡明可從時講以不世虧其遠 不唯不世酹而並不世辭此是因上文又進一層說 承上世國而言世子未受天子之命只照天子元士 觸而言天子之大夫不世虧而世禄若諸侯之大夫

未赐爵猶言未賜命不必泥爵字其五等之爵已

定但須賜之命耳 **俠之子**不世爵則與前章。P 此申前嗣潔二字之意若謂諸

八禮冠香喪祭鄉相見

土相見 陳注今所存者士冠士昏士丧特牲少牢饋食鄉饮酒

鄭庄鄉鄉飲酒鄉射

禮記詳說 主於內祭禮達於外先喪而後祭者因自內以及外 爲先然冠陽禮也昏陰禮也故以冠昏爲之序耍禮 嚴度方氏日冠者禮之始昏者禮之本故六禮以是 《卷四十九 王制

以車甲則軍禮固在其中矣 軍禮者六禮司徒修之以節民性而有發司徒敘士 **昏嘉禮也喪凶禮也祭吉禮也鄕相見賓禮也不及 鄉儀禮相見特主於士而已故又言之於末爲夫冠** 也冠昏而下有國者之所同也而鄉飲酒特施於

按个所用者冠昏喪祭凹禮/而鄉飲官行之士相見 纂訂喪祭禮如遠近有期疏數有節隆殺有宜皆是 士相見禮如坐立有序長幼有分揖讓有節智是

教公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八政飲食衣服 之禮無人講矣此小禮當考之儀禮

事為異別度量數制

皆有明證及且多祖籍書豈可謂決然無疑哉朱子有 **端矣此篇先儒謂雜舉歴代之典雖一一分別而不能** 可關者所以居八政之首齊之則不使有僭假詭異之 使有多寡廣核之異若夫飲食衣服尤民生日用之不 器有同有異度量則不使有長短小大之殊數制則不 害也事爲者百工之技藝有正有邪異別者五方之械 修則不懷明則不渝然非齊八政以防淫則亦禮敎之 陳注六禮七教八政皆司徒所掌禮節民性教與民德 言漢儒說制度有不合者多推從殷禮去此亦疑其無

爬記詳說

《卷四元

徵矣然只據大綱而言與學以上修六禮以下其坦明

者亦可爲後王之法也 **而帛遍廣狹也** 五方用器不同也度丈尺也量手斛也數百十也制 鄭注飲食爲上衣服次之事爲謂百工技藝也異別

養陰故先飲而後食有飲食以養之必有衣服以成 之故繼之以衣服焉有所服必有所事故繼之以事 有所事必有所異故繼之以異別爲有異別矣則必 嚴酸方氏日政在養民故以飲食爲首飲養腸而食 有度以度其所至量以量其所容有度量矣則必有

空所辨以居民者也 五地之常職方九土之宜王制中國四夷之俗皆司 考工之六職皆司徒所須以任民者也異別者司徒 異別注不能通事爲者冢宰之九職司徒之十二事 江陵項氏日飲食衣服度量敷制六者易明獨事爲 敷以計其多少有制以定其差等依繼之以數制爲

政人君之所授於上也王制之六禮八政司徒之所 長樂陳氏日禮待教然後行教待政然後立六禮不 之類而異乎洪龍之八政者宗伯之五禮洪範之八 及朝聘軍旅而不備乎宗伯之五禮八政不及貨祀

教於下也

卷四九 王制

异

新裁以申七教八政之實上段體明七教以與民德 李氏日此注司徒修六醴明七教齊八政之文也

用皆切於民生日用者也 祖豆有數交繡有恆做 意講下段體齊八政以防淫意講上段人倫下段物

械變異以歸同事為之政異別之政也不使有長短 小大之殊度之政量之政也不使有多寡属狹之異

食之政衣服之政也百工技藝去邪而歸正五方器

數之政制之政也八政齊而淫防矣

新旨六融七級八政提其綱下皆列其目也所謂修

忠長幼教以惠順朋友教以信賓容教以禮此七者 以追遠鄉以序齒相見以正交接此六者所宜修也 有辨百工之技藝有正有邪律之以法使矯枉歸正 以慈孝兄弟教以友恭夫婦教以義聽君臣教以仁 飲食所以養生必豐儉適宜衣服所以交身必儀意 所當明也司徒固齊八政以防淫矣而入政何物乎 司徒固明七教以典民德矣而七教何物乎父子教 六禮何物乎冠以賣成人昏以別男女喪以愼終祭 言可徒鄉學之教也司徒固修六體以節民性矣而 **考修此而已明者明此而已齊者齊此而已**

記詳說

《参四九

王制

多少廣狹之異此八者所當齊也 度其所至量以量其所受則一之不使有長短小大 五方之器械有同有異繩之以禁使變異歸同度以 之差數以計其多寡制以定其等差則齊之不使有

按七教於五倫加二兄弟長幼並言則兄弟爲同氣 之類食二也內穀之類衣服三也<u>表</u>萬之類事爲四 尤是虚字竊疑有誤予為之臆說附質飲一也酒漿 屬百工異別何以屬器用制何以屬布帛廣狹異別 長幼當兼宗族親戚言朋友賓客並言則朋友道廣 而賓客但言禮儀交往者 八政頗不倫事爲何以

也日用酬應之類其分各有異別不可惜越四者以 作必有制也皆有定規不可改易四者以名物言如 此似與防民淫相貼 慶記訴說卷四十九終

禮記詳說卷五十

月分第六

三代及秦事體家記事者鈔合爲此篇皆有月令言十二月政令所行也月用夏正令則雜舉陳注呂不韋集諸儒著十二月紀名曰呂氏春秋稿首

應記詳說 | ●||後五十 月令|| 一月紀之首章也以禮家好所行也本呂氏春秋十二月紀之首章也以禮家好所,在本呂氏春秋十二月紀之首章也以禮家別日錄云名日月令者以其紀十二月政之記蔡伯皆王肅云周公所作

事鈔合之後人因歷之名曰禮記言周公所作其中官名時事多不合周法此於別錄屬明堂陰陽記此管有月令與此文同是一證也又周無大尉惟蒸管有大尉而此月令云乃命大尉此是官名不幸集諸官有大尉而此月令云乃命大尉此是官名不合周法二證也又泰以十月建亥為歲首而月令云為來法二證也又泰以十月為歲終十月為投朔此是時不成獨明日即是九月為歲終十月為沒屬明堂陰陽記此。

爲歲首乎是鄭以月令不韋所作文公獲黑龍以爲水瑞何怪未平天下前不以十月

德也有此體象月令儘有美意未易可破柳子厚論一大之德也秋則清肅是金之德也冬則嚴礙是水之門均同而不相離也其周市所至則於時亦有偏主則均同而不相離也其周市所至則於時亦有偏主則均同而不相離也其周市所至則於時亦有偏主則為同而不相離也其周市所至則於時亦有偏主則之帝也五行不相離而分之者何也其運行之氣態,以之德也秋則清肅是金之德也冬則嚴礙是水之人之德也利則就於其五帝名號既不取則五帝者何也五一次之德也秋則清肅是金之德也冬則嚴礙是水之

市文主观民如傷武王不泄獨不忘遠不可謂聖人 是夏日飲水堂必曰冬日不得飲水夏日不得飲湯 是夏日飲水堂必曰冬日不得飲水夏日不得飲湯 各止有一事可稱也姑據一處言之耳又如冬日飲 中文王观民如傷武王不泄獨不忘遠不可謂聖人 中文王观民如傷武王不泄獨不忘遠不可謂聖人

○日本

之也月令之爲書亦祖先王之餘而後儒傅會增益

以成之也

色祭祀五牲之類拘瑣迂僻非聖人所以法天地順 聽告月之朔而已故禁邕王肅以爲周公作然據所 於秦而月之有令非自秦始夏小正亦月令也王者 **谓丘音 互神五配五臟五味五臭明堂五位車服五** 聽朔諸侯告朔其來已久曰臨曰告其必有事非徒 泰官也九月頒朔十月爲來歲者猶秦厤也共書成 月分漢與儒者採輯以備禮家言稿內云太尉者猾 郝解秦呂不韋作呂氏春秋內月紀十二篇首各有 1/2/21/21 月分

於四時合序日德日明日序聖人所以參三才之道 月皆可以智力窮也惟曰於天地合德於日月合明 **迺時戀象著明莫大乎日月聖人非謂天地四時日** 四時之大道也易日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逼莫大平

音正使後世知禮樂聖人所以開物成務盡人事而 不求盡知之盡能之也是故義和命而麻象正使民 者如是而已至於天之所以高地之所以深日月所 賛造化者|不啻足矣過此更穿鑿如所謂五帝五官 知與作璣衡在而七政齊使君知休咎律呂協而可 以明四時所以變雖聖人有所不知不能而聖

> 地職載日月職照人職道德聖人参三才惟道與德 聞於人倫日用得之不加益失之不加損蓋三才不 游之爲占靈耀覽婦之爲書窮幽極遠耳目所不見 之爲神明堂十二之爲居六丁六甲之爲數九道四 故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智矣此篇內發 同量人雖睿聖不能以形併智力兼天地也天職覆 堂之類隐怪傅會吾不取焉爾 政施仁布德行惠先王所以律天奉時至如五帝朋

說約呂不韋集諸儒採古法雜奏制以爲前十二篇 之首漢淮南王劉安因之作時則訊後漢馬融增

已并允

月令

戴記

秦人雜奏制亦易鑒別馬融增入禮記酒之經中固 屬過當然在三代以後古制云止以備考證亦不可 娺之書也 紀天時下明人事先王之政散見其中者不之而以 按月令一篇呂不韋集諸儒所成非出不韋一手上

時參星在南方之中旦則尾星在南方之中 陳注孟春夏正建寅之月也營室在亥姬訾之次也昏 **仓昏明中星皆大略而言不與厤同但一月之內有中 姚**日

節月中之日昏明之時前星已過於午後星未至正南 但舉大略耳 **叉星有明暗見有早晚所以昏明之星不可正依原法** 者切得載之二十八宿星體有质疾相去有莲近或月

分之以爲大數焉觀斗所建命其四時此云孟春者 鄭注孟長也日月之行一歲十二合聖王因其會而 為人君南面而聽天下視時候以授民事 日月會於飯訾而斗建宜之辰也凡記昏明中星者 世秦以十月爲歲首不用秦正而用夏時者以夏數 孔疏此言孟春者夏正建寅之月也呂不韋在於秦 月介

六度正月中日在室十四度元嘉麻立春日在危三 得天正故用之也周禮雖以建子為正其祭祀田獵 **亦用夏正也日在營室者案三統縣立春日在危十** 度元嘉縣立春昏昴九度中月半昏觜膽一度中皆 中去日八十九度正月中昏井二度中去日九十三 度正月中日在室一度 案三統麻立春昏畢十度 不昏麥中者月合昏明中星皆大略而言不與麻 同但有一 月之內有中者卽得載之計正月昏參中 依三統麻在立春之後六日參星初度昏得中也但 一十八宿其星體有廣狹相去有遠近或月節月中

> 梁四月辰在實沈五月辰在鹑首六月辰在鶉火七 行天一市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遇市更行二 二會当日行遲一月行二十九度半餘月行疾一月 大略耳餘月昏明從此可知 之日昏明之時前星已過於午後星未至正南又星 在玄枵正月辰在姬訾二月辰在降婁三月辰在 **辰鄭注周禮大師職云十一月辰在星紀十二月辰** 十九度半餘逐及於日而與日會所會之處謂之為 晚見而旦早沒所以昏明之星不可正依麻法但舉 有明暗見有早晚明者昏早見而旦晚歿暗者則昏 云日月之行一歲十

胆記詳說

12 LD.

卷五十 月令

三十日一月二十九日一大一小之外仍有餘分 年十二月六大六小總有三百五十四日是歲十一 义兩月各有强半之日合兩半而成一日是一月有 九日過半月及於日月不可分兩月各有二十九日 二分以爲大略之數焉所以爲大略之數者以二七 以爲大數焉者聖王因其日月自然之會而分爲十 在析木此是一歲十二會也云聖王因其會而分之 月辰在鹑尾八月辰在壽星九月辰在大火十月后 王總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爲十二會之大 會之質數也仍少十一日四分日之一未得周天聖

有三十度九十六分度之四十二是以分之爲大數 每辰有三十度九十六分度之四十二計之日月實 總五度有四百八十分又四分度之一爲二十四分 數一會即一辰也是一辰有三十度十二辰總有三 之時日在營室十四度營室號姬醬但星次西流日 也此云孟春沓日月會於極些而斗建寅之辰者姬 行一會唯二十九分過半若通均一歲會數則每會 并之爲五百四分十二辰分之各得四十二分則是 百六十度餘有五度四分度之一度別爲九十六分

禮記詳說 月建午六月建未七月建申八月建酉九月建戊十 四十二正月建寅二月建卯三月建辰四月建巳五 循天而轉行建一月一辰辰三十度九十六分度之 不細與無數齊同其昏明中星亦皆如此斗謂北斗 十二月日之所在或舉月初或舉月末皆據其大略 半之時 則在星分之半月終之時 則在星分之末凡 月建亥十一月建子十二月建丑也其十二辰之名 行東轉東西相逆若月初之時則日在星分之初月 案律麻志云孳萌於子則子孳也叉云紐牙於丑則 紐也又云引達於寅則寅引也又云官茆於卯則 《卷五十

> 提記并說 也物蠹生也云凡記昏明中星者爲人君南面而! **揫也物揫敛也東者動也陽氣動物於時爲春春葢** 冬終也萬物終藏南任也陽氣任養萬物於時爲買 **卯冒也又云振美於辰則辰振也又云已盛於巳則** 亥該也律麻志又云北伏也陽氣伏於下於時爲冬 西留也又云畢入於戌則戌畢也又云該闠於亥則 已己也又云萼布於午則午萼也又云昧暖於未則 夏假也假大也西遷也陰氣遷落萬物於時爲秋秋 未味也又|云申堅於申則申堅也又|云留孰於|酉則 | 後五十

語類月令比堯之麻象已不同今之麻象又與月令 民事也 民之穩急急則不賦力役故敬授民時是觀時候授 以斬伐具器械王者南面而坐視四星之中者而知 星昏中可以種稷主夏者心星昏中可以種黍 者處星昏中可以種麥主冬者昴星昏中則入山可 主

不同 嚴陵方氏日日在營室者日月會於營室之屍也會 日月所會謂之辰者以此每一歲而十二會爲日與 在营室以知月之建寅會在於胃以知月之建卯故

此言昏旦之所中者彼以時爲主此以月爲主故詳 則餘月亦可知也中謂中於南方也先昏而後旦者 略不同然其見於南方則一 冬言星昴乃與此不同何也蓋書言分至之所中者 乎旦 而中者昏參中旦尾中則知月之建寅也推此 月會而此獨稱日者蓋陽以成歲爲事而陰特從之 順陰陽之義也書於春言星鳥夏言星火秋言星虛 星迥於天是也故每月之內或見乎昏而中者或見 八宿分布於四方晝夜運而歲一周焉|李冬之月言 **故以日爲主與書言出日納日而不及月同意二十** 一也自角至箕則東方ン

爬記辞 松五十

事聽訟有出納之象故也氐邸也人所託宿焉以爲 七星也其形象龍牧謂之苍龍角者有左右二星居 **蒼龍之首以象兩角故謂之龍角元喉也以總攝奏** 星也其形象鳥故謂之朱烏井主水衡又其星有四 王者之後宮也房為東方之中星於時為關戸之卯 若八家焉鬼為積尸主死喪又謂之輿鬼柳主草木 尾後宮之場箕有簸揚之形自井至軫則南方之七 故謂之房心火星也心藏屬火故季夏亦止謂之火

草木不止於柳以其性柔得木之正故以名之星以

其數有七故謂之七星二十八宿皆星也謂南方之

長樂陳氏日陽生於子故日之行也自北而西應南

中星為星者以星為陽之精南方之中得陽之正故 則有亢唯辰爲時故也張主施張異爲羽襲主遠客 **調之台虎奎主磷濱污穢可達而潔於此婁爲聚眾** 彰主任載自奎至 參則西方之七星也其形象虎故 **也亦猶十二辰皆辰也正謂卯巳之間爲辰者以進** 形牛主犧牲又謂之牽牛女主嫁娶故謂之女又謂 以三相參又主殺伐故亦謂之參伐自斗至壁則北 月來焉畢主弋獵其形又象掩冤之畢觜主收飲公 胃為五穀之府猶人六府之胃昴爲西方之中星而 方之七星也其形象蟲蚰故謂之玄武斗有挹注之

胆記訴說

卷五十

之所在又非昏旦之所中故也孤與建星非二十八 宿之數而仲春昏旦舉之者由弧近井建近斗井有 及東方之箕西方之昴南方之鬼與張者以旣非日 之婺女虚主邑居故謂之虚危為蓋屋其形高而 中故也至於孟秋昏舉建星者亦以是耳考之厤法 室爲營宮室者之候故謂之營室壁主圖費之府不 三十三度斗有二十六度其度最寬難以明其星之 其開故不能無差經之所言亦要其大略姑以記時 而已弧有張弧之形建有建旗之義故其名如此

中星虚則奎婁在午胃昴畢在已觜麥在辰仲冬日 りるこ時井鬼在午柳星張在已軫異在辰仲夏日 見南夏則見東秋則見北冬則見西仲春日中星島 月本或舉月末不必皆月中也日遡於天故星春則 十月在尾十一 月在斗十二 月在婆女則要井角以 三仲月中言之也斗以仲冬月本言之也其餘或聚 月在東井六月在柳七月在翼八月在角九月在房 而東冬至在牽牛春分在婁夏至在東井秋分在角 月令正月在營室二月在奎三月在胃四月在畢五

履記詳說

卷五十

月令

中旦牛中四月昏翼中旦女中五月昏亢中旦危中

月昏珍中且尾中二月昏弧中旦建星中三月昏星

短星昴則斗牛在午女虛危在已室壁在辰月令正

星中十一月昏壁中旦軫中十二月昏婁中旦氏中

蓋書之所言皆唇星也火房心也書於仲夏舉房心

而月令舉亢書於仲秋舉虚而月令舉牛書於仲冬

也

見於南中必言南中者天體南下人君南面觀象便

牛中旦 片中九月昏虚中旦 柳中十月昏危中旦七

六月昏火中旦奎中七月昏建星中旦畢中八月昏

禮記詳說

《卷五十

祁解孟長也春蠢也孟春夏正之正月斗柄建寅寅

根見而成梁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凡所以奉天順

人莫不視乎此也

星之中者豈徒然哉凡以授民時秩民事而已不特

如孔氏所引書緯之言如龍見而雩火城而授衣天

或舉其名或舉其次皆互見也然則聖人南面視四

月日舉中氣之星或舉朔氣或舉中氣猶書於七星

氣之星於正月八月九月昏舉中氣之星於三月七 星於十月昏舉節氣之星於正月六月十月旦舉節

月十二月昏旦舉節氣之星於八月昏旦舉中氣之

之中言正月之內每日暮參星見於南中早期尾星 者陽主陰也昏暮也旦早也參七星尾九星中南方 營室者日月會於營室之次營室八星二十八宿之 而過一度故正月建寅二月建卯以次而周也日在 **引也北斗七星居天中隨天而轉一日一** 營室之次即所謂城砦之辰亥方也不言月言日 夜轉

之別而尊孔子行夏時之說也營室即室星亥宮室 按孟春建寅是用夏正此書大頭腦在此蓋處周秦

舉昴而月令舉壁則書之中星常在後而月令中星

常在前蓋月令舉月本書舉月中也月令於四月五

地二星而先入於室故以營室言之實兼亥宮言也 過午有遲逑不得限定一月昏旦之星不移易堯時 中星於今不盡合彼言分至之日猶然况此以月係 室亥宮也非指定西北方爲亥也當以日在爲說不 出亥入戌昏參旦尾舊謂舉大略極是星度有廣狹 法逢中氣日方過宮正月中方自子入亥二月中乃 當以日月會爲說若言日月所會何得還月一个蘇 由到亥此說大誤日之所在論宮月之所到論方學 此宫終月故云日在營室也或疑春日出乙入庚何 日月會於亥宮姬訾之辰會後三日而月出宮日在

尼記詳說 《卷五十 月令

西

從此以下至鴻雁來明聖人奉天時及萬物節候也 孔疏自孟春之月說其日甲乙明於天道其事略意 言何可執定只舉大略如此耳 然後音聲可聞故陳音有音然後清濁可聽故言鏡 立帝然後言佐言佐然後列昆蟲之屬物有形可見 著明莫大乎日月故先建春以奉天奉天然後立帝 故蔡邕云法象莫大乎天地夔通莫大乎四時懸象 事之次也東風以下者茲初氣之序也二者既立然 律音聲可以彰故陳職難之屬也羣品以著五行爲 用於人然後宗而配之故陳五配此以上者聖人記

> 後人君承天時行庶政故言帝者居處之宜衣服之 定居養之宜首節天象所在二節至四節時令所屬 刊与政之節所明欽若昊天然後奉天時也 所居所養皆順其時也餘月像此 說約詳先王於春歇天象而紀時令之屬占氣候而 俱作自然東風節言其候也天子二節方著人君言

按此紀孟春之月首紀日星以明天象也 與月相會焉前此則會於玄枵後此則會乎降婁今 講孟春之月夏正建寅之月也日行乎天每一月而 日在亥寅亥合 月建寅

艘記詳說 卷五十 月令

行午為南方正位此月昏時參星在南方之中旦時 刑會於營室之辰在極帶之次矣二十八宿隨天而 尾星在南方之中則人所以占象而知候者在是矣

陳注春於四時屬木日之所繁十千循環獨言甲乙者

木之屬也四時皆然

鄭注乙之言軋也日之行春東從靑道發生萬物月 焉乙不爲月名者君統臣功也 為之佐時萬物皆解孚甲自抽軋而出因以爲日名

孔疏其當孟春仲春季春之時日之生養之功謂爲

圭

庾則庚更也謂物改更也又云悉新於辛則辛新也 甲乙 云理紀於已測已理也理謂正紀網也又云改更於 甲而抽軋也律麻志云出甲於甲則甲是罕甲也又 蓮早生者即孟春罕甲而抽軋也晚生者即季春罕 戸で春爲て今三春總云甲て者学甲抽軋相去不 以爲日功之名也孚甲在前抽軋在後則應孟春爲 云大成於丁則丁成也又云豐茂於戊則戊茂也又 云奮軋於乙則乙軋也又云明炳於丙則丙炳也又 焉者以日能生養萬物萬物皆抽軋 而生因其抽軋 云萬物皆解孚甲自抽軋而出因以爲日名

麗記群義 《卷五十 夫

調物之陳列可揆度也 叉云懷任於壬則壬任也叉云陳揆於癸則癸揆也

於為不爲仁而甲之數九乙之數八丙丁同於爲火 支幹爲陽支爲陰陽故二五而爲十陰故二六而爲 十二雖陽也有陰存爲雖陰也有陽存焉故甲乙同 長樂陳氏日日以辰為子辰以日為母母爲幹子為 戊之數|五己之數九庚辛同於爲金爲義而庚之數 爲禮而丙之數七丁之數六戊已同於爲土爲信而 八辛之數七壬癸同於爲水爲智而壬之數六癸之

> 之人事在仁義則以甲庚斷之若易稱先甲後甲先 期以之施於一歲則為春夏秋冬之候其相生也以 而已然月个言日而不言辰者以辰統於日故也 之紀時必先言其日凡欲奉時而與作者有所象之 神降則以物享之其至之日亦其物之類是也月分 庚後庚是也日在甲庚則以其物象之若春秋傳稱 相繼其相勝也以相洽此十日所以各有所直也古 剛来皆可知
> 突
> 故
> 以
> 之
> 施
> 於
> 一
> 日
> 則
> 爲
> 暮
> 夜
> 旦
> 晝
> 之 屯

己爲之配故也丙辛之位不同而數同以丙之陽勝

辛之陰而辛爲之配放也由此推之凡十日之陰陽

雕記詳說

卷五十 月令

馬氏日甲丙戊庚壬陽也乙丁己辛癸陰也蓋 甲乙用事於春爲木王也丙丁用事於夏爲火王也 陽每相爲用者也十日分麗於五行用事者王故

也壬癸用事於冬爲水王也此王則彼竭矣故曰五 戊己用事於中央爲土王也庚辛用事於秋爲金王 行之動迭相竭也

郝解春木甲乙用事也天干有十陰陽迭用甲丙戊

庚壬爲陽乙丁己辛癸爲陰十日分麗五氣每氣兼

新裁其日 以下數其字皆指春言日非人事用之日

數五甲己之位不同而數同以甲之陽勝已之陰而

即注日之所繫在此日分麗五行用事春 故其日主甲乙木之屬也 **木氣用事**

甲乙如何獨旺用事也罕甲乙軋之說哪字近點 按潛木旺用事言其理爾十千翰轉各司其日未見 五行分陰陽而亦各有陰陽木陽也甲爲陽木乙爲 可相無也用甲而兼用乙此陰陽之不可相無也 层木陽兼陰也 **陳注日之所繫繫亦屬意** 春用甲乙而兼八千此五行之不

其帝大皞其神句芒

陳注大眸伏羲木德之君句芒少皞氏之子曰重木官 卷五十 月介

雕記詳說

之臣聖神繼天立極生有功德於民故後王於春祀之 四時之帝與神皆此義

之大皞西方之帝謂之少皞 則皞皞廣大之意以伏羲德能同天故稱皞以東方 也謂之頗者案異義古尚書說元氣廣大謂之像天 孔疏其帝大郎 者謂自古以來 木德之君其帝大郎 也大娘宓戲氏句芒少皞氏之子日重爲木官 鄭注此蒼精之君木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 生養元氣盛大西方收斂元氣便小故東方之帝謂 以來 主春立功之臣其配以為神是句芒者主木之 其神句芒者謂自古

> 之色故下一云駕蒼龍服蒼玉此是蒼精之君也則東 相通大皞在前句芒在後相去懸遠非是一時大皞 享祭之時不論生存之日故云其神句芒句芒言其 **脊配之時則配此大皞句芒故言也此之言據死後** 芒者以此二人生時木王主春立德立功及其死後 官木初生之時句屈而有芒角故云句芒言大像句 神則大皞亦神也大皞言帝則句芒當云臣也互而 謂句芒也云大樂家戲氏者以東方立德則謂之大 方當木行之君也云著德立功者著德謂大皞立功 木王句芒有生木之功故取以相配也 若是東方

雇記許說 老五十 月命 丸

案帝王世紀云大縣帝庖猿氏風姓也母日華胥遂 黃熊氏云少皞氏之子曰重爲木官者案昭二十九 人之世有大人之迩出於雷澤之中華胥履之生庖 或作密殿氏者密字誤也當一下著必是古之伏字 有所因故位在東主春象日之明是以稱大皞 樣於成紀蛇身人首有聖德為百王先帝出於震未 **操作問罟以田漁取犧牲故天下號曰庖犧氏叉帝 皞德能執伏犧牲謂之伏騫即宓戲也律麻志云** 年左傳蔡墨云少皞氏有四权日重曰該日脩日熙 王世紀云取犧牲以供庖廚食天下故號曰庖犧氏

號曰重猶若羿爲堯時射官至夏后相之時猶有羿 重何得事确項叉事局辛者師解重人號雖子孫皆 帝蘩顓頊高辛各有一人為帝則重旣事顓頊又事 高辛鄭則依命蘇序以顓頊傳九世帝喾傳十世則 北重既顓頊時為南正案楚世家高辛氏誅重犂依 犂爲火正兼爲北正司地故韋昭淮國語云火當爲 又為南近火正不同者蓋重為木正兼為南正司天 若然案楚語云重為南正司天犂為火正司地所以 率為配融共工氏有子日句龍爲后土是重爲句芒 重為句芒該為蓐收脩及熙爲玄冥顓頊氏有子曰

記詳說

卷五十 月令

〒

以来不能紀遠乃紀於近命以民事服住云自少牌 號也雖以地為號兼有德號則帝譽觸項堯舜是其 黃帝少噪皆以德爲號也高陽高辛唐虔皆以地爲 **承天子之號以其地百官之紀以其事則伏義神農** 以上天子之號以其德百官之號以其徵自顓頊以 也自古以來紀君臣之號案昭十七年左傳云顓頊

遂配之以為神者也五行本天地之氣無形可求其 石林葉氏日左氏記蔡墨之言謂以入司其官死而

神必依人而行上古不可得而 知矣自少皞以下各

徳號

馬氏日大皞以木德王而句芒者木正重也故祀以 之也功則推其所職之事而歸之也 此蓋五帝以德五神以功德則究其所乘之勢而本 配以炎帝則從以祝融以至中央秋冬之禮類皆如 以大皞迎亦帝則配以炎帝配以大皞則從以句芒 **以棄四時迎氣於郊不可以無配也故迎青帝則配** 長樂陳氏白古者祭祀必有配故社配以句龍稷配 於社而句芒立春出土則祀之祝融蓐收無常祀也 周以棄爲稷是也後世五行之官不復脩唯后土祭 以其子為之則世或擇其能者相代如夏以柱爲稷

禮記詳說

《卷五十

月令

主春炎帝以火德王而祝融者火正犂也故 主 Tie 以

中央少皞以金德王而嬉收者金正該也故祀以主 秋高陽以水德王而玄冥者水正熙也故祀以主冬 夏黃帝以土德王而后土者土正句龍也故祀以丰

於民者沒而祀之以主時事不亦宜乎 蓋天地以五行成萬物必有以尸之則生而有功德

郝解帝者天之主神者帝之臣大皞句芒皆其號也 舊說大皡卽伏羲伏羲以木德王句芒者木正名重 土德王后土名句龍司中央少皞以金德王蓐收名 司春炎帝以火德王祝融者火正名犂司夏黄帝以

該可秋高陽以水德王水正玄冥名熙司冬天道以 有五帝五臣名號爵秩則誕矣 陰陽五氣造化萬物本無形象而人食德報功即以 人之至者尸而配之盡人之道以美報焉耳若謂果

德之臣祭: 意在言外 義乃木德之君相春合者爲神是句芒少皞子乃木 新裁帝與神非以祭言蓋主春令者爲帝是太昊伏

爬記詳親 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方令水德之始改年始 各有宜秦始皇本紀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以爲周 按史記鄒彷傳衍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帝轉移治 《卷五十 月合

據此則五德制於鄒衍而秦用之上世無此論也不 幸因秦制而分列五帝於四時後世治爲典祀而不 青郊 配志齊人 鄒子之徒論著五德之運始皇采用 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旌旗皆上黑數以六爲紀漢 五帝之德其雜素制尤昭然易辨也後人及以此為 渾倫一天孰從而區分之爲五哉其說矯誣甚矣 五人帝,而在天之五帝有靈威仰赤嫖怒等名號夫 可改論者徒執大尉秦官以譏月令之非古而不知

> 而其時無木官必待後世木官以爲之配裁史記顓

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大蔟其數八其味酸其臭類其祀戸

经种 樂於春以角爲主也律者候氣之管以銅爲之或云竹 陳注麟蟲木之屬五聲角為木單出日聲雜比日音調 其月氣至則灰飛而管通是氣之應也天三生木地 有淺深故律之長短如其數律管入地以葭灰實其端 為之中猶應也大蔟寅律長八寸陰陽之氣距地面各

禮記詳談 一卷五十 月命

圭

土也 成之其數八成數也通於與者謂之臭臭即氣也在 神是陽氣在戸之內春陽氣出故配之祭先脾者木克 者謂之味酸羶皆木之屬戸者人所出入司之有神此 於戸祀戸之禮南面設主於門內之西 蔡邕獨斷日戸春爲少陽其氣始出生養祀 耋

怨凡聲母卑取象五行數多者濁數少者清大不過 中民家也春氣和則角陰調樂記日角亂則憂其民 鄭注象物孚甲將解鱗龍蛇之屬 宮細不過羽 三分羽盆一以生角角數六十四屬木者以其清濁 律候氣之管以銅爲之中猶應也孟 謂樂器之聲也

句芒者草木發生之象故取以名木神先儒以重赏

乙重為顓頊之臣與大樂相去甚遠豈大條爲木帝

府生三分益一律長八寸凡律空圍九分 數者五行佐天地生物成物之头也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而五行自水始火火之木头之金头之土為後木生數三成數八但言八者舉其成數 木之味臭也凡酸羶者皆屬焉中於藏直脾脾為尊凡祭五配於廟用特牲有主有中於藏直脾脾為尊凡祭五配於廟用特牲有主有中於藏直脾脾為尊凡祭五配於廟用特牲有主有一个於藏直脾脾為尊凡祭五配於廟用特牲有主有一个於藏直脾脾為尊凡祭五配於廟用特性有主有一个於藏直脾脾為尊凡祭五配於廟用特性有主有一个於藏直脾脾為尊凡祭五配於廟用特性有主有一个於藏直脾與為於主此又設盛於組西祭黍稷乃制脾及腎為組奠於主北又設盛於組西祭黍稷乃制脾及腎為組奠於主北又設盛於組西祭黍稷乃制,及腎療之。

禮記詳設 《卷五十

五十 月命

盂

即九九八十一絲也律麻志又云或損或益以定室對九九八十一絲也律麻志又云或損或益以定室群時調和樂以角為主故云其音角 恐是他物之角而云其音者單出日聲雜比日音音則樂曲也以為此,大地人謂之三才又陽數極於九故律麻志云五聲之本生於黃鍾律出日聲雜比日音音則樂曲也以為實於疑前迎尸略如祭宗廟之儀

商角後羽宫三分去一下尘嵌後數五十四卷三分高角後羽宫三分去一下尘嵌後數五十四卷三分益一上生商商數七十二商三分去一下生羽羽數四十八羽三分益一上生角角數六十四是其損益四十八羽三分益一上生角角數六十四是其損益四方唱始施生為四聲網也後祉也物成熟可章度也有解心聚地聚藏字覆之也云屬木者以其清濁中民學也者木之聲清於土金之聲濁於水火之聲今角象也者木之聲清於土金之聲濁於水火之聲今角象也者木之聲清於土金之聲濁於水火之聲今角象也者木之聲清於土金之聲濁於水火之聲今角象也者木之聲清於土金之聲濁於水火之聲今角

那記詳說

灣謂之事論其所用之體謂之物人是萬物之靈事 風解凍文弐相連必在於其此者角是春時之音律 案國語景王欲鑄無射伶州鳩諫云大不踰宮細不 物是人營作故卑於人也云大不過宮細不過羽者 三月一時之事此律中大蔟惟主正月之氣宜與東 稍少故爲事事謂人之所營事務也羽爲水水聲極 病濁中其數多少中故爲民徵主火火聲稍輕其數 君商主金金聲稍重其數稍多故爲臣角主木木聲 踰羽踰卽過也上從其日甲乙下終其祀戸皆總主

律言律中此大蔟之鍾其義非也陽管爲律律法也

宮陽氣與陰氣爲法鄭云律述也述氣之管陰管爲

是律生在前蔡氏以爲大族鍾名先有其鍾後有其 **核之鍾元生於大蔟之律是律在於前鍾生於後故** 氣管名言正月之時律之候氣應於大蔟之管叉計 言正月之時候氣之管中於大蔟中猶應也謂候氣 審正月之氣音由氣成以其音氣相須故律角同處 律麻志云黄帝使伶倫氏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 大蔟管數倍而更半鑄之爲鍾名曰大蔟之鍾是大 飛灰應於大蔟其大蔟夾鍾六律六呂之等皆是候 角以戀鳳凰之鳴其雄鳴則爲六律雌鳴則爲六呂 竹之解谷斷雨節閒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制十一 卷五十 月冷 美

> **施記詳說** 卷五十 月令

位於辰在三月仲呂言微陰始起未成著於其中旅 助也言陰夾助大樣宣四方之氣而出種物也位於 1公黃鑵黃者中之色君之服也鍾者種也陽氣施種 之陰陽皆稱律故十二月皆云律中是也案律麻志 呂律麻志云呂助也言助陽宣氣又云呂拒也言與 盛也位於 未在六月夷則則法 也言陽正法度而使 道也言陽氣始道陰氣使繼養物也位於午在五月 位於子在十一月大呂呂族也言陰氣大旅助黃 陽相承更迭而至又陰律稱同言與陽同也總而 氣呂助夷則任成萬物也位於酉在八月無射射厭 林鍾林君也陰氣受任助裝賓君主種物使長大楙 助姑洗宣氣齊物也位於已在四月穀資業穩也窗 **卯在二月姑洗洗之言絜也言陽氣洗物姑絜之也** 氣大奏地而達物也位於寅在正月夾鍾鍾種也夾 宜氣而牙物也位於丑在十二月大蔟蔟奏也言陽 也言陽氣究物而使陰氣畢剝落之終而復始無厭 **陰氣夷當傷之物位於申在七月南呂南任也言陰** 於黃泉藝萌萬物爲六氣元也變動不居周流六虛 耄

之六五夾鍾叉下生無射之上九無射叉上生中呂 之六四大呂又下生夷則之九五夷則又上生夾鍾 之六三應鍾叉上生裝實之九四鞋實叉上生大呂 之上六同位者象夫妻異位者象子母所謂律取妻 之初六林鍾叉上生大蔟之九二大蔟叉下生南呂 之八二南呂又上生姑冼之九三姑冼又下生應鍾 云其相生則以陰陽六體爲黃鍾初九也下生林鍾 下生同位異位長短分寸之別故鄭庄周禮大師職 已也位於戌在九月應鍾言陰氣應無射該藏萬物 而雜陽閻種也位於亥在十月其十二律則有上生

禮記詳說 《卷五十 月令

兲

之二十六林鍾長六寸夷則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 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應 寸九分寸之一中 呂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 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姑洗長七 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大蔟長八寸夾鏈長 寸之四百五十一南呂長五寸三分寸之一無射長 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幾賓長六寸八十一分寸 **鍾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是也同位象夫妻者** 而呂生子也黃鍾長九寸其實一籥下生者三分去 上生者三分益一五下六上乃一終矣大呂長八

> 鍾生於中呂三分盆一大略得應黃鍾九寸之數也 大呂大族夾鍾姑洗中呂教賓皆被子午巳西之管 生故不數黃鍾也其實十二律終於中呂還反歸黃 六上者以黃鍾爲諸律之首物莫之先似若無所稟 皆被子午已東之管三分城一而下生之六上者謂 生子也云五下六上者謂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 三分益一而上生之子午皆屬上生應云七上而云 林鍾是初位大蔟是二位故云異位爲子母又是呂 婦又是律取妻也異位爲子母者謂林鍾上生大蔟 則黃鍾之初九下生林鍾之初六同是初位故爲夫

雕記詳說 《卷五十 月令

律麻志云黃鍾爲天統林鍾爲地統大蔟爲人統故 芜

量加之其法皆用銅聲中黃鍾以此準之故知用銅 **蔡所云則是爲十二月律則布室內十二辰若其月** 律其上以葭灰實其端其月氣至則灰飛而管涵如 室中以木爲案每律各一案內庳外高從其方位加 者蔡邕云以法爲室三重戸閉塗敷必周密布緹稷 也可農云陽律以竹陰律以銅非也云應謂吹灰也 者案律麻志量者命合升斗斛本起黄鍾之篇而 竹爲管陰律以銅爲管鄭康成則以皆用銅爲之知 **數整餘律則各有分數** 案司農注周禮云陽律以

豊忠羊兔 氣至則其辰之管灰飛而管空也然則十二律各當 氏云案吹灰者謂作十二律管於室中四時位上埋 黃鍾之管埋於子位上頭嚮南以外諸管推之可悉 之取蘆芋焼之作灰而實之律管中以雜穀暖之氣 其辰邪堙地下入地處庫出地處高故云內庫外高 政之應不動穀爲君嚴猛之應云凡律空圖九分者 至則吹灰動穀矣小動爲氣和大動爲君弱臣强專 知又律云以河內葭孳爲灰宜陽金門山竹爲管彪 以黃鍾爲諸律之首諸律雖長短有差其圓皆以九 分為限孟康云林鍾長六寸圍六分則圍之大小逐 一卷五十 7

亨長豆然則分寸之數不可定也故與皆爲圍九分 火土謂之五行者案白虎通云行者言欲爲天行氣 觸地 言水在黃泉養物平均有準則也木觸也陽氣動躍 也謂之水者白虎通云水訓率是平均法則之稱也 金訓禁也言秋時萬物陰氣所禁止也土訓吐也言 物者調金水九六之數也則春夏生物也秋冬成物 土居中總吐萬物也生物者謂木火七八之數也成 五行佐天地生成萬物之次者五行謂金木水 而出也火之爲言化也陽氣用事萬物變化也

也故易繁辭云精氣爲物遊魂爲變也注云精氣謂

之別故其數耦案律麻志云天數二十五所以 易日以下者易下繫文也天陽地陰陽數奇陰數稱 七八遊魂謂九六則是七八生物九六終物是也引 耦者验爲形形則有彼此之殊又爲月月則有晦朔 陽所ど奇者陽爲氣氣則庫沌爲一無分別之象又 爲日日體常明無虧盈之異故其數奇其陰數所以 又云地數三十所以三十香地二地四地六地八 十五也云五行自水始火次之木次之金次之土爲 十故三十也以天地之數相合則易之大衍之數 五者天一天三天五天七天九總爲二十五律厤志

禮記詳說 《卷五十

月命

後者天一生水於北地二生火於南天三生木於 事.

尚書洪範云一日水二日火三日木四日金五日十 地四生金於西天五生土於中以益五行生之本去 故其次如是也所以一日水者乾貞於十一月子-質故兴木也四日金者八月四陰生是建酉之月故 水為始也二日火者坤貞於六月未六月兩陰生陰 不敢當午火比於水嚴厲著見故 正月三陽生是建寅之月故三日木木比火象有體 四日金金比木其體堅剛故次金也五曰土者三月 一月一陽生故水數一也又天地之內水體最微故 次火也三日木者

天一生水於北地二生火於南天三生木於東地四 以養萬物也云木生數三成數八者鄭庄易繁辟云 者以其包載四行含養萬物爲萬物之主稼穑者所 成就體性堅剛雖可改革猶須火柔之土所以在中 南方者從盛陽之氣炎上者從陽也木所以在東者 方者從盛陰之氣所以潤下者下從陰也火所以在 季故五日土載四行又廣大故次土也水所以在北 東是半陰半陽曲直以陰陽俱有儘質尚柔故可曲 五陽生三月建辰之月辰爲土是四季之首土王四 可直也金所以在西方者西方亦半陰半陽但物旣

減記声說 泰五十 月命

臺

以為七八九六十筮之占以用之故更減其一故四 地十成土於中與天五幷也人衍之數五十有五 地八成木於東與天三幷天九成金於西與地四幷 此云木生數三成數八但言八者與其成數者金木 七木數三成數八金數四成數九土數五成數十故 十有九也是鄭注之意水籔一成數六火數二成數 行各氣幷氣幷而滅五惟有五十以五十之數不可 地六成水於北與天一幷天七成火於南與地二幷 水火以成數為功皇氏用先儒之義以爲金木水火 生金於西天五生土於中陽無耦陰無配未得相 Ŧī.

> 職其臭朽者孔傳云水卤所生故味醎又水受惡穢 燒物焦焦則味苦中央云其味甘其臭香孔傳云味 類也夏其味苦其臭焦者尚書孔傳云火之氣味火 得土而成以水數一得土數五故六也火數二得土 **寸生於百穀味甘則氣香秋其味辛其臭腥者孔傳** 書孔傅云木實之性然則木實酸凡草木所生其氣 者謂之奧在口者謂之味臭則氣也所以木味酸尚 得土數五為成數九此非鄭義今所不取 云金之氣味言金臭之氣則腥在口則辛冬云其味 數五爲成數七木數三得土數五爲成數 月令 重 八金數四 通於島

禮記詳說 卷五十

故有朽腐之氣 一戸在內從外向內戸又在內故 小神居人之問司察小過作證告者爾此戸神則陽 藏値脾脾爲尊者以祭戸之時脾腎俱有先用脾以 陰陽別氣在門戸者與人作神也又云春爲陽中於 氣在戸內之神故云配之於戸內陽也由位在戸 祭之脾爲尊也所以春位當牌者牲立南首肺最在 祭之者以春爲陽中於藏值脾脾既春時最尊故先 內向外門又在外故云外陰也則門神陰氣之神是 **叉秋其配門注云秋陰氣出祀之於門者門在外從** 内陽也戸是人之出入戸則肓神故祭法注七祀 內

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腎水也許慎案月仓春祭 牲之五藏所在而當春夏秋冬之位耳若其五行所 駮之云月合祭四時之位及其五藏之上下次之耳 脾夏祭肺季夏祭心秋祭肝冬祭腎與古尚書同鄭 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古尚書說脾木 生主五藏則不然矣故異義云令文尚書歐陽說肝 中央主心從心稍卻而當肝故秋位主肝此等直據 從腎稍前而當脾故春位當脾從肺稍卻而當心故 前而當夏也腎最在後而當冬也從冬稍前而當春 冬位在後而腎在下夏位在前而肺在上春位小前

歷記詳說 一般卷五十 月合

得同五行之氣今醫病之法以肝爲木心爲火脾爲 義云凡祭五祀於廟用特牲之下皆中霤禮交云祭 鄭此言五行所主則從今文尚書之說不同許慎之 土肺為金腎為水則有瘳也若反其術不死為劇如 肺也心也肝也俱在鬲上祭者必三故有先後焉不 故祭先脾秋位小卻故祭先肝腎也脾也俱在鬲下 於廟門之奧雖廟室廟堂廟門有別總面話之聲詞 於廟堂之與若配竈祀門祀行皆在廟門外先設席 五配於廟者設祭戸祭中霤在於廟室之中先設席 之屬故云凡祭五配於廟此謂殷禮也若周則士祀

> **岩炯大夫廟無主則五配無主也云配之禮設主於** 戸內西者先設席於奧乃更設席於廟戸西夾北衙 在廟門之外配也若周總在宮內故宮正注云祭社 加司命與馬也不審配之處所亦當與竈門行等俱 置主位設主之人南面設主於戸西位上使主北面 其大夫所祭或特羊也云有主有尸者謂天子諸侯 奉牛牲注云小祭祀王玄冕所祭若諸侯或亦當然 稷七配於宮中此特牲謂特牛故小司徒云小祭祀 制脾之與腎爲俎實奠於主北主旣北面篡於主前 云乃制牌及腎爲組奠於主北者謂設主之後以割

雅記詳說 卷五十

月介

畫

時惟始設主未有迎尸則是祝官祭簋中黍稷祭俎 祭云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於筵前者謂旣祭來 祭內三度之事其祭內三者脾尊故一祭腎卑故再 三祭肉亦三祭故云皆三祭云肉脾一腎再者申明 中脾腎之肉祭薦之醴皆三度祭之黍亦三祭醴亦 稷之簋在主前稍西云祭黍稷祭肉祭醴皆三者當 迎尸尸人卽筵而坐但宗廟之祭尸入之後始祭祭 稷祭肉體之後徹去俎之與盛更陳列鼎俎設其饌 云又設盛於俎西者盛謂黍稷俎在主前稍東故黍 食於:初設奧之經前其時主 巴移於뚍上主人出戸

建迎尸皆在奥者就尊之處也中開設主祭黍祭內 祭醴戸西者就戸處也其餘五祀所祭設主皆就其 如了,而入則應坐而饌食不更祭黍稷祭肉祭醴故 豆及黍稷醴其祭戸之時已於西祭黍祭內祭融介 云略如祭宗廟之儀祭戸所以先設席於奧乃設饌

其蟲毛玄武水屬也其類爲介故冬則其蟲介又曰 火屬也其類為羽故夏則其蟲羽人土屬也其類為 倮故中央則其蟲倮白虎金屬也其類爲毛故秋則 馬氏日蒼龍木屬也其類爲鱗故春則其蟲鱗朱鳥

禮記詳說 《卷五十 美

炎上炎上作苦故其味苦物以火 化則其氣爲焦故 其臭焦冬以陰極生水水之成形而潤下潤下作醎 故其味甘物以上化則其氣為香故其臭香土主四 陰陽之中氣生土土之成形而可以稼穡稼穡作甘 故其味醎物以水化則其氣爲朽故其臭朽中央以 則其氣爲腥故其臭腥夏以陽極生火火之成形而 金金之成形而從革從革作辛故其味辛物以金化 味酸物以木化則其氣爲類故其臭羶秋以陰中生 奧春以陽中生木木之成形而曲直曲直作酸故其 味生於形臭生於氣故形成而後有味氣化而後有

> 以香爲主則中氣之爲用如此而已 時而分王焉故五味也而皆以甘爲主五臭也而皆

終於亥而陽乃始於子也故曰黃鍾大蔟者建寅之 子之律也黃之爲色則陰之盛鍾之爲器則陰之聚 **陰盛而極則陽生之矣陰盛而止則陽散之矣由陰** 勝負而詔吉凶則律之爲用豈不大哉夫黃鍾者建 於教治足以齊風俗而立民信用之於戰伐足以審 以辨天地四時之理深有以通神祇祖考之情施之 多寡有數其輕重有權而萬法之原畢會於是幽有 長樂陳氏日律起於黃鍾終於中呂其長短有度其

禮記詳說

《卷五十 月令

之夷則無射者建戍之律也陰至戍而盛陽至戍而 者建申之律也人至申而夷物至申而有成則故謂 也草木麰矣陰用事而陽爲賓焉故謂之蕤賓夷則 巳故謂之姑洗穀賓者建午之律也陽至午則向衰 之律也物至辰則潔齊其潔齊也非實體也且然而 氣方接乎震泰而泰出滯焉故日大蔟姑洗者建長 律也入乎坎者必出乎震否乎否者必泰平泰寅ジ 大呂者建丑之律也是為陰律之始則陰之所以配 每律異名陰道體常以效法故止於三鍾三呂而已 不厭故謂之無射此陽之律也陽道體變以始物故

林鍾南呂者建酉之律也酉正西也氣至南而化行 呂林鍾者建未之律也萬物之繁茂止於此矣故曰 仲焉春爲伯夏爲仲方是時夏之氣始行焉故曰中 止焉故曰夾鍾中呂者建巳之律也四時之序猶伯 **赐生於子終於午則卯爲陽之中矣以其位於中而** 陽而行者於是爲大故曰大呂夾鍾者建卯之律也 於西而成西所以成南而行爾故曰南呂應鍾者建 應之陰腎之道如是而止矣故日應鍾周官大師掌 亥之律也始事者陽效法者陰陽始而唱之陰成而 六律プ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始之以黃鍾則順而

超記首記 卷五十 月令

序之以生之序進之也陰聲始之以大呂則逆而序 體故陽六爲律陰六爲呂合而言之皆所以述氣而 者以成南為事故也別而言之則律言其用呂言其 亦謂之小呂者對大呂爲小故也南呂亦謂之南事 言之也林鍾亦謂之函鐘者以坤含洪言之也中呂 之以成之序退之也夾鍾亦謂之圍鍾者以春主規 已故通謂之十二律焉

嚴陵方氏曰戸奇而在內陽自內出之象也春生色

先脾用所剋也

五配戸竈中醬門行門戸可合為

祭用所剋不盡同

个但有門神去戸而易以非

脊牌夏肺秋肝是所剋也夏季心久腎心以取土生

戸門耦而在外陰自外入之象也

陽出之時故其祀

秋收爲陰入之時故其配門竈者物之所以化而真

所以往而冬之時則陽來復而陰於是往也故其祀 之時又各從其類焉於戸日配於脾日祭何也蓋戸 中雷五祀皆有功於人者也故立配以報之而報之 者所配之神脾者所祭之物脾土藏也五祀之祭必 行中雷蓋中室也以居中而奠四隅故中央則其祀 音以角為主角屬木也候氣之律中乎大蔟寅律也 新裁其蟲鱗木之屬也蟲之中惟鱗屬木也調樂之 有性焉特各以其藏爲之先爾故每以先言之 荛

之時則陽已極而陰於是化也故其配竈行者人之

心記許說

卷五十

按蟲爲物之總名故鱗羽倮毛介皆云蟲鱗類木爲 也其臭羶物以木化也戸神爲陽春時祀之以陽氣 屬也音律是兩項音以調樂律以候氣八乃木之成 數酸者曲直作酸也擅木之氣也戸內之小門俗謂 始出也脾屬土配戸以脾木克士也 連說牌一腎再故云先也脾屬土春木剋土故祭物 單扇門向外配之取出義祭先脾依鄭注即作祭戸

腎以取水旺古制不能詳考故隨文解之

旨按此合上二節總言時令所屬也連言其字以孟

木德之君矣相春令者曰神則句芒爲木正之官矣 乃木令故日之甲乙屬之主春令者曰帝則大嵲爲 三節講試以時令所屬言之甲乙於十千中爲木春

孟春則以角爲主四時候氣必有律也乃候氣於孟 蟲之中惟鱗蟲屬木四時調樂必有主也乃調樂於 春則中乎大蔟敷焉有八天三生木地八成之也在

口為味其味則酸木曲作酸也通鼻為臭其臭則類 月令

禮記詳說

卷五十

罕

物以木化也戸者人所出入司之有神春則陽氣自 戸內出故其祀主戸而祭物先以脾蓋脾屬土以木

能剋土祭以所剋故也

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獺祭魚鴻雁來

陳泩此記寅月之候振動也來自南而北也 鄭法皆記時候也振動也夏小正正月啓蟄魚陟育 冰漢始亦以驚蟄爲正月中此時魚肥美獺將食之

先以祭也雁自南方來將北反其居今月令鴻皆爲

繁遊爲二月節鄭以舊麻正月啓蟄即驚也故云漢 始亦以驚蟄爲正月中但蟄蟲正月始驚二月大驚

孔疏此記正月之時候然十二月之時候體例不

時候者釐之將生故記其蠶候也故季春鳴鳩拂其 **而正月七月記時候凡有五句自餘皆四句多少不** 羽戴勝降于桑注鰲將生之候是也凡記時候先言 分是陰陽之交會是節之大者故再記之季春亦記 之時伏於水下逐其温燰至正月陽氣旣上魚遊於 大鷲而出對二月故云始振云魚上冰者魚當盛寒 謂正月中氣之時蟄蟲得陽氣初始振動至二月乃 者則氣候在前後言者則氣候在後言蟄蟲始振者 同者時候多則五句少則 四句無義例也其二至] 分之月皆再記於時候者以二至是陰陽之始終二 月介

禮記詳說 秦卷五十

漢之時立春為正月節舊聲為正月中氣兩水為] 冰證經中魚上冰云漢始亦以驚蟄爲正月中者以 名云正月啓蟄者證經中蟄蟲始振始振則啓蟄也 水上近於水故云魚上冰也 中驚蟄爲二月節故律麻志云正月立春節雨水中 月節春分爲二月中氣至前漢之末以雨水爲正月 云魚陟負冰者陟升也謂魚從水下升於冰上而負 二月驚強節春分中是前漢之未劉歆作三統厤改 夏小正大戴禮之篇

雨以生百穀謂之淸明者謂物生淸淨明潔謂之小 立冬小雪中十一月節大雪冬至中十二月節小 中八月節白露秋分中九月節寒露霜降中十月節 芒種夏至中六月節小暑大暑中七月節立秋處暑 雨水也謂之際勢者蟄蟲驚而走出謂之穀兩者言 三月中餘皆與律厤志並同謂之兩水者言雪散為 大寒中案通卦驗及个麻以清明為三月節穀雨為 中三月節穀兩淸明中四月節立夏小滿中五月節 氣來三統麻正月節立春雨水中二月節警蟄春分 故在後移驚蟄爲二|月節|雨水爲|正月中凡二十四

而宣話的

卷五十 月令

里

凡二十四氣氣有十五日有餘每氣中半分之爲四 言露氣寒將欲凝結謂之小雪大雪者以霜雨凝結 月極寒之時相對為大小月初寒爲小月半寒爲大 而雪十月猶小十一月轉大謂之小寒大寒者十二 **潜處謂之白露者陰氣漸重露濃色白謂之寒露者** 月初爲小月半爲大謂之處暑者謂暑既將退伏而 穀可稼種謂之小暑大暑者就極熱之中分爲大小 滿者言物長於此小得盈滿謂之芒種者言有芒之 **新是一氣易** 十八氣氣有七日半有餘故鄭注周禮云有四十八 箭也凡二十四氣毎三分之七十

> 卦驗二月節云候雁北云今月令鳩皆爲候者但 風動搖樹木有聲者猛風即東風之甚也獺祭魚與 國故此云鴻雁來但來有先後後者二月始來故 此同案下季冬雁北鄉據其從南始北正月來至中 風即東風也冰解即解凍也與月令同雨水者調節 既亦得退在正月通卦驗云正月中猛風至注云猛 氣甲月初雨水也雉雊雞乳於月合在季冬若節氣 冬至之前五日商賈不行兵甲伏匿以五日一候也 案通卦驗云立春雨水降條風至雉雊雞乳冰解條 氣氣閒五日有餘故一年有七十二候也故通卦驗

月令

里

則一月之內六候二氣朔氣常在前中氣常在後朔 月而中氣常在是月中數周則爲歲朔數周則爲年 氣在晦則後月閏中氣在朔則前月閏朔氣有入前 四時四時爲歲歲之氣二十有四而候七十有二然 者蓋月令或原其始或要其終其實記時而已非必 氏春秋是也鴻字皆爲候也 令出有先後入禮記者爲古不入禮記者爲今則呂 如麻之詳也考諸傳記五日爲候三候爲氣六氣爲 長樂陳氏日劉歆三統麻二十四氣有與月令不同

则年不必具四時而歲必具十二月也二十四氣播

中氣有晦不置閏則中氣入後月矣
有十六日者有十五日七分者是以三十三月以後為百六十四分度之一叉為八分總百六十八分布於二十四分度之一叉為八分總百六十八分布於二十四分度之一叉為八分總百六十八分布於十二月之中一氣十有五度則二十四氣三百六

按東風和暖能開凍是凍以之解也依方氏說則凍於深者咸羅而上矣故繼之以蟄蟲始振魚上冰也之氣也東風旣解凍則物之藏於密者咸起而振潛嚴陵方氏曰夫凍結於重陰堅栗之時東風蓋發散

體记詳稅 卷五十 月命

醫

旨新裁五句平看但首句是天氣下四句是物性皆|

个也但隨其時之方位問門耳大廟大室則每季十八

天子居正歟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然也

鄭注皆所以嚴時氣也青陽左个大寢東堂北偏

來來者歸來之意

寅月之候

講東風乃陽氣之發而爲和煦也故凍結於重陰者

寅月之氣候可知矣今則自南而來北矣天氣之布散物類之變動如此今則自南而來北矣天氣之布散物類之變動如此外順陽則取魚而致祭以至鴻雁向也自北而徙南於焉始解證藏之蟲咸陽而始振動魚乘陽而上浮

天子居青陽左木

建記譯說 《卷五十 月令

嚴陵方氏日青陽者少陽之稱也春爲少陽故所居 也然云東堂則知聽朔皆堂不於五角之室中也 瘦制同故兼明於明堂聽朔竟次還大廟次還大寝 **孔疏云青陽左个大寢東堂北偏者北** 也謂之右个則以介於右故也推此則秋與冬夏亦 之堂名之然其堂也中有大廟左右个處其兩旁故 語類明堂想只是一箇三閒九架屋子 則此是明堂北偏而云大泉者欲明明堂與大廟大 廟則以其大饗於此故也謂之左个則以介於左故 孟月居左季月居右仲月居中各從其類焉謂之大 偏近北 也然

馬氏曰明堂王者之堂也王者向明而治故周人謂 堂則知夏之爲朱或言方或言色互相備也 之方玄者北之色夏為明堂則知冬之爲幽冬爲玄 若是而已總章者陰成之稱也亦白爲章者文之成 其堂曰明堂而此曰春居靑陽夏居明堂秋居總章 室以配中央則非古也 冬居玄堂又裂為大廟左右个以配十有二月爲大 秋成之時其章總矣故所居之堂其名以此明者南

郝解个古介通副也侧室曰介

說約明堂凡九室以東南西北分春夏秋冬而春為

以侯知者疏以達省春物將貫土而出故器之刻鉄者

物之屬 按東方氣屬陽色屬青故以靑陽名堂左个在東北 處及所乘車馬所建旌旗所服衣玉所食牲穀及器 少陽故天子居靑陽左个左个者爲旁側之室 旨孔疏此已前明天時氣候早晚此明天子每時居 方自東方言之爲左个謂副亦通或日其形如个字

陽左个乘陽氣之始也凡頒政教而行慶賞必於斯 皆随時而開其門也天子於孟春對東而居則名青 旨明堂九室東靑陽南明堂西總章北玄堂中大廟 新旨此節言其所居下節言其所養 卷五十 月令 思

堂也

定計就

月介

哭

乘機蹈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

畜皆不可曉疏云鄭本五行傳言之然陰陽多徐不可 鸞也夏云朱冬云玄則春青秋白可知倉與苍同馬入 王而死當屬金而鄭云屬木兒為羊當屬金而鄭云火 尺以上為龍服玉冠冕之餘及佩也麥以金王而生火 陳注鸞路有處氏之車有鸞鈴也春言鸞則夏秋冬皆 定故今於四時所食及流嘗麥雖常家之類皆略

使文理廢疏直而通達也

孔疏龍與玉言蒼香蒼亦靑也遠望則蒼旂與衣云

青者欲見人功所爲故以近色言之 色則順時確認詳說 卷五十 月令 哭

以青取其名耳者因其有鸞故不言青而云鸞也云車也用有處氏則知非周也云有鸞和之節而飾之與器則順氣也。云鸞路也知是有虞氏之與器則順氣也。云鸞路有虞氏之車者明堂位云與器則順氣也。云鸞路有虞氏之車者明堂位云青者欲見人功所爲故以近色言之。色則順時食

名也佩王之制案韓詩外傳云佩玉上有蔥衡下有

衡璜者冠飾即冕之旒及拜也衡璜即是所佩玉之

爲龍者出庾人職云凡所服玉謂冠飾及所佩者之

夏云朱冬云玄則春青秋白可知也云馬八尺以上

春言鱗冬夏言色互交者春言鸞則夏秋冬並鸞也

高之以口吠守者屬言視之不明則有羊鵬注羊畜

羊火畜也者案尚書五行傳曰貌之不恭則有雞滿

堅合屬水稷五穀之長屬土是五穀所配 之方也云

者鄭云黍秀舒散屬火麻實有文理屬金枝實学中

以納其閒謂納於衡璜之閒也云麥實有字甲屬木

後觸璜以爲聲衡之下璜之上皆貫蠙珠故云蠙珠璜懸於兩畔繩之下端又以牙懸於中繩下端使前

置於上以貫珠之繩三條懸於衡上垂之而下以雙

雙璜牙噴珠以納其閒則古之佩玉上以萬爲衡橫

注難畜之有冠翼者屬貌言之不從則有犬嗣注犬

熱氣亦以安性秋食麻與犬者秋氣既涼又將嚮寒帶畜之住重者屬腮恩之不審則有牛鵬注地厚德載物告畜之疾行者屬皇極是雞為木畜羊為火畜牛為上畜犬為金畜豕為水畜但陰陽取象多塗故午為馬西為雞不可一定也云時尚寒食之以安性也吞時時之後人畜而聽者屬聽思之不審則有牛鵬注地厚德載物作剋火木必抑土故食北方之穀與难者以氣尤熱水為氣水。

時為異者案周聰朝則皮弁服配則六冕服戎則幸 下與周禮不同上與虞夏汉異故云取殷時也殷乘 般時而有變焉非周制也者以處夏之制有日月星 辰十二章之服周之制朝祀戎獵車服各有殊今此 文理縣疏直而通達也云凡此車馬衣服皆所取於 乘處路也云周禮朝配戎獵車服各以其事不以四 木路此乘鸒路不純用殷故云而有變焉謂變殷而 器疏者刻鏤之象物當貫土而出也者刻鏤爲交使 極寒故食火穀以減寒寒勝於熱故食當方之牲云 不有其害故食當方之穀往也冬食黍與與者冬氣 卷五十 月令

布 茨国時皆然不隨時而變是與此皆殊明月合所 也又引玉藻天子龍変以祭者證四時皆龍変玄衣 **槧革路獵乘木路是車服各以其事不以四時爲異** 弁服田徽則冠弁服又周禮朝乘象路配乘玉路戎 日不玄端而著青衣叉引皮弁以日覼朝者皮弁白 種裳不览時而別又引玉藻玄端而朝日者證此朝

黑有玄夏從火色而有朱有赤者以其色之不一故 嚴陵方氏日春從木色而有青有蒼冬從水色而有 云非司法也

所用則互相足焉至於西方則純以白中央則

故中央之器所象如此 廉則制深則刻故也冬主受藏故其器閎以奄蓋闊 是以周旋周若物由是以出入萬物周旋於土者也 則受奄則藏故也中央土其器圍以閎者園若物由 蓋高則長麤則大故也秋主刻制故其器廉以深蓋 達蓋疏則散達則發故也夏主長大故其器高以縣 純以黃者以其無餘色故也春主發散故其器疏

禮記詳說 路中央乘大路秋乘戎路冬乘玄路則非古地古者 朝以革路即戎以木路田而此日春乘鸞路夏乘朱 馬氏曰古者天子之車以玉路配以金路賓以象路 《卷五十 月令 垩

者天子之族大常象天大族象春大赤象夏大白象 田日鶩朝祭毛之軍旅物之而此日春駕倉龍夏駕 車則載旌而此曰春載靑旂夏載赤旂中央載黃旂 秋大麾象冬以五路序而載焉其道車則載旋其斿 赤縣中央駕黃縣秋駕白縣冬駕鐵甕則非古也古 天子之馬六種凡有十二開日 異章而玄衣纁裳也而此 望山川以毳祭社稷五祀以希祭羣小祀以玄六服 秋載白旂冬載玄旂則非古也古者天子之服祀昊 天五帝以大裘享先王以衮享先公媭射以鷩祀四 日春衣青夏衣赤中央衣 種日戎日齊日道日 有多矣何可易哉而此日春疏以達夏高以麤中中 高下廣深皆有度數而義存乎其閒以義制器則旣 犬冬食黍與歲則非古也古者天子之器方**園**多少 養心而膳食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 粱而此日 牛膏養脾夏以犬膏養肺秋以雞膏養肝冬以羊膏 春食麥與羊夏食菽與雞中央食稷與牛秋食麻與 秋服白玉冬服玄玉則非古也古者天子之膳春以 皆五色也而此曰春服蒼玉夏服赤玉中央服黄玉 **圭執則鎭圭佩之衡璜琚瑀皆白玉也冤斿弁之瑧** 黄秋衣白冬衣黑則非古也古者天子之玉搢則大

禮記詳說 **問以閔秋廉以深冬閔以奄則非古也古者周人以** 《卷五十 月令 蘣

庚人云馬八尺以上日龍則周馬曰龍也推此則鄭 說非矣順玉謂冕旒及笄幷佩玉也器疏若笸笞篚

遵之屬象氣發散

罕甲屬赤羊火畜蓋謂二麥與羊肉性温與其器宜 上日龍五穀惟麥春秀稱首種與木同氣鄭云麥有 郝解鸞路有鈴之車駕駕車蒼龍蒼色馬馬八尺以

說約五行之氣相生而生相剋而成麥以金旺 疏通這皆以順春陽發散之令也 **免為羊屬金金能剋木故食之取其養我之氣以勝** 而生

高地其受氣固不同也稷專愛土氣故中央之月食

類也黍兼受水氣故冬之三月食黍與

稷與牛皆土

與羊叔自種至食皆在夏時故夏三月食栽與雞孟

時氣

疏皆水類也麥自苗至實皆在春時故春三月食麥

江陵項氏曰黍稷雖同類然稷宜在山黍宜澤旁之

道矣豈敝敝焉於車族器服之閒爲哉

制而不克用乎意先王所以順四時而奉天者蓋有

是以曼衍而爲此說乎或者呂不韋將以是始作秦

玉作六器禮天地四方而牲幣各放其色豈後儒因

成於兌耶當考 壯二月卦夬三月卦皆取羊爲象意者羊本春類而 氣類分也案易巽爲雞離爲雉則雞主夏氣爲宜大 禮春官奉雞夏官奉羊相反者彼取官事之宜此以 秋嘗稷仲秋嘗麻季秋嘗稻獨食犬與麻者秋三月 百穀皆成獨取其中氣者食之也獨春羊夏雞與問

車非殷矣檀弓殷人乘翰白馬也無言殷蒼龍者則 案般乘木路此續路則明堂位云有處氏之車也 **盧** 皮胡氏日車馬衣服鄭謂皆取於殷時非周制 也

記辞說

馬非殷矣以周言之詩有鸞聲噦噦則周有鸞車也 《卷五十

月合

經 97-305

按鸞和鸞之鸞鈴也路同輅馬高八尺日龍美其名 新裁上節言天子所居者順乎少陽之處青陽左个 出故器之刻鏤者使文理麤疏直而通達也 羊皆象其春時之氣其器疏以達者春物将貫土而 用然古人未嘗屑屑以五行分配注疏必求其說難 春時之宜自乘戀路至蒼玉皆隨其春時之色麥與 在明堂大寢東堂北偏也四面旁室日个須知春首 **尙寒麥羊性皆温故宜食以勝寒時說金勝木氣可** 古尺小非今之八尺二倉二青皆春木之色也孟春 爲少陽之始故此時居之下節言天子所養者順乎

禮記詳說

《卷五十 月分

善

以盡合 食多與羊蓋麥屬金而羊亦金畜金能剋本故食之 **屯上者靑旂所衣者靑衣所服者含玉色取其時也** 講所乘者有虞氏之鸞路所駕者倉龍之馬所載於 以勝時氣也其器則刻鏤之使文理疎直而通達制

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日

宋天子乃齊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

一公九卿諸侯

德和

云是月季冬難事雖大惟此月爲之亦不云是月查

器尚象也此皆王者奉若天道也

陳注謁告也吞爲生天地生育之盛德在於木位 晚是月者謂是月之氣不謂是月之日也 **春東郊祭大皞句芒也後做此推之** 恤其不足也天于日兆民 事也德謂善敎也合謂時禁也慶謂休其善也惠謂 者有以顯賜之也朝大寢門外! 十丘里坦歲蓋殷禮也周近郊五十里賞誦有功德 春祭蒼帝鹽威仰於東郊之兆也王居明堂禮曰出 鄭注大史禮官之屬掌正歲年以序事謁告也 **遂猶達也言使當得者** 相謂三公相王之 疏 日節氣有早 也迎

於記許說

卷五十

皆得得者無非其人

月令

晚則月之節氣在當月之內若節氣早月之節氣在 前月之中故立春爲正月之節有在十二月之時但 孔疏是月也以立春者十二月節氣有早晚若節 歪

至立春之時雖在十二月即行立春之事云是月者 服之下皆;云是月以其爲下立春立夏立秋立冬事 皆不云是月耆或是事爲細小或是事遍他月故不 謂是月之氣不謂是月之日也凡四立之月天子車 重故云是月其非四立之月仲夏即云麦壯俊季夏 云命漁師十一月云飭死事十二月云命有司大難

岩別事異端則更云是月也他皆做此此云是月下 以年事既終惟 入學習舞埋胔論習舞修祭母用牝牲是含養之事 勞飲是其一事故不更云是月次云是月也命樂正 月次云所穀於上帝至命曰勞酒論所穀耕藉反迴 至以初爲常是皆立春之時告命之事故不更云是 事相連接辭有首尾則因前是月不別起是月之交 辭有詳略不爲義例也凡言是月者是月之後若是 故毋覆巢及掩骼埋蝎事亦相連故不別云是月次 云是月也不可以稱兵與上事別及論天地人之大 難而已故不須云是月或作記之人

禮記詳說 《卷五十

月令

美

道故別云是月舉此爲例其餘月或云是月或不云 前期十日而齊散齊七日致齊三日今秦法簡省故 是月就交可知 盛德在於木位故云盛德在木 覆蓋生民爲德四時各有盛時春則爲生天之生育 三日也蓋散齊二日致齊一日 春官主禮故云大史禮官之屬云掌正歲年以序事 者大史職文鄭注云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中數者謂 之一歲朔數者朔十二月之朔 十二月中氣一周總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謂 先立春三日者周法四時迎氣皆 盛德在木者天以 周禮大史屬春官 周謂三百五十四

> 日謂之爲年此是歲年相對故有朔數中數之別若 散而言之處亦年也故爾雅釋天云唐處日載夏日 此立春立秋云天子親帥三公九 月令

禮記詳說

《卷五十

恤孤寡四時所賞不同者庾云順時氣也春陽氣始 孟秋云還乃賞軍帥武人於朝孟冬云還乃賞死事 於朝孟夏云還乃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無不欣說 夏既然明冬諸侯亦然在孟春云賞公卿諸侯大夫 諸侯文不備當亦有諸侯故立夏下云乃封諸侯於 **始諸侯大夫立夏立冬云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不云** 歲商日,配馬日年是也案釋言云告謁請也同訓 請是謁爲告也

武人也至冬陰氣尤盛萬物衰殺故用是時賞死事 說也秋陰氣始著嚴凝之時故從其時而賞軍帥及 氣尤盛萬物增長故用是時慶賜轉廣是以無不欣 著仁澤之時故順其時而賞朝臣及諸侯也至夏陽 句芒以上云其帝大皞其神句芒故也今鄭獨以爲 **者及其妻子也** 蒼帝靈威仰者以春秋文耀鉤云蒼帝靈威仰禮器 寒暑得時义詩及尚書云上帝皆爲天也周禮 |云變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是人帝何能使風雨 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五 案賈馬蔡邕皆爲迎春祭大皞及 司服

之處也 是外朝在庫門之外皋門之內大詢眾庶聽斷罪人 其賞賜公卿大夫宜在治事之朝故云大寢門外三 序云天子近郊五十里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是也 朝在路寂也二是治朝則此路裳門外應門之內以 云朝大寢門外者大寢則路寢天子有三朝一是燕 故云蓋殷禮也云周近郊五十里者鄭注尚書君陳 盛德在木者盛德則靈威仰之靈德也云王岳明堂 帝若是人帝何得與天帝同服故以爲靈威仰 禮者遙禮之篇名引之者證十五里迎春與爲不同 案公羊隱五年傳云三公者何天子之相 上云

飛司首竟 卷玉一 丢

之辭也 德之徒 者特謂之相故史記稱權侯范睢蔡澤皆爲寮相後 相處乎內是三公相王之事也至六國時一人知事 是有功 逐莫達是逐為達言慶賜之事通達施行使之周徧 叉爲丞相也云天子曰兆民者左傳閔元年晉卜偃 也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 云使當得者皆得無非其人也者謂當慶賜之人皆 可慶賜無此不合得慶之人非人謂無功無 逐是申遂故尚書云顯忠遂良商頌云草

嚴陵方氏日四立之日則其氣至矣故天子親帥其 避記詳說 賞也特順陰義故以刑爲主爾此則喜其氣之至故 也德貴平宣利故曰布令貴乎無乘故曰和慶則必 皆行質以備其喜焉又曰德令慶惠出乎君然欲布 **双惡夫妄予以傷費焉此與孟夏皆言慶賜遂行而** 之也慶主禮賜主物前言行慶則體而已此言慶賜 **致用故曰行惠則必有與故曰施慶賜者行慶而賜** 和行施以下及也則必有以相之者焉故特言命相 春夏非不用也特順陽義故以貲爲主爾秋冬非不 也古者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此則四時皆賞何也善 **叉及於物故也遂行言行之而無壅也毋有不當則** 秦五十

雖有陰陽客主之辨合而言之則氣皆自外至主之 自郊反言反之於朝主彼言故曰還主此言故曰反 在我而已故通謂之迎焉所謂還反何也還言還之 逆以主陽故也此則四時皆謂之迎者蓋別而言之 之者每於郊焉古者於寒日迎以客陰故也於暑日 冬主亥子丑其位居北故迎之於北郊五行之氣獨 迎之於南郊秋主申酉戌其位居西故迎之於西郊 其位居東故迎之於東郊夏主己午未其位居南故 不迎土者以其居中非自外至也惟其自外至故迎 臣以迎之於郊焉所以導其氣之至也春主寅卯辰

經 97-308

髡

備而已 飾喜必能毋有不當然後人無有不欣說焉亦互相 毋有不當於夏則繼之以無不欣說者蓋慶賜所以 秋冬則不言者賜以春夏爲主故也於春則繼之以

竭也者立此而竭彼也故於四立之日告盛德所在 時王焉王則相我者生生我者廢勝我者囚我所勝 四時陳於五行而各得道之一者也故謂之德夫更 者死其盛在我矣故謂之盛德所謂五行之動迭相 盛更衰物之復也五行四時還相爲本而各得以其 馬氏曰陰陽合而爲道離而得一焉爲德五行播於 月令

禮記詩說

《卷五十

夲

者陰陽而已寒暑陰陽之盛也方二分之際而逆方 木土者五行相剋之序也天地之生五行也以數其 序也曰木火土金水者五行相生之序也曰水火金 焉五行之序不同日水火木金上者天地生五行之 秋迎寒逆暑主陽也迎寒客陰也四時之所以變化 **相生也以氣其和剋也以形古者以中春逆暑以中** 迎之則前其氣之未至以待其至也此以四立之日 車而封先代之後者视人乙功而致其賞親人之罪 而迎氣於郊非古也先王之時有舍鮮尔勳者夫下 而致其誅夫亦何常期之有

> **豊畫足據則此謂之周禮可也** 盧陵 為殷禮然王居明堂禮亦何嘗指以爲殷又逸禮亦 鄭取春秋緯固不經而買馬等亦太泥矣鄭又以此 不指言何帝稱以爲蒼帝與大皞皆當祭不必分也 胡氏日禮器云饗帝於郊 而風雨節寒暑時初

濫子也 **賞功日慶周急日惠遂行戒虚| 交寝閣也毋不當戒 郝解**立春之日春氣至故迎之還自郊還反反於朝

周福也合卽布德之令下慶惠賜皆德也行施皆布 說約迎春東郊祭大皞句芒也和合欲使德意均平

確定詳說 一个拳五十

月令

以物也言及兆民則無一物之不被可知命相以下 也布德和合尙虛下正德令之實慶隆以禮也惠子

俱命辭 天子即齊心渴謂見而告之故詢告某日二句連盛 按立春正月節孟春月內事也然必立春而後爲孟 德以天地生物之德盛德在木印木氣旺也木氣旺 春大史紫麻象之官故立春為其職前三日告天子 立春日天子率尋臣迎春氣於東郊春氣自東來也 能生物即爲天地之德天子乃齊前三日內事也至 **迎必有祭祭大皞句芒爲是鄭信絳書故有靈威仰**

垄

之說不可信个猶存迎春之禮而奉句芒以行事是 政施仁合則德之所在也和不止均平有和暢之意 侯之上大夫亦王朝大夫其分卑故置諸侯之下賞 公九卿天子之近臣多以諸侯爲之其分尊故列諸 其遺制還反並言宜分內外自外還而反於內也一 民之眾也末二句叉著力申飭言慶賜之事要遂行 慶言禮惠言物及皆德令之所在也或以德字賞亦 通下及兆民承上二句布和行施下而及於天下兆 卿為之德合慶惠並言難以細分布德和合循言發 **膏公卿大夫而不言諸侯意何包也相大臣當亦必**

麗記詳說 《卷五十

月令

奎

事下段 字代惠字惠有物賜亦言物也遂謂行之能遂非虚 字下及言博遂言速當言公極力形容之語 段此一經因上天子迎春反國命三必布敎施惠之 而無壅且所及無不當其人也慶賜即上慶惠以賜 **旨孔疏此一節論立春天子迎春氣及行賞之事上**

新裁在東郊截上是迎春之禮下是在內則天子親

推恩於臣在外則命相推思於民也 按此節以立春句總起先立春至乃齊立春前事也

爲一截立春之日至東郊迎春事也爲一截還反至

層記詳說

《卷五十 月令

實發之恩賞公卿大夫於朝恤臣之典與陽和而均 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 東郊以導其生氣之至焉還反於是體生育之令行 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齊戒以敬其事 於朝行賞當日事也為一截命相至末推思至於天

講是建寅之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大史謁告諸

下命之在此日而行之俟後日也又爲一截

之以禮惠可施也則惠之以物有以下及夫兆民焉 然行之匪速則君恩或壅當遂行此慶賜而毋或沮 布矣命相布吾心之德和順時之令慶可行也則慶

奎

行之不公則君恩濫必慶流於君子惠及於貧民 毋有不當者焉斯憲天順時之道也

乃命大史字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毋失 經紀以初爲常

忒同經紀者天文進退遲速之度數也初者厤家推步 陳注宿猶止也離猶行也言占候躔次不可差貸登與

之舊法以此爲占候之常也 鄭注典六典法八法也雕讀如儷偶之儷宿儷謂其 屬馮相氏保章氏掌天文者相與宿偶當審候伺不 得過差也經紀謂天文進退度數

疾不依其度進退或失其常是失經紀 **善苦應娱不候應知不知則是候過差無失經紀者** 其屬官在其候處止宿配偶相與審候不得貨變過 及日月星辰之行天則左還一日一度一年三百六 者初謂舊來所法恆須遵奉以爲常行故云以初爲 進則言進應退則言退若其推步不明算厤失所遲 經紀謂天文進退度數言當推勘考校使得其中應 右行各有多少辰有二十八宿亦隨天左行大史令 孔疏命太史之官令守其六典奉其八法司主天文 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至周一度日月五星並逆天 以初為常

禮記 詳 說-老五十 月令

酓

常 七曰官刑八曰官計 慢不覺天之變異也 保章恆在候處相與止宿配偶其審察伺候不得怠 二日官職三曰官聯四曰官常五曰官成六曰官法 **興夏官政典秋官刑典冬官事典八法者] 曰官屬** 六典者則大宰云天官治典地官教典春官禮 言大史之官使其僚屬馮相

嚴陵方人曰月令天所命也王者則繼天以行其事 以逆官府之治卽此所謂守典奉法也又言正歲年 官大史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八法 而已故言乃焉若後言乃擇元日乃脩祭典之類周

> **些,與所言麻象洪範所言五紀是矣宿言宿之於此** 故謂之星以其所次有時故謂之辰也日月星辰即 死生者也星者日所舍辰者星所次以其得陽之精 已故以司言之日者循星以進退者也月者應日以 非聖人不能與於此也若夫有司之事特司其末而 皆隱乎天之大數數之妙理所以成變化而 故曰守詳而有變者之謂法故曰奉日月星辰之行 存乎書故以是命之於大史焉大而有常者之謂典 **辰之行也在人之六典八法在天之日月星辰莫不** 以序事頒之於官府及都師即此所謂司天日 奎 行鬼神 月星

禮記詳說 《卷五十

人介

離言離之於彼日月星辰之行或宿或離有定數焉

新故戒以守典奉法勿紛更廢弛也大史之職正歲 相保章皆司天交天日月星辰五者行各有常宿次 年以序事頒於官府都鄙颁朔告於邦國其屬育馮 **郝解大央掌六典八法以貳六官一歲方始庶事** 大東司之不可貸而已貸則司天者之過矣 之星審候察度不得差貸負與武 麗天日循星而進退月應日而生死所宿之辰所雜 舍也離附麗也猶詩云月雜于畢之離日月星辰皆 與錯綜之紀初謂推步之舊法所謂求其改也 同毋失常行之經 維

說約 雖各有義卻非兩項皆以日月星辰之度數言以初 之方大要不離平常爲是 宿守其次離去其次經紀者進退遲速之度數統之 爲常一常字言只以典法爲常其他即有歲差通變 爲經分之爲紀行宇中含有宿離經紀在宿離經 星以進退月應日 書詳而有變曰法即推天交之術 **文就本節只指天交說大而有常日典即載天文之** 王 一者命官稽古以蓝 以死 生星者辰 詞 天之職典法不專指 所含長者星所次 初 即典法也 日循 紀

禮記詳說 新裁重一 《卷五十 行字日月星辰惟行就有好些變差出水 月分 奕

遲速要與初典法不泥定又不相違悖緩妙 有許多不合處命之司者要他 所以立歲差之法蓋為此若只命他守定死規矩 活變合今日之行 便 Л.

拨六典八法時說俱以天衣言不甚合都京山謂 守典奉法與司天皆大史之職並言之而意重下段 事維新戒以守奉勿紛更廢弛如 無妨不必强台爲一也宿儺注疏說牽强或 與宿似一 意不如以宿爲止 此 一說甚有關緊蓋 離爲去 ī 以 猫 iiij 111: 爲 pir.

失經

紀

與宿難句

速看;

初只作舊字看謂舊法

也

說謂初

與典法應是以典法爲天文書可不用

试即經紀失以舊法爲常而 作聰 失然此皆有初也亦惟以初爲推算之常而 講繼此乃有大史之命焉而先王則有已然之典 而 日月星辰之行焉司其行於宿離占其行止之所 必恪而守之有一定之法也 按此節自重天文守典奉法陪說無妨不 宿離經紀承行字說宿離各有度數即 不忒司其行於經紀推其進退遲速之何 明以亂舊法 |必仰| 通共變則天行 而承之旦

以小

如而

711

在

枚

旨

扐

裁通節俱主天文說

經

紀宿

離

可核

也

松

絍

禮記詳稅 卷五十

꾿

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 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反執爵于大寢三 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閒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 育也 天 元日而穀子 乃擇元辰天子親載

陈注 郊後吉日也日以干言辰以支言五文也參參乘之人 **閒天子藉田** 也車石及御人皆是參乘天子在左御者居中車右在 也保介衣甲也 元日上辛也郊祭天而配以后 一人故曰參也置此耕器於參乘保介及御者之 干畝收 以勇士爲車 共穀爲祭祀之粢盛故曰帝藉九 右前 衣甲御者御車 **稷爲而穀也** 元辰 之人

故亦不與勞酒之賜也 推之後庶人終之反而行燕禮羣臣皆侍士賤不與耕

之車必使男士衣甲居右而珍乘備非常也保循衣 置耒於車右與御者之閒明己勸農非農者也人君 而宴飲以勞羣臣也大寢路寢御侍也 **而農事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上帝大微之帝也** 鄭注謂以上辛郊祭天也春秋傳曰夫郊祀后 也介甲也帝藉爲天神借民力所治之田也 元辰蓋郊後吉辰也耒耜之上曲也保介車右也 旣耕 稷

孔疏案郊特牲云郊之用辛鄭注凡爲人君當膏戒

臒記詳說

《卷五十

月令

奔

自新义云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鄭注引易說云言 郊特牲云郊不言所穀此經言所穀不言郊鄭以爲 王之郊一用夏正春分而日漸長故云迎長日之至 爲一恐人爲疑故引春秋傳以明之案襄七年左傳 二祭是一故此注謂以上辛郊祭天也鄭旣以二祭 郊而後耕彼派農事者則此所穀也彼云郊而後耕 云孟獻子曰郊祀后 稷以所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

帝大微之帝者春秋緯文紫微宮爲大帝大微爲天

庭中有五帝座是卽靈威仰赤熛怒白招拒汁光紀

此是所穀之後即躬耕帝藉是所穀與郊一也云上

若迎春之時前帝後王皆祭靈威仰故前住云迎春 光紀周入則祭靈威仰以其不定故總云大微之帝 含框 之爲辰耕用亥日故云元辰天子 親載耒耜者謂天 **故郊特牲 云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也** 祭蒼帝靈威仰特指一帝也此郊雖所穀亦是報天 **閒者措置也保介車右也御者御車之人車右及御** 子所乘車上親載耕田之耒耜措之於多保介御之 丁等謂之日郊之用辛上云元日子丑寅卯之等謂 人皆是王麥乘於時天子在左御者在中車右在右 紐斯穀郊天之時各祭所感之帝殷人則祭汁 月令 甲乙丙

爬記詳説 《卷五十

並云郊天是陽故用日耕藉是陰故用辰元者善也 言置此耒器於參乘保介及御者之閒然後帥三 法正月亥爲天倉以其耕事故用天倉也盧植蔡邕 九卿而往南郊躬耕藉田也 農非農者也王旣親載耒器置耒應須近王今置耒 也未知然否云置耒耜於車右與御者之閒明已勸 辰爲主皇氏云正月建寅日月會辰在亥故耕用亥 郊雖用日亦有辰但日爲吉主耕之用辰亦有日但 **農故載耒耜非實農人故不近耒器也所以車右衣** 乃於參御二人之閒不近王者明王之己身但是渤 知用亥者以陰陽式

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染盛於是乎出是藉田共 國語告耕在立春之前其實耕時在立春之後故國 甲者 注先先立春日也謂先立春之前以耕與此 始郊郊之後始耕案國語先時九日大史告以耕事 上帝故云爲天神借民力所治之田也案此立春後 **芸齊處及國語云宣王卽位不藉干畝虢文公諫日** 猶衣也云帝藉爲天神借民力所治之田者耕藉所 以爲帝藉者舉尊言之故祭義云天子爲藉千畝以 保猶衣者保卽襁保謂小被所以衣覆小兒故云保 Ņ 人君尊重故使勇士衣甲居右備非常 不同 也

卷五十 月令

丰

之賈逵注班次也謂公卿大夫也王之下各三其上 子三推公五推卿諸侯九推案國語王耕一發班 也王一發公三發卿九發大夫二十七發天子三推 日王即齊宮而齋是知親耕在立春之後也此言天 語下云先時五日王卽齊宮注先耕時也是耕 **公五推卿諸侯九推此是貴賤耕發相三之數也** 周禮甸師是下士云帥其屬而耕耨王藉鄉注云庶 云土者土贱不與耕也故國語云庶人終於千畝 前 五

> 在廟燕 朝燕勞私禮主於歐心故在路寢 養者蓋用饗之饌具而行燕禮以勞羣臣案上迎春 華臣在於路寢不同者爵賞公事與眾其之故在正 而反賞公卿大夫於路寢門外正朝此耕藉而反勞 禮在寢此云執爵于大寢故知燕也 國語

耒耜置之於麥與保介侍御之閉參參乘保介車右 工其臣也保介其僕也 也保君而甲者也詩曰嗟嗟臣工又曰嗟嗟保介臣 山陰陸氏日言以以前月所卜之日也御侍也言以

禮記詳說

廬陵胡氏日鄭謂此卽郊也案郊特牲云郊之用辛 《卷五十

月合

之至注引易說謂春分日漸長則此未春分也郊特 此云元日善日也則不必辛郊特牲又云郊迎長日 牲又云郊大報天此云上帝不可以包天也易說! 丰

也獻子又云郊配后稷此不配后稷而配帝也足明

王之郊一用夏正孟獻子云啓蟄而郊則此末啓蟄

郊后稷以所農事是也而穀不可 此但所穀非郊天大祭故郊則可以兼所穀春秋傳 時天子左御者中保介右參乘時置未於全保介御 御車者凡三等先儒以保介及御皆謂參乘非也於 所穀詩豈謂郊平念謂參乘者保介車右甲士也御 以兼郊詩云春夏

人謂徒三百人

案國語耕後辛大陳饗膳大贊王

王歆太牢是耕後設饗而此云旣耕而燕飲者饗禮

耕爲天下先而此云躬耕帝藉則藉是躬親履踐之 藉爲義不得以假借爲稱數說不同案躬耕帝王盛 云天子爲藉干畝國語宣王不藉干畝獲景部朕親 不過藉言借民力所治之田則謂藉爲借可也祭義 典則謂藉爲典藉可也藉者耕借也春秋傳云穀出 也借民力以治之以奉宗廟而勸農鄭氏亦云帝藉 之閒而 爲天神借民力所治之田臣瓚丟藉蹈藉也本以躬 田千畝為天下先藉者帝王典藉之常韋昭曰藉借 **奥民並耕者之爲也藉之爲義應砂則云天子耕藉** 不近之者明己意在勸農非若神農氏之道

禮配詳說

《卷五十 月令

圭

義則謂爲蹈藉可也推其至當瓚說爲優

或以九者以貴賤爲勞逸之差等也 天子至於諸侯其耕止於三推五推九推則其借民 嚴度方氏日帝藉蓋藉田也以其共上帝之粢盛故 日帝以其借民力而耕之故日藉夫以千畝之藉自 力而終之可知推者執耒而進之也或以三或以五

說約周之始郊用辛重其事奧郊同所穀雖有后稷 配天然本女只有上帝躬耕只重天子

不 接所殺之祭以后稷配雖禮同於郊而與冬至祀 地所祭印上帝郭謂大微之帝靈威仰等多不

递之有等誠心無二也反執四句旣事

而勞酒

之必

而勞

均酬

其誠心也總是耕藉所行之禮

故名勞酒 **執虧是行燕禮時天子執爵而飮也兩御字不同上** 聲不甚合當讓入聲作典藉藉字謂典藉之田覺妥 說故藉字多從借民力爲訓然藉是田名死字讀去 御御車之人下御猶言侍也勞字活此酒所以勞之 另爲一人在前似不合一車三人之制帝藉之帝謂 耕藉言辰從陰也參兼保介御者言將御字移之字 上帝九推下補庶人終畝一層事因有庶人終畝之 上便順保介陸氏作保君而甲者可用胡氏謂參歷 可從日辰互言有干有支不可 柏 無所穀言日從陽

禮記詳說

《卷五十 月令

燕勞之事 旨孔疏此一 節論迎春既反春事已起當所穀親耕

是擇日以耕帝藉敬天之意也然帝藉以事神 說約王者所殼耕藉之禮皆以重農事耕藉總以敬 新裁上帝以上是擇日以所農事勤民之意也 意躬耕屬天子言身致其誠也三推三句方耕 親農事上看不可二段截然分對後一段又有三項 天敬天總以爲民也 双下 亦在

畫

新旨 總是重農所穀爲天下祈穀也耕藉以爲農事倡 之有收]而設也王者雖重民至於敬天尤重於民 固耕帝藉而主敬天且云所穀亦爲藉田說得小了 重時講以帝藉所以事天專主敬天立說愚意此 末是一截燕勞之禮也 禮也擇元辰至九推是一截耕藉之禮也反執爵至 **拨是月也提起下**分三截元日 所穀是一截 而穀之 用力用心之周可見耐穀雖而民田之穀亦爲藉田 之而已至藉田則親載躬耕又分勞逸均燕勞何等 此雖 有勤民敬天二意當重帝藉上穀不過祈 和 節

避記詳說

《卷五十 月分

岩

耕藉下以誠字質亦無味

郊祭天而配以后稷冀其雨暘時若而萬實告成庶 盛芍市藉也於是旣郊之後乃擇元辰之吉以天子 民食足而厚生之願酬矣奚以人君之所需以共氣 責成於人而滋息之功則主持於帝故於上辛之日 講是月也時維孟春東作將與天子見樹藝之力雖 之尊視載耒耜措之參乘保介御者之閒帥三公九 卿諸侯大夫以躬耕焉天子至尊惟取其率眾成禮

推君親其勞臣倍致其勞而終事責之庶人矣夫耕

耳故止於三推公卿諸侯以漸而降故益以五推

九

均

田

此酒也 藉者勞矣不可無燕亭以勞之故反執爵於大寢而 **及卿諸侯大夫皆御蓋同有事於耕藉則同得御於** 命 日勞酒非以其勞而勞之乎其耕藉之始

以敗道民必躬親之田事旣飭先封疆審端徑術善相丘陵吸險原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王命布

記詳說 皆使脩理其封疆謂井田之限域也步道曰徑徧與遂 注 田田峻也舍居也天子命田畯居東郊以督耕者 月令 畫

之以定其準直則農民無所疑惑也 同田之溝洫也審而端之使無迂壅封疆有界限徑術 有關狹土地有高下五種有宜否皆須田 峻躬親教飭

根可找耕者急發 鄭注此陽氣蒸達可耕之候也農書日土長冒 順時氣而居以命其事也封疆田首之分職倘周禮 作遂夫閒有遂遂上有徑 書日分命義仲宅嵎夷也 舍東郊之意也準直謂封疆徑逐也夏小正日農率 田謂田畯主農之官也舍東郊 遂小溝也步道日徑今尚 相視 地 說所以命 陳 H

至四 氣上騰五月至十月也地氣下降天氣上騰十一月 月之時爲陰從下起上嚮排陽氣第六陽氣上極反 赐皆升六脍皆伏至五月一脍初升陰氣漸升陽氣 升或降故聖人作象各分爲六爻以象十二月陽 退至十月之時六陽退盡皆伏於下至十一月陽之 漸伏至十月六陰盡升六陽盡伏然則天氣下降地 之升從十一月爲始陽氣漸升陰氣漸下至四 孔疏天氣下 **交始動地中至十二月陽漸** 月也今正月云天氣下降地氣上騰者陽氣五 **哗者天地** 月令 之氣謂之陰陽 升陽尚徽未能生物 年之中或 月六

之極正月三陽既上成爲乾卦 《卷五十 乾體在下三陰爲坤 丰

哗地在天上故云地氣上騰是陽氣五月初降至正 坤體在上乾爲天坤爲地今天居地下故云天氣下 月爲天體而在坤下也十一月一陽初生而上排陰 月陰爻伏盡六 陽在

陰之上六漸退反歸於下至四

月三陰生而 交通七 則是地氣在下天氣在上故正月爲泰泰通 五月一 月爲否否塞也言天地 陰生六月二陰 成坤體坤體在下三陽爲乾而體在上 生陰氣尚微成物未具七 隔塞所以 十月 也 云地 天地

降天氣上騰者以十月之時純陰用事地

體疑

理叉不 於此不足可疑而劉 及田之溝洫故云審端徑術 於郊之上令農夫皆脩理地之封疆審正 氣旣和王命羣官分布檢核農之事命遣田畯官舍 天故云天氣上腾其實十月天氣反歸地下若審祭 云命田田是受之人詩云田唆至喜故知田謂田 云舍東郊順時氣而居者以其耕作歲時之氣起於 能定 其旨趣笸諠撓撓亦無取 冷池 **渴皇侃之徒旣不審知** 知 田謂田唆者以經 焉 田之徑路 於時春

凍寒氣逼

轫

地叉在下

故云地

氣下降

於時六陽從

上退盡無

後用

事天體在

上不近於物似若陽歸

禮記詳說

《卷五十 月分

者封疆 都邑田畯各舍國邑之東郊也云封疆田首之分職 **間有逐逐上有徑者逐人職** 聲相近故疑術爲遂學記云術有序義同於此云夫 東方為治故令田畯舍國之東郊 職掌也云術周禮作遂以田農之事無稱術者術遂 政理田 記之人解說天子所以命田畯舍於東郊者欲明其 二尺遂小溝也步道曰徑遂人職云徑容牛馬 農夫農夫知 則 事 九夫為井四 若 H Ш 事先後審疆界畔域乃不有疑惑 事 旣 井爲邑各有封境界域部 正 又先定其封疆徑 **交案匠人云廣二尺深** 以命其事其諸 遂 以

則田畯也均田則審端徑途也 夏小正日農率均田者夏小正是大戴禮篇也農率 準謂輕重平均 有關狹皆先平均正直之故云準直謂封疆徑遂云 直謂繩墨得中也封疆有界限徑遂

也故草木萌生發動於其時 上是天地之氣兩相和同交而爲泰和同謂不乖異 川吳氏日天在上而其氣降下地在下而其氣

且帥民以東作故也度土而積之謂之封界畫以守 布於春而斂於秋也命田舍東郊所以順時氣而居 嚴陵方氏日上言可耕之候故此命布農事蓋農事 《卷五十 月令

美

脩之則不足以盡其利故丘陵阪險原隰不可以 原下而溼者爲隰地有岸谷之變川流之徙非時而 **陵陂而不平者爲阪水之所行者爲險廣而平者爲** 相之也周官司空時地利者如是而已土地所宜者 之謂之疆封疆古所有也特以外則不能無壞爾故 交爭之患也人以其高則謂之丘平而可唆則謂之 日俗母民孟春必脩封疆番端徑術者所以防終歲 五穀所殖者所殖之土也若黍之利高燥稌之利下 所宜之物也若山林之宜阜川澤之宜橐之類是矣 達之類是矣旣曰土又曰地者蓋土則地之體地則

> 其序也 **筝冶也田事之所以既飭者良由先定準直農乃不 惑之所致而已前曰農事而後曰田事又何也蓋農** 矣故又言必躬親之田事旣饬者言皆力田而各有 使達其理雖有以敎道之然弗躬弗親則民莫之信 然後地事成於後故先言布農事後言田事既妨以 之也則必有以敎道之者焉蓋敎之使能其事道之 以此土地之所宜五穀之所殖以民之愚固不必知 土之名故周官大司 也以人言之曰農以地言之曰田 徒言五 地 而又言十 人事與於前 有 二土者

卷五十 月介

争りか 道塗均地域也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 馬氏曰修封疆審端徑術制其畿疆作其溝封 故使農官莅而教導焉自我所行之謂躬與彼有事 **以土自五物九等辨以土均然後稼穡樹藝之所宜** 所殖則五地之物辨以土會十有二土十有二 地職與地守使各適其平之謂準各得其正之謂直 之謂親故曰以發導民必躬親之先王之於民也 田事旣飭而先定準直與民由之則民志一矣此農 之所以不惑 此。 Tij 始可以任地事也弗躬弗親庶民弗信 芜 宜 壌辨 五穀 正 I

定準直著爲法程也準直猶言準鄉

事之要領也先定者未定之先胸中先有成規可守新裁重先定準直一句準者農事之繩墨也直者農

★故天地之氣和而不乖同而不異也草木萌芽發按六氣二句孔疏以泰卦為說有理非於此時天氣正是豫明其理卽上道字也正是豫明其理卽上道字也

> 天文或謂準為農事之絕墨直為農事之要領分解 或謂必躬親之以教節田事而定共法則既字說不 對耕種言農不惡則有所循而為耕種之事 時講 為直準直即準繩先定準直猶言規矩先定也先字

亦未確

旨孔疏此一節論少陽之月務其始生故既耕之後

當勸農事

記詳說 卷五十 月分 全 之意先定準直就承田事既飭說不惑即上三事是布農事事即封疆徑遂士地五穀三者飭乃戒論(

一般に民之動先開民心之迷所以放道為先是訓費一般記述説 後五十 月分 全

時講段落頗不同據交氣當如此 或謂此節重先欲作民之勤先開民心之迷所以教道為先是訓農故作民之勤先開民心之迷所以教道為先是訓農者用意可以勸農為主天氣四句引起與農事意王命根本之計

定準直句倒置之甚又或謂胸中先定準直尤說得

虚空無實事民何以逐不惑俱不

可

講是月也農事可與之時也言乎天位乎上氣則下

經 97-319

郊以督耕焉其督之之法則以封疆有界限脩 事之布特重乎巽命之申也於是命田畯之官居東 之天脩端相殖皆田事也既事無不飭而準直之法 道民達其理若不爲之躬親民未必信也必躬以敘 黍稷麥菽之五穀有宜否之殖也則深察其實爲若 阪險原隰之土地有高下之宜也則善相其宜焉 之使無廢壞徑術有關狹審而端之無使汙壅丘陵 降矣地位 此者不爲之教道民未必知也必有以教民習其事 遂萌動之機是故東作之候不忘乎平秩之典農 乎下 氣則上騰矣天地有和 月命 同 之氣而草 而理 稻

離記詳說

卷手

拿

所從事也又奚惑之有哉夫農者天下之大本也王 已定於民事未興之前矣民皆行所依據而曉然知 者因時而重其事如此

陳注教學者以習舞之事 心命樂正入學習舞

鄭注爲仲春將釋菜

廬陵胡氏日以吞陽動舞動容也鄭謂爲仲春將 菜案文王世子云釋不舞則釋菜不爲舞也鄭見下

仲春習舞釋菜叉大胥春入學舍菜台舞問二者

以丁者取其文明之盛也合樂止擇吉日以合樂之

何之內非

近国[]、

為故也孟春不言日則以方

事不知釋菜習舞不同故月令先習舞大胥先

嚴陵方氏曰入學習舞則以將釋菜故也故仲春言 各菜大戴禮 蓍也樂亦稱萬禹亦以萬人治水 何休云湯武以萬八得天下故干舞稱萬夏小正夏 云萬用入學萬謂干 舞足明習舞在學 也

用禮樂故也仲夏之脩帮鞞鼓之類則以是月將大 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焉若仲丁之習樂則以季春 樂也然舞者樂之容則貌之類也故於春之始言舞 也季冬之大合吹則以樂其成於終也夫舞與吹皆 零用盛樂故也季秋之習吹則以是月將大饗帝故 将大合樂故也孟夏之習合禮樂則以是月將飮酎 金

禮記詳況

一卷五十 月令

仲丁季春正言樂者則以樂爲陽氣於此習合所以 後言吹蓋金爲聲故也習舞之時非不習吹要之以 這大局貌故也吹者樂之聲則言之類也故至秋 道迎陽氣之盛故也正曰樂則於聲容固無所偏 舞爲主爾習吹之時非不習舞要之以吹爲主爾於 也且孟春之習舞至仲春則可以合矣止亦謂之習 者以釋菜之禮爲略其舞不足以言合故也上 上旬之丁也仲丁則巾旬之丁也舞吹與樂皆習之

典禮不止於聲容而又脩其器焉凡以順文明之盛 師以其事之輕者則命之於樂正也至於大合樂則 事能正之而巳謂之師則於樂之道又爲之師焉則 命之於樂正或命之於樂師者蓋謂之正則於樂之 之時每言焉孟夏習合而不言者以兼於合故也或 日而非文明故也唯其如是故習合不止於樂而又 無時故也孟夏仲夏皆不言日則以文明之盛時無 與而習之無時故也季冬不言日則以將罷而合之 重輕之別固可知矣故以其事之重者則命之於樂 而已然而必入學者以學爲敎人之所故也故於習 月令

心記詳說 《卷五十 含

郝解樂正以樂欲國子正月八學習舞應發舒之氣 不言者然以大合吹推之則亦命於樂爾可知矣

習無召樂亦以季春大合樂也 說紅順陽氣之動使動盪其血 脈也孟春習舞仲春

也詳見周禮大司樂之職

新裁入學習舞不是爲釋菜而習之蓋釋菜原爲習 舞而設耳

是植物母覆巢至毋卵是動物毋聚大眾二句指生 者掩骼句指死者 **巨新旨首節入學習舞指樂脩祭典節指禮禁止句**

> **乃脩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犠牲毋用牝** 學者以習無凡皇舞羽舞旄舞習其俯仰屈伸之節 **講是月也陽氣發動之時也王者命樂正以入學敎 青其行列進退之度於以動盪其血脈焉**

皆根於王者至誠惻怛之心

發動則仁氣豈可不使流鬯於宇宙之間以下諸仁

自之愿氣也仁也人身之仁旣與天地之仁而俱

新裁此言孟春之命禁總見王仁之浩蕩召舞舒暢

按仁字添設是作時文生發處非正意也

體記詳說 《卷五十

陳注不欲傷其生青

月令

釜

鄭注重祭禮歲始省錄爲傷妊生之類

地宗廟大祭之時雖非正月皆不用牝 時牲皆用牝唯此月不用故注爲傷妊生之類若不 孔疏犧牲毋用牝者以山林川澤其祀旣卑餘月之

嚴陵方氏曰以祭法考之則祭典古所有也特因歲 之更始乃脩之而已配不止於山林川澤然止 爲言者蓋天地宗廟之祭非春亦未嘗用牝故也亦 見明堂位周騂剛解上言祭典而下言命祀者亦互 以是

相備 也

田陰陸氏日命配山林川澤言命不言命某無所不

命也

止息故

王制云草木界落然後人山林詩魚麗傳

不操斧斤不入山林是也若國家隨時

草木不折

年之祭典而舉行當時之祀也 犧牲即承配山林川澤言 拨脩命二事脩通言包一歲祭典命專言春所祀者 山林川澤生物之府春生功顯故命祀之凡犧牲皆 不用牝春尤恐傷妊也 那解脩祀典謂 年內當祭者皆於歲始省鐵之也 意重命配上謂考究

設約命脩以下四節仁鬼神也仁犧牲也仁草木也 山川之事 **旨孔疏此一節論此春爲四時之首當脩祀典及祭**

記詳说 後五十 月令

巬

疏數之節也山林川澤百物之所自生也則命所司 講歲且更始乃脩一歲所當舉之祭典焉蓋將以 埋牲玉以祭山林沈牲玉以祀川澤而所其生息之 仁鳥獸也仁萬民也仁死喪地 不窮仁鬼神也而犧牲不用牝仁犧牲也

陳注以盛德在木也

寧生盛德所在 孔疏禁謂禁其欲伐止謂止其已伐者此伐木在山 或在禁暄之處十月許人採取至正月之時禁令

> 禁之 接此只是木氣方盛不忍傷之之意禁止可不分 嚴陵方氏日禁以法言止以事言也

秋之斬木不入禁鄭注斬四野之木可若於正月些

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又云邦工人山林而揄材不禁

須以爲材用者雖非冬月亦得取之故山處有仲冬

是也其非是所禁之處春秋亦得取之故周禮云春

雅前部部 《卷五十

旨孔疏此一節論時氣之事

月介

徨

請豈惟犧牲爲然禁止伐木以盛您在木仁草 木

陳注孩蟲蟲之稚者胎未生者天方生者飛鳥初學飛

之鳥麛賦子之通稱赀骨之尚有肉者

也骨枯日幣肉腐日

鄭注爲傷萌幼之類

爲妨農之始

爲死氣逆生

孔疏此一節論體法除月皆無覆巢因初春施生之 掌覆云鳥之巢此月亦禁之胎謂在腹中未出天爲 時故設戒也巢若其天烏之巢則覆之故若據氏

農義也駱言掩胔言埋互言耳 行犢鷹是也掩船埋裝者蜡氏云掌除趾司農云殿 骨之尚有內者也及禽獸之骨皆是康成不注從司 尤甚若須薦獻亦得取之故王制云悲以卵庖人秋 鳥枝注云爲傷荫幼之類麛卵四時皆禁但於此月 出者故魯語云獸長處天此飛鳥謂初飛之

嚴陵方氏口孩蟲言蟲未成如夜者飛鳥則鳥之習 其生育之性也 飛者毋覆巢殺胎天麡卵已見王制解凡此所以逐

建記詳說 卷五十 按頃覆鳥巢則未生已生者皆傷殺字貫至飛鳥不 月令 仌

與覆巢連說胎天更早於孩學飛之鳥比孩爲大毋 掩幣埋赀是一類 此言人掩骼埋胔亦主人一邊生氣方盛不忍見死 皆恐傷生也毋聚大眾二句恐妨農事爲是上言物 當禁聚大眾以兵言置城郭以脩築言二者是一類 傷靡子毋破卵此數者皆一類逐物詳言以見皆所 孟春生氣方盛毋覆巢至毋卯

馬氏曰命祀山林川澤百物之所自生也毋聚大眾 毋置城郭爲其害耕事 其生者以及其死者也 也掩 幣埋齿則推其所爱於

骼也鄭謂逆生氣亦通

埋乎胔以仁死亡皆孟春所當然也 大眾而興兵毋建置城郭而集役以仁萬民掩平節 **天洛學飛之鳥班傷廳子毋破鳥卵以仁禽獸毋聚** 講不特此也毋傾鳥巢毋殺一切孩稚之蟲及胎 **旨接六毋字皆示昕禁也掩埋示** 所當行

伊變天之道毋絕地之理毋亂人之紀 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必天殃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 陳注天地大德日生春者生德之盛時也兵凶器戰危

育之氣是變易天之生道斷絕地之生理而紊亂生人 事不得已而禦寇循可也兵自我起以殺戮之心逆生

艦記詳読

之紀敘矣其殃也宜哉

鄭且逆生氣

爲容不利主人則可

以陰政犯陽

易剛柔之宜

仁之時而舉義事

孔疏起兵伐人者謂之客敵來禦捍者謂之主此

主人既不先起兵彼來伐我我不得不應故云主則

恐人改變故云毋變天之道地有刚柔之理恐人斷

絕故云毋絕地之理人有體義綱紀恐其

迷亂故

毋亂人之紀案易說卦云立天之道曰陰與陽故鄭

可客既先興兵故云爲客不利

天有陰陽之道路

云兵戎不合與起之時不可從我而始我謂主人也

《卷五十

月.令

北

經 97-323

地理云易剛柔之宜說卦云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春 此注以陰政犯陽說卦云立地之道曰柔與剛故注 爲仁故注仁之時而舉義事天云道地云理人云紀

嚴陵方氏日爾兵舉兵也兵者人之義事春者天之 從我始而已旣日兵又日戎者兵以器言戎以事言 **癸兵戎之所以不稱而起之者非不起也特不可以** 道有常也故曰毋變理可通也故曰毋絕紀欲定也 仁氣荷以人之義事而逆天之仁氣則天災適當之 故曰毋飢

記詳說 卷五十 月命

4

纏記詳說

馬氏日道可由而不可變理可循而不可絕紀可敘 而不可亂

地理亂人紀也生生者三才之始也 郝解方生不可殺故不稱兵方生用殺是變天道絕

知我起兵端爲稱兵以兵出必有名故日稱人起而 新裁兵之一事傷天地人之心者也豈可從我始要

我應之謂之應兵

稱舉也

按不可以稱兵即上文毋聚大眾意稱自己舉兵即 從我始也是謂變天道絕地理亂人紀也必有天殃 矣天道地理人紀皆以生字賢三才皆主生而兵主

> 故申言之 **旨說約此申上毋聚大眾之意兵凶戰危尤所當性** 殺是變之絕之亂之也胡氏泛說不切

道三句叉解天殃春爲生氣之盛在天爲生道在地 地之大德日生而春爲生氣之盛當此時而稱兵則 爲生理在人爲生紀變之絕之亂之皆殃也 天必降之殃矣如不得已而禦寇猶之可也豈可自 講彼兵凶器也月在孟春不可以稱兵焉何也蓋天 新旨必有天殃是不可之故從我始又解稱兵變天 新裁首句截下是所以不稱兵之故 《卷五十 月介

爲兵端而由我始乎蓋天道地理人紀皆以好生爲 紊亂人之生紀其殃也宜矣然則毋聚大眾固所以 重若兵自我始則是變易天之生道斷絕地之生理 重農時而亦所以全天地人之生氣也

孟春行夏合則雨水不時草木蚤落國時有恐 陳注此已火之氣所泄也言人君於孟春之月而

夏之政令則感召咎證如此後皆饭此 **合則三時孟月之氣乘之仲** 月失令則 季月失令則季月之氣乘之所以然者以同爲孟仲季 氣情相通如其不和則迭相來之 仲月之氣栗之

疏曰孟月失

以火訛相驚 鄭注已之氣乘之也四月於消息爲乾 生日 促

禮記詳說 陰死爲消十一月至四月爲息言萬物得陽氣蕃息 純陽來乘故雨少云四月於消息爲乾者陽生爲息 季月失令則季月之氣聚之所以然者以同爲孟仲 行夏仓寅氣不足故風少巳來乘之四月純陽用事 五月至十月爲消言萬物得陰氣消盡凡孟月失令 不應時者以孟春建寅其宿直箕星箕星好風孟春 孔疏此風雨不時者謂風雨少不得應時所 **則三時孟月之氣乘之仲月失令則仲月之氣乘之** 《卷五十 月令 生 以風 雨

季氣情相遍如其不和則迭相乘入鄭之所注例亦 某之氣乘之者故盂春行冬令則水潦爲敗雪霜大 氣乘之以二句俱當酉氣故也或有三句之下始云 乘之故仲春行秋合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注酉之 擎首種不入 注云亥之氣乘之以三句 共當亥氣也 不同或一句之下則云某之氣乘之卽此風雨不時 **無當則言無義例也凡一句爲一事亦有兩句共爲** 何之下云已之氣乘之或兩句之下則云某之氣 事者則孟夏行冬令云後乃大水敗其城郭是也 以已來乘寅已爲火故火來也寅爲天漢之津火

> 語類春行秋令之類不知是天行令是人行令朱子 口是人行此令則召天之災 雖欲來而畏水終竟不來但訛言道火相恐動也

也凡此皆已之氣乘之 不時故草木蚤落國時有恐則由盛陽之氣所迫故 者然爾雨水蓋仲春之節以陽氣早至故不時雨水 奉之以成位乎其中也苟惟當此一月之節而行彼 嚴陵方氏曰夫十有二月之令行乎天地之閒人君 三時之令則三者之災以類應焉是何也氣之所召

山陰陸氏日草木蚤落以長養之早故彫落之亦早

心記詳說 《卷五十 月令

導統自上而下日雨用去聲雨水不時以陽氣早至 時有恐火說相歡盛陽之氣所迫也 故用少也草木蚤落以長養之早故彫落亦早也國

按夏氣乘春則火盛多旱草木枯而人多驚恐訛言

五事言屬火

行秋分則其民大疫猋風暴雨總至藜莠蓬蒿並與

陳注調孟秋之分此申金之氣所傷也爾雅扶搖謂之 **孫風謂風之囘轉也藜莠蓬蒿並與者以生氣逆亂故 惡物乘之而茂也**

鄭注申之氣乘之也七月始殺

正月宿直尾箕笠

經 97-325

之被逆故爲菸風寅往破申申爲雨雨之被逆故爲 氣爲陰剋東方木木爲妃畢屬西方尚妃之所好故 **秦洪範中央土氣爲風東方木氣爲雨箕屬東方木** 故惡物茂 暴雨也案翎雅扶搖謂之猋謂風之囘轉也故云迥 好雨也今申氣聚寅兩相衝破申來逆寅寅爲風風 **木剋土土為死倘妃之所好故箕星好風也西方金** 孔疏七月建申陰氣始殺殺氣乗寅故人多大疫 風爲茲 女匠其氣並也回風為疾 惡物所以害生氣个生氣既亂惡物乘ン 生氣亂惡物族

形記許能

卷五十 月介

酱

按秋氣栗春則金盛剋木木氣傷人多疫秋多風市 何必爾邪曰天地一人之身是也令小不攝五行相 莨 也說者日此漢儒泥災異之緒言餘論雖行秋令 山陰陸氏日總至同時也並與皆生也藜莠蓬喬秋 犯而疾病生焉蓋有乘之者矣

嵩四種藜俗謂灰菜莠草似榖蓬枝成叢蒿挺直上 今栗春故總至木氣傷嘉禾損而惡物反茂黎莠蓬 皆惡物也

令

令

則

水

液

為

敗

雪

霜

大

撃

管

種

不

入

陳注謂孟冬之令此亥水之氣所淫也**塾**傷折也與墊

歐點之義同百段惟稷先種故云首種

最先種春寒傷其種故不收成入調收成而入於倉 **蹄川吳氏曰亥水屬亥氣乘陰故水潦爲敗諸穀稷** 稷先種故云首種首即先也種在百穀之先也 孔疏案考點能云日中星島可以種優則百穀之內 鄭注亥之氣乘之也舊說首種謂稷

也或曰麥也 都解擊傷也與熱通首種謂五穀之早種者或日稷 東也

按冬氣素春則水盛釀為寒故水濟為敗而雪霜大

月令

建記計説 卷五十 後稷者種而麥茲前種俗謂麥秋種夏收備四時之 擊也敗猶言害商書大命不擊擊同至則此亦作大 氣故味美能養人也春日陰寒則麥指 至為順首極當謂麥一歲最先敗成者麥稷收在麥

氣序調釋若施令失所則災害滋與故自此而下論 其相感的故也施令有失三才俱應者則此孟春行 亂人之紀个若施之不失則三才相應以人與天地 政失致災之事上既云毋變天之道毋絕地之理毋

目孔疏從上以來論當月施合之事若施之順時則

夏命,乃水不時天也草木蚤落地也國時有恐人也

盐

随應則書不爲義例也行令失之於前氣則應之於 №記詳說 《卷五十一月令

冬為始季夏舉春為始以此推例秋冬亦然不能備後至如春夏及秋施令有失氣來為應惟在當年則時失令則氣應在於後年故仲冬行秋令則天時市片之事各次第先後則有夏有秋有冬次有來年之春孟夏則舉秋爲始平於一方之事各次第先後則有夏有秋有冬式有來年之春孟夏則舉秋爲始不成之。 一个之事各次第先後則有夏有秋有冬孟春舉夏為始中系舉秋爲始季春舉冬爲始至於夏時之下則有人不成之。 一方秋有冬次有來年之春孟夏則舉秋爲始中夏與 一方秋有冬次有來年之春孟夏則舉秋爲始不成之 一方秋有冬次有來年之春孟夏則舉秋爲始不成之 一方秋有冬次有來年之春孟夏則舉秋爲始不成之 一方秋有冬次有來年之春孟夏則舉秋爲始不成之 一方秋有冬次有來年之春孟夏則舉秋爲始不能備 冬為始季夏舉春爲始以此推例秋冬亦然不能備

競也

那解王者奉天時行四時之令雖有先後而通融調和解王者奉天時行四時之令雖有先後而通融調和解王者奉天時行四時之令雖有先後而通融調和解王者奉天時行四時之令雖有先後而通融調和解王者奉天時行四時之令雖有先後而通融調和解王者奉天時行四時之令雖有先後而通融調和解王者奉天時行四時之令雖有先後而通融調

尼記詳說 卷五十 月令

講凡政令順時則氣序調違時則災害生人君若**於**

服司部部 而與茂其應當如是也若行冬時之政令則水氣勝 被傷而其民愛病大疫猋風暴雨秋多有之而今經 恐其應當如是也若行秋時之政合則金氣剋木木 **木則水療爲害寒氣所屡雪霜大藝而傷物田之首 荃於春日且嘉禾不生而藜莠蓬蒿諸惡物並乘之** 人事政合之行可不謹哉 而尤早草木以早乾而早彫落且國中時有訛言讚 種愛損而無所收入其應當如是也欲弭天災當衛 之:

孟春而行夏時之政令則火氣勝木雨水不以時至

加載街

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且建星中 斗度多星體廣不可的指故學弘建以定香旦之中 鄉注仲中也仲春者日月會於降婁而手建卯之辰 看在戏牌婁之次 **一次與與建星者以或星近井建星近斗** 疏曰餘月昏旦中星皆果

月介

孔疏案三統展云二月節日在奎五度昏井二十一

也弧在與鬼南建星在斗上

電話記 米名王二 度中去日九十七度旦斗五度中春分日在婁四度

昏旦中星皆舉二十八宿此昏云弧中旦云建星中 降降也婁愈也言萬物降落而收敛而斗建卯之辰 分日在奎七度昏東井三十度中旦斗四度中餘月 屎||月節日在壁||度昏井||度中旦箕四度中春 唇柳五 度中去日一百二度旦斗十六度中案元嘉 **昏旦之中也** 度多其星體廣不可的指昏旦之中故學弧建定其 獨非二十八宿者以弧星近井星建星近斗以井斗 若斗星隨天而轉 從奎五度至胃六度在戌總日降婁 日一夜過轉 **周而行** 一度故

井斗之中放舉弧星建星也然春分之時日夜中計 **六度也若從井屋十六度至斗之初一百七十二度** 鬼之初乃一百九度所以不同者鄭雖云弧在鬼南 春分昏中之星去日九十一度今日在奎五度奎显 **斗有二十六度其度旣寬若舉井斗不知何日的至** 昏明舉之者由弧星近井建星近斗井有三十三度 者熊氏說云石氏星經文弧與建星非二十八宿而 正月建實二月建卯也云弧在與鬼南建星在斗上 其實仍當井之分域故皇氏云從奎第五度爲二月 節數至井第十五度得九十一度是弧星當井之十

松立十 月令

刻有十七度餘則昏之中星去明之中星一百六十 **刻半爲明昏明相去少晝五刻一刻有三度牛强五** 月昏弧中案尚書云日中星鳥不同者如鄭康成之 五度餘則建星不得在斗初在斗十度也此仲春之 計昏中星與明中之星春秋分時相去分厌之半應 與此同也案仲夏昏亢中尚書云日永星火不同首 意南方七宿總爲鳥星井鬼則鳥星之分故云星鳥 案鄉答孫顯云星火非謂心星也卯之三十度總爲 大火车目大火之次有星者月令舉其月初尚書總 百八十二度餘但日入以後二刻半始昏不盡一

> **同者亦是月合舉其初朔尚書總舉一月之中理亦** 中星虛其仲冬之月三東壁中尚書三日短星昴不 不異孔安國注尚書眾此則別尚書所舉星者自取 畢見之義不謂南方之中 月故不同也案仲秋之月昏牽牛中尚警云宵

之南十六度形如弧矢曰天弓斗六星二十六度雖 新裁井八星三十二度難於的指而弧星有九近井 於的指而建星有六近斗之北十六度狀如連珠日 天旗故舉近者以定昏日之中

說約月令四仲月中星春昏弧中夏昏亢中秋昏臺

爬記詳說

《卷五十一

月令

牛中冬昏東壁中與堯典異者月令舉月本也晉志

冬至中星皆在奎度宋元嘉麻退至壁八度豈有月 令時仲冬已昏壁中而漢晋反在奎之理月令仲冬

惟舉月本也

卯戌合 按此舉仲春之日星以明天象也 月建卯日在戌

講仲春建卯之月日與月相會於奎在降婁之次焉 **昏不云并中而日弧中以八星三十二度難以的指** 故以弧星近井者驗之旦不日斗中而曰建星中以 **斗六星二十六度難以標舉故以建星近斗者驗之**

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戸祭先脾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夾鍾 觀日月之所 會弧建之所 近而月之建卯 미 知

十五 陳注夾鍾卯律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

鄭庄夾鍾者夷則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七寸二千 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仲春氣至則夾鍾之

律應

體记詳說 月令

孔疏夷則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 今上生來鍾當三分益一就夷則五寸之中取 《卷五十 闷

則二寸總有四千三百七十四分益前一千三百五 千三百五十三也以整二寸各二千一百八十七分 更益一寸爲四寸餘有整二寸又於七百二十九分 十三總五千七百二十七爲實數但上生者三分益 寸之中有細分四百五十一此細分各三分之是於 寸分爲二千一百八十七分有四百五十一者爲 則益一分一千九百九併前五千七百二十七總 以實數更三分之各有一千九百九分以三分益 千三百五十三則是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一

> 千七十五也 不成寸是爲夾鏈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 一以三寸益前四寸爲七寸餘有一千七十五分 **计用二千一** 百八十七則三寸總用六千五百六

按此舉仲春之時令只律與孟春不同 月一 易也

講仲春之律其候氣之管則中乎夾鍾向以葭灰實 餘皆同

其中者至此而盡飛矣

於雨水桃始華倉庚鳴鷹化爲鳩

禮 **艦記詳說** 卷五十一 月令

陳注此記卯月之候倉庚黜黃也鳩布穀也王制言鳩 五

復化爲鷹如田鼠化爲駕則駕又化爲田鼠若腐草 螢雉為蜃爵爲蛤皆不言化是不再復本形者也 之而變耳孔氏一云化者反歸擅形之謂故鷹化爲鳩鳩 化為鷹秋時也此言鷹化為鳩以生育氣盛故驚鳥感

水為二月節

鄭注皆記時候也倉庚驪黃也鳩搏穀也漢始以

雨

早晚故周書時訓驚蟄之日妹始華叉五日倉庚鳴 孔疏言皆記時候者謂經中四事言之先後逐氣之 又五日鷹化爲鳩至秋則鳩化爲鷹故王制云鳩化 為鷹然後設尉羅司安注中秋鳩化為鷹夏小正云

爲七千六百三十六爲情分總數也然後除之爲寸

為二月節也但雨水驚蟄據其早作在正月若其晚 **鳴布種其瀔云漢姶以雨水爲二月節者證此雨水** 搏者布搏聲相近謂之搏濲以聲呼之或以爲此島 純云今之布穀也謝氏云布穀者近之彼云布此云 鵹黃一名倉庚又 云商庚李巡云 一名楚雀方言云 **庚郭景純云卽鶩黃也釋鳥又云鶖黃楚雀某氏云** 齊人謂之摶黍云鳩搏榖者釋島云鴟鳩鵲鶴郭景 土各異氣有早晚云倉庚驪黃者案釋鳥云倉庚商 也案通卦驗云倉庚為正月中與此不同者蓋是國 正月鷹化為鳩五月鳩化為鷹鄭無所言則不信用

派革許彦

卷五十

月令 六

為一月節由氣有參差故也 在二月故漢初驚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至在 後以來事稍變改故律麻志 云雨水為正月中驚聲

或前此據獺祭魚鴻雁來倉庚鳴鷹化爲鳩之類桃 桃始華至虎始交鵲始巢雷始收聲之類不言始容 山陰陸氏日凡言始始於此耳據蟄蟲始振始雨 始華一百始稺之也據夏小正孟春梅杏機桃則菲熄 能鳩聚陽氣蒸變含血使蟄者能仁候之著者也使 走者能飛候之尤著者也復化爲鷹不記夏小正日

變而之不仁也

則言之鷹好殺而擊以秋鼠好食而出以夜皆陰類 先或後言之麻之所言者氣也氣則正矣故於氣至 仲春於是始|雨水爲一候積六候|而成月故| 而爲雪東風解之乃散而爲水孟春東風旣解凍矣 嚴贬方氏曰自上而下 乳子而集以春雉水雌而雊以朝皆陽類也蛤屋皆 鳩李春則田鼠化爲鴛蓋陰爲陽所化物理如此爵 也鳩鵹皆陽類也卯辰者陽之中故仲春則鷹化 有二十四氣此之所言者候而已候非其正也故或 何七十二侯三侯爲一氣積六氣而成時故 者皆曰 一雨然北日 風凍之則疑 一
成
則

震記詳稅

月令

陰類也戌亥者陰之極也故秋則爵入大水爲蛤孟 卷五十一 七

之明極於此故也是皆化而已於應鼠言化於腐草 冬則雉人大水爲蜃蓋陽爲陰所化物理如此腐草 之爲駕皆因形移易而已故言化腐草則植物也螢 則幽之類也螢則明之類也季夏則腐草爲螢蓋雕 則動 爵雉則直言爲何哉蓋因形移易曰化鷹之爲鳩星 >物也) 野雉飛物也蛤属潛物也植物為動飛物

直言爲而已 雨水水雨也用去聲下也今謂正月中經言仲春

爲潛則不特因形移易矣而化固不足以言之故皆

| 者可遍雨水天道也桃植物也倉庚鷹飛鳥也

旨孔疏此一經記候

新言為句指天時下三句指物性上是驗氣候於造

化下是喻氣候於物類

寒凛烈則萬木皆彫今仲春陽氣舒暢故桃之自地 之盛也鳩於仲秋陰氣方盛則化爲屬至此生育氣 能鳴至此陽氣適中之時感至和而有聲以鳴一時 而植者一春華之麗焉倉庚於孟春陽氣未盛猶未 香陽氣冲和故雨之自天而下者一霡霡之甘焉大 講以卯月之侯言之彼隆冬嚴凝則雨雪載塗今仲

禮記詳說 卷五十 月令

八

盛之際復舊形而爲鳩非復驚悍之性也 |陽大廟東||路悠悠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

黎與羊其器疏以達

陳注青陽大廟東堂當大室

新旨此是紀王者之所居宜在大廟以陽爲正中故

按此言天子所居所養只青陽大廟不同餘皆同

講卵爲陽中天子所居者青陽大廟在左个之南而

是月也安萌芽養幼少存諸孤 當其中也

其道

旨孔疏此 一

節論助其生氣止其獄刑自玄鳥至之

恺折之也存亦安也 陳注生氣之可見者莫先於草木故首言之安謂無所

鄭注助生氣也

未壯爲少植物欲其無踐履故曰安萌茅動物欲其 馬氏曰凡植物始茁爲萌浸長爲芽動物始生爲幼

一字清 無發滅故曰養幼少孤者天民之窮欲其無天絕故

也天之窮民有四存之止及於孤者以其爲人後存 嚴陵方氏曰諸孤幼而無父者蓋有亡之道故曰存

之爲助陽氣爲大故也

禮記詳說

《卷五十

月令

物仁民看萌芽植物草木是也安謂勿剪勿伐幼少 **郝解安萌芽謂禁斧斤入山林也** 在內安不過不擾之而已養則有青之之意馬存則 動物禽獸是也養謂毋麛毋別諸孤人之幼而無必 新裁此順仲春發生之時而爲愛育之仁如此分愛 者存謂恤其飢寒也 按安養存皆有力字所以安之養之存之者當各盡 有多方矜憐愛惜有無窮之仁矣要見施恩有序意 安養存三字甚有厚薄輕重

九

騰合與上事殊故別云是月 其物故更云是月自配不用犧牲以下論季春犧牲 陽養物至開外釋莱習舞入學習樂總是助陽鼓動 月自耕者少舍至以妨農事論耕者少舍脩理門闆 將簽婦人須戒其容止度量須審正平均故更云是 無爲大事以致妨農故更云是月自毋竭川澤云順 更云是月也自日夜分至正權概論日夜旣分冒聲 日至高謀之前論天子親祭高謀妃嬪從行之事故

按此節是助生氣

講是仲春之月也王者體天地好生之心於植物之

禮記許說

《卷五十二 月令 +

護而養之於人之少而無父者則周恤保愛以存之 萌芽則無所摧折而安之於動物之幼小則有所愛 此正民胞物與之懷也

完日命民社

陳注令民祭社也郊特牲言祭社用甲日此言擇元日 是又擇甲日之善者歟召誥祉用戊日

鄭注社后土也使民祀焉神其農業也祀社日用甲 孔疏后土者五官之后土卽社 年云岩展后土者別也但句龍爲配社之人又爲后 土之官也云。祖社日用甲者解經元日也案郊特牲 神也與左傳僖十五

民固有社矣然非天子命之無敢專祭馬故擇

九日

而命之也且社上示也方脊土發生之時擇元日回

事者形也形至辛而成故用是以邻天地相合萬物 是以社物成於辛而郊用之者天以氣始物而終天 者地以形成物而肇地事者氣也氣自甲而始故用 資馬故曰郊以明天道社以神地道萬物資氣於天 故郊於孟春資生於地故社於仲春 馬氏曰凡日始於甲物成於辛日始於甲而社用之 用戊者周公告營洛邑位成非常祭也 五祀社日用甲用日之始也召請戊午乃社于新品

禮一定時院 社所以祀地也乾姑坤生事之如一不容有異心地 金華應氏日元日所於上帝所以祀天也元日命民 《卷五二 月令 _j_

也命民社者王為羣姓所立之大社也同於爲社 此復日命民社者蓋藉田之而王所自爲立之王祉 藏也超乎物無爲而尊天之道也社用甲震方也物 先後則有等差囚事以為教也郊用辛乾位也氣之 之詩日春藉田 嚴陵方氏日祭法曰大夫以下成羣立址曰置 之生也役於乾有用而勞土之象也 而 **耐社稷則藉田固以耐社稷矣而** 脏 إلل IÍI

謂之元日馬凡祭社而稷必從之此止言命民社者 **甲則此言元日蓋甲日也社日用甲則得其善矣故** 祭之亦祈其土之利無不善而已郊特牲言社日用

特舉重以明輕爾

木故不用甲用戊者戊屬土故召誥日越翼日戊午 春分前後戊日與今注不司以社祭土土畏木甲屬 **巨氏日唐李林甫等注月令擇元日命民社元日近**

郝解社 一方土神地非民所得祭必上命之大夫以 下成零置社祭以仲春報生物也

乃社于新邑郊特性用甲當是異代之禮

配記詳說 卷五十一 月令

主

新旨此祭是春斯之禮社謂置社是成學立社者不 命不敢擅祭

新華天以陽生物而甲者陽之始擇甲日之善者令 民社無非欲求天以陽福民也

講先王於此仲春擇甲日之善者命彼庶民舉祭祀 之典爲以平水土者始於句龍必祭之以爲主植百

命有可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獄訟 穀者始於后稷必祀之以爲配總以亦地利之美爲

陳注囧牢也圄止也疏云周曰圍土般曰羨里夏曰鉤 臺囹圄秦獄名也在手日 楷在足日 枉皆木械肆陳尸

也掠捶治也止謂諭使息爭也

尸也周禮日肆之三日掠謂捶治人 獄突桎梏今城也在手目 梏在足曰桎肆謂死刑暴 鄭注順陽寬也省減也囹圄所以禁守繫者若今別

是也云在手日梏在足曰桎者案掌囚云上罪梏恭 氏答日月令秦書則秦獻名也漢日若盧魏曰司空 **後周日園土殷日美里夏日釣臺图園何代之獄焦 牢也固止也所以止出入皆罪人所含也崇精問日 汎**聯云图圖斯以藥守繫者若今別樣矣者蔡云图 **削枉拲為在手枯與拲連文故知枯亦在手則枉在**

康記描述

《卷五十二

月令

足也易大畜六四童牛之牿冷剛問三牛四足何以 丰

稱桔鄭答云牛無手前足施枯也云肆謂死刑暴口

者肆陳也謂陳尸而暴之故周禮鄉士縣士皆肆之 陳肆者蓋是大逆不孝罪甚之徒容得春時殺之殺 三日然春陽既動理無殺人何得更有死尸而禁其

則埋之故禁其陳肆

金華應氏日肆縱也肆掠謂肆意答箠也蓋雖輕刑 不敢維意也肆固為暴尸之刑而與掠並言則輕重

不倫且桎梏猶欲去之而无敢暴尸乎

嚴陵方氏日肆則陳其尸掠則訊以掠夫囹圄不可

之作自乎下故曰止所以息之也凡此皆所以消陰 事而已 除之也肆掠之行主乎吏故曰毋所以禁之也獄訟 去故門省省所以 察之也 桎梏可去故曰去去所以

郝解凡械在首曰梧易童牛之牿即所謂楅衡施於 者也春秋傳樂轡以弓戲枯華弱亦謂梏其項也古 牛角者也書云牿牛馬蓋觸絡胃索之類控扼其首 馬氏曰方天地作解之時人應是而爲解之事也 手下罪梏其項而已鄭謂枯為械在手謂牿牛馬械 人刑禁緩惟大辟恭其手而桎梏中罪桎梏而舒其

禮記詳說 月令

其前雨足則何能畜養而教習之乎又解肆謂死 卷五十 古

刑

肆尸於市三日夫掠且戒況殺之而又肆之乎皆該

活看郝京山辨鄭說甚小肆字訓縫卻有理省去 按省舊作減省之省今作省察之省梏在首在手可 止四字有力凹者皆刑獄之事而止獄訟尤在先 #

前

之仁不到則無窮之冤抑何以得滿息見王者於莊 旨新裁別樣之仁不到民不過不沾惠耳至於刑罰 **死之人猶欲生之之意生育者春之德而好生者者**

> 之心也 使息凡此皆恤刑之政也 肆掠出於上則禁之而無為獄訟與於下則止之而 故日省所以致其察桎梏可去故曰去所以廣其愛 莜 於仲春之月有恤 刑之政焉面圄不可去

下節是順時命官消乎陰事 新旨此合上節爲一章上節是擇日命民脈乎陽事

按陽主生陰主殺仲春陽之中故恤刑所以好生而

惡殺せ

以囹圄禁人之地不可濫入時必省而察之桎梏禁 講土利固所當所而刑傷不可不弭於是致命有司

禮記詳說

卷五十 月令

不得行獄訟之作自乎下息之而使不得作仁之至 人之器時必去而除之肆掠之行主乎吏禁之而 玉 使

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觸授以弓矢于高禖之是月也立鳥至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禖天子親往后妃 帥九嬪御乃禮天

也

连為祠 陳注立烏燕也燕以施生時巢人堂宇而生乳故以其 **慶県言棋神之也古有謀氏祓除之配位在南郊禮** 上帝則亦配祭之故又謂之郊腜詩天命立鳥降面 一般所嗣之侯高祺先媒之神也高者尊之之稱 ЛË

顯之以神賜也韣弓衣也弓矢者男子之事也故以爲 終削之可也后妃帥九嬪御者從往而侍奉禮事也禮 商但謂簡狄以立島至之時祈于郊禖而生契故本其 **大子所御者祭畢而酌酒以飲其先所御幸而有娠者** 與住民詩注所言姜嫄履巨迹而生棄之事皆怪妄不 爲天所命若自天而降下耳鄭注乃有墮卵吞孕之事

姚簡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爲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眾 娶之象也媒氏之官以爲候高辛氏之世立鳥遺卵 鄭注立烏燕也燕以施生時來巢人堂宇而学乳嫁 夫

以神惠顯之也帶以弓镯授以弓矢求男之群也王 簡狄行浴見立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叉 孔疏知立島遺卵城筋吞之而生契者案殷本紀云 中候契握云立岛翔水遗卵娀簡狄吞之生契娀省 居明堂禮日帶以弓韣禮之謀下其子必得天材 子所御謂今有娠者於祠大祝酌酒飲於高禖之庭 變媒言謀神之也 簡狄之國名故大戴禮云有娀氏之女曰簡狄故娀 人有嬪有世婦有女御獨云帥九嬪舉中言也 簡狄也云後王以爲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者謂高 卷五十一 御謂從往侍祠周禮天子有夫

> 前舊有高者尊也謂尊高之謀不由高辛氏而始有 立此高辛而爲禖神故也蔡邕以爲禖神是高辛巳 之時必自有謀氏祓除之配位在於南郊蓋以玄島 前未有禖神參差不同者鄭志焦裔答王權云先恝 先有禖神矣而此注立高辛氏爲禖神是高辛氏已 **腜又云簡狄從帝而祈于郊凇則是姜嫄簡狄之前** 高謀又生民及立烏毛詩傳云姜嫄從帝而祀于郊 子之後後王爲媒官嘉祥祀之以配帝謂之高融據 至之日祀之矣然其禋祀乃於上帝也娀簡狄吞鳳 辛弋之世有此吞鳥之異是為媒官嘉祥後代之王 七

禮記詳說 月令

糭契當堯時案命麻序云帝嚳傳十世則稷契不得 古昔先媒則廢之矣高辛氏配之後謂之高腜鄭義 爲媒官之嘉祥即以高辛之君立為禖神以配天其 此言之則郊謀之祭契已前祭天南郊以先媒配之 故謂之郊禖至高辛氏之時旣簡狄之異後王以!

姜嫄高辛氏之世妃則簡狄亦高辛氏之後世之妃

為帝嚳之子是帝嚳後世子孫之子故鄭注生民云

此立為禖神者是簡狄之夫不得爲帝嚳此祭高禖

是祭天故生民傳云從於帝而見於天高霖爲配祭

之人祭天特牲此用大牢者此謂配祭之人也云戀

經 97-336

及谯周古本伏犧制以儷皮嫁娶之禮旣用之配天 以飲之飲酒旣畢乃屬帶此所御之人以弓韣又授 謀旣畢祝官乃禮接天子所御幸有娠之人謂酌酒 其尊貴先媒當是伏儀也媒字從女今從示旁爲之 異類使和成者但不知初為媒者其人是誰案世木 媒言禖神之者案周禮媒氏職注媒之言謀也謀合 子所御故知有娠者漢書音義娠音身也云王居明 示是神明告示之義故云變媒言謀神之也 有娠者若總論幸御則羣妃皆是何得直云乃禮天 之以弓矢於高禖之前而北面也 天子所御謂今 祭高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一 月令 大

嚴陵方氏曰九嬪御者九嬪與九御也御卽女御女 謂禮此所御之人於禖神之前禖在壇上御在壇下 故云禖下以祭神必福降故云其子必得天材 堂禮者逸禮篇名也云禮之祺下其子必得天材者

則包夫人言九御則包世婦天子所御謂御而幸之 者禮調酌之以酒也射者男子之事弓矢者男子之 御八十一人毎九人則屬一 祥也男子生而縣弧者以此觸則弓衣也帶以弓镯 嬪故謂之九御言九嬪

> 禮記詳說 事所御之御猶言幸也禮之謂酌酒以飲之而又帶 定有娠亦一說然恐多難偏 以示祈男之意 帶者帶之於身授者授之於手弓觸與弓矢只一事 以御爲侍較優天子親往而妃嬪侍正言祀高禖ン 按高碟碟本媒因為神故加以示旁高者尊稱非指 之授之,非即以帶授爲禮也帶之授之皆在,高 定高辛之高也帥九嬪御舊以御爲女御語氣不完 有事也欲其生經綸參赞之子也 新裁帶弓韣授弓矢有深意天地四 《卷五十 所御方氏但謂御而幸之者不指 月令 禮 吞卵之說自不可 方者男子之所 尤 裸前

信

此節重禮天子所御意蓋此祠爲祈 旨導窾立島至分上是祈嗣之候下是祈嗣之禮 嗣也

祈嗣 新旨祀高禖全為祈嗣而設禮御授弓矢等正所以 此舉是重國本處

按是月也立鳥至祓至之日至九嬪御言祀事祀 層愚謂有娠則禮之如無娠者此禮將不行平

O

請是月也立鳥始至至之日以大牢而祀高謀之語

總以而嗣爲重

祥也

者示其有能受之資也授以弓矢者予之以所求之

馬天子必萬乘而親往致誠信也后妃率九嬪而從 謀之前祈男也所以為國本計者深矣 其有能受之資授以弓矢予之以所求之群皆於高 顯之以神賜也不惟禮之以酌酒而又帶以弓韣示 往侍禮事也后妃酌酒乃禮天子所御侍而有娠者

是月也日夜分

陳注晝夜各五十刻

鄭注叉記時候

有五十刻據日出日入爲限蔡邕以爲星見爲夜日 孔疏此日夜分謂晝夜漏刻馬融云晝有五十刻夜

老五十 月分

幸

五十五刻不見之漏四十五刻與蔡校一刻也大幣 四十四刻鄭康成注尚書云日中星以爲日見之漏 入後三刻日出前三刻皆屬晝晝有五十六刻夜有

亦同

夜短陰長而陽消則夜長日短皆非陰陽之中也失 嚴陵方氏曰日陽也夜陰也故陽長而陰消則日長 陽生於子終於午至卯而中分陰生於午終於子至 酉而中分故春爲陽中而仲月之節爲春分秋爲陰 中而仲月之節為秋分春秋之分則陰陽適中而日 夜無短長之差故於其月每言日夜分也

以陰為主故繼言雷始收聲於發聲言乃於收聲言

始蓋乃爲繼事之辭始爲筆事之辭以夫始必有終

始故也電光則火光也故始陽中之月始於

嚴陵方氏日春分以陽爲主故繼言雷乃發聲秋分

雷乃發壓始電墊蟲咸動啓戸始出 按日夜分卽今所謂春分也日夜停故並言 按上言節此言中紀書之次第也 節後言時候以應二分二至所應不同故重記之也 日孔疏重記時候者庾蔚云謂蓋先記時候以明應 請是仲春之月也日與夜晷刻各平分局

陳注謂始穿其欠而出也 鄭住發猶出也

孔疏雷是陽氣之聲將上與陰相衝禁色云季冬雨

麗記詳說

《卷五十一 王

陽氣漸盛以擊於陰其光乃見故云始電 振出至此升而動於天之下其聲發揚也以雷出有 始出故此云整蟲咸動則正月末皆動 孟春乃出則左傳啓蟄而郊是也蟄蟲晚者則二月 動啓戸始出者戸謂穴也謂發所蟄之穴蟄蟲早青 漸故言乃云始電者電是陽光陽微則光不見此月 蟄蟲以

陽中之月則終於陰中之月可知矣蠻蟲咸動啓戸 惟其以雷發之月而出則亦以雷收之月而入也故 蟄蟲始振則振而已猶未出也主此然後動而出寫 始出以

處雷而動故也節有驚聲其義出此

孟春言

後繼言蟄蟲坏戸者以此

陰在外陽在內不得出舊而爲聲電陽光也陽微光 說約雷陽聲也陰氣盛伏於地而無聲至是衝於陰 不見此時陽漸盛以擊陰閃爍而有光啓戸而出向

防蟄之蟲乘陽氣始穿穴而出也 按因雷言電重雷一邊蟄蟲孟春已振至此聞雷而

心記詳說 卷五十一 月令

奎

言斩自雷乃發聲節見陽氣鼓而物類應意先雷節 咸動出其穴戸也看咸字至此無不出矣 欲兆民知所敬戒無褻擅天威意

拨此節因雷而言物下支末雷而戒民也

陽軋陰則閃爍而有電陽氣旣盛則向之蟄蟲始振 講陰在外陽在內而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陰軋陽

者今則感動啓戸而出矣亦卯月之候也

陳注以節氣言在著分前三日

按雷無定日以春分爲其期先雷先春分也

衛必有凶災。 電水鐸以令兆民日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

陳注容止猶言動靜不戒容止謂房室之事褻瀆天威 也上千不備謂形體有損缺凶災謂父母

鄭注主戒婦人有嫁者也容止猶動靜

容止猶動靜者蔡云迅雷風烈孔子必變玉藻云迅 也小人不畏天威懶慢褻瀆或至夫婦交接君子制 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與衣服冠而坐所以畏天威 孔疏以其生子不備必有凶災故知主戒婦人也云

禮記許說

法不可指斥言之故曰有不戒其容止者言此時夫

参五十一 月令

婦交接生子支節性情必不備其父母必有災也 孟

嚴陵方氏曰雷之發聲所以振天之威也聞之者其 可以不成乎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

氣而孕故如此凶者吉之對災者祥之對以人言則 無足怪也不備言百骸九竅之或虧以其感怠慢之

也所奮之人亦遒人小宰之類歟 日吉凶以天言則日炎祥凡此皆奮木鐸防令之言

那解奮木鐸振搖經聲以警眾也

按古有木鐸徇路之制人君好生恐愚民陷於不知 為其生故因雷示戒亦振鐸以聳入之聽如此

當以房室言 上文人君 咨者動作容儀止者靜也不戒容止關生子事自 所嗣此又爲民保嗣皆應春生之意爲之

講先雷三日在春分前三日也奮木鐸以令兆民日 生子不備形體缺損且父母必有凶炎戒人以畏天 **雷將發聲房室之事最較濟天威有不戒其容止者**

日夜分則同度量釣衡石角斗甬正權槪

角也權利錘也概執以不量器者同則齊其長短小大 陳拄丈尺日度斗斛日量稱上日衡百二十斤爲石司

歷記詳說 一 卷五十一 月令

茜

栣 之制釣則平其輕重之差角則較其同異正則矯其欺

鄭生因晝夜等而平當平也同角正皆謂平之也丈 日石甬今斛也稱錘日權概平斗斛者 尺曰度斗斛曰量三十斤日鈞稱上日衡百二十斤

孔疏平當平者謂度量釣衡之等人之所用當須平 均人君於晝夜分等之時而平正此當平之物云同 角正皆謂平之者經中度量鈞獨石五者總蒙同文

云太尺日度斗斛日量三十斤日鈞稱上日衡百二 厅局石皆漢書律展志文菜志交云黑和一 黎爲

> 故知甬則射也云橋平斗斛者令之猶然 權爲稱錘稱上曰衡角與斗連交律脲志十斗爲斛 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注權錘也與物正等則衡平是 為石志又三權與物鈞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圓生矩 **嘉矣志又云黃鍾之管一龠容干二百黍重十二銖** 一十四銖爲雨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百二十斤 分十分爲一寸十 引五度街矣又云黃鍾之管長九寸圍九分其實 龠合龠爲合十合爲开十升爲丰十斗爲射五量 寸爲一尺十尺爲一丈十次爲

禮記詳說 馬氏日象者天之所爲也器者人之所爲也王者觀 月令

卷五十一

象於天然後稽器於人則上承天之所爲下以正 以來蓋有是法矣石出於領斗扇出於量權者领之 所為故也蓋必待日夜分而同度量權衡者則自舜

用也概者量之用也

極而後正今釣衙石角斗雨以正權檢變也變者陽 山陰陸氏日鈞讀如四錄既鈞之鈞衡石斗甬待權 事若陰有順而已故仲春鈞衡石以角斗雨以正權 概仲秋平權衡以正鈞石以角斗甬 按注疏以同字貴至石當爲一句鈞衡石皆在所同

也陳注以均平爲說皆三字爲句覺順同釣角正皆

之小異是古人不拘處 內物權與衡共一 有力字鈞即均角訓較然字句頗錯亂斗雨概皆量 **甬卽古篇字** 二句爲情其源於上角正二句爲核其用於下故言 物惟度字單見可疑竊欲以同釣 今人量器有斗有篇竊謂

依然舊法也 異耳王者之平平其流於民別者若其頒布之初制 在官在民者言 旨新栽當天時之中而以人事之中應之度量等兼 王政原自畫一有不一者民自為

避記詳說 按上言日夜分因言雷而溯日夜分之前言之此節 卷平一 月令 美

度量則同之而齊其長短大小之制於衡石則均之 講夫日夜分則天道平於上而王政可不平乎故於 而平其或輕或重之差斗射角之於以較其同異權 又項日夜分而言其制器之得宜以應天時之中 之道庶幾無添矣 概正之於以矯其欺枉此則法天從事而人君奉若

之事。之事也財者少舍乃脩闔扇寢廟畢備毋作大事以妨熉

陳
生
少
合
暫
息
也
門
万
之
蔽
以
木
日
聞
以
竹
葦
日
扇
凡 廟前日廟後日寢寢是衣冠所藏之處大事謂軍旅之

1

寢大事兵役之屬 鄭注含猶止也因蟄蟲啓戸耕事少閒而 **ル木日閩用竹葦曰扇畢衝皆也凡廟前日廟後日** 治門戸也

孔疏案襄十八年左傅云晉州綽以枚數闔閭是齊

衣冠所藏之處對廟爲卑故在後但廟制有東西廂 前日廟後日寢者廟是接禰之處其處尊故在前寢 者少舍謂庶人庶人墓門故以爲竹葦曰扇云凡廟 城門而云闔是闔用木也此扇與闔相對交叉此耕 有序牆寢制惟室而巳故釋宮云室有東西廂日廟

確記許說 《卷五十〕

無東西廂有室曰寢是也

月令

萐

而在舍方春東作之時而不可外妨也故以少為言 嚴陖方氏曰農之作也則出而在田農之息也則入

已寢廟畢備則以其所以養人者事神也 四之日舉趾則四陽之月皆作而耕矣然此曰耕者 馬氏日詩曰三之日于耜則三陽之月載始南畝也 少舍乃俗閩扇則亦啓其向之塞闢其戸之墐者而

畢備不嵌勤於人而慢於神也畢備者無一不周完 臨川吳氏曰閩扇人所居也脩閩扇而繼之以寢廟

之謂

廟後日寢大事謂大興作妨殷也脩闔扇者小事也 **郝解耕者少舍謂耕田之暇門雙曰闔單曰扇前曰** 之力未施是春耕少息之時爲晨隙也闔扇人所居 新裁少含句作冒仲春之月墾闢之功既就而布種 寢廟神所棲皆屬在上者借人力以脩之備之此是 毋作以妨之也 小事不 過暫役乎民若軍旅大事則必久妨乎農故

按仲春農事未與前此脩封疆端徑遂之事完而播 種尚有待故可以少息有別空時也令人脩作亦多

心記詳說 《卷五十三

文

在上而民間之門戸不待言也門戸寢廟不至大壞 **蠲扇分雙單為是難以木竹爲分寢廟畢備亦承脩** 在仲春前此嚴寒未便動工與封疆徑遂之事不同 字說下而畢備不必兼闔扇闔扇與寢廟並言當主 何百舉有妨於農不可作也 不過縣爲脩整故爲小事若軍旅則爲大事不可以

闔扇寢廟固其居以待農事之與也況大事之妨農 旨新占總見重農意少含養其力以爲農事用也脩

者豈可作於此時

講仲春之月前此封疆旣脩徑蘅旣端土地已相而

成也若軍旅大事簡其車賦歷共卒伍非旬時可成 後寢神所棲也則畢以備之此皆事之易者句時可 必於農隙若木閻作扇入所居也則因而脩之前所 五穀未及殖故可以暫息此春耕少隙之時也用民 若此時舉之則不得盡力於農畝故毋作之恐妨殼

也

是月也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焚山林

陳注雅亦竭也三者之禁皆謂傷生意

邹主順易養物也畜水曰陂穿地通水曰池

嚴陵方氏曰川澤之物非竭其水則不可以盡 月合

心記詳說 《卷五十一

則主漁者言之也毋焚山林則主田者言之也凡此 **皆所以遂生物之理而已** 於川澤日竭陂池之物遊之以網罟則可以盡之矣 故於陂池日漉此小大之辨也毋竭川澤毋漉啖池

故川澤可入也是月不可竭也陂池可入也是月不 新裁川澤陂池魚鼈之所生也山林烏獸之所萃也 以惟可以田而又禁天下之人非時而漁非 王者當與民同之然不以時人則傷天地之生意矣 可漉也山林可入也是月不可焚也使天下之人可 其真節愛養之意主矣 養魚鼈命歐之源 ,時而 H

无

講是仲春之月也川澤有魚川衡守之禁其毋竭焉 禁其絕流而漁非不田也但禁其以火而田 獵爭非訊斬伐材木皆順春合不傷生之意 按川 旨新旨此皆體天地生育之仁處要知非不無也但 之禁其毋焚焉蓋非時不漁非時不田王者撙節愛 陂池有魚漁人守之禁其毋漉焉山林有利林衡守 養之意至矣 澤流水陂池緒水場礁皆漁事也焚山 林 乃旦

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 陳注古者日在虚則藏冰至此仲春則獻羔以祭司寒

《卷五十 月令

禮記詳說 之神而開外先薦寢廟者不敢以人之餘奉神 羊

陰垣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 陸而藏冰西陸朝鼠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同 而出冰薦於宗廟乃後賦之春秋傳曰古者日在北 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黎司寒其出之 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 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水皆 鄭注群當爲獻聲之誤也獻羔謂祭司寒也祭司寒 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

受冰

之旣祭司寒明啓時亦祭之云薦於宗廟乃後賦之 傳直云獻羔而啓之知祭司寒者以傳云祭寒而藏 左傳交也案月令季冬藏冰詩豳風三之日納于壺 **省薦於宗廟謂仲春也乃後賦之謂孟夏也故麥人 羔祭韭 故知鮮為獻也云獻羔謂祭司寒者以經云** 陰三之日是建寅之月不同者鄭注豳地晚寒所以 昭四年左傳申豐之辭也從古者以至無不受外皆 獻羔各水先薦寢廟恐是獻羔寢廟故云祭司寒空 **孔疏鮮當為獻者案詩豳** 云夏頒冰左傳云火出而畢賦是也引春秋傳曰者 風七月云四之日其蚤賦

體記詳說

《 卷 五十一

月令

歪

四時新物必先獻而後食寢廟之薦新蓋亦推其事 校一月也 大寒取名魚登川禽嘗之寢廟月令四時新物皆先 四時寢藏衣冠几杖之具而祭之以新物然國語曰 先之禮以盡其誠敬而已先儒謂廟藏神主而祭以 長樂陳氏日人子之於親飲食與藥必先嘗而後淮 颇有守祧掌寢有隸僕故典祀若以時祭祀則帥其 寢廟豈皆廟後之寢乎古者掌外祀之兆有典祀掌 止於瘕也月令雜記秦禮泰出寢於陵則月令所謂 薦展廟者蓋有寢者薦於寢無寢者薦於廟非謂薦

則及大寢者以廟嚴於寢故也 寢廟也大寢始祖之寢也復於廟則小廟而已於寢 於小廟隸僕大喪復於小寢大寢小寢高祖以下之 言以供寢廟之祀則薦新亦謂之祀也祭僕大喪復 亦脩焉觀詩序言薦魚獻鮪而詩言以享以祀月令 除之其祕則守祕黝堊之隸僕祭祀脩寢則薦新蓋 屬而脩除徵役於司隸而役之守祧其廟則有司脩

陰氣也開冰於建师之月則以陽方中而順中氣也 嚴陵方氏日古者鑿冰於建丑之月則以重陰方問 而達陽氣也藏冰於建實之月則以少陽尚奧而閉 月令

垩

禮記詳說

(卷五十)

重時物且不敢以人之餘而奉神也旣日寢又日廟 陽事也故用羔羊爲火畜故也不以羊而以羔者方 少陽用事之時而又品物少故也先薦寢廟者所以 **頒冰於建巳之月則以陽方盛而禦暑氣也夫開冰** 道也季春之薦鮪孟夏以強當麥仲夏以難皆黍羞 事之則有廟王者七廟而周官隸僕止掌五寢者以 何也蓋王者之於祖禰以人道事之則有寢以神道 以含桃孟秋農乃登穀天子嘗新仲秋以大嘗麻季 秋以犬當稻季冬之當伍所言之意亦若是而已 一榌將毀先除其寢去事有漸故也祭禰道也薦人

> 新裁季冬日在虚而藏水至此四陽之月出之以節 節陽氣也然必獻羔以祭司寒之神而後開之念茲 宣陽氣蓋水陰物開水於盛陽之時所以宣陰氣而 用然必先薦之一般廟者此冰雖不專是季神的乃先 **外之有主而不勢於取也外本以備人祭享客客之**

鷹神而後用於人也

按鮮作獻甚順且有據郝京山謂生羔不殺夫祭用 從舊本曲爲之解反失經旨矣 不殺之性神何以享況魚之生者爲鮮亦未聞羊之 生者爲鮮也經文相沿日久不能無訛而京山必欲

雕記詳說

月令

葁

卷五十

旨說約此亦調變之一事

宣四 道之中禹 尊祖敬宗之心 新裁首句重其取之之禮二句重其用之之禮也節

狐以其取之也時其用之也節參入 新旨觀一先字便見得不專為奉神只如薦新皆然

以祭司寒之神而開水馬夫開水本以供人之用然 講季冬日在於北陸則藏水於麥陰至仲春則獻羔 必先薦寢廟而後敢用不敢以人之餘季神也

陳注此月上旬之丁日必用了者以先庚三日後甲三

日也

馬氏曰釋菜用丁爲文明故也

郝解上丁是月上旬之丁日也丁當也當祭日也丁 成也樂以教成也

按陳注上丁取先庚後甲旁證爲說而其所以先庚

後甲者未見有何關緊也或曰丁火取文明則丙火 何嘗不文明亦覺齊解郝京山當成一意皆因字爲

言尤鑿蓋古人用之而後世相沿爲定制必求其說

總出臆度 一今一八月祭聖廟用上丁乃遵此上丁

釋菜之禮或是宜用火以取交明而又宜用柔日故

· 一下卷五十十 取丁也

茜

何樂上音舞釋菜天子乃帥三 一种丁文命樂正大學言樂

陳注樂正樂官之長也習舞釋菜謂將教習舞者則先

以釋菜之禮告先師也

鄭注樂正樂官之長也命習舞者順萬物始出地鼓

舞入學順時達物也為李春將皆合樂也習樂者習 舞也將舞必釋菜於先師以禮之夏小正曰丁亥萬

歌與八音

孔疏以脊陽旣動萬物出地故王者皆無所以應之

習合禮樂爲當月飲酎也命樂師者以仲春習舞習 及仲丁習樂弁季春合樂皆在大學仲春釋菜合舞 謂之大合樂故文王世子云凡大合樂注春舍莱合 秋合聲自是春秋之常事也孟春習舞及仲春習舞 秋常所合樂也非為李春而習舞也故大胥春合舞 季春大合樂皆天子親往餘則不也孟夏乃命樂師 以陽氣動故此仲春習舞則大胥春入學含菜合雞 **故孟春命樂正入學習舞此仲春又云習舞釋来皆** 舞秋頌學合聲孟春習之至仲春習而合之自是春 一也據人所學謂之習舞節奏齊同謂之合舞此亦

禮記詳說、上

月令

脩習其事輕其雲帝用樂之時則命樂正天子親往 **云樂師脩鞀鞞爲大零帝用盛樂故也命樂師者豫** 已用附也何須別云飲酎故知天子飲酎在朝仲夏 獻酎祭廟當云天子獻酎不得云飲酎且夏月時祭 其季夏孟秋仲秋以季夏土王秋又陰始國無大事 氏禮本云飲之於廟以爲漢禮獻酎在廟故也若是 往不云樂正者文不備也飲酎大禮必樂正在焉熊 用禮樂鄭注飲之於朝正尊卑是飲酎在朝天子视 樂之時旣命樂正此則稍輕故惟命樂師此習禮樂 在學也其事旣輕天子不親往孟夏又云天子飲酎 《卷五十一 禮記洋說 公堂以證之公堂則學校也季冬命樂師大合吹而 烝在大學也天子親往故鄭引詩云十月滌場躋彼 飲烝此言用禮樂互其文明飲烝亦有禮樂也此飲 飲烝者亦用禮樂也故鄭飲酎之下注云季冬云大 **胥秋頒學合聲周禮也月令仲秋無合聲者殷法也** 者鄭云春夏重舞秋冬重吹但以重爲主其實春亦 之時在於學中亦樂師習之但文不備也所以習吹 故不同或可秋合聲者即此季秋習吹是也孟冬大 有吹秋亦有舞季秋習吹之時天子不親往也案大 不用樂也季秋亦得習吹者爲將大享帝也其習吹 月令 美

罪者成終王與族人燕於大寢其事輕故命樂師知 交習舞釋菜文在於後恐習舞釋菜其是一事故云 以合三族故知之也云將舞必釋菜於先師者以經 與族人燕者鄭注引王居明堂禮云季冬命國爲酒 菜必知先有釋菜者以大胥云含菜合舞舍即釋故 此此一云冒舞在前釋菜在後何知不先習舞乃後釋 將欲看舞必先釋莱必知然者以釋菜之時不爲類 也故文王世子云釋菜不舞不授器是知釋菜無隱 引之尚召舞之意謂用此萬舞以入學于舞稱萬者 **炉釋菜在合舞之前云夏小正曰丁亥萬舞人學者** 龙五十

> 夾蓋殷湯亦以萬人得天下此夏小正是夏時之書 舞以久不須更習故知爲習歌與八音歌謂合聲也 音者以仲春習舞雖不爲季春而發但孟春仲春習 樂何以亦云春舍菜合舞熊氏說非也云習歌與八 上習舞釋菜鄭不云爲季春合樂則仲春合舞自當 樂亦稱萬 亦云萬者其義未聞或以爲禹以萬人以上治水故 何休注公羊云周武王以萬人服天下商頌萬舞有 季春合樂者若然鄭何以不言之又大胥無季春台 為之不爲季春合樂而習也熊氏以爲仲春習舞爲 此習者爲季春合樂豫習之故鄭云然 E

禮記詳說

八音詞樂器響音

卷五十

月令

言則日釋以禮言則日祭其實一也 以品物少故也於始教祭菜則以示敬道故也以事 之類而已學記所謂皮弁祭菜是也於仲春釋菜則 嚴陵方氏曰凡言釋奠則有飲爲言釋葉則以芹藻

習舞爲主大胥先釋菜而後合舞以入學教人必禮 菜也案此先習舞後釋菜以春陽動舞以應之則以 先師則以合莱爲主二者先後不同先儒誤矣 馬氏曰親往視之爲道之存故也

遍陵胡氏曰先儒謂釋莱在合舞之前以大胥先命

郝解樂正以樂舞教國子後士於大學設莫於先師 不率羣臣親往者上丁已行禮可以簡其事也 新裁上丁習舞必釋菜天子必率羣臣往視者以上 **音釋菜告先師者告此舞之将習也釋菜輕既釋菜** 視習舞也仲丁是月仲旬丁日也習樂習歌吹也 不用牲牢奠菜而已釋猶奠也天子率羣臣親往 既習舞天子乃帥羣臣觀之觀交舞則知文德之形 亦是文明之事故乘此時習之 **文明之象樂舞發越宣播開後學之鬱而達神與德** 丁初教習故必重其事也仲丁習樂不行釋菜天子 上舞兼文武舉容

禮記詳說

8年 月令

兲

容觀武舞則知武功之發越下樂單指聲言對上 此專爲教國子而設 狎

行釋菜禮而習之言習舞在上者主意所在也習樂 此己成而演習之天子率羣臣往視也本要習舞先 按孟春入學習舞此不言入學省交也前月豫習至 與舞對看舞主容樂主聲或樂兼聲容亦可 國子說爲是謂天子觀舞有所發動是添設 主教

青新裁此王者因時命官習舞樂所以協天地之和

意主樂正教國子在往視之分

用二丁象文明山

一習樂正命學者習之也釋葉先師敬本原也君臣

之樂八音之克語萬舞之有奕皆在所習也若此者 武之舞先行釋菜之禮然後教學者習舞天子親師 **講仲春之月上旬之丁乃上丁也天子乃命習夫交** 樂斯成矣樂出陽來故於春教爲宜耳 容於仲丁命樂正入學習樂以備樂之聲聲容兼低 視見尊藝道也於上丁命樂正人學習舞以備樂之 **豈非以樂無之和而贊天地之和哉** 乃伸丁也天子又命樂正入東序之中舞習夫聲容 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在視之觀其成也中旬之丁

を**月也**祀不用犠牲用圭璧更皮幣

禮記詳說

《卷弄

不正此沒稍重者用圭璧稍輕者則以皮幣更易之也 陳注不用牲謂祈禱小祀耳如大牢祀高碟乃大典禮 以玉帛而已 鄭注爲季春將選而合騰之也更猶易也當祀者古

孔疏以季春將騰合牝牡不用殺其犧牲其應配之

時主璧更易此犧牲非但用主璧更易又用皮幣以 更之故在圭璧皮幣之中上下有也蔡氏云此祀不 用犧牲者而不用犧牲部所稿小配也不用犧牲若 新裁小配如稿所等例若配言謀祭司寒之神必定 大配則依當法故上云以大牢嗣高腜是也

非調神有輕重也 用牲也下二句是足上二 即小祀中別言之 小配及稍重稍輕俱以祭禮言 一句意非是串說将重和輕

缩上下殊多事 "必言稍者所以别於大祀也 辭羔不殺皆是不用其說不可信更字與用字並言 按大典禮不在此限說是那京山謂高潔而嗣不殺 重器也小祀如何用圭而不用犧牲皮尤非祀所宜 **言稍重者用圭璧稍輕者更之以皮幣孔疏以更字**

旨新裁此言小配之醴因事小者而配故牲可無用

用此近於後世戒殺而曲爲之說

腰部群就

《卷五十一

月令

罕

輕者則更圭璧以皮幣既不廢敬神之禮又不傷愛 恐傷生育然以何物將之稍重者代犧牲以圭璧稍

典之大者固用牲至而鷛小配不用犧牲者恐傷生 講王者有敬神之禮有愛物之仁焉當仲春之月祭 物之仁也 育也然則將何所用哉其稍重用圭璧蓋圭璧重於

則不用織牲而吾之椒亦與之俱將矣 皮幣也其稍輕者更皮幣蓋皮幣輕於主壁也如此

炒春行秋 令則 古國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 陳托酉金之氣所傷也

鄭注酉之氣乘之也八月宿直昴華舉好雨金氣動

也畢又爲邊兵

孔疏其國大水則地災也寒氣總至則天災也寇戎 來征則人災也 元命包云舉七星十六度主邊兵

按金氣克木金能生水金氣主寒總至猶言大至金

爲兵象寇戎猶言遠賊戎乃戎狄之戎

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掠

陳注子水之氣所淫也

鄭注子之氣乘之也十一月爲大陰

陰姦眾也

孔疏陽氣不勝天災麥乃不熟地发民多相掠人災

梭水氣勝木則陰勝而陽氣不勝水氣寒則変不熟

陸盛則人多好邪且值內歉故多侵掠也

里

也

D記書記 卷三十一

月令

行夏令則國乃大旱煖氣早來蟲蜧爲害 陳注午火之氣所泄也與食苗心者

孔疏國乃大旱煖氣旱來天災蟲嶼爲害地災行合

鄭注午之氣乘之也暑氣所生爲災害也

失所人災之應故無其災也

嚴陵方氏曰多雨故其國大水也水之氣爲寒故寒 氣惡至寇戎來征則感金氣而然也凡此皆門之氣

此皆午之氣乘之 此皆子之氣乘之行養令言騰各以類應馬凡之行務令言蝗仲夏之行養令言騰各以類而已故孟夏仲冬 氣早來蟲螺則緩氣所生也且與食苗心夏以濕德 與早來蟲螺則緩氣所生也且與食苗心夏以濕德 此皆子之氣乘之行夏令而陽亢故大旱大旱故煖 脈故麥乃不熟也民多相採則以陽不勝陰故也凡 膝故麥乃不熟也民多相採則以陽不勝陰故也凡 非之不與以及

○ 後五十 月令○ 大此言酉子午蓋不分四孟四仲四季爲應則恐之於此言酉子午蓋不分四孟四仲四季爲應而陳注從一食苗葉螟食苗心 鄭注分孟仲季爲應而陳注從一接火氣勝木則旱而早煖蟲螟亦旱致也蟲當爲蝗。

上游無深意 一時言季隔一時言錯綜 一大言冬孟連下時言伸隔一時言季隔一時言錯綜 个月得氣有淺深則其氣自異不必孟傷孟氣仲傷 一時中孟月仲月季月當無此異耳愚謂一時分三一時中孟月仲月季月當無此異耳愚謂一時分三

多相侵掠亦陰邪之所致其應當如是也若行夏時不氣膨木除勝而陽氣不勝陰多而麥乃不熟而民水其國主有大水金主寒而寒氣總至金兵象又主水其國主有大水金主寒而寒氣總至金兵象又主講人君若於仲春行秋時之政令則金氣剋木金生

禮記詳說卷五十一終	漫记 洋说 《卷五十 月令	且蟲蟆之並生而爲災其應當如是也之政令則火氣勝木國乃大旱而熱氣來至之太早
		當如是也

一禮記詳認

祖 帽 掫

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

陳拄胃宿在酉大梁之次也七星二十 **孔疏案三統脲云三月之節日在胃七度昏張二度** 鄭注季少也季春者日月會於大梁 度昏翼四度中去日一百一十一度旦女二度中案 中去日一百七度旦斗二十六度中清明日 元嘉麻三月節日在婁六度昏棚十二度中旦斗 八宿之星 而斗建辰之辰 在昴 宿 也

卷丰丰 月合

四度中 **會凡三十度故三月日在月七度律麻志又云大梁** 四度昴十一度畢十六度觜二度参九度非三十三 **初日在胃七度是也昏七星中者案律麻志云胃十** 度鬼四度柳十五度七星七度從胃七度至七星之 七星之初九十八度故丹時七星在南方之中且空 初度有九十 牛中者從七星之初至牽牛之 初 三月中日在胃九度凡三十度日月行 九度以日漸長日侭之時稍在西北去

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戸祭先牌,甲乙其帝大條其神句芒其蟲鱗

陳注姑洗辰律長七寸九 分寸之

分寸之一季春氣至則姑洗之律 鄭注姑洗者南呂之所生也三分盆 律長七寸九

有整二寸三分寸之一整二寸者各九分之二九為 **寸之一就南呂三分益一取三寸益一寸爲四寸馀** 孔疏南呂六二上生姑洗之九三南呂長五寸三分 十七分爲三寸益前四寸爲七寸餘有一分在故 三分紀一更益七分總二寸八分以九分爲一寸二 十八分寸之一者爲三分總二十一分三七二十

律長七寸九分寸之一

胸記詳說

《卷玉二

月令

桐始華田風化爲爲虹始見萍始生

鄭注肯記時候也獨得毋聯蝀謂之虹菸捧也 此記反月之候駕鶉鶴之屬 其人

当日镇

鶴一 孔疏寫鴾毋爾雅釋鳥文郭氏云謂鶴也李巡 字作母云䗖蝀謂之虹者爾 作無今此注母無母當作牟謂卆無也聲轉字誤伞 名鴾毋郭景純云鶴也 青州呼鴾毋舍人云毋 雅 ,釋天文郭氏云雄者

交會乙氣純陰純陽則虹不見若雲薄滿日日照雨

虹雌者

日 蚬

郊雄謂明

盛者雌謂開微者虹是陰陽

經 97-350

 \equiv

類而改亦謂之化故鄭注周禮三能生非類曰化也 **者謂之變雖有舊形忽改者謂之化及本無舊形非** 歸舊形謂之化案易乾道變化謂先有舊形漸漸改 山陰陸氏曰桐始華荻邕曰木之後華者也稺之故 滴則 日始餘已見挑始華解夏小正日駕鶴也 名蘋凡云化者若風化為智駕還化為鼠皇氏云反 云水中浮游也江東謂之蔥舍人云游一名萍大者 虹生云游萍其大者曰蘋爾雅釋草交郭景統

和也萍始生則陰物之浮以承陽者也 月令

馬氏日田鼠化爲駕則陰類之慝者遷乎陽而其性

極平辨矣故藏不見也萍為陽之所浮者也季春即 而交以無所干而辨故虹以陰陽交而見以陰陽辨 則已過中矣故爲陰所干而虹見也且氣以有所干 嚴陵方氏口虹者天地訌潰之氣也陰干陽所乃見 而藏焉季春則陰陽向乎亥矣故始見孟冬則陰陽 而出故又謂之蝀焉陽方得中則陰茣能干至於長

新旨察時物所以正候也月建在辰故其候之不同

陽生物之功極矣故萍始生焉

按寫寫緣之屬饋俗作鶴俗以鶴鶉爲一物而字畫

更云是月白擇吉日至親往視之論天子合樂之事

分爲二 公食大夫禮庶羞雉冤鶉駕則駕與鶉非

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天子居靑陽右个乘巒路鶴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

陳注靑陽右个東堂南偏

是月也天子乃薦翰衣于先帝

鞠廛象桑葉始生之色也鞠字一音去六反先帝先代 陳注翰衣衣色如鞠花之黃也注云黃桑之服者色如

木德之君為此衣於神坐以祈諡事

耀記詳說

皞之屬

《卷五士二

鄭注爲將蠶求福祥之助也鞠衣黃桑之服先帝士

月令

24

麓之事事別於上故云是月也自命工師以下至以 事別於上故更云是月自命野虞至無有敢惰論卷 時雨將降道達满濱叉禁斷羅翳以助時生乳之事 皆是助陽宣發之事故云是月也自命司空以下論 廟舟牧告舟論所告之事故言是月從生氣方盛至 孔疏從此以下至爲麥祈實論薦衣告帝鷹鮪於寢 禮賢者論陽氣將盛振恤貧窮勉勸諸侯醴聘賢者 蕩上心論工師之官不得爲淫巧之作事異於上故 經 97-351

月之末自乃合累牛鷹馬至以舉春氣論牛馬犧牲 事異於上故更言是月也以其月末爲之故變云是 色蓋薦於神坐故知爲蠶求顧云鞠衣黃桑之服者 含育之事幷磔攘九門事雖異於牛馬難事旣輕不 生菊者草名花色黃故季秋之月云菊有黃華是鞠 是月也 可別言是月也故繫之牛馬犧牲總異於上故更云 鄭注內司服云鞠衣黃桑服也色如鞠塵象桑葉始 衣黃也與桑同色又當桑生之時故云黃桑之服也 云先帝大皞之屬者以其言先不言上故知非天惟 《卷五十二 月令 依禮祭五帝自服大裘今薦鞠衣與桑同 五

机 權貿場熊氏等並以爲在明堂以大皞祭在明堂故 獨祭大皞故何焆云總祭五方之帝其所祭之處王 **汉縣之屬春時惟祭大皞云之屬者以蠶功旣大非** 遭記半兌

麥子特桑后如事非天子所當與 帝言先明非五帝也案此經下云前麥寶安知非祈 廬陵胡氏日案禮祭五帝自服大裘不薦鞠衣又於

鞠鞠之華以陰中其色則陰盛色也后蠶服此則率 也薦鞠衣于先帝所以祈有春鞠衣后服也其色象 長樂陳氏曰將耕也耐穀于上帝所以前有秋將諡

> 也蓋王與后常相資以成禮者也故建國則王立朝 薦鞠衣于先帝則是彪之於神所以告將服之以藍 內外命婦而蠶使天下之嬪婦取中焉后之盛事也 之王藉則后率六官之人生種種之種以獻后藏則 后立市祭祀則王獻尸后亞獻賓客則王謀獻后亞 先帝不亦宜乎 凡此皆內外相資以成禮者也然則天子薦鞠衣子 君皮弁素積卜三官之夫人世婦之吉者蠶子蠶室

麗記洋稅 **鱸之時衣乃蠶成鞠衣黃象桑始生之色先帝是**古 新裁農桑爲衣食之源孟春爲民斯穀矣季春乃将 《卷五士一 月令

舽木德之君主乎春合而慧事正其所司者故薦鞠 多之瓜丁先帝而專其蠶事下節隆薦鮪于寢廟而 民之衣者有幷派以足民之食者各節截上節獻象 衣于先帝以祈之 此言王者於季春有專脈以足 民皆足食可謂知所重矣

命舟牧程衍五覆亚反乃告舟備具于天子焉天子始建 華之色當同菊若作鞠塵則當同熱舊兼二說從菊 按胡氏之辨有理然亦無的據姑從舊說 爲優 三代皆稱先王不稱先帝故此帝不過祖老 柳取黄

· 円薦鮪于寝廟乃爲麥斯寶

凍出舟牧主乘舟之官五覆五反所以詳視其罅漏傾 側之處也因薦鮪幷祈麥實

美物 下人呼略子一本云王鮪似鱧口在領下音義云大 孔疏案爾雅釋魚云鄉穌飾郭景純云似鹽而小建 者爲王鮪小者爲鯡鮪似鱣長鼻體無鱗甲 鄭注舟牧主舟之官也覆反舟者備傾漏也 於含秀求其成也不言所而承寢廟可知 進時

雕記詳說 不防其傾漏故也覆反必至於五則至於再至於二 嚴陵方氏日覆以視表反以視裹待至每所乘不得 卷五十一月介

後薦鮪豈爲過哉魚之品多矣然薦必以頗者爲其 親性必親牽殺必親射凡以致其敬而已則乘舟而 也必乘舟而後薦鮪者所以示親源也蓋先王之饗 特大謂之王鮪者以此 無所不備焉告舟備具于天子者以見精纖無不至 而愼之至也禮有告具告備日具則有具而已備則

馬氏日舟所以涉險危事也以至尊履危事其戒慎

之惡真如比也 按覆底向上也反叉口向上也五覆非必一時或問 日驗之那京山以反為報命與下書字有妨碍漏傾

> 侧是二意備具二字一意 **薦鮪非專爲祈麥自是**

及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句者畢出萌者養達不可以

陳注句風生者萌直生者不可以內言當越散恩惠以

順生道之宣泄不宜吝嗇閉藏也

内也 孔疏以物宣散之時當順天散物不可積聚納之在 鄭柱時可宣出不可收斂也句屈生者苦而直日荊

歴記群説 **嚴陵方氏日 由長而前旬者非不出也特出之未為** 卷五十二 月令

出之時故言不可以內自布德行惡而下皆其事也 出而外之時也秋主揫斂則入而內之時也方春宜 郝解不可內言不宜閉臟也布德行惠以下至毋有 畢出盡達焉有終謂之畢無餘謂之盡春主發散則 畢爾萌者非不達也特達之未爲盡爾至於辰乃言

以丙何以人事言正是順生道之宣捷也 接內讀如字謂凡物不可以在內面閱藏也下交發 新裁生氣四句就天時言皆謂天道之宣愧也不回 **倉**糜開府庫皆由內而出之外聘名士禮賢者亦是

喷塞皆不內之事

合其出而不閉藏也

俗吊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天子布德行患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絕開府

不足也在內則命有司奉行在外則勉諸侯奉行皆天 陳注長無謂之貧窮暫無謂之乏絶振獨救也周濟其

子之德惠也

名士不仕者 鄭注振獨救也 周謂給不足也勉獨勸也聘問也

孔疏察氏云穀藏曰倉米藏日廩無財日貧無親日 **跨暫無日芝不續日絕皇氏云長無謂之貧窮暫無**

履記詳說 《卷五士一 月令

次亦隱者也名土優故加束帛賢者禮之而已 通明王者不得臣而隱居不在位者也賢者名士之 禮接德行之賢蔡氏云名土者謂其德行貞純道術 謂之乏絕 謂王者勉勸此諸侯令聘問有名之士

惠而已季春生氣方盛之時也故天子布德行惠局 長樂陳氏日孟春生氣未盛之時也故命相布德施

然孟春兼言和合行慶而此言德惠者詳在於臣要

嚴陵方氏日發倉廩所以賜貧窮振乏絕而已乏絕 **赤至於貧窮故於貧窮日賜之則所以予之也於乏**

> 之政 勉諸侯則又欲諸侯之致力焉古者諸侯必歲貢士 說約布德行惠一句頭下命有司一段勉諸侯一 則不止於問此重輕之別也夫春氣之散發極於是 於天子以是勉之固所宜疾名土則有實之稱賢則 名土禮賢者故也周天下以言聘名土禮賢者之廣 新裁一是不吝於恩賚一是不吝於名器俱是不內 月也天子布德行惠王於發倉廩開府庫宜也 絕日振之則貸之而已開府庫所以出幣帛將以聘 有德之稱聘以問之禮以體之有德不止於有實禮

艦記詳說

《卷五士二 月令

遼奉天道獨可斂藏於內哉是故存於心之德知其 **จ蓋達是天道自然之德惠不在內而在外矣人君** 內命有司焉欲其發倉廩而賜貧窮振乏絕也欲其 不可內而布之施於外之惠知其不可內而行之機 此發洩物之句者感此氣而畢出物之萌者感此氣

寒而天子之德惠在畿內矣畿外勉諸侯焉欲其聘 有名之士也欲其禮賢德之人也庶畿外之民得賢 士以治安而天子之德惠在畿外矣上之施仁也旣 與生氣同盛腸氣同泄而下之被澤也亦與何者同

開府庫而出幣帛周天下也庶畿內之民可以無飢

遂萌者同亨天下共在春風和氣中矣 當延 **[•] 有 吳 次 於 名 士 方 氏 謂 禮 則 不 止 於 問 愚 意 賢 者** 段其意以出幣帛為聘禮之用亦是一說存之 按鄭注周作周給說非周獨之周發倉廪以濟飢出 幣吊以濟寒分二意看方氏以開府庫至節末為 於名士

野脩利隄防道達滸瀆開通道路毋有障塞是月也命司空日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 陳注司空掌邦土此皆其職也 周視原

爬記詳說 鄭注廣平日原國也邑也平野也溝瀆與道路皆不 卷五七二 月令 1

演與道路皆不得不遍者言國也解經中國邑也解 也結之溝濱道路各兩事其爲一句故云溝續與道 經中三平野也解經中原野以其各是一物故每以 孔疏廣平日原爾雅釋地文云國也邑也平野也溝 得不通所以除水潦便民事也古者满上有路

之物故鄭不言之云古者溝上有路者此旣爲雨決

之

言道達溝濱之時須脩此溝上道路案周禮逐人職

云溝上有昣川上有路此言溝上有路者是道路之

之障塞者乎必循行之有序周視之無遺爲脩利

物生應時之雨將降矣然雨或過淫則趨下之水反

司空掌邦土則水土皆其職也故命之日方春

上腾而爲災矣國邑原野之中宣無隄防溝瀆道路

水而云開通道路恐道路非決之物故云游上有路

路總結之不云煶防者以云不得不通煶防非可通

總名與彼別

道而達之使無壅開通則開而通之使無窮皆欲其 視則視之無遺也脩利則脩而利之使無害道達則 其雨謂之時雨時雨然或過淫則趨下之水反上騰 嚴陵方氏日司空寧土之官凡此所命皆土之事 凡此皆豫備水災之術也 無有障塞而已障言敬願以為隱塞言室虛而爲實 而為災故命以豫備之術也循行則行之有序也周 以命焉時雨應時之雨也方春物生需雨澤之時故

郝解脩科隄防謂脩治使通利無壅塞也

記詳說 卷五十二

月令

循行周視中事末句總承 道路皆國邑原野之所有者脩利道達開通等事乃 之術俱是命辭國邑在內原野在外平看隄防溝 新裁首二句截上言水患之所由起下是示以豫備 恩謂水之利在疏通何

也水主流其性好疏而不好塞順其性則享溜澤之

利障塞則逆其性而成泛溢之害故天子命司空疏

經 97-355

土

患矣 塞馬則雖時兩降下水騰而天下有水之利無水之 通其水行之道路使凡在國邑原野之中者無有陸 蓄水之隄障水之防道蓬其湿水之溝受水之流閒

說溝上道路亦司學所職故並言之近講專主水故 い為水行道路 脩利隄防健防如何言利當是不妨水道 財水順道而行不至上騰爲惠 按此節以兩降水騰爲重自循行甚至末句無 一騰騰者洶湧奔騰之意以下字義方氏說甚鄉 水本艦下遊流照 道路灣 貯菜

那就 許 卷至二 月令

圭

田徽宣宗耀期星翳餧獸之栗毋出九門 郊門關門凡九門也 陳注買宗皆捕獸之罟羅綱皆捕鳥之罟小綱 其逆生道也路門應門雉門庫門泉門城門近郊門室 白膘也餧啗之也藥毒藥也七物皆不得施用於外以 之罪以其似畢星之形故名用以掩觅也翳射者用以 Ę 柄部

諸罟及毒藥禁其出九門明其常有時不得用耳天 **罟日灌網小而柄長龍之畢翳射者所以自隱也凡** 鄭注爲烏獸方孚乳傷之逆天時也歌罟曰罝罘烏 九門者路門也應門也維門也庫門也象門也城

門也近郊門也建郊門也關門也今月合無果蜀島

不得出城門既不得出城門則近郊之內無所用也 門應門內有者不得出應門寨此可知城門內存者 **鳑啉之藥坍得出於九門若路門內有者不得出路** 孔礦靜此月井田獵之時其宜罘羅網舉翳之器及 用故云毋出九門 郊閘門亦可知是此月之時所在之處違近皆不得 不得出則近郊之內雖有亦不得用也舉此而言這 **普近郊之內先有者不得出近郊之門近郊之門尙** 案爾雅云発書謂之置郭景神

記詳說

《卷五士一 月令

路門應門之等者自路門皋門已內皆宮室所在非 用耳謂此等之物四時常有於此季春之時不得用 **基星毛詩傳云畢所以掩兔是也明其常有** 罟罘兔罟也是獸罟曰罝罘也此罘輿學一也鳥巺 轅可以網烏非但網島亦可以網獸廣雅云網謂之 云直續遊也是置為歐智知果亦歐罟者案釋節云 耳案周禮迹人云禁毒矢射者乃謂四時也云九門 日羅釋器文云網小而柄長謂之畢者以其似天上 展謂之學學發車也孫炎云爱車是兩轅網既是兩 雅之處亦禁難網毒藥不得出者此等門內雖是 時不得

所施云今月合無栗麝爲七者以今月令之本云田 **宮室所在亦有林苑及空間之處得有羅網及毒藥 機置羅網畢弋山。此經不同**

山陰陸氏日王城面各三門南北九經東西九緯若

郝解九門者天子都城九衛關九門逼往來鳥獸在 王城九里國中九經九緯毋出九門謂毋出此門也 今朱雀門三經經各一門是已考工記日匠人營國

新旨要把田獵一字為主七物皆田獵之具也運節 郊網羅出城門乃可施也 氣說下毋出正是禁止處

遊记羊冠 《卷五士』 月令

圭

凌令都門亦有九門毋出九門只是不合出城外 田

獵舊絕九門連郊門誾門不確

植溪色 是月也命野虞母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具曲

者重之若自天而下也曲薄也植槌也所以架曲與靈 織紅之鳥一名戴霞鶯即頭上勝也此時恆在桑言隆

陳注野虞主田及山林之官拂羽飛而異拍身也戴勝

筐者遜圓而筐方

之候也鳴鳩飛且翼相擊趙農急也戴勝織駝之島 鄭注愛蠶食也野虞謂主田及山林之官 **替將**生

> 云顧音九物反鵃音哪牆鵝似山鵲而小靑黑色短 謂之薄故云曲薄方声注槎縣整薄柱也宋魏陳 **島灣孫炎云鳴鳩目順而東謂之戴鸞非也。案方** 統云為即頭上勝今亦呼爲載勝李巡云戴勝一名 是也云戴勝穢紅之鳥者案釋鳥云鵠鴻戴鶯郭景 尾多聲孫炎云騰屬一名鳴鳩月令云鳴鳩揚其羽 孔疏鳩鳴且異相擊者案釋鳥云臈鶶舊鶶郭景絃 以養蠶器也曲薄也植饄也 言云宋魏陳江淮之開講之曲或謂之魏自關而西 是時恆在來言降者若時始自天來重之也 夫 時近

江淮之閒謂之植自關而西謂之槌齊謂之牂

禮記詳說 卷王 月令 新裁此二節言君后於季春各謹諡事之故首節君 席之職者筐則管之方者凡此皆難具 野 拂羽嗣翼拍身郝景山湖雌雄相拂本面雅翼戴勝 **鳴鳩是布穀郝景山謂是雎鳩雎鳩水鳥非鳴鳩也** 餐鸞之候承上起下誇不重 具曲一句備餐戲之器 之致謹蠶事毋伐桑柘培餐蠶之物鳴鳩二句只言 頭上有長毛如梭朱子注詩以鳴鳩爲戴勝叉名布 以致曲而織故曰曲以取直而立故曰極變則

穀原誤郝景山從之又以爲鴝鵒尤誤鴝爲俗名八

應在禁限故知無夫人與嬪也及女御亦當在馬特

云世婚者以祭義云世媚之吉者故特言之引內牢

后处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

禁止婦女使不得爲容觀之飾也省婦使者減省其箴 陳注東鄉迎時氣也躬桑親自釆桑也禁婦女毋恕者 線縫製之事也此二者皆爲勸勉之使盡力於蠶事也

謂世婦及諸臣之妻也丙宰職日仲春詔后帥外西 是明其不常留餐蠶也留餐者所卜夫人與世孀婦 鄭片后妃親採桑示師先天下也東鄉者您時氣也

記詳說 《卷玉士》

命婦姑蠶于北郊女外內子女也夏小正日妾子始 月合

丰

蠶訊養宮事毋觀去容飾也婦便縫線組紃之事

孔疏若勢常留餐蠶或東西南北面無所在今后 東面採桑明知不常留餐蠶也暫示法而已留餐者 惟

所卜夫人與世婦者按祭義云卜三宮之夫人世婦 之吉者使驗是常留餐麵也然義又云夫人副釋而

同者祭義所云雜明天子諸侯之法副緯據王后上 受之言副禪則據王后言三宮夫人則似據諸侯不

夫人也云嫣問世婦及諸臣之妻者釋經中婦字兒 公夫人亦副禕也三宮夫人據諸侯亦得通王之三

不兼三夫人九嬪者以經云禁婦女無觀則尊者不

宰云仲春者以仲春既帥命婦躬桑治種至季春又 職蠶於北郊者證躬桑之事按此經是季春躬桑內 皇氏云二月浴之三月乃躬其義非也云女外內平 奉種浴于川注云大昕季春朔日是三月叉浴麌也 **直大火則浴其種是二月浴種也祭養云大昕之朝** 更躬桑浴蠶也故熊氏云案馬質注云鷿爲龍精月 者王之同姓子女則周禮之外宗內宗皆以嫁有惡 女者解中女字外子女謂王外姓甥之女者內子

爬記詳說

卷五二 月令

操也發長也謂採持發長蠶宮之事云無觀去容飾 者故內字三師外內命婦言命婦則未出嫁者不 者以其祭先蠶叉志在採桑養蠶無暇爲節之事故 皇氏云麥謂外內命婦子謂外內子女執養宮事執 **高鄭注周體士妻亦爲命婦則士妻亦在云夏小正** 禁之以示法 日安子始盤執餐宮事者引之證明子女餐鹽之事

於鐵以勸其事而

汪時氣也

炭陵万氏日產成即所以神明其事矣東鄉則所以

省婦便者不煩以他役也凡此欲一

縫之事示敦樸專任為天下勸也勸蠶事總頂本節 新裁 桑示親役爲天下先也禁婦女容觀之節省婦女爲 一節后之致謹簋事齊戒致誠信也 一親東鄉躬

與注異 按親字躬字一意親字只趕至桑字方住禁之省之 分二意皆所以勸蠶事陳注自明或謂躬桑亦是勸

蠶事旣益分繭稱絲效功以其郊廟之服毋有敢惰 陳注登成也分繭分布於眾婦之樂者稱絲效功以多

寡爲功之上下

禮記詳說 卷五七 月令

无

鄭注登成也較往鶯者蠶畢將課功以勸戒之

孔疏登成釋詁文以分酶稱絲是謂效其功故云以

勸戒之

以使之織效其功之多少以其郊廟之服無有政情 曲禮年穀不登之登同義分繭所以使之繅稱絲所 嚴險方氏曰蠶事旣登者事畢而登比年之數也 181

敬之至也祭統日王后蠶於北郊以其純服蓋謂是 矣此言其服孟夏言給蓋以后妃之繭絲而爲祭服 則所以致其恭而已故曰其以貴賤之繭稅而爲祭

服則可以取足焉故曰給祭服不止於郊廟共給止

以郊廟爲言者以外祭莫重於郊內祭莫重 一於廟故

事之勤飭命婦事之省而天子王后毋有敢以情 子所以戒伐養な之需命備養蠶之具王后躬致諡 較功之上下遂朱綠之立黃之以爲黼黻文章或郊 新裁末節豫言赞事之成見君后所以當謹意蓋將 而祀天神廟而祀先王之服皆於是蠶其之 來蠶事旣成則分繭於眾婦之樂者而稱絲之多寡 **東之也蓋謹贊爲郊廟服敢或隋乎** 此天

按分繭稍斷稱絲效功連必到稱絲而後可見功之

禮記許說 《卷五十二

月令

上下也效同較 時講末句總承三節取收攝上文 幸

箭幹脂胗丹漆伊或不良是月也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

完故諮講皆謂豫言後日

之意然只收本節未當不可

蠶事於三月 不能的

陳注工師百工之長也五庫者金鐵爲一庫皮革筋爲 察之故云審五庫之量也幹者諸器所用之木材也 諸物之善惡皆有舊法謂之量一說多寡之數也審而 庫角齒爲一庫羽箭幹爲一庫脂膠丹漆爲一庫視

鄭注工師司空之屬官也五庫藏此諸物之舍也量

謂物善惡之舊法也幹器之木也凡蘇幹有當用 肮

爲一庫皮革筋爲一庫角齒爲一庫羽箭幹爲一庫 故云審五庫之量五庫者熊氏云各以類相從金鐵 惡之舊法者言此等之物善惡先有舊法當審察之 掌工巧此稱工巧師長故知司空之屬云昼謂物菩 孔疏周禮考工記無工師知是司空屬官者以司空 獨指弓但器之材樸總謂之幹故云幹器之木 脂膠丹漆爲一庫義或然云幹器之木者案周禮弓 人掌作弓云凡析幹故知幹弓幹此則總論材幹不

履記詳說 卷玉二 月令

聿

之材也故合之使審焉玉庫以五材而得名蓋金鐵 藏陵方氏日工師百工之師也與孟子言得大木之 尚禁淫巧如此况用器乎量所容也度其所容爲之 謂之材而謂之量者以其材各有所受故也 之類皆不離於五材故也先儒遂別而爲五拘矣不 **制器所以利用二者皆王政首務故於此月中命之** 意上節審材之法下節制器之法蜚審材所以制器 新裁此言王者於季春命工飾材惟精而制器惟嚴 山陰陸氏日五庫五兵之庫也此言兵器後言祭器 工師同義故命之合百工焉五庫之量則百工所洽

> 是幹愚意箭幹是一物羽叉所以翎箭故蓝言審量 数之意 上命工品 是一意要足數良是一意又要精 箭幹舊說幹是諸器之木材則箭是箭幹 而工師轉合百工命合字有分量是取足 好

工威理監工日號毋悖于時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 二是不得爲淫過奇巧之器以搖動君心使生奢侈也 日號合必以二事爲戒一是造作器物不得悖逆時序 陳庄此時百工皆各理治其造作之事工師監臨之毎 如爲弓必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定體之類是也 鄭注咸皆也於百工皆理治其事之時工師 則監之

爬記詳說 卷五二

月令

各有時逆之則不善時者若弓人春液角夏治筋 日號合之戒之以此二事也悖稱逆也百工作器物 **シニオ冬定體之屬也淫巧部偽飾不如法也夢即** 亖

孔疏言於此之時天氣和適百工造作器物當依可 器物當依氣序無得悖於時使物 動之使生奢泰也今月合無于時往爲爲詐偽 奢泰之心者 物當依舊常毋得有作淫過巧妙以蕩動在上使生 工皆治理其事之時監工之官日 浸液其角豫和濡筋柔於角故於夏暑溼之時始治 按考工記弓人云春液角言春時先 不牢固又所作器 日號合之言造作

爲淫 號則慮其惰於事也工固有巧也然過乎巧則爲是 成而又戒之 矣以其淫故足以蕩上心焉此與孟冬皆言毋或作 嚴陵方氏日百工咸理則使之各治其事也監工 **以凝叉云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則不時是** 者用時非一故云之屬考工記石有時以泐水有時 在內 筋狱 巧以 寒物皆牢實故內之藥中使弓體堅强云之屬 面 合三 筋在外面幹在中冬定體者謂 一材者秋 -湯上 心者此則因其作而 時 陰陽氣調合膠漆絲之三材角 戒之彼則因其 往來之體冬 批

禮記許說 卷五十二

月合

萐

小節 時週 **蕩上心使主心不定卻是關繫宗** 新旨先有審庫等命總有理治監工等事日 亦是器用內寓防微杜 制兩平然天時的順逆所關循小惟作淫巧以 漸 的 意思 祉 所 在 故 (按 度 雖 號雖循

按百 毋作 工咸理是引起語重在監 巧平列或以蕩上心故重下句是時 工日號所號一 事 說

咸理 承上 五庫之材皆具故動工修治也此與上節

- 6

之末擇吉日 大合樂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

育 山 陳主

乃合累牛騰馬遊

彩于

牧犧 合其

性駒犢鬼醬

春陽既盛物皆產育

、果繫之牛騰躍之馬

陳注鄭氏日其心亡

今天子以大射郡 **社大合樂者**所 國以鄉射禮代之 以助陽達物風化 天下 也其禮

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則以其大合故也於大合 嚴陵方氏日合言備眾樂而合之也天子乃 帥

吹而不帥之者以不若合樂之備故也於釋萊亦率

之者謹其行禮之始故也

二 新七舞非無吹也合舞合吹非無樂也因其所 言吹或言樂相備也單舉則言吹雜舉則言樂吹非 山陰陸氏日季冬所謂大合吹即此所謂大合 樂或

禮記詳說

言之異爾

《卷季三 月令

郝解大合樂合眾樂大作於國學也樂陽氣季春陽

茜

接此 敬和之心助宣陽化也亦有觀厥成而重其事矣 丼奏之非復孟春之習舞仲春之習舞習樂也蓋樂 氣方長大作樂以宣之 **至季春教巳有成矣君臣並觀** 新裁季春至和之月順陽氣之發大合樂之聲容而 以宣陽氣爲主或在君臣上下取意殊覺添設 而同 聽之所以起其

以備稽校多原也 也若其中犠牲之用者及馬之駒牛之犢皆書其數者 而遵繼之使牲者就牝者於鄒牧之地欲其孳生之養

也 之明出時無他故至秘當錄內且以知生息之多少 其轮欲遊則就牧之牡而台之 鄭注昇隨皆乘匹之名是月所合牛馬謂繫在廣者 以在牧而校數書

孔疏累牛謂相累之牛贈馬相騰逐之馬以季春陽 繫牧之忧於牧田之中就牡而合之其在廢牝馬須 將盛物皆產乳故合此斫累之牛相騰之馬故遊此

造記洋災

老五三

重

所以然者至秋音產人時知其舊數不欠少以否又 所有镴牲及小馬之駒小牛之犢皆書其先在之數 凝采用者則不放之 既遊牝於牧之後畜皆在野

嚴陵方氏曰累牛者累繫之牛鵩馬者騰雌之馬牛 舊數之外知其生息多少 牝于牧則所以順陰陽之性且欲其孳生之藉也牧 善順故以累言之馬善走故以騰言之合牛馬而遊 蓋畜養之地然周官牧師之掌牧遍淫乃在中春者

新旨遊牝以上是欲其藝息之蕃犧牲二句是計其

鄭氏謂素地寒凉萬物後動理或然也

多寡之數

跑的馬 牧地以取配取息孔疏謂在廢不放之與鄭異陳注 **謂果騰皆乘匹之名猶俗云成具常用故在廢放之** 按注疏部化就任是遊其牝也陳注謂牝就 有之 而就牝也二者皆當有之依字義遊而就牝爲順鄭 亦不言在廢意或與孔同 遊牝只大概之辭看來牝就牡牡就牝 累牛腾馬猶云拴的牛 、牝是遊

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

禮記詳說 大卷 主二

陳注難之事在周官則方相氏掌之裂性謂之傑除禍 月合

當於此時行之也九門說見上章 謂之攘瘠者陰氣之終故磔攘以終畢厲氣也舊說大 厲鬼隨之而行此月初日在胃從胃厯昴故歐疫之事 **陵八星在胃北主死喪昴中有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

鄭洁此難難陰氣也陰寒至此不止害將及人所 及人者陰氣右行此月之中日行厯昴昴有大陵積 **毫歐疫以逐之叉碟性以攘於四方之神所以畢止** 尸之氣氣佚則厲鬼隨而出行命方相氏帥 百隸索

孔疏以季春恐有難陽氣之嫌故云難難陰氣也云 其災也王居明堂醴日季春出疫于郊以攘春氣

陰氣右行此月之中日行歷昴昴行大陵積尸之氣 者天氣左轉故斗建左行謂之陽氣日月右行日月 月今季冬命國難故知於時命方相氏也引王居明 方相氏帥百隸索室歐疫以逐之者按方相氏云帥 主尸熊氏引石氏星經大陵八星在胃北主死喪云 月之中從胃厯昴云有大陵積尸者元命包云大陵 比天爲陰故云陰氣右行以此月之初日在於胃此 百隸而時難以來室歐疫鄭注云時難謂四時難引 F 以下者證季春國難之事

嚴陵方氏日難所以難陰慝而歐之周官方相氏師 月分

禮記許設 卷五二

芼

者也 終也故曰以畢春氣此之所難則難陰慝之作及答 九門則欲陰區之出故也凡此皆應春氣之不得其 季月不日冬氣而日寒氣者以時言日冬以氣言日 月以送寒氣者以一 陰慝不能作故也春日以罪春氣者言畢其功於前 則難陰慝之作於冬者也獨夏不難則以陽盛之時 餘足以勝陰隱故也裂牲謂之磔除禍謂之攘必於 百隸而時難以狂夫爲之則狂疾以陽有餘唯陽有 故於季月秋於仲月言莲者言蓬其道於外也冬 1仲秋又難則難陰慝之作於秋者也季寄又難 歲之往故以送言之亦行之於

> 山陰陸氏日言國則九門不在郊之外明矣司而巳故言之序如此且互相備矣儛以狂又何也蓋天子之難爲國而已非自爲之也委之在 此時者故本其積陰之氣而言之其難特謂之大意 寒而寒則積陰之所成也一歲陰慝之盛未有甚於 路川吳氏日難者聚眾戲劇以盛其喜樂之氣使 雖不言從可知矣春日命國秋日天子冬日命育司 冬日旁磔者以大難故旁又磔焉不特九門故也秋 達日送言雖不同皆不過遂其正氣而已春日磔攘 所難而歐之者邪氣也達之送之者正氣也日畢日 月令

懸九門 氣方盛陰慝隱伏聚眾喧關使陽氣充滿陰氣銷亡 郝解難儺通逐也國難國中儺以驅逐陰氣季音陽 之一事而微其機使百姓由之而不知也 鄭氏謂日行昴有大陵尸氣爲厲尤不經磔牲體徧 也四時惟夏不儺以陽盛無伏陰也 之和氣充盈則足以勝天地之乖氣此亦先王燮理 古鄉人習俗非先王之典禮也周禮方相之說近誕 老平二 而以攘災不殆於幻妄乎 **傩見於論語** 买

得其終意测云畢春氣者何聖人扶陽押陰之教也

新旨命國簱又磔攘作二事看凡此皆處春氣之不

新裁ر據乃雠中之一事吞爲陽中而畢陰氣者恐

陰氣潛伏以爲微陽之害故也

按難條相因而行而難自難硃自傑不是於難之時 接同德 畢春氣當以陰氣潛伏陽氣有終爲

正陳注用注疏之說謂終畢厲氣覺與春字有礙大 **陵碛尸氣云云尤當芟**

三春行冬今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

陳注丑土之氣所應也肅香枝葉減縮而急栗也大恐 **訛言相驚動也舊設孟春有恐是火訛以其行夏令也**

此行冬令當致水訛漢王商嘗止之矣

芜

記許說 卷五三月令

孔疏寒氣時發天災也草木皆肅地災也國有大恐 彰注王之氣來之也肅謂技集縮栗 以水說相當

知此是水者以上孟春行夏令故爲火訛此季春行 **薬滅縮而急栗** 人災也 詩九月肅霜肅謂嚴肅故云肅縮來言枝 孟春国時有恐注云以火訛相覧

冬令故云水說雖初說言相驚水竟不至所以然者 以冬氣來乘水欲來至以季春行土土龍制水故知

寒氣之所樂故也圖有大恐則寒氣之所制故也 嚴陵方氏日冬之氣爲寒故寒氣時發草木皆蕭則

陰爲雨故淫雨早降兵革並起則金氣動故也

拨陳注不收解當在上節誤入此

沈陰謂陰之母

嚴陵方氏日天多沈陰則威少陰之氣故也陽爲暖

孔疏天多沈陰淫兩早降並天災也兵革並起人災

為謀今月今日眾雨

陰氣脒也

行更合則民多疾疫時兩不降山陵不收

陳注末土之氣所應也

鄭注示之氣乘之也六月窗直鬼鬼爲天尸時又有

暑也 高者膜於熱也

孔疏民多疾疫人災也時雨不降天災也山陵不收

地災也

一般陵方氏日亢陽之氣襲於人故民多疾疫陽亢而

爲早故時雨不降山陵之物不收特言山陵則以高

者尤易被旱故也

郝解山陵不收草木不成也言山陵者爲季夏土氣

行秋令則天多沈陰淫雨蚤降兵革並起

之應也

陳注戌土之氣所應也不收謂無所成遂也

鄭注戌之氣乘之也九月多陰垤縣也雨三日以上

卷五土 月令

睪

經 97-364

禮記詳說	!	記譜說	d.
禮記詳說卷五十二終		記許說 卷五十二	
		月令	
		三	

一門記書說卷五十三 中国月日在學書中自然文中 東主星電化與實流之次 與主星電化與實流之次 與主星電化與實流之次 與主星電化與實流之次 中四月中日在學十五度目於實流而斗建已之辰 嘉麻四月銷日在學十五度皆軫四度中去 中四月中日在學十五度皆軫一度中且虚二度中 學者按律麻志立夏日在舉十二度晉翼中內目中日在井初度 一中四月中日在學十五度皆軫一度中且虚二度中 學者按律麻志立夏日在舉十二度晉翼中內 學者按律麻志立夏日在舉十二度晉翼中內 中四月中日在學十二度晉翼中內 中四月中日在學十二度晉翼中內 中四月中日在學十二度晉國中 中五度則四月帝中之星去日多校一刻半餘以底言之則校 五度則四月香中之星去日多校一刻半餘以底言之則校 中之時當在第十二度也

鄉注丙之言炳也日之行夏南從赤道長育萬物月 為之佐時萬物皆炳然著見而强大又因以爲日名

焉易日齊乎巽相見乎雕

孔疏引易者謚丙丁是著明之義

按孟春例日當自爲一節或以無解故與帝連書之

基帝炎帝其神祇融

黎大宫之臣 也炎帝大庭氏也脫融顓頊氏之子曰黎爲火官 鄭注此赤精之君火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

尼洋党 TITTE IN 月令

年左傳云顓頊氏有子曰黎為祝融杜注云祝融 耒耜播百穀曰神農也云黎爲火官者按昭二十九 孔疏何角云春秋說文炎帝號大庭氏下為地皇作 明

貌按孟春例帝神當合一節

餐人者也祭先肺火克金也 天七成之七者火之成數也苦焦皆火屬夏祭雅火之 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地二生火 陳注羽蟲飛鳥之屬徵音屬火中呂巳律長六寸萬九 **蒸邑獨斷日竈夏爲士**

陽其氣長養祀竈之禮在廟門外之東先席於門奧西

東設主於耀脛

中呂之律應中呂者無射之所生二分益一律長六 則徵聲調樂記日徵亂則哀其事勤 孟夏氣至則 微徵数五十四屬火者以其微清事之象也夏氣和 鄭注象物從風鼓葉飛鳥之屬 **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 於體從熟類也祀之先祭肺者陽位在上肺亦在上 奧味也凡苦焦者皆屬焉 火生数二成數七但言七者亦舉其成數 夏昭氣盛熱於外配之 三分官去一以生

月令

100 m 肺為奪也隨在廟門外之東配竈之禮先府於門之

既祭徹之東陳鼎俎設饌於筵前迎尸如祀戸之禮 又設盛於俎南亦祭黍三祭肺心肝各一祭體二亦 與東面設主於竈陘乃制肺及心肝爲組奠於主西

孔疏三分官去一以生徵者宮數八十一三分分之 各二十七去二十七餘有五十四故徵數五十四也

最少為極清徵數次少為微清徵於清濁爲第四事 於尊卑亦爲第四故三事之象引樂記者證爲事也

無射之律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

云屬火者以其微清事之象者清者數少爲清羽數

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以六千五百六十 也六千五百二十四分各三分之則爲一萬九千五 之總爲三萬九千二百五十五也更三分之一分有 取三、寸盆一寸爲四寸餘有整寸一又有六千五百 五百二十四三分益一以生中呂於無射四寸之內 百七十二又整一寸分爲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併 數然後除之爲寸一寸除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則 十五盆上之數總爲五萬二千三百四十爲積分之 一各三分之則一寸分爲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 萬三千八十五上生者三分益一以一萬三千八 月令

廟門外之東西面北上云配電之禮以下皆逸中雷 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也 餘有一萬二千九百七十四不成寸是中呂長六寸 二寸除三萬九千三百六十六爲二寸通前爲六寸 知竈在廟門外之東者按少牢及特牲禮皆竈在 本五十 四

> 者延前謂初設廟室與之筵前准特性少牢鼎當陳 心肝各一亦爲肉祭三也此醴實於尊祭二者始扱 成於三故也上祀戸云祭內三脾一腎再此云祭肺 心肝各一祭醴二者亦上祀戸之禮祭处三者以禮 以爲此祭老婦盛於盆非其義也云亦祭黍三祭肺 主也云叉設盛於俎南者盛謂黍稷盛之於簋皇氏 上奧此俎於主之西此主位西嚮故置俎在西而對 於廟門室之前稍東西嚮執俎者以俎就鼎載肉入 者制 祭又扱再祭云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於雞前 調 截割心肝皆鬲上之物 故從肺類俱置組 Ŧi.

禮記詳說

《卷五士》 月介

設於筵前在菹醢之東其黍稷等設於俎南此唯

祭黍或無稷也此配竈神而祭者是先炊之人禮器

云管者是老婦之祭

新旨其日丙丁三句皆主天道自然看其蟲羽以下

按火炎上羽蟲飛揚向上故屬火祭先肺亦不止肺 皆以從類而應火德之盛意

而以肺爲先

之與配竈在門外故設主在門室之奧各從其義云

東面設主於電脛者謂設主人東面也電脛謂竈邊

承器之物以土爲之云乃制肺及心肝爲俎與於丰

在西故知在西室之奥以配戸在戸內故祭在廟室

爬女云先席於門之與謂廟門外西室之與以神位

陳注此記已月之候王瓜注云草挈本草作菝葜音同蝮蝈鳴蛇矧出王瓜生甚茶秀 謂之瓜者以根之似也亦可醸 酒 朱氏日王瓜色赤

威火芝色而生苦菜味苦威火之味而成

鄭注皆記時候也蝼蝈蛙也王瓜革挈也今月令云 玉萯生夏小正云王萯秀未聞孰是

塩 女 今月今王 黄生者此云王瓜生今月令王萯生 是王貴利王瓜也云夏小正云王黄秀未聞孰是者 所食蛙也李巡注爾雅蟾諸蝦鳙也王瓜草挈者本 孔疏按周禮蝈氏鄭司農注云蝈蝦藝玄謂蝈今御 以否二疑生之與秀其文不一故云未聞孰是此物 令月令既云王萯生小正叉云王萯秀故鄭以爲疑 云未聞孰是未聞孰是凡有二意一疑王瓜是王貧

7

記時先生者在月初後者在月末以次相配餘皆饭

嚴陵方氏日蚯蚓至陰之物故感正陽之氣而出焉 王瓜南方之果也而其色赤苦菜南方之菜也故其 味苦一則感火之色而生一則化火之味而秀

陰而屈者乘陽而伸也王瓜生則陽物之可以勝陰 馬氏曰螻蝈鳴則陰而伏者乘陽而鳴也蚯蚓出則

陰盡而陽極陰生之漸也王瓜夏小正作王萯本質 邪者也故其爲色赤苦菜秀則火炎上故其爲味苦 **郝解螻蠅土狗似蟋蟀螻蟈 蚯蚓皆幽蟲鸣且出伏**

乙族爽也根似瓜俗名土茯苓苦菜味苦四月秀火

氣之應

苦苦菜人多食之 之地瓜非今之黄瓜但與色赤亦不合苦菜今謂之 按注疏以螻螂爲蛙誤也郝云土狗是王瓜 或謂今

季子居明堂左木

冰注大阪南堂東偏 **邓昭月堂南向左个偏左也**

以歷 乘卡多易於骄載亦族衣朱衣服亦玉食菽與雞其

産記書記 个卷三十三

月令

陳注騎馬名色沒者赤色深者朱用器高而麤大象

之盛長也

鄭注菽實罕甲堅合屬水雞木畜時熱食之亦以安

性也麤猶大也器高大者象物盛長

孔疏路與服言朱蝃與旂及玉言赤者色淺曰赤色

深曰朱路與衣服人功所爲染必色深故云朱玉與 **駵馬自然之性皆不可色深故云赤旌旂雖人功所**

爲未之不須色深故亦云赤按詩傳天子純朱諸侯

黃未又鄭注儀禮云朱則四人與是朱深於赤也 **郝解菽大豆應夏氣之大也雞常午鳴其色丹羽食**

t

之屬陽者也

物之盛長也物之盛長也

知當日取義如何一个人食麥稻為常餘僅閒用謂或菜豆近是夏雞正申宜食鄭謂屬木亦謂屬陽不設好不知何豆都云大豆亦未明

殿村田田

| 方也以立夏先立夏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夏古人三夏皆食萩亦未必然大概言之難盡拘也

可必同故略之也迎夏南郊祭炎帝祝融也陳注立春言諸侯大夫而此不言諸侯者或在或否不知更然南郊遭反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無不欣設

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今此行賞可也而封其交也祭統日古者於諦也發舒賜服順陽義也於不言帥諸侯而云封諸侯諸侯時或無在京師者空鄭注耦告也 迎夏祭赤帝赤熛怒於南郊之光也

諸侯則違於古封諸侯出土地之事於時未可似失

之

到還時則來非其義也引祭統以下證夏時未可封到還時則來非其義也引祭統以下證夏時未可治於來故得封也然迎夏往反暫時之事不應迎時未身雖不在遙封之皇氏以爲迎時不在至還時諸侯無在京師者言或則容有在者故得封也或可諸侯無在京師者言或則容有在者故得封也或可諸侯無在京師者言或則容有在者故得封也或可諸侯無在京司。 到還時則來非其義也引祭統以下證夏時未可封到還時則來非其義也引祭統以下證夏之時或無在京 到還時則來非其義也引祭統以下證夏時未可封

五年紀 安五十三 月令

金華應氏日樂記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諸侯故云今此行賞可也而封諸侯則違於古也

山陰陸氏日於天子言無不於說於相言無有不當常者自不容緩司馬法所謂賞不踰時是也始割耳要之其可以待時而賞特其功之常者其非質古之遺禮也蓋封爵以是時而出命而田邑至秋樂以賞諸侯而東郊亦順景風以行賞則疏封於盛

於朝恩及內臣也能之茅士封公侯伯子男之諸條新裁此先王於迎夏之後錫以與服賞公卿大夫士

亦言之法

及百姓也無不字承上二句言臣民皆服其行之當 物而與小人遂行而速自貴上逮下賤無壅滞焉忍 於外恩及外臣也慶者將以禮而 **而心說也** 錫君子賜者給以

新旨行賞封諸侯指臣慶賜指民無不欣悅兼臣民 總是天子體天道之長養而欣欣也

按此與立春之禮相同而稍略今猶有迎春之禮而 不復知有迪夏之說矣 迎夏祭炎帝祝融為是鄭

命樂師習合禮樂 調赤熛怒不可信

爬出許兌 老豆上 月令

r

陳注以將飲酎故也 鄭注爲將飲酎

廬陵胡氏曰習禮樂亦在學仲春習樂命樂正此命

樂師輕也

講義習之者欲禮樂之器用爲習熟也合之者欲禮

樂之器用為諧和也此特禮樂之文而己

舞蹈命樂師於孟夏之月講學而張習其禮兼卑而 新裁飲酎將行必用禮樂禮有威儀容節樂有聲音

豫合其樂則飲附之日自然禮序而樂和矣 一體體樂煩多習者開其儀文音節合者令其禮之 飲酎

儀度與樂之音曲相協合湊會使飲酎之日節奏動

作禮樂 如出 一嚇而不差也

側曰合禮樂者何樂時物之長而得其序也 新旨豫習故曰習兼舉故日合勿認作習禮合榮說

安昌台並言爲是禮樂亦並重當是習禮合之祭旨

欒合之禮

命大尉贊傑佐迩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稱必當其位

陳拄大尉泰官也傑俊以才言贊則引而升之之謂賢 良以德言遂謂使之得行其志也長大以力言王制言

執技論力舉謂選而用之也當其位者爵必當有德方

爬記詳說

个卷五十二 月介

位融业富有功之位也 鄭注助長氣也贊獨出也傑俊能者也逐猶進也一

九疏不云是月苔以承上是月立夏之交也至行舒 周公作月令未遍於古 王之官有司馬無大尉泰官則有大尉今俗人皆云 使順之也

出蘇奶灣其位皆立夏之日處分之所爲獨如立春 之後云命相不德施惠皆同時之事故不云是月也

或職卑位下故云遊賢良謂有德行傑俊謂多才藝 **贊是贊佐之義係**俊或未仕沈漪者故云出賢良

故鄉注鄉 大夫職 云賢者有德行者能者有道藝者

土

空司士司寇此殷制也周禮則有夏官司馬是三王 蔡氏辨名記日十人曰選倍選曰後萬人日傑 醫之三王不置也云秦官則有大尉者按漢書百官 有司馬無大尉按中候握河紀云舜爲大尉此堯時 司空公領三卿此夏制也按曲禮下云司徒司馬司 遍於古者俗人謂賈逵馬融之徒皆云月令周公所 表云大尉秦官是也云今俗人皆云周公作月合未 王之官有司馬無大尉者按書傳有司馬及司徒及 作故王肅用焉此等未遍於古古謂素已前不知三 子及毛詩傳皆三萬人爲英異人之說故不同云三 户文

雕記詳說 一卷五主 月令 王無大尉是未通於古經云舉長大者謂用長大之 土

以馭其貴有祿以馭其富焉故繼之以行爵出祿也 與此同意贊之遂之舉之不可以虚拘也則必有爵 人者蓋取人將以爲政故也王制言司馬辨論官材 嚴陵方氏日大尉卽古司馬也司馬政官必命之取 人故王肅云舉形貌壯大者舜爲大

廬陵胡氏日遂達也書顯忠遂良長大謂學長德大 焉固其序也

舒楊處行爵二句正所謂貧也遂也來也必當其位

新旨要看贊達舉等字正是廣於用人以順陽道之

舒密當有德之位解必當有功之位也且天子春始

出幣帛以聘名士禮賢者而已至此然後行爵出祿

者

形體 **郝解對遂舉皆薦揚意傑俊言才賢良言德長大言**

盡矣當傑俊之位始足以盡傑俊之用當賢良之位 新裁只看必當其位句流位不當則傑俊賢良長大 始足以盡賢良之用當長大之位始足以盡長大之 雖欲盡其才德力量而位不足以展布有用而不得 新沒事者也引而升之必得展其才焉賢良有德能 古秦官名是佐天子而用人者傑俊有才能爲國 此王者命大尉用人欲其得用人之體也大尉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三

月令

小之位祿之厚薄必當有功大小之位也曰當不難 焉此等人進必以爵禄富貴之矣當論其何者爲功 **贊之遂之舉之之公不負朝廷之厚意且膺錫賽賜** 為君民振善行者也擢而用之使得行其志焉長力 望大尉意也 **予之公益鼓賢能强勇之志而報稱不懈矣此天子** 何者爲德何者功德之大小爵之崇卑必當有德太 有力能爲國家禦外患者也選而用之俾得效其力

是貴其各當不可依 注當德當功之說

按大尉泰官則月令兼泰法可知泰尚武力故有舉 稱之助之之意 氏以體仁能元訓長作上聲讀尤創 長大之說胡氏學長徳大雖冠冕然不合時事 **贊之遂之舉之必加以爵職是** 贊不訓出是 馬

是月也繼長增高毋有場底毋起土功毋發大眾毋伐大 以功言分貼有據時講運言其各當亦通 層事非先贊遂舉而後行爵出 酸也 一爵以德言祿

陳注長者繼之而使益長高者增之而使益高壞墮則

龍記许成 《卷五士三 月介 菂

伐樹則傷條達之氣故亦在所禁一說伐大木謂於宮 傷已成之氣起土功發大眾皆妨蠶農之事故禁止

室 鄭注謂草木盛蕃廡 亦爲逆時氣 爲妨髓農之

末句亦為逆時氣

孔疏自繼長增高至毋伐大樹論順時生養不遠遊 施化當繼續長養之道謂物民長養增益高大之物 時氣事異於上故言是月也 是月草木蕃廡王者

謂勸其種殖

馬氏日 萬物所以 長而高者陽上達故也長之者天

> 可也欲其高則勿墮焉可也起土功發大眾伐大樹 地也所以繼長者人也高之者天地也 人也故由人終天地之功者此也欲其長則勿遠焉 所 17 增高者

削所以壞墮之也

辰發大眾則妨農桑之事而違其特伐大木則逆其 最旺之時也起土切則非所以滋土之氣而擴土之 **講義南方之火盛德在焉土之所怜以生者亦四季**

生理壞其成材故也

與高指草木言即已成之氣繼增二字要善看非質 新裁此先王於孟夏因發生之時而順物性之意長

雕訓評談 後ヨナミ 月市

去繼增也無有墮壞正繼之僧之也欲其長無壞其 傷若或繼續其不足而使之益長若或增益其不足 長之之勢欲其高無墮其高之之勢則已成之気未

而使之愈高也

者焉我則繼之而使之益長物有高者焉我則增之 發大眾則妨疑農之事故禁止之即伐大樹必傷條 其高則勿墮是所以繼之增之也非特此也起土功 而使之益高只是無有墮壞焉耳欲其長則勿壞欲 新旨是孟夏之月長養者予天輔助者予人物有長 達之氣故禁之使勿伐焉此皆順時而行長養之合

見起之伐之等件皆壞墮也 所以奉若天道也 **范看爲是不必依注妨蠶農傷條達如此分析不** 看得首兩句包得下三事都作

大眾然照季夏興土功下言起兵動眾當分言陳注 恐壤墮長高之意首二句亦似包下三句土功亦是 木言則無伐大樹正相應而起土功發大眾或亦是 **拨孔疏云長養長字宜作上聲讀長高泛言爲一截** 下二。可分三項船陳注當如此說依鄉注長高以草

是月也天子始絲 云皆妨農蠶玩皆字自屬兩樣

聽記詳說 卷五十三 月令

共

陳注絲葛布之細者

鄭注初服暑服

孔疏自天子始綸重毋休於都論天子初服暑服爲

勞農之時亦事異於前故復言是月

嚴陵方氏日絲以涼而可以御營表以温而可以禦 寒盂夏背暑之始也故言始絲盂冬者寒之始也故

言始表

暑而以葛之精者爲之於是如服絲焉是雖一服之 新旨是孟夏之月也暑氣發矣天子以服葛可以禦

間 寓 質 化 之 道 也

命野虞出行田原爲天子勞農勸民毋或失時

陳注失 時謂失農時

鄭注重敕之

廬陵胡氏曰勞其勞者勸其惰者

命司徒循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于都 陳注勉其與作於田野之內禁其休息於都邑之閒皆

恐其失農時也

鄭注急趨於農也縣鄙鄉遂之屬主民者也王居明

堂禮后毋宿於國今月令休爲伏

孔疏案地官遂人職云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

禮記許說 卷王十三 月令

遂之屬今云鄕遂之屬經直云遂屬舉遂以包鄕故 鄭五鄭爲鄙五鄙爲縣縣二千五百家鄙五百家是

嚴陵方氏曰野虞外官也故出行田原司徒內官也

鄭兼 云鄉也

故循行縣鄙以在外也故曰出以在內也故曰循而

已農亦民也然民不止於農以農營其事之勞也故 勞之欲民趨其事之樂也故物之皆欲無失其事而

已都者君子之所居鄙者野人之所居農以力耕而

無所獨矣故曰勉作也 養人則野入之事也禁之使無休于都則於農不能

馬氏日勸民則勸其為耕事者也命農勉 **両我殭之者勉也** 無所說子都者也彼欲爲而我道之者勸也非其志 作則勉其

者皆天子之民野虞位卑不敢自專其於農也 臨川吳氏日命野虞叉命司徒者由卑而尊也爲農 內官專掌農政故循行縣鄙以已命命農也 尊不敢自曠其於農也乃自己職命之而勉其作也 **展成謂祭統于嘗也出田邑孟夏封諸侯非古也葢 郝解野虞外官位卑故出行原野爲天子勞農司徒** 天子勞之而勸其民爾掌農者正地官之職司徒位 按鄭 但爲

雅記詳說

《卷五十三

ス

逸之意素人尚功何暇及此其非呂氏所獨創又明 然其書以農桑爲本無月不及農桑卽詩書豳 夏出秋收月令爲長大尉秦官也月令作於秦甚明 以月介爲素制耳然安知祭統之爲古與如以義貿 風無

新裁此王者於孟夏命官督農於內外見切於爲民 之意俱是夏耘時野處外官故命其勸農於外勤勞

乎耕耘者勞而勸之使益無失時也失時失耘時也 可徒內官故命其勉農於內偷逸於耕耘者命其勉 而作之使姊妹于都也勉作勉坛事也各下二句串

> 看須知勸內 者勸民之心宜其意於二官二官承其命而對之也 方來之氣也俱是巽八民心之語使之悅以忘勞之 之勤也勉者開導激勵令其悔已前之惰而作新其 勒者獎勒誘掖合其忘已往之勤而益鼓其将來 有勉勉內有勸不可直作命辭總是王

意

按諸家多以勸勉相配說然細玩文義上節言勸民 之勉民也勸勉並說稍差 下節命民勉作命字著力是命民勉力與作非司徒

是月也驅獸毋害五穀毋大田徹

殿記詳哉!

龙

東注夏第日苗正為驅獸之害禾苗者耳與三時之大 《卷五一三

凝白不同

孔疏自驅獸至寢廟論生長五穀麥成薦寢廟其事 鄭注爲傷蕃廡之氣

相類亦事異於上故更言是月

嚴陵方氏日四時四田夏日苗以其爲苗除害故也 故此言驅獸毋害五穀焉旣曰驅賦 而及日毋大田

獵者以雌可 田獵而不可大為之故也若私稱冬狩

則爲大矣

講義猛獸多害五穀故驅逐之使歸山林也醴蜡祭

迎虎而祭之爲其食田豕而去害稼之概也古者吞 盛之物故禁止之 蓋爲供乾豆資客充君庖之用也若大田獵恐傷蕃 **蒐夏苗秋獺冬狩難夏之時田獵之事有所不免焉**

新旨是孟夏之月也行夏苗之禮正以驅獸毋爲五 按二句乃相足之辭驅獸宜田而亦不可大田獵大 穀之禾稼害耳然亦不大為田獵恐其傷生育也 田棩則防害穀而反以害穀

展乃登麥天子乃以武賞麥先薦寢廟

陳注登升之於場也

卷五十三

神記詳說

月令

荢

鄭注登進也麥之新氣尤盛以彘食之散其熱也彘

嚴陵方氏日以強當麥者以水勝火也仲夏以雖嘗 黍香以木生火也仲秋以犬嘗麻者以金勝木也季 秋以犬嘗稻者以金合金也夫勝所以治之生所以

養之台所以和之故食齊得其宜焉

廬陵胡氏曰麥性蘊毒故王制薦麥以魚而此嘗麥 以既宣其毒也嘗穀必薦寢廟一食不敢忘親

新旨此時莎秋適至故農登之於場則足以續舊穀 之蓝而及新穀之五也天子乃以嚴管麥蓋麥為水

> 麥之熟氣使氣味相得焉然未嘗之先即薦寢廟雖 穀始熟之時生氣尤盛故以彘之水畜氣味之寒散

非正祭亦貴時思也

天子乃嘗麥非以農進麥於天子而當之也因嘗麥 按展乃登來是以農家言此是一截意因農登麥而

而薦寢廟非專祭

是月也聚省百藥膽草死麥秋至

陳注聚粲爲供醫事也靡草草之枝葉靡細者陰

類陽

云麥秋也

應能許說

月令

卷五兰

鄭注蕃無之時毒氣盛 曹 說云 靡草 齊華 魅之屬 主

孔疏自聚畜百藥至出輕繫論熱靜方盛可以聚蓄 百樂斷決小罪因斷之時崇尚寬恕事異於前故言

非一月之事故不言是月天子飮酎事之大者又異 之屬以其枝葉靡細故云靡草 於前故言是月,靡草無交故引養說以明之葶藶

是月蠶事既畢不言是月者以季春養蠶孟夏始了

嚴後方氏曰周官醫師掌聚病藥則孟夏蕃廳之時 夏則以蕃廡之時所可採者為多故也凡物感陽而 其可以不聚畜自藥乎然藥之可採者不必皆在孟

生者則强而立感陰而生者則柔而靡謂之靡草則 於時為夏於麥為秋放也猶季春之月非歲單之時 夏而成於秋而麥獨成於夏故於是月言麥秋至蓋 至陰之所生也故不勝至陽而死凡物生於春長於 也而祭義言歲既單矣者以赞歲之大功學於此故

也

以亭之故收敛在孟秋所謂亭毒亭之以温凉毒之 菱民得藥以 攻疾藥所以毒之故聚畜在孟 夏穀所 山陰陸氏日神農始嘗草木一日遇七十鏬得穀以 以素暑間之靡草者以其靡故至是而死禁邕曰百 1

記詳說

名コーニ

₫:

穀各以其似生爲春熟爲秋

屬陰以陽盛故死此時雖夏其珍則秋而告成矣非月也聚奋百藥為供醫事也靡草草之枝葉微細者 新旨此亦是驗已月之候不死不秋候未正也 麥秋至于

按聚商百聚截上言其當爲之事下言時物應其候

陳注刊者上之所施罪者下之所犯為者定其輕重而斷河刑决小罪出輕緊 不收緊也其有輕罪而在緊者則直縱出之也 施門也決如決水之決謂人以小罪相告者即決造之

> 今以純陽之月斷刑決罪與 毋有壞墮自相違似非 鄉注祭統日草艾則墨謂立 秋後也刑 無 輕 於墨者

孔疏引祭統以下者證此月不當斷薄刑 宜大有所施設故也 者對大之辭輕者對重之辭方正陽之月於陰事末 嚴唆方氏曰刑主國言罪主人言辩者對厚之辭小 決 小罪

出輕緊是亦仁義事乃所以繼長增高也且言麼苦 之類鄭氏引草艾則墨蓋非是然則: 山陰陸氏日薄刑謂若不應五刑其刑薄麗於五罰 斯蔣刑決小罪

記詳說

用命

《卷五十三

死麥秋至而後言斷溝刑決小罪蓋亦因時順 ₫:

氣

在必戮過今日便不可而曰必俟立秋可乎若夫大 云刑必秋冬亦不云夏不當刑也有大姦惡於此義 **廳陵胡氏日書明審用刑無若舜但云冊殺不辜不**

郝解薄刑 **鑫大惡可以議獄緩死則盛夏勿論可也** 可断小彩可決無沿湍也重罪繫者未可

新旨三何平看皆是恤刑意都是聖人對時長養之 釋輕繁者出之順長養之氣也

政 按陸氏以靡草死事秋王連下交為說或有放人得

經 97-376

也但言薄小輕者正以見不用重刑者全不用刑何以收麥之意不如照注及截 郊氏謂不當用刑非

十一也郊廟之服天子祭服也謂卿大夫之妻賤謂土妻長幼婦之老少也如一皆稅

祭服以助祭收以近郊之稅耳貴賤長幼如一國服於外命婦外命婦雖就公桑蠶室而蠶其夫亦當有鄭注后如獻繭者內命婦獻繭於后妃收繭稅者收

稅之時以受至多少為世之山齊至多則賦多桑少命婦獻繭乃收外命婦繭之賦稅以桑爲均者言收者謂后妃受內命婦之獻繭乃收繭稅者謂旣受內孔疏天子春養蠶此時畢了故云韃專畢后妃獻繭

之國服言貴

贱長幼出

繭稅俱以十

一等限齊同

氏云外命婦既就公家之桑而養蠶則繭當恐翰於 也雖就公桑蠶室而蠶其夫亦有祭服以助祭也皇 於夫凡是夫人不獻繭也云收繭稅者收於外命 則 者內命婦旣以獻繭更別云收繭稅故知於外 繭於王者祭義曰世婦卒蠶奉繭以示於君遂以獻 后妃啟繭恐后妃獻繭於王故明之也知非后妃獻 如一皆以近郊之稅十而 土之妻長幼 天子郊廟之服 赋 少贵 規長 訓 州老幼 2/1 內命婦獻繭於后妃者以其經 如 無問貨賤長少出之時齊同 者貴爲公 稅 也所 卿 稅之物以 大夫之妻賤 命婦 供 妕 給 謂 云

融記詳說 公

作工二 月合

<u>.</u> :

裁師云近郊十一公桑在國北近郊故知收以近 之但稅寡少故云收以近郊稅耳知 者沒其大亦當有祭服官家所給故輪繭稅以 以助王祭故令繭得自入以供造也今謂夫助 服爲之息國 蠶室而 驗 既是官家之桑繭應全入於己所以 服當公家所爲故禮再命受服言外命婦雖就 公所以惟皆稅其繭餘得自 云贵贱長幼 服 如 (او الأر 虱 國家真風 服 同者系泉府 派 入者以其夫當有祭服 事在上各有等限部 收以近郊 云凡縣者以因 祭之 殺者 供造 有 郊

云國 服 同其爱桑 則貴賤 买 也 贵 者桑多城者桑少

為皆計繭為稅十一之稅

爲人功之至不至我不爲之增損焉則亦勸其動而 **寡厚**蒋則人功 馬氏曰以桑爲均則上之所征 存焉以桑爲均則視其地守而 者地守也其 收 已基 有多

· 己 我 悔則 獻 於 王 矣 鄭以 祭義 云 世 婦 奉 繭 以 示 處懷胡氏日鄭謂后妃受內命婦獻繭非也據 子尊於后妃若諸侯與夫人體敵也不可以為比又 於君遂以獻夫人是夫人不獻故云后亦不獻案天 經 云

禮記詳說 念下上 月令

祭義云世婦獻繭於君則夫人不可獻也此不云 婦繭稅案內宰職后 婦獻繭於 天子則后 妃自獻無 妃帥外內命婦蠶則繭稅亦內 疑也 鄭叉謂收外命

外均何处外命婦 说河以桑爲均蓋內命婦即九嬪三宮世婦等原不 下主內外事者王后也獻繭受內命婦所獻者有飾 新裁孟夏之月內外命婦皆畢懿事矣后妃二字員 以副韓禮以少年意乃收三句受外命婦所獻者繭 論分則受桑無多寡故不行 大夫士之妻因分受桑有多寡故因桑收繭亦有多 什一 之法外 命婦 則

> 待內外命婦之等意王后收此內外之繭稅 精誠以格天親 服后妃受內外命婦之獻繭而爲之此是合眾人之 祭天廟而祭祖之服蠶事所繫重矣 哉將朱綠之玄黃之以爲黼黻文章以給天子郊 **貫賤年有老少而取稅之法皆以什一為準此 寡多則** 稅其多之什 少則 稅其少之什 見得天子祭 、將何以 雖 亦見 分包 丽

新旨獻繭是一事收繭稅三句是一 事如 Œ 是均

按本文云后妃獻繭而解者謂后妃受內命婦所獻 月令

卷五十三

老

說不 其十之九各為私用以供其夫之祭服再命受服之 妻以公桑養蠶所得之繭稅其十之一以奉后 之繭語氣似拗故有獻繭於王之說內命婦是官中 多寡而稅其繭之十一想當時桑若干繭若干有定 人無私用其繭皆獻於后妃外命婦是卿大夫士之 数故云均 用 外命婦有貴賤長幼皆不論但論其受桑

是月也天子飲酎用禮樂

注重酸之酒名之日酌稠酸 用 禮樂而飲之蓋盛會 也 之義也春 而造至此始

言用禮樂互其文 羣臣以禮樂飲之於朝正寫卑也孟冬云大飲烝此 鄭 注 耐之言醇 也調 重 磩 之酒 也春酒至 此 始 成與

新

裁此

王 一者因

時舉燕臣

之典而

必文之以禮樂意

禮樂明孟冬亦用禮樂故云互其文 謂在廟祭而獻酎與此別也孟冬云大飲烝此言用 孔疏酎音近稠稠醴厚故為醇也詩豳風云爲此 酒至此始成以用禮樂故飲之於朝正尊卑故左傳 云朝以師長幼之序若漢嘗酎及春秋見於嘗酎皆

以進眾物故也惟其進眾故謂之大飲烝焉凡燕樂 嚴唆方氏日孟夏之飲酎則以春作之事畢 而蒸聚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三 月令

亖

則必用禮樂差於此特言之者以用之於是爲盛故 **心飲酎如此則飲烝從可知也**

觥則在朝者也漢酎祭獻金宣亦在廟矣此天子飲 者也強詩日為此春酒以介眉壽濟彼公堂稱彼兒 馬氏曰鄭人謂晉侯曰見于嘗酎與執燭焉則在廟

皆在廟祭而獻酎食貨志云附飲酒亦於廟然 盧陵胡氏日漢嘗酎及春秋襄二十二年見于嘗酎 此不

酎用禮樂宜亦在朝矣

抽 云獻酎祭廟而云飲者蓋夏月時祭用酎常禮也祭 一則飲 故不云獻

> 醴 記詳說

《卷五十三

月令

君樂也兼聲音舞蹈說用禮樂雖是表其盛然亦有

盛典也此舉略去勢分情意流遍不用禮樂則

無以

羣臣蔣飮之君爲明主臣爲嘉賓蔼然明良合情之

春進夏成重釀之酎當孟夏則耕蠶已畢天子乃與

表其盛故即其命官合習而用之臣稽首成禮君答

拜禮臣禮也兼文儀度數說君鹿鳴悅臣臣天保祝

協之中和不流不亂意益見明良喜起交孚處 此

見君臣愛勤焦勞一歲情意鬱而不舒至此時

欣暢之極矣君臣聚飲交暢其懷其醴度嘉贶閒

弐

禮樂而和且 臣心襄先有一和序在矣用禮樂以宣洩之非全靠 序也是飲也固君臣之元氣焉而神氣

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四鄙人保 不便添出

按本文只言飲當主燕樂說以在朝為是祭畢而飲

亦震制矣

陳注申金之氣所泄

鄭注申之氣乘之也苦兩白露之類時物得兩傷

金氣為害也鄙界上邑小城日保

孔疏苦雨數來天災五穀不湿地災四鄙入保人災

按苦雨之為害者滋謂茲長二句相因爲秋氣雨多 傷寒也

冬令則草木蚤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

陳注亥水之氣所傷也

鄭注長日促 亥之氣乘之也

孔疏草木蛋枯地炎後乃大水敗其城郭天災此

共為一事也

春令則蝗蟲為災暴雨來格秀草不實 按冬氣所傷故枯大水敗城郭連

記詳說 《卷五二

春之令故感召災異如此四鄙四面邊鄙之邑也保與 陳注寅木之氣所淫也以孟夏之月而行孟秋孟冬孟

堡同小城也入保入而依以爲安也格至也 鄭注寅之氣乘之也必以蝗蟲爲災者寅有啓蟄之

不得成也

氣行於初暑則當蟄者大出矣格至也

氣更生之

扎疏蝗蟲爲災及秀草不實地災暴風來格天災也

嚴陵方氏日陰氣之所召故苦雨數來謂之苦則以

海備而爲人之所苦故也與詩所謂甘雨異矣夫面 固足以滋玉穀然至於苦則適所以傷之故言五穀

新裁大意同前任與未合故日月會於鶏首之次也

以冬德之所在故也堪之爲蟲殘物之末不傷其本 若是而已感蕭殺之氣故草木蚤枯大水敗城郭則 則象秋氣之勉藏故也以至季夏季冬所言其義亦 末而已春於方為東東方生風故暴風來格秀草不 春則木盛之時也故行春合則蟲之為災者特殘其 按三句三意 實則以盛於末故也 秀草不實謂草雖秀而不實也容氣

邑之在外者保則城之在內者人自外入內而爲害

不做也四部入保者與莊子言小國入保同義部則

體記群說 故秀非時故不實

《卷五十三

月令

풀

仲厚之月日在東井昏元中旦危中 陳注東井在未鹁首之次 鄭注仲夏者日月會於鶉首而斗建午之辰也

度中元語麻五月節日在井三度昏角十度中且危 孔疏案三統麻五月節日在井十六度昏氐二度中 十一度昏房二度中去日一百一十九度旦奎十一 去日一百一十九度且室三度中五月中日在井三 七度中五月中日在井十八度昏氐五度中旦室

其日丙

陳注熱賓午律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 鄭注義賓者應鍾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六寸八十 孔疏應鍾律長 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上生裝寫 十七分寸之二十則爲八十一分寸之六十其整寸 分寸之二十各三分之則一寸分爲八十一分也二 三分益一取應鍾三寸更益一寸爲四寸其二十七 爲八十一分又以六十分益之總爲一百四十一 分寸之二十六仲夏氣至則裝賓之律應 え ヨーミ 月

之爲寸除八十一分則一百六十二分爲二寸益前 寸八十一 分寸之二十六也 四寸爲六寸餘有二十六分不成寸故云裝割長六 百四十 一分總為一百八十八分是為積分之數除 分更三分益一一分有四十七更以四十七益前

七音之律故黃鍾爲宮大蔟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 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辰天黿 長樂陳氏日由殷以前音不過五至武王伐殷歲在 徵南呂為羽應鍾爲變宮裝賓爲變徵此音所以有 自鹅及駟七列南北之擬七同於是以聲招之而有

> 陽教賓變陽而至於陰此應鍾教賓所以爲變也 七也應鍾陰之終蕤賓陰之始則應鍾變陰而將之

小暑至螳娘生鵙始鳴反舌無聲

陽時得時則與背時則廢疏又以反舌爲蝦藍未知是 物皆稟陰陽之氣而成質其陰類者宜陰時陽類者宜 陳住此記午月之候小暑暑氣未盛也螳娘一名蛎父 名天馬言其飛捷如馬也鵙博勞也反舌百舌鳥凡

否

舌鳥

3

記計說一人卷五十三 南謂之蟷孃三河之域謂之螳蜋燕趙之際謂之食 云其子名蝉蛸則螵蛸故云螵蛸母鄭志云譚魯以 孔疏案釋蟲云不蝸蟷蟆其子蜱蛸食人云不蝸名 蟷孃今之螳蟆也孫炎云蟷蠰螳蜄一名不蝎李巡 哪注皆記時候也螳蟆螵蛸母也鵙博勞也反舌百 月令 量

昔於長安中與書生數十共往城北水中取蝦墓層 勞者詩云七月鳴赐箋云伯勞鳴將寒之候五月則 **庵齊杞以東謂之馬穀然名其子同云螵蛸也云博** 故謂之反舌過卦驗曰博勞鳴蝦茲無聲又糜信云 [地晚寒鳥物之候從其氣焉云百舌鳥者礤云

性自然不必為反舌也 時候言之今人識之故不從緯與俗儒也或蝦蘇舌 **舌反舌鳥春始鳴至五月稍止其聲數轉故名反**古 誠如緯與子言為蝦蟇五月中始得水適當聒人耳 何反無聲此者著特候今猶昔也是以 **視之其舌反嚮後** 如此鄭君得不過乎蟜 知蝦蟇非反 夙 問

嚴陵方氏日暑極於季夏則進未極之時尚爲小矣 或感微陰而鳴焉反舌蓋百舌也以能反覆其舌而 為百鳥語故謂之反舌然其鳴也威陽中而發故感 **萨尔此言小暑螳蜋鵙皆陰類也故或感後陰而生**

月令

蓍

徽陰而無聲焉

記辞說 人名王二

乎形者也鵙始鳴則慝之有聞乎聲者也反舌無聲 馬氏日是月也一 **吟**生 而愿作螳蜋生則處之有見

則以陽敷而作者以陰收而息

山陰陸氏日無聲非不鳴也雖鳴無聲

新旨首句是候之見於時氣下三句是侯之見於時

按百舌以鳥爲是

食菽與雜其器高以麤 天子居明室大廟乘朱路駕赤縣載赤旂衣朱衣| 爆釜

> 原注 明堂大廟南堂當大室也

陳注壯謂容體碩大者佼謂形容佼好者擇此類而養

之亦順長 養之令

鄭注助長氣也

孔疏壯謂容體盛大佼謂形容佼好以盛夏長養之

時故養壯佼之人助長氣 也

嚴峻方氏曰萬物生於春而長於夏故於形色如此

先王裁成之道亦養之使成而

山陰陸氏日夏養壯佼冬養耆老可知蓋大化有

記群說

《卷五十三

月令

爭

生色質筋鍾磬柷敔 是月也命樂師修鞀鞞鼓均琴瑟管蕭執干戚戈羽調竿 接養壯位與前月舉長大同皆秦俗所爲

新旨養之亦是備用意不是徒養之而已

春生夏壯佼秋老冬死亡

陳注凡十九物皆樂器也鞀鞞鼓三者皆革音鞀卽鼗 也轉所以裨助鼓節琴瑟皆絲音管簫皆竹音管如遼 而小干哦戈羽皆舞器干盾風斧也竽笙竾皆竹音竽

管中之金薄錄也竿笙竾三者皆有數也鍾金音磬石 三十六簧笙十三簧笹即篪也長尺四寸簧笙之舌蓋

學調者調和音曲飭者整治之也以將用盛樂雩祀故 音机骇皆木音柷如 離備之 敔以節樂之終修者理其弊均者平其聲執者操持習 漆 桶 敌狀 加 伏 虎柷 以合樂之始

習其事之言 鄭注爲射大雩帝習樂也修均執調飭者治其器物

爬記詳說 鼓神祀之屬是也劉熙釋名云鞀導也所以導樂作 孔疏鞀字或從兆下鼓案周禮小師注云錢如鼓而 旁應鞞之屬也鞞鼓者則周禮鼓人職掌六鼓雷鼓 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鄭注詩云小鼓在大鼓 《卷五十三 月令

神神也 樂云大瑟謂之灑孫炎云音之變布如灑出郭景純 三尺六寸六分五硅劉熙釋名云施莊張之瑟者釋 者釋樂云大琴謂之聯孫炎云聲留離廣雅云琴長 神助鼓節鼓廓也張皮以冒之其中空廓

醫音點郭景純云管長尺圖寸併漆之有底質氏以 云瑟長八尺一寸二十七弦管者釋樂云大管謂之 爲如篪六孔鄭注周禮云管如遼而小倂兩而吹之 簫者釋樂云大簫謂之言郭景純玉編二十二管長 劉熙釋名籲肅也干盾也戚斧也戈鉤孑戟羽鳥羽 《四寸鄭注周禮簫編小竹管如今賣鉛餳所吹者

> 四寸圓三寸一孔上出寸三分名翹橫吹之廣雅云 者釋樂云大篪謂之近郭景純云篪以竹爲之長尺 管端大者十九篑釋名云笙生也象物出地所生筬 三簧釋樂三大笙謂之巢郭景純云列管瓠中施 六簧釋名云竿行也其中行空笙者鄭注周禮云十 八孔 **省云黛空也內空受氣多譽者釋樂云大磬謂之磬 愛兒順賃者学座之舌也氣鼓之而爲聲釋名云箭 神仏於骨頭横尨之鍾者案釋樂云大鍾謂之錦標** 禮 羽 鄭司農注周禮云篪七孔釋名云篪嗁也聲如 無皇舞之屬是也等者郭注 周禮 云竽三十

雕記辞說 卷手三

美

耄

之言也 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 止者其椎名敌者釋樂云所以鼓敌謂之鎮郭景純 育算以玉 者調和晉曲 云敌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组鋙刻以木長尺爍之 釋樂云所以鼓柷謂之山郭景純云柷如漆桐方 修者修理舊物 石為之釋名云磬磬也聲望磬磬然柷 伤者整預器物故言治其器物習其 均者均平其聲執者操持營爲調 椎 柄 連底撞之令左右擊

以使平調之所以使和執之所以待用鞀鞞鼓之與

嚴陵方氏日修之所以使治飭之所以使正

一均之所

於發干成戈羽則舞器也此皆管也聲在中故謂之實膩植實於柳竿笙植實。金也磬石也琴瑟者絲也祝我木也管簫竽笙竾箕馬氏日鞀轉鼓革也兆奏鼓者鞀也應聲者鼈也鐘

欲樂之和氣盛則天之和氣亦盛酸而為兩者足以之所為足以鼓動天地之和者也並用盛樂所雨者

禮部部說 《卷五十三月

修飭不在聲音上只是整理其器耳要知專為斷穀

吁嗟求兩注春秋者以雲為遠謂遠為百穀求雨非

大夷歌哭而請歌哭則吁嗟之類旱又是大城故須

新目首節是豫備作樂之點下二節舉行專配之禮

而設然零配不遠行故先有山川百獅等命雩配欲

遍行故又有百縣等命

対応をデビリー可能で撃機の備之

应有可為民所祀山川百原大写帝用盛樂 中有可為民所祀山川百原大写帝用盛樂 先河後海示重本也写者吁嗟其聲以求兩之祭周禮 先河後海示重本也写者吁嗟其聲以求兩之祭周禮 陳注山者水之源將欲疇雨故先祭其本源三王祭川

中嗟求雨之祭者以雩音近吁又女巫職云凡邦之自鞀轉至柷敔皆作曰盛樂凡他雩用歌舞而已自鞀轉至柷敔皆作曰盛樂凡他雩用歌舞而已自鞀轉至柷敔皆作曰盛樂凡他雩用歌舞而已以將欲雩祭故先命有司為献祀山川百源村縣。四月純陽用事故云陽氣盛而恆旱故者為民所穀後天子乃大雩天帝用上鞀轉之等故者為民所穀後天子乃大雩天帝用上鞀轉之等故者為民所穀後天子乃大雩天帝用上鞀轉之等故者為民所穀後天子乃大雩天帝用上鞀轉之等故者為民所穀後天子乃大雩天帝用上鞀轉之等故者為民所教養。

之大皞配靈威仰炎帝配赤熛怒黃帝配含樞紅少 故雩五精之帝以自外至者無主不正當以人帝配 雩是祭天當從陽位以五天總祭不可徧在四方故 够配白招拒顓頊配汁光紀故云配以先帝也云凡 知在南郊也以春夏秋冬其成歲功不可偏祭一天 鄭義也云雩帝謂爲壇南郊之旁雩五精之帝者以 他零用歌舞而已者案女巫云早联則舞雩是用歌 舞正雩則非惟歌舞兼有餘樂

禮記詳說 — 良樂陳氏日 禮有先其大而後其小者亦有先其小 而後其大者先其大而後其小者異尊卑也給而後 《松五十三 月令

쭈

敬文也智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類宮晉人 時終郊而後三堊之類是也先其小而後其大者致 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是也二者之禮雖殊 百縣雲配此異尊卑之意也詩稱春夏斯穀于上帝 百源然後大學帝此致敬文之意也大雩帝然後命 其所以爲寧尊則一而已月令仲夏爲民所 舞師掌茲皇舞帥而 春秋稱龍見而雲則四月也而月合則以仲夏周禮 펡 邦之大或歌哭而請舞與歌哭非盛樂也 以盛樂蓋泰制與古異也此龍見而等者常也問 舞旱啖之事女巫旱啖則舞雩 祀山川 丽 月令

> 嚴陵方氏日此言大響帝後又言大饗帝何也蓝雩 春秋之法書大事書大雩者蓋亦言大以見小也 以陽窮於戌而歲功之終也所以報歲之功而已零 所以斯也餐所以報也所必於仲夏者以陰生於午 帝也唯饗於帝然後爲大饗 而物成之始也所以祈物之成而已報必於季秋者 大雩山月合言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小雩也考之 不必皆於帝也唯雩於帝然後爲大雩饗不必皆於 **層言早嘆之事而不言時所以待變也所穀于上帝**

記詳說

《卷五十三

廬陵胡氏曰春秋雩二十一 無書四月雩者以其正

新裁盛樂旣備雩祭可行矣然而不發動水之本源 月此五 月非矣

爲民所祀山川百獂而後大雩上帝爲舉大樂之洋 則山澤之氣不逼而雨之降無自必於是先命有司

聲之吁嗟哀而求之復以樂聲樂舞交錯而達之蓋 動足威天心者合併而用之敬享之閒旣以人

欲以 顧天之誠使雨澤之時若耳

按百源即在山川內包山者水之源水出即爲川也

乃命百縣零配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而穀寶

里

陳注百縣畿內之邑也百辟卿士謂古者上公句龍后

子雩上帝諸侯以下雩上公周冬及春夏雖早禮有 中而旱亦修雩禮以求兩因著正雩此月失之矣天 鸍無雩 **博白龍見而雩雩之正當以四月凡周之秋三月之** 鄭注百辟卿士古耆上公若句龍后稷之類也春秋

紀詳說 等生存之日能立功有益於人者 百縣謂諸侯也命此諸侯以雩祀古之百辟及卿士 孔疏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土者謂天子旣雩之後 卷五十三 月令 云百碎卿士古

貴神是身為百辟及為卿士案左傳有社稷五官令 者上公句龍后稷之類也者百碎則古之上公則國 直云若句龍后稷不云句芒蓐收之等舉有益於民 王朝卿士兼帶上及之官故左氏云封爲上公祀爲 語絲爲崇伯而禮記祭法有祀之文社稷五祀雖爲

故此

壽者不雩僖公二年冬十月及三年春正月夏四月

經云乃命百縣所祀山川百源始大雩帝是也

親行未大雩之先必命配山川百源乃雩配之惭也

既大雩之後又命配百母卿士又等配之編也山雕

天子繭九州山川諸侯膊封內大夫繭所食邑又僖

公三時不 雨帥羣臣薦山川以過自藏凡雩必先讀

功之顯者言之

零之與禱所以異者老吳郵設云

之縣內者以此百辟即諸侯也卿士即六卿也百辟 **崩方之渋計之千里之畿道百縣矣王制謂之天子** 嚴陵方氏日百縣謂畿內之邑天子之縣方百里以 直為蔣祭不爲等以非雩月故不 **祈者眾矣故以穀該之天子之雩及於上帝百縣之 新穀貨也季春之新賞為麥而已至此又新寶則所** 卿士生有益於民者死亦有益於民故命雩祀之以 雩止於百碎駒士此重輕之別也於百碎駒士言亦 穀實則弯帝之所所及可知矣

馬天ヨ山川百源則氣之所鍾也百碎卿士則有功

麗託許該 烈於民而在配典者皆與祭焉則所以為民而敦資 《卷五十三

型

者靡神不臻矣

必用樂故首節豫備作樂之器樂備則體可行故下 以求兩之祭五月陽氣盛而多早故考配將來考配 新裁此總言仲夏雩祀之禮凡言雩者皆吁嗟其聲 舉等配之醴通以犬雩帝二句爲主大雩之鸍天子 那解諸侯不敢雩上帝故雩百辞 卿士之有益於民

若百源百辟不用樂矣 民者故皆配之而穀實總頂欲上帝羣神之獸佑也 蓋食乃民之天而穀之實由於雨雨降於天而羣种 **亦有力焉故雩祀而又徧祀之也用盛樂只用雲帝** 百源亦能與雲兩以路數者百辟等古先之有益於

按山川百源有司配之大雩祭天天子親配百辟卿 **而穀實雖連百縣爲說實過結上節** 土是古人在其地者諸侯分配之配醴極其周至以 秦分郡縣百

縣亦是素制

是月也農乃登黍天子乃以維賞黍羞以合桃先薦寢廟 摩記誌談 | *卷五十三

博主以內則之維爲小鳥此維爲雞未詳孰是各桃櫻 陳往今用登麥穀例移農乃登黍四字在是月也之下

孔疏柔是火穀於夏時與雛同薦之如鄭此言則柔 鄭注登進也 也必以黍者黍火穀氣之主也含桃樱桃也 此嘗雛也而云以嘗黍不以牲主穀

非新成直取舊黍故下孟秋云農乃登穀注云黍稷 於是始熟明仲夏未熟也於氏以為此時柔新熟今 獨差合株者以此果先成異於餘物故特記之其實 蟬鳴黍是也非鄭義也案月令諸月無薦果之文此

諸果亦時薦

菽之食則又日雞者日之所食為常時之所嘗為暫 嚴峻方氏日 者難以難爲美故也若羊之類則以大爲美爾於配 雌蓋雞也以呂氏春秋見之必謂之雛

進之可羞於王公

朱櫻也以其受含陽之色故以含陽之羞者以美物

固不能無貴賤之別也亦見孟夏以茲嘗麥解含桃

馬氏日黍火穀也膳食之節或順所養而勿逆焉或

制所勝而勿過焉乃所以爲利 也

新旨先薦寢廟者何時思之孝也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三

月介

是月也黍已熟

矣農乃登之於場天子乃以維爲配以含桃爲蓋然

必先薦夫先祖之寢廟而后敢自嘗也

熟然嘗陳黍亦不合或有早熟者如俗謂麥爭場之 按黍爲主雛配之鄭不以牲主穀說好孔以爲黍未

合民班艾藍以染

陳在藍之色青青者赤之母刈之亦是傷時氣

鄭注爲傷長氣也此月藍始可別夏小正日五月啓

灌蓝蓼

孔疏別種藍之體初必叢生若及早栽移則有所傷

損此月藍旣長大始可分移而散引小正啓灌藍敦

者證灶月養藍熊氏云灌謂叢生也言開闢此叢生

藍蓼分移使之稀散

也 殿陵方氏日藍可以染声仲夏方灌之時未宜艾故

新旨以下六節前三節禁民傷於時氣後三節行政

順乎時氣

毋燒灰 按監所以染但禁非時之艾

心記詳說

陳注火之滅者爲灰禁之亦爲傷火氣也

《卷五十三 月令

黑

鄉注為傷火氣也火之氣於是爲盛火之滅者爲灰

嚴陵方氏日燒灰者燒物以爲灰也

按燒灰处用火或是火盛之時不可輕擊火令人燒

灰淋水以洗布故與暴布連言之

毋暴布

陳注暴暴之於日也布者陰功所成不可以小功干盛

鄉注不以陰功干大陽之事

嚴陵方氏日布雖名以陽之道然陰功之所成爾暴

謂暴之於日也暴布則以陰功干大陽之事矣

見有干犯處 按陰功干陽之說不可解今人夏月髮布以爲常至 多陽盛損布故戒之大抵暴布取其際自而布不能 古皆麻布利用漚暴想夏月暴者過

門間好閉

陳注一則順時氣之宜通一則使暑氣之宣散

鄉往順陽敦經不難物合下

孔疏門謂城門閭謂二十五家爲閱

禮記詳說一卷五十三

関市姓衆

陳往索者搜索商旅匿稅之物蓋當時氣盛大之際人 月令

硻

君亦當體之而行寬大之政也 以遊征稅是月從長之時故不搜索其物 鄭注閘市毋索者關市停物之所商旅或隱藏其物

按毋閉取宣過之意此毋索當與上同意蓋有所索 則必有禁阻毋索則聽其往來

心也

馬氏日門問冊閉利宣也開市研索不恃察以窮民

楚連囚盗其食

則不如是益其食者加其養也 陳注挺者拔出之義重囚禁繫嚴密故特加寬假輕囚

鄭注 挺獨範也

前言出輕繫此言挺重 嚴度方氏日挺重四益其食以暑氣將盛故與貨之 囚之飲食義當然也能氏以爲益羣臣縣食其義非 孔疏益其食挺重囚 囚言囚則繫可知挺其囚則獨在所繫也故言益其 連交鄭叉無注皇氏以爲 囚何 挺亦出也言緊則不必 增温

藤記詳說 卷五十三 月合 於比別季則繁騰駒班馬政 馬氏日 挺重囚益其食不以其罪廢不忍人之政也

神記詳說 卷五十三

哭

周 腾躍之點者止其踶囓也班布也馬政養馬之政合也 陳注季春遊牝于牧至此好孕已遂故不使同羣拘絷 禮国人用 師所寧

孔疏 教以阜馬俠特教縣攻騎此之謂也問 馬政謂養馬之政教也度人職 鄭注孕妊之欲止也 **豊云二歳日駒三歳日縣玄請佚者用之不使甚勞** 十六匹 叉阜馬 传特教 馳攻 有二 · 廋八職日掌十有二 閉之 政教 案校人職 云天 閉諸侯六開大夫四 爲其壯氣有餘相踬齧也 、駒注 閑 日掌十有二閉之政 云阜盛壯也鄭司 毎閉馬有 馬龍 也注 特 百

> 安其血 繁腾駒者所以防其相 嚴陵方氏曰遊牝別羣者以陰生故不欲秏陽也 也班其政夏固宜矣周官馬職皆列於夏官者亦此 莫不有政焉故班之也班 矣前言馬而此言駒者繁王於駒則馬可知前言牛 其屬廋人之寧其閑以至圉 者若周官極馬之筋其節巫馬之治其疾校人之雖 **河此不言頓者以牛性** 夏別其羣季春合累牛騰馬至仲夏黎騰駒固 氣也發號始乘習之及騎縣其 **赈酱也季春遊牝於牧至仲** 順無事子絷之故也班馬政 則制而分之數且馬火遊 師之所敍圉人 派醫者 八之所護 所宜

則

禮記訴說

《卷五十三

月合

之意然於季秋又言之何也蓋夏之政則以養爲主 秋之政則以御爲主義於夏然後成於秋成於秋然 兇

後可以 御故 也

矣此自然之理 山陰陸氏日游非牝之正言游牝則牡可知則繁腦 腳爲將乘匹故禁之蓋當是時壯者倦游而少者作 也

躍者繁繫之恐觸至牝 那解馬牛季春游牝於牧至是好故別共羣馬駒騰

月也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 按游牝二字承前交训向之游 化今則別群也

陰氣而已成者死此死生分判之際也 **渊矣此陰陽爭辨之際也物之 咸陽氣而方長者生** 陳注至췱 極也夏至 日長之極陽显年中 ሰ 微陰形 咸 重

孔疏長至者謂此月之時日長之至極大史謁刻夏 鄭注爭者陽方盛陰欲起也分猶半也

曼者生感陰氣成者死故於夏至日相與分也 分者分半也陰氣旣起故物半死半生蔡云威陽氣 至暨漏六十五刻夜漏三十五刻是日長至也死生

倏生於午而其氣促故畫刻少而浸短以陰生於午 嚴陵方氏曰陽生於子而其氣舒於監刻多日浸長

羅記辞說 卷五十三

則陽極於此故仲夏言日長至 易争者以陰方來而與陽始遇遇故爭也仲冬亦言 景丈有三尺 以為長 短之 極則與 此異矣蓋刻之長 按風陽氣而方長者生不可勝數感陰氣而已成者 短由日出之早晚景之長短由日行之南北故也陰 而在東井其景尺有五寸冬至日極南而在牽牛其 此然而以刻數之則如是爾以景量之夏至日極北 **既**生則萬物向乎死矣故死生之理於是分也 之青以陽方來而與陰遇故也陽主生陰主死微陰 故仲冬言日短至所謂冬至夏至者其名蓋出於 陽生於子則陰極

死如靡草死之類是也或以爲陽死陰生陽豈可謂

節耆欲定心氣

陳注齊戒以定其心掩蔽以防其身毋或輕躁於樂動

毋或御進於聲色薄其調和之滋味節其諸事之憂飲

凡以定心氣而備陰疾 也

進猶御見也聲謂樂也易及樂春秋說夏至人主與 鄭注掩猶隱翳也躁猶動也今月令毋躁爲欲靜

胆記 詳 説

羣臣從八能之士作樂五日今止之非其道也 月令

《卷五十三

其氣異此時傷人 微陰扶精 不可散

孔疏蔡氏云君子謂人君以下至在位士也齊戒所

旣不顯露又不得躁動宜靜以安萌陰也鄭引今月 始荫故君子居處不顯露恐干陰也毋躁者躁動也 以敬道萌陰也處必掩身處猶居也掩隱翳也陰旣

麗之事爲助陰靜故止之無或進者進御見也旣止 **合毋躁爲欲靜欲靜則毋躁之義止聲色者歌樂華**

聲色故嬪房不得進御侍夕也亦爲微陰始動不可 動於陰事也茲云方齊戒故止色內御之屬勿或有

案易緯通卦驗云夏至人主從八能之土

腾記詳說 卷五十三 月令

₹

皆主於心而已故節耆欲所以定心氣味而致和則或昏憤其志意也言發乎外欲動乎內則曰味和謂致五味而和之蓋方齊戒之時茍厚滋搖其精故戒之也薄滋味者主物言則日滋主人言

正中和調變之至埋哉日不宜止聲若是則陽宜恬養而陰不宜定成豈靜其殺鄭氏據易緯云夏至人主從八能之士作樂五無解陽生固貴安靜以養其和陰生亦宜安靜以平

主下都是齊戒的條件掩身為一事毋躁句為一事新裁此君子全養身之道以爲陰疾之備意齊戒爲

矣是以未定之前諸事皆不可忽

鄭注罪罰之事不可以問令月令刑爲徑

晏安也

定心 之調陰氣也齊戒以一其內掩蔽 之氣所以就是養氣的工夫 夫亦從齊戒爲本定心卽是還吾心本來這段請明 其定如此則陰疾不得以干之也 節其諸事之愛欲以禮義制心復其本然之氣而得 慎而毋躁聲色則止而毋進滋味 **上聲色二句為一事滿** 即以養氣定氣即以平心還重心爲主所以工 滋 **体鸡** 事末 則薄 以防其外舉動 心氣不可分屬 而母致其和 旬 總頂君子 É

融記詳說 卷五十三 月介

按陳注末云凡以定心氣是總承語氣但節耆欲與

似是如此,致和者極致其調和之美也,一方之即所以節故末收之曰節者欲以定心氣変氣止聲色薄滋味相對言而聲色滋味即者欲也止之

百官師事發刑以定晏陰之所成

道靜故云晏陰及其定而至於成則循序而往不爲災能致災咎此陰陽相爭之時故須如此謹備旻安也陰之事皆止靜而不行也凡天地之氣順則和競則道故陳注刑陰事也舉陰事則是助陰抑陽故百官府刑罰

經 97-391

季

陰稱安

拟生之終以成之故曰成也列于所謂晏陰之閒時 然用刑則動而有爲免故君燕息安養以定屡陰之 嚴陵方氏曰毋刑者不欲動而有爲也刑雖陰之事 所成也陽造始而爲早陰代終而爲屡故曰屡陰始 云曼爲以安定陰陽之所成非鄉旨也 不清靜則微陰與人爲病故須定之王肅及蔡氏皆 息之事以正定身中安陰之所成就謂初感安陰若 孔疏上從君子齊戒以下至無刑以上皆是清靜

融記許說 **雕獎而義亦同**

卷五十三 月令

番

金華應氏日晏安也安那之陰也陽生固貴乎安靜 陰定其所成者聽其自來逆而 助之必受其傷 **都解毋刑亦恐助陰也晏安靜也陰道尚靜故云晏** 而陰德本靜尤不可有所變也

等成體罰惡爲睽人身之疾天下之災皆陰之侵腸 罰末句總頂推其故見順成倏道意五月六陽極而 新裁此君子順時養陰之道言君子百官份躬而省 所王定心氣不使陰疾之干止刑罰不爲陰事之擾 一峰主人之一身正氣爲陽邪氣爲陰天下之政賞

二者皆所以定晏陰而使之成蓋此時晏陰雖生尚

停二字當玩

時講謂成收斂之功亦是主後來說

方氏以晏作晚字看可備

說

愚謂作順時

漸而完全無虧自能成斂藏之功不至爲人身之疾 陽朔陰意蓋使陽道常镜微陰不敢與爭外之陽退 柔而未成宜安靜以保養之則彼旣無所撓亂將以 発りこ 陰進陰成陽往順序而行方無乘展大抵陽主動故 動以安曼陰曼陰之名陰道主靜故也定字要得扶 順時保養以安定初生之陰柔也蓋養之道惟順其 言定用刑言靜皆以無為爲主者內養身外靜事皆 天下之炎矣是以未定之前飭躬省刑諸事皆不可 君子順陽常有爲陰主靜故君子順陰欲無爲養身

雕記詩說 新旨末句不必承上節來

《卷五十三

月令

垂

爲炎定則順而不爲炎陳注謂循序而往不爲炎循 定字與撓亂反不撓亂之使得至於成是定其所成 陰道完成五月微陰順時養之而陰道漸至於完成 按曼陰是現成字不著講只見得陰道本靜意成謂 子養身及百官靜事皆以定晏陰之所成證謂上節 **語無收**煞 故總結以此亦可從 玩文氣二句緊相連而時講謂總收二節言習 微陰初生逆之則

陰過深不如只就上句說五月微陰尚早宜靜事無 刑必得晏陰之時然後成結其事而用刑也定是強 定意題 說附質

鹿角解蟬始鳴半夏生木堇榮

陳注此叉言午月之候解脫也

鄭注叉記時候也半夏綦草木堇王蒸也

孔疏釋草云椴木槿槻木槿郭氏云別二名可食或

呼爲日及亦云王蒸其花朝生暮落

生而角解廉多欲而善迷則陰類也故冬至咸陽生 殿睃方氏日鹿好擊而相比則陽類也故夏至咸陰

《念五十三 月命

時記許敦 而角解此所以不同也蟬始鳴已見倉庚鳴解半夏 生者蓋居夏之半而是藥生於是時故因以爲名木

垂有別於堇草故以木言之以處微陰而榮故其華 朝榮暮頃然經或日秀或日華或日生或日榮何也

生以別於枯則日榮其言各有所當也

以別於苗則曰秀以別於實則曰華以別於死則曰

新旨上二句言動物之應候下二句言植物之應候

戒之 陳注南方火位叉因其位而盛其用則爲微陰之害故

耒

禮記詳說

大殿無室名日謝郭景純云榭今之堂煌 卷五十三 月分 耄

孔疏案釋宮云閣間之臺李巡云積土爲之所以觀

望郭景純云積土四方叉云無室日榭李巡云但有

者謂之榭

鄭注順陽在上也高明謂樓觀也別者謂之臺有木

最陵方氏日居高明故可以遠眺壑欲遠眺壑故或 則人爲高明之所也順陽在土故居處如此古者冬 **升山俊或處臺樹也山陵則自然高明之所也臺樹** 臺榭言處互言之也 升也特以不若山峻之尤高故言處而已高明言居 則居營羅夏則居僧巢亦以是而已臺榭之高亦必

郝解榭臺上欄楯

新旨二節旨首節有定陰意次節有順陽意總是君 之也上兩句虚下兩句實 子爕理陰陽工夫四可以只論時所宜居非人實居

鄭注陽氣盛叉用火於其方害微陰也

以爲微陰之害焉亦贊化之一事也 新旨火爲陽氣而南又火位也是月也毋用火南方

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堅可以升山陵可以處臺榭

陳注凡此皆順陽明之時

經 97-393

按居高則眺遠山陵臺榭皆高明處也四句相足非

陳注子水之氣所傷也

鄭注子之氣乘之也陽爲雨陰起脅之凝爲雹

玼 攻劫亦雹之類

孔疏雹凍傷穀天災道路不通暴兵來至人災也

殿陵方氏曰夏行冬今是以陰包陽也故雹凍傷穀

道路不通則冬為閉塞暴兵來至則陰賊之感也

按三句各爲一項

雁記詳說 《卷平三 月令

₹

行春令則五穀晚熟百騰時起其國乃幾 陳注卯木之氣所淫也

鄭注卯之氣乘之也生日長 騰煌之屬言百者明

眾頻並爲害

孔疏五穀晚熟天災百濫時起地災其國乃饑人災

嚴陵方氏曰春主生夏行春令則生之日長生之日 長故熟之時晚騰食苗葉春之氣盛於末故蟲之爲

害者特及葉而已五穀晚熟而又百騰時起故其國

乃酰也

避記詳說

卷五十三 月台

按三句各爲一項

陳注解百騰當在上節

行秋介則草木零落果實草成民殃於疫

陳注酉金之氣所泄也騰食苗葉之蟲也百勝者言害

稼之蟲非一類

鄭注酉之氣乘之也八月宿直昴畢爲天獄主殺

生日短 大陵之氣來爲害也

嚴陵方氏日草木零落與果實早成皆秋之氣候故 孔疏草木零落果實早成地災民殃於疫人災也

也當好暑之月而感秋氣則相薄而眾成疾

老

尼許說卷五 十四

李多月旧在柳香火中旦奎中

月一百一十九度旦婁八度中六月中日在張三度 **旅家三桃麻六月節日在柳九度昏尾七度中去** 建季夏者日月會於鶉火而斗建末之長也 宿在分類火之次也火大火心宿

避記詳說 嘉麻六月節日在井三十二度昏房四度中旦東壁 昏箕三度中去日一百一十七度旦 胃十四度中元

六度中六月中日在柳十二度昏尾八度中旦奎十 卷五十四 月令

一度中

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 其日丙丁基帝炎帝主 具胂成融基蟲羽其音徵律中林鍾 **祀電祭先肺**

陳注林鍾末律長六寸

鄭注林鍾者黃鐘之所生三分去一律長六寸季夏

氣至則林鐘之律應

孔疏案律麻志黃鍾長九寸三分去一下生林鍾故

螢火即炤李巡云螢火夜飛腹下如火光故曰即炤

嚴陵方氏曰天地温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

林鍾長六十

温風始至蟋蟀居壁鷹乃學習問草為螢

矣學習雛學數飛也腐草得暑溼之氣故變而為螢 猶未能達飛但居其六之壁至七月則能遠飛而在野 陳注此記未月之候至極也蟋蟀 朱氏曰温風温厚之極涼風嚴凝之始腐草爲螢離明 生於土中此時羽翼

之極故幽類化爲明類也

鄭注皆記時候也鷹學習謂攪搏也夏小正曰六月

属始摯強飛蟲強火也

禮記詳說 成未能違飛但居其壁至七月則能違飛在野家爾 雅釋蟲云蟋蟀蛬也孫炎曰蜻蛚也梁國謂養郭景 孔疏蟋蟀居壁者此物生在於土中至季夏羽翼稍 卷五十四 月令

故稱化今腐草為螢螢不復為腐草故不稱化 此六月何言有騰學習乎張逸答日鷹雖爲鳩亦自 氣故為強不云化者蔡氏云鳩化爲鷹鷹還化為鳩 有吳鷹可習矣 案鄭志焦氏問云仲秋乃鳩化為鷹仲春際化為鳩 謂以足取物搏謂以選擊物云堂飛蟲者案釋蟲云 於時二陰既起鷹鳳陰氣乃有殺心學習搏擊之事 純云今促織蔡以為蟋蟀斯螽非也 腐草為強者腐草此時得暑溼之 鷹乃學習

温風始至者陽鏡之意也餘見樂記解蟋蟀居壁則 秋言盲風或言其方或言其氣或言其時而有許略 季夏故温風始至也然八風之氣坐於八方以應八 節經止於孟者言東風季夏言温風孟秋言凉風仲 見騙化爲鳩解 辨山效彼之爲之朝學因性所有之謂習爲草爲於 時而發放也還乃學習者以陰浸長故驚爲學習據 羽翼末咸羽翼成則在野矣十月又入牀下者以順 **盲風即閘誾風也然景風至以東風而此於仲夏言** 不同者特記時而已東風即條風也温風即景風也

禮記詳說 卷五十四 月令

金華應氏日物得氣之先殺氣未肅而諧猛之鳥已 亦其性所有也腐草為強則木氣之餘乘火而化也 胃於擊迎殺氣之欲也涼氣未至而鳴陰之物已居 動乎外也腐乃學習則陰浸長而始驚也其學習也 蟋蟀居壁則陰陽始萬物以出入悉與時化而猶未 馬氏曰温風至則天地之仁氣極矣而滿然其和也

新旨此論未月之候首句言氣極其至下三句言物

乎些迎涼氣之微也

按陳注至訓極蓋熱到極處也學習謂習飛非學搏 乘其機

擊皆本之朱子

命漁師伐蛟取體登龜取種 陳注明堂右个南堂西偏也

陳注較言伐以其暴惡不易及取也雖言登算異之也

船 電言取 易而 賤之也

鄭注四者甲類秋乃堅成周禮日秋獻黽魚叉日凡

之時也周之八月夏之六月因書於此似誤也蛟言

題記洋於 卷五四 月令

四

代者以其有兵衞也雖言登者尊之也體福言取弟

物態也體皮又可以百鼓今月令漁師爲榜人

秋乃堅成明非獨季奧而取 或非止一月所為故不言是月也故注云四者甲類 孔疏此命漁師及仲夏養壯俊之等皆是煩細之事

嚴懷方氏日四者皆水族也故以之命漁師必於季

夏者欲以盛暑之氣燥其皮甲利其耐外故也 馬氏日周官攻龜用秋時則懼傷其字乳而叉待以

堅成之時也此用季夏非古也

山陰陸氏日言於此抑殺氣焉君子退陰而進陽鄉

是月也命四盛大合白縣之秩忽以養犧牲令民無不成 命澤人納材章 之職也此皆煩細之事非專一 月所為故不以是月起 陳注蒲章之屬生於澤中而可用爲器故曰材澤人納 乎用 不用也 鄉解村葦亦秋方可納以是月命非以是月取納之 按本文言葉而注推廣言之故云蒲葦之屬 新旨上節是取潜物必異其等下節是供植物欲備 氏謂書於此似誤非是周官秋則獻驅魚叉日凡取 者故以材言之命澤人納之則以生於澤故也 嚴陵方氏日華則获之小者可緯以爲薄必擇其材 之事自是月始耳蛟為忠故云伐雖有靈故云登監 云非專一 月所為則鄭注謂取 龜在秋疑有誤者可 鄉注蒲章之屬此時柔刃可取作器物也 皮可用麵肉可食故云取 那解漁師漁人之長命漁澤不言是月者非止是月 不名主田 月令 五 陳注

避完詳說

卷五十四 月令

別五帝之交故分為二知昊天上帝亦唯一神此月令皇天上帝之下更無

之內所使納總鈕秸服者也旣卜而獨獨皆謂之性馬氏日四監則郊各以監有受其入也百縣則句服

新旨此是述命四監之意不可作命辭務獨養牲只

斯羅則為民神之主也故帝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 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嗣宗廟社稷之靈以為民 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嗣宗廟社稷之靈以為民 謂祭祀者非獨恭也謂民力之普存也以供皇天上 謂祭祀者非獨恭也謂民力之普存也以供皇天上

所應納之常勞出力卽謂納勞解百縣之秩勞卽禹實王畿甸服三百里內每歲

所以事神合秋智以養犧牲正是令民咸出其力以意自四監至社稷之靈一氣說秩為出於民力犧牲新裁此王者於季夏命四監養牲行祭無非爲民之

度司上下内小と中屋也を而穿着中分上下層記書記 《参三四》月令 ス

是豫備非卽奉祀所屬卽是奠居足食意

按納芻卽是出力鄭云出力爲艾似不待言皇天上

別貴賤等給之度 命婦官染来黼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貨墨

良善也旗旌旂也章者畫其象以別名位也詳見春官 之章染造必用舊法故事毋得有參差貨變皆欲質正 與黑謂之檔黑與青謂之載青與赤謂之交赤與白謂 陳注周灪典婦功典泉樂人等皆婦官此指染人也白

爬記詳說 《卷五十四 月令

九

檀記群說

司常 石架王氏日給富為 級

者當得眞釆正善也 鄭注婦官染人也采五色 旗章旌旗及章載也 質正也良善也所用染

交赤與白謂之章染此等之物必以舊法故事無得 色之采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青與赤謂之 孔疏於此月之時命掌婦功之官謂染人也染此

有參差貨變必以此月染之者以其盛暑溼染帛為 夏至秋皆得染物周秦各用一時也此云黼黻交章 秋乃總柴五色故染人云夏纁玄秋染夏是也蓋從 宜此是秦法也若周則於夏豫侵治染縣玄之石至

> 典桌染人等此據染采故爲染人采五色者鄭注泉 家象其影鄭注引土喪禮以緇廣二寸長半幅經末 則周禮事名號故司常云官府象其事州里象其名 耳散則通 陶謨曰釆施日色末用謂之釆巳用謂之色此對交 下云黑黄蒼赤互相備也 長終幅詩織文鳥章是也 旌旗者則周禮司常九旗是也章識者 案周禮 婦官有典 婦功

為青采沙以為朱故謂之釆黼黻見郊特牲解文章 嚴陵方氏日掌染婦功故謂之婦官設色者釆藍以 見仲秋解有所守謂之法有所因謂之故差則兩相 米五中 月介

若天子龍衮諸侯櫛之類所以別衣服貴賤等給之 殺非不足故言給有等有給各隨宜而度之故言度 等給之度也凡此順文明之時故來文明之色爾然 度也若王建大常諸侯建族之類所以別旌旗貴賤 矣衣服旌旗貴者從隆賤者從殺故言等隆非有餘 有所主故也 周官染人春暴練夏無玄秋染夏與此不同蓋意各 之服則致美乎黻冕之意而與夫好潔其衣服者異 必以所受者為本不言白從可知矣以給郊廟祭祀 維之謂貸則兩相代之謂五色獨不及白者蓋樂釆

之者法也昔以是而爲常則其後循焉者故也非其 質謂之詳非其良謂之偽 馬氏曰染物爲五色者采也上制而用之下守而

欲觀古人之象 日月星長山龍 華蟲作繪宗彝藻火 轉義質良者皆欲質質而良善則自然無詐偽矣舜 来之施於色者不以法度而差貨或不質良而偽爲 委左右股肱之臣明之而不敢輕易者凡以此也若 粉米離散絲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且以 新裁詐偽分上命官染釆之盡法下欲其盡法之意 則何以事郊廟神祇何以別貴賤等級以爲禮服乎 老幸四

者在所必戒矣此命官樂采盡法也以猶敝交章給 矣自正色單樂有黑黃蒼赤必欲質正良善而詐偽 染有黼黻文章必用舊法故事而差貨者在所必禁 官染禾糊黻文章與黑黃蒼赤一段平對自兩色閒 辨分上看季夏當亥明之時宜染亥明之色故命婦 蓋不惟備用而辨分亦繋於此故樂當盡其法也重 賤等級兼旂服看重天子說以此給服則天子龍衮 郊廟祭服以黑黃蒼赤為略車旗章此是備用處貴

> 就良善了 以謹朵釆之命也 於旗章而別此是辨分處夫染采所繫之重如此是 或旌而九旒七旒六旒不得上同天子也貴賤等級 不以新奇交彩為尚此是愼名器的根本要知質正 而不以新樣組織爲工衡者欲其拔五色之正色而 旗則天子建太常有十二旒之垂自诸侯以下或族 看法質字面法者欲其按定式

足之意而時請以輔散文章爲兩色閒樂黑黃蒼赤 按孔疏上云衚黻文章下云黑黃蒼赤互相備也陳 上二十得有多差貨變皆欲質正良善亦是相聯相

禮記詳說 《卷玉中四

月令

法黑黃蒼赤段是言物料祭服固用獨黻交章而旗 老赤分配匀停似亦可從愚意攤散交章段是言染 為正色單染又以祭服承黼黻文章以旗章承黑黃

考末句雙承祭服旗章 如式曰法守舊曰故言法

又言故有不尚新奇之意質正也猶言頁也良善也

有交龍有日月亦難拘定黑黃蒼赤之單色更俟許

猶言好也員而且好也法故與差貸反質良與詐偽

是月也樹木方盛命處人入山行木毋有斬伐 陳注以其方盛故也

極十二章之美自諸侯而下或黼或黻而九章七章

五章不得上同天子也貴賤等級於服而別以此制

鄭注為 其未堅 刃也

新伐鹰锡方盛之氣也 處也行則巡之也斬則絕之也伐則傷之而已毋有 方盛故曰樹木也方盛於夏則衰於秋矣處入蓋山 嚴慶方氏曰木之主也則樹及其死也則植此言其

新旨何以禁斬伐也季夏之木方盛也待草木零落

不可以與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按行木行而巡之也而後入焉先王之政也

奉記詳說 ★ 五四 月令

主

受将侍功舉大事則有天殃

陳注大事即與土功合諸侯起兵動眾之事搖養氣謂為我之令使民廢已事而待涓未及徭役之期而豫發動散長養之氣也發令而待涓未及徭役之期而豫發動散長養之氣也發令而待涓未及徭役之期而豫發動散長養之氣也發令而待涓未及徭役之期而豫發動散長養之氣也發令而待涓未及徭役之期而豫發

合而待調出徭役之令以豫驚民也民驚則心動是

鄭注土將用事氣欲靜

大事典徭役以有為

繼言母舉大事舉大事則人不安且据養氣矣搖者

**掖而蕩之之謂
天萬物作於春而氣主生長於夏而**

嚴陵方氏曰與土功合諸侯與兵動從皆大事也故

炎帝非鄭義也 六月主未未值東井東井是水故六月而水際盛昌也神農將持功者神農獨土神也土神方得將持功也 舉大事則有天殃者神農方土神方得將持功也 舉大事則有天殃者神農方大亦殃罰之也犯土而天罰之者地受天兩澤水原以為生養之功此月多水故大亦殃罰之也犯土而天罰之者地受天禪得以色養今若干地則是干天也

水故季夏有水潦之理焉蓋物生不可加謂之盛陽 将持其功也持有守意唯其成故可守也神農之事 與農功而用之於明者人也持農功而主之於幽者 出而在上謂之昌以物言則曰盛以道言則曰昌失 **驥之事也神農者農之神若先嗇之類未主東井爲** 民有所待也以神農將持功於秋發令而待則妨 神也水潦盛昌則百縠被其澤而向乎成矣故神農 氣主養故謂之養氣發令而待謂豫令之以事而使 如此苟舉大事以妨之則是違神逆天而天之災適

體記詳說

人之舉事不時以搖陰陽之氣則其搖之也乃以傷 馬氏曰陰陽以氣相蕩搖則其搖之也乃以成之若 《卷 五十四

主

月令

傷乎稼穑之事神農主之彼以公義持歲功而我以 之方是時也養氣方盛舉大事以振而蕩之則能無 山陰陸氏曰變作言舉言雖舉猶不得也據毋作大 事以妨農事神農之事與農之事有閒矣神農炎帝 **鱼學言神**農以農之事爲正將持功謂秋成在後 人為之私舉大事焉是違天而召殃也 斩或季夏之月以土功則不可與以諸侯則不可合

以兵眾則不可起動凡此皆大事也毋舉此大事的

氣盛矣於是神農得位成就農事以主持稼穑之功 事何也蓋此時東井主水在未乃水原盛昌之月養 物之本无神農將持功正要這養氣爲稼穡之生機 原自發散的再一動搖則發洩無遺何以爲後來生 之殃不能免矣 **攜是逆造化施生之道而傷神農之功矣疾疫飢餒** 於此時而舉大事則民不得盡力於農畝而養氣動 集民眾使待上之期會故母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 推動天地長養之氣蓋舉大事則必 **而可搖動之乎毋搖正是培植此養氣爲稼穡之太** 通節只重無搖養氣蓋長養之氣 發號出令以徵

雅定許說

** 丰甲 月令

穑生機 持功持宇正與摇字緊相應持功全要這養氣爲稼 **沈一舉大事則先必發令而待妨之固所以搖之矣** 毋字方著人君說舉大事即上三件此已是搖養氣 新旨通節只以搖養氣為主三不可字且以時言

三養之氣是一層孫簽令而使民外待則尤妨農事 按上三句平列舉大車兼此三者言學大事則搖動 於此時主持稼穡之功以及於收成若舉大事則必 是一層水源盛昌三句叉深一層言水源盛昌神農 有天殃有天殃包摇養氣妨殷事兩層而以搖養氣

末

之鄭謂東井在未不可信照下大雨時行看皆溽暑 神農猶言農神不指炎帝水潦盛昌大概言

是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 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礓

燒之燒薙者燒所薙之草也大兩旣行於所燒之地則 重七た網首可以為日時七季可以何王顧之美八十 草不復生矣故云利以殺草時暑日烈其水之熟丁! 而時行皆東井之所主山除草之法先芟薙之俟乾則

禮記詳說 之磊魂難耕者謂之疆 卷五十四 月令

白夏日至而薙之又日如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 其中則草死不復生而地美可稼也強人掌殺草職 莱地先薙其草草乾燒之至此月大雨流水滾畜於 鄭注潤撏謂塗溼也 土潤將膏澤易行也糞美互文耳土驅强栗之地 **薙謂迫地支草也此謂欲稼**

故云行行猗通彼也蔡云大雨 時行行降也從土澗

以下皆為下句燒薤謂追地英除草名也周禮立其

孔疏六月建未未值井井主水大雨時行土旣潤溽

叉大兩應時行也不云降降只是下耳欲言其流義

燒其草在後以水浸漬之變此增地為肥故云水火 萌芽康成云萌之者以茲其斫其生者夷之以鉤繇 官使除田草也五月夏至英殺暴之至六月合燒之 声云又习如欲其化則以水火變之者謂先以火焚 成熟耜之以耜測凍土剗之案皇氏云夷音薙繩音 迫地及之也若今坂茭矣含實日繩及其繩則實不 秋繩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杜子春云萌謂耕反其 中仍壅遏蓄之以渍燒薙故云行水也 故云燒薤也行水者其時也大雨時行行於所燒田 引薙人證

記詳說《卷五十四月令

鄭相合也云糞美互文耳者亦可以美田疇可以糞 是據關也強調磔麽磊确之地也草人職云疆樂用 土疆故言互女也云土疆强檗之地者强是不顿榮 美之使肥易也蔡前云從土潤以下皆為下句是與 糞之使田美也 疆者疆榮磊砲雞耕之地此月亦可止水漬之乃壅 麻田日疇言爛草可以糞田使肥也可以美土鹽者 **蕡疆宗强坚者也** 變之先火後水而云水火者便言也 **双可行以下二事也整理苗之根也蔡云榖田曰田 土潤海則土之膏澤易行故可**盤 於此月之中

各有傳放也遍別草人所謂遍榮,亦多整 也水行於燒薙之餘故其利如以熱湯殺草也糞田 **博美工·蕴者盖言松草之利也所謂晴者田以并授** 辱焉 燒薙行水者燒薙其草以行水道薙謂髴剪之 **威陵方氏曰土爲火所蒸故潤旣潤則水勝火火反**

者與言能厚其力美言能害其性 山陰陸氏曰疆謂如强樂之强土驅言土之不可化

降川 吳氏 曰 田 晴 謂 熟 耕 而 其 田 有 界 域 者 土 邁 謂 而其土磋确者

新裁季夏之月土氣至此而潤潤則鬱而爲溽暑故 月令

大三十月

不復生矣此草之殺者可以爲田疇之糞已耕者益 大雨亦以之時行矣當其未雨之時先薙草而燒之 及大雨行於所燒之地其水如湯之熱利以殺草而

民乃遷徙

陳注長土之氣所應也

鄭注象風轉移物也

糞田計者可不乗時以從事哉 独胃肿也可以使土鵐之美難耕者亦爲沃壤也爲 此是因民之所利

而利之

接土潤所蒸故多雨先薙草而燒之得雨則行此雨 此殺草則成獲而土亦美矣通節一氣說下 水以殺草如沃以熱湯不復生也蓋盛暑水熱當如 水自流也即雨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其一句草爛 行水

> 爲糞故可以糞田噴水之所至則疆槩之土可以柔 如字简似亦通 医前美矣因其顯故云美舊說糞美 互言非也 注疏以并星為說不可用 疆

全夏行春令則穀實解落

陳注鮮潔而堕落也

鄭注長之氣兼之也未屬巽長又在巽位二氣相亂

国系成就

陳注風就因風而致豺疾也

山陰陸氏曰國多風欬變民言國國通於上若多疾

禮記詳說

《卷平四

月令

干

病多瘧疾多馴堕多疥癘於言民為宜

也

召春以初鮮黎而逢秋氣滿殺故穀鮮絜而隨落也

此地炎也國多風欬此是天災也民乃遷徙是人災

孔疏絜實鮮落間鮮少墮落由風多故也或云以夏

嚴陵方氏日鮮落卽莊子所謂草木不待黃而落是 也丑氣過盛故實有所不勝國多風秋則與孟夏言

徙者以春主發散放也自下升上曰遷舍此適彼曰 暴風來格同義以多風故人肺受疾而欬也民乃運

行秋令則丘隰水澄未稼不熟乃多女災 接三句各為一項風數人之疾孔云天災非也

陳注任争多敗戌土之氣所應也

此月大雨幷而高下皆水 傷於水也 鄭注戊之氣乘之也九月宿直奎全爲满濱清濱與 含任之類

桐前語前 孔疏丘隰水潦及环稼不熟此地災也以其水氣多 第37四月

=

故也乃多女災人災也亦為水傷含任也

嚴陵方氏曰丘隰水潦以金生水故也曰丘隰以見

高下皆被其害故禾稼不熟也種曰称敛曰稿以其 不熟故止言樣多女災者以純陰之氣過盛而反傷

之也

按上二句相連末句自為一項孔云亦爲水傷恐不

行冬今則風寒不時鷹隼蓋鷲四部入保

陳注丑士之氣所應也

鄭注丑之氣乘之也 得疾厲之氣也 象鳥雀之

走竄也都邑之城日保

建丑之月大寒中故多風寒此天災也 孔疏以丑未屬巽十二月建丑得巽之氣故爲風又 季夏地氣殺害之象地災也 鷹隼蛋點

待秋焉以感疫癘之氣故早鷙於夏也四鄙人保已 時無風而寒矣以當暑而寒故曰不時鷹隼善擊必 嚴陵方氏日因風而後寒故曰風寒且與乎隆冬之 見孟夏解蓋春夏主出秋冬主人故也 **按三句各為一項**

麗前記部

をヨーロ 刊行

陳注土寄王四時各十八日其七十二日除此則木火 ₫

金水亦各七十二日矣土於四時無乎不在故無定位

居一歲之中故特揭中央土一令於此以成五行之序 無專氣而寄王於長戌丑未之末未月在火金之閒又

鄭注火休而盛德在土地

繫天年有三百六十日則若夏秋冬各分居九十日 是物氣是輕虛所以麗天物體質檢所以屬地四時 孔疏天四時五行同是天地所生而四時是氣五行

五行分配四時布於三百六十日別以水配卷以火

配頁以金配秋以水配冬以土則每時轉寄王十八 日也雖每分寄而位本未宜處於季夏之末金火之 閒故在 此陳之也

四時土固多於四者然其運行之氣則均同諸儒見 張于日中央土寄王之說於理未安五行之氣分主 坤在西南致養之地當難兌之閒離兌則金火也是 之說然中央土在季夏之末者以易言之八卦之位 木金水火分主四時獨不見土之所主是以有寄王

禮記對我一念平四 嚴陵方氏日土每時各寄王十八日故九十日之問 月令

픨

以在季夏之末

戊已之日各有九也以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 水未土之位與其序適居中央矣若周八兆黃帝於 南郊迎土氣於季夏亦以是爾麻於立秋以前言十

王用事即其事也

新裁此詳土令以備五行之全首節揭土之所王其 日以下令之所宜屬也天子以下事之所宜法也

 其首 [2]

陳注戊己十干之中

鄭注戊之言茂也己之言起也日之行四時之間從 黃道月爲之佐至此萬物皆枝葉茂盛其合秀者抑

屈而起兹因亦為日名焉

孔疏雖處於夏末而實爲四行之主不可沒其生用 之功故因亦為日名也

其帝黄帝

陳注黃精之君軒轅氏也

按公孫軒轅氏稱黃帝後世祀五帝以配土德黃者

土之色也

陳注土官之臣顓頊氏之子黎也句龍初為后土後祀

雇記詳說──不卷五十四 以為社后土官閥黎難火官實兼后土也舊說如此 月令

官給二 也黃帝軒轅氏也后土亦領項氏之子日犂兼為土 鄭注此黃精之君土官之神自古以來著德立 一功者

融其工氏有于曰句龍為后土后土為土官知此經 孔疏案昭二十九年左傳云颛頊氏有子曰犂為祝 后土官闕犂則兼之故鄭汪大宗伯云犂食於火土 后土非句龍而為犂者以句龍初為后土後轉為社 以宗伯別云社稷叉云五配句龍為社神則不得又

丘氏曰五行獨土神爾后者后君也位居中統領四 為五祀故云犂兼也

土官乃不可以配土乎依左氏句龍配於兩祭不亦 配天乎且犂爲火正而康成猶用兼之配土豈句龍 地東其職爾非有功於土也若犂可配土則重亦可 司天火正犂司地犂旣司地何不可配土蓋犂之司 前預達徇之於後皆非也然楚語日閩項命兩正重 五行之神以句龍配之正與左傳文合康成失之於 句龍一人而配兩祭非謂轉為社神也月令土旣是 行故稱君也案左傳云句龍為后土后土為社則是

建記詳說 卷五十四 月令 那解后土**句龍或云**句龍轉為社祝融東之即奉也

接社亦土神則后土以句龍為是

基標 陳注人爲倮蟲之長鄭氏以爲虎豹之屬

鄭注象物露見不隱藏虎豹之屬恆淺毛

虚三百六十鳳爲之長毛蟲三百六十麟爲之長介 孔疏大戴禮及樂緯云麟蟲三百六十龍為之長羽

蟲三百六十龜爲之長保蟲三百六十聖八爲之長 云象物露見不隱滅者以仲夏云可以居高明可以

處臺榭至六月土王之時物轉壯大區見不隱藏也

郝解保蟲無羽毛鳞甲象火熱土煖也 按果不當言人是鳥獸希革之意或是尺蠖之類

取五靈也

言人西云孤貉之屬東方兼言蛇北方兼言鼈是不

與鱗羽毛介相似者言之不取五靈之長故中央不

云虎豹之屬臣淺毛者諸鄭之所云皆據四時之物

其甚是律中黃鍾之宮

魔記詳說 卷五四 月令 尊而大政音皆自此起如土爲木火金水之根本故以 陳注宮音屬土又爲君故配之中央黃鍾本十一月律 **涵律与有宮音而黃鍾之宮乃八十四調之首其聲最**

配中央之土土寄王於四時宮育亦冠於十二律非如

十二月以侯氣言也 鄭注聲始於宮宮數八十一屬土者以其長濁君之

六十焉季夏之氣至則黃鍾之宮應禮運日五聲六 象也季夏之氣和則官聲調樂記曰宮亂則荒其君 黃鍾之宮最長也十二律轉相生五聲具終於

律十二管選相為宮

故數八十一以五聲中最尊故 云以其最獨君之象 孔疏案律麻志五聲始於宮陽數極於九九九相乘 **黃麵之宮於諸宮為長季夏上王其聲最重謂**

六十有四數多者渴數少者清角數少於宮商多於 者為宮最清者為羽是一律止有一聲然十二律皆 **徽羽其聲在清濁之中故其象為民如其說則最濁** 為五聲故周禮大司樂團鍾為宮則黃鍾爲角大族 呂為平大師掌大律大同皆交以五聲則上下損益 爲徵姑洗爲羽函鍾爲宮則大簇爲角姑洗爲徵南 過官細不過羽非止一律以定一聲管仲云古之神 之說以分五聲似非古人律和聲之本意凡聲大不 醫審於聲者以牛鳴酱中為宮雞登木上為角羊離 **攀而為商負塗之豕駭而爲羽馬鳴於野而爲徵此**

非可以律求也先有其聲然後以律調之使聲之大 芜

歌則有抑揚高下而五聲依之五聲有洪織清濁不 律和聲然後八音克諧則樂以人聲為主歌人聲也 於律今先論律而後及於聲是豈古人制作之序哉 匏土革木金石絲竹器之有音不過五聲其聲皆合 可無節故可以六律六呂和之以是播於樂器是爲 小有節律和聲之義也故舜命襲日歌永言聲依永 此子所以不能無疑

之且五音數多者濁數少者清而五音之數英多於

長樂陳氏曰黃鍾之宮爲諸宮之長故中央之律應

嚴陵方氏曰十二律各有五聲凡六十律以宮爲本 以角為末起於黃鍾而於於仲呂起於黃鍾之宮而 宮宮數生於黃鍾黃鍾之數八十一而宮之數亦八 汝也蓋子者陽之所生土者物之所成生以成爲終 終於南呂之角故十一律之外又有黃鍾之宮焉夫 成以生爲始由其終始之相須故其所中如此且以 宮固土之本音也然必中於黃鍾者以爲建子之律 十一焉故黃鐘之宮其聲甚獨季夏土王其聲最重 名取義黃言陰之美則土之色也鍾言氣之聚則土 應此黃鍾之宮也

禮记并於 卷五四

月令

特言宮焉 則黃鍾之管也若中央之所中則黃鍾之聲而已故 中者正中則中其管旁中則中其聲若仲冬之所中 之事也而中央之所中又宜矣然律有正中者有旁

管郎律也若無管何云律中 氣合可知孔氏云土寄王四季無候氣之管者非也 廬陵胡氏日土之聲氣與黃鍾之宮聲合爾聲合則 土黃錘之宮謂十二律各自為五音迭相爲宮而苗 **郝解五音宮濁而最尊五行土濁而爲主故宮音屬**

鍾之宮最長聲最濁故黃鍾之管本應十一月而黃

鐘之宮則以配中央土蓋土冠五行黃鍾之宮冠十 母亦應中央則直取聲之相應無此管也 一律之五音六十聲也但各月之律以管候氣氣應

按中聲不中管近是

者四時之物無土不成而土之成數又積水一火二木 陳注天五生土地十成之四時皆舉成數此獨舉生數

鄭注土生數五成數十但言五者土以生爲本

二金四以成十也四者成則土無不成矣

月令

門答其四

陳注甘香皆屬土

鄭注土之臭味也凡甘香者皆屬之

中央言其正亦言之法且木在上原之則焦在下浸 山陰陸氏日香牛膏也於春言所生於秋言所剋於

之則朽於夏言焦春在前故也於冬言朽春在後故

其配中電祭先心

图名室中爲中霤亦土神也祭先心者心居中君之象 陳注古者陶復陶穴皆開其上以漏光明故兩雷之後

叉火生土也

蔡邕獨斷曰季:夏土氣始盛其祀中醫

齊離在室祀中霤設主於牖下 至此心爲尊也配中醫之體設主於牖下乃制心 是以名室爲醫云祀之先祭心者五藏之次心次肺 鄭注中蓄猶中室也土主中央而神在室古者複次

造七年紀 《於五十日 者謂未有宮室之時也複穴者謂爲居也古者寫居 在室之中央也是明中霤所祭則土神也故杜注春 則其地不當棟而在室之中央故喪禮云浴於中嚣 孔疏鄭意言中翦猶中室乃是開牖象中醫之取明 **肺肝爲俎其祭肉心肺肝各一他皆如祀戸之禮** 以名室為雷云者解所以謂室中為中雷之由也古 主中雪而國主社社神亦中雷神也云古者複穴是 所以必在室中祭土神之義也土五行之主故其神 火云左云則把中西在野則為此也又郊特性云家 飯於牖下明中酯不關牖下也主中央而神在室者 月令

隨地而造若平地則不鑿但累土爲之謂之爲複言 穴皆如陶然故庾蔚云複謂地上累土爲之穴則穿 形皆如陶竈故詩云胸復陶穴是也故毛云陶其土 於地上重複爲之也若高地則繫爲坎謝之爲穴其 地也複穴皆開其上取明故雨雷之是以後因名室 而復之陶其壤而穴之鄭云復者復於土上鑿地日

前配戸注巳備言也此別設主當廟室牖內之下而 爲中醫也云祀之先祭心者五藏之次心次肺至此 他皆如祀戸之禮者亦祭竟徹之更陳鼎俎迎尸如 **北嚮也云乃制心及肺肝爲俎其祭肉心肺肝各** 故設主於牖下也五配皆先席於室之奧此不言者 心爲尊也云祀中靈之禮設主於牖下者開牖象習

禮記詳說 **神則后土名犂爲土官之臣矣其蟲則倮焉非毛羽** 帝則黃帝軒轅氏爲黃精之君矣相土令者爲神其 新旨八節講其用事之日則聚之戊已主土令者爲 卷五十四 月令

成之見四者成則土無不成也其味則甘其臭則香 蓋土冠五行爲木火金水之本黃鍾冠十二律爲八 此時不必候氣也但取象以爲配其律中黃鍾之宮 十四調之首配之宜也其數則五蓋天五生土地十 之餘也無鯡介之衞也物各有主而不相害矣此 而宅乎中心取其主於中而又主乎土也 皆土屬也共祀則中魯而先以心祭之蓋中罶司土 **居中為五丁で主宮音至大有人君之象配之宜也** 不必調樂也但取象以爲配其音則配夫宮蓋土合

李居太原大室

陳注中央之室也

鄭注大廟大室中央室也

室二筵則五室並皆一筵無大小也今中央室稱大 中央土室南北四步東西四步四尺則周之明堂亦 夏之世室則四旁之室皆南北三步東西三步三尺 室者以中央是土室土爲五行之主尊之故稱大以 孔疏案考工記云周人明堂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凡

禮記詳說 新裁東青陽而南明堂西總章而北玄堂四時各異 卷五十四月令

應土室在中央大於四角之室也但友不具耳

乘大路駕黃騎載夷旂衣黃衣服黄玉食稷與牛其器屬 子於土王之日特居於中長戌丑未各月之末十行 其居土令居中而大廟大室則明堂中央之室故 八日居於此慶賞刑威禮樂法度皆於此總斷之也

以関

物儿 陳注圖者象土之周市四時因者寬廣之義象土之容

鄭注大路殷路也車如殷路之制而飾之以黃稷五 **穀之長牛土畜也器 園者象土周布於四時閱讀如 粒絃謂中览象土含物**

按中否是穴居上通明處配中霤是宅神非土神

禮記詳說卷五十四終 檀記群說 孔疏大路股路者明堂位交也形制似般之路者但 則有牛禍是牛屬土也云器園者象土周布於四時 土畜者案易乾爲馬坤爲牛叉五行傳云思之不睿 更加他色者黄與白更無餘色相涉故不言之耳牛 春有青蒼兩色夏有朱赤二色此及秋唯有黃白不 五行之主故取尊大之名乘般之大路及尚質之義 服色尚黃飾之黃耳四時用戀路此用大路者以土 含物也 者方則有所不足闡則無所不覆故云象土周布於 四時云閎讀如紘紘謂中寬者祭義云天子冕而朱 屬於冤以中央寬緩象土之含物也故云中寬象土 · 攻 贖從 山紘 問組 上屬於 免屈從 頤下度而還上 按関是寬宏之意不必以紘字纏繞 《松 五十四 月令

禮記詳說卷五十五

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建星中旦軍中

陳注翼尚在巳鶉尾之次建星說見仲春

鄭注孟秋者日月會於鶉尾而十建申之辰也 孔疏案三統厤七月節日在張十八度旨十四度中

去日一百一十四度旦畢八度中七月中日在舅士

五度昏斗十六度中去日一百一十一度51井初度

禮記詳說 | 卷五五 月合 中元嘉麻七月節日在張五度昏箕一度中旦胃]

度中七月中日在翼十度昏斗三度中旦昴七度中

陳注少皞白精之君金天氏也蓐收金官之臣少皞氏 五十一九金之成數也辛腥皆屬金秋陰氣出故配門 之子該也夷則申律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 蔡邕獨斷日門秋爲少陰其氣收

祭先肝金克木也

成配之於門配門之禮北面設主於門左樞 鄭注庚之言更也辛之言新也日之行秋西從白道 成熟萬物月爲之佐萬物皆肅然改更秀實新成人

查天氏與少皞金位相當故少皞則金天氏也又帝之於門外陰也祀之先祭肝者秋爲陰中於藏道肝之於門外陰也祀之先祭肝者秋爲陰中於藏道肝之於門外陰也祀之先祭肝者秋爲陰中於藏道肝之禮
 一二二十一金生數四成數九但言九者亦舉其成百五十一金上數四成數九但言九者亦舉其成百五十一金上數四成數九但言九者亦舉其成百五十一金上數四成數九但言九者亦舉其成百五十一金上數四成數九但言九者亦舉其成百五十一金上數四成數九但言九者亦舉其成百五十一金上數四成數九但言九者亦舉其成百五十一金上數四成數九但言九者亦舉其成百五十一金上數四成數九但言九者亦舉其成百五十一金上數四成數九但言九者亦舉其成百五十一金上數四成數九但言九者亦舉其成百五十一金上數四成數九四言九者亦舉其成百五十一金上數四成數九四言九者亦舉其成百五十一金上數四成數九四言九者亦舉其成百五十一金上數四成數九四言九者亦舉其成百五十一金上數四成數九四言九者亦舉其成百五十一金上數四成數九四言九者亦舉其成百五十一金上數四成數九四言九者亦以於一次。

時萬物推薦而收斂

案律麻志云徵數五十四三

又云該為蓐收是爲金神佐少皞於秋蓐收者言秋

金官者案左傳昭二十九年蔡墨云少牌氏之子該

王世紀少皞帝號日金天氏云少皞氏之子日該爲

建設詳報 卷 年平 月令 四三分去一下生夷則故夷則律長五寸七百二十 **象也引樂記云者證商爲臣之義云商亂則陂者謂** 於五月終於十月其七月八月爲陰之中故云秋爲 夷則律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也 有一千一百八十在是其積分以七百二十九分為 三分則每一分得五百九十去其一分五百九十餘 十八分其大呂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每叉 叉大呂 | 寸為二百四十三分今每寸更三分之則 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也六寸去二寸餘有四寸在 **司敗壞也,大呂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 商聲雜亂感動人心合情性領陂情既不正是以官 次於宮宮既爲君商則爲臣故云以其濁汝宮臣之 是商數七十二也凡五聲濁者尊淸者卑商音之濁 陰中其陽氣始於十一月終於四月正月二月為陽 十八則總爲一千七百七十分下生三分去一分作 分之則一 一寸為七百二十九分兩个整寸總有一千四百五 寸盆前四寸為五寸餘有四百五十一多在故云 祀之先祭肝者秋爲陰中於藏值肝者以陰氣始 分有十八今於徵數五十有四更加十八

中故正月云春爲陽中然陰中之時兼有陽陽中之 肺有心脾之下唯有腎俱得為藏之中也云北面設 隔於土由此脾不得繼肺膈於心也爲此肝之上有 值脾者但五行相以水則次木故春繼於冬腎後則 有肺 心肝下唯有腎不當其中而云春為陽中於藏 故云於藏值肝然脾在肺心肝之下腎之上則是上 之肝次之脾次之腎為後肝在心肺之下脾腎之上 時兼有陰亦是陰陽之中也今五藏肺最在前心次 **次脾其火後則次土土後乃次金故秋不得繼夏由** 主於門左樞者謂廟門外左樞北面以在門外故主 月令 团

禮記詳說 之禮也謂祭心肺肝各一及祭體三并設席於奧到 得南灣而北面設之云乃制肝及肺心爲俎奠於主 南設盛於俎東岩皆約中雷禮文也其他皆如祭竈 De al 松平立

尸之属也 **嗥爲白精之君神** 新旨此造化自然之候都是屬金 臣矣白虎金屬其類爲毛故秋則其蟲毛其調樂於 金孟秋用事之日則庚辛也帝宰金合者其帝則少 秋則以商為主其候氣於秋則中乎夷則其數則九 金之成敗也其味則辛其臭則 和金合者其神則夢收為金官之 腥皆主金以養金氣 庚辛於五行屬

> 也其祀 能克木取 則門以陰自外出而 其所勝也 所祭之物必先肝蓋金

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 陳注此記申月之候應欲食鳥之時先殺鳥而不食 人之食而祭先代爲食之人也用始行戮順 時 合也 侧

之宗有先也既祭之後不必盡食若人君行刑戮之 而已

鄭注皆記時候也寒蟬寒蜩謂蜺也鷹祭島者將

青赤云應祭鳥者將食之示有先者謂屬欲食鳥之 孔疏案釋蟲云蜆寒蜩郭景純云寒螿也似蟬

而

禮記音說 卷五十五 拞

人君行刑戮之而已者以經用始行戮不據事以經 不敢即食故云示疗先也云既祭之後不必盡食若 時先鞍烏而不食與人之祭食相 似缩若供配先神

行刑但戮之而已以人君行戮明鷹之殺言鷹於此 唯記時候部鷹祭鳥之後殺鳥不必盡食猶若人君

嚴陵方氏日涼末至於寒也特為寒之微而已故於 **時始行戮鳥之事** 秋言涼風至亦見季夏温風始至解春露則生秋露 殺以其殺故言自盡自為金之正故也 E

祭義所言同義亦見始雨水解寒雌鳴見倉夷鳴節

降 則

ル

鷹乃祭鳥見獺祭魚解用始行戮則所謂鷹隼

残蓋殺之 4

馬氏日涼風至則天地之仁氣散矣白露降則陰乘 陽而其候交矣寒蟬鳴則物之生於暑者其聲變矣 而動也於是乎可以設罻羅矣鷹至不仁也猶祭然 鷹乃祭鳥用始行戮則時主殺而物之司殺者應是

後食而況於人乎

言其一紀今材然獸獺祭魚鷹祭鳥皆不食既祭雖食 山陰陸氏日西風謂之涼風猶東風謂之温風温涼

不盡戮而後食之

卷五士 月介

大

郝解用始行戮人君始用刑戮順時合也

之應候處用始行變就作腐說不必說到人君

新旨凉風二句此時氣之態候處寒蟬三句此

物類

按曹說用始行戮連鷹祭鳥說此節記物候似不宜

添入人君行刑陳注不作應說時講從之遵注亦可

天子居總草左人

陳注大寢西堂南偏

陳注兵車也

鄭住戎路兵車也制如周革路而飾之以白

陳注白馬黑戴日駱

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共器廉以深

源注廉棱角也亦矩之羲深則收藏之意

鄭注麻實有交理屬金犬金畜也器廉以深象金傷

害物入藏麻實有交理

養陰氣意思 之南偏焉凡顏政教而行刑罰者必於斯堂焉所乘 者只車象秋氣之肅也所駕者白駱所載於車上者 新旨首節論其所居乘陰之成也下衝言其服食有 天子所居者總章左个在大寢西堂

ル記詳説 | 巻五五

月介

所食者麻而以犬之金爲配其所盛之器則廉以深 白旂所衣者白衣所服者白玉以象西方之金色也 取其棱角而叉收藏也凡此皆以養陰氣也

大夫以迎秋於西郊還及賞電的武人於朝天 盛德在金天子乃齊立秋之日天子親帥 盛德在金天子乃齊立秋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大忠謁之天子日某日立秋

明好惡順彼遠方 之功乃使之專主其事也話者問其罪餘者發其人殘 陳注簡練頒擇而練習之也專任有功謂大將有已試 有功以征不義詩談

調之暴慢上謂之慢順服也好惡明則建方順 鄭注認告 嚴陵方氏日才足以將物而勝之謂之將知足以帥 軍師諸將 正也伐也 俊解簡之則無所不擇練之則無所不熟旣選厲簡 人而先之謂之帥士言其人兵言其器選士則人無 練之矣荷非已試之效則勝負猶未可知故所任 不能於事厲兵則器無不利於用桀俊見孟夏贊傑 在平有功之人也任有功矣苟置疑貳於其閒則 《卷五五五 也武人謂環人之屬有勇力者 詰謂問其罪窮治之也順猶服 迎秋者祭白帝白招拒於西郊之兆也 月令 征之言 服 知 心

敬上之謂慢詰以問其罪誅以戮其人所詰誅者暴 也凡此皆欲以征不義而已無以覆下之謂暴不能 者必不盡其謀能者必不竭其力故任之又欲其事 以征不義則言其道詰該暴慢則言其事 者柔遠能邇之意既日征不義又日詩誅暴慢者蓋 **合天下之所願而無逆矣故曰順彼遠方必曰遠方** 慢則好惡公而明矣故曰以明好惡好惡得其明則 講義此皆权世徇時介不免於拘而有所不適也方

孟秋之月陰氣滋長天地之氣始肅之時也乃命將

選肚勇之士厲兵戎之具筋練桀俊可以爲將校

俊之士有功之人簡潔之素專任之人則可以責其 慢以明好惡順彼遠方使之循服固其宜也若夫桀 殿俟孟秋之時可平如周宣王之北伐乃在於六月 賞軍帥句賞武臣也天子乃命七句張武功也 有道為此詩者其知道平 而大雅之作不刺其用兵之非時而乃美其禦侮之 用偷暴慢之徒達方之不率者如非其時以干天誅 新裁西郊以上行迎秋之禮還反以下行耀武之政 新旨簡練比選厲叉加精嚴專任比簡練叉加親信 月介

者有征伐之功可以專任者於是以征不義詰誅暴

卷重五

凡

單以不護言者天地閒正氣爲義氣人閒的正直爲 義人秋晴天地方以養正萬物而王者可合不義之 在申時維立秋先三日大史告於天子曰某日立秋 上天之義氣好卽桀俊有功惡卽不義暴慢 人橫行於天下乎征之正以扶生人之義理 舉慶賞之典於朝而不各也當此天地始肅之時正 天地生育之氣在金位矣天子因大史之告致齊三 郊而 以迎秋於西郊於以祭少皞之帝蓐收之神也還於 及立秋之日親帥三公九卿之尊諸侯大夫之眾 反於朝以軍帥 御眾武人劾力皆有功於國者 即以扶

俊訓之必熟而才與能豫習也必大將有已試之功 **器俱精也於才兼萬人之桀擇之必審才兼干人之** 也 **陸罪致討暴慢正不義之人也則問其罪而誅其人** 講武治兵之際 使專主大征伐之柄彼不義之人乃天討所當加則 好在義矣於以順彼遠方惟其好惡之公無不心 凡若此非窮兵黷武也蓋以明吾所惡在不義而 則選之使能於弓矢戈矛之兵則厲之使利而 天子乃命彼將師 於軍旅卒伍之士

按迎秋是一層行賞是一層命將師是一層歸重末 月介

禮記詳說

卷五五

多一串說與注不合以征不義詩誅暴慢連以明好 功陳注謂大将有已試之功豈將師任大將平時講 選屬筋練稍膨專任有功又屬天子事非將師任有 段軍帥元帥也武人將卒也此是賞其前功命將帥 **惡順彼遠方連好惡重惡邊誅不義是示以所惡** 而

搏執一一持列也命有司修法制繕囧圈具桎梏禁止姦慎罪邪務 不征者即為所好或以選属簡練爲好分配不要

慎以罪之務事也捕戮也執拘 陳注籍治也姦 在人心 故當有以禁止之邪見於行故 也

> 鄭注 順秋氣政尚嚴

邪見乎行故罪之搏所以戮之執所以拘之 法制古所有也故日修岡周禁人之地於此有事焉 嚴陵方氏日修則治其壞籍則善其事具則完其器 馬氏曰先王之爲法制也豈他求哉凡以因物而已 故曰繕桎梏禁人之器也故曰具姦存乎心故止之 因物之則裁成之者制也制而用之者法也繕囹圄 至務博執則義之事也然於其姦也止之使弗爲於

接上三句言刑下三句言用刑 月合 **愼罪二字連與禁** 土

禮記許設 《卷五宝

罪邪也戒慎之勿失則有仁心存焉

命理瞻傷祭創視折審斷決獄訟必端不裁有罪 止對務搏執雙承此主嚴 說 方氏說明

陳注理治獄之官也傷者損皮膚創者損血

內折者損

農断刊

筋骨也嚴者謹重之意非檢急之謂

鄭注理治獄官也有廣氏日士夏日大理周日大司

寇創之淺者日傷 端循 JE. 也

嚴陵方氏日於仲春則省囹圄去桎梏於孟秋則籍 **剛周長桎梏蓋先王泰騎之道固可見矣獄官欲得**

前言命有司後言命理者以修法制非理之所專故 面之班 並放部之理叉部之土則欲致其察故也

此又言戮有罪上既言審斷決此又言嚴斷刑者著 不及於無辜斷刑以嚴則莫敢輕犯上既言慎罪邪 輕重之差審斷決故線訟必歸平也有罪然後数則 為則其用心之仁可知矣端言無偏頗之異平言無 也先王之用刑也既務搏執矣又命瞻傷察創視折 反覆言之所以明慎之至而

也 馬氏日命理赔傷家創視折則於金用事之時物有 或謂之土則欲致其察順以理言察以事言其歸 受其我者可無省乎刑官而謂之理則欲致其順也

心記詳說 J. P. 卷五十五 月介

土

論輕重等是也或疑戮有罪二句不可謂之仁然必 何串講端言無偏頗之得不言無輕重之差審若議 新裁上節命有司大概只要法度修舉使民畏懼到 刑官實在用刑便加體恤故有購傷等之命審斷 均韶之仁也 日發有罪則不及無辜矣嚴斷刑則不敢輕易矣故

之端正而均平也既審之後其有罪者戮之又必謹

罪故

仰瞻察視在先審腳決二句連戮有罪二句相

辜也嚴謹以斷刑不流於峻急也其用刑之寬如此

斷

用臨刑尤致領也

个人必先驗傷而後定

按瞻察視皆著力字瞻察視乃審其斷決以求錄訟

足之辭戮非必殺只是刑戮 說審斷與視折一

天地始肅不可以顧 例今不能 下

陳注朱氏曰陽道常饒陰道常乏故贊化者不可使陰

氣之厭也

鄭注肅嚴急之言也贏猶解也

新裁上句以天道言下句以人事言不可赢謂不可 也次節言即刑之恕仁也未節是推其所以嚴而恕 助之使太嬴 命有司修三節首節言制刑之嚴義

雕記詳說 一卷玉五

扶陽抑陰之意也 月令 嚴非一

於嚴者之謂嚴嚴中有

恕正所以成其嚴也秋氣不使之贏所以調陰氣而 寬一於嚴則謂之慘刻而不謂之嚴矣王者用刑之 盖

其立刑之嚴如此而又不一於嚴也命司理之官瞻 緒治其囹圄之地完具其桎梏之器心之好者禁而 用刑者此其時也故命有司之官修明其法制之舊 成其爲陰也 止之行之邪者慎而罪之凡有罪者皆務搏而執之 皮膚之傷察血肉之創視筋骨之折其斷決也則審 而使獄訟必端平無偏在也有罪而後戮不及於無 時當孟秋天氣肅矣先王不得已而

夫立 之屬先王輔相之道亦微矣哉 法之嚴雖以順天地之肅而用刑之寬實以制陰氣 使贏乎故質化育者雖順時 已極者其勢常不足已有一勝負之形矣復可助之 之氣已極而嚴疑之氣方始方始者其勢常有餘而 而不可使陰氣之有餘得以勝陽也惟其如此故立 法嚴 而用 刑寬者其故何哉蓋孟 以舉事猶必撙節裁抑 秋之月温厚

嚴而寬之故不可以贏實指用 新旨上節命有司大概只要法度修舉使民畏懼到 行刑之時便加體恤故有瞻傷等命未節明上所以 刑說

記活館 卷五五五 月令

古

按三節為一段首節主嚴次節主寬相因爲說末 言其從寬之意天地肅則陰氣本盛不可以嚴刑 PÍ 節

助陰氣使之蘇餘也

是月也慶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聚廟命百官始收斂完 備水潑修宮室环旦牆補城郭

陳注所以爲水潑之備者以月建在酉酉中有畢星好

旭

Ąj 鄭注黍稷之屬於是 也 備八月也八月宿直星畢好雨 が 熟 顺 秋氣收斂物 **乐秋收斂物當藏** 借者

> 之后稷土稷之神謂之社稷者以是而已 慎凡此所以備水滾而已宮室見曲禮解 坊見季春修利隄防解聚土而壅之之謂壅升土而 則有收斂之道八之所以奉天者則有收斂之事體 **故春主發散陰爲入故秋主收斂天之所以示人者** 以穀言稷者以其爲五穀之長故也若稼穑之官謂 孟夏之麥仲夏之黍仲秋之麻季秋之稻皆熟也此 嚴陵方氏日穀謂稷也以稷熟於此故農乃登焉然 講義秋之時水潑將降故宜全隄坊使不衝突也謹 卷五节 月令 玉 故欲謹而 陽爲出

禮記詳說

壅塞使不 決溢以爲害也 金華應氏日夏氣舒發則修利踶防無有壅塞秋氣

修利而無壅秋潦則可促矣必壅塞之惟謹雖 壅之物而其盛衰消長亦因乎時夏滾不可隄也故 收斂則全隄坊謹壅塞水在天地閒最爲流遍不可 一通

障不同而其爲民樂惠則一

而已

之時坏土塊也蟄蟲坏戸亦謂以土增益其穴 廬陵胡氏日春秋城築皆取定星中爲候此非土工 新裁此節言先王薦新命官 一截上因穀熟而行薦新之禮見奉先之孝下因 而敬先勤民之道備意

修宮室以下固民居總之皆收斂之備培其低處日 收斂而行豫備之政見恤民之仁水際以上備水患 之積儲全在斂藏故王者汲汲於爲民收斂計也 登穀為飲藏之候以備患固居爲斂藏之先蓋一歲 皆熟而可收矣故命百官教民以收斂焉斂藏於是 於寂廟不敢以人之餘聚神也當薦穀之後則諸物 建埃其虛處日塞 孟秋之月新穀既升斯時也天子灣新華櫃必先薦 而伊於矣不惟是也於時水潦方盛不可以無慮故 命百官以備之隄坊所以障水則完之而使無缺變 秋嘗之候此時敏藏為急務以

體記詳說 塞所以遏水則謹之而使得宜庶備之於未兩之先 而水源不能爲之害也時方嚴擬爲天地閉藏之始 卷至五 月介 夫

以是而奉行之則利與而害除食足而居固又安有 則修之使整外而垣牆則环之使厚又外而城郭則 則民居不可以不宣者放命百官以固之內而官室 補之使完庶民居之攸與也天子以是而命之百官

之患下三句是備在內五穀之患亦有見 新旨始收斂從登穀來完隄坊三句是備在野五穀

不得其所者哉

拔嘗新薦廟 一截收斂一載完隄坊至備水潦

> 殺謂黍稷今人專以栗為穀非也黍稷先於栗然七 修宮室至末一 齊備與登穀無妨或作收敛稅說與上下文義不合 月栗亦熟矣 備水患固民居二意較明或俱爲收斂計失之拘 陳注用注疏畢是為說可芟 命百官收斂謂課民收斂之事欲其 截重收斂以下因收斂而 及之也分

是月也毋以封诸侯之人官

陳注記者但知賞以春夏刑以秋冬之義不知古者嘗 祭之時則有出田邑之制故注謂禁封諸侯及割地爲

失其義也

班以割地行大使出大榜 龍記詳說 卷五七五 日

月介

丰

陳注以其遠收斂之合也 失 其 義 鄭注古者於嘗出田邑此其月也而禁封諸侯割

嚴陵方氏口割地即射義所謂益以地是也使者使 使大幣則小者容或可矣 出凡此皆非收斂之事故言毋以止之其日大官大 於四方故言行幣以藏於府庫為入反賜予人故言 官毋行大使毋出大幣爲得禮以其收斂之月故也 孔疏鄭唯偏云不封諸侯及割地失其義則毋立大

之時也 之令也此皆王者體天以行政 侯毋以爵位立大官恐其遣嚴肅之合也毋以土地 新旨毋以者何古者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此非行當 分割行天朝之大使出大幣以通好亦恐其違嚴肅 是孟秋之月也天地嚴肅毋以茅土封諸

陳注盤有食稻者謂之稻蟹亦介蟲敗穀之類寅中箕

星好風能散雲而故致星

鄭注寅之氣乘之也雲雨以風除也

氣復還五穀無實

陳注寅木之氣所損也

秋介大概言之耳割地出使皆戰國時事此是素人

按鄭引嘗祭出田邑以駮封割之競亦太拘此只就

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縣敗穀戎兵乃來 陳注此亥水之氣所泄也

鄭注言之氣乘之也月介甲也甲蟲屬冬敗穀者稻 盤之属 十月獨直營室營室之氣為害也營室主

孔疏陰氣大勝天災介蟲敗穀地災戎兵乃來人災 斌事

勝戎兵乃來亦以陰大服而主殺故也凡以亥之氣 嚴陵方氏日方一陰之時而行重陰之合故陰氣大

也

石蟹開盤食稻也

乘之也

行春令則其國行 按三句各一事

大

卷五击

月分

於陰以陽氣復還故五穀無實

摩記詳談 卷五五 月合

陰水以其早故陽氣復還也萬物敷華於陽而成 行陽中之合則陽亢矣故早也自夏徂秋則陽往而

孔疏其國乃旱陽氣復還天災也五穀無實地災也 鄭生廖氣能生而不能成 嚴陵方氏曰陽亢而陰真能干爲旱方陰中之時而

丸

陳注已火之氣所傷也 鄭注巳之氣乘之也 瘧疾寒熱所為者今月合症

行更介則國多火災寒熱不節民多瘧疾

按三句柜因串下

灰爲厲疫

孔疏國多火災寒熱不節天災也民多瘧疾人災也

之氣爲熱水之氣爲寒而此幷寒熱不節者蓋熱極 嚴陵方氏曰火王於南方故行夏合則國多火災火

生寒陰陽之斑然也民多塵疾則以感寒熱之氣而

被虐故也

按分二項下二句蓮

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牵牛中旦觜牖中

陳注角在辰壽星之次也

鄭注仲秋者日月會於壽星而斗建酉之辰也

孔疏三統縣八月節日在彰十二度昬斗二十六度

中去日一百二度旦井二度中八月中日在角十度 昏女三度中去日 | 百六度旦井二十一度中案元

那麻八月節日在禦十七度昏斗十四度中旦畢士

大度中八月中日在彰十五度昏斗二十四度中且 卷至五 月令

并九度中

應說詳說

展学其帝少娘其 神聲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南呂

一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 陳注南呂酉律長五寸三分寸之一

寸之一仲秋氣至則南呂之律應 鄭注南呂者大蔟之所生三分去一律長五寸三分

孔疏大蔟長八寸二分去一下生南呂三寸去一寸 六寸去二寸得四寸叉有整二寸在外一寸作三分

寸益前四寸為五寸仍有一分在故云南呂律辰五 一寸為六分更三分去一餘有四分在以三分為一

す三かす之

風至鴻鷹來玄鳥歸羣鳥養羞

歸明春來而秋去也羞者所美之食養羞者嫌之以備 陳注此記酉月之候盲風疾風也孟春言鴻屬來自南 而來北也此言來自北而來南也仲春言玄鳥歪此言

冬月之養也

鳥也者謂閩蛃也其謂之鳥者重其養者也有異爲 正日九月丹鳥羞白鳥說日丹鳥也者謂丹良也白 也凡鳥隨陰陽者不以中國爲居蓋謂所食也夏小 鄭注皆記時候也盲風疾風也立鳥燕也歸謂夫贄

體記評說

卷五士 月命

島養也者不盡食也二者文異羣鳥丹良未聞孰是 至

候之中不載立島云凡島隨陰陽者不以中國為居 之候山別與郊雕爲候或可仲春時候非一故記時 燕者釋鳥文立鳥歸爲仲秋之候立鳥至不爲仲春 孔疏盲風疾風者皇氏云茶人謂疾風爲盲風玄鳥

他物之墊近在本處今立烏之蟄雖不遠在四夷必 也然立鳥之蟄不遠在四夷而亦不以中國爲居者 不以中國爲居皇氏之說即兼云玄鳥以其稱歸故

於幽僻之症,作國之所常見故云不以中國為居

者凡鳥鴻鴈之屬也故季秋云鴻鵬來賓言來賓是

蟲乃謂之鳥是重其所養之物不盡食之雖蟲而謂 羞白鳥者今案大戴禮八月丹鳥羞白鳥今云九月 羞相似故 云羞 謂所食者也 云夏小正日九月丹島 鳥也者謂閩蚋也其謂之鳥者重其所養者丹良是 者鄭所見本異也丹鳥以白鳥爲珍羞故云丹鳥羞 聞皇氏何所依據云二者文異羣鳥丹夏未聞孰是 白鳥云說日丹鳥也者以下至不盡食皆小正文白 鳥也但未知丹良竟是何物皇氏以爲丹良是熒火 **个案爾雅釋蟲郭氏等諸釋皆不云熒火是丹良未** 云羞 卷五五 謂所食者案夏小正云羞者進也若食之珍 月合

禮記詳說 文異月伶云羣鳥夏小正說者云丹良故云羣鳥丹 者月介云奉鳥養養夏小正云丹鳥羞白鳥是二者 至

良末間孰是

嚴陵方氏日肓者別暗之何當建酉閩戸之月故其 鳥也養蓋養白鳥焉凡欲羞之必先養之養在八月 山陰陸氏曰鴻鴈何不謂之南鄉非其居也羣鳥丹 風箭之盲風叉調之間闔以此立鳥歸者至以陽中 故歸以陰中也羞謂所美之食養之所以備冬藏也

羞在九月養之仁也羞之義也

江陵項氏日奉鳥至秋與百穀俱成人始取之以爲

養羞如 候不亦可乎 鷹祭鳥於孟秋之第四候 則人羞之於仲秋之第三 候不言人事則孟秋農乃登穀亦以人事爲一候也 仲秋行羽物以赐羣臣此於古有證矣或疑此皆天 雉鷃鶉鳩鴈鶩今人皆至秋食之周 禮司表

成羣鳥取可食者積之以備冬也 郝解養羞如庶羞之羞謂美食也養畜藏也草木實

按琴鳥養羞狂疏欠明丹鳥以白鳥爲羞不盡 **个見鳥往往街果實驗之以爲冬食郝說得之** 養不盡食只是食之不盡非是有意留餘如何為養 食爲

禮記詳說

月介

卷五七五

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天子居總章大廟乘戎路駕戶縣載白旂衣白衣服白

是月也養衰老授几杖行厥粥飲食 陳注月至四陰陰已盛矣時以陽淒陰盛爲秋人以陽

陳社總章大廟西堂當大室也

衰陰盛爲老養衰老順時令也儿杖所以安其身飲食

所以養其體行猶賜也糜印粥

鄭注助老氣也行猾賜也

月所命有司斬殺必當雖異衣服養老但此事起孟 孔疏此論養老及制衣服之事 皆此月所為故言是

狄 城邑收斂積聚勸種迴論為農爲民亦事異於上故 物新成使民財豐備無遊於天有順於時是事異於 又事異於前故言是月自易關市至愼因其類論秋 云是月自日夜分至角斗前論日夜既等齊平度量 於上敬言是月自可以築城郭至行罪無疑論築造 上帝幷難以達秋氣犬以嘗麻總是祠祀之事事異 是月也自乃命峷滅至先薦羻廟論循行犧牲享祭 此 月中嚴 而已故附於養老衣服之下 不 更 別言

張子日老人氣衰津液自少不能乾食故糜粥爲養 月令

前故言是月

記辞說

卷五五五

茜

老之只又羨老之體有祝飯祝噎正宜用 非庶人之老可預故惟於原粥言行焉几杖以養其 氣授則特授之而已行則獨行之也几杖之禮爲重 嚴陵方氏日几杖兄曲禮解糜粥足以養老而 養陽非無食也特以飲為主爾養陰非無飲也特以 也看饗孤子秋食者老其義一也故此於秋言之然 體糜粥以養其氣郊特班日飲養陽氣也食養陰氣 如此 助其

馬氏日養衰老授儿杖行糜粥飲食

則

順陰義

畫故以交爲畫也云尔服之制畫衣而繡裳者案何

書各踩設云子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

前

衰壯

已而老杖以致其息也

食為主爾故此兼言飲為

行糜粥以庶老言存之 新旨此是先王禮食耆老之事一說几杖以國老言

按養衰老冠下二句授則有不及行則編及國老庶 老難以平分稠曰糜稀曰佛飲食更有別物

有量必循其故冠帶有常了命司服具飭衣裳交繡有恆制有小大度有長短衣服 陳注司服官名具飭條具而飭正之也上日衣下日裳 衣服調朝服燕服及他服之當為寒備者也各有劑 冕之一 衣繪而裳繍祭服之制也有恆有定制也小大小則玄 章大則衮冕之九章也長短謂衣長而裝短也

禮記詳說 兴卷五去 月介 董

造衣纤作之 必率循故法不得更為新異也冠與帶亦各有常制

火九月授衣於是作之可也 謂祭服也經云具飭衣袋飭謂正也言備具正理衣 孔疏此云交緣叉下交別云衣服有量故鄭 鄭注此謂祭服也女謂畫也祭服之制畫衣而繡裳 裳云交調畫也者以經交與緣相對祭服裳繡而衣 此謂朝燕及他服 凡此為寒益至也詩云七月流 因制衣服而作之也 知此經

言遂陳先公居豳施化之事言七月之時火星西流 九月之時當授民以衣服 至故作衣服此詩是幽風周公所作周公因管蔡流 者謂戰伐田獨等之服引詩七月滅火者證寒之益 服委曲言之 上是祭服故知此是朝燕也及他服 造此云循其故上云文繡有恆恆則故也但上是祭 及制度来色皆有度量必因循故法也不得別更改 衣服有量必循其故 作會是衣畫也宗蘇強火粉米黼黻統繡是裳繡也 **董色輕故在衣以法天編色重故在裳以法地也** 此朝燕等之衣服小大長短

廬陵胡氏日鄭以具飭衣裳交繡有常爲祭服者以

也先王所以壹民德有在於衣服之閒故其命司服

馬氏日冠帶有常則無苟變於昔也所以示民不貳

雅記詳說

《卷至五 月令

美

子重首婦人重要故也言上下之異用則曰衣裳言 事焉冠帶有常者欲其無所變也正言冠帶則以男 量者言所受各有量也變裝日服叉以見乎必服其 衣在上而長裳在下而短所謂度有長短也衣服有 衮冕之九章小至於立冕之| 章所謂制有小大也 嚴陵方氏日青赤為文赤白為章言文則章可知作 **緯於衣刺繡於裳言繡則繪可知衣裳之制大至於** 大小之異事則日衣服言男女之異尚則日冠帶反

其爲是歟

覆言之者以 僭亂之原常生於 此故也都人 土之刺

履記詳說 卷三十三

飭衣裳也

月合

風己戒寒隔霜至而冬裘宜備故於仲秋命有司具

講義楊子曰大寒而後索衣裘不亦晩乎至於季秋

易云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則燕朝亦云衣裳矣

服也然虞書音繪衣繡裳則不必祭服亦文繡也又 禹致美黻冕也以衣服有量為朝燕服者以禹惡衣

衣織裳按尚書作會宗經謂畫器也附合周禮以為 郝解交繡謂交彩刺繡鄭康成訓交為畫謂祭服 萐

之不得更爲新異是所謂條具而飭正之也冠稱是 是具筋處蓋有恆有制有度有量皆故法也合率循 命官謹衣服之制下因示以冠帶之制五箇有字俱 畫衣恐未然 是自然的工夫只在具飭及必循其故上然循故正 新裁服勝於陰故於四陰之月命之末一句截上是 既云有常亦當具飭而循其故矣 服者帶束是服者何獨 無工夫蒙上文來不待言也 循故明明是只

要依 言之或服於朝有朝服之量而必循其故也或服於 裳短有長短之度也祭服如此其具且飭矣以眾 裳繍有文繡之恆也一章九章有大小之制也衣長 司服之官條具而飭正乎衣裳焉以祭服言之衣繪 之且人好新大抵從衣服上起 之量而必循其故也眾服如此其具且飭矣至若首 燕有燕服之量而必循其故也或以備寒則有他 之冠身之帶亦與此服而相須者各有常也必謹修 其法以制之或以質或以文各有一定之則也不然 先王之法服恐制 久人 玩有 當仲秋之月乃命 新異之制故條正

禮記詳說 卷五五 月介

美

按具飭衣裳句冠遍節文繡有! **室不負司服之職哉** 注疏分祭服朝燕等服於

三句泛言其有舊法衣服 衣服有量二句連言朝燕等服冠帶句附衣裳後言 謂交繡則有其常規制則有其大小度則有其長短 皆其舊法也作衣服時當有酌量必循其故而不可 貴賤非小大也對長短言則[,] 改易求新 不同 如 何得 如 此 說似覺明順 樣故有量謂劑量斟酌之大抵不 二句承上方是著力言之 小 經文無據愚意交繡 恆三句連皆言祭服 大只是寬窄人之身 小大以九章言似屬

> 離平舊 法

其殃 乃命有司由嚴百刑斬殺必當毋或枉撓枉撓不當反受

陳注 曲之義謂不由 刑罰之合前月已行此月又申戒之也枉橈皆屈 1 理而違法斷之以逆理故必反受殃

禍也

鄭注申重也當謂值

之時必須當值所犯之罪經云枉機不當枉調違法 曲斷機調有理不申應重乃輕應輕更重是其不當 孔疏申重也釋詁交云當謂值其罪者言斷決罪人

記詳說

卷平五

月令

芜

嚴陵方氏日孟秋旣命嚴斷刑矣至此又命之故曰 也 先王奉天故其所命止於是月也刑有五而日百刑 申嚴焉與堯典言中命同義且 不必斬斬殺必當處其及於無辜也然刑之所加不 則據成數言之與百禮百事同義斬者則必殺殺者 者據罪言之也傳日罪多而刑五非謂是乎必曰百 枉則在上者不值撓則在下者不申便斬殺不當則 止於斬殺所命止及於此者以大辟尤人所重故也 以或枉橈故也先王奉天如此而有司或枉橈焉是 **酉爲陰中物旣告成**

遊天也逆天則 天災適當之也孟子言出乎爾者反

下之事也

脱全具者亦牢祀所祀也下

皆然王肅

純色日儀體完日全

案初錄者食草

日

匆食製

平爾者同義

按命有司申嚴百刑提 **| 次四旬 欲其刑之當夫嚴而且當天下無冤民矣** |是申嚴之意末||句反言以戒之命字箱至宋 旨申刑罰者何順養秋氣也首二句 起一 氣說下斬殺弘當二 欲其刑之嚴 旬

斬殺舉其重者

羔豚

之屬

也

視長短者謂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

之牛角握之屬也

五者備當

上帝其饗者上帝天

事日比品物

相隨日類

大謂牛羊豕成姓者小謂

必比類者已行故

胍

用勁望配各以其方之色也

11

日祭皆案行之也略肥瘠者孵五酮也肥充也溶瘦

察物色者物色射動之別也歷禮陽配用

野陰

色少比類量小大減長短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饗見月也乃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案獨豢瞻肥瘠察物 陳注字主性者祝告神者全謂色不雜具謂體無損也

卷至主 月合

養牛羊日獨養光豕曰祭得其養則 皮也所視所案所瞻所察所量五者悉備而當於事上 陽之類而用之也小大以體言長短以角言皆欲中法 色或騂或黝陽祀用騂柱陰祀用黝姓比頻者比附陰 肥失其養則瘠 物

帝 且散饗之矣況辈神 鄭注於鳥獸肥充之時宜省羣牲 主祭祀之官也養牛羊日勞大豕日豢五者謂所視 也所案也所應也所察也所量也此皆得其正則 也宰就大宰大就

帝經之上帝經之而 月鳥歐肥充固宜省視故命之循行犧牲以 無神

不饗也

嚴裝方氏日宰以宰性爲事者配以配神爲事 也若專事當法則天神饗之也 月 分

記詳說 之而已以物至此 之養犧牲蓋技充人而獨之也至此命宰配特循行 性將以配神也故循行機性必命是一官焉夫季夏 解全者純而不雜具者完而無傷若外祭毀事用聽 性以 之物豪,吾別之事獨家所以阜蕃其牲春秋傳日奉 非所謂全也若隱鼠食郊牛角非所謂具也獨者豢 騂性毛之陰 |類之乎物色者毛物之色比類者各比其陰勝之 (告日博碩肥所其可以不視乎收入日陽) 卷下五 祀用黝性毛之則物色其可以不 形成 Mi 不變故也犧牲已見仲春 呈 察而 肥 用

現全 色言必比類亦各其所 Ш 於循行犧牲言配全具於案芻豢言瞻肥瘠於察物 陰陸氏日五者倚當 具瞻肥瘠必比類 址 **獨言皆中度繫上事言之蓋** 謂所行所案所察所量 所观

講義五者備具而當制度至其祭祀之時加至誠 行之以禮上帝其有不饗者平 而

郝解秋嘗饗帝故命循牲色純日犧全具不殘缺也 或黝陽用騂陰用腳也各以類小大長短謂角體也 案按通察也草食日芻穀食日豢物色謂毛色或骍

船記訴說 五者一会二加二色四大中五長中上帝其饗奉神 卷五五 月合

亖

可知

意將東大享必用儀性故先有巡牲之命幸服 色之純與體之完也案粉豢案其何以養牛羊何 可巡牲之責者视案婚察量五件平看視全具視其 **新裁中度以上命官循牲之法未二何命官循牲之** U

養大承也瞻肥瘠使得養為肥毋使失養為瘠也察

陽之類如陽配用駐牲陰配用點性也量小人至中

何小大以體言長短以角言備是視案驅察

物色 必比

類

作一句察栩蔚黝之色必比於祭祀陰

量五

者俱舉無遺也當是各舉

物言如視矣而全

度作一

之敬而內之誠敬可知故上帝其献享矣况弘神乎 此二句論其理未及祭也玩其字是逆料語蓋備當 各從其類量矣而適中其度乃件件恰好處耳注悉 無上帝必享之事而有上帝必享之理 牲而我敬事神明之心寄之於姓之備當則上帝雖 則上帝可享矣巡牲可忽乎哉。神明之享不享於 具無虧案矣而勞豢有著雖矣而皆得其肥繁矣而 不為性而享獨不為我所以具性之心而享乎所以 備而當於事理一串看須稿誠敬意蓋備當乃外 t

按巡行機性提起視全具 一也紫笏豢二也瞻

記評說 三也察物色必比類四也量小大視長短五也 卷至五 月令

是如此說郝京山謂一全二肥三色四大中五長中

其用則上帝其饗矣其饗者期望之醉是命宰祝之 調無損中度各有所宜用也備當謂五者備而各當 體言孔疏分牛羊豕爲大羔豚爲小與下句長短不 丹於陽之類也孔疏比類之說不可用小大只以形 黑無無物色不同物色各有所宜用也故云比類 獨拳察肥挤爲一也二者不同郝說似優備之 與注稿不同蓋注以小大長短中度為一而郝以常 相類陳注亦不用其說小大長短與具字亦不同具

意如此

不子力難以達秋氣以大嘗麻先

過時之陽暑陽者君象故諸侯以下不得難也暑氣退 則秋之涼氣通達故云以達秋氣也 陳注季春命國難以單春氣此獨言天子難者此爲除 鄭注此難難陽氣也陽暑至此不衰害亦將及 發熊氣禦止疾疫 **積尸之氣氣鉄則羈鬼亦隨而出行於是亦命方相** 以及人者陽氣至行此月闳直昴畢昴畢亦得大陵 氏帥百隸而難之王居明堂禮日仲秋九門磔攘 麻始熟也

卷五五五 月介

黃

昴畢之閒得大陵積尸之氣故爲災今此月陽氣左 將及人者亦謂對季春言季春之時陰氣右行日在 後陽氣應退至此不退是涼反熱故害及於人云亦 孔疏季冬及季香難皆難陰氣也恐此亦難陰氣故 陽氣左行此月福直昂舉者以天左旋星長與斗建 行至於昴畢亦得大陵積尸之氣故云亦將及人云 云難陽氣言陽氣至此不衰害亦將及人也秋凉之 **昴墨也其八月合昏之時斗柄建指昴墨本位其昴** 循天而行此月斗建在酉酉是昴畢本位故云宿直

畢之星於時在寅云氣佚則厲鬼隨而出行者大陵

旣爲 氣陽氣至大陵俱致積尸疫氣案十一月陽氣至於 **此亦磔攘也但女不備耳季冬云大難明九門磔攘** 禦禁止疾疫之事也既引明堂禮仲秋九門磔攘則 鬼隨而出行云亦命方相氏者亦季冬以周禮季冬 難陽氣陽是君象則諸國以下不得難陽氣也案陰 子諸侯有國爲難此云天子乃難唯天子得難以其 命方相氏故云亦也引王居明堂禮者證仲秋難義 季冬稱大則貴態皆為也季春云國難熊氏云唯天 云以發陳氣者謂秋時凉氣新至發去陽之陳氣防 積尸秋時又得陽氣用益疾病應氣相 月合 感故屬

禮記詳說 卷五五 危应而不難十二月陰氣至於虛危而爲難者以 **宿直柳鬼陰氣至微陰始動未能與陽相競故無疾** 月陽氣初起未能與陰相競放無疫疾可難六月

害可難也季冬亦陽初起而爲難者以陰氣在虛危

又是一歲之終総除疫疾故為難也其磔攘之牲案

是則用羊用犬用雞也蓋大難用牛其餘雜聽大者 可也是則用牛也羊人云凡沈辜侯禳其其羊性犬 小司徒職云小祭祀奉牛性又牧人云凡毀事用號 人云凡几珥沈幸用赈可也雞人云面釀其其雜牲 ·用犬小者用雞此皆能氏之說也

新旨上二句是除過時之陽正以達及時之陰先薦 子胡麻多油然亦非發飧之具未知古人所食何麻 而今人少有食者苴麻有子不可食泉麻但可續無 難以通秋氣不及國與天下也詳見季春嘗麻食新 **郝解天子乃難惟天子行之祆陰尚微天子陽主故** 嘗麻炊麻爲飯詩云末麻菽麥麻與五穀同

按个八月芝麻熟芝麻亦嘉穀故食之且薦廟但今 之西域故名古人之胡麻飲想亦可飯也 人只作油不知古人食法何如其黑者胡廉張騫為

後當順時食也

記詳說 《谷五五五 月介

美

泉麻字

是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包穿買營修困倉 可食郝云無子可疑

陳注四者皆爲斂滅之備穿地圓日實方日害

鄭注爲民將入物當顯也穿資審者入地隋日實方 日舎王居明堂醴日仲秋命庶民畢入于室日時殺

將至毋罹其災

孔疏隋者似方非方似同非圖以其名實與害相類 故並言之而謂方日害者實既隋圓故以害爲方也

將至無權其災者言當仲秋之時戒敕於民日此時 引王居明堂禮證此月築城郭建都邑之意云殺風

> **設唯恐穀不足以充民之食而多方補湊之也此**軍 也麥乃續舊穀而符新穀者故勸種之只是君臣吸

木之深湿也

人之所恃以爲安固者城郭環於外

邑安其居以爲儲穀之備也賢善国倉儲穀之所不

必言菜菜助報之不足者故務畜之多積聚帶言之

寒所以不同 **陰災未盡成熟須出野收斂至十月之後又入室遊** 秋已入室者但仲秋之時耘鋤旣了乘時入室以選 詩十月之後云嗟我婦子日爲改歲入此室處此 殺害氣將欲 出民當入室毋處田野罹被其災案幽 仲

藏九不可壞故曰修凡此皆敬藏之事故於建酉閩 嚴陵方氏日實密皆以次土藏物故日穿困倉則 戸之月言之

山陰陸氏日藏而留穴謂之實質出於一孔窖盡藏

禮記詳說

之也 相承 節級个歲之收三節開來歲之利三節雖三事意各 之備員日實方日害俱以在民言 新裁三節總言敛藏重豐之事首節修敛藏之備 新旨上二句是爲人斂藏之備下二句是爲物 此級藏非為製前發此時穀熟之時與郭都 《卷手五 月令 毫 斂

穿之修之而所以斂蔽者有其地矣 都邑處於內也築之處之而 人之所恃以為儲蓄者資奢隱於下国倉蓋於上也 肵 以禦衞者有其備矣

水不便開穴見山中人有高處穿洞藏物而 **拔四旬相因城郭言其衞都邑言其居害在地中昉** 面可謂之實方員之說未確倉房也国國 也 開其前

八命有司趙民收斂務夏米多積聚

也素所以助穀之不足故蓄之爲備多積聚者凡可爲 **陳注孟秋已有收敛之命矣此又趨之以時不可緩故**

歲備者無不貯儲也

季

月令

福記詳說 卷玉五

嚴陵方氏日趨民則急趨之也孟秋言命百官始收 **斂以其物初成至此則物既成而收斂不可緩也故** 鄭注始為禦冬之備

趨之焉詩言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則又不特莱而已 助其不足故並及之

按以收斂句為重下二句所以 多積聚不止言菜間山西人云蛋與蔓青半年糧當

是此類

乃勸種麥田或失時其有失時

特勸 陳注麥所以領舊穀之盡而及新穀之登尤利於民故 種而罰其情者

鄭注麥者接絕續乏之穀尤重之

絕也夏時人民糧食關短是其乏也麥乃夏時而熟 孔疏前年秋穀至夏絕盡後年秋穀夏時末登是其

種以麥獨勸之是尤重故也

是接其絕續其乏也尤重之者以黍稷百穀不云勸

嚴陵方氏日麥以秋稼至夏乃穑其來久矣以其牟 利之遲處民惰而不種也故特勸之焉其有失時行

罪無疑者所以重農時而戒不昏也

新旨上節是促民斂而廣所譜下節是勸民種而罰

卷主主 月命

記拼說

新城內營命民收斂至此又命有司趙之獨其樣於

所當收斂於麥之將來者亦宜及時以播種勸其種 聚而多之欲其廣一歲之備也然不惟物之已成者 學也等於菜而務畜之欲以助穀之不足也等於藉

而罰其惰亦是命之有司者

按行罪猶言加之罪無疑言其決然也

水始涸 是月也日夜分雷始收聲整蟲坏戸殺氣浸盛陽氣日表

陳注环盆其蟄穴之戸使遍明處稍小至寒甚乃瑾墨 之也水本氣之所為春夏氣至故長秋冬氣返故涸也

鄭注叉記時候也語始收聲在 本也天根見九月末也汪居明堂禮日季秋除道致 而水澗又曰兩畢而除道水澗 未止而云水竭非也周語曰辰角見而雨舉天根見 也整盛盆戸謂稍小之也涸竭也此甫八月中雨氣 扡 而成梁辰角見九月 中動內物也

禮記詳說 伏而己至十一月一陽初生寢下坤上復卦用事實 孔疏知動內物者以雷是陽氣主於動不惟地中潛 物也云蟄蟲益一門稍小之者一門家也以土增益穴 為動坤爲地是動於地下是從此月爲始故云動內 卷五宝 月令

梁以利農也

之四畔使通明處稍小所以然者以陰氣將至此 之也云此甫八月中雨氣未止而云水竭非也者再 坏之稍小以時氣尚温納須出入故十月寒甚乃閉 水胡非也引周語以下者證九月水始溫不得在八 爲始八月而直昴畢畢基主雨故云兩氣未止全宣 始也以雨墨在九月之初今此始八月之中對九月 以

> 也成梁所以使民不涉皆國語注文云辰角見九月 泉者以國 也案律屈志角十二度亢九度天根在亢之後辰角 本天根見九月末此鄭之言也九月本謂九月之初 與天根相去二十一度餘日校一度則九月本與 叉日所以除道治樂者國語注治道所以便行旋通 謂辰角見後五日則天根見也國語皆謂朝見以 月末相去二十一日有餘也而韋昭注國語辰角見 而舉舉後五日始天根見中閒亦校二十餘日也非 之後五日天根見不同者蓋辰角見後兩以 語上文既 云水胸下叉云 兩學 除道故云

禮記詳說

《卷五五 月俞 里

藍 故法 地治道水上為梁便利民之轉運故云以利 東方未間也云除道致梁以利農者農民收刈 管麻驗之亦然而皇氏云九月之時辰角天根昏息

農也

嚴陵方氏日坏戸者以土翁之蓋闔戸之謂也與坏 也陽氣日衰者以陽盛於夏故至此而衰也陰主殺 坦牆之坏同義殺氣浸盛者言陰之夷物至此而酷 陽主生浸言若水之浸日言與日加益 新旨首節雜專其時氣物類之應末節歷舉其因時

星名見者朝見東方殺氣日盛雨氣盡也云天根見

辰角見而雨畢注云辰角大辰蒼龍之角角

而水涸者注云天根亢氐之閒謂寒露雨畢之後五

天根朝見水派盡超又云雨畢而除道水捆而成

月也云

當謂豬水若雨水不可定 生陰氣盛陽氣衰故水漸 漫盛猶易之剛浸而長浸漸也方氏說鑿水陽氣所 按日炭三旬各一 項下三句 城 · 連陰氣肅殺故日殺 而將涸此時非即涸也

陳注此與仲春同一夜分則同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甬

以致平而已故日平鈞石則歸於正矣故日正然仲 矣後特言輕重之鈞而已彼以用言此以體言故也 嚴陵方氏日鈞蓋三十斤之稱與仲春所謂鈞者異 石蓋四鈞之稱以其尤重而內實故謂之石權 衡皆

麗記詳說 《卷五五 月令

里

春所言不同者則女各有義焉

接伸素药衡石與此不同方氏言之明矣然仲春亦

有作釣石之說

。 財不 医上無 乏用 百事 乃遂 理 原 市 來 南 族 納 貨 賄 以 便 民 事 四 方 來 集 建 郷

斯部 民用也 征以致其難也易關市所以來商旅貨謂化之以爲利 皆至此言貢賦職修也財所以待用財不匱則無乏用 朱氏日 有之以為利來商旅所以納貨賄也凡此皆以便 四方散而不一故言來集遠鄉邈而在外故言 關者貨之所入市者貨之所聚易請無重

利之開闔斂散必以節故以時納之然後可以待時

城郭宫室百官有司幣帛蹇舜於是取

馬氏日古者頒貨於受藏之府頒賄於受用之府蓋

也用所以作事無乏用則事皆遂也

鄭注易關市謂輕其稅使民利之商旅賈客也匱 亦

關市所以來商旅而已來商旅故貨賄可得而納也 嚴陵方氏日入以爲利者商也行而從人者旅 皆供故國無芝用上下豐足故百事乃遂遂成 自入是納貨賄也以此之故便利民人之事四方總 市既易則商旅自來是來商旅也商旅既來則貨賄 孔疏關市之處輕其賦稅不爲節礙是易關市也 來聚集遠鄉於是皆至貨賄旣多則庫財不匱所須 乏也遂猶成也 机

禮記詳說

《卷至五 月令

遂 言 遂 其 志 之 所 欲 為 也 大 傳 日 財 用 足 故 百 志 修矣此时所以不匱也財蓋貨期之總名匱竭也夫 便故曰以便民事四方散而不一故言來集毫鄉邈 **夫貨賄以時而納之待時而出之更爲出納各從其** 成正謂是矣 財所以待用用所以作事故繼言上無乏用百事乃 而在外故言皆至四方來集邊鄉皆至則貢賦之職

經 97-433

垩

無乏用 百事乃遂

成正財貨交通之候故有此舉在便民事分前是在 新裁此王者輕稅法而 方來集主賦言卽甸服之內五百里者雖散而不 至主貳言即旬服之外自侯服至荒服者雖邀而在 王者行厚商仁政以感民也易關市句作旨重看四 上者平政以利乎下後是在下者修職以利乎上欲 事字民事以貨賄之納而便國事以賦貢之修 外而資金賣錫頁稀頁鹽之職無不修焉 而納總納銓納秸納粟納米之職無不修焉遠鄉皆 利民利國之事仲秋農功告 要看兩 而辦

卷五五五 月介

藲

器

來集亦王道自然之利 时也另關市是王道自然之政無聚財之心而財貨 公私兩事皆藉於財王者所以易關市以來天下之

說來集主賦皆至主貢言不知貢賦自有常典似不 原上下之所適豈有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 欲出於王之塗而上猶乏用乎不必說貢賦上去舊 新旨此輕稅逼商爲利之溥自下而及於上也蓋財 因通商而來至也 時當仲秋萬寶告成矣王者於

> 鄉四方之財皆吾財何至於匱財以待用上藉此以 集於斯臺鄉之間其仁者皆又至止於斯如是而建 末相資民事得其便矣吾見四方聞其風者皆來聚 無乏凡朝聘燕享軍旅喪祭之事無一之不遂矣所 謂來百工而財用足蓋如此 **一非以來商族乎商族** 既求則貨賄皆納自是而農

拨納貨賄以民閒言商旅來則貨賄入境內民事皆 便財不隱主上言故注言員賦職修貢賦不分亦可 何不聯 百事亦上之事 **達鄉云翠則四方爲近** 馬氏納貨賄謂納於上與便民事

禮記許成上 凡學大事母逆大數必順其時慎因其類

後五五

月令

陳往大平如上功徭役合諸侯舉兵眾之事皆不可悖

陰陽之大數四猶依也如慶賞者乃發生之類刑罰者

璺

乃肅殺之類必順時合而謹依其類以行之也 始征伐此月築城郭季秋教田獵是以於中爲之戒 鄭注事謂與土功合諸侯舉兵眾也季夏禁之孟秋

焉

孔硫百事皆成於此之時與舉其事無逆天之大數 **少須順其陰陽之時謹愼因其事類不可煩亂妄爲** 此 云築城郭故云事謂興土功孟秋云始征

此時行寬大之政焉關談而不征市廛而不征易關

不致其難焉惟其易之所以商願藏市旅願出

市

而

之形置 伐季秋云教田獵故云合諸侯舉兵眾也但此月上 **有孟秋始征伐下以季秋教田獵故云是以於中為**

嚴度方氏日聚之至於無窮散之復歸於無物者數 舉大事不可逆也數之所運而爲時時之所從而爲 陰陽之出人而己事之作止豈能逃此哉故人君之 也凡物有數者皆出陽而入陰則所謂大數者不過 因陰陽之類而無變也時方來也故欲無違類有守 類必順其時言順陰陽之時而無遠也慎因其類言 也故欲無變然順之而或苟則失其時故於順日必 卷五主 月令

之所同然特以當圖戸之時尤不宜妄舉故申戒之 於此也 囚之而或妄則非其類故於因日慎舉事如此四時 體品洋說

馬氏曰凡舉大事無逆大數必順其時漢因其類則 事而順共時以行之 因其類以守之則所謂毋逆大 也數運而爲時陰陽麗焉質而爲類萬物歸焉舉大 凡所以開物成務旨天下之道以成變化者無非數

數也若去數之所不能誠則非事也有道行焉 新長此節要重伸秋講上二句是反言而虛論其理 下二何是正言當順此仲秋之合而慎因其類以行

> 此大事不可逆陰陽之大數逆之則天道不順於上 妄動也 之也時字即大數類字即大事注中廣實二句是醫 則止固不失時而不舉亦不因時該舉此事而輕暴 於順時舉事中詳審量度兢兢業業可行則行可止 設不可用 而因之存乎人因時在人而因之斟酌在心慎因者 秋之時天地始肅而此土功等大事乃肅殺之類而 而人事安得克舉於下然必如之何而後可盡此仲 當因者也但因而不慎得無有多事之擾乎必也情 土功徭役合諸侯動兵眾皆大事也凡 此節要看齒愼字慎心慎也大數在天

記声說 晚卷至主 月合

而因之靈過持重毋過輕躁不得則依此類而行之 家之大事天道人事兩得之矣 可已則弗行也庶不悖逆陰陽之成數亦不輕舉國

陳注兼刑賞其理方全不可略 按此秋時當言秋故時講多主肅殺之類一邊說然 逆順二字一反

正說因類謂其事與時相類也

仲秋行素合則就兩不降草木生袋國乃有恐

際注卯木之氣所應也卯中有房心心爲大火故不兩

且有火訛之驚恐也

鄭注卯之氣乘之也卯宿直房心心爲大火也

江夏奇別其國乃旱擊蟲不藏五穀復生 陳注午火之氣所傷也 **所動放也** 陽動也 按三句各爲一 鄭注午之氣乘之也 秋雨旬反混 如此故草木生榮而不枯死也國乃有恐則少陽之 不降則兩非不降也特所降者非成物之兩層以其 **害但以訛偽言語相驚故云以火訛相驚** 為木金能剋木又仲秋雨水水又剋火火竟不能爲 行春之合位當卯致大火之氣火是積陽故時兩不 孔疏秋雨不降天災草木生榮地災國乃有恐人災 欲執之而有所不勝故也五穀復生則盛陽作之故 嚴废方氏曰其國乃早則陽九故也蟄蟲不識則陰 孔疏其國乃旱天災也蟄蟲不藏五穀復生地災也 **酸陵方氏日春雨所以生物秋雨所以成物日秋雨** 仲秋行春合時雨不降之意仲秋是應雨之時今 卷五五 以伸秋致仲恭火氣故有火但仲秋爲金仲森 以火訛相驚 項 生樂鄭謂應陽動爲是方氏連 哭

心。	設有理	依舊	接收	郝駕	禮記計治	放黄	登	嚴感	孔碑	藏	鄭注	動也	東注字	- 核二
禮記詳說卷五十五終	1	依舊稅先動爲是謂當收而不收也草木死跟風雷	按收雷先行依郝設謂雷收聲之早似不足爲異也	郝解收雷先行不待日夜分而雷先蟄陽氣閉藏也	施記詳說 参五士	故草木蚤死	發於陰中收離收雷先行則愆於陽故也雷風不節	嚴懷方氏日風災數起則非以時動故也雷以陽中	孔疏風災數起收雷先行天災草木蚤 死地災也	寒氣盛也	鄭注子之氣乘之也北風殺物		陳注子水之氣所泄也收雷收於之雷也先行先期而 行冬合則風災數起收雷失行到水透灰	核三句各篇。項
		唱當收 而不收	欧浦雷收聲之	7日夜分而雷	月		先行册征於	赵赵則非以時	男先行天災草			·	收雷收摩之 (大百) 木色	
		也草木死	早似不足	先整陽氣照	晃		陽故也雷日	動故也雷	木蚤死地		先猶早也冬主閉		雷也先行	

腰記詳說卷五十

李秋之月日在房昏虚中旦柳中月令

陳注房在班大火之次也

度中去日九十三度旦張十八度中案元嘉厭九月 孔疏三統厤九月節日在氐五度昏虛一度中去日 節日在亢一度昏牛八度中旦井二十九度中九月 九十七度旦張初度中九月中日在房五度昏危 鄭注季秋者日月會於大火而斗建戌之辰也

中日在氐七度昏女十一度中旦柳十二度中 月令

陳注無射戌律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

五百二十四 鄭注無射者夾鍾之所生三分去一律長四寸六千

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季秋氣至則

無射之律應

千七十五下生者三分去一今夾鐘七寸取六寸三 孔疏案夾鍾之律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

> | 鴻鴈來賓爵入大水爲蛤鞠有黃華豺乃祭獸戮禽 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也

千五百二十四在故云無射律長四寸六千五百六

八十六分三分去一則去三千二百六十二餘有六

六十一又以三千二百二十五盆之總爲九千七百

之則爲三千二百二十五其夾鍾整寸有六千五百

夾鍾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者又三分

分今更三分之則一寸者分為六千五百六十一分

分去一有四寸在夾錘以一寸爲二千一百八十七

陳注此記戌月之候鴈以仲秋先至者爲主季秋後至

月令

雇記詳記 | 大巻五十六 自有五色而黃爲貴故鞠色以黃爲正也祭獸者祭之 飛物化爲潛物也鞠色不一而專言黃者秋令在金金 於天戮禽者殺之以食也禽者鳥獸之總名鳥不可日 默默亦可日禽故鸚鵡不日獸而猩猩通日禽也 者爲賓如先登者爲主人從之以登者爲客也爵爲蛤

鄭注皆記時候也來置言其客止未去也大水海也

戮酒殺也

來則過去故不云賓今季秋鴻鴈來賓者客止未去 也循如實容故云客止未去也大水海也者案國語 孔疏上仲秋直云鴻鴈來今季秋云來賓以仲秋初

殺之而已不以爲祭故直云戮禽此亦互文也禽獸 以經祭獸戮禽禽獸皆殺之但殺獸而又陳戮禽則 云雀入于海爲蛤故知大水是海也云戮猶殺也者 初得皆殺而祭之後得者殺而不祭也

特言有春秋傅日有者不宜有也桃華之紅桐華之 於鞠言之者以萬物皆華於陽獨鞠華於陰而已故 其色正應陰之盛故也豺乃祭獸戮禽者祭獸於天 嚴陵方氏日桃華於仲春桐華於季春皆不言有獨 然後發禽而食也然於祭日獸於戮日禽何也蓋豺 白皆不言其色獨鞠言其色而日黃者以華於陰中

本卷五十六 月令

之於物凡可禽而獲者皆戮之所祭之獸唯可狩而

獲者爾以其特大故也

山陰陸氏日來客言其萬中國如客也言黃華以黃 爲美華及訓黃以此玉藻日大夫玄華祭言獸以大

者祭也詩曰言私其縱賦研于公有是哉

五色而黃爲正祭獸解見前禽者鳥獸之總名戮搏 客用此意與雀逼蛤蚌屬大水謂江海鞠菊同菊有 **郝解鴻鴈來賓言非久將去也杜甫詩云秋燕已如**

新旨察時物以知天氣也 此記戌月之候也鴻鴈

> 以仲秋先至者爲主季秋後至者爲賓爵飛物也入 之應候者山 秋氣而吐華粉先祭獸而後戮禽以食焉此皆物類 大水爲蛤則化爲潛物矣勒色不一而黃者爲正咸

主後至爲賓不甚明一說仲秋初來言來尚少也季 其大者所戮以食者則不論其大小故分別言之日 接來賓謂不久居中國而暫住如賓也陳注先至爲 秋來多如賓客之會集也祭獸戮禽皆獸也祭以舉

灣日禽山

體記許說

本卷五十六

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

陳注總章右个两堂北偏也

無有宣出

陳注務內謂專務收斂諸物於內會合也合天地閉藏

之令也宣出則悖時令

館注申重 内開收斂入之也會循聚也

間收敛其物言貴之與暖無有一人不勤務收斂內 孔疏於此月之時敕命百官貴之與暖無不務內內 以會天地之藏者會猶越也言心皆極獨天地所

藏之事謂心順天地以深閉藏也無有宣出者以物 以內季秋言無不務內季春言發倉廩季秋言無有 則存乎秋不先會於秋則冬無所藏也季春言不可 嚴峻方氏曰號令未嘗不嚴特以天地嚴疑之氣盛 皆收斂時又閉藏無得有宣露出散其物以逆時氣 宣出皆所以順陰陽之理而已 於西北故奉時氣以申之爾夫藏冬事也內以會之

聽命者悉也 馬氏曰號不一令不再必申嚴焉則天地方肅欲其

禮記詳說 山陰陸氏日言命百官徧命也言百官又言貴賤尤 《卷五二六 月令 五

詳言と

地之氣而藏之使無宣布而出見也 講義順時之令使所務者在內而不在外所以會天

以合天地閉藏之氣如有宣出則違時也 新裁此季秋斂藏之事申嚴號令作冒下二條一分 郝解中嚴號令應肅氣也務內謂百務皆整節收斂 命百官收斂而申戒之一專命冢宰儲蓄而申勉之

皆申嚴斂滅之令也

孟秋命百官始收斂仲秋促

心飭謂致其力也

民收斂此又申嚴收斂之號令焉蓋季秋萬寶告成

天地於是平閉藏一宣出則悖時令故命百官無貴

之特以合此時閉藏之令耳一待宣泄之時則賑濟 貸發悉取之以廣吾散財發粟之仁者亦於是乎在 閉藏之令不容輕發倉廩開府庫以悖時令也 豈曰積爲朽蠹之計而己矣藏之爲散之之地也 無賤皆務藏百穀於倉廩斂財物於府庫以合天地 者順宣之者逆順之者昌逆之者殃 之闔闢天人一也是故時藏而藏順天氣也故內之 新旨何以戒宣出也令務內以會天地之藏也氣機

按號令爲斂藏之號令時講以倉廩府庫爲說是主 在上者與前處收斂不同若謂申嚴前令或可云百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六

月令

官員賤無不趨民務內則與前不相悖俟再質 京山言百務皆整節收斂不主財用似亦說得去 藏字屬天地之合非謂會天地之合而藏之 郝

防心家字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藏帝籍之收於神倉城 陳注農事備收百穀皆燉也要者租賦所入之數籍田 所收歸之神倉將以供粢盛也祇謂謹其事敬謂一其

帝籍所耕干畝也藏祭祀之穀爲神倉祗亦敬也 鄭注備猶盡也 定其租稅之簿 重染盛之委也

六

孔疏帝籍者供上帝之籍田也神倉者貯祀鬼神之 此神倉之中當須敬而復敬必使飭正 **拿也言天子於此月命冢峷藏此帝籍所收禾榖於**

嚴陵方氏日仲秋言趣民收斂然猶未備也至此始 制國用故也然幽詩言十月穫稻而此乃言備收者 制於冢宰而甸師之掌耕耨王籍又隸於天官故也 以地氣有早晚故也然此皆命之於冢宰者以國用 少之總數猶宰夫之治要司會之月要與舉之將以 馬氏日祇敬必飭則以供粢盛敬神故也敬在內祗 **言備收焉農事備收然後五穀之要可舉也要謂多** 七

爬記詳說 《卷五十六 月合

則敬之在外見者也言內盡志外盡力也

新裁此王者因時命官備神人之用而申戒其自盡 備收是言其時冒下二事蓋此時五穀帝籍皆入矣 意冢宰掌天下之財賦者故先王於季秋有命農事

五穀之要乃公田賦稅所入之數是國用所繫舉之 粢盛是 配典 所 繋 藏 之 有 備 物 待 用 意 一 是 國 用 有量入為出意帝籍乃籍田之人歸之神倉將以供 是配典所繫之重如此故當外焉祇謹其事內焉敬 其心合內外而飭致其力也 末句重减敬二意

뺎敬則力必致不待言矣謹事者欲其兢業於贍給

積貯而心不貳於細事也力言飭者要他做得整整 心者欲其眞實於算計量度而心不分於他務蓋藏 存留而國用之事濟精潔豐美而廟用之事濟也

其事也或以孤敬與飭字不看者非孤屬外敬屬內 宰之事 按農事備收提起下舉藏二句平列祇敬雙承皆家

齊齊停停當當無差也

挺其皆入室。是月也霜始降則百工休乃命有司日寒氣總至民力不

字可平

禮記許說

*卷五十六

月令

入

陳注總至凝聚而至也 孔疏上交自申嚴號令至派敬必飭論務內必須敬 鄭注寒而膠漆之作不堅好也 恒從此霜始降至習吹論霜降寒來人皆入室叉為 總猶猥卒

饗帝當習吹順時氣習吹雖與入室不同但饗帝大 經帝至無有所私論大變明堂及當樣牲告備幷諸 事則須更云是月故習吹之事附於入室之下自太 **侯來歲之制稅民輕重資賦之數皆大事相連事異**

於上故言是月天子乃教田獵及祭禽於四方論順 時田獵以習兵戎事與於前故言是月草木黃落至

供養之不宜論草木黃落蟄蟲閉戸斷決獄刑收減 **藤秩事異於前故又言是月天子以犬嘗稻先薦寢**

嚴陵方氏曰雨露生物霜成物季秋則成物之功極 言亦其大致然爾 廟事重故特言是月也 旣成人功其可以不休乎季春言百工城理蓋創始 所不休者若弓人冬析幹寒質體之類是也經之所 孟冬矣休之於季秋不亦宜乎然古者於霜降固有 之時也孟冬言工師效功蓋成終之時也將效功於 矣百工興事造業以具人器亦有成物之功焉天地 陽氣散而成暑陰氣聚而成寒

總者聚也故曰與氣總至與仲春所言文雖小異其 皆入室以無之焉詩日入此室處書言厥民喚謂是 義一也以寒氣之至則民力或有所不堪勝故命之 秋者亦先期而命之爾於夏言處臺榭至此言入室 矣然寒氣者冬之時入室者冬之事此乃言之於季

雕記詳說 卷五六 月令

> 按百工休與民入室是兩事而時講謂入室以休其 カ似上下連看總是息民之意然工自工民自民

上了企業正入學習吹

陳注吹主樂聲而言

鄭注爲將饗帝也春夏重舞秋冬重吹也

帝其智舞吹必用丁耆取其丁壯成就之義欲使學 孔疏以下有發帝之文此有習吹之事故云爲將饗

者熟菜成故也

備而習無言於孟習吹言於季亦言之法然則孟春 山陰陸氏日此與孟春命樂正入學習舞相備也相

體記詳說

《卷五十六 月令

蓋亦習吹仰秋蓋亦習舞釋菜而經不言上下比義

是月也大餐帝嘗犧牲告備于天子 從可知矣

陳注仲夏大雲派也此月大餐報也餐賞皆用犧牲仲

秋已視全具至此則告備而後用焉 鄭注言大饗者遍祭五帝也曲禮日大饗不問卜謂

羣神禮畢而告焉 嘗者謂嘗犁膊也天子親嘗帝使有司祭于

新旨此是與時侪息見聖王之仁民處

是李秋之

此也

亦順陰陽之理也

寒氣凝聚而至民力何能堪此其皆入室以休其力

爲此蓋先王愛民之心惜民之力而豫命之如此

月也霜始降則百工可休息時也天子乃命有司曰

孔疏嘗儀性者部當祭梨神其事旣畢告祭備具於 此犠牲之交繼饗市之下知非欲饗帝之

時使有司展犠牲告其備其而云嘗謂嘗羣神者以 成故也 者以其經云告備于天子故知是有司帝是尊神故 是害帝之外別雩羣神九月大饗以報功明餐帝之 四月大雩以所穀實雩上帝之後云雩祀百辟卿 外亦鋄羣神故知此嘗嘗羣神云使有司祭於羣神 之名因經有嘗犧牲之交雖天子亦日嘗以秋物新 知天子親祭經云饗帝鄭云天子親嘗者嘗是秋祭

禮記詳說 嚴陵方氏日嘗者宗廟之秋祭特以秋祭之犧牲告 備于天子則以物成可嘗之時尤所重故也嘗如此 卷五十六 月令 土

則大饗從可知矣且仲秋之月視全具矣至此乃告 者彼取時之中此取時之盛而已 備于大子宜也然周之嘗以仲月而此言之於季月 噫嘻之詩以春夏皆爲耐穀于上帝而秋大饗與冬 金華應氏日春所穀夏大雩秋大饗皆主於爲民故 於園丘而此不載焉特云派來年于天宗而已要之 國丘則皆致其報故豐年以爲秋冬報也事天莫重 禮所謂大報天而主日也大報天則以日爲主所謂 三時未嘗無祭而冬日至之郊尤爲報本反始之重 **所于天宗而日者固天宗之長豈卽此乎鄭氏獨以**

> 天固非處其頻且資也 於濟乎吳天日明及爾出王昊天日旦及爾游行程 子言人子不可一日不見父母人君不可一時不見

見得犧牲之備也有日則精誠之積也亦有日可必 之具嘗而腥爛之需皆於是取之也 即宰配告之也告備而後用先事之敬也變而燔些 者故曰大下句人臣告祭物之備備全具也兼當意 是因五穀之熟而薦之蓋因時報乎天親禮之最重 新裁此季秋饗嘗之禮饗是因五穀之成而報之嘗 告備于天子

屋記詳説 卷五十六

月介

上合天親而不愧矣 新旨此因時報天|而配以親|不然祭以首時何九月

饗嘗之用焉是月也以萬物本於天行大饗之禮以 秋之上丁命樂正之官八於學中教學士以習吹備 而後嘗耶朱子小注亦云此是推父配天之禮 報帝生成之功人本乎祖行嘗祭之禮以配乎烈興

之神然饗嘗皆用犧牲此時告備于天子而后用焉 機性之備而後整官爲是 **牲句雙承爲是告備鄭謂祭畢而告今依陳注先告** 按孔疏當儀性連請不可從餐自爲饗嘗自爲當儀 帝只指天不兼五帝饗

兰

嘗並言亦非以祖配天之說

合诸侯制百縣爲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 配

不可從 陳荘石梁王氏日合諸侯制百縣注云合諸侯制絶句 朔日與稅貢等事皆天子總命之諸侯而諸侯頒之百 度以給上之事而不可有私也言郊廟者舉其重也蓋 來歲受朔日與稅法貢數各以道路遠近土地所宜爲 也百縣諸侯所統之縣也天子總命諸侯各敕百縣爲 劉氏日合諸侯者總命諸侯之國也制猶敕 月令

縣使奉行也舊說秦建亥此月爲歲終故行此數事者 放大集羣儒損益先王之禮而作此書名日春秋將欲 制愚按呂不韋相泰十餘年此時已有必得天下之勢 得之或疑是時秦末幷天下未有諸侯百縣此仍是古

六國削甚泰已得天下大半故其立制欲如此也其後 則分封諸侯行王者事久矣不韋作相時已城東周 者又按昭襄王之時封魏冉穣侯公子市宛侯悝鄧侯 爲一代興王之典禮也故其閒亦多有未見與禮經合

猶能彷彿古制故記禮者有取焉

職所入天子凡周之法以正月和之正歳而縣於象 衣服醴儀也諸侯言合制百縣言受朔日互交也貢 鄉住泰以建亥之月爲歲首於是歲終使諸侯及 遂之官受此法焉合諸侯制者定其國家宮室車旗

孔疏合諸侯制者秦十月爲歲首此月歲之終也當 入新歲故合此諸侯之法制又命百縣爲來歲受朔 日之政令幷授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 天子有朔日政令諸侯所稅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 占

禮記許說 谷五十六

禮記詳說

《卷车六

事之辭以遠近土地所宜爲度者言定稅輕重入貢 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皆天子之制言與者兼 有所私者言旣給郊廟車事百縣等物無得有所偏 多少皆以去京遠近之差土地所宜之物爲節度無 **皆天子制之百縣此來受處分故云受朔與諸** 侯所

也周官 其事也必合制其事者爲待來年受朔日之政令故 嚴陵方氏日合則合而同之制則制而裁之謂合制 所異者彼以子月為正爾朔日蓋元日也為來歲 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正謂是矣

私不

如法制也

能死始皇幷天下李斯作相蓝廢先王之制而呂氏春

秋亦無用矣然其書也亦當時儒生學士有志者所爲

者也貢職之數則諸侯所其乎上者也所貢之物各 然通而言之其實一也輕重之法則諸侯所取乎下 合外制言自上以制下諸侯有君道則爲內外之辨 受朔日於此言之者據建亥之正也且合言自內以 而已故曰合百縣全乎臣乃有上下之別焉故曰制 官男服貢器物衞服貢財物之類而王氏謂以詳責 下言數互相備也以遠近土地所宜爲度者或以遠 有職故謂之貢職法所以定數數所以成法上言法 近所宜之事為度或以土地所宜之物爲度也若周 近以略責達者蓋遠近所宜也以度所宜而制其法 月令

記詳說

卷五十六

五

故日爲度焉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私者言以事神 爲主非以私之於己也大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而

出敘法不於是而逐黨之則諸侯之取於民者無制 金華應氏日稅取於秋而貳集於春年之上下所以 禮之厚薄以年之上下不於是而早定之則諸侯之 所謂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也以遠近土地所宜爲 侯國無苛征王朝無過愈然其稅之有輕重郎王制 直於上者無準故於季秋領之而俾入貢於春焉則 度與郊特牲之旅幣無方所以節遠邇之期而別十 日配貢則其所主可知矣

百縣不可掊克面有所

私也

地之宜者其便於民則 而已

歲終戌之月而來歲受朔日終則有始故也 馬氏曰陽終於戌歲功成焉故於麻以自戍至戌爲

言合百縣言制亦言之法 山陰陸氏日百縣內也諸侯外也皆合而制之諸侯

秦法也秦以十月建玄為歲首亥爲水周火運秦代 **郝解朔日來歲十二月之朔日九月而合制受朔者**

周用克也

申講受朔一事與諸侯至末一事輕重**之法九**一什 說約此節言豫頒來歲正朔貢稅之制首一句作

頭

禮記詳說

爲度則定其遲速之期有以節其力而不勢以土地 爲度則定其方物有以順其序而不强然此貢稅者 非內奉己也將以給郊天祭廟之事故復戒諸侯及 一之類貢職之數金錫方物多寡之數頁稅以違訴 老五十六 夫

新裁此王者於季秋命侯國以敕屬縣欲其頹正朔 總命諸侯各較屬縣也為來歲二字貫下二項受朔 而謹貢稅無非豫奉來歲當行之典首二句作頭是 之使何者爲春夏當行之正朔何者爲秋冬當行之 日是一事如朔之晦笙虚盈日之甲乙先後於是受

禮記託院 國之稅法稅多有失之過重者所以要定去掊克也 緊大事其次正天道而下莫如一王政諸侯句是列 數有多寫又以道里遠近定稅頁之期土地所宜定 貢稅以齊王政總之合諸侯制百縣而備事於豫之 更始則事有異宜不可不定也頒正朔以一天道定 百縣不可挖克而有所私蓋稅責備祀典之重歲將 **和賈之物將以給天子來歲郊廟重事故又戒諮侯** 可不衡也與諸侯以下是定稅貢也稅法有輕重賣 正朔蓋朔日列 此節把受朔日作一事王者治厤明時第一要 念五十六 歲政介令歲將終來歲復始故不

新旨制是天子之敕但諸侯顏之耳 後於貢者所以要定主專私也與字要玩 貢職之數是王朝之貢法多有自私其土產之美而

核注疏合諸侯制爲句陳注引王氏駮之而郝京山 獨邊注疏不遵陳注是其好異處百縣諸侯所統陸

領朔是一事定稅貢是一事以違近土地所宜雙承 氏謂百縣內諸侯外郝亦謂畿內屬縣亦與陳注異

節度遠近有其期土地所宜多寡有其則也無有所 税貢達近是一意土地所宜是一意度即法與數之 私陳注給上之事而不可有私是屬諸侯百縣說方

> 是月也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 氏屬上說謂以事神爲主非以 廟之事如此似順 之天子如今之官俸然若貳是於、稅外別有應責之 所統百縣民之稅皆納之天子而諸侯之祿亦別受 說至頁遠近土地所宜便當承貢說而即以貢供郊 物政給郊廟之事雙承稅員爲是此亦一 **貢於天子者卽出於民稅之中故連言之語氣從稅** 諸侯之稅於民者無原如何逼承稅真獨意諸侯所 新旨從之背注 一不可用 或曰此是秦制并田久廢諸侯 給郊廟之事當以貢言與 私之己是另一 一說面

禮記詳說

之强弱各以類相從也 足矛戈戟之五兵班布乘馬之政台其毛色之同異力 陳淮教於田獵謂因獵而教之以戰陳之事習用弓矢

乘也枝人職日凡軍事物馬而頒之 五兵弓矢殳矛戈戟也馬政謂齊其色度其力使同 鄭注教於田 雅因田獵之禮教民以戰法也五戎謂

孔疏於此陰殺之時乃教人以戰法於田獵之事謂 因田鄉而教之也 人智用五種兵戎之器 知五戎是五兵者以别云班馬政則五戎非 以習五戎者謂於田獵之時令 班馬政者謂班布聚馬之

丈

力為主耳亦須齊色故詩云駟縣彭彭是齊色也 起記詳說 《卷五六 月令 九

惡莫甚於死以所惡寓所欲而習焉亦先王之深意之所以便於用者戈而已其松短而易持其胡援廣門以大摏僑如之喉狼瞫以戈斬秦囚子南以戈擊子皆長魚矯以戈殺駒伯則支之於用可知矣虧長魚矯以戈殺駒伯則支之於用可知矣虧長魚緣以戈殺駒伯則支之於用可知矣虧長魚緣以支殺駒伯則支之於用可知矣虧長魚緣以支殺駒伯則支之於用可知矣虧長魚緣以大殺駒伯則支之於用可知矣虧長人有之可知也然五兵也,其以便於用者太而已其松短而易持其胡援廣

禮記詳說

卷至六 月令

馬政則其政以御爲主故命僕及七騶咸駕馬氏日仲夏之班馬政則其政以馬爲主季秋之班也大司馬秋獮教治兵其以是歟

注云乘馬 世五戎是大概兵器不止五樣馬政非養馬之政故 接教於田獵此時正當秋爾之時因而教之以武事 撰而下以次獵之習戎班政之事於是乎行矣 撰四句從班馬政來執弓矢句從習五戎來天子親 解四句從班馬政來執弓矢句從習五戎來天子親

命僕及七騶咸駕載旌旐授車以級整設于屛外司徒擅

丰

那北頭罗

旣畢而授車于乘者以尊卑爲等級各使正其行列向 陳注僕戎僕也天子馬有六種各一騎主之幷總主六 背而設于軍門之屛外於是司徒插卦于帶於陳前北 **騶者爲七騶也皆以馬駕車又載析羽之旌龜蛇之旐** 周颵戎僕中大夫二人 面誓戒之此時八軍皆向南而陳也扑即夏楚二物心

禮記詳說——卷五十六 月令 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 鄭注僕戎僕及御夫也七縣謂趨馬主爲諸官駕說 者也旣駕之叉爲之載旌旗司馬職日仲秋教治兵

載旗師都戴爐鄉逐載物郊野載旅百官載旗是也 誓眾以軍法也 級等次也整正列也設陳也屛所田之地門外之破

乯

掌馭戎車故知僕是戎僕也以其教戰故不用田僕 嚮南而陳司徒於陳前北面誓之也 司徒在兩行之間北面誓之或者屛之外左右六軍 正其行列設於軍門屛之外東西廂以爲行陳於是 駕車叉載旌族旣舉授此七戎之車以其尊卑等級 孔球前既班馬政乃命戎僕御夫及七騎等皆以馬 云及御夫者案周禮御夫掌御從車使車注云從車 案周禮戎僕

> **禮記詳說** 也七騎者皇氏云天子馬有六種種別有聯則六聯 戎路田路之副也使車驅逆之車故知及御夫也云 以下者證九旗之異也載旌旒者雜舉以言之案周 也又有總主之人幷六聯爲七故爲七聯引司馬職 偶說之頒謂第次也是貴賤等列故云爲諸官駕說 卿建擅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旗縣斷建族 及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族孤 熊虎爲旗鳥隼爲旟輻蛇爲旅全羽爲臟析羽爲旌 禮司常云日月爲常夜龍爲旂通帛爲擴雜帛爲物 七騶謂趣馬主爲諸官駕說者案周禮趣馬職云掌 卷五六 月令 E

黨正族師逐中里宰鄰長也縣鄙者逐中縣正鄙師 道車載廢斿車載旌注云師都六鄉六遂大夫也州 鄉長及鄉之間胥比長也道車象路也視朝行道斿 里縣鄙鄉遂之官互殺言之則州里謂鄉中之州長 軍之事故鄭注大司馬云空辟實也言大閱是空治 民之事空習其事故所建旌旗不如仲秋治兵實出 車木路也王以田以鄙此是仲冬大閱之時各象治 師都載爐鄉逐載物郊野載旅百官載廳注軍吏諸 兵是也案司馬職云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 兵是實故云空辟實實者則此所引司馬職仲秋治

帥 眾屬軍吏無所將也郊謂鄉逐之州長縣正以下也 也載與者以其屬衞王也案周禮云鄉途今此注師 野哥公包大夫載旅者以其將蒙卒也百官鄉大夫 逐載物者轉寫誤也旣以師都爲逐大夫載嬗無容 **尊故不變也其餘則異隨時事也以其出兵教戰故** 故達問禮云鄉遂載物然王侯所載與仲冬大閱同 無道車斿車也其王建大常皆乘戎路異於在國也 故司常注云玉路金路不出春教振旅者以陽氣方 長兵宜止息也夏教茇舍者以草木茂盛故教以草 也師都逐大夫也鄉遂鄉大夫也或載隨或載物

電記詳說卷五十六 月令

置

含秋教治兵者以殺氣方盛則匿邪惡故教兵冬教 閱云屛所田之地門外之被治案詩傳云揭纏旃以 大問者以冬閉無事備習威儀故因其田獵教以簡 爲門驅而入擊則不得入旣門外驅車則不得有屛 田有司麦貉誓民鄭云有司大司徒也掌大田役治 此門外之屛者靈車入之時則去屛無事之時則設 無自後射案於經注則司徒主誓今田獵出軍亦於 走庶之政令曹民誓以犯田法之罰也曹曰無干車 有一教八日以誓教恤則民不怠司馬職云遂以蒐 司徒地官掌邦教誓者也故司徒職云施十

> 所獵之地而搢扑北面誓之也搢插也 誓之大略甘誓湯誓之屬是北今又案經注則軍法 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日不用命者斬之鄭注云凡 閱之誓以依軍法故司馬仲冬大閱云羣吏聽誓於 有異田獵之誓則三紅干車如蒐田之法也今此大 嚴陵方氏日僕主車騶主馬駕謂以射駕馬將以有 攻于右予則孥戮汝之屬是也 之誓必斬殺也其誓尚書甘誓云左不攻于左右不 馬頒旗物自王建大常而下其數有九此止言二物 行故也旌旐載之所以爲表識也然周官司常贊司 軍法之誓

禮記詳說 《卷手六

月令

者舉其略爾與車攻三建族設旄同意以戎事言之 正佐車爲副莫不各有等焉故授之以級也整設蓋 則以革車爲正倅車爲副以田事言之則以木車爲 **欲其不犯命焉必北面則以田主殺陰事故也** 帶也設扑而播之以示有事於教無事於刑也誓則 於田獵故也誤言卦作教刑正謂是矣措謂搢之於 辨故也扑謂夏楚也司徒教官而用此者以其方教 有屏焉整設于屛外則王雖在野亦莫不有內外之 指車馬之屬也掌次言師用則張幕以有幕次故亦

馬氏日爲天子御者僕也爲諸侯羣臣御者七翳也

蒏

於旗以羽爲之者始於庭而終於旌故言旌旗則他 及且相擊屬焉故謂之級 可知矣投車以級整設于屛外則自上而下以等相 旌旐則司馬之九旗以帛爲之者始於太常而終

郝解僕御車之官騶養馬之官析羽於旂竿之首曰 按馬氏分僕翳為天子諸侯御非是騶自是為天子 閒以撻不聽者北面陣南向也誓告戒也 之屛外習行陣也司徒掌徒眾主教事猾扑插扑帶 旌旗上畫遍蛇日旅車旗各有等級各整設於軍門

禮記詳說 養馬者咸駕載旌旐連是初駕時事授車以級整設 卷五十六 月令 畫

是各立其所未即乘也 于屛外二句連是旣駕後事司徒二句又是整設後 授車於乘者各獨其序整設於屏外以聽誓當 此卽布陣之法

大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命主祠祭萬于四方 地所獲之獸祭於郊以報四方之神爲者獸之通名也 陳注天子戎服而嚴厲其威武之飾親用弓矢以殺禽 孔 獲爲配四方之神也司馬職曰羅弊致禽以配劢 鄭注厲節謂戎服尚威武也今月令獵爲射 疏厲飾謂嚴厲武猛容飾定本飾謂容飾也俗本 以所

> 禮記詳說 之官取田獵所獲之禽還祭於郊以報四方之神也 於物有功之神於四方也此天子獵旣畢因命典祀 也冬時萬物眾多獵則主用眾物以祭宗廟而亦報 為主也秋時萬物以成獵則以報祭社及四方為主 之通名也四方四方有功於方之神也四時田獵皆 義或然也 故草弁服若春夏則冠弁服故司服云凡甸冠弁服 作飭非也態氏一云謂戎服者韋弁服也以秋冬之田 **社為主也夏時陰氣始起象神之在內獵則祭宗廟** 祭宗廟而分時各以爲主也春時四方施生獵則祭 《卷五十六 謂獵竟也主祠謂典祭祀者也禽者獸 月 令

也鄭又云秋祭社與四方為五穀成熟報其功也又 田主用祭物多眾得取也致禽饁獸于郊聚所獲禽 行之神也 證如可見矣其祭四方但用此禽又用別牲故甫 祭禽四方是也入叉以禽祭宗廟案於經注更相引 司馬冬符云致禽陰獸于郊入獻禽以享蒸鄭云冬 方報成萬物詩日以社以方下云方迎四方氣於郊 云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是也此配四方者謂四方五 因以祭四方神於郊也月令季秋天子旣田命主祠 田

嚴唆方氏日厲節厲其容飾也介胄則有不可犯之 報成功於百神且示非專爲一人之奉也是月也豺 也天子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則躬率之也祭禽則以 色故其節如此厲若子温而厲之厲則有崖岸之謂 新裁三節爲一段田主秋獮言軍法即寓於田非田 **猶祭獸戮禽則田獵而祭四方固亦宜矣**

遣記詳說 卷五丈 月令 **儺之外復有教武之事教於田獵此句作冒重看教** 先天子二句正獵之時祭禽二句旣獵之後習戎班 馬政在方銜之時蓋天子親獵之後諸侯百姓皆以 田卽所以教武故曰教於田徽命僕一節是末獵之

次獵習戎班馬之政行矣若命主酮二句又輕看總 所乘者有馬政也或毛之同異或力之强弱教而班 用者有五戎也曰弓矢曰殳矛戈战教而習之武事 秋之月講武之日也天子乃教武於田獵焉武事所 日田之事如此他日用武即以此法用之便是 而誓眾心一是方溫親華而報神功皆田獵之禮今 意首節截是田獵而修武事下一節一是天獵備事 之族以備指示之用授車以級循導車之位整設于 馬而駕車爲馳驅之備又於車而載析羽之旌龜蛇 之方其事之將行也命御車之僕及七騙之官咸以

是月也草木黄落乃伐薪爲炭

言此見其禮方完

按上二句是一截正獨時事下一句是獨畢時事必

未節方獵之時親事而行其禮皆詳言田獵始終之

禮也

陳在備禦寒也

鄭注伐木必因殺氣

以其將反於土故黃黃故落也落則反於土矣草木

嚴陵方氏日黃者土之色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

謂馬政之班者此也孰非教武之道哉 得不報四方之神也或命諸臣或親諸己旣虔其始 官祭此所獵之禽於四方之神焉蓋取物於四方不 祭祀之物不得不親殺也旣儠之後天子命主祠之 時天子乃戎服以厲兵飾而執弓挾矢以獵焉蓋牽 之有節夫僕翳供職司徒申命可以田獺矣方田之 扑居北面之位誓六軍之眾欲其作止之有度殺獲 屛外正向背之列及其旣也命司徒之官搢夏楚之 **叉**慎其終田獵之禮如此所謂五戎之**習者此也**所

說約首節作冒習五戎二句教民於田臘之事泛言

禮記詳說 卷五六 其如此未及行也次節則將獵之時備事而致其戒

匿

月令

經 97-450

收顾秩之不當供養之不宣者 乃極獄刑毋留有罪 處記籍館 陳注刑於罪相得即決之留而不決亦悖時令也 陳注俯垂頭也內穴之深處也僅塞也 說約乃越二節上節無留刑下節無濫賞 申嚴百刑而已至此又趣獄刑毋留有罪焉則以素 嚴陵方氏日極與越民收斂之趣同義仲秋命有司 按垂頭向下以避寒爲是此時陽氣未卽在下 爽故垂頭嚮下以隨陽氣陽氣稍沈在下也而又塗 天威之方至於是西決之也 鄭注殺氣已至有罪者卽決也 塞其戸穴以閉地上陰殺之氣也 孔疏俯垂頭也墐塗也前月但藏而坏戸至此月旣 按季秋木收津還內且經霜故彫也此時燒炭則實 新旨伐薪爲炭何也時木落也順天時之肅也 鄭注墐爲塗閉之辟殺氣 有始故落又訓始伐薪爲炭則以禦冬寒故也 按有罪者決之今秋後行刑本此 《卷五六 月令 雿

> 也貴賤各有宜用不宜謂侈僭踰制者此亦順秋令之 陳注收如漢法收印綬之收謂索之使還各依本等酸 **秋不當謂不應得而恩命濫賜之者也供養膳服之具**

黃落則以霜降於是月而成物之功終爲故也終則

嚴肅也

恩所增加也供養之不宜欲所貪耆熊蹯之屬非常 鄭注天氣殺而萬物咸藏可以去之也蘇秩之不當

權許今秋陰氣急斂禁罰必當是春夏所權置者今 孔疏春夏陽氣寬施許主人從時雖廢秩不當亦所 悉收停之也蘇秩不當謂彼人不應得蘇而王恩私

記詳說 水卷五十八 月令

手

養言宜 以損於養入收供養之不宜所以節於奉已凡以順 收斂之逍而已且當則無乖而適事宜則無常而隨 嚴陵方氏日蘇祆者蔣之秩序也收蘇秩之不當所 與之者供養不宜謂非常之膳水不可得者也

也能官之無事去器之無用事官之事也 山陰陸氏日收藤秩之不當供養之不宜刑官之事 新裁此季秋嚴肅之事祿秩不當謂不應得而恩命

濫賜之者供義不宜謂膳服之具貴賤各有宜用其

侈僭踰制者曰不宜此二者及是時收之謂索之使 遷各依本等也皆所以順秋令之嚴肅而不得濫於

嚴陵方氏日水漿盛昌在於季夏故行夏令則其國

大水大水故冬藏殃敗也金數窮而氣窒則爲觀氣

行遊而發於聲則為嚔皆肺疾也肺屬金而金生水

黄地

新昌二節為一段首節驗氣之肅次節命趙刑以傳 天時之後三節言行政以乘天氣之收體思云收字 所濫觴而大官之俸不至爲怙榮者所暴殄 **属**下句收其不當不宜則報功之典不至**爲**近倖者 按方氏分職秩養人供養奉己然在上之收皆是裁

是月也天子乃以天當稻先薦寢廟 抑其在人者

《卷 五十六

畫

鄭注稻始熟也

李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

陳注赤中東井主之

鄭注未之氣乘之也六月宿直東井氣多暑雨

冬藏殃敗

陳注資舊之藏爲水所侵

民多航空

皆肺疾以夏火克金故病此也 陳注末土之氣所應也熟者氣窒於鼻嚏者聲發於口 旅其國大水天災冬滅殃敗地災民多難變人災

>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六

鄭庄丑之氣乘之也極陰爲外邊竟之象也大寒之

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竟不避土地分裂

箬卽此冬藏是也

凱昇塞因為噴嚏

接因大水而敗藏一句連未句另一意

仲秋穿竇

反為水所勝故民受是疾焉

陳注丑土之氣所應也裂坼也

時地隆圻也

月令

孔疏國多盜賊邊竟不區人災土地分裂地災 耋

十一月一陽生十二月二陽生陽在內伏於地下四

陰在地上故云極陰爲外也

嚴陵方氏日取非其有謂之盜毀則謂之賊皆至陰 之類也以國多盜賊故邊竟不靈也土地分裂則為

嚴疑之氣所圻故也

按多給不靈二句連土地分裂另一意方氏蓋取凍

裂之意然多盜賊則亦割據而分裂三句串說亦可

陳注辰土之氣所應也不居不得止息也

禮記詳說卷五十六終 不如古也

鄉注辰之氣乘之也巽爲風 **辰宿直角角主兵不**

居象風行不休止也

孔疏线風來至天災民氣解情師與不居人災

嚴險方氏日巽爲風而春之氣爲煖故行春令則煖 風來至然孟夏行春令則日暴風來格者彼以正腸

之月煖風不足以言之故也此言王而彼旨格者以

其聚故與物相抵也氣煖則解緩寒則縮栗以煖風 來王故民氣解情也師與不居則以少陽作之而動

故也

與不居亦如風行之不停

郝解是書一歲之內祭天帝者非一孟春所穀仲夏

大雩季秋大饗季冬前年四時迎氣於郊皆配天也 **周禮又謂冬王郊則是一歳之中配天者九不已數**

月合制古者以季冬頒朔今以季秋受朔九月農工 乎周禮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剛是書以九

未休十月冬序方始而遂改歲不已急乎此奏制之

記詳說 卷玉木 月令 **梭烤風來至二句聯寒氣肅而暖氣舒故解惰也**

艦記詳說卷五十七

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

陳注尾在寅析木之次也七星見季春

鄭注孟冬者日月會於析木之津而斗建亥之辰也

孔疏案三統麻十月節日在尾十度昏尾十四度中

去日八十九度旦翼初度中十月中日在箕七度昏

月節日在心二度昏危一度中旦張八度中十月中 室十度中去日八十六度旦軫五度中案元嘉麻

卷五十七 月合

禮記詳說

日在尾十二度昏危十三度中旦翼八度中

其對子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問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之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應

陳注顓頊黑精之君玄冥水官之臣少皞氏之子曰脩 曰熙相代爲水官左傳云脩及熙爲玄冥是也介甲也

介蟲龜爲長水物也羽音屬水應鍾亥律長四寸二十

朽腐之氣也行者道路往來之處冬陰往而陽來故祀 七分寸之二十水成數六鹹朽皆水屬水受惡穢故有 祭所屬又以冬主靜不尚克制故也 行也春夏秋皆祭先所勝冬當先心以中央祭心故但 蔡邕獨斷日行

經 97-453

冬爲太陰盛寒爲水祀之於行在廟門外之西較壤厚 一尺廣五尺輪四尺北面設主於較上

脩曰熙爲水官 介甲也象物閉藏地中驅鼈之屬 著德立功者也顓頊高陽氏也立冥少峰氏之子曰 因以爲日名馬 閉藏萬物月爲之佐時萬物懷任於下揆然萌芽又 清物之象也冬氣和則羽聲調樂記日羽亂則危其 鄒注壬之言任也癸之言揆也日之行冬北從黑道 三分商去一以生羽羽敷四十八屬水者以爲最 孟冬氣至則應鍾之律應應鍾者始洗之所 此黑精之君水官之臣自古以來

胆部群就 本卷五十七 月令

生三分去一律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 制腎及脾爲俎真於主南又設盛於俎東祭內屬: 下腎亦在下腎爲尊也行在廟門外之四爲祓壞厚 凡鹹朽者皆屬焉氣若有若無爲朽 數一成數六但言六者亦舉其成數 水配之於行從辟除之類也配之先祭腎者陰位在 二寸廣五尺輪四尺配行之禮北面設主於城上乃 水之臭味儿 冬陰盛寒於 水生

牌再其他皆如祀門之體 **孔疏案五帝德云顓頊高陽氏姬姓也叉帝王世紀 云生十年而佐少皞十二年而冠二十年而登帝位**

解鄭注冬陰盛寒於水記之於行從辟除之類意

商數七十二三分之每一分有二十四去其二十四 日脩日熙又云脩及熙爲玄冥是相代爲水官也 二十七分九分寸之一爲三分弁二十七分總爲二 有四寸在餘有整一寸九分寸之一更三分一寸爲 之律長七寸九分寸之一三分去一則六寸去二寸 清者最賤物比於人亦爲賤故云物之象也 餘有四十八故羽數四十八也其數旣少故爲最清 子日脩曰熙者案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少皞氏有子 在位七十八年而前以水汞金也云玄冥少嵲氏之 十分三分去一去其十分餘有二十分在故云應鍾 月令 Ξ 姑洗

禮記詳說卷五十

律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也 廣五尺輪四尺者謂較褶東西為廣南北為輪當配 之两者約擅弓云毀宗躐行自此以下皆中霤禮文 **遂行唯車之一輪聲耳所以然者以雨輪相去八尺** 行神之喧剧然若於國外祖道載祭其壇隨路所嚮 蓋以苦易棘柏爲禪主也 **今該 作质 五尺 故知不兩輪俱襲 云北面設主 軷上** 而爲廣論尺數同也案鄭注閱禮三禮畢來車轢而 者以主須南灣故人北面設之其主則鄭注大馭云 知行在廟門

謂水寒土煖土能辟水故祀之夫五祀戸竈中 **嬯行之祭乃所謂變天之道絕地之理亂人之紀者** 為反群除之此為不解行即井誤猜也又以載當行 **軷者行道之祭冬、令朋藏是月謹關梁蹇徯徑又爲** 皆從其類天子亦以仲冬祀渦澤泉井冬水司令何

并其說失之鑿後世五祀有并弁門戸爲」 '未嘗去 按那京山以行為行潦謂之井行潦道上水豈得為 行潦亦謂之井

行行謂路神今俗所祀五道神也

水始冰地岭漠雉入大水爲蜃虹藏不見 龍記語說 卷五十七

四

陽極乎辨故虹伏虹非有質而日藏亦言其氣之下伏 也然則雉之爲螱理或有之陰陽氣交而爲虹此時陰 陳注此記亥月之候蜃蛟屬此亦飛物化情物也晉武 有蛇螅類皆有言雉與蛇变而生子子必為蟂不皆然 庫中忽有雉雊張華曰战必蛇化爲雉也開視雉側果

鄭注皆記時候也大水淮也大蛤日量 孔疏知大水淮者晉語云雉入于淮爲蜃

耳

蓋地氣閉而陽不能熙故也孟尽者重陰之始也故 嚴陵方氏日冰卽水也水以陽釋冰以陰疑故也凍

衣服赤玉與春不類者蓋以朱深而赤淺旂可用

然之色不可統青故用養之淺色夏云載赤旂衣朱

衣雖人所常用不可淺深異色故同用青地玉是自 孔疏春云載青族衣青衣服著玉青深而養淺族與 **六子居玄堂左个**

乘立路駕鐵驅 陳注北堂之西偏也

陳注鐵色之馬

鄭注鐵驪色如鐵

禮記詳說

載立旂衣黑衣

服立玉食黍與筬其器閎以奄

陳注閱者中寬奄者上窄

也器関而奄象物閉藏也

鄭往黍秀舒散屬火寒時食之亦以安性也強水畜

陳注黑深而玄淺如朱深而赤淺也

《卷五十七 月令

經 97-455

言水始冰地始凍焉

馬氏日雉火屬也蜃水屬 也陽不勝陰而弁與遷焉

故化虹以陰干陽故見至是陽升陰降而弗通故藏

按大水只是水之深者因晉語雉人子推爲聲而解 大水爲淮沾滯之甚

五

服立玉者王從自然之色故其色淺而用立玉也猶 **旅用凌色故其色立衣用深色故其色黑與夏亦同** 衣必用深故衣旂異色赤玉與蒼玉同俱是其色淺 也冬云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者亦以黑深而立淺 如夏云赤玉春云着玉相似也

新裁立堂左个在北堂西邊車服皆立從冬水之色 新旨總是天子順冬氣其居處服食一因乎時意 食黍與彘順時之有所用之器中寬而閱上窄而奄 順收斂之時也

是月也以立冬先立冬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冬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六

盛德在水天子乃齊立冬之日天子親帥 迎冬於北郊運反賞死事恤孫寶

三公九卿大夫

陳注死事爲國事而死也孤寡即死事者之妻子不言

諸侯與夏同

鄭注謁告 迎冬者祭黑帝汁光紀於北郊之兆也

死事謂以國事死者若公叔周人顏豕聚者也孤實

其妻子也有以惠賜之大功加賞

孔疏亦率羣臣至北郊迎黑帝汁 光紀而顧頭立冥

還於郊 配之不言諸侯亦如夏空其文也 反亦反於朝也賞死事謂臣人有爲國事死 **這反賞死事者**

> 郝解迎冬不言諸侯諸侯獨春秋在也賞死事謂死 供給也孤寡卽死辜者妻子也財 禄供給之也 者北郊還因殺氣之盛而賞其家後也恤孤寫者 按賞死事恤孤寡作一事說本之住疏愚意冬天寒 說約此節迎氣恤孤之事 國事者之妻子孤寡資順接苦之令也 苦凡孤寡者皆當撫恤也 賞其家似不須更言其妻子 而賞亦未確只是冬寒歲暮恐其衣食不充耳 賞死事其人己死賞即 孔氏謂因殺氣之感

恤

是月也命太史景趣笑占兆齊卦言凶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陳生馬氏日蜀龜簽者殺牲取血 而塗龜與著筴也古 乜

絲文審卦者審易書之休咎皆所以豫明其理而待用 者器成而釁以血所以攘卻不祥也占兆者玩驅書之

也釁龜而占兆釁筴而審卦吉凶大史之職也

鄭注筴蓍也占兆遐之絲文也周禮龜人上春釁龜 調建寅之月也秦以其歲首使大史燙龜熒與周異 矣卦吉凶謂易也密省蘇之而不賢筮筮短賤於兆

也今月令日釁祠 洞術字

異於上立冬之日故別言是月也從天子始裘至貴 孔疏從命大史至無有掩蔽論**釁祀龜熒察阿**

賤之等級論天子身事及命飭百官蓋藏之事 異於前故更言是月自乃命水虞至行罪無赦論收 自大飲烝至射御角力論祭祀之事勞農講武亦事 以窮其情論飭工匠營造證情事異於前故言是月 上釁文也審卦吉凶者卦吉凶謂易也易有六十四 斂藪澤之賦必須得所勿侵削下民亦事異於前故 紀棺椁等級以事異於上故言是月也自命工師至 **灭非但釁此龜筴叉釁此占兆繇文此占兆之語蒙** 言是月也 是月大史之官釁龜筴謂殺牲以血 及喪 傘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月令

釁故言審省錄之而不景所以不釁者易是筮卦之 皆百有二十其領皆千有二百是也云審省錄之而 不釁遊短賤於兆者以卦吉凶謂易也直言審不 故言龜之繇文則占兆之諧也則周禮大卜云其經 占兆龜之絲交者上與龜筴不同下與卦吉凶及別 故略而不言吉凶也 凶卦旣云吉凶明兆亦有吉凶但占兆與龜筴連文 **賊於龜兆不得塗燬但省視錄之而已故云審卦吉** 卦或吉或凶故云卦吉凶卦之吉凶但是筮耳筮短 曲禮云炭爲筮知是蓍也云 云

書態於胞之書故遐繇云眾之筮書則省錄而已觀

容以血塗之哉博雅云占瞻也爾雅云占視也則是 解月令言兼釁占兆之書非也且兆辭存於竹帛何 龜以象示故長是筮短龜長之事也 有吉凶慮其差謬故因釁龜筴之時占視其兆審省 占之爲言繁人不繫兆也正與審字義同以兆卦各 日筮短龜長不如從長杜元凱注云筮以數告故短 **僖四年晉獻公卜驪姬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 占視兆書不釁與鄭注違其義非也云筮短者左傳 鄭柱占兆釁之分明而皇氏 丘氏曰周禮龜人上春釁龜無釁占兆之文而 云难釁驅 穎達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 月 令 九

但小人不善占筮謂之爲吉耳亦猶穆姜初往東宮 也颖達旣誤解緊兆不釁卦故引左傳證之案信 然必死於此不得出矣其後穆姜竟卒於東宮又南 而筮之遇艮之隨史曰隨其出也姜氏自占之曰不 書若斯之盛也豈短賤於遐乎立驪姬應筮亦不古 書河出圖文經三古有天道廣大悉備未有龜卜之 吉公日從筮卜人日筮短龜長不如從長案易之爲 年左傳云初晉侯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 其卦也兆下不言吉凶者以其文繁總以吉凶 蒯將逐季氏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爲大吉 結之

超也慰公之語非定論 也子服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其後南 果不克弈齊此皆卦告之凶而誤占之爲吉非短於

嚴唛方氏日龜 審占兆審卦則吉凶可得而知之矣釁之將以占審 而有兆筴以筮而有卦兆有象故言占卦有數故言 除實謂之釁猶治汙謂之汙治亂謂之亂也龜以小 同義物有嚴則私作以血厭其變焉蓋除釁之謂也 日官也陰陽之理繫焉以龜筴之事命之亦宜矣 焉占審必於歲首者則以知一歲之吉凶故也大史

順記詳說

月令

松五十七 十

釁者塞鬼神之釁隙也占兆者玩遐書之繇文審吉 龜筴示新也簽蓍策釁謂殺牲以血塗之郎祭而名 郝解周禮龜人上春覺龜秦制以孟冬爲歲首故景 新裁此王者豫明卜筮之事孟冬萬寶告成乃登龜 凶者明易卦之爻象皆所以肄其職業而待用也 單承卦兆內亦有 入筮之時大史学卜筮者故命之首句備卜筮之物 下二句明卜筮之理皆是豫備來歲卜筮之用吉凶 此意 跑爲小大事用之筴爲忿

> 須的記 書之繇文何爲兆吉何爲兆凶豫明其理以待來歲 來歲之筮此是豫明其理釁驅而占兆釁簽而審卦 審易書之休咎何卦為吉何卦為凶豫明其理以待 之卜筴以揲成卦卦之理見於易書卦有數故言審 而後有此幾無理這幾不出理又不在立建只在 人明理以待用可見世閒之數都是一箇理有此理 新旨覺與釁鐘釁鼓同不先攘卻不祥則不足以 心明理者先從心上明起始得繇文易卦本 重占字審字筴龜取數者也必要卜揲之 市中

禮記訴說

其用其何以占之審之大凡備鬼神之用者每防

崇之侵故非愚不可 卷五十七

說占兆亦釁尤誤占字與下審字例看爲是審 **營不知何據或是拂拭 洗濯近於鹭而名之歟** 按緊龜筴龜殼可影蓍草如何釁郝京山謂祭而名 卦吉

是察阿黨則罪無有掩蔽 凶為句陸氏以下文是察連此可疑

陳注獄吏治獄靈無阿私必是正而省察之庶幾犯罪

者不至掩蔽其曲直也

郊注阿黨謂冶獄吏以私恩曲撓相爲也

小事用之殺牲而默之痰卻不祥也此是豫善其器

題以小

成兆兆之理見於龜書兆

有象故言占玩龜

礼流是察阿靈者開當是正審察獄吏阿黨之事則

邪

土

之也吾於物辨之時而是察焉則苟罪也孰不發露 者 乎 自旁蔽之也夫宫府之罪所以罔常獲者阿黨掩蔽 馬氏日曲承日阿私附日黨掩者自上掩之也被者 在下犯罪之人獄吏不能掩蔽故云無有掩

講義夫人之罪戾如原其情實則大可以見或阿其 見矣能是察阿黨則罪無有掩蔽也 黨與則高下其手輕重其心而人之情實不可得而

新裁王者以至公之心用刑而獄吏未必心王者之 心靈無阿曲而偏黨者平故必正之使不輕重其等 卷五十七 月令

聽記詳說

吏言 曲者亦不得以自文無有掩蔽不明者矣此專爲獄 說約此因時糾治獄之事專主獄吏說阿黨以獄吏 阿黨之弊乘之而起王者所以必要察之重民命也 察之使不上下其心則罰麗於事直者固得以自白 人肯工獄吏之事大抵是臉薄之人多所以

新旨阿黨二字平對是察乃正察治獄之吏無掩蔽

正所爲察也

之聽斷言掩蔽以犯罪之情狀

虚字謂是必從而察之與注背 按是察一字平是謂正也察謂審也時講以是字為 阿黨二字平或謂

各取其義不相妨也

八陰用事地體在下陰氣下連於地故云地氣下降

阿其黨亦不可用

是月也天子始袭

陳注周禮季秋獻功裘至此月乃衣之也

鄭注九月授衣至此可以加裘

馬氏曰隕霜而冬裘具故司裘以仲秋獻良裘以季

秋獻功裘而至是天子始服 矣

山陰陸氏日蔡邕曰祀天則大裘然則祭地

不服大

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 裘明矣故曰掌爲大裘以供王祀夭之服

陳柱不交則不通不通則閉塞

神記詳説 |

塞之

丰

《卷五十七

月令

鄭注使有司助閉藏之氣門戸可閉閉之窗牖可塞 丰

陰在下則地氣下降也今十月乃云天氣上騰地氣 孔疏若以易卦言之七月三陽在上則天氣上購

以爻象言之則七月爲天氣上騰地氣下降若氣麼 下降者易含萬物言非一概周流六虛事無定體者 氣六陽並謝天體在上陽蹄於虛無故云上騰地氣 言之則從五月地氣上騰至十月地氣六陰俱升天

則時之所以爲冬孰爲此者亦天地之氣閉墨以成 通閉若門之閉塞若穴之塞以其不過故閉塞也然 其位矣冬日上天爲是故也以各正其位故天地不 嚴陵方氏日天氣上騰地 氣下降則天地辨而各工

新旨是孟冬之月也寒氣逼人天子始服裘以禦其 寒焉命有司曰天氣則上騰於霄漢地氣則下降於 重陰正天地不通時也惟不通則閉塞而成冬此時

合所當順也

按天子始裘本自爲一節因寒而命有司亦可相連 月令

卷五十七

古四

天地之氣閉塞鄭注謂使有司閉塞殊非語氣 下者皆地氣較之腦者若降耳非眞降也 天氣上騰為地氣所逼而上也地氣下! 降只是在 閉塞調

『官謹蓋藏命有司循行積聚無有不斂

陳注申嚴仲秋積聚之令

嚴陵方氏日蓋言所蓋者在中藏言所藏者在內方 鄭注謂府庫困君有財物 謂芻禾薪蒸之屬

閉塞之時則蓋藏之事不可慢也故命百官以謹之 行見仲春解積聚見仲秋解仲秋特命有司趣民

多積聚而已至此又循行之無有不敵則欲其無遺

利政 如資容困倉之類故命有司循行之末句止來有司 藏在官如倉廩府庫之類故命百官謹之積聚在民 新裁此王者於問藏之時而命官行閉藏之政也命 新旨謹處斂處皆從天地閉塞來分公儲私藏平看 意分官民內外看 藏之政於外也皆思患豫防之以時也亦有備無患 百官節謹蓋積以應閉藏二節謹閉塞以應閉藏蓋 邊坏城郭節修斂藏之政於內也固封疆節修敷 1

爬記詳說 末何總承

坏城郭戒門間修鍵閉慎管鋒

技末句止承有司邀為是

陳注坏補其缺薄處也城郭欲其厚實故言坏門間備

卷五十七

月令

宝

或有破壞故云修管籥不可妄開故云慎 禦非常故言戒鍵鎖須也閉鎖筒也管衛鎖匙也鍵閉

鄭注坏益也鍵牡閉牝也管籥搏鍵器也

鍵閉或有破壞故云修管備不可妄開故云慎 孔疏城郭當須牢厚故言坏門閭備擬非常故云戒

鐵器入者謂之牡受者謂之牝若禽獸牝牡然管籥 與鍵閉別女則非鍵閉之物故云搏鍵器以鐵為之

也管籥云搏鍵器則管籥一物義或然也而何焆云 門以內孔中案漢書五行志每云牝飛及牡亡謂失 鍵是門扇之後樹兩木穿上端為孔閉者謂將扁關 件類仍非鍵也注稱管鍵者以類言之若云鄉里然 似樂器之管籥潛於鎭內以搏取其鍵也案擅弓注 言坏然前言補此言坏互相備爾門間見仲冬解門 嚴陵方氏曰城郭見孟秋秿城郭解城郭必以土故 其鐮須須則牡也何角云兩邊樹木非其義也 **誾之出入不能無不虔故言戒鍵閉皆慮其壞故言** 不管鍵也則管鍵一物此爲別者能氏云管是鍵プ 卷五七 月令

管之所納以合而能通故若塌籥之籥管取其形籥 修管則稱之所投以虛而能受故若無管之管論則 取其義而已然門閥鍵閉之機械皆寓於此尤不可

禮記詳說

夫

固封疆備邊竟完要塞謹關梁塞後徑 按四句雖平列而意可貫下四者質相因也

陳注要塞邊城要害處也關境上門梁橋也後徑野獸

往來之路也

也要塞邊被要害處也梁橋橫也簽徑偷默之道也 鄭注固封照謂使有司循共構樹及其眾庶之守怯

今月令疆或謂願

要塞理宜牢固故云完關緊禁禦姦非故云謹徯徑 細小狹路故須塞皆隨事戒約故設文不同也 **孔疏封疆理當險阻故云固邊竟防凝盜賊故云備** 固封疆謂使有司循其構樹及其眾庶之守法者備 邊竟不宣解關所以禦外梁所以濟險而戒之叉不 嚴陵方氏曰封疆見孟春皆修封疆解邊竟見仲秋 樹謂掘溝壑而種樹木也令使眾庶可守之 可以慢故言謹後徑皆道路之別然非公道而可不 **通故言塞凡此皆所以奉時之閉塞故也** 云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月令

管衞不慎無益也固封鴉而邊竟不備無益也完要 山陰陸氏曰环城郭而門誾不飛無益也修鍵閉 七

新裁夫內而城郭門間鍵閉管衛亦收斂者所當防 塞薩關梁而後徑不塞無益

破壞慎管衞之妄開而內始安矣外而封疆邊竟要 也則坏補城郭之缺蔣禦備門間之非常修雞閉之

邊竟之處完要案之守謹關梁之識塞後徑之往來 塞關梁後徑亦閉藏者所當防也則固封疆之界備

關梁二句皆防潜密往來之事固是使堅厚可爲用

而外始靖矣

固封疆三何皆防盜賊剽略之事謹

限備是豫料理以爲守禦完兼固備二字意要害所 繁甚重不完則戎寇之侵陵何其隙矣謹是愼察之 **也與戒字同**

新旨王者有思患豫防之道於城郭則補其餘蒔然 修鍵閉而不慎管窬與不修同故慎之而不令妄開 坏城郭而不戒門閻與不坏同故戒之以備樂非常 戒門閩而不修雞閉與不戒同故修之以整其破壞 此備內之政也此封彼疆各有界限欲其堅固然邊 梁不謹亦不能備遵竟故必完之謹之焉然後徑召 竟無備封曬亦不能固必備此邊意焉更塞不完關

卷五七 月令

是要塞關梁中之旁領曲徑可以糟遍暗度者尤必 按五句平列而意亦相因固封疆句提起備邊竟完 上節是其近者版局於畿內下節是其建者慎守於 要塞一何連要多的邊竟上之要塞也謹關聚塞役 說約此節以固封驅爲主下四何俱固封疆事也 斥堠徯徑就是寇賊往來之處不是禽獸往來 閉而塞之此備外之政也 徑二句連徯徑即關梁旁之徯徑也如此看似明 一塞字不同上去聲指其地之界限處下入聲人塞 此二節是謹謹衞之備 大

酚與紀辨衣裳籍棺椁之厚薄塋三龍之大小高卑厚薄

事是已上衰下裳以布之精麤爲親疏故白辨亦謂虁 陳注飭喪紀者飭正喪事之紀律必即辨衣裳以下諸 態有高卑皆不可踰越厚薄之度主禮而言貴賤之等 **蚁之衣數多專也棺椁厚褲有貴賤之等學有大小**巨 之終故於此時而飭喪紀焉 級主人而言故總曰審 朱氏曰喪者人之終冬者歲

禮記詳說 龙五七

尊卑所用也所用又有多少 月令

鄭注此亦問藏之具順時節正之也辨衣裝謂

龙

孔疏其衣裳襲斂多少及棺椁厚薄具在喪大記戶

以下各有等差及檀弓柱云墳高四尺蓋周之士制 壟小大案鄭住冢人云漢律列侯墳高四尺關內侯

嚴陵方氏曰喪在彼而我以禮數紀之謂之喪紀辨

袋在下故言辨衣服有輕重布有精粗不可不辨也 衣裳而下皆其事也衣裳蓋蒙衣衰裳之謂衣在上 墓別名也大小高卑則冢人所謂以爵等爲巨封之 棺椁見擅弓解丘以其有鄉背壟以其有起伏皆墳

度是也然皆以土些之故言坐厚薄之度言其禮貴

賤之等級言其人目巡行積聚而下皆命之司徒者

則以函敎於其閒故也

之終時而節人之終事不亦宜乎夫喪者所自盡而 馬氏曰喪紀者人之終事也冬者歲之終時也以歲 **賃 巻 谦 於 不 足 而 將 不 安 其 性 命 之 情 故 先 王 視 貴** 美以爲悅然窮人之欲而莫之節則富者僭於有餘 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則衣裳棺椁丘壟孰不欲致 分而不敢踰也然後得盡其心焉 賤之等級而制爲禮數以紀之使孝子仁人各隨其

說約此言送終之禮

禮記許說 卷五十七 月合

丰

新旨喪者人之終冬者歲之終先王於此而飭正 亦有辨審棺椁有厚薄塋有大小上墾有高卑此等 事之紀如上衣下裳以親疏爲之服而襲斂之衣數

厚薄之度一因其貴賤之等級也 分三項衣裳鄭注專言襲斂陳注以限制言亦有理 按飭喪紀句爲主下皆所以飭之也衣裳棺椁上孽

整言其域故有大小丘壟言其冢故有高卑 不同上專言棺椁下泛言禮 何言其厚薄之度因其貴賤之等級串說 陳注故總日審則審 兩厚獲 末

字直縮至末

為師上效 淫巧以蕩

陳往工師百工之長效呈也諸器皆成獨主祭器祭器

力密緻也一讀如字亦通勒刻也刻名於器以考工 尊也度法也程式也淫巧指諸器而言致讀爲緻謂功

之誠偽也行猶治也窮其情者死詰其詐偽之情也 鄭注霜降而百工休至此物皆成也工師工官之長

也效功錄見百工所作器物也主於祭器祭器尊也 度謂制大小也程謂器所容也淫巧謂奢侈怪好也

麗記詳說

《卷五十七 月令

荡詞搖動生其奢淫

圭

察其信知其不功致 功不當者取材美而器不堅 勒刻也刻工姓名於其器以

地

故命工師之官師長也命此工官之長效實百工所 造之物陳列祭器善惡 按度程者謂考按此器舊

孔疏於是之時冬閒無事百工造作器物恐爲淫巧

或有也勿得有作過制之巧以搖動在上生奢侈之 來制度大小及容受程限多少 毋或作為淫巧者

致為上又每物之上刻勒所造工匠之名於後以考 心必功致爲上者言作器不須靡麗華侈必功力密

其誠 所容也 **也度調制大小程謂器所容者以經度程文別度是** 則諸器皆營今經直主於祭故云主於祭器祭器尊 制度大小除制度之外唯有容受多少故以程為器 笛必行其罪罰以窮其詐偽之情 信與否若其用材精美而器不堅固則功有不 百工造作器物

嚴陵方氏曰功卽工之所成者效與效馬效羊之效 之以度程近取諸身而手有寸長短之數所起也夫 焉祭器未成不造燕器故以祭器爲主因其陳而案 同義蓋呈效之也工之所成具乎器故繼言陳祭器

應記詳說 卷五十七 月令

孟

是之謂度遠取諸物而禾有黍多少之數所起也夫 實之情以其用情而致弊故行罪以窮治之 則日器以體言則日物亦互相備耳所謂情者非情 至物刻者物物而刻之也或曰器或曰物者以用言 淫巧以荡上心已見季春解功言致其力致言致其 無不中度按以程則功之多少無不中程毋或作爲 是之謂程按川族此以驗彼也按以度則制之長短

馬氏日君子不敢以其私褻同其所尊敬故陳祭器

而不及燕器度其器之洪纖曲直者有度會其功之

人近勤情苦有程古之人雖小物其用功也無所不

· 放公是起陳祭器二何是一項謂祭器如此乃食

王所禁也於季春日監工日號因其作而戒之也於 用其極功致者功之至者也然不可過過則怪巧先 孟冬又飛焉方是時也工師效功因其成而又以戒

之也 是詳呈功之事效功二字一節之總下分祭器諸器 說約此言考工之事效功分上是命工師以呈功下

必功致以下兼上二器旣合於法又欲其功之精也 總是欲造器之誠物勒工名以下驗功之法

命之工師效功作冒是命百工之長呈百工之功而 新裁此王者考工之事孟冬造作旣成功有可獻故

卷五七 月令

麗記詳說 考效之也下皆效功的事陳祭二何以祭器言 亖

其功之精也此視器之法也物勒以下又是驗功而 句以诸器音祭器以合程度為正諸器以去徑巧為 必行其罪以宪其詐偽之情也效功之事如此 合於法而麙者則爲僞僞則無功所謂功有不當也 考其成也俱兼祭器諸器合於法而精者則為誠不 正欲其合於法也必功致一句兼祭器諸器言又欲 看一誠字接度程誠也毋淫巧誠也兩樣俱功報亦 是該出情是不誠之情弊也考工只考得一

法毋作淫 功致謂功之精緻也以上皆言效功下言考之執其 上雙承祭器諸器謂不惟合法且要功致以來其精 名以驗其合法與精則爲當不當則加罪 巧是一項謂諸器如此乃合法以功致愈

是月也大飲茶

鏗體升牲體於俎上謂之房烝未知是否 陳注因烝祭而與羣臣大爲燕飲也舊說烝升也此乃

以正齒位謂之大飮別之於他其禮亡今天子以燕 鄭注十月農功畢天子諸侯與其羣臣飲酒於大學 禮羣國以鄉飲酒禮代之烝謂有性體爲俎也黨正 月令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飲烝 孔疏言於是月之時天子諸侯與羣臣大行飲酒為 饗禮以正齒位烝升也升此牲體於俎之上故云大 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受腷無鴉是領大飲之詩 正齒位亦謂此時也詩云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 職日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 天子諸侯與其羣臣飲酒於大學者案此大

飲烝是天子之禮詩豳風躋彼公堂序諸侯之事是

諸侯之禮故云天子諸侯與羣臣也豳詩云躋彼公

堂毛傳云公堂學校也黨正以禮屬民飲酒干序故

云此飲酒於大學也云以正齒位者約黨正文必約

鑑正 當婆卿當宴是也 飲饗禮當用房無半體之組若黨正飲酒雖饗而用 牲體爲组者案國語云王公立飫則有房烝此旣大 此同月故鄭下注引黨正交亦謂 者以 此是孟冬赏止云國索鬼神謂 此時也云蒸謂 蜡祭也 與

馬氏日是月歲功旣登物之可薦者眾君子可以飲

酒点染矣

於蒸祭之時蒸常祭特舉大飲以明之意重燕臣上 接先烝祭而後大飲以燕罕臣言大飲烝者謂大飲

聽記許說 不卷五十七 重

元勞農以休息之 天子乃而來年于天宗大則同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

周亦名臘也勞農即周禮景正屬民飲酒之禮也 **獲之物而祭先祖及五祀之神故口 祭故云公社又祭及門閱之神也臘之言 黛以田** 陳注天宗日月星辰地割祠割牲以祭地社以上 日清祀殷日嘉平周日腊泰日臘然左傳盲處不臘是 臘地又蔡邕云夏 獵所 公配

戸中密竈行也或言劢年或言大割或言臘互交 大殺尋牲割之也隨謂以用獵所得禽祭也五祀門 此周禮所謂特 祭也天宗謂日 月星辰也 大割

後此大飲在蜡祭之前者若黨正屬民飲酒在蜡之 及門問者非但祭社又祭門閥但先祭社後祭門閥 及門問者非但祭社又祭門閥但先祭社後祭門閥 及門問者非但祭社又祭門閥但先祭社後祭門閥 及門問者非但祭社又祭門閥但先祭社後祭門閥 是是是與蜡具是於門內門內門內所 於三及與先祖五祀者臘紙也謂獵取禽獸以祭先 以禮屬民而飲酒丁序以正協位則飲酒在蜡祭之
禮記詳說《卷

卷五十七

月令

美

後故下云勢農以休息之注黨正飲酒是也若天子 前然鄭爲大飲之下注引黨正飲酒者證其正齒位 緒侯羣臣大飲在蜡祭之前故以大飲殺在而年之 計耦 飲烝在蜡之後非其義也凡蜡皆在建亥之月而皇 同在此月不謂大飲卽黛正飲酒也而熊氏以爲大 皇氏之義非心 氏以爲夏殷贈各在己之歲終若如此夏家季冬則 者索也索萬物而變之案簡章云國祭蜡獻豳頌以 一耕事也修未耜具田器不得方始勞農以休息 物 蜡 间 後息老此經亦先祭眾神乃後勞農休 知 此周禮所謂雖者以郊特性蜡

解訴部部 十十十十

1

則七配云或言所年或言大割或言版互交者天宗為有為學者以欲臘祭之時暫出田獵以取禽非仲冬得為祭者以欲臘祭之時暫出田獵以取禽非仲冬時為祭者以欲臘祭之時暫出田獵以取禽非仲冬時為祭者以欲臘祭之時暫出田獵以取禽非仲冬以用戶之獵地左傳云惟岩用鮮則天子諸侯祭用鮮財之獵地左傳云惟岩用鮮則天子諸侯祭用鮮財也云五祀門戸中霤竈行者月令殷禮言之若周則七配云或言所年或言大割或言版互交者天宗則日月與為於明地不同賈逵之義今此云天宗謂日月星者也兩師也不同賈逵之義今此云天宗謂日月星者

互心皇氏云天宗故云所社是報功故云大割先祖 公社門間先祖五祀等皆所年大割臘祭之事故云 己之親故臟祭也

明 作如寨始有臘而左氏謂處不臘矣是秦時文字分 朱子曰史記云左上失明厥有國語左傳是姓左人

祀眾而不一在自盡以變之故曰臘蓋臘言以獵得 者故曰天宗天尊而不親在致義以求之故曰而公 嚴陵方氏日天宗亦天神也陰陽之運必有爲之宗 社門掲親而不尊在媝味以祭之故日大割先祖五 《卷五十七 月令

時之正故謂建子之月爲來年也五配有門而大割 此非歲終之時而曰亦來年者則以陽生於子得天 之月者異代之制耳亦來年則詩所謂以與嗣歲也 之內而祭之然古者以月在丑為臘此乃行之建亥 則知門問固有大於此者矣夫農於三時之務亦已 勞矣至此勞之使休息不亦宜乎易曰勞乎坎蓋謂 祠又及門間者蓋五配之門雖大夫士亦得而祭之 有大小時有久暫故其言如此合而言之一也 是矣旣曰休叉曰息者体大而息小休久而息暫事

山陰陸氏日禮王所自爲立社爲公門閭靖也國中

說者不是

於門野 多猶以爲薄或言割或言臘相備也大割割牲臘以 燕平臣一節因蜡祭而勞乎民玩大意後重臣民 田獵所得禽祭不言及五配五祀卑心 及於臣所以治情也農事之修羣神祐之而實民力 邊歲功之成祖考庇之而亦臣工相之冬物旣成故 新戏此天子於孟冬因祭推恩之禮首節因烝祭而 性祭也公社者社以上公配也及門間又祭及門間 致之天宗日月星辰也 祈來年為來 歲 祈之割 嗣割 舉烝以祭宗廟因之大爲會飲以燕羣臣則神之惠 則在間據索祭祀于前 得 **醵日嗣言品物**雖

汞

雁記詳載

腾記詳說 | 参五十七-月令

之神也先祖及五礼以田獵之物祭之蜡祭是報今 歲之功以祈來年之始合羣神索享之也日天宗至 五配或所或割或臘皆是蜡祭蜡祭畢乃縱民暢飲 芜

是天子憂動惕厲之意因祭宴臣酬其今歲之勞欲 宜分看如是則神之惠及於民所以息民力也 爲樂勞農以休息之勞是縱民飲食休是不興公作 其整頓來歲事體以鼓其盡忠圖報之精神也因祭 夏耘秋收之勤劬也憂勤之念何其深只著樂臣民 息民暢其今歲之懷欲其存畜來年氣力以待春訓 此

而息民以廣惠也 新旨上節因烝祭而燕臣以冷情也下節是因蜡祭 羣臣大爲燕飮聯手足腹心之愛焉農事畢登誰之 神明贊之亦羣臣相之也故旣烝祭以報功而復與 爲樂以休息之不復再勞也 以田窟之物膽祭於先祖五祀之神乃綻其民酣 天宗焉大割牲體以洞平公社之神及門間之神 力也神明佑之亦農人爲之也故天子乃祈來年五 **時當孟冬歲功旣成誰之力也**

按祈來年是一項割耐公社門間是一項臘祭先祖 **五祀是一** 項絕是蜡祭祭舉勞民以休息之令其暢

人卷五十七

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 勞民也 飲爲樂然非民自飲有黨正屬民則惠出自上 云脈年大割臘互交最是勞民只是一次非分日 孔疏分蜡臘處沐確詳特牲篇 尉御角力

陳注以 仲冬大関 机

鄭注爲仲冬將大閱簡習之亦因營室主武士也凡 田之禮唯狩最備夏小正十一月王狩

最備者解此經孟冬云乃命將師講武習射御言習 孔疏春秋說云營室主軍士之糧云凡田之禮 帷

是未正用也備擬仲冬教戰之事所須故言唯符最

陳注

水虞澤虞也漁師

漁人

也見周

水冬澗故以冬

備調狩禮大也故仲冬教大閱禮儀備

習之使熟力則相抵而已故曰角 嚴陵方氏曰武言其道故講之使明射御 事 故

講義古者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孟冬農功之隙乃講 厲其威習射御以考其藝角力以視其才皆陰事也 馬氏曰順陰義也方亥之時其爲陰也極矣講 肄武事之時也故命將帥 講武習射 御角力亦武勇 武

之事漢有角觝之戲乃角力之技也

并見 ₩ K+15 上 月令 上 大関故孟冬先有此命將師提起下三事平看講者 新裁此天子於孟冬講武以備大閱之事因 仲合將

記話說

卷五十七

請明其道即坐作進退攻伐擊刺之法也習者

圭

因時將大尉而皆豫飭之也 按角脈之戲雨兩相當角力以相抵觸今之拽弓綴 石亦是其類

之優劣耳先時不請武則無以明諸心講武不習射

其事射有破的之法御有馳驅之節也角則較其力

御則無以勝其事習射御不角力則無以見其勇故

庶兆民以爲天子取怨于下其有若此者是月也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 **与若此者行罪無赦** 他澤之賦毋或敢侵知 削眾

習熟

時收賦

鄭注因盛德在水收其稅

者則各以其職故也眾言其同庶言其廣兆則言其 眾所師故謂之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必命是二官 野虞焉漁師即周官之戲人也以能登漁於水而爲 嚴陵方氏日本虞即周之澤虞也猶季春謂山虞爲 数天子曰兆民故以是稱之眾庶則不止於民矣仲 止於無疑取怨之罪大故曰無赦仲冬言罪之不赦 秋言行罪無疑無疑未至於無赦也失時之罪小故

其義亦然

《卷五十七 月令

禮記詳說

圭

其守而其其奠以時人之領其餘於萬民則剩下益 馬氏曰先王之時川有衡澤有虞皆爲之厲禁以平 上者豈其所欲哉故命之曰毋或敢侵削眾庶兆民

以為天子取怨于下

賊而 罪而 矣然雖可收而不可盡也於是乎命水虞漁師收其 新裁孟冬之月水潦既降則水泉池澤之賦可以收 微其禍甚不可長敢有若此者則治其方命虐民之 或侵削則利歸於官而害在於民怨在於君其利甚 ,毋或敢侵削眾庶兆民以爲天子取怨于下蓋 必無赦也 侵削不要十分看得不好常賦之

外多取一分就是侵削下民了不侵削只是什

數不多不少取乙得中也

說約水冬羽故以冬時收賦然於收賦之中而卽寫

節制之意 新旨此節都是命辭收賦運是收其常賦然雖可收

外不過欲遂肥己之謀工聚斂之計耳曰取怨是天 而不可盡也故叉戒其侵削須知收是額內侵是額

子本無怨而彼爲取之也

接收賦不言何物據周禮澤廣所掌財物如珠角齒 貝之類又供澤物芹茆菱芡葦蒲之類又戲人春獻

心記詳説 大老五七

月令

王鮪辨數物爲爲意典王膳羞及祭祀賓客喪紀之 臺

用此所謂賦當卽此也

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上泄民多流亡 陳注寅木之氣所泄 地

鄭注寅乙氣平之也 象蟄蟲動

孔疏 東閉不密地氣上泄地災也民多流亡人 災也

已未至於腾也民多流亡則以春主發散故也 嚴陵方氏日孟春言東風解凍故此行春令則凍閉 不密地氣上 一世也然世與騰異以其不密故漏 泄 而

接上二何連下何另一意

行夏令則國多暴風方冬不 陳注巳火之氣所損也 寒蟄蟲復出

孔疏國多暴風方冬不寒天災也蟄蟲復出地災也 鄭注巳之氣乘之也立夏巽用事巽爲風

嚴陵方氏曰風固四時之所常有也而暴期陽之所

作點故行夏台則暴風若孟夏行春令則暴風來格

者彼以行少陽之合故來格而已此以行盛陽之台

故又至於多也以盛陽之所作故方冬不寒也孟冬 非隆冬故言方而已夫蟲以陰而蟄者也方冬不寒

枚蟄蟲後出

卷五十七

禮記詳說

月分

舌

行秋令則雪霜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 按上一句一意下二句連 鄭注申之氣乘之也 申陰氣尚微申宿直參伐參

伐爲兵

孔疏雪霜不時天災也小兵時起土地侵削人災也

金氣勝故地土地侵削則擊斂之所致故也 嚴陵方氏曰雪霜不時則寒氣遲故也小兵時起則

按雪霜不明方民謂寒氣遜當是不應時而至下一 何意連兵起故地削

			心心 一般記詳說卷五十七終	
	·! -{		等 章	
			就說	
	<u>{</u> :		卷	
			卷十	
			死七	
			上終	; ;
			月	
			; ;	;
è		: 		
			1	
	<u> </u>			

禮記詳說卷五十八

仲冬之月日在斗昏東辟中旦||軫中|

陳往斗在丑星紀之次也

新平也三統屏大雪日在斗十二度看是**建**旗伊夫 孔疏衆律麻志云仲冬之初日在斗十二度成云日 鄭注仲冬香日月會於星紀而斗建子之辰也 度中去日八十二度旦九七度中元嘉府云大雪日 **月八十四度旦角三度中冬至日在牛初度日奎**士

意思主義 奉五六 月令

共敗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立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黄 在箕十度昏压九度中旦軫八度中冬至日在平十 四度昏東壁八度中畫漏四十五刻旦角七度中

陳注黃鍾子律長九寸

鄭注黃鍾者律之始也九寸仲冬氣至則黃鍾之律

志云黃者中之色君之服鍾種也又云黃五色黃盛 孔疏案元命包黃鍾者始黃注云始荫黃泉中律麻 馬放陽氣於 種於泉華萌萬物為六氟元也

冰盆壯地始坼鷸旦不鳴虎始交

陳注此記子月之候縣旦夜鳴求旦之鳥也 故謂之縣旦亦見坊記相彼盡旦解夫夜鳴則陰類 嚴陵方氏曰前言水始冰至此又言冰盆壯前言地 山陰陸氏曰猛擊之物至是一交而止夫欲止非墊 則以得所求故也虎陰物而交則亦感陽之生故也 也然嗚而求旦則求陽而已故感後陽之生而不鳴 始夢至此又言地始坼凍甚而土相坼夜鳴而求且 鄭汪皆記時候也關刊來則之鳥也交猶合也

歷記詳說

不能

卷五六

月令

_

新旨時氣與物類之應候以驗仲圣也

食黍與歲其器閔以奄天子居文堂大廟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 接上二句言時氣下二句言物類

陳注玄堂大廟北堂當大室也

筋死事

陳注誓戒六軍之士以戰陳當厲必死之志也

鄭注簡軍士戰必有死志

孔疏因殺氣之盛以餘軍士使戰者必有死志故日

筋死事也

嚴度方氏曰飭死事必於是月者豈非以敎大閥故

郝解飭死事備死葬之事前月申其紀而此則治其

事仲冬葬埋願時之藏也

汝節軍士以死事上下文不類固可疑而都京山龍

時奧古不同可以至冬乃葬以今日言冬月葬甚多 死葬之事亦無據古時葬皆有期不得延至冬豈素

不知當時是如此否

命有司曰土事毋作順毋發蓋毋發室屋及起大眾以固

卷五十八 月令

禮記洋說

陳注順閉藏之令以安伏蟄之性也固堅也而繪其也 周禮仲冬教大閱此言母起大眾是該呂氏之書矣

鄭注而猶女也

按而調女不知指何人說當作虛字用 土事母作

四句各一項以固而閉總承

地氣沮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民必疾疫交隨以

喪命之曰暢月

則諸教旨死是干犯陰陽之合疾疫必為民災喪調節 陳注沮者壞散之義因 破壞而宣泄故云沮泄也天地 之閉固氣類猶房室之安藏人也若發散天地之所藏

> 之而見一說喪繭去聲謂民因避疾疫而逃亡也暢月 **充實於內故也朱氏謂陽久屈而後伸故云暢月也未** 未詳舊說暢充也言所以不可發泄者以此月萬物皆

知孰是

鄉住暢狗充山大陰用事尤重閉藏

孔疏此不云是月者總是冬月閉藏之事從十月爲 漸非惟仲多一月之事故不言是月自命奄尹至淵

澤井泉論命奄尹之官謹慎房室命酒正之職以爲

酒體命掌刷之官所配四海并泉事雖各別同是命

禮記詳說 卷 主八

於上故云是月自日短至至取竹箭論日至之時須

至罪之不赦論收斂尤急之時務須積聚之事事是 **告學官事異於上故總言是月自農有不收藏積聚**

故言是月云土事毋作愼毋發蓋者於此之時土地 官之無事至閉藏論去閉務助時宣靜亦事異於前 之事毋得與作又須謹愼毋得開發掩蓋之物則孟 有所爲之事事異於收斂積聚故云是月自可以罷 冬云謹蓋藏是也非惟仲冬一 月之事故不言是月 發至一座起大眾開泄陽氣故下一云諸藝則死人則疾 **良為此也為陽氣疑問陽須閉藏若起土功開蓋物**

疫也以固而閉背而汝也命此有司云於此之時以

以示人者存乎天謹閉之事以奉天者存乎人故以既之所以固而閉也而者汝有司之辭蓋運閉之時起大眾則眾不得其靜凡此皆非農事之所宜故亦見而已發蓋則物不得其藏發室屋則人不得其處際日水昏正而栽日至而舉經之所言特以畢於是嚴懷方氏曰典土功則地氣沮泄此所以戒之春秋

暢則陽暢之稱陽既生於子至五陰獨執而紅之兄

裁者蓋也發蓋則不得其藏必閉之而不發馬人之

作之主事則地氣泄必止之而毋作物之所賴以掩

及物故诸蟄則死其害及人故民必疾疫死喪隨之

之房矣氣之沮而止者反泄而出故謂之沮泄其害

命有可焉閉之事或不固則地氣沮泄是謂發天地

在於子而可以暢乎命之曰暢月則以發天地之房

馬氏日房也者物之所止而藏者也自內漸外之為 大性而死民亦必致疾疫又繼之以死喪皆以違時 禁義如使地氣沮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而諸塾滅者 護陰主屈而陽主伸宜屈而伸爲故謂之楊月 素之故諸塾則死民必疾疫又隨以喪命之曰锡月 、大性而死民亦必致疾疫又隨以喪命之曰锡月 、大性而死民亦必致疾疫又隨以喪命之曰锡月 、大性而死民亦必致疾疫又隨以喪命之曰锡月 、大性而死民亦必致疾疫又隨以喪命之曰锡月 、大性而死民亦必致疾疫又隨以喪命之曰锡月 、大性而死民亦必致疾疫又隨以喪命之曰锡月 、大性而死民亦必致疾疫又

木

氣之疑問而使之問藏以安伏蟄之性也蓋惟作土 所賴以居處者室屋也發室屋則人不得其處必禁 之而不發馬師旅之與大眾也及夫起大眾則眾不 之月而不宜沮泄也 随之而見蓋以此月萬物皆充實於內名之曰充臨 諸熱皆死是干犯陰陽之令民必有疾疫之災喪禍 事等則地氣且壞而宣泄是謂發天地固閉之房則 得其靜必慎反而不可起焉凡若此者皆以堅其陰

氏說好沮敗於外而宣泄於內也房是借用字猶盡 按此節與上節相連不固其閉則地氣沮泄沮泄馬 屯

說多謂不當暢而暢亦費力 展而後伸之說此時似猶未伸如何謂之暢月 者言此月但當令陽氣充於內不可發泄也陳注外 也物死民疾有喪甚言沮泄之害以見其不可暢日 喪反言之是一截言不當如此命之日暢月正言之 **三共當如此陳注萬物皆充實於內當指陽氣** 大抵自沮泄至魔以

是月仙命在尹申宮令審門問證房室必重閉省婦事母 **| 淫雖有貴戚近曾毋有不禁**

宮中之政令也重閉內外皆閉也減省婦人之事務順 陳注在尹弘在之長也以其精氣在閉故名陽人宮令

烩靜也淫謂女功之過巧者貴戚天子之族姐近習其

室必外內重閉遠者謂之門間近者謂之房室皆有 常察門問之事謹慎房室之處必重閉者謂門問房 孔疏命奄尹者謂正也謂命奄官正長申重之政合 **戚謂姑姊妹之屬近習天子所親幸者** 鄭注奄尹主領奄豎之官也於周則爲內宰掌治王 省媚事所以靜陰類也淫謂女功奢偽怪好物也貴 之內政宮今譏出入及開閉之屬重閉外內閉也 外內門戶必重量閉之此月陰氣既靜故减省婦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八

開之腦者解經審門問謹房室也 皆解經中申宮令也宮令則內政也云譏出入及開 之事順陰類也婦人所事者務須質素無得過為經 習雙龍之類無有不禁言禁之無得淫巧也 故云於周爲內宰內宰非奄也云掌治王之內政者 尹奄官之尹於周則內宰俱是主領奄官身非奄 巧其所禁婦人無限貴戚姑姊妹之徒及王親近愛

常典以閉藏之月故中之於門間曰審於房室曰謹 氣開藏者是也奄尹則眾奄之正也宮中之合國有 嚴陵方氏日周官酒人殺人之類皆有奄鄭氏謂精

熟之八凡此皆宮中之令也作波省 習母有不禁則疏賤者可知矣近習謂天子親昵習 巧過則淫淫則偽飾生焉故命禁之也雖有貴戚近 省之也此所謂省察之而已蓋婦以化治絲桌爲事 謂重門之重省與季春省婦使之省異彼所謂省城 五言之稱必重 閉則所以審而謹之地重閉循易所

馬氏日貴成易奢近習易縣欲法之行自貴近始故 雖有貴處近習毋有不禁

雖有一句以人之自外入者言此等人必禁其入況 新旨審門問三句是肅其地省婦事二句是肅其 月合

一 经 五十八

jb

按申宮合冠通節下文皆宮令也審門間三何是 非貨近者哉

項省婦事一句是一項雖有貴成一句承婦事為是 時講講禁不得入似是承謹門問一邊則省婦事

句上下隔礙 淫字跟事字請謂所作之事無得淫

必良火膏、谷泉用六物大鱼監之毋有差貨乃命大鱼秫稻必濟製築必時湛熾必潔水泉必香陶

注大图消官之長也秫稻酒 넮 造及時 也進 漬 何 **滌之也熾蒸炊也必潔無所** 材 也 必齊多寡中 度也

爲相

正

也此注大質爲酒

人不同者以酒正

掌作

酒

法或及

角

材

之事

故

引人的證之其實酒正掌酒之

参差貨變使酒誤其善惡

勢之名也云於周則爲酒

人者周禮酒

正引

此大質

酒孰日首然則督者酒

督之無使有

也謂作酒之人用此六事作酒大會監

法式也 污也 生熟之宜也物事也六物謂必齊以下六事差貸不中 必香無穢 惡之氣也必良無罅漏之失也必得適

也物 鄭注酒孰日酋大酋者酒官之長也於周則爲酒人 **漬米麹至春而爲酒詩云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 秫稻必齊謂敦成也湛漬也熾炊也火齊生孰之溫 **猶事也差貨訊失誤有善有惡也古者穫稻而**

孔疏大齊者酒官之長於此之時始爲春酒先須治 擇秫稻故云秫稻必齊濟得成孰又須以時料理 煳

禮記許說 築故云必時湛燉必絜者湛漬也熾炊也謂炊漬 米和酒之時用火濟生孰必得中也兼用六物者私 泉必須香美所盛陶器必須良善火齊必得者謂炊 **翅之時必須清絜水泉必香陶器必良者謂所用水** 稻一麴蒙二港縣三水泉四陶器五火齊六也物事 卷五六 月介 +

政令及酒出入之事不親監作此大角證作故為酒 春始釀故毛詩傳云春酒凍醪又注酒正云清酒全 月穫稻於此月廣米麴至春而爲酒者謂春成也非 春時而爲酒者證此十一月令大會作酒之事以十 人也以酒人監作酒故也云古者獲稻而潰米麴至 中山冬藤接夏而成是於仲冬季冬以釀也引詩者 豳風七月之詩以證獲稻作酒之事

嚴陵方氏日多少不可過故日必齊然作情之材不 之臭陶器必良則盛貯無罅漏之數火齊必得則盡 止於此學二種以該之爾水泉必香則隱隱無發污 月令 土

配記詳況 煮無生熟之失六物闕一不得故曰兼用周官酒正 則以有法式故也去酒所以養陽池作之於陽生之 以式法授酒材不過如是而己大會監之冊有差貨 木卷五六

月蓋亦宜矣 新裁此王者於仲冬命官謹造酒之法意酒以奉祭 馬氏曰六物欲其材之美時之邁工之善也 配其燕字需一年之用者故宜製造有法尤必監節 六物以上欲備其法末二句叉戒其失毋有字與六 有人大會酒宮之長故命之命大個作冒下皆命雖

必字相應乃一正一

反語秫稻酒之材必齊中多

源日

以盛酒必良無罅漏之失也火齊以成酒必得適生 之度也麹築酒之和 熟之宜也差貨不中法式即不齊不時等類 酒必潔無所污也水泉以薩酒必香無所穢也陶器 要他得馨香清潔之體幽可表誠於神明可行禮於 人也不是欲其醲美可以暢情意 必時得造作之時也湛熾以造 只是

是也非今之称菊齊注謂多寡中度思謂只是齊獲 按六物平列下總承之秫即黍郝京山謂稷之黏查 之意應熾先漬而後蒸也火齊火之齊量必得其生 熟之宜也火齊似與上熾字瘦但上言其潔此言生

體記計說、於洛万十八

月令

丰

天子命有司劢配四海大川名源淵澤井泉 熟之宜意不相礙

陳注冬令方中水德至盛故爲民脈而配之也

鄭注順其德盛之時祭之也个月令淵爲深

嚴陵方氏日大川名源與王制言名山大澤同義凡 此皆水神也

馬氏日盛德在水故應是而所焉以爲民致福 講義四海者眾水之所聚大川名源者若江淮河殯

之類是也江之泖出於岷山河之源出於崑崙淮之

桐柏濟之源自流水故謂之名源也淵釋者水

之所鍾而息者也并泉者汲取之無窮者也仲久之 月水歸於澤而復其本源矣故命有司脈配之

其淵源厚其渟蓄也三王之祭川智先河而後梅以 廣其潤 澤也 冬 祀 四 海 山 川 淵 澤 井 泉 盛 德 在 水 鍾 金華燒氏曰夏穌山川百源火勝水弱邁其流委而

海爲委而河爲源也水重冬配亦豈非源乎

之所出淵澤水之所鍾井泉水之所注配之者欲其 新裁仲多之月冬令方中水德至盛故天子命有司 行所配水神之殟海者水之會川者水之流名源水

來歲無旱乾泛腦之虞而有潤澤之功乃爲民之意

禮記詳說 卷五世八 月令

而不過不不及蓋完他本生之體是他的德或枯或 水之德也迎其德而祭之欲此水合天一所生之數 要看水德至盛的德字天一生水一陽動時乃

按通節總是配水神爲民所報海是水之最大者大 溢失其真性 便不是德了 川名源無分川言其流源言所出湖澤鍾水或名淵

或名澤一也并必有泉一也

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

陳注取之不詰罪在不收斂也

鄭注此收斂尤急之時人有取者不罪所以警懼其 主也王居明堂禮曰孟冬之月命農畢積聚發收牛

積聚矣至於是月農猶有不收藏積聚馬牛畜獸猶 嚴陵方氏日孟冬既命百官謹蓋藏又命司徒循行 有放佚者則是情遊之民而不聽令者也人或取其

取 則收藏而不放佚無可取矣

山林薮澤有能取蔬食田臘禽獸者野處教道之其有相

禮記詳認

卷五十八

物而上不爲之詩焉亦宜矣

按鄭注所以警懼其主是此節正意非是倡人取畏

古

侵奪者罪之不赦 陳往罪之不赦惡其不相其利也

藪者以有水之處謂之澤旁無水之處謂之藪草木 孔疏案鄭注周禮水鍾曰澤水希曰敬令言大澤曰 鄭注務收斂野物也大澤日藪草木之實爲蔬食

廳疏經言蔬食故為草木實也山林蔬食榛栗之屬 之資爲蔬食者兩雅云蔬不熟爲饉蔬謂菜蔬以其

數得疏食製於之屬

嚴陸方氏日蔬亦菜也於農際之時而能取野物以 責人用固宜教道之而無過其所欲也不能如上所

爲而 乃侵彼之分以廣此奪人所有以予己則是疆

仲冬之月也農育不收藏積聚者馬牛畜獸有放佚 新旨上節是做游情之民下節是罰過暴之民 獵禽獸者野虞之官教道以採取田徽之法其有相 於外者是惰民也卽有人取之不必詰其罪以其非 暴之徒爾罪之不赦豈爲過哉 按此節禁民侵奪卻是倡民令取蔬食田獵禽獸也 侵相奪者是暴民也罪之不赦惡其不相共利也 故犯也且也山林藪澤閒有能取夫蔬食者及能田 **取蔬食與田眾為獸是兩項皆是野物**

禮記詳說 一人卷五十八

月台

宝

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 木其實有可食者爲蔬食

陳注短至短之極也陰陽之爭與夏至同諸生者萬物

也

之生機也蕩者動也

外注陰方盛陽欲起也蕩謂物動萌芽也

德在水而是月建子以陽作之萬物之生氣欲發馬 嚴雙方氏日日短至陰陽爭已見仲夏日長至解諸 生諸言不一也諸生則萬物之生氣也方冬之時盛

君子齊戒處必掩身身欲靈去於色禁膏欲安形性事欲 故謂之蕩

靜以待陰陽之所定

之陰猶盛陰微則盛陽未至於甚傷陰盛則微陽當在 言去彼言節者欲而此言禁蓋仲夏之陰猶微而此時 於善保故也 陳注此皆與夏至同 而有謹之至者彼言止聲色 而

已禁耆欲則不特節而已見君子之齊戒則加而無 欲宣者所以掩身欲其宣故也去聲色則不特止而 與羣臣從八能之土作樂五日此言去聲色又相違 鄭注宣安也聲謂樂也易及樂春秋說云冬至人主 嚴陵方氏曰掩蔽其身以處於內則以齊戒故也身

禮記詳說

已也外則養其形而無勞內則養其性而無悖欲安 《卷五六 月令

爭而未定故君子齊戒以待之與仲夏所言互相備 形性故事欲静也凡此以微陽方生陰未退聽陰陽

日 諸生蕩言陽之來足以勝陰於夏至日死生分言 閒之方。盛者方衰方微者方長有爭之道焉於冬至 至之月則夏爲正陽而陰始閒之冬爲正陰而陽始 爲陰宵中既育分矣故於仲春仲秋日夜分至於一 有所爭者外未定故也方二分之月春爲陽日中秋 馬氏日陰陽爭則陽伏而陰尚自若也故爭凡物之

陰之來 不過與陽爲敵 而 已

言之法毋躁禁辭也於陰言如此亦言之法多言以 待夏言以定待始事也定終事也 山陰陸氏日上云陰陽爭死生分此言陰陽爭諸生 也相備而言死生分於夏言諸生蕩於冬亦

新安王氏曰十一月一陽來復復反也陰方極盛陽 木之歸則青昆蟲之蟄骸者且將搖蕩蓋枯者欲萌 而順之定而無爭言其已復也君子知陰陽爭則草 坤下震五陰在外一陽在內在內者為主在外者從 欲反為陰拒之是以有爭爭者言其將復也復卦上

體記得統 B 卷 五十八 月令

丰

去者愈以安形性則身靜心亦靜矣貴靜者陰陽方 **蟄者欲出不可無以養其微陽况於身心豈得不靜** 爭當靜以待其爭之定定則陽反而陰順靜在 以處之齊戒以靜其心掩藏以靜其身外去聲色內 可以養其身心達之天下以遂萬物之情不韋雖非 己己

郝解君子青齊戒恬澹休養以待陰陽之定蓋聖 雖自陽而不能引便速來雖惡陰而不能推使速去

賢者山說不可廢也

故於變化之交盜靜俟之而已

新裁欲靜截此與仲夏意同安形性即定心氣也事

言禁矣蓋不特外安其形而內安其性亦於靜後見 盛陰得以害微陽而交爭不定哉故君子心則齊戒 在於陽回則一陽來復之候何時也可使一有不謹 主扶陽邊 欲靜即無刑: 天心而理潮長也其於事以靜為期事不煩而民 也聲色不但不御而且言去矣耆欲不但有節而 焉以養陽之根本身必掩而不露也身欲逭而不勞 陽之靜也不得乘其勞攘之隙而侵之微陽以保守 擾焉一身之安與天下其安靜之矣若是則盛 夫天地之生機在於陽轉人身之生氣 也未何與前 月令 少異前是重微 陰 邊此 陰以 且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八

之靜也得以徐待本體之復而完之定而不爲災也

以人事勝也 新旨陰陽爭何也陰往而陽來之交也諸生蕩何也

陽也心思云身欲靈事欲靜從齊戒說起惟此 一而不亂營戒而不忘然後可靈身而靜事易日聖 陽復也齊戒掩身等何也先王以至日 閉關養微 心齊

人以洗心退鹹於密是齊戒之極至處

欲安形性連去禁乃所以安之也此五句是就本身 按齊戒買下處必掩身身欲臨二何連去聲色禁責 說事欲靜是說應外事又總是齊戒時 如此以待陰

大

爭而定矣 言養微陽未有事目得此可參看 意不重 陽之所定定字與爭字相應陽漸盛而陰漸退則不 說約重安形性上下牽紐不妥 身欲靈是不勞其身安形性是得其養 王氏說好 易復卦

云始生荔挺出蚯蚓結麋角解水泉動 脫也水者天一之陽所生陽生而動言枯涸者漸滋發 也十二月惟子午之月皆再記其候者詳於陰陽之前 陳注此又言子月之候芸與荔挺皆香草結猶屈也解

禮記訴說 鄭注义記時候也芸香草也荔挺馬쥁也水泉動潤 卷五人 月合

孔疏芸始生荔挺出者皇氏云以其俱香草故應陽 氯而出而蚯蚓結者蒸云結獅屈也蚯蚓在穴屈首

者說者多家皆無明據熊氏云鹿是山獸夏至得陰 下嚮陽氣氣動則宛而上首故其結而屈也麋角解

爲陰獸情淫而遊釋冬至陰方退故解角從陰退之 氣而解角麇是澤獸故冬至得陽氣而解角今以靡

解放夏小正云十一月糜角隕墜是也若節氣晚則 之象旣無明據故略論焉若節氣早則麋角十一月 **聚鹿是陽獸情淫而遊山夏至得陰而解角從陽退**

> 雖生而猶結焉結言形之未解也麋角解見仲夏是 嚴陵方氏日芸香草也以水泉動而生則水屬也荔 故言水泉動壯其形然動其氣然也 月也陰極於此而終故前言冰盆壯陽生於此而始 生荔挺出蚯蚓結者以感正陽之氣而後出故微陽 達凡物之氣感陰者腥感陽者香陽方長矣故芸始 挺出皇氏亦以爲香草荔言氣之和協挺言氣之直 十二月糜角解故小正云十二月阴麋角

禮記詳說

丸

應陽而墮

山陰陸氏日麋陰獸也角始生向後護耳補筋與肾

卷五六 月合

新旨首二句植物之候次二句動物之候末句言水

泉之應其候

短至則伐木取竹箭

陳注陰盛則材成故伐而取之大日付小日箭

鄭注此其堅成之極時

嚴陵方氏日萬物之材陰盛則堅陽盛則柔陰盛極

於此故伐取之木大竹小故云伐木取竹箭 馬氏口萬物之材敷榮則柔收斂則堅於是時可以

伐木取竹箭

新旨伐之取之囚其時也有非時不入意

丰

郝解日 短至則陰老而 生氣歇材質堅定於時可以

伐木取竹箭竹之小如矢者曰箭故俗謂矢爲箭

接竹之小者名曰箭非必作箭用

是月也可以能官之無事去器之無用者

陳注官以權宜而設器以權宜而造皆暫焉之事此別

藏休息之時故可罷去

鄭注謂先時權所建作者也天地閉藏而萬物休 可

以去之

嚴陵方氏日設官之實所以待事也無事之官特曠

官爾制器之質所以待用也無用之器特虛器爾夫

彪記詳彰 月令 圭

暘為實陰為虛是月陰消而陽長故於其虛者罷

去之所以應天地之實也

郝解皆惜日除閒之意

按陳注權宜設造本之鄭注權所建作故云然愚意

「易霧冥冥

陳注亦火氣所蒸

鄭注霜露之氣散相

亂 也 只依郝氏說亦自簡明

泛門間築囹圄此以助天地之閉藏也

鄭注 順時氣也

嚴陵方氏日陽者人所由以出入廷者人所處以聽

陳百陰不能固陽也午火之氣所克也

鄭注 震氣 動也午屬設

旈

國乃早氛傷冥冥雷乃發聲皆天災也

軍塗請途之以土也築則不止於籍矣與築城郭之

菜同義故孟秋止言繕囹圄 而

> **郝解塗闕廷謂抹豧之周禮二十五** 家爲閭閭巷

門菜囹圄 修獄牆也皆閉藏之事

新旨是月也天子念官以權宜而設至此月則可以

議罷念器以權宜而造至此月則可以議去於關廷

則塗之於門間則塗之於囼圄則築之蓋此時天地

閉藏而以人事助之也所以養陰之翕也

按關廷門問四字是四樣而關廷為一類門問為

類關如今之坊中不爲門關廷屬在公者門間屬在

私者然配 | 固 | 富 | 双 | 收 | 屬 公 此當爲一節不連

下

聽記詳說

而

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

陳注火氣乘之應於來生

鄭注午之氣乘之也

卷五十八

月合

茥

經 97-481

嚴陵方氏 日氛霧皆旱氣所使雷 乃發聲盛陽薄之

故也

按三何各爲一 項不及人事

行秋令則天時兩汁瓜瓠不成

雪雜下也子宿值虚危虚危內有瓜瓠 鄭注酉之氣乘之也酉宿值昴畢畢好兩兩汁者水

按冬當雪而兼雨則為兩汁汁水也瓜瓠不成應在

國有大兵

禮記詳說 卷五六 月令

霻

陳注西金之氣所淫也

鄭注兵亦金之氣

化疏天時兩汁天災也瓜瓠不成 地災 也國有大兵

人災也

嚴陵方氏日以雪雜水如物之有汁故謂之兩汁以 行秋分嚴疑之氣未固故也瓜瓠不成則以柔肥爲

金氣所傷故也國有大兵則與小兵時起同義然氣 行淡深故於孟冬言小仲冬言大焉

者不下七萬有奇而用奄止四十七人未有爲官長

者宮禁之事掌之內宰宮伯皆大夫士為之統於冢

宰故先王之世宮府如一是書以奄爲尹申宮令審

非周公作而奄入一役最盡制卿大夫至庶人在官

時可役民凡禮家言不必盡合非獨月令耳周禮

雛

十二月成與梁夫非土事與必仲冬勿作則公家何 十月執宮功夫非發室屋與孟子云十一月成徒杠

接三句答寫一項

春令則煌靜為敗水泉咸竭

鄭注當蟄者出卯之氣乘之也

陳注卯中大火之所主也

陳注卯木之氣所泄也

鄭注疥癟之病孚甲之象

嚴陵方氏日蝗蟲爲敗與孟夏言蝗蟲爲災同義災 孔疏蝗蟲為敗水泉咸竭地災也民多疥癘人災也

者祥之對而以氣之兆言之敗者成之對而以事之

迹言之夏爲陽故言其氣冬爲陰故言其事亦各以 其類也水泉城竭則以咸發散之氣故也於觸則虛

禮記詳說 月令

陽作之故也

按行春合三句各爲一項

郝解總論接先王之制農隙用民故詩定中作楚室

卷五十八

經 97-482

門禁內宮婦事至貴戚近習無有不禁則奄令之權 誤後世多矣 大長秋漢以後與中常侍權傾中外陵逼天子流毒 不已重與此秦作法之做趙高所以專制也酋長即

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崽中旦氐中

陳注女在子玄枵之次也

鄭注季冬者日月會於玄枵而斗建丑之辰也 孔疏案律麻志季冬初日在婺女八度三統麻小寒

爬記詳說 日在婺女八度昏婁十一度中去日八十四度旦氐 卷五六 月令

蓋

畫編四十五刻六分旦九九度中大寒日在女十度 度旦心五度中元嘉麻日在牛三度昏奎十五度中 十二度中大寒日在危初度昏昴二度中去日 昏胃四度中畫漏四十六刻七分旦氐十三度中 八

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大呂

陳注大呂丑律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百四 鄭注大呂者蕤賓之所生也三分益一律長八寸 十三分寸之百四季冬氣至則大呂之律應

孔疏案教賓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上生大

呂三分盆一三寸盆 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各三分之則爲七十八分三 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也 分益一更益一箇二十六則一百四故云律長八寸 一寸六寸盆二寸故為八寸其

馬北鄉鵲始巢雉雊雞乳

陳注此記丑月之候 鄭注皆記時候也雊雉鳴也詩云雉之朝雊尚求其

禮記詳說 乃北鄉故易說云二月驚蟄候鴈北鄉鵲始巢者此 孔疏鴈北鄉有早有晚早者則此月北鄉晚者二 卷五十八 月介 丢 月

在立春節與此同以立春在此月也 日鹊始巢是也雉雊雞乳者易通卦驗云雉雊雞乳

鶴也然巢知避歲所在於是來歲之氣兆矣故始巢 嚴陵方氏曰鴈北鄉已見孟春鴻鴈來解黑白錯者 後有聲雞木畜也麗於陽而後有形 馬氏日鴈北 雉雊已見倉庚鳴解乳則学乳之謂也 鄉則順陽 而復也雉火畜也咸於陽而

新旨此 山陰陸氏日夏小正日鄉者何也鄉其居也 記丑月候也為至此時則有北向愚歸之意

雞木畜也感於陽而乳子羽族之應候如此 **鵲感陽氣而始搏巢以居焉雉火音感於陽而有聲**

天子居玄堂右个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 英族其器围以奄

陳注玄堂右个北堂東偏也

命有司大難勞碟出土牛以送寒氣

陝注季春惟國家之難仲秋惟天子之難此則下及庶 磔其柱以攘除陰氣不但如季春之九門磔攘而已 人又以陰氣極盛故云大難也旁磔謂四方之門皆披 此月日經歷危司命一星在虚北司禄一星在司命

禮記詳說 卷幸人

毛

北司危二星在司爾北司中二星在司危北此四司者 鬼將來或為災厲故難磔以攘除之事或然也出猶作 鬼官之長又墳四星在危東南墳墓四司之氣能為匯 丠 也月建丑丑爲牛土能制水故特作土牛以畢送寒氣

之中日胚處危處危有墳墓四司之氣爲厲鬼將隨 鄭注此難難陰氣也難陰始於此者陰氣右行此 强陰出害人也旁磔於四方之門磔攘也出猶作也 作土中者丑為牛牛可塞止也送猶畢也

疏此月之時命有司之官大為難祭今難去陰氣

馬氏日時難皆以難陰惡而除之也於季春之畢春

氣仲秋之達秋氣則日難而已至季冬之送寒氣則

言大者以季春唯國家之難仲秋唯天子之難此則 危有墳墓四司之氣者熊氏引石氏星經云司命] 土牛以畢送寒氣也 時强陰旣盛年歲已終陰若不去凶邪恐來歲更爲 其牲以礦除陰氣出土牛以送寒氣者出猶作也此 下及庶人故云大難旁祿者旁謂四方之門皆披蘇 可中二星在可危北史遷云四可鬼官之長又云疏 星在處北司祿二星在司命北司危二星在司祿北 月之內也皇氏以爲此月中氣非也云日歷處危盧 人害其時月建丑刄土能克水特水之陰氣故特作 此月之中者中猶內也謂此

各至八月分 天

以此季冬大難爲不及民也然皇氏解禮遠鄭解義 四星在危東南是危虚有墳墓四司之氣也皇氏以 也今鄭注論語鄉人態云十二月命方相氏索室中 四司其義皆非也皇氏又云以季春國難下及於民 爲北方蓋藏故爲墳墓北方歲終以司主四時故云 實未畢而言畢者但意欲全畢耳 難云不及鄉人不知何意如此云送猶畢者此時寒 驅疫鬼鄭既分明云十二月鄉人難而皇氏解季冬

送爲出送寒氣故以出 之極欲勝水者必以土故出是以送寒氣也迎爲入 嚴唆方氏日牛土畜也又以土爲之則以方水用事 旁碟旁碟則所碟非一方不特九門而 大難者陰慝之盛未有甚於此 時故也以 大難 故

然後出土牛則出土牛驅除之終事也旣乃告民出 耕故可以 長樂陳氏曰土勝水牛善耕勝水故可以勝寒氣警 所以勝豕其謂之大難言有司嫌小也 山陰陸氏曰言旁磔則於九門可知土所以勝水牛 示農耕之早晚月合季冬之月大難旁碟 月命

戲記評說

芜

世土牛之法以歲之幹色為首甲至癸爲十幹甲乙 五種命農計糊耕事則出土牛及農耕之始事 色白壬癸水其色黑支色爲身子至亥爲十二支寅 **水其色青丙丁火其色赤戊己土其色黄庚辛金其** 其色黑辰戌丑未土其色黄納音色爲腹若甲子乙 卯木其色青巳午火其色赤申酉金其色白亥子水 丑金其色白丙寅丁卯火其色赤他皆做此以立春 日幹色爲角耳尾支色爲脛納音色爲號設合甲子 卷五八 也

爲身

歲甲為幹其色青則青為牛首子為支其色黑則黑

納音金其色自則白爲腹及若丙寅日立春丙

丘氏日案開元禮土牛各隨其方則是王城四門各 爲幹其色亦則亦爲角耳尾寅爲友其色青則青爲 之諸侯各以其方之色割增四方之土以白茅包而 出土牛悉用五行之色天下州縣即如分土之義分 **脛納音火其色赤則赤為號其說蓋有所傳然** 月朔即策牛人當中示其農中也立春正月望即 即策牛人近前示其農早也立春在十二月晦及正 賜之令至其國先立社壇土牛之色亦宜效此 土者天子大社之壇用五色之土封東西南北四方 示農耕之早晚者以立春爲候也立春在十二月空 所以 也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八 月介 荢

牛人近後示其農晚也季冬之月二陽已動土 與故用土作牛以彰農事今立春方出農已自知 於門外合地主率官吏打之皆失示農之意也 **漢書立春之日京都百官青衣立青幡施土牛耕** 用策牛之人在前在後也此自漢朝之後積習爲常 土為 氣方盛故使民閒大儺逐陰氣也旁硃殺牲徧裂之 **郝解命有司大僟下及庶民皆儺也季冬二陽生陰** 季春僬惟囤都九門磔禳今旁及四方也出土牛以 爲 獣土 4出送寒氣季冬水司令月建丑丑爲土而牛 勝 水故土牛能送無氣牛善耕冬藏赤可 脈 何

出出土牛亦以示耕事將始也

氣之盛土爲制水之物故出土牛以制之不使陰過則四方內外之門皆披裂其牲故謂之旁碟水爲陰得行之故謂之大儺季春之月惟九門傑禳而已此一之僻仲秋惟天子之儺此時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皆紅裁大儺一事旁碟一事出土牛一事季春惟國家

惟國儺仲秋惟天子懶非大願也此時陰氣已極故之氣而調愛不足之偏乃聖王大經濟處 彼季春新百分三平看一說以送寒氣總承皆是節宣有餘

而為肅也送寒氣只承土牛言

禮記詳說 卷五大 月今

垩

形正以土能制水而畢送寒氣不使陰之過而為肅門皆披磔其性以攘陰氣之獨焉水以陰而爲寒土門皆披磔其性以攘陰氣之獨焉水以陰而爲寒土此時六陰已極故命有司舉旁磔之事內外四方之此時六陰已極故命有司舉方不及上,以瓊除極陰之氣焉季春之月九門硃攘非旁磔也

制不合 陳注引舊說多雜春有打春牛之儀有司通行以爲取義破土按之古氣而說者或兼示農耕之始非此節正意 令人立

征鳥厲疾

陳注征鳥鷹隼之屬以其善擊故曰征厲疾者猛厲而

丛灰也

鄭庄殺氣當極也征鳥題肩也齊人謂之擊征或名

日鷹仲春化爲鳩

孔疏亦命有司辭也征鳥謂鷹隼之屬也謂爲征鳥

超记詳說 卷五八 月令 三 三 如征属嚴猛疾捷速也時殺氣盛極故應隼之屬取

也。釋爲云鷹鴉鳩樊光云鴉鸠鶇鳩此征鳥者則爲捷疾嚴猛也蔡云大陰殺氣將盡故猛疾與時競

山陰陸氏曰爲其籽復爲鳩也於是鴈疾蓋物不極

勢之間也

不反列子曰目将吵音先暗秋毫

新旨何以周疾也漏殺之氣使之然也

之時乃舉配事不然命有司何爲按孔疏云亦命有司之辭或是連下交當征鳥厲疾

也

按此節意主懷除大儺通上下言旁碟不止九門但

言性或不止大出土牛鄉謂出猶作陳注因之恩意

是出語門外以送寒氣作不待言也本文只言送寒

乃舉山川之祀及奇之大臣天之神祇之時乃舉祀事不然命有司何爲

陳汪帝之大臣制五帝之佐句芒祝融之屬也孟冬言

經 97-486

所天宗此 或司中 司命風 師 N 師之屬歟

佐也帝之大臣句芒之屬天之神孤司中司命風師 鄭汪門時之功成於冬孟月祭其宗至此可以祭其

雨師

祖五祀是謂蜡祭則百神皆祭則一變而致羽物山 孔疏案上孟冬祈來年於天宗大割祠於公社臘 林之丽再變而致鱗物川澤之所是蜡祭並祭山川 **嶽濱因及眾山川至此又更祭眾山川山川少於嶽** 也是嶽濱及眾山川也孟冬不見者交不具孟冬祭 **瀆是孟月祭其宗此月祭其佐前孟冬是祭先嗇神** 先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八

農幷祭五帝但孟冬其文不具則五帝爲宗大臣句 中等是孟月祭宗此月祭佐則天神人鬼山川等皆 芒等為在是孟月祭其宗此月祭其佐也孟冬祭司 之大臣天神地祇若然山川卑於帝之大臣在先言 故以爲尊卑之序無義例也能氏云孟冬、祭宗至此 有宗有佐也故先解云孟月祭宗至此祭佐後解帝

祭佐唯天恐非也

嚴慶方氏日終功之時故獨報之自孟冬亦來年於

故至是及於山川以一歲之祀事畢於此故言乃畢 天宗故至是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地祭始於公社

> 同出而有别之稱若日月之類雖同出於天而有別 也然天日神地日祇而此言天之神祇者所謂祇蓋

焉故亦可謂之祗 按前月蜡已合羣神而柔享之矣此又稀惠所不及

、地命漁師始照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 然考之配典亦難盡詳

陳三孫而親殺爲奉祭也則漁而親往亦爲薦先歟 鄭注天子必親往視漁明漁非常事重之也此時魚

潔美

禮記許說 孔疏案仲秋以犬嘗麻季秋以犬嘗稻皆不云天子 卷五十八 月令

之也以四時薦新是其常事魚則非常祭之物故云 親往今此天子親往特云嘗魚故云明漁非常事重 重之也

馬氏日此潛之詩所謂季冬薦魚也漁者牲類也宗 廟之祭牲用親獵則漁必親往不亦宜乎

帝則嘗懷牲薦寢廟則嘗魚此致敬於天與親也然 輕也藥必先嘗膳必品嘗此致敬於君與親也大饗 物已備成當而後祭以見其孝也 非必食而嘗之特展視而告全具耳秋祭日嘗亦謂 金華應氏日嘗者試而驗之也將薦於所尊故不敢

氥

新旨必· 先薦寢廟而後嘗之所以致孝敬也不是先

當後薦

新裁親往截先王於李冬命為而躬莅其事嘗魚而

先奉乎神

按應氏之說與本文先字不合只是欲嘗魚必先薦

後書

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冰冰以入

腹堅腹猶內也藏冰正在此時故命取冰冰入則陰事 陳注冰之初髮惟水面而巳至此 則徹上下皆疑故

禮記詳說

之終也

卷五十八 月合

郊在股厚也此月日在北陸外堅厚之時也北 陸調

虚也今月合無堅

盛者此謂月半以前小寒之節冰循未盛故云方也 孔疏言此月冰旣方盛於時極寒冰實至盛而云方 |至於月半以後大寒乃盛水澤腹堅者腹厚也謂水

溼潤浑厚實堅固冰旣堅固故命取冰

殿陵方氏日冰方盛則以重陰之氣極於此故也盛 極而衰東風將解凍故於此言方盛焉冰以陽熙而

水面 除 而已然前言水泉此言水澤者泉乃水之原澤 礙 而堅曰腹堅則其堅達於內矣非特形於

何將云鐵个之鄉類孟子云齊人日雖有鐵鉄不如

乃水之潤命取 無所泄則氣戾不和爲愆陽爲伏陰然則鑿冰非特 也夫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陰盛閉塞而陽 冰則七 月所謂 二之日鑿冰冲冲是

爲倘晷亦以達陽氣也

按督說股訓厚甚無味此腹字是借用冰之內猶 之腹內也 說到冰入事方畢入者入於藏冰之室 冰以入舊屬下節作過文陳注連取

· 传民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

五穀之種計度糊耕之事糊謂二人相偶也揉木爲耒

月令

卷五十八

陳左冰入之後大寒將退合典農之官告民出其所藏

芙

骄木爲耜今之耜以鐵爲之田器**錢**基之屬凡治 用者也此皆像倘束作之事陽事之始也 田

農之官出五種之物以擬種之 事將起也 鄭嵀冰旣入而令田官告民出五種明大寒氣過農 孔疏冰以藏入之後大寒以過暖氣方來故令此典 紀金以爲之故云耜者耒之金云田器鐵銀之屬者 者二尺有二寸底調耒下嚮前曲接耜者頭而著起 六尺六寸底長尺有一寸中央直者三尺有三寸句 耜者未之金也廣五寸田器鐵鉄之屬 未者以木爲之長

待時一六之屬者以 田 器非 担

祭迎猫迎虎凡有功於田者無不報祭獨不及牛可 命農計耦耕事皆是人耦 事之始以冰入之期而告民出五種終則有始也耦 嚴陵方氏曰冰之入也爲陰事之終種之出也爲陽 見古未知以牛排自漢以來方有賣劍買犢之說 新定顧氏日古未用牛耕易只言服 先王所以聯屬其民使之出入相友守望相助故鄉 人相耦而耕也語言長狙桀溺耦 語長汨桀溺耦而耕詩十千維耦月令季冬 而耕最可考者古人於蜡 牛乘 而耕是矣蓋 馬 ह्य

禮記託說 卷五六 月令

毫

則有比遂則有鄰軍則有伍學則有朋耕之有耦亦 以是而已日修日具互相備

是一 新裁 此尚 告民出所藏五穀之稱命農計度翻耕之事修未耜 的功 何必計計者要他比每歲又商量得周密再加幾倍 塒 -<u>l</u>i. īN 項具田器又廣說若磁錤之屬凡治田所用者 力計 此是季冬孫倘束作之事陽事之始也命農旨 順陽事之始亦爲民之意也 **取冰陰事之終所以為喪祭之備下節先時而** 種 是罰耕之時故出之也重計耕句 乃労力勞心之根本也下修具皆計中 耕事自有常規 上節因 事

> 命農陽事之始所以爲東作之備 也

徹上下以皆凝視孟冬爲尤甚然冰旣方盛故命取 具之以待用也此非陽事之始乎 有種今則合典農之官而告民出其所藏之種耕必 冰以入於凌陰之室水澤腹堅因以藏冰備喪祭之 盛現仲多為特隆孟冬之月不過水始水而已至此 新旨仲冬之月不過冰 耕作之具於是修之以待耕也田器鐵鐵之屬於是 相耦合則命田野之農而使之計度耦耕之事耒 用此非陰事之終乎然大寒將退而東作可舉穀必 壯 而已於是至其 極 而 耜

順記詳說!

《卷弄八

月合

爱

別名 耕則 是合耦有新舊之不同故須計之以定其耦也未 按出五種是檢視五穀之種以備用之意計 故末句統言之 **今謂之犂啟土之具至於種之耘之收之皆有田** 其取義必非無因牛耕不始於漢也 世傳耕用牛自漢趙過始又謂先賢伯牛名 鄭謂蟛錤之屬孟子解鎡錤鋤之 耦 耕 耜

原注第氏日歲將終與族而樂師大合吹而罷 禮樂於族人最盛後年季冬乃復如此作樂以一年頓 也 E 居明堂禮季冬命國 爲酒以合三族 人大飲作樂於大寢以綴恩 疏日 [此用

停故云龍

用樂必有禮用禮則有不用樂者王居明堂禮季冬 **能者此用禮樂於族人最盛後年若時乃復然也凡** 鄭注歲將彩與族人大飲作樂於大寢以綴歷也言 命國為酒以合三族君子說小人樂

爲之 籥之吠以綴思慈之心而遂休罷至來年季冬乃更 孔疏於此歲終必族人燕飲樂師之官大合諸樂管 以其命樂師合吹故知作樂也大寢則路寢也與宗 為酒以合三族故知與族人飲也云作樂於大寢者 與族人大飲者以王居明堂禮云季冬命國

禮記詳說

安五八

荛

食而弗殊云罷者此用禮樂於族人最盛後年若時 謂連綴思謂思親大傳云聚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 人圖事之處既飲族人故知於大寢云以綴恩者綴 故云用樂必有體而食管無樂故云體有不用樂也 故云龍云凡用樂必有禮而用禮則有不用樂者以 乃復然者謂後年季冬乃復如此作樂以一年頓停 引明堂禮以合三族者三族父子及身則小記云親 大合吹必當有禮與族人燕飲今唯云命樂師作樂 人樂聞凡庶也 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是也君子說謂卿大夫士小

> 馬氏 而大台吹於是罷焉則陽事始故 新安王氏日聲陽也夫子贊易日雷出地奮奪先王 山 盡春將至古屎以驚蟄爲正月節謂雷將動故於是 以作樂崇德陽動有聲在天爲雷在人爲樂今冬且 其無燕矣 何也吹者人氣故用以迎陽氣大合吹即罷可以知 月送陰迎陽土牛以送陰大合吠以迎陽不用他樂 陰陸氏曰於此言罷著季春大合樂未罷 日匏竹 利 制陰物 也故自季秋而習吹至季冬

新裁此天子於歲終時合聚族人以燕飮之禮其禮

歷記許說

《卷 平八

月合

盛者其樂必隆大合樂吹之昭級恩盛典也然行之 按大合吹三字連或謂大台族人吹而作樂非也王 有節作樂以一年頓停及後年季冬又作故曰罷

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其郊廟及百祀之薪燎 氏但吹而無燕與住疏反亦備一說

陳冠四監說見季夏秩常也謂有常數也大而可析

謂之薪小而束者謂之柴薪燎炫爨及夜燎之用也 鄭注四監主山林川澤之官也大者可析謂之薪 者合東調之柴薪施炊爨柴以船頗春秋傳日其**父** 薪今月合無及百配之薪療

罕

孔疏 官也新施炊饗柴以給嫁者以薪柴並交故 弗克負荷引之者證薪是廳大可拆之物 日其父析恭耆此即七年左傳館也其父析薪其子 所用上云薪柴下云薪燎故知柴以給燎引春秋傳 以新柴出 於 山 林川 、澤故四監爲山林 知各有 .川澤之

所以備來歲之用而已 嚴陵方氏曰秩薪柴則與秩獨同義於處終命收之 馬氏日收秩薪柴則藏事至是爲悉矣

事爲之備此時萬物皆成薪燎有常數可收命四監 新裁郊祭天廟祭祖百祀以祭羣神皆用薪燎當先

爬記許說 卷五十八 月令

計

收之以其他日之用敬神之道也

郝解四監主山林川澤之官秋薪柴常數當供之薪

柴薪用爨燎用明也

更

始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祀星囘于天數將幾終歲旦 陳汪 日窮于次者去年季冬次左楊至此窮盡還次左

還復自於支楊也二十八宿隨天]而 ηfi 而 早晚不 紀白也去年季冬月與日相會於玄楊至此窮盡 [1] 至此 月 ińj 復具 **故處與去年季冬早** 行每日雖周天一

相

似

故云回

于天也幾近也以去年季冬至今年季冬

於終也歲且更始者所謂終則有始也 三百五十 四 日 未滿 三百六十 Ē 日 不爲 正終故云幾

鄭注言日月星辰運行于此月皆周匝於故處也次 舍也紀會也

超記詳說 十八宿隨天而行每日雖周天一画早晚不同 **盖澄復會於玄枵故云月窮于紀星间于天者謂** 於立枵自此以來月與 于次月窮于紀者紀猶會也去年季冬月與日相 來每月移次他辰至此月窮盡還次之枵故云日窮 孔疏日窮于次者謂去年季冬日次於玄楊從此以 1 苍 五十八 月合 口相會在於他長至此月窮 主が 會

天數將幾終省幾近也以去年季冬至今年季冬三 此月復其故處與去年季冬早晚相似故云星囘

終故三數將幾終 百五十四日未滿三百六十五日未得正終唯近於

時而窮于次月有時而窮于紀以天言之其窮也祇 **桑故以紀言日** 嚴陵方氏日陽大而爲之主故以次言陰小而有所 所以爲通數 來不窮謂之通 以為歲之始歲之始乃所以為數之終於數言終 可也 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 **庆** 成 者 數 之 所 積 而 成 也 數 之 終 乃 此乃日窮者蓋以人言之日有 往

於歲言始亦互相備爾

言縣變窮言囘囘無窮也其言天亦以此易日終則 山陰陸氏曰麻以紀之紀麻也窮于次言象窮于紀 有始天行也日一日一周天月一月一周天星一歲 周天敷将幾終數無正終其謂之終蓋幾而已

新裁此總見天運維新而王者當有以新其政意在 終言幾無終之辭也始言且無始之辭也

歲將幾終截大意云日月旣窮星辰旣囘則數將幾 終矣吾見日月將會於營室麥尾將中於南方而 且更始也蓋惟天象復其故處故歲數相爲終始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八 月令

朢

可如舊說作兩平看日以所舍之長言故日次去年 虛十 一日 55三百五十四日 不滿三百六十四日之 會立枵也星以復其故處言故曰囘二十八宿每月 言故曰紀去年季冬月與日相會立枵至此窮盡復 季冬次方枵至此窮盡復次方枵也月以會日之處 數故日數將幾終也歲將始而未始故曰且蓋正數 季冬早晚相似也數將盡而未盡故曰幾除氣盈朔 周天一匹而早晚不同至此月各復還故處與去年

> 按數將幾終承上轉下之辭當以未二句連看爲是 者宜一一更定之以待歲始此句著有提醒君心意 說他何用專爲歲且更始而發見得天道將更始於 未明當以十二會爲一紀 不可以幾終截住屬上若更始句自當重 上人事豈可不更新於下凡个歲之當仍者與當革 紀訓會

專而農民毋有所使

也 陳注而汝也在上者當專壹汝農之事毋得徭役使之

心 心話話說

鄭注而猶女也言專一女農民之心令之豫有志於

卷五六 月令

圌

孔疏此修月令之人爲國家戒令之法此月旣終歳 耕稼之事不可徭役徭役之則志散失業也 之內不云乃命某官之屬者皆是禮家總禁也 作有所使役也此是制禮者總爲約戒之辭此月令 且更始而女也言在上專一女農之事無得興起造 嚴陵方氏曰專而農民母有所使則以歲且更始欲 意於耕故也四民各有業而農居其一故謂之農

氏

雕未終而年月已終來歲之正月又繼此交接故日

日月星辰復囘其舊此乃天道一樣之常也

始則束作 新裁此言人君當重農事而因戒其妨農者歲且更 可與故當專一農功不可他役蓋勉在上

者當如此不可作命辭看

找注疏以歲且更始連此二句爲一節今屬上節然 文義相承因更始而當專爲農事之備也 專字屬

八子乃與公卿大夫其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處之宜

論之以防來歲之差歲旣更始故事亦有異宜者 陳注朱氏曰國典有常飭之以應來族之變時令有序

寅而縣之今用此月則所因於夏殷也 鄭注飭國典者和六典之法也周禮以正月爲之建

孔疏經云芸飭國典調和飭正之故云和六典之法

而記詳說 《卷五六 月令

甇

禮以正月爲之建寅而縣之者案大宰職云正月之 六典者則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是也云周 用此月則所因於夏殷者不用周法故知囚於夏殷 吉始和布治小宰云正歲而觀治象之法是也云今

以王者損益不出三代故也

嚴陵方氏曰事有在今歲爲宜來歲則否者國之有 典時之有合安可不飭而論之乎蓋物有常宜宜在

随時而已然非一人之私所能爲也故以共言之 馬氏曰先王之時歲終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 聽其致事於是伤國典之未宜者改之以經邦治論

)Ţ

時令之未協者正之以受民事至正月之吉始和然 後布焉則所謂待來歲之宜也

之令如宣沒別藏之類論者比次而敬授之定其序 歲之政也國典國所常行之典如禮樂刑政之類飭 論雨邊蓋天子體元公卿大夫調元故相與謀及來 者整齊而飭正之修其常而不廢也時令四時當行 新裁此君臣於歲終而修更始之事也其字貫下飭 事亦吳宜必飭之以應來歲之變論之以防來歲之 合有先後本自有序但節氣有早晚差也歲既更始 而不紊也典有輕重本自有常但時勢有推移變也

禮記詳說

月令

卷五八

昊

差故日待來族之宜筋與論皆有變過意應下宜空

看益變差是來歲所決有者惟先飭之則使來歲國

典體常盡變各得其理雖變猶不變也先論之使來

該時令推行有漸因時制宜雖差猶不差也此君臣

協謀先事豫防斯來放之政所由善也 變之法無不差之數一歲自有一歲之宜宜於今歲 天下無不

者必不宜於來族何也天道人心都是活的所以時 勢氣化都隨時轉必飭而論之先得其理則我先握 國典時令之樞而敷與法不能逃此理之外自然相

析旨此是君臣協謀於豫有未然之防意飭國典權

人事之變論時令參天時之變

說約此孫防國事也末句截上言君臣修當然之政

下言所以爲未然之防

万命大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其皇天上帝社稷 按此節亦承歲且更始來因更始而爲來歲之備

陳注列謂大小之等差也

鄭注此所與諸侯共者也列國有大小也賦之犧牲

大者出多小者出少饗獻也

心記許說

不卷五六

月令

署

列之以共賦也諸侯同王南面專王之上故命之出 配須犧牲犧牲出諸侯之國國有大小故命大史晋 孔疏此至之饗皆命大史也列次也來歲方祭祀祭 牲以與王共事天地也既漫言諸侯則異姓同姓俱

然也賦之儀性者則稅出也次之隨國大小而出之 也以其皇天者賦 性所其也皇天天皇大帝也上帝

社稷而始封亦制正社士與之故賦牲其王社稷也 者愛威仰五帝也社稷者正之社稷也諸侯乃自有

餐賦也 出性以其獄於上帝 清神也

按放其大小之列所以定其多寡之賦賦是著力字

介其供猶賦 机

陳注人本乎祖故祖廟之牲使同姓諸侯供之人命同姓之邦其寝廟之獨豢

鄭注此所以與同姓共也獨豢猶犧牲

孔疏獨豢猶镃性也皇天社稷與天下其之故通賦

天下國家也寢廟先王與同姓國共之故別又命同

天地不用犬豕社稷大半乃有豕而不用犬故沒其 姓國共之也言獨乃是牛羊而又云豢則是犬豕也

獨豢而徒云天地犠牲也宗廟備六牲故云獨豢也 山陰陸氏日此大宰賦之可知而言大史與宰相備

禮記辞說

月令

《卷五六

也於大祭舉輕於小配舉重如是而後可知

命宰歴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以 按獨豢之類多於犧牲然亦大概言之只作一例 美山

名川之祀 陳注思者序次其多寫之數也

鄭注此所與卿大夫庶民共者也歷猶次也卿大去

采地亦有大小其非采地以其島之民多少**賦之** 孔確率小室也隱亦次位卿大夫謂畿內有采地者

华土田多少之數賦之様性以云山林名川之祀不 歲終又小宰列次畿內之地大步并至於庶民受田

哭

注云此所與鄭大夫庶人其之則各賦稅之卿大夫 云士者上 下云凡在天下九州之人無不咸獻其力是也 出其采地赋税無采地出其邑之賦稅庶人無邑出 其賦稅以與邑宰邑宰以其上是庶人亦出賦也故 舉 卿 大夫下舉庶民則 士在其中省文耳

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咸獻其力以其皇天上帝社 之祀

山陰陸氏曰愿而數之小宰之事也

陳注禮有五經莫重於祭故 鄭注民非神之福不生雖有其邦國采地此賦要由 *卷平八 月令 也

冤

禮記詳說

民出 者以經中云天下九州之民不云諸侯卿大夫獨云 諸侯有采地謂卿大夫賦稅所來皆由民出必由民 孔疏雖 民故鄭云此 有其邦國采地此賦要由民出者有邦! 也 國部

嚴陵方氏曰自乃命大史而下止言次諸侯之列 皇天上帝社稷神道也故以儀姓言之寢廟則 姓之邦也以 知同姓之列亦次之下言同姓之邦則知諸侯爲異 而已故以 **獨參言之山林名川之祀亦曰儀姓者則** [神道言則日犧牲以人道言則日獨豢 벬

> 備而已大史以建六典爲事宰以其力爲事諸侯之 於庶民故以歷言之歷則非一矣或日饗或日 以其迹為遠而 及庶民之有土田者宰愿數之皆於此月所謂 姓之邦天子自命之山林名川之儀牲取諸卿 諸國以國大小爲差大史序之宗廟之芻豢取 **郝解古人歲事莫大於祭祭天地社稷之犧牲賦** 賦命之大史卿大夫之賦命之宰此重輕之別 物非備物不足以致義非致義不足以合道亦互相 日獨参何也蓋饗者祭之義祀者祭之道獨豢祭之 胍 至於庶 民者亦為遠故也 闪 於同 大夫 赋至 於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入 月令

在上三節見出作結語案上帝社稷外祭也外臣之 下九州之民力以供天地宗廟山川之祭也 凡在天下九州之民總之以民者自天子而下 外臣之卑者供之儀柱之所其皆民力之攸存然則 尊者供之寝廟內祭也內臣之親者供之山林召川 新裁此皆天子豫命之辭所以其來歲之祭者末節 天上帝社稷之性同姓諸侯之民其來歲祀復廟之 姓諸侯至庶民皆民也異姓諸侯之民共來歲祀皇 在天下九州之民無不咸尉其力以共產祭矣 大夫之民及庶民 其水族祀 山 林名川之性是 由異

獻者欲華精誠於秩芻 一獻字精白 一心以輸 也 上 供謂之獻令天下成

偉乃命大史次異姓之等列而收其犧牲之賦以其 郊天社地之享此以異姓供外祭所以尊尊也又念 祭末則統括之以民也 新旨此都在豫備上論先分別內外諸臣供內外等 而摹配有所供矣夫上而至於諸侯卿大夫下而至 庶民土田多寡之赘而賦犧牲以其山林名川之祀 祖功宗德萬世不磨乃命同姓之邦供寝廟之獨象 | 以同姓供內祭所以親親也命宰歷卿大夫至於 天子念天神社稷覆載功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八

垩

美報而民力普存尤所以昭備物也 無敢懈惰於牲賦之供矣將見祀典之修固所以崇 **咸獻其力以供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 於庶民九州之民盡是矣凡在天下九州之民無不

之犧牲二節言同姓供祭宗廟之犧牲三節言卿大 按四節爲一段皆言祀事一節言異姓諸侯供祀天 夫士民供山川之犧牲四節又就民廣言之以見天 民而末節卻 祖羣祀無不厭其力以供祀事上二節言諸侯不言 調末節民字連諸侯卿大夫士庶皆謂之民則 合言上帝宗廟 亦用民力此覺有礙故

> 風由民出不同看來索分郡縣異於古制或諸 此民字只作人字看亦是曲爲之說與注疏所 管而所供皆民力也俟考 大夫所供實皆出於民力猶今之省即州縣各有分 云此 侯卿

季冬行秋令則白露至厚介蟲爲妖四鄙人保

陳注畏介蟲爲兵之家也戌土之氣所應 鄭注戌之氣乘之也九月 初尚有白露月中乃爲霜

丑爲鼈蟹 畏兵辟寒象

孔疏白露早降天災介蟲為妖地災四鄙人保人災 案陰陽式法丑魚鼈蟹季冬建丑而行秋令丑氣

體記許說

一 卷五十八 月令

嚴陵方氏曰冬之序爲後於秋而言蚤者以建亥爲 失故云介蟲爲妖

正言之則冬爲先故也介蟲之性辨於物以斂藏之 氣不厚故反爲妖也四鄙人保蓋畏兵之象以秋爲

金故也

行春介則胎天多傷

陳注船未生者天方生者

鄭注長之氣乘之也夭少長也此月物甫萌芽季春 乃句者畢出萌者盡達胎天多傷者生氣早至不充

其性

垩

禮記訴說 行 東令 則水 涼 敗 國 時 雪 不 降 水 凍 消 雅 陳注以歲終而行歲始之令也 也 天多傷者生氣蚤至不充其性者三月之氣在十一 此月物甫萌芽季春乃句者畢出萌者盡達者甫始 嚴陵方氏曰疾謂之固則其疾久而不瘥故也夫冬 也此十二月萌者姶芽至三月乃出達地上也云胎 孔疏后天多傷國多固疾命之曰逆皆人災也 鄭注眾害莫大於此 者歲之終看者歲之始歲終而行歲始之令故命之 月內至故胎荫而暴長出旣性不得充滿所以多傷 按下句包上二句惟其時令之逆故多傷與疾也 故其觙如此命之曰逆所謂逆莫甚於此 山陰陸氏曰國多固疾季冬有閉園而已今行春令 日逆 卷五六 月令 垩

正也

災祥泥於星分陳注末能盡去後有作者當爲之具

禮記詳說 卷五六 月令	引推明厥功非細但其學博而不醇祀典雜於緯書	而不爲之惑古法亡失或於此有所徵焉鄭康成援	可謂其出於秦人而盡廢之亦不可讀者鑒別是非	言古法秦制參錯難分謂之爲經而遵之固有所不	一篇人之禮中非出不韋一手乃輯眾長而爲之所	按呂氏春秋有十二紀各以一月爲之首漢儒聯爲	按三句相因有雨無雪無冰故水潦爲災也	孔疏水潦駁國時雪不降天災也冰凍消釋地災也	鄭注未之氣乘之也季夏大雨時行	陳注火奪水之令也未土之氣所應
表	「而不醇祀典雜於緯書	以此有所徵焉鄭康成援	之亦不可讀者鑒別是非	/為經而遵之固有所不	手乃輯眾長而爲之所	5一月爲之首漢儒聯爲	放水源為災也	众以也冰凍消釋地災也	八雨時行	所應

궄

國多國疾

按三句各爲一項

陳注固謂外而不差辰土之氣所應

鄭注生不充性有久疾也

喧記詳說卷五十八終

禮記詳說卷五十九

曾子問第七

於禮故著姓名以顯之曾子孔子弟子曾參此於別 孔疏按鄭目錄云名爲曾子問者以其記所問多明 錄屬喪服

聖棄知絕滅禮學何也老子爲人必是簡易見孔子 張子曰據稱所記老耼之說未嘗不謹禮然其書去 盛容貌謹舉止故言去子之驕氣態色及孔子之問 禮不得不以禮對

禮記詳說 松五十九 曾子問

之學其於身也反觀內省而益加以傳習講買之功 之以耳目之所見聞隱之於心思之所防慮深知天 金華應氏日曾子以篤態醇至之資而爲潛心守 其於禮也躬行實踐而又不廢乎旁摻博考之力討 料之所可及者其或諾明之不素而猝然遇之則其 下之義理無盡而事物亦日新而無窮有非夫人意 處之未究共精微而應之必無以中其肯綮故歷舉 喪祭古凶雜 不足憂夫子隨事剖析而決其疑途使千百載之下 而可駭其節目似 出不齊之事而問於聖人其變故似 同而不辨其纖悉曲折叉似細

> 遇變事而知其權者亦如處約事而不失其經焉此 事剖決所割遇變而能權也愚接禮之爲用洋洋萬 皆其問答講明之功也其後眞積力人夫子語以 郝解先儒謂曾子忠信傳習知天下義理日新事變 **貫腦聲響答略無留難其見益高矣** 之家所以託而傳也讀者真聚而會其過裁其當焉 答以麥瑣非曾子守約之學與聖人一貫之旨議禮 **殊非盡成法可拘聖人盛德之至從心卽矩眾人以** 無窮故歷舉吉凶之禮雜出不齊之事爲問夫子隨 爲細 微曲 折皆有舊章 設局求合故其問迂闊] 丽 其

卷五九

斯可矣

築訂此篇非曾子不能問非孔子不能答近世經

生

以其多言喪禮不以試士遂置而不講非也

按此篇自是後人假託為之然亦是留心禮學者雖

體記詳說 曾子問

應氏謂此在未問 其說有病夫守約者並必不博一 論之郝京山謂非僧子守約之學與聖人一貫之旨 云麥瑣亦有發明要不可以優而棄之也姑卽曾子 一貫之前其說近是 貫者豈 **昧萬殊哉**

陳注攝主上鄉之代主國事者也碑冤者天子諸侯六 服大裘爲上其餘爲裨服裨衣而著冕故云碑冕也等

則大夫 **夫所服神冕絲冕也立冕也士服爵弁服大祝神冕** 有事宜清静也神冕者接神則祭服也諸侯之卿大 鄉注變於朝夕哭位也攝主上卿代君聽國政

禮記詳說

世子生者按聘禮云子卽位不哭公羊云君存稱世 卷五十九 曾子問 Ŧ

孔疏此一節論君薨而世子生吿殯之事

君薨而

秋之例按左傳桓六年子同生賈杜注云不稱大子 世子也熊氏云下稱奠幣於殯東則此告世子生謂 者書始生此亦始生而稱世子者彼謂父在始生未 子叉用世子之禮告殯故雖君薨猶稱世子異於春 子君菀稱子某此旣君薨仍稱世子者以其別於庶 命故直云子此是君薨初生則舉以世子之禮故 既殯以後若未殯之前則世子生亦不告凡天子諸

之子亦稱適子檀弓云君之適長鴉是也天子諸的 下謂之適子喪服云大夫之適子是也若在喪諸侯 侯稱世子春秋經歷王世子曹世子是也卿大夫以

若其門內位主人堂下直東序西面兄弟皆即位 於門外西面北上外兄弟在其南南上賓繼之北 卿大夫等不神冤也 等皆衣衰服北面交不言者以下交云大祝神冕明 亦謂之大子則王制云王大子及權弓云大子申生 夫士等皆衣衰服也攝主上卿代國政者卿大夫士 是也冢子則上下通名故內則云其非冢子則皆降 三傳世子之例煩而不要今所不用也 等注則言天子以下至庶人是其通名也其春秋 按士喪禮朝夕哭丈夫即位 此論卿大

禮記詳說

色也欲往告殯故开自西階若於堂下告則大滬堂 陰十端六立四纁五兩三立二纁纁是地色立是天 以其將告神故執束帛執持也束帛十端也端則 大祝以大夫爲之祝三接神故服碑冕碑冕祭服 **剱故升堂非朝夕哭位此爲告世子生故在堂下** 大斂喪大記云卿大夫卽位於堂廉楹西北面者彼 方也今乃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故云變於朝夕哭 道陰陽不測故用陰陽之數求之一丈象陽八尺法 **丈鬼神質故用偶數也鬼神以丈八尺爲端鬼神之** 位也必於西階南者以將告殡近殯位故也若君喪

上告則大近殯故升階盡等級即不升堂將有告事

宜靜故命毋哭

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用此道也事變時移漢始山陰陸氏日君薨子恃以立者士大夫也古之人植

垂簾矣

之言埤猶副也舊說天子六服大裘爲上餘皆爲碑位告故於西階下北面也裨冕衣裨衣而戴冕也碑於西階臣子朝夕哭位皆在東階下西面今將就殯处攝主謂大臣攝主國事者北面西階之南周人殯和解君薨世子生謂君薨無嗣喪在殯而適嗣始生

尼記詳說 卷五九 曾子問

並

禮記詳說

~ 卷五九

會子問

冤者祝以吉事告也束帛帛五匹爲十端成一束升 冤吉祭之服喪凶服吉者重世子始生也獨大祝碑雖衮冤亦裨衣之上者耳兼衣言冕卽冕以該衣此

階盡等升盡階級近堂也

以便下交告云云也碑冕從吉重其事此執帛下文。按若灵自是堂上皆哭大祝將告世子生故命止哭

奠幣郎此帛也

> **婦人也升舉幣舉而埋之兩階之閒也** 繁恨之聲歌者欲其歆饗之義也某夫人之氏也房中 陳注祝為噫歆之聲者三以警動神聽乃告之也噫是

哭位 所主也舉而下埋之階閒明戀體也 眾主人君之親也房中婦人 反朝夕鄭注聲噫歆警神也某夫人之氏也 几筵於殯東

是古人發聲多云噫故知此聲亦謂噫也凡察祀神論語云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檀弓云公肩假曰噫之子生以告殯之辭也。直云祝聲不知作何聲按孔疏聲謂噫歆之聲三所出慘神也言若夫人某氏

侯雖無文當與天子同而大夫士葬前下室並無八云周禮天子下室喪奠有素八不云殯宮有几而諸按阮懿禮圖云八長五尺高尺二寸廣二尺皇氏之所享謂之歆今作聲欲令神歆享故云歆警神也

降於人君也並葬後殯宮皆有八人君未葬前而於

下室有素几其殯宮無八今世子生旣告權移下室

鄭云几筵於殯東明繼體也今按既夕禮燕養饋蓋特設几筵於殯宮東者特異其事以爲世子之生故常於下室然殯宮几筵爲朝夕之奠常在不去今更之几於殯東告於繼體異常日庾氏云未虞施八筵

大

禮記詳說 如他日 朝夕相因喪禮略以此推之卽素八是殯宮朝夕設 告靈不得有素几又司八筵云凡喪事右素八注云 子是繼體之貴故於常几筵之外別特設之考三家 則有凡筵大夫士大斂有席虞始有几然殯宮几筵 審何以知之其義非也能氏以爲天子諸侯在殯宮 奠之八不在下室而庾皇等以爲素八設於下室未 喪事謂 之說熊以爲是皇庾以爲非 為朝夕之奠常在不去今更特設凡於殯東當明世 厠下 凡奠也又云凶事仍凡注云凶事謂凡奠凡 《卷玉九 室所供之物如平常皆用吉物即今之 曾子問 喪大記云君將大斂

哭而後行朝奠朝與了又哭今因西階前哭畢反此 父兄堂下北面父兄卽君之親又云外宗房中 義非 朝夕哭位於位不更哭卽行朝真禮謂一時兼哭雨 故云房中婦人 事故云途朝鎮按士喪禮尋常朝奠皆先哭後奠皇 氏云尋常先與後哭此謂告世子生故先哭後質其 其含毯幣玉之事是也必知埋之階閒者下文云師 也故周禮小宰職云凡祭祀贊王幣爵之事喪荒受 行主命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閒故知 也 所主小宰舉幣幣是小宰所主故云所主 士喪禮每日之旦於朝夕哭位先 南面

陳汪

如 初

位者如初告子生之位次也少師主養子之

官奉子以衰以

衰服承藉

而捧之也告日夫人某氏之

子某從執事宰宗人等敢見子名則大宰所立也告訖

捧子之人拜而稽顏且哭凡踊三度為一節如此者

此 幣亦埋之階 閒

也眾主人君同姓之親房中哭者婦人也哭不蹋 其束帛出埋之兩階閒也 朝奠不言蹋常禮不及也小宰升堂舉幣已告則舉 西階上哭不踊反東階下行朝奠即位哭而後歸 生子之母真幣強東几上不敢委於地如死者親受 郝解哭止勿諠! 故惟祝聲告必 三如 死者寐 也 地

以朝故因言朝與舉幣猶言收幣埋之階閒 因哭而哭不復踊反位行朝奠禮方哭蹋成禮 按配舉方告告辭僅一句奠幣而哭近喪宜哭也眾 也告

禮記 詳說 《卷五九

曾子問

與出大宰命祝史以名徧告於五祀山川一與三者三降東反位皆袒子蹈房中亦踊三一從執事敢見子拜稽願哭祝宰宗人眾呈人一四西階麽前北面祝立於殯東南隅祝聲三 大夫士哭

經 97-501

故云三者三降東反位者堂上人皆從西階降而反東 其爲子之禮也奠出朝奠畢而出也 在下者亦皆東而反其朝夕之哭位也歸而襲衰杖成

鄭注二日負子日也初告生時 奉子者拜哭 **蹋襲衰杖成子禮也** 宰宗人詔贊君事 亦謂朝

因負子名之喪於禮略也

孔疏此一節論世子生己三日名之以名見於殯之 初日子生之儀也以子自爲主故不云從攝主也 三日之朝自眾主人以下悉到西階下列位如

禮記詳說 卷五十九 九

宰是教命之官大宗是主宗廟之官初不神冕今得 故不用也云初告生時者以經云如初恐初是朝夕 之時則見也此不用東帛者初告生已用今旣禮殺 則告君三日負之但告時直負之而已子未見君至 哭位故以初爲告生時也必知告生時者以告生時 稗冤者以爲奉子接神故服祭服此大宰大宗等亦 **北面於西階南此亦云北面故知是告生時也** 三月爲名之時則始見之也今旣在喪禮略於負子 其時當在堂此經不三升堂者文不具耳 從子升堂故下交云祝字宗人降東反位旣言降明 少師奉

面

岩其須詔相之時或就子前而西面也

滅

子以衰者少師主養子之官又奉子故與子皆著裝 入門而哭則止也 故次從在後也 か、 従 祝 也 **也皇氏及王肅云謂以衰衣而奉之崔氏云諸侯五** 日哀甚故祝升階乃命止哭今三日哀已微殺故 日而殯濱而成服此三日而衰者喪已在殯異於末 祝先子從者祝主接神故先進也少師奉子 字宗人 從者大宰大宗為詔告贊君事 人門哭者止者入門是入殯宮門 曾子問 上云大宰大宗此直云宰宗人

풾記詳說 者皇氏云宰則大宰宗人則大宗也此祀先子從者 主人前祝在主人後土虞禮是也今此亦凶祭而祝 將子入門見故命門內在位者止哭也前告是初生 也眾主人及諸臣並已先列位而哭今祝宰宗三人 殯也 亦升不言從者以子爲主故略而不言也殯前北面 忍從先君之階升故由西階升於是大宰大宗及祇 在先者以其告神故也 **觱東南隅也其宰及宗人皇氏云以次立於子之東** 殖東南隅者視在子之西北而面當殯之東南故 者齊以東為前謂當齊之東稍南北面也 同吉祭之禮故特牲少牢皆戒前主人後若凶祭則 卷五九 子升自西階者謂世子不 祝立が

聲三者亦謂警神也前告生哀甚故盡階不升堂此 某字者誤也今按定本及諸本皆有某字子开堂之 云於時末立子名不得云某氏之子某從執事下有 奉子之人拜而稽颡乃哭不踊者未即位故也皇氏 告日夫人某氏之子某從執事宰宗人等敢見告訖 見子須近殯故進立於殯東南隅旣警神之後祝乃 時大宰即位立名告處云某之子某 人在堂上北面哭眾主人劇太天士俱在西階下北 大天士哭踊三名三此等以了稽類哭故亦祝宰宗 祝宰宗人卿

心記詳證 面哭為蹋每蹋三度為一節如此者三故云三者三 卷五九 台子問 土

哭非正位故不袒仝反朝夕哭位故皆袒 哭位降者謂降自西陪也皆袒者以初堂上堂下之 反位亦皆踊也當子踊之時亦袒也故下注云踊襲 中亦踊者以上文字不蹋房中亦不蹋至此乃蹋故 是見了最為臭祭故云亦謂朝奠以告生之時遂朝 **賽杖成子體也旣云襲朋初時裡£1皇氏云子踊不** 云子鰛房中亦歸明祝率宗人眾主人及鄉大夫士 降東反位者堂上皆降反東在下者皆東反朝夕 利不但何得後有襲乎皇氏說非也 子踊房

> 之 放也 嚴陵方氏日君薨凶事也凶事人之所哀世子生吉 始作名也若依皇氏以見殯後乃作名故鄭於此解 乃解名者以經有名文而遂解之非謂告山川之時 事也吉事人之所樂君子行禮於此可不愼哉是以 負子三日卽名之以喪事促遽於禮簡略不暇待三 月也上見殯之時旣以名告故云某之子某鄭於此 內則及左傳桓六年皆三月乃名之今此因

禮也於是則或禪冤或養杖或命毋哭或拜稽額豈 神冤吉服也衰杖則凶服也毋哭吉禮也稽額則凶 卷五十九 4子問 土

禮記詳說

非處之以吉凶之閒乎

幼莫不臣也少師奉子言師著一旦不敢無師傅也 山陰陸氏曰如初位則此面可知又言此面著子雖

不言大師奉子以衰嫌褻

宰大宗宗伯少師教世子者也奉子以衰以凶服承 郝解三日世子生之三日見於爲且告名也大宰家

藉世子抱之入門人屬宮門子拜稽類哭少師擁之 拜哭也前告子生哭不蹦此以子見哭蹋者前告因

朝奠不備禮此以子見告名情更切也踊三者三凡 踊以三為節九蹋惑三也降東反位降西階反堂下

奠故三亦謂刺奠知非特獎者在殯無特告奠之法

三月君名之二三日名者將以爲喪主故懾主遂名 而告之殯猶其名於君也 也莫亦朝奠以名徧告以世子名徧告羣胂禮子生 也襲夷杖袒蹋畢皆襲其所袒之衰執杖奠鎖而出 東哭泣之位皆袒跼則袒其衰也子踊少師抱而歸

之子某從執事言不敢徑前借執事者爲導而從之 節為詳凡言子從子升子拜子踊皆人捧之而然某 接前告生時此告召相連只一事三日禮備故較前

卷上北

陳注告於禰告其主也此時,神主在殯宮因見禰而立

其名故云乃名於禰也

鄭注告主也

葬後世子生之禮 孔疏此一節因前論問君末葬而此子生全更問已 大学大宗從大配而告於禰者

觸交殯宮之主程無葬並殯無尸極唯有主在故告

三人告溺不云攝主者葬時攝主已弁經葛以交神 於主漸神事之故追同廟主之名故日禰也然直云

> 事故子生則攝主不復與羣臣列位四階下故自還 明葬竟又服受服喪之人事既畢攝主亦無復有此 者二人例是升者非不升也不言某之子生敢告者 主也不云神冤者未葬尚神冤葬後不言自顯也不 依大宰之禮與大宰大宗從大配神冕而告殯宮中 常之禮三日不見也三月乃見因見乃名故云乃名 云氧帛香凡传必 制幣從之可知也不言盡階不升 於稱也從見之人與告生不異故不重言也雖三日 亦自可知也三月乃名於禰者葬後神事之故於平 不見其成服衰經自依常體也 を五九 曾子問 以名徧告及社稷 声

禮記詳說

宗廟山川者名於臟旣畢宰亦命祝史編告也不 宰命祝史從可知也又前不云社稷宗廟此不云五 **葬而世子生三月而名葬後三月於醴己耐廟故生 核三日因名之此經旣葬稱子不稱名故三月乃名** 祀相互明也王肅三部三日名之君未葬當稱子某 之五配山川國鎮之重不可不告故越社稷告之旣 也鄭云稱世子生喪在殯告五祀山川耳五祀殯宮

可及厨房與社稷相遠不得不告社稷 山陰陸太田 积与唐中用用之也上於諸侯非不告也下於諸侯 [編告編告同盟諸侯知 然者以言及社

非不告也其主言者问盟前侯爾

三日嬰兒何足與識禮事而函亟躁擾虛文無實不可離房戸抱於諸大夫手哭蹋喧阗非所爲保護也名徧告五祀山川而不及宗廟社稷非關與兒生未名徧告五祀山川而不及宗廟社稷非關與兒生未納解三月名於禰告禰主也是時主猶在殯宮 此

如遲之三月後乃近情耳

其徧生之所及也陸氏謂告同盟覺添設從稱廟深推一告及二字只一意社稷宗廟山川皆

祖祭道神而后出行也五祀之行神則在宮內月令冬

行是也丧禮毀宗躐行則行神之位在廟門外西方

制幣一文八尺 制

是記样說 一卷手九 曾子問 · 志祖一節論諸侯朝親天子將出之禮

不云曾

者亦祖爾皆告也 墓吏 如三 公然不專主一事且尊之既命五大夫則 言之不云命卿者或從君出行或雖在國留守總主 **麥傳其伍是諸侯有三卿五大夫經三五官故三五** 敬之心也言徧告宗廟則五廟皆告也前云告於祖 行一告宗廟則知後再告故云臨行又徧告宗廟孝 必告於,祖莫於禰此又命就史告於宗廟山川是臨 諸侯往朝天子爲天子將欲於廟中受己之禮故諸 大夫以屬官大夫其數眾多直云五者據典國事者 侯豫敬之以冕服視朝也 接大宇云建其牧立其監設其 拨上文云諸侯廟天子

掌之事 也 較山行之名也道路以險阻為難是以委士爲山或 釋較祭酒脯彼注云,祖始也行出國門止陳車騎釋 **縣之而遂行其有牲犬羊可也此城外之較祭也其** 伏姓其上使者為較祭酒脯所告也禮畢然後乗車 酒脯之質於較爲行始也春秋傳日較步山川燃則 而後出行引聘禮者證祖道之義接聘禮記云出祖 卿亦命之可知故不顯言命卿也命者謂戒勃以所 五配行神則在宮內故鄭注聘禮云行謂行者之先 卷五十九 僧子問 經言道而出明諸侯將行爲阻祭道神

> 禮記詳說 卷五九 曾子問 右轂末故周禮大馭三及犯較王自左馭馭下,祝登 **夫以酒脯旣行祭較竟御者以酒祭車軾前及車左** 犬於較上諸侯用羊詩云取羝以較謂諸侯也卿大 牲天子較用大故犬人云伏瘞亦如之注云伏謂伏 故詩生民云取叛以較注播烈其內爲尸蓋是也其 苦獨辣柏爲胂主此鄭釋爲較祭之義此較亦有! 転祭軓乃飲軹卽數末軹謂車軾前是也其祭宮內 受轡犯較遂驅之叉云及祭酌僕僕左執轡右祭兩 鄭注月今較增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周禮注云以 毀宗雖行出於大門則行神之位在廟門外西方又

行神之較及城外祖祭之較其制不殊崔氏云宮氏 之較祭古之行神城外之較祭山川與道路之神義 或然也追召山其神曰纍 前命祝史告山川而諸

是也 引此文云告用牲幣不破牲字是天子用牲幣也必 非禮也曲禮云凡為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 爲制其天子則當用牲故態氏云鄭注周禮大祝職 皇氏能氏以此為諸侯禮不應用牲故牲當

先以告廟載遷主若八留不去則為非禮故云過是

告禮達者則當望唐故以五日爲限也所以爾者爲 侯循待告編乃行也以五日爲期若近者乃可就彼

其古人之名末問天子諸侯有常配在冬也喪禮有

而反祭用牲也內云載遷主是鄭 牲也必知諸侯不用牲者約下文云幣帛皮圭以告 制幣一丈八尺其卿大夫唯入祭而已故聘禮旣使 故知不用牲也或天子諸侯出入有告有祭故告用 知天子用牲者校人云王所遏山川則飾黃駒是用

禮記詳說 宗則爲位則不用牲者肆師不爲位也蓋道或有違 以其無遷主而率此以出也肆師凡師甸用牲於社 近禮或有輕重故告有特用幣有無牲幣非一端也 於祖爾所告蓋有用牲者矣其言止於幣帛皮圭者 長樂陳氏日後言天子諸侯将出必以幣帛皮圭告 督子問

大山川用事焉反行釋與鄭氏引會子問百凡告必 大配大師宜於社造於祖大會同造於廟宜於社過 卷五十九 尤

之月 邪皇兵熊氏謂天子告用牲諸侯不用牲此尤無據 告朔告至必用性也孰謂天子諸侯之告不皆用牲 夫唯入祭而已故聘禮旣使而反祭用牲也然禮凡 穎達云天子諸侯出入有告有祭故告用制幣卿大 告騷或用牲而其他不用牲者多矣若國大貞則素 用牲幣及釋會子問則改牲幣為制幣是自惑也孔 玉帛而詔號春秋傳曰凡天災有幣無牲月令仲容 淝 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以至晉侯謀以息

> 民魏経請 祈以 幣更齊錢孔子請祈以幣玉凡此視

其事與時而已

官其一官蓋從行矣此主二王之後言之春秋傳曰 **六卿和公室宋也二王之後六官備敷** 山陰陸氏曰祖言告禰言奠尊祖而親禰也言命五

視朝而入也 臨川吳氏日反亦如之謂親告祖禰又命祝史徧告

郝解此記諸侯出行之禮其覲天子行也必告奠於 願境內山川乃命卿大夫上中下士五官居守而後 祖與標將告奠先冕服出臨朝命配史使告社稷宗 督子問

禮記詳說 卷平九 丰

日告偏卽行過五日告不徧不成行是遷延怠慢非 行道而出者祭道路之神而遂出宿也大約不過五

告祖與禍告社稷宗廟山川祖道祀事畢舉所以 技視朝當有事臨行各有發放也非專為命說史而 出行之意即告祖與爾及臨行編祀又告崇廟 其行凡告承上兩告字不兼祖 其將有事也一告解啓行也 **舰朝叉台五官於行後辦其事此是出行詳慎處** 所以忠於時明敬天子也 夫上士 一中土下土五樣官較他說似覺明要 道祖道禮輕 五官郝京山 任卿大 初有 重

官 在國者何以 為五 大夫既有三卿五大夫三鄭不盡 專命五大夫此說於理未恆 從行尚

胰注上章言冤而出視朝 裳而鸭心云諸侯相聘皮升服則相! 體侯氏神気令敬君欲豫習其禮故冤服以視朝諸侯 相朝非君臣也故但朝服而已諸侯朝服玄冠獨衣素 此言朝服而 朝亦皮弁服矣天 出視朝者接親

雇記許說 子以皮弁服視朝故謂之朝服 卷幸九 曾子問 批

主

同出入禮 川所不過則不告貶於邈天子也 鄭注道近或可以不親告祖 朝服為事故也 反必親告祖爾

告 離 孔疏以直云告於禰是據其道近故云或可以 禮鼓苦冤服諸侯相朝亦雖在廟受降下天子不敢 諸侯朝天子冕而出視朝爲將廟受尊敬天子習其 者或官或用之事站侯朝服玄冠緇衣素裳以上文 明出時亦告祖 一知諸侯不直告禰者下文云反必親告於祖爾 禰爲道近唯告禰耳 朝服爲事故 不

稷其境內他

山川不偏告所往有尊卑故禮有詳略

冤服『菩臨朝聽事之服故云朝服爲事故也能氏

此

反國告至之禮親天子與諸侯相見皆同

所告之社稷山

用而

後臨朝聽其人曠之政

乃入宣

也出而反不敢愿入必親告於祖禰命祝告於前出

嚴峻方氏日曲禮曰夫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 必知朝服皮并服者鸭禮諸侯相聘皮弁服 於適天子則其禮詳與諸侯相見則其禮略豈非所 侯之出必告於祖與於禰反亦如之蓋事死如事生 不容殊而諸侯相見出不云告祖者或道近變其常 亦皮弁服此義爲勝也庾蔚云鄭當謂出入所告禮 也而叉及於社稷山川者推事親之道以事神也然 禮耳故反必親告祖禰以明出入之告其禮不殊也 跟論語云吉月必朝服而朝注云朝服皮弁服是也 又云此 一朝服謂皮弁服以 曾子問 天子 用以视朝故謂之朝 主 領相 朝

灣記詳說 見之人有輕重故其禮不能無隆殺歟五官即

卷平九

下大夫五人是也五廟即王制二

一昭二穆與大祖之

子尊而友邦親也禮朝服輕於冕皮弁緇衣而已冕 **郝解諸侯自相見行則但告禰不告祖祖尊禰親天** 廟而五是也 衣則刺繍也臨朝而命就史告雁廟及所過山川社

經 97-508

告於祖綱鄭并此章牲幣改爲制幣然馬知皮幣之 先告也命就史告五廟則祖禰又徧告矣反必親告 按諸侯相見謂出行往見他國之君也告於礪親者 為是往幣之為非平凡鄭言禮舍大拘細類此 不告,祖大區別後章言天子諸族將出以幣帛皮丰 禮出入起居必愼此聖人制禮之義也相見行告禰 則焉有流連荒亡廢時失事之咎人主所以動必以 有事不敢废守故出必命官反必聽政而後入如是 出以有事不敢慢遊故告於神戒於眾而後出居以 天子非巡狩諸侯非逃職不行故晏子曰無非事者 卷五九 曾子問

淑史皆行告至之禮聽朝而入久出恐有重事須問 則始之告禰必親而臨行禮略或只命配史告也 政事但先慰勞其人亦通 視朝命五官當與上節講同前所告者謂五廟山川 概而後入宮先公而後私也 或日聽朝末及料理

了葬台而後辭於廢逐修葬事其處也先軍 其與也先重而後輕脳也自啓及葬不與 子問曰並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孔子曰 何孔子言葬則先母而後父與則先父而後母自從私 陳注曾子問同時有父母或祖父母之喪先後之太 **地先重而後輕禮也 葬不奠行葬不哀次 孔子曰葬先輕而後** 如

> 以明日啟父嬪之期賓出之後孝子滋修營葬父之事 **棋車不暫停也及葬母而反即於父殯設奠告語於賓** 祭亦與之類故亦先重 殯故行葬母之時孝子不得爲毋伸哀於所次之處故 賓客之處極至此則孝子悲哀極車暫停今為父喪在 也葬是奪情之事故先輕奠是奉養之事故先重也處 自啓及葬不奠謂不奠父也次者大門外之右平生待 從啓母衛工後及至葬極欲出之前惟設母啓殯之矣 朝廟之鎮烈雕與遺鎮而已不於殯宮為父設真故云

禮記詳說 第2 ★ BEE+12 曾子問鄭注並謂父母若親同者同月死 卷五十九 不與務於當群

重

賓調告將葬啓期也 者不哀次輕於在務者 **殯當爲賓聲之誤也辭於**

知也 之奠及,與與電災而已不於廣宮爲父喪奠故云自 之後及至葬極欲出之前唯設母之啓殯之鎮朝廟 者祖父母及世叔兄弟云同月死不云同日者略可 孔疏此一節論並有喪葬之事 背質存也 啓及葬不與調不與沒也不與者不更改新與仍有 待賓之處葬極車里門至此孝子悲哀極車暫停今 既父喪在殖先恭母之時自從也從啓母殯 行基因長次者次謂大門外之右平生 **並謂父母 也親同**

禮記詳說——宋卷至九 居先山 氏云葉兒奪情故從輕者為首臭是奉養故令重者 後遂修營葬父之事所以葬則先輕莫則先重者皇 孝子告語於賓以明日改父强期節既告賓賓出力 也而後辭於殯逐修葬事者解循告也謂與父之後 於在獨也反葬與者謂葬母還反於父獨官而設莫 設盟陳鼎鮮夷牀之屬下乃云配聲三是告殯之事 者按既夕禮云主人請啓期告於賓之後即陳褒事 哀於所次之處逐行而去所以然者若此悲哀恐輕 爲父喪在殘故行葬母之時出門孝子不得爲母伸 知非告殯以將葬而云殯當爲賓爲告賓 育子問

其處交與母同日異日乎焦氏答曰婦未廟見不朝 告賓也與旣夕禮同 **今先三辭於殯乃云遂修葬事故云殯當爲賓謂詔** 輕以禮結之故云禮也按崇精問日莽母亦朝廟否 亦朝廟明地處當異日也 廟耳內豎職三王后之喪朝廟則爲之碑也是母喪 以虞是奠之類故亦先重後

先葬台是不復土以待後葬者之人相去日近故也 張子曰是先輕質先重古者掘擴而葬既並有喪則

藍田呂氏日古之並有喪各行葬處之體不相合所 葬先輕而後国禮成於重者

後蓋早草之閒非差月日也喪服母輕於交故母葬

俗之議無義不可取 以致其哀所調葬先輕後重直謂自家還而行之旣 葬然後再舉後喪耳今必不能然則在量宜處之或 以先喪前期而葬亦可行之永序自當尊卑有亭世

於其弱忍也所以先輕而後重复者求神之道也人 馬氏曰葬者送終之道也人子之心所弗忍也君子 封主人贈配而先歸唯其欲速於求神故反哭則 輕故孝愛之心常在房重唯其不欲遽於送終故旣 子之心所至,切也君子於其至,切心所以先重而後 人與有司視處性

禮記詳說 《卷至九

萐

曾子問

美

郝解並有喪謂父母同時喪則葬孰先後也葬先輕 之質祖與遺與皆不設也哀次謂確宮門外孝子所 先重自啓及葬不與謂如母先葬自啓發之莫朝廟 後與母蓋非為查情之事宜先輕臭為奉養之事宜 而後重謂先葬母後葬父真先重而後輕謂先莫父 先軍後的也遂您好父之事所謂葬先輕後重也日 次反等以要於父而後致新以告於父之猶所謂奠 居倚處極過此振習哀慟今母行父在殯故亦不哀 既葬商及虞也亦先處父後處母也 此章所謂是

偽體父母可合葬則同格同奠於禮非害何爲此差 居一日在賓朝夕與白不可缺因母素廢父奠豈得 別此章珠不倒聖人之義 所以出爲周旋卽如所謂自啓及葬不奠父於義何 處附待後者正同而此章之說於人情尤未當解者 **奠文奠母乎其實乃謂先葬者禮輕故尊哀總俟父** 宜先與宜後然自啓及葬不與行不哀次何異路人 極出備體耳與喪服小記云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 故鄭注作不與父解然既云奠先重後輕又何謂不

祭司此言並喪先後之禮也輕重以服言葬謂葬輕 曾子問

芼

體記詳於

也先父而後母母雖先奠不虞必待葬父畢而後同 主雖母不得與父並故其葬也先母而後父其處奠 者與問與重者全婦以父母明之如並有喪家無一 一般 卷 至九

爲無傷 謂不與母則光不近人情姑從不與父說不良於次 夏次二字斷開辭於殯辭謂致辭猶告也鄭改養為 奧舊說罪不新與舊氣尚存失複異豈堪常用乎枯 則與時父母合食葬事母隨父行於事為甚便於禮 按古禮父重日輕故莫葬方先後之殊今父母同服 目啓及葬不與問不與父似不宜廢父之

> 資然作告於父之續亦通 然不近情禮矣郝解當玩 本文員先重後輕竟是不與屬母反葬奠屬父方合 或專以處屬與先重非 此節禮今不可行

孔子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非宗子雖無主婦可 业

陳庄宗子領宗男於外宗婦領宗女於內體不可缺故 **若有子有婦可傳繼者則七十可不娶矣** 雖七十之年猶必再娶然此部大宗之無子或子幼者

鄭庄族人之婦不可無続

禮記詳說 卷五九 孔疏此一節論宗子立後之事凡無問而稱孔子白 **曾子問** 羐

者皆記者失問也亦此卷之通例矣宗子大宗子也 凡人年六十無害者不復娶以陽道絕故也而宗子

然此謂無子孫及有子而年幼小者若有子孫則傳 故雖年七十亦猶娶也故云無無主婦言必須有也 領宗男於外宗婦領宗女於內昭穆事重不可廢闕 家事於子孫故曲體七十老而傳是也

不當道七十只道雖老無無主婦便得 程子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此謂承祭祀也然亦

嚴陵方氏日為庶子之宗者謂之宗子爲庶婦之主 者謂之主婦宗子承家主祭於外而主婦則助之於

家有兩宗也既云宗而可兩乎非宗子雖無主婦可 乎娶幼女乎幼則非偶老則改節鳥可爲宗範或曰 郝與此章亦不似聖人語七十之宗子繼娶娶老婦 內者也故宗子雖七十不可以無主婦 **也謂非宗子年七十無主婦則可然荀非宗子而未** 老安得皆日可兩言皆非至論 七十老而傳可也然宗子未死而使其子爲宗子是

祭訂此言宗子宗婦之重也上以承祭配下以統族 人禮不可缺故雖七十無無主婦也然亦深明必當 有之意耳非謂七十而後再娶也陳注甚好讀者不 會子間

禮記詳說 卷平九

荛

以辭害義乃謂得之

按七十再娶之說郝京山娶老娶幼二語斷盡然京 山調使其子為宗子則為兩宗子謂只代父理事豈

遂有奪宗之嫌子代宗子婦代宗婦無可議

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之何孔子曰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體徹饌而埽帥位召門日將冠子冠者至揖護而入閻齊衰大功之喪如

若是大門內之喪則廢而不行以冠禮行之於廟廟在 陳注冠者宣典智龍之人也此人已及門而與主人揖 讓以人矣主人忽問齊衰大功之喪何以處之夫子言

> 處可以加冠但冠禮三加之後設體以禮新冠之人今 具皆陳設今悉徹去又埽除冠之舊位使淨潔更新乃 **位凶事止三加而止不體之也初欲迎賓之時體及饌** 大門之內吉凶不可同處也若是大門外之喪喪在他 即位而哭如賓與贊者未至則廢也

鄭注冠者賓及營者 內喪同門也不體不體子也

其廢者喪成服因喪而冠

孔疏此一節論冠子塗喪之事將冠子冠者至揖讓 之門而與主人揖讓而入主人忽聞齊衰大功之喪 而入者曾子問將欲冠子冠者謂賓及贊者至主人

如之何孔子答之云若是大門內之喪則廢以 卷平九 加

要故直三加而已不居之 但平常吉時三加之後設體以體冠者之身今既有 賓乙時未知有喪贈及熊具既已陳設今忽聞喪故 在廟廟則在大門之內吉的不可同處故云內喪則 徽去 僧與解具又竭除冠之舊位令使清潔更新乃 即位而果如實及營育赤至則廢而不冠也 核土冠體體子之後始體質恐此經云不體是不體 同門者皇氏云謂同大門之丙云不體不體子也者 外喪謂大門外之喪喪在他處猶可以加冠也 **徽 饌而埽者以初欲迎**

賓故云不贈子也必知不醴子者以經云冠者未至 則廢廢謂子身冠廢明不體是不體子也

以其變當而為之殺也 也外喪則冠以其義有所伸故也然而雖冠而不體 所以行義而已故冠膿內喪則廢以其義有所屈故 嚴峻方氏日門內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斷恩禮

門也齊袞謂期及三月之類大功五月內喪則廢謂 **那解將冠子謂父將冠其子也冠者至謂賓贊已至** 喪在同大門內則冠禮可廢喪在外則不廢冠但不 設體飲資客冠畢即徹餅塌地爲位哭因冠者已至

腰記詳說 卷五九 曾子問 圭

聚族而居門外應非遠冠畢往聚於其家不可乎何 至徹與饌埽地哭於冠位也 而酌行其禮如此若冠者尚末至門則廢不行可也 此章之殼亦可疑門外之喪冠而不體可也古人

分內外喪而酌其宜也若冠者末至自宜報其事 見冠子有體子禮 謂不體子郝謂不體質二者可兼然當以體子爲說 按內喪當謂同居者即位而哭哭於家也不聽陳注 冠者至而聞喪此事出倉本當

兩冠者皆調室對

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齊髮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

則已冠埽地而祭於禰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後饗冠者於大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平有冠醮無冠醴父沒而冠服而冠除喪不改冠平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蹇弁服 喪之後不更改易而行吉冠之禮乎孔子答云諸侯及 體藝是以酒爲無飲體則獨禮受服之人也其禮如此 **莫告廟服所賜之服矣於此之時惟有冠之醮無冠之** 子於大廟中 賜**死服弁服其受賜者柴君之命歸即設** 大夫有幼弱未冠總角從事至當冠之年因朝天子天 之成服而加喪冠也此是孔子之言督子又問他日除 陳注末及期日在期日之前也因喪服而冠者因着喪

記詳說 卷五九 曾子問

安得有除喪改冠之禮乎父沒而冠謂除喪之後以 丰

禮禮兒者蓋齊衰以下可因喪服而冠斬衰不可

之離者的而無酬昨日離醴重而醮輕者醴是古之酒 疏曰吉冠是吉時成人之服喪冠是喪時成人之服謂

故為重醮之所以異於醴者三加之後總一體之職則

每一加而行一醮也

離冠禮禮重而 鄭注廢吉禮而因喪冠俱成人之服及至也 醮 輕此服賜服酌用酒尊賜 也不能 酒為

明不爲改冠改冠當體之 孔疏如將至而冠旣答會子之問遂言未及期日有 **黎謂禮之**

之禮乎 喪之禮故云未及期日而有齊妻大功小功之喪 以然者謂諸侯幼弱末冠總角從事至當冠之年因 則因喪服而冠者孔子言冠目尚建不可以吉加冠 改冠乎者會子旣得夫子引類以答之仍疑而發問 故廢其:禮則因著喪之成服而加喪冠也除喪不 朝天子天子而賜諸侯大夫或弁或冤之服於天子 云此人因喪服而冠除喪之後不更改易而行吉冠 所賜之服更不改冠也 大廟之中榮君之賜歸設奠祭於己宗廟此時身服 孔子引類答曾子除喪不合改冠之事所 斯此也於此之時唯有冠

之醮法行醮以相燕飲無有冠之醴法謂不用醴以 曾子問

水無關 服於天子不可歸還更改為一初冠禮法然則旣因喪 爲應謂之醮者鄭注云酌而無酬酢曰離皇氏云醴 後乃黎冠者 埽地而祭於禰廟已祭之而見伯父叔父見伯叔之 釋父 沒加 冠之禮 故云 父 沒而 冠則加 冠已 冠之後 禮受服者之身所以然者凡改冠則當用體今旣受 無酬能乃謂之爲態云冠禮體重而醮輕者拔土冠 而冠不可除喪更改爲吉冠也 醉而云酒 士冠禮云若不體則酷用酒是酌酒 無酬離者以酒有酬 孔子既答其問マ **酢爲常禮故**

> 三加之後總一體之醮則每一加而行一醮凡三 改者也如鄭此言則行周禮者 適子用醴庶子用醮 離用酒注云若不聽謂國有舊俗可行聖人用焉不 祭告之後使人酌酒以飲己樂上之賜不酬酢也云 也云酌用酒尊賜也者謂諸侯大夫旣受賜服而歸 殷也雖在周前因而用也雕之所以異於醴者醴則 若用先王舊俗者雖適子與庶子同用離先王是夏 用酒酒是後代之法故為輕也披土冠聽若不體則 土冠禮又云若庶子則冠於房外南面遂釀焉醮旣 禮道子三加於昨乃醴於客位醴是古之酒故爲重 憲

禮記詳說 卷五九

督子問

賓拜揖讓立於序端則冠身自迎賓皇氏云冠香諸 之年因朝天子而賜之服故歸還不改冠也義或緣 也皇氏云韵諸侯及大夫幼弱未冠總角從事當冠 不體明為不改冠者受賜服而來若其改而更冠應 **父迎賓非禮** 土冠禮云若孤子則父兄戒宿冠之日主人絲而迎 冠者賓及贊者此即是黎賓及贊者此父沒而冠按 從適子之尊冠必酌醴以醴之今旣不醴明不改冠 士冠禮醴賓以壹獻之禮此云復冠者前注云

郝解如冠期尚達先有齊衰大小功之喪不必改期!

歸國不改冠無賓贊故無醴此因喪冠者亦不再冠 則獨酌冠者體則獻賓歸俎冠於天子廟天子醮之 無冠體也不言喪除體賓者因於後父沒而冠已祭 不傻質惟醮冠者而醴賓符除喪後亦謂之有冠醮 再冠也如此者但有醮冠者之禮無醴賓之禮蓋醮 天子之大廟歸惟設奠告廟卽服天子所賜冠服無 即用喪服冠亦可曾子叉問然則除喪之後不復改 大天才冠除喪入見天子天子或賜之冤弁服冠於 **池無改冠惟服除鑦賓聲補喪時之末備而已諸侯** 行吉冠之禮乎夫子引諸侯賜冠於天子禮以明旣 《松玉九 曾子問

當耳冠末及期宜且廢改俟期功外亦可何至以喪 大功之喪一也冠期將近而有齊妻大小功之喪一 後設體以樂賞贊明不得如賜冠者之有醮無體也 **然後可冠冠則有賓鷟冠畢則告父廟見伯权父而** 也父沒而冠三也 **服冠之** 冠禮者也齊衰大小功可因喪服冠若斬衰必服除 而後饗冠者之可見也父沒而冠謂父喪旣除行吉 **支服三加弱尊以凶喪之冠禮成人於祝辭甚無** 此章論冠遭喪之禮有三臨冠而聞齊衰

按如將冠子至因喪服而

冠一截孔子言也接上節

常可耳赫京山調醮子體室卽受天子賜而其父不 便行離子之禮其說末要郝意拘冠禮醮子之說故 禮不復更設體行冠禮也苦瓠以設燕待賓則從其 從權歟天子賜重無冠體句以見天子所賜即爲冠 云然此處有礙當重體不重醮 可疑豈以冠期已迫若因喪而停須俟喪畢太遲故 意說來除喪不改冠可乎會子問也孔子答之至冠 冠又是一截以見父投而冠者當如此 體一截以見不改冠天子賜是借證非正意父沒而 尊者為冤卑者為 美 父沒而冠 因喪而冠

檀记詳說 大卷 五十九

所者主人。 科学而不族奠酬於賓賓弗舉禮也昔者魯昭 哲子問曰祭如之何則不行旅酬之事矣孔子曰聞之小 假伯 **數世俗因喪而婚人為唇禮此云因喪而冠恐為後** 為設體應上體字可不拘 重故已冠先祭禰而後見伯叔行禮也郝謂 謂三年喪畢方行冠禮當受命於伯父叔父但禰爲 世借旦先儒謂此篇非真出於孔子會子之問答也 予以伯 叔迎賓為得禮豈以古重宗子當專行而 叔歟若非宗子而可置伯叔於其旁而不咨稟 孔疏駁伯叔迎賓之說

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鄉於其長而眾相酬盡宗 又曰:人所以獻省賓酢主人曰酢主人又自飲而復 廟之中以有事為業故速及賤者使亦得以伸其敬也 酬矣孝公隱公之祖 飲奠於焙前至旅時亦不舉又自別學的 飲賓日酬主人自飲者是導賓使飲也但賓受之卻不 **爵於室室不可舉此罰而行族酬此禮也大祥則可族** 於君前也宣弗與者賓不舉以族也言此祭主人得致 陳注晉子問祭而不行族酬之禮何祭爲罄孔子言惟 小莊綠祭為然不放者不放酬也莫酬於賓奠其酬節 朱子曰族眾也酬導飲也旅酬

鄭注與無尸度不致爵小祥不旅 卷華九 曾子問 剛大祥無無算爵 鼍

彌吉 **孝公隱弘之祖父** 練小祥祭也旅謂

旅酬战與無尸處不致爵至小群彌吉但得致爵於 孔疏此一節論喪祭簡略之事 **賓而不得行旅酬之事大祥乃得行旅酬而不得行** 後形體已去鬼神事之故立尸以象神也又按特性 始立尸故云冥無尸奚所以無尸者奠是末葬之前 士康熙云男男尸女女尸檀弓云虞而立尸是虔晓 無算爵之事也此皆謂喪事簡略於禮末備故也 在未忍立尸異於生故未立尸處是既葬之

> 雇記詳說 中云處不致爾者接土處體多三獻尸尸卒爵禮 三爵丘浩云尸止爵者三獻禮成欲神惠之均於家 卒爾此是主人之獻也特牲文云主婦洗爵獻尸尸 南面主人耐獻祝祝受卒爵主人酌獻佐食佐食受 **蘭尸尸卒爵祝酌授尸尸以酢主人主人卒酚筵祝** 尸尸祭之祭酒啐酒祭鉶乃食九飯主人洗角升酌 佐食佐食卒頭此是主婦之獻也賓三獻獻於尸尸 卒贸尸胜主属主婦卒爵主婦酌獻祝祝卒廚酌獻 **執節右取菹類於醢** 云雅延尸於與尸 《卷平九 即席坐主人拜妥尸尸答拜尸左 **曾**子問 然於豆閒佐食取黍稷肺祭授

酬 於房中南面主婦拜受爵主人西面答拜主婦卒爵 **酢左執爾拜主人答拜主人降洗酌致爵於主婦盾** 拜受爵主婦拜送爵主人卒爵拜主婦答拜受爵的 止爵之後席於戸內主婦洗爵酌致爵於主人主 無致爵以下之事所謂處不致爵也接特牲又云口 酌西 階上獻賓及眾賓說主人洗輝於西階前北面 爵也三獻之賓作尸所止爵尸飲卒爵酢賓賓飲卒 拜主人答拜主人更爵酢卒爵拜主婦答拜所謂致 實酬賓說主人洗僧於昨階上獻長兄弟及眾兄

故云彌吉仍宏純吉也 **此無算題之事故以大解無無算爵以其漸漸備體 大辟無無免曆蘭言者大辟乃得行族酬而不得行** 兄弟之黨長兄弟取解酬智之黨所謂無算萬也云 子兄弟弟子各两於其每舉解各於其長賓取解酬 **真酬於主人主人酬於室室不舉也族酬之後賓弟** 主人所酬之與不行族酬之事所謂小祥不族酬謂 熙宣酬眾 兄弟所謂旅酬也云小祥不族酬老資不舉 弟及內兄弟於房中獻畢賓乃坐取主人所酬之觶 於在階前酬長兄弟長兄弟受解於四階前酬眾賓 包万九 何子問 背者魯昭公練而 舉 一酬行

弗皇生隱公是隱公之祖父也 酬今孝公不然亦曰非禮 行旅酬全邦公行之故曰非禮也大祥确吉得行旅 非體也者源於但問致節於實實不合康此 世本孝公生惠公弗皇 丽

走

故於昭 公可以為而不為則於禮為過過猶不及故皆以為 嚴峻方氏日耶公末可為而為之則於禮爲不及孝 都解放眾也酬鬱飲也謂祭畢賓主長幼舉酒交相 非體也然而不及於禮爲近於薄過於體爲近於厚 公則言非關於孝公則日亦而已

> 之非禮兼及孝公大群真酬弗舉之非禮是陪說 之祭與酬爵而賓不舉是不旅酬下引昭公行旅 按如之何連下爲句小 為過皆非也 **丛隸而旅酬於禮爲不及孝公大觧而不旅酬於禮** 小胖不放酬是也大胖無無算爵彌吉末純吉魯耶 小莊喪事未除禮從簡略故鄭云奠無尸處不致爾 **解至禮也一截正言不族**

酬

酬

賓此族酬之始奠輝於賓而賓辭遂止不復酬也蓋

獨小所練祭獻尸賓畢主人洗觶升西階上北面酬

禮記詳說 卷五十九 會子問 罕

體記洋於公五十九終

PIR

褊

也凡祭皆然曾子問何祭獨不然夫子謂

禮記詳說卷六十

旭

功耳自動學 謂此天子諸侯之喪斬

禮盛故執事者眾曾子問已有大功之喪可與他人饋 陳注饋奠奠於殯也大夫朔望皆有般奠士惟月朔其 曾子問

衰故云斬衰者奠大夫則兄弟之服齊衰者奠士不以 以悲哀不暇執事故不親奠天子諸侯之喪諸臣皆斬 云非此爲他人之謂也謂於所爲服者也凡喪奠主人 **言他人乃日不太輕己之服而重於相爲乎孔子又答** 其饋奠孔子是據所服者言之曾子及不悟此旨將謂 身有斬衰所爲者斬喪身有齊妻所爲者齊妻皆可與 **脊饋奧否故答云豈但大功自斬衰以下皆可禮也言 奠之事于孔子 将謂曾子問已有大功之喪得爲大功** 下叉不足則反取大功以上也 衰者與避大夫也故朋友與人不充數則取大功以 疏日反之者反取前

人執事者充之

孔疏此一 節論爲死者服還得爲死者饋奠之事會 子之意云已有大功之喪可以與於他人饋奠之事 鄭注饋奠在殯時也 **乎孔子不解曾子問旨謂言曾子所問己有大功之** 謂爲人謂於其所爲服也 服齊衰者不奠辟大夫也言不足者謂殷奠時 服斬衰者不奠辟正君也齊衰者其兄弟 怪以重服而 爲君服者皆斬衰唯主 爲

禮記詳說 曾子問

也故注云非謂爲人謂於其所爲服也以下乃論所 答云我之所言據所爲服者饋奠非此爲他人之謂 喪得爲大功者饋奠以否故答云豈大功乎言已有 八不足則反取前人執事者充之 下小功總府者奠若其不足則反之謂奠大執事其 齊衰者奠士則朋友奠若朋友不足則取於大功以 爲饋奠之事也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大夫之喪 子又不解孔子之旨謂言爲他人故更問云若爲他 與於饋奠故云禮也 身有斬衰所爲者斬衰身有齊衰所爲者齊衰皆可 大功豈但爲大功者饋與自斬衰以下皆可禮也言 人不以輕己喪服而重他人相爲饋奠乎 孔子所論據所服者言之曾 以其稱奠叉下 孔子乃

唯兄弟耳故云其兄弟也 兄弟者以大夫之喪子及屬臣皆服斬衰今服齊毒 服斬衰不得饋奠辟天子諸侯之正君云齊衰者其 之喪子服斬衰者不親奠此服斬衰謂大夫家臣雖 叉此文云士則朋友奠故知主人不親奠也主人必 謂在廢時也 與非月半之殷奠也以士月半不暇殷奠故也以次 有牲牢黍稷用人多也殷盛也以月朔之奠盛於常 不親奠者以主人悲號思慕不暇執事故也 云天子諸侯之喪祭也喪祭謂虞卒哭故 知主人不奠者按士喪禮主不親奠 曾子問 殷奠謂月朔之奠以其 = 知此饋

爲首経及帶接神宜變也然則士之屬官爲其長弔 屬則朋友也按士虞禮祝免澡葛経帶鄭云柏葛以 差之天子斬衰者奠大夫用齊衰士則應先取大功 君故遣兄弟奠士則位卑不嫌敵君故遣僚屬奠僚 **今先取朋友者以天子諸侯皆使臣爲奠大夫辟正**

與他人夫子 答即饋與其所爲有服者輕服謂輕己 祥之祭皆孝子自主而他人相之也曾子問意在饋 毁昏迷不成醴必 郝解價與謂柩在殯朝夕與朔奧殷奠之類孝子哀 服加蘇矣就則僚屬也加蘇則朋友也 使人代之喪祭如三虞卒哭滿練

之無私服與與若執事多朋友不足則取於大功以 之服重相爲謂急於爲人非此之謂言非謂他 天子諸侯惟大夫死者之昆弟雖己有齊衰爲此大 **父喪斬衰亦與質大夫之喪其家臣亦斬衰不敢同** 於其所爲服者耳天子諸侯之喪事臣皆斬衰雖有 按曾子問已有大功之喪可與他人饋奠之事乎孔 得取之皆未有在喪爲無服之人奠者矣 以上亦謂爲死者服大功以上者也彼自無私服故 夫死者亦齊衰故得與奠土喪不敢同大夫惟朋友 下謂爲死者服大功以下者也又不足反取諸大功

曾子問

子答云豈但大功可與即斬衰齊衰皆可與孔 只一意下所云斬裵齊衰正與上女斬齊應也 身有服雖非主喪而身代其事故可與饋奠也上 孔子又謂非爲與已無服者如天子諸侯云云皆已 服而爲他人與己無服者是輕已之服而重於爲人 意謂己有斬齊之服名分有關故可與曾子謂已有

曾子問日小功可以與於祭平孔子日何必小功耳自 大功耳耳字作乎或曰耳如是也豈但大功如是 **地**曾 白自天動

士取大功又是應管子所問大功不重朋友上

豈

四

不斬衰者不與祭大夫齊衰者與祭士

陳注大旨與上章同但此問與於祭則是虞與卒哭之

鄭住祭謂虞卒哭時 怪使重者執事

虞卒哭時也知非練祥者以士練祥之祭大功之服 孔疏以下交孔子答云諸侯之喪祭也故知此祭謂

已除不得云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其天子諸侯則

嚴陵方氏日與祭蓋喪祭爾非吉祭也故自斬衰以 得兼練祥也以其練祥時猶斬衰與祭也

禮記詳說 *卷六十

曾子問

五

下皆與以服重者與祭乃所以重其祭也曾子反以

爲輕喪蓋失之矣

臨川吳氏曰斬喪之服重於虞卒哭之祭孔子云斬

衰以下皆可與執祭事故曾子怪問不太輕其服之

重者而重其祭之輕者乎

者不與祭言君喪凡聲臣皆斬衰也大夫齊衰者與 郝解祭謂喪祭虞祔之類天子諸侯之喪祭不斬蹇

祭不盡皆斬也

應上小功亦是皆言有服者與祭 按此與上節一例看斬齊應上斬衰以下大功以下

> **詹子問日** 何助於人 一根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子孔子日總不祭文

事否夫子|言己有總麻之服服之輕者也尚不得自祭 陳注所知識之人有祭事而己有喪服可以助爲之執

己之宗廟何得助他人之祭平 鄭注問己有喪服可以助所識者祭否

有缌服尚不得自祭已家宗廟何得助於他人祭乎 孔疏此一節論身有喪服不得助他人祭事 祭此謂同宮總則士爲妾有子及大夫爲貴妾是同 而熊氏云謂身有總服則不得自爲父母虔耐卒哭

滬記部説 卷大十

曾子問

宮緦者若大夫土有齊衰大功小功總麻同宮則 不祭若異宮則殯後得祭故雜記云父母之喪將祭

父母虞酬卒哭祭也天子諸侯適子死斬衰旣練乃 **耐亦然天子諸侯臣妾| 死於宮中雖無服亦不得爲** 而兄弟死旣殯而祭苦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後祭慮

張子曰緦不祭禮也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以其己 祭天子諸侯爲適孫適婦則旣殯乃祭以異宮故也

之私喪也此謂簠簋旣陳遵豆旣設而其喪也若未 陳設亦未必祭也古總不祭而今在喪不欲廢祭人

事之重莫甚於哀死故有喪者之毀如不欲生大功

嚴陵方氏曰此所謂祭蓋吉祭也故雖緦麻之輕亦祭之爲愈後世哀死不如古之隆故多疑如此不可行蓋祭而誠至則哀亡矣祭而誠不至不如不之喪業猶可廢喪不二事如此則祭雖至重亦有所

之義思不祭謂己有思麻之喪不自舉专祭 郝解相識以下兩問夫子乃直言有喪不可與奠祭

不與

纂訂此所謂祭吉祭也喪不貳事故祭雖至重總雖之義總不祭謂已有總麻之喪不自舉吉祭

至輕亦有所不可行

按總不祭已之家祭也與下句人字照看

記詳說 卷六十 曾子問

村

奥非禮也以擯相可也 曾子問日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說表與

夫子言方說·衰卽與奠是忘哀太速故言非禮也擯相曾子之意謂方除喪服決不可與吉禮疑可與饋奠也陳生廢猶除也饋奠在殯之奠也不問吉祭而問喪奠

鄭注謂新除喪服也 執事於人之神爲其忘哀疾

事輕亦或可耳

猶除也言己新說喪服可以與他人在殯饋奠之事 孔疏此一節論大祥除服不得與他人饋奠之事廢

張子曰有喪而祭是不誠也脫衰著吉以臨祭事此也

乎不問可以與於吉祭而問可與饋奠者以已新說

喪服吉祭禮輕吉凶不相干決其不可饋奠是他人

心如何

奠爲非禮若夫以擯相則非行事之正故於禮或可嚴陵方氏日饋奠雖凶事然非己喪也故說衰而與

臨川吳氏日曾子初問自大功之喪始者蓋以斬衰

服重決不可爲人執事疑大功之服稍輕或可與人

其可以擯相可也者略許之而不深許之則不若並知不可爲他人矣曾子乃疑小功之服又輕於大功或可與他人喪祭孔子叉答以有服之人止可爲所為服者祭則知小功亦不可爲他人執事矣曾子及疑總服尤輕於小功或可與所識者之吉祭而孔子交答以不可以上曾子三問於喪服則先大功实小功於總服此輕於小功或可與所識者之吉祭而孔子交將以不可以上曾子三問於喪服則先大功实小功於總服之後或可與人所與孔子交絡以有服之人但可爲所爲服者與則饋奠而孔子答以有服之人但可爲所爲服者與則

擯相亦不爲之爲得

廢服非在喪則可耳說脫同謂初脫衰服餘哀未平 **郝解廢除心與饋奠與他人饋奠也饋奠非吉祭已** 本謂預他人奠饋而特舉大功者以斬齊服重知不 事可 者僅許之辭 **餞之禮明之則其不當與他人無服者之奠可知而** 告以身有喪服但可為其所服者奠引天子以下奠 可與吉祭大功稍輕或可與於喪奠之凶禮乎夫子 每于赤蓮又問小功輕於大功或可與於他 與他人饋奠非禮也擯相爲有喪者迎賓客相 此明居喪奠祭之禮曾子始問 人之喪

禮記詳說 寒卷六十

曾子問

天子以下喪祭之禮明之則其不當與於他人喪祭 祭平夫子告以身有喪服但可爲其所服者喪祭引 儿

叉可知而曾子叉未選乃問有喪服可以與於相識

己喪先大功次小功次總麻由重漸輕也於與祭先 不可吉祭則其不可助他人吉祭可知曾子三問於 者之祭乎夫子以吉凶不相瀆雖輕如緦麻在己亦 饋奠決喪祭次吉祭由凶渐吉也及聞聖言乃知有

喪服者無輕重皆不可爲人奠祭因疑除喪與人饋

鎮政可夫子亦謂甫脫衰經卽與他人代奠忘哀太

速亦不可 則吉祭之不可叉 明矣惟爲有喪者擯柦

答雖斬衰亦可者皆謂臣有父喪而外遇君喪以斬 非君喪義重奪恩未有身居喪爲他人執事者矣故 則可亦不甚許之然則雖總功之喪必除服乃可爲 問大功以下饋奠答雖斬衰皆可問小功以下與祭 人代奠齊斬之喪必待己吉祭後乃可爲人執事苟 者乎決不可矣總不祭謂土也後章云上所以異於 **祭說衰而與奠尙不可況居喪爲他人奠無服之死** 鎮斬所鎮之死者亦當以所服服之故爾不然想而 大夫者總不祭

按陳注方說衰卽與奠方字卽字要看言其太速故

不卷十十 曾子問

不可若泛說說藉後與奠便不醒 豁

昏禮旣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

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人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婿已葬壻之伯

糊 陳注有吉日沓期日已定也彼是父喪則此稱父之名 之後是母喪則此稱母之名弔之父母或在他所則 伯 父伯 母名如無伯父母則用叔父母名可知壻雖

禮記詳說 《卷六十 曾子問 土 禮宜各以其敵者也父使人弔之辭云某子聞某之鄭注吉日取女之吉日 必使人弔者未成兄弟

某是使者之名淑善也致辭云如何不善云母則若 大惡伯奴母又不在則稱叔父母 必致命者不敢 母禮各宜以敵若彼家母死則此家遣使弔當稱此 母禮各宜以敵若彼家母死則此家遣使弔當稱此 好課年之喪使人失嘉會之時 請請成昏 以累年之喪使人失嘉會之時 請請成昏 以累年之喪後不在則稱叔父母 必致命者不敢 身某子使某如何不淑母則若云宋鴻伯姬聞姜氏 甚是使者之名淑善也致辭三如何不善」

兄弟之義故此言不得嗣爲兄弟也詩不云乎宴爾

嚴陵方氏曰夫唱而婦和兄先而弟後則夫婦固有

新昏如兄如弟以是而已

壻稱其父命使人弔女母喪壻稱其母命使人弔壻 不得繼此爲兄弟也不言夫婦未成昏也言兄弟夫 郝解昏禮旣納幣請期遭大喪則止不親迎女父喪 終守前言不欲變然後女父母以女嫁他族也 婦相敵有兄弟之誼也使某使者名也免喪弗取壻 嫁之命不得嗣爲兄弟謂喪期尚遠恐女過時故云 不自主也壻有喪女弔亦然致命謂壻家致還其許 盟約已成父母之命已定喪畢而親迎可也免喪不 婦人倫之始父母喪不嫁娶禮也然業已納幣請期 夫

進記許說 乘卷六十 曾子問 圭

變更失信負義不可爲訓此類皆後人臆說非聖人 爲禮是何禮與男女室家皆命自父母父母亡中道 **取於義何居盟成而背之必有他故無故不取記以**

纂訂此一節決非孔子之言夫有父母之喪而不娶 之言讀者當察 則夫婦之倫定已外矣乃爲有喪而改易可于壻除 不嫁孝也除喪而嫁娶禮也且議昏而至納幣請期 喪而別娶非義也女除喪而改適非貞也若謂恐其 失時又何以弗敢嫁娶爲禮平遲之三年而後嫁娶 既失時矣曷若尋舊議之爲便乎人情事理皆有

未安削之可也

弗取而后嫁言其變非正禮也 按納帶有吉日則其婚無可改易壻遭喪而致其別 嫁之命乃泛常儀交女家待至免喪壻無不取之禮 失之太早而甘於隕身殉節終層過禮朝制愛惜人 漠不關情乃後世智慧勝而忠厚薄女子關情於婿 其不當死予謂女子在家從父雖知爲某家婦猶當 女竟以身殉者世俗謂之貞女歸震川引此禮以論 父母之喪則女親赴弔亦覺多事 命不加旌典宜也 本交但云使人弔而近日壻有 有未成婚而壻死

禮記詳說 **玄之父母死壻亦如之** 卷六十

曾子問

占

陳注女之父母死女之伯父致命於男氏日某之子有 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男氏許諾而不敢

娶女免喪壻之父母使人請女家不許壻然後別娶也 孔疏女之父母死已葬之後女之伯父致命於男氏 許壻而後別娶禮也陽唱陰和壻之父母使人請昏 氏許諾而不敢娶女免喪壻之父母使人請女家不 鄭注女免喪壻之父母亦使人請其已葬時亦致命 而女家得有不許者亦以彼初葬竟致命於己故也 日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男

禮先言男家後言女家詳而有序如此 按正答曾子問也曾子本問女之父母死而孔子據 女家亦無不許之禮 男家請娶

改服而深衣縞總以超喪女在塗而玄之父母死則 父卒亦爲母三年已嫁則期令既在塗非在室矣則 服之服也故服此以奔舅姑之丧女子在室爲父三年 也總束髮也長八寸布爲深衣縞爲總婦人始喪未成 **嫁服也衣與裳相連而前後深邃故曰梁衣瘍生白絹** 陳注嫁服士妻禄衣大夫妻展衣卿妻鞠衣改服更其 一親迎女在途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孔 哲子問

用奔喪之禮而服期改服亦布深衣縞總也

爬記詳說

《卷上午

岦

鄭注而深衣縞總婦人始喪未成服之服 奔喪服

服嫁服者士妻禄衣大夫妻展衣卿妻則鞠衣故士 昏禮云女次純衣純衣卽稼衣也 深衣謂衣裳相

孔疏女歧服者謂女在塗問舅姑喪卽改嫁時之衣

連前後深邃故曰深衣縞白絹也總束髮也長八寸

喪膠注始死婦人將斬衰者去笄而纚將齊衰音台 女在塗以其間喪即改嫁服故云未成服之服也上

斧而羅至將敘齊衰婦人亦去笄欐而髽皆不云寫

反於初

而奔喪 故爲父母同皆期也於時女亦改服布深衣縞總反 故知服期但在室之女父卒爲母亦三年今旣在塗 子在室為父母箭笄髽衰三年今既在塗非復在室 總文不備也 經文女反故知奔喪喪 服 記云女子

嚴陸方氏日喪者人之所自盡故不可以 婚姻之禮

廢

山陰陸氏日女改服布深衣言布不言麻深衣之隱

郝解. 女改服改其來嫁之服衣裳相連曰深衣布麻 *卷六十 曾子問 末

喪未成服之服女聞舅姑之喪在途即改服奔喪時 **布縞生白絹總所以束髮男子曰兔婦人曰總皆** 未成昏而婦之分巳定故聞喪即奔女父母死則 反不奪其喪也 初

另不入改服於,外次女人改服於內次然後即位而哭 如壻親迎女未至而有齊髮大功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日 按改服改其來時服也用而深衣縞總以趨喪所若 女之父母死則女還其家服期亦有深衣稿 時不祭禮坦又 總

曾

原注此齊衰大功之喪間壻家也改服改其親迎之服 原注此齊衰大功之喪間婿家有齊衰大功之喪 與注不聞喪即改服者昏禮重於齊衰以下 與注不聞喪即改服者昏禮重於齊衰以下 與注不聞喪即改服者昏禮重於齊衰以下 與注不聞喪即改服者昏禮重於齊衰以下 與注不聞喪即改服者昏禮重於齊衰以下 與注不聞喪即改服者昏禮重於齊衰以下 與注不聞喪即改服者昏禮重於齊衰以下 與注不聞喪即改服者昏禮重於齊衰以下 與注不問喪即改服者昏禮重於齊衰以下 與注不問喪即改服者皆禮重於齊衰以下 與注不問喪即改服者皆禮重於齊衰以下 與注不問喪即改服者皆禮重於齊衰以下 與注不問喪則廢其皆

秦冠而著免其改吉服著布深衣素冠間喪即改之素和而著免其改吉服著布深衣素冠間喪即改足 大功之喪入門始改服故云不聞喪即改服者 香麗重於齊衰以下也此謂在塗閩齊衰大功處昏禮重於齊衰以下也此謂在塗閩齊衰大功屬昏禮重於齊衰以下也此謂在塗閩齊衰大功屬昏禮之來此熊氏之說然昏禮重於冠故雜記云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小功之末可以取妻也 復是反覆之義故為質也曾子以初昏遭喪不得成禮除喪之之義故為質也曾子以初昏遭喪不得成禮除喪之之義故為質也曾子以初昏遭喪不得成禮除喪之之義故為質也曾子以初昏遭喪不得成禮除喪之之義故為質也曾子以初昏遭喪不得成禮除喪之之。

是奉事鬼神故為重昏禮是生人燕飲故為輕喻明也又何反於初過時不祭謂四時常祭也謂祭重而及禘祫祭雖過時倘追而祭之故禘祫志云昭十一年齊歸薨十三年會於平上冬公如晉不得哈至十年齊歸薨十三年會於平上冬公如晉不得哈至十年齊歸薨十三年會於平上冬公如晉不得哈至十一年齊歸薨十三年會於平上冬公如晉不得哈至十一年齊歸薨十三年會於平上冬公如晉不得哈至十二年所說其練祥皆行是追行前練祥祭也謂祭重而之喪師以正月會王人于洮故七月而禘故雜記云三年於過時不祭禮所以正月會王人于洮故七月而禘故雜記云昭十一年齊歸薨十三年會於平上冬公如晉不祭禮

也據重者的廢以明輕者廢可知也故云重喻輕也

兄遂改服卽位而哭於義何居昏禮見舅姑奠對盟 輕父母乎似亦不待除喪而後行也 饋父母存而以齊衰大功廢無乃重繼父從昆弟而 祭重於唇祭過時不補昏可知也 可也除丧不復昏不補行同牢饋舅姑醴婦之體也 **郝解聞齊衰大功則至墧門男女就次改服** 不重於舅姑宗廟親迎未至昏禮未成舅姑宗廟未 重之等也不言小功以下喪輕則侯昏畢而改服哭 齊衰大功之喪 而哭輕

改服卽位而哭壻猶可新婦何遽如此 按齊衰大功男家之喪然乃旁服不當廢昏禮此 不復昏聽

禮記詳說 卷六十 **曾子**問

丸

謂不復補行昏禮孔子引祭禮之不補以證之又 反於初指昏禮言除喪不反於初而補行昏禮也 何

不舉樂思嗣親也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儿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悤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

陳注思相離則不能寢寐故不滅燭思嗣親則不無感 傷故不舉樂此昏禮所以不賀也成昏而舅姑存者明 **告神曰某氏來婦來婦言來爲婦也蓋選擇吉日** 婦見舅姑若舅姑已殁則成昏三月乃見於廟祝辭 禮廟見祭禰 即是一事非見廟之後更擇日而祭也 而行

女鄭云致之使孝非是始致於夫婦也又隱八年鄭

公子忽先配而後祖鄭以祖爲祖道之祭應先爲虺

成昏舅姑没者三月廟見故成九年季交子如宋致

事也熊氏云如鄭義則從天子以下至於士皆當夕

此云祭於禰者正謂奠菜也則廟見奠菜祭禰是

成婦之義者成盥 饋之禮之義也

成婦義者婦有供養之禮銜舅姑存時鹽饋特豚於 鄭注親骨肉也 重世變也 謂舅姑沒者也必祭

孔疏所以不舉樂者思念己之取**妻嗣續其親則是** 夕同年之後明日婦執棄栗殿脩見於舅姑見託鼠 於禰廟以成就婦人盟饋之義 親之代謝所以悲哀感傷重世之改變也 **祝辭告神稱來婦也謂選擇吉日婦親自執饌以祭** 姑亡者婦入三月之後而於*廟中以贈見於舅姑*其 者舅姑存者於當 此謂舅

禮記詳說 老六十 曾子問

三月乃與菜是也昏禮與菜之後更無祭舅姑之事 月乃奠洪於舅姑之廟故昏禮云舅姑旣沒則婦人 沒雖昏夕同牢禮畢明日無見舅姑盥饋之事至三 婦更無三月廟見之事此是士昏禮之支若舅姑旣 姑醴婦醴婦託婦以特豚盟饋舅姑盥饋託舅姑您 丰

經 97-527

宋致女謂成昏是三月始成昏與鄭義異也若舅姑 道然後配合今乃先爲配合而後乃爲 之禮至三月不須廟見亡者崔氏云厥明婦盥饋 問舅姑在否皆三月見祖廟之後乃始成昏故譏鄭 皆謂適婦其庶婦按士昏禮庶婦則使人醮之婦不 其存者三月廟見於其亡者未知孰是此鹽饋廟見 偏有沒者庾氏云昏夕厥明即見其存者以行盟饋 公子忽先爲配匹乃見祖廟故服虔注云季文子如 鄭此言是皆當夕成昏也若賈服之義大夫以上 饋者其養統於適也 **祖道之祭如**

必待三月一 見則庶婦亦以來栗腶脩見舅姑也三月廟見之禮 酒而已旣不饋亦不廟見也昏禮唯云不饋不云不 此言之則庶婦不償舅姑舅姑不饗也使人 卷六十 時天氣改變乃可以事神 劜 雕之以

禮記詳說

王

月而 張子曰古者婦三月而後廟見女家馬亦不去必 後反 此 則愼重服事祖考可以事宗廟不可以

事宗廟於

此

時決之女家然後反

也夜而 親之思無 嚴陵方氏日不息燭則不寢故也不舉樂則 不 寢則 溡 丽 相 散 婦 離之思無時 人謂 榢 日 而解 歸故於廟見稱來婦 日而不樂則嗣 不 樂 故

> 士 昏禮 所謂 某氏 則皇姑從可知 來婦是矣祭於禰以成婦之義言

成其爲婦之義若舅姑存者成昏之明日卽見舅姑 廟更擇日見父廟也助祭從獻得與於宗廟之事始 己沒新婦侯三月廟祭乃見祖禰必三月者時祭三 至見祖廟亦必以三月舊解末達 月一舉則婦薦豆此時始見於廟父廟曰禰旣見祖 娶妻將嗣續其親有代謝之威也三月廟見謂舅姑 **郝解不息燭不寐也不舉樂感傷也思嗣親謂人子**

松記詳說 纂訂此言娶婦之禮 曾子問 也因娶婦 而先言嫁女耳 亖 不

按陳注廟見祭禰是一事亦京山謂旣見祖 其大率也而其祭必擇日非限定九十日 日見父廟考之他篇無兩見之說當依 如生之监饋然後爲婦共養之義完備而無 婦以供養舅姑爲義生既不獲奉養故必廟見以 錯綜其交以見愼重三月擇日二句串說擇日句尤 卷六十 陳注蓋三月 便廟見也 虧欠也 廟更擇 祭

|姑壻不杖不菲| 「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

不次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一人不次歸葬於女氏之當不養於祖不

陳 往不 遥 於 祖 不 遷 極 不草屦不別處哀次耳女之父母自降服之功 姊以未廟見故主不得袝姑之廟也壻齊衰朔但不杖 不別處止哀次也壻爲妻合服齊妻杖而非屬反此 遷移朝於壻之祖廟言耐祭之時又不得啲於皇姊 而菲屬今壻爲之不杖不菲不灸菲草優也不次謂 廟也皇大也君也稱皇者尊之也凡人爲妻齊衰杖 孔疏婦旣死於已寢將反葬於女氏之黨ઇ其概不 鄭注遯朝廟也皆雖不備喪禮猶爲之服齊衰也 而 朝於壻之祖廟也不耐於皇

艦記詳說 哀次今未廟見而死其壻唯服齊衰而已其板還歸 卷六十 曾子問 蓋

葬於、女氏之黨以其末廟見不得舅姑之命示若未 之服齊衰期非無主也 自專也 衰其女之父母則爲之降服大功以其非在家壻爲 成婦然其實已成婦但示之未成婦禮欲見其不敢 此經但云不杖不菲不云不服故知服齊

稱不耐不以神主耐於姑廟禮爲妻齊衰期杖菲屬 **郝解不遷於祖不遷極朝於壻之祖廟也皇大也尊** 居哀次今未成婦但齊衰期耳不杖不菲屬不居哀

按三月廟見赤廟見在夫家已久如何歸葬女氏此 次從殺也

禮不近情理不可

弔旣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 恒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

陳注若夫死女亦斬衰往弔旣葬而除也

鄭注末有期三年之恩也女服動衰

孔疏所以旣葬除者壻於女未有期之恩女於壻未

有三年之恩以壻服齊衰故知女服斬衰

嚴陵方氏曰以其嘗請期故齊衰而弔然未成婦也

故旣葬而除之

郝解若親迎有期女死則壻以齊妻弔旣葬飢除素

禮記詳說 卷六十

成為夫也

曾子問

成爲妻也如夫壻死女亦斯妻往弔亦既葬即除未

之婦不過如此僅一弔而歸不衙壻家壻葬而 接有吉日,而壻死女以斬|妾往弔旣葬而除未過門

女除

宜自主也殉節之事誠爲過禮 服計其葬日耳不必會葬除服之後但從父命女不

二日土

無二王嘗稀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爲禮也曾子問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與孔子曰天無

天猶不得有二日土猶不得有二王嘗諦郊社祭之重 陳注二孤二主當時有之曾子疑其非禮故問夫子言

者各有所與不可混并而祭之喪可得有 孤 矿河 得

有二主乎非禮明矣 鄭注怪時有之 **尊喻卑也神雖多猶一一**

孤廟有二主喻明也母者尚不可二明卑者不二可 無二日土無二王當諦郊社學無二上卑謂喪有二 枯萎土有二王則征伐不息 孔疏此一節論喪不得有二孤廟不得有二主之事 知也舉尊以明卑故云尊喻卑也云神雖多猶一 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者天有二日則草木 尊喻卑也者尊謂天

禮記許說 和 卷 大十 曾子問

祭之者解嘗諦郊社尊無二上之意以嘗諦之時雖

畫

尊無二上也 眾神並在猶先質後卑一一祭之不一時總祭故云

嚴陵方氏日所謂尊無二上者以其神有尊卑不可 同時而並祭故言無二上也

邦者唯一王給嘗之所尊唯一太祖禘祭之所尊唯 **瞎川吳氏曰上天之照萬物者唯一日下土之君萬** 后土所尊之神在上無或有與同者故日無二上若 所自出之帝郊之所尊唯一上帝社之所尊唯一

日若王若四祭之上神皆唯有一

而無二児主喪ク

依神之主而可二乎

郝解 **奉二先則真適爲傳嘗禘郊壯大祭也惟所尊之神** 位在上無有與之並者況主喪之孤在廟之主又 **狐 謂 過 庶 同 主 喪 則 莫 適 爲 主 二 主 謂**

皆非禮也而當時有之曾子疑其非禮故以爲問孔 則莫適爲主廟有主神之所依也二主則莫適爲依 惟一王嘗禘郊社之所尊未有與之同爲上者二孤 **纂訂此記統於質之禮也喪有孤哀之所主也二孤** 二主亦未知其爲禮也 子签言上天之照萬物者惟一日下土之君萬邦者

雅記許說

《卷六十 曾子問

王自桓公始也 昔者齊桓公巫舉兵作偽主以行及反滅諸祖廟廟有 芙

陳注師行而載遷廟之主於齊車示有所尊奉也旣作 **偽主又藏於廟是二主奏**

鄭注僞假也舉兵以遷廟主行無則主命爲假主非

之由桓丞名小白作僞主亟數也僞假思言作假主 孔疏音者齊桓公亟舉兵作偽主以行者此說! 以行而反滅於迴廟故有二主也舉兵爲南荒宣九

伐山戎西伐白狄兹云敷舉兵也

主自齊桓公始 公無遷主作僞主行反以僞主藏於,祖廟故廟有一 **郝
所出師必取遷廟之主載於齊車示尊奉也齊桓**

必是稱主非爲無遷主舊說未可信予謂載假主猶 按桓公二主之意當謂願主不可輕動另一行主也

恩於載祧主

曦升自東階西鄉客升自西陷弔公拜與哭康 一孤則昔者傷靈 一

於

門

石

北

回

谷

《卷六十

竃

禮記詳說 襲爲常變禮之失由於康子上章言自桓公始此不言 **稽**額於位是二孤矣當時有司不能論而正之遂至循 个既哀公爲主主則拜賓康子但當哭踊而己乃拜而 陳注國君弔鄰國之臣魯卑不等衞君弔而哀公爲主 始而言過者孔子康子同時也靈公先祖子卒經訛爲 禮也禮大夫旣殘而君來弔主人門右北面哭拜稽顙

先桓子以魯哀公二年夏卒桓子以三年秋卒是出 鄭注辯猶正也若康子者君弔其臣之禮也鄰國之 君弔君爲之主主人拜稽額非也當哭踊而已靈公

依丧有二孤則英適爲主廟有二主則莫適爲依是

嚴唛方氏日喪有孤則哀之所主廟有主則神之所

<u> 聲顧之意哉然後世行之言蓋自桓公始之季康子</u>

靈必質出公批

時未知後代行之以否不得云自季康子始但見當 來又八故云自桓公始也康子之過者正當孔子之 者經云有司謂當時執事之有司畏季子之威不敢 時失禮故云今之二孤自季康子之過也 之過者以孔子答曾子之時上去桓公己遠二主行 孔疏上云自桓公始此不云自李康子始而云康子 按土喪禮君使人弔主人進中庭哭拜稽類成踊喪 辨正故云若康子者若順也云君弔其臣之禮也者 大記三大夫旣殯君弔主人門石北面哭拜稽願今 卷六十 若康子

禮記詳說

曾子問

羐

事故略而不書於經也出公輒是靈公孫也曾子所 賓康子及拜故云非也當哭踊而已但唯君答拜耳 季康子與之同故云君弔其臣之禮也云鄰國之君 在前衞君之事在後 問皆前孤後主个答前主後孤者謂齊桓公之時事 出公來弔春秋不見經者蓋爲弔而來非有國之大 用君爲之主者以賓主尊卑宜敵故君爲王主則拜

之週也

不可以言過 山陰陸氏日是其過爾非故造端也若朝服之以縞

位若兩孤然此喪之二孤季康子之過非古禮也 諸侯故魯哀公爲主卽位答拜而康子叉拜稽類於 **郝解喪服小記|| 云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爲于** 鄭謂君爲王則孝子當哭踊耳雖然孝子豈得終 衢墨公以諸侯弔魯李孫之喪康子以大夫不可主 拜二主之非禮是古者廟制之數大夫士以上一

禮記詳說 廟奉一先非謂妣不得配考無廟者不得耐祭也庶 《卷六十 曾子問 无

之二孤二主二孤何得遂謂之非禮按備靈公以魯 之非禮是古人重宗之意後世宗法不行則是庶子 終不得與嫡子同位吳亦非人情齊自太公至桓公 **哀公二年先季桓子卒何由得弔桓子喪事本無稽** 而馬藏乎何得遂謂之二主也臣從君拜何得遂謂 十三世矣諸侯祀五世豈得無遷主且主不藏於廟 人無廟豈得盡五服之꿰考棄之獨事一禰乎二孤

> **陪耳拜稽顙以明其爲孤似無害** 卽爲主爲孤也予謂喪主自是季氏魯君爲衞君作 失禮而注疏謂但當吳踊不當拜稽類蓋以拜稽類 **氏臣也不能於君行禮而但拜稽額於其位似未爲**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 行則失之矣 以遷廟主行載 于齊車言必有質比今也取七廟之主以

陳注遷廟主謂新朓廟之主也齊車金路也又名曰公

禰

鄭注齊車金輅

禮記詳說卷六十

曾子問

主行者皇氏云謂載新遷廟之主義或然也 孔疏此一節論師出當取遷廟主及幣帛皮圭以 張子曰古者天子巡守載遷廟主而行必載遷廟 路凡祭祀皆乘玉路齊車則降一等乘金路也蓬廟 親之主也有廟卽當有主 廟無虚主之事
接齊僕云掌駅金路大駅掌駅玉

如諸侯五廟大祖不遷則二昭二穆以上五世祖 主不在七廟內故可行齊車神明之車 其新遷者也遞降放此出師巡守則牽此主行蓋遷 **利解遷廟主謂耐禰時所遷昭穆最上之廟** 一主也

乃

鄭遂改爲衞出公好信奉强類此

按此三節爲一章首節二孤二主下各引事以明而

衞君吊季氏之喪魯君爲主季

皆以見其不當有

军

祭祀所乘金輅一有齊敬之心也之諸主又特告此無廟之一主而載之以行齊車是在昭廟穆廟之上最尊最親君將出行時徧告有廟祭司遷廟主謂祔禰時所遷昭穆最上之廟一主也

未畢無遠出之理入主於廟而後遠出是爲新遷之七廟之主則廟虚而不可。 舊說誤。主在寝是喪取七廟之主上加一全字謂只取遷廟之主若全取 按載遷主以行禰廟主自寢而遷入較他主爲新

禮·七朝五廟無處主處主者惟大子朋諸侯·薨與去其國 當七朝五廟無處主處主者惟大子朋諸侯·薨與去其國

石梁王氏曰此老聃非作五千言者爲凶事而聚集也。馬氏曰鄭注老聃古壽考者之稱陳注崩薿而羣主皆聚祖廟以喪三年不祭且象生者

孔子與老聃對言是與孔子同時也接史記云老聃孔疏按下交助葬於巷黨老聃曰上止極叉莊子稱於祖廟象有凶事者聚也卒哭成事先耐之祭名也鄭注老聃古壽考者之號也與孔子同時 藏諸主

國廟爲無主者示

神人休

戚之同也給祭亦爲無主

者以合食而示反本也無遷主謂諸侯受封傳繼末

那解七廟之主謂見在奉祀未遷者天子七廟諸侯之祭名也者檀弓云卒哭曰成事謂漸成吉事檀弓之祭名也者檀弓云卒哭曰成事謂漸成吉事檀弓之祭名也者檀弓云卒哭曰成事谓漸成吉事檀弓之祭名也者檀弓云卒哭曰成事谓凘成吉事檀弓之祭名也者檀弓云卒哭曰成事谓凘成吉事檀弓之祭名也者檀弓云卒哭曰成事,入四野日附于祖是卒哭之事在附祭之前鄭必云,以到事生為自聚今,其所國苦縣賴鄉曲仁里人也爲周柱下史或爲守蔣,其所國苦縣賴鄉曲仁里人也爲周柱下史或爲守蔣,其所國苦縣賴鄉曲仁里人也爲周柱下史或爲守蔣,其所國苦縣賴鄉曲仁里人也爲周柱下史或爲守蔣,其所以為於其,

六世者未有當毀之廟故無已遷之主也廟無處主

有廟者不可以其主行

廟言非專指 一廟謂之虛主 按無虛主者謂廟中不可以空虛無主也統七廟五 祝取羣廟之主是全

取也必全取方可謂之虚

君去其國大宰取羣廟之主以從禮也

陳莊去國而羣廟之主皆行不敢棄其先祖也

鄭王鬼神依人者也

按去國謂失國遠去者太宰是大概言之列國末必

禮記詳說 皆有太宰 卷六十 鬼神依人人去則無依當載以從所之 曾子問

畫

取羣廟之主是全取也

哈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蹕老明云 陳注諸侯五廟船祭則迎高曾祖禰八太祖之廟主出

入而蹕止行人不欲其瀆也

鄭住祝接神者也 蹕止行也

孔疏以其於祭於祖是祝之所掌之事故祝迎四廟 之主若去其國非祭祀之事故太宰取羣廟之主以

從鬼神依人故也給祭於祖則迎四廟之主祝主接

神故迎之也給合祭祖太祖三年一給謂當給之年

則祝迎高曾祖禰四廟而於太祖廟祭之天子給祭

時必須蹕止行人若王入太祖廟中則不可須蹕也 從上天子崩以下三生出廟入廟必蹕以上皆是老明 **伙壓於尊者地若有喪及去國無蹕灩也** 太祖廟而反逻入已廟若在廟院之外當主出入之 諸侯一尺出廟耆謂出己廟而往太祖廟入廟謂從 則迎六廟之主今言迎四廟者舉諸侯言也主出廟 入廟必暉主謂木主羣廟之主也主天子一尺二寸 知矣然必 以遷廟之主者以天子之七廟諸侯之五 嚴陵方氏曰甘誓曰用命賞于祖則以蹇廟主行可 老珊云

卷六十 曾子問

其處乎齊車示有齊敬之心焉 **侯薨與去其國廟爲無主者示神人休戚之同也給** 廟無虛主故心廟之有主猶國之有王也天子崩諸 祭亦爲無主者以合食而示反本也非是四者廟主

按首節天子崩數句總提下引老子之言分應之而

横渠以爲親之主有理但橫渠言耐主即有遷廟與 又以老聃云結之 常說異子部武王行師載文王之主以行可見當從 數世之上既脁以從薄矣何爲師行載之以稟命乎 親主說親主較他廟爲新疆 遷主之說可疑作祕主則遠在 此云迎四廟之主是

爲此附會當知引老聯爲不足信而不必辨老子爲 謂其非亦無據此不過因舊有問禮於老聃之說而 全迎以出心 老明自是老子卽注五干言者王氏

奉以出載士齊車以行每含奠焉而后就含反必告該奠謂也孔子日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 自主命問

題記群記 卷六十 也故日主命每舍必奠神之也反則設奠以告而埋藏 陳注旣以幣玉告於祖廟則奉此幣玉猶奉祖宗之命 骨子問

之不敢褻也

鄭注以脯醢禮神乃敢即安也所告而不以出即 埋

皮圭告於祖禰之廟遂奉以出行載於齊車以象受 孔疏孔子言天子諸侯將出旣無遷主乃以幣帛及 命故云主命 以曾子不解主命之意故孔子答以

稱之廟告託送奉此幣帛皮圭以出於廟載於齊車 主命之義云天子諸侯将出必以幣帛皮圭告於祖 金路以行每至停舍之處先以脯醢奠此幣帛皮圭 而後 始就停舍之處行還反後必 陳此幣帛皮圭於

> 幣玉告於遠祖事舉則埋於遠祖兩階閒其近祖以 埋之者皇氏云謂有遷主者值以幣帛告神而不將 玉告畢若將所告遠祖幣玉行者即載之而去若近 **圭告於祖禰遂奉以出熊氏以爲毎舌一廟以一整** 幣帛以出行卽埋之兩階之閒無遷主者加之以皮 殯寞同謂之奠以其無尸故也云所告而不 以出即 **舍奧焉以其在路不可恒設性牢故知以脯醢也與** 諸兩階之閒乃後而出蓋貴此主命故也 加 爾主前以告神叉設奠祭旣卒斂此幣帛皮圭埋 經云

耋

曾子問

耒

下直告祭而已不陳將玉也

主而但以高祖之父新邀者行也 則以高祖七世則有巡主矣八世以上遷主不止 **玉行三世則以禰四世** 主也受封之第二世止有太廟則告太廟而以其幣 是主也貴猶重也貴命謂以神命爲重其重亦如神 可以其主行主命謂雖無本主但所受於神之命即 有當錄之廟故無已遷之主也廟無虛主有廟者不 **臨川吳氏曰無遷主謂諸侯受封傳繼未六世者未** 別以 祖五 世則以曾祖六世

郝解無遷主謂始封之意或封未及五七世者無毀

地 埋於其廟兩階閒然後出重祖考之命不必其主行 則告於其主設質於其廟卒乃象其所奉幣帛皮圭 之命奉此常帛皮圭以行每止舍設奠而後就舍反 屬故無遷主主命削主不行但以幣帛皮主請租禰

接此主命之說卻有理其三告於祖禰則必重在職 主口是師行不載遷主則無遷主可主孔子云主命 即是主也蓋師行有載主者亦有不載主者而請命 新遷入廟者或謂於無遷主有妨然細按交義無傷 而前云載遷主乃舍近取遠何也予意遷主即親主 曾子問

避記詳說

多卷六十

主皆謂全取可據也若不取之七廟而取之脁廟終 屬疑案然以情理論之斷當以載膩主請稱爲是而 則失之只當取新遷稱廟之主爲是觀下交所云虛 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乃謂全取七廟之主以行 之七廟中與前節不合予謂廟不可無主者以前云 推及六世以上者皆泥 或疑載瀰主以行仍是取 以行作兩路看較明謂師行無遷主非廟中無遷主

丁游問日喪怒田如田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

載桃廟遠加之主於情埋不愜

陳注妾之無子者養妾子之無母者謂之慈毋然入子 子父在爲其母期是與己母同也何服之有謂天子諸 **諸侯不爲庶母服大夫妾子父在爲其母大功士之妾** 侯也故下文舉國君之事證之

也此指謂國君之子也大夫士之子爲庶母蕊已者 鄭注如母謂父卒三年也子游意以爲國君亦當然 服小功父卒乃不服 禮所云者乃大夫以下父所使妾養妾子 言無服

者子游之意以喪服大夫以下父所使妾無子者養 孔疏此一節論諸侯之子喪慈毋無服之事喪慈毋 曾子問

禮記詳說─ 妾子之無母者謂之慈母喪此慈母如己之母今國 父在爲母大功士之妻子父在爲母期則父在爲慈 炎卒三年若炎在之時則期也鄭炷喪服大夫妾子 君喪其慈母還如己母是禮與 母亦當與已母同也云子游意以爲國君亦當然者 也知者以喪服慈母如母在父卒三年章中故云謂 云禮防云者乃大夫以下交所使妾養妾子者禮所 魯昭公之事皆以國君谷子游明子游本問國君也 鄉知例君者以下孔子答云君命所使教子也又引 云謂喪服所云慈毋如母也挨喪服傳云慈母者何 如母謂父卒三年

定之三年必知大夫以下者以天子諸侯不服庶母 政之三年必知大夫以下者以天子諸侯不服庶母 政之三年必知大夫以下者以天子諸侯不服庶母 政之三年必知大夫以下者以天子諸侯不服庶母 是之子尚不服庶母則國君身不服庶母可知也 大夫士之子為庶母慈己者服小功者按喪服小功 章云君子子為庶母慈己者服小功者按喪服小功 章云君子子為庶母慈己者服小功者按喪服小功 专一者以經云君命所使教子故知謂國君之子也國 大夫士之子為庶母慈己者服小功者按喪服小功 章云君子子為庶母慈己者服小功者按喪服小功 本世為庶母何以小功也以慈己加也云父卒乃不 不能說 本卷六十 曾子問 元首說

表, 重言上耳其質土無东母慈己者皇氏云有土妻自養其子則不得有庶母慈己此云大夫士者因鄉注亞服云其不慈已則總可也喪服注又云土之鄉注亞服云其不慈已則總可也喪服注又云土之服者於完服云土為庶母總則大夫之子炎沒為庶

故此連言大夫士也 一次 大夫連言士耳共質士無庶母慈己者皇氏云有土 大夫連言士耳共質士無庶母慈己者皇氏云有土 大夫連言士耳共質士無庶母慈己者皇氏云有土 妻自養其子則不得有庶母慈己此云大夫士者因

郝解教子之慈母本外人婦君命爲保傅不與庶母

元以表為母践惑母自**有**那公始也 一古之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憲後世 天之有司以謂曰古之禮為母無及也君爲之服是強 天之有司以謂曰古之禮為母無服今也君爲之服是強 天之有司以謂曰古之禮為母無服今也君爲之服是強 天之有司以謂曰古之禮為母無服今也君爲之服是強 天之禮為母其死也公弗忍也欲

冠也此言練冠以燕居謂庶子之爲王者爲其母耳而伸也然必適小君沒若適小君在則其母厭屈故練諸侯者爲其母總春秋有以小君之禮服之者以子貴財主良善也古者周以前也天子諸侯之庶子爲天子

王為其母

一天為之言又非也天子練冠以燕居蓋謂庶子是不少又发能不忍於慈母此非邪公明矣未知何要子於禮不服也邪公年三十乃喪齊歸猶無戚容數注據國君也良善也謂之慈母固爲其善國君之

子於禮不服也者以喪服公子爲其毋禄冠麻衣故爲慈毋此云惑毋良固當是性行善者云國君之妾則旣云擇於諸母寬裕惑惠温良者以爲子師其次也是國君與其子同也云爲之慈毋固爲其善言內凡統前經指國君之子此經引魯昭公故云據國君

未知何公者鄭不見家語故也或家語王肅所足故 時年十九也耶公十一年其母齊歸薨而無戚容是 爲己母大功也云昭公年三十乃喪齊歸者按襄三 鄭不見也。公之言又非者以上云公弗忍欲喪慈 年三十非少孤也按家語云孝公有慈母良今鄭云 云於禮不服親母尚不服庶母不服可知若父卒得 鄭注服問云庶子爲後爲其母總春秋有以小君服 母旣爲非今公言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是公言又 非也云天子練冠以熱居蓋謂庶子王爲其母者接 年襄公薨左傅云昭公十九猶有童心是即位 曾子問

禮記詳說 一卷六十 皇氏云若適小君沒則得仲若小君猶在則其母歷 之者故春秋母以子貴其服皆伸而天子服練冠者 坚

法按喪服總麻章云庶子爲後爲其母總鄭注服問 蓋謂庶子王爲其四蓋是疑辭也 子為其母則是前代可知也以經無明交故鄭准云 麻王侯庶子爲母本練冠故今應練冠此乃異代之 云庶子爲後爲其母恕則是周法天子諸侯大夫士 者以大夫士爲母本應三年以爲後壓屈故降服總 屈故練冠也所以不同大夫士爲後著總服必練冠 也凡言古者皆據个而道前代此經既云古者天

> 傅內有慈毋君命所使教子也古者師弟子無服蓋 **山陰陸氏日此一節所記曾子問三十有七子游之 愛慈母又何足怪也** 則三十喪齊歸雖謂之少蓋可矣如此不愛其母而 如此練冠喪惑母此固昭公也昭公十九猶有童心 問一子夏之問再著才有利鈍問有詳略男子外有

雁記書說 則期蓋妾子無毋父命妾之無子者養爲子日惑母 之喪不亦可乎 **郝解古者天子蓋指殷世之王色尚白 放燕居著白** 短猶後世之練短也昭公謂練冠可燕居以居慈毋 儀禮慈母如母服齊衰三年父在

于春秋傅昭公母齊歸之喪公年已三十未嘗少喪 之豈喪慈母耳公喪親母無威容況慈母能爲之服 母焉得有慈毋何良鄭氏部井昭丞王肅稿家語謂 之慈己者即內則云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者也小 禮使有司書之遺譏後世乎魯昭公不知禮論譏有 功而已卽云慈母良欲爲思可以義起何至祗爲非 **毋所問即儀禮三年服之慈 毋答似君子子爲庶毋** 絕慈母如母者炎亡亦如母不可絕絕則何取於如 據問未及天子諸侯也盛母與庶母異庶母親藤 故趙與親母同鄭氏以天子諸侯絕期不服庶母解 禮記詳說卷六十終 母心字非煞語

為孝公皆影響附合也古天子練冠燕居鄭謂爲王 古者不降上下以其親然則古庶子王練冠之說亦 者為其母總則是降服矣降服自周始檀弓縣子云

如母之慈母言夫子所答則以內則如傅之慈母言 母有服國君之子之慈母無服子游所問蓋指禮經 經傳記所言慈母有二有大夫士之子之慈毋有國 之無母者謂之慈母子游以喪慈如母援禮爲問禮 君之子之慈毋二者名同而實異大夫士之子之惑 祭訂此子游所問而附於此篇妾之無子者養妾子

此有服無服之別君命之君指天子諸侯言下交遂 卷六十

禮記辞說

泛論慈母如母孔子何故置儀禮之言不論也 之以明慈母無服記禮者文不能盡意故可疑耳若 按儀禮有云慈母如母齊衰三年子游據此以問或 引魯昭公之事 公弗忍也連欲喪之下公弗忍也連遂練冠以喪慈 子所謂無服者當如是傅之慈母與如母不同 子游以爲通上下皆然故孔子以天子諸侯之禮言 上

半陽冉觀祖闡撰

曾子問日諸侯族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 火則從天子救火不以方色與兵、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大廟 四請問之日大廟火日食后之丧雨霑服失容則廢如誻

食是陰侵陽故正五行之方色以厭勝之救火不關此 赤餘倣此東方用戟南方矛西方弩北方榍中央鼓日 陳注旅眾也色衣之色也東方請侯衣青南方諸侯衣 曾子問

義也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一

鄭注族眾 示奉時事有所討也方色者東方衣青南方衣赤西 大廟が加廟宗廟皆然主於始祖耳

方衣白北方衣黑兵末開北

故諸族皆在京師者則從天子救日爲陰侵陽是君 弱臣强之象方色者東方衣青南方表赤西方衣白 廢朝 故云宗廟皆然特云大廟火是主於始祖而言 周公稱太廟魯之始,祖也明諸國皆然餘廟有火亦 孔疏此一節論行禮有故不得終之事 示率時事解各以其方色有所討解與其兵也 公羊傳云

禮記詳說 鼓於朝退自責也夏書日長不集於房曆奏鼓嗇夫 **故不取也穀梁三天子救日置五塵陳五兵五鼓諸** 北方衣黑兵末聞者隱蒙 也范注云凡聲陽也擊鼓爲聲所以即陽壓除也春 侯置三麾陳三兵三鼓大夫擊門士擊柝言助其陽 陰侵陽示欲助天于討陰也亦備非常以彼非正經 而不合其所舍食可知矣馳走者救者之備也奏猶 秋傳日日有食之天子伐鼓於社責上公也諸侯伐 方用弩北方用楯中央用鼓所以有所討者以日食 卷六4一 管子問 三東方用戟南方用矛西

無此義故不用五方色及兵也 擊也周禮有故日之弓但不知兵之細別故云未聞 以日食是陰之炎故象五方之色以兵討陰救火

張子日曾子問廢祭者之故非孔子經心烏能歷歷 **郝解大廟火天子祖廟火也后之喪天子后妃喪也** 如此舉之如昔當所經慮義禮輕重蓋須如此 日食陰侵陽也五方諸侯以兵助討執兵者各以其 東方戟南方矛西方弩北方楯中央鼓也 方色烏茲如東方衣青南方衣赤之類兵未詳或云 不可但已非與有物食日須人之救也故春 救日之

禮人事

秋書鼓用牲于社以幾巫風說者反以為禮非也此 云各以方色與兵事尤不經兵陰象陰侵陽又可以

陰助之平

能終禮而且有從救之義 按廢禮者四下文從日食太廟火抽出言之不唯! 一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臣

子朋大廟火日食后夫人

容則廢

陳注大廟本國之大廟也夫人小君也 鄭注夫人君之夫人

記辞說(卷六十一 曾子問 \equiv

已久叉不可廢朝故知非王之大廟也 郎至故知非王之大廟假令在後堂朝方聞火時過 也知非者旣云揖讓入門無容天子大廟之火赴告 君之夫人此大廟火者亦謂君之大廟非天子大廟 孔疏此經日后夫人之喪恐是天子之三夫人故!

郝解語侯與諸侯相見遇變廢禮凡六其分較卑故 接六者天子崩一也大廟火二 坦日食三也王后喪 其廢易於天子后夫人之喪謂王后與君夫人之喪 見蓋。敵國之禮故以事而廢者多此重輕之別也

嚴陵方氏曰旅見蓋君臣之禮故以事而廢者少相

四也君夫人喪五也兩六也

早月日天子曾備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天子**崩后 一葉如之何孔子日廢

言七祀先儒已言祭法不足據矣 陳注嘗補宗廟之祭郊祉天地之祭此言五祀而祭迭

鄭注旣陳謂夙興陳饌牲器時也天子七祀言五者

是祭前陳饌牲器也前文云天子崩后之喪與日食 祭而日食則此簠簋既陳不當祭也旣不當祭時明 **扎疏知旣陳謂夙興陳饌牲器時也香以下交云當** 關中言之

禮記詳說《卷六十一 曾子問 四

祭其天子崩后之喪牲人雖殺不可行接祭以其喪 **也故下文如牲歪未殺則廢是也牲至巳殺則行接** 大廟火其禮皆同則此簠簋旣陳日食大廟火亦同

在其中 郊社問天地之祭舉天地宗廟則五祀以上之祭皆 也謂通取中央而言之經云嘗滿者謂宗廟之祭也 三欲見天子及大夫其祭皆然故云關中言之關道 五居其中言是落侯之法舉五而言則上兼七下通 事重放也云天子七,祀言五者關中言之者鄭此注 以周禮言之祭法周天子七祀諸侯五祀大夫三祀

郝解曹虅郊社皆天子大祭遇天子與后之喪雖當

祭而已矣如姓至未殺則廢 **曾子問日當祭而日食大廟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日接**

陳注接捷也速疾之義此言宗廟之祭遇此變異則滅

略節交務在速畢無迎尸於奧及迎尸入坐等禮矣

坊本廢上有日字

鄭注接祭而已不迎戶也

祭之經云如牲至未殺則廢此云接祭則牲至已殺 孔疏謂牲至之後則接祭之也接捷也捷速也速而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一 曾子問

設腥爛之俎於尸前是一也然後退而合享及迎尸 出迎性於時迎尸於戸外親制薦血而行朝踐之禮 其節有二一是祭初迎尸於奧而行灌禮權畢而後 之後也按郊特牲云旣灌然後迎牲則迎尸於奧是 未殺性之前此經殺性後云不迎尸者凡迎尸之醴

堂上行朝踐禮畢則止不更迎尸而入此謂宗廟之 五配祭初未迎尸之前已殺性也以其無權故也故 祭郊社之祭無文不迎尸亦謂此時也熊氏云郊社 大旱云祀五帝納亨注云納亨謂祭之時叉中霤禮

入坐於與行饋熟之禮是二也此云不迎尸者直於

皆爲俎奠於主乃始迎尸是郊及五 迎尸蓋五祀之祭非宗廟也 未有先殺性後迎尸者若夫中霤禮爲俎奠於主乃 牲之前此經已殺牲後乃云不迎尸非也宗廟之祭 之前也則此不迎尸乃得爲祭初不迎尸也 不迎尸案郊特性云既灌然後迎姓則迎尸在未殺 **盛陵胡氏日接祭謂接續行事不徐徐也鄭云接祭** 肥殺性在迎尸

已不暇迎尸故也 異而禮不相接以其遇災而行之爲遽故言接祭而 嚴陵方氏曰凡祭之禮迎尸之時與未迎尸之時事

禮記詳說 卷二十一 曾子問

大當祭之禮所以廢也於其廢也然後師諸侯以敬 矣古耆宗廟火三日哭哭以謝其神則諸侯旅見與 馬氏曰大廟者神之位也神道有不安人子之道虧 **鼓嗇夫馳庶人走所以助陽唯其以陽爲不充故諸** 道也其有不明則君德虧矣古者日有食之則瞽奏 火日者陽之位也陽主於明故大明以照四方者君 繁也至於十五飯其飲也至於無算爵故王制曰喪 **侑神亦有以樂室有爵以酷主人亦有以酬賓容甚** 帥諸侯以救日祭者吉事也朝者盛禮也祭有樂以 侯之旅見與夫當祭之禮亦可以廢於其廢也然後

> 雖雨不可廢簠簋旣陳鍾鼓旣別諸侯相見揖讓而 矣雨霑服失容可以不旅見而不可以不祭蓋以祭 可以易日矣俎豆旣陳賓客旣入尸旣迎樂已作則 而較之旅見則祭重故旅見可以易日而祭祀則不 火則哭之日食則救之后之喪則服之此可以廢祭 三年不祭蓋爲是也天子廢朝蓋亦廢祭矣故大廟 入其雨也可廢矣

接捷也其別儀交不必從容整備也如祭而迎牲未 **郝解如週日食大廟火當祭則不廢但接續完事耳**

心能計說。卷六十一

殺亦廢

按此祭承上節嘗虅郊社五祀之祭陳注但言宗廟 曾子問 1

超分而徑交本無之 接當作提講

之祭用孔疏中熊氏說因鄭注有不迎尸之說多此

而祭祝畢獻而已矣自啓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旣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 陳往天子諸侯之祭禮亡不可聞其詳矣先儒以大夫 其祭措當祭之時而天子崩則止而不行俟殯訖乃祭 十三饭大子十五飯也五配外神 土祭禮推之士祭尸九飯大夫祭尸十一飯則知諸侯 不可以已私 喪人廢

五飯攝主酳尸尸飲卒虧而酢攝主攝主飲畢酌而獻 主人以下等事也此是言殯後祭五祀之禮又言自啓 共禮叉不同蓋葬後哀稍殺漸向吉故配侑尸食至十 殯往葬 及葬 畢 反 哭 其 閒 亦 不 祭 五 祀 直 待 葬 後 乃 祭 **酌獻祝祝飲畢主人叉酌獻佐食今云酯不酢者無酢** 數也所食畢而以酒漱口也說見曲禮按特牲禮尸九 飯畢主人酌酒酯尸尸飲卒爵酢主人主人受酢飲畢 者尸三飯告飽則止配更不勸侑其食使滿足當飯之 然其禮則殺矣侑勸也尸入迎尸而入坐也三飯不侑

而已已止也

曾子問

爬記詳説 一巻六十一

八

廟侯吉也 鄭注旣葬彌吉祀畢獻而後止郊社亦然惟嘗滿宗

夫十一飯也則其餘有十三飯十五飯也按此 坐三飯告飽祝侑 人酌 少牢饋食尸食十一飯而畢鄭注少牢云士九飯大 以言之按特性饋食禮配延尸於奧迎尸而 孔疏天子諸侯祭禮旣亡今儀禮惟有大夫士祭禮 侯十三飯天子十五飯叉按特性禮尸九飯畢主 洲 醋 尸 尸 飲卒 爵酢 主 人 主 人 受酢 飲 畢酌 獻 尸尸又飯至於九飯畢若大夫依 人即延 競則

> 主酌酒酯尸尸受卒貿不酢攝主故云三飯不侑酳 之後尸三飯即止脫不勸侑至十五飯於時冢宰攝 之後尸三飯告飽則止祝更不勸侑其食使滿常數 也又熊氏云三飯不侑酪不酢而已矣謂迎尸入奧 此而說天子五配之祭也 **殯不得純如吉禮理須宜降殺侑勸也故迎尸入奧** 可以己私喪久廢其祭故旣殯哀倩稍殺而後祭也 雖當五祀祭時不得行旣殯而祭者但五祀外神不 祝祝飲畢主人叉酌獻佐食此是士之祭禮也 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酯不酢而已矣者今喪旣 以初崩哀感未遑祭祀 九 今豹

膿記詳說

《卷本一 曾子問

彌吉尸入三飯之後祝乃侑尸尸食十五飯攝主酳 尸尸飲卒館而酢攝主攝主飲畢酌而獻祝祝受飲 **已葬而祭者謂已葬反哭殯宮畢而行其祭但旣葬** 推更甚故云五祀之祭不行己葬而祭祝畢 不酢而已者謂唯行此而已不為在後餘事也 **欲葬之時從啓殯以後葬畢反哭以前靈柩旣見哀** 而

下云郊社亦然者王制云天地社稷爲越绋而行事 經云脫畢獻止謂脫受獻祭禮遂畢止不獻佐食以 畢則止無獻佐食以下之事所以然者以葬後未甚 行 此 禮而已而已是語斷也皇氏云已止也

而行事如趙商之意勢時郊」社之祭不行何得有越 紼而行事鄭答越紼行事喪無事時天地郊社有常 是與五配同也趙商問云自啓至反哭五配之祭不 前是有事旣殯以後未格以前是無事得行祭禮故 日自啓及至反哭自當辟之鄭言無事者調未殯以 相逢則五配辟其日也鄭言天地社稷去殯處遠祭 之膏郊社旣有常日自曆反哭當辟此郊社之日郊 有越紼行事鄭云郊社有常日自啓至反哭自當群 社質故群其日不使相妨五配既卑若與啓反哭日 ·住云郊社亦然者按王俶云唯天地社稷爲越綿 四卷 4 曾子問

記許說 時踰越此紼而往赴之五配去殯處近暫往則還故 禮以祭宗廟俟待於吉故王制云夷三年不祭是也 國禁哭則止朝夕之奠即位自因也人臣倘爾明天 其在喪祭郊祖之時其喪所朝夕仍奠知者雜記云 不為越狒也云唯當聯宗廟侯吉也者謂爲嘗聯之 +

嚴陵方氏曰唯大喪之凶然後可以廢大禮之吉 郝解天子崩未發則天子之五配慶既發而祭迎尸 飯則天子諸侯又當加侑今三飯不侑殺禮也酳者 入三飯卽止不侑儀禮士祭尸九飯大夫祭尸十

> 哭天子之五配亦廢旣葬而祭至主人醑尸尸酢丰 無酢主人以下等事天子旣殯而葬自啓殯至於反 尸飲卒的莊主人主人更酌獻祝與佐食今但酯 食畢而鄉以酒 喪乎 天地社稷越紼行事今云天子崩旣殯祭五祀則是 稍備者葬後哀漸殺也 人主人卒虧獻配卽止無獻任食以下等事較前 五配皆舉非獨天地社稷可越納也不幾於以祭廢 也特性體尸九飯舉主人酌 王制云夷三年不祭唯祭 酒銷尸

按殯葬皆廢五祀殯後葬後祭之其禮從簡葬後較

禮記許說

卷六十一

土

曾子問

殯後叉稍增然猶未如常時之備也

反哭奉帥天子 乙祭社稷俎豆旣陳聞天子朋后

社稷或五配名亦如天子殯後祭五配之禮也其葬後 殯自啓至反哭皆帥循天子之禮者謂諸侯旣殯而祭 陳注比及也 僧子 所問如此孔子日廢又言自薨至

而祭社稷五配者亦如天子葬後祭五配之體也 天子者謂五配之祭也可稷亦然 亦謂夙與陳傑牲器時也 帥循也所奉循如

之大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外喪人幾孔子曰九請問之曰天子崩后之喪君慶大 曾子問曰大夫之祭鼎俎旣陳籩豆旣設不得成醴廢著 **薦至殯自,啓殡至反哭皆師循天子五祀之禮師李** 卑哉問天子崩天子后之喪與已夫人之喪則廢自 諸族也大夫盆略不得名祭 **野**畢 尉二段 按车伸大子係省交其禮如上交所云也謂不侑不 同循也謂不侑不酢畢獻二段 **郝解諸侯祭莊稷其神比五祀為重而分比天子爲** 山陰陸氏日天子言當瀰郊社五配諸侯言社稷略 者諸侯或不自親奔而身在國者或唯據君薨及夫 孔硫 亦然接天子崩后喪諸侯當奔赴得奉循天子之禮 今此諸侯祭社稷其遭丧節制與五配同故云社稷 天子故云部五祀之祭是諸侯五祀如天子五祀也 有祭五祀之文今三奉循如天子謂諸侯五祀亦如 **人之喪其嗣子所祭得奉循天子者也** 卷六十一 帥 循 芝祭也只人 也此釋誌文以經云奉循天子按上 曾子問 土 天子

不祭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

慰蓋與其簡於薦之左也待致爵之後 尸乃舉簡今以 又獻祝及佐食畢大對長獻尸尸得賓長獻醫則 主人主人獻祝及佐食畢次主婦獻尸尸酢主婦主婦 畢則止也若平常之祭十一飯畢主人酯尸尸卒舊酢 之事者凡尸在室之奧就在室中北廂南面佐食在室 備十一飯之後主人酌酒酯尸尸酢主人即止也室中 陳注此言大夫宗廟之祭外喪在大門之外也三 中戸西北面但主人主婦及賓獻尸及祝佐食等三人 侑酳不酢說見上章大功酢而已者大功服輕祭禮稍 **晉子**問 飯 止

震記訴說 《卷上午一

喪服殺體故止於賓之獻也士卑於大夫雖總服亦不 **黎斯樂於死者無服謂如東之父毋母之兄弟姊妹** <u></u>

雖有服而已所祭者與之無服則可祭也 席於戸內主 煽酌傷而致於主人主人拜受爵主婦拜 之體質獻尸三箇而止尸止爵之後執事者爲主人設 **今拨致**爵

送質主人卒質拜主婦答拜受爵以酚而酢執覺拜主 此所謂致實也祭統曰 中南面主婦丹受爵主人西面答拜而更鶴自酌以 人答拜主人降洗傷以 **酢必易禽詳見特性賃食膿** 的 而致於主婦主婦之席在房 酢

鄭准

齊衰異門

期祭

家中

之事謂賓長獻

腹記詳說 酌酒 異門 其齊衰之喪祭也 **厯序九種之事一一備言此大夫祭者謂祭宗廟故** 迎尸入室但三飯則止祝更不勸侑使至十一 大功者以曾子問廢者有幾孔子對云廢者有九途 功服輕祭禮稍備尸三飯祝侑至十一飯而止主人 飯耳 則主人酌 酒酯 下文云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是據宗廟也 土不得成禮者十 獻尸尸酢主人主人乃停故云大功酢而已矣 不直云大功以上皆廢而歷序三年之喪齊蹇 卷六十一 質子問 尸尸不酢主人唯此而已 調若舅舅之子從母見弟 若遭異門齊衰之喪其祭 百 但二

内外一切皆廢於士輕故為輕親伸情也 所祭調 大死者無服則祭據總為文似不關小功故鄭以總 是 於死者無服則祭據總為文似不關小功故鄭以總 以 於死者無服則祭據總為文似不關小功故鄭以總 於死者無服則祭據總為文似不關外功故鄭以總 於死者無服則祭據總為文似不關外功故鄭以總 於死者無服則祭據總為文似不關外功故鄭以 於死者無服則祭據總為文似不關外功故鄭以 於死者無服則祭據總為文似不關外功故鄭以 於死者無服則祭據總為文似不關外功故鄭以 於死者無服則祭據總為文似不關外功故鄭以 於死者無服則祭據 於己雖為祖禰於死者無服鼎組 於死者無服則祭據 於元者無服鼎組 於死者無服鼎組 於死者無服鼎組

嚴峻方氏曰位尊則以事而廢禮者爲少位卑則以

事而 一廢禮者爲多此重輕之別也

山陰陸氏曰大夫言鼎俎邊豆著陳設雖備猶廢土

不言小功略士也

廢惟齊衰大功在門外者不廢其祭亦尸三飯不侑 **酳尸不酢而止若大功酢而止若小功與總痲祭雖** 亦廢者有九分尤卑廢尤易故雖齊衰大功之喪亦 郝解大天質尤卑其祭蓋宗廟五祀耳雖俎豆陳列 小功總不行故曰室中之事而止士之所以異者謂 不廢惟室中之事而止大夫祭無堂事 尸祝佐食主 人主婦賓獻酢皆在室至主人獻賓族酬則於堂階 夫

禮記詳說

卷上午一 曾子問

之兄弟姊妹已有怨服而所祭之祖禰於彼無服之 祭必其所祭之鬼與己所服者無服如妻父母及母 士廢祭之禮與大夫異大夫總祭士雖總亦不祭總

類

祭所祭二字斷以其人言於死者無服死者已爲之 總不祭是正禮下補出所祭者一層見土總亦有所 爲九士加小功總爲十一是補出非本交所有 **交而稍有加分不同也大夫廢祭自天子崩至大功** |而帶言|| | 禮必至土方全 按前節言天子言諸侯此節言大夫其序也不待問 此節所言禮大抵傲上

服者所祭之人於己爲服之人無服則可祭若其有

服則同哀可不祭也

曾子問旦三年之喪弔平孔子日 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

夫子之言矣而檀弓篇乃記其以喪母之齊表而往哭 飾之苴衰絰仗爲至痛飾也居重喪而弔哭於人哀彼 於子張得非好事者爲之辭歟 則忘苦親哀在親則弔爲矯僞矣非虛而何曾子旣聞 况於弔乎先王因人情而制禮隨其哀樂之情皆有以 陳注練小祥也旅眾也羣立旅行言及他事則爲忘宴

雅記詳說 卷六十二 曾子問

親哀則是妄弔 鄭注爲其荷語忘哀也 爲彼哀則不專於親也爲 岩

彼而哭哀彼則忘己本哀是已服爲虛也若心存於 哭不亦虚乎者若身有重服而弔他人則非飾情所 至痛偷也故云君子禮以飾情也 敬之情麤衰以飾哀痛之情所以三年問云衰服爲 飾內情故云衰以飾在內之情故冠冕交彩以飾至 以飾情凡行吉凶之禮必使外內相副用外之物以 以爲虚也言虚者弔與服並虚也何者若已有喪弔 孔疏此一節論身有重服不得弔人之事 三年之喪而吊 君子禮

己哀忘彼而哭彼則是於弔爲庫也故注云爲彼哀

則不或於親也爲親家則是妄弔

放也 嚴陵方氏日羣於旅皆眾也傳言歌三爲臺灣言五 卒爲族則族眾於臺行者必於道路而道路之人爲 **冢故以旅言之不羣立不旅行則以居喪宜與人辦**

己哀親之情又豈可忘己親之哀而哭弔以哀他人 喪雖已期猶且不與人並立並行恐與人相語而忠 **降川吳氏曰羣立同羣而立也旅行與眾而行也重**

雅記詳說 東卷六十一 曾子問

於同氣哀由衷出非無情之禮不弔生而哭死何傷 弓督子以母喪之衰哭子張何也彼以同道之朋比 親而謂以哀他人之親則是弔也不幾於虛子 喪而往弔乎且君子行禮有是情節以是禮自哀其 不與眾同行孝子哀慕專一之至豈可與於他人之 **郝解練小祥也旅眾也大喪雖及期猶不與人羣立** 太

他事而忘哀也而况弔哭於人乎夫君子行禮於外 **纂訂此言居喪無往弔之禮也三年之喪期小祥而 曾子所以爲善用禮也說者譏馬過矣** 練哀亦漸殺矣然僧不同羣而立不與眾而行懼及

> 居重喪而弔哭於人哀彼則忘吾親哀在親則弔爲 敬則冠冕文彩以飾之當其凶也情王於哀則苴衰 矯偽矣非虛而何 **杖絰以飾之皆非虛僞而無情實者是乃所謂禮也** 凡以文飾其情之存於中者而已當其吉也情主於

按曾子必不以哭友忘親而亦非以虛文哭友惟見 禮之明者可以行權不得以常情議之

於是平有過時而弗除也君之喪服除而后殷祭禮也 之也如之何孔子日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 **曾子問日大夫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爲其除**

體記詳說 陳注君重親輕以義斷恩也苦君服在身忽遭親喪則 《卷六十一 丸

曾子問

也然此皆謂適子主祭而居官者若庶子居官而行君 親行二群之祭以伸孝心以其禮大故曰殷也假如此 此所以雖過時而不除也般祭盛祭也君服除乃得爲 服適子在家自依時行親喪之禮他日庶子雖除君服 親喪小祥後方遭君喪則他時君服除後惟行大祥祭 月除君服即次月行小衅之祭叉次月行大祥之祭若 不敢爲親制服初死尚不得成服終可行除服之禮乎

鄭庄重偷輕也私喪家之喪也喪服四制曰門外之

無追祭矣

治義

勝

思 謂主人也支子則

門外之治義斷思若身有君服後遭親喪則不敢爲 孔疏此一 也以其禮大故曰殷也言初乃爲身有君服不敢爲 親制服也成喪服爲重始除服爲輕末在親始重之 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馬者答以重喻輕也 日尙不獲伸光輕末之時而可行乎故云又何除焉 伸孝心也故處氏云殷祭盛也君服除乃行釋私服 親私除若君服除後乃可爲親行私喪二群之祭以 君之喪服除而后殷祭禮也殷祭謂小大二莊祭 節論臣有君親之喪當隆於君之事 有

禮記許計

《卷六十一 留子問

丰

之醴庾蔚云今月除君服明月可小祥又明月可 或未小群是以總謂之殷祭而不得云再祭殷大也 殷是釋除之祭也有殷事則之君所鄭以爲朔月月 大故亦謂之殷祭但此論大夫士則不應有確論此 小人二群變除之大祭故謂之殷祭也疏祫者祭之 **祥者除君服後但大祥而可已有君服之時已私 祥櫍苔久喪不葬者也若未有君服之前私服已小 待除君服而後行也若支子仕官雖不得除私服而** 半薦新之質此叉比朝夕爲大也各有所指不嫌殷 名同也 主人謂適子仕官者適子主祭祀故一

其宗適子已行解祭庶子於後無防復追祭故云否

嚴陵方氏曰有君之喪而不敢私服則以義斷恩故

敢私 官則君重以親亦臣也除謂喪畢禪祭除服君喪不 **郝解私喪謂父母之喪對國喪則爲私君親分均在** 過時而不除除則必有消禪之祭待君喪旣除而 般祭禮也殷盛也禮盛曰殷卽祥禪也 服謂始喪不成服喪終又可行除服乎於是雖

按不敢私服是深過一層說又何除爲方是正答

禮說詳說

因除服而及般祭是推言

卷六十一

曾子問

幸

堰膿也非弗能勿除也患其過於制也故君子過時不祭曾子問日父母之喪弗除可乎孔子日先王制禮過時弗

禮也 陳庄曾子之意以爲適子仕者除君服後猶得追祭一 喪矣可乎孔子言先王制禮各有時節過時不復追惠 **祥庶子仕者雖除君服不復追祭是終身不除父母之** 則惟行夏時之然不復追稱春祭矣故過時不祭禮之 禮制也且如四時之祭當春祭時或以事故阻廢至夏 禮也今不追除服者不是不能除也患其踰越聖人之

常也唯確給大事則不然

則不成禮 鄭注以其有終身之憂 言制禮以爲民中過其時

若庶子除君服後無復殷祭之事便是其爲父母之 除君服後乃有殷祭之事如喪久不葬者此則可解 死有已復生有節是不許人子有不除之喪若適子 孔疏曾子又疑云聖人側變受之期情禮之殺使送 過則不追舉是禮之意也 服一生不有除說之事此於禮計得可乎 據制以 答此所以不除意也孔子言先王制禮各有時節若 勿虧不也言今日不追

心記詳說 後六十一 曾子同

除服者非是不能除改也爲此不除正是患其過於 時所以不追者假令春夏祭本爲威春夏而祭至秋 如適子仕者除君服後猶得行般祭其四時之祭過 過時不祭謂春雨露旣濡君子履之怵惕思親思親 故設祭若春時或有事故不得行祭至夏乃行夏祭 聖人之禮制也 非時故不追也且今年春夏雖過時至明年會應復 不復追補春祭是週時不祭以爲禮也若過時不祭 又引君子過時不舉之事以證之

子也

弗可過也君子親喪終身弗除豈曰不能患其過於 所以必除也 制也故四時吉祭過時則亦不祭况喪服豈可過時 **郝解曾子疑父母之喪何必定除夫子謂禮惟其時**

也當非正解 一字謂曾子所問承上不敢私服而言 中曾子何得接庶于再問此孔疏之說而陳注用之 按陳注以庶子仕者爲問上節原未及庶子僅見注 父母追服而弗除可乎孔子答之謂過時不必追服 父母之喪遇君喪則不得爲父母服待君喪畢後爲

禮記詳說 一卷六十 曾子問

引過時不祭以明之,上節注云除君服次月小祥

此節過時不祭以時祭言與上般祭不同

必不兼行何也

理言之一面行君丧一面行親喪似無不可而古禮

歸居于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 曾子問曰君薨旣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

陳注於亞之事謂朔望及薦新之奠也君有此事則往

適君所朝夕則不往宍

鄭注居家省因其宗後隆於父母殷事朔月月半薦

是孝子爲存親存親則前後無異故除君服已伸孝

有春夏故當時則祭過時不補前祭祥非爲感時正

新之質也

新大事則臣之適君所以吳君若凡常朝夕則不往 痛甚恆居於家是隆於父母也 **薨旣殯是君丧在前殯後親死是父母喪在後親喪** 哭君唯在家爲父母治喪故云朝夕否若臣有父母 事之時則來歸家平常朝夕則不來恆在君處 喪故歸於家以治父母之喪若君喪有朔月月半薦 孔疏殷大也孔子答云君殯旣說君所無事父母新 之丧既殯而後有君喪則歸君所若父母之喪有殷

郝解殷事猶言盛事謂月朔及薦新之奠君有此事

禮記詳說,一卷一一一會子問 則往朝夕哭奠不必往也

蓄

管私喪只是身服君服不服私服耳 按此亦是因上不敢私服而再問可見亦非全不照

日君旣啓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哭而反

於君所而反送父母之葬也下 文君未殯而臣有父母 後有君喪則歸君所父母喪有殷事則來歸家朝夕亦 恆在君所也若父母之喪旣啓而有君之喪則亦往哭 也此一一節皆對言君親之丧若臣有父母之喪旣嬪而 陳注啓啓殯也歸哭哭親衷也反送君復往送君之葬

之喪亦與父母之喪未廢而有君喪互推之

鄭注||言送君則旣葬而歸也歸哭者服君服而歸|

敢私服也

之喪旣啓而有君之喪則亦往哭於君所而反送父 父母之丧則如之何孔子答曰歸哭父母而反往送 未知臣往君所與否云歸哭者服君服而歸不敢私 則葬罷而歸則不待君之虞祭也其君喪祔與卒哭 母父母葬畢而居君所 君旣葬畢還來歸家而治父母之喪以此言之父母 孔疏留子上問既殯今問既啓故云君旣啓而臣 知既葬而歸者以言送君 . 有

腿記詳說

卷大十一 曾子問

者上交云有君丧服於身不敢私服故知不私服也 服也者謂歸哭父母猶服君服不私服也知不私服

大夫內子有殷事亦之君所朝夕否若行事士則子孫行事君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太天室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 日君未痞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反子 郝解啓謂將葬啓殡歸哭哭親反反君所

缺然與不可廢也大夫學故使室完攝行基事士卑則 君所殷事之時或朝夕恆在君所則親喪朝夕之鎮有 陳注室老家相之長也室老子孫行事者以大夫士在 于孫攝也內子卿大夫之適妻也爲夫之君如爲身站

凡齊宗 古族事亦之君所

適妄也妻爲夫之君如婦爲舅姑服齊袞 母而往殯君也苦其臨君殯之日盧云歸哭父母而 云歸殯反於君所者人君五日而殯故可以歸殯父 錦於家若尋常朝夕則不得歸也故云朝夕否盧氏 **鹰而臣有父母之丧如之何孔子答日歸殯父母**節 反於君所以未殯君恆在君所家有殷事之時則暫 孔弧前問君旣殯及旣啓而有父母之喪今問君未 鄭注其哀雜主於君 韶夫之君旣殯而有舅姑之喪者內子大夫 大夫士其在君所之時則攝

雅記話說 卷六十 曾子問

來強對則磁君託乃還於父母也以此言之臣有父 母之喪未殯而有君喪去君殯日雖遠祗得待殯君

爲與故主意於君故尋常恆在君所 重而父母又丧是积哀亦重君與親哀旣半相雜君 以君未殯則君哀 以大夫士有

恆在君所之時則在家朝夕之奠亦屬奠不可廢其 殷事在君所之時則在家之朝夕之奠有關若朝夕

大夫鱼故造室老攝行其事土卑則于孫攝行其事 大夫內子有殷事亦之習所朝夕否上文明大夫

禮節此明婦人之進止君旣殯而歸有舅姊之喪大

也非但夫往君所妻亦往君所也若尋常朝夕則不 住君所舉此一條婦同於夫則君既啓及君未殯而 夫者卿之總號內子者卿之適妻以前問君聽既齊 有舅姊之喪其禮悉同夫也 於家君有殷事之時亦之君所云亦者謂亦同其夫 總名爲內子云妻爲夫之君如婦爲舅姑服齊衰者 妻口命婦若散而言之則大夫是卿之總號其妻亦 妻是大夫 適妻也若對 而言之則卿妻日內子大夫 有父母之喪此明君既於後而婦有舅姑之喪歸居 云晉趙姬請以叔卿爲丙子而已下之叔雖爲趙衰 按德二十四年左傳 萐

爬記詳說 卷本一

此喪服交也

曾子問

之適妻君有殷事亦往君所如婦事舅姑緣也 郝解如君薨未廢則身先已在君所聞親喪歸殯親 喪者又歸何相違也大抵聖人言仁卽是義孝爲百 未殯而歸殯父母以臣眾子獨也如月朔殷事君親 而復反於君所也家有朔鎮薦新之事則歸朝夕哭 行之本故口孝者所以事君移孝作忠非謂先君遂 同日君既婚而有親喪者則之君所君未殯而有親 **與則不歸大夫則其家老攝之士則子孫攝之大夫** 後親也記者欲明君親并重仁義不偏廢後儒乃

朝夕句說。內子是帶言兩般事不同上有數事以 家言下有殷事以君所言兩朝夕亦不同上以家言 家育殷事暫歸朝夕哭奠則不歸室老子孫行事承 按此節問君親兩重者歸殯之時短反君所之時長 歸終三年此萬世不刊之典安在今禮不如古也 濟共私則不孝奠大乎是我國家制禮臣子親喪皆 **稍義可斷思貪位之夫至親死不奔喪託言奪情以** 下以君所言

禮記言說 卷本一 會子問

兲

故假天以稱之也人君之事多稱天不獨謀也 陳注誌之為言累也累舉其平生實行為誌而定其證 以稱之也稱天以謀之者天子之傳無二惟天在其上 鄉注誄界也累列生時行迹讀之以作諡諡當由母 以其無尊焉春秋公羊說以爲讀誄制諡於

之行而作盛如此是共體也所以然者凡識表其實 謂賤不得累列貴者之行而爲諡幼不得累列長者 孔疏此一節論證由尊者出之事賤不誄貴誄累也

南郊若云受之於天然 禮當言誌於天子也天子

乃使大史賜之諡

天示若有天命然不敢自專也 者諸侯及大夫共上猶有匈者爲之作諡其天子則 者非但賤不誄貴平敵相誄亦爲不可故云諸侯相 弟而言貴賤長幼者廣包餘人非唯君臣兄弟而已 爲其王作諡者春秋亂世不能如禮此不言君臣兄 **誄非聽也旣賤不誄貴按襄十三年左傳云楚子襄** 更無虧於天子者故唯爲天子作諡之時於南郊告 上之美有平實事故不爲也 行當由寫者所爲若使幼賤者爲之則各欲光揚在 按白虎通云君堯請益世子赴告於天子天子唯 《卷六二 曾子問 唯天子稱天以誄之 諸侯相詩非禮也

禮記洋说

郝解誄之言累累舉死者生平實行而爲之辭猶今 謀長嫌於承奉而不公故天子崩羣臣稱天以誄之 大史賜之諡者按大史職云小喪賜諡鄭云小喪卿 **夫當請謀於君則諸侯理當謀於天子云天子乃使** 諸侯薨天子謀之公也 行狀誌銘之類即其所據以爲諡者以賤誄貴以幼 大夫也卿大夫言賜之諡明諸侯之喪亦然 追大夫會葬而諡之又檀弓云公叔文子卒其子成 蓋以卑謀尊直則傷佑不直則不足信如今之行狀 請諡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大 此節意主乗公不在辨分

斯所以欺素皇者豈先王作誄諡之意哉 得誄上解者專以下諡上偕樂辱之枘爲非禮此李 尊制卑 則禮嚴以卑率尊則義屈故上得誄下下不 壞於天子不制誄私議妄作諂諛風行所以濫耳以 者乎幽厲桀紂苟非稱天臣子何能及此後世諡法

誄若今之誌狀誄之將以作諡故言誄則該諡矣諡 **祭訂此言諡法誄之爲言累必累列平生實行以爲** 當由尊者成一則以分之所在不可管操榮辱之柄 則以情之所在恐其涉於虚美之私故禮賤不得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一 曾子問

丰

侯亦必請於天子天子使大史賜之諡無自相誄之 **誹貴幼不得謀長所以嚴其分而防其情也唯天子** 至質無二故讀誌制論於南郊若受之於天然所謂 聽敵者且然況於殷幼者乎此禮行則名分正而美 合天下之公本君父以天道者是也自天子外雖諸

按首二句重提下皆所以明之天子稱天以誄見臣

惡當矣

四子問日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椑從君處其人如之何 下不敢謀諸侯敵體猶不相謀則賤者幼者無誄之 **沫與添相連故注及認**

> 如小斂則 111 孔子曰其殯服則子麻开結疏衰菲杖入自關升自 一克而從極人自門 开昆咋啃君大夫士 西酯 鄶

散帶垂也此時主人從柩在路末成服惟著麻弃經疏 歸則其國有司供主人殯時所著之服謂布深衣苴經 陳注曾子問國君以事出疆必爲三年之戒備恐未得 入之時毀殯宮門西邊牆而入其處空缺故謂之關非 衰而蔣優且杖也麻弃布弃也布弃之上加環經也枢 外則入之禮如何孔子言於時大斂之後主人從極而 即返也於是以親身之棺隨行盧或死於外也若死於

禮武許說

一卷六十一

曾子問

客階而升也如小級而歸則子首不麻弁身不疏衰惟 門闕之關也升自西階者以柩從外來有似賓客故就 首著兔布身著布深灰也人自門开自阼階者以親未

在棺櫃以事生之禮事之也凡君與大夫士之卒於外

者其禮皆一等無異制故云一節也 **殯服調布深衣苴 経散帶垂殯時主人所服共之以** 也親身棺曰婢其餘可死乃具也 鄭注其出有喪備疑喪入必異也戒猶備也謂衣衾 此謂君已大敛

待其來也其餘殯事亦皆具焉

棺柩未安不忍成

服於外也麻弃經者布完而加環經也布弃如爵弁

大常等死後乃其也 孔子曰其殯服者於時大鮫內親身也擅弓注云牌堅著之言也謂牌雖親身天內親身也擅弓注云牌堅著之言也謂牌雖親身天之戒謂衣衾之裁若其造作死後乃爲之 親身棺之戒謂衣衾之裁若其造作死後乃爲之 親身棺置死而后制此云戒備謂衣衾者熊氏云此言三年

之终于人從極

训

(A)

則其家豫其主人殯時所著之

服謂布深衣苴經散帶垂也於時主人從極在路以

棉柜未安未忍成服 著菲腰非謂應優也其身已病者柱杖故云疏衰菲 冠小鮁括髮之後士則加素冠大夫加素弁云其餘 苴絰散帶垂其首服崔氏云小斂之前大夫士皆素 垂者接士喪禮云小鮫苴経大鬲散帶垂又禮親始 布弁之上而 服者舉主人服爲重 **隨事亦皆具馬以殯不可闕故知具為經特云共殯** 死布深衣至成服以來其服不改故知殯服布深衣 小飲故知此謂巳大飯也云殯服 加環経 於外唯著麻弁麻布 身著疏衰疏衰是齊衰也足 知此謂大敛者以下 謂深衣苴 也 一経散帶 文云如 間布弁

記詳說 杖也 加環經也者有弁誦古布十五升與子游麻衰及詩 未成而已杖故云爲已病也 云麻衣如雪同知加環経者雜記云小嫩環経是也 **爵并也云杖者為已病者以士喪禮服杖同時今服** 人冔而葬冔是殷之祭冠明弁經似周之祭冠故知 云布弁如爵升而用布者接檀弓云周入弁而葬殷 西階者以極從外來如似賓客故就西而升階就客 西邊牆 卷六十一 按士喪禮云三日成服今君喪在外仍著麻 從抵而入其升堂之時自西階而升必 曾子問 謂極入宮之時毀殯

體記詳說 位也 也者檀弓云왕宗躐行殷道也旣云毀宗始云躐行 畢而成服也 也於此之時服煩服也云既塗而成服者謂散塗既 定元年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卽位正棺於 是先毀宗後躐行也是從內而出故云殷極出毀宗 兩楹之閒然後卽位注三正棺者象旣小斂夷及堂 其處空闕故謂之闕云柩毀宗而入異於生也公羊 後之節則子首不著麻弁身不服疏養唯首著免身 上之所言謂大鮫之後此所謂未大鮫當小鮫以 鄭恐是門闕故云毀宗也謂毀此宗廟之牆 卷六十一僧子問 **云般柩出毀宗周柩入毀宗禮相變**

主人髻髮个著免者以在外遠行不可無飾故管免 皆著深衣故知小戲主人布深衣也士喪禮云小臉 **著布柒衣而從柩也** 其極人之時入自門不自關也升自阼階不由 按士喪禮從死至成服主人

西階也故注云親末在棉猶如生也。言上來從柩 大夫士 一等也 之儀更無好卑之異非但君死於道路亦然諸侯與

郝解國君以事出疆必爲三年之戒備恐未得速返 也於是以所爲親身之檀隨行虛死亡也如死於外 也如何禮旣廢乃成服今薨於外大數未殯奏

> 子遂成服從極歸不待殯也其供同有司供也嗣君 階位自外來客之卽殯於西階也如尸但小斂則孝 杖部不成服非也入自關變垣而入示變也升自西 也入自門升自阼階猶生事之也此禮君與大夫士 子未成服兒而從柩歸小斂而曰柩以隨行之櫸斂 麻而烏衣裳非草機鄭謂不忍成服及外既疏衰菲 在喪稱子卽孝子也麻弁喪冠経謂首腰経疏衰歸 同一節猶言同等

爬記詳說

珍卷二十一

曾子問

按曾子問只重其人如之何下交入自關入自門是

正答也言其殯服則在大斂後可知自其殯服至升

即所供之殯服在路草草還以未成服爲是殯則用 自西階是一个人法如小戲至升自昨階又是一个 棺小斂末用棺故其禮不同君大夫士一節是推論 入法分殯與小飯有此兩樣也 麻弁経疏衰菲杖

封而歸不俟子 **曾子問日君之喪旣引聞父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日遂旣**

及於下問所不及也

待孝子返而已先返也

陳注述述送君枢也旣穸而歸下棺卽歸也不俟子不

鄭注逐遂送君也封當爲定子嗣君也

封墳也故知封當爲窆窆下棺也 若待封墳旣畢必待子還之後今經云旣封而歸非 孔疏此一節論君葬在路遭父母喪或父母葬聞君 言遂故知遂送君也又云不俟子是不待子而先還 以經云遂啟封而歸今君喪旣引在塗而

當速反而虞不俟封墳故讀封爲穵然長子歸處餘 子封境乃歸也封如字

事也掩掉曰封不俟子不俟嗣君而先歸也 郝解既引爲柩行在塗柩行以徒奉之曰引遂遂終

既封改服而往。留子問曰父母之喪旣引及途問君薨如之何孔子日遂 卷本一 美

曾子問

從柩與反哭無免於堩此時孝子首著免乃去免而括 陳注遂遂送親枢也旣窆之後改服而往者雜記云非

髮徒跣布深衣而往不敢以私喪之服喪君也 鄭注封亦當爲芝改服括髮徒跣而深衣扱上征不

以私丧包至尊

髮不纤纖者若尋常是吉今忽聞君喪故去冠而笄 孔疏禮親始死符觀小飯始括髮令臣聞君喪即括

> **郝解若送親葬聞君喪則旣封改其葬之服往哭君 坦故知葬時著免**也 也知葬時著免者以雜記云非從極與反哭無免於 若著其符癮則與尋常吉同以首不可無飾故括髮 當是歸後改服在塗忽聞君薨原未備服 按君親之葬皆重事既在產皆宜畢其事也 **斬衰寒苴 杖膏屡以往也** 如君初丧則袒免括髮徒跣以往如君旣殯威服則 改服

禮記詳說 卷六十 曾子問 置

禮記詳說卷六

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日孝子某為介子某薦其常事會子問曰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 子宗子也介子庶子也不曰庶而曰介者庶子卑賤之 用上性然必往就宗子家而祭者以廟在宗子家也孝 陳注土特姓大夫少牢上牲少牢也庶子旣爲大夫常 稱介則副貳之義亦貲貴之道也薦其常事者薦其遠

禮記詳說 卷六十二

鄭注貴麻重宗也上牲大夫少年 介副也不言庶

使若可以祭然

之家是重宗也此宗子謂小宗也若大宗子爲士得 宗子家故也 夫少牢也宗子是士合用特牲个庶子身爲大夫若 孔疏此一 節論宗子祭用大夫牲之事 祭祖禰當用少牢之牲就宗子之家而祭也以廟在 用大夫之牲是貴祿也宗廟在宗子 上牲謂大

有祖稱二廟也若庶子是宗子親弟則與宗子同祖

曾祖之廟爲大夫立不爲宗子立矣然不可二宗別

統故其廟亦立於宗子之家所謂以上牲祭於宗子

之家者也祖考皆然故采蘋之序言大夫妻可以承

張子曰宗子爲士立二廟支子爲大夫當立三廟是

稱得以上牲於宗子之家而祭祖稱也但庶子爲大

夫得祭官祖廟已是庶子不合自立曾祖之廟崔氏

上牲宗子爲祭若已是宗子從祖庶兄弟父祖之適 夫是諸侯大夫也 宗子祭時祝告神辭云孝子某 他國言他國則是據諸侯也以文相連接故知此大 少牢知此是諸侯大夫者以下交云宗子有罪居於 家已亦供上牲宗子爲祭此大夫者謂諸侯大夫故 則立祖稱廟於已家則亦寄立曾祖之廟於宗子之 自立麻廟其祖及曾祖亦於宗子之家寄立之亦以 也若己是宗子從父庶子兄弟父之適子則於其家 云當寄官祖廟於宗子之家亦得以上牲宗子爲祭 孝子謂宗子也某是宗子之名介子某介子謂庶子

卷六十一會子問

若可以祭然故稱介子 爲大夫者介副也某是庶子名也薦其歲之常事告 庶子卑賤之稱介是副貳之義介副則可祭故云使 云庶子爲大夫此亦當云爲庶子某今云介子某者 **時止稱宗子其時庶子身在祭位必知庶子在者以** 經云祭於宗子之家是大夫就宗子家而祭也

經 97-558

先祖其詩日于以奠之宗室牖下宗子爲士庶子爲 大夫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非惟爲土直爲庶人亦

言使介子某薦言薦之於彼執言執之於此凡祭皆 **執而薦之此言薦下言執互相備爾** 上故曰上牲四時之祭禮之常也故曰常事以其用 子內則謂眾婦爲介婦亦此義大夫之牲以少牢爲 嚴陵方氏日宗子爲之正庶子爲助故庶子謂之介 介子之牲而祭故言爲介子某以介子攝爲祭主故

若宗子有罪居於他國庶子爲大夫其祭也祝日孝子某 禮記詳說 不能ホー 曾子問

使介子某執其常事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緩祭不配 陳注介子非當主祭者故謂之攝主其禮略於宗子者 敢備禮但 言薦嚴事於 皇祖伯某不言以某妃配也不 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如姜氏子氏之類今攝主不 尸未入之時祝告神曰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於 見義亦或記者之誤與今依次釋之不配者祭禮初行 **綏祭者綏字當從周滯作隋滅毀之名也尸與主人俱** 假不旅不厭祭今倒言之者猶說攝主非正故逆陳以 有五焉若以祭禮先後之次言之當云不配不緩祭不 行隋祭主人减黍稷牢肉而祭之於豆閒尸則取葅及

> 佐食徹尸之薦組設於西北隅得戸明白之處故日陽 此時在室與陰靜之處故云陰厭也陽厭者尸謖之後 厭者迎尸之前祝酌奠訖爲主人釋辭於神勉其歆享 厭祭者厭是愛飲之義謂神之歌享也脈有陰有陽陰 今亦以避正主故不嘏也不旅不旅酬也詳見前章不 **祿於天宜祿於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主人再拜稽首** 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於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 黍稷肺而 攝主故不隋祭也不假者假字當作嘏福慶之辭也尸 十一飯訖主人酳尸尸酢主人畢命祝嘏於主人曰皇 祭於豆閒所謂隋祭也今尸自隋祭主人是 曾子問

禮紀洋稅 卷六十十

知之 享之而厭跃也此言不厭祭不爲陽厭也以先後之次 厭制禮之意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皆庶幾其

不言以某妃配某氏 者不陽原也不旋不旅酬也假讀為嘏不嘏不嘏主 尸謖之後微薦爼敦設於西北隅是陽厭也此不厭 鄭注此之謂宗子攝大夫 厭有陰有問迎主之前祝酌奠奠之且黎是陰厭也 人也不緩祭謂今主人也緩周禮作墮不配者祝鮮 皆辟正主厭厭跃神也

孔疏此一節以曾子前問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孔

> 禮記詳說 似若神厭跃然也 攝大夫士攝大夫雅宗子也 所謂陽厭令攝主不爲此陽厭也 兄弟長兄弟酬眾賓眾賓酬眾兄弟所謂旅酬令攝 **爵於尸說嗣子舉奠舉奠訖賓坐取薦南之爵酬長** 兄弟又獻眾兄弟託長兄弟加爵於尸眾賓長又加 祭也所以不爲陽厭者陽是神之厭飫所攝主謙退 國庶子旣爲攝主不敢備禮故於祭末不爲陽厭之 祝告利成尸起主人降佐食徽尸薦组設於西北隅 主不旋酬也特牲云旅酬之後無算爵無算爵之後 曾子問 不旋者謂所將祭族酬之時宵 此宗子有罪出在他 喪服小記士不

之後在食徹尸之薦組設於西北隅謂戸明白之處故曰陽厭令攝主不厭謂不陽厭也所以然者厭是醉無、风厭是神之散饗 其上大夫當自賓尸故少字禮無陽厭也下大夫不賓尸有陽厭也其天子諸侯明日乃爲釋祭亦有陽厭也故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謂天子之禮天子旣爾諸侯亦然此謂下大夫攝也禮有陽厭以其攝主故嗣陽厭若上大夫本無陽厭可闕知此不厭者不陽厭此皆逆陳於以古旁之嘏是福慶之辭少牢云報於主人忠字古人也。

是語之經察經生人也云經周禮作墮者以經 等為之祭禮生人受嘏故知不嘏不嘏主人也云 等為之祭禮生人者謂欲食之時先減黍稷牢內而 不被受福故不經也若經少牢禮云祝出迎尸尸入 即不經也所以然者凡將受福先爲緩祭令辟正主 即不經也所以然者凡將受福先爲緩祭令辟正主 中席坐而祝命尸緩祭尸與主人俱有緩祭令攝主 是謂之緩祭緩是減毀之名尸與主人俱有緩祭令攝主 是謂之緩祭緩是減毀之名尸與主人俱有緩祭令攝主 是謂之緩祭緩是減毀之名尸與主人俱有緩祭令攝主

是經安之義與是減毀之名故從於周禮隋為正守

就云既祭則藏其墮是也

謂祝鮮直言薦歲事於

嘏也以假易之著嘏假也

厭最其後也今其言如此著尤不得已然後不配假

是祖伯某不云以某妃配某氏某氏者其妃之姓也是祖伯某不云以某妃配某氏某氏者其妃之姓也是樂陳氏曰夫尸所以象神也厭所以跃神也夢之有厭爲其無尸故也正祭有厭爲其尸不存故也上大夫而上正祭無陽厭不敢遽跃之也攝祭無陽厭不敢避厌之也攝祭無陽厭其禮略觀陰厭尊有玄酒陽厭納一尊而已陰厭備期間歐聯之物猶生者之飲食必祭也其物黍稷與肺其中。 是祖伯某不云以某妃配某氏某氏者其妃之姓也是祖伯某不云以某妃配某氏其后

业层陸氏日案祭之序配然後緩祭假次之族之陽 是一時不可考要之皆先祭肺而已
郝解祭禮士以特牲大夫以少牢上牲即少牢凡廟 牖下深與處謂之陰厭祭終尸出佐食微尸组設於 有二厭無尸曰厭始尸未入祝酌真神於室中西南 **夫庶子代宗子主祭者庶子雖代不備禮不厭祭祭** 副子介副也亦大也指庶子之爲大夫者攝主謂大 皆在宗子家故祭必往祝祝辭孝子卽宗子介子猹 下累曰墮謂將食雜取俎豆之實墮之席閒祭始爲 故曰厭不厭祭不敢望神之必享也不旅不旅酬也 室西北隅向明處謂之陽厭時無尸飲食神歆其氣 假嘏遍不假謂祝不以嘏辭致福於主人綏言墮也

禮記詳說 卷六土 曾子問

九

飲食者尸於主人皆然介子攝主則不緩配謂主婦 不言以某妃配若是則但簡禮於神而非殺禮於主 配獻攝主則無主婦 **鄭解不配謂祝辭稱皇祖某**

於所祭取何義乎郝京山謂無主婦似有理 按攝祭不旅不假不綏祭可也而不厭不配則是簡 五不只是散說而注疏必欲明其序亦不必 本文

人甚無調

|子在他國使某辭|||布與於賓賓與而不舉不歸肉其餅于賓日宗兄宗弟宗 除注主人酬客之時賓在西廂東面主人布此奠爵於

使某告也故云使某解

云衙賓之辭按特牲云乃

弟此即不旅之事若宗子主祭則凡助祭之賓各歸了 以俎內个攝主故不歸俎內於賓也非但祭不備禮其 賓組之北賓坐取、此爵,而與於組之南不舉之以酬兄 得親祭故使某執其常事使某告也故云使某辭宗兄 將祭之初告賓之辭亦異曰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不 父之列或是子孫之列則但謂之宗子矣 宗弟者於此攝主爲兄或爲弟也若尊卑不等或是祖

與祭者留之共燕 於薦南也此酬之始也奠之不舉止族 鄭注布奠謂主人酬賓莫觯於薦北賓奠謂取 辭猶告也宿賓之辭與宗子爲 肉俎也謂 解貨

禮記詳說 彩卷大士二

晉子問

列則日宗兄若子弟昭穆異者曰宗子而已其辭若

賓也 謂止旅酬之事而不爲也 訖乃行族酬故云此酬之始也云奠之不舉止旅者 孔疏按特性禮云賓與之後主人獻眾兄弟內兄弟 云宗兄某在他國使某執其常事使某告 不敢饋出肉於賓故注云謂與祭者留之其燕 但祭不備禮其將祭之初辭告於賓與常禮亦別云 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不得親祭故使某執其常事 賓客正祭諸助祭之賓客各使歸俎今攝主 歸饋也謂不歸組內於

其昭穆異者宗子雖祖父及子孫之行但謂之宗子 窗尸 **数云而已** 云宿賓故云宿賓之辭、若同列者云宗兄若宗弟 注云宿讀爲肅肅進也進者使知祭日當來下

輩稱宗兄宗弟或祖父子孫輩稱宗子 弟或宗子在他國不得親祭使某告也攝主爲兄弟 郝解布與於賓賓奠而不舉謂不旋酬也方主人酬 客之俎送之也解于賓謂將祭肅賓解稱宗兄或宗 爵奠於俎南不舉以酬長兄弟也不歸肉謂不徹賓 賓賓在西階前東面主人設奠爵於賓俎北賓坐取

禮記詳說 卷六十 曾子問

土

接此承上文攝祭而言所以待賓之禮亦以攝從簡

解賓在前此補言之故在後

子曰祭哉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娑墓而爲壇以時祭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 技義故誣於祭也 宗子死告於墓而後祭於家宗子死稱名不言孝身沒

堂墓爲 垣以祭也若宗子死則庶子告於墓而後祭於 雖存庶子卑賤無爵不得於廟行祭禮但當祭之時即 陳注宗子無罪而去國則廟主隨行矣若有罪去國廟

> 其家亦不敢稱孝子某但稱子某而已叉非有爵者稱 適子祭禰之時可稱孝也子游之門人有庶子祭者皆 用此禮是順古義也今世俗庶子之祭者不能先求古 介子某之比也身沒而已者庶子身死其子則庶子之 人制體之義而率意行之祗見其誣罔而已 之稱不敢與之同其辭但言子某薦其常事 一一時者 限達 辟正主 言 祭於家容無廟也 鄭注有子孫存不可以乏先祖之祀 也誣猶妄也 可以稱孝 以用也用此禮祭也 若順也 不祭於廟無 孝宗子 至子

記詳說 卷六十二

曾子 問

孔疏此一節論庶子代宗子祭之事 論曾子以孔 土

國攝祭未知庶子無尚在國居者可祭以否故問之 子上文云宗子有罪居在他國庶子爲大夫得在本 廟而祭惟可望近所祭者之墓而爲壇以四時致祭 宗子雖有廟在宗子之家庶子無爵不得就宗子之 而量度之辭故注云有子孫存不可以乏先祖之祀 正主正主謂宗子也據鄭此言宗子去在他國謂有 也 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爲壇以時祭者 孔子旣許其祭以無正交得祭故云祭哉哉者疑 所以不祭於宗子廟者以庶子無爵卑賤這辟

他國謂有罪者若其無罪則以廟從本國不得有廟 孔子上爲骨子說宗子身在外此又說宗子身沒謂 放喪服小記注云宗子去國乃以廟從謂無罪也 無腎而居庶子云無爵明宗子是有爵此宗子去在 主也鄭必知是有酚者以經云宗子去在他國庶子 爵者 若其無爵在家本自無廟何須云不在廟辟正 上以來雖據宗子有對而言其廟在家个宗子旣死 告於所祭之墓而後祭於庶子無酌者之家也 庶子無所可辟當云告於墓而後祭於宗子之家今 直云祭於家是祭於庶子之家是容宗子之家無廟 從

禮記詳說 卷六十二 智子問

名不言介若宗子在得言介子某个宗子既死身又 罪居他國以廟從本家不復有廟故也 孝也 無爵復稱名不得稱介故但言子某薦其常事身沒 庶子其祭之時告神但稱其名不得稱孝辟宗子也 所以無廟者一是庶子無爵不合立廟]]是宗子無 於家者是祭於宗子之家容庶子之家無廟也庶子 故也宗子所以無廟者宗子無爵不合立廟或云祭 而已者共不稱孝者惟己身終沒而已至其子則稱 上文孝子某使介子某孝子是宗子之稱今直言 以庶子合稱孝者庶子身死其子則是庶子 宗子旣死

> 張子曰嘉禮不野合野合則稀稗也故生不野合死 誣猶妄也 義也者若順也謂順於古義故云若義也 子引子游之徒黨有庶子祭者而用此禮而祭 適子祭庶子之時可以稱孝 未能制禮則隨俗未免墓祭 爲墓祭之尸是以有時爲之非禮輕也後世在上者 路青藉草而飲食故墓亦有祭如禮望墓爲壇墓人 不墓祭蓋燕享祭祀乃宮室中事後世習俗廢禮有 理為此祭故云証於祭謂妄爲祭之法不依典禮 謂今日世俗庶子祭者不尋本義之道 以其禮無正文故孔 首本也 若

禮記群說

卷木土 曾子問

墓自稱名無爵不得言介子非宗不得言孝子然止 得主廟但告於所祭者之墓而歸祭於其家庶子告 **墓爲壇以時奉祭耳若宗子死於他國庶子無爵不 爵之庶子攝祭則并不得祭於宗子之廟但望祖** 爵則非適非貴故雖可以祭其禮又爲之殺爲 嚴陵方氏曰庶役於適賤殺於貴禮之常也庶子無 雖殺而行於宗子家廟蓋宗子爲士有二廟也如無 郝解此以上皆宗子爲土庶子爲大夫者代之之禮

於身沒至庶子之子則又有爲之嫡者祭禰時亦可

稱孝矣子游之門人有庶子攝主祭者用此禮以順

古

履記詳於 不可廢代之而又殺其禮奚貴爲代君有事不祭亦 至於祖考之祭用庶子代而貶其殷薦之禮遂宗子 廟建於宗子家宗子無齊庶子有爵庶子廟亦建於 使臣攝庶代宗簡略如此臣代君宜如何宗子有爵 之聲則是子孫重於祖考矣無宗使庶代亦爲殷事 皆無 爵則祭於宗家何所若有爵者忽存忽亡則廟 宗子家若族多宗庶皆貴則宗子家廟不勝重累若 已古者封建世官重適以明統抑庶尊宗靡事不然 古義今世俗庶子祭不先求古人制禮之義是妄而 乍興在毀豈勝其煩古者世官故宗子勢重其法 光スコー 晉子問 圭

後世世官不行欲以宗法通詣天下後世難矣法非 不善行之未必盡得也

按庶子無爵者望墓爲壇以祭分明有祭墓之禮然 死則望臺爲壇而祭不敢擅入其家啓廟而祭若宗 家舊說謂祭於庶子之家予謂當是宗子家宗子未 則古不墓祭之說或為有爵有廟者言之數 子旣死則廟無主可以啟廟而祭奏故祭於其家必 告墓者不敢擅行也若祭於庶子之家則宗子未死 祭於

無爵不敢

入廟子日

宋了祭時庶子亦得與其事也

等列也祭殤者不立尸而厭祭以其年幼少未能有成

何不以告墓而祭於其家作如此分別乎或曰庶子

能先來爲說先字訓首更明 此言行之亦庶幾合於義也首字舊訓本陳注以不 是爲門人言作不敢執定之辭言子旂門人以孔子 語爲是孔子之言至身沒而已 言子游門人行禮孔子豈及見之當作記者補此數 是足上之解無深意 **祭時稱子某而不敢稱孝子辟宗子也身沒而已只** 其分不如宗子之豐爾且謂自祭於家則必設主叉 有一主之嫌未見其可再云宗子死是更端之辭其 宗子死而 神主無依不可以入廟致祭乎但祭禮循 子游之徒曹說亦作孔子之 先儒謂植弓乃子游 **程字訓順覺强只**

門人所記據此或近是與

禮記詳說 《卷六十二

曾子問

也祭殤必厭蓋弗成也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務則取於同姓可皆子問曰祭必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孔子曰祭成喪者

尸也尸必以孫以昭穆之位同也取於同姓亦謂孫之 陽厭在尸旣起之後是厭祭無尸也孔子言成人威儀 具備必有尸以象神之威儀所以祭成人之喪者必有 陳注曾子之意疑立尸而祭無益死者故問祭時必合 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蓋祭初陰厭尸猶未入祭終而

人之威儀不足可象故不立尸也若祭成人而無尸是

以殤待之矣

成人子不殤父義由此也 鄭注言無益無用爲 與不成人人同 厭時無尸 厭飫而已不成其爲人 人以有子孫爲

孔疏此一節論祭有尸有陽厭陰厭之事 尸乎曾子之意以祭神神本虛無無形無象何須以 此戶一解云無用爲者無用此之爲爲是助語 生人象之故云祭必有尸乎祭是祭神不祭在入 **今祭生人無益死者故云無益云無即為者無用爲** 祭必有

禮記詳說 卷六十二 曾子問

支

時其禮亦爾注云厭時無尸 旣起之後並皆無尸直設饌食以厭飫鬼神如此之 如厭祭之時亦應可乎謂祭初尸未入之前祭末尸 孔子答祭以成人之

象神之威儀也尸必以孫若其孫幼則使人抱之若 喪者必須有尸以成人之喪威儀具備必須有尸以 無孫則取同姓昭穆孫行適者可也以其成人威儀

旣備有爲人父之道不可無尸 年若幼在殤人道

宗子之殤

郝解曾子疑神本虚無古者爲尸以象之此豈必不

可無者若厭祭無尸不亦可乎凡祭始而陰厭尸未

至也終而陽厭尸巳出也故厭無尸孔子告以祭用

尸以象死者之威儀故成人死者祭必用尸尸必以

官所謂藏其隋者此歟非陽厭也庶殤從祖祔食乃

有陰厭陽厭即特祭不厭祭參是以云殤不耐祭蓋

佐食闔牖戸降則徹俎敦設於西北隅所以依神周

食徹尸薦俎敦設於西北隅凡在南扉用蓮納

一算

弗成也者蓋以不成人故不立尸也令祭成人喪但 未備威儀簡略不足可象不須立尸故祭殤必厭蓄 **厭飫而已是將成人與殤同也**

> 獻猶禮之有饗也饋獻猶禮之有食也無私猶禮之 山陰陸氏曰厭猶禮之有飫必灌猶禮之有課也朝 燕坐飫以顯物燕以合好而已故祭跃私在親燕私 燕同姓成於夜燕私也飫亦私也其所從異者飫立 象食時所進然則饗朝食也藤夕事故詩饗言朝而 有燕也自一日而言之朝事象朝時事親所進饋食 在諸父兄弟。據此成人之祭無陰厭陽厭鄭氏謂 云敢用深毛剛能嘉廌普淖用薦歲事於皇祖伯某 萬俎敦設西北隅是陽厭也非是案少牢祝酌奠下 太

禮記詳說

以某妃配某氏則祝酌奠所以告之耳非陰厭心佐

《卷六土』 曾子問

經 97-566

孫孫 待之矣 成人死未成喪故祭不用尸祭成喪者無尸是以鴉 祭未成人殤者無尸不飲食而但歆其氣曰厭生末 幼使人抱之無孫取於同姓此祭成人之禮也

場ではたされる場では、場では、場では、は、が、は、が、 不抱子當以此爲證 言之末深言立尸之義 按孔子以祭傷無尸明祭成喪不可無尸只是大概 厭不專為傷設此但就傷言 孫幼使人抱之曲醴抱孫

卷六二 尢

後爲吉祭祭殤本用特豚令亦從成人之禮用特牲者 與之爲兄弟者代之而主其祭之之禮其卒哭成事以 之年無爲人父之道庶子不得代爲之後其族人中有 始末一祭之閒有此兩厭也孔子言雖是宗子死在殤 之也會子不悟其指乃問云祭殤之禮略而不備可以 蓋適殤則陰厭於祭之始庶殤則陽厭於祭之終非兼 陳注孔子言祭殤之禮有厭於幽陰者有厭於陽明者

> 東面告利成遂導尸以出令亦以無尸廢此禮是謂陰 也今祭殤禮幣故無玄酒也不告利成者利猶養也謂 水也太古無酒之時以水行禮後王祭則設之重古道 厭云者以其在祖廟之與陰暗之處厭之也 共養之禮已成也常祭主人事尸禮畢出立尸外則祝

耐當謂備聲之誤也言殤乃不成人祭之不備禮而 陽厭殤則不備 迎尸之前謂之陰厭尸謖之後改餓於西北隅謂之 云陰厭陽厭乎此失孔子指也祭成人始設奠於與 鄭注言祭殤之禮有於陰厭之者有於陽厭之者 族人以其倫代之明不序昭穆立 曾子問

《卷六十二

之廟其祭之就其祖而已代之者主其禮 丰 算宗

此其無尸及所降也其他如成人舉肺浴肵俎利成 從成人也凡殤則特豚自卒哭成事之後爲吉祭 禮之施於尸者 是宗子而殤祭之於與之禮小宗

爲殤其祭禮亦如之

異故記者又言孔子曰其然殤有於陰厭者謂適殤 厭有陽厭不解孔子之旨謂言祭殤始末二祭之中 也有於陽厭者謂庶殤也 孔疏孔子答問已了更起別端辯祭殤之禮其處有 一兩厭故問云祭成人之時有此二厭殤不耐祭 曾子既聞孔子云有陰

敬也主人敬尸而設此组个無斯俎以無尸故也之酒 **食之今無尸故不舉肺脊也凡尸食之餘歸之脈组肵** 以其爲宗子故也祭有尸則佐食舉肺脊以授尸祭而

後也 文當設餌於西南與尸未入之前也云尸謖之後改 祔當爲備者按喪服小記云殤與無後者從祖附食 **耐備也謂祭殤簡略何謂備有陰厭有陽厭** 子昭穆同者則代之凡宗子爲殤而死庶子旣不得 子理不可關明族人以其倫代之倫謂輩也謂與宗 **妖产 世間間之陽厭者當祭末謖起也謂尸起之** 相近故云磬之誤也 今云殤不祔祭與小記交乖故知附當爲備備耐整 人庶子不得代爲之後 孔子更爲辯云若宗子爲殤而死以其未成 言殤至陰厭約特牲少年鳽 以經云庶子旣不爲後宗 也

其長殤大功衰九月中殤大功衰七月下殤小功衰 爲後不以父服服之鄭注喪服云若與宗子期親者 《卷六十二 曾子問 壬

邦人則鄭注是也此是族人以其倫代之者各以本 及殤皆與絕屬者同故喪服記云宗子孤爲殤而死 小功衰五月其殤與絕屬者同有總麻之親者成人 五月有大功之親者成人服之齊衰三月卒哭受以 **服者長中殤則大功下殤則小功又云親則月算如** 者大功衰小功衰皆三月據與宗子小功以下及無 大功衰九月其長殤中殤大功衰五月下殤小功衰 三月有小功之親者成人服之齊衰三月卒哭受以

> 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熊氏云殤與無後 故用特豚云自卒哭成事之後爲吉祭者檀弓云卒 成人之禮也云凡殤則特豚者以凡殤降宗子之殤 是大宗族人但是宗子兄弟行無限親疏皆得代之 祭祀今宗子殤死明代爲宗子者主其禮也此宗子 者主其禮者以宗子存時族人凡殤死者宗子主其 父之 道故不序 昭穆不得與代之者爲父也云代之 服服之 者雅耐與除服二祭則止此言吉祭者雅據耐與除 士祭成人特牲今宗子祭亦特牲故云尊宗子從 明不序昭穆立之廟以宗子殤死無爲人 曾子問 重

禮記詳說

《卷六十

之義今祭殤旣峪故無立酒也不告利成者謂旣畢 今既無所可告故不告利成利猶養也不告供養之 俎以其無尸故無肵俎 肺以其無尸故不舉肺脊 之祭不知何時休止未有聞馬經云吉祭特姓則喪 禮成也 祭之時以未成人降用特豚也 服也庾云吉祭通四時常祭若如庾言殤與無後者 以經云不舉肺無斯組不告利成此三事 若祭成人則有玄酒重古 **斯是尸之所食歸餘之** 謂祭此殤時不舉

之設本不爲尸所有祭殤略無玄酒是降也故云及

本主於尸今以無尸故不爲故云此其無尸也玄酒

所降也 庶子不爲後謂大宗子在殤而死不得爲後若非殤 不顯大小故知凡宗子殤祭之禮皆然是以小宗爲 小宗爲殤祭禮如大宗者以前經云宗子爲殤而死 死祭於脯廟之與陰閣之處是謂陰厭也 成舉肺脊肵组利成之禮並施於尸也、此宗子殤 云小宗無子則絕大宗無子則不絕重適之本上文 殤祭禮亦如之必知此經指大宗者以何休公羊注 少年尸將食舉肺浴又云上佐食設所俎初載心舌 所者敬也主人敬尸之组又云無算爵祝東面告利 云舉肺脊脈组利成禮之施於尸者按特性 鄭既云

程子曰禮云宗子爲殤宗子有君之道豈有殤之禮 仲嬰齊者爲歸父之後譏其亂昭穆故云仲是也 傳譏仲叟齊是公孫歸父之弟當云公孫嬰齊而 子孫爲後若立兄弟爲後則不可故成十五年公羊 則得爲後故知是大宗也凡宗子成人而死則得立 重

禮記詳說

祭終不告利成下成人也言不舉不言不舉肺容二 卒哭成事之後爲吉祭非是祭殤舉於祭始不舉於 山陰陸氏日此答曾子殤不耐祭蓋如此故曰其吉 祭特牲正言吉祭嫌吉時祭從祖祔食也鄭氏謂自

舌近尸受所食品物之餘曰脈俎厭殤無尸故無肵

坐水日立酒祭用重本也祭殤禮輕故無玄酒主人

利成於主人利養也言利養禮成無尸

H. 加 告 殤無尸故不舉肵之言敬也主人敬尸別以俎薦心

猶繹與 **组無玄酒不告利成爾然則陰厭猶正祭也陽厭其** 後有陰厭陽厭也雖曰從祖附食其異者不舉無所 敬不足也無立酒禮不備也是謂陰厭言若此傷然 **代祭殤皆如此夏后氏祭心** 殷祭肝周祭肺 無所組

之厭飫而已無尸以食其祭物 之白白光明也以其光明故曰陽厭者但使鬼神 受騙明屋之隱與處也以其幽暗故曰陰陽者室之 臨川吳氏日陰者室之西南隅謂之與正當牖下不 西北隅正與牖對受牖之明屋之漏光處也又爲室 业

禮記詳說 用特性敬其為宗子也祭有尸則佐食與食侑之厭 弗為之後但爲之主其祭既卒哭吉祭用特姓殤祭 殤於陽曾子疑謂一 郝解孔子及言厭殤有陰有陽謂厭適殤於陰厭既 示之陰厭者厭宗子之爲殤者宗子未成人死庶子 祖惟祖廟正祭有始終二厭何有於殤故夫子分別 卷六十二 一殤二厭故問殤子不得耐祭於 曾子問

故不告利成此禮皆行於宗子家廟室西南牖下幽 **果處不見陽光亦如正祭之厭神於奧故亦謂之陰**

厭此厭適殤之禮

按此承上祭殤而言將立尸意撤開 即指祭殤說故曾子疑其兼用而孔子明其非兼用 有陰厭二句

陽厭人發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於東房是謂

也此二者若是宗子大功内親則於宗子家祖廟祭之 陳注凡殤非宗子之殤也無後者謂庶子之無子孫者 曾子問

禮記詳說 必當室中西北隅得戸之明白處其尊則設於東房是 《卷六土一

謂陽厭也

道也無廟者爲墠祭之親者共其牲物宗子皆主其 之內親共祖禰者言祭於宗子之家者爲有異居之 無後者如有昆弟及諸父此則今死者皆宗子大功 鄭注凡殤謂庶子之適也或昆弟之子或從父昆弟

家小宗祭之亦然宗子之適亦爲凡殤過此以往則 不祭也祭適者天子下祭五諸侯下祭三大夫下祭 謂西北隅得戸明者也明者曰陽凡瀜廟在小宗之 禮當室之白尊於東房異於宗子之爲殤當室之白

曾祖它廟凡殤得祭者以其身是適故也無後者成

人無後則祭若在殤而死則不祭以其身是庶故也

祭之當於宗子祖廟二是諸父無後祭之當於宗子

二王以下祭子而 止

厭也 弟者亦謂宗子之從父兄弟宗子之父身是適諸父 第之子者謂宗子親昆弟所生之子是適其昆弟是 與下文為總卽是昆弟之子從父昆弟是也云或昆 白顯露之處爲之設尊於東房以其明是陽故爲陽 之身無三孫爲後此二者皆宗子大功內親祭於完 庶子昆弟所生者是適故云庶子之適云或從父昆 子之家祖廟之內不敢在成人之處故於當室之明 孔疏凡殤謂非宗子之殤故云凡殤無後者謂庶子 謂庶子之適子爲殤而死此庶子之適一句

記样說 《卷六生 曾子問

宗子同此曾祖祭之當於宗子曾祖之廟凡殤有二 當於宗子祖廟及諸父謂宗子諸父身並是庶子與 弟謂宗子之親庶兄弟與宗子同祖今旣無後祭之 之當於宗子祖廟其無後者亦有二一是昆弟無後 昆弟云無後者如有昆弟及諸父者如而也而有昆 是庶諸父所生之適子亦是庶子之適故云或 昆弟之子祭之當於宗子父廟二是從父昆弟祭

禮記詳說 其餘兄弟應祭之以兄弟並是祖庶不合並廟故云 是庶不得祭所生過子適子即是宗子從父兄弟故 弟是庶不得自祭適子故云父之庶宗子之諸父自 祖之庶宗子諸父無後其餘諸父親者亦應合祭之 此經據死者之身小記注據生者設祭之人宗手昆 不異也 以諸父並是庶子不合立祖廟故云祖之庶義與此 云父之庶不祭無後祖之庶者宗子昆弟無後而死 **按小記云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從祖** 耐食注云不祭殤者父之庶不祭無後者祖之庶但

異居之道云無廟者爲墠祭之者土立二廟若然諸 也禮大功以上同居命士以上則父子異宮故云有 共祖稱者以上文云吉祭特牲雅據土禮適士一廟 功之內親也云言祭於宗子之家者爲有異居之道 有祖有禰下士祖禰芸廟故鄭限以祖禰同者惟大 **父當宗子曾祖之廟宗子是士但有二廟無曾祖廟** 祖者昆弟及昆弟之子共禰者鄭必限以大功內親 子大功親昆弟諸父是宗子期親諸父及從兄弟其 故云無廟者爲墠祭之推此而言太夫立三廟無太 祖者其祭诸父得與曾祖廟也其立太祖廟者其祭

> 故云親者其其牲物就宗子之家祭其祖禰故云宗 諸災當於質祖廟曾祖無廟亦爲墠祭之云親者其 **並酒不告利成其餘皆與祭成人同則其尊亦設於** 於室與今祭凡殤乃於西北隅又特牲云尊於戸東 子皆主其禮云當室之白尊於東房以宗子之殤祭 祭事牲牢之屬親者主爲之又牲牢視親者之品命 其牲物宗子皆主其禮大功雖有同財之義其經營 室戸東今祭凡殤乃尊於東房故云當室之白尊於 注云室戸東按上交宗子之殤但不舉肺無脈俎無 東房異於宗子之殤也云宗子之適亦爲凡殤眷以

禮記詳說

曾子問

奧彼注又云王子公子祭其適殤於其黨之廟大夫 云祭適者天子下祭五以下並祭法文彼注云祭適 宗子適子等雅此等殤死祭之過此以往皆不祭也 者此謂宗子身殤及宗子昆弟之子及從父昆弟拄 其更無別文故知與凡殤同云過此以往則不祭也 也此明宗子適子父雖是適其子殤死亦爲凡殤以 上經云宗子爲殤而死據宗子身殤不論宗子適子 以下庶子祭其適殤於宗子之家皆當室之白謂之 傷於廟之與謂之陰厭是天子諸侯祭適殤於其願 卷六丰 麦

陽厭是王子以下及大夫等祭其適殤皆爲凡殤也

彼住又云凡庶殤不祭以其身是庶若其成人無後 馬氏日厭不成禮之祭也厭於陰者宗子之殤而無 之祭終兄弟之身長夢之祭終兄弟之子之身成人 程子曰無服之殤不祭下傷之祭終父母之身中殤 後者厭於陽者凡殤與無後者其異何也宗子尊矣 則祭之則上交無後昆弟及諸父是也 而無後者終兄弟之孫之身此皆以義起也 堂事略矣宗子非不欲尊之也其所以不得爲成人 凡易卑矣其祭也則就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則所謂 則以特性即於陰者幽陰之義反諸幽求神之道也

禮記詳說 者從祖附祭而已於宗則明親疏於廟則明尊卑雅 卷六二 曾子問 芜

西南漏下不受牖明日與鬼神尚幽故祭主與厭以 設於東房不移尊入室古室戸在東南隅风祭皆於 **郝解陽厭者凡殤也凡殤謂庶殤無後謂庶子無嗣 跨者爲其能執干戈以衞社稷然後勿殤也可矣** 其辟所尊故雖宗子不得爲成人魯人欲勿殤童汪 者祭於宗子家廟室中向明之處不敢當與其酒尊

陰爲等陽厭不於與於見明處爲室之白禮殺也東

爲陽酌酒於東房行禮於明室故曰陽厭此又厭庶

傷之禮非始終一厭之謂也

陰陽之瓜一而有適

實不得合於祖主祔廟喪服小記所謂耐食也祭不 得合於祖官子所謂不耐祭也不耐祭即所謂不備 記自不相戾鄭改耐作備非也蓋屬主固耐於廟祭 喪服小記云殤於無後者從祖耐食令云殤不耐祭 義云爾室白無定處雕奧皆白鄭必謂西北隅拘也 庶之分何也厭適屬於陰反諸幽求神之道也鬼趣 用尸天地神祇之祭何以皆用尸義未確心 是雨尸也厭傷不厭成人於義亦未允如以爲成 **醴也大抵祭必用尸古人過用之禮孫幼使太抱之 尙幽畫其所以事之當室之白則從人之宜率略之**

體記詳說

卷六土一質子問

取也 室之西壁以南爲上與尊而屋漏卑凡易及無後者 纂訂室西南隅爲與與爲極尊之處故常祭皆於風 說不可也 陽厭正祭有之謂之推此禮以祭殤可也謂專爲殤 按上節明陰厭此節明陽厭皆以祭殤說予謂陰厭 辨傳卑隆殺之禮非有取於陽明陰闇之義也 之設於禮如何當亦非孔子之所取者而難於言去 禮殺故不敢在尊處由與而北當屋漏卑處也此是 治爲用其中大有不愜人意處以死者作生人酬酢 竊疑設尸是古時俗禮制禮者不忍廢之相 曾子疑祭可不用尸而孔子不深言口

禮記許說 **于問日葬引至于堩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乎孔** 其形相的氣相通若天地山川之口其形不似氣不 世去尸至筋至當不可謂个人不如古地 通也明矣而無言者皆使之言豈非涉於熵誣乎後 且眾尸雜沓扮演近战自葬後先聲依主 **尸與尸酮酢置主為無用是調整重倒置且設別取** 卷六十二 曾子問 1)後行日禮也反葬而。 位日有食之老聃日上 呈 而主旁設

曾子以葬引至途值日有食之則有變常禮而停住 愿作豫止也 乎且不變常禮而遂行乎不審其事而問孔子也 孔疏此一節論葬在道逢日食之事 有患害不爲也 孔子答以己從老冊助葬於若黨遭日食之事老冊 左也者就道右者以道東為右也按儀禮云吉事於 反迴而後引枢行老耼稱日禮也 **令止枢就道右止哭以聽日食變動旣待日食光明** 金大士 **指病也以人之父母行禮而恐懼其** 曾子問 就道石者行相 **曾子至不乎** 臺

冥毎將舍奠行主

侵長夜則近姦寇

為無日面

禮記詳說

可行相左者云此據北出停枢在道東北衛對南衢 日食休已之遲速旣不知其運速設若遲晚遂至於 可以迴反今日有食之令止枢就道右不行不知其 行人為交相左 相左凶事交相右此旣枢行而交相左者以其遭! 食之變止哭停極而不行凶禮故從吉禮行相左或 **丘反問老明云夫枢務於速葬不**

見星也且君子行禮不以其人之親指患吾問諸老朋云而行者惟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與大夫使見日而行逮日而含夫枢不進出才享不長人

日光復常也含質晚止含而設與於行主也安知其不

向而出道右則道之東也聽變聽日食之變動也明反

陳注地道也有變變常禮乎且不乎不變常禮乎極此

不以人之親痁患謂不可使人之親病於危亡之患也

鄭注地道也發謂異體

巷黨黨名也就道石者行

己止也數讀為速

相左也變日食也反復也

見星謂日食旣而星見則昏暗中恐有姦懸也指病也

夜莫則豈如行哉言豈如早行爲勝哉言當疾行以

至於墓赴其吉辰也

唯罪人及奔父母之喪見星

非但輕薄人親且君子行禮之時當尊人後已不可

而行今若合柩見星而行便是輕薄人親與罪人同

經 97-573

辰 即 應 有 患 害 而 遂 停 枢 待 明 反 而 行 禮 也 其有患害不爲也意者言若日食而務速葬以赴吉 以人之親痁患痁病也病於危也言不可使人之親 病於危亡之患也故注云以人之父母行禮而恐懼

蓋有是理 張子曰豫備深思之道也苟無虞也蓋幸而免也不 知道當如是若老子送葬日食而止於堩似過也然

者乎堩蓋恆行之塗也言恆行之塗防愼如此則非 嚴陵方氏日夫極不蚤出不莫宿者虛暗昧之中而 有不測之患故也苟日食而行極豈異夫蚤出莫宿

禮記詳說

卷六十二 **曾子問**

葁

馬氏日老冊以止枢聽變為愈於行也仲尼以爲禮 也患出於不測則其行不若止也然則其止非必安 行則危其行也非必犯患也以人之情為疑於疾患 何也夫以人之葬中道而日食皆在道也蓋止則安 也就不得已則見星而行豈若止哉此仲尼所以疑 恒之塗可知也 於非禮而終亦以爲禮也

變也明反光復也送死漸違之道故曰極不可反查

道日食即甚不過謂稍昏晦斷無遂同深夜姦寇竊

避日食則其日不當葬如不避而葬又何必止極於

郝解引牽極行也堩道也有髮且石者言變常體乎

且不變乎道右路旁右也凶事尚石聽變俟日食之

也如可反則反旣不可反不如速行聽經而遲恐不 |而行則是||夜昏暗急遽危險不敬不愼也行禮謂助 達故曰豈如行哉逮及日未入舍奠止館舍設奠於 禮附會之也 以妨葬而葬皆有道路之憂也古者卜日而葬日食 葬痁病也助葬使人暗行是以人之觀病於危險也 行主也不蚤出謂晏乃出不暮個謂未夕先個見星 有常度並待引就道而後議禮老冊之說後儒因問 此章之義言天變當敬大事宜謹非謂日食皆足

爬記詳說 卷六土一 曾子問

按此節乃妄誕之競先儒無顯聞之者予謂此當與

亦怒診不足信也日食之變其日時皆可豫知如葬 主癰疽瘠環一類看蓋好事者爲之而記禮者無識 孔子令其、止極道右若孔子爲主喪者此按之事亦 亦豈能身出爲人助葬即助葬不過旁觀何至名呼 無至成密友可為助葬者老期爲周柱下史年甚高 子矣豈不崇異端而發至聖之甚乎孔子去周甚建 答而老期遂名呼孔子若信此則孔子竟是老耼弟 誤引之人經也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冊不過偶爾問

乯

禮記詳說 卷六十二 曾子問

也公所為謂公所伯一說公所為謂君所作離宮別館也公所為謂公所命停客之處即是卿大夫之館但有一也公所為謂公所命停客之處即是卿大夫之館也與及陳注復死而招魂復魄也公館公家所造之館也與及

孔疏此一節論人臣死招魂復魄之事 孔子叉為官舍也必所爲君所命使舍己者

與及也謂公之所使爲命停舍之處亦謂之公館君停舍謂之私館公館謂公家所造之館與公所爲者會子釋私館公館之義私館者謂非君命所使私相

處亦公館

按公館謂設就館舍公所為謂非公館而君命館某

卿大夫士之家私主於其家即是私館

君命之館即公館大抵爲君使無私館

公館空閒

也離宮是也聘禮曰卿館於大夫大夫館於土公命宮別館也此一說異何張逸答曰公館若今停待者公所為君所命使舍己者注雜記云公所為若今雜之公館也注公館若今縣官舍也鮑遺問曰注此云所命停客之處卽是卿大夫之館也但有公命故謂

人使第客亦公所爲也

嚴陵方氏曰公館之禮宜隆故復私館之禮宜殺故

閒客舎使臣死於公館則復死於私館則不復因所郝解復人 初死升屋招魂也公館公家之館私館民

寓公私以爲隆殺也曾十謂凡使臣所館雖民命禮記詳說 卷六二 貫子問 美

國公私以爲隆殺也曾于謂凡使臣所館雖民舍亦 與民家舍於卿大夫之家無君命皆私館也公所造 與民家舍於卿大夫之家無君命皆私館也公所造 之館與雖非公館而君命爲使臣館即公館矣聘禮 之公私也 招魂禮近俗此節問答亦無深味夫子 一定公私也 招魂禮近俗此節問答亦無深味夫子 一定公私也 招魂禮近俗此節問答亦無深味夫子

無忌諱故可復私館有主人當忌諱故不可復備一

這則其葬也如之何。 曾子問曰下殤土周葬於園逐與機而往塗邇故也今臺

既不用與機則當用人舉紹以往乎爲當用車載相而 周之所棺斂而葬之塗近故也曾子言今世禮變皆棺 則葬於墓此葬於圓圃之中奧猶抗也機者與尸之具 陳注入處至十一爲下殤土周堲周也說見植弓成 斂下殤於家而葬之於墓則塗蓬矣其葬也如之何問 木爲之狀如牀而無腳以繩橫直維繫之抗舉而往即

離記詳說 卷六七二 **省子問**

毛

往乎然此謂大夫之下殤及士庶人之中下殤耳若大 夫之適長弱中殤有還車者亦不與機而葬也 就園而斂葬馬塗近故耳輿機或爲餘機 絕其中央又以絕從兩旁鉤之禪以機舉尸輿之以 國中以其去成人遠不就墓也機興尸之牀也以繩 下殤於宮中而葬於臺與成人同墓塗乃遠其舞當 瓢注土 周堲周也周人以夏后氏之塱周葬下殤於 个人敛

孔疏此一節論葬下殤之事 與其棺乎載之也問體之變也 也園園 也與循抗也機者以木爲之狀如牀無腳及 下殤謂八歲至十一

此也圓圓近宅葬於圓不遠送也機几屬木爲之不

飲不棺以機輿尸往不用車園近故也今世葬殤皆

於墓地塗毫不可與機故當以衣棺飲於家以車遣

送之可也

凰粲垣封之檀弓曰周人以夏后氏之堲周蕤下殤

郝斛自八歲至十一歲死者為下楊葬無棺以土周

往之墓從成人也留子見時世禮變問其葬儀如何

車年又長大不可與下傷同蓋棺斂於宮中載棺

避機故能氏云若無遣車中從下殤其長殤旣無濟

時當望周之上先縮除直絕則兩邊交鉤之繩悉各 雅解而尸從機中央落入 型周中 故云 典機 而往也 兩邊悉然而後以尸置於繩上抗學以往圍中臨鮫 之卽周葬中殤據士及庶人也若諸侯長中下殤適 若成人墓這則以棺衣棺於宮中案檀弓云夏后氏 諸侯庶下殤則輿機其大夫適長殤中殤亦車一 者有遣車諸侯庶殤亦車一乘皆不用堲周輿機也 下殤無車則興機然則王之適庶長中下殤皆有遣 絕緊一邊材橫鉤中央直繩報運鉤村往還取市 繩直於中央繁著兩頭之橋又別取

醴記詳說 車並不興機士及庶人適庶皆無遺車中下殤並

卷六十二

曾子問

美

經 97-576

佚始也

之言告佚佚於是用棺衣而棺斂於宮中是此禮之變 **焰問也周公日豈不可者謂何爲不可也召公述周公** 始於史佚也舊注以豈爲句者非 陳住史佚周初良史也墓邃不葬於園也言於周公言

禮記詳說 於宮中如成人也飲於宮中則葬當載之 鄭注史佚成王時賢史也賢猶有所不知 曾子問 畏知禮 欲其斂

卷六士一

壳

孔疏孔子舉史佚謂失禮所由之人召公名奭周公 也 以爲許也遂用召公之言 為史佚問 言是豈於禮不可不許也 棺調斂於棺 失指

張子曰墓以栽植草木處謂之圖曾子問下殤葬於 自史佚始明昔非唯於宮中不棺亦不衣也 云豈者怪拒之辭叉云不可是不許之辭云棺衣棺

可也言固者當是墓之圍旣日族葬必不別之園 墓造故棺斂而往周公猶曰豈不可豈不可無乃不 圍相去這則如之何故孔子引史佚之殤史佚必是 圍相去遙遂與機而往者以其墓園相去塗邇若墓

> 旣這不可與機遂用棺衣此禮所由失今日之事若 在圍以其地近故與機而葬及史佚欲葬其殤於墓 用禮則當如古或勢不能用則非所敢聞以禮許人 足以供桑麻此乃圍地古者葬殤之禮極略故無棺 調園廛二十而一莊子引顏子之言囘有郭內之田 **藍田呂氏日圍蓋郭內藝植桑脲蔬果之地周官所**

蓋古人之所戒

與馬用棺衣棺謂宮中以棺草數至墓又衣以棺也 即塗造而欲拘墓近之制是膠也故召公權之周公 山陰陸氏曰豈不可言可也下殤雖不棺斂於宮中

禮記詳說 《卷六生

會子問

廬陵胡氏曰言是豈於禮不可蓋恚言也先儒云豈

者怪拒之辭恐非

卑

禮故有所不敢於是召公爲史佚問之周公周公日 則如成人而載以喪車不昇機也史佚以前未有 墓遍方疑於兒尸之不可而召公勸以棺斂於官中 **珊所言史佚之事以答盖史佚曾葬下殤之子而其** 用棺不用車似若不可故問當如之何孔子遂引老 **圓塗近者可如此若去墓之塗違則舁尸以往而不** 臨川吳氏曰周人葬下殤之禮不用棺但以衣斂尸 而置之尸牀不用車載眾手昇之以往會子問去蒐

豈不可蓋禮有從權而以義起者墓近則异機墓滬 墓遠則用棺也棺衣者謂斂以衣又斂於棺也下殤 相之也 用棺而衣之棺之者蓋自史佚始前此則衣而已不 **義也史佚依周公所言行之自是以後葬下殤者若** 則棺斂而車載以往雖前時禮所未有然亦無害於

亦足以矯泥古者之非檀弓君適長殤用車三乘則 用棺木而衣棺之自史佚始矣 教以棺斂而周公可之者君子義以爲之質也下殤 郝解史佚周良史將葬下殤於墓不敢用棺斂召公 此章事本附會然

爬記詳說 《卷六土一 曾子問

是君下殤稻得車一乘如倉子問下碾躶葬耳豈其 然乎說者以庶人之勝爲解庶人不得車且不得衣

按史佚無失禮處直作周公許之無妨 **興衣也下棺是活字謂棺斂之也** 棺衣謂棺

質子問曰卿大夫將爲尸於公受衝突而有聲 陳注受宿受君命而宿齊戒也齊衰內喪大門內齊衰

服之喪也待事待祭事舉然後歸哭也 鄉注吉凶不可以同處

> 尸之命也 按玩受字當是衙尸之衙作肅字看爲是謂應其循

孔子日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前驅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三

也出而卿大夫士週之則下車尸式以答之必有前驅 弁也以君之先世或有爲大夫士者故尸亦當升或見 陳注尸服死者之上服今爲君尸而弁冕者升士之酹

者尸出則先驅辟開行人也

下車 小倪禮之 為辟道

鄭注爲君尸或弁者先祖或有爲大夫士者

見而

事尸之法故此直言孔子曰無曾子問辭此篇之內 **孔疏此孔子因倉子上問爲尸之事遂爲官子廣說** 時有如此皇氏以爲無質子問者後寫脫彈非也

衰之喪不敢以私服廢君事則宜出門舍於公館待 祭事畢|而後歸哭也 郝解受阎猶受肅謂已受君命肅夷而忽遭門內齊 也所以出於公館者以祭是吉吉凶不可同處也 事禮也者此答僧子云且舍公館待事畢然後歸吳 禮如何故云則如之何 孔疏此一節論卿大夫與君爲尸之事 大夫或爲尸而已受宿齊戒而門內有齊衰之喪其 曾子問 孔子曰出舍於公館以待 曾子言卿

尸當馮式小俛以敬之必有前驅者謂尸出行則有 於道路其卿大夫乘車見尸則下車也尸必式者謂 屈於人君故尸服父祖自祭之上服人君禮伸故戶 服助祭之上服 大夫耳按儀禮特牲尸服玄端少牢又云尸服 當著爵弁以助君祭故子孫祭之尸得服爵弁者若 尸皆服在家自祭之服不服爵弁及冕者大夫士卑 以助君祭服言之大夫著冕此云大夫者因士連言 士奧瞪云尸服卒者之上服以君之先祖有爲土者 也 卿大夫士皆下之者謂尸或出 朝服

禮記詳說 前驅辟道之人也

卷六十二 曾子問

皇

严 門內齊衰母死而出舍公館冠冕素車前驅辟人禮 尸受病遭父母之喪必無出舍待事者父在母喪亦 也尸亦必式以答之尸出必有前雕辟行人也 冠過名冤則冠服之貴者下之謂遇尸於路必下車 **郝解尸弁冕以下叉言爲尸之禮** 弁冤猶言冠冕弁 爲

按此章齊夷不可指母喪言當以其餘齊衰爲說

句相綰

子夏問日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初有 士弁大夫以上冕象其所爲尸者之冠 下與式二

> 忍達離丧次是不可奪其喪親之孝也 而君許其致事是不奪人喪親之心也雖君有命而不 殷禮則葬後乃致其事君子指人君也臣遭父母之喪 初有司逼遣之歟夏之禮親喪旣殯卽致選其事於君 陳注無辟謂君使則行無敢辭辟也此禮當然默抑當 **吳**而發事 鄭汪疑有司初使之然 二者恕也孝也 致事還其職位於君則卒

致事記日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可與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旣殯而致事殷人旣葬

im

禮記詳認 孔疏此一節論君不奪孝子情之事 卷六七二 皇一門 子夏以入遭

卒哭也夏旣殯般旣葬後代漸違以此推之故知周 致事知周卒哭致事者以喪之大事有三殯也葬也 進之與 彼也據君許於下也亦不可奪親者謂八臣遭親之 許其我事是不奪人喪親之心此謂恕也以已情恕 卒哭也 既葬畢始致事還君周人極文悲哀至甚故卒哭而 不敢久留故旣殘致事還君殷人漸交思親 則行無诚辭辟爲是禮當然與爲當初時有司 父母三年之丧卒吳之後國有金革戰伐之事 君子謂人君也人臣有親之喪在上 皇氏云页后氏尚質孝子喪親 恍 孤深故 惣 一君子 君事 强逼 君

事不能念親今既致事是不奪思親之情是其孝也 君忠恕也孝也解亦不可奪親是孝子思親今不致 者恕也解不奪人之親以己方人何可奪人之親是 此交 核乳子引之核云此之謂乎 子居丧不可 不奪情以求利舜此謂孝也此據孝子之身也言孝 彼以老而不勝事此以喪而不勝事故皆致之於君 嚴唆方氏曰致事與大夫七十而致事之致事同義 也凡事皆然又況金革之事而可以無辟乎 者不 致事是自奪思親之心 以不致事人君不可以不許舊記先有 也故遭丧須致 二者恕也孝也 事是

艦記詳說 一卷六十二

曾子問

髪

郝解金革之事 兵甲之事也無辟猶言不辭初有 山陰睦氏日有司從事於法者出 司

者初喪昏迷愿遽不遑也殷人以飯葬則周人以卒 謂失禮给於有司後遂襲用之有司旣典職卒然不 得避耳致事謂致還君事終親喪也必俟旣殯旣葬

君許致事是不奪人之親也子遭親喪而不越喪從 事是不自奪其親也況愈革之事可以不避乎

之則爲奪人喪親之心非所以教人孝也在臣從之

直君子一字這貫下交兼君臣而言在君使

餐訂一

哭禮愈交則致事愈從容記古語臣有父母之喪而

則 爲 自奪 其喪 親之心 非所以爲孝也此一 一者皆君

子之所不爲也 | 儘通

接此節以致 事 明不可奪情金革之事自不當與

君子遲以人君說爲 重

弗知也 一音者質 **恳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 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樂孔子曰吾聞諸老期目

兵以逐改取之利者吾不知其爲何禮也蓋甚非之之 陳注魯公卒哭而從金革之事以徐戎之難東郊不 不得已而征之是有爲爲之也今人居三年之喪而

95. **髱** 六二

辭一

用兵者甚非

也

曾子問

說利爲例言無故而以三年之喪從伯禽之例

難喪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征之作費誓 鄭汪疑聽當有然 伯禽周公子封於魯有徐戎作 時多攻

取之兵言非禮 也

問孔子云金革之事無辟也者豊非 理子夏旣見周代行金革 孔疏孔子旣前答周人卒哭子致事則無從金革之 無碎之事謂其禮 禮也與疑其於 當然故

禮當然又意謂見魯君居喪有金革之事豈是禮也

與疑其非禮也故問之

孔子對云金革之事無辟

今人無故奪親從我好戰趨利以伯禽爲口實非禮而出征准徐書之曹誓是也東郊不開不得已爲之机時王室危急伯禽當武王初崩三年之喪甫卒哭此時王室危急伯禽雖有私喪不敢辭辟也,東征定殷亂遣伯禽之國鎭遏東方元年征徐戎蓋

也

代行金 革無辟之事疑其於 禮當然孔子謂魯公伯

角有為為之蓋伯魯封於魯有徐戎作難卒哭而征

之急王事也今以三年之喪卒哭而從金革之事者

纂訂周人卒哭而致事則無從金革之禮子夏見周

體記詳說

一卷大十二 曾子問

署

禮記詳說卷六十三

牟陽冉艱祖

交王世子第八

禮記詳說 世子至周公踐阵爲第二節論在上教下說庠序釋 節論文王武王爲世子之禮下之事上之法從凡學 孔疏按鄭目錄云名曰文王世子者以其記文王爲 公踐作抗世子法於伯禽之事自庶子之正於公族 **奠先聖先師養老東序幷明三王教世子又更論周** 節從文王之爲世子下終文王之爲世子也爲第 世子時之法此於別錄屬世子法此篇之內凡有五 卷六三 交工世子

視學至典於學為第四節論天子視學養三老五更 罰之事殊於異姓又更覆說殊於異姓之義自天子 所行故吏明專常世子法各隨文解之 篇末為第五節以其交王為世子聖人之法非凡人 并明公侯伯子男反歸養老於國自世子之記以終 至不翦其類為第三節明庶子正理族人燕飮及刑

嚴陵方兵日王制曰諸侯世子世國大夫不世爵故

自諸侯以上之適子然後謂之世子以其得世國故

法於佞世故冠之於首且以名篇

也此篇所言主於世子之事而文王之爲世子可爲

宗族養老之事繼之而終以世子之記則言交王之 所以事王季者皆常以爲法也 成王爲世子之事繼之成王幼周公輔導有道故以 教世子之法繼之爲世子者當貴親當尊老故以待 新安王氏日此篇首言交王爲世子之事故以 武王

物之數孝弟仁讓之迹大略可覩非獨爲世子者所 太通篇內所言皆教太子不無駮雜煩複而禮樂名 郝解文王世子因篇首語命篇世子即太子古字世

禮記詳說 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 卷六十三十 文王世子

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外問内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内豎曰安文王乃

夕二禮今文王日三聖人過人之行也 陳注內豎內庭之小臣御是直日者世子朝父母惟朝

也 之逼命者御如今小史直日矣 鄭注三皆曰朝以其禮同 莫夕也 内豎小臣之屬掌外內 孝子恆兢兢又復

書之下記世子朝父母毎日唯二又內則云命士以 日女則爲世子之時未得爲交王也記者於後追而

孔疏按緯候之說文王年九十六始稱王崩後諡之

皆稱朝並是聖人之法也 每日唯二今文王朝於王季日三者增一時又三者 三皆日朝者以其禮同故通言朝凡常世子朝父母 上 **昧爽**而 朝日入 而 夕者朝禮 具夕 灩 簡故言夕全 CHALL SHEET FOR THE SHEET AND SHEET

山陰陸氏日衣服不必言者言之示嚴也據使姆衣

服而對

郝解朝事有二一問安一 日女此不經之說蓋記者於後追稱王耳 **廬陵胡氏日緯書皆言交王九十六始稱王及崩諡** 視膳雞初鳴以下問安之

事食上以下視赔之事 交王 # Ŧ

禮記許就

卷六十三

Ξ

惟日不足之意方為得旨 雞鳴下不但申釋三朝禮文中備三朝之目而貫以 新裁雨亦如之亦如早朝時 朝服之敬問妄之誠 世

纂訂世子朝親朝夕二次|而已朝禮 三朝之禮真有惟日不足之意早朝 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英叉至亦如之此之謂三朝 以為不足以盡事親之心故朝於王季日三不但備 內則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監漱球爽而朝日入而 如此 具夕禮簡文王 知安乃喜

> 對上至寢門外含衣服意兩如之含問安否乃喜意 門外 所者與御妾之御同義方至寢門即問內豎非止 非純孝不能 豎即周官掌內外之通令者如今小史御則直日君 之朝此聖人之行注云過人原非太過也常人之行 未免不及聖人 則有加於常耳此正行而得中者內 也觀曲 一體長省可見日中莫對上雞鳴二叉至 於

導窾交王二節首二句作頭本節即三朝之實下節 亦三朝中事也蓋世子之道不過問安視膳而已復 初以上問安也食上以下視賭也

禮記詳說 《卷六七三

交王世子

事其父王季也每日不止二朝也朝於王季日三焉 新旨難初鳴句要見明發不寐意 雞一初鳴而衣服至於父寢門外問內豎小臣之御侍 者曰今日吾親安否何如內豎應曰身體安康文王 及莫叉至而問安亦 乃喜不自禁及日中又至而問安亦如早朝之禮也 如早朝之禮 文王之爲世子

接衣去聲是活字譜衣其所應用之服也問御者安 否在先還須親省為是

也

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交王交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

則避

漱之時始未雜鳴朝之時

猶未昧爽又有日

世子之記亦止言朝夕

M

此

雞

初

鳴

衣

服

至寢門

四

命應字巨木有差尼日語納後退

食之多寡也宗指勿也原再也謂所食之餘不可再進 陳在不安所謂有疾不能循其起居飲食之常時也 上進膳於湿也在察也食下食畢而徹也問所膳問所

鄭注節謂居處故事履蹈 在察也 問所食者 末衛勿也原再也勿有所 地也 飲食安也 憂解

再進為其失飪臭味惡也退反其寢 孔疏食上謂獻饌食下謂食畢徹篋而下交玉問進

食之人其、艾斯膳何食膳室答畢交王又命戒膳室 女王世子

王乃退反其寢也 味惡也者食若再進必熟爛過節故爲失飪臭謂氣 好無得使前進之物而有再進膳宰應曰諾然後交 也言氣之與味皆惡也故云臭味惡云退反其寢者 云末有原末無也原再也言在後進食之時皆須新 以來至王季寢門外今云退故知退反其寢謂交王 卷六三 原再也釋言文云爲其失飪臭

私寢也 山陰陸氏日言在不言祭在而察之爲在察或使代

郝解不安簡謂有疾不安其起居之常度也行不能

正履謂隕越失錯

孝也 之禮食上至然後退此每朝視膳之禮此文王之性 臨視之注在訓察與視復矣寒煖之節若食齊視春 者形容孝心真切處在視言上膳時必身在其所親 纂訂問宏乃喜矣其有不安節至復初此毎朝問安 退不急於就安也 **膳恐其不多也末有原恐失飪而臭味變也待諾而** 時宜温飲齊視冬時宜熱之類恐失宜生疾也問所 說約復初截上謹問疾之禮下謹平日親 節起居之節也失常則疾生不能正履是記 **燃膳之禮**

禮記詳說

交王 世子

新旨其有不安之時節內豎以告交王交王憂形諸 卷六三

常然後交王亦復初食上而進膳於親必察視寒煖 色急侍親疾行步而不能正履待王季復其所膳之

之節食下而徹則問所贈之多寡命膳宰曰所食毋 以原物進勝军應曰諾然後退此見交王問安視膳

有惟目不足之心也

按節乃節度之節只是有疾不安其常度意或作時 節非也行不能正履版字乃足之所履非鞍履也不

能正履只是行步忙剛之意在訓察與視無別然古 人當有聲用字無妨交理原再也獨俗云原舊用過

之物故以原為

養女王一 飯亦 陳注不敢有加不可踰越父之所行也 一飯亦一飯交王再飯亦再飯旬有,而行之不並有加馬交王有疾武王 疏日病重之 |不說短帶 二日乃閒 1111

時病恆在身無少閒空隙病今旣損不恆在身其閒有 空隙故謂病瘳爲閒也

箴藥所勝 鄭注庶幾程式之帥循也 言常在側 欲知氣力

開猶廖也

禮記詳說 程式之者程是程限也式是法式言武王纂尚文王 孔疏按爾雅釋言云庶幾尚也是庶幾爲慕尚之義 卷六三 文王世子

以為程限法式帥循也釋詁文經云不敢有加焉者 以武王伐紂功業既成恐有踰越文王之嫌故記者 七

長樂劉氏日周公作無逸乃曰文王愛命惟中身則

云不敢有加焉

童重於知命克盡其性以極事親之道始於爲土 王季之為西伯也交王五十以前猶爲世子故自成 而

孝於親者誠篤爲本則與舜同焉以備物爲實則舜 終於爲聖人皆由孝於其親雖舜有所弗及焉何哉

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無憂者其惟交王乎堯舜一 有所弗逮也以親悅為致則舜有所弗逮也故曰以

> 子之閒及何加焉孟子所謂交王與舜地之相去千 之禮武王之爲太子也循而行之不敢有加焉蓋聖 其憂急侍其親則履不能正文王所行世子事王季 其喜形於色也色憂行不能正履心有所懼則色形 而不為極也前聖後聖雖歷百世其致同焉矧在父 人之所行莫非盡其性也盡其性以事其親無所入 有根本馬文王之於王季夜不遑寐故其旦旦雞鳴 俾天爲君之子者有所法效則國之豈弟求配於天 而衣冠已具内豎白安女王乃喜以其達旦懷憂則 代皆所弗及此史氏所以序其事親始末垂之萬世 八

禮記詳說

卷六三

交王世子

已程其親之食力也 帶交王減膳武王亦滅膳交王加飯武王亦加飯以 若符節之合盡性之事同也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 有餘里世之相後干有餘歲及其得志行乎中國

長樂陳氏日始之以文武之爲世子聖人之行也終

三其有不安節則行不能正履以至於一飯亦一飯 之以世子之記中人之行也聖人之行朝親至於日 再飯亦再飯中人之行朝親止於日二其有不安節 飽 則止於不滿容於其嘗饌善則能食嘗饌寡則不能 而已於文王言色變行不能正履則武王可知於

蓋文武以來如漢交者亦鮮儷矣太三年湯葉非所嘗則不進而袁盎以為高世之行與曾元復進者異矣漢文帝之侍親疾不交目不解武王言不說冠帶一飯再飯則文王可知末有原則

亦止言朝夕至於大寢門之外而此言雞初鳴而衣 雜初鳴咸盥煮又曰味爽而朝日入而夕,世子之記 之事親每於是時必問其安否然內則言子事父母 之事親每於是時必問其安否然內則言子事父母 也日中為晝陰陽之氣血與天地陰陽相為流通故人子 嚴陵方氏曰曰出為朝陽之始也日入為莫陰之始

禮記詳說 卷六三 文王世子 九

○ 大大学
 ○ 大学
 自適故也常朝之日三也一饭再飯則飢飽常視親而不敢私帥而行之而己不說冠帶而養則以親有疾故不拘師而行之而己不說冠帶而養則以親有疾故不拘原同失文王之事親如此則不可以有加也故武王

本外也交正唯恐不知其親之安否其心兢兢然不 其無憂也而不知文王事親之心日以兢兢與舜之 其無憂也而不知文王事親之心日以兢兢與舜之 其無憂也而不知文王事親之心日以兢兢與舜之 其無憂也而不知文王事親之心日以兢兢與舜之 其無憂也而不知文王事親之心日以兢兢與舜之 其無憂也而不知文王事親之心日以兢兢與舜之 其無及王唯恐不知其稱文王則曰無憂 莊氏日中庸謂舜其大孝也與其稱文王則曰無憂

乎日文王之於親惟慶其有不安節爾若舜之於親

禮記許說 復加 文王之事親豈一毫之不至哉武王而復求加 觀文王之無憂而後知舜之爲大孝雖然舜與文王 所以爲達孝者歟 王之所以專王季者而行之不敢復加焉茲武王之 焉則非可傳也非可樂也故武王之事文王盡循文 易地則皆然 而養之時也故觀舜之憂而後可以知文王之無憂 其心常如文王不能正履時也常如武王不說短帶 之無所歸故富有四海貴為天子皆不足以解憂想 則 無 溡 泰宝公三 而不愛也載見而夔夔往田而號泣 又曰天下之理惟極其王則不可以 **文王世子** 人心有所憂慮則衣服飲食不 t 一如窮人

能如常時子之於親日而三朝自三朝之外冠帶有 時而說今為親疾跬步不離不敢說是帶以自適人

王者與口印文王之色愛行不能正履可以想見其 以見武王事親之無疏節然則武王之孝有加於文 不說冠帶。前義也即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可 之飲食或疏或數時其飢飽令以親疾志不在於飲 食一飯再飯惟親之視不敢如平常私適其欲此足 飯亦一 飯再飯亦再飯也故日帥而行之不

> 王帥行不敢加便著許多反之的工夫了只是他反 講義日不能經費而養以見武王事親之誠其敬之 事聖人之意荒矣此正武王之善繼善述也 蓋情之同不能不帥禮已盡不容有加不然遵行故 武王帥而行之不敢加也帥字與不敢字要看得活 父之行也須知文王事親之禮止於孝而不可加故 帥文王之所以事王季者行之不敢有加不敢踰越 新裁此武王爲世子之禮的行兼上問安視膳二 武王之用心期以安其親之爲王也 之禮可謂至矣養可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安為難

禮記詳說

《卷六三

文王 世子

兰

來與聖人止孝的道理一般

例其、除不完好管句應上色奏二句意一飯二句應 者而不敢育加焉支王有疾以下舉養疾之一端以 王爲世子於是問安視膳一如文王之所以事王季 **纂訂文王事親之禮王矣盡矣不可以復加矣及武** 上復膳意此武王之性孝也

居不求安也一飯再飯四句食不求飽也此即色憂 不能正履復膳然後復初之意下舉侍疾以例其餘

導窾首二句分師而行之兼問安視膳講不說冠帶

也

敢有加焉何有二日記其寢疾之日疾旣損則藥餌

国遊放以

穆為滅損也

能正履者帥而行之交王一 也試觀文王有疾病時武王不說冠帶而養與行不 此禮而行之非可如而不敢 **達然後**可以舒其優矣 再飯與復膳亦復初者帥而行之至句有二日乃稍 文王之事親可謂止於孝矣後武王之事文王帥 有疾以下特舉養疾一端以驗其不敢有加之意 新旨 武王之爲不敢有 加便 飯亦一 有許 加乃不可加 多繼述在內文王 飯文王再飯亦 而 不敢 加

注兑 ||▼KLYEI 文王世子 || 以前,初此疾經旬有二日重庆也故武王侍疾較上文加按上交不安節小疾也交王色憂而旋解憂以復其

圭

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 王曰非也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 日女以為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文 文王謂武王曰女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文王 英王謂武王曰女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文王

交王雖爱其子豈能減己之年而益之哉好事者爲之年齡又言年齒其義一也大戴禮云男八月生齒八處對云夢天帝言與我九齡齡字從齒齒之異名也故言對云夢天帝言與我九齡齡字從齒齒之異名也故言

辭而 成功 爾三者明傳業於女女受而成之 年之群也交王以勤憂損壽武王以安樂延年言與 受命之後也 鄭注閒後容卧 不究其理 讀記者信其 年天氣也齒人壽之數也九齡九十 帝天也 説而莫之敢 撫循有也言君王 君子曰終終其 議 也 則 此

日齡善也是福善之事西方有九國未賓既夢得九三二天既與女九齡之言女以九齡爲何事也武王王云天既與女九齡之言女以九齡爲何事也武王王云天既與女九齡之言而與我也文王語武到日夢見天帝與我九齡之言而與我也文王語武

種齡善君王其終撫諸撫有也諸之也言王終人有禮記詳說。卷六十三 《日世书 古

為西伯是殷之諸侯不合稱王今武王謂之君王故

> 成是美丽物盛多始於愛勤終於逸樂也年壽之數 原歷美丽物盛多始於愛勤終於逸樂也年壽之數 以安樂延年者以武王承文王云吾與女三者示 以安樂延年者以武王承文王之業故安樂延年壽之數 就之義訓非自然之可陰不可城之晷刻文王九十

■ 大學學院
 ● 大學學學學
 ● 大學學學
 ● 大學學學
 ● 大學學學
 ● 大學學學
 ● 大學學
 ● 大學學</

命惟中身謂五十也享國五十年則百矣云九十七

非也

哉不忍形於交王之所止也史氏欲顯女王之前知 鬼神契則其脩短得以自知武王豈不識其爲年齡 武王呼曰君王也聖人生而知之自誠而明者罔非 中庸所謂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信矣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焉是以寤寐所萌與天地合與 乃追而記之日交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 長樂劉氏日交王受命之後疾病旬有二日而愈故

嚴陵方氏日黃帝有華胥之遊高宗有傳說之賽文

禮記許說 卷六三 交王世子

屯

必知武王有夢者以其愛親之心篤而思念之情深 此者則武王九齡之夢豈足怪哉然而文王之疾閒 田獵蓋天地之會陰陽之氣而人之魂交焉固有如 為爲而戾於天或夢為魚而反於淵或夢哭泣且而 魚則知其官爲豐年旅維旗則知其室家溱溱或夢 知其爲男子之祥夢虺蛇者知其爲女子之祥眾維 則泣爲瓊瑰故周官有占六夢吉凶之法夢能罪者 王則見丈人孔子則見周公莊周則化為蝴蝶聲伯 故也壽數在天而交王得以及子孫者聖人先天而

大弗違無者安撫而有之也

與應爲古者有占夢之官獻吉夢贈惡夢参考日月 山陰陸氏曰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此著交王历 壽命不屬之天而損益者人也由是觀之我百爾九 **交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果以爲夢邪是** 星反陰陽天地之變則夫夢者先王所同以爲信也 石林葉氏日人之精神與天地陰陽流通故其夢亦 動與天合如此而緩辭也乃者難辭也 調我然而天亦然也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其言 十非夢也其傳之妄歟

禮記詳說 卷六三 文王世子

莊氏日古之聖人末嘗無夢若黃帝夢遊華胥高宗

夢得傅說夫子夢見周公皆是也武王於親疾未聞 大

之前衣不解帶目不交睫安得有夢及夫旣閒而後 帝與九齡之對然其夢則一其見則殊武王則以享 寢蘧蘧栩栩與神明交故交王有何夢之問武王有 十卒如交王之言要知交王之言武王之心也蓋心 國之數推之交王則以享年之數推之雖我百爾九 有所思則夜有所夢武王無是心帝豈答以是夢哉

享國之多與夫享年之永而已今得帝與九齡之夢

方交王寢疾之時武王切切於心思者不過欲其親

遂謂終撫九國者豈謂交王他日享國之多可以

經 97-590

謂年齡則九齡乃九年爾文王何取以爲九十注家 知之不如是何以謂之先天而天弗違何以謂之自 聖人之心與天相爲流通而天命之脩短皆有以逆 文王與天爲一不足以知上帝之誠不然則降年有 帝與九齡非武王愛親之切不足以召上帝之夢非 作元命又何以見交王陟降在帝左右哉若夫古者 永有不永實繫乎天文王安得而私與之亦足以見 疾庸何憂乎蓋交王刄因是以釋武王之憂也然則 我之享年如此女之享年又如此天命未艾適有寢 其享年之永也交王則直以年齡為告欲使武王知 **文王世子**

然於貿中特假夢以及之初不區區專訊於一夢也 學者不可不知 數又何所取於此哉意者天命之脩短文王固已渦 **逐調九齡爲九十年之祥已爲牽合況交王百年之** 卷本三 芜

九十三而終計交王之崩年武王已八十三矣明年 少文王十有四歲也禮記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 眉山孫氏日案大戴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是武王 即君位及明年文王服畢觀兵孟津於時年八十有 五叉二年克殷有天下卽王位於時年八十有七明 年有疾病豫周公住書藏於金牒於時年八十有八

> 百年割三年與武王故文王九十七武王九十三也 年爲齡武王夢帝與己九齡蓋壽止九十而文王壽 **叉五年王崩壽九十有三自克殷之年而至崩年計** 而此齒者壽之數草木年終零落人老齒零落故謂 方九國近西周之國齡字從齒男子八月生齒八歲 郝解文王病息武王始脱冠带寝故夢也帝上帝西 七年所謂在位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三

水雜書記者類附此宜删去 文王世子

統周公豫教使成王知世子之禮也

此疑出於周

說約此節不重夢是以夢說起文武之終而成王繼

新旨父子雖至親而年壽自有天數惡得自相授受 **乎此不經之甚窺豹云聖人幾先自知天數又未可** 丰

指之為誣 武王曰交何夢矣武王對曰夢上帝與我九齡文王 日齡也我得壽算百爾得壽算九十个我與爾以三 撫而有請交王曰此解非也古者謂年日齡謂齒亦 日女以爲何解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爲君王其終 **交王疾瘳之時武王乃得安寢交王謂**

終其天年而其言若左券矣

齡焉其後攻王九十七乃終其天年武王九十三乃

按因九節之夢知武王年九十然九齡是大縣不及

零數故文王謂吾百不 九十三也與字當活看文王生知之聖能知壽數有 足爾九 十有餘更與爾三

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交王之為世子也一句衍交 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交王之為世子也 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成王有過則養 成王幼不能涖阼周公相踐阼而洽抗世子法於伯 **乙分已與子則無是理**

日小子同未在位亦言其雖已在位與未在位同也故 成王幼弱雖已涖阼為天子而未能行涖阼之事書 劉氏

記許說 卷六十三 主

肅

下以幼年即尊位而不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 禮故日文王之為世子也言伯禽所行非王世子之禮 天下哉故周公舉世子事君親長上之法以教伯禽使 之道所以警戒成王而示之以爲世子之道也然伯禽 居之閒有愆於禮法者則撻伯禽以責其不能盡事君 日夕與成王遊處俾其有所視效也其或成王出入起 所行即交王所行世子之道文王所行乃諸侯世子之 何以治

鄭注 成王履阼 湄 폢 也不能 階攝王 视性階行人 位治天下 也 、君之事 抗猶 舉也謂舉以 踐履也代

天子大子十八稱孟侯居攝七年成王年二十

世子之法使與成王居而學之 **禹**則足以感喻焉 題上事 以成王之過擊

禮記詳說 法於伯 代成王踐履阼階攝王位 周公乃輔相成王令成王且在學學世子之道周 子之道 觀而法之使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 孔疏武王旣終成王幼弱不能涖阼階行人君之事 能以世子之禮教成王也必如此者所以示成王世 伯禽不能備具而有過失周公則管撻伯禽責其不 卷六十三 禽伯禽舉行世子之法以示成王欲令成 文王之爲世子也者從篇首以至於此是 交王世子 而臨天下乃與舉世子之 若成王法效 主

交王之爲世子及武王成王之法其武王成王 子之禮皆上法文王故以交王之爲世子總結之也 攝四 東三年成王年十五迎周公反而居攝之元年也居 成王年十四也明年秋大熟遭雷風之變時周公屋 成王年十三也居東二年成王收捕周公之屬黨時 作周公欲代之攝政羣叔流言周公辟之居東**都** 時成王年十歲服喪三年畢成王年十二明年將踐 按鄭注金縢云交王崩後明年生成王則武王崩 年 封 康叔作康誥是成王 年 十八也故書傅云 爲 塒

天子之位是代居位也者以明堂位云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及云周公践輔相成王今云践阼而治必知周公代成王履阼階能践阼之事也。經云周公相践阼而治知非周公明年成王即政年二十二也此是鄭義推成王幼不明年成王即政年二十二也此是鄭義推成王幼不

道也

新裁欲令成王知重知一邊知之當行之矣成王有 道不能行示世子之道示之行也此是周公要成王 真實有體道工夫蓋倫理日夕慣習自然純熟真到 所以教伯禽與遊處若止以道教之不使伯禽夾持 之使必行是教誨虚交不是周公待成王之心 昔 者成王以沖年卽位未能行涖阼之事周公踐優甚 臨阼之位而治天下焉然以幼神在位未必知人倫 處之舉世子事君親長上之法以教伯禽使之日久 處之舉世子事君親長上之法以教伯禽使之日久 處之舉世子事君親長上之法以教伯會使之日久

暴訂成王幼不能治昨行事治**作者成王周公特相宜上下相關看** 宜上下相關看 開其治下豫教以善其身但善其身正是使能踐此說約此周公教成王以世子之禮而治分上攝政以

因公之子也成王之爲世子雖有君之道不能踐阼

則猶未離乎世子也故抗世子法於伯禽父子君臣

長幼之道得而國治故欲成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

馬氏日成王幼不能行人君之事則百官總已以聽

家室音禮之常也故周公相成王踐作而治伯禽者

事父事君事長之道也 之而已斯時也幼沖在位未必知人倫之道旣以爲 世子也蓋文王爲世子之道正當日諸侯之禮而家 撻伯高非證伯禽也所以警教成王而示之以世子 長之道也成王出入起居未免有過則以不能輔道 成王與之游處有所視效而知子事父臣事君幼事 子事君事父事長之法以教伯禽非教伯禽也欲令 君叉不可加以世子之法故周公委曲處之抗舉世 成王世子之教正萬世教世子者所當知也父子君 法之相成抗之伯魯不爲過修之成王亦易入矣此 文王世子 世子之道非他文王之為 蘣

子句注意亦不可少但不主為周公辨白也不僭意 輕一說文王所行世子之禮經止於中而爲孝道之 臣長幼不可平說重在子臣幼一邊 卷六十三 文王之爲世

諸侯來朝東命法度也又云率見昭考以孝以享言 郝解減給益齒事涉不經周公踐阼尤周先聖成王 極故以之数伯禽欲法祖也亦捷便 王始即位朝諸侯而作辭云載見辟王曰求厥章言 十三歲亦甚重蒙何謂不能涖阼周頌載見之詩成 子明碎及海保交武受命惟七年語謂周公踐作上 王率諸侯祭於廟也其治作甚明說者誤解洛諸復

> 年始復政成王以十三歲天子尸位七年則: 詩書成王立三監啓覈公避居東者二年還卽奉王 膝而後信此其幼沖無知不親政事者所爲乎考之 安敢以危疑之身撻其子抗其君乎其謬甚明讀者 不開伯禽在魯矣何嘗得與成王從容同學周公亦 得魯成王命伯禽歸魯在東征前故奄徐作亂東郊 東征者三年匆匆無一日之閒武王大封同姓公旦 叔流言成王疑公避居東作詩遺王王猶不釋發金 而始復辟然則周公貪叨何異莽操金縢武王崩管 宜超然朗鑑也 一十矣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三 文王世子 芙

按成王云准作周公云踐昨語有分別踐作非 君道注疏所考據皆不足信抗舉也孔疏謂周公與 公舉以教们禽一層說是伯禽世子也故周公舉世 以教伯禽伯為舉以示成王作兩層說陳注只作問 臣長幼之道也父子君臣長幼之道皆在世子法中 宜故伯烏習於世子之法因之可使成王知父子君 于之法以教之成王非世子然年幼與世子之道相 教伯 禽以示瓜王撻伯禽以儆 成王總是周公委曲 成就成王處 文王之爲世子也是開端語氣非結

語當作衍交爲是

一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籲皆於東

也 為文舞故於陰氣凝寂之時教之示安靜也東序大學 干戈為武舞故於陽氣發動之時教之示有事也羽觸 子戟也羽翟雉之羽也籥笛之屬也四物皆舞者所執 土也必時四時各有所教也干盾也捍兵難之器戈句 陳注學教也士卽王制所謂司徒論後選而升於學之

禮記詳說 卷 六三 文王世子 電 工盾也戈句子戟也干戈萬舞象武也用動作 如注四時各有所宜學士謂司徒論後選所升於學

左手執篇右手乘翟之時學之羽衞籥舞象交也用安靜之時學之詩云

夏學干戈及春誦夏弦之類是也云學士謂司徒論則下交之類是也。四時各有所宜學者即下云春謂教也言三王教世子及學士等必各隨四時所宜所教之官及所教之處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者學孔疏此一節是第二節中教世子及學士時節兼明

俊選所升於學者則王制云王子卿大夫元士之適

說約首句分上先王施教因其時下詳請教之事教

亦多術而先樂舞古聖王神其德行以成變化以象

子及圖之後選等升於學謂大學也故下云於東序

干盾也吞時萬物有爭甲故象干也盾

天地以和

神人樂與舞存焉耳

是大學也

中冬則萬物藏於中云羽簽簽舞象文也者宣八年及與三若今雞鳴就也云干戈與四之以其形句曲有子大武則以干配成則明堂位云朱干玉戚冕而舞大大武則以干配成則明堂位云朱干玉戚冕而舞大大武則以干配成則明堂位云朱干玉戚冕而舞大大武則以干配成則明堂位云朱干玉戚冕而舞大大武則以干配成則明堂位云朱干玉戚冕而舞大大武則以干配成則明堂位云朱干玉戚冕而舞大大武,以下配為的人。

公羊傳云篇者何篇舞也以其不用兵器故象交也公羊傳云篇者何篇舞也以其不用兵器故象交也。 教育夏亦同教干戈義或然也皆據年二十升大學 支秋教羽冬教籥但干與戈羽與篇舞時相對之物 皇氏云引鄭詩左手執篇右手秉翟則秋冬羽籥同 皇氏云引鄭詩左手執篇右手秉翟則秋冬羽籥同 皇氏云引鄭詩左手執篇右手東之別為春教干夏教 教育夏亦同教干戈義或然也皆據年二十升大學 教育夏亦同教干戈義或然也皆據年二十升大學 教育夏亦同教干戈義或然也皆據年二十升大學 教育夏亦同教干戈義或然也皆據年二十升大學

經 97-595

時教之示安靜也然皆於東序之中焉庶居業有當秋冬則教以羽籥蓋羽箭為交舞故於陰氣凝寂之干戈為武舞故於陽氣發動之時教之示有事也當教者故先王教之必以時焉當春夏則教以干戈蓋纂訂世子有繼世之責士有輔世之責皆不可不豫

之中侈其盛也獨舉南樂則餘三方皆教習可知樂教人者所以示與圖之無外異類之咸賓奏之宗廟云胥鼓南也先王作樂至矣聖矣而循以建方蠻夷之族人教國子南夷樂之時大胥則擊鼓以節其音曲故

胥掌六樂之會正舞位旌人教夷樂則以鼓節之詩, 學合聲篇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籥 南南夷之樂也, 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莱合舞秋頒樂正樂師也周濶樂師掌國學之政教國子小舞大樂正樂師也周濶樂師掌國學之政教國子小舞大

云以雅以南以簽不僧

○ 文王世子○ 文王大学○ 文王大学

· 卷六三 文王世子 =

差引之者證此經之南舉南祭則四夷之樂皆教之 **籥舞之文樂進旅退旅則知三舞各得其所不有僭** 與德比故陳先王正樂以刺之教夷蠻者明王德化 引詩以雅以南者是小雅鼓樂之詩刺幽王用樂不 樂之人會正舞位者證大胥所以鼓節南由正舞位故 **鼓之业」云旄人教夷樂者證教南樂之人是旄人也**

避記詳說 與夏皆屬文明之方先王之樂以中聲為節則温和 天台庫、氏日南亦雅樂名猶九夏樂章名之日夏南 卷六十三 文王世子 亖

氣憂愁之感不加於心乃所謂治安之風也南之義 **北者**稅伐之地故君子之音温柔居中以養生育之 王之制音也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夫南者生育之鄉 而明達故明日南案家語子路鼓瑟孔子聞之曰先

哉近世沈括郭雅·說周南召南亦云南是樂名其說 當在於此詩日以雅以南南與雅合而言之亦此南 可知若如鄭歲以南爲夷樂安得如詩所謂不借者

丞贊之南南音即周南召南也詩云以雅以南鼓南 **郝解干學於小樂正而大看贊之戈學於籥師而其**

> 戈則羽籥可知胥鼓南何帶言之言旄人教夷樂時 亦大胥贊之因大胥句帶言也 仰綴兆舒疾之義二贊之皆匡主教之不逮也言干 說約此承上文言授教之官二學字是示其進退頒 謂以鼓奏二南舞干戈也

者脩身正家之要教舞之時大胥歌二南之詩而擊 時乎教南夷之樂也主之者族人而節其音曲者則 逮者則大胥衞師丞焉夫干戈有官則羽籥可知巳 纂訂時乎教干戈也主之者小樂正籥師而贊其不 大胥焉夫南樂旣教則餘三方可知已 近歲一南

禮記詳說一卷六十三

文王世子

圭

著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 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 鼓以節則風化遠矣有理可從

陳注誦口誦歌樂之篇章也弦以琴瑟播被詩章之音 節也皆大師詔教之瞽宗殷學名上庠虞學名周有天

下兼立處夏殷周之學也

舞於夏后氏之學文武中也學禮樂於殷之學功成 三代之亭亭書於有處氏之學典謨之教所興也學 聲陰用爭則學之以事因時順氣於功易成也周立 鄭注誦謂歌樂也茲謂以絲播詩陽用事則學之以

冷定典已同化

學之以聲春夏是陽陽主清輕故學聲聲亦情輕云 大學之時則春誦夏弦在殷之瞽宗也云陽用事則 學羽籥而用靜皆據年二十升於大學者若其未升 音則樂章也若學舞之時春夏學干戈而用動秋冬 陰用事則學之以事秋冬屬陰陰主體質故學事事 也云於謂以絲播詩者謂以琴瑟播被詩之音節詩 孔疏誦謂歌樂者謂口誦歌樂之篇章不以琴瑟歌 亦體質因四時所宜順動靜之氣於學功業易成也 云周立三代之學者謂立處夏殷學也其處之學制

禮記詳說 卷六士三 交王世子

畫

在國兼在西郊郊則周之小學也夏殷之學亦在國 耳故於此注不同夏后氏之學在上庠即周之大學 中以兼有文舞武舞故也云學禮樂於殷之學功成 而鄭注儀禮云周立四代之學於國者合周家爲言 治定與己同也者以湯放桀武王伐紂殷周革命事 舜禪是文下有湯伐是武以此二者之閒故云文武 也云學舞於夏后氏之學交武中也者夏后氏上受 者處書有典有謨故就其學中而教之則周之小學 為夏之制也云學書於處氏之學典謨之教所興也 相似故云功成治定與己同也先師以爲三代學

> 庠也又此學處學也學舞於夏學學禮於殷學若問 之東序也又王制云養老於虞庠是周之小學為虞 別有大學小學更何所從也 皆立大學小學个接下養老於東序是周之大學夏

學政而合國之子第焉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 長樂劉氏曰周官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恰建國之 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而舉三者之教 之性情外足以養國子之形氣藝順於天性與時偕 各有其時則所習之業與陰陽合德內足以正國子 友以樂語教國子與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 文王世子

禮記許說

《卷六士三

學羽篇皆於東序學謂教之也周官樂師掌國樂之 舞有干舞有人舞而內則稱國子生十年出就外傳 行則罔百志於學而弗成就者故春夏學干戈秋冬 政掌教國子小舞凡舞有帗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

勺為節焉象者武王告成象舞之詩然則舞羽籥直 大司樂所教六舞則大舞用之以薦天地宗廟社稷 交舞 也其樂以象為節焉皆小舞也故成童習之若 山川之祭祀者也六代聖王神其德行以成變化以

周公告成大武之詩然則舞干戈者武舞也其樂以

居宿於外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勺者

化春誦謂教國子以樂語典道諷誦言語者也夏弦 者也故奏六代之舞則台六代之樂先王用之致中 以時舉焉胥鼓南者舞以樂爲節者也樂以舞爲成 正教干大胥贊之籥師教戈籥師丞贊之各用其職 教國子以樂舞行於人倫也東序大學也是以小樂 舞蹈應於外此三代遜於五品無所入而弗自得者 參 和位天地澤四海來百蠻焉乃用四夷之樂以彰德 子學之由其舞以志厥功由其聲以想厥德然後中 天地 :生於誠明而志氣趨於聖智矣故孝友形於中而 卷六十三 載其地德以 文王世子 威 輔 祇者樂與舞存焉故使國

樂舞樂師言樂成告備而終於皋舞孟子言仁義禮 **瞽宗書在上庠以言學者之事始乎書立乎禮** 樂之實而終於不知手之舞之記言詩言志歌詠聲 樂而舞又樂之成焉故大司樂言樂德樂語而終於 長樂陳氏曰周之時干戈羽籥在東序弦誦與禮在 其純粹之致焉皆大師之職以教國子者也 和之聲焉夏者陽氣盛大以壯萬物也故宜弦以極 首也春者陽氣宣吐以生萬物也故宜誦以宜其中 謂教國子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以合樂而以弦爲 而終於舞動容此舞之所以爲樂之成也由 一小學之 城平

> 禮記詳說 外物其教之也難故先其易者而以干戈羽籥先 難者而以詩書後於禮樂貴驕之世子則其性誘於 文王世子之學世子春夏以干戈秋冬以羽籥者升 樂豈器哉凡學世子及學士必以是者欲其因器以 書禮所以正其行也 書以進於替宗之禮樂由 於學之造士則其才嚮於有成其教之也易故先其 達意故也王制之教造士春秋以禮樂冬夏以詩書 序之舞則周之教法|可知 以聲所以調其氣動之舞所以治其形而詔之 卷六十三 文王世子 樂書日干戈羽衞樂之器而 **嗒宗之禮樂而成之以東** 叉曰學以樂所以和其 美

教國之子第在鄉遂之後其教之難易蓋可見矣雖 以籥師丞贊之干戈之事寓之於樂如此則武不可 是以學干在小樂正而以大胥贊之學戈在籥師而 教舞者朱其干玉其戚則尚道不尚事尚德不尚威 句兵而其形欲倒皆自衞之兵非伐人之器也古之 爾書云比爾干滿爾戈干則直兵而其形欲立戈則 國之學士亦及焉特 然王制主於教造士而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 禮樂詩書周官師氏教國子在司徒教民之後記言 大夫元士之適子亦預焉交王世子主於教世子而 ,其所主者異教之所施有先後

耋

所謂胥鼓南之胥豈小胥哉周之化自北而南則象 非大胥小胥之職也上言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則 樂旄人教舞夷樂則夷樂固鞮襲氏所掌旄人所教 而己非鄭康成所謂南夷之樂也鞮襲氏掌四夷之 鼓徴學士而今之者不過六代之樂所謂象前南簽 之用樂者以瞽徵學士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胥以 縣之意栩矣周官大胥以六樂之會正舞位 敦厚詩教也以春誦之春温故也鼓鼙北方革音而 这居一焉誦則詩頌:八聲也弦則琴瑟樂聲也温柔 **葡所奏亦不是過也樂語有六誦居一焉樂音有八** 凡 祭祀

禮記詳說 卷六三 交王世子

其聲罐主赐生而言也琴瑟南方綠音而其聲哀主 **瞽宗是瞽宗主以樂教眾瞽之所宗也春教以樂語** 陰生而言也夏芘之義有見於此殷人尚聲名學以 鼍

夏教以樂音其義爲難知非大師詔之瞽宗孰知其 言禮在暫宗者古之数人與於詩者必使之立於禮 春誦夏弘大學之教非小學之教也部樂於醫宗及 所以然哉周官大司樂死以為樂祖而祭之瞽宗則 立於禮者必使之成於樂故周之辟廱亦不過辟之

以禮歷之以樂使之樂且有儀而瞽宗雖主以樂教

禮在其中矣周官禮樂同掌於春官禮記禮樂同詔

禮者詔禮典書者詔書亦各以其類也於禮言學於

師而為大者也而樂以陽為主故以之詔弦誦焉執

秋學禮冬讀書王制言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 教之則誦詩以春弦樂以夏學禮以秋讀書以冬學 欲其中故以二中之時教之凡此合而教之也分而 書者言禮書則知誦之爲詩弦之爲樂言弦誦則知 於瞽宗而認之以儀君子之深教也此言春誦夏弦 之瞽宗其義一也學舞於東序而別之以射學禮樂 記日大學之教也時以此 禮之爲行書之爲事也蓋春秋陰陽之中而 禮樂皆

嚴度方氏日學與書所謂惟毀學半之數同毀教也

禮記詳說 廢功故春夏學干戈之武舞於武之時而忘文則 并说 ■ Sk+三 文王世子 € 香夏者文之時秋冬者武之時於文之時而忘武則 於夷則教樂之道於是乎盡矣誦者人也或者絲也 則繼之以大胥固知大胥者小樂正之副也教樂至 有樂正义有樂師者彼非周制故耳春官樂師之職 德故秋冬學羽樂之文舞大樂正即大司樂也月令 禮者體也書者事也體之文成於西事之質辨於北 人之事始於東絲之音屬於南故誦以春而弦以夏 故禮以秋而書以冬此又其別也大師則樂工之所 卷六十三

書言讀者皆學而讀之

雕唯天子養老及出師成謀與受俘大射等就焉當 學其東為夏后氏之學其西為殷人之學當學羽籥 四學耳周人辟雕則群廱最居中其北為有虞氏之 之於州故州有序以殷人之校建之於黨故黨有校 有處氏之庠建之於鄉故鄉有庠以夏后氏之序建 天子至於碎廳則三學之人環水而觀矣周人又以 干沒者就東原學聽者就暫宗學書者就處上庠辟 清江劉氏曰周人立四代之學者此直謂一處並建 自黨以下皆爲小學而非四代之制以教童子而已 亥王世子

禮記訴說 卷六十三 荛

馬氏曰士者德之已成然後入大學而世子者不必 包四代之制故記禮者或有指處库名之或有指東 其德之成也且貴賤之別也自春夏學干戈以至於 序名之所以紛紛如此之多者所指之體偏也 秀者移之库擇库之秀者移之大學大學在郊以其 擇小學之秀者移之校撰核之秀者移之序擇序之

得鼓南皆大學之法也自春誦夏弦以至於禮在瞽

宗書在上庠皆小學之法也禮由陰作而秋者萬物

之所斂而亦陰也故秋學禮書以道事而冬者萬物

之所藏而亦事也故冬讀書說者以謂士之德成則

夏教以詩樂秋冬教以禮書詩樂所以和於道而性 其所有而不能予其所無故干戈以動其容羽籥以 教所以成始則獨主於樂詩書禮樂大學之教所以 四時之間以先乎四教者也然則干戈羽篇小學之 命之理具於其中背禮則止動於經而已矣經能達 蓋夏后氏養國老於東戶而周人養於東膠皆以陽 成終則備習以經难其習經也故樂嫌於舞無聲則 和其心周旋進退而自得其性命之理此所以散在 東膠亦順乎陽也禮在督宗書在上庠亦順乎陰也 言弦禮以道行則言學書以道政則言讀弦在東序

以詩書者亦在大學也故教之以詩書禮樂則未當 學戈則知必學篇矣蓋春夏陽也陽主乎動秋冬陰 學羽篇言樂正大胥學干則知必學羽矣言篇師承 羽衛者在於大學也王制日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 秋學禮冬讀書其说蓋非是也春夏學干戈秋冬學 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土之德未成則夏誦夏弦 干戈秋冬學羽篇以事對聲聲為動而事為静故春 也陰主乎靜以聲對舞舞爲動而聲爲靜故春夏學 不教之以干戈羽籥也此所以互見之也 石林葉氏日春釋菜合舞故學干戈秋頒學合聲故

禮記詳說《卷六十三

文王世子

為主虞氏養國老於上库而殷人養於右學皆以陰為主虞氏養國老於上库而殷人養於右學皆以順乎天為主故周報四代而其用亦如之其東立序則干戈政立論之與之其立而大胥致東夷之樂所謂其德一天下也與之其立而大胥致東夷之樂所謂其德一天下也以記於廣氏之學既立夏學於東矣故周之東膠必以記於廣氏之學既立夏學於東矣故周之東膠必以記於廣氏之學既立夏學於東矣故周之東膠必以記於廣天之學既立夏學於東矣故周之東膠必以記於廣天之學與立廣學於西矣則殷之替宗必與之並立而其功成治定與已為一皆所以順乎天中也以為於於其中,

於東膠則未之閩也常東陽門未之閩也。

國者春夏寫時故區誦並歌宣暢之象秋冬寫陰故院之長聲宗殷學名禮謂禮義執禮者典禮之官書的於質故禮在院學名上庠庠在一時交籍典書者掌書之官部告也禮始於質故禮在一時交籍典書者掌書之官部告也禮始於質故禮在一個者華夏寫時 化夏茲鼓琴瑟以詩被之也大師樂

所以

明倫云雨在國皆日國學在鄉皆日鄉學雖有

不盡同也又云處有上库下库夏有東序西序殷有左學右學周有東廖虞库鄭注儀禮述謂周立四代左學在學此云學舞於東序夏學也禮在瞽宗殷學也書在上庠成學也共東膠周自立之學也詩又有辟產主之地而無定在活雜若此乎記者訟承舊周影響主之地而無定在活雜若此乎記者訟承舊周影響主之地而無定在活雜若此乎記者訟承舊周影響主之地而無定在活雜若此乎記者訟承舊周影響者養也核者核也序者射也夏日校殷日序周日库者養也核者核也序者射也夏日校殷日序周日库者養也核者核也序者射也夏日校殷日序周日库

記詳說 新裁此大學教世子及民俊之法重世子說民俊帶章所言皆教世子共庠序督宗皆國學耳繼樹之 其地而又各有其官業之以時也必有其官而又各 言之觀及字可見舞則春夏干戈秋冬羽籥業則春 糾集多士曰腸即核字之轉也非一名一學之謂此 均造天下士曰成均以其為天子之學曰大學以其 以其有泮水日頖宮以其水環壅如璧日辟雍 名射囚牆栩順直名序以其作樂有瞽工叉曰 多名實非四學蓋凡學宮必有糖宇因牆名庠 誦夏弦秋禮冬書這都是必時處舞之以時也必有 **交王世子** 鋻 以其 因榭

說約此時教之事當與上二節合看誦有高下清濁 但習干戈意心書有不但秋冬學羽籥意 其進退你仰綴兆舒疾之儀也春誦夏弦有春夏不 東絲音屬於南故誦以春而弦以夏禮由陰作 訓誥皇帝王伯是也誦者人也弦者絲也人事始於 並有輕重 **瞽南一句宜輕因論贊助之事並及之教干戈者示 有其地皆因時施教之法官與地帶言不重中閒置** 者萬物之所紋故林學禮書以道事而冬者萬物之 卷六十二 抑揚禮有威儀容止周旋揖遜書有典謨 而秋

《成故冬讀書上庠虞學書始於唐虞也

導窾凡學世子三節首句 看 正太師之類時教之官也東序上庠之類時教之地 皆詳其時教之法也只重時說春夏秋冬時也小樂 陳也末節春師一段是弦誦教於春夏同官而 官也不言教羽籥之官例見也又加胥鼓南 也干戈克誦之類時教之業也小樂正節當屬上節 秋學禮一段是禮書教於秋冬異官而異地兩段 看上言教干戈羽籥之时與地此則言其所以教之 截上言教國子必以 一事雑 同 時

禮記詳說 節舞似與注不合春誦節都是時弦誦雖異業而 謂時日時兩日時習時之為義大矣哉次節單言教 新旨看時字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當其可之 干支而羽箭自在不必另補胥鼓南直作歌二南以 Here! 卷六三 文王世子 器

實相維故教之官同而地亦同書禮不同科而教必 居業有常而用志不分也小樂正教干大胥以贊助 舞故於陰氣凝寂之時教之然皆在東序之中庶乎 氣發動之時数之當秋冬則教以羽籥蓋羽籥爲文 其時焉當春夏則教以干戈蓋干戈為武舞故於陽 不教凡燉世子及夫學士有輔世之責者教之必以 因類故教之官異而 地 亦異 世子國之本也 不可

本帝國而使同乎 東之樂族人主之大晉則擊鼓以節其音曲不特此 東之樂族人主之大晉則擊鼓以節其音曲不特此 東之樂族人主之大晉則擊鼓以節其音曲不特此 東之樂族人主之大晉則擊鼓以節其音曲不特此 東之樂族人主之大晉則擊鼓以節其音曲不特此 其不及籥師教戈籥師丞以贊相其不逮時乎教南 其不及籥師教戈裔師丞以贊相其不逮時乎教南

應記詳設 卷六十三 文王世子 墨 下文教之業教之地教之人皆包在時字內 春 按此三節總言大學教世子及學士之法必時二字

則容尔也秋冬教羽裔而兼詔之禮書執禮典書其

教之之官而瞽宗上庠其教之之地也猶云執禮者

禮記詳說卷

凡祭與惹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 者於此老人也合語謂祭及養老與鄉射鄉飲大射燕 言之養老乞言謂行養老之禮之時因乞善言之可行 陳注祭是一事養老乞言是一事合語是一事故以凡 射之禮至旅酬之時皆得言說先王之法合會義理而 相告語也其閒各有威儀容節皆須小樂正詔教之於

禮記詳說 《卷六四 文王世子

射之屬也鄉射記日古者於旅也語 因從乞誓言可行者也合語謂鄉射鄉飲酒大射燕

孔疏此一節還是第二節中教世子及學士祭與養 藝深浅也 老合語之威儀又教世子等祭與養老合語之義理 老乞言三是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謂祭 兼明所教之官及所教之處又明司成之官考課才 及學士於東京之中謂小樂正以此祭及養老合語 與養老乞言及合語之禮皆小樂正之官詔告世子 此之一凡總包三事也一是祭二是養

> 鄉射記者證旅酬之時得言說先王之法故云古者 至旅酬之時皆白語也其實祭末及養老亦皆合語 旅也語是祭有合語也養老既乞言自然合語也引 也故詩楚茨論祭祀之事云笑語卒獲箋云古者於 **酒及大射燕射之等指儀禮成交而言之以其此等** 別云合語則合語非祭與養老也故知是鄉射鄉飲 飲酒大射燕射之屬也者此經先云祭與養老乞言 也教以三者威儀容貌言祭與養老乞言及合語行 禮之時皆有容貌故小樂正教之云合語謂鄕射鄕 三者之威儀以教世子及學士等 學以三者學教

禮記詳說 卷六四 文王世子

則與祭執事違誤必多非以致敬也養老者有國之 之義致敬以事其君者也苟不素習祭儀豫講嚴義 長樂劉氏日祭謂祀天神祭地祇饗宗廟之禮凡 於族也語言合語者謂合實義理而語說也 獻自始及終其意百出禮意深遠非學弗通而臣子 天下之爲人子者孝於其父爲人第者敬於其兄也 大教坦王者必齋戒盡敬致養乎三老五更所以教 乞言之義謂虛己以納其言也不能憲又不能納民 既教世子以養老之道俾知所以憲也而後教之以 不效之矣合語者謂鄉飲酒也鄉射也大射也蘇射

贊天地示國命於無疆者莫不以人倫爲本焉故終 之以齊一天下致之中和|而正是性命所以育萬物 之道也有陰陽之禮所以明夫婦之道也有賓主之 之禮所以明处子之道也有長幼之禮所以明兄弟 不行之者有貴賤之禮所以明君臣之道也有尊卑 明乃於旅酬之時歡樂之情逼而語言之義合焉此 以其有合語之禮在其後焉人倫之道因此禮而旣 禮所以明朋友之道必唯是五者謂之人倫聖人用 也祭饗也燕賓也凡是數體下自鄉黨上自朝廷莫 日行禮酒盈人揭而不敢飮殽乾人飢而不敢食者

禮記許設

(卷六十四 文王世子

之大禮有國之大幹故立四代之學以明乎舜也禹 君臣所以和同而弘意所以浹給也夫是三者爲君 諸其身求所以爲舜禹湯文之道者焉 之儀也養老乞言之禮也合語人倫之義也所謂反 盡禮致敬悚惕以慕其人然後因其心以教之祭祀 **也湯也交王 也所以配天之德使世子學士入其學**

意以示其和樂而不流安燕而不亂也 馬氏日古者族酬之際必合之以語而道其禮樂之

故也後言償於東序又言適東序與此同意 嚴陵方氏日於東序則以先老之所在而教有所本

> 養老養三老五更於大學所以教世子孝第也乞言 畢皆於旅酬時相語禮不止此四者首言祭禮莫詳 事數者皆用禮樂故小樂正以詔世子與學士習禮 於祭也終言合語禮終於合語也養老乞言國學之 謂求三老五更教言合語謂祭祀養老乞言與凡燕 祀義老乞言合語皆禮樂之事祭凡郊社補嘗皆是 **郝解上節言教世子所學之事此節爲講說其義祭**

樂者於東序之中也

韶於東序使之習此醴也 按此承教世子及土說來禮字遍承上四項小樂正 合語作一 事可疑竊謂

禮記許說

卷六十四 交王世子 四

乞言合語是一事乞言合當語者下節謂教以合語 之,說以命之乞言亦似順

陳注戚斧也大樂正教世子及士以舞干戚之容節及 之數於是大司成之官於東戶而論說此授教者義理 合語之說與乞言之禮此三者皆大樂正授之以篇章

之淺深才能之優劣也

鄭注學以三者之舞也戚斧也語說合語之說也數 論說課其義之深淺才能優劣此云樂正司

在合語之上此經不云祭故略其養老在語說之下 乞言但前經云祭故養老乞言與祭相連故尊之序 樂正命此世子及學士於老者而乞言則前經養老 前經合語也亦大樂正教以語說義理命乞言者大 者容祭祀之外餘干咸皆教之語說謂合語之說則 也祭祀之時舞其干戚之樂不云祭祀而云舞干戚 三者之義理故大樂正學舞干戚干戚則前經祭祀 孔疏前交小樂正旣教三者之威儀今大樂正又数 **機詔王教國子以三德三行及國中失之事也** 司 成卽大司成司徒之屬師氏也師氏掌 交王世子

禮記詳說 卷大十四 五

旣深故大樂正授數知者交承東序之下大樂正授 乃教威儀事淺故云詔之東序此大樂正所教義理理。此經與前經重序其事交勢相似前經小樂正 數之時亦在東序 皆大樂正授數者謂干戚語說乞言三者皆大樂正 之官授世子及學士等篇章之數爲之講說使知義 小樂正旣詔以三者威儀大樂

鄭以下交云樂正司業炎師司成炎師與樂正相連

此大司成亦與大樂正相次故知司成則大司成也

嚴陵方氏日小樂正學止於干大樂正則兼於戚者

世子學士等義理之深淺才能之優劣於東序之中

正又教以二者義理於是大司成之官論量課說此

以其掌教故知是司徒之屬以其父師司成又掌教 國子故知當師氏

馬此論說在東庁所以責之大司成也經日天子視 戚語設命乞言以數授之而已論其道而說之不與 老乞言合語之禮其命之在大樂正而小樂正特以 儀詔之東序而已斅舞授數不與焉大樂正學舞干 樂爲德之華則樂語德言也樂舞德容也凡祭與養 以樂語卒之以樂舞故凡祭與養老之禮乞言語說 古之樂語也學舞干戚古之樂舞也蓋德爲樂之實 長樂陳氏日周官大司樂教國子始之以樂德中之

禮記辞說

老大小四 交上世子

之禮豈德音之致歟學舞干咸豈舞大武之舞歟言 之凡祭豈釋真之禮數凡養老豈老更羣老飲合語 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炎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 **馬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馬及登歌淸廟旣** 之豈周人兼用之邪 老於西序然此下管象舞大武周樂而已以東序言 舞則歌可知矣王制日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 致禮之大者也下管象舞大武大合眾以事由是觀 學適東序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

見交也前言干戈此言干戚相備也分職於小合於大也言干戚而不及羽籥者學武以

禮記詳說 卷六十四 交王世子

七

則接而易見故小樂正大樂正教之於其先蓋學者者之敗義則深而難知故司成教之於其後數與儀馬氏日小樂正詔之以三者之儀大樂正授之以三二十之學也說有知焉纔足以知道之筌蹄而已蓋君子之深造於道者欲其自得之若專論說則此一後世者特有時焉一發其端爾大樂正授數亦以此

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以成世子之德者也而鄭氏是也所謂父師可成乃下交所謂太傅在前少傅在新安王氏曰下交所謂樂正可業即此大樂正授數由淺而至於深也 則淺而悉於故小樂正大樂正教之於其先蓋學者者之數義則深而難知故司成教之於其後數與儀

新裁祭以報本一事也養老乞言因養老而乞善言

於老人也一事也合語紹外養及鄉射諸禮至旅酬

時人人得言說先王之法會合義理相告也

一事也

無異大司成所以在東序為之論說也 無異大司成所以在東序為之論說也 無異大司成所以在東原為之論說者即舞干成語說之 大司樂教之使成也其所論說者即舞干成語說乞 方司樂教之使成也其所論說者即舞干成語說乞 大司樂教之使成也其所論說者即舞干成語說乞 大司樂教之使成也其所論說者即舞干成語說乞 大司樂教之使成也其所論說者即舞干成語說乞 無異大司成所以在東序為之論說

群說 **卷六面 交王世子 八於樂之成謂教之之至使其德周全完備無虧欠也說蓋授數猶未離乎業於論說始可言成也成猶成臨川吳氏日旣言大樂正授數而又特言大司成論

導窾凡祭二節在授數截首節是小樂正記其威儀

容節大樂正至授數是大樂正授其篇章之數記禮

二字該之皆有補於身心皆有關於倫理故先王惓

即上合語之說乞言即上養老乞言也此三者禮樂

馬有不成者哉

禮記許說 卷六四 交王世子

以該樂無上言祭此不言祭樂舞為祭而設也語說人可成之官於東序而論說其義理焉講解開論使也 請述 維實有心得方可陶成而為有用之才能 也 舊注大司成句作考校國子說與小樂正大樂正 也 舊注大司成句作考校國子說與小樂正大樂正 人 平 看論說受教者之孰淺而孰深孰優而孰劣 如此作考校說則下交可以問便說不去 舉 正 人 平 看論說受教者之孰淺而孰深孰傻而孰劣 如此作考校說則下交可以問便說不去 舉 于 戚 語說命乞言三者各有篇章之數先王

十

樂正或以爲一人非也方言大樂正卽言大司成如 然只大概淺淺說留箇論說之地大司成尤尊於大 禮之淺深才能之優劣注本合言而時講或以才能 謂篇章中所載的有箇度數非以幾篇幾章爲數也 篇章之數想當時有冊籍可爲指授者篇章之數當 理當如何又命以乞言之理當如何大樂正皆投以 舞干戚之容節並講明其理也語說謂合語之說其 按大樂正教舞干戚非初教之舞照下授數看教以 何合看大司成論說兼承小樂正大樂正所教說義 此爲教義理在禮樂內才能是禮樂養成的

雅記詳說

卷六十四 交王世子

亦通 照小樂正習其事說以義理照上大樂正明其理說 樂故連類及之歟或謂樂正非無目者如變之典樂 論說為考校也 語何干樂事而必樂正教之豈以乞言合語時亦用 大司成論說固是教然兼有考校意在卽以 **竊疑作樂之事樂正主之乞言合** 土

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還近間三席可以問終則負牆列事 如此又與大司成有妨俟考

陳注帝廣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三席所謂函丈也和 對遠近如此取其便於咨問問終則卻就後席背員腦

> 壁而坐以避後來問事之人其問事之時尊者有教而 己猶未達則必待其言盡然後更問若陳列未竟則

敢先問以參錯尊者之言也

廣三尺三寸三分則是所謂函丈也卻就後席相辟 鄭注問循容也容三席則得指畫相分別也席之制

錯尊者之語不敬也

於大司成 孔疏此一節論國子侍坐於大司成之儀故云侍坐 畫而問也 制廣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三席則函一丈可以指 去大司成遠近中間可容三席之地席 問終則起卻就後席員牆而坐辟後來

禮記詳說 《卷六十四 交王世子 土

問者 之語而輒有咨問則爲不敬也 更問若剪者序列其事未得終盡則不可錯亂尊者 其問事之時必待尊者言終如有不曉然後

山陰陸氏日負牆致惊敬也據子夏蹶然而起負牆 太逼也曲禮日先生問焉終則對亦此之意 嚴陵方氏日可以問者以其聲足以相聞又不至於 而立傳曰一亞而偃再命而僂三命循牆而走蓋古

新旨首何分以問字作主可以問以上是一事終則 負將是一事列事句是一事總是適所問之宜或云

之人有所受皆如此

凡學春宫學奠於其先新秋冬亦如之 明古官以大司成爲祭酒大樂正爲司業其說近理 大學主教者與大樂正主樂者有別郝京山借今官

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 三

漢興爲博士傳體十七篇藝文志漢興制氏以雅樂

我就此論四時在學釋奠之事凡學者謂禮樂詩書之學於春夏之時所教之官亦各釋奠於其先師故云秋冬亦如之婚若教書之官亦各釋奠於其先師故云秋冬亦如之的一時皆然教禮之官秋時於聲宗之中釋奠於其先所教之官者謂所教之官也若春誦夏亞則太師釋奠之官釋奠也皇氏云其教雖各有時其釋奠則四時各有其學備而行之引周禮日凡有道者有德者使各有其學備而行之引周禮日凡有道者有德者使各有其學備而行之引周禮日凡有道者有德者使各有其學備而行之引周禮日凡有道者有德者使各種於一樣之下四一次王世子

各有其學備而行之引周禮日凡有道者有德者使各有其學備而行之引周禮日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啓宗者此周禮大司樂交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啓宗者此周禮大司樂文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其學也故云此之謂先師之類也後世則亦各祭於其學也故云此之謂先師之類也以大司樂掌樂故特云樂祖共餘不見者周禮文不具也云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者皆漢書儒林傳文按書傳伏生濟南人故為秦時博士孝文帝時以書教於齊魯之閒詩有毛公書有者毛公趙人治詩為河間獻王博士高堂生者魯人

者以其主於行禮非報功也 設薦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以下之事釋奠所以無口 知也以其釋奠直奠置於物無食飲酬酢之事故云 故發聲爲億以三時釋與獨不言夏故言夏從春可 語之聲言此等之人後世亦可為先師也疑而不定 其事也其儒林傳詩書及禮多矣而不言者以其非 聲律世爲樂官頗能記其經鑽鼓舞不能言其義是 禮樂故不引易與春秋云億可以爲之也者億是發 俊異也又有傳易及春秋不引者以此經唯有詩書

禮記詳說 長樂陳氏日奠者陳而奠之也古者釋奠或施於山 《卷六十四 文王世子 盂

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此施於學者也山川 及下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 道者有德者使教馬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此經 川或施於廟社或施於學周官大祇大會同造於廟 凡釋奠者必有合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王制出征 宜於社過大山川則用事為反則含奠甸祇社奠於 **耐廟禰亦如之此施於山川廟社者也大司樂凡有**

> 宗傳者亦謂各於所習之學祭先師夫周公孔子非 各自奠之不合心至於一元先賢於西學祭樂祖於瞽 凡釋奠者必有合也種者日若周有周公魯有孔子 人君以師保萬民者也自孔子以前日聖日賢有道 古者民以君爲師仁鄙壽天君實司之而臣則輔相 其先師疑秦漢以來始有之而詩書禮樂各立師不 所繫於是始有師弟子羣居以相講授者所謂各祭 得同也自君師之職不修學校廢井牧壞民散而無 有德則未有不生都顯位沒祭大烝者此非諸生所 周魯之所得而專也而經各立師則周典安有是哉 交王世子 夫

禮記詳說 卷六十四

能以相逼則秦漢以前爲士者斷不若是之隘

矣然而春秋戦國之亂猶有聖賢爲之師秦漢以來

亦可見世變日降君師之職下移而先王之道分裂

於學故記人識於禮而傳者又卽其所聞見以明之

猶有專門爲之師故所在郡國尚存先師之號奠祠

嚴唛方氏日釋奠止言三時而不及夏者茲誦

師

地

夏則因春故也

新安王氏日先師蓋有所指習樂有樂之先師習禮

有禮之先師讀書有書之先師鄭云禮有高堂生樂

若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又日

廟社之祭不止於釋奠學之祭釋奠而已

可古所謂先師其人不可知矣 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此皆漢人引以爲比則

已有教之地與業但末說教之時先行釋奠之禮故 獻酬故不云祭云釋奧也先師謂古先賢傳禮樂者 無定論因無明注故也不知前章春夏教干戈三節 新裁此學字諸說有以地者言有以學業肄者言紛 所詞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其官皆以時釋與也 四時小禮故不及先聖言春則夏可知秋冬亦如之 師之屬釋置也與安也安置品物於地無尸無飲食 郝解春調世子學土當春入學所謂春詞也官謂大

禮記詳說 卷六十四 交王世子 丰

道哉故春教以彭誦則太師奠於彭誦之先師教以 於一堂則精神鼓舞其尊敬道藝之心不振而自起 作於釋與時使學者閱聲觀容宛然神會帝王之德 之原於所自出也必有合者以樂模寫前聖之德合 樣看 於此補出則此學字當與凡學世子及學士學字一 學有先師道藝之宗也使釋奠不行何以示敬 道自先聖先師而來釋奠者欲學者採道脈

> 敬道之心寍 纂訂此亦教世子及士之法也 為夏字之誤者非言春官不言夏官者誦弦同官也 一不油然與 春兼夏在内謂官

禮莫厚於釋奠莫薄於釋菜釋奠有迎牲有酌獻有

授舞者器之禮所以致恭於先聖釋菜不舞不授器

釋奠用幣此不用幣有不同不得槩以釋奠爲厚 按學字照下立學學字如字讀不必作教 不殺牲但以蘋藻行禮非報功故略也 據下節

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

陳注諸侯初受封天子命之教於是立學所謂始立學 交王世子

也立學事重故釋奠於先聖先師四時之教常事耳故 以幣必與幣為禮也始立學而行釋奠之禮則用幣四 惟釋與於先師而不及先聖也行事謂行釋奠之事必

時常奠不用幣也 鄭注謂天子命之教始立學官者也先聖周公若孔

聖先師也天子云四周釋奠於先師不及於先聖者 學必釋與於先聖先師則天子始立學亦釋奠於先 先聖先師及行事之時必用幣而行禮諸侯言始立 孔疏此明諸侯之國天子命之始立學者必釋奠於

馬冬讀書則典樂之官釋與馬國子之觀斯禮也其

以達其尊敬之心矣至於秋學禮則執禮之官釋奠

干戈則小樂正籥師與於干戈之先師蘋藻之深足

大

則諸侯 之國故知此始立學者擴諸侯也但天子立虞夏殷 學也故王制云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是也知非天 周四代之學若諸侯止立時王一代之學有大學小 子始立学者以此下文云有國故則否是廣記諸侯 析句其義非也 具其文此行事必用幣繫於釋奠之下皇氏乃離文 器成及出軍之事其告用幣而已按釁器用幣下別 則四時常奠不用幣也皇氏云行事必用幣謂禮樂 四時釋與亦不及先聖也始立學云必用幣 此謂諸侯新建國天子命之始立

應记詳說 卷六四 丸

為重故及先聖常與爲輕故唯祭先師此經始立學 黨也州及篴以下皆謂之序故州長春秋射於序學 與鄉同處其在鄉學故學記云黨有庠是鄉之所居 周公近孔子處祭孔子故云若若是不定之辭立學 周公若孔子者以周公孔子皆爲先聖近周公處祭 記云循行序部云循當為遂是州遂爲序也云先聖 飲酒養日辺迎於庠門之外注云库鄉學也若州黨

於周公而孔子生於春秋之末先王立學未必以周 故奠先聖先師 新安王氏日鄭云先聖若周公孔子然周之學制備

> 法之也 先聖夏學則以禹爲先聖殷學則以湯爲先聖東膠 孔為先黑云無先聖先師 長樂劉氏日周有天下立四代之學虞庠則以舜爲 焉是以四時釋奠率國子舞而奠幣所以致誠而 胃子學士及其學則景仰先聖先師之道以爲模範 爲之先師以配饗馬此天子立學之法也欲使國之 則以文王爲先聖各取當時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 先聖鄭以此爲例則可以此爲先王之禮則非也 川釋奠當與 鄰 國合然唐

文王世子

禮記詳說 卷六十四

嚴陵方氏日師不必聖聖 及於先聖者重其始故 14 蒯 師可知必始立學然後 荢

鳴燕羣臣嘉賓叉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則凡接 者也謂雖有恭敬而非幣帛以将之不可也如詩鹿 儀物何以示敬誠之道焉孟子日恭敬者幣之未將 講義釋奠於先師示有所專也示有所專則人 已放行事必以幣也 其道而敬其業矣幣者儀物也所以將敬誠 人交神之禮雖有幽明之異其於將誠之意則一而 者也 知信 無

馬氏日必以幣者有以加其禮 业

故也 而此則用幣非諸侯之隆於天子乃始教之重於時 教惟先師也而此則及於先聖四時常奠惟釋菜也 教能先師也而此則及於先聖四時常奠惟釋菜也 新裁此諸侯始封天子命之教而立學者蓋四時常

之不合也

聲於是時也天子則視學爲逐養老者謂用其明日

大合樂調春人學舍菜合舞秋預學合

也鄉飲酒鄉射之禮明日乃息司正徵唯所欲以告

若唐虞有藥龍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各自奠

於先生君子可也是養老之象類

歷其禮乎歷其禮子一時常奠惟釋菜而此則用幣豈非以諸侯始教而禮於先聖先師爲及行釋奠之事必奠幣以爲禮蓋禮於先聖先師爲及行釋奠之事必奠幣以爲禮蓋者以為一人一必字要看見立學之初重其事而隆其禮意

禮記詳說 卷六十四 文王世子 宝 按此因上釋奠而言始立學釋奠之禮較上加隆

據下節合樂兼承上兩釋奠則四時常奠不得僅謂

凡稱**與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凡大合樂必遂養老**

如魯有孔顏之類則不合祭鄰國之先聖先師也未知聖先師則合祭鄰國之先聖先師本國故有先聖先師樂之時人君視學必養老也舊說合者謂若本國無先則雖釋奠不合樂也常事合樂不行養老之禮惟大合陳注凡行釋與之禮必有合樂之事若國有凶喪之故

鄭注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鄰國合也

途養老者謂用其明日也者按鄉飲酒鄉射禮明日

乃息司正云徵唯所欲以告於先生君子可也先生

親往則明春合舞秋合聲之時天子亦親視學也云

是否

電記詳說 卷六四 文王世子 宝體記詳說 卷六四 文王世子 三年 有孔子顏囘餘國祭之不必於魯若己國有先聖先 有孔子顏囘餘國祭之不必於魯若己國有先聖先 一個則不須於鄰國合也當各自祭故云有國故則否 一個則不須於鄰國合也當各自祭故云有國故則否 一個其祭此先聖先師

謂致仕者君子謂鄕中 是養老之泉類 有德行者此皆老人也故云

學之釋質則有常時者有非時者春官釋與於先聖 先聖然後以幣則釋奠於其先師非必以幣也凡大 有故則否與曲禮歲凶祭事不縣同意然釋奠及於 此意也釋質必以幣所以禮神必合樂所以樂神國 **尊而不親故其祭疏宗廟天地之祭其疏數不同如** 於先聖者德之小者親而不尊故其祭數德之大者 長樂陳氏曰四時釋奠止於先師始立學釋奠則及 合樂必遂養老則釋奠之有合非大合也 禮書日

禮記詳說 卷六十四 文王世子

畫

廟宜於社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反則釋奠此告祭也 釋奠也釋奠之禮有牲幣有合樂有獻酬大祝造於 **視學出征執有罪反以訳馘告必釋奠焉此非時**之 先師秋冬亦如之此常時之釋奠也凡始立學天子

朱子日以下文考之有合當爲合樂從陳說國故當

視學之時也故言必逐養老後言遂設三老五更羣

釋與則幵合之以伯神也有國故者謂凶札師放也

唯是不合

清江劉氏日合謂合樂也春釋菜台舞秋頒學合聲

老之席位者以此

嚴陵方氏日釋奠之有合非大合业大合樂謂天子

為喪紀凶札之類

曾子問曰凡告必用牲幣此始立學釋奠行事必以

舉爵獻從者行酬乃出此釋奠有獻酬之證也然由 合樂之證也門禮觴洒陳席於作薦脯醢三獻 必有幣也學之釋與有合樂則山川廟社不必有合 · 励 社 之 釋 質 皆 有 牲 幣 學 之 釋 奠 非 始 立 學 則 不 釋與有性幣之證也釋與者必有合此釋奠有

> 記之釋菜爲釋奠其說誤也 止三獻也然鄭氏以王制之釋奠爲釋莱奠幣以文 敬之教行焉如此則禮樂豈不爲天下之大教數凡 以教敬也必遂養老所以教孝也一釋鎮合樂而孝 弛縣曲禮凶年祭事不縣同意釋奠於先聖先師所 舞與聲而已有國故則否與大司樂國有大故去樂 王世子之釋奠者必有合爲與鄰國合孔穎達以學 也聘實釋奠有三獻則天子諸侯之於山川廟社不 老者主合樂以行禮也 程與必有合者主行禮以合樂也凡大合樂必遂養 後言天子視學遂適東序 樂書日必有合者合 氥

禮記詳說

卷六十四

養老則視學養老皆同日也鄭氏謂用其明日亦誤

交王世子

經 97-616

采於内足以助治此道素行也 代盛時貴游子弟皆能秉禮出封於外足以禦亂食 重道也合樂以教其崇德也養老以教其致孝也三 重為也合樂以教其崇德也養老以教其致孝也三

不得合配耶鄭之迂鑿類此本交合與大合義自了部群得配孔子而他國非鄰與其國自有先聖者即避記詳說。一卷六十四 友王世子 宝

子视學之日則因而遂行養老之禮焉總之釋奠所一百樂也故不行養老之禮至於大事合樂矣然此非大至於國有凶喪之故雖釋奠而不合樂矣然此非大至於國有凶喪之故雖釋奠而不合樂矣然此非大百樂也故不行養老之禮至於大事合樂之殊真其禮雖

教重道也重道必先崇德所以定合樂崇德必先

遊饌省具是也 大合樂學之後也大合者聲容兼舉之謂養老即親視肅入也言凡大事合樂之時乃天子視學之日故因而遂也言凡大事合樂之時乃天子視學之日故因而遂與上文有合事指釋奠者不同即月令季春之合樂與上文有合事指釋奠者不同即月令季春之合樂與上文有合事指釋奠者不同即月令季春之合樂

纂訂有國故句言雖釋奠而不合樂反言以見必有

禮以爲四時之常事也次節諸侯之祭隆其禮以爲導窾凡學春官三節在二節截首節天子之祭殺其

禮記詳說 卷一个四 女王世子 美

之樂乃天子視學之日故必行養老之禮 事耳非大合也故不行養老之禮惟大事編合六代 因合樂而推及之 釋奠而合樂兼天子諸侯特常 因為首二句總上釋奠不同而皆合樂也末二句又 立學之重事也凡釋奠總上兩邊樂兼聲容故日合

不必兼六代之樂說言大合樂必行養老之禮一大合樂只是聲容具備學有國故則不合樂無故則必合也下交因合樂而

按此節是兩截意因上兩節言釋奠而言釋奠必合

凡語于郊者必取賢斂才馬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

調之郊人遠之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也揭曲藝皆哲之以待又語三而一有爲乃進其等以其序

禮記詳說 卷六十四 文王世子

毛

相旅勸馬所以榮之也人字之字均字皆句絕然成均之學宮此郊人雖賤亦得取爵於堂上之尊以名天子設四代之學上尊堂上之酒尊也若天子飮酒非後選之比也以非士類故疏遠之成均五帝大學之為次序使不混其優劣也如此之人但止目之目郊人

又以其藝為大 侯事官之缺者以待之遠之者有一善則取之以有曲藝不必盡善 造於眾學者皆使謹習其事 又語為後復論說也 三說之中諸司馬日進士謂此矣 曲藝為小技能也誓謹也

使與其罪中自爲高下之次形遇

謂之郊人者雖

得酌於上尊以相旅日成均則處庠近是也天子飲酒於處庠則郊人亦日俊選日郊人賤技藝董仲舒日五帝名大學

他以其序者序文也雖得進眾而不得與眾為一獨 為使命亦舉用之 曲藝謂小小技術若醫卜之屬 為使命亦舉用之 曲藝謂小小技術若醫卜之屬 也誓謹也若學士中雖無前三事而有小小技術欲 也菩謹也若學士中雖無前三事而有小小技術欲 日令待後時若春待秋時也 三而一有為者謂小 日令待後時若春待秋時也 三而一有為者謂小 日令待後時若春待秋時也 三而一有為者謂小 技藝者所說三事之中而一事有善者 乃進其等 技藝者所說三事之中而一事有善者 乃進其等 也以其序者序文也雖得進眾而不得與眾為一獨

俊選但 此郊人其郊人雖賤亦得取爵於堂上之尊以相 也所以榮之 堂上之酒尊天子於成均之內飲酒以恩澤被及於 上之尊卑者酌於堂下之尊故特牲禮主人獻賓及 近是也言虞庠近是成均凡飲酒之禮尊者酌於堂 之學虞庠是舜學則成均五帝學也以無正文故云 謂爲郊人者是疏蹇之故也 有次序而待職 一名日郊人言其猶在郊學也 選而以 缺當擬補之若國子學士末官之前 董仲舒爲春秋繁露云成均爲五帝 **小才技藝者未官之前而不得詞爲** 成均則處庠也上尊 這之者所以

禮記詳說 卷六四 女王世子 元

故云取爵於上尊下之尊以相旅是也今郊人雖賤亦得酌於堂上尊、獻眾賓及長兄弟等及炎賓及決兄弟等皆酌於堂

.政 服 郊語其成材者而已或以德或以言所以取賢也或 長樂陳氏日小學在國大學在郊不語於國而語於 者常多故於賢言取於才言斂也 休 事或以曲藝所以斂才也取賢則出以長而使之 事德進所謂 敛 必事也或 オ 則入以治而使之服果然賢者常少而 德行也事舉所謂政事也言揚所謂 以事舉則不必言也 語 又日或以德進 Ħ 德行言語

> 言語 **贱者必以詳也曲藝皆誓者法也三而有一乃進恩** 道之一曲故也自此語以至於三其中有一 之齊言者事之亥故先事而後言藝謂之曲 矣夫自外 也謂之郊人法也於成均以取爵亦恩也恩與法並 謂之揚德成而上事成而下故先德而後事事者 嚴唛方氏日必取賢斂才於郊學如此則國學可 行而不偏 如 彼其詳而郊之所取 也聖人不求全不責備意與此同然鄉大夫所 所以取之雖略無害於賢而用之也 入內謂之進自下升上謂之舉自隱之蹈 如此其略蓋貴者容以 善可 則以

禮記詳說 卷六四 交王世子 军

才之長短也德與事事與言賢才之別也有德者必

大學亦在

東郊版

賢斂才蓋視其賢之大小

以暫之則又有以見其待人之恕也以事舉或以言揚有以見其立賢無方也曲藝皆有有事與言而有言與事者不必有德也或以德進或

馬凡學用禮未有於成均者令於成均以此有是性也吾成之而已此五帝之事也若禮以辟之祭以應之則致詳焉尊以酌者之左為上所謂取留於上尊者此歟曲萘與形之而已此五帝之事也若禮以辟之。以學用禮未有於成均三王為辟應蓋人均以此

旅語以 事也或薄於德或失於言或認於事雖並誓之必待 則為取賢事於者多則為級才而藝者又君子之餘 故取賢而以 自逐而 也自鄉而進者移於此則漸遠國中之教而有所改 者所以明貴賤之義也蓋德成而上藝成而下 叉語於斯三者荷得一焉乃進以其等而謂之郊人 均 也言成 天子飲餐以 先王之道 **开者由於此則未見國中之教而有所慕是** 而先事成而後者序也旣合曲 德進言揚斂才而以事舉藝誓命合而 彷 則鄉遂之士 禮亦得取爵於上尊也明上之取 有所勸也言德者寅 藝而教於成 者等

人不以一道盡也

相旅甚迂學非也鄭解取爵上尊謂郊人亦得酌酒於上尊以不得取爵於上尊也。注疏以論於郊爲論才於小王制所謂執技藝事上不貳事不移官不與士齒者

立賢無方不拘一途意但知此處進舉揚只各因所可也事可也言亦可也非重德而輕事與言也正是語者論辨學士才能於此學中也要玩三或字見德之法先王所重在土曲藝因論士弁及之郊鄉學也以成德也自首句至言揚取士之法曲藝至未考藝新裁此待民俊之法亦列於世子篇欲世子取眾善

毋論已曲藝亦道德之緒餘正是國家有用之器只 遗籍可知人於世子孰不樂告以善哉 爲有用之材而後已上三者乃立德立功立言之品 藝上說見先王作與人才凡可收者悉陶鑄之使得 是又語時事夫充取斂之心又下逮曲藝之人其無 善而斟酌待之如此但知誓之一事在先下三件皆 上尊榮之以恩也總是法與恩二字此皆因其有 長漸 以法也以其序待之以醴毡遠之疏之以分址取爵 學士中或無德無事等語須分四段看待又語抑之 用之非便使之仕也考藝在取皴之外如注云 畫 此節重曲

禮記詳說 以 卷六十四 **交王世子**

之這之者激勵之也取爵於成均者使他觀天子飲 爲先也或以此進之自外以至內焉事功爲代也或 如有賢德者則錄取之有才能者則收斂之彼道德 此是陶鎔深意 酒於學之禮樂恍然悟道於藝而成爲有用之材也 求之藝在從政之科成人之列者文之以禮樂也要 恐他局於小技而不歸於大道之塗其才亦可惜冉 自隱以至顯也德事言均謂之賢才進舉揚均謂之 比舉之自下以升上馬言語又交也或以此場之 先王取土之廣如此然人不皆土也其有曲藝 且如學養土及其成也而語之何

心典此先王盡選士之法而

亦不遗於曲藝也此選

言揚截上是取士之法下是考藝之法郊學方國之

也日或以見立賢之無方日皆誓見葑菲之不遺待

小學賢才亦勿太誇張進舉揚只是用未便使之仕

民俊之法亦列於世子篇欲世子取眾善以成德耳

成均亦得取堂上之尊相爲旅勸以其非無能之比 賢斂 才之心 耳 賢才使人因誓戒之施而競還正業無非成就吾取 進隱然要正他趨向意蓋薄收平方術正以專注於 新旨此以端土習立意郊人東於藝故不令與土並 而樂之也夫賢才與藝而不遇則寸長必錄矣 目之日如人以其爲小道而遠之耳若天子飲酒於 有可取者則進其等以其序揚之而復別之也然但 能以俟考之於再也及夫再語之時舉說三事而 而投之者又何以待之哉皆誓之使退而謹習其所

禮記詳說 卷六四 交王世子

鄉學馬後用為鄉途之東考藝在取斂之外曲藝小 纂訂郊學在鄉學之外溪學之內 者只就曲藝上看一說三卽上交德興事言也考察 **小技能若射御害數之屬舉說三事而一事有可取** 三者之中或有其一 即進其品等於曲學之上亦好 進舉揚以

憲

心記許說 按此節諸說不一 之以不當專習冊藝亦當勉進於德事言也以待又 德屬賢事言屬才或不分亦可至言揚是一 截言数 其地非再為不變者設也大抵郊學在鄕學之外 即不變移之郊蓋郊必先有學而後以不變者移之 以分取爵士尊是樂之以恩總見待俊士則賢興才 又語是抑之以伏以其序是待之以禮遠之是疏之 藝者或上下兩截平重者平重覺不偏 士下言曲藝或有重士帶言曲藝者或有側重教問 **兼收待藝士則法與恩並用而激物交至之意** 《卷六年四 劉沝二說與注異不錄 交王世子 誓戒也戒 郝謂郊

算也及謂與其數內也 等起下可也言郊人雖遠而於成均亦及取爵上以達之謂猶在疏遠之數非故爲之加遠也於成均 以達之謂猶在疏遠之數非故爲之加遠也於成均 其序中之等非凹入後造之等也其名謂之郊人所 其原中之等非凹入後造之等也其名謂之郊人所 其原中之等非凹入後造之等也其名謂之郊人所

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教世子始立學者旣興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乃退價于

畢 即用幣於先聖先師以告此器之成繼又釋菜以告陳注立學之 初末有禮樂之器及其制作之成塗爨旣

幣告其器成後釋菜告其將

刖

也不舞不授器凡釋

學有米虛東序幹宗也得立三代之學者釋萊於處庠則儐賓於東序魯之屬司兵司戈司盾祭祀授舞者兵也 言乃退者謂屬司兵司戈司盾祭祀授舞者兵也 言乃退者謂

告後又更釋菜告先聖先師以器成將用也故前用畢乃用幣告先聖先師以器成也然後釋菜旣以幣天子命諸侯始立教學又造禮樂之器新成變之旣輕菜告器成將用乃退伭之事也 始立學者亦謂孔疏此一節明禮樂之器初成用幣告先聖先師又

語禮尙嚴也

幣者所以釋始立學釋奠兼有幣也肆師大祀用牲經日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釋菜而己釋奠則有牲焉亦或用幣用幣則有加焉山陰陸氏日始立學必制器言興非因舊之辭釋菜言而6篇~

幣小

·祀用

牲

郊氏謂釋奠者設薦饌酌奠而已無迎

興器者造祭器之間也授數則天子八佾諸侯六佾

長樂陳氏日凡家造祭器為先養器為後國亦如之

,以下事銜於東序據此諸侯亦有東序蓋在頻宮

諸侯之 國命之教而

一姑立學者亦必以祭器爲先則

之禮豈特弟子之見先師婦之廟見而己哉昏禮婦 門內占夢季冬乃舍萌於四方舍萌釋菜也則釋萃 **其摯也束脩若禮於先師則釋菜合舞而夜王世子** 姑其摯也棗栗腶脩若沒而廟見則釋菜弟子見師 之類也授器則文以羽裔武以干威之類也數則可 **奠萊莱盛以**笲笲飾以緇被纁裏加之於橘橋設於 斂釋菜入門喪大記大夫土旣殯而君往馬釋菜於 陳義爲難知因可用之器得難求之義則禮豈淺識 **釋菜不舞不授器者以釋奠旣舞故也工喪禮君視** 乙士所能豫哉 禮書日釋菜之禮猶摯也婦見舅

體記詳說 卷六四 交王世子 亴

門外婦盟執舜以入坐奠於東几上然則弟子之見 學釋菜蘋凝之屬如立學釋菜芹藻之屬蓋以件官 先師其儀蓋此類敷鄭氏謂昏禮奠菜蓋用堇荁入 詩所謂湘之者芼之也與釋葉異矣舞者所樂之極 而已采蘋教成之祭毛氏謂牲用魚苇之用蘋藻則 有片蔥子事处母有蓮荁故有是說菜之爲擊則菜 其為樂之盛故小祭祀不與焉舞師凡小祭祀不興 而樂之盛者也以其爲樂之極故樂成而後韶舞以

舞此旣釁器用幣然後釋莱不舞 嚴陵方氏日有言釋與有言釋菜何也釋謂釋其所

冒是諸侯承天子之命而始立者旣輿器言制作樂

新裁此古人建學制器有告成告用之禮始立學作

無語則無合語之禮凡此又以始立學而事未暇備 執之物而祭之也故其字或作舍奠言物就可薦矣 故也然非以之爲常特可一時而已 賓禮接賓」獻則無酬酢之煩無介則無傳命之助 亦見月令仲春命樂正習無釋菜解復謂事畢而以

址 郝解始立學謂新國初立學也祭器末備必先興器 艦陵胡氏日 復禮其賓於東序唯一獻無介但語可

然後以其器告成於先聖先師釋菜謂不用牲 從簡也 如羽篇干成之器禮華退東序行一獻之禮無副 菜比釋奠尤簡爲告器而已不舞故不授樂工 或日興數同殺牲以血塗其器祭之奠用幣旣釁器 謂又以成均爲五帝學名皆附會之說 之說夫西郊東郊相距非週西郊祭祀東郊飲酒無 之介無旅酬之語蓋學制草創多士末集體樂末興 **庠在西郊東序在東郊雨學相對附會周兼四代學** 老六古 鄭謂釋菜於處庠僧賓於東序據王制處 |文王世子 罕 舞器 用蔬

道敬學之意如此 **夫始立學者器成則告其成器用則告其用古人軍** 資如裝奔吉士類即釋菜中事非以釋菜禮賓平說 **釋菜以告用其禮殺退嬪以下因釋菜而禮助祭之** 事故用幣是用幣以告成其禮隆然後釋菜至可也 之器旣成而塗覺畢也用幣一事舉告成之禮嘉其 事舉告用之禮不舞一獻無介無語於義可也是

禮記詳說 起用幣句與釋菜句對不舞不授器與退嬪以下作 三段相承大意以告成告用該之蓋醴賓卽釋菜中 說約此節諸侯立學而制器簡其體也旣興器句提 《卷六四 **交王世子**

學而事未備故禮從其簡 事也必禮賓者釋菜時有吉士以駿奔其間也始立

朢

塗釁旣畢卽用將於先聖先師以告此器之成然後 新旨諸侯立學之初末有禮樂之器及其制作之成 亦簡乃從虞庠而退僧禮其賓於東序之中飲惟 不授舞者以所執之器事神之禮旣殺則禮賓之禮 釋菜以告此器之將用也然此釋菜禮輕旣不用舞

按用幣是祭以告器成然後釋葉以告此器之用此

者皆協諸義而協故日可也教世子之道類如此

獻無酬酢之陰不必介紹傳命不必合聚而語此

禮記詳說卷六十四終 禮記詳說 子當作衍交 新立學之東房耳未必即備處庠東序數學 說是因前節立學必釋奠先聖先師必用幣合樂此 但自相語可也亦一說 節禮輕故訓告用器不云告學成也退傷東序只是 卷六四 胡氏語可也爲何似是不用介道意 交王世子 聖 教世

禮記詳說卷六十五

祖

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 三王教世子必以 陳注修內者消融其邪慝之蘊修外者陶成其恭肅之

諸中必形諸外故其成也懌此懌字與魯論不亦說平 儀禮之修達於中樂之修達於外所謂交錯於中也有 之說相似旣有恭敬之實德又有温潤文雅之氣象禮

樂之教大矣

文王世子

禮記詳說 卷六古

孔疏此一節是第三節中論三王教世子禮樂及立 情故云所以脩內也 以修內也者樂是喜樂之事喜樂從內而生和諧性 師傅教以道德既成則教尊官正國治之事 鄭注中心中也懌說懌 之事恭敬是正其容體容體在表故所以脩外也 禮所以脩外也者禮是恭敬 樂所

之與外皆有禮樂故云禮樂交錯於中謂交閒錯雜 樂雖由中從中而見外禮雖由外從外而入中是中 於其性情之中發形於外謂宣發形見於身外也謂 威儀和美也 是故其成也懌者謂內外有樂心旣

> 而温文也 **喜悅外貌和美故其成也懌懌說懌也 文者謂內外有禮貌恭心敬而温潤文章故云恭敬** 恭敬而温

長樂陳氏日樂雖脩內未嘗不發形於外禮雖脩 未嘗不交錯於中易曰崇雜而著交錯於中所以爲 則其德成矣故樂之成也心術形而悅懌禮之成也 之道也 **恭敬而温文三王之於世子必始終於此而已不易** 雜發形於外所以為著教世子以禮樂至於雜而

嚴陵方氏日凡學之道立於禮成於樂樂由中 文王世子 出故

濃記詳說 |

卷六五

所有脩之仰勿壞而己兩個合謂之交兩相雜謂之 固有也先王之教人豈能賣之以其所無哉亦因 以之脩內禮自外作故以之脩外然禮樂蓋人之所 文言禮之。此如此 錯温則不暴亥則不野懌言樂之成如此恭敬而温

則禮 始也此禮樂之分也禮樂之交錯於中面發形於外 治外真若禮故樂所以脩內禮所以脩外而教之所 馬氏曰禮樂者所以治其內外之道也治內莫若樂 樂之台也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温文其成也懌有 不止於脩外樂不止於脩內而教之成也此聽

以言其有容也文者以言其有別 以見其內和也恭敬而温文有以見其外和也温者

請義禮樂之教成則交錯於中而發形於外禮則動

容而皆中樂則手舞足蹈而不自知蓋其自得之者

建安眞氏日三王之教世子必以禮樂者禮所以起

此者然樂雖脩內由內以達外禮雖脩外由外以入 和心生則反心消矣其薰陶德性變化氣質莫妙於 人之敬心敬心生則慢心室矣樂所以感人之和心

中二者醺醲涵暢相與無別故其成也但見其悅懌 卷六十五 文王世子

禮記詳說

之主於中者也此皆教以禮樂之功也 而已恭敬温文而已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

新裁此先王訓儲之道必以字重見法律刑名一切 屛去而專以此意禮樂不單泥器數在和序上看故 下文有此成功樂脩內以下泛言禮樂爲教之大不

著世子脩內脩外分治之功此始而分言功之用也

兼中此終而交言功之合也是故下三項皆教成之 以交錯則曰於中中實兼外以發形則曰於外外實 交錯於中重交錯發形於外重發形不可泥中外字

驗也日懌曰恭曰敬曰温文皆有禮樂合一意趣不

可分属 自內以達於外而和順有以充其體中和兼濟而表 然自外以達於內而嚴敬有以制其心樂雖脩內然 有以消融其邪惡之蘊樂之脩乎其內也禮自外作 本不可以不教也而教之必以禮樂焉蓋樂由中出 俱是若實有工夫字眼 切磋琢磨去疵完純無所不用其力也看消鎔陶成 道理交錯發形俱從脩中得來唯脩纔能得成脩者 裏渾融其交錯於中也何如由是英華發外而動問 有以陶成其恭肅之儀禮之脩乎其外也禮雖脩外 工夫 全在一脩字脩有許多和節 文王世子 先王以世子為天下之大 細

禮記詳說

三

卷六五

四

不敬光輝宣著而用罔不和不亦發形於外乎則

樂之教成矣而果何以驗之吾見此心此理流通浹 治益覺旨趣之深長而欲罷不能矣其悅爲何如哉

由是和平之中恭敬之實德寓焉養肅之中温文之

錯發形成德之事也禮樂之妙如此此三王必以之 氣象昭焉和之中有敬敬之中又有和此正所謂交

教世子矣

是分治之外而有合一之妙內外屬身心看中外只 意兩脩字最重脩內二句禮樂分治之功交錯二句 心典凡三王教二句提起兩所以直是透發必以之

分體 温者和順可掬交者交采可觀 形容交錯發形之妙可分內外不可分禮樂以交錯 樂而不能已懌從成來恭敬溫文又從懌生一 內禮樂亦合一了 內脩外總欲涵茲此中和之妙原非兩項工夫故緊 成直是禮樂之教成懌 谿鑄 接交錯云云成字要體貼渾身心內純是一 用言然俱是泛論 懌以心言恭敬温文分德容看 其理是 則心理浹拾雖欲不服習禮 故 下 禮樂原不相離 方著世子 箇中 一句只 偷 和

禮記詳說 綦訂菴 敬而温女而字勿忽過和之中有敬敬之中 卷六十五 女王世子 五

按此節舊講本明而時講名求巧求深反生葛藤如 又有和 懌貼樂恭敬温女貼禮確 交錯於中合言因交錯而! 不 正所謂交錯發形也恭是齊莊不怠情 放肆温則不暴文則不野俱就自然看 切可 發形其成 從 正是發形處 脩內脩外分言 敬 是

說下注意是如

身以輔翼之而 輔及 一公不必備 諸道者也記 唯其 (語使能) 山周 有師 保有

子日師保疑丞疑字瞭不得想止是有疑即問他 皆記文語言也語使能也 輔與三公不必其全備 師保疑丞四輔也 後以行步言出入以居處言愼其身使之謹守其身也 陳注養者長而 鄭注養猶教也言養者積浸成長之 禮 爲說其義 成之之謂審斷詳審言之使通 說前疑後丞左輔右弼爲四 惟擇其可稱職者惟其人以上 **句是記者釋之之辭** 謂燕居出入時 謂爲之行甘 曉 |輔四 之意 也 前

卷六五

謂天子也取以成說 以有四人維持之 不必備其官也小人處其位不如且關 **慎其身者護安護之** 語言也得能則用之無 記 則 肵

明師 保是以世子於師 出故以為燕居出入也 孔疏上云在前在後謂行步動止之節此文言入言 世子曉喻於德義也 教世子以所行之事喻曉也諸於也而每事之上使 保之德故云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 世子之身輔相翼助 教曉喻其德業成就 保是護也輔 以 使 世子外有傅相內有師 世 子而歸 相也翼助 於道 諸德者謂 作記者更 也謂

大

禮記詳說 記之人 天子之事以成世子之記耳 記所云據天子也必知據天子者以有師保疑丞下 之疑可志而不志真之丞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 能也其四輔者按尚書大傅云古者天子必有四鄰 者語使能也語言也言古記如此言四輔三公必使 解前記之人所言以四輔三公不必須備惟擇好人 備唯其人此皆古記之文語使能一句是後作記者 則云四輔三公故知天子也後人作記者取此古記 前日疑後日丞左日輔右日弼天子有問無以對責 卷六十五 更言記日 則是古有此記作記者引之耳注 文王世子 設四輔及二公不必

馬氏目 教之之人則道不虛行故立太傅少傳以養之養之 嚴陵方氏曰禮樂者教之之道也有教之之道苟非 則左右前後出 則正也故出則有師然分而言之固如此合而言之 教養之道欲其知此而已保則親也故入則有保師 将以成其才故也内則炙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 而不揚賣之弼其爵視卿其祿視次國之君也 慎 其身 事而 ij **验 諸德者由淺而至深也保者所以護之故** 輔 **非道也而父子召臣者道之要也** 鼻之而歸諸道也道也者言其所由也 入起居師也傳出保也未嘗不在焉

事所聞者正言所行者正道此所以教验而德成事所聞者正言所行者正道此所以教验而德成藝六儀是也虞夏殷周之有師保所謂設三急也得疑丞所謂設四輔也師保謂之三丞充其數則有傳疑丞所謂設四輔也師保謂之三丞充其數則有傳疑丞所謂設四輔之其數則有輔弼夫能有聖人之能疑丞所謂設四輔之其數則有輔弼夫能有聖人之能是丞所謂設四輔之其數則有輔弼夫能有聖人之能是丞所謂設四輔之其數則有輔弼夫能有聖人之能是丞所謂改四輔充其數則有輔弼夫能有聖人之能是丞所謂改四輔充其數則有輔弼夫能有聖人之能是丞所謂改四輔充其數則有輔弼夫能有聖人之能是丞所謂改四輔充其數則有輔弼之以表明禮存乎其中矣

禮記詳說 如此 山陰陸氏日示示之以象喻喻之以言保者母道 弼之任也三公言及者尤難其人也虞夏殷周有師 書曰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左右蓋輔 師者父道也保保其身體傳傳之德義師道之教訓 疑以承吾後故可志而不志責之丞以比我嫌於不 拂我而相之謂之弼以擬吾則故有問無以對責之 保有疑丞疑擬其前丞承其後比我而相之謂之輔 而已言不具也官不必備此官率六卿有道者兼之 師殺之以事而骱諸德保護其身以輔之歸諸道 何 事而非德孰身而無道記曰有師保有疑丞 《卷六十五 **文王世子** 九

可揚而不揚責之弼能正故可正而不正實之輔以拂我嫌於不能揚故

在後入有保出有師四人者扶持而左右之教安得

諸道也

以

沸言師保之職亦不外教以人倫也記

一者蓋互相發也以一世子之身而太傅在前少傅

新裁歸諸道也分審喻之以上言太傅少傅之教以

人倫也德成也以上言設官備而人倫之教成也歸

一个公司

博為兼官無專職本此今用之 博為兼官無專職本此今用之 博為兼官無專職本此今用之 博為兼官無專職本此今用之 博為兼官無專職本此今用之 「時為兼官無專職本此今用之 「時為兼官無專職本此今用之 「時為兼官無專職本此今用之

經 97-630

禮記詳說 也言教養也教以事而養不聞於動慎其身而養不 以養之者欲其知爲人子而可以爲人父之道知爲 故立太傅少傅以養之薰陶漸染以俟其成也而所 **閒於靜其養始全也** 明無身外之道身順則道合 **保之愼於輔翼中來的天下無事外之德事盡則德** 無食色臭味之欲故保順其身以輔翼焉歸諸道是 人臣而可以為人君之道而已是故太傅則以君臣 之事德卽忠孝之德身是世子之身蓋世子在內不 日以下 卷大去 則言師保傅之在於得人也事即事父事君 **文王世子** 先王以世子之德不易成也 全看一養字身教養

稱內脩外以至於成須由此輩輔導得人蛋詢教而 一記詳說 │ 卷六五 女王世子 士 本剛之喻就世子說喻諂德喻字就師說上交禮樂 教喻之喻就世子說喻諂德喻字就師說上交禮樂 一次禮樂 新旨此節雖教以人倫卻以教得其人爲主二審字

禮

成屬行玩是以字見非是不能喻成意教喻之喻就心典立字欲字指三王說首知字兼行在內父子君臣重在子臣一邊欲其知句是養之之意太傅二句臣重在子臣一邊欲其知句是養之之意太傅二句孫養之也

祭訂此

(倫 也歸諸道也以上補言師保之職亦不 外教以

世子倫常之教也德成以上言故官之教以

世子說與上下兩喻字不同

會之後段末何就記文說三王補在言外 或與虞同或與問同不可考記者總處夏商問言之 皆不必備言人難得也及者非謂旣設四輔又設二 日四輔周之師即虔之疑周之傅即處之輔弼夏商 人倫也記人只要意明不必女法之整齊讀者須善 故曰設四輔及三公言處之設四輔及周之設三公 太師太傅太保曰三公虞之時前疑後丞左輔右弼 宇見禮樂脩內外全須有人輔導下文德成而教算 以便文也此節教喻德成成字正應上其成也懌成 公也師保之閒不言傅疑丞之閒不言輔弼者從省 文王世子 周之時

心形於

一卷六十五

圭

父師司成統應此成字 傅是矣而忽兼言師保下遂申明師保而引記言以 按此節文法錯綜首言立太傅少傅下接言太傅少 此道奉世子觀太傅之德行謂太傅所示世子之德 成未必然也 是大臣專教世子之官不在學中教士或曰即大司 四輔三公結之四輔結師保三公緒太傅少傅 行非太傅自己德行也事不順則損德每事教之而 曉喻以脩德身不慎則悖道教之慎其舉動而旨歸 審君臣女子之道以示之使世子行

一也一一君子曰德德成而教尊教望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之謂

陳注君子日德此德是指世子之德世子之德有成則 官正而國治世子為君之謂也 **教道尊嚴而無敢慢易者故凡居官守者皆以正自處**

山陰陸氏日君子成德之名

嚴陵方氏日言君子有君國子民之德也蓋教世子

道故也教真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學至於此然後能 必使爲君子故以是言之德成而教尊者爲其能重

禮記詳說

卷六五

文王世子

馬氏曰官正以言其近國治以言其遠董仲舒曰正 為君故曰君之謂也 所以成者眾矣而獨言君者蓋有德而無位則教未 民正則遠近內外莫不一於正與此同意也夫德之 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萬 必尊官未必正國未必治也有君德而又有君位然

新裁君子曰德當作德曰君子教尊官正國治是虛 序是虛道理若不是倫理上見他秋然有序雍然不 論其理末句言召德已其也 徳成遣重人倫說和

後可以及此地

於道

道與德無大分見於行謂之道體於身謂之

菡

乖何處見得他德成要把,禮樂合到人上方是時說

平重者非

未為若而君道已備異日出震繼離不過舉此措之 (新日知以身作則日教尊臣工視效日官正發庶則 (新日知以身作則日教尊臣工視效日官正發庶則 (新日知以身作則日教尊臣工視效日官正發庶則 (新日本) (本未始不可觀上節設立許多官無非為人倫 之典德字承上禮樂人倫水人倫是實理就其中之

記詳說 卷六十五 文王世子 宝额门一說君子曰徳頗難看以君子曰爲記者之辭

今世子以君之德備君之理故曰君之謂也與大人一以君子為君之罪也何恰相照應甚妙君子既在有以君子為君之罪也何恰相照應甚妙君子既在有以君子為君之罪也何恰相照應甚妙君子既在有人以君子為君之子亦覺無味疑問云君子曰德言君以君子為君之治而質木君之德故曰君子則一德言君之所以為君子者曰德也太費周折如摘訓卽一一德字何以為何如小注教世子使為君子則是

以人倫三節世子德成而君道備以見所關之重不以人倫三節世子德成而君道備以見所關之重不以人倫須專設傅師保等官以司其事非樂正等所能並等前之也教尊不承上證樂人倫之教作師嚴重公司不豫敬。教禮樂前已有樂正等官故不待言教

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仍為之。善以王堪問之曰為人臣者無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况善以王堪問之曰為人臣者無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况,他尼曰昔為周公攝政踐唯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

之事備矣語氣同

導案凡三王三節首節教以禮樂也次節教以人倫

爬記詳說 陳注前言周公相踐阼而治此缺相字而下文又有周 周公位冢宰正百工此言攝政踐作而治是以冢宰攝 成君之善宜乎優爲之也 殺身為國猶尚為之今周公不過迂曲其身之所行以 也今舉世子法於伯禽而教成王是迂曲其事也人臣 其身以善其君乎此人人正己而物正之事周公大聖 子法於伯禽者非自教其子蓋示法以善成王也吾聞 行踐作之政非謂攝居天子之位也孔子言周公舉世 公践阼之言皆記者之失也以世子之法教世子直道 古人言為人臣者殺身而有益於君猶且為之況止迂 卷六十五 文王世子 劉氏曰書蔡仲之命曰惟 屯

人也故優為之

鄭注間之者間之於古也于讀為迂迂猶廣也大也 身于廣大也今乃廣大其身謂其身得廣大以善其 之事及在學行一物而有三善之事故云抗世子法 言周公自優饒光益也所以光益者古人益君則身 殺其身有益於君不辟殺害猶尚爲之死周公于其 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 孔疏此一句是第三節中覆說周公教成王為世子 君乎周公優為之其周公比殺身之人則優饒為之 處危亡周公益君身居與顯又古人益君則勤苦周 仲尼聞古之言為人臣者

> 委曲其身以正其君為聖人優勝之道也故能成其 謂周公迂迴委曲設教如成王有過捷伯禽之類皆 黃氏曰蓋迂者迂迴委曲之義也優者優勝之義也 是語辭迂為迴達故讀于為迂從廣大之義也 公益君則逸樂是於身有優饒於德又廣大也 教物善之旨正在於斯矣 臣者殺身益君猶可豈不可繼立周公之道哉則立 公盡心以成其太平之功仁聖之德皆可則效為人 大功其先引殺身益君者教後世弱輔王室者如周

櫃記詳說 長樂陳氏日迁身非直躬者也殺身非迁身者也迁 卷六十五 文王世子 太

言踐阼於成王言游作踐以位言遊以政言 之事此所以爲迂也然不爾不足令成王知君臣長 身以善其君者易殺身以有益於君者難為人臣者 居人臣之位而攝天子之政抗世子法於伯禽以善 嚴陵方氏曰于者曲也與于則于同解己見彼周公 幼之義先儒當問周公之道曲而當者此也於周公 之也蓋周公以臣而擴君之政成王以君而學世子 於其難者猶且為之況其易音乎此周公所以優爲 成王告所以致曲也優言為之有餘而不迫也

馬氏曰爲八臣者無以有己殺身以成其仁者有矣

過則撻伯禽成王不可撻也撻伯禽則成王夘警矣 己為君矣不可以教世子者教之惟以教世子者教 建安真氏曰周公抗世子法於伯禽者蓋成王雖幼 則君子之所欲也周公所以優為之 非君子之所欲也若夫有以益於君又有以存其身 故殺其身有盆於君則爲之然而殺身而盆其君則 纂訂于曲也一說與于則于之于同廣也大也謂周 伯禽使成王覩之是乃所以善成王也傳言成王有 公善君而辱顯廣大其身者也不可從

龍記群東 卷六十五 新旨優為固見得公的力量全要發質美意 **亥王世子** 尤

迁其身以善君如此我問之曰人臣之義苟有益於 行其忠焉勿誨之術人臣殺身而不足者周公于身 以善其君乎宜乎周公優為之蓋於委曲廷折之中 君雖至於殺身預為之況迂曲其身末至殺身而 長上之道以教伯禽共意則在於善成王也夫周公 有言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代治舉世子事君親 而有餘此周公爲別國之元勳也夫子贊而美之有

按殺身可為是甚言之以見足身善君為周公所樂 爲優是爲之有餘力意

世子不可不慎也

為世子則無爲子之處矣故云以爲世子則無爲也君 以教其子然後可以保有天下之大不然則他日為子 於世子以親言則是父以尊言則是君能盡君父之道 陳注武王旣崩則成王無父雖年幼未知君道若以之

禮記詳說

者不克負荷矣可不慎乎

鄭注以爲世子若爲世子時

亦學此禮於成王側

《卷六玉

文王世子

辛

餘不足觀矣 處者父之位覽海內之士而近不能教其子則其

孔疏凡教世子之法必須對父成王旣幼未能治 子君臣之義也 無父今若以成王為世子時則無為世子之處故抗 為人君應須教以世子之法然後能爲人君成王旣 世子法於伯禽使伯禽與成王居令成王學之知父 武王旣崩則成王非復是世子今

經云以爲世子則是周公全用世子禮教之故云若

爲世子 抗世子法於伯為使之與成王居欲其相觀而善故 然則居君父之位操使令之權其可以不知臣子事 嚴陵方氏日盡八之道無他在乎参彼已之情而已 也此文繼言長幼而上則不言者以事人使人兼之 人之道哉既居天子矣又不可以世子之法加之故 以為世子則無為也以實則不為世子也
時言難 爲君禾能從阼 與世子時無 異故云

石林葉氏曰父子主恩君臣主義於爲子而教則易 圭

放也

腾記詳說 講義夫教養世子而不能使之知父子君臣之道非 道教之德使自得於已而不以義傷恩也 《卷六十五

兼濟天下之道始於父子君臣之義也能善養世子 者使知是道然後可以兼天下而有之矣故曰養世 惟不能以善世子亦非所以兼濟天下之道也何者

兼天下而有之者兩失之奏此所以不可不慎也易 而有之者兩得之矣不得夫教養世子之術則與夫

子不可不慎也得其教養世子之獨則與夫兼天下

日傾 斯狗以往其無所失矣亦是意也 日凡天下之爲人父者於其子雖有父之

臨川

吳氏

親而無君之尊也凡天下之爲人君者於其臣雖有 因論人君儲養之當謹也是故六句泛說治人之道 其心盡其道而不敢忽慢簡略也 之親而無君之尊者猶不可不知教其子況兼親尊 者而有之有之謂有父之親有君之尊也彼但有父 **尊則君旣爲之父又爲之君然後能兼天下尊親** 君之寫而無父之親也唯君之於世子其親則 新裁首節禪言周公善成王次節方言善之之事而 二者而有之者其於教世子而可以不慎乎慎謂盡

尼記詳說 卷六十五

奎

周公教成王事爲證非偏重周公與上節綰也 養世子也此章要看善成王與養世子的善養二字 而未句申重之也 世子以下因周公迁身之事推言君之所以教世子 忠孝所以然之故而使之性焉安焉與之俱化也這 委曲以教成王况爲君父者乎以公爲訓無非要君 云欲令成王之知矣子君臣之義這義字要玩乃明 大凡教的工夫直致養的工夫便委曲深婉了自交 見得周公非成王父也君也尚

樣是善成王處此段工夫豈不是養中得來時說把 **教字代養字者非** 候內單舉君父倫理入輔導意

不用禮樂

不過即其所得於君父者而以若父天下耳豈不兼

爾記詳說 卷六五 交王世子 一定是不可不知耳是故先知為人臣之忠然後可以為人父孝慈一道也先知為臣上兼天下要看得好蓋 大型,是不可不知耳是故先知為人子之孝然後可以為人父孝慈一道也先知為日上兼天下要看得好蓋 一定是不惟有己之天下而且兼有世子之天下也 市是君不惟有己之天下而且兼有世子之天下也 一方之法不可不知耳是故先知為人臣之忠然後可以為人父孝慈一道也先知為人臣之忠然後可 以為人父孝慈一道也先知為人臣之忠然後可以 以為人父孝慈一道也先知為人臣之忠然後可以 以為人父孝慈一道也先知為人臣之忠然後可以 以為人父孝慈一道也先知為人臣之忠然後可以 以為人父孝慈一道也先知為人臣之忠然後可以 其實重下二有字

為人君仁忠一理也先知幼以事人之第然後能為 與人君仁忠一理也先知幼以事人之第然後能為 與人君仁忠一理也先知幼以事人之第然後能為 與人君仁忠一理也先知幼以事人之弟然後能為 與人君仁忠一理也先知幼以事人之弟然後能為 與人君仁忠一理也先知幼以事人之弟然後能為 與人君仁忠一理也先知幼以事人之弟然後能為 與人君仁忠一理也先知幼以事人之弟然後能為 與人君仁忠一理也先知幼以事人之弟然後能為

○ 大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當盡君父之道以教之不可不順也不順則何以保天下之重哉
 ○ 大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當盡君父之遺以教之不可言君竟也子之天下即君之天下君教世子說玩一集子上絕不同兼天下而君之常說就世子說玩一集子上絕不同兼天下即君之天下君教世子而使之保字蓋世子之天下即君之天下君教世子而使之保字蓋世子之天下即君之天下而且兼有世子之天下。
 ○ 大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當盡君父之道以教之不不可言說
 ○ 大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當盡君父之道以教之不不可言說

按此節承上周公善成王而推言之首六句論理成

使账 王幼 父言謂君父能教世子則可兼後世之天下而 之尊以教之則後日爲君可以保天下而不失如此 **方入事王義也屬下** 折予意兩有字即著世子說有父之親有君 兼天下而有之就世子說為順而時講以 又是推 開 說 長幼 一與事 有
フ

我齒讓何也日有君在則禮父在則禮然然而眾知父子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日將 文王 世子 **〜道安其二日將君我而與** 是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日有

心部說 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 卷六十五 人齒讓之一事也三善謂眾 長長也然而衆

陳注一

物

事也與國

人則知父尊彌甚故云邪知父子之道父子天性自

然故云道君臣以義相合故云義長幼有等級上下

故云節以幼将事父成人事君故先父子後君臣長

於君臣故在下父子長幼親屬易明故云知君

和合於後始顯故云著也此世子齒於學者

學之人讓齒其不知禮者見之而疑其知禮者從而

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君我君臨乎我也世子與同

也如此而界知父子之道矣其二其三皆此意學之教

臣以

義

之曰父在之時常執謙卑不敢居人之前其禮當如此

皆正矣 之也語古語世樂正主世子詩書之業父師主 其德行一有書作一人謂世子也世子有大善則萬那 孔疏物猶事也謂與國人齒讓之一事而三善者謂 鄭注物術事也 良善也真正也 學教 可主也 | 一人也元大也 於 成就

履記詳說 眾知父子眾知君臣眾知長幼是其三善則下經所 兄在則證然者於世子無兄故不云兄在也故世 義亦通云父在則禮然君在則禮然直云長長不云 知禮曉其意而答之言父在則禮然者父在之時恆 齒於學國人觀之日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者國 云者是也俗本皆云著於君臣之義而定本無著字 須謙退不敢居人之前故云刻在則體當如此 人謂不知禮者疑而發問 而眾知父子之道矣者國人見世子雖貴尚届降於 卷六十五 文王世子 日有父在則禮然者是

經 97-638

也言世子有大善則萬國以正此經所謂世子也何 也云一一人也一人謂世子也元大也良善也貞正 謂樂正主太子詩書之業父師主太子成就其德行 君臣異於義合故云謂之臣也 以義相合不云為臣而云謂之臣者世子於君雖曰 為臣禮也斯語辭也然父子天性故云為子也君臣 於是各知算其君父故世子所以父在爲子禮君在 國人間世子爲君父之在而居臣子之禮不敢自寫 每早铺子職云辨具等正其位注云位朝位是也 唯在學受業時與國人齒若朝會飲食則各以位之 文王世子 司是職司故為主

禮記詳說 有賢良方正故良為善易文言云貞固足以幹事故 釋詁文云元是首故爲大也論語云温良恭儉護漢 直云一一人者恐為一時之事故云一人謂世子也 《卷六五 芼

貞爲正也 朱子曰語曰此書太甲篇文有本作人正謂天子而

之可也

言為唯其以人合故止言謂之也內則父子外則君 嚴陵方氏日齒讓者序齒而相讓也父在斯爲子君 在斯謂之臣或言為或言謂之者唯其以天合故直

> 子在我長幼在我而君在彼其言也亦以此父在斯 子孝臣斯忠矣故日事父孝故忠可移於君學之為 山陰陸氏日眾著於君臣之義辭閒容於緩辭也父 故以父稱之 爲子君在斯謂之臣變爲稱謂者言見孝一致也爲 定矣不嫌不治亦治在成王者也此篇始日周公相 司成之事周公践阼亦目下事不言而治王是天下 父子學之爲君臣學之爲長幼於此有學焉蓋紫正 少師則此言父師蓋太師也以其質 文王世子

者严書言父師

臣長幼則內外之所兼有也內外治則國其有

不益

禮記詳說 踐阼而治次曰周公攝政踐阼 則周公踐位久天下愈益不疑 卷六十五 而治卒日周公踐阼

而國治也 幼足法而後民法之也故曰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 也君在則居臣之節知所以尊君也其父子君臣長 馬氏日凡入學以齒父在則居子之節知所以親親

臨川吳氏曰得者謂於父子君臣長幼之道無所失

也

新安王氏曰樂正司業前章所謂大樂正授數是也 **父師司成所謂太傳少傳有保有師以成世子之德**

者也

善便包下國治意玩數國人自見故父在四句明世 子當齒於學意故學之爲父子至國治推世子所以 冒齒於學是一物故世子玉知長幼之節矣是得三 於貞世子有君道也體元之善則仁以長人立事之 下申言所以齒讓成化而引古語證之也首二句作 新裁長幼之節矣分上言世子行齒讓而眾因之化 **郝解齒讓謂以年齒相遜讓眾者謂眾人著明著** 幹則貞以及萬國 石林葉氏日一人元良萬國以貞蓋乾始於元而終

文王世子

禮記詳說 即上知父子之道三段也自父在至此總謂齒讓於 節教之爲父子之教便是教他齒於學非平時預設 學乃爲臣爲子爲幼的當然故先王教世子齒讓以 等句知其齒讓也看得一貫方識書意二斯字見當 成治化意須知通節只齒讓二字畫之子與臣之節 **盐為臣為子為幼之道及世子齒讓於學而父子君** 也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即能齒讓於學也而國治 然意節即齒讓禮節也齒讓於學正執爲臣爲子的 長幼之道得即能齒讓也國治即知君臣父子之道 即齒讓也學為父子三句即教以齒讓也父子君臣 《卷六法 荛

> 惟彼世子於臣子之職備於一身尊親之道得以兩 全於臣者不全於子則雖尊尊而親親之道不在也 於正也父在至親親也或以為承上或以爲起下章 臣長幼之道得則國皆知齒讓之節而君臣父子長 全於子者不全於臣則雖親親而尊君之道不在也 合為說而不知其爲正解惟世子而巳之意蓋他人 並進世子一人之善大矣萬國臣民從其知行皆歸 也良善也即知行各造其極之謂一有二句言知行 屬知父師主於成就世子之德行以成德屬行元大 幼之治成也引古語樂正主世子詩書之業以明善 文王世子

禮記詳說 道得了 意思所以謂之道得若是止於習其虛文便說不得 道得可見世子在學中序齒眞眞見得君父在我與 得此齒讓國治是聚著於父子君臣長幼之道 得而國治則教成之驗也學之是教此齒讓得之是 是明世子當商讓之意惟其當齒讓夫是以教之道 行的略無一毫以勢位自居念頭中有心解力行的 人臣人子的分一般此禮是我性分職分內實落該 看三善得之道得的兩箇得字齒讓於學如何便說 盡此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所以惟世子而已此正 卷六十五 縣訂世子句要看簡惟字蓋平等齒讓是自然道理性世子商讓去其狹貴之心乃能得此三善國人觀之三段總只發明三善之意注不知禮者疑知禮者是也指在學時說屬知父師司成所謂太傅少傳有是也指在學時說屬知父師司成所謂太傅少傳有保有師以成世子之德是也指不在學時說屬知父師司成所謂太傅少傳有子商學之時正國人屬目之地凝於禮者將目世子所謂一物者何其齒讓於學之謂也何以言之夫世子齒學之時正國人屬目之地凝於禮者將目世子所謂一物者何其齒讓於學之謂也何以言之夫世子齒學之時正國人屬目之地凝於禮者將目世子所語計說 卷六五 文王世子 三

子君之儲貳有臣道焉而臣爲君屈臣之節也居子已愉於父子之道矣其二日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其知禮者曉之日有是在期禮然嫌於自尊以抗君也則國人之觀感者自善明主盡事長之禮然而國人之衆知長幼之節矣此則國人之觀感者自善明夫君臣之義也具三日期主盡事長之禮然而國人之衆知長幼之節矣此則宜盡事長之禮然而國人之衆知長幼之節矣此則宜盡事長之禮然而國人之衆知長幼之節矣此則可之。 一物行而三善皆得也然而世子必齒讓者何也蓋, 一物行而三善皆得也然而世子必齒讓者何也蓋, 世子君之繼體有子道焉而臣爲君屈臣之節也甚可 世子君之繼體有子道焉而臣爲君屈臣之節也甚了 一物行而三善皆得也然而世子必齒讓者何也蓋, 世子君之繼體有子道焉而臣爲君屈臣之節也居子 也則國人之觀感者自善 世子君之繼體有子道焉而臣爲君屈臣之節也居子

> 政臣之節是引分自安有見於今日之為子也無見於他日之為宗子也小心畏義有見於今日之為臣 地無見於他日之為宗子也小心畏義有見於今日之為臣 及無二上之嫌也此世子之所以必齒讓也故教之 原無二上之嫌也此世子之所以必齒讓也故教之 原子事父焉教之為臣事君焉教之為幼事長焉君 臣父子長幼之道世子得之於身而國人知不忘親 不二君不陵長而人皆從治矣此齒讓之化也古語 不二君不陵長而人皆從治矣此齒讓之化也古語 之德行世子一人有大善萬國遷善而以之貞正成 之德行世子一人有大善萬國遷善而以之貞正成 之德行世子一人有大善萬國遷善而以之貞正成 之德行世子一人有大善萬國遷善而以之貞正成

禮記許說 一致新莽居攝祭演之鵬貫此語基之 以下文更端故善此以結上文周公相践阼之事然因 陳注石梁王氏日此當爲衍文 之道得則能行齒讓不待言國治內亦包眾知眾者 親即齒讓也學之云云包齒讓在內父子君臣長幼 下二句而上加二句以明之也 道曰義曰節只古人支法不拘不必深求其義 司成似照教人倫節 人元良本書語而加以樂正二句則不詳所出或引 一邊下半節雖不言齒讓而皆有齒讓在中尊君親 三問答是設言鬥爲日謂之曰眾知曰眾著曰 相字並啟明堂位周公踐天子位之說其後馴 一卷大十五 交王世子 父師疑作傅師 劉氏日此四字說者 可業似照教樂節

節淺看世子不可不知尊君親親長長故教世子者

長幼之道得而國無不治父子君臣長幼重子臣幼

必教之以爲父子爲君臣爲長幼世子於父子君臣

率陽冉戰旭 乖 撰

長幼之序。 展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明女子之義。 交王世子

庶子掌國子之倅倅副貮也國子是公卿大夫士之子 陳注庶子司馬之屬官正於公族爲正於公族也問聽

則貳其父者也

鄭注正者政也庶子司馬之屬掌國子之倅爲政於

公族者

福記許認 卷木木 女王世子

畫

唯主共政介而已故證為政也庶子司馬之屬掌國 侯謂之庶子職掌與諸子同故周禮序官鄭注云戒 子之倖者按周澗諸子下大夫二人屬夏官司馬蕭 公之 赦 有刑 殺 皆君之所為非 庶子所正故 知庶子 是正定之正今按在下皆論公之接待族人及犯罪 日庶子掌國子之倅者倅副也鄭注諸子云國子是 理公族朝祭施食吉凶刑罰之事 孔疏此一節是第四節中之上節也論庶子之官治 以經之正字乃

長樂劉氏日正政山諸侯立官掌其宗族之政治則

公卿大夫士之副貳山言副貳於父也

山陰陸氏曰周官所謂諸子即此庶子燕禮曰古者則以睢交教之恤乎下則以子愛自貴者始故也教之事乎上則以孝邠教之変乎旁

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

廬陵胡氏目正謂公族之所取正倅先儒謂庶子諸侯之官誤矣

新裁此舉庶子官為政公族之道公族即諸侯卿大

始也教之事乎上則以孝弟交乎旁則以睦友恤乎一夫士之子言教世子而緣之以正公族行法自貴者

則以子愛父子長幼盡乎公族之人教之孝與子

子官大約以正名定分為主 明序可見族人不患情之不通而患分之不肅庶 應不目明发子之親而目明義不日明長幼之情而 應不目明发子之親而目明義不日明長幼之情而 推看來甚是可從 看箇正字與下義序二字相照 整然知意要旨重孝第二字子愛孝之推睦友弟之 與然知意要旨重孝第二字子愛孝之推睦友弟之

灣記詳說 一卷本土 文王世子 三 是設庶子官以正公族馬正之如何教之以孝弟為 是設庶子官以正公族馬正之如何教之以孝弟為 是設庶子官以正公族馬正之如何教之以孝弟為

講家以分配為說然運言其理亦可施於下自子孫以及其餘也下文又言父子長幼故按孝弟事役兄也睦友當是睦族交友子作慈慈愛

朝於公內朔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

陳注內朝路寢之庭也言公族之人若朝見於公之內

上子弟雖貴弘處下也。 為同性之臣則一以昭穆之長幼爲序父兄雖慶必居。 如則立於西方而面向東與者在北以次而南然旣均

鄭庄內朝路府庭

内朝是路寢庭朝也 即司士為之按周禮司士掌路寢門外之朝則知此 上子部雖貴而處下 知路寢庭者以下云其在外 上子部雖貴而處下 知路寢庭者以下云其在外 上子部雖貴而處下 知路寢庭者以下云其在外 上子部雖貴而處下 知路寢庭者以下云其在外

記詳說一卷六六 女王世子

四

于與玉藻所謂朝者諸侯之朝也蓋天子庫門之外一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庶子掌之其在外朝司士掌之玉藻一之法司士 亨胡儀之位朝士掌外朝之法交王世子一之法司士 亨胡儀之位朝士掌外朝之法交王世子一長樂陳氏曰周官太僕掌燕朝之服位宰夫掌治朝

則又有外朝明矣諸侯內朝司士掌之其官與天子者交王世子所謂外朝也玉藻於路寢之外言內朝王世子所謂內朝者玉藻所謂路寢也玉藻所謂的路寢無朝也太僕掌之諸侯亦有路寢有外朝則交外朝也朝土掌之路門之外治朝也宰夫司士掌之

說約該其字皆指公族言纂訂以齒以下晚庶子治之不踰处兄一簡宜添出

其在外則則以官國土為之

於記詳說 (1875年六 | 東王世子 五 | 東王外朝路寢門外之朝也若公族朝見於外朝與異

亦司馬之屬主為朝見之位次者姓之臣雜列則以官之高卑爲次序不序年齒也司士

鄭注外朝路襄門之外庭司士亦司馬之屬也掌羣

孔疏外朝謂路寢門外之朝也若公族在於外朝與臣之班正朝儀之位也

馬之屬也掌拳臣之班正朝儀之位也按周禮司士之東派庶子之下主之可知故不言也。言司士亦司則內朝庶子主之出上交內朝不云庶子爲之者以則內朝庶子主之出上交內朝不云庶子爲之者以與同處位次之時則以官之上下不復以年齒也

士門西東面北上與天子不同周禮司士屬司馬故 上者諸侯之朝按大射卿西面北上大夫北面東上 內朝也故王模云朝於內朝朝辨色始入君日 視之退適路度是也其朝位天子之朝三公北面東 外朝朝士所掌三機九棘之朝則此路門外朝亦為 云亦司馬之屬司馬掌墓臣之班正朝儀之位皆司 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其士門西東面北 朝路門外之朝也此對路寢庭朝爲外朝若對庫門 僕從皆在路門之左南面是在路門外地故 掌正朝儀之位王族故士虎上在路門之有南 交王世子 知此 出而 圃 太

寢之庭均爲同姓之臣也使不以齒爲序何以爲親

次節使之知官守之嚴抑其志也

夫公族朝於路

司士掌奉臣之版正朝儀之位外朝乃其職掌庶子

首節使之知一體之誼聯其心也

恩哉若公族朝於路寢門之外雜於異姓之臣也使

不以官為序何以明貴貴之義乎故必辨官守之等

必居上子弟雖貴必處下惟庶子職之也豈以義掩

親之仁乎故立定東面之位列昭穆之倫父兄雖賤

士職文

谷大大 六

賤者可知矣自三公而下皆在所司而以士名官者 嚴陵方氏日北上則所尊在內也臣有貴者以齒則 大故守廟祇而名之日守祇典律同而名之日典同 司至於土則朝之所司悉矣且古之名官多以小該

馬氏日內朝以齒則公族有所伸外朝以官則公族

新裁其朝於公此句統管兩節上是內朝主於親親 有所屈有所伸有所屈皆先王治宗族之道 下是外朝主於貴貴添出庶子所掌對司士爲之蓋

> 禮記詳說 也豈以恩掩義哉 卷六十六 交王世子 七

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 隨其爵之母卑貴者在前賤者在後也以官隨其官之 陳注宗人之言掌禮及宗廟中授百官以職事者以爵

職掌使各供其事也

宗人掌心之官及宗廟授百官之事以爵者隨爵之 鄭注宗八掌禮及宗廟也以爵貴賤異位也以官官 中則如外朝之位也言立位所在如外朝之位也 孔疏此論同姓公族在宗朝之禮故云其在宗廟之 各有所掌也若司徒卒牛司馬奉羊司空奉豕

尊卑貴者在前賤者在後又以官之職掌各供其事

位當水故鄉注周禮司空奉豕與按五行傳馬屬火 牛周上離屆本羊屬火大屬金豕屬水司空奏官其 屬司馬汝此云司馬奉羊大人屬司寇按五行傳云 奉下無交过云知奉豕者按周禮雞入屬宗伯羊人 以下部之族周起司徒奉牛牲司馬奉羊牲其司空 祭祀之時官官各司其事更無正文故引司徒奉生 **各司在第二十司馬奉羊司空奉豕者以經云以官謂** 直云奉牛奉羊奉豕者據諸侯三卿以言之故不云 而周禮司馬蓋馬牲者以其主馬故特使供之此注 別言及宗廟則堂禮謂宗廟之外諸禮皆掌也云

禮記詳說 卷六十六 **文王世子**

雞犬及馬 木

長樂劉氏日宗人者諸侯掌禮之官也天子則日大

說

之中則如外朝之位孔子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 長樂原氏日外朝主敬宗廟之中亦主敬故在宗廟

爾是宗廟朝廷之儀一也

者也度目於宗農日太宗周日宗伯其義一也然屬 嚴陵方世日凡有族則有祀祀則有宗宗人蓋典祀 於禮省皆宗之所典其名止以祀爲義者五禮以祀

> 典禮之宮而百司職事其所司也位如外朝者何如 蓋此時公族與異姓同列外朝乃辨分之地而宗廟 首句提起則如二句虛說位以對越祖考等之外朝 新裁此公族與祭宗願其列位任事各隨分與守意 定位者故以贸屬位官以治事者故以官廚事耳使 隨其酹之質卑貴者在前賤者在後也事投宗人者 朝廷所不殊也事以駿奔有廟授之宗人蓋宗人乃 之以有事爲榮寓激勸之意也 何如隨其官之職掌禮官典禮樂官典樂也蓋爵以

築訂其在宗廟之中句通管兩項末句兩承以爵屬

禮記詳說 定位以官風授事此指公族之卿大夫助祭君廟者 卷六十六 **交王世子** 九

其事則宗人授之也位則以爵事則以官也 按此節文法頗拗言在宗廟之中其位則如外朝也

其登俊獻受賢則以上嗣

之先時就酌酹解鎮於釧南俟主人獻內兄弟畢長兄 使嗣子及長兄弟升堂相對而該也以特牲禮次序言 陳注登自堂下而升堂上也俊食尸之餘也尸出宗人 第及眾賓長為加爵之後宗人使嗣子飲**鄉南之貧**問 嗣子盥而人拜尸執此奠爵嗣子進受復位而拜尸答

建者避君也故少牢禮無嗣子舉奠之文 之懷最在後今言餘獻受爵以重在餕故逆言之歟 文之餕最在後今言餘獻受爵以重在餕故逆言之歟 之齡最在後今言餘獻受爵以重在餕故逆言之歟 之齡最子之長者為最上也此謂士禮大夫之嗣無此 其嗣子飮畢拜尸尸叉答拜所謂受爵也嗣子又舉所 禮者避君也故少牢禮無嗣子解到之與八縣尸尸拜而受嗣子答拜所謂獻

鄭注上嗣君之適長子以特牲饋食禮言之受爵謂

> 應記詳說 卷六六 文王世子 土 愛嗣子答拜則此經所謂獻也特牲又云無算爵之 受嗣子答拜則此經所謂獻也特牲又云無算爵之 是兄弟以上嗣為主 言適長子者是適子之中長 人授事以爵以官謂眾官皆為其事 其登餘獻而後餘 長兄弟以上嗣為三事以經文連於上宗廟之中宗 人授事以爵以官謂眾官皆為其事 其登餘獻而後餘 長兄弟以上嗣為三事以經文連於上宗廟之中宗 人授事以爵以官謂眾官皆為其事 其登餘獻而後餘 長兄弟以上嗣為三事以經文連於上宗廟之中宗 人授事以爵以上嗣為三事以經文連於上宗廟之中宗 人授事以爵以上嗣為三事以經文連於上宗廟之中宗 人授事以爵以上嗣為三事以經文連於上宗廟之中宗 人授事以爵以上嗣為三十宗廟之中宗 一卷六十六 文王世子 土

有子孫獻尸之禮云大夫之嗣無此禮辟君也者按為爾人之數外子孫別有獻尸故鄭注小雅云天子則與爾受而飲之故此經問之受爵也云獻謂舉奠洗為所以進尸此謂士禮若天子諸侯除此為爾受而飲之故此經問之受爵也云獻謂舉奠洗上嗣舉奠者以特牲無受爵之交唯有嗣子舉尸之上嗣舉奠者以特牲無受爵之交唯有嗣子舉尸之之則與美國皆可以嗣今云上嗣是嗣中最上云受爵謂

辟正岩也

少年饋食無嗣子與與大夫尊於士而不舉與故知

則此經所謂受爵也特牲又云嗣舉真洗酌入尸拜

越而已放有所先後 而後默慰而後受腎者特牲言行禮之序此言其尊 長樂陳氏日特牲之禮受爵而後獻獻而後餘此餕。

子為之士者前分三事虛請末方露出嗣子字面 對也獻者謂上嗣嘗受爵於尸矣已而復酌獻尸也 類也獻者謂上嗣嘗受爵於尸矣已而復酌獻尸也 類也獻者謂上嗣嘗受爵於尸矣已而復酌獻尸也 類也獻者謂上嗣嘗受爵於尸矣已而復酌獻尸也 對此於至與以賢若迎牲君執引大夫從士執獨之 對此於至與以賢若之, 對此其致懷獻受爵

慶記詳説 参六十六 文王世子 生

以酌而與尸交拜其受萬也惟嗣子飲鈉南之奠爵馬與陪既受而洗爵酌獻禮之先於餘者也有受爵馬與陪既受而洗爵酌獻禮之先於餘者也有受爵馬與陪既受而洗爵酌獻禮之先於餘者也有受爵院與於明而之與爵禮之先於餘者也有受爵。

尊祖故敬宗敬宗故重嫡也

上嗣是公族適子之爲士者此慘獻受爵是禮之行。遵窽據注云此謂士禮大夫無此禮者避君也則的一

以齒之下其外朝既云司士為之則内朝自然應子

治之也所以在此者當是簡札遺脫故在此也鄭不

無償父兄之上也然此句應承第二條前臣有貴者

於正家廟之中者與上節宗廟之廟不同蓋上是君

接乢分明承上公族言注疏漏址之宗廟此是士之家廟也

按乢分明承上公族言注疏謂此士禮大夫無此禮

深合と住う三人の 深注四之當再考

灣記詳說 卷六六 女王世子 当

計官之大小故雖有三命之貴而列位不得踰越在一郎不有與父族計年燕會則別品獨坐在賓之東疾則亦不復與父族計年燕會則別品獨坐在賓之東疾之事則與庶姓同一命齒於與里再命齒於父族三一命不齒不齒者特為位不在父兄行列中。

事則與庶姓同者其餘韶非內朝則皆並計官也見 言者略耳 鄉公外朝亦陶故云暗於內朝則然云其餘聚會之 治之治公族之禮也唯於内朝 削然者

嚴唆方氏目前言司士爲之此言庶子治之者治上

道也為下道

祭訂此言庶子治内朝之禮如此內朝以齒前已言 之此只要說出庶子治之與前司士爲之相對以足

前意旦

新旨三命不踰父兄篤同姓之義也 亥王世子 内 先王立庶子

禮記詳說 之官治公族朝內朝之儀子弟雖有三命之貴不敢 《卷六十六

踚越無領之父兄而居其上也蓋序其齒而不序其

街論其親而不論其位蓋不以義而掩恩也

具公大事則以其喪服之精隱爲序雖於公族之喪亦如

序列位次則辨其本服之精臟使衰處者在前衰精者 皆斬褒然衰制雖同而升敗之多寡則各依本親庶子 在後非但公喪如此公族之內有相爲服者亦然蓋亦 陳注此謂君喪而庶子治其禮事大事喪事也臣爲君

是庶子序其精繏先後之次也以次主人者謂雖有庶

長父兄尊於主人亦必次於主人之下使主人在上 高

親也主人主喪者次主人者主人恆在上主人雖有 鄭注大事 謂死喪也其為若雖皆斬衰序之必以本. **父兄循不得下**酯

麤者居前服精者居後故云亦如之 臣雖皆斬衰其庶子列次之事則以其本服之精產 雖於公族之内有死喪之事相爲亦如之爲死者服 為序衰െ者在前衰精者在後 孔疏此謂君喪而庶子官掌之事也大事謂君喪其 文王世子 言非但 公喪如此 以次主人者

禮記詳說 一《卷六十六 玄

鏖斬齊為極精 也書傳何處謂斬蹇為精乎但 魔是知斬為精齊為魔若如皇氏說總麻小功為極 為精故鄭注雜記云臣爲君三升半微 之精麗調衰服縷布精廳也皇氏云以爲喪服 謂雖有庶長父兄尊於主人仍次於主人之下使主 臣為君斬衰令言服之精魔為序故知必以本親服 人在上居喪主也 麤也云微 故知大事謂死喪也云序之必以本親也者按喪服 於廳之外別更稱斬見其哀癇之甚故於斬衰而 細焉則屬於麤者謂得入齊衰之下不復 以其經云則以其喪服之精廳 細焉則屬於 断衰 八八廳

主雖族人父兄尊則主人猶不得在父兄之下而齒父兄類不得下齒者言主喪之人當在於上以為喪稱斬耳是禪斬褒細乎皇氏之說非也云主人雖有

「大田送死足以當大事故調之大事服軽則 「「「大事庶子序列位次則辨其公族中本服之精**羅為** 大事庶子序列位次則辨其公族中本服之精**羅為** 大事庶子序列位次則辨其公族中本服之精**羅為** 大事庶子序列位次則辨其公族中本服之精**羅為** 大事庶子序列位次則辨其公族中本服之精**羅為** を養者在前精者在後也至於公族之相為服者亦 を養者在前精者在後也至於公族之相為服者亦 を養者在前精者在後也至於公族之相為服者亦 を養者在前精者在後也至於公族之相為服者亦 を養者在前精者在後也至於公族之相為服者亦 と表表。 「大事、所述」 「大事、所述」 「大事、所述」 「大事、成本」 「大事、成本 「大事、成本」 「大事、成本 「大事、成本」 「大事、成本 「

如其特廳前後之序也雖有庶長兄弟尊於主亦必禮記詳說 | 卷六十六 | 交王世子 | 土、

按臣皆斬無精魔之分本服精麤以公族言也纂訂以次句但蒙公族而言若嗣君則又不待言矣。次於主人使主人在上為喪主也

世降一等一些公與族族則是經為賓膳率為主人公與父兄商族食

人之身也豈可以賓客之道外之故異姓一人為賓而陳注公與族人燕食亦庶子掌其禮族人雖眾其初一

尊而與反眾則位序尊卑之尚者為親親之道也族食使膳率為主與之抗禮酬酢君尊而賓不敢敵也君雖

會食是降一等也

鄭注同宗孫相賓客之道。君尊不獻酒。親親也

親者稱疏者希

異姓為質也照字為主人者既有其賓**賓必對主人** 但公欲與族人相親若是族人為賓賓禮疏隔故用 但公欲與族人相親若是族人為賓賓禮疏隔故用 犯」與與族人就食之禮庶子掌之也則異姓

有親疏燕食亦隨世降殺也 於食世降一等者族食謂與族人燕食也族人既 然實故列位在父兄之坐上與族人相齒見親親也 就主故注云君尊不獻酒 公旣不為主族人又不 就主故注云君尊不獻酒 公旣不為主族人又不 於食世降一等者族食謂與姓燕飲則燕禮云宰夫為 有親疏燕食亦隨世降殺也

因無實之之禮也故燕族之賓不以同姓而以異姓則尊之而已非親之也親真親於同姓則君於同姓飲酒言立賓以象天是也然主人者尊賓旣謂之資嚴陵方氏日凡燕之禮必立賓以備剛酢之儀若鄉

禮記詳說 兄齒則以門內之治而長幼之節不可廢故 官也使所以養君者養賓焉則君子之厚意公與父 族以教民睦此因祭而燕也其禮之詳雖不可考要 焉國語日時茲不淫此時燕也詩日諸宰君婦廢徽 長樂陳氏曰先王之與同性有時燕焉有因祭而燕 為之也膳字解見篇首主人即周官所謂獻主也謂 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坊記曰因其酒肉聚其宗 主雖然君臣之義又不可以燕廢也故使膳幸為主 之燕則若於程臣亦有賓主之道焉故不可以無獻 人而已蓋燕飲以食飲養賓而膳宰以食飲養君之 卷六十六 亥王世子 大 也.

之無五宗子以與族人燕飲於堂內賓宗婦之庶羞

主婦以真飲於房由是觀之燕族之禮不特天子諸

侯而已

使異姓一人為賓君尊不可陪賓使膳幸為主人若

公與父兄燕公執躬子禮不以貴先父兄也如族人

郝解公與族人 燕飲同姓一本不可以賓禮疏之必

置西亭下者為將以燕飲 與然則自尸觀

至於兄弟

禮記詳說

新裁此言公與族人燕食之禮亦庶子掌其事也首 一卷 在六 文王世子 丸

兄弟比兄弟降一等之類

會食品物之降殺會遇之疏密視世次之親疏如從

也 也膳宰一人為主示不與君抗禮也夫如是則公與 句作冒庶子使異姓一人為賓示不以賓禮外 隆者 兄齒示親親之恩也族食世際一等又有親親之殺 族人不在賓主之列而亦不復拘上下之分故與父 總之曲盡己情而使族人得伸其情推恩之極 其族

端說不與上 事馬蓋燕必有賓主然族人為賓則以客待之嫌於 新旨異姓二句輕歸重在與父兄齒一句族食句更 - 親矣故異姓為賓膳宰為主人 所以别族人也甘 接 若公與族人燕食之禮庶子掌其

樂無算以盡歡其大率蓋與諸侯燕禮不異諸侯燕

族人與و兄齒雖王之尊蓋亦不以至尊廢至親也

特牲館食禮祝告利成做庶羞設

於西序下鄭氏引

書傳口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終日大宗已侍於賓奠

然後最私熱私者何也已而與族人飲也此徹庶羞

位升降之儀院優而坐立監相禮羞庶羞以盡

一愛爵

食也其食世降一等所以辨親疏昭穆以序之所以

明世次也夜飲以成之所以別異姓也若夫几席之

之服皮弁服即於路寢宰夫為主異姓為賓主與族

人燕於堂后師內宗之屬燕於房其物餚蒸所以合

於族人 或云上云蔣其禮隆故有賓而與父兄齒下云族食 甚雅講家有從孔疏分年說者亦是作另一截看 兄繭之外言其父兄則公與之齒若其餘族人共食 非燕也無賓亦不與父兄齒但序其世數各降一等 則論其世數等與各降一等猶言為一行也陳注再 按此節於顯族食若作一事看則下族食當在與父 以食多人 云與族人燕食似另是一事但謂燕食有降殺似不 明公雖 二·親疏而燕食亦隨世降殺 至尊亦與父兄之人序齒至於合族 也

坐上消俗云席上既云齒則非謂坐在上也 卷六六

文王世子

丰

孔疏云列位在父兄之坐上此

禮記洋說

以為全位耳備之

其在軍則官於公禰

公禰謂遷主載在齊車隨公出 行

者也庶子官既從在軍故守衛此齊車之行主也 鄭注部從軍青公繭行主也所以遷主言禰在外親

Ш 事則守於公孫者公爾謂遷主載在齊車隨公行者 是遷主而呼為兩者旣在外國欲依親親之辭 也庶子官既從在軍故守於公齊車之行主也行主 疏此一節明庶子從行在軍及公行庶子留守之

> 說約此在軍之禮东子官因 一云史記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則彌字亦不必 從行 Ho 有以自守於外

作祕字看

纂訂庶子在軍則守衞此齊車之行主焉此庶子從

主載於齊車謂之公禰庶子官旣從在單則守 新旨此言有司從王師之行爲行主之衞 是庶子官守之 此言公族之軍禮也君行則奉题 須知 此字

衛此

齊車之禰主為意外之防也

按此正可證遷主之爲禍而注猶欲改禰爲祕誤 桶

禮記詳說

文王世子

之說甚無理 又誤矣,獨主於七廟是新悉入者故出軍載之就 卷六十六 祕主因在外而稱禰以見親名不正 主

可大廟諸炎守貴官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 公岩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正**室

宗廟宮室也正室公族之爲卿大夫士者之適子也大 居言貴宮母廟也貴室路廢也下宮下室則是親廟與 也無事者謂不從行及無職守之人也公官總言公之 廟大祖之廟也諸父公之伯父叔父也宮以廟言室以 陳注上章專言出軍則出出疆之政蓋朝觀會同之事

燕寢也

廟通異語 部注剖朝観會同也 謂守路寢 下宮親廟也下室燕寢或言宮或言 正室適子也大廟大祖之廟

禮 記辞說 卷六十六 孔疏上云在軍調庶子之官從公出行此云公若出 無事者守於公宮者與下支為總正室守大廟以下 從公行亦是所掌留守之事 會同不從公行旣掌留守公宮若征伐出軍旗子不 出發是朝覲會同非出軍也其庶子之官公有朝覲 疆庶子不從公行在國掌其留守對上在軍故知此 交王世子 經云庶子以公族之

廟也 以下云下宮上云大廟此貴宮貴室既非大廟周公是魯之始祖故知其餘諸侯大廟皆大祖之 其所居之處訓之至爾雅云宮謂之室室謂之宮此 廟又非下宮下室唯當路寢也指其院宇謂之宮指 貴宮貴室總據路察自氏云或俗本無貴宮者定本 也者謂公卿大夫之適子也按公羊傳云周公稱大 文各言其別無事謂不從行及無職事者正室適子 至

> 禰者公命之也周官小宗伯曰正室謂之門子則正 故在軍則守公禰在國則守公宮繫於庶子則守公 之閒以羨卒之法行於游倅之列及其有事則用之 長樂陳氏曰古之教國子者以什五之法寓於道藝 諸兄諸第者蓋諸兄從諸父諸第從子孫也 適子則諸父子孫亦謂卿大夫之諸父子孫 也不云 **父子孫也然鄭解正室適子不云世子則卿大夫之** 之請父及請子孫之行爲當是見任卿大夫者之諸 是随具婦也此云諧父及諸子諸孫者未審為是君 也故春秋 云立武宮明堂位云武公之廟武 世室 也

禮記辞說

卷六十六 文王世子

室適子也戰則守公禰此以死守公禰者也故謂之 王之於國子教之未嘗不用用之未嘗不教此所以 之尊宗室而君臣之道著諸父諸兄守貴室子弟守 孝愛之深正室守大廟此以承重者守所重也故謂 下室此尊不偪下下不陵上者也故謂之讓道達先

嚴陵方氏曰古者軍行必載遷主 解見會子問守公 祭主故也以其當室故謂之正室以其當門故小完 族之無事謂無吉凶之事者正室守大願則以將爲 極必以其族而異性不得與焉則不以疏聞親故也

無不成之材

鞆高祖以下故云下宮親廟也上云貴室此又云下

上云大廟此云下宮除大廟之外唯有親

知燕寢也云或言宮則下宮也或言廟則大廚

有貴宮

孟

守者非一人矣不可從 話子話孫守穆廟既言宮又言室者以理推之則伯 伯謂之門子其實一 **父守貴宮叔父守貴室諸子守下宮諸孫守下室可** 知孫非穆行而守下室者以其卑而已其日諸則所 室間門阿也父為昭故諸父諸兄守昭廟子爲穆故 也貴宮貴室謂昭廟也下宮下

說約此 居衛室者舊說謂公族爲卿大夫士者之適子與後 纂訂庶子不從行而守此留守事也 守於公宮句冒下三段 出疆之禮因君行而擇人以守於內無事者 正室卽嗣 君

貴宮高智祖廟貴室路寢之室下宮禰廟下室燕寢 言君臣之道不合大廟貴宮貴室下宮下室皆公宮 所居貴室下室是人所居測云公族守公宮篤同姓 新旨公宮二字括下貴宮等須認得貴宮下宮是神 也正室諸父諸子諸孫皆守公宮者也大廟大祖 廟

之 道 也

子於公族之中非從行無職守者使之守於公宮馬

公若為朝覲會同而出而有出疆之政庶

何則公族之為卿大夫士者之遍子皆正體也則守

太祖之廟焉公之伯父叔父於公為尊則使之守貴

宮尊廟也守貴室路寢也公之諸子諸孫於公爲卑

則使之守下宮親廟也守下室燕寢也此皆以公族

之。并,以为之

接公族等公官總提一 諸孫難於區分 說似百理司公族卿大夫士之適子恐與諸 宮室分說不一大抵宮言廟室言 句下分列之 正室作嗣 |
父諸子

居稍明從陳注可也

則皆之孫祖廟未毀雖為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經 陳注諸侯五廟始封之君爲太祖百世不遷此下 ·親盡 示羊

禮記訴說

禮記詳說

《卷六十六

交王世子

茜

後在六六 交王世子

則遞遷此言五廟之孫是始封之君即

五世祖立

故

云祖

君死必赴線祥之祭必告者以其親宗盡也 廟末毀未毀未透遷也此孫雖無禄仕然冠 鄭注赴告於君也實四廢孫而言五廟者容顯考為 昏必告於

始封子也

孔疏此論族人 鄙或至賤吉四必須相告弔購含贈 爲始司子是高祖爲四世也其五世祖是始封之君 高祖若高祖以下唯有四廟令云五廟故云容顯考 皆當有正靈庶子學其正焉 自五世以下其廟不毀故爲五廟也 經云祖廟未毀謂同

長樂原氏日祖遷於上宗易於下雖不爲庶人吉凶

葁

必赴告義也 祖廟禾毀雖為庶人吉凶必赴告恩

必告也以承必告之下故以則言之 赴亦告也以其事急而疾趨以告故謂之赴則告亦 以貴賤之別而亡吉凶之問也故後以不忘親言之 五廟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庶人其親屬未絕不 嚴峻方氏日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云

也雖其孫賤爲庶人其冠昏必告君死喪必赴君隸 世故云祖廟未毀親末盡宗未易服未絕情相聯屬 郝解五廟之孫謂五世以上同高祖之孫諸侯祀五

祥之祭必告君休戚相通不以貴賤閒 卷至六 柔 也

文王世子

祭訂此言冠昏喪禮亦庶子洽之也

五廟自始封以至五世而爲之孫者祖廟末遷數時 新旨吉凶必告者所以親親也親末盡也 未飛仕而爲庶人然冠與娶妻必告於君死 諸侯立

必赴間練祥之祭必告者謂其親未盡也 孫

婎

含皆有正焉。

於之相爲也宜用不用宜免不免有司罰之至於鵙賻承 按此 爲算祖睦族之道後世如立宗法當做此行之

陳注 |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親盡袒免而已拜免說

臬门

說承當作從不必另添發字

郝解族相爲謂公族與公族自相爲禮

見前篇六世以 **谷有正禮庶子官治之有可即庶子也** 真實則含以珠玉磯以衣服四者總謂之贈隨其親疏 **片為於常故育司者罰之所以蔣禮教也騙以車馬賻** 鄭注弔謂六世以往免謂五世 往 用而已矣當用而 不明 當免而 不免

也正正禮也 承讀爲贈聲之誤

盡但有租免故云免謂五世也 **孔疏正謂正禮庶子之官治之使脂贈贈含隨其親 弔禮故言以往四世同** 疏各有正禮 六世以往者從六世以至百世但 高加有緦麻之親五 承文在賻含之間 世則 親 有

禮記詳說 卷六十六 交王世子 毫

竭故弔之而已宜吊不弔宜免不免有司罰之則總 長樂陳氏日 賻財帛含珠玉獲衣服總謂之贈贈送也 身者謂之承凡 麻而上宜服不服者可知也實於口者謂之含承於 隨其親疏各有正禮照膊含褪皆贈喪之物 官正之以禮非訓正爲禮也庶子之官治之使購 則贈含之類故以承為贈云正正 五世而親屬蓋故為之免六世而親屬 王可以爲渠号疏璧者皆承也 禮也者謂庶子之 的軍事馬

庶子治之也 用臨之禮宜弔而 有司罰之至於賭購承合各隨其親疏皆有正禮 新旨有词 族人之相為也五世則有袒免之服六世則有 而是庶子官制之明教也有正 不弔宜免而不免則廢禮矣於是 所以定禮

公族無宮刑公族其育死罪則聲於甸人其刑罪則繼剌亦告於甸人 按书免是一意脂膊逐含是一意

之磬也何人掌郊野之官爲之隱故不於市朝其刑罪 陳注營懸縊殺之也左傳室如縣磬皇氏日如縣樂器

卷六十六 交王世子 禾

所犯罪狀之書而刑之無宮刑者不絕其類也 漢書毎云鞘獄勒盡也推審罪狀令無餘蘊然後讀其 之當纖刺刺制之時亦翰讀刑法之書於甸人之官也

乙日磬 鄭注不於市朝者隱之也甸人掌郊野之官縣縊殺 皆以刀鋸刺割人體也告讀為鞠讀書用法日鞠 **鐵讀為殲殲刺也劑問也宮割廢蟲劓刖**

親示之以官室之守所以教其忠示之以赴告甲免

要服之禮所以教其哀示之以燕食之禮所以教其

所以教其善宗之以廟南之禮所以教其敬示之以

所以教其義示之己盡而猶犯焉然後隨之以刑可

告於何人不忍與眾東之也不忍與眾棄之而必於

何人亦以何人供然爲之物故也蓋不以親廢法不

和滅公然後宗廟可得而事然則以親而體百姓

(事宗廟也雖然不以公畫法故無宮刑

也其死罪則縊之於甸人其刑罪則獵刺刺裁者亦

宮制淫 刑

孔疏此 盡 事及公為之貶降之禮 也容調 一節論公之同族有死刑之罪有司刑法之 縣結殺於旬 人之官令其性命營盡也 甸人掌郊野之官又云磬

> 書於何人之官也 調族人犯 用鑽鑿水利用刀錦接墨刑刻其面是用 刑 吳者欲鐵剌朝割之時 雖犯宮刑不得行官 亦鞠 酮 刑 刑

盧陵胡氏日告如字

書用法謂其法律平斷其罪鞠盡也謂推審其罪狀 皆以刀鋸刺割人體也云告讀為鞠讀書用法日鞠 **令盡也今言公族雖無宮刑但髡去其髮也** 者以刑之殺人皆於甸師氏何得唯告而已故以爲

鐵醛也其容別之屬則割割也敌云官割臏墨劓刖 鞠漢書每云翰獄是也讀書讀囚人之所犯罪狀之 語云小刑

長樂陳氏日公之於族示之以孝弟睦友子愛之道 經 97-656

芜

義掩思 故 有 ılıj 又追之至 於 無及然 後素版 不 炉

嚴峻方氏日 有司告之,使致其刑也公族於五刑之中獨無宮刑 謂之師此言諸侯故止 師所謂王之同姓有皋則死刑焉是也彼言天子 下支所謂不前其類是也 容問縊殺之縣之如勢勢於向 韶之人而已亦告於甸人謂 人 펡 故 匍

学師其屬面耕 據此於王 陰陽 氏 įij 部親矣甸王所自有 餇 師與王共宗廟之事者也周 **梅王藉以共靈盛喪事代王愛看裁** 센 官前 師

交王 世子

禮記詳說

芋

之告之旨於何人蓋甸人郊野之官不於市也 惟 纂訂凡罪以大府為死罪以墨刷肼宮小辟 **狀令無餘粒然後前其犯罪之書而刑之也** 看以刃割之與刑也告盡也即漢書言鞠獄推 殺之如縣所 公族則 訓 卷六十六 詢 16 之間之織駒凡罪之刑皆於市惟公族縊 死罪者蘇唇絲之謂之磬其犯 7. 加刀也獨者以級刺之墨刑 小時者 爲 審罪 也别 刑

有可飲於公具死罪與口泉之罪在大時其刑

接死罪用

門的重之公祭織劉等字俱奇

分矣

不 往

吊為位哭之而已君於臣使有司哭之

孔疏獄成有司謝於公者成平也與言白也爲獄斷

平定其罪狀有

īij

以此成辭言白於公若其所

有司及由在辟及 之日雖然必赦之 **喪無服親哭之** 一無及也 が甸

樂及贈贈之類仍依親疏之等耳親哭之者爲位於異 親疏之倫而不爲弔服者以不親往故也但居外不聽 姓之廟而燕服以哭之也天子諸侯絕旁親故知此言 牲盛饌日舉素服不舉為之變其常禮是憫惻也如其 陳注獄成謂所犯之事訊問已得情實也獻議 刑 也殺

無服是不為弔服

禮 記詳說 鄭注成平也獻之言白也辟亦罪 卷六十六 交王世子 也 至 宥寬也 一欲實

之今無服者不往弔也倫謂親疏之比也素服亦皮 其類也 其罪出於刑也 居往弔當事則弁經於土蓋疑衰同姓則總衰以弔 爲君之思無已 則答之以將更寬之至於三罪定不復答走往刑之 凶非喪服也君雄 白已刑殺 罪既正不可有乃欲赦之重刑殺 マ復也 不 服 E 素服於凶事為吉於吉事為 卿大夫 死則皮弁錫衰以 對營也先者君每言智

之謂追止行刑殺之人 叉白在大牌 出也有司又更自公言罪在大辟公又曰宥之有司 更寬宥及公遣三宥之後爲公意無己有司不復對 某之罪在小母 死罪自 口宥之凡三宥也初有司白公公令寬宥則答公將 **公則走出致此刑死之事於甸人也 族之親則公更吉日寬宥之以法商量使從其寬也** 有司父曰在薛有司旣得公言更往平審埋無可 公之明 及三有有司執法又曰在大辟公又 刔 公日宥之公既得有司之自此公 口泉之罪在大辟其犯 **云 雖然必赦之然猶如是** 公叉使人追 刑罪則曰

禮記詳說

、卷六六

文王世子

葁

言於公 **书服也乃親自哭之於異姓之廟** 其倫之喪無服者謂公身著素服衣裳皆素不舉餌 反命於公者 食為之髮其常禮如其親疏偷輩之喪身不往吊無 及也言其追之不可及也 雖罪重如是必更寬宥赦其刑殺也 孤部行刑者反迴而來告已刑殺之命 公素服不舉為之變如 公不遣刑而云 有司對日 無

> **省常膳哭之如其倫之喪責其化之不遠於宗族也** 中者禮樂之必棄刑政之必加及敢私於其宗族哉 有司之正不可奪也於是素服不舉樂不御正寢不 天工以入道百王授受者禮樂政刑而已也故惇於 **从 其 形 也 終 其 命 也 而 况 於 其 有 服 之 親 哉 然 而 代** 長樂剂氏日聖人之於萬物莫不以道化遂其性也 不幸而悖於中者出於公族聖人猶有三宥之心而

長樂陳氏日三省而又追之與舜欲竊瞽瞍而逃同 兩無服者罪其忝祖而絕之也

禮記詳說

卷六十六

服與好不帥者終身不齒同意

傳日臣義而行不待命者 其君用刑宜寬及三者不對走出致刑於甸人春秋 廬陵胡氏日有司叉日在辟以示後世臣執法宜堅 此也

於上

也作樂盛饌口舉豪副變其飲食衣服居處之常如 王者奉天行歧雕有窥觀之心不能枉天下之公雕 罪人雖當服亦不爲之服猶积哭者不忘親親也蓋 其倫之喪謂 郝解獄成謂訊問得情罪不可解也識獻獄辭 有民主之法終不忍忘同本之愛至於罪大惡極獨 如親疏之倫膊賭謹奠之也但以其為

朱了门

此素服下脫居外不聽樂五字親哭之下

程子曰如其倫之喪無服明無罪者有服

也

脫於異姓之廟五字當補之

思三宥至有司之正不可奪八主之權不能庇其族然後見大公之心眞有不得已焉耳殺之而又素服然的以上十二節正宗族之禮所以教之也此二節說的以上十二節正宗族之禮所以教之也此二節節燕會之禮九節五節祭祀之禮十節出疆之禮十一節節燕會之禮九節五節祭祀之禮十一節也過之禮十二節五節祭祀之禮十四節施刑之禮八節,於一人禮一人。

司不對走出致刑於甸人公念族屬之親交使人追納者之仁旣刑之後不廢親喪之禮 公族之人若称者之仁旣刑之後不廢親喪之禮 公族之人若鄉讀刑法之書於匈人之官但公族不加以宮刑惡絕其類也獄旣成矣有司則謝議於公其犯大罪則召為於不與其刑罪當繼刺割對者亦知於死罪則不殺於市朝而罄縊於甸人蓋甸人主門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日某之罪在小辟公日日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日某之罪在小辟公日門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明議於公其犯大罪則問其過誤也有司又日在辟無赦及三有日遺忘有問其過誤也有司又日在辟無赦及三有日遺忘有問其過誤也有司又日在辟無赦及三有日遺忘有問其過誤也有司又日在辟無赦及三有日遺忘有問其過誤也有司又日在辟無赦及三有日遺忘有問其過誤也可以以及其他人。

禮記詳說 之日 官 乎其閒 辞是也 按前大辟小辟並言而未但言哭之只承大辟一 **弔服但為位於異姓之廟而紊服以哭之也** 其常禮仍依其親疏倫類之喪有贈期之禮而不爲 也追者反而報命於公公衣素服不舉盛饌爲之變 當作刑官說蓋庶子雖管公族之事而治獄當有專 則在小 雖然犯罪必於而赦之有司對曰獄已成無及 反命使者反命當即行刑故接素服不舉云云 **码一句只带言孔疏於在辟云云皆云在大** 卷六十八 古人爲之皆非虛爲套數有實心實事行 有司與上有司罰之皆謂庶子恐不然此 交王世 3

之相形說言雖無服而猶必親哭之也倫即人倫之倫親疏遠近各有倫次也無服親哭

以不

質解前章庶子正公族以下諸

事内

親調

之等孝愛施於死者宜有深遠之思君臣之道以輕重 齒相序所以迕当邪之追也親親施於生者宜有降殺 親之故進之於內也叨父子昭穆不可紊也體異姓體 於屬之親疏親疏之倫不可易奪也燕食主於親親以 能任事也上嗣繼祖者也故爲尊祖之道服之輕重本 **須異性之臣也崇德德之尊者爵必尊也尊賢惟賢者**

言讓道則以貴賤言也 各有能 自異於親之列 鄭注謂以宗族事會 上刷加之正統 殺差也 **文王世子** 體猶連結也 行主君父之象 紀猶事也 崇高也 美 以至尊不 以其 官

禮記許舒 言父子。尿此言兄第互相備也 不敢以庶守君所重 卷卒六 以其貴者守貴賤者守賤上

義 公族朝於內朝內親也此覆釋前第一條言公 族所以朝於內朝者其內親也欲使親在其內故於 孔疏此部第三節中之下節覆明在上公族九條之 第二條一尺宗族在内朝雕貫猶與賤者討年以爲南 内朝也 躺有貨者以齒明父子 也者此覆釋在上

復計年各陸官為次者外朝主尊列不得以私恩為 姓也者此贾辉在上第三條也若族人在外朝則不 列者欲明父子昭穆之木恩故也 外朝以官體異

等是視視之殺也

戰則守於公禰孝愛之深也者

者此炭釋族食之事近者食稠遠者食希每世降

官序司徒奉牛之屬者官由賢能而與今欲尊崇此 者與以德序而廟中行禮時是先祖尊嚴之所所主 人授事以官哥賢也者此覆釋廟中所以授事必随 在德不可私恩故列爵為位是崇高於有德也 四條也所以在廟中行禮用不計年而以官爵列位 為體也 異故雖族人悉以計爵為位是欲與異姓相連結以 **育號於祖也適子是先祖之正體故使受爵於尸及 追也者此 置釋所以登 餕愛 爵用 適子者 大祭祀是** 賢成技事以表之也 宗廟之中以貿爲位崇德也者養釋上第 登雙愛爵則以上嗣尊祖之

禮記洋说 豈得相背東此孝第之道達於下也 燕則以齒而考躬之道達矣者此覆釋前第六條公 序者是不奪人本親之恩故輕重爲序也 已又以本輕者為下本重者為上不計爵尊卑為次 **停不奪人親也者此覆釋前第五條臣服君皆斬** 升段尸質是剪祖之道理也 通達於下也君尚有親而與族人燕則民有親屬者 所以降已每而與族人燕倉齒列是欲使孝第之道 卷六十六 亥王世子 喪紀以服之輕 其次至殺也 耄 公與族 而

貴者守貴賤者守賤賤者誠於貴貴者不相腹犯足 矣者此覆釋前諸父諸子諸孫守貴宮下室之事而 著明也 矣者臣下不敢以庶賤之入守君所重是君臣之道 **学太廟**是尊於宗及廟之室故也 之深也 子守太廟適子是宗室之正太廟是祖之正用適子 行示不自再是李也使守而剪之是爱也乃是孝爱 又使無子官主守之者是為孝愛情深故也載主將 此覆目的第七條公在軍戰伐之事而載遷主將行 正室守太廟曾宗室者此覆釋所以遣適 諸父諸兄守貴至子弟守下室而讓道莲 而君臣之道者

上文言獻愛爵

进业言 解以上見之也此篇

解上文

禮記許說

卷六十六

交王世子

天

護道连也

文王周公所行之法於前又以其意解釋厥義於後 其政令不敢挾貴而踰於禮不敢恃親而慢於德則 文王之範不獨成於其身而又足以成其子孫於萬 所以教後世之為國嗣者必聽於庶子之治而服行 長樂到氏日白此至不前其類也者皆作記者旣載

體同 嚴陵方氏口體謂與之爲一體也與後言體百姓之 宗廟之中序爵以辨貴機爵不踰德故謂之

不德序事以 辨賢否故宗人 授事以官謂之尊賢於

世織

繼承承而不泯也

禮記詳說 卷介八 支王世子

門之左外朝左九棘孤卿大天位焉羣上在其後右 族故土虎土在路門之右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 山陰陸氏口拂此外朝公族蓋不與故周官內朝

焉州長眾庶在其後 謂其者守貴限者守賤引 九棘公族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 日諸父諸兄守貴室子弟守下室而讓道達矣鄭氏 **貴室偽護蓋多下室蓋寡故**

公放分同界也崇德者寫寫則德盛也尊賢者序事 其最重以明肯之不敵也體異姓者異姓一 郝解此覆解上節之黃明父子者齒莫先於父子學 體不以

敢介馬且不疑於無君故曰君臣之道著 敢以君之位而加於父兄然親親不可以無殺故世 奪則予之使無失其為親故也君與族燕以齒則不 者也正室守太廟所以尊宗室而庶子之與異姓莫 凡君之宗皆聞之宗室則親親之意也正室又其正 不若居危之為難故戰守於公禰所以爲孝愛之深 降一等焉,事生之道不若事死之爲至居安之節 彼也而我以禮數紀之間之喪紀奪者對予之名不 或此略而彼詳或此詳而彼略其義皆做此 喪在

臣也為於為不奪人親正室守太廟所以尊宗子明君自盡於為不奪人親正室宗子為族人所尊有君道自盡於為不奪人親正室宗子為族人所尊有君道以辨賢也上嗣繼和故為尊祖服重者居前使主人

子昭而父穆者體異姓謂於異姓雜列時若論齒則內而不疏也父子序昭穆要活看有父昭子穆亦有與軍禮未二段解朝觀會同之禮 內親謂進之於與紀一段解喪禮公與族燕二段解蔣禮戰則一段與避己行於朝者宗廟之中三段解禮之行於廟者與此 世典此覆解前章正公族之禮各有其義也首三段

学生式 川冷炎女冷写写莲写青之禮也頂印比是一个記述說 一个卷六十六 交王世子 甲

直苦是中解守太廟兼生死為是守太廟而族人不 他一題勿泛以序為混講尊賢只重任能一邊勿泛 以辨賢混講尊祖之道尊先祖故重正嫡也不奪之 可易奪也孝弟之道達與諸父齒而孝達與諸兄齒 可易奪也孝弟之道達與諸父齒而孝達與諸兄齒 可易奪也孝弟之道達與諸父齒而孝達與諸兄齒 可易奪也孝弟之道達與諸父齒而孝達與諸兄齒 可易奪也孝弟之道達與諸父齒而孝達與諸兄齒 之為至居安之節不若居危之為難所以爲孝愛之 之為至居安之節不若居危之為難所以爲孝愛之 之為至居安之節不若居危之為難所以爲孝愛之 之為至居安之節不若居危之為難所以爲孝愛之 異姓或列於後故於官者隆尊貴之體也須知此是

> 之親與異姓不同故進之於內以親之此公族所以 以序尚也體異姓句朝廷莫如節以辨分爲體貌若 昭與昭舊出子不得進而與諸父齊班穆與穆舊諸 穆則子爲昭論爵則昭穆紊而父子不明惟論齒則 有內朝也明父子句蓋古制父爲昭則子爲穆父爲 **餐** 百公族朝於內朝三節覆解前應子正公族諸事 父不得退而與諸子並列此所以明父子此內朝所 而總結之於以見制禮之善內親句言公族有服屬 字調守貴守下以賤該貴不可以讓字作貴賤 頠 非君吏 臣輕之道著手君臣勿作輕重當 交王世子 里 朓 看 輕 Ī

學而與父兄並位身高則上不敢並於諸父而孝道以族人成在而序齒則賢者不尊故惟序官則族人不以親近而常伸異姓不以疏遠而見屈是所以體者其爵必尊故以野爲位有德者上所以崇之也此者其爵必尊故以野爲位有德者上所以崇之也此者其爵必尊故以野爲位有德者上所以崇之也此者其爵必尊故以野爲位有德者上所以崇之也此者其爵必尊故以野爲位有德者上所以崇之也此者其爵必尊故以野爲位有德者上所以崇之也此者所以明祖也不奪人起句以服之輕重爲序則重者得致情於所則不奪人之親也孝弟之道達句君者得致情於所則不奪人之親也孝弟之道達句君為解於於於於人成在而序齒則賢者不尊故惟序官則族人

主在年而庶子守之者或處損壞或防傾跌點污乃 室贱以子弟守之則尊不偪下下不僭上而讓之道 族所宗故又曰宗室獨守太廟不與臣同所以尊君 孝愛之深不以數遠茲也君臣之道著句嗣君為公 達次不敢先於浴 而君臣之道著矣諫道達句貴室貴以父兄守之下 然親親不可以無殺故世降一等馬孝愛之深句行 見加 **邪**道 達矣此皆 所以 親 親也

禮記祥說 按此節諸說皆大同小異然以與前交貼合為是內 字有力內 卷六十八 其親也明父子以昭穆看園通然恐其中 交王世子

深正室作世了講世子有君道於君臣之道著不費 字貼父弟字貼兄守於公禰直是父主故見孝愛之 調不改易其親疏之倫不必作親愛之情孝弟達孝 實有父子同入者不可知不奪人親依陳注以倫言 解若以卿大夫士之適子為正室君臣字終難貼不 可來太廟兼生死置讓道達謂子弟讓父兄以守貴

親也親才能而對於庶人賤無能也敬弔臨賻崩睦交之五廟之孫祖廟本學以及人敗無能也敬弔臨賻崩睦交之五廟之孫祖廟本學以及此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不忘故意道在為中共和

酸性方は

H

烈士用言皆庶子之官所治也庶子之

故讓道得達也其無單等者略之

皆和睦女愛族人之道也鄉方所向之方謂皆知趨禮 賢亦必任之今親未盡而已在庶人之列是以其無能 陳注人若任官本無親疏之閒顧賢否何如 故贱之也族人有喪君必敬謹其用臨賻贈之禮者是 Ä. 親盡 间

禮記詳認 必告用必是乙事所以必告必赴者君不以貴仍 鄭注鄉方言 於親放族人有事告赴是不忘親也 孔疏此覆釋前第八條祖廟未毀難及庶人冠 加斯鄉 **交王世子** 親未絕而列 取 統

敬重吊臨賻鼎不使關失者是君親睦和友之道也 罪惡之再至結邦國之功不宜與罪惡相連故於此 官義也不得於第九條覆面先在第八緒者第九是 前宜串不串宜免不免及聞贈必有正焉之事言君 贱其無能也 **治理思天下之人**阿 於庶人賤無能也此解旣與君有親何得爲庶 結也倫理也言為平官治則邦國治理也 古者庶子之官始而郭國有倫者此合結須庶子 极弔臨馬聞睦友之道也者此獨釋 皆知其所為之方矣 若邦國 人者

諸弟皆從嚴以治而無達此是官治邦國有倫只說| 朝廷及喪紀燕食諸禮一一條明便諸矣諸子諸兄|和睦文衆族人之道也 庶子之官治如前章宗廟|

序以次序言則目倫以人所歸屬言則曰方一說邦人倫明於上意倫與方俱不離了父子之義長幼之

說為是也一個有偏尚未在人上說眾指公族言似狹俱推開去

說約古者庶子之官至鄉方總結上數節之意言惟

禮記詳說 言有庶子之官以治公族或謂庶子之官得其理爲 見睦友之道友字作愛字看庶子之官治官字稍斷 言鄉方歸化也通以父子之義長幼之序貫 治亦通邦國有倫眾鄉方孔 字有力弔臨服前弔兌賻盟照前賻贈加一敬字以 此者皆庶子事也古者庶子之官設而公族聽其治 官職上見即父子之義明長幼之序辨也眾以 庶子職治故教立而化行也治以職修言大意總上 按不忘親不忘其所親者也賤無能賤其無能也敬 而天下之界皆嚮道矣有一不趨禮教者乎 應子得其 戰而 邦國開各有倫紀而不亂邦國 之也然有敬弔賻脂之禮者乃睦族友愛之道也凡 明眾以人言鄉方指體教行 不過孝弟睦友子愛便了邦國是宗族之地有倫就 必赴不忘親也親未絕而列於庶人以其無能故賤 至五代之孫祖嗣未毀雖位及庶八冠取妻必告死 新旨官治開公族聽其治邦國以地言有倫指禮教 卷大十六 文王世子 筑 五廟之孫自始封以 推開說或只以公族 國 朾

者不與國人原兄弟也認官,弗爲服哭於異姓之願爲族之罪雖親承以犯有可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用於說公族即眾也累不出邦國之中備之

至過這之也素服后外不聽樂私喪之也骨肉之親無絕

忍弱怒其生生之類耳 及謂之耳。如本之朽腐無發生也此刑不及公族不 計內之親雖陷刑戮無斷絕之理也受害刑者絕生理 決也與稱前也刑於何師隱僻之處者是不許國人見 立正法追用以然者以立法無二制當與百姓一 而謀度音兄弟之過惡也刑己當罪而猶私喪之者以 京·召三 《河之例而不赦者是不以私親而干犯有司 上陸王衙門言居法也公族之有罪者雖是君之親然 體斷

源記話館 题卷六十六 文王世子

哭

正法也 前第九條也犯干也有司獄官也術法也公族之親 孔疏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者此覆釋 有罪公應宜放赦之而猶在五刑者國立有司之官 鄭注犯猶干也術法也 以法齊治一切今不可以私親之罪而干 壞有司之 所以體百姓也者此解公所以不干有司 翦割截也

> 禮記詳說 兄弟也 **寰釋上公族無宮刑所以無宮刑者不可窮其同類 裴無斷絕之理故也** 已親私心喪之也所以私喪之者骨兩之親雖犯刑 遠之也 茶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骨肉之親無 也上公族無宮州在哭與素服之前此在哭與素服 居在外寂不在內又不聽樂為之變常者以其實是 哭於異姓之廟者爲其犯罪忝辱先祖於公法合疏 也者此簽釋上無服及公親哭之事所以不弔無服 絕也者沒釋上右為之素服為之變之事所以素服 卷六十六 **弗马馬瓜哭於異姓之廟爲香祖遠之** 交王世子 公族無宮州不翦其類也者

成注法三。謂同族不宮者是也 既無官刑當是去其髮故掌数云髮者便守積鄭康 待其事終然後別釋公族無宮刑故在後也 之後此覆減刑殺之後君則哭之及素服文相連接 公族

以公族之故乃欲好有司使獲免焉則法失其正矣 嚴陵方氏日有司以正行法故無貴賤親疏之閒荷 故目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百司正衛也刑於隱則 度卡忘也這之者公義也喜未忘則有私爱存焉故 於兄弟特舉中以該上下爾素服居外不聽樂則以 非與眾藥之矣故日不與因人處見窮也公族不止

弟也者此禮釋上致刑於何人之事者異姓則刑之

於甸師照假之處者不與國人謀虐

體不得獨

有私也

刑於隱者不與國人虛兄

正言義也活無二制故雖公族之親猶治之與百姓

日私喪之也夫有生所以傳類也而宮刑則無生之

道焉故公族無宮刑

之而不刑殺是為臣者私其身也君私其親臣私其 罪及翔殺告翔於王奉而適朝土加明楷以適市而 **利與庶民無以異也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共也如使 刋殺由此觀之先王之制雖同族雖有爵其犯法當 刑殺之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 野江李氏日掌四王之同族者奉有爵者程以待弊 身君臣皆自私則五刑之屬三千特為民也賞慶則 **同族犯之而不刑殺是為君者私其親也有爵者犯**

禮記詳說 彩卷六十六 交王世子

責者先得刑罰則患者獨當上不嫌於下下不平於 好使人之見也 於法其所以不肆諸市朝而適甸師氏者為其有恥 上豈適治之逆邪故王者不辨親疏不異貴賤以致

也所以一體庶姓無偏黨也刑於隱謂刑同族於甸 郝翔公旅行罪不得以親干有司之法正道也術道 師隱僻處古用人於市與眾棄之刑於隱者不與國

與自姓 纂訂體百姓何言不因親而縱法以立法無二制賞 體決斷也慮兄弟何謂不刑於市朝而誅

八謀其所親也

禮記詳說 子去其生本則幽閉矣一云腐刑如木之腐朽也 為奄女兩門去其陰也爲奚幽者陰也閉者塞也女 敢犯蓋正法術也截開看亦通與百姓一體決斷不 之廟爲玷辱其祖故遠之也無絕也句言骨內之親 之過惡故不合眾庶見也遠之何雖親哭而於異姓 何師屋舎之中周禮謂之屋誅恐國人謀度吾兄弟 令百姓受公族之侵害也宮刑男子去勢去其陽也 術句常說作一句看一說公族之罪聽有司治而不 雖陷刑戮無斷絕之理也受宮刑則無生理故不以 及公族不忍翦絕其生生之類也 多名十六 **交王世**子 不以犯有司正 哭

字也 胡去其子腸也如擇痛之法俗 也所以體育姓謂法無二制當與百姓一體決斷也 如內親賤無能則所重原不在此異姓膳宰又略而 之也公案服居外耳不瞻樂者私致其喪也所以然 弗弔弗為服失於具姓之廟者為有黍於祖故疏違 刑於何人原處者不許國人謀度吾兄弟之過惡也 新旨此合上共十七節是一章覆解以前不盡相 者以骨肉之親雖犯刑戮無絕之理故私喪之也公 不及且公族之罪一條及補於結句之後此古人交 **必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是則正其法術**

導款原子至類也十七節是一章首節是一章大旨 族無宮翔示不忍翦其類也

罪節又請上交解之所未盡者 道是覆解其就古者庶子四句是總結其意公族之 自其朝於公內至哭之是詳其事自公族主睦友之

按照有同犯剖干犯是阻撓之意不是不合有司訊 是謀度只是議論之意 雲服居外云云 以字不緊隱卽謂甸人不刑於市朝在隱僻處處字 法乃所以與百姓一體斷之也正術也先著解則所 問雖想所以相呼應謂雖親而不以阻撓有司之正 前經脫

禮記詳說 宗人府之職而非今之所謂庶子也 尚私喪之謂私爲之亦並何不著胡下文無絕正明 聚卷左六 交王丁子 庶子之職至此方完竊婦其太煩此或即今 平

一禮記詳說卷六十七

牟陽冉覲祖輯撰

|有司行事與秩節祭先師先聖馬有司卒事反命||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眾也眾至然後天子

蓋警動眾聽使早至也凡物以初爲大末爲小故以大 也卒事反命謂釋奠事畢復命於天子也 **昕爲初明也有司教詩書禮樂之官也與舉秩常節禮** 陳注天子祖學之日 初明之時學中擊鼓以徵召學士 鄭注早昧爽擊鼓以召眾也警猶起也周禮凡用樂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七 文王世子

孔疏此一節是第四節中之上節論天子視學必遂 大胥以鼓徴學士 觀禮耳非爲彼報也 有司攝其事舉常禮祭先師先聖不親祭之者視學 與猶舉也秩常也節猶禮也使 告祭畢也祭畢天子乃入

養老之法則養老旣畢乃命諸侯羣吏令養老之事

以召學士所以警眾者初斯擊鼓警動眾人令早起 此之時天子親往視學也 也 晨大猶初也明猶即也微猶召也謂初始明明擊鼓 天子視學者謂仲春合舞季春合樂仲秋合聲於 眾人既開鼓聲而起先至會聚之處然後天子 大昕鼓徵者謂視學之

至若其盛明始召學士則晚矣 以末爲小必知早昧爽者以云鼓徵眾至然後天子 也恐是盛明之時故云早昧爽之前凡物以初爲大 八反於國明日乃之東序而養老 子視學在虞庠之中有司釋奠旣畢天子乃從虞庠 以祭先師先聖爲有司則詩書禮樂之教官也 云舉常禮祭先師先聖者此謂因大合樂之時在曾 事謂終卒釋奠之事行事畢而反命於天子於時天 釋莫之事與舉也秩常也節禮也謂與舉尋常舊禮 始至尊者體盤故也 天子旣至乃命遣有司行此 秩常也釋詁文也 經云大昕昕明 卒

禮記詳說 庠之中祭先師先聖也若四時常奠各於其學之中 《卷六七 交王世子

是爲彼學士而報先聖先師也 受成也以訊減告也養老必於仲春季春仲秋而簡 長樂陳氏曰天子視學四養老也簡不帥教也出征 子不親釋英之意所以視學者觀看有司行禮耳非 又不祭先聖也云視學觀禮耳非爲彼報也者解天 人學也亦必養老馬文王世子天子視學以鼓徵眾 不帥殺出征受成以訊識告者無常時雖無常時其 學有可卒事反命乃適東序養老此視學之大略也 序立以齒及天子至命有司行事祭先聖先師於西

> 禮也聖人之政先齊其家旣正后妃之德於內又正 恭敬三為天子**視學必釋奠養老學士合舞**以成其 之祭祀必明於禮樂二爲將傳道於聖師必先竭其 大學修德習樂學舞其必於仲春合樂舞仲秋合樂 元子之德於外是故天子之大教以視學爲先務也 **擊者教之致其敬蓋有三義爲一爲元子將承祖考** 長樂劉氏曰天子元子諸臣適子鄉遂賢能在王之 後可以視之故也天子視學必警眾所以奉至尊不 嚴陵方氏曰學記日未一滿不視學蓋教養之人然 可以不各致其敬故也

確記辞說

卷六十七 文王世子

所以教養八才不可不身親之也天子而身親之則 講義學者養育人才之地也雖天子之傳必視學者 \equiv

新裁首句提起視學爲始立教時天子至截行事虛 眾意記人心不管動雕以天子躬親化導之人未必 勤知勸怠知懲業之精愿有所區別此視學之意也 以為觀法之準必先鼓舞其精神使之勃勃向教方 下興族節祭先師先聖即所行之事 道之念而後可養老以化天下也 有益始立教也 說約學指處庠視學指始立學時說非小確視學力 反命有意在內先了天子視學重 此節要得幣

謂觀祭先聖及始之養可見

心典未至則使學士豫待尊天子也旣至則命有司 常行之禮節以祭先師先聖馬有司於所行之事畢 尊禮固如此天子乃命有司之官行釋奠之事而典 而復命於天子以禮節之行出於君命故也 學士使早至也眾至然後天子乃至以至卑而奉至 視學士於虞庠之中未至時方大昕而擊鼓以徵召 下之士而教之於學於是有視學之禮馬天子親臨 節謂舉用幣合樂之常節亦通 新旨行事卽下與秩節祭先師先聖之事一 古者天子即羣天 說與秩

禮記詳說 李卷木七 文王世子

四

行事敬道藝也興務節即所謂行事祭先聖先師即

所謂與秩節以一事末句帶言

先師未可便行他事也 下云東序講家以此學爲 按行事與秩節祭先聖先師一串說是當未祭先聖

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 **虞庠分說可從反命天子歸而明日乃適東序養老**

而養老始謂始初立學之時也若非始立學則無釋與 陳注天子視學在處庠之中事畢反國明日乃之東原

先老之禮先老先世之爲三老五更者也三老五更各

立學之後則視學凡養老於東膠不釋與於先老也

養也為下釋與於先老之學故云始立學也若非始

人未知是否然皆年老更事致仕者舊說取象三長五 人羣老無定數際色日更當為叟三老三人五更五

星

言始始立學也 如賓五更如介尋老如眾賓必也 老無數其禮亡以絕飲酒禮言之帝位之處則三老 以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天所因以照明天下者羣 事致任者也天子以父兄養之示天下之孝悌也名 則是視學於上庠 鄭注又之養老之處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是以往馬 親奠之者己所有事也養老東序 二老五更各一人也皆年老更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七

交王世子

也 五更羣老之席位焉若非始立學則不釋與於先老 始立學既視學畢則適之養老之處東序之中天子 孔疏岩其尋常視學則於東膠中唯行養老之禮若 始為始立學著然始立學則之養老而尋常視學則 **摮老之席位**焉 親自釋質於先世之老祀先老旣畢遂設三老五更 不養老何得云凡大合樂必遂養老者然此云始之 言始始立學也者以上文稱云始立學故以此 禮先老畢遂之於東序中設三老

玉

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三老亦有更名五更亦有老稱 以三老為三人万更為五人非鄭義也今所不取云 皇氏云若尋常視學則養老於東膠若始立學則養 致仕者知天子以父兄養之者以天子冕而總干而 老於東序以爲周立三代之學又立周之大學於東 謂日月星五星謂東方歲星南方炭或西方大白北 但尊此老名特屬三老耳以其天子父兄所事故知 謂之東膠立小學於西如謂之虞庠故以東膠別也 舞執醬而饋是父兄事也云取象三辰五星者三辰 三老五更各一人禁邕以為更字爲叟鬼老稱又

禮記詳說 卷六七 文王世子

六

前南面介席西階上東面是也云羣老如眾賓必也 方辰星中央鎭星其三長之星二十八個及諸星也 文故云必也按鄉飲酒注席眾賓於賓之西南面各 者三老既如害五更既如介故奉老如眾賓以其無 云三老如賓五更如介者按鄉飲酒住敷席賓席牖

聖於先王之學習與於先老隆殺之別也以其隆故 嚴陵方氏鬥上言視學至此言適東序則知所謂學 特馬是也 者辟廟也辟廊時王之學也於時王之學祭先師先 日視以其殺故日適適則自此適彼而已設其席位

則老者欲安之故

者一人為老次一人為更故永平中拜桓榮為五更 非一人則三老五更非各一人矣漢志以德行年高 而養老必立三老故禮日三公在朝三老在學三公 長樂陳氏曰古者建國心立三卿鄉飲酒必立三賓 建初中拜伏恭為三老而鄭氏以此為三代之制該

矣

郝解天子始往故曰始之養也養養老東房即國學 **廬**陵胡氏日之往也往養老之處始初也鄭謂始立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七 交王世子 -4

者遂設三老五更之席 東無古三老之神主在馬先適東序釋奠於古之三

以德為上下初立處庠天子旣視學矣事畢反國明 史之德行也是重德意且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亦 耳 新裁首何作頭釋與句享先世之老也遂設句養當 世之老也重養當世之老與先老但因此而不忘古 而養老之禮將行於是遂設三老之席於隨前南面 故以蘋藻之禮而释與於先世之老更爲釋與旣思 日乃之東序而養老然禮雖行於今而制實肇於古 適東停重其事故於大學也釋異欲今老法停

而爲賓五更之席於西階上東面而爲介設攀老之 **席於西階下南面而為眾賓或尊或卑秩然有序禮** 於是乎可行矣

纂訂三老五更各一人奉老無定數三老爲賓五更 也一節諸家皆開始立學者蓋 人也注中蔡邕云及舊說俱非 取法先師先聖者又老人之所取法愛其道故敬其 設於西階下南面席以親設為散也老人者君之所 **南設於煽前南面五更萬設於西階上東面羣老席** 爲介料老爲眾賓設爲席位亦各以德爲上下三老 文王世子 祖注疏而不加考究 天子視學始之養

遂養老云養老者謂用其明日 畢反歸明日養老又何所典族乎鄭注凡大合樂必 乎視學既無始立學之文則養老之謂始立學及事 奠於先聖先師孔疏甚明而此則天子不親有是禮 也謂始立學者爲祭先聖也前章凡始立學者必釋 也天子視學鄭無注孔疏謂仲春合舞季春合樂仲 秋合於於此之時天子親往視學原無始立學之女 養七之禮依衣解之不必用始立學及明日等說然 微不信即此一節預訛正繁今只該言凡天子視學 禮制是養老之象類象類者非正友也世遠籍亡無 而引鄉飲酒鄉射之

> 字相應覺大費力鄭注曰又之養老之處謂反命之 後又往養老之地也差爲明順 養老之時對下退字反字関字看且於慣其終始於 始之養也四字終是不成文理疑有脫誤一 星豊分經星緯星為二而以三辰中之星專指緯星 作虚字看似亦可 按陳注用鄭哉乃之東序云云則之當訓往然揮 三辰五星之說不足信三辰中已有星而又云 三老五更席位乃是養老正意 云始初

通銀省雕養老之珍見遂殺誠馬退修之以老養也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七

禮記群說

《卷 六十七

陳注設席位畢天子親至陳與之處省視聽酒及養老 其歌詠以廷進之老更旣入即西階下之位天子乃退 珍羞之具省具畢出迎三老五更將入門遂作樂聲發 **而酌體以獻之是脩行孝養之道也**

迎而入獻之以醴獻畢而樂閱 鄭注親視其所有 發訴謂以樂納之退脩之謂既

之時遂作樂聲發其歌詠以樂納之也 孔疏布席既畢天子親適陳傑之處省視體酒并省 視養老之珍具 更入而即位於西階下天子乃退酌體獻之以脩行 省具旣畢出迎三老五更將入門 謂三老五

位主人乃退刑醴獻之也也云退脩之謂旣迎而入獻之以醴者謂迎老更就敢惡八門即奏肆夏故仲兄燕居云入門而縣與是節按大射實入及庭奏肆夏此養老旣尊故用兩君。

孝養者謂執醬而饋執虧而酳也,其不具爲故謂之珍具若王制以珍從是矣修之以之皆適其所而省之也珍若八珍之屬凡可以養者,是嚴陵方氏曰熊者食也醪者酒也適餜省醴蓋互言

建記詳說 │ ★ 卷六十七 | 文王世子 | 十 | **大子文王世子 | 大子文王世子 | 大子文王世子** | **大子文王世子** | **大子文王** | **大子文王世子** | **大子文王世子** | **大子文王世子** | **大子文王** | **大子文王世子** | **大子文王** | **大子** |

歌者樂之聲管者樂之器舞者樂之容養老之樂始

而發詠中而管舞卒而樂閼則堂上堂下之樂和樂

於太學則天子之所視者即太學也大學之有東序

得不喻之哉。然之以仁而已古之君子必謹其終始如此而眾安不過示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始以養之而不流也其所以命羣后羣吏反養老幼於東序者

五更零老之席位退而適與省體則所謂退脩之以禮記詳說 一卷六七 女王世子 土

則東序亦在學中而已樂記祭義皆謂食三老五更氏於此二者皆以爲自上庠而適東序夫東序在郊學視學與秩節而始適東序天子學校之東房也鄭學視學與秩節而始適東序天子學校之東房也鄭學問學的學問之東原也天子亦始立本而退價於東序諸侯學校之東原也天子亦始立本會爲一學也卽學宮之東序屬爾始立學者旣釋。

孝養之禮兩者皆曰退儐曰退脩蓋以廟宮爲算故 學釋菜則退償於此而行一獻之禮視學釋菜則退 黃舍之所寓所以處國子俊造也今學宮亦然故立 夏干戈秋冬羽籥於此而學馬凡祭與養老乞言之 以聲舍為退猶朝廷之進見而日退也不特此爾春 **儐於此而行一獻之儀視學卒事則設位於此而脩** 所容者廣不必若上庠瞽宗之各異其學也諸侯立 禮亦於此而學爲大司成之論說亦在是蓋東序之 竊意夫西者廟宮之所存所以尊先聖先師也東者 者蓋地道尊右神祀尚陰故宗廟之位皆以西倉上

禮記詳說 **文王世子**

學皆退嬪於此則知東序不獨魯有之明堂位之言 《卷六十七 土

實因乎夏兼虞商則爲三代之學矣又以周言則爲 欲明魯禮之盛耳然則天子立四學者何數日大學 四學祭義云食老更於大學即東序之養老也配先 即辟廱也東序亦在其中推本而言之則序之名蓋

先師也東序西學皆在大學而獨以大學爲三老五 專曰先師者先聖少而先賢多也此月令釋奠專曰 更之地者重其禮也亦恐景舍廣而廟祀之未必及 賢於西學即視學釋奠也月令之釋奠不曰先聖而

之東序釋與先老猶今時配於學之東偏蓋聖師在

西而先老在東也

之具是下愛之以敬處發訴延進是一事遂字下補 是下脩之以孝養處 而酌 禮處退脩一句是一事老更入位西階下天子乃退 五更將入門遂作樂聲發歌詠延進之是下行之以 出作樂聲與發詠歌對講言天子省具畢出迎三老 畢天子親王陳饌之所省視養老醴酒及養老珍脩 事平看適假總體酒與珍具對此是一事蓋設席旣 新裁此王者一養老而見禮意之備意依後文作二 醴以獻之蓋推吾孝親之心而致其養之道也 俱在儀文上看出天子真心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七 文王世子

当

來愛敬者質以愛心敬之也行禮者實以禮意行之 也孝養者實以孝養之心爲脩飾也

纏綿說不平 心典孝養不在退字上在酌禮以獻上 孝養二字

之遂作樂聲發歌詠以延進之老更入在西階下天 及珍羞之具馬省視旣畢老更將入門天子出而迎 新旨設席旣畢天子親至陳饌之所省視養老體

子乃退而酌酒以獻是行之以孝養之道也

按解謂其所下體珍皆是饌內事珍具現成說發詠 以作樂言上節設位而未就位此處作樂以延進之

孝此謂之孝養猶言以孝道養之也脩字直作行字 華應氏所論東序與予見合 孝養之道而養老之禮乃備獻禮則奉珍可知 云云故分三事其實只是一串意 方行養老之禮退是行禮進退之退非退去之退脩 此因下有爱之以敬 養父母方名為 金

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 反登歌清廟旣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

看之以口氣方順

灰升就离乃使樂工登堂歌清廟之詩以樂之歌畢至 陳注反反席也老更受獻畢皆立於西階下東面今皆 交王世子

禮記詳說 旅酬時談說善道以成就天子養老之禮也其所言說 者皆是講明父子君臣長幼之道理集合清廟詩中所 卷六十七 古

詠文王道德之音聲皆德之極致禮之大者也 樂之所美以成其意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 談說也歌備 階上歌清廟以樂之 鄭注反謂獻琴老畢皆升就席也反就席乃工於西 而旅旅而說父子君臣長幼之道諸合 既歌謂樂正告正歌備也語

歌清切之詩以樂之也 階下東面今皆及升就席乃使工登堂上西階北面 孔疏反謂反席三老五更奉老初愛獻畢皆立於西 云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者

也但此登歌合語處宜虛說些下二句方發明所歌

邊成者談說善道使養老之禮和樂不流燕安不亂

天子事而語是老更事二項平看以成之只帶語

後乃下管閒歌合樂之後樂正告云正歌備定本云 子君臣之道是禮之大者也 聲理之至極也 成就天子養老之義也 西階上者約鄉飲酒禮交知之也 所談說善言論父子君臣長幼尊卑上下之道理也 正歌云工歌備誤也工當為正也云歌備而旅者按 **言說父子君臣長劝之道理合會清廟文王道德音** 謂既歌清廟之後則至旅酬之節語謂談說善道以 德音謂歌清廟之詩文王道德之音致謂致極也 禮之大者也言登歌清廟語說父 交王世子 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者 知反就席乃席工於 鄉飲酒登歌

禮記詳說 卷六北 畫

事以成就其升歌清廟之意 鄉飲酒之禮告正歌備後作相爲司正賓取解酬士 新裁此言養老禮樂爲禮之大意成之也截登歌是 今於旅之時論說君臣父子之道合會清廟所美之 所美謂清廟之詩所美交王有君臣父子長幼之德 合於樂之所美以成其意者解經合德音之致樂之 人主人酬眾賓是歌備而旅酬也旅酬之時則語說

之於音是其語也關於人倫其歌也繁乎道德此一 理所歌者何皆集合情廟所詠文王肅雍道德極致 禮所語者何言父子慈孝君臣仁忠長幼惠順之道 心歌既畢矣老更乃談說善道以成就天子養老之 更反席天子命樂工登堂歌清廟之詩以樂老者之 心上下以德倫相成就豈不是極大禮節 夫當老 他說得倫中一番意義出纔不負天子歌清廟的盛 老更之談說人倫都是天子以道德之音啟發他必 是禮之大大於人倫道德也 所語之義禮之大總頂 二項道莫大於人倫道德 歌語二者有互發意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七 女王世子 夫

之末節可比哉 事在養老中乃禮之至大者豈設席省醴發詠酌獻

禮之末可比 言倫禮之明有關於網常德音之妙有補於身心非 成之也分上是養老備歌語之禮下申其為禮之大 說約此與下節養老以義爲紀也作四截反字提起

文王肅肅雍雍之德是德音之極**致而無以加者合** 承道即慈孝仁忠惠順是也致極致也蓋清廟乃詠 心典言父子句應語以成合德音句應登歌末句總

> 纂訂致宇指德音言交王之音皆爲德音而此詠交 新旨歌清廟暢之以聲音也語道德申之以養禮也 作集合之合解登歌清廟肅肅雍雍美交王有父子 王之盛德極致而不可加合集合也一說合字不宜 以父子等語合此德音之致作串看存之 聲音以養耳義理以養心彼此交養養之至矣一說 德音之致相合而無閒所謂以成也此設合字叉 君臣長幼之道旅酬時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與此

見解

按合德音之致當以所言之道與交王德音相合為

禮記詳說

交王世子

不卷六十七

丰

有味若但說集合德音覺虛 語調談說善道作文

君臣長幼之道正是乞言之禮益見乞言合語是

王世子所云合語解予謂養老即乞言此所言父子

位貴賤之等馬而上下 下管泉舞大武大台眾以事達有神與有德也正君臣之

陳注下管象者堂下以管奏象舞之曲也舞大武者庭 樂歌武則大武之樂歌也武頌言勝殷遏劉維清不言 中舞大武之舞也象是文王之舞周頌維清乃象舞之 伐則象舞決非武舞矣注疏以文王武王之舞皆名

禮記評說 正舊說之非故今從之大合眾以事謂大會眾學士以 世修德皆可於樂中見之上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此 也一說周道之四達以有神明相之周家之興起以世 管奏者皆日下管周禮大師帥瞽登歌下管奏樂器書 行此養老之事而樂之所咸足以通達神明與起德性 自宜下凡樂皆有堂上堂下之奏也此嚴氏之說足以 與管象若皆爲文王不應有上下之別殊不知古樂歌 為象維清象舞爲文王下管象爲武王其意蓋謂清廟 言下管鼗鼓是也清廟以人歌之自宜升象以管奏之 者在上匏竹在下凡以人歌者皆曰升歌亦曰登歌以 卷六十七 交王世子 大

之禮豈苟爲虛交而已哉 言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而上下之義行則先王養老

之有神也與有德美文王武王有德師樂爲用前歌 皆於堂下眾謂所合學士也達有神明天接命周家 鄭注象周武王伐紂之樂也以管播其聲及爲之舞

象謂象武王代紂之樂堂下管中奏此象武之曲庭 **孔疏下管象舞大武者謂登歌之後笙入立於堂下**

後舞

由清廟與武也

中舞此大武之舞大武即象也變交耳 事者眾謂大會聚學士以登歌下管之事 大合眾以 達有神

作人矣

養老必歌清廟下管象者以交王善養老

者謂歌舞其樂明達上天授命周家之有神 篇必知此是武王伐紂樂者以上女云登歌清廟此 武王樂在堂下也云師樂爲用前歌後舞者今交是 之位貴賤之等也 也君詩在上下管象是武王詩臣詩在下是正君臣 云下管象下云正君臣之位上下之義故知此象為 奏象舞足武王作樂稱象也故左傳云見舞象箭南 上下眾知之是上下之義行於眾應也 有德者與謂發起交王武王之有德使眾前歌後舞 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馬者登歌清廟交王詩 而上下之義行矣者既以此教 按詩維清

禮記詳說

《卷六七 亥王世子 丸

秦誓之文也 登歌清廟下管象父詩在上子詩在 下故得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也

樂防以達有神與有德則老者之道亦足以感神而 管象武以禮樂相示而已以明非有德與事功者不 登歌清廟所以著其德下管象所以著其事舞大武 長樂陳氏日歌者樂之聲管者樂之器舞者樂之容 可以當此然則簽老而歌舞是者以其足以當之也 所以著其功而及大合學士以預其事則幽足以達 有神明足以與有德也古者兩君相見升歌清廟下

故也舞大武者以武王善繼志述事故也

之效固有如此者 則惡其不作而已故以與言之書言神人以和則樂 眾以事神之爲道疑其難逾故以達言之德之在人 嚴陵方氏日弛仿在下管象以其示事故繼言大合

於禮樂之中而不可知則管象舞武以達之德者藏 以行管象武舞之事所以達有神興有德也神者藏 管象所以詠其聲大武所以動其容而大合眾學士 馬氏曰文德之盛茣盛於文王而登歌清廟者所以 發明賓主之德也象與大武皆武王代紂之樂也下

雕記詳說 《卷六十七 文王世子

干

於人情之閒而不可見則管象舞武以興之 郝解凡歌在堂上樂在堂下舞在堂前之庭下管堂

下之音竹爲主象謂以管吹象舞之曲而庭中舞大

容詠文德而舞武功大合在學之眾人示以先王功 清之詩象舞之歌也武詩武舞之歌也歌爲聲舞爲 武之舞也象文王舞大武武王舞舞皆有歌周頌維

德之事通達神明之情與揚祖宗之德君臣會於斯

賤之等而上下之義亦於養老行矣

因行禮以正君臣之位貴賤合於斯因序立以辨貴

新旨達與二字是作樂之義正字行字是行禮之義

不與了今去其障礙而發達其虛靈則虛靈之中時

象舞之曲此象舞之曲文王文治之樂章也奏之備 老更降自西階正其貴賤之等夫君貴在上臣賤在 天子南面老更北面正其君臣之位天子升自咋階 養老之事則樂之所感足通達其本來清明之神氣 之樂也舞之備其容也聲容兼備大合眾學士以行 其聲也庭中舞大武之舞此大武之舞乃武王成功 老五更羣老為的 其功大合眾以與其事其感動如此一說貴賤指三 清廟所以養其德管象所以著其事舞大武所以著 **而因以與起仁義禮智之德性也禮亦不止合語也** 文王世子 夫樂不止升歌也堂下以管奏

禮記詳說

不卷六十七 孟

之義行正是作樂行禮之義也按神明屬知德性屬 原常呈躍於人心但為私欲習染所鋼蔽所以過抑 清明之氣而因以興起其仁義禮智之德性蓋德性 其中者皆然 能達與字宜明俱以交音武舞貫不但感學士凡在 旣歌句進一步一是行禮一是作樂達神典德上下 **み如此管象一句比升歌句進一步正君臣二句比** 新裁此先王養老樂之作也感人心禮之行也辨名 下而上下之義不於,此而行乎 達神與德不對達神是通徹其本來

之而併言分之敘也 言樂之感正位等在台語後因合語尚非躬行故及 言樂之旨極悠然深遠禮之天理截然嚴肅也搜義 字是樂中之義正字行字是禮中之義紀之以義者 與有德日有者以神典德皆吾心所固有也達與一 時是此仁襄禮智之發端遞換交暢於胸中豈不是 心典管舞在登歌後因歌不足以盡樂故及之而併 下義行做禮樂之效便不是了此正是義如何是效

禮記詳說 纂訂二有字作固有看一說神謂周家愛命有神德 《卷六十七 文王世子 亖

謂美文武有德不可從正君臣二句只就天子老更

按達有神與有德俱照人說為切從文武說求深反 暢意興是鼓動意樂之所感足以宣暢人固有之精 晦正君臣二句亦只照天子老更說可也 達是宣

有司告以樂闋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目及養老幼 神鼓動人固有之德行也

云乃命公侯伯子男又云及奉吏諸侯旣爲哉

外故

知型更為畿內鄉遂之官也云各反養老如此禮是

終其仁心者此是王命諸侯羣吏使之養老如此禮

謂如王家於東庁之禮是終竟其仁心也云孝經說

夏户終之以仁也 陳注関終也此時畿內之諸侯及鄉遂之吏皆與禮席

天子使其反國各行養老之禮是天子之仁恩始於一

字今按疏有其義而鄭注無養幼之文疑是說本擔 處而終皆編及也 馬氏曰石梁先生於此經逆去幼

鄭注與終也告君以歌舞之樂終此所告者謂無質 **程吏鄉遂之官王於燕之末而命諸侯時朝倉** 於時諸侯及鄉遂之吏在此席王燕末乃 日反養老幼於東序者此則

禮記詳說 人卷六十七 文王世子 诸侯歸各帥於國大夫勒於朝州里驗於邑是也 在此者各反發老如此禮是終其仁心孝經說所謂 東序之禮也 告之令其養老幼也 以樂終 孔疏 関終 也 調養老之 未無 算樂之終 也有司告王 老是仁恩也又令諸侯州里而行養老是終之以仁 王所告諸侯之辭也令其各反其國養老幼如我於 清廟次下管象此云告以樂闋下卽云王乃命諸侯 反養老是燕末之事故知樂闕者謂無算樂也 謂仁思之心也 終之以仁也者謂仁恩王家恆自素 此所告者謂無算樂以上云登歌 重

還歸帥行於國云大夫勤於朝者大夫勤力行之於 於邑是也謂此在下奉行在上之事也 以下者孝經接神契文云諸侯歸各帥於國者諸侯 朝云州里縣於邑者州長里率之官希聽慕仰行之

老者而己 長樂陳氏曰言養老而不及幼及命諸侯羣吏則兼 幼言乙者背老孤子先王未嘗不兼養然其所重特

華兔 魔家片上 交王世子 遍 多的於一處東序之中而終則遍及於畿內鄉遂之 遂之吏反國行養者之禮於各東序之中是天子仁 新裁學樂園是養老之禮畢也王命圻內諸侯及鄉

心記許說 地矣故曰終之以仁也幼字宜作衍文 卷六十七 盂 天子養老

之襟懷至此大暢故曰仁幼字不作衍文亦可蓋因 養老而及撫恤孤幼之恩見孝悌慈之政一舉俱舉

養老於東序之中是天子旣仁其養之所及又仁其 樂関即是告禮終處 養之所不及終之以仁恩也 圻內之公侯伯子男及鄉遂之羣吏日爾等反國當 有司告天子以樂終王乃命

纂訂諸侯固有東序而鄰吏樂以東序言者鄉遂各

家塾黨序而言東序以該之也

事者也三泉三辰五象五星蓋後世緯稗之說孟子 養其老今之諸侯有善養老者仁人以爲己歸矣然 郝解三老五更之名不見於詩書鄭謂爲老人之更 而仁讓之效終不復覩師古不以迩好禮不以文也 則養老之事當世已有行之孟氏弗善也東漢行之 此節所述交義關略亦非古人之舊章矣 按帶幼字亦說得通然玩上文畢竟不添幼字爲是

只作衍交

禮記詳說

文王世子

卷六十七

知其德之備也古之君子學士 **喻点兑命日念終始典于學** 義終之以 、事必慎其終始而眾安得

弟之大道而推行之也愛敬省具之事行禮親迎肅之 代之事也人道莫大於孝弟愿之以大者謂謀處此孝 陳注處夏商周皆有養老之禮後王養老亦皆記序前 也孝養蘇體也紀義既歌而語也終仁令侯國行之也 如此則眾妄得不喻競爭養老之禮行於學及因終始 事之中人皆知其眾德之全備者以其慎終如始也

之義故引說命以結之也

而語之 事之終始常於學學禮義之府 說說命書篇名般商宗之臣傳說之所作典常也念 為之本末露見盡可得而知也喻猶暁也 鄭注間先本於孝弟之道 謂親迎之如見父兄 謂及以命諸侯歸於國復自行之 問親獻之薦之 調省其所以養老之具 調旣歌 兌當為

備者謂 庶知道德之備其在學乎一舉事而眾皆知其德之 孔疏此亦是第四節中之下節覆說養老而在下眾 卷六七 交王世子 舉養老之事以示於下而眾皆知其在上

禮記詳說 聖人養老旣慎其本末始終一一露見盡以示眾庶 其始末則終之以仁是慎其終也而眾安得不喻爲 以禮之屬是也 道德備具其備具者則上處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 而眾何得不吭喻高言眾皆聴喻養老之德也 大事調養老初則慮之以大是慎 美

老終始而眾得脫喻是由學而來故引兌命學為可

重之事以結之云念終始者言人君念錄事之終始

常在於學中心之以學為禮義之府故聖人於中而

仃養老之禮是念終始常於學也

之以義君臣之位貴賤之等也蓋方父事三老兄事

山陰陸氏曰此篇皆聖人所記故纂者其言如此紀

命尚書篇名般高宗之臣傳說所作錄記者旣美養

之以孝養則君臣又嫌於不分故紀之以義紀者眾 以無其具故脩之以孝養自慮之以大推而至於脩 行戎狄之道也行之以禮則無所不盡而養之不可 行敬之情而曲致者存乎禮行之不以禮則直情 義所以致其每而亦不可以不致其親故又終之以 目之總也紀散則眾亂故以義定上下之分紀之以 終之所依者仁而己矣 仁愿之以大者仁之本終之以仁者仁之成君子始

之以敬也發詠登歌合語下管此行之以禮也適饌 省醴珍具此脩之以孝養也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 於孝此處之以大也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此愛 嚴陵方氏曰養老之禮所以廣孝也而人之行真大 此紀之以義也命公侯而下各歸而有所養馬此終 之以仁也 德之備則以能謹其終始故也說命而

名日兌命者循小雅謂之宵雅歟

所以示其愛愛而弗敬獸畜之也故愛之以敬所以 慮也而慮有大小慮之以大者孝悌仁之本也孝悌 馬氏曰盧者處於中而行於外書曰弗盧胡獲莫非 交王世子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七

電

經 97 — 680

於死者也其行可憲其言可飭則設其席位以尊之石林葉氏曰先賢有道德而釋與以祭之所以致愛

禮記群說 卷六十七 交王世子

天

大武則禮終而樂閱國子俊造得以觀於中侯伯子不疑於父五更卿大夫致仕者其爵位聲矣故以爱陽食工以養陰與則食也醴則飲也逾與省醴其珍具矣故以養陰與則食也醴則飲也逾與省醴其珍具矣故以養陰與則食也醴則飲也逾與省醴其珍具矣故以養陰與則食也醴則飲也逾與省醴其珍具矣故以養陰與則食也醴則飲也逾與省醴其珍具矣故以養陰與則食也費其飲也適與省醴其珍具矣故於堂上武王功成於大武而為愛命之終則無於堂上武王功成於大武而為愛命之終則無於堂上武王功成於大武而為愛命之終則無於堂上武王功成於大武而為愛命之終則無於堂上武王功成於大武而為愛命之終則無於堂上武王功成於大武而為愛命之終則無於堂上武王功成於大武而為愛命之終則無於堂上武王功成於大武而為愛命之終則無於之事也此所以愛之以敬所以致診於生者也皆敬之至也此所以愛之以敬

理記詳說 卷六主 交王世子 完 問記詳說 卷六主 交王世子 完 和解記事謂記其事以為法慮之以大欲以孝弟達 加解記事謂記其事以為法慮之以大欲以孝弟達 之天下愛之以敬謂愛不忘敬釋奠設席是也行之 之天下愛之以敬謂愛不忘敬釋奠設席是也行之 之天下愛之以敬謂愛不忘敬釋奠設席是也行之 之以義正位辨等也終之以仁樂關命諸侯也始謂 之以義正位辨等也終之以仁樂關命諸侯也始謂 之以義正位辨等也終之以仁樂關命諸侯也始謂 之以義正位辨等也終之以仁樂關命諸侯也始謂 之以義正位辨等也終之以大 養皆本諸孝弟之心謹而行之眾莫不喻曉矣 義皆本諸孝弟之心謹而行之眾莫不喻曉矣 養皆本諸孝弟之心謹而行之眾莫不喻曉矣 養皆本諸孝弟之心謹而行之眾莫不喻曉矣

命只 證終始之義全重一慎宇古之人古之君子卽君子以下言其愼終如始而原人之所以知也引兌是德之備也古之人一舉事二句言人之知也古之

經之聖人注之後王也

此章專庫人以大一句

禮正要使人人知得此為大道而聖人盧之極周所自人人行之而不覺矣要人行先要人知聖人行此中第一件道理發他此一段真性起來則孝弟之教過慎此禮節處則思及所以當慎的源頭此是人性身體諸德之實無以行此大道慮所以慎也蓋愼不先王以此事謀之心曰非此無以教天下之孝弟非

以 始快足 其行之也省具而愛之以敬也購入而行之以禮也 舉之也以人道莫大於孝弟故謀慮之於心而推廣 義馬此豈無其故哉蓋養老之禮至大事也古之君 養老之禮耳而眾皆知為愛敬為行禮為孝養為仁 子舉之也不惟省具親迎獻體合語而慎於其始及 國通行而仁恩之遍及也若此者古之人亦自舉其 此大道親吾親以及人之親長吾長以及人之長也 獻體而脩之以孝養也旣歌而語而義爲之維也侯 事而諸善悉備到眾喻的地步聖人養老之心 彼養老之禮始於前王聖人記其事而脩

禮記詳說 不卷六十七 **亥王世子**

子只一人記事與舉事與大事只養老一事特變文 則養老之行於學有以致其與矣罪之見命日念名 心典處字重暗與慎字相關既聖人古之人古之君 始典于學其卽養老於學與其學言之重子 不喻者乎夫眾知其德之備皆由古人之始終如此 觀感者成知其為敬為禮為幸為義為仁也安得有 耳慮大是方行之時其意如此至行是禮也則変之 且命及羣臣養於東序而慎於其終故眾人之得於 禮謂親迎以肅之也脩以孝養謂酌獻體而脩養老 云云總是孝弟之道愛以敬謂以敬行其愛也行以

> 之孝也紀以義謂以義綱維之而防其流也終以仁 句幀比德備進一步 謂以仁獨及之而終其養老之事也德備即處大六

只以五句為設喻只是曉然於養老之事而心悅誠 以敬五句方於上文分貼德之備可不兼慮之以大 按此節列級上文諸說不一今只依陳往爲說以歸 服不必說開 記事謂俗學養老之事處之以大句虛愛之 引兌命借義學字作學宮看

否何如内豎日今日安世子乃有喜色其有不安節則內 **瀝記群說** 不卷六十七 至

豎以告世子世子色曼不滿客內豎言復初然後亦復初 正優此色爱而已 於常人也交王朝王季日三此朝夕而已女王行不能 其儀觀之美也此節約言以見文王武王爲世子之異 陳注世子之記古者教世子之禮篇也不滿容不能充 石梁王氏曰古世子之禮亡此餘

其記之一節小戴以附篇末 鄭注朝夕朝朝暮夕也日中又朝文王之爲世子非

及交王行不能正履 孔疏此第五節也以文王為世子是聖人之法也不 禮之制世子之禮亡言此存其記 色憂憂淡也不

可以爲常行故此 記尋常世子之禮 批

記前文所未備申明凡為世子者之禮或謂古有是 **郝解世子之記重述所聞也禮書篇終多繫以記蓋** 禮文王行之然聖人亦章句之儒邪不滿容者憂之

貌滿充也面色喜則充滿憂則消削

新旨到末及記此一篇見此為世子問安視膳養疾 之常態面交武所行發於天性本於至德自有超出 親大寢之門外問於小臣內豎曰今日親身之安否 何如內豎應日身體安康世子乃有喜心見於顏色 尋常萬萬者 世子之記曰爲世子之禮朝夕至於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七 亥王世子

亖

其親有不安之時節則內豎以告世子世子則憂心 見於顏色不能充滿其容觀之美迨內豎言復初然

後世子亦復初

所進以命膳宰然後退若內豎言疾則世子親齊 朝夕之食上世子必在視寒烤之節食下問所膳羞必知 首所命之言也養疾者衣齊玄之服即齊時所著玄冠 陳注蓋品味也必知所進必知親所食也命膳宰卽篇 **多** 一

至玄冠玄端 鄭注羞必知所進必知親所食 扣 親猶自也養疾者

緇布衣裳則實賤異制謂之玄端服也

玄卽夏后氏之燕衣也君有疾世子齊而玄端親供 親所嗜也命膳宰卽篇首命末有原也齊玄齊則衣 郝解問所膳羞問宰人所進之品味必知所進謂知 親自齊戒衣玄冠玄端而養也 **孔疏則世子親齊玄而養者內豎旣言有疾則世字**

養也

後退此視膳之禮也若內豎言其親有疾則世子衣 羞也必知親之所食命膳宰 勿以所食之餘再進然 其適宜也食下一一退則問所膳之多寡如有品味之 新旨世子朝夕之進膳於親也必察視寒煖之節飲

禮記詳說

交王世子

(卷六十七

齊衣之服著玄冠之冠而侍養焉此養疾之禮也 霊

能食管餓家世子亦不能飽以至於復初發後亦復初騰宰之餓必敬視之疼之輟必親管之嘗饑善則世子亦 陳注善獨多也不能飽以視武王之亦一 此篇首言文王武王為世子之事故篇終舉記之言以 一亦再又異矣

終之云

道青於人哉故錄世子之記於篇末從使後人可跂 中人之行而已聖人之制行不以己豈一以文武之 嚴陵方氏日文武之所爲聖人之行也世子之記則 而及也所谓色葵不滿容者蓋見乎色者既作則動

禮記詳說 乎容者亦隨之矣善之類爲陽憂之類爲陰陽饒而 其疾之藥也 至於親能復其初時所與之物然後世子亦復初 亦言之法羞必知所進羞始而已灰王顧末精矣諾 豎曰今日安據今而己乃有喜色薄乎云爾據內豎 矣亦立而發謂心致齊而身服玄也致齊不齊故也 陰乏放發則容不滿也玉漢所開親秀色容不盛是 篇末以見文武之聖有過於常人處而世子但依此 則世子亦能食嘗餓之品味寡則世子亦不能飽以 視之親有疾飲藥必親以嘗之見親嘗饌之品物多 新旨大抵世子之為人子於膳宰所進之饒必敬以 **郝解嘗熊善謂加餐也復初謂疾愈復常也** 然後退爾亦以此不言醫師之藥而言疾之藥者樂 日安文王乃喜安通於後乃喜深矣復初變膳言初 山陰陸氏日朝夕至於大寂門外不言又愈麤矣內 **玄**可知言一飯再飯則藥必親嘗可知 服之則以陰幽思故也然則言不說冠帶而養則齊 自嘗也嘗餓親之食也 按此三節與首相應非重出也此世子之常禮錄於 (卷六十七 嘗餱善寡謂親之食物多少上親嘗 交王世子 此篇文法頗錯雜兼有脫 쿮

心記許說卷六十七終	禮記詳說 卷六七 交王世子	簡疑傳者有談
	爱	

禮運第九

加 輯 撰

疑出於子游門人之所記閒有格言而篇首大同 之說則非夫子之言也 陳注此篇記帝王禮樂之因革及陰陽造化流通之理 小康

游 目者以曾子問篇之類旣煩雜不可以一理目篇子 易陰陽轉旋之道此於別錄屬通論不以子游爲篇 孔 所問惟論層之運轉之事故以禮運爲標目耳 疏與目錄云名日禮運者以其記五帝三王 禮迎 一相變

卷六十八

禮記詳說 能得當觀禮運有時混混然若身在太虛中意思以 據大體而觀之乃能見若字字句句細碎求之必不 張子曰禮運本是一片段文字混混然一大意須是 大然不能得久不惟 儒行亦當如是或謂閒有害處據大體觀之自是大 片段文字以己心難包管盡他意 醴泉即堯舜之世實求此 N. W. 禮運要作一大意觀之如中庸 物則安得也但言其志和 如天降甘露地 出

體運言體之道也

迹不能無異其軌轍焉於是則有大小之別同異之 嚴陵方氏日行於萬物者道也 王盛時以義起禮驅驄而轉徙未嘗息故其經世之 載道而行 者 禮 也帝

名矣此篇所言乃其義 也

有名言其出人之過或浸淫於老莊而文辭浩瀚不 者言乎其不可見者也自文王世子前諸篇多載古 郝解禮數升降有古个聖人制作有妙用之謂運運 **似聖人典要之言讀者不可不辨也通篇皆爲夫子** 禮此與下篇極言因應變通自然無文之旨有精義

禮記詳說 卷六八 禮運

與子游語篇首至小康夫子為道不行發歎言偃復 至禮之大成明禮 問至天下國家可得而正明禮之用急又言偃復問 所由起孔子曰嗚呼哀哉至末明

皆者仲尼與於時間等華出遊於觀之上 一族盖数特也一個在侧目 所以歎息之意 一人道之行

安全事 陳注蜡禮詳見 國家典章之言於上以示人也唱然數聲也所以數學 面遊息於觀 報物作為孔子在魯與爲魯國蜡祭之 上龍門關 113 兩觀在門之兩旁懸

長梁陳氏

 \mathbb{H}

形 mi

1:

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

則

m

崩

ĮJII

HIC

ini

11

所拘禮器言禮之器則

可致不必須

1

此

以實之且謂禮爲忠信之薄皆非儒者語所謂孔子曰同以禹湯文武成王周及爲小康有老氏意而注又引 記者爲之辭也 雖未得及見此世之盛而有志於三代英賢之所爲也 此 於天下與天三代英賢之臣 子子游也問所以歎之故夫子言我思古昔大道之行 者或祭事之失 了亦夢見周公之意 一體或 周 石梁王氏日以五帝之世爲大 舊章而 所以得時行道之盛我今 思古也言優孔子弟

宗廟 鄭注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亦祭 觀闕也孔子見魯

禮記詳說 **老六十八**

爲其大切廣言之 選之尤者遠及也言不及見志謂識古文不言魯事 君於祭禮有不備於此又賭象魏舊章之處感而歎 言偃孔子弟子子游 大道謂五帝時也英俊

使弟子 歎發飲所以最初者凡說事必須因漸故先發數 自初至是謂 孔疏皇氏云從昔者仲尼以下至於篇末此爲四段 須禮之急前所歎之意正在禮急故以禮急次之也 此乎禮之急至天下 U 丽 怪 小康爲第 問 則 周 國家可 問以答也又自言偃復問日 明孔子爲禮不行 得而正也爲第二明 而致發 後

> 詳說 《卷六十、禮運
> 目看於觀之上喟然而歎者喟是歎之形貌言口 門雉門有兩觀皇氏云登遊於觀之上熊氏 者謂蜡祭畢了 者仲尼與於蜡寅者謂仲尼與於蜡祭之賓也事 段明孔子發歎遂論五帝三王道德優劣之事 即隨問而答答事旣畢故更備述所懷也今此第 之義也又自 明孔子歎意也以前始發未得自歎意而言偃 也為第三明禮之所起前既言禮急急則宜 又自言偃 復問 孔子曰嗚呼哀哉訖篇末 日夫子之極言禮 出遊於觀之上者謂出廟門往雉 也 至 爲第 此 禮 云謂 之大 四 知 所 有問 更正 畢 成 起

禮記詳說

卷六十八 四

言之則十月以殷言之則十一月謂建亥之月也以 喟然而爲歎也 萬物功成報之云亦祭宗廟者以月令孟冬云祈來 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 索饗之者郊特 民與錯異此 之祭百神日 先祖故云亦祭宗廟總而言之謂之爲蜡若析而 平 也廣雅 扯 И 云夏日清祀 歲終萬 據總而言之故祭宗廟而 蜡祭宗廟日 性文十二月者據周言之若以夏正 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 物善成 贝 **泛病緊察配股日嘉平嘉善也** 息民故 及門閱臘先祖五 就 面 報 鄭 功 注郊特 其 | 蜻蜓 云與於蜡賓 祀 雁名日 牲 云息 贝

具於上 皆天子之禮是也按定二年雉門災及兩觀魯之宗 之兩旁相對為雙熊氏得焉按何休注公羊天子兩 之關熊氏云當門關處以通行路旣言雙關明是門 關孫炎云宮門雙闕者舊縣法象使民觀之處因謂 賓客爲榮故雖臣亦稱賓也 其與蜡祭故知仕魯也魯臣而稱賓者以祭祀欲以 故知是祭宗廟也云時孔子仕魯在助祭之中者以 天子之體故得有之也公羊傳云設兩觀乘大路此 觀外閩諸侯臺門則諸侯不得有關魯有關者魯以 知此 **蜻是祭宗廟者以下云出遊於觀之上** 爾雅釋宮云觀調之

善自大道旣隱至是謂小康論三王之後今此經云

與三代

丘未之逮也沓未猶不也逮猶及也言

之書披覽可知自大道之行至是謂大同論五帝之

禮記詳說 卷六十八 禮進 五 文王世子於釋某言退償者以此 嚴陵方氏日助祭者必有飲食以勞之故謂之賓焉 湯文武等 之英耆英謂英異幷與夏商周三代英異之主若禹 三代之事而有志記之書焉披覽此書尚可知 生於周衰身不及見上代不能備知雖然身不能逮 大道之行也謂廣言大道之行五帝時也

禮記詳說 **蔣氏君實曰禮莫重於祭祭莫重於蜡故記禮之君** 《卷六十八 禮運

講終以序飲其重農力本存愛示情之意見於所祝 者蜡之祭也其不可知者古先聖王之遺風餘澤也 則日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賜之所知何哉其可知 蜡之始末郊特**牲論之**詳矣夫子又嘗與子貢言蜡 古者上下之間勢位未隔交法未備而歲時蜡體之 子首以夫子蜡賓之歎而發諸禮運之篇考之於經 不修而典禮在魯者望魯之意謂其一變而至於道 知古典之無傳 而不可與他國槪言者也今也聖人傷世偽之寖起 而於特賓畢事之後出爲觀上之游

為歎也

觀又名象魏以其縣法象魏魏魏也其處巍巍高大

云感而歎之者一感魯君之失禮二感舊草廢棄故

作記者言其所歎之由又言其所歎之事

正也於時言假在側而問之曰君子何歎言歎恨何 故云仲尼之歎蓋歎魯也言蓋者謙爲疑辭不卽指

事不云孔子而云君子者以論語云君子坦蕩蕩不

指言詹失禮恐其太切故廣言五帝以下及三王盛

經孔子自序雖不及見前代而有志記

我之事此

應有歎也故云君子何歎

孔子旣見子游所問若

廟在雉門外左孔子出廟門而來至雉門遊於觀此

然則發唱之旨微矣。聖人傷古治之不復因蜡禮而 喟然為之太息記者紀其所歎在魯不知魯之爲蜡 大既以而者之事為大同而指三代爲小康矣而均 其能盡存於古否乎魯之郊禘非禮也其蜡可知矣 日未之逃也而行志焉何哉此有以見聖人思欲遲 **育見不有假也為之發問則何以窮夫子感歎之機** 上古之風而不可得而猶思其次也故其下歷歷言

講義夫蜡之祭爲仁之至義之盡先王報祭之禮爲 重且有休老勞農之事孔子旣與蜡蜜而觀之以知 卷六十八 禮運 七

禮記詳說

當時雖是以得古之禮而未足以得古人爲禮之意 意大道句以君言三代句以臣言臣未逮兼上二句 道家自節魯也截注中數魯二句總是傷今思古之 此大道所以未行也故孔子唱然而歎魯焉 古也大道以下示偃以發歎之故 新裁此夫子因寓發數無非為天下之心蓋傷今思 有志只指三代之英亦不得己而思其次之意 此孔子實以周

公自任了見當時周家事體如此欲爲周公以回西

周之感而工夫自謹禮上做起蓋周公制禮作樂以

可也今份事日非有志莫遂吾安得無數裁講太煩

無含蓄站備之

庶幾挺東周而爲夏商之治挽春秋

îÑ

爲文武之世

維持周家數百年之運孔子不敢以制作自住而思

謹醴以續姬公之制作一謹醴則治道都完了未逮 之盛也與夫三代英賢之臣所以得時行道者中古 有志謂氣化出於天不可强必人事出於人或可挽 皆未得及見其盛矣而獨有志於三代英賢之爲也 然亦以臣道自居也欲以是與魯而不遂所以數也 以大道之行未可遽復而三代之英猶有可爲故耳 臣道有為之盛也言帝者世遠王者迹熄帝世王臣 仲尼與爲魯國蜡祭之賓事畢而遊息於觀上不覺 新旨歸重在三代上正是答所以發歎之故 我思古昔大道之行於天下上古君道無爲 (老六十八 禮運

禮記詳說

形於慨歎或囚祭配之失禮或因賭舊章而思古蓋 得時行道之盛也我生也既大道之行固不得 之化與去三代之英制作悉備而著不世之功此皆 者故但告之曰昔者大道之行垂拱無爲而運於穆 歎魯也時言偃在側而問所歎之故夫子有難於言 於目與天三代之英又未嘗親接其人然而志之所 存稿欲煌葉於英賢之所為則雖不得復興乎大道 經

王言志爲記志之書陳注已屛之不用不必復論 按數魯因蜡祭失禮意淺當從睹舊章而 下文三代章稍合 舊說大道以五帝言三代以 思古以與

與盗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戸而不別是謂大同必滅於已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已是故謀別一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栗於地 石梁王氏說好當綱玩方不昧於所從 所用幼有所長 而也

注天下鳥公言不以天下之大私其子孫而與天下 禮運

禮 記詳說 之矣當時之人所講習者誠信所修爲者和睦是以 之賢聖公共之如堯授舜舜授禹但有賢能可選即 其親以及人之親子其子以及人之子使老者壯者幼 者各得其所困窮之民無不有以養之男則各有士農 爲用者若棄捐於地 工商之職分女則得歸于良奧之家貨財民生所資以 《卷六十八 萷 不以時 收此則廢壞而 無用 親 授 所

> 外戸者戸設於外面閉之向內也 **蓉夜無處外戶可以不開豈非公道大同之世乎** 以姦邪之誤別 下之事足矣不必其用 塞面 不 興盗竊乱賊之事絕滅 力 而獨 營已事也 風 俗 丽 如 此是 一說 不起

道廣也 也 鄭注公稍共也禪位授聖不家之睦 勞事不憚施無吝心仁厚之敎也 御風氣而已 無匱之也 同循和也平也 分猶職也 親也 皆得良奥之家 尚辭讓之故 孝慈之

五帝時也 孔疏既云見其遺記此以下說記中之事故此先 天下為公謂 天子位也爲公謂揖讓而 明

管大十八

鄭注卿大夫云賢者有德行者能者有道藝者四 傳世唯選賢與能也點四凶舉十六相之類是也 賢與能者幫明不私傳天位 共工聯兜蘇三苗十六相八元謂伯奮仲堪叔獻季 授單行不私傳子孫的廢朱均而用舜禹是也 此明不世諸侯也國 凶

仲伯 凡所 不欺也脩習睦親也世滔無欺談說輒有信也故哀 尨降庭堅仲容叔達也 公問周 虎仲熊叔豹 行習皆親睦也 豐云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是也 季貍八愷謂蒼舒匱敬檮賊 君旣無私言信行睦故 **請信脩睦者講談說也信** 大臨

以惡其棄於地也今但得有

能收貯以資世用者足矣

能成者但

V

情多詐共事則

欲逸己而

労人不肯盡力

所以惡其不出於身也令但得各竭其力以共成天

不必其擅利

而私藏於已也世間之事未有不勞力而

之而 養也 是失時也故注云皆得良與之家。貨謂財貨也旣 分也 年齒盛肚者也所用謂不受其力以奉老幼也亦重 若失時者則詩衞女淫奔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 有所養者壯不愛力故四者無告及有疾者皆獲恤 下之幼皆獲養長以成人也 任分輕任幷班白者不提挈是也 獨親故天下之老者皆得贍養終其餘年也 不獨親已親不獨子已子 分職也無才者耕有能者仕各當其職無失 女謂嫁爲歸君上有道不爲失時故有歸也 **矜寡孤獨廢疾者皆** 既四海 無所獨子故天 如 壯謂 無所

禮記詳說 一卷六六

天下共之不獨藏府庫但若人不收錄棄擦山林則 物壞世窮無所資用故各收實而藏之是惡棄地耳 力不出於身耳非是欲自營赡故云不必爲已也 凡所事不憚劬労而各竭筋力者正是惡於相欺情 非是藏之爲已有乏者便與也 興起也夫謀之所起本爲鄙詐今旣天下一心如親 如子故圖謀之事閉塞而不起也 力謂為事用力言 有乏劑與則盜

> 無所提拉故從外而掩也 難也謂不難勞事云施無客心者經云不必蔽於己 力惡其不出於身欲得身出氣力是勞事無憚也憚 子立他人之子則廢朱均而禪舜禹是也 以經云 位灼然與天下其之故選賢與能也己子不才可舍 家之有授子也天位尚不爲已有話侯公卿大夫之 禪位授聖是堯授舜也不家之者謂不以天位爲已 **文無義例** 財貨欲得施散是無吝惜之心先釋力然後釋財便 率土皆然故曰大同

禮記詳說

之調信交相親之調睦信與睦人皆有之然有諸 卷六十八 禮運

嚴陵方氏日選言擇之而進與言待之而舉有諸己

者患其隱而已故講之使明交相親者患其壞而 以其器食之是也天生其利人乃不取是以八逆天 故脩之使著廢疾瘖聾跛躃之類所謂皆有常顧各

成事也故力不出於身爲可惡取非其有謂之盜何 閒而發謂之竊絕理謂之亂毀則謂之賊

也故貨棄於地爲可惡人犯其勞我享其效是因人

馬氏日信者在中之誠講之者使之以信相考也睦 歸言使之各得其所也有所厚有所薄有所貪有所 者在內之和脩之者使之以睦相守也男有分女有

竊焉施有能必位則亂賊何起作也

屏從外闔也

不閉者不用關閉之也重門擊桥本禦暴客旣無盜

竊亂賊則戸無俟於閉也但為風塵入寢故設屍耳

外戸 **否**則 薄無所貪無所咨則機心盜賊兩皆泯矣如此然後 可以不開 恍 ٠Ļ, 作 於 八内而盜 而天下如是一也 一滴礼贼與於 外無所厚無所

從也推而至於者老幼壯鰥寡孤獨之人交相養於 行而防範不立情意易通而機巧不生故位以賢能 蒋氏日大道之行天下爲公居上者恬於勢位而 天地之閒而不見其病男自然而有分女自然而有 而任非有所私而立之也人以信睦爲交非制之使 以為樂在下省安於困貧而不以爲尤是以德化自 一惡其棄於地而已力惡其不出於身而已是豈

卷木十八

禮迎

圭

致之也故揚而舉之於大同之時惟帝者之事足以 有一毫相攘相軋之討哉凡若此者非聖人用力而

舜然大道之行以天下爲公亦非不以天下爲家大 延平周氏日以大道既隱爲三代則大道之行爲堯 爲其茂一也又豈足爲斯之厚薄哉蓋各親其親不 道之世以天下為家亦非不以天下為及故孟子以 獨競共親各主共子不獨子共子者二帝三王之所

同也

新裁選賢與能即是天下為公故人不獨自爲己皆

是講 有所長至於解寫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各有士 有所終壯者才德見庸而有所用幼者天性生全而 達馬子吾子以及人之子而慈達焉使老者得養而 爭不作故當時信睦之人親吾親以及人之親而孝 **賢能以授之惟其公而已上之人旣公故在下者亦** 農工商之職女各歸於良奧之家貨所以資用彼時 公所滿習者誠信而狡詐不生所脩爲者和睦而 大道之行 行的行字中閒使字非著力字乃下之人自相使也 信脩 睦 如天下者賢能之天下也則選天下之 總是風俗之厚處大同 同字正 古 大道之 乖

應己許说

卷六十八 禮運

共之也力所以任事彼時特惡其不出於身耳不必 是以邪謀不與盜竊亂敗不作故外戶不閉此之謂 特惡其棄於地耳不必私藏於己公其利而與天 獨營己事公其力而與天下共之也風俗之厚如此

是在上者亭至下露出箇人字來方說到眾人上去 俱通老有終至不必為己皆從講脩來君既無私故 說選與兩字平看講的注作當時之人說一說俱 申看如廢条均而用舜馬是也與能與字猶及也 祭訂大道之行道之自行即禮也天下爲公二句

大同之世也此吾所以不能忘情

也

是故謀閉三句承風俗來上恬下熙庶土皆然故日 之惠舍以從人且不知為我之勞而烏知自私也乎 凡財力皆吾一家一人也即推以與人且不知爲我 歸如女子嫁不失時各得其所也惡字不必字要活 有分如男子無才者耕有能者仕各當其職分也有 無所以鑿亂其情性而才充德立人人得盡 看蓋不獨親不獨子則有天下一家中國一人之象 大同總結一句正與自句相呼應 八法之中閒便字乃下之人自 柏 使也 莊 有 其用也 所用 謂

此詳說 卷六十八 禮運 <u>著</u>

事總講信脩睦所致者至有歸叉是不獨親親二句之推貨力二句叉是

是傳賢意言意大子天下爲公而於諸侯選賢與能養養農黃帝未必然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是一事只按此大道之行指五帝言據本交只是堯舜如此若心典此節毫無安排維持禮字總入不上

不獨子因之能使老有終云云使字直趕至女有歸倫之惟其講信脩胜故人不獨親不獨子惟不獨親今不用誠信脩時自是承上意而天下之人皆講之

万住貨力 亦承不

獨親不獨子來另是一意然皆講

以為文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 之大同是大公無我意 時講此節入不上禮字為 之大同是大公無我意 時講此節入不上禮字為 之大同是大公無我意 時講此節入不上禮字為 是舜之世禮樂刑政無一不備。何得五帝之世用 堯舜之世禮樂刑政無一不備。何得五帝之世用 堯孝之世禮樂刑政無一不備。何得五帝之世用 禮非大加防維不可當作如此分別耳 一个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已大 一个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已大 一个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已大 一个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已大 一个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已大 一个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已大 一个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已大

今人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貸力爲已大 一人世交以爲禮城郭海池以爲固禮義以爲紀以正君臣 人世交以爲禮城郭海池以爲固禮義以爲紀以正君臣 以為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 一人世交以爲禮城郭海池以爲固禮義以爲紀以正君臣
在熱居王者之勢位也言為天下之君而不以禮 莊之見非先聖格言也 世不規規於禮禮乃道德之衰忠信之轉大約出於老 謂太上之世貴德其次務施報往來故言大道爲公之 五事則天下之人以為殊民之主而其廢黜之也此謂 小小安康之世不如大道大同之世也 陳氏日禮家 行此

有 鄭注隱猶去也 本也教令之稠其弊則然老子曰法令故章盜賊多 為此以服之也大人諸侯也 由用也能用禮義以成治 傳位於子 俗狹嗇 以其違大道敦樸之 考成也刑箱則也 老 胤賊繁多

禮記詳說 卷六十入 禮運

道之人以禮於忠信為薄言小安者失之則賊亂將 **教教位也去罪退之也殃循禍惡也** 康安也大

作矣 大道去也 孔疏前明五帝已竟此明三代俊英之事孔子生及 位自與家也父子曰世兄弟曰及謂父傳與子無子 藏貨爲身出 **天位爲家故四海各親親而子子也** 為家也禹為其始也 三代之末故稱今也隱去也干戈攻伐各私其親是 天下鳥家者父傳天位與子是用天下 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者君以 大人謂諸侯也世及諸侯傳 貨力爲己者

> 之塹旣私位獨傳則更相爭奪所以爲此城郭溝池 諸事之紀也君臣義合故曰正父子天然故云篤篤 以和夫婦者錄此諸事有失故並用禮義爲此以下 則用禮義爲紀也 以自衞固也 則兄傳與弟也以此爲禮也然五帝猶行德 卺之事 禮也城郭溝池以爲固者城內城郭外城也溝池城 禮三王行爲禮之禮故五帝不言禮而三王云以爲 厚也兄弟同氣故言睦夫婦異姓故言和謂親迎合 以設制度者又用禮義設爲宮室衣服車 紀綱紀也五帝以大道爲紀而三王 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 不以為

禮記詳說

卷六八 禮運

者田種穀稼之所里居宅之地貴賤異品 旗飲食上下貴賤各有多少之制度也 大 以立田里 以賢勇

者立功起事不爲他人也 故須知也所以勇知之士皆破崇重也 知者賢猶崇重也旣盜賊並作故須勇也更相欺妄 起遞相爭戰禹陽等能以禮義成治故云由此其選 禹陽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者以其時謀作兵 為己而興作而戰爭之兵由此貨力為己而發起 由用也此謂禮義也用此禮義教化其爲三王中之 故姦詐之謀用是貨力 以功為己

言此聖賢六人皆謹慎於禮以行下五事

行上五德是示見民下爲常法也然此五德卽仁義 罪也民有罪則用禮以耶明之也 也 退之殃禍惡患若爲君而不用上謹於禮以下五事 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眾以爲殃者由用也去罪 禮知信也能叨有罪是知也能講推讓即是禮也 者用禮與民講說之使推讓也 宜也民有失所則用禮義裁斷之使得其宜也 民有仁者用禮賞之以爲則也 成也民育相欺則用禮成之使信也 卷六十六 以著其義者此以下皆謹禮之事也著明 禮運 講讓者民有爭奪 示民有常者以 刑仁者刑則也 著亦明也過 末

者雖在官員執位而眾人必以爲禍惡其以罪黜退 稠數徵賣繁多在下不堪其弊則致如此然謂謀作 殃而比大道爲劣故曰小康也 征有苗則五帝有兵今此三王之時而云兵由此起 者兵設人矣但上代之時用之希少時有所用故雖 用而不言也三王之時每事須兵兵起煩數故云兵 兵起也按史記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尚書舜 康安也行禮自衛乃得不去執位及不爲眾所 以三王之時教令

嚴陵方氏曰前言大道之行則知大道隱之爲廢此

此起也

也大人止謂有位者與說大人則藐之之言同道大 以爲禮則各子其子故也及以爲禮則各親其親故 則以與賢故也故繼言選賢與能此言天下爲家則 焉道之綱則君臣固有義矣父子固有親矣兄弟固 以與子故也故繼言各親其親各子其子焉大人世 言大道旣隱則 有序矣夫婦固有別矣及以禮義爲紀則因其義而 而有變則爲之綱者道也禮義小而有常故以爲紀 故曰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功 正之因其親而篤之因其序而睦之因其別而和之 知大道行之爲明矣前言天 下為公

膊 記譜說

禮運

爲己則致力以與事者各自營故也禮義之紀如 所以治人之道悉矣則機心不能無作爭端不能不 起故曰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 巻六十八

馬氏日以大道之行而方之大道之隱固甚於天

地

之殊也竊嘗言之天下爲公天下爲家傳於賢傳於 子皆天之所與非人力之所能爲也五帝三王何與 各子其子則近於楊矣聖人豈楊墨之道乎老有所 焉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則近於墨矣各親其親 終至宸疾有所養三王未始不同也以正君臣至以 功爲己五帝之時莫不行也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

樂野人也夫孔子非必以先進為可尚以時之弊必 隆於五帝而以三代爲劣過其實以矯之欲使復歸 而不 過其中以矯之使質過於文然後僕可得而復也 於至德之盛裁歸於文質之中而已故曰先進於禮 之言妄歟嘗聞之師曰方周之衰文之滅質也久矣 天下之人尚於人偽喪其天眞孔子傷時之弊故推 日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六同小康之意概可見矣 起五帝以來亦未始不如此也由是而考之則記者 作三王之盛 時莫不胥然謀 用是作則兵由 此

禮記詳說 廬陵胡氏日鄭云大人諸侯也案下云禹湯由此則 卷六十八 禮運

Ĭ

大人謂天子禮以明義禮以成信禮以明過: 延平周氏日禮義以爲紀以下至於賢勇知此謀用 不作而兵所以不起者也以爲謀用是作兵由此起 仁刑猶型也禮以明讓禮以體常 禮以刑

郝解此節原禮所由起而其辭則近該謂聖由 世不得爲聖人乎禮 禮因亂謹禹湯文武成周由此選儻六君子生於平 子可以不正乎兄弟夫婦可以不睦乎在埶者去謂 小康 則大同之世殃民者眾不去乎大抵生人之 在無事時 可 以不謹乎君臣父 亂與

起截

之盛正見治止小康之不如大同也全重禮義爲紀

俱見當時風俗不足之意下言聖人得時行道

何斡倫

政

事皆此爲之紀也由此此字指見在不

新裁此原王者謹禮治天下而寓不足之意兵由

極治此矯世憤俗之過而不知其不可行也世運由 大行人倫明禮樂與風俗齊非大同之世而何也滅 **衛自 唐虞洪荒以上存而弗論蓋道自堯舜湯武而** 初禮 古而今如江河東迤而日 倫理段冠裳如所謂野鹿摽梅無心思知覺而後為 具無禮爲上皇之風豈其然乎聖人立教詩書執禮 新人文日著非今獨亂也老莊之徒以禮爲衰世之 未有禮人類無異禽獸非古獨治也禮教與風氣日 古則可謂聖人制禮之後不如無禮之先則 制 未興隆 古風 醇 尵 西靡聖人裁成輔相以節 所由 始謂 後 世行 菙 禮不 不可古

禮記詳說 《卷六十八 禮運

之運哉 **希洪荒爲太古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爲足與莲禮** 也高下散殊無之非禮苟有忠信之意即是上皇之 地不能且夫人倫日用古猶令也飲食男女古猶今 其過交其不及而止必使江河西流日常在中 風故日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脈尋常日用而遠 雖

之便宜兢兢於忠質交損益之間確當不易所以 不盡之心者也 是行道聖人濟世之功全在於此注所謂處世 著義五件正是以禮之義爲紀處義信過仁讓俱是 人心上說到制 古時說選當用字非人君選舉也謹在六君子心 看著義五 有此五者 弊倫政事內的儀則條件行倫政的情誼體統所以 禮之義可爲倫理之紀謹得停當所以紀得 件總不外上彝倫政事由此是得特謹 **个大道既隱上之人以天下爲私家之** 作上來上酌一代之氣運下 三代作為緊要在謹禮謹從 事理 酌 民俗 数聖 而 此

禮記詳說

卷六十人 禮運

畫

品節義以裁制以是爲紀使之有條不亂也以 以紀之何所維持以同古風故禮必有義也用 常禮因起爭而恃城郭溝池以爲固於此不由禮義 物下之人亦咨親各子而貨力惟 紀彝倫則以正君臣而君仁臣忠以親父子而 如隆古矣惟共家天下則天子諸侯世及相傳以爲 而體 子孝以睦 以醴義紀政事則以設制度而立網陳紀以立田 國 經野勇足犯難智足治煩而後以爲賢也保 兄弟 丽 兄友弟恭以和夫婦而夫義婦聽 追人心不古網維太 知為己風俗已不 一禮義 父慈 禮以

子孫保我

黎民而

後 ij

爲功

說約此節言謹醴之治只禮義以爲紀一句爲主大

成之交接往來用其情號合約束稽其實使信於 德惟禮所以著誠禮文旣著而信自成故謹禮以考 時衰之時選用於世而爲君爲相此六君子者皆慎 焉世道何所賴乎故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道隱 密機變之謀作 禮之實何如義爲人心之裁制而禮者義之制制度 此禮以防範人心綱維世變合氣化自我挽同耳 行夫禮以爲治焉蓋其心憂世不古故兢兢業業持 節大小輕重合其倫使義於此明也信爲人心之實 定而義自昭故謹禮以著明之如親疏貴賤中 而征討之兵起 斯時也不 有君子出 謔

記詳說

禮運

《卷六十八 盂

焉者也 之法則使推恩有序而不流於兼愛也遜讓者禮之 越禮犯分者無所容矣愛人者仁之施謹禮以爲仁 中服於仁讓之化而得以寡過於身也此六君子謹 也凡此五事皆所以示民爲常法使民由於信義之 實謹禮以請說乎讓使卑遜當可不至踰節而招辱 之心當大道之隱而復襲大道之行也夫子之有志 禮之意皆以禮義爲紀者蓋處小康之世而無不盡 成也過者人所難免謹禮以著其過則背禮爲非 M

反正 乃堪此選著義數何不外前彝倫政事但前泛言此 之兵也然其任非易勝也 不可少之謀也兵亦除殘征暴之兵體義中不可少 功功之也猶封賞也謀凡規爲商度是也亦禮義中 下皆禮義為紀之事大人即下六君子也賢賢之也 雖有城池等然非禮義以爲紀決不可久正君臣以 治禮字叉何 綱維愈密於是謀作兵起不有謹禮之君何以撥亂 道既隱反上 加 此 說 別前 貨力 物 能撥亂也只言自大道隱大人世及 句看 禮義爲紀何物 亦 必如禹湯交武成王周公 勿太說 反召亂後謹 壞岩說世 道不古 禮之

立

功

封

賞不

爲 他

人 禹

湯六

君子能用此

禮記詳說 矣此總見禮義之可常守而不變處正夫子所志者 **著六君子耳總見不可一日無禮言禮而義在其中** 卷六十八 禮迎 萐

担 故人化之亦各親各子各私貨力也大人注兼天子 纂訂天下爲家言不傳賢而傳子也君以天位爲家 諸侯一說專指諸侯惟天下爲家故諸侯亦皆世及

有子則父傳與子無子則兄傳與弟以此為體也城 **夷以勝人有欺詐須智以察皆有高下以禮義賢之** 故設險 旬 以 俱根世及來城郭溝池私力獨財不免爭奪 自 衛固 也 紀 如 絲之有 紀 人有爭奪須

反言以見必謹禮之意末句總織

言世道之變以下言三代之謹禮

也

如有不

由 三句 合參言謹禮之治重禮義以爲紀句兵由此

起以上

作俱關世教則謀因禮義而作何可無謀當大道隱 只於貨力爲己上見之惟大道隱此禮之不可以已 不有禮義以網維之何以成治哉正君臣以下皆禮 **山故大八之相傳以世及爲禮雖有城郭溝池之固** 貶壞首尾亦相應通節以禮義爲紀句作主大道隱 心典此節正夫子之所志者乃三代之治也切不 功之也禮義以爲紀雖不能謀閉而不與然規為 義爲紀之事大人即後六君子這樣人賢賢之也功 治故爲三代之英選猶用 也此謂禮義也 芙

禮記詳說 卷六十八

既不能盜竊亂賊而不作則不用吾禮義者兵之可 意未有不三字乃見成語正見禮義爲紀不可少耳 如禹湯文武成周乃堪此選也選英選也乃傑出之 也兵因肅禮義而 小康之世夫子之所有志者正欲如 享則以為殃民故也若此雖非復大同之舊亦可為 苟棄禮不由 雖 起 在就位為大人者亦必去而不得 何可無兵然其任非易勝也 此

周以實之自禹湯至示民有常為一截選字不作跟 連賢其勇知使爲已立功也謀用是作兵由此起不 為治世及城郭二句引起下女只重禮義爲紀句以 後世風俗至於如此有大人出而治之亦只得隨俗 按此節難講諸說不 大勢如此不得不然而未指其人下舉再湯文武成 可作姦謀亂兵說是誅討之事觀陳注舉湯武之事 **言之可見謀兵不是不好一邊話** ;指定孔子之時大道旣 君臣至兵由此起語氣方住以賢勇知二 《卷六十八 一予調孔子言个大概言後世 隱至貨力爲已數句是言 上言因俗為治 一句似 相

禮記詳說

耄

由此道而其人可於三代中選擇而稱數之也謹於 英字或作選用禮義語氣亦不甚合予謂六君子皆 說以著其義至講讓分五項而示民有常一句總之 禮與上禮義爲紀相應但前是泛說此實指六君子 言其徒在勢位 皆跟謹禮水此皆宜說向好邊如有三句是反言見 能风於其位 節之意 如 此 便 以 行 見 也 世 上作為而去此禮義則必殃民而不 不 得 俗 是調小康與殃民不聯截斷以 雖 在教者去予謂去卽 降而禮義爲紀亦可 去此 禮義

> 節不宜 **湯文武成王只陪說** 自是以周公爲三代之英所謂未逮而有志者也禹 為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吾所謂道豈能含禮 高視道卑視禮者皆異端之說蓋異端以清淨虛無 節惟周 義而求之虛無之際哉 確只言世 八注狼 作臣道看當相照看 公爲合時請概以六君子爲三代之英則上 天 世 子 柮 福 及 侯 uj 從世及二字分父子兄弟似 上節三代之英旣以 道是統名禮義即道之實凡 予謂孔子意在周公 臣言則

|優復問日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日夫禮先生以承天

禮記詳說

放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 地列於兒神達於珠祭射御冠昏 「而無禮胡不遄死是故夫禮必本於天殺於 卷六十八 泛香死得之者生詩日相風

陳注禮本於天天理之節文也殺效也效於地者效山

言之列於鬼神 **澤**局卑之勢為上下之等也後章殽 禮 有五經莫重於祭也喪祭以下八事 以 降 命 買 下乃詳

事之儀則

矣人之無禮可僧賤如鼠不如疾死之愈 鄭在相視也造疾也言鼠之有身體 如人 而 聖人 無 禮者 則

康因世

俗不好說來非禮義僅可小康之治也

孔疏言偃旣見夫子所云三王得禮則興失禮 者引物 詩衞文公以禮化其臣子臣子無禮之人相視也視 生者若禹湯也引詩鄘風者證人無禮不 之道下以治民之情不云承地者承天則承地可知 故云禮之急也故孔子乃答以 則此禮達於下 既又祀之盡其敬 天之明 故失之者死者言失禮則死若桀紂也 因 ilij 出 地 之利 謂 也 加 廟 也教民嚴上也鬼者精魂 IX 民 山 法度於鬼神 知禮則易敎 川五祀之屬也 禮所用旣上以 힜 郁 尵 如速死此 下 民知嚴上 得之者 近所歸神 教令 承天 則亡 也

雕記詳說 《卷六十八 禮運

茺

疾死無所侵害旣言無禮 尊大故云夫禮必本於天言聖人制 **貴若人而無禮何異於鼠鼠之無禮不能損害人之** 無禮傷害更多故 鼠有其形體人亦有其形體鼠 云胡不遄死 則死又言體之所起其本 胡 無禮故賤人有禮 何 也過疾也 禮必則於天禮 何 故

鬼神

Fi

制

灩

聖日

ĽX.

法

天地

鬼

神

VI

制

禮本

誷

制

於鬼

神者言聖

三制

禮布

列效法於鬼

神問

教民故祀

天源

地字宗廟祭山

]]]

則報

其禮

也言聖人制心又效於地天並故言本地近故言效

從天出故云必本於天非但本於天又殺於地殺效

記詳說

為邪故得而正也

卷六十八 季

遭運

也如 言也天自然有禮如天尊地卑是也散於地 祀百神 張子曰禮必本於天殺於地列於鬼神此屬 養人之功五嶽各爲一方之鎭人就而禮之至於羣 宗廟 列於鬼神徧 天也報且禮之者人也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此 則屬人道而言亦莫非天理 固 有 山 \mathcal{I}_{L} 無 莫不 Ш 祀百 體之禮 有小大草木有長短皆天生而見於 於鬼神也如此有土功履之必報稷有 有自然之禮使之必報之功有大小者 神以至莲於喪祭射 禮有形則明 於 机 地 禮本於 御 明於地則有 冠昏朝聘是見 天天無 自然 明 於 地 也 地 ता 形

於迹也蓋禮無不在天所自有人以節文之耳本於 亦皆天性也至聖人則能粹美之 友螻蠓之君臣鴻雁之兄弟但不能推類而有別此 天殽於地猶是總言之鬼神則布 列於地上 一也然則

承天之道出於人而成法則於人之情爲本故以治 問孔子謂禮出於天而成體則於天之道爲本故以 長樂陳氏日言偃聞去眾爲殃之說復以禮之急爲 不重其有不由而失之則不止於去眾爲殃而必至 人之情夫出於天而承天出於人而治人則禮 不爲

禮記詳說

卷六八 禮運

孟

於死由而得之則不止於存眾爲祥而必至於 之意 喪祭內也射御外也冠昏內也朝聘外也君子行其 然後寫能盡己而盡人此喪祭射御冠昏朝聘先後 在己而不忘其在人者為其在人而不忽其在己者 神育能之情遠於丧祭射御冠昏朝聘者禮之度數 顯聖人以此示人則天下國家可得而正 禮之爲道則尊而其體則卑其情則幽而其度數則 本於天者禮之道稅於地者禮之體列於鬼 生也

於人不可緩矣故言偃復問以為如此乎禮之急也

節之也故日以

治人之情胡不過死者未至乎死而

嚴陵方氏曰上言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則禮之

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逸人情之所同也人情之

所同而縱之則沒天理而窮人欲故先王制爲禮以

禮本乎天之道故先王 於禮雖或幸而生於義可誅則無以異乎死苟得於 之道而已故引詩胡不遄死之說以明之也夫苟失 必死以其有死之道而已得之者未必生以其有生 如此則失之者死得之者生未足怪也然失之者未 人之情故先王制禮還以治人之情禮於天人之際 有死生之道也人之所欲莫甚於生所惡莫甚於死 禮雖或不幸而死其名不忘則無以異乎生此所以 日本於地日殽於鬼神日列皆言禮之所以立也至 禮之得失遂有生死之道也此其所以爲急歟於天 禮運 制 醴 所以承天之道禮

禮記詳說

卷六八

耋

於禮之所以行則有見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焉見 喪則凶禮也祭則吉禮也射御則軍體也冠昏則嘉 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則禮達於下矣故以達言之 其大體不過是五者而已 禮也朝聘則賓禮也禮雖經而爲三百曲而爲三千 馬氏曰天降東於民而先王之爲禮所以繼天之東 也故曰以承天之道夫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

人欲其死也

其度數而已矣。如則別於鬼神所謂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者乃禮故言其成象則本於天言其效法則般於地言其延平周氏曰深於禮者可以言易深於易者可以言

者自天子下達凡所謂示象數之事也的洞然嘗之類亦一隅爾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此入山陰陸氏曰鬼神若禋祀實柴槱燎血祭狸沈骣亭

深意切申問禮之所以急聖人豈能忘言於此思昔蔣氏日聖人傷世遠道散發明禮之爲功學者因言

卷六十八 禮運

耋

相鼠之刺所關甚大託詩以明禮豈不信然

說虛爲之機而實爲之用理爲之初

而形為之類

禮記 詳說

危者有由

也

说 卷六十八 禮運

金華應氏日上數語明禮之功用以明夫人生死之 完華應氏日上數語明禮之功用以明天下國家治 東古所以治人之情也理與事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地鬼神者理也所以承天之道也達於天下國家者 地鬼神者理也所以承天之道也達於天下國家者 地鬼神者理也所以承天之道也達於天下國家者 事也所以治人之情也理與事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宗之以禮而人得禮以生則謀之作者如於鬼神者充 宗之以禮而人得禮以生則謀之作者如於鬼神者充 宗之以禮而人得禮以生則謀之作者如於鬼神者充 宗之以禮而人得禮以生則謀之作者如於鬼神者充 宗之以禮而人之情也理與事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宗之以禮而人得禮以生則謀之作者如於鬼神者充 宗之以禮而人得禮以生則謀之作者如兵之起者

夁

消故天下 國家可得而治不然難 有菜香得而 食猪

說約鼠見人拱手狀若知禮然

治人之情二段皆是說理達以本殽列者達之乃由 新裁承天以制飕言洽人以用醴言二句須重洽人 即父子親長幼序男女別君臣正天下可平國可治 天三句以體言見承天之道達於喪祭等以用言見 邊承不可作本報列字蓋承在本報列之後也本於 家可齊也 神來示之是本之造化顯之制度示民有常法也正 體以達用也禮即喪祭射御冠昏朝聘實本天地鬼 禮非先王意之也天道有自然之理而

雕记詳說 卷六八 禮運

藼

聖人盡效法之能有以承天之道矣夫是承天之道 此可失而不得使我雖生猶死哉何以見其承天道 者非無益於世教者也一以在人有不一之情而聖 人以此爲之法制蓋有以治人之情矣禮之爲道如 之崇卑象山澤之形勢是也鬼神 本於天敘天秩是也地有勢聖人效地以定尊卑位 則列其禮而為報本反始之祭如布列而依循行之 不失也此禮之體聖人所以承天道者此也由此 治人情也天有禮聖人法天以立典禮五典五禮 有屈伸往來之理

達於用

則

有喪祭以

明臣子之恩射御以正長幼之

天下國家之正也得天下之本然即人心之當然也 之存亡益以見禮之急也承天治人須相趕說承天 纂訂此承上章謹禮則與廢禮則亡故子游聞而復 用聖人所以治人情者此也故聖人以此禮爲敎而 序冠昏以別男女之分朝聘以正君臣之義此禮之 問禮之若是急也夫子則以死生爲言則不止於勢 子親長幼序男女別君臣正 在人上說故聖人以禮禮字指冠昏諸禮正即是父 示天下知所服行則民皆由焉安焉外而愈不厭焉 一段皆是論理尚未著在人上是故聖人二句方著 列於鬼神常說因屈 美

爬記詳說

卷木十八 禮運

以表列鬼神不一之情狀也蓋依注莫重於祭作解 伸往來之情而制為報本反始之祭是郊社職者所 上不消叉達於喪祭了 不如只就法其屈伸往來之理言若依注便說到祭

治人之情於人最有關繁故失死得生也生死實以 按此節是兩截意上虛下實承天治人語平意串證 生死言謂以心言者鑿引詩言以證失之者死夫禮 天之道以制禮言達於喪祭屬治人之情以用禮言 必本於天以下伸明上意時講以本於天三句屬承 可從列於鬼神非言祭陳注莫重於祭言當照祭祀

之鬼神上看耳喪祭等八者皆是人情所必用達之 天云云非所以示民也末句推開說就一人言之則 乃以治之以禮示只就用禮說承喪祭句爲是若本 為生死就天下國家言則無不得其正而生不待言

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 三優復問日 夫子之極宣禮也可得而聞與孔子曰我欲

陳注杞夏之後宋殷之後徵證也孔子言我欲觀考夏 禮運

一卷六人

殷之道放適二國而求之意其先代舊典故家遺俗猶 歸藏且有魯論所不言者恐漢儒依做爲之誠如其說 語日文獻不足故也 首坤次乾也所謂坤乾之義理夏時之等列吾但以此 坤乾之易耳夏時或謂即今夏小正坤乾爲歸藏商易 有存者乃皆無可徵驗者僅於杞得夏時之書於宋得 近儒有反引此以解魯論者該甚中庸亦無是說大概 則夏小正之書與坤乾何足以證禮注訓徵爲成尤非 一書観之而已二代治天下之道豈可悉得而問乎論 石梁王氏日以坤乾合周禮之

此段做智論為之者

之意 鄭注欲知禮終始所成 夏四時之書也其書存者有小正 夏后氏之後也 得殷陰陽之書也其書存者有歸藏 **徵成也無賢君不足與成也** 欲行其禮觀其所成 宋殷人之後也 觀於二書

而有志焉此我欲觀夏道至以是觀之論披檢二記 節今略言之前云大道之行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 成之事但語意旣廣非一言可了所答之辭凡有數 聞乎孔子曰我欲觀夏道以下至禮之大成答以所 孔疏言優旣見孔子極言禮故問其禮之終始可得

室至承天之酤總論今世祭祀饌具所因於古及其 上節是薦上古中古下節是薦今世之食自玄酒在 室火化後聖有作始制宮室炮燔醴酪之事今世取 取以行者自昔者先王至皆從其朔論昔者未有宮 其初論中古祭祀之事及死喪之禮今時所法於前 之書乃知上代之禮運轉之事自夫禮之初至皆從 事義總論兩節祭祀獲福之義自作共祝號至是謂 而行之故云皆從其朔但今世一祭之中凡有兩節 合莫別論祭之上節薦上古中古之食併所用之物 自然後退而合亨至是謂大祥論祭之下節薦今世

之食此禮之大成一句總結上所陳之言也 堪足與成其體吾得殷之坤乾之書謂得殷家陰陽 行夏禮故觀其夏道可成與不是故邈於紀欲觀夏 又欲觀殷道可成與不是故適宋亦以宋君關弱不 之書也其殷之坤乾之書并夏四時之書吾以二 因往適祀而得夏家四時之書焉夏禮旣不可成我 孔子以大聖之姿無所不覺故脩春**秋贊易道定禮** 觀之知上代以來至於今世時代運轉體之變通 樂明舊章今古墳典無所不載而獨觀此二書始知 而與之成 卷六十人遭運 謂杞君闇弱不堪足與成其夏禮然 我盆

之說並載前王損益陰陽盛衰故觀此二書以知其 又不論陰陽轉運之事而夏之四時之書殷之坤乾 禮之運轉者以詩書禮樂多是周代之書皇帝墳典

爬記部說

え

張子日坤乾之義先日坤者殷之質以所先見者則 先言之珅乾書名也不日乾坤而日坤乾者乾則無 以見必因坤而著故先日坤推本而言也猶言形神 其名以推其義則夏時者三夏時之所紀而坤乾有 長樂陳氏日夏時坤乾之書固不可得而見之然沿 人必因形而乃見神若不因形則神何附著

> 知其然 夏時 交泰之意也夫得其書則繫其所得之先後故先夏 吾以是觀之則繼之以夫禮之初以下蓋觀是書而 時而後坤乾觀其書則考近以及違黃先坤乾而後 其言夏時之等則其所得者不止於此其言

歷記詳說 之獻不足徵者言其略則文獻皆不足徵言其詳則 子游故復問之也坤乾夏時之書所謂雖無老成人 嚴陵方氏日極之爲言至也如上所言皆禮之至矣 尚有典別是也論語兼言書之文不足徵此特言人 **書之文猶有得焉耳周官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日**蓮 卷六大 禮運 呷

用人正故其書以之孔子以夏時稱之者以帝降而 外而一體其位居東北之兩開則向乎人之時焉耳 山二日歸莊三日周易是連山則首乎艮其卦具內 上故也周易則首乎乾周而復始剛柔相摩皆陽之 **書以之孔子以坤乾秱之者以資生於丑地爲主於** 其用皆陰之所爲則合乎地之時焉殷用地正故其 王人時得其正故也歸藏則首乎坤各歸其根密藏 以乾坤序之者以資始於子天爲主於上故也然不 所為則合乎天之時焉周用天正故其書以之孔子

子以真殷之易而觀夏殷之禮者何也蓋易之所見

或言其義或言其等蓋本諸此 之理爲妙故以義言內四時之迹爲顯故以等言外 書而謂之等者禮以達義於內辨等於外者也天地 四時之名爲坤乾不謂之書而謂之義夏時不謂之 己垩周則監於二代脩而兼用之故六官則備天地 天地有上下之位四時有先後之序禮之道如斯而 者象禮之所形者器繁辭云以制器者尚其象則 易固可以知禮矣且乾坤者天地也夏時香四時 地

述於後故孔子欲觀夏殷之道以成一代之禮杞者 馬氏曰創於始者必有以繼於終作於先者必有以

摩記詳說 卷六十八 禮運

型

可也 不足與成也可知夏時坤乾皆不行於世闕而勿論 也然而杞宋皆無賢人載籍俱亡文獻兩泯焉此其 夏之後宋者般之後謂其世守而知其事之詳且

殷禮所損益 講義孔子嘗日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 以爲不足證而不言者蓋所語偃者必欲有所稽考 而言之故也若夫子之於禮雖百世其可知況於夏 偃者如此也 殷手故日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所以語 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今

氏

蔣氏 發之夏時之書吾不得而見之矣而其存者有小正 聖人損益不同而制作殊事蓋本自其陰陽之義而 夫聖人旣以紀宋爲不足證而不能覩夏商之禮矣 其不及此言偃所以得聞其微而猶有以究其極也 聖人不能考杞宋之餘備見夏商之盛制而能因陰 之序易以坤爲首則其尚質尚白之制皆自此出 也坤乾之書吾不得而見之矣而其存者有歸藏商 夏之所建以寅爲正則其尚忠尚黑之制皆由此出 而猶有得於書者何哉此蓋聖人觀禮之妙旨三代 日 禮在聖人言之爲無盡禮在學者問之惟恐 聖

禮記詳說

《卷六六

禮運

陽之書詳識夏商之本旨此聖人之觀禮所以異乎 金華應氏日觀其義與等者聖人之觀異乎他 首者有其義也陰陽循環更相爲始而夏時必以寅 觀也夫上天下澤所以爲禮而坤乾之書顧以坤爲 禮盡在魯其觀周其亦聖人之觀夏商也夫 人之間之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以爲周 為首者有其等也玩乾坤之自下而上則知禮 而終則知聽之秩序者不可紊且又有無窮之象意 際者無不通且又有卑法地之意焉玩四時之自始 日雖日吾以是觀之蓋亦略矣據論語所 芝亥

言可知

書於宋得坤乾一書坤乾之事其義略可推夏時之 臨川吳氏曰杷宋爲二王之後其國得用夏殷之禮 以祀其先夫子欲觀夏殷之禮意謂祀宋二國必猶 語所記與此章大同小異彼謂文獻不足徵者文是 是二書觀之而已吾以是觀之蓋不滿意之辭按論 **書其等略可見夏禮殷禮其他旣無可證驗吾姑以** 有其先世之禮存焉故往二國求之及至其國乃知 **氾禮之書獻是習禮之人此言之杞之宋而不足徵** 一國無復能存其禮故皆不足徵但於杷得夏時

卷六个人 禮運

新栽極言欲盡前代之禮而悉言之也夫子止舉夏 蓋亦謂無其人而文則猶有夏時坤乾二書然亦非 然有從周禮之意見可盡言者唯當代之禮 商而言謂二代之禮且不能盡況其他乎 足後者也此其所以不滿夫子之意乎 夫子隱

纂訂此是子游究禮之極而聖人歎其不能盡也言 偃復問日禮之體大而用甚廣夫子此言特禮之大 略乎不知夫子之極言之也可得而聞乎蓋欲盡聞 前代之藴也夫子曰我欲觀夏殷之醴故之杞宋而 求之意其能守二代之舊典也而文獻不足無可徵

> 殷道即禮禮人所共由故曰道 之極也古帝王制作皆立禮之極者不如前說夏道 寓從周 得盡載可得而極言乎蓋不滿意之辭不煩說到意 義觀二代之遺禮耳若夫經制紀綱之全非二書所 歲月日時有先後之差所謂等也吾但以二書之等 書也首坤次乾藏陰陽之妙理所謂義也是夏書也 驗於杞僅得夏時之書於宋僅得坤乾之易耳是易 極言謂蓋言前代之禮近云承天治人禮

禮記詳說 一卷木大 禮運

道字指禮說不足徵驗不可以徵為成僅得夏時坤

按極言是求其再言非以上交為極言

夏道殷道

乾聊以觀之而夏殷之禮究歸無後注疏以下交皆

從此觀之說非也時講有以觀卽是極言尤說不去

夏小正歸藏易未嘗言禮如何牽扭得來

禮記詳說卷六十八終

心記詳說卷六十九

加且

· 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增 飲食其燔黍掉豚汙霉而抔飲資松而土

盛水也抔飲以手掬而飲之也蕢桴摶土塊爲擊鼓之 陳注燔黍以黍米加於燒石之上燔之使熟也拌豚擘 自可以致敬於鬼神也 椎也土鼓築土為鼓也上古人心無偽難節陋加此亦 析豚肉加於燒石之上而熟之也汙傳掘地爲汙坎以

卷木九 禮速

土為桴也土鼓築土爲鼓也 於燒石之上而食之耳今北狄猶然汙尊鑿地爲聲 鄭注言其物雖質略有齊敬之心 也抔飲手掬之也質頭為出聲之誤也由塌也謂搏 神鬼神變德不變牙也中古未有釜甑釋米捭肉加 則可以薦羞於鬼

皆是二書所見之事夫者發語之端禮謂吉禮此吉 孔疏此一節論上代物雖質略以其齊敬可以致祭 禮元初始諸飲食諸於也始於飲食者欲行吉禮先 **以飲食爲本但中古之時飲食質略雖有火化** 神明夫禮之初始諸飲食者從此以下至禮之大成 其時

> 燒石之上而熟之故云掉豚 未有盆甑也其燔黍抻豚者燔黍者以水 **衪汙下而盛酒故云汙尊以手掬之而敛故云抔飲** 加於燒石之上以燔之故云燔黍或掉析豚肉加於 **鬼神以鬼神饗德不饗味也** 但可以事生若如也言猶如此亦可以致其恭敬於 云簧桴土鼓築土為鼓故云土鼓 爲中古孔子爲下古故易緯云蒼牙通靈昌之成運 中古五帝為下古若易厯三古則伏犧爲上古文宇 **藚桴者叉摶土凷爲桴皇氏云桴謂擊鼓之物故** 伏犧爲上古神農爲 **汙匈而杯飲者謂鑿** 言上來之物非 **兆釋黍米**

不卷六十九

禮記詳說 孔演命明道經營牙則伏懷也昌則交王也孔則 _

子也故易繫辭云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謂交王也 名不可爲桴桴與土鼓相連由是土之流類故讀爲 冠布下云三王其皮弁則大古五帝時大古亦上古 若三王對五帝則五帝亦爲上古故土冠醴云大古 耆氏之樂又郊特牲云伊耆氏始爲蜡是報田之祭 也不同者以其交各有所對故上古中古不同也此 **政知此謂神農也賢讀爲因者以經中貰字乃是草** 伊耆氏始為蜡則於時始為田也今此云蕡桴土鼓 云中古者謂神農也知者以明堂位云土鼓葦篇伊

和連貴尚質素鼓知築土爲鼓周代極文而不爾 則搏拊也謂摶土爲搏拊以手擊之而爲樂其築土 故杜注周禮籥章云以瓦爲匡不須築土或以爲桴 經稱土鼓故言築土順經文也 為鼓先儒末詳蓋築地以當鼓節不云築地鼓者以 飲 机

飲之人也夫禮之初始諸飲食飲食固不足以爲禮 安古之飲食之際其始造飲食如燔黍掉豚汙尊抔 張子曰今享土功不知報日食五穀又不報義非所 然言語有從本說出者則必至微有從末說出者則 卷六十九 禮運

必自近示人之不得己處其始必甚質而漸至於文 如言禮之初始於拜起亦此類也人之始相見則 須

禮記詳說

此天下惟知飲食之充欲而不知漸入於節文之中 敬於鬼 强世故聖人因其有飲食之大欲而少寓之以節文 延平周氏日上古之世未始知有禮而有禮乃所以 也所謂飲食者止於燔黍掉脈汙尊抔飲與夫養桴 土鼓凡此不惟可施於人之所交際而猶若可以致 神蓋亦趨時 而己矣

長樂派氏曰食之禮始於燔黍掉脈飲之禮始於行

不爲中和之紀乎周官篇章中春畫擊土鼓獻曲詩 中央於氣爲中氣而籥之爲氣又所以通中聲者也 桴葦籥伊耆氏之樂也然樂以中聲爲本土於位爲 **尊抔敛鬢桴而土鼓其樂之始敷明堂** 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國所年於田祖獻豳 伊耆氏之樂始於土鼓中聲作焉中於寶桴中聲發 雅擊土鼓以樂田暖國祭蜡則龡豳頌擊土鼓以息 焉終於葦籥中聲遍焉樂之所始本於中聲如此豈 老物其意以爲王業之起本於幽樂之中本於籥始 於土鼓逆暑迎寒亦年祭蜡皆本始民事而息老物 醴運 位日 1.土鼓費

雕記詳說 焉豈在夫聲音節奏之末節哉此所以猶若可以致 故所擊者土鼓所歐所歌者豳詩有報本反始之義 卷六十九

其敬於鬼神也 嚴陵方氏曰視二書足以知夏殷之禮觀夏殷足以 **坤之尊未能鑿木也故汙尊飲未知用爵也故抔飲** 飯也故燔之天產之物不過有豚然未有刀上也故 飲食之事也方是時地產之穀不過有黍然未有釜 知上古之禮故此言禮之初焉自燔黍而下皆始諸 鬼神之道幽而難格菲薄之禮疑若不足以致其敬 也放以猶若言之可疑之辭也

汙尊鑿地汙下以盛酒抔若張釋之云一抔土以草 鼓蓋築地以當鼓節籥章注以瓦為匡不必築土也 為桴草中有硬幹可擊似有理 廬陵胡氏曰贊草也以草爲桴鄭以蕢爲由非 云誤聲不應叨堂位又誤也土鼓廣雅女云築土爲 也若

於鬼神] **蒋氏曰生養之道本於飲食聖人以報本反始之義** 養死或忽於報聖人言禮所以必欲反之於其初上 教天下欲其事死如事生此酌獻饋食之事所以交 此者一切以交物為先而不以誠敬為本生或怠於 而不以爲煩业降及後世人之所以從事平

禮記詳說 後六十九 禮運

玉

之誠而施之有餘也 素質實而巧偽不形則以此而接乎鬼神自其一念 飲聲樂末備而費土以為歡彼其所交際應酬者簡 古鼎飪未具而燆脾以爲食屬酌未設而汙抔以爲

於質燔黍三句指上古飲食正禮之初此中 新裁此禮起於質也人生未有禮先有飲食之性飲 以節文意循字不可忽重上古人心無偽說必曰猶 是可疑之辭云看此節要得與奢窗儉意 若者鬼神難格菲薄太僕之禮宜若不足致敬故爲 食之始人心之最質者而禮始於此豈有不是禮本 有

> 敬字禮何以始諸飲食始諸敬也惟敬王雖톍陋可 以交神也 也致敬鬼神只論禮如此非定以祭祀言也總重 看言制 禮之初先自飲食之大欲而寓其節文也夫 說約此言禮之所由起也初與始不同始字作先字 禮莫大於格鬼 腓而以飲食行之可見禮始之飲食

其所謂飲食者燔黍掉那而己汙算抔飲而己黃稃 樂以爲侑其備如此然其初始於上古飲食之時而 纂訂聖人制禮有鼎飪以爲食有镈罍以爲飲有聲 土鼓而己雖簡陋如此然其眞實無偽之心猶可以

**春大十九 遭運

交於神明矣而況於人乎 中漸引而入於節文之內所謂世變綱維人道防範 新旨大禮制之初何所始也其始於飲食乎就飲食 於是乎託始也何則上古之初鼎低未具而燔黍掉

那以爲食酬酌未設而汙尊抔掬以爲飲聲樂未備

從而交之耳故曰禮始諸飲食 可以致其敬於鬼神是雖無禮之文有禮之意後聖 按此節不必承上觀夏商來只是因子游極言之問 制始於飲食下三句見飲食足以成禮似兩開了 而資桴土鼓以爲歡節陋如此然而一念誠敬猶若 舊說首二何見禮

而言將以是觀之已搬卻夏商了 言致敬鬼神因飲食帶言之或以 講或謂始字寓節交只教敬鬼神爲說似不甚直 此節言祭非也 此節直! 以飲食

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故死者北首生者南鄉屋而號告曰皋某復然後飯腥而苴孰故天

陳注所以升屋者以魂氣之在上也皋者引聲之言某 死者之名也欲招此魂令其復合體魄如是而不生乃 行死事飯腥者用上古未有火化之法以生稻米爲含

禮記詳說 禮運

天皇地藏謂始死望天而招魂體魄則葬城於地也所 也其孰者用中古火化之利包裏熟肉爲遗送之奠也

阿北生者之居向南及以上送死諸事非後世創爲之 以然者以體魄則降而下知氣則 **计而上也死者之**碩

皆是從古初所有之禮也

遣奠有火 利也苴或為俎 鄭注招之於天 飯以稻米 上古未有火化苴孰 地藏為葬 首陰也 眅

鄉陽也 謂今行之然也

孔疏上言古代質素此言後代漸 於三王及其身之死也升上屋而號呼告曰皋某復 文謂五帝以 下

> 用生稻之米故云飯腥用上古未有火化之法苴孰 反復魄復魄不復然後浴尸而行含禮於合之時 者至欲葬設遣與之時而用包裹孰內以遣送尸法 爲三王時皇氏云中古也中古未有宮室皇說非也 中古修火化之利也熊氏云升屋而號爲五帝時或 所以地藏者由體魄則降故也故以天皇招之於天 **由知氣在上改也** 天望謂始死望天而招魂地藏謂葬地以滅尸也 體館則降知氣在上者覆釋所以入望地滅之義 北 面告天日皋皋引聲之言某謂死者名令其 禮運

七

首歸陰之義死苛既歸陰則生者南鄉歸陽也

之等非是今時 從其初者謂今世飯腥苴孰與死者北首生者南鄉 始爲此事皆取法於上古中古而來

核云皆從其初

門之始謂之皋旣復矣然後祭之則飯以腥苴以孰 延平周氏日泉某復皋者始事之辭而有緩意故 土鼓而上後世有以備於此者故不從其初自升屋 者以南鄉爲主出爲陽也而又有答陰之意自費桴 也死者以北首爲主入爲陰也而又有答陽之意生 胹 復而 下後世無以過於此者故皆從其初 Ŧı.

有奧始於飯腥而已於葬有遣始於宜熟而已體有 嚴陵方氏日復者招魂之名邸必以腥處致生之不 所附魄有所營皆重濁焉則陰之類也故降而在下 知故也且必以孰又盧致死之不仁故也後世於喪 是禮也後世雖或增其文而不能損禮之實雖或異 廬陵胡氏日皆從其初皆取法於古初 其迹而不能易禮之意故日皆從其初 在上郊特性不言體魄而言形魄不言知氣而言魂 知無不周氣無不之皆輕清焉則陽之類也故升而 氣者亦互相備也死者仆故言首生者與故言鄕凡

記詳談 (後六十九 禮運

蔣氏日死生異域疑若恩棄義絕而不相求矣乃若 九

發露於人心者自然如此至於後世棺椁衣食之備 望地藏以發其悽愴之思蓋雖禮教未備而天理之 升屋之號皋復之告飯腥其孰以繼其孝養之事天

美聞賻贈含之畢陳而一念不居事亦末矣記日復 盡愛之道也有禱而之心焉若是則形魄歸地知氣

歸天死者北首生者南鄉以生水死安得不盡其心 而後知求加乎物哉故曰皆從其初

郝解知氣猶 言靈氣氣虚含靈

導窾天禮一節言養生送死之禮皆做於古也上節

養其生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日皋某魂復合其體 後世增禮之文終不能損禮之實意也 故天望而地藏斯禮也蓋以體魄則降而下知氣則 新旨上節是養生之禮下節是送死之禮從其初言 情而交飾也故日皆從其初 **升而上以至死者之首向北異於生者之居南鄕以 兼**訂惟上古有禮故後聖制禮及其死也三句此: 是養生下節是送死及其字刀有著器 上送死諸事非後世創為之皆從古初自然哀戚之 離也如是而不生然後能死事飯腥含而苴孰遣與 夫飲食以

禮記詳說 《卷六十九 禮運

魄如是而不生乃行死事用上古禮而飯用生稻米 者之南问陽不同耳若此者非後世創爲之皆是從 降而下知氣則升於上故死者之首向北從陰與生 以含葬時叉用中古禮用魚肉之熟者為苞以遣奠 古初所有之醴也 夫復也者望天而招魂而藏體魄於地也以體魄則

按此節承上飲食說來飲食所以養生而及其死如

含腥苴熟後便當葬故總言天望地

一句申天望地藏之意言體魄則

降所以藏於地知氣則上所以望於天死者此首召

藏以包上意體魄

下文所云也

經 97-711

是一意因體與則降所以從陰死者止首亦以從陰 與生者南鄉不同也南鄉帶言非此節正意皆從其 則後人皆變而不從之矣 初者謂此爲古初之禮而令人猶皆從之也若上節

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姑其毛未有麻背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僧巢

居也茹其毛者以未有火化故去毛不能盡而纤食之 陳注答窟者營累其土以爲窟穴也地高則穴於地中 地卑則於地上累土爲窟也相與者相聚薪柴以爲巢

慶記詳說 禮運

卷六十九

土

业 鄭注寒則累土暑則聚薪柴居其上 食腥儿 此

上古之時也

前末有火化即惟伏慊以前以中古肿農有火故也 孔疏此一節更論上古之事未有宮室則是五帝 U

巢者帽聚其薪以爲巢雖食鳥獸之肉不能飽者則 營窟者地高則穴於地地下則營纍其土而爲窟棺

茹食其毛漢蘇武以雪雜羊毛食之是其類也

以其陽屬則必順陽而居之故冬則陽煥於下則順 長樂隊氏曰人之生也雖禀於陰陽而其體則陽屬

> 之而居窟夏則陽煉於上則順之而居巢 **警**窟榴巢作現成名目食字貫草木之實鳥歌之肉 按此先王爲上古三末有分三段居也食也衣心 石之上非火化故心 前既言燔黍矣此乃未有火化者先儒謂加黍於燒 嚴陵方氏日孟子所謂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是矣 草木之實其時不分五穀想見可食者食之 一句飲血茹毛是足鳥獸之肉句羽屬鳥皮屬獸

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

以短以燔以亏以灸以爲醣略治其麻絲以爲布帛以一後聖有作然後脩火之利沽金合土以爲臺榭宮室牖 層記許說 卷本九

陳注范字當從竹韻注云以土日型以金日鎔以木日 之類也此以上諸事皆火之利今世承用而爲之皆是 合土和合泥土為陶器也裹而燒之曰炮加於火上曰 模以竹曰范皆齒器之式也危金爲形冠以鑄金器也 取法往聖故云皆從其朔朔亦初也 **燔煮於錢曰亨貨串而置之火上日炙酪醋也治凍染**

之鉞也 鄭注作起 柳路之所藏也 貫之火上 孰冶萬物 **烝酸之也酪酢** 裹燒之也 鎬 作器 用 加於火上 瓦硫甓及甒

也亦謂今行之然

使多故云脩孰爲烹煮冷謂陶鑄爲形范以鑄金器 孔疏此一 節論中古神農及五帝三王之事世本 燧人出火在伏儀之前但用之簡少至神農更脩盆 之利矣土也和之以水鈞之以木化之以火合五材 得火則鋒又從而範之以爲器用則金也始爲善民 燧八氏鑽木以出火然後木也火也爲民之利矣金 長樂劉氏日火無形也而潜於木中不可得以知之 略等皆五帝也此皆做法上古以來故云皆從其朔 和合其土燒作器物以為臺辦宮室牖戸及炮播廳

麎記詳說 卷六十九 禮運

圭

尼記詩說

一个卷六十九

之心生而 宫室則必在於范金合士之後以其斤斧瓦旣之所 而禮因五物以與焉生則養之死則祭之報本反始 以為器則利於吾民與稼穑均矣五行之利養於民 長樂陳氏日范金合土固不止於爲宮室之具而爲 禮由之弗敢忘乎其本初也

當先也大營窟橧巢而易之以宮室飲血茹毛而易 之以烹炙衣羽而易之以治麻之布衣皮而易之以 治絲之帛此所謂通其變使民不倦者也夫開端之 始謂之初繼終而有始謂之朔故天地之始亦可以

言初

月之始則特謂之朔是以言體之初則繼之

將氏日聖人論禮蓋本於中古之世器用漸設文物

海備幸其有加於前而處其或窮於後也夫營窟僧

地如麻家太初及中朔之類詳本章事理可見 也初者一始而不可變朔則終而復始故於始諸飲 為初蓋初者天地形氣之始也朔者隨時制作之始 乃其所以爲朔也 食則言初於後里有作則言朔蓋先王爲後世所因 臨川王氏日皆從其初皆從其朔或言初或言朔何 江陵項氏日前言皆從其初後言皆從其朔注皆以 以皆從其初言後聖有作則繼之以皆從其朔也

▶說一个後去十九一禮運
店
6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嚴陵方氏日上世末有火化非無火之性心特末能

後足以代巢窟為體酪之類然後足以代血毛為布 矣拾麻所以為布拾絲所以爲帛夫爲宫室之類然 其始又可以送死於其終不特可以養生送死於其 帛之類然後足以代羽皮是道也不侍可以養生於 故也臺榭宮室已見月令解醴酪則下交所審者是 之合土而陶之而器用出焉則以爲臺榭宫室屬門 明又可以事鬼神上帝於其幽言神則百神上帝則

古

巢而 糒黻 之止於此而已哉器利用便而文日加焉而又爲之 是數者中古聖人實為之中古聖人亦豈能計其事 服皮而必至於布帛以充其美也亦天下之勢也夫 炮炙也飲血茹毛而必至於醴酪以供其味也衣 從於淡泊之地也雖然事之已備聖人不能計其後 至於後世而老氏之徒指爲忠信之薄欲與天下相 **文日生而無有窮已雖聖人亦末如之何此所以禮** 事之未備聖人不能祕其智自范金合土以下皆聖 交繍之美三牲九鼎之盛堂上堂下之陳自是 必至於臺樹宮室也草實獸肉而必至於烹煙 羽

避記詳說 卷六十九 禮運 主

入之閒者也使稍變其燔黍掉脈以爲邊豆驚簋之 **鏞曾簫椌棏墂熊之聲何病於聖故聖人觀夏商以** 實汙容抔飲以爲樣象山譽之具蕢桴土鼓以爲笙 人開物成務以教天下而使之相安相養於利用出 以章明顯設民猶未厭道猶未瀆也故日以養生送 前為禮之大意知其養生送死事鬼敬神而次第可 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朔亦初義過此以往不

> 記詳說 詳火之利下 巢窟是居未有火化而血毛是食未有絲麻而羽皮 對今言則為往聖火利自然之利也脩者裁成輔相 土以爲臺榭宮室戸牖足以代巢窟之居矣以炮以 空中有火體木則明然後脩火利以利民焉范金合 是衣此非智之未及也時使然也及夫燧人氏作知 **秿造化之不及以全民用也** 後王因前聖之未備而開物威務爲法可傳也後王 新裁上節乃大古之陋俗下節乃中古可從之禮見 今世承用火利皆是取法往古也 不卷六十九 分居食衣三段皆從其朔指後世 禮運 **青上世未有宮室而** 末

之初也其利亦溥矣 鬼神上帝皆賴火之利也今世承而用之皆從後聖 絲以爲布帛足以代羽皮之衣矣以此養生送死事 燔以烹以炙以爲醴略足以代血毛之食矣治其麻

皆脩火之利以養生二句承火之利來屬在後王說 新旨上節;言火政未脩此節脩火之利一 何作主下 至從朔方以今世承用言 居槽巢以避暑末有火化所食者草木之實與天鳥 始也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以避寒夏則 獸之肉所飲者鳥獸之血而茹其毛未有麻絲所衣 此著聖人開物成務之

復言初而禮備矣

說約上古居食衣之未備皆因火利之未脩至後聖

火之利以開物成務也利乃火之利也何虛下正

體記詳說 室牖戸以代營窟僧巢之居矣裹而燒之曰炮加於 者羽與 益於人大矣哉 **王用之養生送死於明事鬼神上帝於幽莫不由之** 治其絲以爲帛足代羽及之衣矣此皆火利之脩後 火上日燔煮於鑊曰亨貴串而炙於火上日炙且以 今世,承用而爲之皆是取法往聖之初故也火之有 為體酒醋略足代飲血茹毛之食矣治其麻以爲布 下爲型范以鑄金器和合泥土爲陶器以爲臺榭宮 起於世知空中有火魔木則明為之脩火正以利天 《皮而已此皆依於本質也後聖燧人氏有伦 《卷六十九 按講中云後王用之下卽云承法 禮運 屯

往聖語氣有碳詳見後

纂訂脩火之利一句為總下交正是脩火之利以養 以事 兩以字皆從三箇以為來 一說以養生三 一句縣

注今世承用皆從後聖說即燧人氏蓋對先王言則 燧人氏爲後聖以今世承用言則燧人氏又爲往聖

矣卽爲朔也此說近多從之以燧人爲後聖未妥當

按後聖對先王稍後耳非真爲後世脩火之利講家 述 人氏為說而陳注不 金而 鑄合土而陶皆用火為之是兩事 用豈以不見於經不便

> 皆臺榭宮室戸牖所需炮燔亨疾似專言肉食恐不 之也注中今世承用云云原包以養二句言之講家 爲帛皆須用火而 則爲往聖只是脩火利之一人注所云往聖意蓋 **多誤看侔單屬末何非也對先聖則爲後聖對今世** 後人說謂後人以養以事皆從後聖所脩火利而爲 燔亨炙以爲食且以爲醴酪而飲也麻以爲布絲以 全當兼穀食說以為體酪與上下兩以爲不回言炮 此朔卽初字指後聖不指先王或謂節首至上帝 一句時講指後王言後王二字經文所無不如直指 成 自節首語氣至布帛截養生 大

記辞說

松六十九 禮運

氣方住調後王所脩從先王所未有之初生來將後 聖說輕了不可從

是先備

陳注大古無酒 色也此 祭則設於室內 一齊酸即周禮盎齊盎猶翁也成而翁翁然蔥白 者以後世所爲賤之陳列雖在室內而稍南 用水行: 而 近北 也醴猶體也 醴後王重古故尊之名爲玄酒 洒之一宿者周醴

を 一名 二九 連運

丸

孔疏此一

節明祭祀因於古昔所供之物幷酒之所

立酒調水也以其色黑調之玄而大古無

所用故謂之玄酒以今雖有五齊三酒

陳之處

酒此水當酒

貴重古物 故陳設之時在於室內而近 北醴酸在戸

神嘏謂祝以尸之辭致腐而嘏主人心

以降上

北上 以決載於纽也故云備其鼎俎按少牢陳鼎於廟門 之外東方北面北上又云鼎入院於東方當序西面 其鼎舉鼎而入設於阼階下南北陳之俎設於鼎西 錢在廟門之外鼎隨錢設各陳於錢西取牲體以實 陳於廟門外橫行西上 堂下之樂則書云下管發鼓笙鏞以閒是也其歌鐘 而登歌故書云搏拊琴瑟以詠是也 歌磬亦在堂下 一卷六十九 皆設於鼎西是也 脩其祝嘏者祝謂以主人之辭譽 備其鼎俎者以牲煮於鑊 列其琴瑟者琴瑟在堂 = 管磬鐘鼓者

昭與昭齒穆與穆齒特牲云主人洗虧獻長兄弟眾 君洗玉爵獻卿尸猷七以瑶爵獻大夫是也 兄弟是以睦兄弟也 北面而事之是以篤父子也 臣是以正君臣也 臣者祭統云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門則全於 有所者醴器云君在阼夫人在房及特性夫婦交相 精氣調之上神指其亡親訓之先祖協句而言之分 而爲二耳皇氏熊氏等云上神謂天神也 與其先祖者上神謂在上精魂之神即先祖也指其 禮運 以篤父子者祭統云尸南面父 以齊上下者祭統云尸飲五 以睦兄弟者祭統云 以正君

履記詳義 致爵是也 卷六十九 是謂承天之前者言行上事得所則承 主

受天之祜福山

張子日承天之茄順理則是承天祜祜順也

長樂陳氏日道之精常幽玄而淡薄道之粗常明著

之閒而未嘗不寓之以道德之意此玄酒所以在室 而精美精則常貴而尊粗則常賤而卑先王於名數

醴酸所以在戸菜所以在堂澄所以在下也蓋玄酒

之中而尊卑之際也柔醍則醴齊是也用之於饋命 則水也而陳之在室則室者幽之所而且尊也醴醆 漸至於致味故用之於朝踐陳之於戸則戸者幽明

> 我在彼者以禮物之所備在我者以禮教之所成故 音校列琴瑟於南列管於東列磬於西北列鐘於西 必正君臣篤父子睦兄弟齊上下以至於夫婦有所 鐘鼓所以致其樂祝嘏所以致其文此固足以降上 五齊以人道事之則以三酒犧牲所以發其養琴瑟 尤著而且卑也昔先王之於鬼神以神道事之則以 也而用之於尸卒食之三獻故陳之於下下者明之 而陳之於堂堂者明之所而漸卑也 神與先祖也然上神先祖之降在彼而天沛之承在 樂書日先王作樂莫不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 一澄酒則清酒是

上詳說 卷六十九

禮運

圭

列鼓於北所以正其位也然琴瑟絲音也與瓦同 **匏舉革以見木而五聲八音具矣** 尚宮管竹音也與匏同於利制鼓革音也與木同於 聲磬石音也鐘金音也故舉怒以見瓦舉竹以見

嚴陵方氏日以室對戸室者戸之內戸者室之外也 事交乎戸堂事交乎階又日未有入室而不由戸者 以堂對下則堂者隋之上階者堂之下也禮器日室 坊記日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則四者之丙外上 近體酸雖有保其味寫矣則在戸者以由戸而內 下蓋可見矣致於味者於道爲達寡於味者於道爲

以明後世之禮雖漸致其文亦未嘗不貴其本焉於 道為近也先王所貴者在道而已故言於初朔之後 之齊亦酒而已故周官以掌之於酒正焉犧牲必割 **立於澄皆日酒者以見始終之所言皆酒而已故坊** 近故也粢醍其味淺致矣則在堂者以自堂而下爲 列以降上神大司樂所謂天神皆降是矣先祖人鬼 然不一也故日備琴瑟管磬鐘鼓陳之各有序故日 記則通謂之酒也別而言之則有齊酒之名合而言 而肆之故曰陳鼎有牛羊之異用俎有梡嶡之異名

麗記詳說 卷六十九 禮運

畫

於三者蓋言醴以見盎澄卽沈齊也蓋沈者在下則 在室貴本也體酸體言其齊酸言其器郊特性日酸 澄者在上言澄酒則知清酒在下苦酒在堂事酒在 酒悅于清是盎齊亦用酸也齊有五而所陳之處止 延平周氏日立爲道之本而水爲齊酒之本故玄酒 戸此言醴酸在戸坊記言醴酒在室何必在戸非戸 亦得名日降者則與詩言三后在天同意

外也乃在宝之戸也有齊酒犧牲鐘鼓脱嘏則固足

齊上下夫婦有所而後可以承天之祐者以備物蓋

降上神之與先祖然必待正君臣篤父子睦兄弟

卷六九

其必受漏爾作其祝號至是謂合莫蓋當朝踐之節

海陵查氏日陳其犧牲至承天之耐於時未祭也

在室推而詳之至於脩其配嘏所以降上神與其先

虺者其禮備矣備禮然後能承祭之本亦敬之本也

之辭以告茲於其子二者各有其職故言脩自玄酒

一放言列舰者代子之辭以告孝於其父嘏者代父

未殺故言陳鼎俎之未實故言備祭祀之樂其類非

馬氏曰犧牲者鼎俎之實鼎俎者犧牲之寓犧牲之

禮爲不足以承天而所可承天者先脩人事而已矣

禮運 蓋

設於戸酸蓋通酌名桑齊通周禮五齊皆酒也醒齊 之故設於堂下蓋尊古卑今貴澹泊賤礦厚心鼎烹 色紅叉次之故設於堂澄酒清及而後成味厚叉次 郝解酒貴淡立酒為上放設於室醴酒一窗成次之 退而合亨以下蓋當饋食之節 在堂下主人告神曰祝神告主人曰嘏上神神氣在 下也君在作夫人在房夫婦有所也惟禮可格天故 上謂天神也先祖人鬼也君主臣助正君臣也以穆 篇父子也子姓皆在睦兄弟也獻餘以序齊上 載肉熟於鼎升於祖也琴瑟在堂上管脅鐘鼓

日承天之施

降之故及肅人倫以人之精神降之也神祖降則福 之意要看一承字 是祭盡其醴 在戶限齊則卑而在堂澄酒及降而在下崇淡點灣 也則陳之在室尊古尙質之禮也醴齊盎齊則降而 也就假以上祭備儀物也君臣五句祭蕭察倫也皆 **耐自承瘋點不可知而承受之本已得即福者備也** 之意也其設與有如此者陳其儀性使鼎組有所官 新裁此當泛言不專主廟祭以有上神與承天之配 降上神先祖意要重恐儀物不足以 此言先王祭得其道也交酒水 퀱運

代代大十九 畫

備其鼎组使犧牲有所盛其備物有如此者列其琴 人告孝之祝解倂尸告慈之嘏辭其行祭之交有如 瑟於堂上管磬鐘鼓於堂下其備樂有如此者脩主

此者無非欲天神而使之居欲先祖而使之陟降也 行是也陸兄弟焉主人獻長兄弟及眾兄弟者是也 時正君臣焉迎牲不迎尸是也篤父子焉北面事子 然夠謂精神之在儀物者沒而在倫理者深也當此 齊上下焉獻與餓有次序而無遺缺者是也大婦有 所焉在阵在房西酌東酌者是也如是則儀物既只 以稱外心倫序又足以表內志天神先祖縱不格於

凡酯酤皆出於天也降就是酤不可涉效上云

因上交事鬼神上帝而言祭神與祖之禮先與

之理安富等榮有炭聚之機上天福咕默承之矣 嘏備文辭也只說其欲降末至神格鬼享也以正君 **賤今也陳儀牲二句備物也列琴瑟句備樂也脩祝** 我之脩儀獨不 未盡亦不足以空神於是因祭行禮而人倫亦無不 臣五句一段以盡人道言承上言禮物雖備而人道 說約立酒至先祖一段以備儀物言立涵四句尊古 神格先祖享而錫之以脳矣承字可味天錫我而我 備也末句總承旣備外心之敬又表內志之脩則上 格於我之明倫乎祿位名壽有必

雁記詳說

篡訂此承上章事鬼神上帝而言祭之盡禮也兼 實能受之之謂那 精氣謂之上神終於本文與字意不協正君臣五句 廟不專主廟祭以有上神與承天之酤也以降上 各自有上下也承天句總上上言降上神先祖是我 姓之臣上下異姓之臣君與臣爲上下而臣之中亦 二旬作兩事看弁以降字冠一說上神卽先和指 去降之承天之耐方是來降天字兼祖必日天者以 說就平日倫理言注引祭統似泥備有理兄弟同 《老六十九一 禮運 美 誦

何 直 臣 故爲正君 敷 捷 為篤父 尕 則不 然與 句其說不 F 腖 陳 臣 臣父北面事子所以等尸尊尸即是等父 儀 餘 而 注 物 背 注 其先迎牲不 下 就平日說失之泛郝京山之說頗 一說已 今姑 脩 彝 偷 明 依 陳 末 迎尸是猶有君臣之分 注 何 為說尸本臣 總承 兩 段 一也當其 丒 正 君

禮記詳

成地 盔號 4生 神 的為其血毛調 號若 號如吴天上帝鬼號如皇祖 注 大路號 周 膿 一元大武盔號若稷 醌 號 化 有六 發性之時取 其視號者造爲 也每祭必 胂 號 血及毛入以告神 日 鬼號三 設立酒 鬼 明 伯 某 胂 梁幣號若幣日 及性 **孤號若后** 其實不用之以 孤號四 玉美號之辭 土地 於室 牲 號 派 也 正

> 覆剪也 是法中古之禮皆所以嘉善於死者之魂魄而求以契 第四 獻尸賓長以燔 炙者燔肉炙肝 獻者朝踐薦血 合於冥漠之中 爼 **今乃退取向爓 者雜陳之也澣帛謂** 惟 !載右 大人 周 八獻故云云 體其 禮越席 ·也然後 徐不 從 腥 肉更合而烹煮之使熟而可食也 也特性禮 心也第一 時用醴 君與夫人交獻 疏 祭服 載者及左體等亦於雙中烹煮之 布 祭 退而合亨謂先薦爛未是熟物 君獻第二夫人獻第三君獻 主人歇尸賓長以肝 以 天 頗食薦熟時 **谏染之帛制之也** 用之此以為宗廟之用 也 此 用酸 以上至熟其發 心薦其 從主 醴酸 婦 爁

麗記 詳說

卷六十九

故云合亨也體 體別骨之貴賤以爲眾俎用供尸及待賓客兄弟等 其大 不牛羊 者隨其牲之大小烹熟 兲

此是祭末變無之眾

俎非尸前之正俎也簠丙圓而

同竹曰遵木曰豆鈉 方盛稻、梁之器簋外 世之禮也祥 見前孝事祖宗之道 猶善也 也一般愛子孫之道也合亨以下 如鼎 圓 丽 內方基森 而 小盛 和羹之器也祝嘏 稷之器邁豆形 當 制

幣號號者 號 注 此 百 調 鬼號二日 薦上古中古之食也 所 以 尊 斓 顯 觗 號 物 四 也 脛 日 周 牲 其 知調 號 虺 五 视 豚 日盛號六 號 有六一 解 而腥ブ 日 日

毛腥

俎

北

三者是法上古之禮孰其殽以下是中

禮發骨體

也以

湯燗

爲熟越席補

席

世

疏

布 麙

布

也緊 古
フ 腥

其俎

訓

牲

旣

殺以俎盛肉

進於尸前

也 祭立

酒

薦

血

以禮所成也 其義也觧善也今世之食於八道爲善也 骨肉之貴賤以爲眾俎也配以孝告嘏以慈告各首 帛練染以爲祭服嘉樂也奠虛無也孝經說日上通 此以下皆所法於中古也越席顛蒲也幂覆尊也齊 及血毛皆所以 此謂薦今世之食也體其犬豕牛羊謂分別 法於大古也孰其殺謂體解了 解子遊 丽 爓之

孔疏此一節明祭祀用上古中古之法也玄酒以祭 古也作其祝號者謂造其鬼神及牲玉美號之辭祝 **薦其血毛腥其俎此是用上古也孰其殽以下用中** 禮進

卷六十九

冤

史稱之以告鬼神故云作其祝號 践時既殺牲以俎盛肉進於尸前也 延尸在堂祝以血毛告於室也 古設之其實不用以祭也 朝践之時設此立酒於五齊之上以致祭鬼神此 骨體也孰謂以湯爛之以其所爛骨體進於尸前也 與其越席至澣帛皆謂祭初之時越席謂蒲席疏 **薦其血毛者亦朝駿時 腥其俎者亦謂朝 立酒以祭者謂** 孰其殺者殺

之間故雖宗廟而

用越席疏布也衣其澣帛者謂祭

君與夫人則宗廟之禮也此蓋記者雜陳夏殷諸侯

布謂麤布若依周

一體越屋城布是祭天之物此經云

食之時用酸 服練帛染而爲之 第四夫人獻是君與夫人変錯而獻也 **也君與夫人交獻第一君獻第二夫人獻第三君獻** 之時炳蕭合馨薌知不然者按詩楚茨云或燔或炙 君薦之用炙心夫人薦用燔是心皇氏云燔謂薦孰 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賓長以燔從則此 者謂設此在上祭祀之禮所以嘉善於死者之魂 鄭云烯烯肉也炙肝炙也則知此燔炙亦然皇說非 是調合莫莫謂虛無寂寞言死者精神虛無寂寞 薦其燔炙者謂燔肉炙肝按 醴酸 以獻者朝踐之時 以嘉魂 用醴館 特性

雕記訴說 《卷六十九 體運

及五帝三王之道其言雜亂或先或後其交不於舉 得生者嘉善而神來散變是生者和合於寂寞但 其大綱不可以一代定其法制不可以一概正其先 運之作因魯之失禮孔子乃爲廣陳天子諸侯之事

後若審此禮則無所疑惑

按周禮大祝辨六號

日神號注若皇天上帝二日鬼號注若皇祖伯某

日蠹號若稷日明粢六日幣號若幣日量幣是也云

號者所以尊神顯物者其神號鬼號祗號是尊神也

號臺號幣號是顯物也云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

日祇號若后土地祗四日牲號若牛日一元大武五

者接士喪禮 殺調體解 諸侯旣有朝踐薦腥故知腥其狙之爲豚解云孰其 始之時皆體解無豚解以 脛脊脅而已是豚解七體也按特性少牢以薦孰為 凡七體也士處禮主人不視豚解注云豚解解前後 進神者是也按特牲九體肩一臂二臑三肫四胳五 體解乾以湯爛之不全孰次於腥而薦之堂故祭義 **脠脊代育為十一體也是分豚為體解此孰** 正脊六横脊七長脅八短脅九少牢則十一 而燭之者體解則特牲少牢所升於俎以 小 敛之奠載 **社體** 無朝踐薦腥故也其 兩牌 雨屑 雨 體加以 其殺謂 胉 天子 升資

禮記許說

老大十九 禮運

垩

然後退 事鬼神及祭末獻賓并祭竟燕飲饗食賓客兄弟也 說曰上通無莫者孝經緯文言人之精靈所感上遍 先染絲乃織成而爲衣故玉藻云士不衣織 也云澣帛練染以爲祭服者此亦異代禮 無寂寞義或然也 日燗祭祭腥而退是也此則腥以法上古燭法中古 取帰州肉更合亨之令孰擬更薦尸叉尸俎唯載右 元氣寂寞引之者證莫為虛無正本元字作無謂! 體其餘不載者及左體等亦於鑊中亨煮之故云合 而合亨者前明薦爛既未孰今至饋食乃退 然後至大鮮此論祭饋之節供 也用禮則 云孝經

> 亨 眾狙 供設也若遵豆亦兼據賓客及兄弟之等故特牲 分別骨之貴賤以為眾狙知非尸前正狙者以此 以為眾徂供尸及待賓客兄弟等體其犬豕牛羊間 牢賓及眾賓兄弟之等皆有邁豆及狙是也 不得云是謂大祥既是人之觧善故爲祭末饗燕之 所陳多是祭末之事若是尸前正祖當云是問合莫 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事于皇祖 孝告嘏以慈告者此論祭祀祝嘏之辭按少牢祝 也 體 其犬豕牛羊者亨之旣孰乃體 實其簠簋變豆鉚羹者此學事尸之時所 別骨之貨駿 秋り

雅記詳說 卷六十九

禮運

垩

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是配以孝告少牢又云 神告孝子以慈爲首各本祝嘏之義也 道為善故為大祥 而告主人 年勿替引之是嘏以慈告言祝嘏於時以 嚴陵方氏曰上言脩其祝 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 人獻尸祝嘏主人云皇尸命工祀承致多福無疆 言作其祝號上言立酒在室醴 故 此言玄酒 祥善也謂饋食之時爲今世之食於人 以 | 祭間 首猶本也孝子告神以孝爲首 嘏未見其所以爲號故 Ē. U **肽上言陳其犧牲備** 酸在戸未見其所以 神之恩熱 此

其鼎 非特此而已而又廣及於所設之越席所靐之疏布 陽或以孰之陰或以氣之陽或以味之陰且又言與 夫人自房而東酌醬匈故日君與夫人交獻魂陽也 **声則合古今之異質文之變也君自阼而西酌犧奪** 布那是矣擀帛則祭統所謂以其純服是矣凡此所 **性所謂蒱越棄豩之尙是矣疏布禮器所謂** 則事之以神道孰其殺則事之以人道越席則郊特 所衣之譽帛焉蓋血所以告幽毛所以告全腥其狙 魄陰也而其祭或以酒之陽或以食之陰或以腥之 狙 故 此又言腥其组孰其殺薦其血毛燔炙爲 禮運

以望子孫者莫大乎孝故祝以孝告子孫所以賴祖 焉故日體以稻粱而實簠以黍稷而實簋以水土 品而實邊豆以五味之和而實網鼎故日實腥屬所 而成於今始於質而成於文矣故曰大成也 ,禰者莫過乎慈妓嘏以慈告夫禮至於此則始於古 合亨則合眾物而亨之大豕牛羊骨有貴賤各異體

巳非獻也君陽也所以嘉魂夫人陰也所以嘉魄合

二者以定之战日合莫莫定也

所羞者以上世ク

延平周氏日玄酒

以然醴酸以獻何也玄酒陳之而

群說 表卷六十九

狀見於此也嘏亦配也而謂之假者以其傳尸之言 所羞者以後世之禮物爲主而視以人之孝而告於 禮物爲主而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者合莫而己 **蓋神脈之位與夫性幣之陳各有名稱若夫祭配則** 蒋氏曰此章盛言禮之備矣而猶首以玄酒血毛之! 則無文奉後世之禮物而罕及於上世者則無本有 而所告者皆漏也奉上世之禮物而罕及於後世者 神嘏以神之慈而告於人是為大祥祥者言腷之兆 薦此足以見聖人言醴之要旨配號之名載於周 本有交此之謂禮之大成也

禮記詳說 卷六十九 禮運

之事猶有貴乎古先也乃曰合莫謂其本是精誠以 先儒指爲饋食之節夫朝踐爲禮之始饋食爲 之詳是後世之所備也乃曰大祥謂其舉是備 求,神於冥漠之閒也合亨體薦邊豆簠簋錦藥辭說 終始貨乎嚴終極其備故血毛俎腥稅孰越席疏布 謂合莫以上先儒以爲朝踐之節自是謂大鮮 有朝踐有饋食至今世猶髣髴而行之未泯也自是 至於成體而致 合莫以求神也物味薄而誠敬在禮文簡而精 極其觧善之義也蓋垩人制禮豈容一毫之僞方其 **祥也品物其而胂胍樂誠意散而辭** 醴 以上 而

致福烏足言禮之本始哉 之義存乎其閒以性栓肥腯祀史矯專足以要神而 想像形容之妙則凡器物之陳節文之變皆有深長 說行學者苟能宏觀聖人終始考禮之意而 说得之於

之禮祭時之事合亨以下後世之禮祭終之事發骨 **郝解作其祝號以下敘祭祀始終之節以明禮之全** 品物之美號如皇尸旨酒之類即祝辭也玄酒血毛 體也孰以湯燭之赤全孰也越草名疏布靡布羅以 **膼狙皆大古之禮始祭之事孰骰以下至合其中古** 所謂大成也周體配號有六作其配號造爲鬼神及

尼評說 卷六十九

畫

也簠內圓外方以盛稻粱簋外圓內方以盛黍稷竹 **者同烹敬日合也體其犬豕牛羊 調隨其所用之牲** 其薦爛烹熟以食尸組雏石體今取左體及餘末載 布猶古初之意貴以吳誠冥合故曰合莫然後乃取 覆尊越席疏布貴其質也帶帛凍染之帛嘉魂魄使 別其貴賤之體以供尸賓客兄弟眾组及祭畢燕飲 神惡散悅也合莫猶言潛逼血毛腥狙孰殺越席疏 主人故日孝慈大祥猜慶也大成禮備也夫三才五 日邊木曰豆其形同遊盛果脯豆處俎醢쏈如鼎而 小以盛和義配以孝子之意告神嘏以祖考之意告

> 邊乃薦腥於尸坐前謂之朝踐即此篇內所謂薦其 從權是爲二獻牲入至庭王親殺其毛血告於室於 尸八室樂作降神王乃灌時眾尸皆在大廟依次灌 情狀莫備於祭也 是行朝踐之事延尸出室坐於堂大祖之尸坐戸西 用鬱鬯片皆祭啐之奠之是爲一獻王乃出迎咎后 **舉其概大裕之旦主衮冕入尸衮冕後入王不迎尸** 教莫非禮獨言祭配者幽明之故生死之說神鬼之 血毛腥其俎是也王乃酌獻尸是爲三獻后酌是爲 南面其主在右昭東穆西相對主各在其右后薦豆 古天子之祭不可詳考據疏義

礼記許說

《卷六九 遭

面昭 四獻此禮器所云設鑲於堂也乃延尸入室大祖東 爵以尊卑為氼據諸禮文社撰其略如此 獻卿大夫諸侯酌獻尸是爲九獻九獻之後謂之加 **酢主人主人受嘏獻諸侯后酌 酳尸是爲八獻王酌** 食十五飯說王酌酹尸是爲七獻后乃薦加變豆尸 熟王酌獻尸是爲五獻后酌獻尸是爲六獻於是 南面穆比面徙堂上之饌於室內拜妥尸遂薦

新裁祝號告神之辭立酒三句是上古之禮孰殺至

交獻是中古之禮嘉魂二句承上古中古言血腥醴

酒之類嘉魂也孰酸燔炙嘉魄也以物之全乎氣者

古之禮有如此其殺也以熟其席也以蒲覆尊之幂 又必立酒之是尚而陳列之有方焉牲之始殺取血 群承當世言大成通緣上女二是謂對 宗廟之祭 與魂相善近乎味者與魄相善也嘉善魂魄是即能 則惟疏布之爲尚也其服也以澣帛其獻也以醴酸 及毛以告於室性之旣殺俎盛兩以薦於堂其法上 有說以告於祭祀之始而立號以昭夫神物之名矣 亦散享於我便是契合然後至慈告是當世之體大 而燔炙之薦則君夫人之交獻也其法中古之禮有 **契合神明於冥漠之中也蓋我之志意方向乎神神**

體記样說 卷六十九 禮運 寁

此正祭尸前之禮器也祭之始配以孝而告於上也 實益以水土之品而實建豆以五味之和而實錦藥 也此祭末燕享之眾组也以稻粱而實無以黍稷而 別其貴賤以為眾组用或以供尸或以待賓客兄弟 不爲當世之禮乎夫禮不備舉於廟中則古成其古 者取腥爛之肉與其左體烹之也體其大豕牛羊者 如此是蓋嘉善事乎祖考之魂魄昭格以在我之精 祭之終嘏以慈而告於下也斯則禮意周備於神 神而求以契合於冥漠也不謂之合英乎退而合亨 而有以善事其先矣是爲禮之大善者與凡此數者

> **今成其今且古之成也質而不亥今之成也交而少** 質非大成矣乃今始於古而成於今始於質而成於 **攻古今交質皆備非醴之集大成者乎**

合参此舉廟祭之全體合三古而大成也首句提起 是當世之禮大群句承當世言兩是謂相對末句練 中古之職嘉魂魄二句承上古中古言然後至慈告 **任未祭之先左酒三句法上古之禮孰祿至交獻法**

新旨以嘉何總承立酒以下是謂合莫乃就嘉魂魄 上斷之之辭嘉字中便有合字意了然後二字從交

履記詳說

卷六十九 禮運

獻來然只管至牛羊止曰退者以交獻以前皆是

兩意體之在祭末之時實之在正祭之時告孝在正

祭之時告慈在酳尸之時是謂大辭是就然後以下

而有事於神也亨者卽是大豕牛羊然合與體又是

集訂看來此節意不過說祭盡其禮凡可以歡享鬼 豈不是大善故曰禮之大成陳注依注疏分上古中 合莫也又言其合写云云如此禮文極備精氣冥合 神者無所不至祝號以下至交獻皆所以嘉魂號而 斷之之辭

古當世硬生分別殊爲蛇足

神神郎 一条六九 先参錯言之祝以孝告嘏以慈告亦矛先後告是大 魂夫人陰嘉魄說不去嘉只是安慰歆悅之意 疏布寫器連嘉魂魄以氣味分貼為是或云君陽嘉 尸之禮從上截抽出言之似亦簡便 多只作|兩截上截是陳設祭獻之禮下截是燕賓待 亨以下一截 意如是非諄諄言孝言慈也大祥猶言至善以緣合 而合亨與體其大豕牛羊二句連實其簠簋句卻在 承上上古中古之禮而斷之越席是鋪設之物不與 大成總收兩節方全 禮運

心能許就

按此節合莫截上是法上古中古之禮下是行常世

之禮禮節煩碎不得不依此為段落作其句斷立酒

以祭三句連孰其殽至交獻一氣下以嘉魂魄二句

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祀之郊也禹也宋之郊,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瓊禮運 陳注幽 之國大子嘗言其可一變至道則舍魯何往哉然魯之 厲之前周道已微其大壞則在幽厲也魯周 公

禮記詳說

芜

或嫌頭緒太

禮運

之始祖故宋得以郊惟此二國可世守天子之事以事 《卷七十

郊禘則非禮矣禹爲三代之盛王故祀得以郊契爲殷

之教因子孫之階體而衰矣天地社稷之祭君臣之分 其祖周公雖垩人臣也成王之賜固非伯禽之受尤 周公制禮作樂爲萬世不易之典而子孫若此是周

際不可踰智謂人臣而可惜天子之禮哉 侯但可祭社稷杞宋之郊是王者之後天子之事守禮 章真孔子之言注不能明其旨天子祭天地諸 石梁王氏

之所許者會而有郊是背周公所制之禮與祀宋不同

目 此 一

鄭注政亂禮失以爲唇尚愈 傷鼷鼠食其角叉有四卜郊不從是周公之道衰 非猶失也曆之郊牛

口

也

世之迹爾

学天於地上之園丘祭地於澤中之方丘諸侯者守 之道所以為衰矣杞宋皆天子之事守魯之郊施 民子之事守故曰非禮有曰夏后氏禘黃帝而郊縣 股人禘譽而郊冥而此曰祀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 以郊禹武王勝商則命宋以郊契此禮運之言亦旣 以郊禹武王勝商則命宋以郊契此禮運之言亦旣 以郊禹武王勝商則命宋以郊契此禮運之言亦旣 於而言之也天有覆物之功 地有載物之功故天子 经而言之也不有覆物之功 地有載物之功故天子 於所言之也不有獨物之功地有載的之功故天子 於一言之異者何也蓋郊縣與冥者以其始而言之 於一言之與之。 於一言之也,以為表矣祀宋皆天子之事守魯之郊禘非 以郊禹武王勝商則命宋以郊契此禮運之言亦旣 以郊禹武王勝商則命宋以郊契此禮運之言亦旣 以亦禹與契者以其終而言之也,以為非禮故日周公其衰矣所謂

穀神天子有祭社稷者蓋上得以兼下下不得以兼 天子之土而養一 國之民故祭社稷社者土神稷者

傷之吾舍魯何逾矣此孔子所以數也杞宋旣不足 在上郊郊稷禘禘魯故也祭法所謂禘郊國語所謂 徵周又如此而魯亦不能以有爲也 凡言諦郊諦 山陰陸氏曰嗚呼哀哉非直歎而已我觀周道幽 此今此言郊更在其上則魯郊郊稷禘禘周公而已 蹄郊之牛角鹋栗之類是也爾雅日諦大祭也亦以 言周 公其衰矣以愛之深故望之至所謂責備賢者 厲

禮記詳說 《卷七十 禮運

四

郊又有不待卜之吉而特郊雖牛之死傷而必郊者 者無他知求小禮而昧於大禮故也經書郊者九皆 郊契也言以契故故郊亦與魯不同 蓋如此杞之郊禹也言以禹故故郊與魯不同宋之 先儒之說不過罪其屢下與其養牲不謹爾不知聖 爲有故而書非因卜不吉而廢郊則因牲死傷而廢 人書郊乃惡其非禮之大者至屢下之瀆養牲之慢 三山林氏日春秋郊望之旨三傳諸儒之說無得之 之皆否未暇及其瑣瑣也夫子傷周之衰禮樂自諸 非春秋所責也學者欲究聖人之旨先當斷其魯郊

> **爬**記詳說 名已有罪矣譬如商賈冠師儒之冠庶人服卿相之 **蟄天子四望而魯三之名為後時降殺但編郊望之** 諸儒不以魯郊爲非雖周郊以冬至而魯用之於啓 **書**曾祭祀多天子之禮始妄設周賜禮樂之說所以 之所出諸侯亦鬴使諸侯亦可行則聖人不以禮樂 侯出其魯之郊禘則有周公其衰之歎豈有 服望其容飾已知其非分越制也予謂春秋所書之 自諸侯出爲傷自夫子沒漢儒不知道者但見春秋 天諸侯亦郊天天子望祀山川諸侯亦望天子禘祖 旨正以有故而不郊者爲幸無故而郊者爲大罪也 禮運 H 天子郊

《卷七十

之旨日猶三望日乃免性其深矣乎其微矣乎 季氏族於泰山夫子日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泰山 能自已下破王制上拂天心其罪爲大也深味春秋 雖牛死而改卜牛甚看至於用郊可知僭擬之心不 有知必不享季氏之祭矧上帝 而可諂乎宜乎至於 後修其天子所行之事後世遵守而行之者也若魯 **臨川吳氏日言杞宋二國所以得郊者蓋以二王之** 享也魯人曾不知得罪於天雖屢卜不從而猶三望 則非有天子之事可守豈可僭郊也哉因言問公所 三十四十五十不從鼷鼠屡食其牛可見天心之不

於社祭地及祭稷神而已不得如天子之祭天祭地 制正禮唯天子得於圓丘祭天方澤祭地諸侯則但

之由見魯非王者之後不當郊一舉先王制祭之法 新裁此見夫子歎魯僣如禘之禮意一原祀宋大祭 魯非王者之後可以郊乎且以周公所制祭禮言之 見魯為諸侯之國不得郊蓋郊當行之相宋矣以祀 唯天子祭天地諸侯但得祭社稷耳魯侯國也可援 子所行之事後世題守行之故郊得推祖以配天也 之先日禹爲天子来之先日契爲天子始祖是乃天

體記詳說 《卷七十 禮運

大

魯乃魯之情復然則古禮終不可復是以有哀哉之 之郊禘周公其衰矣夫子傷古禮不復而重有望於 例之以事守則非其比律之以禮制則非其分此魯 **杷宋例乎言郊而禘可知重諸侯不可僭天子說夫**

子之禮祭天地二句重社稷邊 新旨杞之郊也以下正明非禮之故蓋魯之祖非天 是幸魯之猶能乘周禮也然魯之郊禘是以諸侯而 子則不宜僭紀宋之禮魯之分爲諸侯則不得僭天 我親周道幽厲實大壤之欲行周道舍魯其何適矣 孔子曰嗚呼哀哉

> 世至於子孫僣而壞之禮其衰而不振矣豈不重可 放朱之郊推契以配之也惟此二國得世守天子之 禹以配之也宋之得以郊者契敬敷五典化民成俗 **僭天子之祀**非禮 事以事其祖非僭也魯非天子之後何以得郊哉且 杞之得以郊者禹地平天成萬世永賴故杞之郊推 哀耶魯之所以敢於偕者意者以祀朱爲例乎不知 日非禮也 以周公所制之赠言之天子得祭天地若諸侯不過 祭社稷耳今魯之郊是以祭社稷者僭祭天地矣故 也周公方制體作樂以教天下萬

禮記詳說 一卷七十

七

復也繼以幽王爲犬戎所殺而廢墜益甚幽王是宣 平王時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王使史角往止 周公之衰衰於子孫僣禮以踰萬世之防外記路史 郊禰之禮言此禮乃先世天子所行之事後世遵守 之魯之郊始此非成王賜也陳氏辨之極詳禮家不 而行之者也 王子厲王孫天子之事守事字處微讀天子之事指 子遭奔彘之亂周禮廢墜宜王中興雖復之而末盡 無訂首句作頭下正見可哀之實也 知何據而程子亦有皆非之斷遂合讀者詳沿莫止 周公之盛盛於制體以開百世之治 厲王是夷王

說為有據 可知 魯可比下及言天子祭天地則非天子不當郊諸侯 叉節外生枝未免多事 爲僖公偕用皆不能考其原委仍從成王賜伯禽受 祭社稷則魯諸侯只當祭社稷不當郊天言郊則禘 非禮之郊禘所以可歎下引杞宋二王之後用郊非 之失禮見得周禮被幽厲傷之舍魯莫邁而魯又行 按篇首云歎魯至此方見歎魯處幽厲只是引起魯 魯之偕郊稲路史以為惠公請用那京山以 **郝京山叉謂杞宋不當用天子禮樂則**

視似美軟易其常古是調大假

禮記託記 《卷七十

章大祥之意言行當然之禮則有自然之福其福大矣 不敢變易謂貴賤行禮一依古制也假亦當作嘏猶上 陳注祭醴祝於始故於終禮之成也常古常事古法也 粉言今不然 鄭注假亦大也不敢改其常古之法度是謂大大也

之大謂大大之極也 古法是謂大假假大也旣不敢易法是於禮法大中 神以嘏福而與主人二者皆依舊禮無敢易其常事 孔疏言天子詣侯所祭之時祝以主人之辭而告神 字故云假亦大也從此以前皆論法於古道則爲善 假大也釋詁文以經旣有大

> **鬼故下云是謂幽國是調僭君是也** 廢政場不知大祥大假之等自此以下皆論今時之 論其惡故也鄭云將言令不然今謂孔子之時也禮 叉次云是謂大假皆論其善也所以論其善者將欲 故上云承天之祜次云是謂合莫又次云是謂大祥

以告人者也而祝嘏辭說古常有訓不可易焉故曰 嚴陵方氏日视則君假之以告神者也嘏則尸假之 **英敢易其常古也**

馬氏曰祝嘏之情非聖人不能知非天子不敢作非 聖人不能知則在上者率由舊章而莫敢易非天子

履記詳說

九

卷七十 禮運

不敢作則在下者謹守其法而已 山陰陸氏日所謂常古蓋自古以來所不變

易其常古之辭說則謂之大假者蓋唯大者爲可假 延平周氏日君有假於祝尸有假於嘏而祝嘏莫敢

假與豐亨王假之假同意

明堂所記以爲周公有大動勞成王賜以重祭說去 之事也配天以祖其義甚重魯諸侯國也安得有郊 王者盛事經典所載傳注所釋有日祭上帝於南郊 **新氏日君臣天下之大分也禮不王不禘故郊禘爲** 有日祭昊天於圜丘有日配五方感生帝均爲郊滿

成王過賜而伯禽受之非也夫以伯禽受之爲非而 其僭也夫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者有以兼乎 從而爲之說曰賜非成王是周之末王賜之也昔者 成王之時禮典未壞固應有是用之之事乎識者又 秋固許之乎前輩爲之說曰魯不得用天子禮樂是 遂以為據如春秋書郊之類皆以爲時與事之失非 由平王以下也是說然矣自今言之聖人觀問道而 之使成王之世而魯已郊則惠公奚請惠公之請殆 魯惠公使宰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止 小小者不得以僭乎大亦截乎甚嚴矣魯之用郊春

禮記詳說 卷七十 禮運

之所弗居故曰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假假亦 以神之辭而致福於主人今以諸侯僭天子之祭事 大也祭之始也配以主人之辭而告神祭之終也最 商後也是宜以禹契而配天周祀后稷魯以周公配 所紊亂變更而失其宜矣聖人於春秋之郊不予而 天於周公能無愧於后稷大王王季文王乎是周公 而因及宋杞之郊杞之郊也存禹後也宋之郊也存 事其出於衰世天子諸侯無疑也故聖人恥魯之事 傷幽厲論郊禘而蹇周公則重祭賜魯豈盛時賢君 不因其常古則孝忠報反之意名稱位號之別將有

非魯之僭竊其說甚明說從傳注烏足以發明聖人

立言之本旨

但言假 臨川吳氏日假與嘏字通用嘏尊祝卑以尊統卑故

遍於神明誠意可孚於冥澳自然神之聽之式穀り 尊古制而不敢更改則内盡於已外順於道志行可 之成也正常事古法而不可變者也誠使行禮者 作始終字看 新裁以事言謂之常事以法言謂之古法祝龊字只 祭禮始於祝終於嘏自始至終乃禮

女矣豈非莫大之福

福記計説 巻七十 禮運

新旨此爲僣禮而發莫敢易正忠臣孝子之心所謂

福者備也無所不順之謂備非大假而何注當然自

然甚精

夫不敢借諸侯甚確一說吉祥善事天所假以緩有 古法串看亦通莫敢易舊說有諸侯不敢僭天子大 止此二事也常古注兩平看謂常事古法作常用之 **纂訂此章承魯僣禮而言祝嘏只當始終二字非謂**

按此節誓說多聯上文令按下交皆說失禮而此節 正言以起之當作起下爲是然因魯失禮而乃有下

道者不必作嘏字亦有見

就做辭說義於宗祇巫史非禮也是謂幽國 法也大假作大假嘏鶥也注疏作大大可笑 文失禮之說 **祝嘏謂自祝至嘏也常古常用之古**

陳注祝嘏辭說禮之交也無文不行周禮大宗伯掌詔

故謂幽昏之國言其昧於禮無以昭明政治也 六號重其事耳袞世君臣慢禮惟宗熙巫史習而記之

者君與大夫俱不明也 鄭注藏於宗祝巫史言君不知有禮也幽闇也國開

人皆從古法依舊禮辭說當須以法用之於國今乃 孔疏減謂主人之辭告神敬謂尸之辭致顧告於主 禮

辭說非禮也而國之君臣孫聞今日祝嘏之辭不知 **寨去不用藏於宗祝巫史之家乃更改易古禮自為** 古禮舊說當是君臣俱聞故云是謂幽國

長樂劉氏日周官大脈掌八視六所六辭六號九祭 春官上下相維不可少廢也今仲尼之時遭幽厲之 九操之辭與法皆緊諸六典之籍而藏於太史屬諸

闯之醴典幽闇不明故日幽國也

君傷春秋之亂亂嘏辭說藏於宗配巫史之家遂使

嚴陵方氏日视以孝告嘏以慈告故有辭說而辭說 自有常古焉天下之所共知也若夫藏於宗祝巫史

之家則是非孝慈之言且不欲人之知爾豈所以爲

神明之道哉故曰是謂幽國

納於假中是也周公不欲宣其事而揚己之功故命 之也故日宣祝椒辭說荷欲聽宗祝巫史爲之而又 **ᇞ史勿敢言若夫常時祭配之辭說未嘗不使人知** 金華應氏日祝嘏辭說藏於公而不藏於私若金際 若惟宗祇巫史習而記藏之則君於人臣皆昧於禮 俾私其藏不爲隨之撝舉則爲漢之祕祝矣 是幽國也何以昭明政治也哉 纂訂祝叔辭說明其義者君也詔其事者大宗伯也 藏者習而記之非

履記詳說

土

卷七十

禮運

藏於其家也周禮宗有都宗人家宗人而有大叔 **祝巫有司巫男巫女巫史有大史小史皆掌祝娲之** 按習而記之未明當依疏改易古禮自為

酸學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

辭說者

陳注酸夏之爵斝殷之爵尸君君之尸也杞宋二王之 後得用以獻尸其餘列國惟用時王之器今國君皆用

酸斝以及於尸君非禮也是僭上之君耳

鄭注婚禮之君也酸罕先王之爵也唯曾與主者之 後得用之耳其餘諸侯用時王之器而已

是僭避之君 等祭祀之時乃以醆罕及於尸君非禮也此諸侯乃 孔疏酸是夏爵年是殷野若是夏殷之後祭祀之時 已此酸學謂祭配尸未入之時配的奠於納南者也 之爵也天子有六代之樂王者之後得用郊天故知 得以酸學及於尸君其餘諸侯於禮不合今者諸侯 君尸則用酸學今也諸侯亦用之不曰潛君乎始僭 長樂劉氏日天子備六代禮樂其祭於宗廟也獻酢 故郊特牲云皋斝角是也若尋常獻尸則用玉爵且 唯天子王者之後得用之其餘諸侯用時王之器而 按明堂位云夏日酸殷日斝是先王 遭運

應記詳說 於禮樂終階其政刑然後篡弑之心生焉故巡守四 《卷七十 古

侯有用之及尸君者非禮也所謂及尸君者君以獻 延平周氏日夏日酸殷日斝酸斝非時王之爵而! 方必考其禮樂制度防營亂也

後得用之諸侯遵時制耳及猶獻也以醆斝祭是及

尸而尸以酢君者也

尸也以黎是及君也僭君僭天子也 按陳注尸君是一樣講家多分言尸與君亦通及字

虚謂感罪之用及於尸君及字不可直作爲字

一定产去革威於私家非禮也是謂否主

尊服國家之武衛而滅於私家可見其强橫則此國君 **陳注冕祭服之冠弁皮弁也大夫稱家大夫以朝廷之**

者乃見習於强臣之君也 鄭注劫脅之君也冕弁君之尊服兵革君之武衞及

軍器也

是朝廷之尊服兵革是國家防衞之器而大夫私家 孔疏私家大夫以下稱家冕是衮冕并是皮弁冕弁

恒被臣之劫脅

减之故云非禮也

脅劫脅也私藏公物則見此君

禮記詳說 《卷七十

圭

延平周氏日私家卿大夫之家也先王以仁義善天 下之俗而兵器常藏於民至於私家蘇之則爲非

大夫具官祭器不假整樂皆具非禮也是謂亂國 陳注家臣不能具官一人常兼數事具官是僭擬也祭

者豈非以私家之貴且尊爲有嫌販

器惟公孤以上得全備大夫無田滌者不設祭器以其 可假也有田禄者祭器亦二得全具須有所假不假亦 僭擬也周禮大夫有判縣之樂少年饋食無奏樂之文

擬也尊卑無等非亂國而何

是大夫祭不用樂也或君賜乃有之耳聲樂皆具亦僭

鄭注臣之者富擬於國君敗亂之國也孔子謂管仲

官事不攝焉得儉

命受器鄭云此公之孤始得有祭器者也又云王之 並須假借若不假者唯公孤以上得備造故周醴四 凡大夫無地則不得進祭器有地雖造而不得具足 地者則置官一人用兼攝軍職不得官官各須具足 桓舞八佾一曰大夫祭不得用衆者故少牢饋食無 下大夫亦四命 如君也故孔子談管仲云官事不攝焉得儉是也 孔疏大夫具官者天子六 卿諸侯三卿卿 大夫若有 大夫自有判縣之樂而不得如三

麗記詳說 《卷七十

禮運

末

奏樂之文唯君賜乃有之非禮也者若大夫並爲上 事則爲非禮也 敗亂之國也 大夫爲此上諸事與君相敵乃是

矣以祭器不假爲非禮則誤矣王制日大夫祭器不 假祭器末成不造燕器果大夫祭器猶且假之則燕 延平周氏日以官事不攝於聲樂皆具為非禮則然

器蓋木嘗有殆非先王養成德者之義也 是殆有金石之樂禮也杜氏謂大夫有功則賜然則 山陰陸氏日春秋傳日晉侯以歌鐘二肆賜魏絳於

大夫未赐樂假於大夫

用樂而聲樂皆具非體也是謂亂國蓋婚亂而拿車 纂訂大夫不能具官而具官祭器可假而不假不得

國

陳注臣者對君之稱僕者服役之名仕於大夫者自稱 **今乃不居喪於家而以衰裝入朝是視君之朝如己之** 君不使之所以體人情也就二者而論喪尤重於昏也 日僕則盆賤矣人臣有三年之喪或新昏則一期之内 禮運

禮記詳說

《卷七十

家矣是君與其臣其此國也就卿大夫而言僕又其臣 也今卿大夫乃與其家之僕雜居齊列無貴賤之分亦

是君與臣其此國也 鄭注臣有喪昏之事而不歸反服其衰襲以入朝或 與僕相等輩而處是謂君臣共國無尊卑也有喪昏

不歸唯君耳臣有喪昏當致事而歸僕又不可與土

孔疏公是諸侯之號臣是至賤之稱今若仕於諸侯 僕又賤於臣若仕於大夫之家則自稱日僕彌更的 其自稱以至賤之辭而日臣自貶退也 卿大夫之

歸家亦在國是君與臣同國又臣是卿大夫與僕雜 居且臣是君之臣僕是臣之僕今卿大夫與僕雜居 輩是爲非禮也 著表裳而入君朝或與家臣之僕錯雜而居齊幽等 復使役也故云期不使 今臣之有喪乃不致事身 **尊卑無別亦是君臣其國也** 則恆在於國不歸臣有喪昏則歸帶家一期之閒不 **賤也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者若君有喪昏** 君之喪悸而在國臣有喪悸而不

於公者齊齒如此則亂矣若季氏之臣陽虎者其於 張子日與家僕雜居齊齒蓋謂仕於家者不可與仕

禮記詳說 卷七十 禮運

太

使所以別君臣之禮也以衰裝入朝是君臣無別也 於家者皆日僕非一大夫之家也說者以謂諸侯之 稱主者以此然通而言之臣亦可謂之僕若周官所 稱君者以此僕者對主之稱故仕於家曰僕而大夫 嚴陵方氏日臣者對君之稱故仕於公日臣而諸侯 國大夫之家蓋非是也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 馬氏日凡仕於公者皆日臣非一諸侯之國也几任 朝廷豈特齊齒而已仍有畏偪之势 阜臣與臣之類是安名雖可通而位不可不辨故與 謂戎僕齊僕之類是矣僕亦可謂之臣若左氏所謂

> 之義以發之於禮經而詩有之日令中有俶公尸嘉 道虧用器或忘乎分守則僧上之愚起聖人所甚懼 也祝姆辭說此豈交神明之虛語聖人舉孝慈相感 **蔣氏曰禮莫嚴於祭然誠敬不根於內心則交神之** 然也三年之喪止於期不使非也 齊齒先王之正名其詳至於如此新有昏期不使則 延平周氏日均仕也一爲僕則其臣不得與之雜居 非禮宜矣齊齒者與之等夷而序齒也 人公門王制日仕於家者出鄉不與士齒則此所言 家僕雜居齊齒爲非禮 也曲禮日苞屬扱社厭冠不

卷七十 禮運

末

襲以藏之而有事之際舉以行焉自謂神明之及交 於精神必通之時誠非具交也如其出於宗祝巫史 告蓋致祭受福之義盡之於對越無愧之素而行之 不得已矣若是則大夫安得不僭諸侯哉繁纓小物 及尸君安得不謂之僧君噫聖人言禮至是則亦甚 廟之制卑者舉角等級明甚今諸侯之制而戰學以 子與學諸侯與角郊特牲言舉學角部爱尸禮器宗 其謂之幽國宜哉至於爵有酸學夏商所制也禮天 君子惜之今也冕弁藏於私家弓矢鉄鉞諸侯猶俟 命於天子今也兵革藏於私家六命賜官限制甚嚴

至於君臣同國此聖人所以傷令思古固有望於隆八佾舞庭三分公室竊摟僭倔之事莫之禦歟甚而大聲樂皆具祭為不假此所以官事不攝反坫爲禮而大夫具官不由於所賜四命受器自有弊典而大

禮之君也

服衰裳入君朝者之爲非禮居之不役使以見臣臨川吳氏曰先言臣與僕之不同稱以見臣與僕同

在君也昏因喪並及之耳以衰裝入朝是一事與家集訂君與臣同國蓋混亂無朝家貴賤之分故耳罪

龍記詩說 卷七十 禮運

丰

僕雜居齊萬是一事玩注自明

國味於虛無以昭明政治也夏晉日釀殷晉日斝杞也今則藏於宗祝巫史之家非禮也是之謂幽昏之感慨咨嗟之意。祝嘏之辭說大宗伯掌之重其事來一一摘出見防微杜漸之意五箇非禮也有不勝新旨幽國僭君稗召亂國同國雖不同總根非禮得

宋二王之後得用之以獻其尸其餘列團惟用時王

尊服式衛而滅於私家非禮也是謂强臣脅制其君

天子君上之禮髡弁尊服也兵革大事也今大夫以

之器今國君告用喊蟬以及乎君尸非禮也是謂僭

是調君與臣共此國無上下之別也是調君與臣共此國無上下之別也是調子與是與新有情者期年之內君不使之體人有三年之喪與新有情者期年之內君不使之體人有三年之喪與新有情者期年之內君不使之體人情也就二者而論喪猶重於母今乃不居於家而以情也就二者而論喪猶重於母今乃不居於家而以情也就二者而論喪猶重於母今乃不居於家而以僕乃其臣也今乃與僕雜居齊齒非辨實賤之禮也人臣人謂君與臣共此國無上下之別也

P.并兑 ● 餘七十 禮運 按此節分兩截上一截言正禮如此下一截言與禮

反表裝入 朝跟喪說與家僕跟臣僕說君與臣同國禮記詳說 卷七十 屬選 三

注自明

承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 放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侫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

采地以與子孫但養之以采地之祿耳此先王之制度謂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也大夫位卑不當割之田祜侯子孫命爲卿大夫其有功德者亦賜采地所陳注王之子弟有功德者封爲諸侯其餘則及以畿内

姚注言介不然也春秋昭元年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也

刺其有干乘之國不能移其毋弟

子孫然從是謂幽國以下皆論其臣惡今此云是謂 亦如之是處其子孫 大夫位卑不合割其采地以 其子孫亦有采地放左傳云官有世功則有官族同 畿内也 者謂子孫若有功德者封爲諸侯無功德直食邑於 孔疏按王制云天子之田方千里是也以處其子孫 制度而論善者此論古之制度如此今日則不然為 處子孫但大夫以采地之祿養其子孫故云以處其 **今惡起文故云是謂制度非論今日之好故注云言** 謂諸侯子孫封爲卿大夫若其有大功德

今不然也

卷七十 建運

應記詳說

畫

世食而大夫之子苟其賢之過人又不止於食舊而 其所有事者故其地命之日采采者事也凡此言其 可無尊卑隆殺之别也天子不日天下而曰田所以 子孫上以承先祖之配下以綿本交之世莫不思有 國所以明其專於百里而非與天下其之也大夫食 明其止於于里以與天下共之也諸侯不曰田而曰 以處之然其處之則有所藏之制所限之度此固不 大法而已若夫諸侯大夫之子其不肖者固不可以 長樂陳氏日制則有所裁度則有所限先王以人之

則王畿之内所不能容豈非量功德之大小而限世 數之外近乎 矣是以謂之制度大夫則眾矣果子孫皆世有采邑 延平周氏日人莫不有子孫之愛故先王有法以節! 之也自天子而下雖莫不有以處之而處之者則異

豈非以制度之所寓乎於天子言田則知諸 嚴唛方氏日夫天下之大天子以之處子孫而不以 大夫之采亦田而已於諸侯言國則知天子之爲天 爲泰國家之小諸侯大夫以之處子孫而不以爲儉 侯之國

禮記詳說

下大夫之爲家也

《卷七十 禮運

董

世及以爲禮夫公固賢於家也與賢固大於相及也 **蔣氏日天下爲公禄位不私而與賢天下爲家始有** 易之論以爲天下常行之法以銷天下相攘之心故 而事變之推移則定制之攸設聖人所以立與子不

里或七十里或五十里者諸侯之國也而爲諸侯子

孫之定守或倍上士或四大夫祿或三大夫祿或:

是以封建旣行分守一定上下相安僭偪不形謂之

大夫。禄者卿大夫之采也而爲卿大夫子孫之定守

方千里者天子之田也而爲天子子孫之定守方百

國大夫不能有其家朝聘不脩而會合無度変際不 明而出入喧禮 制度迫其衰也天子不能有其天下諸侯不能有其

私心而侵剥枝葉兼并同姓者亦不容薄於所厚矣 職也制度一定則人欲偏厚其子孫者固無所容其 其禮而無濫恩小者安其分而無歉志以制度不可 金華應氏日處者位置而區處之各得其宜大者謹 至晉無畜羣公子泰不能容一弟甚矣 春秋之時請京之不度封沃之盛强皆私暱爲患也

新安王氏日一日幽國二日僭君三日脅君四日亂 禮運

失起於制度之壞故此明言先王制度大小有等學 國五日君與臣同國此皆諸侯卿大夫失禮也禮之 茜

憎也卿大夫各有食邑以處其子孫家臣不得僭也 单有辨天子地方千里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不得 制度一定上下截然安得有前五失諸侯僭差起於 僭也諸侯地方百里有國以處其子孫卿大夫不得 天子失禮卿大夫偕差起於諸侯失禮故下交言之

> 諸侯子孫命爲卿大夫其有功德者亦賜采地是有 但養之以采地之禄耳是有采以處其子孫也是田 諸侯其餘則分以畿内之田是有田以處其子孫会 孫不可無以處之也故天子之子孫有功德者封爲 上看出處之得其法是制度也雖欲厚薄其閒而不 **也國也稱也制爲之裁度爲之限上 語謹禮而無潛** 享其分以自守見制度之得體處 可得天子諸侯大夫之心亦安而爲之子孫者亦多 國以處其子孫矣大夫位卑不當割禾地以與子孫 無功德者言制度就田國采上發揮 先王以人之子 制度在處字 彭

爬記詳說

恩下焉安分而無過望若繩尺之不爽者然 《卷七十

支庶功德在内 纂訂三子孫照注都指支庶說一說子孫各包正 失禮故遂言人君之大柄不可失會之僧禮非人君 **鋤故天子邀諸侯至班國見制度之壞起於上人之** 臣之僭起於制度之不立故遂言先王之制度不可 自失其柄乎 自就嘏蘇說至天子有田是言君

故天子適諸侯必全其祖廟而不以禮籍入是謂天子壞 按上下文皆言失禮而此節以制度言承上亦以起 下文勢大概如此然於上下亦不甚點

者言諸侯子孫以有功德者言大夫子孫兼有功德

新裁此原上交來見得上下之失禮者由於制度之

壞故先王必立此制度以正之天子子孫就無功德

陳注廟尊於朝故天子舍之然必太史執筋記奉諱惡 法度亂紀綱奏 者不敢以天子之尊而慢人之宗廟也不如此則是壞

雖尊舍人宗廟獨有敬焉自拱敕也 鄭注以禮籍入謂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也天子

長樂劉氏日諸侯敬於天子雖其祖先宗廟亦不敢 以大史所掌之禮籍入處其廟言動之際必據乎禮 示不敢慢於所明也苟遠於禮無以明人非天子壞 私有乃以舍至尊上下之分此亦至矣然而天子必

禮記詳說

《卷七十 禮運

孨

法亂紀耶

嚴陵方氏日含其祖廟者在諸侯則不敢爲之主在 客之禮籍之類乃法之所以存紀之所以立今也不 天子則不忘於所敬故也禮籍若小行人堂邦國賓

無訂諸侯敬天子故以宗廟舍之廟尊於朝不敢爲 各書具禮而已若天子不以禮籍入則是壞法度亂 主也六子不敢慢人之先故使大史執筋記奉諱惡

以入故日壞法亂紀

按禮籍該得廣大史執備記云云其一端也人謂人 **而禍 白上作 已則諸侯僭差起於此**

> 諸侯非問疾吊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爲龍 處其廟 廟制當有公所在其前非微主而居其廟

陳注諸侯於其臣有問疾用丧之禮非此而往是戲謔

也敗禮之禍恆必由之

數如 夏氏 以取弑焉 鄭注無故而相之是戲謔也陳靈公與孔靈饑行父

延平周氏日天子適諸侯必以禮籍舍於宗廟諸 孔疏此宣十年左傳交陳霆公謂孔盜儀行父日徵 舒似女行父對日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廢射 **而殺之二子奔楚後楚殺徵舒立成公是取弑** 批

卷七十

禮運

矣而後世猶不免有株林之銷者非確之罪也 唯問疾用喪則入諸臣之家先王制禮之意可謂微

侯皆得朝於方嶽之下所以巡省風俗而混一軌轍 也晋文召天子事已非矣猶作王宮於踐土豈有躬

將氏日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因以考制度於四方諸

造諸侯之國都舍臣下之祖廟而不由禮籍之所當

行者乎故曰是謂天子壞法亂紀諸侯有一國因問 疾弔喪入諸臣之家所以憫難恤患見厚下之禮乃

平君臣無私交聖人嚴之故日是謂君臣為謔推原 若出入無名率竟以行此固馳驅而往之事所由萌

上天下澤邈然其不相接也而上下以辨民志以定 其事是是一朝一夕之故在馬之履所以制禮方其 於後而禍成於著也 而後交際酬酢之道與焉不然則妄動而兆亂事出 聖人觀會逼以有行使其事必出於名義之所宜有

於朝也然必大史執簡記奉諱惡而以禮籍入不如 新旨止節爲天子立防下節爲諸侯立防只是起下 自廢禮也諸侯又為臣下之主非問疾用喪而入諸 是則壞法度亂紀網自天子始矣此見天子不可先 天子巡狩而逾諸侯之國必舍其祖廟廟專

禮記詳說 臣之家是之謂君與臣為戲謔敗禮之禍を以由之 《卷七十 禮運 쿶

是故禮者君之天柄也所以別嫌明微懷鬼神考制度別 **L義所以治政安君也** 此見諸侯不可自廢禮也

陳注國之有禮如器之有柄能執此柄則國可治矣接 量權衡之類考而正之不使有異仁主於愛義主於斷 賓以禮日舊接鬼神亦然故曰嬪制度如禮樂衣服度

別而用之必當其官 鄭注疾今失禮如此爲言禮之大義也柄所操以治

> 之大義 孔疏此 執以治事故曰禮者君之大柄也惟其爲大柄則 殺各使中禮有分別也 用禮為柄如前諸事故治 事使緊縮不夜哭是別嫌君子表微是明微也 長樂陳氏日禮之有體可執以治國猶器之有柄 國得政君獲安存故孝經云安上恰民莫善於禮 **考成也制度謂廣狹文尺以禮成之也 奶以別嫌明微者此以下亦弁明用禮為柄之** 一節疾時失禮致此在上禍敗之事故言禮 言人君治國須禮如巧匠治物執斤斧之 无 仁生義

爬記詳記 卷七十 禮運

制度別仁義以至於治政安君也 別嫌於難辨明微於未彰幽可以懷鬼神明可以者

以明之鬼神在其幽而人不可測度者也而禮有以 馬氏曰禮者政刑之本也治國不以禮則操持悖謬 使鬼神之格故日貸以禮賓之也制所以裁度所以 之所難別而禮有以別之微者人之所難明而體有 而失其所要故日大柄柄言其所執之要也蘇者人 節皆禮有以考之仁有殺義有等皆禮有以別之 觀其禮所以知其政禮之所與則政之所治禮之所

變則政之所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者所以治政安

君也

而致其辩故日別嚴陵方氏日稽者制度而用其中故日老節文仁義

可治禮也者豈非人君之大柄乎何以見之似而不君執禮猶枘之連器執其柄則器可舉庸其禮則國濟記詳說 《卷七十 禮運]

考正之而與於一仁之愛義之斷禮則別而用之各神至幽也禮以懷接之而致其格制度不一也禮以難見者爲微禮以顧設於章程無有晦而不明者鬼問者爲嫌禮以剖析於臺藍無有感而不決者隱而了於而七才並則入家之才不行其人

原注倍達上行私 也或亦倍而未之之謂小臣稱所謂而代佛貝旦明島七大司城國

豈非疵病之國平 法**廢而禮無上下之列矣宜乎士不脩聯民心雕叛也** 禮故至於刑蕭而俗敬爲君者但恣己用刑遂廢常法

孔疏大臣謂大夫以上倍謂倍君行私也或有屢諫鄭注又爲言政失君危之禍敗也肅駮也無病也

雕記詳說 卷七十 禮運

刑肅故法教無常 釋詁文云肅駿俱訓爲疾是肅君位已危大臣又倍小臣盗竊愚君無奈此何唯知器位卑但爲竊盜府庫之事 肅駿急也敝彫殘也思位卑但爲竊盜府庫之事 肅駿急也敝彫殘也

無道揆下無法守則刑肅而不中俗版而不美法亂大臣倍而不法小臣竊而不廉所謂下無法守也上長樂陳氏日政不正則君位危所謂上無道揆也則又叛於下刑肅嚴重風俗彫敵皆國之病故云疵國為駁也釋話交叉云疵病也滅國者君旣危於上臣

者也禮以治之則庶事由之以禮而一

人無叢胜之

憂可言有道之長矣不謂治政而妄君乎故日禮者

君之大柄也

當具宜也凡此者政之所在而君之所繫以爲麦危

뤂

多失則大臣倍小臣竊大臣勢足以有為故言倍小 其上故日君位危君位危則上下之分失矣上下之 馬氏口禮者政之本政者禮之用政不正則無以安

臣勢不足以有爲故言竊

卷七十 禮運

禮記詳說

耋

山陰陸氏日大臣倍如三家是也小臣竊如陽虎竊

資玉大弓是也

國而已矣俗所以敬而民逃於他邦而弗歸之適足以疵病其以殘民焉教民爲亂者無刑而受教從亂者得罪此長樂劉氏日刑加以蕭本以削亂也亂不可削而反

移是以嫌徵明鬼神序制度設仁義行民有尊君魏後世逐有體刑表裏之論然自古聖人於斯民出禮為世逐有體刑表裏之論然自古聖人於斯民出禮伯夷降典皋陶作土雖有虞盛時不能主一而廢二萬人以亦以為政而刑則以輔禮教所不及自昔縣氏口禮足以爲政而刑則以輔禮教所不及自昔

禮記訴說 《

卷七十 禮運

耋

刑肅俗敵其所以示戒嚴哉

以上來末句總承 新旨此是倒持其柄倍竊承君位危來刑肅承倍竊 **來法無常禮無列叉承刑肅來士不事民弗歸叉承**

之也何也君出政者也政之治否君之安危緊急好 御煩守約而能該博誠柄之大者人君不可不謹經 者何所運量國無禮君國者何所操持且執節可以 **黎訂首創承上言天子壞法配組諸侯君臣爲謔旨** 政有二異而相似者爲綠禮能別是非而剖析於臺 君之失禮者也抑知禮者君之大柄乎器無柄用器

香七十 禮運 툺

乎故日禮者君之大柄也次節若無禮則有害矣政 此用禮而極禮之用政之所以治也而君有不安也 賓然則難格者格矣有制度之政馬紛而無紀而禮 釐政有幾隱而未著者爲微禮能定邪正而顯設於 治則君安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違倍 用威各得其當則難正者正矣禮之用關於政也如 仁主於愛義主於斷最難當者而禮所以別之用思 所以考之如盐一然則不齊者齊矣有仁義之政焉 章程有鬼神之政焉幽不可測而禮所以償之如接 小臣貪竊刑罰收急而風俗做壞甚至法非常法了

> 矣上自大臣下至庶民無一可者是謂疵病之國醴 脩職矣民之所歸者德也刑肅而俗敵則民心離叛 其可以已也哉 而禮愈無列禮者士之所有事也禮無列則士不能 止 刑肅也始焉由 禮 不 用而至法無常究則法無常

按此節反言失柄接上夾治政安君說來大臣倍小 **弗歸亦包得法無常禮無列意** 禮無列若民則直言弗歸此士民語意有分塵然民 **土弗事一邊說民弗歸於土較詳故及推出法無常** 臣竊則刑峻急而俗散壞刑肅而俗敬二句一邊說

禮記詳說 卷七十

禮運

葁

與作降于五祀之謂制度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命降于社之謂殽地降于祖廟之謂仁義降于山川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殽以 必本於天而效法之以布命於下也社祭后土也因祭 **曹言天工人其代之典日天教禮日天秩是人君之政** 社而出命是效地之或有事於祖 陳注燕獨安也君者政之所自出故政不正則君位危 **廖而出命是仁義**之 之謂

政有事於山川而出命是與作之政有事於五祀而出

命是制度之政效地者效其高下之勢以定奪单之位

也仁義者仁以思慕言義以親疏言思慕之心無窮而

及之與始於官室故本五配夫安上治民英善於禮聖 **鹏而親親之仁篤也與作之事非材不成故於山川制** 人庸禮之政如此故身安而國可保也 上之至於祖而尊尊之義隆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於 親疏之殺有定又親親仁也尊母義也自仁本親等而

也社土地之主也周禮士會之法有五地之物生 令天有運移之期陰陽之節也 不見若日月星辰之神 鄭注於此又遂爲之言政也燕謂輝光於外而形體 謂教令由祖下者大傳日自顧率而上至于祖達 降下也散天之氣以下教 謂教令由一社下者

記書部卷七十

美

此始爲宮室制度 由 輕七也自祖率而下至于禰高者重義也 14 謂教合由五配下者五配有中雷門戸竈行之神 川下者也山川有草木禽獸可作器物共國事 政之行如此何用城郭溝池之 謂教介

廣言政之大理本於天地及宗廟山川五祀 孔疏此一節以上文云政之不正則國亂君危此則 來旣重故岩用之得藏身安固 若政之美盛則君身安靜故云政者所以藏身也鄭 辭人君身在於中施政於外人但見其政不見其身 也 故因上起下之 而來所

> 於社謂從社而來以降民也社卽地也指其神謂之 之陰陽寒暑爲刑獄賞罰是殺以降命 變交直云命降于社之謂殽地命者政令之命降下 若冬夏之有寒暑 亦當云必本於地殽以降命但上文旣具故此赂而 於天此論政降於地上旣云必本於天殺以降命此 下政教之命效星辰運轉於北極爲昏媾姻亞效天 本於天而來天有運移若星辰圍繞北極氣有陰陽 云藏謂輝光於外 是故謂政是藏身之固其事旣重所施教令必 而 形體不見若日月星辰之神是 上云政本

旭記詳記

《卷七十 禮運 耄

此父祖施仁義於民也上云命降于社之謂殺地此 廟以下政令之謂仁義者父親仁也祖尊義也言法 亦當云命降于祖之謂殽廟以上文旣具故此又略 **廟者此亦政教之命降下於民由祖廟而來謂法祖** 五土生物不同人君法地亦養物不一也 社指其形謂之坳法社以下教令故云謂殽坳坳! 施政令之命下於民者從山川而來謂法效山川以 而變交於上不同自下皆然也 人君法山 為教令也之謂興作者山川有草木島獸可作器物 川以興作其物也 降於五配者所施政 降於山川者謂所 降于祖

令性於民者從五配而來謂法此五配之神以施政令也之謂制度者初進五配之人旣立中霤門戸館行大小形制各有法度後王所以取爲制度等級也之所以藏其身而堅固 言政之行若能如此法天之所以藏其身而堅固 言政之行若能如此法天陰陽使賞罰得所法地高下令每卑有序法之祖廟而行仁義法之山川五配而爲興作制度若能如此法天陰陽使賞罰得所法地高下令每卑有序法之祖廟剛民懷其德禍害不來何所防禦故云何用城郭溝池也之為言不用城郭溝池也

一般子日報以降命命令也如殷人貴命令之令文之

類也今之令書古之教命也

降于社之謂殺地則知殺以降命言天 馬氏日散地而言命降于社則知殺以降命言地命

者而聖人特寓之於天地祖廟山川五祀使萬物莫興作之爲事功矣道德仁義興作制度皆政之所存之道降于社者爲剛柔之德也於五祀言制度固知嚴陵方氏日於祖廟言仁義則知本於天者爲陰陽

其序先天而後地者上下之序也次之以祖廟者拿

此言聖人何也以位言則日君以德言則口聖人也

不聽命馬然未嘗有迹也此所以爲藏身歟前言君

申之序也又決之以山川者内外之序也又次之以

内患害之所不能侵陷危之所不能及此之講就身内患害之所不能侵陷危之所不能及此之講就身内患害之所不能侵陷危之所不能及此之講就身向申言政善則民安而國可保此政所以爲藏身之便是政非用政行禮把禮與政作兩事說祭義因祭使是政非用政行禮把禮與政作兩事說祭義因祭使是政非用政行禮把禮與政作兩事說祭義因祭使是政非用政行禮把禮與政作兩事說祭義因祭何以黨身乎蓋天理有自然之節交人君之政不過可以類降政事之命可例知 政治則君安政不正則對位危是政者君之所以藏身而身由以安者也政府以黨身乎蓋天理有自然之節交人君之政不過效法乎此以降下其命耳降命何如因祭社而降命

政之本天而殺以降命如此則命之所出莫非天之 財而備物立品以資民用也因祭五配而降命日制 日報地之政是效高卑之位而定貴賤也因祭祀廟 非本之於天吾未見藏身若此之固也 所爲而政無不善矣由是萬事得宜萬物得序民宏 度之政是殺官室之制而考正制度以爲氏防也夫 仁義也因祭山川而降命日與作之政是殽山川出 屬安而人君亦得享太平之利其藏身有不固乎苟 而降命日 仁義之政是兹思慕之心 親疏之殺而行

說約此承上政不正二句而言庸禮之政足以安君 虚運

卷七十

命亦非實有號令及人只因此等祭祀萬意示教於 也殺命之政是謂治政藏身之固是謂安君 人耳上云藏身下言藏身之固必固乃爲善藏其身 祀以理言皆出於自然之禮故曰天也降命非降祭 也命降于社四句正本天殺命之實社祖廟山 川 Ŧi

六句推庸禮之政末句申言聖人能如此行政則政

無不善而身安以終首句之意

近云此明君身藏

於天道也蓋身欲其藏藏欲其固不善藏者藏身於

人

芸藏者藏身於天命作天命之命

社 祖廟山川五

暴訂此見君身由政而安也首句作頭只說箇政中

之事須知降命都是降典禮之命 令即政 也命降于社之命冠下四句亦皆政之所在 時變化合於天理之當然便是本天以降命命謂命 中間只重必本於天殽以降命一句凡出政皆能因 惟安而且安之固也固仍以身言國可保是補出 實藏字只作安字看首尾照應末言藏身之固言不 按此節講有求深妙者反不明白只照注發揮為近 出令者故以祭時認爲有據凡效地之政仁義之政 也有稱天以出令者斷未有稱社 作之政制度之政哲是本天以降命也 祖屬山川五 祀以

之藏則知聖人之藏矣豈不甚固此說甚精舊說作 字看社字作地字看卽前效于地也天道有藏而後 者之中而非聖人不能效之以出政耳政字都作禮 降祭命者又說因祭祀寓意示教者俱接 法則萬物盡得其理而君身亦爲萬理營獨之身聖 有發聖人有發而必有藏聖人直採其原本以爲效 人之身與天道合聖人之政與天之降命合知天道 配俱不專認作祭祀只是天有自然之命默寓於數

以降命言政之所由行命降于社四句皆殽以降命 新旨夫政政字卽指禮字本於天原政之所自出稅 卷七十 禮運

里

記詳說

時定位言便是效地之政就祭祖廟時尊尊親親無 現作之政有事于五礼門戸中寄竈行各有剣造便 是制度之政 因言心而及於政接上言政不言禮 而禮自寓於政中

心記詳說卷七十

牢陽

卷七十一

師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故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也玩其所樂民之治也故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父生而故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以治政也處其所存禮之序禮運運

焉則有以富之教之而治道得矣然其要在君之自正養生喪死無憾然後設爲庠序學校之教申之以孝第 德成於師此四者君以正用之謂人君正身修德順天民之所以治也四時本於天百貨產於地人生於父而民之所以治也四時本於天百貨產於地人生於父而

矣易日何以守位日仁何以聚人曰財也。順時以養財尊師以教民而以治政則無過差如注並幷也謂比方之也存察也治所以樂其事居

孔疏此

節結上政令之命降於天地宗廟之等使

其身立於無過之地而後可不能正其身如正久何

有祖 室制 觀察之事以爲政則禮得次序也 也 於民則民得治理各樂其事業居處也 則祖廟山 禮 人參擬於天地則法於天地是也 儀有序民得治 治謂修治也言參擬天地比並鬼神以修治政教 [編仁義皆是人之所觀察言聖王能處其人所 度皆是人之所樂聖人能愛玩民之所樂以教 存謂觀察也天有運移寒暑地有五土生殖廟 川五 **祀也言比方祖** 理 政 是聖人 廟山 一藏身之固 謂與作器物宮 III並謂比· \mathbf{E} 若天不生 祀 而爲事 方鬼神 所以聖

過之地言其功易成無過差也 傅以教民因自然之性其功易成故人君得立於無 不可教誨則君多有過今人君順天時以養財傳師

乎財而理財正辭者非君明其義則不能理也人生 非君則不能安其教正用之者順其自然之理而 雖自乎父而 天雖生於時而茂對育物者非君不能育也地雖生 皆出於自然而無俟於君可也 生之人非教則無以別於禽獸而有師以教之四者 若財而有地以生之后非民無以辟四方而有父以 在其中矣變通莫大於四時 敢逆然後立於無過之地也夫有天以生時有地以 有父以生之有師以教之則富庶教之具備可 非君則問克胥匡以生教雖自乎師 而有天以生之聚人草 丽 百正 用之何也蓋

皆民之良心所

天生時財以形成

道

師

教之爲之君者位天地之中居父師

故地生财父以傳類故人其父生

不紊其條理故曰玩其所樂民之治也時以氣運故

後馬故曰處其所存禮之序也道德仁義興作制度

樂者惟聖人則因其所樂而玩之且

者聖人則因其所存者而處之以定體且不違其先

嚴陵方氏曰天地祖廟山川五祀皆禮之妙理所存

夫何爲哉以正 用之而已

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是易以所處者爲體所玩 其所樂此民之所以治也易日所居而安者易之序 鬼神之用則有所樂處其所存乃禮之先後之序玩長樂陳氏曰夫知天地鬼神之稟則有所存明天地 者爲用耳

禮記詳說 其禮之所行故玩其所樂得其玩樂之道則民之治 所存得其處存之要則禮之序在其中矣在下者知 馬氏曰處其所存以其在上者言之也玩其所樂以 其在下者言之也蓋在上者識其禮之所起故處其 一人卷七十一 禮運

以參天地之化育 聰明矜智慮私好惡也凡以明參於天地之理幽並 處其所存如君臣父子尊卑貴賤凡處其所必加察 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 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 爲則不紊亂而得其所矣所以爲禮之序也易日有 於鬼神之故以治政也所謂政者正己以正人者也 講義聖人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其爲政也非作 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駿位矣凡此者皆應 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義禮有所錯叉日天 而成位乎其中矣 旭運

非其所樂民得而治之乎故曰玩其所樂民之治也 玩人之所樂而樂之所以爲民之治也如所玩習者 人之生好安而惡危好逸而惡勞好善而惡惡好吉 而惡凶此人情之大可見者所樂在此而已君人者 其所存之謂要在察之各得其所此乃禮之序也夫

郝解安天理之本然而行不遏則是處其所存也順地鬼神說與注異 處存玩樂不承天

君以正用句正用以見成者言非聖人於此始去正 流之化以情言聖人沈潛玩味得其所樂者以治民 度區處得其所存者以制體則體序所樂即合同周 字有治政意所存即高下散殊之質以理言聖人量 法言俱著力字治政緊帶說非參並後方去治政也 則民治天生時二句輕只許教養之列於三才以起 處存四句正参並之實處玩二字有參並意序治一 分上是法造化以治民下推其本於正身参並以效

者也

異與

說約此承上政以藏身而因推其本也在民之治也

體記詳說

四

《卷七十

禮運

身也君一正身修德而天地父師之道兼備於 而唯吾所用矣用字含有治政意末句緊承正指正

身競 化成治是見成語下歸本正身是實工夫君與聖人 新裁此論治政 作一人看首三句作冒多並以效法言多並之者凡 政也玩者仰歡俯察探頤索隱也禮序民治則政治 以治政而已處存以制禮玩樂以治民卽參並以治 鬼神之所存所樂皆政也用之卽處之玩之卽治政 矣然政之所以治在君身天地父師四者無非 而歸重於君身也民之治也以上費 天地

之以正

父生師教四者皆所存所樂之事君能序而冶之用

則因應無爲所以藏身固而立於無過之地

八情之自然而政必宜民是玩其所樂也天時地利

五

體之體體之所以序也而探造化之情則有以均調

萬民之情

民之所

V.

冶

也

此

承上文謂聖人

所以

参赞天地之道挺蓝鬼神之事凡以治政也治政何

心典存屬理樂屬情言會造化之理則有以獨得無

禮記詳說 卷七十 禮運 七 按参天地三句承上節說來下交叉推論其實是所

意便完 之情甚渾雅可用理之所在是爲存有以區處之而 不必黏滯天地 治但不可以樂即為民樂此是一截下交歸本君身 以能參並處處其所存玩其所樂其字固指天地 禮得其序情之順處是爲樂有以調劑之而民得以 神然太黏滞亦難講時講有云會造化之 理探造化 之君以正用只是用之各得其道而陳注以正身爲 人則父生 而師教人字稍頓其字口氣方順四者相 須父生師 天地 教固屬 人字重提謂天則生時地則生財而 鬼神直到立於無過方繳可以参並 ٨ (而天時) 地 財 亦 設 鬼

言以 之所樂也以正用之則有以玩索之矣如此看則處 存玩樂二句天時地財父生師教皆禮之所存也以 正用之則有以區處之矣因時用則父生師教皆遺 存四句只可作引下之語備 與下立於無過相縮合也 說郝解似合此意 以正 用 可憐 入處

陳注此 一承上章君立於無過之地而言舊說明猶尊也 禮運

故讀則君爲明君今定此章三明字皆讀爲則字則上 灰惟百姓者則君以自治其身所謂交武興則民好善 兆人之食必不足矣台而事人則降奪以事卑爲失位 立於無過之地者矣君而養入則一人之身豈能供億 而則人則是身不足以為人所取則而反取則於人非 也非奉養人者也臣民之所服事也非服事人者也君 為臣民之所則做者也非則做人者也臣民之所奉養 下文義坦然相應矣不必迁其說也君者正身修德而 卷上十

也養君以自安謂竭力供賦稅則有耕食整飲之安也

也

張子曰禮達而分定故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蓋以

事召以自題謂竭也證職則有錫爵之樂也禮教通達

梁王氏日此處皆非夫子之言 而名分不踰 故人皆慕守義而死 K 不義而生也 石

也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並與此義同以所明的 **調遣君尊明在下之人下云君者所養也非養人者** 也上下分定人皆以死事上 所養所事文同相類故鄭以明爲尊也 孔疏此一節論政之大體皆下之事上非上之事下 姓所尊奉君使之光顯尊明人君非明人者也者非 則不苟生也不義而死合義而生是不爱死患生化 鄭注明猶尊也 則當爲明人之道身治居安名題 明猶尊也謂在下百 九 君位既曾

艦記辞說 禮運

八

體記詳說

是失位也 於禮當然人皆知之是禮之曉達尊者居上卑者處 足也事人則失位者君尊在上而屈事於在下之人 者君唯一身若養百姓力不能周贈故云養人則不 乃自下嚮尊人於理不順故云則有過養人則 上下分定君有危難皆欲救之故人皆貪愛其以義 下是上下分定也 而死競飲致死救之恥患其不義而生不欲苟且生 達謂曉達分謂尊卑之分以下之事上 愛謂貪愛患調恥患人皆知聽 不

其生正爲禮達分定故以不義而得生爲患無求生 荷生也是足患於其時爲不善不知何所容其身致 以害仁也如堯舜之世在上者覆露含育如此則其 民若是治道可愛 也榮其死也哀是也樂其生即 愛其死惡不義故患 上下之分皆定各得其道故樂其生而愛其死其生

朱子曰禮達而分定達謂達於下

者也君之尊人所出財以養之非養人者也君之貴 長樂陳氏曰君之德人所明辨而觀法之而非明人 八所出力以事之非事人者也然而有所謂明在於

記詳說 卷七十一 湿運 +

稽眾有所謂養在於養賢有所謂事在於得師惟其 要之以上下學卑之分則明之所以爲有過養之所 以爲不足事之所以爲失位也至於百姓則君以自 **尊卑之際故人於其義之可死則不苟避於其不義** 治而善有以遷養君以自安而分有以處事君以自 顯而忠有以盡如是則禮達於上下之閒而分定於 之生則不苟存此所謂修禮以達義而不愛其情也 嚴唆方氏曰君八在上則八當拭目以觀化故君者 養非養人者 也人當竭力以效 功故君者人所事非 、所明非明人者也人當樂業以殖財故君者人所

> 事人者也夫上之所為下之所取正也故君明人則 其死而患其生也大人之所愛莫如生所惡莫如死 知分焉與其犯分而生不若安分而死爾故人皆愛 有爲而勞故君事人則失位禮達而分定則人莫不 不足故君養人則爲不足上者宜無爲而逸下者宜 為過以天下而贍一人則有餘以一 有甚於死是也 而其言乃如此者則孟子所謂所欲有甚於生所惡 人而賭天下則

禮記詳說 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 **蔣氏日上章論君人之道至此別君臣之體夫勞心** 卷七十一 禮運

之理身愈逸而賣愈重人君不可與民並耕而食也 安也古之聖人常使其心無負於天下而不容使其 天下之勢固莫患乎上下無以相別而分守無以相 不可與民無分以居也是足以見所事非事人之義 是足以見所養非養人之說民甚卑而君甚尊人君 人君不可與民爭能以處也是足以見所明非明 人孟軻以爲天下之通義也久矣民治立則君道廟 身一日不足以自異於天下在易卑高以陳而貴賤 以位故日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記義有 所錯盜禮義之錯生於君臣上下之有辨也然焚在

安自適之不暇安有欺背僭陵之事哉故日禮達而 足事人則失位聖賢惓惓焉而爲之戒辭也若夫主 有甚於死則其功用固不容以小言也 同然聖人有禮以率天下能使所欲有甚於生所悪 分定則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好生惡死人心之所 於畏愛則象之中甘心於服役事養之際求其爲自 勢一定而君德旣孚天下之民方且邁名守教相從 以行其無負天下之心此固明人則有過養人則不 我不監其所以無負於天下之實固不足以居自異 天下之名不有以立其自異於天下之勢則亦不足

禮記詳說 卷七十

禮運

土

之禮通達於天下分定民皆知所則所養所事矣要 之當然故禮達二句極言盡職之效故百姓三句明 言人君所以當如此末二故字以下言其能如此則 旨云首一故字以下言人君之分如此二故字以下 百姓當則君養君事君之意禮達即則君養君事君 人有過三句言不可不盡之意故百姓三句言民職 君正己以御物也君者所則六句言君道之當然則 新裁承上君立於無過而言上下有一定之禮欲 足以為臣民之養足以為臣民之事而言不然身不 其效如此 **港明**徹 要重君之身足以爲臣民之則

> 為人所服事者也豈事人者乎故君而則人則其身 惟正有供爲人所奉養者也豈養人者乎臣民承順 也唯 失其居上之體矣此君之所以非則人養人事人者 足而難供億兆之欲矣君而事人則降尊以事卑而 不正而非立於無過之地者矣君而養人則其勢不 知君也者正身修德為人所則效者也豈則人者乎 自守而安之則爲分 養之事之上以則君養君事君教下則為禮下以此 足當此徒以禮法束民民豈便守著虛名分來則之 君為所則故百姓從上所好以自治其身也唯 禮運 夫人君當立於無過之地則

温記詳說

卷七十一

君爲所養故百姓各供風役以自安其身也唯 君為

教自上而達於下矣夫禮所以辨分也禮教旣達則 在而分之所宜也今唯君盡其事民盡其職焉則禮 所事故百姓竭忠盡職以自榮其身也此正禮之所 哉聖人有禮以率天下則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 事養之際名分不由之而定耶彼好生惡 天下之民莫不相安於畏愛則象之中甘心於服役 於死分之所在雖死而不敢犯矣人君可不求立於 死固常情

無過之地哉

說約故君則人三句輕是反言以見道之當盡意故

道即禮達亦必自上而達下也總以君爲主 姓亦極言禮達之效耳然下之盡道總本於上之盡 臣民言禮達分定兼君與百姓末句愛其死只指百 則六句言其禮當如是下明人有過乃爲一正一反 按明字諸說不一然經文有則君以自治則字宜從 修德來愛死惡生言君有難危競欲致死救之意 只失居算臨卑之體統耳百姓則君三句根君正身 纂訂正身與本章禮字不作兩事 看失位非真失位 上來故以明爲則者有據不必別求其解 百姓至自顯言民職之當然正禮之所在也百姓兼 参北十十 禮運 君者所

此以禮達分定總收之謂禮自上達於下而上下之 分皆定故人皆親上死長重義輕生矣 之辭以見則人卽非禮下言百姓則君養君事君又 可見岩宜爲人則爲人養爲人事之意亦是禮當如 是立身無過處有過不足失位總屬有過 **爵言則百姓宜兼臣民** 君爲人所則所養所事便 自顯以錫

殭犯詳稅

占

故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舅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會 故用人之知當棄其詐而不責也有剛勇者易至於猛 陳注言人君用人當取其所長含其所短蓋中人之才 有所長必有所短也去猶棄也有知謀者易流於欺詐

> 共貪之失也 也愛愛錢也愛事事都愛所以貪也於用人之仁當棄 愛愛而無義以制之便事事都愛好物事也愛好官廚 暴故用人之舅當棄其猛暴之過也 朱子曰仁止是

禮記詳說 凶暴怒者不敢爲之故云去其怒也 **詳者害民信怒者害民命食者害民財三者亂之原** 不敢為之故云去其詐 故也此論去不義之事 知謂謀計曉達前事詐者 孔疏上旣禮達分定患其不義而生因上生下故云 鄭注用知者之謀勇者之斷仁者之施足以成治矣 卷七十一 體運 **舅**謂果敢決斷能除惡人 仁者好施不 圭

之爲其害民財也如注之意指當如此先師旣爲前 言用此三者足以成治如鄭此言但得知者勇者仁 荷求其財貪者見之心慚止息也故云去其貪也 用之爲其害民命也用人之仁者去其貪殘不須用 須用之爲其害民信也用人之勇者去其忿怒不須 者則足以成治矣何須用許怒貪者乎故云去者如 解故備載之任後哲擇焉 鄭此言則解之當云選用人知者退去其姦詐者不

張子曰用人者言在上也去其私者人於禮達分定 不敢存其私意也人不愛其情是也仁知勇之士皆

長樂陳氏日用人之知去其詐則人尚眞而不爲用 朱子日人之性易得偏人旣仁如何貪蓋仁善底 勇者去其怒用仁 而仁者去其貪怒如子胥卻克以 靈試於上而不過其分用知而知者去其詐用勇而 公戰報私怒也負如田氏好施以掠美於己也 人之勇去其怒則人循禮而不亂用人之仁去其貪 便有好便宜底意思今之廉介便多是那剛硬底人

而非男貪者多愛似仁而非仁則人君所去其可以 嚴修方氏日詐者巧言似知而非知怒者敢爲似勇

則人樂施而不奪

不察此哉

去其貪故也

性質之所越而不知反於義理之所止則其善端之

所形見未有不爲終身之累者也此章言用人之道

而繼之於禮達分定之後其說蓋有所主夫知固可

尚也而不能行其所無事則將變詐以壞禮聖人本

禮以用知則止邪於未形而詐去矣勇固可向也而

蔣氏日君子道者三 知仁勇是也然世之人或狃於

患生然死非禮義則以無聖人在上去其詐去其怒

山陰陸氏日若荆軻聶政侯嬴田光之徒雖知愛死

禮記詳說

禮運

卷七十一 夫

《卷七十一 禮運

禮記詳說 仁蓋仁主於有己自其盡己而至於盡物者仁之推 辨於設心之初中庸曰力行近乎仁表記日知者利 其貪者無他蓋將使人老老以及人之老幼幼以及 博施濟眾之事誰其廣之聖人本禮以用仁而曰去 也語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貪心一形則 **狡推己者大所謂貪者蓋亦不必貨財是殖然後為** 所推也龜山論舜跖利善之分其義近之蓋利已者 人之幼辨親親之殺明尊賢之等仁有所廣而道有 則動容貌這暴慢而怒去矣至於仁之爲道尤宜 不能以禮為主則將肆怒以爲亂聖人本禮 七 以用 頭

貪也

仁之食凡知多許男多怒愛多負去猶舍也非人盡 許用人之勇而能去其勇之怒用人之仁而能去其 郝解是以燕身無過之主用人之知而能去其知之 過禮達分定而民愛其死患其生也 無詐與怒與貪也用不求備所以處存玩樂藏身無 纂訂此言用人之道也人以中材言若大知大勇至

使若平居任官則不然去者棄而不責論也不然中 己者員豧其所短用人者當取其所長用是臨時任

仁則自無許怒貪矣中人之材有所長必有所短修

哉惟能去取用人方謂之善用人 吾以誠心禦之消其詐而善用其知有怒之勇其强 其仁蓋天下無全人豈有不詐不怒不負之知仁勇 之仁其惠方能及人吾以公心化之滅其貪而善用 **總能勝事吾以平心則之和其怒而善用其勇多貧** 用人當實收知仁勇之用有詐之知其巧穩能應卒 材而不遇賢能之君欲自見片長豈不難哉

不詐不怒不貪而怒者往往似勇詐者往往似知會 人君當取其所長舍其所短新義謂眞知仁勇者必 心典此使人以器之意中人之材有所長必有所短

《卷七十 耀運

者易流於怒仁者易失於貪人君用人當去其美中 於無過之地者能之 之疵使天下蒙其美之利而不受其疵之害此惟立 者往往似仁故一用必有一去 如者易流於 許勇

按此當以取長去短為正說兼取詐怒貪不可用

去短恕之也非棄之也

故國有思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

陳注大夫死宗廟言衛君之宗廟而致死也然已之宗 說變讀爲辨辨猶正也一說其死有分辨非可以無死 廟亦在本國不棄君之宗廟即是不棄已之宗廟也舊

而死也

鄭注變當為辯聲之談也辯循正也君守社稷臣衞

進不則退不可致死於己宗廟故爲君宗廟也孝經 **孔疏變與義相對是正禮明變是惡事故讀爲辯辯** 臣之宗廟故云衛君宗廟致死按孝經云守其宗廟 即正也以聲相近故致字誤云臣衛君宗廟者恐是 嚴唆方氏日諸侯爲守土之臣故死於莊稷則爲義 君宗廟者思謂見圍入 謂不被黜削恆得宁之故爲己宗廟所據意異也 謂大夫家之宗廟此所以爲君宗廟者以人臣義則

尼記辞哉 | 《卷七十]

嘘進

義之為言宜也大夫有可去之道故死於宗廟則為 眾同義謂之義者得世守之正也大夫傷君宗廟而 **纂訂此明致死之道也與曲禮國君死社稷大夫死** 以義望之也大夫日奈何去宗廟則以發責之也 變變之爲言權也君去其圉止之日奈何去社稷則 之此謂之義合如此也大夫有家爲宗廟亡則死之 死難謂之變得守道之正也分辨之說勿用 称旨今之大夫處變而不死偷生荷兔則直謂之常 此之謂處變當如此也 故夫國家當思難之臨君有國為社稷亡則死

権為變變亦義也宗廟以君之宗廟言方見變之言 按變字不作辨亦自明變對義言義之正為義義之 「耐以天下爲

陳注非意之謂非以私意應度而爲之也必是知其有

禮記辞說 《卷七十 膧運

丰

于日愛是汎愛那物欲則有意於必得便要擎將來 此七情也故開母其十義之途而使之由之明達其 **家為一人也七情弗學而能有禮以冷之則人義人利** 與患之所在而使之知所趙知所避然後能使之為, 由此而生禮殷則人處由此而起 問愛與欲何別朱

該矣意心所無慮也辟開也 那注耐古能字傳書世異古字時有存者則亦有今 極言人事 作禮可

孔疏此承上君死社稷以統於下然後能治其國因 上生下故云故也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

耳

處而已須知其諸事謂以下之事 情義利患然後能使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皆感 **睦是也** 開闢其義以教之則下文父慈子孝十者之類是也 必知民之情也則下交七情是也 也者釋其能致之理所以能致者非是以意測度課 能以中國共爲一人者問其所能致之意 下交爭奪相殺是也 人者此孔子說聖人所能以天下和合共爲一家 明於其利者謂顯明利事以安之則下文講信修 達於其患者謂曉達其禍患而防護之則 然後能為之者聖人必知此 辟於其義者謂 必知其情者謂 非意之

禮記詳說

《卷七十一

禮運

王

義懷德而歸之 古之能字為此剛字取堪能之義 能是後世傳書世人殊異耐字悉作能也 故古之能字皆作耐字後來能字乃假借鼈三足爲 長樂陳氏日風俗同故天下爲一家心德同故中國

知乎其情而致之辟於其義而教之明於其利而興 之達於其思而去之 鄉黨之義君仁臣忠者朝廷之義凡此皆出於八爲 子半兄良弟弟夫義婦聽者閨門之義長惠幼順者 者陰之情凡此皆出於天然故言弗學而能也父慈 喜愛欲者陽之情怒哀懼惡

爲一人其能至於如此者非吾之意有以結之必先

之人思也之人利爭而後奪奪而後相殺此皆足以招關故謂。 信則無所欺罔睦則有所顧省此皆足以和義故謂。

也凡此者非用知之鑿而以私情巧結之也皆順其下為之而中國為近以一人比一家則一人為第一下為之而中國為近以一人比一家則一人為第一下為之而中國為近以一人比一家則一人為第一人者言其道之同而若手足之用左右有以相衡也益聖人治近者詳治違者略以中國比天下則天地蓋聖人治近者詳治違者略以中國比天下則天馬氏日言天下則兼於四海也言中國則異乎夷狄

禮記詳說 卷七十 禮運

葁

達於人患使之無爭奪以相賊如此則天下所以爲人而能以爲一人者非特在吾身者有以結之必先人而能以爲一人者非特在吾身者有以結之必先处不周氏日天下非一家而能以爲一家中國非一

蓋未識古聖人所以爲天下之大意也

人之生也

一家中國所以爲一人也

其乘民宣背之習者蓋亦灼見是理而為之斜有臣其泰也貴賤相倡強弱相乘則不免人自為政家自其參也貴賤相倡強弱相乘則不免人自為政家自其參也貴賤相倡強弱相乘則不免人自為政家自其命之世上下相親小大相安六合同風九州共貫迫大下大本在於人情離合而眾寡遠近不與焉方有所離則天下之勢不可得而强一矣今夫天下一家所離則天下之勢不可得而强一矣今夫天下一家所能則天下之勢不可得而强一矣今夫天下一家,國人此是是其政政,以及一人也

聚爐相依報施相使上下翕然識居處之道而歸於 國之說源委可觀取含甚明彼固知人生而靜天之 遂異此聖賢所深憂也夫子對兵食之問孟子陳利 娶在於不奪其天而已然義利之辨不明向昔之情 七情之 真具於賦形之 初聖人 整世教而立人極大 **也由是言之生天地之閒者皆人耳耳目之於聲色** 無取上下紛然失交際之道吞齧搏噬之患所由作 性命之常至於徇利而行人欲日長貪嗜無厭淫湎 性也感物而動情逐形焉方其動與義俱天理日息 口鼻之於臭味胺體之於安佚隨所感動而有喜怒 禮運

禮記詳說 秦七十二 茜

謂之人義此義旣形此情逑定於是講信修睦而人 **交報施酬酢各有攸當人道所不得而踰越者也故** 然人豈本有是患哉情我所固有也義我所固有也 利興此義不立此情日亂於是爭奪相殺而人患起 之人情父子兄弟之聚天婦男女之合君臣上下之 **愛惡是不可得而泯遏者也故歸之弗學而能而謂**

患之說欲納天下於相安相養之域則自體之外無

利是以因利而生患君子論人道之大揭此情此義

於利害之閒區別而備言之復究制情立義興利去

惟其本義以制情是以因義以成利惟其舍義而言

餘說也

郝解聖人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非私意也 能之四者皆天理民彝處存玩樂之道所謂藏身無 由於知民之情聽營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 過因民之自然者也 之故止言喜怒哀樂此言七情之質故詳言之 可以兼愛欲怒可以兼惡懼中庸言中和則兼性言 言喜怒哀樂喜樂一也何以所言不同日皆情也喜 **隱川王氏日喜怒哀懼愛惡欲此之謂七情中庸止**

雕記詳報 卷七十一 新裁此節以情字為主大意言必治情而後天下中 遭運 蘣

國可一必辟義明利達患而後情可治必由

風性所以發其本然之眞情而情合於義喜怒七者 自然中節到中節地步尚何利之不趙患之不避平 義利與人患去而人情方可治日辟日明日達自聖 自然有信睡無爭殺了蓋義者人性中的資理及甘 人去治情說日修日講日尚曰去自百姓自治其情 辟義並重 於此見治情以辟義為主玩者不可以明利達患與 國非一人也聖人能治之爲一人非以私意億度爲 治情以母義為主義之途間得開則人人由義 天下非一家也聖人能治之爲一家中 禮而後

○ 也蓋天下中國非一而人情一其義之當盡者一也其欲趣利而避患一也聖人於其情灼然洞徹其故而開闢其義之所當盡者以教民由之明於義之故而開闢其義之所當盡者以教民由之明於義之及情一則治一能爲一家爲一人也何謂人情喜怒。
 ○ 人也何謂人情喜怒。
 ○ 人也何謂人情必然洞徹其。
 ○ 人也何謂人情必然洞徹其。
 ○ 人也有謂人者之思者之思者之思者之思者之思者之思者之思者之思者之思者之思者之思者之思者。

福記詳說 卷七十一 禮運

美

奪相殺則有死亡之苦天下中國之所同患也故聖 人之所以治人七情而使之修其十義講信修睢以 人情之防範治情之先務有禮則人義人利由此而 生禮廢則人患由此而起何以治情爭可以見聖人 生禮廢則人思由此而起何以治情爭可以見聖人 等相殺則有死亡之苦天下中國之所同患也故聖

後則知義之當盡一也其欲趨利而避害一也而辟異歸於同情之離則天下之勢不可合知得并分透照應 天下大本在於人情離合情之合則天下之無前耐字著力與必字相照應為之與前兩為字相

辟於其義三句並言而辟於其義句又稍重能為之之非意之也句輕只是引起下交之意知其情稍頓按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此是舉天下大規模言

五倫皆義之當然故日義此當修明故下云脩講信學而能然亦須治故下云治七情義有十其實只是利患而總歸於禮方是此篇大指所在情有七皆弗

義有利而無患也 情義利患皆言人以其切於人是有禍患故須尚慈讓以去之然惟禮可以治情脩修睦為利是有利益事須講之脩之爭奪相殺爲患

松者心之大端也 收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 收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

陳注人心雖有七情總而言之止是欲惡二者故曰大

端緒也 人心所欲之大端緒也死亡貧苦是人心所惡之大 孔疏欲惡者心之大端也者端謂頭緒飲食男女是

心之大端也 懼愛惡欲皆所謂情而情之所本尤在於欲惡故曰 莫非惡也而死亡貧苦惡之甚也故曰大惡喜怒哀 馬氏曰莫非欲也而飲食男女欲之甚也故曰大欲

按此承上七情而舉其大者為欲惡 禮運

厄記 詳說

一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 第乙含禮何以哉 卷七十二

有諸内必形諸外也若不知禮則無以察其情義之得 合禮若七情乖僻人倫有虧則言動之閒皆失常度矣 陳注欲惡之心藏於內他人豈能測度之所欲之善惡 非求之於禮不可蓋七情中節十義純熟則舉動自然 **所惡之善惡豈可以顏色覘之若要一一窮究而察識**

失於動作威儀之閒矣

鄭注言人情之難知明禮之重 孔疏人藏其心不可測度者言人深心厚貌内外乖

皆在其心心無形

日仁義醴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 蓋心者色之蘊田色以觀之則心可以測度也孟子 馬氏日夫心隱於内而不可見色形於外而可以察 作皆失其法故云舍禮何以哉 流行則舉動無不合.禮若七情違辟十義虧損則動 惡之情若舍去其禮更將何事以知之哉禮所以知 皆在其心外邊不見其色欲一窮之舍禮何以哉者 人心者有事於中心貌必見於外若七情美善十義 違包藏欲惡之心旣無形 謂專一窮謂窮盡言人君欲誠愍專一窮盡人美 體不可測度而知故美惡

離記詳說 《卷七十一 禮運

窮之舍禮何以哉 其有禮以節之則美惡不能藏於心也故曰欲一以 人之可以忖度者以其有道也所謂道者禮而已惟 然則色固不可以得心乎詩云他人有心宁忖度之 雖作於其心而不見於其色則人之深情厚貌有時 而不知也故色厲而内荏色取仁而行違者有之矣

嚴陵方氏曰欲惡心之大端雖各有端以藏其心不 可測度也欲其所可欲惡其所可惡則爲美非所欲 而欲非所惡而惡則爲惡然皆由心生者一也故曰 無形則無色故曰不見其色上文 秃

言不可 測度以不見其色故也禮器日欲察物而不,

由禮弗之得矣正謂是也

之方苟非以禮則心焉廋哉 一之方苟非以禮則心焉廋哉 一要莫非法人心以為則為惡又皆在其心而不見其色有欲一以窮之者 其可欲惡其可惡則為美欲非其可欲惡非其可惡 其可欲惡其可惡則為美欲非其可欲惡非其可惡

山陰陸氏曰言揆之以禮無所不察

■ 謂之情制於禮而謂之義因其所適而後利害之名 蔣氏曰人各有心自夫命於天而謂之性感於物而

禮記辞說 《卷七十一 禮運

禦哉惟其精一執中之功致力於此心惟微之際能易驟形也有如欲惡相長事物益至人心惟危豈易禹相傳之際方其天君湛然外物未接道心惟微未籍既生典謨訓誥之作所以講切是理者首見於舜立原其治人之要必先有以正欲惡之大端粤自交立原其治人之要必先有以正欲惡之大端粤自交

心何以異此飲食男女誰獨無之死亡貧苦誰願爲

固其所以爲道心者則此心始合而不離矣禮記論

之藏其心於不可測度之際宜甚危矣吾將即心以

求真因色以知變運是禮於可觀可覩之際驗其功

於內外不分之初飲食我所欲也賜酒豆內遜而受

惡男女我所欲也無媒不交無幣不見死亡貧苦我 所惡也而國君死社稷大夫死宗廟君子仕而不稼 田而不漁食時不力珍凡以便其內之所存不為外 上下之論至於伯夷降典而後治心之襲孚於天下 就中之論至於伯夷降典而後治心之襲孚於天下 以中之論至於伯夷降典而後治心之襲孚於天下 以中之論至於伯夷降典而後治心之以第之舍禮 以上下之所當講明者也

で出地了第全在倫養総熟有虧上寫出來解以要新裁窮得人情到方治得人情此窮字直到觀由察說的上言情此言心心者情之所由生也

可以治身徽之可以發覆所以窮情莫過於禮但心能藏之入禮能肖之出蓋禮居形情之閒其大學有前四句由虛入實相趕說下正見心之難測也

記書記一卷七十一禮運

奎

灣市情之意 此二節相聯乃結上節以情義並言方合 一以窮之注言——甚明而或以持義並言方合 一以窮之注言——甚明而或以

放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曾五行之秀氣也

故曰五行之秀氣也。石梁王氏曰此語最粹合而言會者妙合而疑也形生神發皆其秀而最靈者

鄭注言人兼此氣性純也

孔疏上旣言禮知人情從此以下言人感天地鬼神

而生聖王還因天地鬼神作其法則以化人所以人 所以 一會五行之秀是其性也故注云兼此氣性稅也 會五行之秀是其性也故注云兼此氣性稅也 會五行之秀是其性也故注云兼此氣性稅也 會五行之秀是其性也故注云兼此氣性稅也 會五行之秀是其性也故注云兼此氣性稅也 會五行之秀是其性也故注云兼此氣性稅也 是聖王還因天地鬼神作其法則以化人所以人 一個五行之秀是其性也故注云, 一個五行之秀。 一個五行之秀。

又如天地之性人爲貴亦是德也禀五行之氣以生 張子曰天地之德謂人之德性也所造深則所見厚 禮記詳說 卷七十 禮運

行之氣物生皆然而人爲備焉體兼此終始此鬼神之會也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神之盛也鬼之盛極於魄故曰魄也者鬼之盛也二生即伸也要終卽歸也神之盛極於氣故曰氣也者

最藍於萬物是其秀也神之言伸也鬼之言歸也凡

馬氏日鬼者魄也神者魂也魂魄合然後謂之人故

也人之所以異於物以其得氣之秀而最遷者也然

日鬼神之會也凡盈天地之閒者莫不稟五行之氣

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而人者天地之德也必以 明配天地又說溥博淵泉如天地人與天地猶爲 說與天地合其德又說與天地相似中屠說博厚高 四明沈氏日人者其天地之德言人與天地無閒易 也凡此者亦所以明其制作之本意也 陰陽爲端而人者陰陽之交也必以鬼神爲徒而人 則記者之言及此何也蓋將以明其制作之本也故 北溪陳氏曰人者陰陽之交鬼神之會說得亦親切 物不若此言人者天地之德更不須合配如相似也 者鬼神之會也必以五行爲質而人者五行之秀氣

禮記詳說 此真聖賢之遺言非漢儒所能道也蓋人受陰陽 《卷七十] 禮運 蓍

鼻息之呼吸皆有陰陽分屬不特人如此凡萬物皆

然中庸所謂體物而不遺者言陰陽二氣爲物之體

而無不在耳天地閒無一物不是陰陽則無一物不

鬼神只是陰陽二氣之屈伸往來自二氣

言之神是陽之靈鬼是陰之靈靈云者只是自然屈

伸往來恁地活耳自一氣言之則氣之方伸而來者

屬陽爲神氣之已屈而往者屬陰爲鬼其實二氣亦

鬼神既成之以其形矣而形之生也又有所謂質與

具鬼神

足陰上體爲陽下體爲陰至於口之語默目之寤寐

氣而生此身莫非陰陽如氣陽血陰脈陽體陰頭陽

禮記詳說 《卷七十 禮運

地陰陽鬼神五行交相參而與我以是生也則人之 生獨陽不成人因其交會而生始具則其形所自生 自生其賊形也有其質則必求其質之所自得何謂 為人不既尊矣乎其生也有其形則必求其形之所 聚則生散則死人因其會聚而生始全則其形所自 覆載中則其形之所自生固天地之大德也獨陰不 形之所自生兲以覆物爲德地以載物爲德人生於 生者固鬼神之會也何謂質之所自得夫天地陰陽 者固陰陽之交也氣者神之盛魄者鬼之盛氣與魄

只是一氣 耳 大概陰陽二氣會任吾身之中爲鬼

苟然而得之者也天下之人惟不能明其所從受徒 以其身為苗然而得之而自棄之心生自棄之心生 以其端而動其自尊之心日人之所以爲人者蓋天 生之所從受人之有是生也蓋有重之於其、初而非 王氏日聖人欲使天下知其生之所宜尊故必曉以 而吾之所宜尊者始舉而褻之矣聖人憂焉故告之 魂爲神凡屬陰者皆爲魄爲鬼 獸屬陰及動靜進退行止皆有陰陽凡屬陽者皆爲 神以寤寐言則寤屬陽寐屬陰以語默言則語屬場

葁

之善至於充實之美大而化之之聖不可知之神則 身雖至於聖賢可也學者可不謹諸 生之所宜尊即人之不敢慢天地陰陽而戮鬼神五 吾之一身固自有聖人之地天下之人何爲而不知 以自待者不敢輕自期者不敢卑廣面充之自可欲 之俱生焉五行之氣散布以命萬物而所謂氣之秀 有是質則天下眾善無不具矣人知眾善無不具所 行此天下所共知也然則移其不敢慢且動者於吾 者人獨得之以爲其性之質則其質之所自得者固 五行之秀氣也夫旣有是形則可以共立斯世矣旣

秦七十一 禮運

業

言之建而爲仁禮乃天地元亨之實理順而爲義智 新裁此原人之所由生得造化理氣之全意須以天 行德交會秀俱屬人說人就是天地之德非云人具 地二字貫下天地之氣分為陰陽變爲鬼神列爲五 人為貴而盡性踐形人之貴矣 矣夫旣得是理以爲性必得是氣以成形方其形之 天地之德也合造化之理氣以爲形性此天地之閒 之交運乎及其形之旣成也魄者鬼之盛而必附乎 乃天地利貞之實理非天地之德乎人之生此其本 也陽變生陰而成形陰合生陽而成色非陰陽 彼人之生也以性

> 有駁雜是五行之氣之秀也蓋誠得其景靈而異於 魂氣者神之盛而必依乎魄非鬼神之妙合乎至於 就當人一身而言須以天地二字貫下只得一箇天 纂訂言人生得造化理氣之全也玩故人者三字只 萬物者矣合而觀之人非天地之德平 五行之運其氣雜而不齊惟人則形生而四肢百體 地之德便合交會秀俱全乃完成齒德不然德從何 無有偏塞是五行之質之秀也神發而聰明春智無 謂生人之機鬼神句方謂人於是乎生天論人而指 處來亦從何物附著舊說於首句謂生人之本次句

化記述表

卷七十一 禮運

寁

未生之前為說吾不知其解也

心典首句作頭天地之德所謂得天地之理以成性

按注疏以天地陰陽屬氣鬼神五行屬性固欠分曉 也下三句所謂得天地之氣以成形也

覆載生成之德亦只屬氣注中實理不必深看若云 謂人其天地之德非謂人具天地之德故德字當以 而時講以天地之德爲性下三句爲氣亦未的確予

天地之德是元亨利貞在人即仁義禮智之性語氣 不甚合大抵氣以成形理亦附焉四句皆氣而遲在 其中若必分析言之終涉疑似也 時講重天地與

下文意合可從

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 播五行於四時和

生明如期望而盈晦而死無脱腑之失也 之盈虧由於日之近遠四序順和日行循軌而後月 **氣行於天曆木夏火秋金冬水各主其事以成四時月** 陳注竅於山川山澤通氣也五行]陰陽也質具於地 和乃后月生而上配日若臣功成進爲位也一為一 也言地持陰氣出内於山川以舒五行於四時此氣 鄭注秉猶持也言天持陽氣施生照降下也

避記詳說 《卷七十一 禮運

兲

此又述明天地之德及五行之氣也以陰陽鬼神是 之德也謂地秉持於陰氣竅孔也爲孔於山川以 生照臨於下也 陽垂日星此論天德言天秉持陽氣垂懸日星以施 天地中羽故不重陈但陳天地與五行耳 孔疏此一節以上經人秉天地陰陽鬼神五行而生 關屈伸之義也必三五者播五行於四時也一日水 二日火三日木四日金五日土台爲十五之成數也 納其氣也 播五行於四時者播爲播散五行金木 地乘陰敷於山川此一經總論地 和而后月生 故天录

水火土之氣於春夏秋冬之四時也

生也 也云以舒五行於四時者謂氣在地中含藏聚斂出 於地則舒散故云舒五行於四時也定本無於字直 陽氣皆出於地地體秉陰故雖陽氣亦總謂之陰氣 而群於 地德也 五行之氣月有虧盈之理故須備言之故略於天德 也日無虧闕之理故前經天德直言垂日星地旣播 是以三五十五日,而得盈满又三五十五日而虧閔 時而生若五行四時調和道度不失而后月依時而 也者若四時 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者以其依時得節 不和日月乖度寒燠失所則月不得夜 地持陰魚出納於山川氣有陰氣

雇記詳說

《卷七十二禮運

之進受高位是其伸也關謂月光虧損若臣之退就 也云一盈一關屈伸之義也者盈謂月光圓滿若臣 月生不依其時若其五行氣和則月依其時而生上 **禀於日光若氣之不和日月行度差錯失於次序則** 五行於四時也云此氣和乃后月生而上配日若臣 以金木水火各為一行土無正位分寄四時故云播 云播五行四時謂宣播五行及四時也五行四時 配日也猶若治理得所臣之功成進愛爵位上配君 功成進爵位也者此氣謂此五行之氣凡月體之生 下位是其屈也云一日水二日火以下是尚書洪龜

長樂陳氏日天以清秉陽在天者成象則日星是也 則為五行成數之極而月所以關也然而陰陽之義 生而如其數蓋三五者數之所變故數之至於三五 生木而播於春地二生火而播於夏地四生金而播 上下則播五行於其中故天一生水而播於冬天三 地以濁秉陰在地者成形則山川是也天地旣位於 **交也積一二三四五總爲十** 則為五行生數之極而月所以盈叉積之至於三五 **則爲十五之數十五之數成 其所播者旣和然後月** 於秋天五生土而播於四時之閒自天一 至於天五 禮運 五 也

禮記詳說 卷七十二 配日月此特言月而不言日何也蓋月有盈嗣之常

乖故觀月之生而已矣 而又多薄蝕之變得其常則四時和及其變則四時

嚴陵方氏日陰陽合而爲道道則天地共由之而已 之道上下者天地之位天地既位於上下則五行播 陰陽離而爲德德則天地各有所秉焉幽顯者天地 於其中播者分布之稱也自天一至於天五竒偶合

為望既望而虧虧極而關為晦朔後則明生而魄死 **逗而生明故月如其敷而生焉自生而進進極而盈** 而成十五則可否相濟而和矣乖則墨而生始和則

承天陰,承陽故氣通於山川天地陰陽交,而播五氣

郝解天統元氣陽爲氣主日爲陽精星爲日乙餘地

實流弱首寫火之次天三生不抵之於春二氣致和 紀立枵之次地二生火播和氣而爲夏則月會日於 也且天一生水播和氣而爲冬則月會日於析木星 作和氣流通密移於遊化之妙則月所以由和而生 垒後則 和則充乎天地之間而與之俱和矣夫是以禍患不 王氏曰和而后月生也政和則人和人和則氣和氣 行言月如此則日之長短出沒其能逃是數哉 月之曾日又見於極訾降婁大梁之辰矣地四生金 三五而闕言月而不言日者蓋月愛日而明遡日而 明死 而魄生以艠於敷故也是以三五 而盈

尼記辞說 《卷七十》 禮運

뽀

謂是歟 火之辰矣乃若中央之土播於四時分旺四季四序 也易日天地以順動則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者蓋 中之誠應乎天地則所以播於五行者已極其和而 **晦朔 弦望無毫釐之差絲忽之 謬者質由聖人調胸** 播之於秋二氣致和月之會日又見於鴉尾壽星 五行所以播於四時者又極其和此其效所以致然 協紀五行不相陵而和又可見矣若然則載魄於東

達則漸盈 五也月十五日前盈十五日後缺陰遙陽近則漸縮 **隨日行不失度而後十二月之會以時成也三五十** 於四時氣候調和成十二月蓋月以日為王陽倡陰

禮記詳說 之也故舉月之生明以驗其和兩箇三五皆以朔弦 在四時分全重播五行於四時句五行之運天地播 垒晦順逆數之盈闕在日與月光違近上見盈者五 之也故即陰陽之交通以敘其始五行之和於月驗 行生數之極關者五行成數之極三五舉常期也盈 新裁此承上文專說五行之和爲下文聲色味張本 卷七十二 禮運

常度而後月生如期故自朔而弦自弦而望蓋三五 常金水循秋冬之則四序順和而後日行循軌日有 天地相盪如此由是生水火木金土之五行焉五氣 資物用以爲養而天下之物皆本之五行也五行果 何所始哉天秉陽位乎上矣然成象爲日星而其光 順布而成春夏秋冬之四時焉然必木火順春夏之 下垂地乘陰位乎下突然成形為山川而其竅上通 者嗣之漸嗣者盈之始 夫人既得理氣以有生必

> 之通而五行之交運由四時之和而月生之有常此 可以見五行流行之妙矣 而光隱也是則由二氣

冬這陰陽之消長即五行之循序故自之順軌亦因 循軌 日行有九道軌者道之迹也自冬至陽生日漸 承五行言不必再言天地矣四序順和如何便日行 新旨從天地說到五行上還以天地作主至下文則 行北陸極於仲夏自夏至陰生日漸行南陸極於仲

纂訂和以氣行不乖言月生承和字來即月以該日

檀記詳說 *卷七十 禮運

也兩箇三五皆以朔弦堅晦順逆數之盈缺在日 月光遠近上見如朔與日相合無光也越三日 而明

光故盈望與日相遠無虧也越三日而明衡虧八日 五行於四時以一年論月生以一月論欲觀一年當 |而皖始牛至於三十又與日近||而不受其光故闕播

始生八日而光始半至於十五方與日遠而全受其

關亦謂之生者盈者關之全關者盈之漸也 理氣以有生必資物用以爲養故此又言生物之本 心與月生前須補出日字以月生驗和以盈關驗月

於一月也

也月則應期以生朔後尤生復積之至於三五而光

也由空而弦由弦而晦亦三五也月則循時而滅

經 97-768

郝

五日則月與日遠而明盈由望而弦而晦三其五日 則月與日近而明關 月之應日者生明生魄如常期由朔而弦而堅三其 **春夏秋冬而爲四時四序和順則日循軌|而行而後** 天者陽氣之積日星下垂則陽降於下地者陰氣之 **積山澤通氣則陰躋於上由是相摩相盪播五行於**

字承五行說與准稍異然四時和即五行和也亦不 合天地言一年四時十二月以五行分布其中故謂 梭天垂日星地竅山川是天地平列播五行於四時 之播必四序順和而後月之生明應之講家多以和

卷七十一

禮記詳說

禮記詳說

《卷主二

又謂生出十二月盈闕似指月體說不甚合然謂一 大分別 同大抵意重在五行播於四時又分為十二月切於 盈一脳爲一月亦通 著生魄只是明滅而見魄不可以生明生魄並言或 序和則盈闕應期不和則盈關失度 人用也 三五而盈三五而關皆和之所致也蓋四 此節言天地日月與常說不 月生謂生明

禮記詳說卷七十

乳加 **利**

五行之動迭相竭业五行四時十二禮運 一月還相爲本也

始來則春爲夏之本春竭而夏來則夏又爲秋之本已 陳注動運也竭盡也終此本者始也五行之運於四 往者爲見在者所竭見在者爲方來者所本五行四時 **迭相終而還相始終則有始如環無端也冬終竭而春** 時

十二月莫不皆然也

鄭注竭猶負戴也言五行運轉更相爲始也有 禮運 男戴

孔疏前經論天地熙畢故此更論五行之動動謂 則水爲終謝迭往王者爲負竭夏火王則負竭於木 轉竭謂負戴言五行運轉迭相負朅猶若春時水玉

休則有王故竭則有盈也五行四時言十二月還相 長樂陳氏日五行之動迭相竭者言竭猶所謂休 爲本者二行直於一時之月則四者皆爲末也五聲 言其氣之所在故言本五味五色言其形之所尚故 **這質而已是墨水王則火相是木鳥火本** 行之動 五氣之運迭相場謂終復始也置

相爲本如木盡火生木爲火本之類

而爲十二月也重五行上 起下交五行四時十二月非三平乃五行運於四時 心典承上播五行於四時剔出言之又實證其和

也若四時十二月有常之運則全是相生無相克矣 爲生生之本則相克正所以相生此五行之所以妙 蓋竭者竭其過也過盛則必衰竭之乃所以保其盛 叉克金水克火土叉克水是也此自其變動者言也 也以相克之理言所謂土克水木又克土金克木火 纂訂此節常說作兩平看一說迭相竭日動動變動

(後七士) 禮運

注已往爲見在所竭恐非動字之義且以子竭毋亦

固有相克之理而至其運行則相生而不窮勿兩平 無此理照下三節此節首二句只作起下語言五行

此大有理解

之配互爲其始迭還二字全見五行之和運無窮而 新旨上二句言五行之運互爲其終下二句言五行 生不息此五行之妙所以爲物用之本也 見在所竭也五行之布於四時十二月不有所本則 運動不有所竭則混而無統必迭相竭也已往者爲 不續必還相爲本焉見在者爲方來者所本也 五行之

大終以基始始必有終五行在天地間何嘗有窮時

按竭與本相因俱以生言不用相克意陳注己往見 在一句極明

五聲八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也

洗辰教賓午夷則申無射戌也陰聲謂之六呂太呂丑 陳庄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六律陽聲黃鍾子大蔟寅姑 總而言之皆可稱律故月令十二月皆稱律也長短之 是候氣管名律法也又云述也呂助也言助陽宜氣也 應鏈亥南呂酉林鍾未仲呂巳夾鍾卯也六律六呂皆 禮運

禮記詳說 《卷七士一

者三分益一如林鍾長六寸上生大蔟長八寸也上下 之上生子午皆屬上生當云七上而云六上者以黃鍾 之生五下六上蓋自林鍾未至應鍾亥皆在子午以東 數各有損益又有娶妻生子之例長短損益者如黃錘 故謂之下生自大呂丑至藜賓午皆在子午以西故謂 長九寸下生者三分去一故下生林鍾長六寸也上生 爲諸律之首故不數也律娶妻而呂生子者如黃鍾 以林鍾六爲妻大蔟九以南呂六爲妻陽八而生子則 相爲宮者宮爲君主之義十二管更迭爲主自黃鍾始 林鍾生大蔟夷則上夾鍾之類也各依此 推之可見湿

當其爲宮五聲皆備黃鍾第一宮下生林鍾爲徵上生 次序乃律呂相生之次序也 夷則九夾鍾十無射十一仲呂十二也此非十二月之 第二宮大蔟三南呂四姑洗五應鍾六粋賓七大呂八 大蔟為商下生南呂為羽上生姑洗為角餘做此林鍾

鄭注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其管陽日律陰日呂布十 孔疏五聲謂宮商角徵羽六律謂陽律也舉陽律 三分益一終於南呂更相爲宮凡六十也 陰呂從之可知故十二管也十一 一辰始於黃鍾管長九寸下生者三分去 月黄鍾爲宮十一 一上生者

《卷七十二 禮運

四

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皆律麻志女 陰日呂布十二辰始於黃鍾管長九寸下生者三分 月大呂爲宮是還迴迭相爲宮心 云其管赐日律

數又窮故立均之法至於是而終焉孔氏以本交但 上生當得後前一位以爲變微餘分不可損益而其 朱子日案五聲相生至於角位隔八下生當得宮前 云五聲十二管故不及二變而止爲六十聲增入 位以爲變宮五聲之正至此而窮又自變宮隔

變二十四聲合為八十四聲自唐以來法皆如此

長樂陳氏曰先土因天地陰陽之氣而辨十有二長

陰也陽之陽陰之陰則陽息陰消之時故陽常下生 息之時故陽常上生而不足陰常下生而有餘然則 大呂至仲呂則陽之陰也陰之陽陽之陰則陽消陰 **黄**鍾三律爲下生以難賓三律爲上生其說是也 自子午以左皆上生子午以右皆下生矣鄭康成以 而有餘陰常上生而不足蕤賓至無射則陰之陽也 固則類以律爲下生呂爲上生誤矣書曰聲依永律 和聲則律非五聲不能辨聲非十二律不能和五聲 有所謂二變黃鍾爲宮則林鍾爲徵大族爲商南呂 則 不能显故一 律之中莫不具五聲五聲之外 班

律左旋而生呂則爲同位所以象夫婦呂右轉而生 生林鍾林鍾生大蔟大蔟生南呂之類所以象八風 夷則無射又盆陽以生陰大呂夾鍾仲呂又損陰 重有權其損益有宜始於黃鐘終於仲呂黃鍾大蔟 下所以象地之五行其長短有度其多寡有數其輕 律則爲異位所以象子母六上所以象天之六氣五 林鍾統地大蔟統人所以象三才生之以乃故黃鍾 因十有二辰 生陽何則黃鍾至大蔟陽之陽也林鍾至應鍾陰之 姑洗損傷以生陰林鍾南呂應鍾益陰以生陽蕤賓 而生十有二律統之以三故黃鍾

爬記詳說

★《卷七十二 禮運 五

為後歷經爲羽此律之相台者也先儒謂夾鍾生於呂亦謂之六間亦謂之六同蓋團鍾以春主規言之也林鍾以夏莊物言之也南事則陰之所成者事而此律之相次者也函鍾爲宮大蔟爲領姑洗爲徵南此律之相次者也函鍾爲宮大蔟爲角姑洗爲徵南此律之相次者也函鍾爲宮大蔟爲角姑洗爲徵南此律之相次者也函鍾爲宮大蔟爲角姑洗爲徵南此律之相次者也函鍾爲宮大蔟爲角姑洗爲徵南此律之相次者也函鍾爲宮大蔟爲角姑洗爲徵南此律之相往之相生者也黃鍾爲宮大居爲徵姑洗爲羽此律之相生者也黃鍾爲宮大居爲徵姑洗爲羽此律之相生者也黃鍾爲宮大居爲徵姑洗爲羽此律之相自者也先儒謂夾鍾生於

○ 大大○ 大大</li

大族為用姑洗為徵南民為羽凡樂黃鍾為宮大民為角大族為衛姑洗為徵南民為羽凡樂黃鍾為宮大民為角大族為衛門之之。 為角大族為後應鍾為羽蓋天五地六天地之中合為角大族為後應鍾為羽蓋天五地六天地之中合為一門衛之管為地宮國語有四宮之說不亦妄乎今夫長夏之管為地宮國語有四宮之說不亦妄乎今夫長夏之管為地宮國語有四宮之說不亦妄乎今夫長夏之管為地宮國語有四宮之說不亦妄乎今夫長夏之管為地宮國語有四宮之說不亦妄乎今夫長夏之管為地宮國語有四宮之之之之。 一個經過為之合黃鍾為南面大呂為之合大族為徵 一個經過為之合黃鍾為南面大呂為之合大族為徵 一個經過為之合黃鍾為南面大呂為之合大族為徵 一個經過為之合黃鍾為南面大呂為之合大族為徵 一個經過為之合黃鍾為南面大呂為之合大族為徵 一個經過為之合黃鍾為南面大呂為之合大族為徵 一個經過為之合黃鍾為南面大呂為之合大族為徵 一個經過為之合黃鍾為南面大呂為之合大族為徵 一個經過為之合黃鍾為南面大呂為之合大族為徵 一個經過為之合黃經為河面南呂為之合大族為徵南呂 一個經過為之合黃經為河面南呂為之合大族為徵南呂 一個經過為之合黃經為河面南呂為之合人出宮之 一個經過為之合英經為河面南呂為之合人出宮之 一個經過為之合英經為河面南呂為之合人出宮之 一個經過為之合西,

爲羽 也蓋一陰一陽之謂道天法道其數參而奇雖主乎 利貞之德乾別爲四坤降爲二咸又降爲一亦此意 |而爲||一在易上經言天地之道下經言人道而元亨 |而兩兩合馬凡此宮之旋而在人者也故其合叉降 降而爲三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大蔟爲徵應鍾爲羽 先陰人法地則以同而異此其律所以一於陽先乎 其律或上同於天而以陰先陽或下同於人而以陽 天其數兩而偶雖主乎一陰未嘗不以二陽配之故 陽天嘗不以一陰成之故其律先陰而後陽地法 而交相合焉凡此宮之旋而在地者也故其合

超部詳說 不卷七十二 避運

陰歟大抵旋宮之制與蓍卦六爻之數常相爲表裏

蓍之數分而爲二以象兩儀掛一以象三才揲之以 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閨而六爻之用抑又分 陰分陽迭用梁剛則知陰陽之律分而爲二亦象兩 儀之意也其宮則三亦象三才之意也其聲則四亦 **銀四時之意也餘律歸奇亦象閏之意也分樂之序** 則奏律歌呂亦分陰分陽之意也三宮之用則三才 选旋亦选用录刷之意也十有二律之管禮天神以

三者旋相爲宮而商角徵羽之管亦隨而進焉則質

解宮聲於五音爲君其管爲黃鍾起子值十一月

圍鍾爲首臘地元以函鍾爲首禮人鬼以黃鍾爲首

卑有常而不亂猶十二辰之位取三統三正之義亦 聲寓母卑之意即 之以變宮變徵而爲六十律之準不亦失聖人取中 爲宮如此而已先儒以十有二律均旋爲宮又附 不過子丑寅而止耳禮運日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

第二也姑洗爲羽姑洗陽聲之第三也此律之相次 黃鍾爲角黃鏈陽聲之首也大族爲徵大族陽聲之 秦溪楊氏曰陳氏禮書所謂天宮取律之相次者圖 也地宮取律之相生者函鍾爲宮函鍾上生大蔟故 鍾爲宮屬鍾爲陰聲之第五陰將極而陽生矣故取

禮記詳說

《卷七十二

體運

九

律之相合也天道有自然之秩序故取律之相次者 以爲音地道資生而不窮故取律之相生者以爲音 族寅應鍾亥故大族爲徵應鍾爲羽寅與亥合也此 鍾子大呂丑故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子與丑合也大 **徵姑洗爲羽 此律之相生也人宫取律之相合者黃** 大族爲角大族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故南呂爲 之則鄭氏謂天宮不用仲呂林鍾南呂無射人宮遊 人道相合而相親故取律之相合者以爲義以此觀 林鍾南呂妨洗教賓其說鑿矣

管還相為宮也如調樂於春以角爲主律中大蔟夾 鍾姑洗五聲俱備而所主則在角夏徵秋商冬羽倣 心典五行宣爲五聲寓於陰陽六律而爲十二月之 **音各自有五音樂記云倡和淸濁迭相爲經也** 如正月律中大族亦自生十二律又如八音獨奏 宮猶主也 以生眾音然各月有所值之律各自爲君相生

春而聲之寓於律管者以角爲主也有理 洗焉近云此只當重五聲不必重律管如云調樂於 **纂訂常說調樂於春以角爲宮而律中大族夾鍾姑**

卷七十二 禮運

禮記詳說 新旨五聲處一韻律管是候氣之用然律以諧聲管 按宮聲爲君還相爲宮即旋相爲君非謂皆成宮音 主則不飢迭主則不偏五音之所以和者此也 律合而言之爲十二營還相爲作樂之主焉夫音有 其威之爲五聲也通貫於律呂之閒分而言之爲六 是以律管循環爲五聲之君主 以協律原以五聲而調於六律十二管者還相爲宮 五行之運無窮故

五味六和十二食是相爲質山

酸占字鹹加 滑與甘是五味六和也十二食十]

> **以苦爲質而六和皆相爲用也** 月之首各以其物爲質是十二月之食還相爲質也 孔疏五味謂赅苦辛鹹加之以滑與甘爲六和也每 鄭注五味酸苦辛鹹甘也和之者春多酸夏多苦秋 是為六和也 **机解五 味酸苦甘辛鹹也六和春酸夏苦秋辛冬鹹** 食醫之交以四時有四味皆有滑有甘益之爲六也 多辛冬多鹹皆有滑甘是謂六和 云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皆有滑甘周禮

月之所食也還相爲質者如春三月以酸爲質夏三月

雕記詳說

卷七十一禮運

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爲質也 之時質主也如春三月食酸爲主餘味相閒之類 四時各有滑有甘以和之也十二食謂一歲十二

陳注五色青赤黃白黑也並天玄爲六章十二月之衣 其時之一色而餘色閒雜也 如月令春衣靑夏衣朱之類還相爲質謂畫繪之事主

象方天時變火以圖山以章水以龍鳥獸蛇雜四時

鄭注五色六章畫繪事也周禮考工記日土以黃其

五色之位以章之謂之巧也

孔疏五色謂青亦黄白黑據五方也六章者兼天玄

+

黄而方鄭注古人之象無天地也爲此記者見時有 以黄其象方者言若畫作土必黃而四方之象地之 畫曰畫成文日纀鄭注司服云畫以爲續是也云周 之耳云天時變者畫作天則無定色是隨四時色而 色為六章也為十二月之衣各以色為質故云還相 **農云為圖形似火鄭康成云形如半環然云山以章** 爲之也鄭可農云畫天隨四時色云火以圖者鄭司 禮考工記日至謂之巧也證績畫有五色六章也上 爲質也 也以玄黑爲同色則五中远玄繽以對五方則爲六 云五色六章畫織事也者微猶畫也然初

《卷七十二 體運

雕記詳說 章明也續編皆用五采鮮明之是爲巧庾云鄭注考 者云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之巧者鄭康成云 者明亦周制也其十二管每月各一得有還相爲宮 其事可明其食與衣服唯有四時之異故周醴春名 鳥歐蛇者鄭康成三所謂華蟲也蟲之毛鱗有交采 者鄭康成云獐山物也云水以龍者鄭云龍水物云 工記以六章爲當時行非古人之象而引之以會此 土

> 皆以氣之盛者爲本雖然盛過於中則陰陽之氣不 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為本者根本也君也言其相生 其才故靜則相生天之道也動則相竭地之道也五 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五行相克以成其性以竭 火盛也而生土長夏土盛也而生金秋金盛也而生 則每時三月衣食雖同大總考之一歲之中有十一 水五行相生終而又始天地之常理也金克木木克 長樂劉氏日冬水盛也而生木春木盛也而生火夏 月之異故總云十二也 食者熊氏云此是異代之法故與周禮月令不同或

禮記詳說 放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此以聲測陰陽之和 否也五味六和十二食遷相為質此以味調陰陽之 五星四時五行山川萬物罔不順其序而遂其性也 和是以相克之義生焉然後還相不失其和而日月 卷七十二 禮運

嚴陵方氏日交相為用故曰迭相竭言相竭如此則 相生相克亦若是而已以至所別之聲所食之味所 而爲四時四時合而爲十二月積陽成暑積陰成寒 被之色皆出於此故繼言五聲五味五色焉五行播

之盛衰也

逆順也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爲質此以服配陰陽

酸謂月令食麥與羊春三月其食皆同夏秋冬亦然

無月別之異故月令云春衣靑衣夏衣赤衣三月俱

同亦無每月之異此云十二食十二衣似月各別衣

爲本五聲比而爲六律六律偶而爲十二管陽旋而 陽生於子陰生於午各以所生之氣爲本故曰還相 宮故日還相爲宮五味調而爲六和衔而爲十二 左陰旋而右益陰生律損陽生同各以所生之音爲 皆周而復始故以還言之猶於五行之動言迭者主 是也若一吧昊天土帝服裘冕饗先王服衮冕之類則 之類則各以所宜者爲質故也十二衣則六冕六服 各以所服者爲質故曰還相爲質質猶射之有質而 十二食則六穀六牲是也若牛宜稌羊宜黍豕宜梁 以取正為義五味五色各有正也故以質言之凡此 占

記詳說

卷七上一

禮運

動而言故也

馬氏日四時者五行之運十二月者四時之積故還 金以金為主此所謂相為本也律者所以律宣陽氣 相爲本遷相爲本者若盛德在木以木爲主盛德在 也呂者所以呂宣陰氣也十二月之食若春食麥羊 則以麥羊爲質夏食菽雞則以菽雞爲質此所謂相 爲質也六章者言燦然有文章也故還相爲質若春 衣青則以青為質夏衣赤則以赤為質也

> 六律者閒於十二管者也六和之於十二食六章之 章十二衣亦若是而已矣四時者閒於十二月者也 宮也五行者四時十二月之所自出五聲者六律 有二十二衣卽舜之十二章 於十二衣亦若是而已矣十二食即周官所謂鼎 十二管還相爲宮也者十二律各具五聲而還相 木行爲本於春之月則水火土金皆水 一管之所自出五味之於六和十二食五色之於二 也五聲六律

公日此立而彼竭也六和五味中六和也六章五色 山陰陸氏日竭盡也水王則金竭木王則水竭王文

雇記誹說 韓之體春秋傳曰爲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於 中六章也言五味五色矣又言六和六章蓋文章蜂 卷七十二 應運 玉

畜中又數五牲五牲中又數三樣蓋亦如此 郝解五色青赤黄白黑如春三月衣青爲主餘色相

閒之類

之妙下三條言五行無物不在而天下之事皆取正 新裁承上播五行於四時來首節言五行相爲終始 於五行也蓋五行之運和而不乖故庶物之生順而 有常由是感而爲五聲其還相爲宮者五行之序爲 之也滋而爲五味其建相爲質者五行之氣爲之也

火竭則金盈

也五

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爲本也者如

延平周氏日五行之動迭相竭也者如木竭則火盈

之彼五行之動也木火居於先金水繼於後而土無 二月此須以見在者立說 用之本 选還二字全見五行之和處五行四時十 形而爲五色其還相爲質者五行之色爲之也造化 之所以養人者靈有窮乎要見庶物之成於人爲者 其序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若夫五行之播也以 不在然春木為夏火所竭夏火為秋金所竭秋金為 俱取正於五行然皆是五行所自有故謂五行爲物 冬水所竭此盛而彼衰是迭相竭也此五行之各循 時計之惟土寄旺而餘各專乎 且以其播於四時者言 時則為四時焉以

禮記詳說 卷七十二 禮運

夫

五行之互爲其根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夫五行 月計之土居中央而餘各主乎三月則爲十二月焉 金之王乃冬水之本此衰則彼盛是遷相爲本也此 終而始始而終如此則氣機之和固有以爲生物之 本矣由是五行宣而爲五聲聲寓於陰陽之六律而

為十二月之管必還相爲宮焉如調樂於春以角爲

主而律中大族夾錘姑洗五聲皆備而所主則在角

也夏徵秋商冬羽皆然蓋五行還相爲本故五聲之

遏相爲宮五行爲之山五行磁而爲五味加滑甘則

但以色言

蓋五行還相爲本故五色之還相爲質五行爲之也 五色並天玄則日六章因之以爲十二月之衣必還 爲本故五味之還相爲質五行爲之也五行章而爲 日六和因之以爲十二月之食必還相爲質如春以 平重內講五行相竭相爲本略去夏 此以五聲五味五色作主而律管和章帶言之不可 相爲質如春以靑爲主而別之以餘色夏秋冬皆然 酸為主而和之以餘味也夏秋冬皆然蓋五行還相 新旨上節調之而爲味相和相濟而不窮此節貫之

一直記詳哉 巻七十二 帰運 而為色亦相雜相比而不亂還字內一如其還相爲

之爲五色加天立爲六章是乃十二月之所衣還相 是乃十二月之所食還相爲調味之質也由五行章 本者而已 由五行滋之爲五味加滑與甘爲六和 看為是 六章與處書十二章不同彼以繪繡言此 為五色而六章十二衣以之還相爲質也質作主字 滋爲五味而六和十二食以之還相爲質也五行章 行宣為五聲而六律十二管以之還相為宮也五行 按五聲五味五色俱重講稍斷五字皆從五行來五 爲繪畫之質也何莫非順五行之運而爲之哉

丰

也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

陳注天地之心以理言五行之端以氣言食五味別五 聲被五色其閒皆有五行之配而性情所不能無者 是人做此所謂人者天地之心也 欲也善者人皆欲福之淫者人皆欲禍之叉曰敎化皆 問人者天地之心朱子曰謂如天道福善禍淫乃人所

鄭注此言兼氣性之效也

孔疏此一節以前文論人禀天地五行氣性而生此 以下論禀氣性之有效驗 天地高遠在上臨下四

禮記詳說 《卷七十二 禮運

之閒如五藏之有心矣人乃生之最靈其心五藏之 方人居其中央動靜應天地天地有人如人腹內有 心動靜應人也故云天地之心也王肅云人於天地

最聖也 其妙氣明仁義禮智信為五行之首也王云端始用 端猶首也萬物悉由五行而生而人最得

五行者也 五行各有聲人則含之皆有分別 有此下之事也五行各有味人則並食之 食味者人既是天地之心五行之端故 也 被色者五行 別聲者

酋也五行有此三種最爲彰著而人皆禀之以生故

各有色人則被之以生也被色謂人含帶五色而生

大

禮記詳說

《卷七十二

之體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人非五行不生而五行非

人不成故人者五行之端始也所食者五味所別者

五聲所被者五色此人之所以生也上言聲與色自

長樂陳氏日物之體常在外而心常在中天地者

爲五 性純而此云氣性效者前明之始此明之末以末故 故云兼氣性之效也然前注五行秀氣亦言兼此氣 江陵項氏日何謂天地之心日仁而已矣天地之至 云效效猶驗實心即五味五聲五色是其效心 日仁人心也又日人者天地之心也復所以能見天 仁寓之於人纔有人形卽有仁心故日仁者人也又 亦作仁故天地之心亦名曰人人之名蓋出於此 地之心者以其有生意也凡果實之心皆名日人字 一行之端者也然味言食聲言別色言被 此並是五行彰著之事而人氣性有之 禮運 丸 各別隨

聲別聲而後被色以明由內以及外也 形也此言人之所用聲味與石之序故食味而後別 然之序故先聲而行時味而後色以明有氣而後有 馬氏日天高地下而人位乎雨閒以生也故日人者 氣而人則受其氣之秀者也故日五行之端五行首 天地之心萬物散殊而在天地之閒莫不鍾五行之

五行之秀氣有日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端何也蓋 五色六章十二衣所以順其色有日人者天地之德 其味五行莫不有其聲先王因之以爲五聲六律士 不有其味先王因之以爲五味六和十二食所以順 **香以其爲人所處之中也秀者言其精而不組端者** 言天地之德者以其性之所受之中也言天地之心 **菁其本而非末也** 一管所以順其聲五行莫不有其色先王因之以爲

所立也義之端則金之性所立也以至火之於禮水 嚴陵方氏日天地散而爲五行故仁之端則木之性 薩運

之於知土之於信亦若是而已故日五行之端也五 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食之於口別之於耳被之 耳形而爲五色人以養其目然後人得而生焉故日 致別故也然其序前以聲爲首此以味爲首蓋探其 行被而爲五味人以養其口處而爲五聲人以養其 於身莫不有所別焉獨於聲言別者則以微妙尤宜

成輔指爾倶不若確運言人者天地之心也耳目視

情之或過自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以下無非立

質天地之化青究竟天地是天地大人但可知贊裁

四明沈氏日易言裁成輔相中庸言知天地之化育

本則聲爲妙要其用則味爲急

實一也至於食味別聲被色則人所以爲萬物之靈 復言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端蓋德言其自得心言 者昭然有可考之實矣且烏俛而啄仰而四願味有 其能運氣證其所自稟端究其所從始名雖不同其 **署氏日上章既言人者天地之德五行之秀氛至此** 是倚人爲心豈特知質裁成輔相而 惟人能別而聽之生而羽毛以禦寒暑物莫不皆 魚出聽物有萬一而然耳聲有所不別也五聲六律 所不辨也五味六和惟人能辨而食之狐巴鼓琴流 **哪若無心何以運用天地若無人如何全得廣大直** 止耶 主

《卷七十

蓋其得於天者本如是而巳情欲一恣性天牿亡或 **反聖人何以約而歸之於中日因天理之自然制** 色夫人同此生生之具其或流而不知止徇而不知 好奸色是自失其所以被色者也然則食味別聲被 鄭聲而厭雅樂是自失其所以別聲者也忘正色而 **芝於養一指而失肩背是自失其所以食味者也好** 具耳目備口體視明而聽聰飲食有具而服用有適 形而供人者爲物任智以役物者爲人由是觀之, 耳色不能自擇心五色六章惟人能擇而被之蓋周

治人之要遵以制事物之命使天下通性情之正者

○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大学○ 大学</li

雕記計説 卷七十二 禮湯

活的造化是呆的方見得天地之間人為貴然皆是諸語

箱天地之德句五行之端結陰陽之交三句末一句設約此總結人之所賦所養皆取足於造化天地包實理所爲總來只完得箇德字故曰天地之德盡之

空主張而得人以效靈是人便代天地為主宰一般在主宰上論又從德字生發出來卻似天地不能戀,新旨前言德此言心前言氣此言端俱進一步意心

粘中五節 也

端在顯露處論又從氣字尋出端緒來恰似五行不

能憑空附聽而得人以寄形人便為五行露端一般

故為端也然必能食味能別聲能被色而乃有以養心也五行無可見而人之一身舉動皆五行形見處之心二句猶云天地港人以為心五行託人以見端之心二句猶云天地港人以為心五行託人以見端接前人者以生初言此節稍後以人之作用言天地在聖人制體以裁成之故緊承日聖人作則云云在聖人制體以裁成之故緊承日聖人作則云云

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太以陰陽爲端以四時爲柄以

聲色耳

其生此分應上三節然亦未必皆食六和之味別六

律之聲被六章之色而後乃生大槩言人不能靜味

有考也人情以爲田故人以爲與也四靈以爲畜故飲食為此故事可別也月以爲量故功有藝也鬼神以爲器故事行為為此故事可別也月以爲量故功有藝也鬼神以爲徒故。為此故事可別也月以爲量故功有藝也鬼神以爲徒故。為此故事可別也月以爲量故功有藝也鬼神以爲徒故。有考也人情以爲田四靈以爲畜以天地爲本故物可舉也以日星為紀月以爲量鬼神以爲徒五行以爲質禮義以爲日星爲紀月以爲量鬼神以爲徒五行以爲質禮義以爲

■記詳說○卷七十二○施運○施<li

民而使之作為也 量限量也謂十二月之分限分限之類所以紀時之早晚列者以十二月之事詳列以示則事可勸勉而成 日星為紀如日中星鳥日永星火權也四時各有當為之事執當時之權柄以教民立事際惡者屬陰求其端於陰陽則善惡可得而見 柄猶

失也

正於五行之時令則其事

亦今歲周而來歲復始

孔疏則

法也本根本也人旣是天地之心又帶五色

與羞物爲羣

如徒侶之相依郊社宗廟山川五

祀之禮皆與政事相

依即前章殺地以下諸事如此行政則凡事可悠久不

五行之氣周而復始質猶正也國家歲有常事

不踰則所爲皆得其時故事功滋長如樹藝然也

温記許該 也 則其屬皆至有可用之以供庖廚者矣 耳飲食有由者由用也謂四靈爲鳥獸魚鼈之長長至 養致者令皆爲聖世而出如馴畜然皆聖人道化所威 如室之有奧也 害正性如不使稱稗害嘉穀則人皆有宿道向 行豈有不成者平考成也 其政治也四靈者其徵報也此則春秋始於元終於 鄭注天地以至於五行其制作所取象也禮義 際包之矣呂氏說月合而謂之春秋事類相近焉量 器必 成而後適於用今用禮義如成器則事之所 《卷七十二 六畜人家所豢養四鹽本非可以豢 體運 治人情如治田不使邪僻 耋 方之所

是也 以操事田人所持治也禮之位賓主象天地介侯象 時成 陰陽四面之位象四時三賓象三光夫婦象日月亦 **猶分也鬼神謂山川也山川助地** 山川守職不 十二月各有分猶人之才各有所長也藝或爲倪 利則事成 事以日與星爲候與作有次第 物天地所養生 移 奧猶主也田無主則荒 事下竟復由上始也 情以陰陽通也 通氣之象也器 由用 藝猶才也 考成也器 也四處 事以四 所

五行五味故聖人作法必用天地為根本也祭帝於為所處為根本以鋒秒為滿首也聖人制法左右法政之時事也又四靈一句明徵報之功也。滿猶首也用天地為根本以鋒秒為滿首也聖人制法左右法學關及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法陰陽為滿首也與數須柄而用之聖人為滿首也聖人制法左右法學關及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法陰陽為滿首也與聖人為治學及所述為根本以鋒秒為滿首也聖人制法左右法學關及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法陰陽為滿首也國數以如時為兩者春生夏長秋斂冬藏是法四時為拍出至四靈以如明時為兩者春生夏長秋斂冬藏是法四時為拍出至四靈以如明時為兩者春生夏長秋斂冬藏是法四時為拍出至四靈以如為軟須柄而用之聖人為教象須法四時而過也也則執須柄而用之聖人為教象須法四時而過也也則執須柄而用之聖人為教象須法四時而過也也則執須極之為

以日星為紀者紀綱紀也日行有次度星有四方別宿分部昏明敬授民時是法日星為綱紀也 月以為量者量猶分限也天之延行每三十日為一月以為量者量猶分限也天之延行每三十日為一月內濟外部昏明敬授民時是法日星為綱紀也 月內為地之徒屬聖王第之樹立羣臣助己以施教為己徒屬也 五行以為質者質體也五行循迴不停己徒屬也 五行以為質者質體也五行循迴不停問而復始聖人為教亦循還復始是法五行為體也一時一段始聖人為教亦循還復始是法五行為體也也上既有法策為先故可執禮義為器用如農夫之之徒屬也 五行以為質者質體也五行循迴不停 电光照射 人名意格斯 人名英格兰

畜一句論若行以前諸事施之得所則四靈報應也

此一節覆明前經諸事若行諸事治理皆應則萬

物个本天地而爲政教故萬物可舉而興也人情與

事得成也以天地爲本故萬物可舉也天地生養萬

舎禮何以哉人情以爲田覆說上人情也四靈以爲

為徒五行以為質皆覆說前事禮義以為器覆說上 行舉其大者此經總覆前事故云以天地為本以陰 行舉其大者此經總覆前事故云以天地為本以陰 秉陰地有四時並有月也兴經云五行之動覆說五 應記詳說 ★《卷七十》 禮延 玉

經 97-782

成也 陰陽相通个法陰陽為教故人情無隱所以可睹見 其器若治國用禮義為器是器之利者故所治之声 **个為教引鬼神為徒屬則事無失業故云事可守也** 各有所長聖人隨人才而教之則人竭其才之所長 故民事有次第也 而爲功故云功有藝也 絕故云可復復反也 五行周而復始運迴無窮爲教法則此則事必不 生長收藏隨時無失故民不假督屬而事自 列猶亥第也日中星鳥敬授民時無失早晚 藝猶才也十二月限分猶人才 考成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 山川鬼神各有分職不移

禮記詩說

《卷七十二 禮運

쿶

庖廚是飲食有用 長既至爲聖人所畜則其屬並隨其長而至得以充 爲田主則人情不荒廢也 無主則荒廢故用人爲主个以人情爲田用聖人以 行必有成也 上人是民人下人是聖人奧主也田 由用也壓是眾物之長

張子日情可覩也情謂理循是以窮其理鬼胂以爲 徒故事有守也因其自然而任之役鬼神之義順 天弗違五行之氣運而爲四時質據也順五行之氣 川百物生焉養成其材以時取之得非協歟先天而 自然則人鬼協濟人鬼協濟則豈非以爲徒歟今山

之類月以爲量成虧相備故功有藝極也人情得聖

則孰與居焉四靈以爲畜聖人致治以是爲終及其

人以爲田故人以聖人爲奧無田則孰爲養也無奧

收斂之類日星爲紀若日在北陸而藏冰龍見而雩

矣是也四時爲柄若春誦夏弦春率民耕作秋率民

本至四靈爲畜一理也特細別耳事天治人與夫接 之序何以行五行相代不窮故事可復也四靈以爲 句必出於古語亦非傳者所能道也 物無所不用其極能用其極則其餘不足治矣此數 畜能擾四靈則鳥獸之類豢養不失其情自天地爲 用五行之材莫不以為質也至如東作西成舍五行

所法以適其所用然後有所致矣 也四靈以爲畜以言其所致者也聖人作則必推其 所法者也禮義以爲器人情以爲田以言其所用者 長樂陳氏曰以天地爲本至於五行以爲質以言其

禮記詳說

《卷七十二 禮運

端以四時爲柄以日星爲紀於是月以我而後得爲 以月爲量也蓋聖人作則能以天地爲本以陰陽 山陰陸氏日自月以爲量變以在下是月以爲量 量鬼神以我而後得為徒他做此 其所聚觀其所感觀其所恆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 陰陽爲端若觀 芜

節也亦以是爲終若西狩獲麟則是獸也非畜也四 之大而各有常度焉故以日星爲紀大小之所容多 少之所疑有數而可量者量也月受明於日而朔望 嚴陵方氏曰操此而彼爲之用者柄也曰星繁乎天 如是而後享天下之大奉無愧矣是之謂育由 來哉飲食有由|言四靈以爲畜故聖人飲食有由也 **麟信而應禮不妄出者也春秋哀公十四年胡爲子** 盈虧以三五之數可推焉故月以爲量聖人作則以 此 天地爲之始以人物爲之終固其理也其序所以如 以天地爲本則萬物皆末焉本旣得則末斯從

禮記詳說

卷七十十一禮運

荢

焉故物可舉也舉言持之在我也陰陽者萬物之情 致其能焉故功有藝也五行以爲質則代廢代與皆 序焉故事可列也月以爲重則與事造業各有數以 可勸也以日星爲紀則畫之所參夜之所考各得其 為柄則人順時之後先因時之動靜不敢辭焉故事 以陰陽爲端則其情可採而見故情可觀也以四時 者皆易致焉故飲食有由也由言人因之發用也 周而復始焉故事可復也四靈以爲畜則人之日用 **廬陵胡氏曰聖人父天母地是本也本治原也端始** 也柄所以斟酌言以四時 斟酌和氣也紀次序也量

> 器也人情有治亂猶田之有荒墾也四靈治則見故 限也月滿必虧持滿者取法焉鬼神天帝言與天為 徒也質實也五行萬物之所終始也器如農夫治田 可畜亂則隱豈可畜哉 奧主也民以爲主也左氏昭十三年傳云國有奧主 貢賦無藝鬼神以為徒鬼神不欺人以為奧人謂民 馬氏日法象莫大乎天地故以爲本而陰陽日月鬼 神皆天地之別也聖人作則莫不取象於此雖然聖 禮義也禮義出於人情先王因之以爲治情之具也 人作則仰有法於天俯有察於地而近取於人情者 功猶藝也藝極也春秋傳

禮記詳說

《卷七十二

禮運

孟

以爲畜聖人無意於是蓋在己有以立之在物者亦 自天地為本推而至於人情以為田其為法備其為 治詳宜有休徴以應之也故終以四靈爲畜然四靈 順之而不敢逆也以天地爲本而日物可舉者蓋萬 **业敬授之而勿失則事有所成故以爲柄則事可勸** 陰陽爲端則人之情可都而見也時者當其可之謂 陰陽而人情之大端亦在於陰陽喜爲陽怒爲陰以 物生於天地之閒皆可舉而用之也天地之大端在 也日星者示其東作西成之候而使民之與作不失 其先後之序也故以爲紀月者三五而盈闕其盈不

用也 先王因以立官設其參傅其伍使之各司其局而不 之均而無過不及之患先王之制禮必協於分藝使 至於有餘其關不至於不足故以為量量者言多寫 敢失也五行耆天地之閒往來不窮終而復始故以 鬼神在於幽其類非一而祖廟山川五配各有守也 賢者不敢過不肖者不敢不及藝者言各當其材也 則天地之閒飛潛陸走之類莫不甚多無非飲食之 為質則事可復而不窮也四靈者猶爲聖人而見畜

講義夫萬物生息於天地之閒以天地為本則萬物 兣運

董

胆記詳說

起記詳說

以厚生無先時而起無後時而締故先時者殺無赦 八極以類降故凡為善者陽之類也為惡者陰之類 雖多而無所逃故物可舉也陽推五福以類升陰幽 不及時者殺無赦以四時爲柄而執守之故天下之 **地以陰陽爲端則物情大見而可觀也時以作事事** 卷七二

事可勸而成也 則之應下獨說其理之必然有這許多善處 新裁作則總以天地爲本九句作則之事四靈句作 不易之理故非天地聖人雖欲以身作則而無本下 則字則者萬事萬物之定準必出於天地者始爲

> 見以天地爲本有許多好處此聖人作則必以天地 說約此皆覆說前章之意也聖人作則句總起自天 作則所作者件件皆法式了 為本也要知作則與行政不同政行去未必皆善日 於四時與五行四時十二月等鬼神爲徒本殺地仁 義等五行爲質本食味別聲等禮義爲器本禮義爲 地至人情皆作之實四靈乃效也以天地爲本本天 人立極備造化之理而獲壓物之應也下以天地爲 紀人情為田本知情辟義等四靈總言其效驗是聖 卷七十二 禮運

地七者其取象也四靈者其徵驗也 **獲見聖人作則之善** 本至末又言著作之各有其益以見其義也通節 十事惟禮義一句爲體要天

民說 是君之政事事行有考是兼君民之事飲食亦兼君 就一月論事可勸事可列是民之事事可守事可復 之動作威儀見出四時就一季論日星就一日論月 心典可舉以事之體言不著在人身上說陰陽就人 之玛爲滿緒前言四時矣以四時爲當執之權柄前 以天地自然之理為根本前言陰陽矣以陰陽晦明 聖人之創爲典則非臆爲也前言天地矣必

董

耕義種以爲田作則之善如此故頑觧至而四靈奇 矣必禮義適用以爲器前言必知其情矣必人情禮 言五行矣以五行周復爲質正前言禮義君之大柄 月爲分量之限前言鬼神矣以鬼神爲徒侶之依前 **言日星矣以日星爲測時之網紀前言十二月矣以** 矣且以作則之善覆言之事不出天地閒以天地爲 本如法天立典禮效地定尊卑則事物之理可舉而 當耕耘秋冬當收斂故民事可勸勉而成也驗日星 行也情之美者屬陽惡者屬陰以陰陽爲觀人之端 緒則人情之善惡可悉賭也執四時以爲敎如春夏

禮記詳說 以測天如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其時爲東作日 《卷七十二 禮運 霱 永星

類故事功滋長如樹藝然也以鬼肿之理爲依據如 火以正仲夏其時爲南訛之類故歲事可詳列示民 也以十二月為分限如九月築場圓十月納禾稼之 依社廟有殺地仁義之政依山川五祀有與作制度

器物如大而倫紀小而日用皆禮義防範而利用故 而復始以五行爲質正如五聲五味五色還相爲主 故事令歲終而來歲可復始也禮必有義以 育成功之可考必以人情當田而治之治情不 一體義當

之政故事一立可守之悠久而不失也五行之氣周

纂訂以天地爲本九句俱有工夫此主上之人制作 道向方之所如室之有奧也以休徵言之四靈以爲 使邪僻害正性如治田不使荑稗害五穀故人有衜 善亦一云萬物生成皆在天地以天地爲本則萬物 馴畜則其屬皆至故飲食之需有由來矣 **省言故物可舉也九句俱見成無工夫根上制作之** 裁之意注訓事便與下數事字混凡人一動一靜無 皆末本既得則末從之故曰物可舉也舉有物物就 日為端者事事由此拈起若其端緒云爾也易日觀 非陰陽聖人教人作內作外用動用靜亦無非陰陽

殿記許說 《卷七十二

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觀其所恆而天池萬 事而無不在若一出入一動靜悉與俱翕俱關而 情可敬之說也不專主善惡說可勸可列有藝只教 據守爲常矣注以祭祀鬼神配到政事未妥貌言覗 相離便是爲徒了與之爲徒則凡事之屈伸往來可 人趨事赴功亦不專指農事鬼神體物不遺人亦體 物之情可見所感所恆無非陰陽也而其情可見是 五常我還他五常這是事可復國家歲有常事云云 聽思五事亦五行也天與我五事我還他五事與我 似未得旨且數箇事字功字俱 一樣訓詁家將來車

解西解未見其合也畜字活四靈治則見故可畜亂 則隱豈可畜哉若當馴畜則與田器等字非例矣以 上眥不與注合而多可從故備錄之

故事可勸以日星爲紀故事可列二句易明月以爲 **來舉謂舉行予謂只是包舉之舉以陰陽爲端注疏** 按上虚下實一句一解則講上句只得合下文方見 其端倪則萬物之情狀可見此說似明以四時爲柄 調刑實而陳注以情爲善惡勝舊說矣然善惡宇亦 覺添設或以情爲萬物之情狀非陰則陽以陰陽爲 以天地爲本注疏謂郊社而陳注以理言是 禮運

雇記詳說 量故功有藝注疏以藝為才陳注謂滋長如樹藝時 《卷七十二 美

注疏謂鬼神爲地之徒陳注謂如徒侶之相依予謂 類而可守似較徒侶爲明五行以爲質注疏謂體質 照前徵地以下數事則徒字只作徒類之徒政從其 講或以藝爲程或以藝爲極似亦可用鬼神以爲徒

義以爲器人情以爲田二句相須謂以禮義治人情 用之不窮故事可復反覆取用也此說出予臘見聽 陳注以質爲正予謂此五行不屬氣實以其材質言 獨以器治田也有器故事行可成與字注疏作主字 **看陳注謂如室之與差勝予謂與有尊服之意四靈**

> 鳳以爲畜故鳥不獝麟以爲畜故獸不狘驅以爲畜故何謂四靈麟鳳埀龍謂之四靈故龍以爲畜故魚鮪不 至故飲食有由也 以爲畜恐未必眞能畜舉四墨而鳥獸魚雕之屬皆 此參新曹之說以俟再考

龜獨不言介蟲之類應者以其爲決疑之實非可以飲 可否故不失其情之正也上三物皆因飲食有由而言 見人亦不爲之鶯而飛走矣馳能前知人有所決以知 也狘鳶走也三靈物旣馴擾如畜則其類皆隨從之雖 陳注館魚之大者故特言之念羣隊驚散之貌獨驚飛

雁記誹說

卷七十十

禮運

耄

義味太迂疏何所無趣 食之物例之也 石梁王氏日四靈以爲畜衍至此

方之靈信則至矣 鄭注念之言閃也獨城飛走之貌也失猶去也題北

孔疏此一經以上有四靈之文更復解四靈之事故 四惡者問答四惡名也謂之靈者謂神靈以此四歌 配人假問答以明四靈也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

皆有神靈異於他物故謂之靈 龍者龍旣來爲人之畜故其屬見人不淰然滿走也 鮪不給解飲食有由之義也給水中驚走也魚鮪從 故龍以爲畜故魚

與上三族相互也此言威信則上亦感仁義禮而至 以鸀 知人情 題 既來應人知人 情善惡故人各守其 其屬見人不狘然驚走也 陳四臺麟在初者孔子獲麟記者隨時所見爲先也 也但因龜是知人情之易見者故就龜而言耳又初 應云龜以爲畜而甲族馴狎今獨云其感信而至者 行其情不失也然上三靈皆言其長來而族至則此 故獸不狘狘驚走也獸從麟者獻既來爲人之畜故 爲人之畜故其屬見人不獨然驚飛也 鳳以爲畜故鳥不猶猶驚飛也鳥從鳳來鳳旣來 龜以爲畜故人情不失 麟以爲齑

雕記群就

《卷七十二 禮運

兲

以昭二十九年傳云水官不修故龍不至以水生木 火也秋其蟲毛則麟屬西方金也按異義說左氏者 **墨三百六十鳳爲長毛墨三百六十盬爲長按月令** 後列以龍爲首依四方之舊次也 春其蟲鱗則龍屬東方木也夏其蟲羽則鳳屬南方 故爲修母致了之說 云介蟲三百六十龜爲長鱗蟲三百六十龍爲長羽 大戴禮及樂雜

> 新裁秉仁厚而識治亂麟鳳之靈也知吉凶而神變 長樂陳氏日魚鼈鳥獸至於不念不獨不狘者蓋亦 上飲食有由言較輕蓋三靈物旣感道化而至馴擾 化龜龍之藍也此鹽字以德言故葉以爲畜以下承 之情狀而善惡吉凶皆不能逃之也 馬氏日於龜叉言人情不失何也蓋龜者能逆知人 沼日靈沼至於塵處濯濯白鳥蒿蒿於牣魚躍體鼓 如畜則其類皆隨之雖見人亦不爲之驚而飛走追 不必實然所以誘君人者修德而已矣 逢逢豈非能以之爲畜故然耶

胆能許就

《卷七十二

進不失其正總見和氣致離道化之感也 能前知旣感道化而至則人情之是有所決可否從 亴

之畜則亦太和所徵至順之咸召也魚不給鳥不獝 知吉凶雜能變化四者不恆畜於家不恆有於天下 由而言 獸不狘是形容四靈畢至一段光景不專爲飲食有 新旨此節又解飲食有由之故而要其四靈何以爲 散而念鳳以爲畜故鳥不驚飛而獨麟以爲畜故獸 謂之四靈昭昭也故能以爲畜故魚之鮪大者不驚 不驚走而猴龜以爲畜故人情卜之以知可否不失 然何以謂之四靈麟性仁厚鳳知治亂驅

文王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故謂其囿日靈囿謂其

嚴唆方氏日獻體信厚鳳知治亂遍兆吉凶龍能變

化故謂之四靈忩謂水動不念以見魚之不驚躍也

接人情不失句則非專申飲食意可知,不失以其情之正也非作則之善何以有此

禮官有御事有職禮有序 故先王秉書驅列祭祀瘞繒宣祝與辭說設制度故國有言信龜而不敢苟也

皆有次序也

詳制度一定國家有典心可守官有所治事有其職禮一故定期日於蓍龜而陳列祭祀之禮設爲制度如此其之言贈埋幣告神者亦以貽神也宣揚也先王重祭事陳注麼埋也繒將帛也祭法云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繒

得其序也

尼記詩記《卷七二二 禮運

里

业緒或作贈 **卵**注皆卜筮所造置业埋牲日瘞幣肩日贈宣猶揚

序皆秉蓍龜事也陳列祭祀謂郊廟以下皆用卜筮 者凡卜皆先筮故兼言之也 列祭配自此至禮有 也先王聖人將有大事必秉執蓍龜而問吉凶言蓍 也先王聖人將有大事必秉執蓍龜而問吉凶言蓍 過之事故先王有事秉蓍龜龜旣知人情因美龜德

也

揚也配版有舊辭更宣揚告神也

設制度開造宮

地也幣帛日繪繪之言贈也謂埋告又贈亷也

瘞埋也謂祀地埋牲也祭法云瘞埋於泰圻祭

事也 官既有御故百事各有職主也 凡所行禮 经故國家必有其禮也 國既有禮故百官各御其室城隍車旗之屬也 故國有禮上諸事旣並用卜

之所以有職而禮之所以有序者也明而無非事者此國之所以有禮官之所以有御事過列於祭祀蓋以為吾之有為有行莫非禀受於神過列於祭祀蓋以為吾之有為有行莫非禀受於神人以先王之誠心敬德固足以威天下然猶東於蓍廷平周氏日蓍者數也數故爲氫竭者象也象故爲

有序則禮之用也 有序則禮之用也 有序則禮之用也 有序則禮之用也 有序則禮之用也 有序則禮之所以修禮之文若是則可謂有其禮矣 之情設制度所以修禮之文若是則可謂有其禮矣

設制度何是上下交大旨設字尤重制度在禮而設新裁設制度截上是祭盡其道下是眾善所由備重也鄭氏謂埋牲日瘞幣帛日繒失之矣山陰隆氏日幽言拯紛顯言宣祝礙辭說不賣不備山陰隆氏日幽言拯紛顯言宣祝礙辭說不賣不備

可不先定哉

有序細玩數何宜就配典推開寬說

雁記詳說 世守不失蓋此祭祀之禮爲立國常經也由是祭祀 職矣典禮之行一循先後之序而不錯亂禮有序矣 之官發奔在位之人各有所司之分而無曠官官有 此四者而不變見制度之定焉故國家典禮有常可 立區畫在先王之心所詳列出來所以能使國有定 御矣禮樂器幣之類各有職掌之人而無廢事事有 **爵說致其文 也合此四者而不遺見制度之設焉立** 列祭祀之禮設之當矣埋幣贈神表其敬也宣祝版 重在祭事故先秉蓍龜以定期日擇之善矣然後陳 **膻可守而下三件叉皆國有體中之事也** 李七十二 雕運 坚 先王所

詳也胡以致是可見祭祀之制度乃國之所以爲禮 實以行祭言故但承云國有禮至官有御事有職則 而官之所以爲御事之所以爲職禮之所以爲序者 國一有禮而事事皆善如此向非設制度者之如此 按上文言龜下文言祭此節是承上起下之辭然起 行之各有條達而駿奔職守各得其分矣故接云禮 心典制度分國有禮頂制度來官有一一何平末總承 玩設制度三字則乘蓍四項乃制爲祭禮如此非 雁記訴訳 是因瘞繒宣祝嘏而統舉其餘下文只就祭禮說不 度合上四音言予謂上分四者未確秉蓍龜列祭祀 如何可云制度如瘗繒宣祝极方是制度設制度或 下意爲多 必廣推 卷七十二 國有臘四何聲下以見祭臘之重 設制度何承上轉下非煞語時講以制 禮運 里